

舊五代史

第一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舊五代史

第一冊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曾棗莊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舊五代史/曾棗莊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9-X

I.舊… II.曾… III.①中國-古代史-五代(907~960)-紀傳體②舊五代史-譯文
IV.K243.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598 號

二十四史全譯

舊五代史

(全二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曾棗莊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91　字數 2,27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9-X/K・92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舊五代史》2 册　288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玆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蒧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瑊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全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荼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畆”、“畒”、“畝”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 243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䊍)　禪(禫)
辯(辯辯辯)　蓋(葢)　務(務務)　善(譱)
飆(飆飆)　剛(剛)　料(料)　觴(觴)
餅(餅)　詬(詢)　躪(躪)　舐(舐)
豺(犲)　穀(穀)　欞(櫺)　疏(疎疏)
躔(躔)　罐(罐)　騮(駠駵)　搜(捜)
諂(謟)　駭(駭)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覊)　滅(烕)　柝(㯤欜櫒)
欻(歘)　悸(痵)　秣(餘)　蜿(蜿)
垂(垂垂)　奸(奸)　弊(獘)　腕(掔)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尩尫)
瓷(甆)　轎(轎)　旆(旆)　誤(悮)
蹩(蹩)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稭)　脾(脾)　隙(隟隙)
島(嶋)　截(截)　媲(媲)　溆(溆)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署)
斗(㪷)　絶(絶)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閭)　麯(麴)　彝(彛)
愕(愕)　髡(髠)　紝(絍)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裵)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凉”、“况”、“峯”、“兖”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殂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殂”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己”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祇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舊五代史》全譯出版說明

《舊五代史》是記載五代時期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記從後梁開平元年(907)起,到顯德七年(960)止,前後共計54年的歷史。同時還包含契丹等少數民族建立政權的情況,時間上溯到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實際記載了約85年的歷史。全書一百五十卷,計有本紀六十一卷,列傳七十七卷,志十二卷。宋初薛居正主持撰修,成書初名爲《梁唐晉漢周書》,後人將五書總括起來,改稱《五代史》。北宋中期,歐陽修私撰《五代史記》問世,爲了區别二史,該書取名《舊五代史》,又稱"薛史"。稱《五代史記》爲《新五代史》,又稱"歐史"。

公元907年朱温滅唐稱帝建立梁,史稱後梁,直至960年北宋建立爲止,中國北方地區相繼出現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交替政權,稱爲五代。同時,中國南方和山西地區,先後出現吴、南唐、吴越、楚、閩、南漢、前蜀、後蜀、荆南(即南平)、北漢等國,稱爲十國。這就是歷史上的五代十國時期。它是唐末以來藩鎮割據局面的延續,又是由長期對持之局轉嚮統一局面的過渡時期。

北宋統一之初,出身於五代統治階層的北宋太祖及其史官們,秉承唐以來官修史書的傳統,總結五代各朝的得失,評述各類人物的是非功過,爲後人留下一部完整的五代史。

五代十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沿襲和效法唐代。雖然戰亂頻繁,幾個封建割據王朝統治的時間也都比較短暫,但是對於修史却都很重視,各朝以宰相監修實録、國史,選精通史學之臣任修撰事。在當時,梁、唐、晉、漢、周五代實録俱全,共計三百六十卷。這些實録是根據"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檔案資料薈萃而成的,採用編年、紀傳等體例編寫,是宋代編修五代史最基本的原始材料。北宋以後,五代實録蕩然無存。另外,後唐長興四年(933)進士范質歷任五個朝代的官員,入宋,加侍中,登相位,爲太子太傅,進封魯國公。宋太祖建隆年間爲昭文館大學士。因見三百六十卷的五代實録太煩瑣,於是編撰了一部貫通五代歷史的實録簡本《五代通録》。自梁開平年起,止於後周顯德年,跨時五十三年,共六十五卷。《五代通録》是《舊五代史》的寫作藍本。

北宋開寶六年(973)四月,太祖下詔編修《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由當時任門下侍郎、平章事的薛居正監修。

薛居正,生於後梁乾化二年(912),後唐清泰初進士。在後晉、後漢時,曾先後任鹽鐵巡官、開封府判官等職。後周初,遷兵部員外郎,兼三司推官,後又任左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擢爲刑部侍郎,兼吏部銓選事。北宋初年,遷户部侍郎。宋太祖乾德(963—967)初,加封兵部侍郎,始以本官參知政事。開寶五年(973)四月,奉命主持編寫《五代史》。薛居正與參與

編撰的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等人,多是五代舊臣,有的是各代製定典章制度的主要參與者或製訂者,成爲編撰《五代史》的最佳組合。到開寶七年(公元974)閏十月,全書告成。

薛史採用了陳壽修《三國志》"逐國各斷,未嘗併合"的方法,將五代史分爲《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一朝一史,自成體系。每一書中衹包括諸帝本紀以及后妃、宗室諸王和朝臣的列傳兩個部份。朝臣列傳没有分類編排,而是良善姦惡混同。書中的十志,前後不分,通敍五代時期的典章制度。十國之事,則分别載入《世襲列傳》、《僭僞列傳》,少數民族事則入《外國列傳》。因此,《舊五代史》名似通史,實際上則是綜合體的斷代史的彙編本。

《舊五代史》含諸帝本紀六十一卷。其中《梁書》十卷,《唐書》二十四卷,《晉書》十一卷,《漢書》五卷,《周書》十一卷,這些人都是五代中原各朝的皇帝,被視爲五代的正統。

《本紀》部份在整個《舊五代史》中所佔的文字比例最大,每篇按時間順序詳述其生平活動,包括起居、政務、戰爭、詔令等多方面内容。

《舊五代史》含列傳七十七卷。即《后妃傳》、《宗室傳》,以及記載諸臣名人的人物傳。其中《梁書》十四卷,計一百零一人事;《唐書》二十六卷,記載一百七十六人事;《漢書》六卷,記載三十七人事;《周書》十一卷,共九十一人事。現在所存的《舊五代史》是個輯本,個别地方殘缺不全,有的十幾字一傳,甚至於衹有其名而無其事。此外還有《世襲列傳》二卷,記載十國中曾嚮五朝政權朝貢或曾受過册封的各國史事。《僭僞列傳》三卷,記載了十國中和五朝互不相屬的各國史事。《外國列傳》二卷,以中原紀年爲綱,記述周邊十二個少數民族的主要史實,其中對契丹族的記載尤詳。

《舊五代史》志的數量在二十四史中算是比較多的。其中《天文志》、《曆志》、《五行志》、《食貨志》、《刑法志》、《選舉志》、《職官志》、《郡縣志》各一卷,《禮志》、《樂志》各二卷。其立《選舉志》,是受《通典》啓發而設,在正史編撰中屬於首創。各類志内容排列基本上依梁、唐、晉、漢、周的時間爲序,是對五代各朝典章制度的通論。

《舊五代史》修撰中,堅持對歷史人物和事件如實反映。如後梁太祖朱温,本是農民起義軍將領,後以鎮壓農民起義而壯大自己爬上了皇位,因其有獎勵農耕、減輕租税之舉,作者便表示贊許:"梁主之開國也,屬黄巢大亂之後,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堠,内辟污萊,厲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食貨志》)作者也贊揚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期間革除弊政,實行輕徭薄賦的舉措,説他"能力行於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近代以來,亦可宗也";"勤儉之美,終始可稱,雖享國之非長,亦開基之有裕矣"(《卷一一三》)。特别是本書諸臣傳中,所記人物既有與薛居正等人同仕於五代者,也有其子孫輩與薛氏等人同殿仕宋者,而《舊五代史》中則把崔頌之父協諷刺爲"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没字碑'"(《唐書・崔協傳》)。後晉趙在禮之孫趙廷勛仕於北宋,歷岳、蜀二州刺史。然《舊五代史》記述趙在禮"歷十餘鎮,善生殖貨",積財巨萬,貪殘暴虐,被當時百姓視爲"眼中釘"。在禮聞之暴怒,"命吏籍管内户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於家,號曰'拔釘錢'","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樸"(《晉書・趙在禮傳》)。對於同朝爲官的同僚之直系親屬,能直書如此,實屬不易。

《舊五代史》之不足有三:

一、由於文章出於衆家之手,成書又如此之快,文字稍嫌粗糙,文章的剪裁和文字的考訂亦有欠缺之處。雖内容詳備,但文字之繁簡、史料之取捨不盡妥當,失誤之處頗多。

二、雖然力求"秉筆直書",但對其中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的記述也存在回護之筆。特别對於五代君王的記述,最爲突出。

三、記載五代君王時常以神奇聽聞附會,以表其不同凡響,其實失之於拾惠。許多描述來自於范質的《五代通録》和各朝實録,而薛居正等人未能校實訂正,遂使書中良莠並存。

北宋嘉祐以前的大規模付雕正史,均無《舊五代史》。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載:"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學官止用歐陽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來,罕有援引其書者,傳本亦漸就湮没。惟明内府有之,見於《文淵閣書目》,故《永樂大典》多載其文,然割裂淆亂,已非居正等篇第之舊。"清代乾隆年間官修《四庫全書》,史臣們從《永樂大典》内輯出《舊五代史》。總纂官陸錫熊、紀昀、纂修官邵晉涵等《進舊五代史表》曰:"謹就《永樂大典》各韻中所引薛史,甄録條系,排纂先後,檢其篇第,尚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書之徵引薛史者,每條採録,以補其闕。遂得依原書卷數,勒成一編,晦而復彰,散而復聚。"現在通行的版本有乾隆武英殿刊本、湖北官書局翻刻本、五洲同文局石印本、南沙席氏刻本、吴興劉氏嘉業堂刻甬東盧氏本及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等版本。1976 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舊五代史》標點本,以熊氏影四庫本爲底本,同時參校了殿本、劉承幹嘉業堂刻本及其他三種抄本,並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精心勘校,爲目前最佳版本。

《舊五代史》全譯主編:曾棗莊。譯者:田農、曾濤、刁忠民、郭齊、郭聲波、曾棗莊、李文澤、楊世文、吴洪澤、王曉波。

舊五代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舊五代史卷一(梁書一)

本紀第一

太祖紀(第一)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諱晃，本名温，宋州碭山人。其先舜司徒虎之後，高祖黯，曾祖茂琳，祖信，父誠。帝即誠之第三子，母曰文惠王皇后。以唐大中六年歲在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夜，生於碭山縣午溝里。是夕，所居廬舍之上有赤氣上騰，里人望之，皆驚奔而來，曰："朱家火發矣。"及至，則廬舍儼然。既入，鄰人以誕孩告，衆咸異之。昆仲三人，俱未冠而孤，母携養寄於蕭縣人劉崇之家。帝既壯，不事生業，以雄勇自負，里人多厭之。崇以其慵惰，每加譴杖。唯崇母自幼憐之，親爲櫛髮，嘗誡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輩當善待之。"家人問其故，答曰："我嘗見其熟寐之次，化爲一赤蛇。"然衆亦未之信也。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名晃，本名温，宋州碭山人。他的祖先是虞舜的司徒朱虎的後代，高祖名叫朱黯，曾祖名叫朱茂琳，祖父名叫朱信，父親名叫朱誠。朱温是朱誠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是文惠王皇后。唐代大中六年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夜，朱温生在碭山縣午溝里。這天晚上，所住房屋的上面有紅色的氣體向上升騰，鄉里的人望見後，都吃驚地奔來，説："朱家起火了。"來到後，却見房屋完整。進屋後，鄰居告知生了孩子，大家都感到奇異。弟兄三人，都未滿二十歲父親就去世了，母親帶着他們寄養在蕭縣劉崇的家裏。太祖長大後，不從事生産，以豪雄英勇自許，鄉里的很多人都討厭他。劉崇因爲他懶惰，常常加以譴責鞭打。衹有劉崇的母親從小愛他，親自爲他梳頭髮，曾告誡家中的人説："朱三不是尋常的人，你們應當好好對待他。"家中人問她原因，回答説："我曾看見他睡熟的時候，變成了一條紅蛇。"但大家也不相信這種説法。

唐僖宗乾符中，關東荐饑，群賊嘯聚。黄巢因之起於曹、濮，饑民願附者凡數萬。帝乃辭崇家，與仲兄存俱入巢軍，以力戰屢捷，得補爲隊長。

唐僖宗乾符年間，關東連年饑荒，盗賊成群。黄巢因此在曹州、濮州起兵，願意依附他的飢民共有幾萬人。太祖於是離開了劉崇家，與二哥朱存都加入了黄巢的軍隊，因奮力作戰，屢次獲勝，得以補爲隊長。

唐廣明元年十二月甲申，黄巢陷長安，遣帝領兵屯於東渭橋。是時，夏州節度使諸葛爽率所部屯於櫟陽，巢命帝招諭爽，爽遂降於巢。

唐廣明元年十二月甲申，黄巢攻陷長安，派遣帝領兵屯駐東渭橋。這時，夏州節度使諸葛爽率所領軍隊屯駐櫟陽，黄巢命太祖招納曉諭諸葛爽，諸葛爽於是投降黄巢。

中和元年二月，巢以帝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令攻南陽，下之。六月，帝歸長安，巢親勞於灞上。七月，巢遣帝西拒邠、岐、鄜、夏之師於興平，所至皆立功。

中和元年二月，黄巢以太祖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命令他攻南陽，攻下了。六月，太祖回到長安，黄巢親自在灞上慰勞他。七月，黄巢派帝在興平抵抗西面邠州、岐州、鄜州、夏州的唐軍，所到的地方都立下了戰功。

二年二月，巢以帝爲同州防禦使，使自攻取。帝乃自丹州南行，以擊左馮翊，拔之，遂據其郡。時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屯兵數萬，糾合諸侯，以圖興復。帝時與之鄰封，屢爲重榮所敗，遂請濟師於巢。表章十上，爲僞左軍使孟楷所蔽，不達。又聞巢軍勢蹙，諸校離心，帝知其必敗。九月，帝遂與左右定計，斬僞監軍使嚴實，舉郡降於重榮。重榮即日飛章上奏，時僖宗在蜀，覽表而喜曰："是天賜予也。"乃詔授帝左金吾衛大將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賜名全忠。自是率所部與河中兵士偕行，所向無不克捷。

二年二月，黄巢以太祖爲同州防禦使，讓他自己攻取同州。太祖於是從丹州向南前進，以攻擊左馮翊，攻克了，於是占據了這個郡。當時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屯駐有幾萬兵，聯合諸侯，圖謀恢復唐朝。太祖這時與他邊界相鄰，多次被王重榮打敗，於是向黄巢請求增加軍隊。上了十次表，被僞左軍使孟楷所隱瞞，未到達黄巢手中。又聽説黄巢軍勢不振，各個將校離心離德，太祖知道他必定失敗。九月，太祖於是與左右心腹設定計謀，殺了僞監軍使嚴實，以全郡向王重榮投降。王重榮當天就飛馬上奏，這時唐僖宗還在蜀中，看了奏表後高興地説："這是老天賜給我的啊。"於是下詔任命太祖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并賜給他名字叫全忠。從此他率領自己的軍隊與河中士兵同行，所到之處無不獲勝。

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軍節度使，依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令候收復京闕，即得赴鎮。四月，巢軍自藍關南走，帝與諸侯之師俱收長安，乃率部下一旅之衆，仗節東下。七月丁卯，入於梁苑，是時帝年三十有二。時蔡州刺史秦宗權與黄巢餘孽合從肆虐，共圍陳州。久之，僖宗乃命帝爲東北面都招討使。時汴、宋連年阻饑，公私俱困，帑廪皆虚，外爲大敵所攻，内則驕軍難制，交鋒接戰，日甚一日。人皆危之，惟帝鋭氣益振。是歲十二月，帝領兵於鹿邑與巢衆相遇，縱兵擊之，斬首二千餘級，乃引兵入亳州，因是兼有譙郡之地。

三年三月，僖宗下詔授太祖爲宣武軍節度使，依舊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并令等到收復京城，就可以赴任。四月，黄巢的軍隊從藍關南逃，帝與諸侯的軍隊收復了長安，於是率領部下一旅的軍隊，帶着符節向東進軍。七月丁卯，進入梁苑，這時太祖纔三十二歲。當時蔡州刺史秦宗權與黄巢餘黨聯合起來，任情暴虐，共同包圍陳州。過了很久，僖宗於是任命太祖爲東北面都招討使。當時汴州、宋州連年遭受饑荒，公私都很疲困，國庫糧倉完全空虚，外面被强大的敵人進攻，内部則驕横的軍隊難以控制，兩軍交鋒作戰，一天比一天激烈。大家都很憂慮恐懼，衹有太祖的鋭氣更加振奮。這年十二月，太祖率領的軍隊在鹿邑與黄巢的軍隊相遇，太祖發兵攻擊，斬首二千多級，於是帶領軍隊進入亳州，因此同時占有了譙郡的土地。

四年春，帝與許州田從異諸軍同收瓦子寨，殺賊數萬衆。是時，陳

四年春天，太祖與許州田從異等軍共同收復了瓦子寨，殺死賊兵幾萬人。這時，陳州四

州四面，賊寨相望，驅擄編氓，殺以充食，號爲“春磨寨”。帝分兵翦撲，大小凡四十戰。四月丁巳，收西華寨，賊將黄鄴單騎奔陳。帝乘勝追之，鼓噪而進。會黄巢遁去，遂入陳州，刺史趙犨迎於馬前。俄聞巢黨尚在陳北故陽壘，帝遂徑歸大梁。是時，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詔，統騎軍數千同謀破賊，與帝合勢於中牟北邀擊之，賊衆大敗於王滿渡，多束手來降。時賊將霍存、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皆匍匐於馬前，悉宥而納之，遂逐殘寇，東至於冤句。

周，賊兵營寨一個接一個，驅趕擄掠百姓，殺了當飯吃，叫做“春磨寨”。太祖分别派兵去消滅，大大小小打了四十仗。四月丁巳，收復西華寨，賊兵將領黄鄴一人騎馬逃奔陳州。太祖乘勝追擊，擂鼓吶喊前進。恰巧黄巢逃去，於是進入陳州，刺史趙犨在馬前迎接。不久聽説黄巢餘黨還在陳州北面的故陽壘，太祖於是直接回到大梁。這時，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詔命，統率騎兵數千人來共同謀劃打敗賊兵，與太祖在中牟北面會師攔擊賊軍，賊軍在王滿渡大敗，很多人都自己捆住自己來投降。當時賊兵將領霍存、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全都爬在馬前投降，太祖將他們全部赦罪并接納了他們，於是追逐殘餘的寇賊，向東到達冤句。

五月甲戌，帝與晋軍振旅歸汴，館克用於上源驛。既而備犒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會大雨雷電，克用因得於電光中逾垣遁去，惟殺其部下數百人而已。

五月甲戌，太祖與晋軍整頓軍隊回到汴州，讓李克用住在上源驛。接着犒勞宴請他，李克用乘酒醉放縱意氣，太祖很不滿。這天晚上，命令披甲持械的士兵包圍攻打他。恰好碰上大雨，雷電交加，李克用纔能在雷電光中翻墻逃去，衹殺了他的部下幾百人罷了。

六月，陳人感解圍之惠，爲帝建生祠堂於其郡。是歲，黄巢雖殁，而蔡州秦宗權繼爲巨孽，有衆數萬，攻陷鄰郡，殺掠吏民，屠害之酷，更甚巢賊。帝患之，七月，遂與陳人共攻蔡賊於溵水，殺數千人。九月己未，僖宗就加帝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食邑千户。

六月，陳州人爲感謝解圍的恩惠，在此郡爲帝建造了生祠堂。這年，黄巢雖然死了，而蔡州的秦宗權繼任爲叛黨頭目，有幾萬人，攻陷鄰近州郡，殘殺擄掠官吏平民，屠殺殘害，殘酷超過黄巢。太祖憂慮此事，七月，就與陳州人一起，在溵水共同攻打蔡州賊寇，殺了幾千人。九月己未，僖宗爲太祖就地加官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封爲沛郡侯，封邑一千户。

光啓元年春，蔡賊掠亳、潁二郡，帝帥師以救之，遂東至於焦夷，敗賊衆數千，生擒賊將殷鐵林，梟首以徇軍而還。三月，僖宗自蜀還長安，改元光啓。四月戊辰，就加帝檢校太保，增食邑千五百户。十二月，河中、太原之師逼長安，觀軍容使田令孜奉僖宗出幸鳳翔。

光啓元年春天，蔡州賊兵擄掠亳、潁二郡，帝率軍援救，於是東到焦夷，打敗數千寇賊，活捉賊將殷鐵林，斬了他的頭在軍隊中傳看，然後回到陳州。三月，僖宗從蜀中回到長安，改年號爲光啓。四月戊辰，爲帝加官檢校太保，增加封邑一千五百户。十二月，河中、太原的軍隊逼近長安，觀軍容使田令孜侍奉僖宗出走到鳳翔。

二年春，蔡賊益熾。時唐室微弱，諸道州兵不爲王室所用，故宗權得以縱毒，連陷汝、洛、懷、孟、

二年春天，蔡州盗賊更加熾盛。這時唐朝王室微弱，各道各州的軍隊不爲王室效力，因此秦宗權能够放縱毒焰，接連攻陷汝、洛、懷、孟、

唐、鄧、許、鄭，圜幅數千里，殆絶人烟，惟宋、亳、滑、潁僅能閉壘而已。帝累出兵與之交戰，然或勝或負，人甚危之。

三月庚辰，僖宗降制就封帝爲沛郡王。是月，僖宗移幸興元。

五月，嗣襄王煴僭即帝位於長安，改元爲建貞。遣使賫僞詔至汴，帝命焚之於庭。未幾，襄王果敗。

七月，蔡人逼許州，節度使鹿宴弘使來求救，帝遣葛從周等率師赴援。師未至而城陷，宴弘爲蔡賊所害。

十一月，滑州節度使安師儒以怠於軍政，爲部下所殺。帝聞之，乃遣朱珍、李唐賓襲而取之，由是遂有滑臺之地。

十二月，僖宗降制就加帝檢校太傅，改封吳興郡王，食邑三千户。

是歲，鄭州爲蔡賊所陷，刺史李璠單騎來奔，帝宥而納之，以爲行軍司馬。宗權既得鄭，益驕。帝遣裨將邏於金隄驛，與賊相遇，因擊之，賊衆大敗。追至武陽橋，斬首千餘級。帝每與蔡人戰於四郊，既以少擊衆，常出奇以制之，但患師少，未快其旨。宗權又以己衆十倍於帝，耻於頻敗，乃誓衆堅决以攻夷門。既而獲蔡之諜者，備知其事，遂謀濟師焉。

三年春二月乙巳，承制以朱珍爲淄州刺史，俾募兵於東道，且慮蔡人暴其麥苗，期以夏首回歸。珍既至淄、棣，旬日之内，應募者萬餘人。又潛襲青州，獲馬千匹，鎧甲稱是，乃鼓行而歸。四月辛亥，達於夷門，帝喜曰："吾事濟矣。"是時，賊將張晊屯於北郊，秦賢屯於版橋，各有衆數萬，樹柵相連二十餘里，其勢甚

唐、鄧、許、鄭等州，幅員數千里，幾乎没有人烟，衹有宋、亳、滑、潁等州僅僅能够閉壘自守罷了。太祖多次出兵與他們交戰，然而有時勝有時敗，大家都很憂懼。

三月庚辰，僖宗降下制書就地封太祖爲沛郡王。這個月，僖宗轉移到達興元。

五月，嗣襄王李煴越分即皇帝位於長安，改年號爲建貞。派遣使臣携帶僞詔書到汴州，太祖命在庭中燒了詔書。不久，襄王果然失敗。

七月，蔡人逼近許州，節度使鹿宴弘派人來求救，太祖派遣葛從周等率軍隊去援救。軍隊未到而許州陷落，鹿宴弘被蔡州賊兵殺害。

十一月，滑州節度使安師儒因對軍政怠惰，被部下所殺。太祖聽説此事，於是派遣朱珍、李唐賓襲取滑州，從此就占有了滑臺的土地。

十二月，僖宗降下制書，就地加授太祖爲檢校太傅，改封吳興郡王，食邑三千户。

這年，鄭州被蔡州賊兵攻陷，刺史李璠獨自騎馬來投奔，太祖赦免了他的罪并接納了他，以他爲行軍司馬。秦宗權得到鄭州後，更加驕傲。太祖派遣偏將在金隄驛巡邏，與蔡州賊兵相遇，於是發起攻擊，蔡州賊兵大敗。追到武陽橋，斬一千多首級。太祖常與蔡州賊兵在四郊作戰，既是以少擊衆，因此常出奇計來制勝，衹是擔心軍隊太少，不能快意。秦宗權又因爲自己的軍隊爲帝軍的十倍，以經常打敗仗爲耻，於是對衆發誓，要堅决進攻夷門。不久抓獲蔡州的間諜，完全獲知此事，於是謀求增加援軍。

三年春二月乙巳，太祖接受皇帝制命，以朱珍爲淄州刺史，讓他在東道招募士兵，又擔心蔡州人踐踏他們的麥苗，約定夏初回來。朱珍到淄州、棣州以後，十日之内，應募的多達萬餘人。又偷襲青州，獲得馬一千匹，鎧甲與此相當，於是擂着戰鼓回師。四月辛亥，到達夷門，太祖高興地説："我的事成功了。"這時，賊兵將領張晊在北郊屯駐，秦賢在版橋屯駐，各有兵數萬，樹立栅欄相連二十多里，兵勢很强盛。太祖對各個

盛。帝謂諸將曰："此賊方今息師蓄銳以俟時，必來攻我。况宗權度我兵少，又未知珍來，謂吾畏懼，止於堅守而已。今出不意，不如先擊之。"乃親引兵攻秦賢寨，將士踴躍爭先，賊果不備，連拔四寨，斬首萬餘級，時賊衆以爲神助。庚午，賊將盧瑭領萬餘人於圃田北萬勝戍夾汴水爲營，跨河爲梁，以扼運路。帝擇精鋭以襲之。是日昏霧四合，兵及賊壘方覺，遂突入掩殺，赴水死者甚衆，盧瑭自投於河。河南諸賊連敗，不敢復駐，皆并在張晊寨。自是蔡寇皆懷震讋，往往軍中自相驚亂。帝旋師休息，大行犒賞，繇是軍士各懷憤激，每遇敵，無不奮勇。

將領說："這些寇賊現在正休整軍隊，養精蓄鋭以等待時機，必定會來進攻我軍。況且秦宗權揣測我的兵少，又不知朱珍已回來，認爲我畏懼，衹會堅守罷了。現在出其不意，不如先進行攻擊。"於是親自帶兵攻打秦賢營寨，將士踴躍爭先，賊兵果然没有準備，接連攻拔四個營寨，斬首一萬多級，當時賊兵認爲有神靈協助。庚午，賊兵將領盧瑭率領一萬多人在圃田北面萬勝戍沿汴水兩岸建立營寨，跨河建橋，把守交通要道。太祖選擇精鋭的軍隊襲擊他們。這天濃霧籠罩，軍隊到達寇賊營壘，敵人纔發覺，於是急速衝入，乘其不備發動突然襲擊，賊兵投水而死的人很多，盧瑭投河自殺。河南各處寇賊接連打敗仗，不敢再駐扎，都并入張晊營寨。從此蔡州寇賊都心懷震恐，軍中往往自己相互驚嚇擾亂。太祖回軍休息，大加犒賞，從此軍士各自都很振奮激昂，每次遇到敵人，無不奮勇。

五月丙子，出酸棗門，自卯至未，短兵相接，賊衆大敗，追斬二十餘里，僵仆相枕。宗權耻敗，益縱其虐。乃自鄭州親領突將數人，徑入張晊寨。其日晚，大星隕於賊壘，有聲如雷。辛巳，兖、鄆、滑軍士皆來赴援，乃陳兵於汴水之上，旌旗器甲甚盛。蔡人望之，不敢出寨。翌日，分布諸軍，齊攻賊寨，自寅至申，斬首二萬餘級。會夜收軍，獲牛馬、輜重、生口、器甲不可勝計。是夜宗權、晊遁去，遲明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宗權至鄭州，乃盡焚其廬舍，屠其郡人而去。始蔡人分兵寇陝、雒、孟、懷、許、汝，皆先據之，因是敗也，賊衆恐懼，咸棄之而遁。帝乃慎選將佐，俾完葺壁壘，爲戰守之備，於是遠近流亡復歸者衆矣。是時，揚州節度使高駢爲裨將畢師鐸所害，復有孫儒、楊行密互相攻伐，朝廷不能制，乃就加帝檢校太尉兼領淮南節度使。

五月丙子，自酸棗門出襲，自卯時戰到未時，短兵相接，寇賊大敗，追殺二十多里，僵硬卧地的尸體一個接一個。秦宗權耻於失敗，更加放縱他的暴虐。太祖於是從鄭州親自率領幾個衝鋒陷陣的將領，直接進入張晊營寨。這天晚上，大星墜落在寇賊的營壘，聲音如打雷一樣。辛巳，兖州、鄆州、滑州的軍士都趕來援助，於是在汴水上布置軍隊，旗幟器甲很多。蔡州人望見，不敢出寨。第二天，分別布置各軍，一齊攻打賊寨，自寅時戰到申時，斬二萬多首級。到了晚上收軍，繳獲牛馬、輜重、生口、器甲不計其數。這天晚上，秦宗權、張晊逃去，將近天明去追趕他們，追到陽武橋纔回來。秦宗權到鄭州，全部燒毁了房屋，屠殺當地人後離去。當初蔡州人分兵侵犯陝、雒、孟、懷、許、汝等州，都先占據了這些地方，因這次打了敗仗，寇賊恐懼，都棄城逃走。太祖於是謹慎地選擇將領及部屬，讓他們整修城墻堡壘，作攻戰守禦的準備，於是遠近流亡的人又大多回來了。這時，揚州節度使高駢被偏將畢師鐸殺害，又有孫儒、楊行密互相攻打，朝廷不能制止，於是就地加封太祖爲檢校太尉兼領淮南節度使。

九月，亳州裨將謝殷逐刺史宋衮，自據其郡，帝親領軍屯於太清宫，遣霍存討平之。帝之禦蔡寇也，鄆州朱瑄、兖州朱瑾皆領兵來援。及宗權既敗，帝以瑄、瑾宗人也，又有力於己，皆厚禮以歸之。瑄、瑾以帝軍士勇悍，私心愛之，乃密於曹、濮界上懸金帛以誘之，帝軍利其貨而赴者甚衆，帝乃移檄以讓之。朱瑄來詞不遜，乃命朱珍侵曹伐濮，以懲其奸。未幾，珍伐曹州，執刺史丘禮以獻，遂移兵圍濮。兖、鄆之釁，自兹而始矣。

九月，亳州偏將謝殷驅逐刺史宋衮，自己占有此郡，太祖親自率領軍隊在太清宫屯駐，派遣霍存征討平定謝殷。太祖抵禦蔡州寇賊，鄆州朱瑄、兖州朱瑾都率領軍隊來援助。到秦宗權失敗後，太祖因朱瑄、朱瑾爲同一宗族的人，又爲自己出過力，都用厚禮送他們回去。朱瑄、朱瑾因太祖的軍士英勇精悍，心中喜愛他們，於是在曹州、濮州的交界處秘密以金帛引誘他們，太祖的軍士爲得到金帛而離去的很多，太祖於是送文書去責備他們。朱瑄回信很不客氣，於是命令朱珍侵擾曹州，攻打濮州，以懲罰朱瑄的奸謀。不久，朱珍攻伐曹州，活捉刺史丘禮來獻，於是又調動軍隊包圍濮州。兖州、鄆州的事端從此開始了。

十月，僖宗命水部郎中王贊撰紀功碑以賜帝。是月，帝親騎數千巡師於濮上，因破朱瑄援師於范縣。丁未，攻陷濮州，刺史朱裕單騎奔鄆。尋爲鄆人所敗，逾月乃還。

十月，唐僖宗命令水部郎中王贊撰寫紀功碑賜給太祖。這個月，太祖親率數千騎兵在濮上往來視察，在范縣攻破朱瑄的援軍。丁未，攻陷濮州，刺史朱裕獨自一人騎馬逃奔鄆州。不久被鄆州人打敗，過了一個月纔回來。

十二月，僖宗遣使賜帝鐵券，又命翰林承旨劉崇望撰德政碑以賜帝。

十二月，唐僖宗派遣使臣賜鐵券給太祖，又命令翰林承旨劉崇望撰寫德政碑賜給太祖。

閏月甲寅，帝請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乃遣大將郭言領兵援送以赴揚州。

閏月甲寅，太祖請求以行軍司馬李璠代理淮南留後，於是派遣大將郭言帶領軍隊支援護送李璠赴揚州。

文德元年正月，帝率師東赴淮海，行次宋州，聞楊行密已拔揚州，遂還。是時，李璠、郭言行至淮上，爲徐戎所扼，不克進而還。帝怒，遂謀伐徐。

文德元年正月，太祖率軍隊向東赴淮海，途中駐宋州，聽説楊行密已經攻下揚州，於是回師。這時，李璠、郭言來到淮上，被徐州軍隊所阻扼，不能前進而返回。太祖很憤怒，於是謀劃討伐徐州。

二月丙戌，僖宗制以帝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繇是諸鎮之師，皆受帝之節制。

二月丙戌，僖宗下詔以太祖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從此各鎮的軍隊都受太祖的指揮管轄。

三月庚子，昭宗即位。是月，蔡人石璠領萬衆以剽陳、亳，帝遣朱珍率精騎數千擒璠以獻。

三月庚子，昭宗即位。這月，蔡州人石璠率領萬人剽掠陳州、亳州，太祖派遣朱珍率領幾千精鋭的騎兵擒獲石璠獻於朝廷。

四月戊辰，魏博樂彦禎失律，其子從訓出奔相州，使來乞師。帝遣朱珍領大軍濟河，連收黎陽、臨河二邑。既而魏軍推小校羅弘信爲帥。弘

四月戊辰，魏博人樂彦禎失於約束，他的兒子樂從訓出奔相州，派人來請求援兵。太祖派遣朱珍率領大軍渡過黄河，接連收復黎陽、臨河二縣。不久魏博軍隊推舉小校羅弘信爲統帥。羅弘

信既立，遣使送款於汴，帝優而納之，遂命班師。是月，河南尹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克之。罕之單騎出奔，因乞師於太原，李克用爲發萬騎以援之。罕之遂收其衆，偕晉軍合勢，急攻河陽。全義危急，遣使求救於汴，帝遣丁會、牛存節、葛從周領兵赴之，大戰於温縣，晉人與罕之俱敗。於是河橋解圍，全義歸於河陽，因以丁會爲河陽留後。

信做了統帥後，派使者到汴州表達誠意，太祖寬待接納，於是命令回軍。這月，河南尹張全義在河陽襲擊李罕之，攻克了。李罕之獨自一人騎馬出逃，於是向太原請求派兵，李克用調一萬騎兵援助他。李罕之於是聚集他的軍隊，同晉軍一起急速攻打河陽。張全義危急，派遣使者到汴州求救，太祖派遣丁會、牛存節、葛從周率領軍隊赴河陽，在温縣大戰，晉人與李罕之都被打敗了。於是河橋解圍，張全義回到河陽，於是以丁會爲河陽留後。

五月己亥，昭宗制以帝檢校侍中，增食邑三千户。戊辰，詔改帝鄉曰衣錦鄉，里曰沛王里。是月，帝以兼有洛、孟之地，無西顧之患，將大整師徒，畢力誅蔡。會蔡人趙德諲舉漢南之地以歸於朝廷，且遣使送款於帝，仍誓戮力同討宗權。帝表其事，朝廷因以德諲爲蔡州四面副都統。又以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爲帝行軍司馬，兼糧料應接使。至是，帝領諸侯之師會德諲，以伐蔡賊於汝水之上。遂薄其城，五日之内，樹二十八寨以環之，蓋象列宿之數也。時帝親臨矢石，一日，飛矢中其左腋，血漬單衣，顧謂左右曰：“勿泄。”

五月己亥，昭宗下詔以太祖爲檢校侍中，增加封邑三千户。戊辰，下詔改太祖的家鄉爲衣錦鄉，里爲沛王里。這月，太祖因同時占有洛陽、孟州的土地，没有西面的憂患，將大力整頓軍隊，全力誅討蔡州。恰好蔡州人趙德諲以漢南的土地歸順朝廷，并派遣使者向太祖表達誠心，發誓要努力共同征討秦宗權。太祖上表向朝廷奏此事，朝廷於是以趙德諲爲蔡州四面副都統。又以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爲太祖行軍司馬，兼糧料應接使。至此，太祖率領諸侯的軍隊與趙德諲會合，在汝水上討伐蔡州寇賊。於是來到蔡州城下，五天之内，在蔡州四周建立了二十八個營寨，以象徵二十八宿的數字。這時太祖親臨戰場，一天，飛箭射中他的左腋，鮮血浸濕了單薄的衣服，他回頭對左右的人説：“不得泄漏消息。”

九月，以糧運不繼，遂班師。是時，帝知宗權殘孽不足爲患，遂移兵以伐徐。

九月，因糧運接不上，於是回師。這時，太祖知道秦宗權的餘黨不值得憂慮，於是移兵討伐徐州。

十月，先遣朱珍領兵與時溥戰於吴康鎮，徐人大敗，連收豐、蕭二邑，溥携散騎馳入彭門。帝命分兵以攻宿州，刺史張友携符印以降。既而徐人閉壁堅守，遂命龐師古屯兵守之而還。是月，蔡賊孫儒攻陷揚州，自稱淮南節度使。

十月，先派遣朱珍率領軍隊在吴康鎮與時溥作戰，徐州人大敗，接連收復豐、蕭兩縣，時溥帶領打散了的騎兵奔馳進入彭門。太祖命令分兵攻打宿州，刺史張友帶着符印來投降。其後，徐州人固守不戰，皇帝則命令龐師古駐兵把守，而自班師。這月，蔡州賊孫儒攻陷揚州，自稱淮南節度使。

龍紀元年正月，龐師古攻下宿遷縣，進軍於吕梁。時溥領軍二萬，晨壓師古之軍而陣。師古促戰，敗之，

龍紀元年正月，龐師古攻下宿遷縣，進軍到吕梁。時溥率領兩萬軍隊，清晨迫近龐師古的軍隊擺開陣勢。龐師古督促作戰，打敗了他，斬二

斬首二千餘級，溥復入於彭門。

二月，蔡將申叢遣使來告，縛秦宗權於帳下，折其足而囚之矣。帝即日承制以叢爲淮西留後。未幾，叢復爲都將郭璠所殺。是月，璠執宗權來獻，帝遣行軍司馬李璠、牙校朱克讓檻進於長安。既至，昭宗御延喜樓受俘，即斬宗權於獨柳樹下。蔡州平。昭宗詔加帝食實封一百户，賜莊宅各一區。三月，又加帝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進封東平王，賞平蔡之功也。

大順元年四月丙辰，宿州小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擁衆以附時溥。帝率親軍討之，殺千餘人，筠遂堅守。乙卯，時溥出兵暴碭山縣，帝遣朱友裕以兵襲之，敗徐軍三千餘衆，獲沙陁援軍石君和等三十人，斬於宿州城下。

六月辛酉，淮南孫儒遣使修好於帝，帝表其事，請以淮南節度授於儒焉。辛未，昭宗命帝爲宣義軍節度使，充河東東面行營招討使，時朝廷宰臣張濬將兵討太原故也。

八月甲寅，昭義都將馮霸殺沙陁所署節度使李克恭來降，帝請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爲潞州留後。戊辰，李克用自率蕃漢步騎數萬以圍潞州，帝遣葛從周率驍勇之士，夜中銜枚犯圍而入於潞。

九月壬寅，帝至河陽，遣都將李讜引軍趨澤、潞，行至馬牢川，爲晋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爲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帝廷責諸將敗軍之罪，斬李讜、李重胤以徇，遂班師焉。

十月乙酉，帝自河陽赴滑臺。時奉詔將討太原，先遣使假道於魏，魏

千多首級，時溥又進入彭門。

二月，蔡州將領申叢派遣使者來報告，已把秦宗權捆在帳下，打斷了他的脚，囚禁了他。太祖當天承受制詔，以申叢爲淮西留後。不久，申叢又被部將郭璠殺害。這月，郭璠捉拿秦宗權來獻，太祖派遣行軍司馬李璠、牙校朱克讓用囚車裝着秦宗權到長安進獻。到了以後，唐昭宗坐在延喜樓接受俘虜，立即在獨柳樹下斬秦宗權首。蔡州平定。唐昭宗下詔給太祖增加實際封地一百户，賜莊園房宅各一處。三月，又加太祖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進封東平王，奬賞平定蔡州的功績。

大順元年四月丙辰，宿州小將張筠驅逐刺史張紹光，裹脅衆人依附時溥。太祖率領親軍討伐，殺死一千多人，張筠於是堅守不出。乙卯，時溥出兵踐踏碭山縣，太祖派遣朱友裕帶兵襲擊他，打敗三千多徐州軍，俘獲沙陁援軍石君和等三十多人，在宿州城下斬首。

六月辛酉，淮南孫儒派遣使者與太祖重修和好，太祖上表奏此事，請求以淮南節度使授孫儒。辛未，唐昭宗任命太祖爲宣義軍節度使，充河東東面行營招討使，這是因爲當時朝廷宰臣張濬正率兵征討太原的緣故。

八月甲寅，昭義都將馮霸殺了沙陁所安置的節度使李克恭來投降，太祖請求以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爲潞州留後。戊辰，李克用親自率領數萬蕃人、漢人的步兵、騎兵圍攻潞州，太祖派遣葛從周率領驍勇的士卒，晚上悄悄越過重圍進入潞州。

九月壬寅，太祖到河陽，派遣大將李讜帶領軍隊奔赴澤州、潞州，走到馬牢川，被晋人打敗。太祖又派遣朱友裕、張全義率領精兵到澤州北面接應援救。不久，朱崇節、葛從周丢棄潞州回來。戊申，太祖當廷責罰各將兵敗的罪過，斬李讜、李重胤示衆，於是回師。

十月乙酉，太祖從河陽到滑臺。這時奉詔命將要討伐太原，先派遣使者向魏借路，魏人不同

人不從。先是，帝遣行人雷鄴告糴於魏，既而爲牙軍所殺。羅弘信懼，故不敢從命，遂通好於太原。

十二月辛丑，帝遣丁會、葛從周率衆渡河取黎陽、臨河，又令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帝徐以大軍繼其後。

二年春正月，魏軍屯於内黄。丙辰，帝與之接戰，自内黄至永定橋，魏軍五敗，斬首萬餘級。羅弘信懼，遣使持厚幣請和。帝命止其焚掠而歸其俘，弘信繇是感悦而聽命焉。乃收軍屯於河上。

八月己丑，帝遣丁會急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其壁，會乃率衆於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其城。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

十一月丁未，曹州裨將郭紹賓殺刺史郭饒，舉郡來降。是月，徐將劉知俊率衆二千來降，自是徐軍不振。

十二月，兖州朱瑾領軍三萬寇單父，帝遣丁會領大軍襲之，敗於金鄉界，殺二萬餘衆，瑾單馬遁去。

景福元年正月，遣丁會於兖州界徙其民數千户於許州。

二月戊寅，帝親征鄆，先遣朱友裕屯軍於斗門。甲申，次衛南，有飛鳥止於峻堞之上，鳴噪甚厲，副使李璠曰："將有不如意之事。"是夜，鄆州朱瑄率步騎萬人襲朱友裕於斗門，友裕拔軍南去。乙酉，帝晨救斗門，不知友裕之退，前至斗門者皆爲鄆人所殺。帝追襲鄆人至瓠河，不及，遂頓兵於村落間。時朱瑄尚在濮州。丁亥，遇朱瑄率兵將歸於鄆，遂來衝擊。帝策馬南馳，爲賊所追甚急，前有浚溝，躍馬而過，張歸厚援矟力戰於其後，乃免。時李璠與都將數人皆爲鄆軍所殺。

意。在這以前，太祖派遣行人雷鄴向魏人買米，不久被牙將所殺。羅弘信畏懼，因此不敢答應借路的要求，於是同太原通好。

十二月辛丑，太祖派遣丁會、葛從周率領軍隊渡過黄河攻取黎陽、臨河，又命令龐師古、霍存攻下淇門、衛縣，太祖帶大軍慢慢跟隨在後。

二年春正月，魏軍屯駐内黄。丙辰，太祖與魏軍連續作戰，從内黄到永定橋，五次打敗魏軍，斬一萬多首級。羅弘信畏懼，派遣使者拿很多錢幣來請和。太祖命軍隊停止焚燒擄掠，并歸還俘虜，羅弘信從此感激并聽從命令。於是收軍屯駐在黄河上。

八月己丑，太祖派遣丁會猛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壁壘，丁會就率領軍隊在宿州城東築堰，堵塞汴水浸灌宿州城。十月壬午，張筠投降，宿州平定。

十一月丁未，曹州偏將郭紹賓殺死刺史郭饒，以全郡投降。這月，徐州將領劉知俊率領兩千人來投降，徐州軍從此不振。

十二月，兖州朱瑾率領三萬兵侵擾單父，太祖派遣丁會率領大軍襲擊，在金鄉界打敗他們，殺二萬餘人，朱瑾一人騎馬逃去。

景福元年正月，派遣丁會在兖州界遷徙百姓數千户到許州。

二月戊寅，太祖親自征討鄆州，先派遣朱友裕在斗門屯駐軍隊。甲申，駐扎在衛南，有飛鳥停在高峻的城墻上，叫得很凄厲，副使李璠説："將發生不如意的事。"這天晚上，鄆州朱瑄率領一萬步兵騎兵在斗門襲擊朱友裕，朱友裕撤軍南去。乙酉，太祖於早晨援救斗門，不知朱友裕敗退，前面到達斗門的都被鄆州人所殺。太祖追趕襲擊鄆州人到瓠河，未追上，於是在村落間暫時停駐軍隊。這時朱瑄還在濮州。丁亥，遇朱瑄率領兵將回鄆州，於是來衝擊。太祖鞭打坐馬向南奔馳，被賊兵追得很緊，前面有深溝，馬跳躍而過，張歸厚拿着長矛在後面奮力作戰，纔免於難。這時李璠與幾位大將都被鄆軍所殺。

五月丙午，遣朱克讓率衆暴兖、鄆之麥。

十一月，遣朱友裕率兵攻濮州，下之，擒刺史邵儒以獻，濮州平。遂命移軍伐徐州。

二年四月丁亥，師古下彭門，梟溥首以獻。

八月，帝遣龐師古移兵攻兖，駐於曲阜，與朱瑾屢戰，皆敗之。

十二月，師古遣先鋒葛從周引軍以攻齊州，刺史朱威告急於兖、鄆。既而朱瑄以援兵至，遂固其壘。

乾寧元年二月，帝親領大軍由鄆州東路北次於魚山。朱瑄覘知，即以兵徑至，且圖速戰。帝整軍出寨，時瑄、瑾已陣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我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即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既而烟焰亘天，乘勢以攻賊陣，瑄、瑾大敗。殺萬餘人，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之下，駐軍數日而還。

二年正月癸亥，遣朱友恭帥師復伐兖，遂塹而圍之。未幾，朱瑄自鄆率步騎援糧欲入於兖，友恭設伏以敗之，盡奪其餉於高吴，因擒蕃將安福順、安福慶。

二月己酉，帝領親軍屯於單父，以爲友恭之援。

四月，濠、壽二州復爲楊行密所陷。是時，太原遣將史儼兒、李承嗣以萬騎馳入於鄆。朱友恭遂歸於汴。

八月，帝領親軍伐鄆，至大仇，遣前軍挑戰，設伏於梁山以待之。既而獲蕃將史完府，奪馬數百匹。朱瑄脱身遁去，復入於鄆。

十月，帝駐軍於鄆，齊州刺史朱瓊遣使請降，瓊即瑾之從父兄也。帝

五月丙午，派遣朱克讓率領軍隊踐踏兖州、鄆州的麥苗。

十一月，派遣朱友裕率領軍隊攻打濮州，攻下了，擒獲刺史邵儒來獻，濮州平定。於是命令轉移軍隊討伐徐州。

二年四月丁亥，龐師古攻下彭門，斬時溥的頭來獻。

八月，太祖派遣龐師古轉移軍隊攻打兖州，在曲阜駐扎，與朱瑾多次作戰，都打敗了他。

十二月，龐師古派遣先鋒葛從周帶領軍隊攻打齊州，刺史朱威向兖州、鄆州告急。不久朱瑄帶援兵來到，於是加固營壘。

乾寧元年二月，太祖親自率領大軍從鄆州東路北行，途中住在魚山，朱瑄察知，就帶兵徑直趕來，而且希望速戰速决。太祖整頓軍隊出寨門，這時朱瑄、朱瑾已在前面布成陣勢。一會兒，東南風颳得很大，太祖軍旌旗混亂，很畏懼，就令騎兵揮鞭呼叫。不久突然颳起西北風，當時雙方軍隊都在草叢之中，太祖於是下令放火。接着濃烟火焰瀰漫天空，乘機攻打賊兵陣營，朱瑄、朱瑾大敗。殺死一萬多人，其餘的人都擁入清河。收集敵人尸首，在魚山下築成高冢，駐軍數日後還師。

二年正月癸亥，派遣朱友恭率領軍隊再次攻打兖州，挖掘塹壕包圍它。不久，朱瑄從鄆州率領步兵騎兵和救援糧餉想進入兖州，朱友恭設下伏兵打敗了他，在高吴全部奪取了他的糧餉，擒獲了蕃將安福順、安福慶。

二月己酉，太祖率領親軍在單父屯駐，作爲朱友恭的援軍。

四月、濠州、壽州又被楊行密攻陷。這時，太原派遣將領史儼兒、李承嗣以一萬騎兵馳入鄆州。朱友恭於是回到汴州。

八月，太祖率領親軍討伐鄆州，到大仇，派遣前軍挑戰，在梁山下設下埋伏等候。不久，俘獲蕃將史完府，奪得幾百匹馬。朱瑄脱身逃去，重入鄆州。

十月，太祖在鄆州駐軍，齊州刺史朱瓊派遣使者來請求投降，朱瓊就是朱瑾的叔伯哥哥。太

因移軍至兗，瓊果來降。未幾，瓊爲朱瑾所紿，掠而殺之。帝即以其弟玭爲齊州防禦使。

十一月，朱瑄復遣將賀瓌、柳存及蕃將何懷寶等萬餘人以襲曹州，庶解兗州之圍也。帝知之，自兗領軍策馬先路至鉅野南，追而敗之，殺戮將盡，生擒賀瓌、柳存、何懷寶及賊黨三千餘人。是日申時，狂風暴起，沙塵沸涌，帝曰："此乃殺人未足耳。"遂下令盡殺所獲囚俘，風亦止焉。翼日，縶賀瓌等以示於兗。帝素知瓌名，乃釋之，惟斬何懷寶於兗城之下，乃班師。

十二月，葛從周領兵復伐兗。既至，與朱瑾戰於壘下，殺千餘衆，擒其將孫漢筠已下二十人，遂旋師。

三年正月，河東李克用既破邠州，欲謀争霸，乃遣蕃將張污落以萬騎寨於河北之莘縣，聲言欲救兗、鄆。魏博節度使羅弘信患之，使來求援。

二月，帝領親軍屯於單父，會寒食，帝乃親拜文穆皇帝陵於碭山縣午溝里。

四月辛酉，河東泛漲，將壞滑城，帝令决堤岸以分其勢爲二河，夾滑城而東，爲害滋甚。是月，帝遣許州刺史朱友恭領兵萬人渡淮，以便宜從事。時洪、鄂二州累遣使求援，故有是行。

五月，命葛從周統軍屯於洹水，以備蕃軍。

六月，李克用帥蕃漢諸軍營於斥丘，遣其男落落將鐵林小兒三千騎薄於洹水。從周與戰，大敗之，生擒落落以獻。克用悲駭，請修舊好以贖其子，帝不許，遂執落落送於羅弘信，斬之。越七日，我軍還屯陽留以伐

祖因而移兵到兗州，朱瓊果然來投降。不久，朱瓊爲朱瑾所欺騙，抓到并殺了他。太祖就以他的弟弟朱玭爲齊州防禦使。

十一月，朱瑄又派遣將領賀瓌、柳存及蕃將何懷寶等一萬多人攻襲曹州，希望解除兗州的包圍。太祖知道這一情況，從兗州率領軍隊騎馬先趕到鉅野南面，追趕并打敗了他們，殺戮得所剩無幾，活捉賀瓌、柳存、何懷寶及賊黨三千多人。這天申時，狂風猛起，沙塵飛揚，太祖説："這是因爲殺人還不够。"於是下令把所抓獲的俘虜全部殺掉，風也停止了。第二天，捆着賀瓌等人在兗州示衆。太祖向來就知道賀瓌的聲名，於是放過了他，衹在兗州城下斬了何懷寶，然後回師。

十二月，葛從周再次帶領軍隊討伐兗州。到達以後，與朱瑾在營壘下作戰，殺了一千多人，活捉了他的將領孫漢筠以下二十人，於是回師。

三年正月，河東李克用已攻破邠州，想要謀求争奪霸權，於是派遣蕃將張污落以一萬騎兵在河北的莘縣扎寨，聲稱要援救兗州、鄆州。魏博節度使羅弘信憂慮此事，派遣使者來求援。

二月，太祖率領親軍在單父屯駐，正好是寒食節，太祖於是親自在碭山縣午溝里拜祭文穆皇帝陵墓。

四月辛酉，黄河東部泛濫，將冲壞滑城，太祖命令挖開堤岸分黄河的水勢爲兩條河流，滑城以東的兩岸，爲害更加嚴重。這月，太祖派遣許州刺史朱友恭率領一萬軍隊渡過淮河，根據實際情况處理事情。當時洪州、鄂州屢次派遣使者來求援，所以有這次行動。

五月，命令葛從周統領軍隊在洹水屯駐，以防備蕃軍進攻。

六月，李克用統率蕃漢各軍在斥丘扎營，派遣他的兒子落落帶領鐵林小兒三千騎兵逼近洹水。葛從周同他作戰，大敗他們，活捉落落來獻。李克用悲哀驚駭，請求重修和好來贖回他的兒子，太祖不同意，於是把落落送給羅弘信，斬了他。過了七天，回軍屯駐陽留，以便討伐鄆

鄆。

八月，復壁於洹水。是時，昭宗幸華州，遣使就加帝檢校太師，守中書令。

四年正月，帝以洹水之師大舉伐鄆。辛卯，營於濟水之次，龐師古令諸將撤木爲橋。乙未夜，師古以中軍先濟，聲振於鄆，朱瑄聞之，棄壁夜走。葛從周逐之至中都北，擒瑄并其妻男以獻，尋斬汴橋下，鄆州平。己亥，帝入於鄆，以朱友裕爲鄆州兵馬留後。時帝聞朱瑾與史儼兒在豐沛間搜索糧饋，惟留康懷英以守兖州，帝因乘勝遣葛從周以大軍襲兖。懷英聞鄆失守，俄又我軍大至，乃出降。朱瑾、史儼兒遂奔淮南。兖、海、沂、密等州平。乃以葛從周爲兖州留後。

五月丁丑，朱友恭遣使上言，大破淮寇於武昌，收復黄、鄂二州。

八月，陝州節度使王珙遣使來乞師。是時，珙弟珂實爲蒲帥，迭相憤怒，日尋干戈，而珙兵寡，故來求援。帝遣張存敬、楊師厚等領兵赴陝，既而與蒲人戰於猗氏，大敗之。

九月，帝以兖、鄆既平，將士雄勇，遂大舉南征。命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師直趨清口，葛從周以兖、鄆、曹、濮之衆徑赴安豐。淮人遣朱瑾領兵以拒師古，因决水以浸軍，遂爲淮人所敗，師古殁焉。葛從周行及濠梁，聞師古之敗，亦命班師。

州。

八月，又在洹水建立壁壘。這時唐昭宗到華州，派遣使臣就地加太祖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

四年正月，太祖以洹水的軍隊大規模地討伐鄆州。辛卯，扎營於濟水之濱，龐師古命令各個將領撤木搭橋。乙未的晚上，龐師古以中軍先渡河，聲振鄆州，朱瑄聽見，丢下壁壘連夜逃走。葛從周追趕他到中都北面，活捉朱瑄及其妻、兒來獻，不久斬首於汴橋下，鄆州平定。己亥，太祖進入鄆州，以朱友裕爲鄆州兵馬留後。當時太祖聽説朱瑾與史儼兒在豐、沛二縣間搜索糧餉，衹留下康懷英守兖州，太祖於是乘勝派遣葛從周的大軍攻擊兖州。康懷英聽説鄆州失守，不久葛從周的軍隊又蜂擁而至，於是出城投降。朱瑾、史儼兒就逃奔淮南。兖、海、沂、密等州都平定了。於是以葛從周爲兖州留後。

五月丁丑，朱友恭派遣使者上奏，在武昌大敗淮南寇賊，收復了黄、鄂二州。

八月，陝州節度使王珙派遣使者來請求援軍。這時，王珙弟王珂實爲蒲州統帥，交互憤怒，天天作戰，而王珙兵少，故來求援。太祖派遣張存敬、楊師厚等率領軍隊赴陝州，接着與蒲人在猗氏作戰，大敗蒲人。

九月，太祖因兖州、鄆州已經平定，將士豪雄英勇，於是大規模進行南征。命令龐師古以徐州、宿州、宋州、滑州的軍隊直赴清口，葛從周以兖州、鄆州、曹州、濮州的軍隊直赴安豐。淮人派遣朱瑾率領軍隊抵禦龐師古，放水灌龐軍，結果被淮人打敗，龐師古戰死。葛從周行進到濠梁，聽説龐師古戰敗，也命令回師。

舊五代史卷二(梁書二)

本紀第二

太祖紀(第二)

光化元年正月，帝遣葛從周統諸將略地於山東，遂次于邢、洺。

三月，昭宗以帝兼領天平軍節度使，餘如故。

四月，滄州節度使盧廷彥爲燕軍所攻，棄城奔於魏，魏人送於汴。是月，帝以大軍至鉅鹿，屯於城下，敗晉軍萬餘衆於青山口，俘馬千餘匹。丁卯，遣從周分兵攻洺州，斬刺史邢善益，擒將五十餘人。

五月己巳，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遁去。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而死。五日之內，連下三州。因以葛從周兼邢州昭義軍節度使留後，帝遂班師。是時，襄州節度使趙匡凝聞帝軍有清口之敗，密附於淮夷。

七月，帝遣氏叔琮率師伐之。未幾，其泌州刺史趙璠越墉來降，隨州刺史趙琳臨陣就擒。

二年正月，淮南楊行密舉全吴之衆，精甲五萬，以伐徐州，帝領大軍禦之。行密聞帝親征，乃收軍而退。時幽州節度使劉仁恭大舉蕃漢兵號十萬以伐魏，遂攻陷貝州，州民萬餘户，無少長悉屠之。進攻魏州，魏人來乞師，帝遣朱友倫、張存敬、李思安等先屯於內黄，帝遂親征。

三月，與燕軍戰於內黄北，燕軍

光化元年正月，太祖派遣葛從周統領各將在山東略取土地，於是駐軍於邢州、洺州。

三月，昭宗以太祖兼領天平軍節度使，其他不變。

四月，滄州節度使盧廷彥被燕軍攻打，棄城逃奔到魏，魏人把他送到汴州。這月，太祖率大軍到鉅鹿，屯駐城下，在青山口打敗晉軍一萬多人，俘獲一千多匹馬。丁卯，派遣葛從周分兵攻打洺州，斬刺史邢善益，擒獲將領五十多人。

五月己巳，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逃走。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殺而死。五天中，接連攻下三個州。於是以葛從周兼邢州昭義軍節度使留後，太祖於是回師。這時，襄州節度使趙匡凝，聽説太祖的軍隊在清口打了敗仗，秘密歸附淮人。

七月，太祖派遣氏叔琮率領軍隊討伐趙匡凝。不久，泌州刺史趙璠翻越城墻來投降，隨州刺史趙琳在戰場上被擒獲。

二年正月，淮南楊行密帶領整個吴的軍隊，共五萬精兵，來討伐徐州，太祖率領大軍抵禦。楊行密聽説太祖親自征戰，於是撤軍退回。當時幽州節度使劉仁恭以十萬蕃兵漢兵大舉攻伐魏，於是攻陷貝州，一萬多户貝州百姓，無論老幼全部被屠殺。進攻魏州，魏人來請求援軍，太祖派遣朱友倫、張存敬、李思安等人先在內黄屯駐，帝於是親自征討。

三月，與燕軍在內黄北面作戰，燕軍大敗，

大敗，殺二萬餘衆，奪馬二千餘匹，擒都將單無敵已下七十餘人。是月，葛從周自山東領其部衆，馳以救魏。翼日乘勝，諸將張存敬以下連破八寨，遂逐燕軍，北至於臨清，擁其殘寇於御河，溺死者甚衆。仁恭奔於滄州。

殺死二萬多人，奪得二千多匹馬，活捉大將單無敵以下七十多人。這月，葛從周從山東率領他的軍隊，奔馳來救援魏。第二天乘勝進攻，張存敬以下各個將領接連攻破八個營寨，於是驅逐燕軍，北到臨清，把殘留的寇賊趕入御河，淹死的人很多。劉仁恭逃奔到滄州。

六月，帝表丁會爲潞州節度使，以李罕之疾亟故也。又遣葛從周由固鎮路入於潞州，以援丁會。

六月，太祖上表奏請以丁會爲潞州節度使，這是因爲李罕之病危的緣故。又派遣葛從周從固鎮道路進入潞州，援助丁會。

七月壬辰朔，海州陳漢賓擁所部三千奔於淮南。戊戌，晉人陷澤州。帝遣召葛從周於潞，留賀德倫以守之。未幾，德倫爲晉人所逼，遂棄潞而歸，繇是潞州復爲晉人所有。

七月壬辰初一，海州陳漢賓裹脅他的部隊三千人奔走淮南。戊戌，晉人攻陷澤州。太祖遣人到潞州召回葛從周，留賀德倫防守。不久，賀德倫被晉人所逼迫，於是丢棄潞州回來，因此潞州又被晉人所占有。

十一月，陝州都將朱簡殺留後李璠，自稱留後，送款於帝。

十一月，陝州大將朱簡殺了留後李璠，自稱留後，向太祖表達誠意。

三年四月，遣葛從周以兗、鄆、滑、魏之師伐滄州。

三年四月，太祖派遣葛從周率兗州、鄆州、滑州、魏州的軍隊討伐滄州。

五月庚寅，攻德州，拔之，梟刺史傅公和於城上。己亥，進攻浮陽。

五月庚寅，攻打德州，攻拔了，把刺史傅公和的頭挂在城上示衆。己亥，進攻浮陽。

六月，燕帥劉仁恭大舉來援，從周與諸將逆戰於乾寧軍老鴉隄，大破之，殺萬餘衆，俘其將佐馬慎交已下百餘人。既而以連雨，遂班師。

六月，燕軍統帥劉仁恭大規模來援救，葛從周與各個將領在乾寧軍老鴉隄迎戰，大破燕軍，殺死一萬多人，俘獲燕軍將佐馬慎交等以下一百多人。不久因接連下雨，於是回師。

八月，河東遣李進通襲陷洺州，執刺史朱紹宗。帝遣葛從周自鄴縣渡漳水，屯于黄龍鎮，親領中軍涉洺而寨。晉人懼而宵遁，洺州復平。

八月，河東派遣李進通襲擊攻陷了洺州，捉住刺史朱紹宗。太祖派遣葛從周從鄴縣渡過漳水，在黄龍鎮屯駐，親自率中軍徒步跨過洺水扎寨。晉人畏懼，乘夜逃走了，洺州再次平定。

九月，帝以仁恭、進通之入寇也，皆繇鎮、定爲其囊橐，即以葛從周爲上將以伐鎮州。遂攻下臨城，渡滹沱以環其城。帝領親軍繼至，鎮帥王鎔懼，納質請盟，仍獻文繒二十萬以犒戎士，帝許之。

九月，太祖因劉仁恭、李進通來犯，都是因爲鎮州、定州爲其巢穴，就以葛從周爲上將討伐鎮州。於是攻下臨城，渡過滹沱河包圍鎮州城。太祖率領親軍接着趕來，鎮州統帥王鎔畏懼，納送禮物請求結盟，并獻有紋彩的絲織品二十萬匹犒勞將士，太祖允許了。

十月，晉人以帝宿兵於趙，遂南下大行，急攻河陽，留後侯言與都將閻寶力戰固守，僅而獲全。

十月，晉人因太祖在趙駐兵，於是南下太行，猛攻河陽，留後侯言與大將閻寶奮力作戰，頑强守衛，河陽僅獲保全。

十一月，以張存敬爲上將，自甘

十一月，以張存敬爲上將，從甘陵調發軍

陵發軍，北侵幽、薊，連拔瀛、莫二郡，遂移軍以攻中山。定帥王郜以精甲二萬戰於懷德亭，盡殪之。郜懼，奔於太原。遲明，大軍集於城下，郜季父處直持印鑰乞降，亦以繒帛三十萬爲獻，帝即以處直代郜領其鎮焉。是月，燕人劉守光赴援中山，寨於易水之上，繼爲康懷英、張存敬等所敗，斬獲甚衆。繇是河朔知懼，皆弭伏焉。

隊，向北進攻幽州、薊州，接連攻拔瀛州、莫州，於是轉移軍隊進攻中山。定州統帥王郜以精兵二萬在懷德亭作戰，全部戰死。王郜懼怕，逃奔太原。天快明時，大軍在城下聚集，王郜的叔父王處直拿着印綬鑰匙請求投降，也獻繒帛三十萬，太祖就以王處直代替王郜爲定州統帥。這月，燕人劉守光赴中山援救，在易水邊扎寨，接着被康懷英、張存敬等打敗，斬首和俘獲很多。從此河朔知道畏懼，都歸順了。

是歲，唐左軍中尉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宫内，立皇子德王裕爲帝，仍遣其養子希度來言，願以唐之神器輸於帝。帝時方在河朔，聞之，遽還於汴，大計未决。會李振自長安使迴，因言於帝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之事也。今閹豎幽辱天子，王不能討，無以令諸侯。"帝悟，因請振復使於長安，與時宰潛謀反正。

這年，唐左軍中尉劉季述在東宫内囚禁了昭宗，立皇帝之子德王李裕爲帝，并派自己的養子劉希度來説，願把唐政權交給太祖。太祖當時正在河朔，聽到這一消息，立即回到汴州，還未下定决心。恰好李振從長安出使回來，於是對帝説："豎刁、伊戾作亂，正好用以幫助霸者的事業。現今宦官囚禁侮辱天子，你不進行征討，不能號令諸侯。"太祖醒悟了，於是請李振再次出使長安，與當時的宰相悄悄謀劃恢復帝位。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唐宰相崔胤潛使人以帝密旨告於侍衛軍將孫德昭已下，令誅左右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即時迎昭宗於東内，御樓反正。癸巳，降制進封帝爲梁王，酬反正之功也。昭宗之廢也，汴之邸吏程巖牽昭宗衣下殿。帝聞之，召巖至汴，折其足，送於長安，杖殺之。是時，河中節度使王珂結援於太原，帝怒，遣大將張存敬率將涉河，繇含山路鼓行而進。戊申，攻下絳州。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舉郡來降，帝即以大將侯言權領晉州，何絪權領絳州，晉、絳平。己未，大軍至河中，存敬命繚其垣而攻之。壬戌，蒲人颺素幡以請降。庚午，帝至河中，以張存敬權領河中軍府事，河中平，帝乃東還。是月，李克用遣牙將張特來聘，請尋舊好，帝亦遣使報命。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初一，唐宰相崔胤悄悄派人以太祖的秘密旨意告知侍衛軍將孫德昭以下的人，命令殺掉左右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即時從東宫内迎接昭宗，在御樓恢復帝位。癸巳，降下制詔晋封太祖爲梁王，酬謝恢復帝位的功績。昭宗被廢時，汴州邸吏程巖曾拉着昭宗的衣服下殿。太祖聽説這件事後，把程巖召到汴州，折斷了他的足，送到長安，以棍棒打死了他。這時，河中節度使王珂在太原聯絡援軍，帝很憤怒，派遣大將張存敬率領將士渡過黄河，經過含山道路擊鼓行進。戊申，攻下絳州。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以全郡投降，太祖就以大將侯言暫領晉州，何絪暫領絳州，晉、絳二州平定了。己未，大軍來到河中，張存敬命令圍繞城墻攻打。壬戌，蒲州人打着白旗投降。庚午，太祖到達河中，以張存敬暫領河中軍府事，河中平定，太祖於是東還。這月，李克用派遣牙將張特來出使，尋求重新和好，太祖也派遣使者回報。

三月癸未朔，帝歸自河中。是月，遣大將賀德倫、氏叔琮領大軍以伐太原，叔琮等自太行路入，魏博都將張文恭自磁州新口入，葛從周以兖、鄆之衆自土門路入，洺州刺史張歸厚以本軍自馬嶺入，定州刺史王處直以本軍自飛狐入，晋州侯言自陰地入。澤州刺史李存璋棄郡奔歸太原。叔琮引軍逼潞州，節度使孟遷乞降。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領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歸命，乃進軍趣太原。

三月癸未初一，太祖從河中回來。這月，派遣大將賀德倫、氏叔琮率領大軍討伐太原，氏叔琮等從太行進入，魏博都將張文恭從磁州新口進入，葛從周帶領兖州、鄆州軍隊從土門進入，洺州刺史張歸厚帶領自己的軍隊從馬嶺進入，定州刺史王處直帶領自己的軍隊從飛狐嶺進入，晋州侯言從陰地進入。澤州刺史李存璋丢棄本郡逃歸太原。氏叔琮帶領軍隊逼近潞州，節度使孟遷請求投降。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帶領一萬步兵、兩千騎兵來歸順氏叔琮，於是大軍向太原進軍。

四月乙卯，大軍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都將白奉國自井陘入，收承天軍。張歸厚引兵至遼州，刺史張鄂迎降。氏叔琮即日與諸軍至晋陽城下，城中雖時出精騎來戰，然危蹙已甚，將謀遁矣。會叔琮以芻糧不給，遂班師。

四月乙卯，大軍從石會關出，在洞渦驛扎營。都將白奉國從井陘進入，收復承天軍。張歸厚帶領軍隊到遼州，刺史張鄂出迎投降。氏叔琮當天與各軍到達晋陽城下，城中雖然不時有精鋭的騎兵出來作戰，但已極爲窘迫不安，將要打主意逃跑了。恰好氏叔琮因糧草供應不上，於是回師。

五月癸卯，昭宗以帝兼領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

五月癸卯，唐昭宗以太祖兼領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

六月庚申，帝發自大梁。丁卯，視事於河中，以素服出郊，拜故節度使王重榮墓。尋辟其子瓚爲節度判官，請故相張濬爲重榮撰碑。帝自中和初歸唐，首依重榮，至是思其舊德，故恩禮若是。

六月庚申，太祖從大梁出發。丁卯，在河中處理政務。穿着白色服裝來到郊區，祭拜死去的節度使王重榮的墳墓。不久徵召王重榮的兒子王瓚爲節度判官，請前宰相張濬爲王重榮撰寫碑文。太祖從中和初年歸順唐朝，首先依附的就是王重榮，到這時思念他的舊有恩德，所以纔這樣感恩加禮。

七月甲寅，帝東還梁邸。

七月甲寅，太祖向東回到大梁官邸。

十月戊戌，奉密詔赴長安。是時，朝廷既誅劉季述，以韓全誨、張弘彦爲兩軍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是時軍國大政，專委宰相崔胤，每事裁抑宦官，宦官側目。胤一日於便殿奏，欲盡去之，全誨等屬垣聞之，嘗於昭宗前祈哀自訴。自是昭宗敕胤，每有密奏，令進囊封。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十數以進，使求宫中陰事，昭宗不悟，胤謀漸泄。中官

十月戊戌，接到秘密詔書趕赴長安。這時，朝廷已殺掉劉季述，以韓全誨、張弘彦爲兩軍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這時的軍國大政，托付給宰相崔胤一人，他每件事都要節制壓抑宦官，宦官對他怒目而視。崔胤一天在便殿上奏，想把宦官全部除掉，韓全誨等人以耳附墻偷聽到，曾在昭宗面前投訴請求哀憐。從此昭宗命崔胤，衹要有密奏，都用袋子密封上進。韓全誨等於是尋訪得十多個京城的美婦人進宫，讓她們打聽宫中不公開的事情。昭宗没有覺察，崔胤的

視胤眦裂，以重賂甘言誘藩臣以爲城社，時因宴聚，則相向流涕。時胤掌三司貨泉，全誨等教禁兵伺胤出，聚而呼噪，訴以冬衣減損，又於昭宗前訴之，昭宗不得已罷胤知政事。胤怒，急召帝請以兵入輔，故有是行。戊申，行次河中。同州留後司馬鄴，華之幕吏也，舉郡來降。

辛亥，駐軍於渭濱，華帥韓建遣使奉箋納款，又以銀三萬兩助軍。是日行次零口。癸丑，聞長安亂，昭宗爲閹官韓全誨等劫遷，西幸鳳翔，蓋避帝之兵鋒也。翼日，遂命旋師，夕次于赤水。乙卯，大軍集于華州城下，韓建惶駭失措，即以城降。丙辰，帝表建權知忠武軍事，促令赴任。同、華二州平。是時，唐太子太師盧知猷等二百六十三人列狀請帝速請迎奉。己未，遂帥諸軍發自赤水。壬戌，次于咸陽。偵者云："天子昨暮至岐山，旦日宋文通扈蹕入其闉矣。"是時，岐人遣大將符道昭領兵萬人屯於武功以拒帝，帝遣康懷英敗之，擄甲士六千餘衆。乙丑，次于岐山，文通遣使奉書自陳其失，請帝入覲。丙辰，及岐闉，文通渝約，閉壁不獲通，復次于岐山。是時，昭宗累遣使齎朱書御札賜帝，遣帝收軍還本道，帝診之曰："此必文通、全誨之謀也。"皆不奉詔。癸酉，飛章奉辭，且移軍北伐。乙亥，至邠州，節度使李繼徽舉城降。繼徽因請去文通所賜李姓，復本宗楊氏，又請納其孥以爲質，帝皆從之，仍易其名曰崇本。邠州平。

己丑，唐丞相崔胤、京兆尹鄭元規至華州，以速迎奉爲請，許之。

二年正月，帝復次于武功，岐人

計謀漸漸泄露。宦官對崔胤恨到極點，以豐厚的賄賂和甜言蜜語引誘藩國大臣作他們的靠山，時常藉聚會宴飲，面對面地流淚。當時崔胤掌管三司貨物錢幣，韓全誨等教禁兵等到崔胤外出，聚衆呼叫鼓噪，訴說冬衣減少，又在昭宗面前訴說，昭宗不得已罷免了崔胤的宰相職務。崔胤憤怒，緊急召請太祖帶兵入京輔佐王室，故有此行。戊申，太祖來到河中。同州留後司馬鄴，本爲華州幕府官吏，以全郡來降附。

辛亥，駐軍於渭水邊上，華州統帥韓建派遣使者送信來表示誠意，又以三萬兩銀子助軍。這天來到零口。癸丑，聽說長安叛亂，昭宗被宦官韓全誨等劫持到鳳翔，躲避太祖軍隊的鋒芒。第二天，命令回師，傍晚駐扎在赤水。乙卯，大軍在華州城下聚集，韓建惶恐害怕，不知該怎麼辦，就以城投降。丙辰，太祖上表奏請以韓建暫知忠武軍事，催促他赴任。同州、華州平定。這時，唐太子太師盧知猷等二百六十三人聯名寫信請太祖迅速迎接尊奉昭宗。己未，太祖於是統率各軍從赤水出發。壬戌，到達咸陽。探子說："天子昨天傍晚到達岐山，早晨宋文通已護從皇帝入外城門了。"這時，岐人派遣大將符道昭率領一萬軍隊屯駐在武功阻攔太祖的軍隊，太祖派遣康懷英打敗了他，俘獲六千多披甲持械的士兵。乙丑，到達岐山，宋文通派遣使者送來書信陳述自己的過失，請太祖入城覲見昭宗。丙辰，到達岐州外城門，宋文通違約，關閉營壘，不能通過。帝重新在岐山停駐。這時，昭宗多次派遣使臣帶着紅色書信、皇帝親筆信賜給太祖，讓太祖收軍回本道。太祖斷定說："這必定是宋文通、韓全誨的計謀。"都拒絶奉詔。癸酉，飛遞奏章，奉辭討逆，并移軍北伐。乙亥，到達邠州，節度使李繼徽以城投降。李繼徽於是請求去掉宋文通賜給他的李姓，恢復楊氏本姓，又請求送納兒子爲人質，太祖都允許了，并改他的名爲崇本。邠州平定。

己丑，唐丞相崔胤、京兆尹鄭元規來到華州，請太祖迅速迎接尊奉昭宗，太祖同意了。

二年正月，太祖再次停駐在武功，岐人堅守

堅壁不下，乃迴軍於河中。

二月，聞晉軍大舉南下，聲言來援鳳翔，帝遣朱友寧帥師會晉州刺史氏叔琮以禦之，帝以大軍繼其後。

三月，友寧、叔琮與晉軍戰於晉州之北，大敗之，生擒克用男廷鸞。帝喜，謂左右曰："此岐人之所恃也，今既如此，岐之變不久矣。"

四月，岐人遣符道昭領大軍屯於虢縣，康懷英帥驍騎敗之。丁酉，唐丞相崔胤自華來謁帝，屢述艱運危急，事不可緩，又慮群閹擁昭宗幸蜀，且告帝，帝爲動容。胤將辭，啓宴於府署，帝舉酒，胤情激於衷，因自持樂板，聲曲以侑酒。帝甚悦，座中以良馬珍玩之物賚，既行，命諸將繕戎具。

五月丁巳，帝復西征。

六月丁丑，次于虢縣。癸未，與岐軍大戰，自辰至午，殺萬餘衆，擒其將校數百人，乘勝遂逼其壘。

七月丙午，岐軍復出求戰，帝軍不利。是月，遣孔勍帥師取鳳、隴、成三州，皆下之。是時，岐人相率結寨於諸山，以避帝軍，帝分兵以討，浹旬之内，并平之。

九月甲戌，帝以岐軍諸寨連結稍盛，因親統千騎登高諗之。時秋空澄霽，烟靄四絶，忽有紫雲如傘蓋，凝於龍旌之上，久之方散，觀者咸訝之。是時，帝以岐人堅壁不戰，且慮師老，思欲旋旆以歸河中，因密召上將數人語其事。時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獨前出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困，願少俟之。"帝嘉其言，因曰："兵法貴以正理，以奇勝，奇者詐也，乘機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紿之。

營壘，未能攻下，於是回軍河中。

二月，聽説晉軍大規模南下，聲稱來援救鳳翔，太祖派遣朱友寧率領軍隊會同晉州刺史氏叔琮一起抵禦，太祖率大軍作爲繼後。

三月，朱友寧，氏叔琮與晉軍在晉州北面作戰，大敗晉軍，活捉李克用的兒子李廷鸞。太祖很高興，對左右説："晉州是岐人的靠山，晉州已經如此，岐州不久將發生變化。"

四月，岐人派遣符道昭帶領大軍在虢縣屯駐，康懷英率領驍勇的騎兵打敗了他。丁酉，唐丞相崔胤從華州來謁見帝，多次述説國運的艱難危急，事情不可延緩，又擔心衆宦官裹脅昭宗入蜀，并把這擔心告訴太祖，太祖爲此動容。崔胤將要告别時，在府署設宴，太祖舉起酒杯，崔胤内心激動，於是親自拿起樂板，唱歌勸酒。太祖很高興，席上贈送他良馬珍玩之類的物品。崔胤離去後，太祖命令各個將領修繕軍器，準備打仗。

五月丁巳，太祖再次西征。

六月丁丑，駐軍虢縣。癸未，與岐軍大戰，從辰時打到午時，殺死一萬餘人，活捉岐軍將校幾百人，乘勝逼近岐人營壘。

七月丙午，岐軍再次出來求戰，太祖軍失利。這月，派遣孔勍率領軍隊攻打鳳州、隴州、成州，都攻下了。這時，岐人相繼在各個山上扎成營寨，以躲避太祖的軍隊，太祖分兵征討，十天之内，全部平定。

九月甲戌，太祖因岐軍各寨連結起來，稍稍强盛，於是親自統領一千騎兵登高察看。這時秋季的天空清澈晴朗，到處都没有雲霧，忽然有像傘蓋的紫色雲彩，凝聚在龍旗上面，很久纔散，看見的人都很驚訝。這時，太祖因岐人堅守壁壘不出來作戰，而且擔心軍隊在外太久而衰疲，想要回師河中，於是秘密召集幾位上將告訴他們想回師的事。當時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獨自上前反對説："天下的英雄豪傑，看這次舉動已經一年了，現今岐人已經疲困，希望再稍等一下。"太祖贊許他的意見，於是説："兵法所貴是以正治軍，以奇勝敵，奇就是詐。利用機會成就大事，必定

尋有騎士馬景堅願應命，且曰："是行也，必無生理，願録其孥。"帝凄然止其行，景固請，乃許之。明日軍出，諸寨屏匿如無人，景因躍馬西走，直叩岐闉，詐以軍怨東遁爲告，且言列寨尚留萬餘人，俟夕將遁矣，宜速掩之。李茂貞信其言，遽啓二扉，悉衆來寇。時諸軍以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遣數騎以據其闉。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其壘，殺戮蹂踐，不知其數。茂貞繇是喪膽，但閉壁而已。

這樣吧。"於是命令高季昌秘密招募人入岐州城欺騙他們。不久有騎士馬景堅決願意從命，并説："這次去，必定没有活着回來的道理，希望録用兒子。"太祖很凄然，不讓他去，馬景堅決請求，纔允許了。第二天軍隊出戰，各寨的人都藏起來，好像没有人一樣，馬景於是快馬西走，直接叩岐州外城門，詐稱來報告軍隊怨憤東逃，并説各寨還留有一萬多人，等到傍晚也將逃走，應該迅速掩殺。李茂貞相信了他的話，就打開兩門，所有的人一齊進犯。當時各軍以披甲的馬等候，中軍戰鼓聲一起，所有營壘一起前進，又分别派遣幾位騎兵占據外城門。岐人前進没有停足的地方，後退又不能進入自己的營壘，殺戮踐踏，不知死了多少人。李茂貞從此恐懼到極點，衹是關閉壁壘。

十一月癸卯，鄜帥李周彝統兵萬餘人屯于岐之北原，與城中舉烽以相應。翼日，帝以周彝既離本部，鄜畤必無守備，因命孔勍乘虚襲下之。甲寅，鄜州平。周彝聞之，收軍而遁。茂貞既失鄜州之援，愕然有瓦解之懼，繇是議還蹔蹕，誅閹寺以自贖焉。

十一月癸卯，鄜畤統帥李周彝統領一萬多兵士在岐州北面平地上屯駐，以烽火與城中相呼應。第二天，太祖認爲李周彝既離開本部，鄜畤必定無人守衛防備，於是命令孔勍乘虚襲擊，攻下了鄜畤。甲寅，鄜州平定。李周彝聽到這一消息，收軍逃跑。李茂貞失去鄜州的援助後，很驚恐，懼怕瓦解，因此商議讓昭宗回京，殺掉宦官來贖自己的罪。

三年正月甲寅，岐人啓壁，唐昭宗降使宣問慰勞，兼傳密旨。尋又命翰林學士韓渥、趙國夫人寵顔齎詔押賜帝紫金酒器、御衣玉帶。丙辰，華州留後李存審遣飛騎來告，青州節度使王師範遣牙將張厚輂甲胄弓槊，詐言來獻，欲盗據州城，事覺，已擒之矣。是日，師範又遣其將劉鄩盗據兖州。丁巳，昭宗遣中使押送軍容使韓全誨已下三十餘人首級以示帝。甲子，昭宗發離鳳翔，幸左劍寨，權駐蹕帝營。帝素服待罪，昭宗命學士傳宣免之，帝即入見稱罪，拜伏者數四。既而促召升殿，密邇御座，且曰："宗廟社稷是卿再造，朕與戚屬是卿再生。"因解所御玉帶面以賜帝，

三年正月甲寅，岐人打開壁壘，唐昭宗派使臣宣示問候慰勞，同時傳達秘密詔旨。不久又命令翰林學士韓渥、趙國夫人寵顔帶着詔書賜給太祖紫金酒器、御衣玉帶。丙辰，華州留後李存審派遣快馬來報告，青州節度使王師範派遣牙將張厚運載甲胄弓槊，欺騙説是來進獻的，想要盗取州城，事情被發覺，已捉住張厚。當天，王師範又派遣他的將領劉鄩盗取兖州。丁巳，昭宗派遣宫中使者押送軍容使韓全誨以下三十多人的人頭給太祖看。甲子，昭宗離開鳳翔，出發到左劍寨，暫時住在太祖的軍營。太祖穿着白色服裝等待治罪，昭宗命令學士傳旨免罪，太祖就入見昭宗稱罪，多次向昭宗叩拜。不久昭宗催促他上殿，讓他靠近皇帝座位就座，并説："國家是你重建的，我和我的親屬是你重新給的生命。"於是解下自己所用的玉帶當面賜給太祖，太祖也以

帝亦以玉鞍勒馬、金銀器、紋錦、御饌酒果等躬自拜進焉。及翠華東行，帝匹馬前導十餘里。宣令止之。己巳，昭宗至長安，謁太廟，御長樂樓。禮畢，謂帝曰："朕生入舊京，是卿之力也。自古救君之危，曾無有如是者。况今日再及清廟，得親奉觴酒，奠於先皇帝室前，卿之德，朕知不能報矣。"即召帝執手，聲淚俱發者久之。翼日，誅宦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於内侍省。

玉鞍勒馬、金銀器、有花紋的錦緞、皇帝用的食物酒菜等親自下拜進獻。到昭宗向東前行時，太祖單獨騎馬在前引路達十多里。昭宗傳令阻止。己巳，昭宗到達長安，進見太廟，登上長樂樓。進見太廟的禮儀完畢後，昭宗對太祖説："我能活着回到原來的京城，是你出的力。自古以來救援皇帝，不曾有過這樣的事。況且今天再次到祖廟，能够親自以酒器盛酒，在先皇帝室前祭奠，你的功德，我知道是無法報答的。"就召太祖上前，牽着他的手，哭聲和眼淚很久不停。第二天，在内侍省殺了第五可範等五百多個宦官。

二月庚辰，制以帝爲守太尉兼中書令、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使、諸道兵馬副元帥，加食邑三千户，實封四百户，仍賜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戊戌，帝建旆東還，昭宗御延喜樓送之，既醉，遣内臣賜帝御製《楊柳詞》五首。

二月庚辰，降下制書以太祖爲守太尉兼中書令、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使、諸道兵馬副元帥，增加封地三千户，實加封地四百户，并賜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的尊號。戊戌，太祖打着旗幟東歸，昭宗到延喜樓送他。已醉，昭宗派遣内臣把自己寫的五首《楊柳詞》賜給太祖。

三月戊午，至大梁。時以青州未平，命軍士休浣以俟東征。

三月戊午，太祖到達大梁。當時因爲青州還未平定，命令軍士休息洗濯，等待東征。

四月丙子，巡師於臨朐，亟命逼其城，與青州兵戰於城下，大敗之。是夕，淮將王景仁以所部援軍宵遁，帝遣楊師厚追及輔唐，殺千人，乘勝攻下密州。

四月丙子，在臨朐視察軍隊，急忙命令部隊逼近城池，與青州軍在城下交戰，大敗敵軍。這天晚上，淮將王景仁帶着自己的隊伍連夜逃跑，太祖派楊師厚追到輔唐，殺死一千多人，乘勝攻下密州。

八月戊辰，以伐叛之柄委於楊師厚，帝乃東還。

八月戊辰，把討伐叛賊的兵權委托給楊師厚，太祖於是東還。

九月癸卯，師厚率大軍與王師範戰于臨朐，青軍大敗，殺萬餘人，并擒師範弟師克，卯時徙寨以逼其城。辛亥，偏將劉重霸擒棣州刺史邵播來獻。播，師範之謀主也，帝命斃之。戊午，師範舉城請降。青州平。翼日，分命將校略地於登、萊、淄、棣等州，皆下之，繇是東漸至海，皆爲梁土也。帝復命師範權知青州軍州事，師範乃請以錢二十萬貫犒軍，帝許之。

九月癸卯，楊師厚率領大軍與王師範在臨朐作戰，青州軍大敗，殺死一萬多人，并活捉王師範的弟弟王師克，卯時遷徙營寨迫近青州城。辛亥，偏將劉重霸活捉棣州刺史邵播來進獻。邵播是王師範的謀主，太祖下令殺了他。戊午，王師範以青州城請求投降。青州平定。第二天，分别命令將校在登、萊、淄、棣等州略取土地，把這些地方都攻下了。從此東面到海濱，都成了梁的土地。太祖又任命王師範權知青州軍州事，王師範請求以二十萬貫錢犒賞軍隊，太祖允許了。

十月辛巳，護駕都指揮使朱友倫

十月辛巳，護駕都指揮使朱友倫因擊球從馬

因擊鞠墮馬，卒於長安。訃至，帝大怒，以爲唐室大臣欲謀叛己，致友倫暴死。

十一月丁酉，青將劉鄩舉兗州來降。鄩，王師範之將也，師範令竊據兗州久之，及聞師範降，鄩乃歸命。帝以鄩善事其主，待之甚優，尋署爲元帥府都押牙，權知鄜州留後。

天祐元年正月己酉，帝發自大梁，西赴河中，京師聞之，爲之震懼。是時，將議迎駕東幸洛陽，慮唐室大臣異議，帝乃密令護駕都指揮使朱友諒矯昭宗命，收宰相崔胤、京兆尹鄭元規等殺之。又，邠、岐兵士侵逼京畿，帝因是上表堅請昭宗幸洛，昭宗不得已而從之。帝乃率諸道丁匠財力，同構洛陽宫，不數月而成。

二月乙亥，昭宗駐蹕於陝，帝自河中來覲，謁見行營，因灑涕而言曰："李茂貞等竊謀禍亂，將迫乘輿，老臣無狀，請陛下東遷，爲社稷大計也。"昭宗命延於寢室見何皇后，面賜酒器及衣物。何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委身於全忠矣。"因欷歔泣下。後數日，帝開宴於陝之私第，請駕臨幸。翼日，帝辭歸洛陽，昭宗開内宴，時有宫人與昭宗附耳而語，韓建躡帝之足，帝遽出，以爲圖己，因連上章請車駕幸洛。

三月丁未，昭宗制以帝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是時，昭宗累遣中使及内夫人傳宣，謂帝曰："皇后方在草蓐，未任就路，欲以十月幸洛。"帝以陝州小藩，非萬乘久留之地，期以四月内東幸。

閏月丁酉，昭宗發自陝郡。壬寅，次于穀水。是時昭宗左右唯小黄

上摔下來，死在長安。死訊傳來，太祖大怒，認爲唐室大臣陰謀背叛自己，致使朱友倫突然死去。

十一月丁酉，青州將領劉鄩以兗州來投降。劉鄩是王師範的將領，王師範命令他竊據兗州已經很久了。直到聽説王師範投降，劉鄩纔歸順。帝因劉鄩對他的主人很忠心，對他很優待，不久署銜爲元帥府都押牙，權知鄜州留後。

天祐元年正月己酉，太祖從大梁出發，向西到達河中，京城的人聽到這一消息，爲它震驚恐懼。這時，將商議迎昭宗到洛陽，擔心唐室大臣有不同意見，太祖於是命令護駕都指揮使朱友諒假托昭宗的命令，逮捕并殺害了宰相崔胤、京兆尹鄭元規等人。又，邠州、岐州的兵士侵犯迫近京城，太祖於是上奏表堅決請求昭宗到洛陽，昭宗不得已聽從了。太祖於是率領各道的匠人，聚集財物人力，共同建造洛陽宫，不幾個月就建成了。

二月乙亥，昭宗暫住在陝州，太祖從河中來朝覲見，在行宫中拜見昭宗，於是流着眼淚説："李茂貞等陰謀製造禍亂，將要逼迫皇上就範，老臣我没有禮貌，請求陛下向東遷都洛陽，這是爲國家作出的重大決定。"昭宗命人邀請太祖到寢室見何皇后，當面賜給他酒器衣物。何皇后對太祖説："這以後我們夫婦的生命都托付給你了。"於是嘆息落淚。過了幾天，太祖在陝州私宅舉行宴會，請昭宗出席。第二天，太祖告辭回洛陽，昭宗舉行宫廷宴會，當時有宫女挨着昭宗耳邊低聲説話，韓建踩太祖足示意，太祖立即出來了，認爲是在圖謀陷害自己，於是接連上奏章請求昭宗到洛陽。

三月丁未，昭宗下制書以太祖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這時，昭宗多次派遣宫中使者及内夫人傳達旨意，對太祖説："皇后正生孩子躺在床上，不能上路，想在十月到洛陽。"太祖以爲陝州地方小，不是皇帝長時間留住的地方，希望在四月内到洛陽。

閏三月丁酉，昭宗從陝州出發。壬寅，途中住穀水。這時昭宗身旁衹有小黄門及打球供奉、

門及打球供奉、内園小兒二百餘人，帝猶忌之。是日密令醫官許昭遠告變，乃設饌於别幄，召而盡殺之，皆坑於幕下。先是選二百餘人，形貌大小一如内園人物之狀，至是使一人擒二人，縊於坑所，即蒙其衣及戎具自飾。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後皆梁人矣。甲辰，車駕至洛都，帝與宰相百官導駕入宫。乙卯，昭宗以帝爲宣武、宣義、護國、忠武四鎮節度使。時帝請以鄆州授張全義，故有此命。

五月丙寅，昭宗宴群臣，曰："昨來御樓前一夜亡失赦書，賴梁王收得副本，不然誤事，宰執不得無過矣。"是日宴次，昭宗入内，召帝於内殿曲宴，帝不測其事，不敢奉詔。又曰："卿不欲來，即令敬翔入來。"帝密遣翔出，乃止。己巳，奉辭東歸。乙亥，至大梁。

六月，帝遣都將朱友裕率師討邠州，節度使楊崇本叛故也。癸丑，帝西征，遂朝於洛陽。

七月甲子，昭宗宴帝於文思鞠場。乙丑，帝發東都。壬申，至河中。

八月壬寅，昭宗遇弑於大内，遺制以輝王柷爲嗣。乙巳，帝自河中引軍而西。癸丑，次于永壽，邠軍不出。

九月辛未，班師。

十月癸巳，至洛陽，詣西内，臨於梓宫前，祗見於嗣君。辛丑，制以帝至自西征。

十一月辛酉，光州遣使來求援，時光州歸款於帝，尋爲淮人所攻，故來乞師。戊寅，帝南征渡淮，次于霍丘，大掠廬、壽之境，淮人乃棄光州而去。

内園小兒二百多人，太祖還是猜忌。這天，秘密命令醫官許昭遠報告有突然發生的事變，於是在另一幄帳中安排食物，召集來全部殺了，都埋在幄帳下面。在這以前選了二百多人，外貌、年齡大小完全像内園人物的樣子，到這時就讓一人捉兩個人勒死在掘坑處，然後穿上死者的衣服并用他們的武器裝扮起來。昭宗最初不能辨别，很久纔察覺。從此昭宗左右前後都是梁人。甲辰，昭宗到洛陽，太祖與宰相百官導引昭宗的車駕進入宫中。乙卯，昭宗以帝爲宣武、宣義、護國、忠武四鎮節度使。當時太祖請求把鄆州授給張全義，所以有這一任命。

五月丙寅，昭宗宴請各位臣僚，説："前些天御樓前一天晚上丢失了赦免罪人的詔書，全靠梁王收得副本，不然就誤事了，宰相和執政大臣就不能没有罪過了。"這天宴飲中間，昭宗入宫，召太祖到内殿小宴，太祖猜不透有什麽事，不敢接受詔命。又説："你不想來，就叫敬翔進來。"太祖秘密讓敬翔出去，纔算完事。己巳，辭别東歸。乙亥，到達大梁。

六月，太祖遣都將朱友裕率領軍隊攻討邠州，因爲節度使楊崇本反叛了。癸丑，太祖西征，就到洛陽朝見昭宗。

七月甲子，昭宗在文思鞠場宴請太祖。乙丑，太祖從東都出發。壬申，到達河中。

八月壬寅，昭宗在皇宫被殺，留下制書以輝王李柷繼任皇帝。乙巳，太祖自河中帶領軍隊西進。癸丑，駐扎在永壽，邠州軍隊不出戰。

九月辛未，太祖回師。

十月癸巳，太祖到達洛陽，進入西宫，站在昭宗的棺材前，恭敬地拜見繼任皇帝。辛丑，下詔説帝西征歸來。

十一月辛酉，光州派遣使者來求援，當時光州歸順於太祖，不久被淮人攻擊，故來請求救軍。戊寅，太祖南征渡過淮河，途中住霍丘，大肆擄掠廬州、壽州境内的財物，淮人於是放棄光州離去。

二年正月庚申，進攻壽州，壽人堅壁不出。丁亥，帝自霍丘班師。

二月辛卯，帝至自南征。甲午，青州節度使王師範至大梁，帝待以賓禮，尋表授河陽節度使。

七月辛酉，天子賜帝迎鑾紀功碑，樹於洛陽。庚午，遣大將軍楊師厚率前軍討趙匡凝於襄州。辛未，帝南征。表趙匡凝罪狀，削奪官爵。

八月，楊師厚進收唐、鄧、復、郢、隨、均、房等七州。帝駐軍漢江北，自循江干，經度濟師之所。

九月甲子，師厚於陰谷江口造梁以濟師，趙匡凝率兵二萬陳於江濱。師厚麾兵進擊，襄人大敗，殺萬餘衆。乙丑，趙匡凝焚其州，率親軍載輕舸沿漢而遁。丙寅，帝濟江，至中流，舟壞，將没者數四，比及岸，舟沉。是日入襄城，帝因周視府署，其帑藏悉空。惟於西廡下有一亭，窗户儼然，扃鎖甚密，遂令破鎖啓扉，中有一大匱，緘鐍甚至，又令破其匱，内有金銀數百錠。帝因嘆曰："亂兵既入，公私財貨固無孑遺矣。此帑當有陰物主之，不令常人所得，俟我以有之邪!"遂以百餘鋌賜楊師厚。襲荆州，留後趙匡明棄城上峽奔蜀。荆、襄二州平。帝以都將賀瓌權領荆州，楊師厚權領襄州，即表其事。

十月丙戌朔，天子以帝爲諸道兵馬元帥。辛卯，帝自襄州引軍由光州路趨淮南，將發，敬翔切諫，請班師以全軍勢，帝不聽。壬辰，次於棗陽，遇大雨，頗阻師行之勢。軍至壽春，壽春人堅壁清野以待帝，帝乃還，舍於正陽。

十一月丙辰，大軍北濟。帝至汝陰，深悔淮南之行，躁煩尤甚。丁卯，帝至自南征。辛巳，天子命帝爲

二年正月庚申，進攻壽州，壽州人堅守壁壘不出來。丁亥，太祖從霍丘回師。

二月辛卯，太祖南征歸來。甲午日，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到大梁，太祖以賓客之禮相待，不久，授命他爲河陽節度使。

七月辛酉，天子以迎鑾紀功碑賜給太祖，樹立於洛陽。庚午，派遣大將軍楊師厚率領前軍到襄州攻討趙匡凝。辛未，太祖南征。上表奏趙匡凝罪狀，要求削奪他的官爵。

八月，楊師厚進軍收復唐、鄧、復、郢、隨、均、房等七州。太祖駐軍漢江北面，親自巡行江岸，經營規劃軍隊渡江的地方。

九月甲子，楊師厚在陰谷江口造橋渡軍，趙匡凝率領二萬軍隊列陣於江邊。楊師厚指揮軍隊進攻，襄人大敗，殺死一萬多人。乙丑，趙匡凝焚燒襄州城，率領親近的軍隊乘輕便小船沿漢水逃走。丙寅，太祖渡江，到江中心，船壞，幾次將要沉没，剛到岸邊，船就沉了。這天進入襄州城，太祖於是環視府署，倉庫財物全空。衹有西面走廊的房屋下有一亭子，窗户整潔，關鎖很緊，太祖就叫人破鎖開門，中間有一個大櫃子，關閉得很嚴密，太祖又下令打破櫃子，裏面有幾百錠金銀。太祖於是感嘆道："亂兵進入以後，公私財物固然没有遺留了。這些金銀或許有神靈保護，不讓普通人得到，等候我來擁有它們吧!"於是拿一百多錠賜給楊師厚。攻擊荆州，留後趙匡明棄城沿峽州逃奔到蜀中。荆州、襄州平定。太祖以都將賀瓌暫領荆州，楊師厚暫領襄州，并上表奏此事。

十月丙戌初一，天子以太祖爲諸道兵馬元帥。辛卯，太祖自襄州帶領軍隊由光州路奔赴淮南，將出發時，敬翔懇切勸諫，請求回師以保全軍勢，太祖不聽從。壬辰，途中住棗陽，遇大雨，軍隊行進的勢頭很受妨礙。軍隊到達壽春，壽春人堅壁清野，等待太祖的到來，太祖於是回師，住在正陽。

十一月丙辰，大軍北渡。太祖到汝陰，非常後悔淮南之行，極爲煩躁。丁卯，太祖南征歸來。辛巳，天子任命帝爲宰相，總攬所有政事。

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武寧、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爲魏國，進封帝爲魏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兼備九錫之命。癸未，唐中書門下奏："中書印已送相國，中書公事權用中書省印。"甲申，中書門下奏："天下州縣名與相國魏王家諱同者，請易之。"

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武寧、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爲魏國，晋封帝爲魏王，入朝不須趨身，上殿不摘下佩劍、不脱鞋，宣讀行禮儀式時不稱名，同時備有九錫之命。癸未，唐中書門下奏："中書印已送給相國，中書公事姑且用中書省印。"甲申，中書門下奏："天下郡縣名與相國魏王家的名諱相同的，請改名。"

十二月乙酉朔，帝讓相國、魏王、九錫之命。丙戌，京百司各差官齎本司須知孔目并印赴魏國送納。甲午，天子以帝堅讓九錫之命，乃命宰相柳燦來使，且述揖讓之意焉。丁酉，帝又讓九錫之命，詔略曰："但以鴻名難掩，懿實須彰，宜且徇於奏陳，未便行於典册。"又改諸道兵馬元帥爲天下兵馬元帥。是時，帝以唐朝百官服飾多闕，乃製造逐色衣服，請朝廷等第賜之。其所給俸錢，仍請自來年正月全支。

十二月乙酉初一，太祖辭讓相國、魏王、九錫這些恩命。丙戌，京城各個官府差遣官吏拿着本司須知的檔案目録和官印到魏國送納。甲午，天子因太祖堅决辭讓九錫之命，於是派宰相柳燦做使者，并表達禪讓帝位的意思。丁酉，太祖又推讓九錫之命，天子詔書大略説："祇因大名難以掩蓋，美德實際更加彰顯，應該暫且順從他的陳奏，不便在典册上行文。"又改諸道兵馬元帥爲天下兵馬元帥。這時，太祖因唐朝各種官吏的服飾缺得很多，就製造各種顔色的衣服，請朝廷按等級賜給他們。所給的俸禄錢，并請從第二年正月起全部支取。

三年正月，幽、滄稱兵，將寇於魏。魏人來乞師，且以牙軍驕悍，謀欲誅之，遣親吏臧延範密告於帝，帝陰許之。乙丑，北征。先是，帝之愛女適羅氏，是月卒於鄴城，因以兵仗數千事實於橐中，遣客將馬嗣勳領長直軍千人，雜以工匠、丁夫，肩其橐而入於魏，聲言爲帝女設祭，魏人信而不疑。庚午夜，嗣勳率其衆與羅紹威親軍數百人同攻牙軍，遲明盡殺之，死者七千餘人，洎于嬰孺，亦無留者。是日，帝次于内黄，聞之，馳騎至魏。時魏之大軍方與帝軍同伐滄州，聞牙軍之死，即時奔還。帝之軍追及歷亭，殺賊幾千，餘衆乃擁大將史仁遇保於高唐，帝遣兵圍之。是

三年正月，幽州、滄州出兵，將侵犯魏。魏人來請求援軍，并且因爲牙軍驕横凶悍，想要殺掉他們，派遣親近的小吏臧延範秘密報告太祖，帝私下同意了。乙丑，北征。在這之前，太祖的愛女嫁給羅氏，這月死在鄴城，於是以兵器幾千件裝在袋子中，派遣客將馬嗣勳率領一千長直軍，以工匠、丁夫混雜在他們當中，扛着袋子入魏，聲稱要爲太祖女設置祭壇，魏人深信不疑。庚午晚上，馬嗣勳率領他的人與羅紹威的幾百名親軍一起攻打牙軍，快天亮時全部殺了他們，死了七千多人，甚至嬰兒孺子，也不留下。這天，太祖住在内黄，聽到這事，驅馬趕到魏。這時候，魏的大量軍隊正和太祖的軍隊共同討伐滄州，得知牙軍死了，太祖立即趕回來。太祖的軍隊追到歷亭，殺死賊兵幾千人，其餘的人簇擁大將史仁遇退守高唐，太祖派遣軍隊包圍了他們

月，天子詔河南尹張全義部署修制相國魏王法物。

三月甲寅，天子命帝總判鹽鐵、度支、户部等三司事，帝再上章切讓之，乃止。

四月癸未，攻下高唐，軍民無少長皆殺之，生擒逆首史仁遇以獻，帝命支解之。未幾，又攻下澶、博、貝、衛等州，皆爲魏軍殘黨所據故也。是時晋人圍邢州，刺史牛存節堅壁固守，帝遣符道昭帥師救之，晋人乃遁去。

五月，帝略地於洺州，既而復入於魏。

七月己未，自魏班師。是日，收復相州。自是魏境悉平。壬申，帝歸自魏。

八月甲辰，以滄州未平，復命北征。

九月丁卯，營于長蘆。一夕，帝夢白龍附於兩肩，左右瞻顧可畏，恍然驚寤。

十月辛巳，邠州楊崇本以鳳翔、邠、寧、涇、鄜、秦、隴之衆合五六萬來寇，屯於美原，列十五寨，其勢甚盛，帝命同州節度使劉知俊、都將康懷英帥師禦之。知俊等大破邠寇，殺二萬餘衆，奪馬三千餘匹，擒其列校百餘人，楊崇本、胡章僅以身免。

十一月庚戌，懷英乘勝進軍，遂收鄜州。

十二月乙丑，帝以文武常參官每月一、五、九日赴朝，奏請備廊飡，詔從之。

閏月，晋人、燕人同攻潞帥，丁會舉城降于太原。帝聞之，遂自長蘆班師。以寨内粮糧山積，帝命焚之。滄帥劉守文以城中絶食，因致書於

這月，詔令河南尹張全義部署製造相國魏王的禮儀器物。

三月甲寅，天子命令太祖總管鹽鐵、度支、户部等三司事，太祖再次上章懇切辭讓，纔作罷。

四月癸未，攻下高唐，軍民不論年少年長都殺了，活捉叛亂首領史仁遇來獻，太祖命令分割他的四肢。不久，又攻下澶、博、貝、衛等州，因爲這些地方都被魏軍殘黨所占據。這時晋人包圍邢州，刺史牛存節加固壁壘堅持守衛，太祖派遣符道昭率領軍隊救援他，晋人纔逃去。

五月，帝在洺州掠取土地，不久再次入魏。

七月己未，從魏回師。這天，收復了相州。從此魏境全部平定。壬申，太祖從魏回來。

八月甲辰，因滄州未平定，太祖再次下令北征。

九月丁卯，太祖在長蘆扎營。一天晚上，太祖夢見白龍附在他的兩肩上，左右瞻顧，很可怕，突然驚醒了。

十月辛巳，邠州楊崇本用鳳翔、邠州、寧州、涇州、鄜州、秦州、隴州的軍隊總共有五六萬來侵犯，屯駐在美原，列十五個營寨，來勢很凶，太祖命令同州節度使劉知俊、都將康懷英率軍隊抵禦。劉知俊等大破邠州寇賊，殺死二萬多人，奪得馬三千多匹，活捉各種校官一百多人，楊崇本、胡章僅本人逃脱。

十一月庚戌，康懷英乘勝進軍，於是收復了鄜州。

十二月乙丑，太祖因文武常參官每月一日、五日、九日來朝，上奏請求準備在廊廡中的飲食，天子下詔聽從了這一建議。

閏十二月，晋人、燕人聯合進攻潞州統帥，丁會以全城投降太原。太祖聽到這一消息，就從長蘆回師。鑒於營寨裏的糧食堆積如山，太祖下令燒掉。滄州統帥劉守文因城中没有吃的，於是

帝，乞留餘糧以救饑民，帝爲留十餘囷以與之。

寫信給太祖，請求留下多餘的糧食救濟飢餓的百姓，帝留了十多個倉庫給他。

舊五代史卷三(梁書三)

本紀第三

太祖紀(第三)

開平元年正月丁亥，帝迴自長蘆，次于魏州。節度使羅紹威以帝迴軍，慮有不測之患，由是供億甚至，因密以天人之望切陳之。帝雖拒而不納，然心德之。壬寅，帝至自長蘆。是日有慶雲覆於府署之上。甲辰，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傳禪代之意。貽矩謁帝，陳北面之禮，帝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所卜已定。皇帝方議裁詔，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既而拜伏於砌下，帝側躬以避之。

二月戊申，帝之家廟棟間有五色芝生焉，狀若芙蓉，紫烟蒙護，數日不散。又，是月，家廟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自然而生，識者知梁運之興矣。唐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諸道都統晉國公王鐸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爲災，唯木當爲福耳。"或亦然之。時有術士邊岡者，洞曉天文，博通陰陽曆數之妙，窮天下之奇秘，有先見之明，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鐸召而質之，岡曰："惟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請他日證其所驗。"一日，又密召岡，因堅請語其詳，至於三四，岡辭不獲。

開平元年正月丁亥，太祖從長蘆回來，在魏州停留。節度使羅紹威因帝回軍，擔心有不測之患，因此供給很周到，進而秘密陳述上天和百姓的願望。太祖雖拒絶不接受，然而内心是感謝的。壬寅，太祖從長蘆回到汴州。這天在府署上空有吉慶的彩雲籠罩。甲辰，天子派遣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傳達禪位的意旨。薛貽矩謁見太祖，布置人臣的禮儀，太祖拱手還禮登上臺階。薛貽矩説："殿下功德澤及百姓，占卜天、地、人已定。皇帝正商議下詔書，實行虞舜、夏禹禪讓的事，臣哪敢違抗。"接着下拜伏在臺階下，太祖側身迴避。

二月戊申，太祖的家廟屋梁間生出五色靈芝，樣子像芙蓉花，有紫色的烟霧籠罩保護，幾天不散。又，這月，家廟第一室的神主上，自然生出五色彩衣，有見識的人懂得梁朝將興盛。唐乾符年間，木星進入南斗，幾晚不退。諸道都統晉國公王鐸看到這種天象，問懂得星象的人有什麽吉凶，都説："金星、火星、土星侵犯南斗就是災，衹有木星入南斗應當是福。"有的人也認爲是這樣。當時有位術士叫邊岡，精通天文，廣泛通曉陰陽曆數的精妙，窮盡天下神奇隱秘的事，有預見未來的本領，即使京房、管輅也不能超過他。王鐸召他來訊問，邊岡説："木是福神，應以帝王預測禍福。不是現在應驗有福，必當應驗於將來，我不敢説，請留待以後的驗證。"之後，又秘密召來邊岡，一定要叫邊岡詳細説明白，再三再四請求，邊岡仍不説。王鐸便叫左右

鐸乃屏去左右，罔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木在斗中，'朱'字也。以此觀之，將來當有朱氏爲君者也，天戒之矣。且木之數三，其禎也應在三紀之内乎。"鐸聞之，不復有言。天后朝有讖辭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鬥血成川。"當時好事者解云："兩角犢子，牛也，必有牛姓干唐祚。"故周子諒彈牛仙客，李德裕謗牛僧孺，皆以應圖讖爲辭。然"朱"字"牛"下安"八"，'八'即角之象也，故朱滔、朱泚構喪亂之禍，冀無妄之福，豈知應之帝也。

人離開，邊岡説："木星進入南斗，是帝王的徵兆。木在斗中是'朱'字。由此看來，將來應當有姓朱的人作君主，這是老天的告誡。并且木的數字是三，這一吉祥也將在三十六年以内應驗。"王鐸聽了這些話，不再説話。天后朝有讖語説："首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鬥血成川。"當時好事的人解釋説："兩角犢子是牛，必定有姓牛的人求取唐的皇位。"因此，周子諒彈劾牛仙客，李德裕誹謗牛僧孺，都以應圖讖爲藉口。然而"朱"字就是"牛"下安置"八"字，"八"就是角的象徵，故朱滔、朱泚製造喪亂，都是希圖必然的福分，哪知應在太祖的身上。

四月，唐帝御札敕宰臣張文蔚等備法駕奉迎梁朝。宋州刺史王皋進赤烏一雙。又，宰臣張文蔚正押傳國寶、玉册、金寶及文武群官、諸司儀仗法物及金吾左右二軍離鄭州。丙辰，達上源驛。是日，慶雲見。令曰："王者創業興邦，立名傳世，必難知而示訓，從易避以便人。或稽其符命，應彼開基之義，垂諸象德之言。爰考簡書，求於往代，周王昌、發之號，漢帝詢、衎之文，或從一德以徽稱，或爲二名而更易。先王令典，布在縑緗。寡人本名，兼于二字，且異帝王之號，仍兼避易之難，郡職縣官，多須改换。况宗廟不遷之業，憲章百世之規，事叶典儀，豈憚革易？寡人今改名晃，是以天意雅符於明德，日光顯契於瑞文，昭融萬邦，理斯在是。庶順玄穹之意，永臻康濟之期。宜令有司分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章疏不得更有迴避。"時將受禪，下教以本名二字異帝王之稱，故改名。己未，賜文武百官一百六十人本色衣一副。

四月，唐帝御札命令宰臣張文蔚等準備天子的車駕奉迎梁朝皇帝。宋州刺史王皋進獻赤烏一雙。又，宰臣張文蔚正押送傳國寶、玉册、金寶及文武百官、諸司儀仗法物及金吾左右二軍離開鄭州。丙辰，到達上源驛。這天出現吉祥的彩雲。下令説："爲王的人創建基業，振興國家，樹立聲名，傳於後代，必定難以知曉而又足以顯示教誨，易於迴避來方便衆人。有的卜問符命，符合帝王開基的意思，流傳於象徵功德的言辭。考察圖書，訪求前代舊例，周文王、周武王的稱號，漢宣帝、漢平帝的文章，有的從一貫的德業而加以美稱，有的用兩個名字而有更改。先王好的傳統，記載在典籍上。我的本名兼有二字，而且不同於帝王的稱號，并兼有迴避更易的艱難。郡縣職官，很多都須改换。何况宗廟是不變的基業，典章制度是百代的規範，做事應與典章儀制協和，豈怕改易？我現在改名爲晃，因此天意素來符合明德，日光顯然契合瑞文，光照萬國，理在於此。希望能順從上天的意志，永遠達到康樂的目的。應該命令官府分别報告天地宗廟，我原有名字，中外章疏不得再有迴避。"當時太祖即將接受禪讓，下令因本名二字不同於帝王稱謂，故改名。己未，賜文武百官一百六十人本色衣一副。

戊辰，即位。制曰：

戊辰，太祖即位。制詞説：

王者受命於天，光宅四海，祇事上帝，寵綏下民。革故鼎新，諒曆數而先定；創業垂統，知圖籙以無差。神器所歸，祥符合應。是以三正互用，五運相生，前朝道消，中原政散。瞻烏莫定，失鹿難追。朕經緯風雷，沐浴霜露，四征七伐，垂三十年，糾合齊盟，翼戴唐室。隨山刊木，罔憚胼胝；投袂揮戈，不遑寢處。洎玄穹之所贊，知唐運之不興，莫諧輔漢之謀，徒罄事殷之禮。唐主知英華已竭，算祀有終，釋龜鼎以如遺，推劍紱而相授。朕懼德弗嗣，執謙允恭，避駿命於南河，眷清風於潁水。而乃列岳群后，盈廷庶官，東西南北之人，斑白緇黄之衆，謂朕功蓋上下，澤被幽深，宜應天以順時，俾化家而爲國。拒彼億兆，至於再三。且曰七政已齊，萬幾難曠。勉遵令典，爰正鴻名，告天地神祇，建宗廟社稷。

君主的命運來自上天，光輝照耀四海，恭敬地事奉上帝，愛護安定天下百姓。改朝換代，確信曆數先定；創業傳後，可知圖籙没有差錯。帝位所歸，吉祥的符瑞全都應證。因此周正、殷正、夏正相互爲用，金木水火土的運行相生相克，前朝治國之道消逝，中原的政權四分五裂，亂世流離失所的百姓，不知停在何處，失去的政權難以追尋。我在風雨雷電中，縱横馳騁，浸沐在寒霜晨露中，不斷征伐，近三十年。糾合諸侯結盟，輔翼擁戴唐室。哪裏有山就在哪裏伐木，不怕手足生繭；拂袖揮動干戈，没有時間睡眠休息。直到得到上天的贊輔，懂得唐室的國運不能振興，輔佐天子計謀不能實現，空有事奉朝廷的禮儀。唐朝君主知道茂盛的草木已經枯竭，國運命數有終結的時候，放棄帝位有如丢棄物品，推讓寶劍綬帶授給我。我怕仁德不够，不能繼承，保持謙讓，誠實恭敬，在南河迴避大命，在潁水眷念清風。而各路諸侯，滿朝百官，東西南北的人民，頭髮花白的僧道，都説我功蓋天下，德澤使幽深之處的人民都得到好處，應該順應天時，使家變爲國。我拒絶衆人，至於多次。衆人又説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政已經齊備，繁忙的政務難以曠廢。我勉强遵從美典，端正大名，報告天地神靈，建立宗廟社稷。

顧惟凉德，曷副樂推，栗若履冰，懍如馭朽。金行啓祚，玉曆建元，方弘經始之規，宜布惟新之令。可改唐天祐四年爲開平元年，國號大梁。《書》載虞賓，斯爲令範；《詩》稱周客，蓋有明文。是用先封，以禮後嗣，宜以曹州濟陰之邑奉唐主，封爲濟陰王。凡曰軌儀，并遵故實。姬庭多士，比是殷臣；楚國群材，終爲晋用。歷觀前載，自有通規，但遵故事之文，勿替在

想到我積德不厚，與大家喜悦的推舉哪能相稱。我戰栗恐懼，如履薄冰，如馭朽索。五行屬金，開基爲帝，曆書改元，正要弘大開始經營的規模，應該宣布革新的政令。可改唐天祐四年爲開平元年，國號大梁。《書經》記載堯女嫁舜，這是美好的典範；《詩經》稱周朝客人，有明白無誤的文字。因此先行分封，來禮遇唐朝天子的後人，應以曹州濟陰縣尊奉唐主，封爲濟陰王。凡是各種規矩儀式，一并照舊。周朝的百官，許多都是殷代的大臣，楚國許多有才能的人，終於爲晋國所用。一一觀看前人記

公之效。應是唐朝中外文武舊臣，見任前資官爵，一切仍舊。凡百有位，無易厥章，陳力濟時，盡瘁事我。古者興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勛有異庶方，沾慶澤所宜加等。故豐沛著啓祚之美，穰鄧有建都之榮，用壯鴻基，且旌故里，爰遵令典，先示殊恩。宜升汴州爲開封府，建名東都。其東都改爲西都，仍廢京兆府爲雍州佑國軍節度使。

是日大酺，賞賜有差。宋州刺史王皋進兩歧麥，陳州袁象先進白兔一，付史館編録，兼示百官。詔在京百司及諸軍州縣印一例鑄换，其篆文則各如舊。辛未，武安軍節度使馬殷進封楚王。以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翔與帷幄之謀，故首擢焉。追尊四代廟號：高祖嬀州府君上謚曰宣元皇帝，廟號肅祖，太廟第一室，陵號興極陵；祖妣高平縣君范氏追謚宣僖皇后。皇曾祖宣惠王上謚曰光獻皇帝，廟號敬祖，第二室，陵號永安；祖妣秦國夫人楊氏追謚光孝皇后。皇祖武元王上謚曰昭武皇帝，廟號憲祖，第三室，陵號光天；祖妣吴國夫人劉氏追謚昭懿皇后。皇考文明王上謚曰文穆皇帝，廟號烈祖，第四室，陵號咸寧；皇妣晋國太夫人王氏追謚文惠皇后。以宣武節度副使皇子友文爲開封尹，判建昌院事。友文，本康氏子也，帝養以爲子。

是月，制宫殿門及都門名額：正殿爲崇元殿，東殿爲玄德殿，内殿爲金祥殿，萬歲堂爲萬歲殿，門如殿名。帝自謂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獻鸚鵡，諸州相繼上白烏、白兔洎白蓮之合蒂者，以爲金行應運之兆，故名

載，自有共同的規矩，衹求遵循故事，不要停止在朝效力。所有唐朝内外文武舊臣，現任的與前資的官爵，一切仍舊。凡是各種有職位的人，出力救時，竭盡勞苦爲我辦事。古代王業興起的地方，接受天命的邦國，擁有的功勛不同於其他各地，分享的恩澤應該加等。因此豐沛有開啓帝王事業的美譽，穰鄧有建都的光榮，用以壯大帝王基業，表彰故鄉，遵從美典，先頒示特殊的恩賞。應當升汴州爲開封府，建名號爲東都。原來的東都改名西都，并廢京兆府爲雍州佑國軍節度使。

這天大聚會宴飲，按等賞賜。宋州刺史王皋進獻雙穗麥，陳州袁象先進獻一隻白兔，交付史館記録，并向百官傳示。下詔在京城的官府及各軍州縣一概鑄造掉换官印，篆文各自如舊。辛未，武安軍節度使馬殷晋封爲楚王。以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敬翔參與内部謀劃，故首先升擢。追尊四代祖先廟號：高祖嬀州府君上謚號叫宣元皇帝，廟號叫肅祖，在太廟第一室，陵號叫興極陵；高祖母高平縣君范氏追謚爲宣僖皇后。皇曾祖宣惠王上謚號叫光獻皇帝，廟號叫敬祖，在第二室，陵號叫永安；曾祖母秦國夫人楊氏追謚光孝皇后。皇祖武元王上謚號叫昭武皇帝，廟號叫憲祖，在第三室，陵號叫光天；祖母吴國夫人劉氏追謚昭懿皇后。皇考文明王上謚號叫文穆皇帝，廟號叫烈祖，在第四室，陵號叫咸寧；母晋國太夫人王氏追謚文惠皇后。以宣武節度副使皇子朱友文爲開封尹，判建昌院事。朱友文，本是康家的兒子，太祖收他作養子。

這月，制定宫殿門及都門名額：正殿是崇元殿，東殿是玄德殿，内殿是金祥殿，萬歲堂爲萬歲殿，門叫萬歲門。帝自認爲以金德爲王，又因福建上獻鸚鵡，各州一個接一個上獻白烏、白兔及并蒂白蓮，認爲是五行中的金行應運的徵兆，因此稱内殿爲金祥殿。以皇宫正門爲元化門，皇

殿曰金祥。以大内正門爲元化門，皇墻南門爲建國門，滴漏門爲啓運門，下馬門爲升龍門，玄德殿前門爲崇明門，正殿東門爲金烏門，西門爲玉兔門，正衙東門爲崇禮門，東偏門爲銀臺門，宴堂門爲德陽門，天王門爲賓天門，皇墻東門爲寬仁門，浚儀門爲厚載門，皇墻西門爲神獸門，望京門爲金鳳門，宋門爲觀化門，尉氏門爲高明門，鄭門爲開明門，梁門爲乾象門，酸棗門爲興和門，封丘門爲含耀門，曹門爲建陽門。升開封、浚儀爲赤縣，尉氏、封丘、雍丘、陳留爲畿縣。

墻南門爲建國門，滴漏門爲啓運門，下馬門爲升龍門，玄德殿前門爲崇明門，正殿東門爲金烏門，西門爲玉兔門，正衙東門爲崇禮門，東偏門爲銀臺門，宴堂門爲德陽門，天王門爲賓天門，皇墻東門爲寬仁門，浚儀門爲厚載門，皇墻西門爲神獸門，望京門爲金鳳門，宋門爲觀化門，尉氏門爲高明門，鄭門爲開明門，梁門爲乾象門，酸棗門爲興和門，封丘門爲含耀門，曹門爲建陽門。升開封、浚儀爲赤縣，尉氏、封丘、雍丘、陳留爲畿縣。

五月，以唐朝宰臣張文蔚、楊涉并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以御史大夫薛貽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帝初受禪，求理尤切，委宰臣搜訪賢良。或有在下位抱負器業久不得伸者，特加擢用。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規救時病者，可陳章疏，當親鑒擇利害施行，然後賞以爵秩。有晦迹丘園不求聞達者，令彼長吏備禮邀致，冀無遺逸之恨。進封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爲魏王，兩浙節度使錢鏐進封吴越王。辛巳，有司奏，以降誕之日爲大明節，休假，前後各一日。壬午，保義軍節度使朱友謙進百官衣二百副。乙酉，立皇兄全昱爲廣王，皇子友文爲博王，友珪爲郢王，友璋爲福王，友雍爲賀王，友徽爲建王。辛卯，以東都舊第爲建昌宫，改判建昌院事爲建昌宫使。初，帝創業之時，以四鎮兵馬倉庫籍繁，因總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改爲宫，蓋重其事也。甲午，詔天下管屬及州縣官名犯廟諱者，各宜改换：城門郎改爲門局郎，茂州改爲汶州，桂州慕化縣改爲歸化縣，潘州茂名縣改爲越裳縣。詔

五月，以唐朝宰相張文蔚、楊涉同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以御史大夫薛貽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太祖剛剛受禪，要求治理好國家的心情尤其迫切，委任宰臣搜訪賢良的人。如果有地位低下長久不能伸展抱負的人，加以特别升擢任用。有懂得政治得失希望挽救時病的人，可以陳奏章疏，當親自鑒别選擇而後施行，然後賞給官爵秩禄。有隱居山林不求出名顯達的人，令那裏的長吏準備禮物邀請來，希望天下没有棄置不用的人才的遺憾。晋封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爲魏王，兩浙節度使錢鏐晋封爲吴越王。辛巳，官府奏，以太祖生日爲大明節，休假，前後各一天。壬午，保義軍節度使朱友謙進獻百官衣二百副。乙酉，立皇兄朱全昱爲廣王，皇子朱友文爲博王，朱友珪爲郢王，朱友璋爲福王，朱友雍爲賀王，朱友徽爲建王。辛卯，以東都舊府宅爲建昌宫，改判建昌院事爲建昌宫使。當初，太祖創業的時候，因四鎮兵馬倉庫簿籍繁雜，於是設置建昌院統管此事，到這時改爲宫，是因爲重視此事。甲午，詔令天下管理隸屬及州縣官的名字有犯廟諱的，各自應該改名：城門郎改爲門局郎，茂州改爲汶州，桂州慕化縣改爲歸化縣，潘州茂名縣改爲越裳縣。詔樞密院官改爲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爲院使。改文思院爲乾文院，同和院改爲佐鑾院。以西都水北府宅爲大昌宫，廢雍州

樞密院宜改爲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爲院使。改文思院爲乾文院，同和院改爲佐鸞院。以西都水北宅爲大昌宫，廢雍州太清宫，改西都太微宫、亳州太清宫皆爲觀，諸州紫極宫皆爲老君廟。泉州僧智宣自西域回，進辟支佛骨及梵夾經律。丙申，御玄德殿，宴犒諸軍使劉捍、符道昭已下，賜物有差。

是月，青州、許州、定州三鎮節度使請開内宴，各賜方物。以青州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平章事。帝以建有文武材，且詳於稼穡利害，軍旅之事、籌度經費，欲盡詢焉，恩澤特異，於時罕有比者，隨拜爲上相，賜賚甚厚。宿州刺史王儒進白兔一。濮州刺史圖嘉禾瑞麥以進。廣州進奇寶名藥，品類甚多。河南尹張全義進開平元年已前羨餘錢十萬貫、紬六千匹、綿三十萬兩，仍請每年上供定額，每歲貢絹三萬匹，以爲常式。荆南高季昌進瑞橘數十顆，質狀百味，倍勝常貢。且橘當冬熟，今方仲夏，時人咸異其事，因稱爲瑞。

六月，幸乾元院，宴召宰臣、學士及諸道入貢陪臣。己亥，帝御崇元殿，内出追尊四廟上謚號玉册寶共八副，宰臣文武百官儀仗鼓吹導引至太廟行事。癸卯，司天監奏："日辰内有'戊'字，請改爲'武'。"從之。癸亥，詔以前朝官僚，譴逐南荒，積年未經昭雪，其間有懷抱材器爲時所嫉者，深負冤抑。仍令録其名姓，盡復官資，兼告諭諸道，令津致赴闕。如已亡没，并許歸葬，以明恩蕩。以西都徽安門北路逼近大内宫垣，兼非民便，令移自榆林直趣端門之南。改耀州報恩禪院爲興國寺。馬殷奏破淮寇。静海軍節度使曲裕卒。

太清宫，西都太微宫、亳州太清宫都改爲觀，各州紫極宫都改爲老君廟。泉州僧智宣從西域回來，進獻辟支佛骨及梵夾經律。丙申，來到玄德殿，宴請犒賞各軍使劉捍、符道昭以下，按等賜物。

這月，青州、許州、定州三鎮節度使請求開設内宴，各賜地方特産。以青州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平章事。太祖因韓建文武雙全，并且懂得農業利害、軍旅事務、籌劃經費，想詳盡詢問，故恩澤特别不同，當時人少有能比得上他的，隨即拜爲上相，賞賜很豐厚。宿州刺史王儒進獻一隻白兔。濮州刺史把稀有的稻禾和吉祥的麥苗畫成圖來進獻。廣州進獻奇寶名藥，品種很多。河南尹張全義進獻開平元年以前盈餘賦税錢十萬貫、紬六千匹、綿三十萬兩，并請求每年上供定額，每年進貢絹三萬匹，作爲固定的標準。荆南高季昌進獻吉祥的橘子幾十顆，形狀味道超過平時貢橘幾倍。并且橘子應在冬天成熟，現今正是五月，當時的人對此事都感到驚異，因而稱爲祥瑞。

六月，太祖到乾元院，宴請宰臣、學士及各道入貢陪臣。己亥，太祖到崇元殿，宫内取出追尊四廟上謚號的玉册寶共八副，宰臣文武百官在儀仗鼓吹引導下到太廟行禮。癸卯，司天監奏："日辰内有'戊'字，請改爲'武'。"太祖聽從了。癸亥，下詔前朝官僚責罰貶逐到南方荒蕪的地方，多年未曾昭雪，其中有懷抱才能被時人嫉恨的人，蒙受很深的冤屈。於是下令登記他們的姓名，全部恢復官位俸禄，同時通告曉諭各道，令資助他們赴京。如已死去，全部允許回鄉安葬，以表明皇恩浩蕩。因爲西都徽安門北的道路離大内宫墻太近，又讓老百姓很不方便，所以下令把它移到榆林端門之南。改耀州報恩禪院爲興國寺。馬殷上奏攻破淮寇。静海軍節度使曲裕去世。

七月丙申，以静海軍行營司馬權知留後曲顥起復爲安南都護，充節度使。己亥，追尊皇妣爲皇太后。

八月，以潞州軍前屯師旅，壁壘未收，乃别議戎帥，於是以亳州刺史李思安充潞州行營都統。敕："朝廷之儀，封册爲重，用報勛烈，以隆恩榮，固合親臨，式光典禮。舊章久缺，自我復行。今後每封册大臣，宜令有司備臨軒之禮。"甲子平明前，老人星見於南極。壬申，密州進嘉禾，又有合歡榆樹，并圖形以獻。是月，隰州奏，大寧縣至固鎮上下二百里，今月八日，黄河清，至十月如故。

九月辛丑，西京大内放出兩宫内人及前朝宫人，任其所適。敕："以近年文武官諸道奉使，皆於所在分外停住，逾年涉歲，未聞歸闕。非唯勞費州郡，抑且侮慢國經。臣節既虧，憲章安在？自今後兩浙、福建、廣州、安南、邕、容等道，使到發許住一月，湖南、洪、鄂、黔、桂許住二十日，荆、襄、同、雍、鎮、定、青、滄許住十日，其餘側近不過三五日。凡往來道路，據遠近里數，日行兩驛。如遇疾患及江河阻隔，委所在長吏具事由奏聞。如或有違，當行朝典，命御史點檢糾察，以儆慢官。"魏博羅紹威二男廷望、廷矩，年在幼稚，皆有材器，帝以其藩屏勛臣之胄，宜受非次之用，皆擢爲郎。恩命既行之後，二子亦就班列。紹威乃上章，以齒幼未任公事，乞免主印、宿直。從之。浙西奏，道門威儀鄭章、道士夏隱言，焚修精志，妙達希夷，推諸輩流，實有道業。鄭章宜賜號貞一大師，仍名玄章；隱言賜紫衣。

七月丙申，將静海軍行營司馬權知留後曲顥重新起用爲安南都護，充節度使。己亥，追尊皇帝母親爲皇太后。

八月，因潞州以前屯駐的軍隊，未能拆除壁壘，於是討論另選軍隊統帥，以亳州刺史李思安充當潞州行營都統。下詔："朝廷禮儀，很看重封册大臣，那是用來報答功勛，尊寵恩榮，固然應該親自到達，爲典禮增光。原有典章已殘缺很久了，從我開始恢復執行。今後每次册封大臣，應令官府準備皇帝殿前接見的禮儀。"甲子天明前，南極出現老人星。壬申，密州進獻稀有的稻禾，又有合歡榆樹，一起畫成圖進獻。這個月，隰州上奏，從大寧縣到固鎮上下二百里，本月八日，黄河水變清，至十月纔恢復原貌。

九月辛丑，西京宫内放出兩宫宫女及前朝宫女，任她們嫁人。敕令："因近年文武官員在各道奉命出使，都在所在地分外停留居住，一年兩年，都未回京城。不衹州縣勞苦花錢，而且輕侮怠慢國家法制。作臣子的節操已有虧損，國家法律到哪裏去了？從今以後，兩浙、福建、廣州、安南、邕州、容州等道，使臣到達後允許住一個月，湖南、洪州、鄂州、黔州、桂州允許住二十天，荆州、襄州、同州、雍州、鎮州、定州、青州、滄州允許住十天，其餘附近地方不超過三五天。凡往來道路，根據遠近里數，每天走兩個驛站。如遇疾病及江河阻隔，委托所在長吏寫明事由上奏。如果有人違背，應按朝廷典章辦事，命令御史點核檢驗糾察，以儆戒那些怠慢官員。"魏博羅紹威的兩個兒子羅廷望、羅廷矩，年齡很小，都有才能器識，帝因爲他們是藩鎮功臣的後代，應該不按次第進用，都擢升爲郎。皇帝的命令下達以後，兩個兒子也已就職，羅紹威於是上奏章，因年幼不能勝任公事，請求免除主管印綬和在宫裏住宿值班。太祖聽從了。浙西上奏，道門威儀鄭章、道士夏隱言，焚香修煉，志意精誠，精妙通達，空虚寂静，比起同一流人，確實是有道業的。鄭章應賜號貞一大師，并名玄章；夏隱言賜紫衣。

十月，帝以用軍，未暇西幸，文武百官等久居東京，漸及疑訝，令就便各許歸安，只留韓建、薛貽矩，翰林學士張策、韋郊、杜曉，中書舍人封舜卿、張衮并左右御史、司天監、宗正寺，兼要當諸司節級外，其宰臣張文蔚已下文武百官，并先於西京祗候。庚午，大明節，内外臣僚各以奇貨良馬上壽。故事，内殿開宴，召釋、道二教對御談論，宣旨罷之。命閤門使以香合賜宰臣佛寺行香。駕幸繁臺講武。癸酉，御史司憲薛廷珪奏請文武百官仍舊朝參。先是，帝欲親征河東，命朝臣先赴雒都，至是緩其期，乃允所奏。宰臣請每月初入閣，望日延英聽政，永爲常式。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進納趙匡凝東第書籍。先是，收復襄、漢，帝閲其圖書，至是命師厚進焉。廣州進獻助軍錢二十萬，又進龍腦、腰帶、珍珠枕、玳瑁、香藥等。

十一月壬寅，帝以征討未罷，調補爲先，遂命盡赦逃亡背役髡黥之人，各許歸鄉里。廣州進龍形通犀腰帶、金托裹含棱玳瑁器百餘副，香藥珍巧甚多。廣南管内獲白鹿，并圖形來獻，耳有兩缺。按《符瑞圖》，鹿壽千歲變白，耳一缺。今驗此鹿耳有二缺，其獸與色皆應金行，實表嘉瑞。

十二月辛亥，詔曰："潞寇未平，王師在野。攻戰之勢，難緩於寇圍；飛輓之勤，實勞於人力。永言輟耒，深用軫懷。宜令長吏，丁寧布告，期以兵罷之日，給復賦租。"於是人户聞之，皆忘其倦。詔故荆南節度使、守中書令、上谷王周汭贈太師，故武昌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杜洪贈太傅。先是，鄂渚再爲淮夷所

十月，太祖因用兵打仗，没有時間到西京，文武百官等人長久居住東京，漸漸産生懷疑，命令就便各許回家休息，祇留韓建、薛貽矩，翰林學士張策、韋郊、杜曉，中書舍人封舜卿、張衮和左右御史、司天監、宗正寺，加上重要各司的節級以外，宰臣張文蔚以下文武百官，一起先到西京恭候。庚午，大明節，朝廷内外臣僚各自都以奇貨良馬上進祝壽。按舊例，内殿舉行宴會，召和尚、道士同皇帝談話，宣布旨意停止。命閤門使以香盒賜給宰臣在佛寺燒香。皇帝到繁臺觀看演習。癸酉，御史司憲薛廷珪上奏，請求文武百官仍舊朝見參拜皇帝。在這以前，太祖想親自征討河東，命令朝中大臣先到雒都，到這時緩期征討，纔允許了這一奏請。宰臣請求每月月初入閣，十五日在延英殿治理國事，永遠作爲固定法式。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進納趙匡凝東宅書籍。在這以前，收復了襄、漢，太祖查看他們的圖書，到這時命楊師厚進納。廣州進獻助軍錢二十萬，又進獻龍腦、腰帶、珍珠枕、玳瑁、香藥等物。

十一月壬寅，太祖因征戰未停，以調動軍隊補充兵源爲頭等大事，於是命令全部赦免逃亡避役受了髡刑黥刑的人，都允許他們回歸故鄉。廣州進獻龍形通犀腰帶、黄金托裹含棱玳瑁器一百多副，香藥珍巧很多。廣南管轄的地方捉獲白鹿，繪成圖畫來進獻，耳朵上有兩個缺口。根據《符瑞圖》，鹿要活千年纔會變白，耳朵有一個缺口。現今檢查這鹿的耳朵有二個缺口，獸名與顔色都與五行中的金相符，確實表明是好徵兆。

十二月辛亥，太祖下詔説："潞州寇賊未平定，朝廷的軍隊還在野外。攻戰的形勢，包圍寇賊很難延緩；運送糧草的辛勤，確實勞累人力。長嘆耕作停止，我深深地表示關切。應該命令各地長吏，反復叮嚀，告知大家，約定在戰争停止時，免除賦租。"於是各家各户聽到詔文，都忘記了疲勞。下詔以死去的荆南節度使、守中書令、上谷王周汭贈太師，死去的武昌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杜洪贈太傅。在這以前，鄂

侵，攻圍甚急，杜洪以兵食將盡，繼來乞師。帝料其隔越大江，難以赴援，兼以荆州據上游，多戰艦，去江夏甚邇，因命周汭舉舟師沿流以救之。汭於是引兵東下，纔及鄂界，遇朗州背盟作亂，乘江陵之虚，縱兵襲破之，俘掠且盡。既而汭士卒知之，皆顧其家，咸無鬥志，遂爲淮寇所敗，將卒潰散，汭忿恚自投於江。汭之本姓犯文穆皇帝廟諱，至是因追贈，以其系出周文，故賜姓周氏。及汭兵敗之後，武昌以重圍經年，糧盡力困，救援不至，訖爲淮寇所陷，載洪以送淮師，遂殺之。此二鎮也，皆以忠貞歿於王事。帝每言諸藩屏翰經綸之業，必首痛汭、洪之薨，至是追贈之，深加軫悼，各以其子孫宗屬録用焉。棣州蒲臺縣百姓王知嚴妹，以亂離并失怙恃，因舉哀追感，自截兩指以祭父母。帝以遺體之重，不合毁傷，言念村閭，何知禮教。自今後所在郡縣，如有截指割股，不用奏聞。是年，諸道多奏軍人百姓割股，青、齊、河朔尤多。帝曰："此若因心，亦足爲孝。但苟免徭役，自殘肌膚，欲以庇身，何能療疾。并宜止絶。"

渚再次被淮夷所侵擾，進攻包圍很緊急，杜洪因兵食將盡，不斷來請求援軍。帝料到爲長江所隔，難以派軍隊去援救，加以荆州占據上游，戰艦很多，離江夏很近，於是命令周汭帶着水軍沿江而下救助。周汭於是帶兵東下，纔到鄂州境界，遇上朗州背棄盟約叛亂，乘江陵空虚，放縱士兵襲擊攻破江陵，俘虜掠奪將盡。不久，周汭的士卒知道這一情況，都顧自己的家，没有鬥志，結果被淮夷打敗，將領士卒潰散，周汭憤恨投長江自殺。周汭本來的姓氏犯文穆皇帝廟諱，到這時追贈，因他是周文後代，故賜姓周氏。到周汭兵敗以後，武昌因整年被重重包圍，糧盡力困，没有救援，最終仍被淮寇攻陷，敵人用船載着杜洪送到淮人軍中，於是被殺。這兩個藩鎮，都以忠貞爲朝廷的事而死。太祖常説各個藩鎮保衛王室處理政事的業績，必定首先爲周汭、杜洪之死而傷痛，到這時追贈官爵，深加哀悼，分别録用他們的子孫親屬。棣州蒲臺縣百姓王知嚴的妹妹，因亂離喪失父母，於是哀悼，追念親人，自己截下兩指來祭父母。太祖認爲手指爲父母所生，不應毁傷，但想到鄉村里閭，哪懂得禮教，於是命令從今以後所在郡縣，如果有人截手指割腿上的肉，不用再上奏。這年各道多奏軍人百姓割腿上的肉，青州、齊州、河朔尤其多。太祖説："這如果出自真心，也算得上是孝道。衹是爲逃避徭役，自己殘害自己的身體，想用來庇護自己，哪能治療疾病。這一切應該嚴禁。"

舊五代史卷四(梁書四)

本紀第四

太祖紀(第四)

開平二年正月癸酉，帝御金祥殿，受宰臣文武百官及諸藩屏陪臣稱賀。諸道貢舉一百五十七人，見于崇元門。幽州劉守光進海東鷹鶻、蕃馬、氈罽、方物。

開平二年正月癸酉，太祖到金祥殿，接受宰臣文武百官以及各附屬國臣子的朝賀。各道貢舉一百五十七人，在崇元門引見。幽州劉守光進獻海東鷹鶻、蕃馬、毛織物品、地方特産。

二月。自去冬少雪，春深農事方興，久無時雨，兼慮有災疾，帝深軫下民，遂命庶官遍祀於群望，掩瘞暴露，令近鎮案古法以禳祈，旬日乃雨。帝以上黨未收，因議撫巡，便往西都赴郊禋之禮。乃下令曉告中外，取三月一日離東京，以宰臣韓建權判建昌宫事，兵部侍郎姚洎爲鹵簿使，開封尹、博王友文爲東都留守。

二月。由於從去年冬以來少雪，晚春方纔開始耕作，很久没有及時下雨，加之擔心疾疫爲災，太祖痛憐百姓，於是命令百官祭祀各個山川，掩埋暴露的尸骨，命令近處各鎮依照古代的方法祈禱，十天後就下了雨。太祖鑒於上黨還未收復，因而擬議前往巡視安撫，順便去西都參加郊禋祭祀。於是下令明告朝廷内外，定於三月一日這天離開東京，以宰臣韓建權判建昌宫事，兵部侍郎姚洎爲鹵簿使，開封尹、博王朱友文爲東都留守。

三月壬申，帝親統六軍，巡幸澤、潞。是日寅時，車駕西幸，宰臣并要切司局皆扈從，晚次中牟。下詔，以去年六月後，昭義行營陣殁都將吏卒死于王事，追念忠赤，乃録其名氏，各下本軍，令給養妻孥，三年内官給糧賜。丁丑，幸澤州。辛巳，以同州節度使劉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壬午，宴扈駕群臣并勞知俊，賜以金帶、戰袍、寶劍、茶藥。甲申，登東北隅逍遥樓蒐閲騎乘，旌甲滿野。丙申，招討使劉知俊上章請車駕還東京，蓋小郡湫隘，非久駐蹕之

三月壬申，太祖親自率領軍隊，巡視澤、潞二州。當天寅時，皇帝西行，宰臣和重要官司官員都隨行護駕，晚上住在中牟。頒發詔令，對去年六月以後，在昭義行營陣亡的大將官吏士卒，緬懷他們的赤膽忠心，記録他們的姓名，下發到他們各自所屬的軍隊，命令軍隊供養他們的妻子兒女，三年内由官府供給糧食。丁丑，太祖到澤州。辛巳，以同州節度使劉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壬午，設宴慰勞隨從護駕的衆臣和劉知俊，賜給金帶、戰袍、寶劍、茶藥。甲申，皇帝登上東北角的逍遥樓檢閲軍隊，遍野都是旌旗鎧甲。丙申，招討使劉知俊上書請求太祖返回東京，因爲澤州是小郡，低窪狹小，不是皇帝長久停留的

所。達覽，帝俞其請。以鴻臚卿李嵸唐室宗屬，封萊國公，爲二王後。有司奏："萊國公李嵸合留三廟，於西都選地位建立廟宇，以備四仲祀祭，命度支供給，以遵彝典。"

四月，以吏部侍郎于兢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以翰林奉旨學士張策爲刑部侍郎、平章事。時帝在澤州，拜二相於行在。四月丙午，車駕離澤州。丁未，駐蹕於懷州，宴宰臣文武百官。辛亥，至鄭州。壬子，幸東京。丙寅，車駕幸繁臺觀稼。鄢陵居人程震以兩岐麥穗并畫圖來進。甲寅，淮寇侵軼潭、岳邊境，欲援朗州，以戰艦百餘艘揚帆西上，泊鼎口。湖南馬殷遣水軍都將黄璠率樓船遮擊之，賊衆沿流宵遁，追至鹿角鎮。詔以户部尚書致仕裴迪復爲右僕射。迪敏事慎言，達吏治，明籌算。帝初建節旄於夷門，迪一謁見如故知，乃辟爲從事。自是之後，歷三十年，委四鎮租賦、兵籍、帑廪、官吏、獄訟、賞罰、經費、運漕，事無巨細，皆得專之。帝每出師，即知軍州事，逮于二紀，不出梁之闤閎，甚有裨贊之道。禪代之歲，命爲太常卿，屬年已耆耄，視聽昏塞，不任朝謁，遂請老，許之。期月復起，師長庶官焉。

五月丁丑，王師圍潞州將及二年，李進通危在旦夕，不俟攻擊，當自降。太原李存勗以厚幣誘結北蕃諸部，并其境内丁壯，悉驅南征決戰，以救上黨之急。部落帳族，馳馬勵兵，數路齊進，於銅鞮樹寨，旗壘相望。王師敗於潞州。己丑，令下諸州，去年有蝗蟲下子處，蓋前冬無雪，至今春亢陽，致爲災沴，實傷隴畝。必慮今秋重困稼穡，自知多在荒

地方。太祖接到奏章後，同意了他的請求。因鴻臚卿李嵸爲唐王室宗族，封爲萊國公，爲二王的後代。有關官員上奏："萊國公李嵸應留在三廟，在西都選地修建廟宇，以備四季祭祀，命令度支使供給錢物，以便遵循祭祀之禮。"

四月，以吏部侍郎于兢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以翰林奉旨學士張策爲刑部侍郎、平章事。當時太祖在澤州，在皇帝臨時住所拜任二相。四月丙午，太祖離開澤州。丁未，住在懷州，宴請宰臣及文武百官。辛亥，到達鄭州。壬子，到達東京。丙寅，太祖到繁臺視察莊稼。鄢陵家居的人程震用雙穗的小麥及其圖進獻。甲寅，淮寇侵犯潭、岳二州邊境，想要救援朗州寇賊，以一百多艘戰船揚帆向西航行，停在鼎口。湖南馬殷派遣水軍都將黄璠統率戰船攔擊賊軍，賊軍順水乘夜逃跑，追擊賊軍到鹿角鎮。詔令以户部尚書辭官居家的裴迪再次出任右僕射。裴迪辦事機敏，言語謹慎，通曉爲官之道，精於謀劃。當初太祖在夷門樹立旗幟，裴迪與太祖一見如故，太祖就任命裴迪爲從事。從此以後，歷時三十年，太祖委托他管理四鎮租賦、兵籍、錢庫、官吏、獄訟、賞罰、經費、運輸，事情無論大小，裴迪都可獨自處置。太祖每次出兵，裴迪就主持各軍州的事務，長達二十四年，不出梁的都城，很有輔佐的辦法。太祖登位那年，任命裴迪爲太常卿，當時他年事已高，眼花耳聾，不能上朝，於是告老歸家，太祖允許了。一個月後又起用他做官，是要以他爲百官的榜樣。

五月丁丑，太祖的軍隊圍困潞州已快二年，李進通危在旦夕，不等進攻他，就會自己投降。太原李存勗用重金引誘勾結北方外族各部和太原境内的壯年男子，一齊驅馬南征決戰，以便解救上黨的危急。各個部落帳族，戰馬奔馳，士兵振奮，幾路軍隊一齊挺進，在銅鞮安營扎寨，戰旗營壘相映。皇帝的軍隊在潞州被打敗。己丑，下令各州，去年蝗蟲産子的地方，是因爲前年冬天没有下雪，到今年春天陽氣過盛，以致形成災害，實在危害農田。各州務必考慮到今年秋天蝗

陂榛蕪之内，所在長吏各須分配地界，精加翦撲，以絶根本。壬辰夜，火星犯月，太史奏，災合在荆楚。乃令設武備，寬刑罰，恤人禁暴以禳之。軍前行營都將康懷英、孫海金以下主將四十三人，於右銀臺門進狀待罪。帝以去年發軍之日不利，有違兵法，并釋放，兼各賜分物酒食勞問。制：義昌軍節度使劉守文加中書令，封大彭王；盧龍軍節度使劉守光封河間郡王；許州節度使馮行襲封長樂王。是月癸未，淮賊寇荆州石首縣，襄陽舉舟師沿瀺港襲敗之。

災重新危害農作，要懂得蝗蟲産子大多在草木叢生的荒山之中，所在各地的官吏必須各自分管地域界限，認真剪除雜草，以便從根本上杜絶蝗災。壬辰晚上，火星觸犯月亮，太史上奏説，災害當在荆楚一帶發生。於是下令設置軍事裝備，放寬刑罰，周濟百姓，防止强暴，以便消災。軍前行營都將康懷英、孫海金以下的主將四十三人，在右銀臺門上奏狀等待治罪。太祖考慮到由於去年出兵那天形勢不利，違反用兵之法，全部釋放了他們，又分别賞賜物品酒食慰勞他們。下制説：義昌軍節度使劉守文加中書令，封大彭王；盧龍軍節度使劉守光封河間郡王；許州節度使馮行襲封長樂王。這月癸未，淮賊侵犯荆州石首縣，襄陽人出動戰船軍隊沿着瀺港襲擊并打敗了他們。

六月辛亥，以亢陽，慮時政之闕，乃詔曰："邇者下民喪禮，法吏舞文，銓衡既失於選求，州鎮又無其舉剌，風俗未厚，獄訟實繁，職此之由，上遭天譴。"至是，决遣囚徒及戒勵中外。丙寅，月犯角宿，帝以其分野在兖州，乃令長吏治戎事，設武備，省獄訟，恤疲病，祈福禳災，以順天戒。丙辰，邠、岐來寇，雍西編户困于逃避，且芟害禾稼，結營自固。逾月，同州劉知俊領所部兵擊退，襲至幕谷，大破之，俘斬千計，收其器甲，宋文通僅以身免。詔曰："敦尚儉素，抑有前聞，斥去浮華，期臻至理。如聞近日貢奉，競務奢淫，或奇巧蕩心，或雕鎸溢目，徒殫資用，有費工庸。此後應諸道進獻，不得以金寶裝飾戈甲劍戟，至於鞍勒，不用塗金及雕刻龍鳳。如有此色，所司不得引進。"邕州奏，鎮鄉山僧法通、道璘有道行，各賜紫衣。是月壬戌，岳州爲淮賊所據，帝以此郡五嶺、三湘水陸會合之地，委輸商賈，靡不由斯，遂令荆、湘、湖南、

六月辛亥，由於陽氣太盛，太祖憂慮當時的政治措施有不當的地方，於是頒發詔書説："近來百姓喪失禮義，執法官吏舞文弄法，執掌銓選的官吏既没有盡到選求人才的責任，各州鎮又不能推薦人才，民間風俗不淳，獄訟繁多，由於這些原因，纔遭到老天的譴責。"到這時，判决遣散囚徒并告誡勸勉天下。丙寅，月亮侵犯角宿，太祖考慮到與角宿相應的地域在兖州，於是命令兖州官吏整治軍事，陳設武裝，减少獄訟，周濟疲病的百姓，求福消災，以便順從老天的警戒。丙辰，邠州、岐州入寇，雍西編入户籍的平民苦於逃難，衹好割掉還未成熟的莊稼，扎起營寨自我固守。過了一個月，同州劉知俊率領所屬軍隊擊退賊兵，突襲到幕谷，大敗賊軍，俘虜殺死上千人，收繳了他們的武器，宋文通僅得以保住性命。太祖頒發詔書説："崇尚節儉樸素，或者以前已聽説過，排斥輕浮華艷，期望達到最完美的治理。如聽説近來貢奉的物品，争着追求奢侈淫佚，有的以奇巧蕩人心胸，有的以雕琢充斥眼目，白白耗盡錢物，浪費工力。從此以後所有各路進獻的物品，不得用金銀珠寶裝飾戈甲劍戟等兵器，至於馬鞍、馬絡頭，不須塗金以及雕龍刻鳳。如果有這一類的物品，主管官吏不得推舉進獻。"邕州上書説，鎮鄉山和尚法通、道璘有道

北舉舟師同力致討。王師集，淮夷毀壁焚郛郭而遁。

行，分别賜給紫衣。這月壬戌，岳州被淮賊占據，太祖鑒於岳州的五嶺、三湘爲水陸會合的地方，輸送貨物的商人，無不由此，於是命令荆、湘、湖南、湖北等地出動戰船共同討伐賊軍。太祖的軍隊集結後，淮賊毀墻燒城逃跑了。

秋七月甲戌，大霖雨，陂澤泛溢，頗傷稼穡，帝幸右天武軍河亭觀水。幸高僧臺閲禁衛六軍。詔曰："車服以庸，古之制也；貴賤無别，罪莫大焉。應内外將相，許以銀飾鞍勒，其刺史都將内諸司使以降，祇許用銅，冀定尊卑，永爲條制。仍令執法官糾察之。"癸巳，以禪代已來，思求賢哲，乃下令搜訪牢籠之，期以好爵，待以優榮，各隨其材，咸使登用。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搜訪，每得其人，則疏姓名以聞。如在下位不能自振者，有司薦導之；如任使後顯立功勞，别加遷陟。敕禁屠宰兩月。甲午，以高明門外繁臺爲講武臺。是臺西漢梁孝王之時，嘗按歌閲樂於此，當時因名曰吹臺。其後有繁氏居於其側，里人乃以姓呼之，時代綿寢，雖官吏亦從俗焉。帝每登眺，蒐乘訓戎，宰臣以是事奏而名之。

秋天七月甲戌，大雨久下不停，河池泛濫成災，毁壞很多莊稼，皇帝到右天武軍河亭察看水情。太祖到高僧臺檢閲禁衛六軍。下詔説："以車子和服飾顯示功用，是古代的制度；高貴和低賤没有區别，没有比這個更大的罪了。朝廷内外的將相，准許用銀子裝飾馬鞍、馬絡頭，所屬刺史都將内各司使以下，祇准用銅，希望定下尊卑，作爲永久性的制度。并命令執法的官吏糾察此事。"癸巳，由於太祖登位以來，渴求德才兼備之士，於是下令尋訪，進行籠絡，以誘人的爵禄相許，以優厚的榮譽相待，依照他們各自的才能，使他們都得到重用。命令所在地方的官吏，切實加緊尋訪，每每得到這樣的人才，就録下姓名上報朝廷。如果這樣的人才地位低下不能自振聲名，官吏應推薦引導；如果任命使用後立下顯著功勞，就特别加以提升。命令禁止屠宰牲口兩個月。甲午，以高明門外的繁臺作爲講武臺。這個臺在西漢梁孝王的時候，曾在此研習歌舞音樂，因此當時名叫吹臺。那之後有姓繁氏的人居住在旁邊，於是鄉里人用繁氏的姓稱它爲繁臺，時代延續，即使官吏們也從俗這樣稱它。太祖每次登臺眺望，檢閲軍隊，宰臣們都以此事上奏并爲此臺取名。

八月辛亥，敕應有暴露骸骨，各委差人埋瘞。兩浙錢鏐奏，請重鑄换諸州新印。詔禁戢諸軍節級兵士及供奉官受旨殿直以下各修禮敬。甲寅，太史奏，壽星見於南方。兩浙錢鏐奏，改管内紫極宫爲真聖觀，改臨安縣廣義鄉爲衣錦鄉。甲子夜，東方有大流星，光明燭地，有聲如裂帛。廣州上言，白龍見，圖形以進。

八月辛亥，命令凡有暴露在野外的尸骨，各地派人埋掉。兩浙錢鏐上書，請求重新鑄造更换各州的新印。下詔禁止各軍節級兵士和受旨殿直以下的供奉官相互講究禮尚往來。甲寅，太史上書説，壽星在南方出現。兩浙錢鏐上書，改管轄區域内的紫極宫爲真聖觀，改臨安縣廣義鄉爲衣錦鄉。甲子晚上，東方出現大流星，光照大地，聲音如同撕破綢子。廣州上奏白龍出現，并繪成圖進獻。

九月丙子，太原軍出陰地關南牧，寇掠郡縣，晋、絳有備。帝慮諸

九月丙子，太原賊軍從陰地關向南征戰，進犯掠奪一些郡縣，晋、絳二州有所防備。太祖擔

將玩寇，乃下詔親議巡幸，命有司備行。丁丑，翠華西狩，宰臣、翰林學士、崇政院使、金吾仗及諸司要切官皆扈從，餘文武百官并在東京。壬午，達雒陽。帝御文思殿受朝參，許、汝、孟、懷牧守來朝，澤州刺史劉重霸面陳破敵之策。癸未，西幸，宿新安。丙戌，至陝州駐蹕，蒲、雍、同、華牧守皆進鎧甲、騎馬、戈戟、食味、方物。幽州都將康君紹等十人自蕃賊寨内來投，又幽州騎將高彦章八十人騎先在并州，乃於晋州軍前來降。至是到行在，皆賜分物衣服，放歸本道，以示懷服。丁亥，至陝州，賜宴扈從官。戊子，延州賊軍寇上平關，又太原軍攻平陽，烽火羽書，晝夜繼至。乙丑，六軍統軍牛存節、黄文靖各領所部將士赴行在。甲午，太原步騎數萬攻逼晋、絳，逾旬不克，知大軍至，乃自焚其寨，至夕而遁。福州貢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藥、奇品、海味，色類良多，價累千萬。

十月己亥，上在陝。兩浙節度使奏，於常州東州鎮殺淮賊萬餘人，獲戰船一百二隻。以行營左廂步軍指揮使賀瓌爲左龍虎統軍，以左天武軍夾馬指揮使尹皓爲輝州刺史，以右天武都頭韓瑭爲神捷指揮使，左天武第三都頭胡賞爲右神捷指揮使，仍賜帛有差，以解晋州圍之功也。以尹皓部下五百人爲神捷軍。乙巳，御内殿，宴宰臣扈從官共四十五人。丙午，御毬場殿，宣夾馬都指揮使尹皓、韓瑭以下將士五百人，賜酒食。庚戌，至西都，御文思殿。辛亥，宰臣百僚起居於殿前，遂宣赴内宴，賜方物有差。丁巳，至東都。己未，大明節，諸道節度刺史各進獻鞍馬、銀器、綾

心各地將領輕視寇賊，於是下詔親自巡視，命令有關官員準備行裝。丁丑，太祖的車馬向西巡視，宰臣、翰林學士、崇政院使、金吾仗和各司重要官吏都隨行護駕，其餘文武官吏都留在東京。壬午，到達雒陽。太祖到文思殿接受朝拜，許、汝、孟、懷四州長官前來朝見，澤州刺史劉重霸向太祖面陳破敵策略。癸未，向西巡視，住在新安。丙戌，到陝州停留，蒲、雍、同、華四州長官都進獻了鎧甲、馬匹、戈戟、食品、地方特産。幽州都將康君紹等十人從蕃賊寨中前來投奔，還有幽州騎將高彦章等八十人馬先在并州，於是從晋州軍隊前來投降。這時到達太祖的臨時住地，都賜給物品衣物，放他們回到原來的地方，以表示寬待。丁亥，到陝州，宴請隨行官吏。戊子，延州賊軍侵犯上平關，太原的賊軍攻擊平陽，報告戰情的烽火和緊急書信，晝夜不停地傳來。乙丑，六軍統軍牛存節、黄文靖各自率領所屬將士奔赴太祖的臨時住地。甲午，太原賊軍步兵、騎兵幾萬人攻逼晋、絳二州，十多天不能攻克，知道救援大軍到了，於是自己燒毁營寨，到晚上逃跑了。福州進獻玳瑁、琉璃、犀牛角、象牙製品，以及珍玩、香藥、奇品、海味，種類很多，價值千萬。

十月己亥，太祖在陝州。兩浙節度使上書説，在常州東州鎮殺死淮賊一萬多人，繳獲戰船一百零二艘。以行營左廂步軍指揮使賀瓌爲左龍虎統軍，以左天武軍夾馬指揮使尹皓爲輝州刺史，以右天武都頭韓瑭爲神捷指揮使，左天武第三都頭胡賞爲右神捷指揮使，并分别等級賜給綢緞，因爲解救晋州之圍的功勞。以尹皓部下五百人爲神捷軍。乙巳，太祖到内殿，宴請宰臣隨行官吏共四十五人。丙午，太祖到毬場殿，傳宣夾馬都指揮使尹皓、韓瑭以下將士五百人，賜給酒食。庚戌，太祖到西都，住在文思殿。辛亥，宰臣百官在殿前請安，於是傳宣參加内宴，分别等級賞賜地方特産。丁巳，太祖到東都。己未，是大明節，各道節度刺史各自進獻鞍馬、銀器、綢緞祝壽，宰臣百官在相國寺設齋祭祀。壬戌，皇帝到宣和殿，宴請宰臣文武百官。

帛以祝壽，宰臣百官設齋相國寺。壬戌，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

十一月辛未，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以大駕還京故也。庚辰，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出開明門，登高僧臺閲兵。諸道節度使、刺史各進賀冬田器、鞍馬、綾羅等。戊子，賜文武百官帛。乙未，又宴宰臣文武百官於宣和殿。

十二月，立二王三恪。南郊禮儀使狀："伏以《詩》稱有客，《書》載虞賓，實因禪代之初，必行興繼之命。俾之助祭，式表推恩，兼垂恪敬之文，別示優崇之典。徵於歷代，襲用舊章。謹按唐朝以後魏元氏子孫韓國公爲三恪，以周宇文氏子孫爲介國公，隋朝楊氏子孫爲酅國公，爲二王後。今伏以國家受禪，封唐朝子孫李崧爲萊國公。今參詳合以介國公爲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癸丑，獵畋于含耀門外。

開平三年正月戊辰朔，帝御金祥殿，受宰臣、翰林學士稱賀，文武百官拜表於東上閤門。己巳，奉遷太廟四室神主赴西京，太常儀仗鼓吹導引齋車，文武百官奉辭於開明門外。甲戌，發東都，百官扈從，次中牟縣。乙亥，次鄭州。丙子，次汜水縣，河南尹張宗奭、河陽節度使張歸霸并來朝。戊寅，次偃師縣。己卯，備法駕六軍儀仗入西都。是日，御文明殿受朝賀。詔曰："近年以來，風俗未泰，兵革且繁，正月燃燈，廢停已久。今屬創開鴻業，初建洛陽，方在上春，務達陽氣，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開坊市門，一任公私燃燈祈福。"庚寅，親享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是日，降雪盈尺，帝升壇而雪霽。禮畢，御五鳳樓，宣制

十一月辛未，太祖到宣和殿，宴請宰臣文武百官，因爲太祖返回京城的緣故。庚辰，太祖到宣和殿，宴請宰臣文武百官。出開明門，登上高僧臺檢閲軍隊。各道節度使、刺史各自進獻冬季農具、鞍馬、綾羅綢緞等以示祝賀。戊子，賞賜文武百官綢緞。乙未，又在宣和殿宴請文武百官。

十二月，立前代帝王後裔爲王。南郊禮儀使上奏狀説："《詩經》稱'有客有客'，《尚書》載'虞賓在位'，實際上都是因爲在改朝换代之初，必定實行復興承繼的使命。讓他們協助祭祀，以表示推恩於人。同時發布恭敬的文告，特别垂示優待尊重的典禮。根據歷代規矩，沿用舊有章程。謹按唐朝以後魏元氏子孫爲韓國公，以周宇文氏子孫爲介國公，隋朝楊氏子孫爲酅國公，作爲前代帝王的後代。現今因爲國家受禪讓，封唐朝子孫李崧爲萊國公。現今參考歷代典禮，應以介國公、酅國公、萊國公爲前代帝王的後代。"癸丑，在含耀門外狩獵。

開平三年正月戊辰初一，太祖到金祥殿，接受宰臣、翰林學士朝賀，文武百官在東上閤門敬獻表章。己巳，將太廟四室神主遷往西京，太常儀仗鼓吹引導齋車，文武百官在開明門外致辭祝賀。甲戌，太祖從東都出發，百官隨行護駕，在中牟縣停留。乙亥，在鄭州停留。丙子，在汜水縣停留，河南尹張宗奭、河陽節度使張歸霸都前來朝見。戊寅，在偃師縣停留。己卯，準備好太祖的車駕六軍儀仗進入西都。這天，太祖到文明殿接受朝賀。下詔書説："近年以來，風俗未安，戰事繁多，正月燃燈的習俗，已經廢停很久。現今時值開創大業，初建洛陽，正好是正月，須使陽氣暢達，應該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晚上，店鋪開門營業，任隨官家百姓燃燈求福。"庚寅，太祖親自祭祀太廟。辛卯，在天壇祭祀昊天上帝。這天，雪下了一尺多厚，太祖登上天壇而雪停。祭禮結束後，太祖到五鳳樓，發布詔令赦免天下罪人。賞賜南郊行事官禮儀使趙光逢以下各

大赦天下。賜南郊行事官禮儀使趙光逢以下分物。甲午，上御文思殿宴群臣，賜金帛有差。丙申，賜文武官帛有差。命宣徽使王殷押絹一萬匹并茵褥圖帝二百六十件賜張宗奭。改西京貞觀殿爲文明殿，含元殿爲朝元殿。

二月，改思政殿爲金鑾殿。敕東都曰："自升州作府，建邑爲都，未廣邦畿，頗虧國體。其以滑州酸棗縣、長垣縣、鄭州中牟縣、陽武縣、宋州襄邑縣、曹州戴邑縣、許州扶溝縣鄢陵縣、陳州太康縣等九縣，宜并割屬開封府，仍升爲畿縣。"丁酉，宴群臣於崇勳殿。甲辰，又宴群臣於崇勳殿，蓋藩臣進賀，勉而從之。丙午，宗正寺請修興極、永安、光天、咸寧諸陵，并令添修上下宫殿，栽植松柏。制可。癸亥，敕："豐沛之基，寢園所在，凄愴動關於情理，充奉自繫於國章。宜設陵臺，兼升縣望。其輝州碭山縣宜爲赤縣，仍以本縣令兼四陵臺令。"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奏，延州都指揮使高萬興部領節級家累三十八人來降。

三月，以萬興檢校司徒，爲丹、延等州安撫、招誘等使。辛未，詔曰："同州邊隅，繼有士衆歸化，暫思巡撫，兼要指揮，今幸蒲、陜，取九日進發。"甲戌，車駕發西都，百官奉辭于師子門外。丁丑，次陜州。己卯，次解縣，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來奉迎。庚辰，至河中府。幸右軍舊杏園講武。丙戌，以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韓遜爲潁川王。遜本靈州牙校，唐末據本鎮，朝廷因而授以節鉞。

四月丙申朔，駐蹕河中。壬寅辰時，駕巡于朝邑縣界焦黎店，冀王友謙及崇政内諸司使扈從，至申時

一份物品。甲午，太祖在文思殿宴請衆臣，分别等級賜給金銀綢緞。丙申，分别等級賜給文武官吏綢緞。命令宣徽使王殷押送絲綢一萬匹和墊褥、繪圖帳幕二百六十件賜給張宗奭。改西京貞觀殿爲文明殿，改含元殿爲朝元殿。

二月，改思政殿爲金鑾殿。下令東都説："自從東都升州爲府，建邑爲國都，没有增加土地，有損國家的體制。滑州酸棗縣、長垣縣，鄭州中牟縣、陽武縣，宋州襄邑縣、曹州戴邑縣，許州扶溝縣、鄢陵縣，陳州太康縣等九縣，應一同劃屬開封府，并升爲屬京城管轄的縣。"丁酉，在崇勳殿宴請群臣。甲辰，又在崇勳殿宴請群臣，因爲藩臣前來道賀，勉强聽從這一請求。丙午，宗正寺請求修治興極、永安、光天、咸寧各陵，并命令增修上下宫殿，栽種松柏。帝下令准許。癸亥，太祖發布文告："豐州沛縣的土地，是帝王陵墓所在，凄凉悲愴每在情理之中，所需錢物自應由國家供給。應當設置陵臺，同時提高縣的地位。輝州碭山縣應有京城所屬縣的地位，并以本縣縣令兼任四陵臺令。"同州節度使劉知俊上奏説，延州都指揮使高萬興率領節級一家老小三十八人來投降。

三月，以高萬興爲檢校司徒，丹、延等州安撫、招誘等使。辛未，下詔書説："同州地處邊境，不斷有士兵民衆投降歸順，暫時打算前往巡視安撫，而且需要指揮調度，現在到蒲、陜二州，定於九日出發。"甲戌，太祖從西都出發，百官在師子門外敬送。丁丑，在陜州停留。己卯，在解縣停留，河中節度使、冀王朱友謙前來迎候。庚辰，到河中府。太祖到右軍舊杏園講習武藝。丙戌，以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韓遜爲潁川王。韓遜原是靈州牙校，唐朝末年占據靈州，朝廷因此授予他符節和斧鉞。

四月丙申初一，太祖到河中暫駐。壬寅辰時，太祖在朝邑縣内的焦黎店巡視，冀王朱友謙和崇政院内各司使隨行，到申時返回。己亥，

迴。己亥，御前殿，宴宰臣及冀王友謙扈從官。甲寅，宴宰臣及扈從官於内殿。制：易定節度使王處直進封北平王，福建節度使王審知封閩王，廣州節度使劉隱封南平王，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封大彭郡王，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封弘農郡王。

五月乙丑朔，朝，遂命宰臣及文武百官宴於内殿。己卯，車駕至西京。癸未，御崇勳殿，宴宰臣及文武官四品以上。己丑，復御崇勳殿，宴宰臣文武官四品以上。升宋州爲宣武軍節鎮，仍以亳、輝、潁爲屬郡。

六月庚戌，同州節度使劉知俊據本郡反，制令削奪劉知俊在身官爵，仍徵發諸軍，速令進討。如有軍前將士，懷忠烈以知機；賊内朋徒，憤脅從而識變，便能梟夷逆竪，擒獲凶渠，務立殊功，當行厚賞。活捉得劉知俊者，賞錢一萬貫文，便授忠武軍節度使，并賜莊宅各一所。如活捉得劉知浣者，賞錢一千貫文，便與除刺史，有官者超轉三階，無官者特授兵部尚書。如活捉得劉知俊骨肉及近上都將并梟送闕廷者，賞賜有差。辛亥，駕至蒲、陜，文武百官於新安縣奉迎。劉知俊弟内直右保勝指揮使知浣自雒奔至潼關，右龍虎軍十將張温以上二十二人於潼關擒獲劉知浣，送至行在。敕："劉知浣，逆黨之中最爲頭角；龍虎軍，親兵之内實冠爪牙。昨者攻取潼關，率先用命；尋則擒獲知浣，最上立功。頗壯軍威，將除國難。所懸賞格，便可支分；許賜官階，固須除授。但昨捉獲劉知浣是張温等二十二人，一時向前，共立功效，其賞錢一千貫文數内，一百貫文與最先打倒劉知浣衙官李稠，四十三貫文與十將張温，二十人各與錢四十

太祖到前殿，宴請宰臣以及冀王朱友謙隨行官吏。甲寅，在内殿宴請宰臣及隨行官吏。下詔書：易定節度使王處直進封北平王，福建節度使王審知封閩王，廣州節度使劉隱封南平王，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封大彭郡王，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封弘農郡王。

五月乙丑初一，登朝，太祖在内殿宴請宰臣及文武百官。己卯，太祖到西京。癸未，太祖到崇勳殿，宴請宰臣及文武四品以上官吏。己丑，又到崇勳殿，宴請宰臣及文武四品以上官吏。升宋州爲宣武軍節鎮，并以亳、輝、潁三州爲所屬郡。

六月庚戌，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占據本郡反叛朝廷，太祖令削除劉知俊的官位，并徵調各軍，迅速命令前去討伐。如有軍中將士胸懷忠誠剛烈，懂得戰機；叛賊内部的黨徒，痛恨脅從别人而又善識權變，那就能够勇敢地鏟除逆賊，擒獲元凶，努力建立大功，應當實行重賞。活捉到劉知俊的將士，賞錢一萬貫文，即授忠武軍節度使，并賜給莊園、住宅各一處。如果有活捉到劉知浣的將士，賞錢一千貫文，即拜授刺史，有官位的超升三級，無官位的特授兵部尚書。如果活捉到劉知俊的親屬和手下重要將領并斬首送到朝廷的，分别等級給予賞賜。辛亥，太祖到蒲、陜二州，文武百官在新安縣迎接。劉知俊的兄弟内直右保勝指揮使劉知浣從雒陽逃到潼關，右龍虎軍十將張温以上二十二人在潼關活捉到劉知浣，送到皇帝的臨時住所。太祖發布文告："劉知浣，叛黨中的首領；龍虎軍，在親信的軍隊中最爲出色。昨天攻占潼關，龍虎軍率先執行命令；不久就活捉劉知浣，立功最大。大壯軍威，即將消除國家的災難。原來立下的賞格，即可分發；許諾賞賜的官爵，固然一定授予。然而昨天活捉劉知浣的是張温等二十二人，他們同時前進，共立大功，他們的賞錢一千貫文中，一百貫文賞給最先打倒劉知浣的衙官李稠，四十三貫文賞給十將張温，其餘二十人各賞錢四十二貫八百五十文。立功授獎的命令立即下發郡府，又由於同時立功的

二貫八百五十文。立功敕命便授郡府，亦緣同時立功人數不少，所除刺史，難議偏頗。宜令逐月共支給正刺史料錢二百貫文數内，十將張温一人每月與十貫文，餘二十一人每月每人各分九貫文，仍起七月一日以後支給。人與轉官職，仍勘名銜，分析申奏，當與施行。”是月，知俊奔鳳翔，同州平。

人不少，所授刺史，不好説是否公正。應令每月支給正刺史俸禄外的津貼二百貫文以内，十將張温每月支給十貫文，其餘二十一人每人每月支給九貫文，并從七月一日以後起支給。每人升調官職，并核實名銜，分别申報，應與執行。”這月，劉知俊逃往鳳翔，同州平定。

七月乙丑，敕行營將士陣殁者，咸令所在給棤櫝，津置歸鄉里。戰卒聞之悉感涕。丙寅，命宰臣楊涉赴西都，以孟秋享太廟。改章善門爲左右銀臺門，其左右銀臺門却改爲左右興善門。敕：“大内皇墻使諸門，素來未得嚴謹，將令整肅，須示條章。宜令控鶴指揮，應於諸門各添差控鶴官兩人，守帖把門。其諸司使并諸司諸色人，并勒於左右銀臺門外下馬，不得將領行官一人輒入門裏。其逐日諸道奉進，客省使於千秋門外排當訖，勒控鶴官舁擡至内門前，準例令黄門殿直以下舁進，輒不得令諸色一人到千秋門内。其興善門仍令長官關鎖，不用逐日開閉。”是日，又敕：“皇墻大内，本尚深嚴，宫禁諸門，豈宜輕易。未當條制，交下因循，苟出入之無常，且公私之不便。須加鈐轄，用戒門閭。宜令宣徽院使等切准此處分。”進封幽州節度使河間郡王劉守光爲燕王。己丑夕，寢殿棟折，詰旦，召近臣、諸王視棟折之迹，帝慘然曰：“幾與卿等不相見。”君臣對泣久之。遂詔有司釋放禁人，從八月朔日後减膳，進素食，禁屠宰，避正殿，修佛事，以禳其咎。商州刺史李稠棄郡西奔，本州將吏以都牙校李玫權知州事。

七月乙丑，命令陣亡的行營將士，由所在軍隊提供棺材，用車船送回家鄉。士兵知道後感動得流下淚水。丙寅，命令宰臣楊涉去西都，在初秋祭祀太廟。改章善門爲左右銀臺門，左右銀臺門又改爲左右興善門。敕令：“皇宫皇墻使所守各門，從來不謹嚴，即將命令整頓，務須列出條款。應令控鶴指揮，在各門分别增添控鶴官兩人守門。各司使及各司各類人，都命令在左右銀臺門外下馬，不得帶領行官一人隨便進入門内。每天各道進獻財物，客省使在千秋門外清點完後，令控鶴官抬到内門前，按例令黄門殿直以下抬進去，即不得讓各種人進入千秋門内。并令長官關鎖興善門，無須每天開關。”這天，又令：“皇宫本應深嚴，宫内各門，怎能隨隨便便進出。不恰當的規章制度，到下面照舊不改，如果進出没有個常規，公私都會不便。務必加以管制，用以加强門衛防備。應令宣徽院使等嚴格照此處理。”進封幽州節度使河間郡王劉守光爲燕王。己丑晚上，太祖睡覺的宫殿屋梁斷了，早晨，召見近臣、各王察看斷折的地方，皇帝悲傷地説：“我幾乎不能見到你們了。”君臣相視哭了很久。於是詔告官府釋放囚犯，從八月初一以後降低膳食標準，吃素，禁止屠殺牲口，不去正殿，舉行佛事，以便消災。商州刺史李稠棄郡西逃，州中將吏以都牙校李玫暫代知州事。

八月甲午，以秋稼將登，霖雨特

八月甲午，由於秋天的莊稼快要成熟，大雨

甚，命宰臣以下禱於社稷諸祠。詔曰："封岳告功，前王重事；祭天肆覲，有國恒規。朕以眇身，恭臨大寶，既功德未敷於天下，而災祥互降於域中。慮於告謝之儀，有缺齋虔之禮，爰修昭報，用契幽通。宜令中書侍郎、平章事于兢往東嶽祭拜禱祀訖聞奏。"又敕："朕以干戈尚熾，華夏未寧，宜循卑菲之言，用致雍熙之化。起八月一日，常朝不御金鑾、崇勳兩殿，只於便殿聽政。"辛亥，制：諸郡如有陣歿將士，仰逐都安存家屬，如有弟兄兒侄，便給與衣糧充役。贈故山南東道節度使留後王班太保，贈故同州觀察判官盧匪躬工部尚書。班，故河陽將，累以軍功爲郡守，主留事於襄陽，爲小將王求所殺。匪躬嘗爲劉知俊判官，知俊反，不偕行，爲亂兵所害。敕："建國之初，用兵未罷，諸道章表，皆繫軍機，不欲滯留，用防緩急。其諸道所有軍事申奏，宜令至右銀臺門委客省畫時引進。諸道公事，即依前四方館准例收接。"司天臺奏："今月二十七日平明前，東南丙上去山高三尺以來，老人星見，測在井宿十一度，其色光明闊大。"敕："所在長吏放雜差役，兩税外不得妄有科配。自今後州縣府鎮，凡使命經過，若不執敕文券，并不得妄差人驢及取索一物已上。又，今歲秋田，皆期大稔，仰所在切如條流本分納税及加耗外，勿令更有科索。切戒所繇人吏不得於鄉村乞托擾人。"

久下不停，太祖於是命令宰臣以下官吏在各社稷祠祈禱。詔書説："分封山岳報告功業，是前代帝王最重要的事；祭祀上天覲見東后，是有國者的常規。我本人微不足道，親登帝位，既没有功德布施天下，而災害接連降臨國中。考慮告謝天地的儀式，缺少虔誠的禮節，於是明告上天，以與神靈相通。令中書侍郎、平章事于兢去東嶽祭祀祈禱後上報。"又令："我考慮到戰火還未熄滅，中華大地未得安寧，應當遵循百姓的意見，以使國泰民安。從八月一日起，日常上朝不到金鑾、崇勳兩殿，衹在别殿處理朝政。"辛亥，下詔："各郡如果有陣亡將士，望逐一按鄉都安撫他們的家屬，如果有兄弟兒侄，就供給衣服糧食讓他們服役。追贈已故山南東道節度使留後王班爲太保，追贈已故同州觀察判官盧匪躬爲工部尚書。王班，原來是河陽將領，多次因軍功顯著被任爲郡守，在襄陽主留後事，被小將王求殺害。盧匪躬曾任劉知俊的判官，劉知俊反叛後，不隨從反叛，被叛軍殺害。下詔："國家剛剛建立，戰事不斷，各道所上表章，都事關軍機，不應拖延，以防危急。各道申報的軍情，應令送到右銀臺門交給客省按時送進朝廷。各道所上公事，就依照以前由四方館按例接收。"司天臺上奏説："本月二十七日天亮前，東南方離山高三尺處，老人星出現，據觀測在井宿十一度，星光明亮廣闊。"命令："各地長吏安排各種差役，兩税之外不得隨意增税。從今以後各州縣府鎮，凡有使者奉命經過，如果没有手持朝廷公文，一律不得隨意差遣人驢和索取物品。另外，今年秋田作物，都可望大豐收，望各地切實按照條款納税和加上損耗外，不得另外徵税索取。切實告誡服役人不得在鄉村乞求請托騷擾百姓。"

閏八月，襄陽叛將李洪差小將進表，帝示以含弘，特賜敕書慰諭。又制："左馮背叛，元惡遁逃，如聞相濟之徒，多是脅從之輩，若能迴心向闕，轉禍全身，當與加恩，必不問

閏八月，襄陽叛將李洪派遣小將前來上表，太祖表示寬宏大量，特别賜書慰問曉諭。又下詔："左馮背叛朝廷，元凶逃跑了，聽説一起叛亂的人，大多是被迫的，若能回心轉意，心向國家，遠離禍亂，保全自身，應當給予恩賜，一定

罪。仍令同、華、雍等州切加招諭，如能梟斬温韜，或以鎮寨歸化，必加厚賞，仍奨官班，兼委本界招復人户，切加安存。”己卯，幸西苑觀稼。

不追究罪過。并命令同、華、雍等州切實加以招撫曉諭，如果能將温韜斬首，或能以所據營寨歸順朝廷，一定加以重賞，并晉升官階，同時委托本地招回流散人口，切實加以安撫。”己卯，太祖到西苑視察莊稼。

舊五代史卷五(梁書五)

本紀第五

太祖紀(第五)

開平三年九月，御崇勳殿，宴群臣文武百官。賜張宗奭、楊師厚白綾各三百匹，銀鞍轡馬。丁酉，上幸崇政院宴内臣，賜院使敬翔、直學士李班等繒綵有差。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翰林學士奉旨、工部侍郎、知制誥杜曉爲尚書户部侍郎、平章事。制："内外使臣復命未見便歸私第者。朝廷命使，臣下奉行，唯於辭見之儀，合守敬恭之道。近者凡差出使，往復皆越常規。或已辭而尚在本家，或未見而先歸私第，但從己便，莫稟王程。在禮敬而殊乖，置典章而私舉。宜令御史臺别具條流事件具黜罰等奏聞。"庚子，殿直王唐福自襄城走馬，以天軍勝捷逆將李洪歸降事上聞。賜唐福絹銀有加，宰臣百官上表稱賀。壬寅，開封府虞候李繼業齎襄州都指揮使程暉奏狀，以今月五日，殺戮逆黨千人，并生擒都指揮使傅霸以下節級共五百人，收復襄州人户歸業事。癸卯，帝御文明殿，以收復襄漢，受宰臣以下稱賀。詔曰："秋冬之際，陰雨相仍，所司擇日拜郊，或慮臨時妨事，宜令别更擇日奏聞。"是月，禮儀使奏："今據所司申奏，十一月二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今參詳十月十七日以後入十一

開平三年九月，太祖到崇勳殿，宴請群臣文武百官。以白綾各三百匹和銀子裝飾馬鞍馬籠頭的馬匹賜給張宗奭、楊師厚。丁酉，太祖到崇政院宴請内臣，按等級賜絲綢給院使敬翔、直學士李班等人。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翰林學士奉旨、工部侍郎、知制誥杜曉爲尚書户部侍郎、平章事。下詔說："内外出使臣僚未報告執行使命情况便回私宅的人。朝廷任命使臣，臣下奉行使命，對於辭行朝見的禮儀，應遵守恭敬的道德規範。最近以來凡是派人出使，往返都不守常規。有的人已辭行而還在自己家裏，有的人未朝見而先回自己的府宅，衹管自己方便，不管朝廷章法。對禮儀恭敬完全不顧，棄置典章而各行其私。應令御史臺另擬條款事件開列黜罰措施上奏。"庚子，殿直王唐福從襄城以快馬上奏，朝廷軍隊戰勝叛逆將領李洪，李洪歸附投降。加等賜給王唐福絹銀，宰臣百官上表祝賀。壬寅，開封府虞候李繼業送到襄州都指揮使程暉奏狀，内容是當月五日，殺戮逆黨千人，并活捉都指揮使傅霸以下共五百人，收復了襄州，逃亡人户已各歸本業。癸卯，太祖到文明殿，因收復了襄漢，接受宰臣以下等人祝賀。下詔說："秋冬之交，陰雨連綿，有關官府選擇日子在郊外祭拜，或許擔心臨時妨事，應令另擇日期上奏。"這月，禮儀使奏："現今根據有關官府申奏，十一月二日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現今參酌詳審十月十七日以後入十一月的節日，十一月二日冬至是陽氣上升的時辰，應舉行皇帝親自告天的禮

月節，十一月二日冬至一陽生之辰，宜行親告之禮。"從之。河中奏：准宣，詔使有銅牌者，所至即易騎以遣。

儀。"聽從了。河中府奏：根據朝廷發布的旨意，有銅牌的傳召使臣，所到的地方立即換馬遣送。

十月癸未，大明節，帝御文明殿，設齋僧道，召宰臣、翰林學士預之，諸道節度、刺史及内外諸司使咸有進獻。詔以寇盜未平，凡諸給過所，并令司門郎中、員外郎出給，以杜奸詐。

十月癸未，是大明節，太祖到文明殿，爲和尚道士設齋，召宰臣、翰林學士參加，各道節度使、刺史及内外各司使都有進獻。下詔說，因寇盜還未平定，凡各個給過所，都令司門郎中、員外郎供給，以杜絶奸詐。

十一月癸巳朔，帝齋於内殿，不視朝。甲午，日長至，五更一點自大内出，於文明殿受宰臣以下起居，自五鳳樓出南郊，左右金吾、太常、兵部等司儀仗法駕鹵簿及左右内直控鶴等引從赴壇，文武百官、太保韓建以下班以候，帝升壇告謝。司天臺奏：冬至日，自夜半後，祥風微扇，帝座澄明，至曉，黄雲捧日。丙申，畋于上東門外。戊戌，制曰：

十一月癸巳初一，太祖在内殿齋戒，不上朝處理政務。甲午，冬至日到，五更一點從皇宫出來，在文明殿接受宰臣以下官員問安，從五鳳樓出南郊，左右金吾、太常、兵部等掌管儀仗法駕鹵簿及左右内直控鶴等引導赴壇，文武百官、太保韓建以下排班迎候，太祖登壇表示謝意。司天臺奏：冬至日，從夜半以後，吉祥的風輕輕吹拂，皇帝寶座澄澈明朗，到天亮時，黄色的雲彩托着太陽。丙申，在上東門外打獵。戊戌，下詔說：

夫嚴親報本，所以通神明；流澤覃休，所以惠黎庶。斯蓋邦家不易之道，皇王自昔之規，敢斁大猷？兹唯古義。粤朕受命，于今三年，何曾不寅畏晨興，焦勞夕惕。師唐、虞之典，上則於乾功；挹殷、夏之源，下涵於民極。欲使萬方有裕，六辨無愆。然而志有所未孚，理有所未達，致奸宄作釁，旱霪爲災。驕將守邊，擁牙旗而背義；積陰馭氣，陵玉燭以干和。載考休徵，式昭至警。朕是以仰高俯厚，靡惜於責躬；履薄臨淵，冀昭于玄覽。兢兢栗栗，夙夜匪寧。及夫動干戈而必契靈誅，陳犧齋而克章善應，苟非天垂丕佑，神贊殊休，則安可致夷凶渠，就不戰之功，

尊敬親人，報答根本，用以溝通神明；流布恩澤，廣施福禄，用以賜惠百姓。這是國家不可改變的治道，是帝王自古以來的規矩，豈敢放棄大道？這是古義。我受天命，到現在已有三年，何曾不是早晨起來就很敬畏，焦心勞思，直至晚上還戰戰兢兢。學習堯、舜的典章，上以天功爲準則；汲取殷、夏的源泉，下以涵養百姓爲目的。要使天下各地有富裕而無罪過。然而志向未被天下信服，道理還未完全通達，以致犯法作亂的人製造事端，水旱成災。驕横的將領守衛邊境，抱持將軍大旗而背信棄義；陰氣積鬱，使寒暑失時而有傷清和之氣。再次考察吉祥的徵兆，昭示出最重要的警告。我因此仰天俯地，不惜自己承認自己的過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希望上天能作深刻觀察。小心謹慎，恐懼瑟縮，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寧。至於進行戰爭必定能實行天子的誅殺，陳獻犧牲就能有好的報應，如果不是老天保佑、

變沴戾氣，作有年之慶？況靈旗北指，喪犬羊于亂轍之間；飛騎西臨，下鄜、翟若走丸之易。息一隅之烟燧，復千里之封疆。而又掃蕩左馮，討除峴首。故得外戎内夏，益知天命之攸歸；喙息蚑行，共識皇基之永固。仰懷昭應，欲報無階。爰因南至之辰，親展圜丘之禮。茲惟大慶，必及下民，乃弘涣汗之私，以錫疲羸之幸。所冀漸臻蘇息，亟致和平。噫！朕自臨御以來，歲時尚邇，氛昏未殄，討伐猶頻。甲兵須議於餽糧，飛輓頻勞於編户，事非獲已，慮若納隍。宜所在長吏，倍切撫綏，明加勉諭，每官中抽差徭役，禁猾吏廣斂貪求。免至流散靡依，凋弊不濟。宜令河南府、開封府及諸道觀察使切加鈐轄，刺史、縣令不得因緣賦斂，分外擾人。凡關庶獄，每望輕刑。只候纔罷用軍，必當便議優給。德音節文内有未該者，宜令所司類例條件奏聞。

神靈給以特别的庇護，又怎能鏟平元凶，成就不戰之功，轉變災戾之氣，慶祝豐年？何況天子的旗幟指向北方，北敵的犬羊就喪於零亂的車轍之間；快馬西馳，攻下鄜、翟二州如丸子滚動一樣容易。熄滅一個角落的烟火，恢復千里的邊疆。而又掃蕩左馮，討除峴首。故能外而戎狄，内而華夏，更知天命所歸；凡是用口呼吸，用足行走的，都懂得皇帝基業永遠鞏固。對天懷想明顯的應驗，想要報恩而又没有辦法。纔因冬至的時辰，親自實行圜丘大禮。這是大的慶典，必定惠及百姓，於是弘大號令的私心，來賜給疲勞瘦弱的百姓以幸福。所希望的是逐漸達到休養生息，儘快實現和平。唉，我自即位以來，時間還不久，烏烟瘴氣還未滅絶，征討攻伐還很頻繁。打仗必須考慮軍糧，運輸常常勞苦百姓，這是不得已的事，很想救民於水火之中。各地長吏，應加倍切實安撫，公開加以勉勵曉諭，每次官府派人服徭役，嚴禁奸猾的官吏大肆聚斂，貪婪索求。以免造成百姓流落逃亡，没有依靠，民生凋敝。應令河南府、開封府及各道觀察使切實加以管轄，刺史、縣令不得藉故聚斂，分外騷擾百姓。凡是有關各種刑獄訴訟之事，都望減刑處理。祇要一停止用兵，就要立即商議從優供給。從恩詔中摘出的文字有未詳盡的，應令官府按類逐條上奏。

己亥，以司門郎中羅廷規充魏博節度副使，知府事，仍改名周翰。時鄴王紹威病日甚，慮以後事，故奏請焉。辛丑，幸穀水。戊午，御文明殿，册太傅張宗奭爲太保韓建受册畢，金吾仗引升輅車，儀仗導謁太廟訖，赴尚書省上。幸榆林坡閱兵，教諸都馬步兵。敕改乾文院爲文思院，行從殿爲興安殿，球場爲興安球場，又改弓箭庫殿爲宣威殿。靈州奏，鳳翔賊將劉知俊率邠、岐、秦、涇之師侵迫州城。帝遣陝州康懷英、華州

己亥，以司門郎中羅廷規爲魏博節度副使，知府事，并改名周翰。這時，鄴王羅紹威病越來越重，擔憂後事，故上奏請求。辛丑，太祖到穀水。戊午，到文明殿，册封太傅張宗奭爲太保韓建，受册結束，金吾仗引導上輅車，儀仗引導朝謁太廟完結，赴尚書省。到榆林坡檢閱軍隊，訓練各都馬步兵。下詔改乾文院爲文思院，改行從殿爲興安殿，改球場爲興安球場，又改弓箭庫殿爲宣威殿。靈州上奏，鳳翔賊將劉知俊率領邠州、岐州、秦州、涇州的軍隊進逼鳳翔城。帝派遣陝州康懷英、華州寇彦卿率兵進逼邠州、寧州，以延緩朔方的寇賊。

寇彦卿率兵攻迫邠、寧，以緩朔方之寇。

十二月乙丑臘，較獵于甘泉驛。以蒲州肇迹之地，且因經略鄜、延，於是巡幸數月。暇日游豫至焦梨店，頗述前事，念王重榮舊功，下詔褒奬而封崇之。國子監奏：“創造文宣王廟，仍請率在朝及天下現任官僚俸錢，每貫每月剋一十五文，充土木之值。”允之。是歲，以所率官僚俸錢修文宣王廟。福建節度使王審知奏，捨錢造寺一所，請賜寺額。敕名大梁萬歲之寺，仍許度僧四十九人。贈牢墻使王仁嗣司空，故同州押衙史肇右僕射，押衙王彦洪、高漢詮、丘奉言、仇瓊并刑部尚書，王筠御史司憲。初，知俊將叛，謀會諸將詢所宜，仁嗣等持正不撓，悉罹其酷，至是褒贈之。劉守光上言，于薊州西與兄守文戰，生擒守文。

十二月乙丑臘日，太祖在甘泉驛比賽打獵。因蒲州是帝發迹的地方，而且因爲要策劃處置鄜、延二州，於是巡視了幾個月。空閑的日子到焦梨店游樂，談了很多以前的事，思念王重榮的舊有功勛，下詔褒奬并分封尊崇他。國子監奏：“創建文宣王的廟宇，并請計算在朝及天下現任官員的俸錢，每貫每月扣十五文，充土木費用。”同意了。這年，以所計算的官員俸錢修文宣王廟。福建節度使王審知奏，捐錢建造寺廟一所，請求賜給寺廟匾額。皇帝下令命名爲大梁萬歲之寺，并允許四十九人出家。贈牢墻使王仁嗣爲司空，死去的同州押衙史肇爲右僕射，押衙王彦洪、高漢詮、丘奉言、仇瓊都爲刑部尚書，王筠爲御史司憲。開初，劉知俊即將叛變，計劃會合各個將領詢問該怎麽辦，王仁嗣等堅持正義，不屈不撓，全遭殘害，到這時纔褒揚贈官。劉守光上奏，在薊州西面與哥哥劉守文作戰，活捉了劉守文。

開平四年正月壬辰朔，帝御朝元殿，受百官稱賀，用禮樂也。敕：“公事難於稽遲，居處悉皆遥遠。其逐日當直中書舍人及吏部司封知印郎官、少府監及篆印文兼書寫告身人吏等，并宜輪次于中書側近宿止。”帝出師子門，至榆林坡下閱教。壬寅，幸保寧球場，錫宴宰臣及文武百官。賜宰臣張宗奭已下分物有加，賜廣王分物。賜湖南開元寺禪長老可復號惠光大師，仍賜紫衣。

開平四年正月壬辰初一，太祖在朝元殿接受百官祝賀，用了禮樂。敕令説：“公事不能遲緩，官員住地都很遥遠。每天應當值班的中書舍人及吏部司封知印郎官、少府監及篆印文兼書寫告身人吏等，都應該輪流在中書省附近住宿。”太祖出師子門，到榆林坡下檢閱教練。壬寅，到保寧球場，賜宴宰臣及文武百官。加等賜給宰臣張宗奭以下財物，賜廣王財物。湖南開元寺禪長老可復賜號惠光大師，并賜紫衣。

二月乙丑，幸甘水亭。帝出師子門，幸榆林東北坡，教諸軍兵事。賜潞州投歸軍使張行恭錦服銀帶并食。己丑，出光政門，至穀水觀麥。戊辰，宴於金鑾殿。甲戌，以春時無事，頻命宰臣及勳戚宴於河南府池亭。辛巳，楊師厚赴鎮于陜。寒食假，諸道節度使、郡守、勛臣競以春

二月乙丑，到甘水亭。太祖出師子門，到榆林東北坡，教練各軍兵事。以錦服銀帶和食物賜給潞州投降歸附的軍使張行恭。己丑，出光政門，到穀水察看麥苗。戊辰，在金鑾殿舉行宴會。甲戌，因春天無事，不斷命令宰臣及勛舊貴戚在河南府池亭舉行宴會。辛巳，楊師厚赴鎮上任到了陝州。寒食節休息，各道節度使、郡守、勛臣競相以春服祝賀。接着又是清明節的宴會，

服賀。又連清明宴，以鞍轡馬及金銀器、羅錦進者迨千萬，乃御宣威殿，宴宰臣及文武官四品已上。

三月壬辰，幸崇政院宴勛臣。己亥，幸天驥院宴侍臣。壬寅，幸甘水亭宴宰臣、勛戚、翰林學士。辛亥，宴宰臣於内殿。丙辰，於興安球場大饗六軍，樂春時也。

四月壬戌，詔曰："追養以禄，王者推歸厚之恩；欲静而風，人子抱終身之感。其以刑部尚書致仕張策及三品、四品常參官二十二人先世，各追贈一等。"乙丑，宴崇政院。帝在藩及踐阼，勵精求理，深戒逸樂，未嘗命堂上歌舞。是日止令内妓升階，擊鼓弄曲甚歡，至午而罷。丁卯，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丙戌，幸建春門閲新樓，至七里屯觀麥，召從官食于樓。河南張昌孫及蒲、同主事吏賜物各有差。帝過朝邑，見鎮將位在縣令上，問左右，或對曰："宿官秩高。"帝曰："令長字人也，鎮使捕盗耳。且鎮將多是邑民，奈何得居民父母上？是無禮也。"至是，敕天下鎮使，官秩無高卑，位在邑令下。葉縣鎮遏使馮德武於蔡州西平縣界殺戮山賊，擒首領張濆等七人以獻。鎮海軍節度使錢鏐擊高澧於湖州，大敗之，梟夷擒殺萬人，拔其郡，湖州平。先是，澧以州叛入淮南，故詔鏐討之也。

五月己丑朔，以連雨不止，至壬辰，御文明殿，命宰臣分拜祠廟，自朔旦至癸巳。内外以午日奉獻巨萬，計馬三千蹄，餘稱是，復相率助修内壘。甲辰，詔曰："奇邪亂正，假僞奪真，既刑典之不容，宜犯違而勿赦。應東、西兩京及諸道州府，制造假犀玉真珠腰帶、璧珥并諸色售用

以馬鞍、馬籠頭、馬匹及金銀器物、綾羅錦緞進獻的上千萬，於是到宣威殿，宴請宰臣及四品以上的文武官員。

三月壬辰，到崇政院宴請勛臣。己亥，到天驥院宴請侍臣。壬寅，到甘水亭宴請宰臣、勛舊貴戚、翰林學士。辛亥，在内殿宴請宰臣。丙辰，在興安球場以豐盛的酒食款待六軍，爲春天的到來高興。

四月壬戌，下詔説："以俸禄追養功臣，是做帝王的人賜予的豐厚回報；樹欲静而風不止，爲人後代的常抱終生的感慨。以刑部尚書致仕的張策及任三品、四品常參官的二十二人的祖先，各追贈一官。"乙丑，在崇政院宴會。帝在藩鎮及即位以來，勵精求治，嚴戒逸樂，未曾令堂上唱歌跳舞。這天祇令宫内歌妓上臺階，擊鼓唱曲很高興，到中午纔停止。丁卯，宋州節度使、衡王朱友諒進獻吉祥的麥苗，一株麥莖上有三顆麥穗。丙戌，到建春門察看新樓，到七里屯察看麥苗，召隨從官員在樓上吃飯。河南張昌孫及蒲州、同州主事吏賜物各有不同。帝經過朝邑，見鎮將地位在縣令上，問左右的人，有人回答説："鎮將原來的官職俸禄高。"帝説："縣令撫養百姓，鎮將祇管捕盗，而且鎮將多數是本縣百姓，地位怎麽能在百姓父母官之上？這是不合禮制的。"到這時，敕令天下鎮使，官職俸禄不論高低，地位都在縣令下。葉縣鎮遏使馮德武在蔡州西平縣地界殺戮山賊，活捉首領張濆等七人來獻。鎮海軍節度使錢鏐在湖州攻擊高澧，把高澧打得大敗，殺戮活捉上萬人，攻拔了此郡，湖州平定。在這以前，高澧以湖州叛入淮南，故詔令錢鏐征討他。

五月己丑初一，因接連不斷下雨，至壬辰，帝到文明殿，命宰臣分别拜祭祠廟，從初一到癸巳。内外官員在端午日奉獻極多，馬七百餘匹，其餘獻物與此相稱，又相率協助修築壁壘。甲辰，下詔説："奇怪的擾亂了正當的，假的與真的相混，既爲刑典所不容，違犯的人就不應赦免。所有東京、西京及各道各州府，製造假犀玉珍珠腰帶、璧珥和各種出賣使用的東西，全部禁

等，一切禁斷，不得輒更造作。如公私人家先已有者，所在送納長吏，對面毁棄。如行敕後有人故違，必當極法。仍委所在州府差人檢察收捕，明行處斷。”魏博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鄴王羅紹威薨，帝哀慟曰：“天不使我一海内，何奪忠臣之速也!”詔贈尚書令。

止，不能另外製造。如果公家私人原先已有的，各地送交給長吏，當面毁棄。如果敕文下達後有人故意違反，必定處死。并委托各地州府差人檢察收捕，公開處理裁斷。”魏博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鄴王羅紹威死，太祖哀傷慟哭，説：“老天不讓我統一海内，爲何這様快就奪去了我的忠臣！”下詔贈尚書令。

六月己未朔，詔軍鎮勿起土功。

六月己未初一，詔令各軍鎮不要大興土木。

七月壬子，宴宰臣、河南尹、翰林學士、兩街使于甘水亭。丙辰，宴群臣於宣威殿，賜物有差。劉知俊攻逼夏州。以宣化軍留後李思安爲東北面行營都指揮使，陝州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福州貢方物，獻桐皮扇；廣州貢犀玉，獻舶上薔薇水。時陳、許、汝、蔡、潁五州境内有蝝爲災，俄而許州上言，有野禽群飛蔽空，旬日之間，食蝝皆盡。是歲乃大有秋。

七月壬子，在甘水亭宴請宰臣、河南尹、翰林學士、兩街使。丙辰，在宣威殿宴請群臣，各有不同賜物。劉知俊進逼夏州。以宣化軍留後李思安爲東北面行營都指揮使，陝州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福州進貢地方特産，獻桐皮扇；廣州進貢犀玉，獻遠方用船運來的薔薇水。這時陳、許、汝、蔡、潁五州境内有蝝爲災，不久許州上奏，有野鳥成群飛來，遮蔽天空，十來天内，把蝝都吃光了。這年獲得大豐收。

八月，車駕西征。己巳，次陝府。是時愆雨，且命宰臣從官分禱靈迹，日中而雨，翌日止，帝大悦。庚午，次陝府。辛未，老人星見。是日，宴本府節度使楊師厚及扈從官于行宫，賜師厚帛千匹，仍授西路行營招討使。丙子，宴文武從官軍使已下，設龜兹樂，賜物有差。

八月，太祖的車馬西征。己巳，到達陝府。這時缺雨，命宰臣和隨從官員分别祈禱顯靈的地方，中午下雨，第二天雨停，太祖很高興。庚午，到達陝府。辛未，出現老人星。這天，在皇帝臨時住所宴請陝府節度使楊師厚及隨從護駕的官員，賜給楊師厚一千匹帛，并授與西路行營招討使。丙子，宴請文武隨從軍使以下官員，演奏龜兹樂，分等賜物。

九月丁亥朔，命宰臣于兢赴西都，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甲午，至西京。下詔曰：

九月丁亥初一日，太祖命宰臣于兢去西都，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甲午，到達西京。下詔説：

> 朕聞歷代帝王，首推堯、舜；爲人父母，孰比禹、湯。睿謀高出於古先，聖德普聞於天下，尚或卑躬待士，屈己求賢。俯仰星雲，慮一民之遺逸；網羅岩穴，恐片善之韜藏。延爵禄以徵求，設丹青而訪召，使其爲政，樂在進賢。蓋繇國

> 我聽説歷代帝王，首先應推崇堯、舜；爲人父母，誰比得上禹、湯。智謀高出古代，聖德天下都知道，仍然謙卑恭敬地待人，委屈自己，訪求賢人。仰望天空，擔心有一個人棄置未用；網羅岩穴之士，害怕有一點善事被掩藏。廣施爵禄來求賢，設置畫圖來訪士，使他們參政，以進用賢人爲快樂。因爲國家有各種事務，朝廷有各種官

有萬幾，朝稱百揆，非才不治，得士則昌。自朕光宅中區，迄今三載，宵分輟寐，日旰忘餐，思共力於廟謀，庶永清於王道。而乃朝廷之内，或未盡於昌言；軍旅之間，亦罕聞於奇策。眷言方岳，下及山林，豈無英奇，副我延佇？諸道都督、觀察防禦使等，或勳高翊世，或才號知人，必於塗巷之賢，備察芻蕘之士。詔到，可精搜郡邑，博訪賢良，喻之以千載一時，約之以高官美秩，諒無求備，惟在得人。如有卓犖不羈，沉潛自負，通霸王之上略，達文武之大綱，究古今刑政之源，識禮樂質文之變，朕則待之不次，委以非常，用佐經綸，豈勞階級。如或一言拔俗，一事出群，亦當舍短從長，隨才授任。大小方圓之器，寧限九流；温良恭儉之人，難誣十室。勉思薦舉，勿至因循，俟爾發揚，慰予翹渴。仍從别敕處分。

吏，不是才能之士不能治理，得人才國家就昌盛。自從我全面安定中原，到現在已經三年，廢寢忘食，想共同努力作出朝廷的重大決策，希望治國之道永遠清明。而朝廷内部，或許未完全做到直言不諱；軍隊中間，也很少聽到奇謀異策。眷念各方山岳，天下山林，難道没有英豪奇士，滿足我的引頸企望？各道都督、觀察防禦使等，有的人輔佐世道的功勛很高，有的人才能號稱知人，必定對身處通途深巷、地位低下的賢能之士作過全部瞭解。詔書到達時，可細緻地搜索郡縣，廣泛地訪問賢良，告訴他們這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以高官厚禄相約許，確實不求全責備，衹要能得人才。如果有卓絶特出，不受羈絆，深沉隱伏，自負不凡，精通霸道王道的高級戰略，曉達文治武功的大綱，深究古今刑罰政治的源流，懂得禮制樂制文彩實質的變化，我就不按尋常次序對待，委以非同一般的重任，用他來協助處理國家大事，不勞他一級一級提升。如果有一言一事超群拔俗，也應當捨短取長，根據才能授官。大小方圓不同的才器，難道限於九流？敦厚善良恭敬儉樸的人，不能説普通人家就没有。努力薦舉，不要因循守舊，等待你們奮發有爲，以安慰我的翹首渴望。依從另外的敕令處置。

辛丑，以久雨，命宰臣薛貽矩禜定鼎門，趙光逢祠嵩岳。敕："魏博管内刺史，比來州務，并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牧同于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并依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壬寅，頒奪馬令。先是，王師擊賊，獲馬多上獻，至是盡止之，蓋欲邀其奮擊之功也。乙巳，王師敗蕃寇於夏州。初，劉知俊誘沙陁振武賊帥周德威、涇原賊帥李繼鸞合步騎五萬大舉，欲俯拾夏臺，節度使李仁福兵力俱乏，以急來告。先是，供奉官張漢玫宣諭在壁，

辛丑，因爲久雨不停，太祖命令宰臣薛貽矩到定鼎門祈禱消災，趙光逢祭祀嵩山。敕告説："魏博轄境内的刺史，近來州中公務，都委托督郵處理。結果使曹官獨攬威權，各州首腦等於閑官，要使他們遵循一貫的制度，應該堵塞異端。一切依照河南各州的先例，刺史可以直接報告。"壬寅，頒布奪馬令。在這以前，朝廷的軍隊攻擊寇賊，獲得的馬匹多數都上交，到這時全部停止上交，想以此求得他們奮勇進擊的功效。乙巳，朝廷的軍隊在夏州打敗蕃寇。開初，劉知俊引誘沙陁振武賊帥周德威、涇原賊帥李繼鸞會合步兵騎兵五萬大舉進攻，想輕易奪取夏臺，節度使李仁福的兵力很少，來告急。這以前，供奉官張

國禮使杜廷隱賜幣于夏，及石堡寨，聞賊至，以防卒三百人馳入州。既而大兵圍合，廷隱、漢玫與指揮使張初、李君用率州民防卒，與仁福部分固守，晝夜戮力逾月。及鄜、延援至，大軍奮擊，敗之。河東、邠、岐賊分路逃遁，夏州圍解。丙午，詔曰："劉知俊貴爲方伯，尊極郡王，而乃背誕朝恩，竄投賊壘，固神人之共怒，諒天地所不容。雖命討除，尚稽擒戮。宜懸爵賞，以大功名，必有忠貞，咸思憤發。有生擒劉知俊者，賞錢千萬，授節度使，首級次之；得孟審登者，錢百萬，除刺史；得將孫坑、卓瓌、劉儒、張鄰等，賞有差。"乙卯，宴會群臣於宣威殿。

漢玫在壁壘中宣諭旨意，國禮使杜廷隱賜錢幣給夏州，到了石堡寨，聽説賊兵到達，帶三百防邊士卒馳入州城。不久大軍合圍，杜廷隱、張漢玫與指揮使張初、李君用率領州城百姓、防邊士卒，與李仁福的軍隊一起固守，晝夜努力，超過一個月。直到鄜、延二州的援軍到達，大軍纔奮力攻擊，打敗了賊軍。河東、邠州、岐州的賊軍分路逃跑，夏州解圍。丙午，下詔説："劉知俊尊貴爲一方長官，一郡郡王，却背叛騙取朝廷恩典，逃竄投奔賊寇營壘，固然引起神人的共同憤怒，諒必天地也不能容忍。雖下令征討除滅，却還没有將他擒獲殺掉。應該高懸爵禄來賞賜，而擴大功績聲名，必定有忠貞的人，都想奮發有爲。有活捉到劉知俊的人，賞錢一千萬，授節度使，能斬首的人減一等；能抓獲孟審登的人，賞錢一百萬，任命爲刺史；能抓獲賊將孫坑、卓瓌、劉儒、張鄰等，賞賜各有不同。"乙卯，在宣威殿宴請會見群臣。

舊五代史卷六(梁書六)

本紀第六

太祖紀(第六)

開平四年十月乙亥，東京博王友文入覲，召之也。己卯，以新修天驥院開宴落成，内外并獻馬，而魏博進絹四萬匹爲駟價。壬午，以冬設禁軍，幸興安鞠場，召文武百官宴。幸開化，大閲軍實。

十一月丁亥朔，幸廣王第作樂。辛卯，宴文武四品已上於宣威殿。庚戌，幸左龍虎軍宴群臣。甲寅，幸右龍虎軍宴群臣。戊戌，詔曰："自朔至今，暴風未息，諒惟不德，致此咎徵。皇天動威，罔敢不懼。宜遍命祈禱，副朕意焉。"差官分往祠所止風。己亥，日南至，帝被衮冕御朝元殿，列細仗，奏樂於庭，群臣稱賀。帝畋於伊水。乙巳，詔曰："關防者，所以譏異服、察異言也。況天下未息，兵民多奸，改形易衣，覘我戎事。比者有諜皆以詐敗，而未嘗罪所過地；叛將逃卒竊其妻孥而影附使者，亦未嘗詰其所經。今海内未同，而緩法弛禁，非所以息奸詐、止奔亡也。應在京諸司，不得擅給公驗。如有出外須執憑繇者，其司門過所，先須經中書門下點檢，宜委宰臣趙光逢專判出給，俾繇顯重，冀絶奸源。仍下兩京、河陽及六軍諸衛、御史臺，各加鈐轄。公私行李，復不得帶挾家口向

開平四年十月乙亥，東京博王朱友文入朝覲見，是太祖召他來的。己卯，因新修天驥院落成舉行宴會慶祝，朝廷内外都獻馬，而魏博進獻四萬匹絹作爲駿馬的價格。壬午，因冬天設置禁軍，到興安鞠場，召集文武百官赴宴。到開化，大規模檢閲軍用物資。

十一月丁亥初一，太祖到廣王府宅玩樂。辛卯，在宣威殿宴請四品以上的文武官員。庚戌，到左龍虎軍宴請群臣。甲寅，到右龍虎軍宴請群臣。戊戌，下詔説："從十一月初一到今天，暴風未停，想必是我不好，招致這種災禍。老天爺發威，没有人不怕。應該命令各地祈禱，以符我意。"差遣官員分别到各個祭祀的地方祈禱停止颱風。己亥，冬至日，太祖穿上禮服到朝元殿，羅列儀仗，在庭中奏樂，群臣祝賀。帝在伊水打獵。乙巳，下詔説："駐兵防守要塞，是用來稽查衣服、語言奇異的人。况且天下還未平定，軍隊和百姓中還有很多壞人，他們喬裝打扮，窺探我們的軍隊情况。最近有間諜都因欺詐而敗露，而間諜所經過的地方却不曾治罪；叛將逃卒偷偷帶着妻子兒女跟隨使臣，也未曾查問他們的經歷。現今海内還未統一，而法禁鬆弛，這不是制止奸詐逃亡的辦法。所有在京各官署，不得擅自發給憑證。如果有外出必須帶憑證的，掌管關閉城門的官吏和所經關卡的憑證，先要經過中書門下檢查，應委托宰相趙光逢專門鑒定發給，使它成爲重要的事情，希望能够杜絶奸源。此詔下到東京、西京、河陽及六軍各衛、御史臺，各加管

西。其襄、鄧、鄜、延等道，并同處分。”以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爲副，相州刺史李思安爲先鋒使。時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叛，結連晉人，故遣將討之。

十二月辛酉，宴文武四品已上於宣威殿。親閱禁軍，命格鬥於教馬亭。己巳，詔曰：“滑、宋、輝、亳等州，水潦敗傷，人户愁嘆，朕爲民父母，良用痛心。其令本州分等級賑貸，所在長吏監臨周給，務令存濟。”壬辰，賑貸東都畿内，如宋、滑制。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帝素服避殿，百官守司以恭天事，明復而止。制曰：“兩漢以來，日蝕地震，百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蓋欲周知時病，盡達物情，用緝國章，以奉天誡。朕每思逆耳，罔忌觸鱗，將洽政經，庶開言路。况兹謫見，當有咎徵。其在列辟群臣，危言正諫，極萬邦之利害，致六合之殷昌。毗予一人，永建皇極。”二日，日旁有祲氣，向背若環耳，崇政使敬翔望之曰：“兵可憂矣。”帝爲之旰食。是日，果爲晉軍及鎮、定之師所敗，都將十餘人被擒，餘衆奔潰。庚寅，制曰：“扈氏不恭，固難去戰；鬼方未服，尚或勞師。其蟻聚餘妖，狐鳴醜類，棄天常而拒命，據地險以偷生，言事討除，將期戡定。問罪止誅於元惡，挺災可憫於遺黎，每念傷痍，良深愧嘆。應天兵所至之地，宜令將帥節級嚴戒軍伍，不得焚燒廬舍，開發丘壠，毁廢農桑，驅掠士女。使其背叛之俗，知予吊伐之心。”又制曰：“戎機方切，國用未殷，養兵須藉於賦租，輓粟尚煩於力役。所在長吏不得因緣徵發，自務貪求，苟

東。公私行李，再不許挾帶家人西去。襄、鄧、鄜、延等路，一并照此處置。”以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爲副使，相州刺史李思安爲先鋒使。當時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反叛，與晉人勾結，故遣將征討。

十二月辛酉，太祖在宣威殿宴請四品以上官員。帝親自檢閱禁軍，命禁軍在教馬亭格鬥。己巳，下詔：“滑、宋、輝、亳等州，水潦災害很重，家家嘆息，我爲民父母，確實很痛心。令本州分等級賑濟，各地長吏親臨監督發放，一定要使百姓活下去。”壬辰，在東都京畿以内賑濟借貸，如宋、滑二州的辦法。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初一，日食，太祖穿素色衣服離開正殿，所有官吏守候崗位恭敬事天，太陽重新出現纔停止。下詔説：“兩漢以來，每逢日食地震，百官各上封奏，批評朝政得失。是想要全面瞭解時政弊病，盡力反映民情，用以修訂國家典章，接受上天的告誡。我常想聽到逆耳忠言，不要怕觸犯忌諱，要和洽爲政之道，就希望廣開言路。况且老天發出警告，必當有災禍的徵兆。希望公卿百官，痛切直諫，説盡天下利害，以達到國家的富足昌盛。輔助我，長久建立君主法則。”正月二日，太陽旁邊有妖氣，正反兩面像連環耳朵，崇政使敬翔望見説：“戰争可憂啊!”太祖爲此事擔憂，拖到晚上纔吃飯。這天，果然被晉軍和鎮州、定州的軍隊打敗，都將十多人被活捉，其餘的人都奔逃潰散了。庚寅，下詔説：“扈氏不恭順，固然難以停止戰争；鬼方没有馴服，或許還要勞苦軍隊。那些像螞蟻一樣聚集起來的妖孽，像狐狸一般吼叫的小醜，背天道而拒絶王命，占據險要以苟且偷生，進行討伐除滅，將要按期平定。問罪衹殺首惡，大災害突出，劫後黎民令人同情，每想到戰争的災難，確實很使我慚愧感嘆。所有朝廷軍隊所到的地方，應該命令將帥嚴格約束士卒，不得焚燒房舍，發掘墳墓，毁廢農桑，追逐掠奪士人女子。讓那些背叛之人，知道我吊民伐罪的用心。”又下詔説：“戰争正在進行，國家財用不富足，養兵必須靠

有故違，必行重典。立法垂制，詳刑定科，傳之無窮，守而勿失。中書門下所奏新定格式律令，已頒下中外，各委所在長吏，切務遵行。盡革煩苛，皆除枉濫，用副哀矜之旨，無違欽恤之言。”詔徵陝州鎮國軍節度使楊師厚至京，見於崇勳殿，帝指授方略，依前充北面都招討使，恩賚甚厚，使督軍進發。

賦税，送糧還要麻煩服役的人。各地長吏，不得藉故徵調，滿足自己的貪欲。如果有人故意違反，必定處以重罰。建立法制垂示後世，詳定刑法科條，永遠傳下去，嚴格遵守而不要違反。中書門下所上奏的新定格式律令，已頒布於朝廷内外，分别委托所在的長吏，務必切實遵照實行。全部革除煩瑣苛刻枉曲過度的事，以符合哀憐百姓的意願，不要違背我體恤百姓的話。”下詔徵召陝州鎮國軍節度使楊師厚到京城，在崇勳殿接見，太祖指示方略大計，照舊充北面都招討使，恩賞很豐厚，讓他督促軍隊進發。

二月丙辰朔，帝御文明殿，群臣入閣。以蔡州順化軍指揮使王存儼權知軍州事。蔡人久習叛逆，刺史張慎思又裒斂無狀，帝追慎思至京，而久未命代。右厢指揮使劉行琮乘虚作亂，因縱火驅擁，爲渡淮計。存儼誅行琮而撫遏其衆，都將鄭遵與其下奉存儼爲主，而以衆情馳奏。時東京留守博王友文不先請，遂討其亂，兵至鄢陵，上聞之曰：“誅行琮功也，然存儼方懼，若臨之以兵，蔡必速飛矣。”遂馳使還軍，而擢授存儼，蔡人安之。壬戌，詔曰：“東京舊邦，久不巡幸，宜以今月九日幸東都，扈從文武官委中書門下量閑劇處分。”宰臣上言曰：“龍興天府，久望法駕，但陛下始康愈，未宜涉寒，願少留清蹕。”從之。甲子，幸曜村民舍閲農事。庚午，幸白馬坡。詔金吾大將軍、待制官各奏事。武安軍節度使馬殷進呈虔州刺史盧延昌箋表。虔州本支郡也，兵甚鋭，自得韶州益强大，升爲百勝軍使。始洪州之陷，盧光稠願收復使府，立功自效，上因兼授江西觀察留後。光稠卒，復命延昌領州事，方伯亦頗慰薦。楊渭遣人僞署爵秩，延昌佯受官牒，禮遣其使，因湖南自表其事曰：“郡小寇迫，欲緩其

二月丙辰初一，太祖到文明殿，群臣入閣。以蔡州順化軍指揮使王存儼權知軍州事。蔡州人一向習慣於叛逆，刺史張慎思又聚斂無度，太祖追調張慎思回京，而很久未任命代替他的人。右厢指揮使劉行琮乘虚叛亂，放火燒屋，驅趕民衆，爲渡過淮河作打算。王存儼殺了劉行琮而安撫遏止他的部隊，都將鄭遵與他的部下推尊王存儼爲主帥，而以大家的想法快馬上奏。當時東京留守博王朱友文没有事先請示，就派兵討伐王存儼，兵到鄢陵，太祖聽到後説：“殺劉行琮是功，而王存儼正感到畏懼，若以兵相威脅，蔡州必定迅速叛離。”於是急速讓博王朱友文撤軍，提拔王存儼，蔡人安定了。壬戌，下詔説：“東京是舊邦，很久未去了，應在這個月的九日到東都，隨從的文武官員由中書門下根據事務閑忙安排。”宰臣上奏説：“皇室興起的地方，早就盼望皇帝到來，但陛下剛剛康復，不宜受寒，願法駕暫緩啓程爲好。”聽從了。甲子，到曜村民房察看農業生産。庚午，到白馬坡。詔金吾大將軍、待制官分别奏事。武安軍節度使馬殷進呈虔州刺史盧延昌的箋表。虔州本來是附屬，軍隊很精鋭，自從得到韶州就更加强大，升爲百勝軍使。當初洪州陷落，盧光稠願意收復使府，立功自效，太祖於是同時授予盧光稠江西觀察留後。光稠死後，又命盧延昌領州事，各地長官也有很多人推薦。楊渭派遣人非法簽署爵位官秩，盧延昌假裝接受授官文書，禮貌地送遣使者，通過湖南自己表奏此事説：“郡很小寇賊迫近，是想和

姦謀，且開導貢路，非敢貳也。”以其僞制來自陳，上覽奏曰：“我方有北事，不可不甚加撫恤。”尋兼授鎮南將軍節度使觀察留後，命使慰勞。

三月辛卯，以久旱令宰臣分禱靈迹，翌日大澍雨。丙申，幸甘水亭，召宰臣、翰林學士、尚書侍郎孔續已下八人扈從，宴樂甚歡。戊戌，幸右龍虎軍，召文武官四品已上宴於新殿。甲辰，幸左龍虎軍新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

四月丁卯，幸龍虎門，召宰臣、學士、金吾上將軍、大將軍侍宴廣化寺。丁丑，幸宣威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及軍使、蕃客。己卯，又幸左龍虎軍宴群臣。詔曰：“邠、岐未滅，關、隴多虞，宜擇親賢，總茲戎任。應關西同、雍、華、鄜、延、夏等六道兵馬，并委冀王收管指揮。凡有抽差，先申西面都招討使，仍別奏聞，庶合機權，以寧邊鄙。”

五月甲申初一，帝被冕旒御朝元殿視朝，仗衛如式。制改開平五年爲乾化元年，大赦天下。詔方伯州牧，近未加恩者并遷爵秩。復大賚軍旅，普宴於宣威殿，賜帛各有差。制封延州節度使高萬興爲渤海郡王。諸道節度使錢鏐、張宗奭、馬殷、王審知、劉隱各賜一子六品正員官，高季昌賜一子八品正員官，賀德倫賜一子九品正員官。癸巳，觀稼於伊水，登建春門，幸會節坊張宗奭私第，臨亭皐視物色，賞賜甚厚。詔左右銀臺門，朝參諸司使庫使已下，不得帶從人入城，親王許一二人執條床手簡，餘悉止門外，闌入者抵律。闇守不禁，與所犯同。先時門通内無門籍，且多勳戚，車騎衆者，尤不敢呵察。至是有以客星凌犯上言者，遂令止隔。清海

緩寇賊奸謀，而且開通進貢之路，不是敢有二心。”主動上交了非法制書。太祖看了奏書說：“我北方正有事，不可不多加撫恤。”接着兼授盧延昌爲鎮南將軍節度使觀察留後，派使臣慰勞。

三月辛卯，因爲久旱，太祖命令宰臣分別到顯靈的地方祈禱，第二天大雨如注。丙申，到甘水亭，召宰臣、翰林學士、尚書侍郎孔續以下八人隨駕，宴飲奏樂，非常高興。戊戌，到右龍虎軍，召四品以上文武官員在新殿宴飲。甲辰，到左龍虎軍新殿，宴請四品以上文武官員。

四月丁卯，到龍虎門，召宰臣、學士、金吾上將軍、大將軍在廣化寺陪侍宴飲。丁丑，到宣威殿，宴請四品以上文武官及軍使、蕃客。己卯，又到左龍虎軍宴請群臣。下詔說：“邠、岐賊寇未消滅，關、隴仍多憂慮，應選擇親近賢能的人，總領這一軍事任務。所有關西同、雍、華、鄜、延、夏等六路兵馬，一并委派冀王收管指揮。凡有抽調差遣，先申報西面都招討使，并另外上奏，或許可以符合機宜權變，以使邊陲安寧。”

五月甲申初一，太祖戴皇冠在朝元殿處理政務，儀仗侍衛按照規定的格式。下詔改開平五年爲乾化元年，大赦天下。詔各地長官各州牧守，最近未加恩的都升遷爵位俸禄。又大賞軍隊，在宣威殿普遍宴請，賜帛各有不同。下詔封延州節度使高萬興爲渤海郡王。各道節度使錢鏐、張宗奭、馬殷、王審知、劉隱各賜一子六品正員官，高季昌賜一子八品正員官，賀德倫賜一子九品正員官。癸巳，在伊水察看莊稼，登建春門，到會節坊張宗奭私宅，到河邊欣賞風景，賞賜很豐厚。詔左右銀臺門，朝參、各司使、庫使以下，不得帶隨員入城，允許親王帶一、二人拿條床手簡，其餘都留在門外，擅自闖入者按律懲處。守門人不禁止，與闖入者同罪。先前由門進入没有過門憑證，而且勳臣國戚多，車馬多，尤其不敢呵斥查問。以至於有人上奏客星凌犯帝座，於是纔下此禁令。清海軍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劉隱去世，太祖停止上朝三天，各個官員到閤門

軍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劉隱薨，輟朝三日，百僚詣閤門奉慰。

慰問。

六月乙卯，命北面都招討使、鎮國軍節度使楊師厚出屯邢、洺。丁巳，鎮、定鈔我湯陰，詔曰："常山背義，易水效尤，誘其蕃戎，動我邊鄙，南侵相、魏，東出邢、洺。是用遣將徂征，爲人除害。但初頒赦令，不欲食言，宥而伐之，諒非獲已。況聞謀始，不自帥臣，致此厲階，并由奸佞。密通人使，潛結沙陁，既懼罪誅，乃生離叛。今雖行討伐，已舉師徒，亦開詔諭之門，不阻歸降之路。矧又王鎔、處直未曾削爵除名，若翻然改圖，不遠而復，必仍舊貫，當保前功。如有率衆向明，拔州效順，亦行殊賞，冀徇來情，免令受弊於疲民，用示惟新於污俗。宜令行營都招討使及陳暉軍前，准此敕文，散加招諭，將安衆懼，特舉明恩。鎮州只罪李弘規一人，其餘一切不問。"詔修天宫佛寺。又，湖南奏："潭州僧法思、桂州僧歸真并乞賜紫衣。"從之。

六月乙卯，命令北面都招討使、鎮國軍節度使楊師厚出屯邢州、洺州。丁巳，鎮州、定州的軍隊抄襲湯陰，下詔説："常山背信棄義，易水效尤，引誘蕃軍，騷擾我邊境，向南侵犯相州、魏州，東出邢州、洺州。因此派遣將領去征討，爲民除害。但當初所頒布的赦令，不願不履行諾言，寬宥後而又討伐，確實是不得已。況且聽説謀叛開始，不是出自帥臣，招致這一禍端，責任全在奸佞。他們秘密派遣使者，與沙陁悄悄勾結，既懼怕獲罪被殺，於是出現了叛離。現今即使實行討伐，已經舉兵，也下詔曉諭，并没有堵死投降之路。況且王鎔、王處直又未曾削爵除名，如果迅速改變主意，趁走得不遠就回頭，必定依照慣例，當能保留前功。如有人率衆棄暗投明，拔取州城來效力歸順，也實行特殊獎賞，望能滿足來者的願望，免使疲民受害，向污濁的流俗顯示歡迎他們重新做人。應令行營都招討使到陳暉軍前，以此敕文爲準，分别加以招撫曉諭，將安定恐懼的衆人，特别實行公開的恩惠。鎮州祇有李弘規一人治罪，其他人一概不予追究。"下詔修建天宫佛寺。又，湖南上奏："潭州和尚法思、桂州和尚歸真都請求賜紫衣。"太祖同意。

七月，帝不豫，稍厭秋暑。自辛丑幸會節坊張宗奭私第，宰臣視事於歸仁亭子，崇政使、内諸司及翰林院并止於河南令廨署，至甲辰，復歸大内。

七月，太祖有病，很討厭秋天的炎熱天氣。從辛丑到會節坊張宗奭私宅，大臣在歸仁亭子處理政事，崇政使、宫内各司及翰林院一并留在河南令的官署，到甲辰，太祖復回皇宫。

八月庚申，幸保寧殿，閲天興控鶴兵事，軍使將校各有賜。癸亥，老人星見。戊辰，幸故上陽宫，至於榆林觀稼。丙子，閲四蕃將軍、屯衛兵士於天津橋，南至龍門廣化寺。戊寅，幸興安鞠場大教閲，帝自指麾，無不踴抃，坐作進退，聲振宫掖。右神武統軍丁審衢對御，以紅帛囊劍擬乘輿物，帝曰："宿將也。"恕之，以劉重霸代其任。

八月庚申，太祖到保寧殿，察看天興控鶴軍中的事務，軍使將校各有賞賜。癸亥，出現老人星。戊辰，去舊上陽宫，在榆林察看莊稼。丙子，在天津橋檢閲四蕃將軍、屯衛士兵，南至龍門廣化寺。戊寅，到興安鞠場大規模教練檢閲軍隊，親自指揮，將士無不歡欣鼓舞，行止進退，聲震宫廷。右神武統軍丁審衢面對皇帝，以紅帛囊裝劍模擬御用之物，帝説："這是老將。"寬恕了他，以劉重霸代替他任右神武統軍。

九月辛巳朔，帝御文明殿，群臣入閣，刑法待制官各奏事。己丑，宴群臣於興安殿。庚子，親御六師，次於河陽。甲辰，至於衛州。乙巳，至於宜溝，幸民劉達墅。丙午，至相州，賞左親騎指揮使張仙、右雲騎指揮使宋鐸，嘗身先陷陣，各賜帛。

十月辛亥朔，駐蹕於相州，宰臣洎文武從官并詣行宫起居。户部郎中孔昌序齎留都百官冬朔起居表至自西京，諸道節度使、刺史、諸藩府留後，各以冬朔起居表來上。制以郢王友珪充控鶴指揮使，諸軍都虞候閻寶爲御營使。有司以立冬太廟薦享上言，詔丞相杜曉赴西都攝祭行事。癸丑，閱武於州闉之南樓。左龍驤都教練使鄧季筠、魏博馬軍都指揮使何令稠、右廂馬軍都指揮使陳令勳，以部下馬瘦，并腰斬於軍門。甲寅，將以其夕幸魏縣，命閤門使李郁報宰臣，兼敕内外。是夜，車駕發軔於都署。乙卯，次洹水。丙辰，至魏縣。先鋒將黄文靖伏誅。己未，帝御朝元門，以回鶻、吐蕃二大國首領入覲故也。癸亥，令諸軍指揮使及四蕃將軍賜食於行宫之外廡。戊辰，幸邑西之白龍潭以觀魚焉。既而漁人獲巨魚以獻，帝命放之中流，從臣以帝有仁惻之心，皆相顧欣然，是日名其潭曰萬歲潭。丙子，帝御城東教場閲兵，諸軍都指揮、北面招討使、太尉楊師厚總領鐵馬步甲十萬，廣亘十數里陳焉。士卒之雄鋭，部隊之嚴肅，旌旗之雜遝，戈甲之照耀，屹若山岳，勢動天地，帝甚悦焉。即令丞相洎文武從臣列侍賜食，逮晚方歸。

十一月辛巳朔，上駐蹕魏縣，從官自丞相而下并詣行宫起居，留都文武百官及諸道節度使、防禦使、刺

九月辛巳初一，太祖到文明殿，群臣入閣，刑法待制官分别奏事。己丑，在興安殿宴請群臣。庚子，親自率領六軍，到達河陽。甲辰，到達衛州。乙巳，到達宜溝，到平民劉達的草房。丙午，到達相州，獎賞左親騎指揮使張仙、右雲騎指揮使宋鐸，他們曾率先攻入敵陣，分别賜帛。

十月辛亥初一，太祖在相州暫住，宰臣及文武隨從官員一并到行宫問安。户部郎中孔昌序帶着留都百官冬月初一的問安表從西京到達相州，各道節度使、刺史、各藩府留後，都帶着冬月初一問安表來到。下詔以郢王朱友珪任控鶴指揮使，諸軍都虞候閻寶爲御營使。官府奏立冬日需到太廟祭祀，詔令宰臣杜曉赴西都代行祭祀事。癸丑，在相州外城的南樓檢閲比武。左龍驤都教練使鄧季筠、魏博馬軍都指揮使何令稠、右廂馬軍都指揮使陳令勳，都因各自部隊馬瘦，一并腰斬於軍門。甲寅，將在這天晚上到魏縣，令閤門使李郁報知宰臣，同時敕告朝廷内外。這晚，皇帝從都署出發。乙卯，到洹水。丙辰，到魏縣。先鋒將黄文靖被處死。己未，太祖到朝元門，因爲回鶻、吐蕃兩個大國的首領入朝覲見。癸亥，命令諸軍指揮使及四蕃將軍在行宫的走廊賜宴。戊辰，到縣西的白龍潭觀魚。不久，漁夫抓獲大魚來獻，太祖命令在河中心把魚放了，隨從的臣子以太祖有仁者惻隱之心，都你看我我看你十分高興，當天白龍潭改名爲萬歲潭。丙子，太祖到城東教場閲兵，諸軍都指揮、北面招討使、太尉楊師厚率領十萬鐵馬步甲，横亘十幾里擺成陣。士卒之精鋭，部隊之嚴肅，旌旗之衆多，武器盔甲之明亮，如山岳屹立，其聲勢驚天動地，太祖非常喜悦。立即命丞相及文武隨從官員列隊等候賜宴，到晚上纔回去。

十一月辛巳初一，太祖暫住魏縣，自丞相以下的隨從官員都到行宫問安，留都文武百官及諸道節度使、防禦使、刺史、各藩府留後，分别上

史、諸藩府留後，各奉表起居。壬午，帝以邊事稍息，宣命還京師。車駕發自行闕，夕次洹水縣。癸未，至内黄縣。甲申，至黎陽縣。乙酉，命從官丞相而下宴於行次。丁亥，次衛州。戊子晨，次新鄉，夕止獲嘉。己丑，次武陟。庚寅，次温縣。延州節度使高萬興奏，當軍都指揮使高萬金統領兵士，今月五日收鹽州，僞刺史高行存泥首來降。丞相及文武百官各上表稱賀。辛卯，次孟州，命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光禄卿李翼各齎香合、祝版，告祭於孟津之望祠。留都文武官左僕射楊涉洎孟州守李周彝等皆匍匐東郊迎拜，其文武官并令先還。壬辰詰旦，離孟州，晚至都。宣宰臣各赴望祠禱雨。故事，皆以兩省無功職事爲之，帝憂民重農，尤以足食足兵爲念，爰自御極，每愆陽積陰，多命丞相躬其事。辛丑，大雨雪，宰臣及文武師長各奉表賀焉。

表問安。壬午，太祖因邊事稍稍停息，命令回京城。太祖從行宫出發，晚上到達洹水縣。癸未，到内黄縣。甲申，到黎陽縣。乙酉，在途中住所宴請丞相以下的隨從官員。丁亥，到達衛州。戊子晨，到新鄉，晚上在獲嘉停留。己丑，到武陟。庚寅，到達温縣。延州節度使高萬興上奏，本軍都指揮使高萬金統領軍隊，當月五日收復了鹽州，僞刺史高行存以泥塗頭來投降。丞相及文武百官各自上表祝賀。辛卯，到達孟州，命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光禄卿李翼各帶香盒、祝板，在孟津望祠祭告。留都文武官員、左僕射楊涉及孟州守李周彝等都到東郊匍匐迎接，太祖令文武官都先回去。壬辰清晨，離開孟州，晚上到達京城。命大臣都去望祠求雨。根據慣例，求雨之職都以中書省和門下省閑官擔任，太祖愛民，重視農業，尤其重視糧食與軍備的充足，自從他即位以來，每遇陰陽失調，多命丞相親自祭祀。辛丑，下大雪，宰相及文武官員軍隊首領各自上表祝賀。

十二月，詔以時雪稍愆，命丞相及三省官各詣望祠祈禱。癸酉，臘假，詔諸王與河南尹、左右金吾、六統軍等較獵於近苑。命大理卿王鄯使於安南，左散騎常侍吴藹使於朗州，皆以旌節官誥錫之也。又命將作少監姜宏道爲朗州旌節官告使副。延州節度使高萬興奏，領軍於邠州界蒿子谷韋家寨，殺戮寧、慶兩州賊軍約二千餘人，并生擒都頭指揮使及奪馬器甲等事。其入奏軍將使宣召赴内殿賜對，以銀器綵物錫之，宰臣及文武官各奉表賀。是月，魏博節度上言，於涇縣北戮殺鎮州王鎔兵士七千餘人，奪馬二千餘匹，戈甲未知其數，并擒都將以下四十餘人。兩浙進大方茶二萬斤，琢畫宫衣五百副。廣州貢犀象奇珍及金銀等，其估數千萬。安南兩

十二月，因當時下雪過多，詔命丞相及三省官分别到望祠祈求禱告。癸酉，臘日放假，下詔各親王與河南尹、左右金吾、六統軍等到近處苑囿比賽打獵。命大理卿王鄯出使安南，左散騎常侍吴藹出使朗州，都賜給他們旌節官誥。又命將作少監姜宏道爲朗州旌節官告副使。延州節度使高萬興上奏，他帶領軍隊在邠州界的蒿子谷韋家寨，殺戮寧、慶兩州賊軍大約有二千多人，并活捉都頭指揮使及奪得馬匹器甲等的事情經過。太祖把他派來上奏的軍將使，宣召到内殿回答問題，賜給他銀器絲織品，宰臣及文武官員各自上表祝賀。當月，魏博節度使上奏，在涇縣以北殺戮鎮州王鎔的兵士七千多人，奪馬兩千多匹，奪取的兵器鎧甲不計其數，并活捉都將以下四十多人。兩浙進獻大方茶兩萬多斤，精製宫衣五百件。廣州進貢犀象奇珍及金銀等物，估計價值幾千萬。安南兩使留後曲美進獻筒中蕉五百匹，龍腦、鬱金各五瓶，以及其他不同數量的海貨等

使留後曲美，進筒中蕉五百匹，龍腦、鬱金各五瓶，他海貨等有差。又進南蠻通好金器六物、銀器十二并乾陁綾花縵越毦等雜織奇巧者各三十件。福建進户部所支榷課葛三萬五千匹。

物。又進獻南蠻通好的金器六種、銀器十二種及乾陁綾花縵越毦等各種奇巧織物各三十件。福建進户部所支榷課粗布三萬五千匹。

舊五代史卷七(梁書七)

本紀第七

太祖紀(第七)

乾化二年正月，宣："上元夜，任諸寺及坊市各點彩燈，金吾不用禁夜。"近年以來，以都下聚兵太廣，未嘗令坊市點燈故也。甲申，以時雪久愆，命丞相及三省官群望祈禱。詔曰："謗木求規，集囊貢事，將裨理道，豈限側言。應内外文武百官及草澤，并許上封事，極言得失。"以丁審衢爲陳州，而審衢厚以鞍馬、金帛爲謝恩之獻，帝慮其漁民，復其獻而停之。封保義節度使王檀爲琅琊郡王。命供奉官朱嶠於河南府宣取先收禁定州進奉官崔騰并傔從一十四人，并釋放，仍命押領送至貝。騰，唐户部侍郎潔之子也。廣明喪亂，客於北諸侯，爲定州節度使王處存所辟，去載領貢獻至闕。未幾，其帥稱兵，遂縶之。至是，帝念賓介之來，又已出境，特命縱而歸焉。丙戌，有司以孟春太廟薦享上言，命丞相杜曉攝祭行事。丙申夕，熒惑犯房第二星。

二月庚戌，中和節，御崇勳殿，召丞相、大學士、河南尹，略對訖，於萬春門外廡賜以酒食。癸丑，敕曰："今載春寒頗甚，雨澤仍愆，司天監占以夏秋必多霖潦，宜令所在郡縣告喻百姓，備淫雨之患。"庚申，御宣威殿開宴，丞相洎文武官屬咸被

乾化二年正月，宣詔："上元節晚上，任隨各寺及坊市各自點彩燈，金吾不用禁夜。"近年以來，因京城聚集軍隊太多，未曾讓坊市在上元節點燈，故有此詔。甲申，因很久未下雪，命丞相及三省官員向各山川祈禱。下詔説："立誹謗之木以求規諫，用袋子裝進獻的意見，將要有益於治道，哪裏衹限於旁敲側擊的話。所有内外文武百官及普通百姓，都允許上奏章，充分談論朝政得失。"以丁審衢治理陳州，而丁審衢進獻很多鞍馬、金帛來謝恩，帝憂慮他侵奪百姓，送還所獻物品并停止這一任命。封保義節度使王檀爲琅琊郡王。命供奉官朱嶠到河南府宣旨取回以前拘捕囚禁的定州進奉官崔騰及侍從十四人，全部釋放，并命押領送到貝州。崔騰，是唐朝户部侍郎崔潔的兒子。廣明年間戰亂，在北方諸侯中客居，被定州節度使王處存任用，運送貢獻物品到京城。不久，王處存起兵，於是被囚禁。到這時，太祖考慮到作爲使臣派出，又已經離開定州，特别下令放他回去。丙戌，官府上言正月要到太廟祭獻，命宰臣杜曉代行祭獻事宜。丙申晚上，熒惑星凌犯房宿第二個星。

二月庚戌，中和節，太祖到崇勳殿，召丞相、大學士、河南尹，大略回答皇帝問話後，在萬春門大屋裏賞賜酒食。癸丑，敕詔説："今年春寒很嚴重，雨水澤潤仍失期，司天監占卜在夏秋二季必多雨，應令各地郡縣告知百姓，防備多雨的災禍。"庚申，到宣威殿設宴，丞相及文武官員都被召去侍候，到晚上纔結束。壬戌，太祖

召列侍，竟日而罷。壬戌，帝將巡按北境，中外戒嚴，詔以河南尹、守中書令、判六軍事張宗奭爲大内留守。中書門下奏，差定文武官領務尤切宜扈駕者三十八人。詔工部尚書李皎、左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侍郎劉邈、兵部郎中張儁、光禄少卿盧秉彝并令扈蹕。甲子，發自雒師，夕次河陽。乙丑，次温縣。丙寅，次武陟。懷州刺史段明遠迎拜於境上，其内外所備，咸豐霈焉。丁卯，次獲嘉。戊辰，次衛州之新鄉。己巳，晨發衛州，夕止淇門，内衙十將使以十指揮兵士至於行在。辛未，駐蹕黎陽。癸酉，發自黎陽，夕次内黄。甲戌，次昌樂縣。丁丑，次于永濟縣。青州節度使賀德倫奏，統領兵士赴歷亭軍前。戊寅，至貝州，命四丞相及學士李琪盧文度、知制誥竇賞等十五人扈從，其左常侍韋戩等二十三人止焉。己卯，發自貝州，夕駐蹕於野落。

將巡視北部邊境，朝廷内外都戒嚴，下詔以河南尹、守中書令、判六軍事張宗奭爲皇宫留守。中書門下奏，差遣選定文武官員所管事務尤其迫切應該隨從護駕的共三十八人。下詔工部尚書李皎、左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侍郎劉邈、兵部郎中張儁、光禄少卿盧秉彝護駕隨行。甲子，從雒師出發，晚上到達河陽。乙丑，到達温縣。丙寅，到達武陟。懷州刺史段明遠到境上迎拜，内外所準備的，都很豐富。丁卯，到達獲嘉。戊辰，到達衛州的新鄉。己巳清晨，從衛州出發，晚上在淇門停留，内衙十將使帶領十指揮士兵到達皇帝臨時住所。辛未，太祖住黎陽。癸酉，從黎陽出發，晚上到達内黄。甲戌，到達昌樂縣。丁丑，到達永濟縣。青州節度使賀德倫上奏，他將統領軍隊到歷亭軍前。戊寅，到達貝州，命四位丞相及學士李琪、盧文度、知制誥竇賞等十五人護駕隨行，左常侍韋戩等二十三人留下。己卯，從貝州出發，帝在野外暫住。

三月庚辰朔，次于棗强縣之西城。丙戌，鎮、定諸軍招討使楊師厚奏下棗强縣，車駕即日疾馳南還。丁亥，復至貝州。庚寅，楊師厚與副招討李周彝等準詔來朝。辛卯，詔丞相、翰林大學士、文武從官、都招討使及諸軍統指揮使等，賜食於行殿。壬辰，命以羊酒等各賜從官。甲午，幸貝州之東闉閱武。乙未，帝復幸東闉閱騎軍。敕以攻下棗强縣有功將校杜暉等一十一人，并超加檢校官，衙官宋彦等二十五人并超授軍職。丙午，次濟源縣。詔曰：“淑律將遷，亢陽頗甚，宜令魏州差官祈禱龍潭。”戊申，詔曰：“雨澤愆期，祈禱未應，宜令宰臣各於魏州靈祠精加祈禱。”

三月庚辰初一，太祖到達棗强縣的西城。丙戌，鎮州、定州各軍招討使楊師厚上奏已攻下棗强縣，太祖當天迅速馳馬南還。丁亥，又到貝州。庚寅，楊師厚與副招討使李周彝等根據詔令入朝拜見。辛卯，下詔丞相、翰林大學士、文武從官、都招討使及諸軍統指揮使等在行殿賜宴。壬辰，命令以羊酒等物分别賜給隨從官員。甲午，到貝州東門檢閲練武。乙未，太祖又到東門檢閲騎軍。下詔以攻下棗强縣有功將校杜暉等十一人，都越級加檢校官，衙官宋彦等二十五人都越級授予軍職。丙午，到達濟源縣。下詔説：“春日和美的氣候將發生變化，高亢的陽氣很旺盛，應令魏州差官到龍潭禱雨。”戊申，下詔説：“下雨失期，禱雨未應驗，應令宰臣各到魏州靈驗的祠廟精誠祈禱。”

四月己酉，幸魏州金波亭，賜宴

四月己酉，太祖到魏州金波亭，向宰臣、文

宰臣、文武官及六學士。甲寅夕，月掩心大星。丙辰，敕："近者星辰違度，式在修禳，宜令兩京及宋州、魏州取此月至五月禁斷屠宰。仍各於佛寺開建道場，以迎福應。"己未，次黎陽縣。東都留守官吏奉表起居，賜丞相、從官酒食有差。己巳，至東都，博王友文以新創食殿上言，并進准備內宴錢三千貫、銀器一千五百兩。辛未，宴於食殿，召丞相、文武從官等侍焉。帝泛九曲池，御舟傾，帝墮溺於池中，宮女侍官扶持登岸，驚悸久之。制加建昌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開封尹、博王友文爲特進、檢校太保，兼開封尹，依前建昌宮使，充東都留守。戊寅，車駕發自東京，夕次中牟縣。

五月己卯朔，從官文武自丞相而下并詣行殿起居，親王及諸道藩帥咸奉表來上。庚辰，發自鄭州，至滎陽，河南尹魏王宗奭望塵迎拜，河陽留後邵贊、懷州刺史段明遠等邐迤來迎。夕次汜水縣，帝召魏王宗奭入對，便於御前賜食，數刻乃退。壬午，駐蹕於汜水，宰臣、河南尹、大學士并於內殿起居，敕以建昌宮事委宰臣于兢領之。癸未，帝發自汜水，宣令邵贊、段明遠各歸所理。午憩任村頓，夕次孝義宮。留都文武禮部尚書孔續而下道左迎拜。次偃師。甲申，至都，文武臣奉迎於東郊。宰臣薛貽矩抱恙在假，不克扈從，宣問旁午，仍命且駐東京以俟良愈。及薨，帝震悼頗久，命雒苑使曹守瓘往吊祭之，又命輟六日、七日、八日朝參，丞相、文武并詣上閤門進名奉慰。丁亥，以彗星謫見，詔兩京見禁囚徒大辟罪以下，遞減一等，限三日內疏理訖聞奏。詔曰："生育之人，爰當暑

武官及六學士賜宴。甲寅晚上，月亮遮掩了心宿大星。丙辰，下詔說："最近星辰失度，需要祈禱消災。應令兩京及宋州、魏州在四至五月禁止屠宰，并各在佛寺開設道場，以迎接吉利的應驗。"己未，到黎陽縣。東都留守官吏上表問安，分等賜給丞相、隨從官員酒食。己巳，到達東都，博王朱友文上言新建食殿，并進獻準備內宴錢三千貫、銀器一千五百兩。辛未，在食殿宴飲，召宰臣、文武從官等陪侍。太祖在九曲池划船，太祖的船傾斜，墜入池中，宮女侍從官扶持登岸，驚悸很久。下詔建昌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開封尹、博王朱友文加官爲特進、檢校太保，兼開封尹，依舊任建昌宮使，任東都留守。戊寅，帝從東京出發，晚上到達中牟縣。

五月己卯初一，文武隨從官員自宰相以下都到途中臨時宮殿問安，親王及各道藩鎮統帥都來上表。庚辰，從鄭州出發，到達滎陽，河南尹魏王宗奭遥望帝的車塵迎拜，河陽留後邵贊、懷州刺史段明遠等連續不斷前來迎接。晚上到達汜水縣，帝召魏王宗奭進去談話，便在帝前賜食，數刻纔退出。壬午，在汜水住下，宰臣、河南尹、大學士都到內殿問安，下詔委任宰臣于兢兼管建昌宮事。癸未，太祖從汜水出發，宣詔令邵贊、段明遠各自回治所。在任村頓午休，晚上到達孝義宮。留都禮部尚書孔續以下的文武官員在路旁迎接下拜。到達偃師。甲申，到京城，文武大臣到東郊奉迎。宰臣薛貽矩生病請假，不能護駕隨從，太祖不斷派人宣旨詢問病情，并命暫住東京以等候病好。到薛貽矩死，太祖震驚哀悼很久，命雒苑使曹守瓘前往吊祭，又命六日、七日、八日停止朝見參拜，丞相、文武官員都到上閤門慰問。丁亥，因彗星變異出現，下詔兩京現在囚禁的死罪以下的犯人，依次減罪一等，限三天以內處理結束上奏。下詔說："生孩子的人，正當夏天；喂奶的愛心，正趕上暖風。倘若任意屠宰牲畜，難道是推自己的愛心於哺育孩子的人，使無

月；乳哺之愛，方及薰風。儻肆意於封屠，豈推恩於長養，俾無殄暴，以助發生。宜令兩京及諸州府，夏季内禁斷屠宰及采捕。天民之窮，諒由賦分；國章所在，亦務興仁。所在鰥寡孤獨、廢疾不濟者，委長吏量加賑恤。史載葬枯，用彰軫恤；《禮》稱掩骼，將致和平。應兵戈之地，有暴露骸骨，委所在長吏差人專功收瘞。國癘之文，尚標七祀；良藥之市，亦載三醫。用憐無告之人，宜徵有喜之術。凡有疫之處，委長吏檢尋醫方，於要路曉示。如有家無骨肉兼困窮不濟者，即仰長吏差醫給藥救療之。”辛卯，詔曰：“亢陽滋甚，農事已傷，宜令宰臣于兢赴中嶽，杜曉赴西嶽，精切祈禱。其近京靈廟，宜委河南尹；五帝壇、風師雨師、九宫貴神，委中書各差官祈之。”友珪葬太祖於伊闕縣，號宣陵。

殘害滅絶，用以幫助發育生長。應令兩京及各州府，夏季内禁止屠宰及采捕。百姓的貧窮，料想是出自天生的本分；國家法典所在，也務求實行仁義。各地鰥寡孤獨、殘廢疾病不能生活的，委托長吏酌情加以賑濟撫恤。史書上載有埋葬枯骨的事，是用來表示體恤的；《禮》書上稱美掩埋骨骼，認爲此事將帶來和平。所有進行戰争的地方，有暴露的骸骨，委托所在地的長吏派人專門從事收埋。全國性疫癘的文字，還標有七種祭祀；良藥的市場，也載有三種醫方。爲了憐憫孤苦無助的人，應該有使人喜悦的辦法。凡有疫疾的地方，委托長吏尋檢醫方，在要道曉示。如果家中没有親人，同時窮困無法生活的，就望長吏派醫生給藥物救濟治療。”辛卯，下詔説：“陽氣極盛，農業生産已受損害，應令宰臣于兢到中嶽，杜曉到西嶽，精心切實祈求禱告。京城附近的顯靈廟宇，應委托河南尹；五帝壇、風師雨師、九宫貴神，委托中書分别派遣官員祈禱。”朱友珪把太祖葬在伊闕縣，陵墓叫宣陵。

舊五代史卷八(梁書八)

本紀第八

末帝紀(上)

末帝諱瑱，初名友貞，及即位，改名鍠，貞明中又改今諱。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元貞皇后張氏。以唐文德元年戊申歲九月十二日生於東京。帝美容儀，性沉厚寡言，雅好儒士。唐光化三年，授河南府參軍。太祖受禪，封均王。時太祖初置天興軍，最爲親衛，以帝爲左天興軍使。開平四年夏，進位檢校司空，依前天興軍使，充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

梁末帝名朱瑱，原名朱友貞，到即位時，改名朱鍠，貞明年間又改今名。是太祖的第四子。母親是元貞皇后張氏。於唐文德元年戊申年九月十二日生於東京。末帝容貌俊美，生性沉着忠厚少言，素來喜歡讀書人。唐光化三年，授任河南府參軍。太祖受禪以後，封爲均王。當時太祖剛設置天興軍，爲最親近的護衛，就以末帝爲左天興軍使。開平四年夏，進位檢校司空，仍舊任天興軍使，充任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

乾化二年六月三日，庶人友珪弒逆，矯太祖詔，遣供奉官丁昭浦馳至東京，密令帝害博王友文。友珪即位，以帝爲東京留守，行開封府尹，檢校司徒。友珪以纂逆居位，群情不附。會趙巖至東京，從帝私宴，因言及社稷事，帝以誠款謀之，巖曰："此事易如反掌，成敗在招討楊令公之手，但得一言諭禁軍，其事立辦。"巖時典禁軍，洎還洛，以謀告侍衛親軍袁象先。帝令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見師厚，且言成事之日，賜勞軍錢五十萬緡，仍許兼鎮。慎交，燕人也，素有膽辨，乃説師厚曰："郢王殺君害父，纂居大位，宫中荒淫，靡所不至。洛下人情已去，東京物望所歸，公若因而成之，則有輔立之功，討賊之效。"師厚猶豫未决，謂從事曰：

乾化二年六月三日，庶人朱友珪大逆不道殺死太祖，假傳太祖詔書，派供奉官丁昭浦飛馬到東京，秘密命令末帝害死博王朱友文。朱友珪即位後，以末帝爲東京留守，暫任開封府府尹，檢校司徒。朱友珪靠篡奪居君位，人們心中不服。時逢趙巖到東京，參加末帝的私人宴會，於是談到國家大事，末帝誠懇地向他詢問計策，趙巖説："此事易如反掌，成敗在招討楊令公的手中，祇要有一句話説給禁軍聽，這件事立刻就成功了。"趙巖當時掌握禁軍，回到洛陽後，將計謀告訴了侍衛親軍袁象先。末帝命令心腹之人馬慎交到魏州見楊師厚，并説事成之後，賞給勞軍錢五十萬緡，仍然允許他兼節度使。馬慎交是燕人，素來有膽識，於是游説楊師厚："郢王殺君害父，篡居天子位，宫中荒淫，無所不至。洛下人心離散，東京爲衆望所歸，您如果順勢做成這件事，就有擁立天子之功，討伐賊人之勞。"楊師厚猶豫不决，對身邊的人説："我與郢王，君

"吾於郢王，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慎交曰："郢王以子弑父，是曰元凶。均王爲君爲親，正名仗義。彼若一朝事成，令公何情自處!"師厚驚曰："幾誤計耳!"乃令小校王舜賢至洛，密與趙巖、袁象先圖議。時有左右龍驤都在東京，帝僞作友珪詔，遣還洛下。先是，劉重遇部下龍驤一指揮於懷州叛，經年搜捕其黨，帝因遣人激怒其衆曰："郢王以龍驤軍嘗叛，追汝等洛下，將盡坑之。"翌日，乃以僞詔示之，諸軍憂恐，將校垂泣告帝，乞指生路。帝諭之曰："先帝三十餘年，經營社稷，千征萬戰，爾等皆曾從行。今日先帝尚落人奸計，爾等安所逃避。"因出梁祖御像以示諸將，帝歔欷而泣曰："郢王賊害君父，違天逆地，復欲屠滅親軍，爾等苟能自趨洛陽，擒取逆豎，告謝先帝，即轉禍爲福矣。"衆踴躍曰："王言是也。"皆呼萬歲，請帝爲主，時友珪改元之二月十五日也。

帝乃遣人告趙巖、袁象先、傅暉、朱珪等。十七日，象先引禁軍千人突入宫城，遂誅友珪。事定，象先遣趙巖齎傳國寶至東京，請帝即位於洛陽。帝報之曰："夷門，太祖創業之地，居天下之衝，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厥東，命將出師，利於便近，若都洛下，非良圖也。公等如堅推戴，册禮宜在東京，賊平之日，即謁洛陽陵廟。"

是月，帝即位於東京，乃去友珪僞號，稱乾化三年。詔曰：

> 我國家賞功罰罪，必叶朝章；報德伸冤，敢欺天道。苟顯違于法制，雖暫滯於歲時，終振大綱，須歸至理。重念太

臣的名分已經確定，如果無故改變主意，人們會説我什麽!"馬慎交説："郢王以子殺父，這叫元凶。均王爲君爲親，倚仗正義端正名分。他如果一旦成功，令公您將怎麽自容!"楊師厚吃驚地説："我幾乎犯錯誤!"於是命令小校王舜賢到洛陽，秘密與趙巖、袁象先謀劃。當時有左右龍驤軍都在東京，末帝僞造朱友珪的詔書，遣還洛下。這以前，劉重遇部下龍驤軍一名指揮官在懷州反叛，搜捕他的黨羽一年，末帝於是派人激怒他的部衆説："郢王因龍驤軍曾反叛，把你們追趕到洛下，將把你們全部活埋。"第二天，就把僞造的詔書拿給他們看。各軍都憂愁恐懼，將校軍官流淚哀求末帝指點生路。末帝告諭他們説："先帝三十多年中，經營社稷，經過千征萬戰，你們都曾跟隨。今日先帝尚且落入人家的奸計，你們怎麽逃得脱。"於是把太祖的御像拿出來給各將領看，末帝嘆息流淚説："郢王殘害君父，違逆天地，又想屠殺親軍，你們如果能奔赴洛陽，擒獲逆賊，告謝先帝，就可以轉禍爲福。"大家踴躍地説："大王所説的很對。"都高呼萬歲，請末帝作君主，當時是朱友珪改年號的二月十五日。

末帝於是派人告訴趙巖、袁象先、傅暉、朱珪等人。十七日，袁象先領禁軍一千人衝入宫城，於是殺了朱友珪。事情安定下來以後，袁象先派趙巖帶着傳國御璽到東京，請末帝在洛陽即位。末帝回答説："夷門，是太祖創業之地，位於天下險要之地，北到并州、汾州，東到淮海，國家的藩鎮，多在它的東面，任命將領，調動軍隊，應該以近便爲好。如果定都洛下，不是好的主意。你們如果堅持擁戴我，應在東京舉行即位典禮，等到平定賊寇之日，就去拜謁洛陽陵廟。"

這個月，末帝在東京即位，於是廢除朱友珪的僞號，稱這年爲乾化三年。下詔説：

> 朝廷賞賜有功的人，懲罰有罪的人，一定會與朝廷典章相符；報答有德的人，伸張冤屈，哪敢欺騙天道。如果有人明顯違背法制，雖然暫時得不到處罰，最終也會重振綱

祖皇帝，嘗開霸府，有事四方。追建皇朝，載遷都邑，每以主留重務，居守難才，慎擇親賢，方膺寄任。故博王友文，才兼文武，識達古今，俾分憂於在浚之郊，亦共理於興王之地，一心無易，二紀于兹。嘗施惠於士民，實有勞於家國。去歲郢王友珪，常懷逆節，已露凶鋒，將不利於君親，欲竊窺於神器。此際值先皇寢疾，大漸日臻，博王乃密上封章，請嚴宫禁，因以萊州刺史授於郢王友珪，纔睹宣頭，俄行大逆。豈有自縱兵於内殿，却翻事於東都，又矯詔書，枉加刑戮，仍奪博王封爵，又改姓名，冤恥兩深，欺誣何極。伏賴上玄垂祐，宗社降靈，俾中外以叶謀，致遐邇之共怒，尋平内難，獲剿元凶，既雪恥於同天，且免譏於共國。朕方期遁世，敢竊臨人，遽迫推崇，爰膺纘嗣。冤憤既伸於幽顯，霈澤宜及於下泉。博王宜復官爵，仍令有司擇日歸葬云。

常，必須回歸正義。深念太祖皇帝，曾開霸業，征討四方。到建立皇朝以後，始遷都城，常因君主事務繁重，難得留守之才，慎重選擇親近賢人，纔能擔當委任。已故博王朱友文，兼有文武之才，見識通達古今，太祖讓他在浚郊分憂，也是爲了讓他在興王之地共同治理，一心不變，達二十四年之久。他曾施恩惠給士人民衆，確實有功於國家。去年郢王朱友珪，常懷悖逆之心，已經暴露出凶惡的面目，將對君親不利，想篡奪皇位。當時正值先帝生病卧床，病情一天天嚴重，博王於是秘密上奏，請求加强宫殿防衛，於是把萊州刺史一職授予郢王朱友珪，朱友珪纔看到宣頭，就做下了大逆不道的事。哪有自己放縱軍隊到皇宫之内，却反而事奉東都？於是又假傳聖旨，亂行殺戮，并削奪博王的封爵，又改姓名，使博王蒙冤受恥，欺騙天下多麽深啊！仰賴上天保佑，祖宗降靈，使内外合謀，遠近共怒，不久就平定了内亂，消滅了元凶，既爲兄弟雪恥，又免受諸侯譏笑。朕正想退隱，哪敢君臨萬民，被大家逼迫推崇，纔繼承皇位。人鬼的冤屈既已得到伸張，恩惠應當施及於九泉之下。博王應當恢復官爵，并命令官府選擇吉日加以安葬。

三月丁未，制曰："朕仰膺天眷，近雪家仇，旋聞將相之謀，請紹祖宗之業。群情見迫，三讓莫從，祗受推崇，懼不負荷。方欲烝嘗寢廟，禋類郊丘，合徵文體之辭，用表事神之敬。其或於文尚淺，在理未周，亦冀隨時，别圖制義。雖臣子行孝，重更名於已孤；而君父稱尊，貴難知而易避。今則虔遵古典，詳考前聞，允諧龜筮之占，庶合帝王之道。載惟凉德，尤愧嘉名，中外群僚，當體朕意。宜改名鍠。"庚戌，以天雄軍節度使、充潞州行營都招討使、開府儀

三月丁未，制書説："朕仰賴上天的幫助，近日報了家仇。後又聽到將相的謀劃，請朕繼承祖宗的大業。朕被群情所迫，多次推讓，都不依從，於是恭敬接受擁戴，擔心不能勝任。正要祭祀祖廟和天地，徵求文辭，用以表達事奉神靈的敬意。如果文章還膚淺，道理不周密，也希望隨時更改，另求制義。雖然臣子行孝，對遺孤改名之事要慎重；但君父尊貴的稱呼，貴在難知而易避。現在恭遵古典，詳考舊聞，以符合龜筮的占卜和帝王之道。深慮德薄，有愧於美好的名字，内外臣僚，應當體察我的心意。應改名鍠。"庚戌，以天雄軍節度使、充潞州行營都招討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弘農郡王楊

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弘農郡王楊師厚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進封鄴王。壬戌，以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李仁福爲檢校太師，進封隴西郡王。戊辰，以邢州保義軍留後、檢校太保戴思遠爲檢校太傅，充邢州節度使。庚午，以鎮東軍節度副使、充兩浙西面都指揮使、行睦州刺史馬綽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領秦州雄武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是月，文武百官上言，請以九月十二日帝降誕日爲明聖節，休假三日。從之。

師厚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進封鄴王。壬戌，以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李仁福爲檢校太師，進封隴西郡王。戊辰，以邢州保義軍留後、檢校太保戴思遠爲檢校太傅，充邢州節度使。庚午，以鎮東軍節度副使、充兩浙西面都指揮使、兼睦州刺史馬綽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領秦州雄武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這月，文武百官上奏，請求以九月十二日皇帝生日爲明聖節，放假三天。聽從了。

夏四月癸未，以西京内外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左龍虎統軍、濮陽開國侯袁象先爲特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充鎮南軍節度、江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諸軍事，進封開國公，增食邑一千户。丁酉，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鄭滑濮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長沙郡開國公羅周翰加特進、駙馬都尉。

夏季四月癸未，以西京内外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左龍虎統軍、濮陽開國侯袁象先爲特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充鎮南軍節度、江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諸軍事，進封開國公，增加食邑一千户。丁酉，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鄭滑濮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長沙郡開國公羅周翰加特進、駙馬都尉。

五月乙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及劉守奇率魏、博、邢、洺、徐、兖、鄆、滑之衆十萬討鎮州。庚戌，營於鎮之南門外。壬子，晋將史建瑭自趙州領騎五百入于鎮州，師厚知其有備，自九門移軍於下博。劉守奇以一軍自貝州掠冀州衡水、阜城，陷下博。師厚自弓高渡御河，迫滄州，張萬進懼，送款，師厚表請以萬進爲青州節度使，以劉守奇爲滄州節度使。詔曰："太祖皇帝六月二日大忌。朕聞姬周已還，并用通喪之禮；炎漢之後，方行易月之儀。歷代相沿，萬幾斯重，遂爲故實，難遽改更。朕頃遭家冤，近平内難，倏臨祥制，俯迫忌辰，音容永遠而莫追，號感彌深而難

五月乙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及劉守奇率魏、博、邢、洺、徐、兖、鄆、滑等州軍隊十萬討伐鎮州。庚戌，在鎮州南門外扎營。壬子，晋將史建瑭從趙州率騎兵五百人進入鎮州，楊師厚知道他們有準備，就把軍隊從九門移到下博。劉守奇帶一軍經貝州攻掠冀州衡水、阜城，攻下下博。楊師厚從弓高渡過御河，進逼滄州，張萬進害怕，表示投誠，楊師厚表奏以張萬進爲青州節度使，以劉守奇爲滄州節度使。皇帝下詔説："六月二日爲太祖皇帝的大忌日。朕聽説周朝以來，都采用通喪之禮；漢朝以後，纔實行以年易月的儀式。歷代沿襲，各種事務以此爲重，於是成爲傳統，難以一下子改變。朕不久前遭遇家禍，近來平定内亂，剛臨祥制，又臨近忌辰，先帝的聲音面容永去而無法再見，朕哭號感慨，越發深刻，難於抑制。朕將在宫中爲先帝服喪，應

抑。將欲表宅憂於中禁，是宜輟聽政於外朝，雖異常儀，願申罔。宜輟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二十九日朝參，軍機急切公事，即不得留滯，并仰晝時聞奏施行。”宰臣文武百官三上表，以國忌廢務多日，請依舊制。詔報曰：“朕聞禮非天降，固可酌於人情；事繫孝思，諒無妨於國體。今以甫臨忌日，暫輟視朝，冀全哀感之情，用表始終之節。宰臣等累陳章表，備述古今，慮以萬幾之繁，議以五日之請。雖玆懇切，難盡允俞。况保身方荷於洪基，敢言過毁；而權制獲申於至性，必在得中。宜自今月二十九日輟至六月七日，無煩抑請，深體朕懷。”

六月戊子，以滄州順化軍節度使、并潞鎮定副招討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張萬進爲青州節度使。

秋九月甲辰，以光禄大夫、守御史大夫、吴興郡開國侯姚洎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十二月庚午，以前鄆州節度、檢校司徒、食邑二千户、福王友璋爲許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是月，晋王收幽州，執僞燕主劉守光及其父仁恭歸晋陽。

乾化四年春正月壬寅，以青州節度使張萬進爲兖州節度使、檢校太尉。

二月甲戌，以感化軍節度使、華商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原郡開國公康懷英爲大安尹，充永平軍節度使，大安金棣等州觀察處置使。

夏四月丁丑，以守司空、平章事于兢爲工部侍郎，尋貶萊州司馬，以其挾私與軍校遷改故也。是日，以行營左先鋒馬軍使、濮州刺史王彦章爲

當停止在外朝聽政。雖然不同於常規禮儀，朕願通過這樣做來表達無限悲痛之情。從五月二十二日到六月二十九日應停止上朝參見，軍機大事及急切的公事，不得延誤，都應立刻上奏施行。”宰臣文武百官三次上奏表，以爲國忌荒廢政事多日，請依照舊制。詔書回答説：“朕聽説禮不是從天而降的，固然可以考慮到人情；事情關係到孝敬思念，想必對國體無妨。現因臨近忌日，暫停上朝，希望保全哀痛的感情，用以表示始終的禮節。宰相大臣等多次上章表，詳述古今之事，考慮因政務繁多，請求改爲五日。雖然言辭懇切，難於盡依。况且正要依靠洪大的基業來保全身體，哪敢過度悲傷；臨時措施使最基本的情性得以表達，必定要適中。應從本月二十九日到六月七日停朝，你們不要再請求，應深刻體會我的心意。”

六月戊子，以滄州順化軍節度使、并潞鎮定副招討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張萬進爲青州節度使。

秋季九月甲辰，以光禄大夫、守御史大夫、吴興郡開國侯姚洎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十二月庚午，以前鄆州節度使、檢校司徒、食邑二千户、福王朱友璋爲許州節度使、檢校太保。這月，晋王收復幽州，擒獲僞燕主劉守光及其父劉仁恭回晋陽。

乾化四年春正月壬寅，以青州節度使張萬進爲兖州節度使、檢校太尉。

二月甲戌，以感化軍節度使、華商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原郡開國公康懷英爲大安尹，充任永平軍節度使，大安金棣等州觀察處置使。

夏季四月丁丑，以守司空、平章事于兢爲工部侍郎，不久貶爲萊州司馬，因爲他在軍官升遷問題上徇私舞弊。這天，以行營左先鋒馬軍使、濮州刺史王彦章爲澶州刺史，充任行營先鋒步軍

澶州刺史，充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加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封開國伯。以永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劉鄩爲開封尹，遥領鎮南軍節度使。

都指揮使，加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封開國伯。以永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劉鄩爲開封尹，遥領鎮南軍節度使。

五月癸丑，朔方軍留後、檢校司徒韓洙起復，授朔方軍節度使、檢校太保。

五月癸丑，朔方軍留後、檢校司徒韓洙被重新起用，委任爲朔方軍節度使、檢校太保。

秋七月，晉王率師自黄澤嶺東下，寇邢、洺，魏博節度使楊師厚軍於漳水之東。晉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遂退。

秋季七月，晉王率軍從黄澤嶺東下，侵擾邢、洺州，魏博節度使楊師厚駐軍於漳水以東。晉將曹進金來投奔，晉軍於是退去。

九月，徐州節度使王殷反。時朝廷以福王友璋鎮徐方，殷不受代，乃下詔削奪殷在身官爵，仍令却還本姓蔣，便委友璋及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開封尹劉鄩等進軍攻討。是時，蔣殷求救於淮南，楊溥遣大將朱瑾率衆來援，存節等逆擊，敗之。

九月，徐州節度使王殷反叛。當時朝廷以福王朱友璋鎮守徐方，王殷不接受朱友璋代任，朝廷就下詔削奪王殷所任的官爵，并命令恢復本姓蔣，順便委派朱友璋及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開封尹劉鄩等人進軍攻討。這時，蔣殷向淮南求救，楊溥派大將朱瑾率兵來支援，牛存節等迎擊，打敗了他們。

貞明元年春，牛存節、劉鄩拔徐州，逆賊蔣殷舉族自燔而死，於火中得其尸，梟首以獻。詔福王友璋赴鎮。

貞明元年春，牛存節、劉鄩攻下徐州。叛逆賊人蔣殷全家自焚而死，在火中找到他們的尸體，斬首挂在木竿上獻給朝廷。詔令福王朱友璋去上任。

閏二月甲午，延州節度使、太原西面招討應接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萬興進封渤海王。

閏二月甲午，延州節度使、太原西面招討應接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萬興進封渤海王。

三月辛酉朔，以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應接等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牛存節爲檢校太尉，加食邑一千户，賞平徐之功也。丁卯，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趙光逢爲太子太保致仕。魏博節度使楊師厚薨，輟視朝三日。

三月辛酉初一，以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應接等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牛存節爲檢校太尉，加食邑一千户，以賞賜他平定徐州的功勞。丁卯，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趙光逢爲太子太保退休。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去世，皇帝停止上朝三日。

初，師厚握强兵，據重鎮，每邀朝廷姑息，及薨，輟視朝三日，或者以爲天意。租庸使趙巖、租庸判官邵贊獻議於帝曰："魏博六州，精兵數萬，蠹害唐室百有餘年。羅紹威前恭

當初，楊師厚掌握强兵，占據重鎮，常要挾朝廷姑息，到死時，停止上朝三日，有人以爲是天意。租庸使趙巖、租庸判官邵贊獻計於皇帝説："魏博六州，有精兵數萬人，危害唐室達一百多年。羅紹威先恭敬後傲慢，太祖常深含憤

後倨，太祖每深含怒。太祖尸未屬纊，師厚即肆陰謀。蓋以地廣兵强，得肆其志，不如分削，使如身使臂，即無不從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之不爲楊師厚耶！若分割相、魏爲兩鎮，則朝廷無北顧之患矣。"帝曰："善。"即以平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軍節度使，遣劉鄩率兵六萬屯河朔。詔曰："分疆裂土，雖賞勛勞；建節屯師，亦從機便。比者魏博一鎮，巡屬六州，爲河朔之大藩，實國家之巨鎮。所分憂寄，允謂重難；將叶事機，須期通濟。但緣鎮、定賊境，最爲魏、博親鄰；其次相、衛兩州，皆控澤、潞山口。兩道并連於晋土，分頭常寇於魏封。既須日有戰争，未若俱分節制。免勞兵力，因奔命於兩途；稍泰人心，俾安居於終日。其相州宜建節度爲昭德軍，以澶、衛兩州爲屬郡，以張筠爲相州節度使。"

怒。太祖尸骨未寒，師厚就施展陰謀。這是因爲他地廣兵强，得以達到目的，不如將魏博分割削弱，使朝廷能如身體使喚手臂一樣進行控制，沒有不服從的。陛下不在此時加以控制，怎麽知道後來的人不成爲楊師厚呢！如果分相、魏爲兩鎮，那麽朝廷就没有北顧之憂了。"皇帝説："好。"於是以平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軍節度使，派劉鄩率兵六萬屯駐河朔。下詔説："分割疆土，雖然是賞賜功勛，建節鎮屯駐兵力，也應當考慮方便。近來魏博一鎮，管轄六州，爲河朔的大屏藩，實爲國家的巨鎮。爲國分憂的責任，確實非常重大，要合乎事機，應當考慮變通的辦法。祇因鎮、定賊境，與魏、博最爲近鄰；其次相、衛兩州，都控制着澤、潞山口。兩道都與晋土相連，敵人常分頭侵擾魏境。既然天天有戰事，不如都分爲節制。以免煩勞兵力，在兩條路上奔命；使人心稍稍安定，使他們能安居終日。相州應建節度鎮爲昭德軍，管轄澶、衛兩州，以張筠爲相州節度使。"

己丑，魏博軍亂，囚節度使賀德倫。是時，朝廷既分魏博六州爲兩鎮，命劉鄩統大軍屯于南樂，以討王鎔爲名，遣澶州刺史、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王彦章領龍驤五百騎先入於魏州，屯於金波亭。詔以魏州軍兵之半隸于相州，并徙其家焉。又遣主者檢察魏之帑廪。既而德倫促諸軍上路，姻族辭決，哭聲盈巷。其徒乃相聚而謀曰："朝廷以我軍府强盛，故設法殘破。况我六州，歷代藩府，軍門父子，姻族相連，未嘗遠出河門，離親去族，一旦遷於外郡，生不如死。"三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乃作亂，放火大掠，首攻龍驤軍，王彦章斬關而遁。遲明，殺德倫親軍五百餘人於牙城，執德倫置之樓上。有效節軍校張彦者，最爲粗暴，膽氣伏人，乃率

己丑，魏博軍隊叛亂，囚禁了節度使賀德倫。這時，朝廷已分魏博六州爲兩鎮，命令劉鄩統領大軍屯駐在南樂，以討伐王鎔爲名，派澶州刺史、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王彦章率領龍驤軍五百騎兵先進入魏州，屯駐在金波亭。下詔將魏州一半的軍隊隸屬相州，并遷徙他們的家屬。又派主管官員檢查魏州的倉庫財物。後來賀德倫催促各軍上路，家屬辭别，哭聲滿巷。那些人於是相聚密謀説："朝廷認爲我軍府强盛，所以設法殘破。何况我們六州爲歷代藩府，軍中父子姻族相連，未曾遠出河門以外，離别親戚族人，一旦遷到外郡，生不如死。"三月二十九日夜，魏州軍於是作亂，放火大肆搶劫，首先進攻龍驤軍，王彦章殺開血路逃走。到天快亮時，叛軍在牙城殺死賀德倫親兵五百多人，把賀德倫抓住囚禁在樓上。有一個效節軍校名叫張彦，最爲粗暴，以膽氣伏人，於是帶領數百名無賴，制止軍人搶掠。這一天，魏州被屠殺的士人百姓不可勝數。

無賴輩數百，止其剽掠。是日，魏之士庶被屠戮者不可勝紀。

帝聞之，遣使齎詔安撫，仍許張彥除郡厚賜，將士優賞。彥等不遜，投詔於地，侮罵詔使，因迫德倫飛奏，請却復相、衛，抽退劉鄩軍。帝復遣諭曰："制置已定，不可改易。"如是者三。彥等奮臂南向而罵曰："傭保兒，敢如是也！"復迫德倫列其事。時有文吏司空頲者，甚有筆才，彥召見，謂曰："爲我更草一狀，詞宜抵突，如更敢違，則渡河擒之。"乃奏曰："臣累拜封章，上聞天聽，在軍衆無非共切，何朝廷皆以爲閑。半月三軍切切，而戈矛未息；一城生聚皇皇，而控告無門。惟希俯鑒丹衷，苟從衆欲，須垂聖允，斷在不疑。如或四向取謀，但慮六州俱失。言非意外，事在目前。"張彥又以楊師厚先兼招討使，請朝廷依例授之，故復逼德倫奏曰："臣當道兵甲素精，貔貅極鋭，下視并、汾之敵，平吞鎮、定之人。特乞委臣招討之權，試臣湯火之節，苟無顯效，任賜明誅。"詔報曰："魏、博寇敵接連，封疆懸遠，凡於應赴，須在師徒。是以别建節旄，各令捍禦，并、鎮則委魏、博控制，澤、潞則遣相、衛枝梧。咸逐便安，貴均勞逸，已定不移之制，宜從畫一之規。至於征伐事權，亦無定例。且臨清王領鎮之日，羅紹威守藩以來，所領事銜，本無招討。祇自楊師厚先除陝、滑二帥，皆以招討兼權，因兹帶過鄴中，原本不曾落下，苟循事體，寧吝施行。况今劉鄩指鎮、定出征，康懷英往邠、岐進討，祇令統帥師旅，亦無招討使銜。切宜遍諭群情，勿興浮議，倚注之意，卿宜體之。"詔至，張彥壞裂，抵之於

末帝聽説後，派使者帶上詔書去安撫，并許諾任命張彥爲郡官，加以重賞，對將士也加以優厚賞賜。張彥等人不敬，將詔書扔在地上，辱罵傳詔使臣，於是逼迫賀德倫飛速上奏，請求退還相、衛二州，撤退劉鄩軍。末帝又派人告諭説："處置已定，不可更改。"如此達三次。張彥等人揮舞手臂向南罵道："這幫雇工小兒，怎麽敢這樣！"又逼賀德倫上奏這事。當時有一個文吏名叫司空頲，很有舞文弄墨之才，張彥召見他，對他説："你爲我再草擬一份奏狀，用詞要抵觸，他如果敢違抗，就渡過黄河去擒他。"於是上奏説："我多次上奏章，使天子能聽到我們的意見。這些在軍人們看來都是迫切的問題，爲什麽朝廷認爲都無關緊要。半個月來三軍將士急切期待，而戰亂不息；一城生靈惶恐不安，而控告無門。祇希望天子下察我們的丹心，滿足大家的願望，請求聖上允許，果斷决定。如果向四方討計策，祇怕六州全失。我説的是我們所想的，事情就擺在眼前。"張彥又因楊師厚先兼任招討使，請朝廷按先例授任他此職，所以又逼賀德倫上奏説："我所在之道兵甲素來精良，將士極爲精鋭，并州、汾州之敵不是對手，鎮州、定州之人可以一口吞下。特地請求委任我招討的權力，檢驗我赴湯蹈火的節概，如果没有明顯的功勞，皇上可以任意殺掉我。"詔書回答説："魏、博與敵寇相接，封疆遥遠，凡是應赴緊急情况，都靠軍隊。所以另建節鎮，各令守衛，并州、鎮州則交給魏、博控制，澤、潞則讓相、衛處置。都是爲了方便，所貴勞逸平均，已經確定無法更改的制度，應該服從統一的規劃。至於征討的權力，也没有固定的先例。况且臨清王任方鎮之日，羅紹威守藩府以來，所任官銜裏面，本無招討之名。祇因楊師厚先任陝、滑二州統帥，都以招討兼任，因此帶到鄴中，原本不曾去掉，如果遵循事體，難道吝惜施行。况且劉鄩現在向鎮州、定州出征，康懷英往邠州、岐州進討，祇令統率軍隊，也無招討使的官銜。應當遍告衆人，不要提

地，謂德倫曰："梁主不達時機，聽人穿鼻，城中擾攘，未有所依。我甲兵雖多，須資勢援，河東晉王統兵十萬，匡復唐朝，世與大梁仇讎。若與我同力，事無不濟，請相公改圖，以求多福。"德倫不得已而從之，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求援於太原。彦使德倫告諭軍城曰："可依河東稱天祐十二年，此後如有人將文字於河南往來，便仰所在處置。"

是月，邠州留後李保衡以城歸順。保衡，楊崇本養子也。崇本乃李茂貞養子，任邠州二十餘年，去歲爲其子彦魯所毒。彦魯領知州事五十餘日，保衡殺彦魯送款於帝，即以保衡爲華州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彦威爲邠州節度使。

五月，晉王率師赴魏州。節度使牛存節薨。是月，鳳翔李茂貞遣僞署涇州節度使劉知俊率師攻邠州，以李保衡歸順故也。自是凡攻圍十四月，節度使霍彦威、諸軍都指揮使黄貴堅守捍寇，會救軍至，岐人乃退。

六月庚寅，晉王入魏州，以賀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舉族遷於晉陽。是月，晉人陷德州。

秋七月，又陷澶州，刺史王彦章棄城來奔。是月，劉鄩自洹水潛師由黄澤路西趨晉陽，至樂平縣，值霖雨積旬，乃班師還。次宗城，遂至貝州，軍於堂邑。遇晉軍，轉鬥數十里，晉軍稍退。翼日，鄩移軍于莘。

八月，賀瓌收復澶州。

九月，以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行澶州刺史、檢校太保王彦章爲汝州防禦使，依前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壬午，正衙命使册德妃張氏。是夕，妃薨。

出不切實際的要求，朝廷倚重你們的本意，你應當加以體會。"詔書送到後，張彦撕毀，扔在地上，對賀德倫説："梁朝君主不識時務，聽人牽着鼻子走，城中混亂，没有依靠。我人馬雖多，須要藉助外力支援，河東晉王統兵十萬，復興唐朝，世代與大梁爲仇。如果與我們同心協力，事情没有不成的，請相公改變主意，以求多福。"賀德倫不得已順從了他，於是派牙將曹廷隱帶着書信向太原求援。張彦讓賀德倫告諭城中軍民説："可以像河東那樣稱天祐十二年，此後如果有人帶着文書往來河南，便請各地自行處置。"

這月，邠州留後李保衡以城歸順朝廷。李保衡，是楊崇本的養子。楊崇本是李茂貞的養子，在邠州任職二十多年，去年被他的兒子楊彦魯毒死。楊彦魯代理知州事務五十多天，李保衡殺死楊彦魯向末帝投誠，朝廷就以李保衡爲華州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彦威爲邠州節度使。

五月，晉王率軍赴魏州。節度使牛存節去世。這月，鳳翔李茂貞派僞署涇州節度使劉知俊率軍進攻邠州，這是由於李保衡歸順朝廷的緣故。從這時開始共攻圍了十四個月，節度使霍彦威、諸軍都指揮使黄貴堅守抵抗敵寇，時逢援軍趕到，岐人纔撤走。

六月庚寅，晉王進入魏州，以賀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全族遷往晉陽。這月，晉人攻陷德州。

秋七月，晉人又攻陷澶州，刺史王彦章丢下城池來投奔。這個月，劉鄩從洹水秘密調兵由黄澤路向西直搗晉陽，到達樂平縣，遇上十多天連綿雨，於是班師回來。在宗城安營，於是到貝州，駐扎在堂邑。遇上晉軍，轉戰數十里，晉軍慢慢退去。第二天，劉鄩移軍到莘。

八月，賀瓌收復澶州。

九月，以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暫任澶州刺史、檢校太保王彦章爲汝州防禦使，仍舊任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壬午，正衙派使者册封德妃張氏。當晚，德妃死去。

冬十月辛亥，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是夕，帝於寢殿熟寐，忽聞御榻上寶劍有聲，帝遽起視之，而友孜之黨已入於宫中，帝揮之獲免。壬子，葬德妃張氏。

冬季十月辛亥，康王朱友孜謀反，被誅殺。當晚，末帝在寢殿熟睡，忽然聽見御榻上寶劍發出聲音，末帝立即起身察看，而朱友孜的黨羽已進入宫中，末帝揮劍刺殺，纔得以幸免於難。壬子，安葬德妃張氏。

十一月乙丑，改乾化五年爲貞明元年。

十一月乙丑，改乾化五年爲貞明元年。

十二月乙未，詔升華原縣爲崇州静勝軍，以美原縣爲裕州，以爲屬郡。以僞命義勝軍節度使、鼎耀等州觀察使、特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彦韜爲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静勝軍節度使、崇裕等州觀察使、河内郡開國侯，仍復本姓温，名昭圖。昭圖，華原賊帥也。李茂貞以爲養子，以華原爲耀州，美原爲鼎州，僞命昭圖爲節度使。至是歸款，故有是命。

十二月乙未，下詔升華原縣爲崇州静勝軍，以美原縣爲裕州，作爲管轄的郡。以僞任義勝軍節度使、鼎耀等州觀察使、特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彦韜爲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任静勝軍節度使、崇裕等州觀察使、河内郡開國侯，仍然恢復本姓温，名昭圖。温昭圖，本爲華原賊兵頭目。李茂貞收爲養子，以華原爲耀州，美原爲鼎州，僞任昭圖爲節度使。到這時投誠，所以有這些任命。

貞明二年春正月庚申，以皇伯父宋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廣王全昱爲守中書令，餘如故。以浙江東道營田副使、檢校太傅、前常州刺史杜建徽遥領涇州節度使。

貞明二年春正月庚申，以皇伯父宋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廣王朱全昱爲守中書令，其他官職如故。以浙江東道營田副使、檢校太傅、前常州刺史杜建徽遥領涇州節度使。

二月丙申，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楊涉罷相，守左僕射。涉累上章以疾辭位，故有是命。是月，命許州節度使王檀、河陽節度使謝彦章、汝州防禦使王彦章率師自陰地關抵晋陽，急攻其壘，不克而旋。

二月丙申，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楊涉免去宰相，守左僕射。楊涉多次上奏以疾病爲由辭職，所以有這個任免。這月，命令許州節度使王檀、河陽節度使謝彦章、汝州防禦使王彦章率軍從陰地關直抵晋陽，猛攻敵人的營壘，不勝而回。

三月，劉鄩率師與晋王大戰於故元城，鄩軍敗績。先是，鄩駐於莘，帝以河朔危急，師老於外，餉饋不充，遣使賜鄩詔，微有責讓。鄩奏以寇勢方盛，未可輕動。帝又問鄩决勝之策，鄩奏曰："但人給糧十斛，盡則破敵。"帝不悦，復遣促戰。鄩召諸將會議，諸將欲戰，鄩默然。一

三月，劉鄩率軍與晋王在故元城大戰，劉鄩軍隊戰敗。這以前，劉鄩駐軍在莘，末帝以爲河朔危急，軍隊在外面消磨，糧餉不足，派使者賜詔給劉鄩，略有責備之意。劉鄩上奏説敵人勢力正强，不可輕舉妄動。末帝又問劉鄩有什麽决勝的辦法，劉鄩上奏説："衹要給每人糧十斛，吃完後就會打敗敵人。"末帝不高興，又派人督促出戰。劉鄩召集各將商議，各將想出戰，劉鄩默

日，引軍攻鎮定之營，彼衆大駭，上下騰亂，俘斬甚衆。時帝遣偏將楊延直領軍萬餘人屯澶州以應鄩，既而晉王詐言歸太原，劉鄩以爲信。是月，召楊延直會于魏城下，鄩自莘率軍亦至，與延直會。既而晉王自貝州至，鄩引軍漸退，至故元城西，與晉人决戰，大爲其所敗。追襲至河上，軍士赴水死者甚衆，鄩自黎陽濟河奔滑州。己巳，制以鄩爲滑州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晉人攻衛州，陷之，又陷惠州。

夏四月乙酉朔，威武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閩王王審知賜號忠勤保安興國功臣，餘如故。晉人陷洺州。癸卯夜，捉生都將李霸作亂，龍驤都將杜晏球討平之。時遣捉生軍千人戍楊劉，軍出宋門外。是夜，由水門復入，二鼓大噪，火發燭城，李霸與其徒燔建國門，不克。龍驤都將杜晏球屯鞠場，聞亂兵至，率騎擊之，亂軍退，走馬登建國門。晏球奏曰："亂者惟李霸一軍，但守宫城，遲明臣必破之。"未明，晏球誅霸及其同惡，京師方定。是月，以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汝州防禦使王彦章爲鄭州防禦使，依前先鋒步軍都指揮使。

五月，晉軍還太原。

六月，晉人急攻邢州，帝遣捉生都將張温率步騎五百人入于邢州，至内黄，温率衆降於晉人。

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自太原至魏州，節度使張筠棄城奔京師，邢州節度使閻寶以城降於晉王。壬戌，以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充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尚父、守尚書令、吴越王錢鏐爲諸道兵馬元帥，餘如故。以左僕射

不作聲。一天，領軍攻打鎮定敵營，敵軍大爲驚恐，上下亂作一團，俘獲殺死很多人。當時末帝派偏將楊延直率軍一萬餘人駐扎在澶州來接應劉鄩，後來晉王假稱回太原，劉鄩信以爲真。這月，召楊延直在魏城下會師，劉鄩也從莘率軍到達，與楊延直會合。後來晉王從貝州襲來，劉鄩領兵慢慢退却，到故元城西，與晉人决戰，被晉人打得大敗。晉人追擊到黄河上，劉鄩軍士跳水而死的人很多，劉鄩從黎陽渡過黄河逃奔到滑州。己巳，下詔以劉鄩爲滑州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晉人進攻衛州，攻下了，又攻陷了惠州。

夏季四月乙酉初一，威武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閩王王審知賜號忠勤保安興國功臣，其他官銜不變。晉人攻陷洺州。癸卯夜，捉生都將李霸作亂，龍驤都將杜晏球討伐平定了他們。當時派捉生軍一千人戍守楊劉，軍隊從宋門出去。當晚，又從水門進來，二鼓時大聲喧鬧，放火照亮了全城，李霸和他的黨羽燒建國門，没有成功。龍驤都將杜晏球屯駐在鞠球場，聽到亂軍到來，率騎兵去攻打，亂軍退，騎馬登上建國門。杜晏球上奏説："作亂的衹有李霸一支軍隊，衹要守住城門，天不亮時我必定能攻破他們。"天還未明，杜晏球就殺了李霸及其同夥，京城纔穩定下來。這月，以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汝州防禦使王彦章爲鄭州防禦使，依舊任先鋒步軍都指揮使。

五月，晉軍回太原。

六月，晉人急攻邢州，末帝派捉生都將張温率步兵騎兵五百人進入邢州，到達内黄，張温率領衆人投降晉人。

秋七月甲寅初一，晉王從太原到魏州，節度使張筠棄城逃奔京城，邢州節度使閻寶以城投降晉王。壬戌，以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充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尚父、守尚書令、吴越王錢鏐爲諸道兵馬元帥，其他官銜如故。以左僕射楊涉爲太子太傅退休。

楊涉爲太子太傅致仕。

八月丁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九月，晋王還太原。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來奔。晋人陷貝州。己卯，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瑯琊郡王王檀薨。

十月丁酉，以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敬翔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以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爲特進、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十月，晋王自太原至魏州。是月，前昭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陳留郡王葛從周薨。

是歲，河北諸州悉入於晋。

八月丁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保退休的趙光逢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九月，晋王回太原。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來投奔。晋人攻陷貝州。己卯，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瑯琊郡王王檀去世。

十月丁酉，以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敬翔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以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爲特進、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十月，晋王從太原到魏州。這月，前昭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陳留郡王葛從周去世。

這一年，河北各州都歸屬於晋。

舊五代史卷九(梁書九)

本紀第九

末帝紀(中)

貞明三年春正月戊午，以前淄州刺史高允奇爲右羽林統軍。癸亥，以前天平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朱勍爲懷州刺史。癸酉，以右天武軍使石釗爲密州刺史。戊寅，以前懷州刺史李建爲安州刺史，仍賜名知節。己卯，以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北面行營副招討等使、特進、檢校太傅霍彦威爲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貞明三年春正月戊午，以前淄州刺史高允奇爲右羽林統軍。癸亥，以前天平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朱勍爲懷州刺史。癸酉，以右天武軍使石釗爲密州刺史。戊寅，以前懷州刺史李建爲安州刺史，仍賜名知節。己卯，以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北面行營副招討等使、特進、檢校太傅霍彦威爲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二月甲申，晋王攻我黎陽，劉鄩拒之而退。乙酉，前蔡州刺史董璋權知宣義軍軍州事。丁亥，以前右羽林軍統軍梁繼業爲左衛上將軍。壬辰，以租庸判官、檢校司徒張紹珪爲光禄卿，依前充租庸判官。癸巳，以權知平盧軍軍州事、客省使、知銀臺事元湘爲檢校司空。甲午，以飛龍使婁繼英爲左武衛大將軍。

二月甲申，晋王進攻我方黎陽，劉鄩打退了他們。乙酉，前蔡州刺史董璋暫知宣義軍軍州事。丁亥，以前右羽林軍統軍梁繼業爲左衛上將軍。壬辰，以租庸判官、檢校司徒張紹珪爲光禄卿，依舊任租庸判官。癸巳，以暫知平盧軍軍州事、客省使、知銀臺事元湘爲檢校司空。甲午，以飛龍使婁繼英爲左武衛大將軍。

三月庚申，以前平戎軍使、檢校司徒郭紹賓爲禧州刺史。辛酉，以前天平軍節度副使裴彦爲隨州刺史。戊寅，湖州刺史錢傳璟、蘇州刺史錢傳璙、鎮海軍節度副使錢傳瓘、温州刺史錢傳球、睦州刺史錢傳懿、寶州刺史錢傳瓘、明州刺史錢傳球、義州刺史錢傳琇、峰州刺史錢傳珦、巒州刺史錢傳琰、鎮海軍都知兵馬使錢傳璛

三月庚申，以前平戎軍使、檢校司徒郭紹賓爲禧州刺史。辛酉，以前天平軍節度副使裴彦爲隨州刺史。戊寅，湖州刺史錢傳璟、蘇州刺史錢傳璙、鎮海軍節度副使錢傳瓘、温州刺史錢傳璲、睦州刺史錢傳懿、寶州刺史錢傳璀、明州刺史錢傳球、義州刺史錢傳琇、峰州刺史錢傳珦、巒州刺史錢傳琰、鎮海軍都知兵馬使錢傳璛等共十一人，都加官勛階爵，這是批准吴越王錢鏐的請求。

等凡一十一人，并加官勛階爵，從吴越王錢鏐之請也。

夏四月庚辰，以前行左武衛大將軍蔡敬思爲右武衛上將軍。辛巳，以前安州刺史劉玘權知晉州軍州事。以前密州刺史張實爲潁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癸未，以六軍押牙、充左天武軍使劉彦珪爲澶州刺史。辛卯，以右千牛衛大將軍劉璩充契丹宣諭使。詔諸道兵馬元帥開幕除吏，一同天策上將府故事。辛丑，以清海軍元從都押牙、隴州刺史吴鍔爲檢校司空。癸卯，以兩浙衙内先鋒指揮使、守峰州刺史錢傳珦爲泗州刺史。

夏季四月庚辰，以前行左武衛大將軍蔡敬思爲右武衛上將軍。辛巳，以前安州刺史劉玘暫知晉州軍州事。以前密州刺史張實爲潁州刺史，充任本州團練使。癸未，以六軍押牙、充左天武軍使劉彦珪爲澶州刺史。辛卯，以右千牛衛大將軍劉璩任契丹宣諭使。詔令各道兵馬元帥開幕府任吏員，一概與天策上將府舊例相同。辛丑，以清海軍元從都押牙、隴州刺史吴鍔爲檢校司空。癸卯，以兩浙衙内先鋒指揮使、守峰州刺史錢傳珦爲泗州刺史。

六月庚辰，以前東京馬步都指揮使兼左天武軍使雷景從爲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辛卯，以租庸判官、光禄大夫、檢校司徒、行光禄卿張紹珪爲申州刺史。壬辰，以權知晉州建寧軍軍州事、前安州刺史劉玘爲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

六月庚辰，以前東京馬步都指揮使兼左天武軍使雷景從爲汝州刺史，充任本州防禦使。辛卯，以租庸判官、光禄大夫、檢校司徒、行光禄卿張紹珪爲申州刺史。壬辰，以暫知晉州建寧軍軍州事、前安州刺史劉玘爲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

秋七月丁巳，以淄州刺史陳洪爲棣州刺史。乙丑，以刑部員外郎封翹爲翰林學士。丙寅，以汝州刺史楊延直爲左衛大將軍，以前左衛上將軍劉重霸爲起復雲麾將軍、右驍衛上將軍。庚午，以六軍諸衛副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張業爲淄州刺史。

秋季七月丁巳，以淄州刺史陳洪爲棣州刺史。乙丑，以刑部員外郎封翹爲翰林學士。丙寅，以汝州刺史楊延直爲左衛大將軍，以前左衛上將軍劉重霸爲起復雲麾將軍、右驍衛上將軍。庚午，以六軍諸衛副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張業爲淄州刺史。

八月辛巳，以左神武軍統軍周武爲寧州刺史，以左崇安指揮使、前申州刺史劉仁鐸爲衍州刺史。戊子，泰寧軍節度使張萬進被賜名守進。

八月辛巳，以左神武軍統軍周武爲寧州刺史，以左崇安指揮使、前申州刺史劉仁鐸爲衍州刺史。戊子，泰寧軍節度使張萬進被賜名守進。

九月庚申，以遥領常州刺史張昌孫遥領壽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

九月庚申，以遥領常州刺史張昌孫遥領壽州刺史，充任本州團練使。

冬十月壬午，以權西面行營都監、右武衛上將軍張筠權知商州軍州事。戊子，詔曰："太子太傅李戩，多因釋教，誑惑群情，此後不得出入無恒。"癸巳，以前崇德軍使張思綰

冬十月壬午，以暫任西面行營都監、右武衛上將軍張筠暫知商州軍州事。戊子，末帝下詔説："太子太傅李戩，多用佛教，迷惑人心，從此以後不得隨便出入。"癸巳，以前崇德軍使張思綰爲左武衛上將軍。己亥，以啓聖匡運同德功

爲左武衛上將軍。己亥，以啓聖匡運同德功臣、諸道兵馬元帥、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充淮南宣潤等四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吴越王錢鏐爲天下兵馬元帥。壬寅，以尚書左丞吴藹爲工部尚書，充兩浙官告使。是月，晋王自魏州還太原。

閏十月丁卯，以前商州刺史徐璫爲左驍衛上將軍，充西都大内皇墻使。

十一月壬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珏權判户部事。戊子，以寧州刺史周武爲武静軍防禦使，守慶州刺史。以河潼軍使竇廷琬爲寧州刺史。

十二月，晋王自太原復至魏州。庚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華温琪爲右龍虎軍統軍，以右龍虎軍統軍張彦勳爲商州刺史，以前西京大内皇墻使李項爲右威衛上將軍，以左金吾衛上將軍李周彝權兼左街使。壬戌，以守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魏王張宗奭爲天下兵馬副元帥。丙寅，以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鄭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王彦章爲檢校太傅。丁卯，以西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左龍虎軍統軍賀瓌爲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宣義軍節度使、鄭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己巳，帝幸洛陽，爲來年有事於南郊也。遂幸伊闕，親拜宣陵。時租庸使趙巖勸帝郊天，且言：“帝王受命，須行此禮，願陛下力行之。”宰臣敬翔奏曰：“國家自劉鄩失律已來，府藏殫竭，箕斂百姓，供軍不暇，郊祀之禮，須行賞賚，所謂取虚名而受實弊也。況晋人壓境，車駕未可輕動。”帝不聽，遂行。是月，晋人陷楊劉城，帝聞之

臣、諸道兵馬元帥、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充淮南宣潤等四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吴越王錢鏐爲天下兵馬元帥。壬寅，以尚書左丞吴藹爲工部尚書，充任兩浙官告使。這月，晋王從魏州回太原。

閏十月丁卯，以前商州刺史徐璫爲左驍衛上將軍，充任西都大内皇墻使。

十一月壬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珏暫判户部事。戊子，以寧州刺史周武爲武静軍防禦使，守慶州刺史。以河潼軍使竇廷琬爲寧州刺史。

十二月，晋王從太原回到魏州。庚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華温琪爲右龍虎軍統軍，以右龍虎軍統軍張彦勳爲商州刺史，以前西京大内皇墻使李項爲右威衛上將軍，以左金吾衛上將軍李周彝暫兼左街使。壬戌，以守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魏王張宗奭爲天下兵馬副元帥。丙寅，以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鄭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王彦章爲檢校太傅。丁卯，以西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左龍虎軍統軍賀瓌爲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宣義軍節度使、鄭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己巳，皇帝巡幸洛陽，因爲明年要舉行郊祀大禮。於是巡幸伊闕，親自拜祭宣陵。當時租庸使趙巖勸末帝祭天，并且説：“帝王接受天命，要行此禮，希望陛下勉力行祭天禮。”宰臣敬翔上奏説：“國家自從劉鄩失敗以來，國庫空虚，對百姓多方搜刮，軍隊供給都不够，舉行郊祀之禮，要進行賞賜，這就是圖虚名而受實禍。何況晋人大軍壓境，皇上的車馬不可輕動。”末帝不聽，於是出發。這月，晋人攻陷楊劉城，末帝聽了此事害怕，於是停止舉行郊祀禮，車馬急忙回到東京。癸酉，下詔文武兩班大臣，除原來隨駕人數外，其餘的都令御史司憲張衮部署，等皇帝車馬離京後一兩日，發往東京。甲戌，以天下兵

懼，遂停郊禮，車駕急歸東京。癸酉，詔文武兩班，除元隨駕人數外，其餘并令御史司憲張衮部署，候車駕離京後一兩日，發赴東京。甲戌，以天下兵馬副元帥、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爲西都留守。

貞明四年春正月，晉人寇鄆、濮之境。車駕至自洛陽。庚辰，以蔡州刺史姚勍權知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乙酉，以前静難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黄貴爲蔡州刺史。甲午，以右領軍衛上將軍齊奉國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

二月，遣將謝彦章帥衆數萬迫楊劉城。甲子，晉王來援楊劉城，彦章之軍不利而退。

三月壬午，以前右武衛上將軍張筠爲左衛上將軍。癸巳，以鎮國軍節度押衙、充本道馬步軍都指揮使江可復爲衍州刺史。壬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行軍司馬、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綽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依前鎮海、鎮東等軍節度行軍司馬，餘如故，從錢鏐之請也。

夏四月丁未，以宣徽院使、右衛上將軍趙縠權知青州軍州事，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本院事。己酉，以銀青光禄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判户部鄭珏爲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上柱國，仍進封滎陽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户。以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蘭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蕭頃爲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進封蘭陵縣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户。庚戌，以前崇德軍使、前右武衛大將軍杜存爲右領軍衛上將軍。甲寅，以刑部郎中、充史館修撰竇專爲翰林學

馬副元帥、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爲西都留守。

貞明四年春正月，晉人侵犯鄆州、濮州境。皇帝的車馬從洛陽回來。庚辰，以蔡州刺史姚勍暫知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乙酉，以前静難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黄貴爲蔡州刺史。甲午，以右領軍衛上將軍齊奉國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任街使。

二月，派將領謝彦章率軍數萬逼近楊劉城。甲子，晉王來救援楊劉城，謝彦章軍失利而回。

三月壬午，以前右武衛上將軍張筠爲左衛上將軍。癸巳，以鎮國軍節度押衙、充本道馬步軍都指揮使江可復爲衍州刺史。壬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行軍司馬、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綽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依舊任鎮海、鎮東等軍節度行軍司馬，其他官銜如故，這是批准錢鏐的請求。

夏四月丁未，以宣徽院使、右衛上將軍趙縠暫知青州軍州事，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暫知宣徽院事。己酉，以銀青光禄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暫判户部鄭珏爲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上柱國，仍進封滎陽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户。以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蘭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蕭頃爲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進封蘭陵縣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户。庚戌，以前崇德軍使、前右武衛大將軍杜存爲右領軍衛上將軍。甲寅，以刑部郎中、充史館修撰竇專爲翰林學士。當初，學士竇夢徵草擬有關錢鏐的詔書，貶爲蓬萊尉，末帝召竇專進入翰林院，派崇政使李振問宰相説："竇專是宰臣蕭頃的女婿，命令中書商量可否任翰林學士?"

士。初，學士竇夢徵草錢鏐麻，貶蓬萊尉，帝召專入翰林，遣崇政使李振問宰相云："專是宰臣蕭頃女婿，令中書商量可否?"中書奏曰："宰相親情，不居清顯，避嫌之道，雖著舊規，若蒙特恩，亦有近例，固不妨事。"帝乃可之。己未，靈武節度使韓洙落起復，授開府儀同三司，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癸亥，以延州忠義軍節度使、太原西面招討應接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王高萬興兼鄜、延兩道都制置使，餘如故。時萬興弟鄜州節度使萬金卒，故有是命。己巳，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爲司徒致仕，兼加食邑五百户，以光逢累上章請老故也。辛未，詔宰臣敬翔權判諸道鹽鐵使務。壬申，以太子賓客趙光胤爲吏部侍郎。

五月甲戌，以荆南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高從誨領濠州刺史。乙亥，以特進、檢校太傅、前潁州團練使張實爲起復雲麾將軍，依前潁州團練使。庚辰，以工部尚書致仕孔拯爲國子祭酒。己丑，以太常少卿韋彖爲右諫議大夫。

六月甲辰，以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歙州刺史朱令德爲忠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己酉，以權知感化軍兩使留後、特進、檢校太保姚勍爲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庚戌，上以秘書少監王翹爲將作監，以其父名祕故也。丙辰，以左監門衛將軍康贊美爲商州刺史。以左衛上將軍張筠爲權知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兼判大安府事。戊午，以前景州刺史衛審符爲右衛大將軍。庚申，以河陽節度、充北面行營排陣、兩京馬軍都軍節度等使、光禄大夫、檢校太保謝彦章爲匡國軍節

中書上奏說："宰相的親戚不能位居清要之職，是避嫌的原則，這雖然是在舊規定中寫明了的，但如果蒙受特别的恩寵，也有近來的先例，固然不妨事。"末帝就許可了。己未，靈武節度使韓洙去掉起復，授官開府儀同三司，依舊任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癸亥，以延州忠義軍節度使、太原西面招討應接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王高萬興兼任鄜、延兩道都制置使，其他官銜如故。當時高萬興弟鄜州節度使高萬金去世，所以有這個任命。己巳，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爲司徒退休，兼加食邑五百户，這是因爲趙光逢多次上奏章請求告老的緣故。辛未，詔令宰臣敬翔暫判諸道鹽鐵使事務。壬申，以太子賓客趙光胤爲吏部侍郎。

五月甲戌，以荆南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高從誨兼任濠州刺史。乙亥，以特進、檢校太傅、前潁州團練使張實爲起復雲麾將軍，依舊任潁州團練使。庚辰，以工部尚書致仕的孔拯爲國子祭酒。己丑，以太常少卿韋彖爲右諫議大夫。

六月甲辰，以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歙州刺史朱令德爲忠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己酉，以權知感化軍兩使留後、特進、檢校太保姚勍爲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庚戌，皇上以秘書少監王翹爲將作監，這是因爲王翹的父親名叫王祕的緣故。丙辰，以左監門衛將軍康贊美爲商州刺史。以左衛上將軍張筠爲權知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兼判大安府事。戊午，以前景州刺史衛審符爲右衛大將軍。庚申，以河陽節度、充北面行營排陣、兩京馬軍都軍節度等使、光禄大夫、檢校太保謝彦章爲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暫知河陽軍州事。

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河陽軍州事。

秋七月庚辰，以商州刺史康贊美爲起復雲麾將軍，依前商州刺史。辛卯，以前左驍衛上將軍楊詔爲右武衛上將軍。戊戌，以前匡國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羅周敬爲檢校司空、守殿中監、駙馬都尉。

八月丙午，以右廣勝軍使劉君鐸爲虢州刺史。戊申，以武寧軍節度副使李存權知宿州事。辛亥，涇原節度使杜建徽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建徽，吴越王錢鏐之將也，遥領涇原節制，至是以其上請加恩，故有是命。乙卯，以蔡州刺史黄貴爲絳州刺史。辛酉，以絳州刺史尹皓爲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癸亥，以前永平軍節度副使張正己爲房州刺史。乙丑，以宿州團練使趙麓權知河陽節度觀察留後，以左驍衛將軍劉去非爲郢州刺史。戊辰，以權知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兼判大安府事張筠爲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兼判大安府事。是月，晋王率師次楊劉口，遂軍於麻家渡，北面招討使賀瓌以兵屯濮州北行臺村，對壘百餘日。晋王以輕騎來覘，許州節度使謝彦章發伏兵掩擊，圍之數重，會救軍至，晋王僅以身免。

九月丁丑，静勝軍節度、崇裕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温昭圖加檢校太尉。甲午，崇政院副使張希逸加金紫光禄大夫，行秘書少監。乙未，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壽州團練使張昌孫落起復，授光禄大夫、檢校太傅。

冬十月辛丑朔，以前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保姚勍爲左龍虎統軍，充西都内外馬步軍都指揮

秋七月庚辰，以商州刺史康贊美爲起復雲麾將軍，依舊任商州刺史。辛卯，以前左驍衛上將軍楊詔爲右武衛上將軍。戊戌，以前匡國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羅周敬爲檢校司空、守殿中監、駙馬都尉。

八月丙午，以右廣勝軍使劉君鐸爲虢州刺史。戊申，以武寧軍節度副使李存暫知宿州事。辛亥，涇原節度使杜建徽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杜建徽，是吴越王錢鏐的將領，遥領涇原節制，到這時因他的上司上奏請求加恩典，所以有這個任命。乙卯，以蔡州刺史黄貴爲絳州刺史。辛酉，以絳州刺史尹皓爲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癸亥，以前永平軍節度副使張正己爲房州刺史。乙丑，以宿州團練使趙麓暫知河陽節度觀察留後，以左驍衛將軍劉去非爲郢州刺史。戊辰，以暫知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兼判大安府事張筠爲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依舊兼判大安府事。這月，晋王率軍駐扎在楊劉口，於是在麻家渡屯兵，北面招討使賀瓌把兵駐在濮州北行臺村，對壘一百多天。晋王派輕騎兵來打探虚實，許州節度使謝彦章出伏兵突襲，將敵軍包圍了好幾層，遇上救兵趕來，晋王纔得以逃生。

九月丁丑，静勝軍節度、崇裕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温昭圖加檢校太尉。甲午，崇政院副使張希逸加金紫光禄大夫，行秘書少監。乙未，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壽州團練使張昌孫去除起復，授任光禄大夫、檢校太傅。

冬十月辛丑初一，以前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保姚勍爲左龍虎統軍，充任西都内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洛苑使、金紫光禄大

使。以洛苑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守左威衛大將軍董璋爲右龍虎統軍。己酉，以安南静海節度使、檢校司徒曲美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庚戌，以商州刺史康贊美爲蔡州刺史。

十一月壬辰，前懷州刺史朱勍授起復雲麾將軍，依前懷州刺史。

十二月庚子朔，晋王領軍迫行臺寨，距寨十里結營而止。北面招討使賀瓌殺許州節度使謝彦章、濮州刺史孟審澄、别將侯温裕等於軍，以謀叛聞，爲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構之也。晋王聞之，喜曰："彼將帥不和，亡無日矣。"丁未，以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光禄大夫、檢校太保、曹州刺史朱珪爲檢校太傅，充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癸丑，詔曰："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朱珪：昨以寇戎未滅，兵革方嚴，所期朝夕之間，克弭烟塵之患，每於將帥，别注憂勞。而謝彦章、孟審澄、侯温裕忽構異圖，將萌逆節，賴朱珪挺施貞節，密運沈機，果致梟擒，免資仇敵。特加異殊之命，用旌忠孝之謀，便委雄藩，俾荷隆渥。可檢校太傅，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等州觀察處置、押新羅渤海兩番等使兼行營諸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仍進封沛國郡開國侯。"乙巳，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陳州刺史、惠王友能，鎮國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邵王友誨，并落起復，加檢校太傅。以前房州刺史牛知業爲右羽林軍統軍。癸亥，北面招討使賀瓌率大軍與晋人戰於胡柳陂，晋人敗績。是日既晡，復爲晋人所敗。初，晋人起軍將襲東京，乃下

夫、檢校司徒、守左威衛大將軍董璋爲右龍虎統軍。己酉，以安南静海節度使、檢校司徒曲美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庚戌，以商州刺史康贊美爲蔡州刺史。

十一月壬辰，前懷州刺史朱勍授任起復雲麾將軍，依舊任懷州刺史。

十二月庚子初一，晋王率軍進逼行臺寨，在離寨十里地方扎營。北面招討使賀瓌在軍中殺死許州節度使謝彦章、濮州刺史孟審澄、别將侯温裕等人，上奏説他們陰謀反叛，這都是被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陷害的。晋王聽説後，高興地説："他們將帥不和，離滅亡不遠了。"丁未，以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光禄大夫、檢校太保、曹州刺史朱珪爲檢校太傅，充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依舊任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癸丑，下詔説："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朱珪：先因敵寇未滅，戰事正急，朕希望在朝夕之間，就能平息戰亂之禍，常對將帥，特别加以關注。而謝彦章、孟審澄、侯温裕等人忽然産生别的圖謀，將要作亂，全靠朱珪挺身而出，表現忠貞的節操，暗中運用智慧，果斷將他們擒殺示衆，免於爲仇敵所用。對朱珪特地加以不一般的恩典，用來表彰忠孝的奇謀，將大藩府委托給他，使他得到優厚的恩澤。可以任命朱珪爲檢校太傅，充當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等州觀察處置、押新羅渤海兩番等使兼行營諸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仍進封爲沛國郡開國侯。"乙巳，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陳州刺史、惠王朱友能，鎮國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邵王朱友誨，都去除起復，加檢校太傅。以前房州刺史牛知業爲右羽林軍統軍。癸亥，北面招討使賀瓌率大軍與晋人在胡柳陂交戰，晋人戰敗。這天傍晚，賀瓌又被晋人打敗。當初，晋人出兵將要襲擊東京，於是下令軍中老弱之人都回鄴。這月二十二日，晋王駐扎臨濮，賀瓌、王彦章從行臺寨率軍尾隨他們。二十四日，到達胡柳陂，晋王領軍出戰，賀瓌的軍隊已

令軍中老弱悉歸於鄴。是月二十二日，晉王次臨濮，賀瓌、王彥章自行臺寨率軍躡之。二十四日，至胡柳陂，晉王領軍出戰，瓌軍已成列，晉王以騎突之，王彥章一軍先敗，彥章走濮陽。晉人輜重在陣西，瓌領軍薄之，晉人大奔，自相蹈籍，死者不可勝紀，晉大將周德威歿於陣。瓌軍乃登土山，列陣於山之下，晉王復領兵來戰，瓌軍遂敗。翌日，晉人攻濮陽，陷之，京師戒嚴。

擺開隊列，晉王用騎軍衝擊他們，王彥章一軍先敗，王彥章逃往濮陽。晉人的輜重在陣西，賀瓌率軍進逼，晉人大敗，自相踐踏，死者不可勝數，晉大將周德威死在陣上。賀瓌軍隊於是登上土山，在山下列陣，晉王又率軍來交戰，賀瓌的軍隊於是戰敗。第二天，晉人進攻濮陽，攻下了，京城戒嚴。

貞明五年春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栅。

貞明五年春正月，晉人在德勝築城，夾河修栅欄。

二月乙巳，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徐州軍事。

二月乙巳，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暫知徐州軍事。

三月己卯，以華州感化軍留後尹皓爲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癸未，制削奪兗州節度使張守進在身官爵，以其叛故也。仍命劉鄩爲兗州管内安撫制置使，領兵以攻之。

三月己卯，以華州感化軍留後尹皓爲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癸未，下詔削去兗州節度使張守進所得官爵，這是因爲他反叛的緣故。仍然任命劉鄩爲兗州管内安撫制置使，率兵進攻尹皓。

夏四月壬寅，以永平軍留後兼判大安府事張筠爲永平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行大安尹。庚戌，以鎮海軍北面水陸都指揮使、湖州刺史、檢校太傅錢傳璟遥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是月，賀瓌攻德勝南城，以艨艟戰艦横於河，以扼津濟之路。晉人斷其艨艟，濟軍以援南城，瓌等退軍。

夏四月壬寅，以永平軍留後兼判大安府事張筠爲永平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行使大安尹職權。庚戌，以鎮海軍北面水陸都指揮使、湖州刺史、檢校太傅錢傳璟遥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這月，賀瓌進攻德勝南城，用大船戰艦横在河中，來控制渡河之路。晉人衝開大船，軍隊渡河支援南城，賀瓌等人退兵。

五月己巳，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孔勍加同平章事。丁亥，以延州節度使、鄜延兩道都制置、太原西面招討應接等使、渤海郡王高萬興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保大忠義等軍節度、鄜延管内觀察等使。是月，以行營諸軍左厢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爲許州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行營諸軍左厢

五月己巳，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孔勍加同平章事。丁亥，以延州節度使、鄜延兩道都制置、太原西面招討應接等使、渤海郡王高萬興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當保大忠義等軍節度、鄜延管内觀察等使。這月，以行營諸軍左厢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爲許州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依舊任行營諸軍左厢馬軍都指揮使。

馬軍都指揮使。

六月壬戌，以天驥院使李隨權知登州軍州事。

秋七月，晉王自魏州還太原。

八月乙未朔，滑州節度使賀瓌卒，輟視朝三日，詔贈侍中。是月，命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瓚乃與許州留後王彦章等率大軍自黎陽濟，營於楊村，造浮梁以通津路。

九月丙寅，制削奪廣州節度使、南平王劉巖在身官爵，以其將謀僭號故也。仍詔天下兵馬元帥錢鏐指揮攻討。

冬十月，晉王復至魏州。是月，劉鄩攻下兗州，擒張守進，夷其族。

十一月丁丑，以兗州安撫制置使、特進、檢校太傅、大彭郡開國公劉鄩爲兗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賞平兗之功也。辛卯，王瓚帥師至戚城，遇晉軍，交綏而退。

十二月戊戌，晉王領軍迫河南寨，王瓚率師禦之，獲晉將石家才。既而瓚軍不利，瓚退保楊村寨，晉人陷濮陽。

六月壬戌，以天驥院使李隨暫知登州軍州事。

秋七月，晉王從魏州回太原。

八月乙未初一，滑州節度使賀瓌去世，皇帝停止上朝三天，下詔贈官侍中。這月，任命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王瓚於是與許州留後王彦章等率大軍從黎陽渡過黄河，在楊村扎營，并修造浮橋以連通兩岸。

九月丙寅，下詔削去廣州節度使、南平王劉巖所得官爵，這是因爲他將謀求僭稱天子之號的緣故。仍然下詔命令天下兵馬元帥錢鏐指揮攻討。

冬十月，晉王再次到魏州。這月，劉鄩攻下兗州，擒獲張守進，殺了他的全族人。

十一月丁丑，以兗州安撫制置使、特進、檢校太傅、大彭郡開國公劉鄩爲兗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這是獎賞平定兗州的功勞。辛卯，王瓚率兵到戚城，遇上晉軍，雙方不戰而退。

十二月戊戌，晉王率軍逼近黄河以南營寨，王瓚率軍抵禦，擒獲晉將石家才。後來王瓚軍失利，退守楊村寨，晉人攻陷濮陽。

舊五代史卷十(梁書十)

本紀第十

末帝紀(下)

貞明六年春正月戊子，以曹州刺史朱漢賓爲安州宣威軍節度使。以許州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充散指揮都軍使、檢校太傅王彦章爲匡國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軍職如故。

二月癸丑，宣州節度使錢傳璟起復，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宣州節度使，以其丁内艱故也。

三月丁亥，以前申州刺史張紹珪爲大理卿。

夏四月己亥，制曰：

王者愛育萬方，慈養百姓，恨不驅之仁壽，撫以淳和。而炎、黄有戰伐之師，堯、舜有干戈之用，諒不獲已，其猶病諸。然則去害除妖，興兵動衆，殺黑龍而濟中土，刑白馬而誓諸侯。終能永逸暫勞，以至同文共軌，古今無異，方册具存。朕以眇末之身，托億兆之上，四海未乂，八年于兹，業業兢兢，日慎一日。雖逾山越海，肅慎方來；而召雨徵風，蚩尤尚在。顧兹殘孽，勞我大邦，將士久於戰征，黎庶疲於力役。木牛暫息，則師人有乏爨之憂；流馬盡行，則丁壯有無聊之苦。況青春告謝，朱夏已臨，妨我農時，迫我戎事。

貞明六年春正月戊子，以曹州刺史朱漢賓爲安州宣威軍節度使。以許州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充散指揮都軍使、檢校太傅王彦章爲匡國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軍職如故。

二月癸丑，宣州節度使錢傳璟復職，依舊任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宣州節度使，這是因爲他爲母守喪而離職的緣故。

三月丁亥，以前申州刺史張紹珪爲大理卿。

夏四月己亥，下詔説：

帝王愛護四方，養育百姓，恨不能使他們仁德而長壽，以質樸温和安撫他們。而炎帝、黄帝有攻戰之軍，堯帝、舜帝有干戈之用，這都是迫不得已，而還以此爲患。所以去害除妖，興師動衆，殺黑龍而救中原，殺白馬而與諸侯發誓結盟。最終能一勞永逸，以至統一天下，古今無異，文獻上都有記載。朕以渺小的人，位居億萬人民之上，四海未安定，至今已八年了，兢兢業業，一天比一天小心謹慎。雖然遠方肅慎翻山越海前來朝貢；但呼風唤雨，蚩尤還在。考慮到這個餘孽，使我大國蒙受煩擾，將士長期征戰，百姓疲於勞役。供給暫時停息，則軍隊有缺食的憂慮；運糧車全部出動，則運糧壯丁有無可奈何的痛苦。況且春天已過，炎夏已到，妨礙農作，影響軍事。考慮根本大計和達到小康的辦法，應當實行寬大的恩惠，

永言大計，思致小康，宜覃在宥之恩，稍示殷憂之旨。用兵之地，賦役實煩，不有蠲除，何使存濟。除兩京已放免外，應宋、亳、輝、潁、鄆、齊、魏、滑、鄭、濮、沂、密、青、登、萊、淄、陳、許、均、房、襄、鄧、泌、隨、陝、華、雍、晋、絳、懷、汝、商等三十二州，應欠貞明四年終已前夏秋兩税，并鄆、齊、滑、濮、襄、晋、輝等七州，兼欠貞明四年已前營田課利物色等，并委租庸使逐州據其名額數目矜放。所在官吏，不得淹停制命，徵督下民，致恩澤不及於鄉閭，租税虚捐於賬籍。其有私放遠年債負，生利過倍，自違格條，所在州縣，不在更與徵理之限。兖州城内，自張守進違背朝廷，結連蕃寇，久勞攻討，頗困生靈，言念傷殘，尋加給復。應天下見禁罪人，如犯大辟合抵極刑者，宜示好生，特令減死。除準格律常赦不原外，徒流已下，遞減一等。除降官未經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便與復資云。

略表我憂國憂民之心。用兵之地，賦税徭役確實繁多，如果不加以減免，百姓怎麽能够生存。除兩京已減免的以外，宋、亳、輝、潁、鄆、齊、魏、滑、鄭、濮、沂、密、青、登、萊、淄、陳、許、均、房、襄、鄧、泌、隨、陝、華、雍、晋、絳、懷、汝、商等三十二州所欠貞明四年底以前夏秋兩税，以及鄆、齊、滑、濮、襄、晋、輝等七州，兼欠貞明四年以前的營田利税和實物等，都派租庸使逐州根據名額數目加以免除。各地官吏，不得阻礙詔令實施，向百姓催收，使恩典不能到達鄉村，租税在賬簿上假減免。如果有人私自放長年債，獲利過倍，違反規定，所在州縣，不在重新加以徵收的規定之内。兖州城内，自從張守進違抗朝廷，勾結敵人，戰争持續了很久，對百姓多有困擾，朕憐憫傷殘，不久就給予減免徭役和賦税。天下目前被監禁的罪人，如果有犯了死罪應處以極刑的，應當顯示重視生命的德行，特地下令免死。除了依照刑法通常的赦令不予寬大處理的人外，徒刑和流刑以下的罪人，遞減一等。因罪降官未經酌情改移的予以酌情改移，已經酌情改移的就予以恢復官資。

庚子，宗正卿朱守素上言："請依前朝置匭院，令諫議大夫專判。"從之，乃以右諫議大夫鄭韜光充知匭使。乙巳，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開國公敬翔爲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餘如故。以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事鄭珏爲監修國史、判度支。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蕭頃爲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事。以尚書左丞李琪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丙午，吏部

庚子，宗正卿朱守素上奏："請求依前朝設置匭院，令諫議大夫專管。"皇帝同意了，於是以右諫議大夫鄭韜光充當知匭使。乙巳，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開國公敬翔爲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其餘的官職不變。以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事鄭珏爲監修國史、判度支。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蕭頃爲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事。以尚書左丞李琪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丙午，吏部侍郎趙光胤爲尚書左丞。己酉，以河中護國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制置度支解縣池場等使、開府儀同三

侍郎趙光胤爲尚書左丞。己酉，以河中護國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制置度支解縣池場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中書令、冀王友謙依前守太保、兼中書令，兼同州節度使，餘如故。癸丑，鄜延節度使兼西面招討接應等使、檢校太保、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萬興進封延安王，賜號匡時定節功臣。前衡州長史劉隲進所撰《地理手鏡》十卷。己未，以租庸判官、尚書工部郎中張鋭爲户部郎中，充崇政院學士。辛酉，以前吏部侍郎盧協爲吏部侍郎。

司、守太保、兼中書令、冀王朱友謙仍舊任守太保、兼中書令、兼同州節度使，其餘官職不變。癸丑，鄜延節度使兼西面招討接應等使、檢校太保、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萬興晋封延安王，賜號匡時定節功臣。前衡州長史劉隲進獻所著的《地理手鏡》十卷。己未，以租庸判官、尚書工部郎中張鋭爲户部郎中，充任崇政院學士。辛酉，以前吏部侍郎盧協爲吏部侍郎。

五月乙丑，故左衛上將軍齊奉國贈太傅。詔曰："應文武朝官，或有替罷多年，漂流在外者，宜令中書門下量才除授，勿使栖遲。或有進士策名，累年未釋褐者，與初任一官，已釋褐者，依前資敘用。"乙酉，升宋州爲大都督府，其餘廢大都督府額。

五月乙丑，追贈已故左衛上將軍齊奉國爲太傅。下詔說："文武朝臣中，有的罷官多年，有的漂流在外，應令中書門下量才授官，不要使他們漂泊失意。或者有考中進士，多年没有做官的，授給他們一個初任官，已經做官的人，就按過去的資歷選拔任用。"乙酉，升宋州爲大都督府，其餘的大都督府廢除。

六月，遣兖州節度使劉鄩、華州節度使尹皓、崇州節度使温昭圖、莊宅使段凝領軍攻同州。先是，河中朱友謙襲陷同州，節度使程全暉單騎奔京師。友謙以其子令德爲同州留後，表求節旄，不允。既而帝慮友謙怨望，遂命兼鎮同州。制命將下而友謙已叛，遣使求援於晋，故命將討之。

六月，派兖州節度使劉鄩、華州節度使尹皓、崇州節度使温昭圖、莊宅使段凝率軍攻打同州。這之前，河中朱友謙攻陷同州，同州節度使程全暉一人騎馬逃到京城。朱友謙派他的兒子朱令德爲同州留後，上奏請求任命爲節度使，朝廷不同意。後來皇帝擔心朱友謙怨恨，就任命他兼同州節度使。任命將要下達時，朱友謙已經反叛了，派使者向晋求援，所以朝廷派將領討伐他。

九月庚寅，以供奉官郎公遠充契丹歡好使。晋王遣都將李嗣昭、李存審、王建及率師來援同州，戰于城下。我師敗績，諸將以餘衆退保華州羅文寨。

九月庚寅，以供奉官郎公遠充任契丹歡好使。晋王派都將李嗣昭、李存審、王建及率軍來支援同州，在城下與梁軍交戰。梁軍戰敗，各將帶領殘部退守華州羅文寨。

冬十月，陳州妖賊毋乙、董乙伏誅。陳州里俗之人，喜習左道，依浮圖氏之教，自立一宗，號曰"上乘"。不食葷茹，誘化庸民，揉雜淫穢，宵聚晝散。州縣因循，遂致滋蔓。時刺

冬十月，陳州妖人毋乙、董乙被處死。陳州鄉下之人，喜歡信奉邪教，依托於佛教，自立一個宗派，稱爲"上乘"。不吃葷，引誘愚民百姓，揉雜淫穢，夜聚晝散。州縣官長期不予禁止，致使邪教廣爲傳播。當時刺史惠王朱友能自恃爲

史惠王友能恃戚藩之寵，動多不法，故奸慝之徒，望風影附。毋乙數輩，漸及千人，攻掠鄉社，長吏不能詰。是歲秋，其衆益盛，南通淮夷，朝廷累發州兵討捕，反爲賊所敗，陳、潁、蔡三州大被其毒。群賊乃立毋乙爲天子，其餘豪首，各有樹置。至是發禁軍及數郡兵合勢追擊，賊潰，生擒毋乙等首領八十餘人，械送闕下，并斬於都市。

皇親國戚，行爲多不合法，所以奸邪之徒，紛紛歸順。由毋乙數人逐漸發展到一千人，攻擊掠奪鄉村，長吏無法查辦。當年秋，他們的黨羽越來越多，南與淮夷相勾結，朝廷多次派州兵去討伐，反而被賊人打敗，陳、潁、蔡三州深受其害。衆賊人於是立毋乙爲天子，其他首領各有官號。到這時朝廷派禁軍及幾個郡的軍隊合力追擊，賊人潰散，活捉了毋乙等首領八十多人，押送朝廷，一并在都市斬首。

龍德元年春正月癸巳，詔諸道入奏判官，宜令御史臺點檢，合從正衙退後，便於中書門下公參辭謝。如有違越，具名銜聞奏。應面賜章服，仍令閤門使取本官狀申中書門下，受敕牒後，方可結入新銜。甲辰，以河東道行營西面應接使，前静勝軍節度、崇裕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温昭圖爲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光禄大夫、檢校太傅王彦章爲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鄭、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依前北面副招討使。

龍德元年春正月癸巳，下詔各道派到朝廷上奏的判官，應令御史臺查核，應從正衙退後，便在中書門下參拜辭謝。如果有違反，開列姓名官銜上奏。應該當面賜給禮服，仍然命令閤門使取本官狀申報中書門下，接受敕牒以後，纔可寫進新的官銜。甲辰，以河東道行營西面應接使，前静勝軍節度、崇裕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温昭圖爲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光禄大夫、檢校太傅王彦章爲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鄭、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依舊任北面副招討使。

二月己未，以權知静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前汝州防禦使華温琪爲静勝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檢校太傅。丙寅，以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季昌爲守中書令，依前荆南節度使。庚午，以晋州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劉玘爲晋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壬申，史館上言："伏見北齊文士魏收著《後魏書》，于時自魏太武之初，至于北齊，書不獲就，乃大徵百官家傳，刊總斟酌，隨條甄舉，搜訪遺亡，數年之間，勒爲一代典籍，編在《北史》，固非虚言。臣今請明下制，敕内外百官及前

二月己未，以權知静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前汝州防禦使華温琪爲静勝軍節度觀察留後，依舊任檢校太傅。丙寅，以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季昌爲守中書令，依舊任荆南節度使。庚午，以晋州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劉玘爲晋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壬申，國史館上奏："北齊魏收著《後魏書》，當時從北魏太武帝初至北齊，書籍不全，於是廣搜百官家傳，删削彙總斟酌，逐條甄别，搜羅遺亡之書，數年之間，編成一代典籍，這都記録在《北史》之中，固然不是假話。臣現在請求明下詔書，令内外百官以及從前做官人家的後代、皇帝親戚及勛臣人家，都各自上交家傳，詳細叙述祖先的生平事迹以及可以考證的才術德業，都加以編纂叙

資士子、帝戚勛家，并各納家傳，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術德業灼然可考者，并纂述送史館。如記得前朝會昌已後公私，亦任抄録送官，皆須直書，不用文藻。兼以兵火之後，簡牘罕存，應内外臣僚，曾有奏行公事，關涉制置，或討論沿革，或章疏文詞，有可采者，并許編録送納。候史館修撰之日，考其所上公事，與中書門下文案事相符會，或格言正辭詢訪不謬者，并與編載。所冀忠臣名士，共流家國之耿光；孝子順孫，獲記祖先之丕烈。而且周德見乎殷紀，舜典存乎禹功，非唯十世可知，庶成一朝大典。臣叨膺委任，獲領監修，將贖素飡，輒干玄覽。”詔從之。鹽鐵轉運使敬翔奏：“請於雍州、河陽、徐州三處重置場院税茶。”從之。己卯，禮部尚書、充西都副留守兼判尚書省事崔沂奏：“西京都省，凡有公事奏聞，常須借印施行，伏請鑄尚書省分司印一面。”從之。是月，鎮州大將王德明殺其帥王鎔，自稱留後，遣使來求援。宰臣敬翔請許之，租庸使趙巖等以爲不可，乃止。

述，交送史館。如果記得前朝會昌以後公事私事，也應當抄録送交官府，都應直書，不用辭藻。加以兵火以後，圖書少存，内外臣僚，曾有奏行公事，關係制度，或者討論沿革，或者章奏文詞，有可以采納的，都允許編録上交。等到史館修撰史書之日，參考其所上交的公事記録，與中書門下檔案所記之事相符合，或者記録的格言正辭經詢問訪察無誤的，都加以記載。希望忠臣名士，共同使家國的光榮流傳下去；孝子順孫，能記録祖先的功業。而且周朝的功德見於對殷代的記録，舜帝的典籍存在於大禹的功業之中，不但使十代的歷史可以知曉，還可以成爲一朝大典。臣被委任監修國史，爲了避免失職，所以冒犯皇上的聽聞。”末帝下詔照辦。鹽鐵轉運使敬翔上奏：“請求在雍州、河陽、徐州三處重新設置場院徵收茶税。”皇帝同意了。己卯，禮部尚書、充任西都副留守兼判尚書省事崔沂上奏：“西京都省，凡是有公事上奏，常要借印施行，請求鑄造一枚尚書省分司印。”皇帝同意了。這月，鎮州大將王德明殺掉主帥王鎔，自稱留後，派使者來求援。宰臣敬翔請求同意，租庸使趙巖以爲不可，於是作罷。

三月丁亥朔，祠部員外郎李樞上言：“請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許妄求師號紫衣。如願出家受戒者，皆須赴闕比試藝業施行，願歸俗者一聽自便。”詔曰：“兩都左右街賜紫衣及師號僧，委功德使具名聞奏。今後有闕，方得奏薦，仍須道行精至，夏臘高深，方得補填。每遇明聖節，兩街各許官壇度七人。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壇，仍令祠部給牒。今後只兩街置僧録，道録僧正并廢。”己丑，以前兵部郎中杜光乂爲左諫議大夫致仕。壬寅，改襄州鄢縣爲沿夏縣，亳州焦夷縣爲夷父縣，密州漢諸縣

三月丁亥初一，祠部員外郎李樞上奏：“請求禁止全國私自剃度僧尼，以及不許隨便求取師號紫衣。如果有人願意出家受戒，都須上京城比試技藝和學業後纔准許，願意還俗的一概聽便。”皇帝下詔説：“兩都左右街賜紫衣及師號僧，派功德使開列姓名上奏。今後有缺額，纔能上奏舉薦，仍然須道行精湛，年高德劭，纔能填補。每遇明聖節，兩街各允許官壇剃度七人。各道如果要剃度僧人，也應到京城官壇來，仍令祠部發給度牒。今後衹於京城設僧録，各地的道録和僧正都予以廢除。”己丑，以前兵部郎中杜光乂爲左諫議大夫退休。壬寅，改襄州鄢縣爲沿夏縣，亳州焦夷縣爲夷父縣，密州漢諸縣爲膠源縣，這是依照中書舍人馬縞的請求而定。

爲膠源縣，從中書舍人馬縞請也。

夏四月，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兵向闕，帝命將出師逆擊，敗之。友能走保陳州。詔張漢傑率兵進討。敕開封府太康、襄邑、雍丘三縣，遭陳州賊軍奔衝，其夏稅只據見苗輸納。

夏四月，陳州刺史惠王朱友能反叛，領兵向京城進攻，皇帝任命將領出兵迎擊，打敗了他。朱友能逃到陳州固守。皇帝下詔令張漢傑率兵前去討伐。下令開封府太康、襄邑、雍丘三縣，遭受陳州賊軍奔走衝擊，他們的夏稅衹依據現有莊稼數交納。

五月丙戌朔，制曰：

五月丙戌初一，下詔說：

朕聞惟辟動天，惟聖時憲，故君爲善則天降之以福，爲不善則降之以災。朕以眇末之身，托於王公之上，不能荷先帝艱難之運，所以致蒼生塗炭之危。兵革薦興，災害仍集，內省厥咎，蓋由朕躬。故北有犬戎猾夏之師，西有蒲、同亂常之旅，連年戰伐，積歲轉輸，虔劉我士民，侵據我郡邑。師無宿飽之饋，家無擔石之儲。而又水潦爲災，蟲蝗作沴，戒譴作於上，怨咨聞於下。而況骨肉之內，竊弄干戈，畿甸之中，輒爲陵暴。但責躬而罪己，敢怨天以尤人。蓋朕無德以事上玄，無功以及兆庶，不便於時者未能去，有益於民者未能行，處事昧於酌中，發令乖於至當，招致災患，引翼禍殃。罪在朕躬，不敢自赦。夙夜是懼，寢食靡寧，將勵己以息災，爰布澤而從欲。今以薰風方扇，旭日初升，朔既視於正陽，歷宜更於嘉號。庶惟新之令，敷華夏以同歡；期克念之心，與皇王而合道。其貞明七年，宜改爲龍德元年。應天下見禁罪人，除大辟罪外，遞減一等。德音到後，三日內疏理訖奏。應欠貞明三年、四年諸色殘欠，五年、六年夏稅殘稅，并放。侍衛親軍及諸道行營

朕聽説帝王的行爲可以感動上天，聖人隨時制定法令，所以君主做好事上天就賜福，君主做壞事上天就降災。朕以微不足道之身，位居王公之上，不能繼承先帝艱難創業的國運，所以使生靈塗炭。戰禍不斷發生，災害頻繁而來，反省招致災禍的根源，在於朕本人。所以北有少數民族侵犯華夏的軍隊，西有蒲州、同州違背綱常名教的叛軍，連年征戰，多年運輸，殺害我人民，侵占我郡縣。軍隊没有可以吃飽一天的糧食，百姓家裏没有一擔一石的儲蓄。又有水災爲害，蝗蟲成災，上天譴責，人民怨恨。況且骨肉之親暗中發動戰爭，京城附近往往被他們蹂躪。朕衹能歸罪於本人，哪敢怨天尤人。朕無德事奉上天，無功施予百姓，對不好的措施没有加以廢除，對有益於民的事又没能實行，不懂得處事適中，發出的命令不得當，招致災難，引來禍殃。罪都在朕本人，不敢原諒自己。早晚恐懼，寢食不安，將要勉勵自己來消災，根據百姓的意願來施加恩澤。現在和風剛剛吹來，旭日初升，月初既合於正陽，曆書應當改爲吉祥的年號。使革新後的政令，能讓華夏同歡樂，希望朕關心百姓的心情，與古代的皇王道術相合。貞明七年，應改爲龍德元年。天下現在被囚禁的罪人，除死罪外，都遞減一等。恩詔送到以後，三天之内處理完畢上奏。貞明三年、四年的各種没有交清的欠債，貞明五年、六年没有交清的夏税，都予以減免。侍衛親軍及各道行營將士按等級頒發優厚的賞賜，已有另外的詔令處理。因罪貶放的官員

將士等第頒賜優賞，已從别敕處分。左降官與量移，已經量移者與復資。長流人各移近地，已經移者許歸鄉里。前資朝官，寄寓遠方，仰長吏津置赴闕。内外文武常參官、節度使、留後、刺史、父母亡歿者并與封贈。公私債負，納利及一倍已上者，不得利上生利。先經陣歿將校，各與追贈云。

酌情移往内地，已經遷往内地的恢復官資。長期流放的人各移往近地，已經移往近地的允許回鄉。前任朝官，寄居在遠方，長吏應資助安排他們赴京。内外文武常參官、節度使、留後、刺史、父母去世的都賜給封贈名號。公私債務，利息達到一倍以上的，不得利上生利。先前陣亡的將校軍官，各給予追贈。

以宣和庫使、守右領衛將軍李嚴權知兖州軍州事。丁亥，詔曰："郊禋大禮，舊有渥恩；御殿改元，比無賞給。今則不循舊例，别示特恩。其行營將士賞賚已給付本家，宜令招討使霍彦威、副招討使王彦章、陳州行營都指揮使張漢傑曉示諸軍知委。"

以宣和庫使、守右領衛將軍李嚴暫知兖州軍州事。丁亥，下詔説："祭祀天地的大禮，以前都有優厚的恩典；上殿改年號，原來没有賞賜。現在則不按舊例，另外表示特殊的恩典。行營將士的賞賜已經發給了本家，應令招討使霍彦威、副招討使王彦章、陳州行營都指揮使張漢傑曉諭各軍瞭解。"

是月，兖州節度使、充河東道行營都招討使劉鄩卒。

當月，兖州節度使、充河東道行營都招討使劉鄩去世。

六月己亥，以都點檢諸司法物使、檢校司徒、行左驍衛大將軍李肅爲右威衛上將軍。

六月己亥，以都點檢諸司法物使、檢校司徒、行左驍衛大將軍李肅爲右威衛上將軍。

秋七月，陳州朱友能降。庚子，詔曰："朕君臨四海，子育兆民，唯持不黨之心，庶叶無私之運。其有齒予戚屬，雖深敦叙之情；干我國經，難固含弘之旨。須遵常憲，以示至公。特進、檢校太傅、使持節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食邑三千户惠王友能，列爵爲王，頒條治郡，受元戎之寄任，處千里之封疆。就進官資，已登崇貴，時加錫賚，以表優隆。宜切知恩，合思盡節，撫俗當申於仁政，佐時期效於忠規。而狎彼小人，納其邪説，忽稱兵而向闕，敢越境以殘民，侵犯郊畿，驚撓輦轂，遠邇咸嫉，謀畫交陳。及興問罪之師，旋驗知非之狀，瀝懇繼陳於章表，束身願赴於闕庭，備述艱危，覬加寬

秋七月，陳州朱友能投降。庚子，下詔説："朕統治四海，養育萬民，祇有持不偏不倚之心，以合公正無私之道。那些位居朕的親屬之列的人，雖然有深厚的情誼；但如果違犯了國法，却難以寬容。應當遵照常法，以顯示公正。特進、檢校太傅、使持節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食邑三千户惠王朱友能，列爵爲王，頒布條規治理地方，受任爲主帥，管轄千里的封疆。加官晋爵，已位居顯貴，朕時常加以賞賜，以示優厚和尊重。本來應當知恩圖報，爲朝廷盡節，以仁政安撫百姓，以忠誠幫助挽救時局。但他親近小人，信其邪説，忽然起兵進攻京城，敢於越境來殘害百姓，侵犯京郊地區，驚擾皇帝，遠近之人無不痛恨，紛紛獻計獻策。到興起問罪之師時，立即表示知錯之意，在奏章中陳述懇切的心意，捆綁身體願意到朝廷謝罪，詳述艱難困苦的情形，希圖加以寬恕。朕不得已而聽從，姑且務

恕。朕得不自爲屈己，姑務安仁，特施貸法之恩，蓋舉議親之律。詢於事體，抑有朝章，止行退責之文，用塞衆多之論。可降封房陵侯。於戲！君臣之體，彼有不恭；伯仲之恩，予垂立愛。顧兹輕典，豈稱群情，凡在臣僚，當體朕意。”甲辰，制以特進、檢校太傅、衡王友諒可封嗣廣王。

求安撫，特地實行免罪恩典，這是根據議親的法律規定而實施的。考察事體，應有朝廷的典章，祇頒布斥責的文告，用來平息衆多的議論。可以降封爲房陵侯。唉！就君臣的體統而論，朱友能有不恭敬之處；從兄弟之情而言，我又要對他加以愛護。想來這樣從輕發落，怎麽能滿足衆人的要求，凡是臣子，應當體察我的用心。”甲辰，下詔以特進、檢校太傅、衡王朱友諒封爲嗣廣王。

冬十月，北面招討使戴思遠攻德勝寨之北城，晉人來援，思遠敗於戚城。

冬十月，北面招討使戴思遠進攻德勝寨的北城，晉人來援，戴思遠敗於戚城。

龍德二年春正月，戴思遠率師襲魏州。時晉王方攻鎮州，故思遠乘虚以襲之，陷成安，而思遠遂急攻德勝北城，晉將李存審極力拒守。

龍德二年春正月，戴思遠率軍襲擊魏州。當時晉王正進攻鎮州，所以戴思遠乘魏州空虛而進攻，攻下成安，戴思遠於是進攻德勝北城，晉將李存審奮力抵抗。

二月，晉王以兵至，思遠收軍而退，復保楊村。

二月，晉王帶兵趕到，戴思遠收兵撤退，又守楊村。

八月，段凝、張朗攻衛州，下之，獲刺史李存儒以獻。戴思遠又下淇門、共城、新鄉等三縣。自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分之一焉。

八月，段凝、張朗進攻衛州，攻下了，擒獲刺史李存儒獻上。戴思遠又攻下淇門、共城、新鄉等三縣。從此澶州以西、相州以南都爲梁占領，晉人損失了三分之一的軍事儲備。

龍德三年春三月，晉潞州節度留後李繼韜遣使以城歸順。先是，繼韜父嗣昭爲潞州節度使，戰歿於鎮州城下，晉王欲以嗣昭長子繼儔襲父位。繼韜在潞州，即執繼儔囚之，遣使來送款，仍以二幼子爲質。澤州刺史裴約不從繼韜之謀，帝命董璋爲澤州刺史，令將兵攻之。

龍德三年春三月，晉潞州節度留後李繼韜派使者以城歸順。這之前，李繼韜之父李嗣昭爲潞州節度使，戰死在鎮州城下，晉王想以李嗣昭的長子李繼儔繼承父位。李繼韜在潞州立即把李繼儔抓住囚禁起來，派使者來投誠，并以二幼子爲人質。澤州刺史裴約不順從李繼韜的主意，梁末帝任命董璋爲澤州刺史，命令他帶兵去進攻裴約。

夏四月己巳，晉王即唐帝位於魏州，改天祐二十年爲同光元年。

夏四月己巳，晉王在魏州即位，稱唐帝，改天祐二十年爲同光元年。

閏月壬寅，唐軍襲鄆州，陷之，巡檢使前陳州刺史劉遂嚴、本州都指揮使燕顒奔歸京師，皆斬於都市。

閏月壬寅，唐軍襲擊鄆州，攻克了，巡檢使前陳州刺史劉遂嚴、本州都指揮使燕顒逃回京城，都被斬於都市。

五月，以滑州節度使王彦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辛酉，王彦章率舟師自楊村寨浮河而下，斷德勝之浮梁，

五月，以滑州節度使王彦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辛酉，王彦章率水軍從楊村寨沿黄河而下，截斷德勝的浮橋，進攻南城，攻下了，殺死數千

攻南城，下之，殺數千人。唐帝棄德勝之北城，并軍保楊劉。己巳，王彥章、段凝圍楊劉城。

人。唐帝放棄德勝的北城，集合兵力防守楊劉。己巳，王彥章、段凝圍困楊劉城。

六月乙亥，唐帝引軍援楊劉，潛軍至博州，築壘於河東岸。戊子，王彥章、杜晏球率兵急攻博州之新壘，不克，遂退保于鄒口。

六月乙亥，唐帝率軍救援楊劉，秘密派兵到博州，在黃河東岸修築營壘。戊子，王彥章、杜晏球率兵急攻博州的新營壘，没有攻克，於是退守鄒口。

秋七月丁未，唐帝引軍沿河而南，王彥章棄鄒口復至楊劉。己未，自楊劉拔營退保楊村寨。

秋七月丁未，唐帝率軍沿黃河向南，王彥章放棄鄒口，又到楊劉。己未，從楊劉拔營退守楊村寨。

八月，以段凝代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戊子，段凝營於王村，引軍自高陵渡河，復臨河而還。董璋攻澤州，下之。庚寅，唐帝軍於朝城，先鋒將康延孝率百騎奔於唐，盡泄其軍機。命滑州節度使王彥章率兵屯守鄆之東境。

八月，以段凝代替王彥章任北面行營招討使。戊子，段凝在王村扎營，率軍從高陵渡過黃河，收復臨河而回。董璋進攻澤州，攻下了。庚寅，唐帝駐軍於朝城，先鋒將康延孝率一百名騎兵投奔唐，將軍事機密全部泄露給唐軍。末帝命令滑州節度使王彥章率兵駐守在鄆州之東。

九月戊辰，彥章以衆渡汶，與唐軍遇於遞防鎮，彥章不利，退保中都。

九月戊辰，王彥章率軍渡過汶水，與唐軍在遞防鎮遭遇，王彥章失利，退守中都。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甲戌，唐帝引師襲中都，王彥章兵潰，於是彥章與監軍張漢傑及趙廷隱、劉嗣彬、李知節、康文通、王山興等皆爲唐人所獲。翌日，彥章死于任城。帝聞中都之敗，唐軍長驅將至，遣張漢倫馳驛召段凝於河上，漢倫墜馬傷足，復限水潦，不能進。時禁軍尚有四千人，朱珪請以拒唐軍，帝不從，登建國門召開封尹王瓚，謂之曰："段凝未至，社稷繫卿方略。"瓚即驅軍民登城爲備。或勸帝西奔洛陽，趙巖曰："勢已如是，一下此樓，誰心可保。"乃止。俄報曰："晉軍過曹州矣。"帝置傳國寶於卧内，俄失其所在，已爲左右所竊迎唐帝矣。帝召控鶴都將皇甫麟，謂之曰："吾與晉人世仇，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令落仇人之手。"麟不忍，帝曰：

冬十月辛未初一，發生日食。甲戌，唐帝率軍襲擊中都，王彥章兵潰散，於是王彥章與監軍張漢傑及趙廷隱、劉嗣彬、李知節、康文通、王山興等都被唐人擒獲。第二天，王彥章死於任城。末帝聽到中都失敗，唐軍長驅直入，即將到來的消息，派張漢倫乘驛馬飛奔到黃河邊召回段凝，張漢倫墜馬傷了脚，又陷入水中，不能前進。當時禁軍還有四千人，朱珪請求用來抵抗唐軍，末帝不同意，登上建國門召見開封尹王瓚，說："段凝還没有趕到，國家存亡就靠你的方略了。"王瓚立即驅使軍民登城設防。有人勸末帝西逃洛陽，趙巖說："形勢已經如此，一下此樓，誰能够保證忠誠。"於是罷休。不久報告說："晉軍過曹州了。"末帝把傳國寶放在卧室内，不久就不見了，已經被左右的人偷去迎接唐帝了。末帝召見控鶴都將皇甫麟，對他說："我與晉人爲世仇，不可等他們來殺我。你可以殺了我，不要讓我落入仇人手中。"皇甫麟不忍下手，末帝說："你不忍心下手，是不是想出賣我？"皇甫麟舉刀

"卿不忍，將賣我耶!"麟舉刀將自剄，帝持之，因相對大慟。戊寅夕，麟進刃於建國樓之廊下，帝崩。麟即時自剄。遲明，唐軍攻封丘門，王瓚迎降。唐帝入宫，妃郭氏號泣迎拜。初，許州獻緑毛龜，宫中造室以蓄之，命曰"龜堂"。帝嘗市珠於市，既而曰:"珠數足矣。"衆皆以爲不祥之言。帝末年改名"瑱"字，一十一，十月一八日，果以一十一年至十月九日亡。唐帝初入東京，聞帝殂，憮然嘆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朕與梁主十年對壘，恨不生見其面。"尋詔河南尹張全義收葬之，其首藏於太社。晋天福二年五月，詔太社先藏唐朝罪人首級，許親屬及舊僚收葬。時右衛上將軍婁繼英請之，會繼英得罪，乃詔左衛上將軍安崇阮收葬焉。

史臣曰:末帝仁而無武，明不照奸，上無積德之基可乘，下有弄權之臣爲輔，卒使勁敵奄至，大運俄終。雖天命之有歸，亦人謀之所誤也。惜哉!

將要自殺，末帝擋住他，於是相對大哭。戊寅晚，皇甫麟在建國樓的廊下對末帝忍痛下手，末帝死去。皇甫麟隨即自殺。天快亮時，唐軍攻封丘門，王瓚開門投降。唐帝進入宫中，妃子郭氏哭着迎接拜見。當初，許州進獻緑毛龜，宫中建房喂養，稱爲"龜堂"。末帝曾在市場上買珠子，後來説:"珠子數够了。"衆人都以爲是不祥的話。末帝末年改名"瑱"字，拆開爲一十一，十月一八日，果然在一十一年十月九日亡國。唐帝剛進京城，聽説末帝已死，凄然地嘆息説:"敵人的恩敵人的怨，不在後嗣身上。朕與梁主十年對壘，恨不能活着見他一面。"不久下詔令河南尹張全義收葬了他，將他的頭藏在太社。晋天福二年五月，下詔令太社先前收藏的唐朝罪人的首級，准其親屬及舊臣收葬。當時右衛上將軍婁繼英請求收葬梁末帝首級，逢婁繼英獲罪，於是詔令左衛上將軍安崇阮收葬。

史臣曰:梁末帝有仁德而無軍事才能，不能分清奸人，上没有積德的基業可以憑藉，下有玩弄權術的大臣作輔佐，最終使勁敵突然到來，國家的命運很快結束。雖然説天命另有歸屬，也是人的謀略導致的失誤。可惜啊!

舊五代史卷十一(梁書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

文惠王太后

文惠皇太后王氏，開平初追謚。太祖性孝愿，奉太后未嘗小失色，朝夕視膳，爲士君子之規範。帝嚴察用法，無纖毫假貸，太后言之，帝頗爲省刑。

文惠皇太后王氏，開平初年追加的謚號。梁太祖性格忠孝，事奉太后不曾稍有失色，早晚事奉太后用膳，是士君子的表率。太祖執法嚴明，没有絲毫寬容，太后談及此，太祖很爲此減省刑罰。

元貞張皇后

元貞皇后張氏，乾化中追謚。

元貞皇后張氏，乾化年間追加的謚號。

張德妃

末帝德妃張氏。

末帝德妃張氏。

舊五代史卷十二(梁書十二)

列傳第二

宗室

廣王朱全昱

廣王全昱，太祖長兄，受禪後封。乾化元年，還睢陽，命内臣拜餞都外。王出宿至於偃師，仍詔其子衡王友諒侍從以歸。庶人纂位，授宋州節度使。貞明二年，卒。

廣王朱全昱，是梁太祖的長兄，梁太祖登位後封的。乾化元年，返回睢陽，太祖命令内臣在都城外拜别餞行。廣王出宿到達偃師，并詔令他的兒子衡王朱友諒伴隨他回去。庶人朱友珪篡位，授任宋州節度使。貞明二年，去世。

朱友諒

友諒，全昱子，初封衡王，後嗣廣王。繼歷藩郡，多行不法。坐弟友能反，廢囚京師。唐師入汴，與友能、友誨同日遇害。

朱友諒，朱全昱的兒子，最初封爲衡王，後來繼位爲廣王。接着在藩郡任職，多有不法行爲。因弟弟朱友能反叛，被廢除王位囚居在京師。唐軍進入汴，和朱友能、朱友誨同一天遇害。

惠王朱友能

友能，全昱子，封惠王，後爲宋、滑二州留後。

朱友能，朱全昱的兒子，封爲惠王，後來任宋、滑二州留後。

邵王朱友誨

友誨，全昱子，封邵王。乾化元年，以檢校兵部尚書充控鶴指揮使。坐友能反廢，後爲唐兵所殺。

朱友誨，朱全昱的兒子，封爲邵王。乾化元年，以檢校兵部尚書充控鶴指揮使。因朱友能謀反被廢除王位，後來被唐兵殺害。

安王朱友寧

安王友寧，字安仁。少習詩禮，長喜兵法，有倜儻之風。太祖鎮汴，累署軍職，每因出師，多命統驍果以從。及擒秦宗權，太祖令友寧轞送宗權西獻於長安，詔加檢校右散騎常侍、行右監門衛將軍。自是繼立軍功，累官至檢校司空兼龔、柳二州刺史。太祖駐軍岐下，遣友寧領所部兵

安王朱友寧，字安仁。小時候學習詩禮，長大後喜歡兵法，風流倜儻。梁太祖鎮守汴，多次任命他擔任軍職，每次出兵，多命他統領驍勇果敢的部隊跟隨。到擒獲秦宗權時，梁太祖令朱友寧用囚車押送秦宗權西行獻到長安，下詔加檢校右散騎常侍、行右監門衛將軍。從此不斷建立軍功，積官至檢校司空兼龔、柳二州刺史。梁太祖駐兵岐下，派朱友寧統領所部兵先回梁苑，以

先歸梁苑，以備守禦。屬青帥王師範構亂，以關東諸鎮兵悉在岐、隴，欲乘虛竊發，自齊、魯至於華下，羅布奸黨，皆詐以委輸貢奉爲名，陰與淮夷、并門結好。會有青人詣裴迪言其狀，迪以事告，友寧不俟命乃率兵萬餘人東討。師範遣其弟將兵圍齊州，友寧引兵救之，青寇大敗，奪馬四千蹄，斬首數千級。及昭宗歸長安，朝廷議迎駕功，友寧授嶺南西道節度使，加特進、檢校司徒，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時青寇數千，越險潛伏，欲入兖州。友寧知之，伏兵於兖南邀之，大破賊衆，無得免者。自是兖壁危窘，友寧督諸軍進逼營丘，首攻博昌縣，月餘未能拔。太祖怒，遣劉捍督戰。友寧乃下俘民衆十餘萬，各領負木石，牽牛驢，於城南爲土山。既至，合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冤枉之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其邑人，清河爲之不流。及進迫寇壘，與青人戰於石樓，王師小却，友寧旁自峻阜馳騎以赴敵，所乘馬蹶而仆，遂没於陣。友寧將戰之前日，有大白蛇蟠於帳中，友寧心惡之，既而果遇禍焉。

作守備。當時正逢青州帥王師範作亂，因關東各鎮兵都在岐、隴，想乘虛暗中生事，從齊、魯到華下，奸黨星羅棋布，都詐以運送貢奉爲藉口，暗中和淮地少數民族、并門勾結。時逢有青州人到裴迪那裏報告情況，裴迪把這事上報，朱友寧不等下令就率兵一萬多人東討。王師範派他的弟弟率兵包圍齊州，朱友寧率兵救援齊州，青州賊寇大敗，繳獲一千匹馬，斬殺數千人。到昭宗回到長安時，朝廷評議迎奉皇帝的功勞，朱友寧授任嶺南西道節度使，加授特進、檢校司徒，賜號迎鑾毅勇功臣。當時青州賊寇數千人，越過險阻暗中埋伏，想進入兖州。朱友寧獲知，在兖州南面設伏兵攔擊他們，大破賊軍，賊軍無人幸免。從此兖州城壁危急，朱友寧督促各軍進逼營丘，首先進攻博昌縣，一個多月未能攻克。梁太祖發怒，派劉捍督戰。朱友寧於是俘虜十多萬民夫，令他們背着木石，牽着牛驢，在城南築土山。民夫到後，將人畜和木石排列築成土山，喊冤的聲音，傳到數十里外。不久城被攻陷，城中人全部被屠殺，清河水爲之不流。到進逼賊寇營壘時，與青州人在石樓交戰，王師稍退，朱友寧從高坡飛馬撲向敵人，騎的馬被絆倒，於是死在戰陣。朱友寧將戰的前一天，有條大白蛇盤伏在帳中，朱友寧心中憎惡，不久果然遭禍了。

密王朱友倫

密王友倫，幼聰悟，喜筆札，曉聲律。及長，好騎射，有經度之智，太祖每奇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九，爲宣武軍校。景福初，充元從騎軍都將，尋表爲右武衛將軍，漸委戎事。太祖征兖、鄆，友倫勒所部兵收聚糧穀，以濟軍須。幽、滄軍至内黄，友倫前鋒夜渡河擊賊，奪馬千匹，擒斬甚衆。因引兵往八議關，卒逢晋軍萬餘騎，友倫乃分布兵士，多設疑軍，因聲鼓誓衆，士伍奮躍，追斬數十里。其後李罕之請以上

密王朱友倫，自幼聰明穎悟，喜歡寫文章，通曉聲律。長大後，喜好騎馬射箭，有經營策劃的智慧，梁太祖每每覺得他奇異不凡，説："是我家的千里駒。"十九歲，任宣武軍校。景福初年，充任元從騎軍都將，不久陳請爲右武衛將軍，逐漸熟知軍事。梁太祖出征兖、鄆，朱友倫令所部兵收聚糧食，以供軍需。幽、滄軍到内黄，朱友倫作爲前鋒晚上渡過黄河攻打賊軍，繳獲馬一千匹，俘獲殺死很多人。於是率兵前往八議關，突然間碰上晋軍一萬多人馬，朱友倫於是分布士兵，到處設疑兵，擊鼓鼓舞衆人的士氣，士兵奮勇，追斬敵軍數十里。後來李罕之請求以

黨來歸，爲晋軍所圍。太祖遣友倫總步騎數萬，越險救應，遂大破晋軍。唐朝加檢校司空、守藤州刺史。天復元年，岐、隴用兵，晋人乘虚侵於北鄙。友倫率徒兵三萬，徑往礬山，晋人望塵奔逸。友倫與氏叔琮等躡其轍，追至太原，摩壘挑戰，獲牛馬萬餘。二年，領所部兵西赴鳳翔，前後累接戰。三年，昭宗歸長安，制授友倫寧遠軍節度使、檢校司徒，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及太祖東歸，留友倫宿衛京師。歲餘，因會賓擊鞠，墜馬而卒。昭宗輟視朝一日，詔贈太傅，歸葬於碭山縣。

上黨來歸附，被晋軍包圍。梁太祖派朱友倫率步兵騎兵數萬人馬，越過險阻救援接應，於是大破晋軍。唐朝給他加官檢校司空、守藤州刺史。天復元年，岐、隴用兵，晋人乘虚侵犯北邊。朱友倫率步兵三萬人，直奔礬山，晋人望塵埃奔逃。朱友倫和氏叔琮等緊跟其後，追到太原，逼近敵兵營壘挑戰，繳獲牛馬一萬多。二年，率所部兵西奔鳳翔，前後多次交戰。三年，昭宗回到長安，制授朱友倫爲寧遠軍節度使、檢校司徒，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到梁太祖東歸時，留朱友倫宿衛京師。一年多後，因宴會賓客擊球，墜馬而死。昭宗停止上朝一天，下詔贈太傅，歸葬在碭山縣。

開平初，有司上言曰："東漢受命，伯升預其始謀；西周尚親，叔虞荷其封邑。故皇兄存，凋零霜露，綿歷歲時，恩莫逮於陟岡，禮方弘於事日。皇侄故邕州節度使友寧、故容州節度使友倫，頃因締構，俱習韜鈐，并以戰功，殁於王事，永言帶礪，合議封崇。"於是存追封朗王，友寧追封安王，友倫追封密王。

開平初年，官府上言說："東漢受天命，劉伯升參預初始的謀劃；西周尊重親屬，叔虞受到分封。已故皇兄朱存，去世已久，皇恩未沾於陵墓，禮儀正舉行於有事之日。皇侄已故邕州節度使朱友寧、已故容州節度使朱友倫，曾因創立帝王基業，都學習韜略，都因戰功，死於國事。黄河如帶，泰山如礪，應當討論追封尊崇。"於是追封朱存爲朗王，追封朱友寧爲安王，追封朱友倫爲密王。

郴王朱友裕

郴王友裕，字端夫，太祖長子也。幼善射御，從太祖征伐，性寬厚，頗得士心。唐中和中，太祖會并帥李克用攻圍華州，賊將黄鄴固守甚堅。俄有一人登陴大詈，克用令蕃騎連射，終不能中，命友裕射之，應弦而斃。大軍喜噪，聲震山谷，克用因以良弓百矢遺焉。太祖鎮汴，表爲宣武軍牙校。及蔡賊殄滅，朝廷議功，加檢校左僕射，尋爲牙内馬步都指揮使。景福元年，總大軍伐徐。時朱瑾領兖、鄆之衆，爲徐戎外援，陣於彭門南石佛山下。友裕縱兵擊之，斬獲甚衆，瑾領殘黨宵遁。時都虞候朱友恭羽書聞於太祖，誣友裕按兵不

郴王朱友裕，字端夫，梁太祖的長子。從小擅長射箭駕馬，隨梁太祖征伐，性格寬厚，很得將士心。唐中和年間，梁太祖和并州帥李克用會師攻打包圍華州，賊將黄鄴固守很牢。不久有個人登上女墻大駡，李克用令蕃騎連續射箭，始終射不中，命朱友裕射，那人應弦而倒。大軍歡呼，聲震山谷，李克用因而把良弓和一百枝箭送給他。梁太祖鎮守汴，陳請爲宣武軍牙校。到蔡州賊被消滅時，朝廷評功，加授檢校左僕射，不久任牙内馬步都指揮使。景福元年，率大軍攻伐徐州。當時朱瑾率兖、鄆衆軍，爲徐州軍作外援，在彭門南石佛山下擺開陣勢。朱友裕縱兵攻擊，俘殺很多敵兵，朱瑾帶着殘黨趁夜逃跑。當時都虞候朱友恭用羽毛書信報告梁太祖，誣告朱友裕按兵不動，不追擊賊兵，梁太祖大怒，用驛

追賊，太祖大怒，因驛騎傳符，令裨將龐師古代友裕爲帥，仍令按劾其事。會使人誤致書於友裕，友裕懼，遂以數騎遁於山中。尋詣廣王於輝州，以訴其冤。賴元貞皇后聞而召之，令束身歸汴，力爲營救，太祖乃捨之，令權知許州。乾寧二年，加檢校司空，尋爲武寧軍節度留後。四年，太祖下東平，改天平軍留後，加檢校司徒。光化元年，再領許州。天復初，爲奉國軍節度留後。太祖兼鎮河中，以友裕爲護國軍節度留後，尋遷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興德尹。天祐元年七月，兼行營都統，領步騎數萬，經略邠、岐。十月，友裕有疾，將校乃謀旋師，尋卒於梨園，歸葬東京。開平初，追贈郴王。乾化三年，又贈太師。

馬傳送符節，令副將龐師古代朱友裕爲帥，仍令審察彈劾這事。恰好使者誤把書信交給朱友裕，朱友裕害怕，於是帶着幾個騎兵逃到山中。不久去輝州見廣王，申訴他的冤枉。幸賴元貞皇后獲知後召見他，令他捆綁身體回歸汴，努力營救他，梁太祖纔放過他，令他暫時知許州。乾寧二年，加檢校司空，不久任武寧軍節度留後。四年，梁太祖攻克東平，改任天平軍留後，加檢校司徒。光化元年，再領許州。天復初年，任奉國軍節度留後。梁太祖兼鎮河中，任朱友裕爲護國軍節度留後，不久遷任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興德尹。天祐元年七月，兼行營都統，率領步兵騎兵數萬人，奪取邠州、岐州。十月，朱友裕患病，將校們於是商議回師，不久在梨園去世，歸葬在東京。開平初年，追贈爲郴王。乾化三年，又贈太師。

博王朱友文

博王友文，本姓康，名勤，太祖養以爲子，受禪後封爲王。爲東京留守，嗜酒，頗怠於爲政。友珪弒逆，并殺友文。末帝即位，盡復官爵。

博王朱友文，原姓康，名勤，梁太祖收養他作兒子，登位後封他爲王。任東京留守，愛喝酒，處理政務很懈怠。朱友珪殺死梁太祖叛逆，連同朱友文一同殺掉。梁末帝登位，恢復他的所有官爵。

庶人朱友珪

友珪，小字遥喜。母失其姓，本亳州營妓也。唐光啓中，帝徇地亳州，召而侍寢。月餘，將捨之而去，以娠告。是時，元貞張后賢而有寵，帝素憚之，由是不果携歸大梁，因留亳州，以别宅貯之。及期，妓以生男來告，帝喜，故字之曰遥喜。後迎歸汴。受禪後封郢王。開平四年十月，檢校司徒，充左右控鶴都指揮使，兼管四蕃將軍。乾化元年，充諸軍都虞候。二年，弒太祖篡位，均王以兵討之，自殺，追廢爲庶人。

朱友珪，小字遥喜。母親姓氏失傳，原是亳州營妓。唐光啓年間，皇帝攻取土地到亳州，召她侍寢。一月餘，將捨她離去，以有身孕相告。這時，元貞張皇后賢惠而受寵，皇帝素來怕她，因此不能帶她回大梁，就把她留在亳州，用一處單獨的住宅把她安頓下來。到期後，營妓報告生下個男孩，皇帝歡喜，因此小字叫遥喜。後來把她迎回汴。皇帝登位後封朱友珪爲郢王。開平四年十月，檢校司徒，充左右控鶴都指揮使，兼管四蕃將軍。乾化元年，充諸軍都虞候。二年，殺梁太祖篡位，均王率兵討伐他，自殺，追廢爲庶人。

福王朱友璋

福王友璋，太祖第五子，受禪

福王朱友璋，梁太祖的第五個兒子，梁太

後封。

祖登位後封的。

賀王朱友雍

賀王友雍，太祖第六子，受禪後封。

賀王朱友雍，是梁太祖的第六個兒子，梁太祖登位後封的。

建王朱友徽

建王友徽，太祖第七子，受禪後封。

建王朱友徽，是梁太祖的第七個兒子，梁太祖登位後封的。

康王朱友孜

康王友孜，太祖第八子，末帝即位後封，後以反誅。

康王朱友孜，是梁太祖的第八個兒子，梁末帝登位後封的，後來因謀反被殺。

舊五代史卷十三(梁書十三)

列傳第三

朱瑄

朱瑄，宋州下邑人也。父慶，里之豪右，以攻剽販鹽爲事，吏捕之伏法。瑄坐父罪以笞免，因入王敬武軍爲小校。唐中和二年，諫議大夫張濬徵兵於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晸率軍赴之，以瑄隸焉。以戰功累遷列校。賊敗出關，全晸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崇卒，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晸攻之，殺君預自爲留後。瑄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魏博韓允中攻鄆，全晸爲其所害。瑄據城自固，三軍推爲留後。允中敗，朝廷以瑄爲天平軍節度使，累加官至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朱瑄，宋州下邑人。父親朱慶，是鄉里的豪强，以搶劫和販私鹽爲業，官吏把他抓到處死。朱瑄因父親的罪行被罰笞刑而免死，因而入王敬武軍任小校。唐中和二年，諫議大夫張濬在青州徵兵，王敬武派將領曹全晸率軍趕去，把朱瑄交給他。因戰功多次升遷至列校。賊軍戰敗出關，曹全晸率本軍回鎮。時逢鄆帥薛崇去世，部將崔君預據城反叛，曹全晸攻打他，殺死崔君預自任留後。朱瑄因功授任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年，魏博韓允中攻打鄆州，曹全晸被他殺害。朱瑄據城固守，三軍推舉他任留後。韓允中被打敗，朝廷任朱瑄爲天平軍節度使，多次加官至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太祖初鎮大梁，兵威未振，連歲爲秦宗權所圍，士不解甲，危殆日數四。太祖以瑄同宗，早兄事之，乃遣使求援於瑄。光啓末，宗權急攻大梁，瑄與弟瑾率兗、鄆之師來援，大敗蔡賊，解圍而遁。太祖感其力，厚禮以歸之。先是，瑄、瑾駐於大梁，睹太祖軍士驍勇，私心愛之。及歸，厚懸金帛於界上以誘焉。諸軍貪其厚利，私遁者甚衆。太祖移牒以讓之，瑄來詞不遜，由是始構隙焉。

梁太祖鎮守大梁之初，兵威不振，連年被秦宗權圍困，兵不解甲，每天多次發生危急。梁太祖因和朱瑄同宗，早就把他當兄長看待，於是派使者向朱瑄求援。光啓末年，秦宗權猛攻大梁，朱瑄和弟弟朱瑾率兗、鄆的軍隊趕來救援，大敗蔡賊，蔡賊解圍逃去。梁太祖感激他出力，用厚禮送他回去。這之前，朱瑄、朱瑾駐軍大梁，看見梁太祖的士兵驍悍勇猛，心裏很喜歡他們。回去後，在界上懸賞重金引誘他們。各軍士兵貪圖厚利，暗中逃過來的人很多。梁太祖致書責備朱瑄，朱瑄的答詞不恭，從此開始産生矛盾。

及秦宗權敗，太祖移軍攻時溥於徐州。時瑄方右溥，乃遣使來告太祖曰："巢、權繼爲蛇虺，毒螫中原，與君把臂同盟，輔車相依。今賊已平

到秦宗權被打敗後，梁太祖調軍在徐州攻打時溥。當時朱瑄正輔助時溥，於是派使者來告訴梁太祖説："黄巢、秦宗權相繼爲毒蛇，毒害中原，我與你把臂結盟，輔車相依。現在賊已平

殄，人粗聊生，吾弟宜念遠圖，不可自相魚肉。或行人之失辭，疆吏之逾法，可以理遣，未得便睽和好。投鼠忌器，弟幸思之。”太祖方怒時溥通於孫儒，不從其言。及龐師古攻徐州，瑄出師來援，太祖深銜之。徐既平，太祖并兵以攻鄆，自景福元年冬遣朱友裕領軍渡濟，至乾寧三年宿軍齊、鄆間，大小凡數十戰，語在《太祖紀》中。自是野無人耕，屬城悉爲我有。瑄乃遣人求救於太原，李克用遣其將李承嗣、史儼等援之。尋爲羅弘信所扼，援路既絶，瑄、瑾竟敗。乾寧四年正月，龐師古攻陷鄆州，遁至中都北，匿於民家，爲其所棰，并妻榮氏禽之來獻，俱斬於汴橋下。

定，百姓剛能過活，我弟應作長遠打算，不可自相殘殺。如果使臣失言，邊地官吏違法，可以按理處理，不得就中斷和好。投鼠忌器，希望弟好好考慮。”梁太祖正憤怒時溥和孫儒勾結，不聽朱瑄的話。到龐師古攻打徐州時，朱瑄出兵來救援，梁太祖對此很忌恨。徐州平定後，梁太祖合兵攻打鄆州，從景福元年冬派朱友裕率軍渡過濟水，到乾寧三年駐軍齊、鄆間，大小共數十戰，記載在《太祖紀》中。從此田野無人耕種，附屬城池全部被我方占有。朱瑄於是派人向太原求救，李克用派他的將領李承嗣、史儼等援助他。不久被羅弘信阻擋，援路斷絶，朱瑄、朱瑾最終被打敗。乾寧四年正月，龐師古攻陷鄆州，朱瑄逃到中都北面，藏在百姓家中，被百姓鞭打，連同他的妻子榮氏一同擒獲進獻，把他們都斬殺在汴橋下。

朱瑾

朱瑾，瑄從父弟。雄武絶倫，性頗殘忍。光啓中，瑾與兖州節度使齊克讓婚，瑾自鄆盛飾車服，私藏兵甲，以赴禮會。親迎之夜，甲士竊發，擄克讓，自稱留後。及蔡賊鴟張，瑾與太祖連衡，同討宗權，前後屢捷，以功正授兖州節度使。既得士心，有兼并天下之意，太祖亦忌之。瑾以厚利招誘太祖軍士，以爲間諜。及太祖攻鄆，瑾出師來援，累與太祖接戰。

朱瑾，朱瑄的叔伯弟弟。雄武不同常人，生性很殘忍。光啓年間，朱瑾和兖州節度使齊克讓聯姻，朱瑾從鄆州盛裝車服，暗藏甲兵，趕赴禮會。迎親之夜，甲兵暗中出動，俘獲齊克讓，朱瑾自稱留後。到蔡賊氣焰囂張時，朱瑾和梁太祖聯合，共同討伐秦宗權，前後多次獲勝，因功正式授任兖州節度使。得到士兵擁護後，有兼并天下的打算，梁太祖也忌恨他。朱瑾用厚利招誘梁太祖的士兵，作爲探子。到梁太祖攻打鄆州時，朱瑾出兵援救，多次和梁太祖交戰。

乾寧二年春，太祖令大將朱友恭攻瑾，掘塹栅以環之。朱瑄遣將賀瓌及蕃將何懷寶赴援，爲友恭所擒。十一月，瑾從兄齊州刺史瓊以州降，太祖令執賀瓌、懷寶及瓊以徇於城下，語曰：“卿兄已敗，早宜效順。”瑾僞遣牙將瑚兒持書幣送降。太祖自至延壽門外，與瑾交語。瑾謂太祖曰：“欲令大將送符印，願得兄瓊來押領，所貴骨肉，盡布腹心也。”太祖遣瓊與客將劉捍取符筒，瑾單馬立於橋

乾寧二年春，梁太祖令大將朱友恭攻打朱瑾，挖壕築栅包圍他。朱瑄派將領賀瓌和番將何懷寶趕來救援，被朱友恭抓獲。十一月，朱瑾的叔伯哥哥齊州刺史朱瓊以州投降，梁太祖令帶賀瓌、何懷寶和朱瓊到城下示衆，對朱瑾説：“你哥哥已敗，應趁早效順。”朱瑾假意派牙將瑚兒手持書幣投降。梁太祖到延壽門外，和朱瑾交談。朱瑾對梁太祖説：“我想讓大將給你送上符印，希望能讓我的哥哥朱瓊來畫押領取，因他是我的骨肉之親，可以把我的心事完全説給他聽。”梁太祖派朱瓊和客將劉捍來取符器，朱瑾單人匹

上，揮手謂捍曰："可令兄來，余有密款。"即令瓊往。瑾先令騎士董懷進伏于橋下，及瓊至，懷進突出，擒瓊而入，俄而斬瓊首投於城外，太祖乃班師。

及鄆州陷，龐師古乘勝攻兖，瑾與李承嗣方出兵求芻粟於豐沛間，瑾之二子及大將康懷英、判官辛綰、小校閻寶以城降師古。瑾無歸路，即與承嗣將麾下士將保沂州，刺史尹處賓拒關不納，乃保海州。爲師古所逼，遂擁州民渡淮依楊行密，行密表瑾領徐州節度使。龐師古渡淮，行密令瑾率師以禦之，清口之敗，瑾有力焉。自是瑾率淮軍連歲北寇徐、宿，大爲東南之患。

及行密卒，子渭繼立，以徐温子知訓爲行軍副使，寵遇頗深。後楊溥僭號，知訓爲樞密使，知政事，以瑾爲同平章事，仍督親軍。時徐温父子恃寵專政，慮瑾不附己，貞明四年六月，出瑾爲淮寧軍節度使。知訓設家宴以餞瑾，瑾事之逾遜。翌日，詣知訓第謝，留門久之，知訓家僮私謂瑾曰："政事相公此夕在白牡丹妓院，侍者無得往。"瑾謂典謁曰："吾不奈朝饑，且歸。"既而知訓聞之，愕然曰："晚當過瑾。"瑾厚備供帳。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幬護之。愛妓桃氏有絶色，善歌舞。及知訓至，奉巵酒爲壽，初以名馬奉，知訓喜而言曰："相公出鎮，與吾暫别，離恨可知，願此盡歡。"瑾即延知訓於中堂，出桃氏。酒既醉，瑾斬知訓首，示其部下。因以其衆急趨衙城，知訓之黨已闔門矣，唯瑾得獨入，與衙兵戰。復逾城而出，傷足，求馬不獲，遂自刎。暴其尸於市，盛夏無蠅蛆，徐温令投之于江，部人竊

馬立在橋上，揮手對劉捍説："可令我哥哥一人來，我有秘密的話要説。"就令朱瓊單獨前去。朱瑾先令騎士董懷進埋伏在橋下，等朱瓊到後，董懷進突然衝出，擒獲朱瓊入城，不久砍下朱瓊的頭扔到城外，梁太祖於是回師。

到鄆州失陷後，龐師古乘勝攻打兖州，朱瑾和李承嗣正出兵在豐沛間找糧草，朱瑾的兩個兒子和大將康懷英、判官辛綰、小校閻寶以城向龐師古投降。朱瑾没有歸路，就和李承嗣率手下將士退守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拒而不納，於是退守海州。被龐師古逼迫，於是聚集州中百姓渡過淮水依附楊行密，楊行密表舉朱瑾領徐州節度使。龐師古渡過淮水，楊行密令朱瑾率軍抵禦，龐師古清口之敗，朱瑾出了大力。從此朱瑾率淮軍連年侵擾北邊徐、宿，成爲東南大患。

到楊行密死後，他的兒子楊渭繼位，以徐温的兒子徐知訓爲行軍副使，對他非常寵愛禮遇。後來楊溥越位稱帝，徐知訓任樞密使，主管政事，以朱瑾爲同平章事，仍督管親軍。當時徐温父子仗寵專權，擔心朱瑾不依附他們，貞明四年六月，派朱瑾爲淮寧軍節度使。徐知訓設家宴爲朱瑾餞行，朱瑾對他更加恭敬。第二天，到徐知訓家中告謝，等了很久，徐知訓的家僮私下對朱瑾説："政事相公今晚在白牡丹妓院，侍者不得去。"朱瑾對典謁説："我受不了早晨挨餓，回去了。"不久徐知訓獲知，驚愕地説："晚上當去拜訪朱瑾。"朱瑾準備了豐厚的供具帷帳。朱瑾騎的名馬，冬天用錦帳圍起來，夏天用羅幬保護。愛妓桃氏，絶色美人，善於歌舞。等徐知訓到後，朱瑾舉酒爲他祝壽，先贈給名馬，徐知訓歡喜地説："相公出去作藩鎮，和我暫時離别，離恨可想而知，希望現在極盡歡樂。"朱瑾就把徐知訓請到中堂，讓桃氏出來作陪。酒醉後，朱瑾斬下徐知訓的頭，給他的部下看。於是率領衆人急奔衙城，徐知訓的黨羽已關了門，衹有朱瑾得以獨自進去，和衙兵交戰。又越城而出，傷了足，没找到馬，就自殺了。朱瑾的尸首被暴露於市，盛夏時節却不生蠅蛆，徐温命令把尸首投到

收葬之。温疾亟，夢瑾被髮引滿將射之。温乃爲之禮葬，立祠以祭之。

江中，朱瑾的部下暗中收葬了他。徐温病重，夢見朱瑾披着頭髮拉滿弓要射他。徐温於是爲朱瑾舉行葬禮，建祠祭祀他。

時溥

時溥，徐州人。初爲州之驍將。唐中和初，秦宗權據蔡州，侵寇鄰藩，節度使支詳命溥率師以討之，徐軍屢捷，軍情歸順，以節鉞授之。

時溥，徐州人。原來是州中驍將。唐中和初年，秦宗權占據蔡州，侵犯鄰近藩鎮，節度使支詳命令時溥率軍討伐他，徐軍多次獲勝，軍心歸順，授任他爲節度使。

王師範

王師範，青州人。父敬武，初爲平盧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合群盜於齊、棣間，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討平之。及巢賊犯長安，諸藩擅易主帥，敬武乃逐師儒，自爲留後。王鐸承制授以節鉞，後以出師勤王功，加太尉、平章事。

王師範，青州人。父親王敬武，初爲平盧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在齊、棣間聯合群盜，節度使安師儒派王敬武討伐平定了他們。到黄巢賊軍侵犯長安時，各藩鎮擅自更換主帥，王敬武於是趕走安師儒，自任留後。王鐸按皇帝命令授給他節鉞，後來因出兵勤王的功勞，加授太尉、平章事。

龍紀中，敬武卒，師範年幼，三軍推之爲帥。棣州刺史張蟾叛於師範，不受節度，朝廷乃以崔安潛爲平盧帥，師範拒命。張蟾迎安潛至郡，同討師範。師範遣將盧弘將兵攻蟾，弘復叛，與蟾通謀，僞旋軍將襲青州。師範知之，遣重賂迎弘，謂之曰："吾以先人之故，爲軍府所推，年方幼少，未能幹事。如公以先人之故，令不乏祀，公之仁也。如以爲難與成事，乞保首領，以守先人墳墓，亦唯命。"弘以師範年幼，必無能爲，不爲之備。師範伏兵要路，迎而享之，預謂紀綱劉鄩曰："翌日盧弘至，爾即斬之，酬爾以軍校。"鄩如其言，斬弘於座上，及同亂者數人。因戒厲士衆，大行頒賞，與之誓約，自率之以攻棣州，擒張蟾，斬之。安潛逋還長安。師範雅好儒術，少負縱横之學，故安民禁暴，各有方略，當時藩翰咸稱之。

龍紀年間，王敬武去世，王師範年幼，三軍推舉他做主帥。棣州刺史張蟾背叛王師範，不接受他的指揮，朝廷於是任崔安潛爲平盧帥，王師範拒絶執行命令。張蟾迎接崔安潛到郡，共同討伐王師範。王師範派將領盧弘率兵攻打張蟾，盧弘又反叛，和張蟾通謀，假裝回師準備襲擊青州。王師範獲知，送重禮迎接盧弘，對他説："我因先父的緣故，受軍府擁戴，年方幼少，不能幹事。如果你看在我先父的分上讓我家不斷絶祭祀，是你的仁德。如果認爲難和我成事，請求給我留條命，以守先父墳墓，也遵命了。"盧弘認爲王師範年幼，一定做不出什麽，没有防備他。王師範在要道設伏兵，迎接招待他，預先對紀綱劉鄩説："第二天盧弘到時，你就殺了他，讓你做軍校。"劉鄩按照他的話，在座上殺了盧弘，以及隨同作亂的幾個人。於是勉勵軍隊，大行頒賞，和他們發誓結盟，親自率領他們攻打棣州，擒獲張蟾，殺了他。崔安潛逃回長安。王師範素來喜好儒術，少年時就懂得縱横之學，因此安民禁暴，各有計策，當時朝廷重臣都稱贊他。

及太祖平兗、鄆，遣朱友恭攻之，師範乞盟，遂與通好。天復元年

到梁太祖平定兗、鄆後，派朱友恭攻打他，王師範請求結盟，於是和他和好。天復元年冬，

冬，李茂貞劫還車駕幸鳳翔，韓全誨矯詔加罪於太祖，令方鎮出師赴難。詔至青州，師範承詔泣下曰："吾輩爲天子藩籬，君父有難，略無奮力者，皆强兵自衛，縱賊如此，使上失守宗祧，危而不持，是誰之過，吾今日成敗以之！"乃發使通楊行密，遣將劉鄩襲兖州，别將襲齊。時太祖方圍鳳翔，師範遣將張居厚部輿夫二百，言有獻於太祖。至華州城東，華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乃兵仗也。居厚等因大呼，殺敬思，聚衆攻西城。時崔胤在華州，遣部下閉關距之，遂遁去。是日，劉鄩下兖州，河南數十郡同日發。太祖怒，遣朱友寧率軍討之。既而友寧率青軍所敗，臨陣被擒，傳首於淮南。

李茂貞劫持皇上車駕到鳳翔，韓全誨僞造詔書加罪於梁太祖，令方鎮出兵救難。詔書到達青州，王師範接到詔書哭着說："我們是天子的藩籬，君父有難，根本没有奮力救助的人，都擁兵自衛，如此放縱賊軍，使皇上失去宗廟，危而不扶，這是誰的罪過，我今天和他一决勝負！"於是派使者通告楊行密，派將領劉鄩襲擊兖州，另一將領襲擊齊。當時梁太祖正包圍鳳翔，王師範派將領張居厚帶領車夫二百人，稱有禮物獻給梁太祖。到達華州城東，華州將領婁敬思懷疑其中有詐，剖開車看，全是武器。張居厚等因而大叫，殺死婁敬思，聚衆攻打西城。當時崔胤在華州，派部下閉關抵抗他們，於是逃離。這天，劉鄩攻克兖州，河南數十個郡同一天出兵。梁太祖發怒，派朱友寧率軍討伐。不久朱友寧被青軍打敗，臨陣被擒，把他的首級傳到淮南。

天復三年七月，太祖復令楊師厚進攻，屯於臨朐。師厚累敗青軍，遂進寨於城下。師範懼，乃令副使李嗣業詣師厚乞降，太祖許之。歲餘，遣李振權典青州事，因令師範舉家徙汴。師範將至，縞素乘驢，請罪於太祖。太祖以禮待之，尋表爲河陽節度使。會韓建移鎮青州，太祖帳餞於郊，師範預焉。太祖謂建曰："公頃在華陰，政事之暇，省覽經籍，此亦士君子之大務。今之青土，政簡務暇，可復修華陰之故事。"建撝謙而已。太祖又曰："公讀書必須精意，勿錯用心。"太祖以師範好儒，前以青州叛，故以此言譏之。及太祖即位，徵爲金吾上將軍。

天復三年七月，梁太祖又令楊師厚進攻，屯駐在臨朐。楊師厚多次打敗青軍，於是在城下安營扎寨。王師範害怕，就令副使李嗣業到楊師厚那裏求降，梁太祖答應了。一年多後，派李振暫時管理青州事務，因而令王師範全家遷到汴。王師範將到汴，穿着白衣騎着驢子，向梁太祖請罪。梁太祖以禮相待，不久宣布他爲河陽節度使。時逢韓建移鎮青州，梁太祖在郊外帳中爲他餞行，王師範參加了。梁太祖對韓建說："你不久前在華陰，政事之餘，瀏覽經籍，這也是士君子的大事。現在的青州，政務閑少，可又像在華陰時那樣。"韓建表示謙遜而已。梁太祖又說："你讀書務必精意，不要錯用心。"梁太祖因王師範喜好儒術，以前以青州反叛，因此說這些話譏諷他。到梁太祖登位後，召他爲金吾上將軍。

開平初，太祖封諸子爲王，友寧妻號訴於太祖曰："陛下化家爲國，人人皆得崇封。妾夫早預艱難，粗立勞效，不幸師範反逆，亡夫横尸疆埸。冤仇尚在朝廷，受陛下恩澤，亡夫何罪！"太祖淒然泣下曰："幾忘此

開平初年，梁太祖封兒子們爲王，朱友寧的妻子號泣着向梁太祖申訴說："陛下化家爲國，人人都得到高封。我丈夫早年蒙受艱難，粗立功效，不幸王師範叛逆，亡夫横尸疆埸。仇人還在朝廷，接受陛下的恩澤，亡夫有什麽罪！"梁太祖悲傷地流淚說："差一點忘了這個賊人。"就派

賊。”即遣人族師範於洛陽。先掘坑於第側，乃告之，其弟師誨、兄師悅及兒侄二百口，咸盡戮焉。時使者宣詔訖，師範盛啓宴席，令昆仲子弟列座，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能免，況有罪乎！然予懼坑尸於下，少長失序，恐有愧於先人。”行酒之次，令少長依次於坑所受戮，人士痛之。後唐同光三年三月，詔贈太尉。

人到洛陽將王師範滅族。先在王師範的家旁挖坑後，纔告訴他，他的弟弟王師誨、哥哥王師悅以及兒侄二百口人，全部被殺死。當時使者宣讀詔令完畢，王師範大開宴席，令兄弟子弟入座，對使者說：“死是人所不能幸免的，何況有罪呢！但我怕把尸體埋在坑中，少長失序，恐怕有愧於先人。”行酒後，令少長依次到坑旁就刑，人們感到痛心。後唐同光三年三月，下詔贈太尉。

劉知俊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縣人也。姿貌雄傑，倜儻有大志。始事徐帥時溥，爲列校，溥甚器之，後以勇略見忌。唐大順二年冬，率所部二千人來降，即署爲軍校。知俊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冠諸將。太祖命左右義勝兩軍隸之，尋用爲左開道指揮使，故當時人謂之“劉開道”。從討秦宗權及攻徐州皆有功，尋補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攻海州下之，遂奏授刺史。天復初，歷典懷、鄭二州，從平青州，以功奏授同州節度使。天祐三年冬，以兵五千破岐軍六萬於美原。自是連克鄜、延等五州，乃加檢校太傅、平章事。開平二年春三月，命爲潞州行營招討使。知俊未至潞，夾寨已陷，晋人引軍方攻澤州，聞知俊至，乃退。尋改西路招討使。六月，大破岐軍於幕谷，俘斬千計，李茂貞僅以身免。三年五月，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縣人。姿容相貌雄偉傑出，風流倜儻有大志。最初跟隨徐州帥時溥，任列校，時溥很器重他，後來因智勇受到忌恨。唐大順二年冬，率部下二千人來投降，就任他爲軍校。劉知俊披甲上馬，揮劍衝入敵陣，勇敢爲衆將之冠。梁太祖令左右義勝兩軍隸屬他，不久任爲左開道指揮使，因此當時人稱他爲“劉開道”。跟隨討伐秦宗權和攻打徐州都有功，不久補爲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攻克海州，於是奏報授任爲刺史。天復初年，歷任懷、鄭二州，跟隨平定青州，因功奏報授任同州節度使。天祐三年冬，率兵五千人在美原攻破岐軍六萬人。從此接連攻克鄜、延等五州，於是加授檢校太傅、平章事。開平二年春三月，命爲潞州行營招討使。劉知俊還未到潞州，夾寨已失陷，晋人率軍正攻打澤州，聽説劉知俊趕到，就退兵了。不久改任西路招討使。六月，在幕谷大敗岐軍，俘虜和殺死的數以千計，李茂貞僅能逃生。三年五月，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爲大彭郡王。

時知俊威望益隆，太祖雄猜日甚，會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無罪見誅，知俊居不自安，乃據同州叛，送款於李茂貞。又分兵以襲雍、華，雍州節度使劉捍被擒，送鳳翔害之，華州蔡敬思被傷獲免。太祖聞知俊叛，遣近臣諭之曰：“朕待卿甚厚，何相負耶？”知俊報曰：“臣非背德，但畏

當時劉知俊的威望越來越高，梁太祖對他的猜忌日甚一日，時逢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無罪被殺，劉知俊坐卧不安，就占據同州反叛，向李茂貞投誠。又分兵襲擊雍州、華州，雍州節度使劉捍被擒，送到鳳翔被害，華州蔡敬思受傷幸免。梁太祖獲知劉知俊反叛，派近臣告諭他説：“我待你很優厚，爲什麽要辜負我呢？”劉知俊回答説：“我不是背德，衹是怕死而已！王重師没有

死耳！王重師不負陛下，而致族滅。”太祖復遣使謂知俊曰：“朕不料卿爲此。昨重師得罪，蓋劉捍言陰結邠、鳳，終不爲國家用。我今雖知枉濫，悔不可追，致卿如斯，我心恨恨，蓋劉捍誤予事也，捍一死固未塞責。”知俊不報，遂分兵以守潼關。太祖命劉鄩率兵進討，攻潼關，下之。時知俊弟知浣爲親衛指揮使，聞知俊叛，自洛奔至潼關，爲鄩所擒，害之。尋而王師繼至，知俊乃舉族奔於鳳翔，李茂貞厚待之，僞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以土疆不廣，無藩鎮以處之，但厚給俸禄而已。尋命率兵攻圍靈武，且圖牧圉之地。靈武節度使韓遜遣使來告急，太祖令康懷英率師救之，師次邠州長城嶺，爲知俊邀擊，懷英敗歸。茂貞悦，署爲涇州節度使。復命率衆攻興元，進圍西縣，會蜀軍救至，乃退。

既而爲茂貞左右石簡顒等間之，免其軍政，寓於岐下，掩關歷年。茂貞猶子繼崇鎮秦州，因來寧覲，言知俊途窮至此，不宜以讒嫉見疑，茂貞乃誅簡顒等以安其心。繼崇又請令知俊挈家居秦州，以就豐給，茂貞從之。未幾，邠州亂，茂貞命知俊討之。時邠州都校李保衡納款于朝廷，末帝遣霍彦威率衆先入于邠，知俊遂圍其城，半載不能下。會李繼崇以秦州降于蜀，知俊妻孥皆遷於成都，遂解邠州之圍而歸岐陽。以舉家入蜀，終慮猜忌，因與親信百餘人夜斬關奔蜀。

王建待之甚至，即授僞武信軍節度使。尋命將兵伐岐，不克，班師，因圍隴州，獲其帥桑弘志以歸。久之，復命爲都統，再領軍伐岐。時部將皆王建舊人，多違節度，不成功而

辜負陛下，却遭致滅族。”梁太祖又派使者對劉知俊説：“我没料到你是爲這個原因。前些日子王重師獲罪，是劉捍説他暗中勾結邠州、鳳州，終究不爲國家所用。現在我雖知道他冤枉，後悔不可追改，使你到這步，我心裏很遺憾，是劉捍誤了我的事，劉捍一死也不能搪塞他的責任。”劉知俊不理睬，於是分兵守護潼關。梁太祖命劉鄩率兵進討，攻打潼關，攻克了。當時劉知俊的弟弟劉知浣任親衛指揮使，獲知劉知俊反叛，從洛州奔到潼關，被劉鄩抓獲，殺害了。不久王師相繼趕到，劉知俊於是全族投奔鳳翔，李茂貞厚待他，僞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因疆土不廣，没有藩鎮安置他，衹是給以優厚俸禄罷了。不久命他率兵圍攻靈武，并且圖謀奪取牧馬地。靈武節度使韓遜派使者來告急，梁太祖令康懷英率軍救援，軍隊到達邠州長城嶺，被劉知俊攔擊，康懷英敗歸。李茂貞高興，任他爲涇州節度使。又命他率衆攻打興元，進而包圍西縣，恰逢蜀中援軍趕到，纔撤退。

不久受李茂貞身邊的石簡顒等挑撥，免除他的軍政職務，寓居岐下，閉關不出一年多。李茂貞的侄子李繼崇鎮守秦州，因而前來探親，説劉知俊如此窮途末路，不應因讒言嫉妒受到猜疑，李茂貞於是誅殺石簡顒等人來安定他的心。李繼崇又請求令劉知俊舉家遷居秦州，以便給予豐厚的俸禄，李茂貞同意了。不久，邠州作亂，李茂貞命劉知俊討伐。當時邠州都校李保衡向朝廷投誠，梁末帝派霍彦威率衆先入邠州，劉知俊於是包圍州城，半年没能攻下。時逢李繼崇以秦州向蜀投降，劉知俊的妻子兒女都被遷到成都，於是解邠州之圍而回到岐陽。因全家已入蜀，始終擔心受到猜忌，因而和親信一百多人晚上奪關奔蜀。

王建待他非常好，立即授任他爲僞武信軍節度使。不久命他率兵伐岐，没能攻克，回師，於是包圍隴州，俘獲隴州帥桑弘志而回。過了很久，又任他爲都統，再次領軍攻打岐。當時部將都是王建的舊人，多不聽他指揮，没成功而回，

還，蜀人因而毁之。先是，王建雖加寵待，然亦忌之，嘗謂近侍曰："吾漸衰耗，恒思身後。劉知俊非爾輩能駕馭，不如早爲之所。"又嫉其名者於里巷間作謡言云："黑牛出圈棕繩斷。"知俊色黔而丑生，棕繩者，王氏子孫皆以"宗"、"承"爲名，故以此構之。僞蜀天漢元年冬十二月，建遣人捕知俊，斬於成都府之炭市。及王衍嗣僞位，以其子嗣禋尚僞峨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後唐同光末，隨例遷於洛，卒。

蜀人因而詆毁他。這之前，王建雖然對他加以寵待，但也忌恨他，曾對近侍説："我日漸衰老了，常考慮身後的事。劉知俊不是你們所能駕馭的，不如早爲他安排去處。"嫉妒他的名聲的人又在里巷間作歌謡説："黑牛出圈棕繩斷。"劉知俊膚色黑又長得醜，棕繩，王氏子孫都以"宗"、"承"取名，因此以此暗指他們。僞蜀天漢元年冬十二月，王建派人抓捕劉知俊，在成都府的炭市殺了他。到王衍繼承僞位時，讓他的兒子劉嗣禋娶僞峨眉長公主，拜爲駙馬都尉。後唐同光末年，按規定遷到洛陽，去世。

劉嗣彬

知俊族子嗣彬，幼從知俊征行，累遷爲軍校。及知俊叛，以不預其謀，得不坐。貞明末，大軍與晉王對壘於德勝，久之，嗣彬率數騎奔于晉，具言朝廷軍機得失，又以家世仇怨，將以報之。晉王深信之，即厚給田宅，仍賜錦衣玉帶，軍中目爲"劉二哥"。居一年，復來奔，當時晉人謂是刺客，以晉王恩澤之厚，故不竊發。龍德三年冬，從王彦章戰于中都，軍敗，爲晉人所擒。晉王見之，笑謂嗣彬曰："爾可還予玉帶。"嗣彬惶恐請死，遂誅之。

劉知俊的同族兄弟的兒子劉嗣彬，從小跟隨劉知俊征戰，多次升遷至軍校。到劉知俊反叛時，因没有參加陰謀，得以不受牽連。貞明末年，大軍和晉王在德勝對壘，過了很久，劉嗣彬率領幾名騎兵逃奔到晉，詳細報告了朝廷軍機得失，又説因家世仇怨，準備報復。晉王深信不疑，就給他很多田宅，并賜給錦衣玉帶，軍中把他看做"劉二哥"。過了一年，又逃了回來，當時晉人説他是刺客，因晉王對他的恩澤太深厚，因此没有行刺。龍德三年冬，隨王彦章在中都作戰,軍敗,被晉人擒獲。晉王見了,笑着對劉嗣彬説:"你可還我玉帶。"劉嗣彬惶恐請求一死,於是殺了他。

楊崇本

楊崇本，不知何許人，幼爲李茂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繼徽。唐光化中，茂貞表爲邠州節度使。天復元年冬，太祖自鳳翔移軍北伐，駐旆於邠郊，命諸軍攻其城。崇本懼，出城請降。太祖復置爲邠州節度使，仍令復其本姓名焉。及師還，遷其族於河中。

楊崇本，不知是什麽地方的人，小時候做李茂貞的養子，因而冒姓李氏，名繼徽。唐光化年間，李茂貞表奏他爲邠州節度使。天復元年冬，梁太祖從鳳翔移軍北伐，駐兵在邠州郊外，命各軍攻打州城。楊崇本害怕，出城求降。梁太祖又任他爲邠州節度使，并令他恢復原來的姓名。軍隊返回後，把他的家族遷到河中。

其後太祖因統戎往來由於蒲津，以崇本妻素有姿色，嬖之於别館。其婦素剛烈，私懷愧耻，遣侍者讓崇本曰："丈夫擁旌仗鉞，不能庇其伉儷，

後來梁太祖因統軍往來經由蒲津，因楊崇本的妻子素來有姿色，把她安置在另一處館舍。楊崇本的妻子素來剛烈，心懷愧耻，派侍者斥責楊崇本説："大丈夫手握重兵，不能庇護他的妻子，

我已爲朱公婦，今生無面目對卿，期於刀繩而已。”崇本聞之，但灑淚含怒。及昭宗自鳳翔回京，崇本之家得歸邠州，崇本耻其妻見辱，因玆復貳於太祖。乃遣使告茂貞曰：“朱氏兆亂，謀危唐祚，父爲國家磐石，不可坐觀其禍，宜於此時畢命興復，事苟不濟，死爲社稷可也。”茂貞乃遣使會兵於太原。時西川王建亦令大將出師以助之，岐、蜀連兵以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遣郴王友裕帥師禦之，會友裕卒於行，乃班師。天祐三年冬十月，崇本復領鳳翔、邠、涇、秦、隴之師，會延州胡章之衆，合五六萬，屯于美原，列栅十五，其勢甚盛。太祖命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及康懷英帥師拒之，崇本大敗，復歸於邠州，自是垂翅久之。乾化元年冬，爲其子彦魯所毒而死。

我已做了朱公的妻子，今生没有臉面看你，盼望用刀繩自盡而已。”楊崇本聽了，衹是灑淚含怒。到昭宗從鳳翔回京時，楊崇本家得以回到邠州，楊崇本對他的妻子受辱感到羞耻，因此又對梁太祖産生二心。於是派使者告訴李茂貞説：“朱氏預謀作亂，陰謀危及唐的國運，父爲國家磐石，不可坐觀禍亂，應在此時全命復興，如果不能成事，爲國而死行了。”李茂貞於是派使者到太原會師。當時西川王建也令大將出兵援助，岐、蜀連兵攻打雍州、華州，關西大震。梁太祖派郴王朱友裕率軍抵禦，恰逢朱友裕死在軍中，於是回師。天祐三年冬十月，楊崇本又率領鳳翔、邠、涇、秦、隴的軍隊，會合延州胡章的人馬，共五六萬人，屯駐在美原，建栅十五處，氣勢很雄壯。梁太祖命令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和康懷英率軍抵抗，劉崇本大敗，又回到邠州，從此很久一蹶不振。乾化元年冬，被他的兒子楊彦魯毒死。

彦魯自稱留後，領其軍事，凡五十餘日，爲崇本養子李保衡所殺。保衡舉其城來降，末帝命霍彦威爲邠帥，由是邠、寧復爲末帝所有。

楊彦魯自稱留後，管理軍事，共五十多天，被楊崇本的養子李保衡殺死。李保衡舉城來降，梁末帝任霍彦威爲邠州帥，從此邠州、寧州又爲梁末帝所有。

蔣殷

蔣殷，不知何許人。幼孤，隨其母適于河中節度使王重盈之家，重盈憐之，畜爲己子。唐天復初，太祖既平蒲、陜，殷與從兄珂舉族遷于大梁。太祖感王重榮之舊恩，凡王氏諸子，皆録用焉，殷由是繼歷内職，累遷至宣徽院使。殷素與庶人友珪善，友珪篡立，命爲徐州節度使。乾化四年秋，末帝以福王友璋鎮徐方，殷自以爲友珪之黨，懼不受代，遂堅壁以拒命。時華州節度使王瓚，殷之從弟也，懼其連坐，上章言殷本姓蔣，非王氏之子也。末帝乃下詔削奪殷在身官爵，仍令却還本姓，命牛存節、劉鄩等帥軍討之。是時，殷求救于淮

蔣殷，不知是什麽地方人。從小喪父，跟隨再嫁的母親到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家，王重盈憐愛他，收養他作兒子。唐天復初年，梁太祖平定蒲、陜後，蔣殷和他的堂兄蔣珂全族遷到大梁。梁太祖感激王重榮的舊恩，凡是王氏子弟，都録用。蔣殷從此不斷在朝内任職，多次升遷至宣徽院使。蔣殷素來和庶人朱友珪關係好，朱友珪篡權登位，任他爲徐州節度使。乾化四年秋，梁末帝任福王朱友璋鎮守徐方，蔣殷自認爲是朱友珪的黨羽，害怕而不接受代任，於是堅壁抗命。當時華州節度使王瓚，是蔣殷的堂弟，怕受到他的牽連獲罪，上章説蔣殷原姓蔣，不是王氏子弟。梁末帝於是下詔削奪蔣殷現任官爵，仍令他恢復原姓，命牛存節、劉鄩等率軍討伐他。這時，蔣殷向淮南求救，楊溥派朱瑾率軍趕來援

南，楊溥遣朱瑾率衆來援，存節等逆擊，敗之。貞明元年春，存節、劉鄩攻下徐州，殷舉族自燔而死。于火中得其尸，梟首以獻之。

救，牛存節等迎擊，打敗了他們。貞明元年春，牛存節、劉鄩攻克徐州，蔣殷全族自焚而死。在火中找到他的尸體，割下他的頭獻上。

張萬進

張萬進，雲州人。初爲本州小校，亡命投幽州，劉守光厚遇之，任爲裨將。滄州劉守文，以弟守光囚父而竊據其位，自領兵問罪，尋敗於雞蘇。守光遂兼有滄、景之地，令其子繼威主留務。繼威年幼，未能政事，以萬進佐之，凡關軍政，一皆委任。繼威凶虐類父，嘗淫亂於萬進之家，萬進怒而殺之，又遣使歸於晋。既而末帝遣楊師厚、劉守奇潜兵掠鎮、冀，因東攻滄州，萬進乞降。師厚表青州節度使，俄遷兖州，仍賜名守進。萬進性既輕險，專圖反側，貞明四年冬，據城叛命，遣使送款於晋王。末帝降制削其官爵，仍復其本名，遣劉鄩討之，晋人不能救。五年冬，萬進危蹙，小將邢師遇潜謀内應，開門以納王師，遂拔其城，萬進族誅。

張萬進，雲州人。初爲本州小校，逃命投奔幽州，劉守光厚待他，任他爲副將。滄州劉守文，因弟弟劉守光囚禁父親而竊據其位，親自率兵問罪，不久在雞蘇被打敗。劉守光於是兼有滄州、景州，令他的兒子劉繼威主管留務。劉繼威年幼，不能處理政事，讓張萬進輔佐他，凡是有關軍政的事務，一概委托給他。劉繼威凶暴殘虐像他父親，曾在張萬進家淫亂，張萬進一怒之下殺了他，又派使者歸附晋王。不久梁末帝派楊師厚、劉守奇暗中出兵劫掠鎮州、冀州，因而東攻滄州，張萬進求降。楊師厚表奏他爲青州節度使，不久遷兖州節度使，并賜名守進。張萬進性格輕浮陰險，反覆不定，貞明四年冬，據城反叛，派使者向晋王投誠。梁末帝下制令削奪他的官爵，仍恢復他的原姓，派劉鄩討伐他，晋人不能救援。五年冬，張萬進危急窘迫，小將邢師遇暗中策謀内應，打開城門接納帝王之師，於是攻克州城，將張萬進滅族。

史臣曰：夫雲雷構屯，龍蛇起陸，勢均者交鬥，力敗者先亡，故瑄、瑾、時溥之流，皆梁之吞噬，斯亦理之常也。唯瑾始以竊發有土，終以竊發亡身，《傳》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乎！師範屬衰季之運，以興復爲謀，事雖不成，忠則可尚，雖貽族滅之禍，亦可以與臧洪游於地下矣。知俊驍武有餘，奔亡不暇，六合雖大，無所容身，夫如是則豈若義以爲勇者乎！崇本而下，俱以叛滅，又何足以道哉！

史臣曰：雲雷交戰，龍蛇爭鬥，勢力相當的相互爭戰，力量不濟的首先滅亡，所以朱瑄、朱瑾、時溥之流，都被梁軍吞噬，這也是理之常情。祇是朱瑾當初因竊取了土地，最後因此而喪身，這就是《傳》所說的“你從這裏開始，一定會從這裏結束”吧！王師範生逢衰敗的世運，謀劃復興國家，事情雖然没有成功，忠心則可以尊敬，雖然招致滅族的横禍，也可以與臧洪相游於地下了。劉知俊勇猛有餘，逃亡不暇，天下雖大，没有安身之地，像這樣怎麼比得上以義爲勇的人呢！楊崇本以下這些人，都因反叛被消滅，又哪裏值得一談呢！

舊五代史卷十四(梁書十四)

列傳第四

羅紹威

羅紹威，魏州貴鄉人。父弘信，本名宗弁，初爲馬牧監，事節度使樂彥貞。光啓末，彥貞子從訓驕盈太横，招聚兵甲，欲誅牙軍。牙軍怒，聚噪攻之，從訓出據相州。牙軍廢彥貞，囚於龍興寺，逼令爲僧，尋殺之，推小校趙文建爲留後。先是，弘信自言，於所居遇一白鬚翁，謂之曰："爾當爲土地主。"如是者再，心竊異之。既而文建不洽軍情，牙軍聚呼曰："孰願爲節度使者？"弘信即應曰："白鬚翁早以命我，可以君長爾曹。"唐文德元年四月，牙軍推弘信爲留後。朝廷聞之，即正授節旄。

乾寧中，太祖急攻兗、鄆，朱瑄求援於太原，時李克用遣大將李存信率師赴之，假道於魏，屯於莘縣。存信御軍無法，稍侵魏之芻牧，弘信不平之。太祖因遣使謂弘信曰："太原志吞河朔，迴戈之日，貴道堪憂。"弘信懼，乃歸款於太祖，仍出師三萬攻李存信，敗之。未幾，李克用領兵攻魏，營於觀音門外，屬邑多拔。太祖遣葛從周援之，戰於洹水，擒克用男落落以獻。太祖令送於弘信，斬之，晉軍乃退。是時太祖方圖兗、鄆，慮弘信離貳，每歲時賂遺，必卑辭厚禮。弘信每有答貺，太祖必對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有

羅紹威，魏州貴鄉人。父親羅弘信，本名宗弁，初任馬牧監，跟隨節度使樂彥貞。光啓末年，樂彥貞的兒子樂從訓十分驕横，招兵買馬，想誅殺牙軍。牙軍憤怒，聚兵喧嘩攻打他，樂從訓出奔占據相州。牙軍廢除樂彥貞，把他囚禁在龍興寺，逼迫他做僧人，不久殺了他，推舉小校趙文建做留後。這之前，羅弘信自稱，在他的居處遇見一個白鬚老翁，對他說："你當做土地主。"像這樣的情况有兩次，心裏暗中覺得奇怪。不久趙文建不合軍心，牙軍聚衆呼叫說："誰願意做節度使？"羅弘信就回答說："白鬚翁早就任命我了，可以做你們的統領。"唐文德元年四月，牙軍推舉羅弘信任留後。朝廷獲知後，就正式授任他此職。

乾寧年間，梁太祖猛攻兗州、鄆州，朱瑄向太原求援，當時李克用派大將李存信率軍趕去，借道魏州，屯駐在莘縣。李存信治軍無法，逐漸侵奪魏州的牲口，羅弘信心中不平。梁太祖因而派使者對羅弘信說："太原軍志在吞并黄河以北地區，回師的時候，貴道值得憂慮。"羅弘信害怕，於是向梁太祖投誠，并出軍三萬人攻打李存信，打敗了他。不久，李克用率兵攻打魏州，在觀音門外安營，魏州的管轄地多被攻陷。梁太祖派葛從周援助他，在洹水作戰，擒獲李克用的兒子落落進獻。梁太祖命令送給羅弘信，殺了他，晉軍纔撤退。這時梁太祖正圖謀兗州、鄆州，擔心羅弘信産生二心，每年按時送他財物，總是辭卑禮厚。羅弘信每有回贈，梁太祖必定對魏州使者向北面拜謝後接受，說："六兄比我年長一倍，

倍年之長，兄弟之國，安得以常鄰遇之?”故弘信以爲厚己。其後弘信累官至檢校太尉，封臨清王。光化元年八月，薨於位。

紹威襲父位爲留後，朝廷因而命之，尋正授旄鉞，累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長沙郡王。昭宗東遷，命諸道修洛邑，紹威獨營太廟，制加守侍中，進封鄴王。

初，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召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號曰“牙軍”，皆豐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寖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凶戾者，强買豪奪，逾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自田氏已後，垂二百年，主帥廢置，出於其手，如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彦貞，皆爲其所立。優奬小不如意，則舉族被誅。紹威懲其往弊，雖以貨賂姑息，而心銜之。

紹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劉仁恭擁兵十萬，謀亂河朔，進陷貝州，長驅攻魏。紹威求援於太祖，太祖遣李思安援之，屯於洹水，葛從周自邢、洺引軍入魏州。燕將劉守文、單可及與王師戰於内黄，大敗之，乘勝追躡。會從周亦出軍掩擊，又敗燕軍，斬首三萬餘級。三年，紹威遣使會軍，同攻滄州以報之。自是紹威感太祖援助之恩，深加景附。

紹威見唐祚衰陵，群雄交亂，太祖兵强天下，必知有禪代之志，故傾心附結，贊成其事，每慮牙軍變易，心不自安。天祐初，州城地無故自陷，俄而小校李公佺謀變，紹威愈懼，乃定計圖牙軍，遣使告太祖求爲外援。太祖許之，遣李思安會魏博軍再攻滄州。先是，安陽公主薨於魏，

是兄弟國，怎能以平常鄰居相待?”因此羅弘信認爲梁太祖厚待自己。後來羅弘信多次升遷至檢校太尉，封爲臨清王。光化元年八月，死在任上。

羅紹威繼承父位任留後，朝廷因而以此職任命他，不久正式授予節度使旄鉞，加封他爲檢校太尉、兼侍中，封爲長沙郡王。昭宗東遷，命各道修洛邑，羅紹威獨建太廟，下令加守侍中，封爲鄴王。

當初，至德年間，田承嗣割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招募軍中子弟，安置在手下，號稱“牙軍”，供給豐富，賞賜優厚，不勝驕寵。年代漸漸久遠，父子相承，親黨牢固，其中凶狠的，强買豪奪，犯法違令，地方長吏不能禁止。變换主帥，如同兒戲，從田氏以後，近二百年，主帥的廢置，都出自這些人之手，如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彦貞，都是牙軍所立。優厚的奬勵稍微不如意，就全族被殺。羅紹威有鑒於以往的弊端，雖用財物姑息度日，他却含恨在心。

羅紹威繼位的第二年正月，幽州劉仁恭擁兵十萬人，陰謀在河朔作亂，進軍攻陷貝州，長驅直入攻打魏州。羅紹威向梁太祖求援，梁太祖派李思安援助他，屯駐在洹水，葛從周從邢州、洺州率軍進入魏州。燕將劉守文、單可及和王師在内黄作戰，大敗他們，乘勝追擊。時逢葛從周也出軍襲擊，又打敗燕軍，斬殺三萬多人。三年，羅紹威派使者會師，同攻滄州作報答。從此羅紹威感激梁太祖救助之恩，死心塌地歸附梁太祖。

羅紹威見唐的國運衰落，各路雄傑交相作亂，梁太祖兵强於天下，知道他一定有取而代之的打算，因此傾心附結梁太祖，助成他的事業，每每擔心牙軍變亂，心中常不踏實。天祐初年，州城中地無緣無故自己塌下去，不久小校李公佺陰謀作亂，羅紹威更加害怕，於是設計謀取牙軍，派使者告訴梁太祖請求作外援。梁太祖同意了，派李思安會合魏博軍再次攻打滄州。這之

太祖因之遣長直軍校馬嗣勳選兵千人，伏兵仗於巨橐中，肩舁以入魏州，言助女葬事。天祐三年正月五日，太祖親率大軍濟河，聲言視行營於滄、景，牙軍頗疑其事。是月十六日，紹威率奴客數百與嗣勳同攻之，時宿於牙城者千餘人，遲明盡誅之，凡八千家，皆赤其族，州城爲之一空。翌日，太祖自内黄馳至鄴。時魏軍二萬，方與王師同圍滄州，聞城中有變，乃擁大將史仁遇保於高唐，六州之内，皆爲勍敵，太祖遣諸將分討之，半歲方平。自是紹威雖除其逼，然尋有自弱之悔。

前，安陽公主死在魏州，梁太祖藉此機會派長直軍校馬嗣勳挑選一千士兵，把武器藏在大袋中，抬在肩上進入魏州，聲稱爲女兒助辦喪事。天祐三年正月五日，梁太祖親自率領大軍渡過黄河，聲稱在滄州、景州視察行營，牙軍很懷疑這事。這月十六日，羅紹威率奴客數百人和馬嗣勳共同攻打牙軍，當時住在牙城的有一千多人，黎明時把他們全部殺了，共八千家，都將他們滅族，州城爲之一空。第二天，梁太祖從内黄飛馳到鄴。當時魏軍二萬人，正和王師共同包圍滄州，聽説城中有變，於是簇擁大將史仁遇保守高唐。六州之内，都是勁敵，梁太祖派各將領分别討伐，半年纔平定。從此羅紹威雖然除去了他的障礙，但不久又後悔削弱了自己的勢力。

不數月，復有浮陽之役，紹威飛輓饋運，自鄴至長蘆五百里，叠迹重軌，不絶於路。又於魏州建元帥府署，沿道置亭候，供牲牢、酒備、軍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一無闕者。及太祖迴自長蘆，復過魏州，紹威乘間謂太祖曰："邠、岐、太原終有狂譎之志，各以興復唐室爲詞，王宜自取神器，以絶人望，天與不取，古人所非。"太祖深感之。及登極，加守太傅、兼中書令，賜號扶天啓運竭節功臣。車駕將入洛，奉詔重修五鳳樓、朝元殿，巨木良匠非當時所有，倏架於地，溯流西立於舊址之上，張設綈綉，皆有副焉。太祖甚喜，以寶帶、名馬賜之。先是，河朔三鎮司管鑰、備洒掃皆有閹人，紹威曰："此類皆宫禁指使，豈人臣家所宜畜也。"因搜獲三十餘輩，盡以來獻，太祖嘉之。開平中，加守太師，兼中書令，邑萬户。

没過幾月，又有浮陽之戰，羅紹威急速運送軍需，從鄴到長蘆五百里，輪迹重叠，不絶於路。又在魏州建元帥府署，沿路設置亭候，供給牲口、酒類、軍幕、器物，上下數十萬人，什麽都不缺。到梁太祖從長蘆返回時，又經過魏州，羅紹威乘機對梁太祖説："邠、岐、太原始終有狂妄奸詐之心，各以復興唐室爲藉口，大王應當自取帝位，以便打消他們的奢望，天給予而不接受，是古人所不贊同的。"梁太祖很感激他。到梁太祖登位時，加守太傅、兼中書令，賜號扶天啓運竭節功臣。梁太祖將入洛，奉詔重修五鳳樓、朝元殿，當時没有大樹良匠，但很快在地上築起殿樓，在舊址上逆流西立，用綈綉布置張設，都留有備用之物。梁太祖很高興，賜給他寶帶、名馬。這之前，河朔三鎮管理門鎖、雜役使唤都用宦官，羅紹威説："這種人都是宫中供使唤的，哪是臣子家所應有的。"於是搜出三十多人，全部獻上，梁太祖贊賞他。開平年間，加官守太師，兼中書令，食邑一萬户。

紹威嘗以臨淄、海岱罷兵歲久，儲庾山積，唯京師軍民多而食益寡，願於太行伐木，下安陽、淇門，斫船三百艘，置水運自大河入洛口，歲漕

羅紹威曾因臨淄、海岱多年没有戰事，儲蓄堆積如山，惟有京師軍民人多而糧食更少，希望在太行山伐木，下安陽、淇門，造船三百艘，從黄河入洛口設水運，每年運送一百萬石糧食，以

百萬石，以給宿衛，太祖深然之。會紹威遘疾革，遣使上章乞骸骨，太祖撫案動容，顧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强飯，如有不可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以相報也。"仍命其子周翰監總軍府。及訃至，輟朝三日，册贈尚書令。紹威在鎮凡十七年，年三十四薨。

紹威形貌魁偉，有英傑氣，攻筆札，曉音律。性復精悍明敏，服膺儒術，明達吏理。好招延文士，聚書萬卷，開學館，置書樓，每歌酒宴會，與賓佐賦詩，頗有情致。江東人羅隱者，佐錢鏐軍幕，有詩名於天下。紹威遣使賂遺，叙南巷之敬，隱乃聚其所爲詩投寄之。紹威酷嗜其作，因目己之所爲曰《偷江東集》，至今鄴中人士諷咏之。紹威嘗有公讌詩云："簾前淡泊雲頭日，座上蕭騷雨脚風。"雖深於詩者，亦所嘆伏。

紹威子三人：長曰廷規，位至司農卿，尚太祖女安陽公主，又尚金華公主，早卒。次曰周翰，繼爲魏博節度使，亦早卒。季曰周敬，歷滑州節度使，别有傳。開平四年夏，詔金華公主出家爲尼，居於宋州元静寺，蓋太祖推恩於羅氏，令終其婦節也。

便供給宿衛的軍隊，梁太祖非常贊同。時逢羅紹威病重，派使者上章請求退休，梁太祖手撫几案變了神色，對使者説："趕快回去告訴你的主人，爲我要努力進餐，保重身體，如果發生不測，我會使你的子孫世代富貴來報答你。"於是任命他的兒子羅周翰監總軍府。死訊送到時，停止視朝三天，册贈尚書令。羅紹威在藩鎮共十七年，死時三十四歲。

羅紹威形貌魁偉，有英雄氣概，擅長寫文章，通曉音律。生性精悍明敏，衷心信服儒家學説，通曉爲官之道。喜好招羅文士，藏書萬卷，開學館，建書樓，每當歌酒宴會，和賓客僚佐賦詩，頗有情致。江東人羅隱，在錢鏐軍幕府供職，在天下有詩名。羅紹威派使者饋贈他財物，表達敬意，羅隱於是收集他的詩作投寄給羅紹威。羅紹威酷愛羅隱的詩作，因而把自己的詩作取名爲《偷江東集》，至今鄴中人士還在吟咏。羅紹威曾有公讌詩寫道："簾前淡泊雲頭日，座上蕭騷雨脚風。"即使深諳詩道的人，也很嘆服。

羅紹威有三個兒子：長子叫羅廷規，官至司農卿，娶梁太祖的女兒安陽公主，又娶金華公主，早死。次子叫羅周翰，繼任魏博節度使，也早死。小兒子叫羅周敬，任滑州節度使，另有傳。開平四年夏，詔令金華公主出家做尼姑，住在宋州元静寺，這是因爲梁太祖施恩於羅氏，令她終身保持婦節。

趙犨 趙㠑

趙犨，其先天水人，代爲忠武牙將，曾祖賓，祖英奇，父叔文，皆歷故職。犨幼有奇智，齠齔之時，與鄰里小兒戲於道左，恒分布行列爲部伍戰陣之狀，自爲董帥，指顧有節，如夙習焉，群兒皆稟而從之，無敢亂其行者。其父目而異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必大吾門矣。"及赴鄉校，誦讀之性出於同輩。弱冠有壯節，好功名，妙於弓劍，氣義勇果。郡守聞之，擢爲牙校。唐會昌中，壺關作

趙犨，他的祖先是天水人，世代擔任忠武牙將，曾祖父趙賓，祖父趙英奇，父親趙叔文，都任這一職位。趙犨從小就具有非凡的智慧，童年時，和鄰里小孩在道旁玩耍，常常做排兵布陣的游戲，他自任統帥，指揮有法，好像早就熟悉似的，小孩們都聽從他的指揮，没有人敢搞亂行列。他的父親看着他，認爲他非同尋常，説："是我家的千里馬啊，一定會振興我家。"到去當地學校讀書時，誦讀的天賦超出同輩。二十歲時胸懷壯志，喜好功名，擅長使用弓劍，勇敢果斷。郡守聽説後，提拔他爲牙校。唐會昌年間，

亂，隨父北征，收天井關。未幾，從王師征蠻，浹月方克，惟忠武將士轉戰溪洞之間，斬獲甚衆。本道録其勛，陟爲馬步都虞候。

乾符中，王僊芝起於曹、濮，大縱其徒，侵掠汝、鄭，犨乃率步騎數千襲之，賊黨南奔。及黄巢陷長安，天子幸蜀，中原無主，人心騷動。於是陳州數百人相率告許州連帥，願得犨知軍州事。其帥即以狀聞，於是天子下詔，以犨守陳州刺史。既視事，乃謂將吏曰："賊巢之虐，遍於四方，苟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則必驅殘黨以東下。況與忠武久爲仇讎，凌我土疆，勢必然也。"乃遣增垣墉，浚溝洫，實倉廩，積薪芻。凡四門之外，兩舍之内，民有資糧者，悉令輓入郡中。繕甲兵，利劍矟，弓弩矢石無不畢備。又招召勁勇，置之麾下。以仲弟昶爲防遏都指揮使，以季弟珝爲親從都知兵馬使，長子麓、次子霖，皆分領鋭兵。黄巢在長安，果爲王師四面扼束，食盡人饑，謀東奔之計，先遣驍將孟楷擁徒萬人，直入項縣，犨引兵擊之，賊衆大潰，斬獲略盡，生擒孟楷。

中和三年，朝廷聞其功，就加檢校兵部尚書，俄轉右僕射。不數月，加司空，進潁川縣伯。巢黨知孟楷爲陳所擒，大驚憤，乃悉衆東來，先據溵水，後與蔡州秦宗權合勢以攻宛丘，陳人懼焉。犨恐衆心携離，乃於衆中揚言曰："忠武素稱義勇，淮陽亦爲勁兵，是宜戮力同心，捍禦群寇，建功立節，去危就安，諸君宜圖之。況吾家食陳禄久矣，今賊衆圍逼，衆寡不均，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又何懼也。且死於爲國，不猶愈於生而爲賊之伍耶！汝但觀吾之破賊，敢

壺關作亂，隨父親北征，收復了天井關。不久，隨王師征伐蠻夷，整整一個月纔攻克，衹有忠武將士在溪洞間轉戰，俘殺很多人。本地道府記録他的功績，升任爲馬步都虞候。

乾符年間，王僊芝在曹、濮間起事，大肆放縱他手下的人，侵掠汝州、鄭州，趙犨於是率領步兵騎兵幾千人襲擊他們，賊黨南逃。到黄巢攻陷長安時，天子到蜀，中原無主，人心騷動。於是陳州數百人相率向許州連帥請求，希望趙犨知軍州事。主帥上報情況，於是天子下詔，以趙犨代理陳州刺史。上任後，就對將吏説："黄巢這個賊人的暴虐，遍及四方，如果他不被長安市民殺掉，就必定會率殘黨東下。何況黄巢和忠武長期是仇敵，侵凌我們疆土，勢在必然。"於是派人增築墻垣，疏通溝壕，充實倉庫，蓄積柴草。四道城門外，六十里以内，有蓄糧的百姓，全部令他們送到郡中。修繕武器，磨鋭劍矟，弓弩箭石無不齊備。又招聚勇猛之士，安置在手下。以二弟趙昶爲防遏都指揮使，以三弟趙珝爲親從都知兵馬使，長子趙麓、次子趙霖，都分别統領精兵。黄巢在長安，果然被王師四面圍困，糧盡人飢，企圖東逃，先派驍將孟楷率衆一萬人，直入項縣，趙犨率兵攻打他們，賊衆大敗，俘殺將盡，活捉孟楷。

中和三年，朝廷獲知他的功勞，隨即加檢校兵部尚書，不久轉任右僕射。没過幾月，擔任司空，進爲潁川縣伯。黄巢賊黨獲知孟楷被陳州俘獲，十分驚訝憤怒，於是全軍從東面趕來，先占據溵水，後來和蔡州秦宗權合兵攻打宛丘，陳州人感到恐懼。趙犨怕衆心離異，就向衆人揚言説："忠武軍一向號稱義勇，淮陽也是强兵，這就應當同心盡力，抵禦群寇，建功立業，消除危機，達到平安，各位應當考慮。何況我家享受陳州的俸禄很久了，現在賊衆圍逼，衆寡不均，男子漢大丈夫應當在死中求生，又怕什麼？而且爲國而死，不比活着與賊爲伍更好嗎！你們衹需看我破賊，敢有不同意見的殺掉！"因此衆心無不

有異議者斬之!”由是衆心靡不踴躍。無何，開門與賊接戰，每戰皆捷，賊衆益怒。巢於郡北三四里起八仙營，如宮闕之狀，又修百司廨署，儲蓄山峙，蔡人濟以甲胄，軍無所闕焉。凡圍陳三百日，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然人心益固。犨因令間道奉羽書乞師於太祖，太祖素多犨之勇果，乃許之。四年四月，太祖引大軍與諸軍會於陳之西北，陳人望旗鼓出軍縱火，急攻巢寨，賊衆大潰，重圍遂解，獻捷於行在。

五年八月，除犨爲蔡州節度使。於時巢黨雖敗，宗權益熾，六七年間，屠膾中原，陷二十餘郡，唯陳去蔡百餘里，兵少力微，日與爭鋒，終不能屈。文德元年，蔡州平，朝廷議勛，以犨檢校司徒，充泰寧軍節度使，又改授浙西節度使，不離宛丘，兼領二鎮。龍紀元年三月，又以平巢、蔡功，就加平章事，充忠武軍節度使，仍以陳州爲理所。由是中原塵靜，唐帝復歸長安，陳、許流亡之民，襁負歸業，犨設法招撫，人皆感之。犨兄弟三人，時稱雍睦。一日，念仲弟昶同心王事，共立軍功，乃下令盡以軍州事付於昶，遂上表乞骸。後數月，寢疾，卒於陳州官舍，年六十六，葬於宛丘縣之先域，累贈太尉。

犨雖盡忠唐室，保全陳州，然默識太祖雄傑，每降心托迹，爲子孫之計，故因解圍之後，以愛子結親。又請爲太祖立生祠於陳州，朝夕拜謁。數年之間，悉力委輸，凡所徵調，無不率先，故能保其功名。

長子麓，位至列卿。

次子霖，改名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開平初，授衛尉卿、駙馬都

踴躍争先。不久，打開城門和賊軍交戰，每戰都獲勝，賊衆更加憤怒。黄巢在郡北三四里處建八仙營，像宫闕一樣，又修建百司廨署，儲蓄堆積如山，蔡州人供武器給他們，軍隊什麽都不缺。共包圍陳州三百天，大小幾百次戰鬥，雖然軍糧快吃完了，但人心更加穩定。趙犨於是令從小路送羽毛書信給梁太祖求援兵，梁太祖素來贊賞趙犨的勇敢果斷，於是答應了。四年四月，梁太祖率大軍和各軍在陳州西北會師，陳州人望見旗鼓就出兵放火，猛攻黄巢營寨，賊衆大潰，於是解除了重圍，到行宫進奉俘虜和戰利品。

五年八月，授任趙犨爲蔡州節度使。這時黄巢賊黨雖被打敗，秦宗權却更加囂張，六七年間，在中原屠殺，攻陷二十多郡，惟因陳州距蔡州一百多里，兵少力弱，天天相互交鋒，始終不能使它屈服。文德元年，蔡州被平定，朝廷評功，任趙犨爲檢校司徒，充泰寧軍節度使，又改授浙西節度使，不離開宛丘，兼領二鎮。龍紀元年三月，又因平定黄巢、蔡州的功勞，隨即加平章事，充忠武軍節度使，仍以陳州爲治所。從此中原平静，唐皇帝又回到長安，陳州、許州流亡的百姓，背着嬰孩回到家鄉，趙犨設法招撫，人們都感激他。趙犨兄弟三人，當時因相處和睦受到稱頌。一天，想到二弟趙昶同心王事，共立軍功，就下令把全部軍州事務交付給趙昶，於是上表請求退休。幾個月後，卧病不起，死在陳州官舍，終年六十六歲，安葬在宛丘縣祖先的墓地上，追贈他爲太尉。

趙犨雖然盡忠唐室，保全陳州，但心裏知道梁太祖雄才大略，往往順從依附，爲子孫作打算，因此藉解圍之後，以愛子和梁太祖結親。又請求爲梁太祖在陳州建立生祠，早晚謁拜。幾年之間，竭盡全力輸送物資，凡是梁太祖徵調的，無不首先辦理，因此能保全他的功名。

長子趙麓，官做到列卿。

次子趙霖，改名巖，娶梁太祖的女兒長樂公主。開平初年，授任衛尉卿、駙馬都尉。二年九

尉。二年九月，權知洺州軍州事，俄轉天威軍使。十二月，授右羽林統軍，改右衛上將軍，充大内皇墻使。三年七月，出爲宿州團練使，旋移州刺史。其後累歷近職，連典禁軍。預誅庶人友珪有功，末帝即位，用爲租庸使、守户部尚書。巖以勳戚自負，貨賂公行，天下之賄，半入其門。又以身尚公主，聞唐朝駙馬都尉杜悰位極將相，以服御飲饌自奉，務極華侈，巖耻其不及。由是豐其飲膳，嘉羞法饌，動費萬錢，僦斂綱商，其徒如市，權勢熏灼，人皆阿附。及唐莊宗滅梁室，巖逾垣而逸。素與徐州温韜相善，巖往依之。既至，韜斬巖首送京師。

月，權知洺州軍州事，不久轉任天威軍使。十二月，授任右羽林統軍，改右衛上將軍，充大内皇墻使。三年七月，出任宿州團練使，不久移任州刺史。後來先後多次擔任與皇帝親近之職，多次主管禁軍。參預誅殺平民朱友珪有功，梁末帝即位，任用爲租庸使、守户部尚書。趙巖以功臣皇親自負，公開行賄賂，天下的財富，有一半都到了他家。又因自己娶了公主，聽説唐朝的駙馬都尉杜悰位至將相，自己日常享用服飾車馬飲食，務必一樣，極爲奢華，趙巖以自己比不上爲耻辱。因此提高飲食標準，佳肴美食，動輒花費上萬錢，搜刮商人，他手下的人到市場上去，炙手可熱，人們都依附他。到唐莊宗消滅梁朝時，趙巖越墻而逃。素來和徐州温韜友好，趙巖就去依附他。到了以後，温韜砍下趙巖的頭送到京師。

趙昶

昶，字大東，犨仲弟也。弱冠習兵機，沈默大度，神形灑落，臨事有通變之才。及兄犨爲陳州刺史，以昶爲防禦都指揮使。未幾，巢將孟楷擁衆萬餘據項城縣，昶與兄犨領兵擊破之，擒楷以歸。不數月，巢黨悉衆攻陳，以報孟楷之役，又與蔡寇合從，凶醜百萬，栖於陳郊，陳人大恐。一夕，昶因巡警，假寐於闉闍，恍惚間如有陰助，昶異而待之。遲明，開門决戰，人心兵勢，勇不可遏，若有陰兵前導。是日，擒賊將數人，斬首千餘級，群凶氣沮。其後連日交戰，無不應機俘斬，未嘗小衄，以至重圍數月，士心如一。及賊敗圍解，朝廷紀勳，昶一門之中，叠加爵秩。當時方鎮之内，言忠勇者、言守禦者、言功勳者、言政事者，皆以犨、昶爲首焉。及犨遥領泰寧軍節度，以昶爲本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俄而犨有疾，遂以軍州盡付於昶。詔授兵馬留後，旋遷忠武軍節度使，亦以陳州爲理

趙昶，字大東，是趙犨的二弟。剛成年時就熟悉軍機，沉默大度，形神灑脱，處事有隨機應變的才能。到兄長趙犨任陳州刺史時，以趙昶爲防禦都指揮使。不久，黄巢的將領孟楷率領一萬多人占據項城縣，趙昶和哥哥趙犨率兵攻破他們，活捉孟楷返回。没過幾月，黄巢黨羽全軍攻打陳州，以報孟楷之戰失敗的仇，又和蔡州賊寇聯合，凶惡的敵人達一百萬，駐扎在陳州郊外，陳州人十分恐懼。一天晚上，趙昶因巡邏警戒，在城門打盹，恍惚間好像暗中有人幫助，趙昶很驚異而等待着。黎明，開門决戰，人心兵勢，勇不可擋，好像有神兵引路。這天，抓獲幾名賊軍將領，斬殺一千多人，敵兵們喪氣落魄。後來連日交戰，無不順利獲勝，不曾小敗，以至數月重圍，將士團結一心。到賊軍戰敗包圍解除時，朝廷記功，趙昶一家之中，多次加官加爵。當時方鎮中，談到忠誠勇敢、談到擅長守禦、談到功勛、談到政事，都以趙犨、趙昶爲第一。到趙犨遥領泰寧軍節度使時，以趙昶爲本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不久趙犨患病，於是把軍州事交付給趙昶。下詔授任兵馬留後，不久遷忠武軍節度使，也以陳州爲治所。

所。

時宗權未滅，中原方受其毒。陳、蔡封疆相接，昶每選精鋭，深入蔡境。蔡賊雖衆，終不能抗，以至宗權敗焉。朝廷賞勛，加檢校司徒。昶以大寇削平之後，益留心於政事，勸課農桑，大布恩惠。景福元年秋，陳、許將吏耆老録其功，詣闕以聞，天子嘉之，命文臣撰德政碑植於通衢，以旌其功。俄加同平章事。昶自圍解之後，恒曰："梁王之恩，不敢忘也。"是後太祖每有征伐，昶訓練兵甲，饋輓供億，無有不至。乾寧二年寢疾，薨於鎮，年五十三。追贈太尉。

當時秦宗權還未被消滅，中原正遭受着他的蹂躪。陳州、蔡州疆土相連，趙昶每每挑選精鋭，深入蔡州境。蔡州賊兵雖多，最終不能抵抗，以至秦宗權被打敗了。朝廷賞功，加官檢校司徒。趙昶在削平大寇之後，更加留心政事，鼓勵農桑業，大施恩惠。景福元年秋，陳州、許州軍政界的元老記録他的功績，到朝廷上報，天子嘉獎他，命文臣撰德政碑立在大街上，以表彰他的功績。不久加同平章事。趙昶自從解圍後，常說："梁王的恩德，我不敢忘記。"這之後梁太祖每有征伐，趙昶訓練士兵，運送軍需，没有什麽做不到的。乾寧二年卧病不起，死在方鎮上，終年五十三歲。追贈太尉。

趙珝

珝，字有節，犨季弟也。幼而剛毅，器宇深沉。既冠，好書籍。及壯，工騎射，尤精《三略》。及犨爲陳州刺史，以珝爲親從都知兵馬使。時巢黨東出商、鄧，與蔡賊會，衆至百餘萬，掘長壕五百道攻陳，陳人大懼。珝與二兄堅心誓衆，激勵將校，約以死節。珝以祖先松檟去郭數里，慮爲群盜穿發，乃夜縱心膂之士，遷柩入城。府庫舊有巨弩數百枝，機牙皆缺，工人咸謂不可用，珝即創意制度，自調弦筈，置之雉堞間，矢激五百餘步，凡中人馬，皆洞達胸腋，群賊畏之，不敢逼近。自仲秋至於首夏，軍食將竭，士雖不飽，而堅拒之志不移。會太祖率大軍解其圍，珝兄弟抆泣感謝。其後朝廷議功，加檢校右僕射，遥領處州刺史。犨薨，昶爲忠武軍節度使，珝遷爲行軍司馬、檢校司空。昶薨，珝知忠武軍留後。

趙珝，字有節，趙犨的小弟。從小剛毅，氣度深沉。成年以後，好讀書。壯年後，擅長騎馬射箭，尤其精通《三略》。到趙犨任陳州刺史時，任趙珝爲親從都知兵馬使。當時黄巢賊黨東出商州、鄧州，和蔡州賊會師，兵衆達一百多萬人，挖長壕五百道攻打陳州，陳州人十分恐懼。趙珝和兩位兄長堅定信心對衆人發誓，激勵將校，以死相約。趙珝因祖先的墓地距城數里，擔心被群盜盗掘，於是在晚上出動心腹士兵，把棺木遷入城。府庫中原有大弩幾百張，機件都缺損了，工匠都說不能用，趙珝就創意改制，自調弦筈，架設在矮墻間，箭飛射五百多步遠，凡是被射中的人馬，都洞穿胸腋，群賊畏懼，不敢逼近。從仲秋到第二年初夏，軍糧將要吃盡，士兵雖吃不飽，但堅持抗敵的决心堅定不移。時逢梁太祖率大軍解圍，趙珝兄弟抹淚感謝。後來朝廷評功，加檢校右僕射，遥領處州刺史。趙犨去世，趙昶任忠武軍節度使，趙珝遷任行軍司馬、檢校司空。趙昶去世，趙珝知忠武軍留後。

珝公幹之才，播於遠邇，至於符籍虚實，財穀耗登，備閲其根本，民之利病，無不洞知。庶事簡廉，公私

趙珝公正幹練的才能，聞名遠近，至於符伍與名籍的虚實，財糧收支，詳細瞭解根本情况，老百姓的利病，無不洞悉。各種事務簡明，公私

俱濟，太祖深加慰薦。尋加特進、檢校司徒，充忠武軍節度使。陳州土壤卑疏，每歲壁壘摧圮，工役不暇，珝遂督度力用，俾以甓周砌四墉，自是無霖潦之虞。光化二年，加檢校太保、平章事。明年，檢校侍中，進封天水郡公。珝博通前古，以陳州本伏羲所都，南頓乃光武舊地，遂稽考古制，崇飾廟貌，爲四民祈福之所。又詢鄧艾故址，决翟王河以溉稻粱，大實倉廩，民獲其利。珝兄弟節制陳、許，繼擁旌鉞，共二十餘年，陳人愛戴，風化大行。

天復元年冬，韓建爲忠武軍節度使，乃徵珝知同州匡國軍節度留後。時太祖統軍岐下，珝輪輓調發，旁午道途。俄而昭宗還長安，詔徵入覲，錫迎鑾功臣之號，珝因堅辭藩鎮，遂加檢校太傅、右金吾衛上將軍。及扈從東遷，歲餘，以痼疾免官，遂歸淮陽。未幾，薨於私第，年五十五。詔贈侍中，陳人爲之罷市。

子穀，仕至左驍衛大將軍、宣徽北院使。唐莊宗入汴，與從兄巖皆族誅。

都有好處，梁太祖對他深加撫慰。不久加特進、檢校司徒，充忠武軍節度使。陳州土壤疏鬆，地勢低窪，每年壁壘塌壞，土木工程不斷，趙珝於是規劃勞力，讓他們用磚環砌城墻，從此不再有積水成災的憂患。光化二年，加檢校太保、平章事。第二年，加檢校侍中，晋封天水郡公。趙珝博通古事，因陳州原是伏羲的都城，南頓本是光武的舊地，於是考察古代制度，修建廟宇，作爲百姓求福的地方。又訪詢鄧艾故址，疏導翟王河灌溉水稻高粱，大量充實倉庫，老百姓獲利。趙珝兄弟控制陳州、許州，相繼任節度使，共二十多年，陳州人愛戴他們，風化大行。

天復元年冬，韓建任忠武軍節度使，於是召趙珝知同州匡國軍節度留後。當時梁太祖在岐下統軍，趙珝調發運送軍用物資，道路上往來繁忙。不久昭宗回到長安，下詔召他入朝朝拜，賜迎鑾功臣稱號。因趙珝堅决推辭在藩鎮任職，於是加檢校太傅、右金吾衛上將軍。到隨從皇帝東遷時，歲餘，因久病不愈免官，於是回到淮陽。不久，死在家中，終年五十五歲。下詔贈侍中，陳州人爲此罷市。

兒子趙穀，官做到左驍衛大將軍、宣徽北院使。唐莊宗入汴，和叔伯哥哥趙巖都被滅族。

王珂

王珂，河中人。祖縱，鹽州刺史。父重榮，河東節度使，破黄巢有大功，封瑯琊郡王。珂本重榮兄重簡之子，出繼重榮。唐僖宗光啓三年，重榮爲部將常行儒所害，推重榮弟重盈爲蒲帥，以珂爲行軍司馬。及重盈卒，軍府推珂爲留後。時重盈子珙爲陝州節度使，瑶爲絳州刺史，由是争爲蒲帥，瑶、珙連上章論列，又與太祖書云："珂非吾兄弟，蓋余家之蒼頭也，小字忠兒，安得繼嗣！"珂亦上章云："亡父有興復之功。"又遣使求援於太原，李克用爲保薦於朝，昭

王珂，河中人。祖父王縱，任鹽州刺史。父親王重榮，任河東節度使，破黄巢有大功，封爲瑯琊郡王。王珂原是王重榮哥哥王重簡的兒子，過繼給王重榮。唐僖宗光啓三年，王重榮被部將常行儒殺害，推舉王重榮的弟弟王重盈任蒲州帥，以王珂爲行軍司馬。到王重盈去世時，軍府推舉王珂任留後。當時王重盈的兒子王珙任陝州節度使，王瑶任絳州刺史，因此争當蒲州帥，王瑶、王珙接連上書論説，又寫信給梁太祖説："王珂不是我的兄弟，是我家的奴僕，小字忠兒，怎能繼位！"王珂也上書説："亡父有復興王室的功勞。"又派使者向太原求援，李克用爲他向朝廷保薦，昭宗同意了。不久王珙勾結王行瑜、

宗可之。既而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爲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詔諭之曰："吾以太原與重榮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乾寧二年五月，三鎮率兵入覲，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珙、瑤，又連兵以攻河中。克用聞之，出師以討三鎮，瑤、珙兵退，晉師拔絳州，擒瑤斬之。及克用駐軍於渭北，昭宗以珂爲河中節度使，正授旄鉞，克用因以女妻珂。珂至太原謝婚成禮，克用令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於陝焉。

李茂貞、韓建爲外援，三鎮交相上表薦舉，昭宗下詔告諭他們說："我因太原和王重榮有興復之功，已批准他們的奏請了。"乾寧二年五月，三鎮率兵朝拜，危害時政，請求把河中交給王珙、王瑤，又聯合攻打河中。李克用獲知，出兵討伐三鎮，王瑤、王珙退兵，晉軍攻陷絳州，擒獲王瑤殺掉。到李克用駐軍渭北時，昭宗以王珂爲河中節度使，正式授給旄鉞，李克用於是把女兒嫁給王珂。王珂到太原謝婚完禮，李克用令李嗣昭率兵援助王珂，在陝州攻打王珙。

光化末，太祖謂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之勢，侮慢鄰封，爾爲我持一繩以縛之。"天復元年春，存敬兵下晉、絳，令何絪守晉州以扼太原援師。二月，大軍逼河中，珂妻書告太原曰："敵勢攻逼，朝夕爲俘囚，乞食於大梁矣，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前途既阻，衆寡不敵，救則與爾兩亡。可與王郎歸朝廷。"珂復求救於李茂貞，茂貞不答。珂勢窮蹙，即登城謂存敬曰："吾與汴王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俟汴王至，吾自聽命。"存敬即日退舍。三月，太祖自洛陽至，先哭於重榮之墓，蒲人聞之感悦。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相見，黄泉其謂我何！"及珂出迎於路，握手歔欷，聯轡而入。乃以存敬守河中，珂舉家徙於汴。後入覲，被殺於華州傳舍。

光化末年，梁太祖對張存敬說："王珂仗恃太原的勢力，侮辱怠慢鄰郡，你替我拿根繩子把他捆來。"天復元年春，張存敬出兵晉州、絳州，令何絪守晉州以阻擋太原援兵。二月，大軍逼近河中，王珂的妻子致信太原說："敵兵進攻逼迫，我朝夕間就會做俘虜，向大梁求食了，大人怎忍心不救！"李克用說："前面道路已受阻，衆寡不敵，救你會和你一起死掉。你可和王郎回朝。"王珂又向李茂貞求救，李茂貞不理睬。王珂形勢窘迫，就登城對張存敬說："我和汴王家有世交，你應退兵，等汴王到了，我自會聽命。"張存敬當天退兵。三月，梁太祖從洛陽趕到，先在王重榮墓前痛哭，蒲州人知道後感動歡喜。王珂想反綁雙手牽着羊見梁太祖，梁太祖說："太師阿舅的恩德，什麽時候能忘記，郎君如以亡國之禮相見，黄泉之下的人會說我什麽！"到王珂在路上出迎時，梁太祖和他握手嘆息，并馬而入城。於是以張存敬守河中，王珂全家遷到汴州。後來去京師朝拜，在華州旅舍被殺。

王珙

珙，少有俊氣，才兼文武，性甚驕虐。屬世多故，遂代伯父重霸爲陝州節度使。爲政苛暴，且多猜忌，殘忍好殺，不以生命爲意，內至妻孥宗屬，外則賓幕將吏，一言不合，則五毒并施，鞭笞刳斫，無日無之。奢縱

王珙，從小俊傑不凡，文武雙全，生性十分驕横暴虐。時逢世道多變故，於是代伯父王重霸任陝州節度使。統治苛刻殘暴，而且猜忌心重，殘忍喜好殺人，毫不看重生命，內至妻兒宗族，外至賓客幕僚將吏，一言不合，就五種酷刑并用，鞭打、剖腹、斬殺，没有哪天不用。奢侈放

聚斂，民不堪命，由是左右惕懼，憂在不測。唐光化二年夏六月，爲部將李璠所殺。璠自稱留後，因是陝州不復爲王氏所有。

縱，聚斂財富，百姓不堪忍受，因此他身邊的人都驚懼不安，擔憂不測之過。唐光化二年夏六月，被部將李璠所殺。李璠自稱留後，從此陝州不再爲王氏所有。

史臣曰：紹威始爲唐雄，據魏地，當土德之季運，倡梁祖以强禪，在梁則爲佐命也，在唐則豈得爲忠臣乎！趙犨以淮揚咫尺之地，抗黄巢百萬之衆，功成事立，有足多者。巖、穀非賢，遽泯其嗣，惜哉！王珂奕世山河，勢危被擄，乃魏豹之徒歟！

史臣曰：羅紹威初爲唐朝奸雄，占據魏地，正值唐朝德運衰落，首倡梁太祖强行登位，在梁他是佐命功臣，在唐又怎能算忠臣呢！趙犨靠淮揚咫尺之地，抗禦黄巢百萬大軍，功成事立，有值得贊揚的地方。趙巖、趙穀不賢，很快斷絶後嗣，可惜啊！王珂世代鎮守山河，勢危被俘，就是魏豹一類的人吧！

舊五代史卷十五(梁書十五)

列傳第五

韓建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父叔豐，世爲牙校。初，秦宗權之據蔡州，招合亡命，建隸爲軍士，累轉至小校。唐中和初，忠武監軍楊復光起兵於蔡，宗權遣其將鹿宴弘赴之，建與里人王建俱隸宴弘軍，入援京師。賊平，復光暴卒。時僖宗在蜀，宴弘率所部赴行在，路出南山，因攻剽郡邑，據有興元，宴弘自爲留後，以建爲蜀郡刺史。唐軍容使田令孜密遣人誘建，啖以厚利，建時懼爲宴弘所并，乃率所部歸行在，令孜補爲神策都校、金吾將軍，出爲潼關防禦使兼華州刺史。河、潼經大寇之後，户口流散，建披荆棘，闢污萊，勸課農事，樹植蔬果，出入閭里，親問疾苦，不數年，流亡畢復，軍民充實。建比不知書，治郡之暇，日課學習，遣人於器皿、床榻之上各題其名，建視之既熟，乃漸通文字。俄遷華商節度、潼關守捉等使，累加檢校太尉、平章事。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父親韓叔豐，世代做牙校。當初，秦宗權占據蔡州，招合亡命之徒，韓建隸屬秦宗權做軍士，多次轉官至小校。唐中和初年，忠武監軍楊復光在蔡州起兵，秦宗權派他的將領鹿宴弘趕去，韓建和同鄉王建都屬鹿宴弘軍，入援京師。平定賊軍後，楊復光暴死。當時僖宗在蜀，鹿宴弘率部下趕去，路經南山，因而攻搶郡邑，占有興元，鹿宴弘自任留後，任韓建爲蜀郡刺史。唐軍容使田令孜暗中派人引誘韓建，用厚利引誘，韓建當時怕被鹿宴弘吞并，於是率領他的部隊回到皇帝那裏，田令孜補任他爲神策都校、金吾將軍，出任潼關防禦使兼華州刺史。黄河、潼關經大寇劫掠之後，户口流失，韓建披荆斬棘，開闢荒田，鼓勵農作，種植蔬菜果樹，出入鄉里，親自過問民間疾苦，沒過幾年，流亡的百姓全都回來了，軍民充實。韓建全不識字，治郡閑暇的時候，每天努力學習，派人在器物、床榻上各寫其名，韓建看熟了，纔逐漸認識文字。不久遷華商節度、潼關守捉使等，多次加官至檢校太尉、平章事。

乾寧二年，建與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舉兵赴闕，迫昭宗請以王珙爲河中帥，害大臣於都下。河中王珂召晋軍以爲援，及晋軍渡河，昭宗幸石門。三年四月，昭宗遣延王、通王率禁兵討李茂貞，爲茂貞所敗，車駕幸渭橋，翊日，次富平。將幸河

乾寧二年，韓建和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領兵赴朝，迫使昭宗任王珙爲河中帥，在都下殺害大臣。河中王珂召晋軍作援助，到晋軍渡黄河時，昭宗到石門。三年四月，昭宗派延王、通王率禁兵討伐李茂貞，被李茂貞打敗，昭宗到渭橋，第二天，到達富平。準備到河中，韓建奉表迎接昭宗，不久到渭北，懇求昭宗東去，准許

中，建奉表迎駕，俄自至渭北，懇乞東幸，許之。七月十五日，昭宗至華下，百官士庶相繼而至。建尋加兼中書令，充京畿安撫制置等使，又兼京兆尹、京城把截使。昭宗久在華州，思還宫掖，每花朝月夕，游宴西谿，與群臣屬咏歌詩，歔欷流涕。建每從容奏曰："臣爲陛下修營大内，結信諸侯，一二年間，必期興復。"乃以建兼領修創京城使，建自華督役輦運工作，復治大明宫。

了。七月十五日，昭宗到華下，百官士人百姓相繼而到。不久韓建加兼中書令，充京畿安撫制置等使，又兼京兆尹、京城把截使。昭宗久居華州，想回皇宫，每當花朝月夕，在西谿游宴，和群臣咏詩唱歌，嘆息流淚。韓建每每從容奏言説："我爲陛下修建皇宫，和諸侯結交，一二年間，一定可望復興。"於是任韓建兼領修創京城使，韓建在華州督促役事、運送物資和工程勞作等，修整大明宫。

四年二月，有詣建告睦王已下八王謀殺建，建囚八王於别宅，放散隨駕殿後軍二萬人，殺捧日都頭李筠，自是天子益微，宿衛之士盡矣。八月，建以兵圍十六宅，通王以下十一王并遇害於石堤谷，以謀逆聞。又害太子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巖士，貶宰相朱朴，皆昭宗寵昵者也。建尋兼同州節度使。光化元年，升華州爲興德府，以建爲尹。八月，車駕還京。九月，册拜太傅，進封許國公，并賜鐵券。

四年二月，有人到韓建那裏報告睦王以下八王謀劃殺害韓建，韓建把八王囚禁在單獨的房屋中，派隨駕殿後軍二萬人，殺捧日都頭李筠，從此天子更加微弱，没有宿衛的士兵了。八月，韓建率兵包圍十六宅，通王以下十一王一同在石堤谷遇害，以謀反罪上報。又殺害太子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巖士，貶斥宰相朱朴，他們都是昭宗寵信親近的人。不久韓建兼同州節度使。光化元年，升華州爲興德府，任韓建爲府尹。八月，皇帝回京。九月，册拜爲太傅，晋封許國公，并賜鐵券。

天復元年十一月，宦官韓全誨迫天子幸鳳翔，建亦預其謀。太祖聞之，自河中引軍而西。前鋒至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遂移軍迫華州，建懼乞降。太祖責以脅君之罪，建拜伏稱從事李巨川之謀也，太祖即誅巨川。太祖與建素有軍中昆弟之契，及見，其怒驟息，尋表建爲許州節度使。昭宗東遷，以建爲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車駕至陝，召太祖與建侍宴，宫妓奏樂，何皇后舉觴以賜太祖，建躡足，太祖遽起曰："臣醉不任。"僞若顛仆即去。建私謂太祖曰："上與宫人附耳而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圖王爾。"天祐三年，改青州節度使。

天復元年十一月，宦官韓全誨逼迫天子去鳳翔，韓建也參預了陰謀。梁太祖獲知，從河中率軍向西。前鋒軍到達同州，韓建的判官司馬鄴以城投降，於是移軍迫近華州，韓建畏懼求降。梁太祖以脅迫君主的罪名斥責他，韓建拜伏在地説是從事李巨川的陰謀，梁太祖就殺了李巨川。梁太祖和韓建素來有軍中兄弟的交情，相見後，梁太祖怒氣一下子消失了，不久陳請韓建爲許州節度使。昭宗東遷，任韓建爲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昭宗到陝州，召梁太祖和韓建陪宴，宫妓奏樂，何皇后舉杯賜梁太祖，韓建踩梁太祖的脚，梁太祖就起身説："我醉了不能再喝。"假裝像要跌倒的樣子就離去了。韓建私下對梁太祖説："皇上和宫人耳語，幕下有兵器聲，怕要算計你。"天祐三年，改任青州節度使。

及受禪，徵爲司徒、平章事，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開平二年，加侍中，充建昌宫使。三年，郊祀于洛，以建爲大禮使。建爲上宰，每謁見，時有直言。太祖爲性剛嚴，群下將迎不暇，待建稍異，故優容之。九月，册拜太保，罷知政事。四年三月，除匡國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使，仍令中書不議除替。乾化二年六月，朝廷新有内難，人心動摇，部將張厚因作亂，害建于衙署，時年五十八。

到梁太祖登位時，召爲司徒、平章事，充各道鹽鐵轉運使。開平二年，加侍中，充建昌宫使。三年，在洛舉行郊祭，任韓建爲大禮使。韓建任上宰，每當覲見天子，常有直言。梁太祖性格剛强嚴厲，手下的人迎奉不暇，對韓建却略有不同，因此對他很寬容。九月，册拜爲太保，罷免知政事。四年三月，授任匡國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使，仍令中書不得擬議替任。乾化二年六月，朝廷新有内亂，人心動摇，部將張厚趁機作亂，在衙署殺害韓建，當時五十八歲。

子從訓，昭宗在華時授太子侍學，賜名文禮，尋拜屯田員外郎。國初爲都官郎中，賜紫，年未弱冠。時朝廷命從訓告國哀于陳、許，至二日軍亂，與建并命。

兒子韓從訓，昭宗在華州時授爲太子侍學，賜名文禮，不久拜爲屯田員外郎。梁初任都官郎中，賜紫，還不到二十歲。當時朝廷命韓從訓到陳州、許州通報國難，到後兩天軍隊作亂，和韓建一同被害。

乾化三年，追贈太師。

乾化三年，追贈太師。

李罕之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父文，世田家。罕之拳勇趫捷，力兼數人。少學爲儒，不成，又落髮爲僧，以其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乃擲鉢于地，毁棄僧衣，亡命爲盗。會黄巢起曹、濮，罕之因合徒作剽，漸至魁首。及賊巢渡江，罕之因以兵將背賊歸于唐，高駢録其功，表爲光州刺史。歲餘，爲蔡賊秦宗權寇迫，不能守，乃棄郡歸項城，收合餘衆，依河陽諸葛爽，爽署爲懷州刺史。光啓初，僖宗以爽爲東南面招討，以擊宗權，爽乃表罕之爲副，令將兵屯宋州。蔡寇凶焰日熾，兵鋒不敵。中和四年，爽表罕之爲河南尹、東都留守。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父親李文，世代爲農家。李罕之拳脚勇猛矯捷，力氣超過數人。少學儒術，不成，又削髮爲僧，因他無賴，所到之處都不收容他。曾在酸棗縣求食，從早晨到黄昏，没有人給他吃的，於是把食鉢扔在地上，毁棄僧衣，逃命做盗賊。時逢黄巢在曹、濮間起事，李罕之藉機聚衆搶劫，逐漸做了頭目。到賊人黄巢渡過長江時，李罕之藉機率兵將背叛賊軍歸附唐，高駢叙録他的功勞，上表陳請爲光州刺史。一年多後，被蔡州賊秦宗權寇逼，不能堅守，於是棄郡回到項城，收聚餘衆，依附河陽諸葛爽，諸葛爽任他爲懷州刺史。光啓初年，僖宗任諸葛爽爲東南面招討，以攻打秦宗權，諸葛爽於是表薦李罕之爲副招討，命令他率兵屯駐宋州。蔡州寇氣焰一天天囂張，兵鋒不可阻擋。中和四年，諸葛爽上表陳請李罕之爲河南尹、東都留守。

是歲，李克用脱上源之難，斂軍西歸，路由洛陽，罕之迎謁，供帳館待甚優，因與克用厚相結托。時罕之有衆三千，以聖善寺爲府。光啓元

這年，李克用逃脱上源之難，收軍西歸，路經洛陽，李罕之迎拜他，供帳館待很優厚，因而和李克用結交。當時李罕之有三千人，以聖善寺爲府。光啓元年，蔡賊秦宗權派將領孫儒來進

年，蔡賊秦宗權遣將孫儒來攻，罕之對壘數月，以兵少備竭，委城而遁，西保于澠池。蔡賊據京城月餘，焚燒宮闕，剽剝居民。賊既退去，鞠爲灰燼，寂無鷄犬之音，罕之復引其衆，築壘於市西。

明年冬，諸葛爽死，其將劉經推爽子仲方爲帥，經懼罕之難制，自引兵鎮洛陽。罕之部曲有李瑭、郭璆者，情不相叶，欲相圖害。罕之怒，誅璆，軍情由是不睦。劉經因其有間，掩擊罕之於澠池，軍亂，保乾壕。經急攻之，爲罕之所敗，罕之乘勝追至洛陽。時經保敬愛寺，罕之保苑中飛龍廐。罕之激勵其衆攻敬愛寺，數日，因風縱火，盡燔之，經衆奔竄，追斬殆盡。罕之進逼河陽，營於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諸葛仲方遣將張言率師拒于河上。時仲方年幼，政在劉經，諸將心多不附。張言密與罕之修好，經知其謀，言懼，引衆渡河歸罕之，因合勢攻河陽，爲經所敗，罕之與言退保懷州。冬，蔡將孫儒陷河陽。仲方泛輕舟來奔，孫儒遂自稱節度使。俄而蔡賊爲我軍所敗，孫儒棄河陽歸蔡。罕之與言收合其衆，求援于太原，李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率騎助之，遂收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同平章事，又表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

罕之既與言患難交契，刻臂爲盟，永同休戚，如張耳、陳餘之義也。罕之雖有膽决，雄猜翻覆，而撫民御衆無方略，率多苛暴，性復貪冒，不得士心。既得河陽，出兵攻晋、絳。時大亂之後，野無耕稼，罕之部下以俘剽爲資，啖人作食。絳州刺史王友遇以城降，罕之乃進攻晋州，河中王重盈遣使求援於太祖。

攻，李罕之和孫儒對壘抵抗幾個月，因兵少儲備耗光，棄城而逃，西保澠池。蔡賊占據京城一個多月，焚燒宮殿，搶劫城中居民。賊軍退去後，一片灰燼，空無鷄犬之聲，李罕之又率領他的人馬，在城西修築營壘。

第二年冬，諸葛爽去世，他的將領劉經推舉諸葛爽的兒子諸葛仲方做主帥，劉經怕李罕之難以控制，親自率兵鎮守洛陽。李罕之的部下李瑭、郭璆，内心不相和，相互想謀害對方。李罕之發怒，殺掉郭璆，軍心從此不和。劉經趁李罕之内部有矛盾，在澠池突襲李罕之，李罕之的軍隊亂了陣脚，保守乾壕。劉經猛攻，被李罕之打敗，李罕之乘勝追到洛陽。當時劉經退守敬愛寺，李罕之退守苑囿中飛龍厩。李罕之激勵士衆攻打敬愛寺，幾天，藉風放火，全部燒毁了敬愛寺，劉經的兵衆奔逃，被追殺將盡。李罕之進逼河陽，在鞏縣安營，在汜水布置舟船，準備渡河，諸葛仲方派將領張言率軍在黄河抵抗。當時諸葛仲方年輕，權在劉經手上，將領們多不歸心於他。張言暗中和李罕之建立友好關係，劉經獲知他的陰謀，張言害怕，率軍渡過黄河歸附李罕之，因而聯合攻打河陽，被劉經打敗，李罕之和張言退守懷州。冬天，蔡將孫儒攻陷河陽。諸葛仲方駕輕舟前來投奔，孫儒於是自稱節度使。不久蔡賊被我軍打敗，孫儒棄河陽回到蔡。李罕之和張言收拾兵馬，向太原求援，李克用派澤州刺史安金俊率騎兵援助他們，於是收復河陽。李克用上表陳請李罕之爲節度、同平章事，又陳請張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

李罕之和張言爲患難之交，刻臂結盟，永同悲喜，有如張耳、陳餘的義氣。李罕之雖有膽量決斷，但生性猜疑反覆不定，而安民御衆無術，大多苛暴，生性又貪婪，不得將士心。得到河陽後，出兵攻打晋州、絳州。時值大亂之後，田野没有莊稼，李罕之的部下靠搶劫度日，吃人作食。絳州刺史王友遇以城投降，李罕之於是進攻晋州，河中王重盈派使者向梁太祖求援。當時張言治軍有方，善於積聚財物，辛勤播種，不缺

時張言治軍有法，善積聚，勤於播植，軍儲不乏。言輸粟於罕之，以給其軍，罕之求索無限，言頗苦之，力不能應，罕之則録河南府吏笞責之。東諸侯修貢行在，多爲罕之邀留，王重盈苦其侵削，密結張言請圖之。

軍需。張言運糧給李罕之，以供給他的軍隊，李罕之求索無厭，張言深以爲苦，無力應付，李罕之就逮捕河南府吏來鞭打斥責。東方諸侯向皇帝行宫進貢，多被李罕之截留，王重盈深受李罕之侵剥之苦，暗中聯絡張言希望除掉他。

文德元年春，會罕之盡出其衆攻平陽，言夜出師掩擊河陽，罕之無備，單步僅免，舉族爲言所俘。罕之奔于太原，李克用表爲澤州刺史，仍領河陽節度使。三月，克用遣其將李存孝率師三萬助之，來攻懷、孟。城中食盡，備禦皆竭，張言遣其孥入質，且求救於太祖。太祖遣葛從周、牛存節赴之，逆戰於流河店。會晉將安休休以一軍奔于蔡，存孝引軍而退，罕之保于澤州。自是罕之日以兵寇鈔懷、孟、晋、絳，數百里内，郡邑無長吏，閭里無居民。河内百姓，相結屯寨，或出樵汲，即爲俘馘。雖奇峰絶磴，梯危架險，亦爲罕之部衆攻取。先是，蒲、絳之間有山曰摩雲，邑人立栅於上以避寇亂，罕之以百餘人攻下之，軍中因號罕之爲李摩雲。自是數州之民，屠啖殆盡，荆棘蔽野，烟火斷絶，凡十餘年。

文德元年春，時逢李罕之全軍出動攻打平陽，張言晚上出兵突襲河陽，李罕之没有準備，僅僅徒步逃脱幸免，全族被張言俘獲。李罕之逃奔到太原，李克用陳請他爲澤州刺史，仍領河陽節度使。三月，李克用派他的將領李存孝率軍三萬人援助李罕之，前來攻打懷州、孟州。城中糧盡，用作抵抗的儲備都耗光了，張言派他的兒女作人質，并且向梁太祖求救。梁太祖派葛從周、牛存節趕去，在流河店迎戰。時逢晋將安休休率一軍投奔蔡，李存孝率軍撤退，李罕之保守澤州。從此李罕之天天率兵寇掠懷、孟、晋、絳等州，幾百里内，郡邑没有長官，鄉里没有居民。河内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安營扎寨，有的出來打柴汲水，就成了俘虜。即使是奇峰絶徑，梯危架險，也被李罕之的部衆攻取。這之前，蒲、絳之間有座山叫摩雲，邑人在山上建栅避亂，李罕之率一百多人攻下它，軍中因而稱李罕之爲李摩雲。從此這幾個州的老百姓，被屠殺將盡，荆棘滿野，烟火斷絶，共十多年。

乾寧二年，李克用出師以拒邠、鳳，營于渭北，天子以克用爲邠州行營四面都統，克用乃表罕之爲副。及誅王行瑜，罕之以功授檢校太尉，食邑千户。罕之自以功多，私謂晋將蓋寓曰："余自河陽失守，來依巨蔭，歲月滋久，功效未施。比年以來，倦於師旅，所謂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望吾王仁愍，太傅哀憐，與一小鎮，休兵養疾，一二年間即歸老菟裘，幸也。"寓爲言之，克用不對。每藩鎮缺帥，議所不及，罕之私心鬱鬱，蓋寓懼其佗圖，亟爲論之。克用曰：

乾寧二年，李克用出兵抗拒邠州、鳳州，在渭北駐營，天子以李克用爲邠州行營四面都統，李克用於是上表陳請李罕之爲副都統。到誅殺王行瑜時，李罕之因功被授任檢校太尉，食邑一千户。李罕之自認爲功多，私下對晋將蓋寓説："我自從河陽失守以來，前來依靠你們的庇護，歲月漫長，未見功效。近年以來，厭倦了軍旅生活，所謂老夫昏老，無能爲力了。希望我王仁慈，太傅哀憐，給我一個小鎮，休兵養病，一二年間就告老退隱，這是我的幸運啊。"蓋寓爲他傳話，李克用不回答。每當藩鎮缺帥，商議人選没有李罕之，李罕之心中鬱鬱寡歡，蓋寓怕他另有打算，急忙爲他論争。李克用説："我對李罕

"吾於罕之，豈惜一鎮，吾有罕之，亦如董卓之有吕布，雄則雄矣，鷹鳥之性，飽則颺去，實懼翻覆毒余也。"

光化元年十二月，晋之潞帥薛志勤卒，罕之乘其喪，自澤州率衆徑入潞州，自稱留後，以狀聞於克用曰："聞志勤之喪，新帥未至，慮爲佗盜所窺，不俟命已屯于潞矣。"克用怒，遣李嗣昭討之，罕之執其守將馬溉、伊鐸、何萬友，沁州刺史傅瑶等，遣其子顥拘送于太祖以求援焉。會罕之暴病，不能視事。明年六月，病篤，太祖令丁會代之，移罕之爲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卒於傳舍，時年五十八。其子顥以舟載柩，歸葬河陰縣。開平二年春，詔贈中書令。

之，哪會捨不得一個鎮，我有李罕之，也像董卓有吕布，雄豪是雄豪，但鷹鳥的天性，吃飽了就飛了，我實在怕他反覆不定害了我。"

光化元年十二月，晋的潞帥薛志勤去世，李罕之藉辦喪事，從澤州率軍直入潞州，自稱留後，上狀報告李克用說："獲知薛志勤去世，新帥未到，擔心别的盗賊打主意，不等命令已屯駐在潞州了。"李克用發怒，派李嗣昭討伐他，李罕之抓獲他的守將馬溉、伊鐸、何萬友，沁州刺史傅瑶等人，派他的兒子李顥把他們押送到梁太祖那裏求援。時逢李罕之暴病，不能管事。第二年六月，病重，梁太祖令丁會接替他，改任李罕之爲河陽節度使，走到懷州，死在旅舍，當時五十八歲。他的兒子李顥用船載着他的靈柩，歸葬河陰縣。開平二年春，下詔贈中書令。

馮行襲

馮行襲，字正臣，武當人也。歷職爲本郡都校。中和中，僖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人欲入武當，刺史吕曅惶駭無策略。行襲伏勇士於江南，乘小舟逆喜，謂喜曰："郡人得良牧，衆心歸矣，但緣兵多，民懼擄掠。若駐軍江北，領肘腋以赴之，使某前導，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仗劍斬之，其黨盡殪，賊衆在江北者悉奔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以功上言，尋授均州刺史。

馮行襲，字正臣，武當人。歷任本郡都校。中和年間，僖宗在蜀，賊人首領孫喜，聚衆數千人想進入武當，刺史吕曅驚惶失策。馮行襲在江南埋伏勇士，乘小船迎接孫喜，對孫喜說："郡人得到好長官，衆心歸順，衹因兵多，百姓害怕受到擄掠。如果你駐軍江北，我帶領親兵歸附你，讓我作前導，以便安慰士民，可立即平定武當。"孫喜高興地同意了。孫喜渡江後，軍官迎拜，伏兵奮起，馮行襲把孫喜打倒在地，持劍殺掉他，他的黨羽被全殲，在江北的賊衆都奔潰了。山南節度使劉巨容把他的功勞上報，不久授任均州刺史。

州西有長山，當襄、漢、蜀路，群賊屯據，以邀劫貢奉，行襲又破之。洋州節度使葛佐奏辟爲行軍司馬，請將兵鎮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益知名。李茂貞遣養子繼臻竊據金州，行襲攻下之，因授金州防禦使。時興元楊守亮將襲京師，道出金、商，行襲逆擊，大破之。詔升金州爲節鎮，以戎昭軍爲額，即以行襲爲節

均州西面有長山，正當襄、漢、蜀要道，群賊屯據，攔劫貢奉，馮行襲又攻破他們。洋州節度使葛佐上奏召他爲行軍司馬，請求讓他率兵鎮守谷口，疏通秦、蜀道路，因此更加知名。李茂貞派他的養子李繼臻竊據金州，馮行襲攻克金州，因而授任金州防禦使。當時興元楊守亮準備襲擊京師，途經金州、商州，馮行襲迎擊，大破楊守亮軍。下詔升金州爲節度使級，以戎昭軍爲軍名，就任馮行襲爲節度使。

度使。

及太祖義旗西征，行襲遣副使魯崇矩稟受制令。會唐昭宗幸鳳翔，太祖帥師奉迎，久之未出。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郄文晏等二十餘人分命矯詔，欲徵江、淮兵屯於金州，以脅太祖之軍，行襲定策盡殺之，收其詔敕送於太祖。天祐元年，兼領洋州節度使。太祖之伐荆、襄，行襲令其子勗以舟師會於均、房，預收復功，遷匡國軍節度使。到任，誅大吏張澄，暴其罪，州人莫不惴慴。在許三年，上供外，别進助軍羡糧二十萬石。及太祖郊禋，行襲請入覲，貢獻巨萬，恩禮殊厚。尋詔翰林學士杜曉撰德政碑以賜之，累官至兼中書令，册拜司空。開平中卒，輟朝一日，贈太傅，謚曰忠敬。

到梁太祖打着義旗西征時，馮行襲派副使魯崇矩領受制令。時逢唐昭宗到鳳翔，梁太祖率軍奉迎，很久没出來。中尉韓全誨派中官郄文晏等二十多人分别僞造詔書，想徵調江、淮兵屯駐在金州，以脅迫梁太祖的軍隊，馮行襲設計全部殺了他們，收繳他們僞造的詔令送給梁太祖。天祐元年，兼領洋州節度使。梁太祖攻伐荆、襄，馮行襲令他的兒子馮勗率水軍在均、房會師，有收復失地的功勞，遷匡國軍節度使。到任後，誅殺大吏張澄，公開他的罪行，州中之人無不恐懼。在許三年，除上供外，另進獻助軍餘糧二十萬石。到梁太祖舉行郊祭時，馮行襲請求入見，進獻很多，梁太祖對他的恩禮特别厚重。不久詔令翰林學士杜曉撰寫德政碑賜給他，積官至兼中書令，册拜爲司空。開平年間去世，停朝一天，贈太傅，謚號叫忠敬。

行襲性嚴烈，爲政深刻，然所至有天幸，境内嘗大蝗，尋有群烏啄食，不爲害；民或艱食，必有穭穀出於壠畝。雖威福在己，而恒竭力以奉於王室，故能保其功名。行襲魁岸雄壯，面有青誌，當時目爲“馮青面”。

馮行襲生性威嚴剛烈，治理苛刻，但所到之處有天助，境内曾有大蝗災，不久有鳥群啄食蝗蟲，没有造成災害；有時百姓缺食，在田壠間總要長出禾穀。雖作威作福，但總是盡力供奉王室，因此能保住功名。馮行襲高大雄健，臉上有青色胎記，當時稱他爲“馮青面”。

長子勗，歷蕲、沁二州刺史。次子德晏，仕至金吾將軍。

長子馮勗，歷任蕲、沁二州刺史。次子馮德晏，官做到金吾將軍。

孫德昭

孫德昭，鹽州五原縣人，世爲州校。父惟晟，有功於唐朝，遥領荆南節度，分判右神策軍事。德昭藉父蔭，累職爲右神策軍都指揮使。光化三年，唐昭宗爲閹官所廢，矯立德王，時中外以權在禁闥，莫能致討，近藩朋附，章表繼有至者。丞相崔胤，外與太祖申結輔佐之好，内遣心腹密購忠義。有以事諭德昭者，德昭感慨，乃與本軍孫承誨、董從實三人，奮發應命，誓圖返正，崔又割衣手筆以通其志。天復元年正月一日未

孫德昭，鹽州五原縣人，世代做州校。父親孫惟晟，對唐朝有功，遥領荆南節度，分判右神策軍事。孫德昭靠父親的恩蔭，積官爲右神策軍都指揮使。光化三年，唐昭宗被宦官廢位，假立德王，當時内外臣僚因權在宫禁，没人能討伐，近藩阿附，不斷有章表送來。丞相崔胤，在外和梁太祖結爲輔佐，在内派心腹秘密招求忠義之人。有人把崔胤的打算告訴孫德昭，孫德昭感慨不已，於是和本軍孫承誨、董從實三人，奮發應命，發誓圖謀撥亂反正，崔胤又撕下衣服在上面親筆寫下自己的打算送給孫德昭。天復元年正月一日天還没亮，逆黨左軍容劉季述早早上朝，

旦，逆豎左軍容劉季述早入，德昭伏甲要路以俟，追其前驅，邀而斬之，孫承誨等分捕右軍容王仲先黨伍。唐昭宗方幽辱東内，聞外喧，大恐。德昭馳至，扣閤曰："逆賊劉季述伏誅矣，請上皇開鑰復皇帝位。"皇后何氏呼曰："汝可進逆人首，門乃可開。"俄而承誨、從實俱以馘獻，昭宗悲而嘉之。於是丞相崔胤奉迎御丹鳳樓，率百辟待罪，泣且奏曰："臣居大位，不能討奸，賴東平王全忠首奮忠貞，誅殺邸吏，遂致德昭等擒戮妖逆，再清禁闈。"即日議功，以德昭爲檢校太保、静海軍節度使，承誨邕州節度使，從實容州節度使，并同平章事，錫姓李，賜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錫賚宴賞之厚，恩寵權倖之勢，近代罕比。

其年十一月，閹官韓全誨縱火脅昭宗西幸鳳翔，承誨、從實并變節，爲中官所誘，始欲驅擁百僚，將圖出令。而德昭獨按兵，與太祖親吏婁敬思叶力衛丞相及文武百官，與長安吏民保於街東，免爲所劫。太祖遣從事相繼勞問，遺以龍鳳劍、鬥鷄紗，委令制輯。於是百官次華州，連狀請太祖迎奉。及大旆入關，德昭以軍禮上謁，立道左，太祖命左右扶騎控至長安，賜與甚厚，署權知同州節度留後。將赴任，復徇民請，留充兩街制置使，賜錢百萬。德昭以本部兵八千人獻于太祖，由是愈見賞重，又賜甲第一區，俾先還洛陽。及昭宗東遷，奏授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歸於别墅。太祖受禪，以左領衛上將軍徵赴闕。開平四年，拜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末帝即位，俾將命于兩浙，對見失儀，不果行。尋改授右武衛上將

孫德昭在要道伏兵等待，追上他的前驅，攔殺了劉季述，孫承誨等人分别逮捕了右軍容王仲先的黨羽。唐昭宗正被幽禁在東内，聽見外面的喧嘩，十分恐懼。孫德昭飛馳趕到，敲門説："逆賊劉季述已被殺了，請上皇開門重登皇位。"皇后何氏呼叫説："你可把逆賊的首級扔進來，纔可開門。"不久孫承誨、董從實都獻上首級，唐昭宗悲傷地贊賞他們。於是丞相崔胤奉迎昭宗到丹鳳樓，率百官待罪，哭泣着奏告説："我身居大位，不能討伐奸賊，幸賴東平王全忠首奮忠貞，誅殺邸吏，纔使孫德昭等人擒殺妖逆，再一次肅清宫禁。"當天議功，任孫德昭爲檢校太保、静海軍節度使，孫承誨爲邕州節度使，董從實爲容州節度使，都同平章事，賜姓李，賜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在凌煙閣畫像，都留在京師。賜贈財物和宴賞的豐厚，加恩優寵所得權勢，近代少有能比得上的。

這年十一月，宦官韓全誨放火脅迫昭宗西到鳳翔，孫承誨、董從實都變節了，被宦官引誘，開始想驅使百官，準備謀取出京的旨令。而孫德昭獨自按兵不動，和梁太祖親近的官吏婁敬思共同保衛丞相和文武百官，和長安吏民保守在街東，以免被脅迫。梁太祖派從事相繼來慰勞，贈給龍鳳劍、鬥鷄紗，委托他加以制止彈壓。於是百官到達華州，聯名上書請求梁太祖奉迎。到大軍入關時，孫德昭以軍禮上拜，站在道旁，梁太祖命手下的人扶他騎馬到長安，賜與十分豐厚，任命他暫知同州節度留後。將赴任時，又遵照百姓的請求，留下充任兩街制置使，賜錢一百萬。孫德昭把本部兵八千人獻給梁太祖，因此更加受到賞識倚重，又賜給一處住宅，讓他先回洛陽。到昭宗東遷時，上奏授任他爲左威衛上將軍，因病免職，回到别墅。梁太祖登位，以左領衛上將軍召他赴朝。開平四年，拜爲左金吾大將軍，充任街使。梁末帝登位，讓他奉命出使兩浙，應對拜見失禮，没成行。不久改授右武衛上將軍，不久又爲左金吾大將軍。死在任上。下詔贈太傅，

軍，俄復左金吾大將軍。卒於官。詔贈太傅，輟視朝一日。

天復初，德昭與孫承誨、董從實以返正功，時人呼爲“三使相”，恩澤俱冠世。及承誨至鳳翔，易名繼誨，從實改名彦弼，皆爲李茂貞所養，後閹官之敗，俱戮于京師。唯德昭克全終始，有所稱云。

停朝一天。

天復初年，孫德昭和孫承誨、董從實因撥亂反正的功勞，當時人稱他們爲“三使相”，受到的恩澤都是當世第一。孫承誨到鳳翔後，改名繼誨，董從實改名彦弼，都被李茂貞收養，後來宦官失敗時，都在京師被殺。衹有孫德昭能始終如一，有值得稱贊的地方。

趙克裕

趙克裕，河陽人也。祖、父皆爲軍吏。克裕少爲牙將，好讀書，謹儀範，牧伯皆奇待之。累居右職，擢爲虎牢關使。光啓中，蔡寇陷河陽，克裕率所部歸於太祖，隸于宣義軍。太祖東征徐、鄆，克裕屢受指顧，無不如意。數年之内，繼領亳、鄭二州刺史。時關東藩鎮方爲蔡寇所毒，黎元流散，不能相保，克裕妙有農戰之備，復善於綏懷，民賴而獲安者衆。太祖表爲河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尋移理許田，入爲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司空。及太祖爲元帥，以克裕爲元帥府左都押衙，復統六軍。兖州平，命權知泰寧軍留後。數月，暴疾而卒。開平初，追贈太保。

趙克裕，河陽人。祖父、父親都是軍官。趙克裕年輕時任牙將，好讀書，很守禮節，長官都特别看待他。多次身居重要職位，提拔爲虎牢關使。光啓年間，蔡州寇賊攻陷河陽，趙克裕率他的部隊歸附梁太祖，隸屬宣義軍。梁太祖東征徐、鄆，趙克裕多次受到任用，無不讓梁太祖如意。幾年之内，相繼領亳、鄭二州刺史。當時關東藩鎮正受到蔡寇的踐踏，百姓流散，不能相保，趙克裕有種田打仗的準備，又善於安撫招徠百姓，老百姓賴以獲得安定的人很多。梁太祖陳請他爲河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不久移治許田，入朝任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司空。到梁太祖任元帥時，以趙克裕爲元帥府左都押衙，又統領六軍。兖州平定以後，命他暫代泰寧軍留後。幾個月後，暴病而死。開平初，追贈太保。

張慎思

張慎思，清河人。自黄巢軍來歸，累授軍職，歷諸軍都指揮使。從平巢、蔡、兖、鄆，皆著功，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兼宋州長史。光化中，加檢校右僕射，權知亳州。天復三年，昭宗還長安，以從太祖迎駕功，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尋除汝州防禦使。天祐元年，授左龍武統軍。其冬，除許州匡國軍節度使。明年十一月，權知徐州武寧軍兩使留後。太祖受禪，入爲左金吾大將軍。開平二年，除宋州刺史，未幾，復拜左金吾大將軍。三年冬，除蔡州刺史，以貪貨大失民

張慎思，清河人。從黄巢軍中來歸附，多次授任軍職，歷任各軍都指揮使。跟隨平定黄巢、蔡、兖、鄆等州，都有戰功，陳請授爲檢校工部尚書兼宋州長史。光化年間，加檢校右僕射，暫知亳州。天復三年，昭宗回到長安，因隨梁太祖迎接昭宗的功勞，賜號迎鑾毅勇功臣，不久授任汝州防禦使。天祐元年，授任左龍武統軍。這年冬，授任許州匡國軍節度使。第二年十一月，暫知徐州武寧軍兩使留後。梁太祖登位，入朝任左金吾大將軍。開平二年，授任宋州刺史，不久，又拜爲左金吾大將軍。開平三年冬，授任蔡州刺史，因貪污大失民心，下詔追他回朝。不久，隨從北征返回，因病卧養洛陽家中。治家不

情，詔追赴闕。未幾，扈從北征還，以疾卧洛陽之私第。馭家不肅，爲其子所弑。

嚴，被他的兒子殺害。

史臣曰：韓建遇唐朝之衰運，據潼關之要地，不能藩屏王室，翻務斫喪宗枝，雖有阜俗之能，何補不臣之咎。罕之負驍雄之氣，蓄觿背之謀，武皇比之吕布，斯知人矣。行襲勵納忠之節，德昭立反正之功，俱善其終，固其宜矣。克裕而下，無譏可也。

史臣曰：韓建遭遇唐朝衰運，占據潼關要地，不能保衛王室，反而致力於傷害宗族，雖有使風俗淳厚的才能，怎能彌補不守臣節的罪責。李罕之身負驍雄之氣，心懷背叛的陰謀，武皇將他比作吕布，這是能知人啊。馮行襲砥勵盡忠的大節，孫德昭立下撥亂反正的大功，都得到善終，本來是他們應得的回報。趙克裕以下諸人，可以不受譏刺。

舊五代史卷十六(梁書十六)

列傳第六

葛從周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也。曾祖阮，祖遇賢，父簡，累贈兵部尚書。從周少豁達，有智略，初入黄巢軍，漸至軍校。唐中和四年三月，太祖大破巢軍於王滿渡，從周與霍存、張歸霸昆弟相率來降。七月，從太祖屯兵於西華，破蔡賊王夏寨。太祖臨陣馬踣，賊衆來追甚急，從周扶太祖上馬，與賊軍格鬥，傷面，矢中於肱，身被數槍，奮命以衛太祖。賴張延壽迴馬轉鬥，從周與太祖俱免，退軍溵水。諸將并削職，唯擢從周、延壽爲大校。其從入長葛、靈井，大敗蔡賊，至斤溝、淝河，殺鐵林三千人，獲九寨都虞候王涓。

太祖遣郭言募兵於陝州，有黄花子賊據於温谷，從周擊破之。又破秦賢之衆於滎陽，尋佐朱珍收兵於淄、青間。時兖州齊克讓軍於任城，從周敗之，擒其將吕全真。淄人不受制，復與之戰，獲其驍將鞏約。會青州以步騎萬餘人列三寨于金嶺，以阨要害，從周與朱珍大殲其衆，擄其將楊昭範五人而還。至大梁，不解甲，徑至板橋擊蔡賊，破盧瑭寨，瑭自溺而死，又於赤堈殺蔡軍二萬餘人。從討謝殷於亳州，擒之。迴襲曹州，擄刺史丘弘禮以歸。與兖、鄆軍遇於臨濮之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曾祖葛阮，祖父葛遇賢，父親葛簡，都贈兵部尚書。葛從周從小豁達，有智謀，初入黄巢軍，逐漸升至軍校。唐中和四年三月，梁太祖在王滿渡大破黄巢軍，葛從周和霍存、張歸霸兄弟一起來投降。七月，隨梁太祖駐兵在西華，攻破蔡賊王夏寨。梁太祖臨陣馬翻，賊軍追得很急，葛從周扶梁太祖上馬，和賊軍格鬥，傷了臉，箭射中手臂，身受多處傷，捨命保衛梁太祖。幸賴張延壽轉回馬來搏鬥，葛從周和梁太祖都幸免一死，退軍溵水。各將都被削職，衹提拔葛從周、張延壽爲大校。他跟隨梁太祖進入長葛、靈井，大敗蔡賊，到達斤溝、淝河，殺死鐵林三千人，俘獲九寨都虞候王涓。

梁太祖派郭言到陝州招兵，黄花子賊占據温谷，葛從周攻破他們。又在滎陽攻破秦賢的人馬，不久協助朱珍在淄州、青州間收兵。當時兖州齊克讓駐軍任城，葛從周打敗他，擒獲他的將領吕全真。淄州人不接受控制，又和他們交戰，俘獲他們的驍將鞏約。時逢青州以一萬多步兵騎兵在金嶺建立三寨，以扼守要害，葛從周和朱珍殲滅了他們大部分人，俘獲他們的將領楊昭範等五人而回。走到大梁，不解除武裝，直接到板橋攻打蔡賊，攻破盧瑭寨，盧瑭跳水自殺而死，又在赤堈殺死蔡軍二萬多人。跟隨梁太祖在亳州討伐謝殷，擒獲謝殷。回來襲擊曹州，俘獲刺史丘弘禮而回。在臨濮的劉橋和兖州、鄆州軍遭遇，殺死數萬人，朱瑄、朱瑾僅能保命，擒獲

以身免，擒都將鄒務卿已下五十人。從太祖至范縣，復與朱瑄戰，擄尹萬榮等三人，遂平濮州。未幾，與朱珍擊蔡賊於陳、亳間，獲都將石璠。

文德元年，魏博軍亂，樂從訓來告急，從太祖渡河，拔黎陽、李固、臨河等鎮，至內黃，破魏軍萬餘衆，獲其將周儒等十人。李罕之引并人圍張全義於河陽，從周與丁會、張存敬、牛存節率兵赴援，大破并軍，殺蕃漢二萬人，解河陽之圍，以功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從朱珍討徐州，拔豐縣，敗時溥於吴康，得其輜重，加檢校刑部尚書。佐龐師古討孫儒於淮南，略地至廬、壽、滁等州，下天長、高郵，破邵伯堰。迴軍攻濠州，殺刺史魏勳，得餉船十艘。

大順元年八月，并帥圍潞州，太祖遣從周率敢死之士，夜銜枚犯圍而入，會王師不利於馬牢川，即棄上黨而歸。其年十二月，與丁會諸將討魏州，連收十邑。明年正月，大破魏軍於永定橋，魏軍五敗，斬首萬餘級。十月，佐丁會攻宿州，從周壅水灌其城，刺史張筠以郡降。從討兖州，破朱瑾之軍於馬溝。景福二年二月，與諸將大破徐、兖之兵於石佛山。八月，與龐師古同攻兖州。

乾寧元年三月，軍至新太縣，朱瑾令都將張約、李胡椒率三千人來拒戰，師古遣從周、張存敬掩襲，生擒張約、李胡椒等都將數十人。二年十月，圍兖州，兖人不出，從周詐揚言并人、鄆人來救，即引軍趨高吴，夜半却潛歸寨。朱瑾果出兵攻外壕，我軍士突出，掩殺千餘人，生擒都將張漢筠。從周累立戰功，自懷州刺史歷曹、宿二州刺史，累遷檢校左僕射。

三年五月，并帥以大軍侵魏，遣

都將鄒務卿以下五十人。隨梁太祖到范縣，又和朱瑄交戰，俘獲尹萬榮等三人，於是平定了濮州。不久，和朱珍在陳州、亳州間攻打蔡賊，俘獲都將石璠。

文德元年，魏博軍作亂，樂從訓前來告急，跟隨梁太祖渡過黄河，攻取黎陽、李固、臨河等鎮，到達內黄，攻破魏軍一萬多人，俘獲魏將周儒等十人。李罕之率并州人在河陽包圍張全義，葛從周和丁會、張存敬、牛存節率兵趕去救援，大破并軍，殺番軍漢軍二萬人，河陽解圍，因功陳請爲檢校工部尚書。跟隨朱珍討伐徐州，攻克豐縣，在吴康打敗時溥，繳獲他的物資，加檢校刑部尚書。協助龐師古在淮南討伐孫儒，攻占土地到達廬、壽、滁等州，攻克天長、高郵，攻破邵伯堰。回軍攻打濠州，殺死刺史魏勳，繳獲十艘供給物資的船。

大順元年八月，并州帥包圍潞州，梁太祖派葛從周率敢死隊士兵，晚上銜枚悄悄突圍而入，時逢王師在馬牢川失利，就放棄上黨而回。這年十二月，和丁會等將領討伐魏州，接連攻取十座城邑。第二年正月，在永定橋大破魏軍，魏軍五次被打敗，斬殺一萬多人。十月，協助丁會攻打宿州，葛從周攔水灌城，刺史張筠以郡投降。跟隨討伐兖州，在馬溝攻破朱瑾軍。景福二年二月，和衆將領在石佛山大破徐、兖軍。八月，和龐師古共同攻打兖州。

乾寧元年三月，軍隊到達新太縣，朱瑾令都將張約、李胡椒率三千人前來抵抗，龐師古派葛從周、張存敬突襲，活捉張約、李胡椒等都將數十人。二年十月，包圍兖州，兖州人不出戰，葛從周假意揚言并州人、鄆州人前來救援，就率兵奔赴高吴，半夜却潛回營寨。朱瑾果然出兵攻打外壕，我軍士兵突然出擊，殺死一千多人，活捉都將張漢筠。葛從周多次建立戰功，從懷州刺史歷任曹、宿二州刺史，多次升遷至檢校左僕射。

三年五月，并州帥率大軍侵魏，派他的兒子

其子落落率二千騎屯洹水，從周以馬步二千人擊之，殺戮殆盡，擒落落於陣，并帥號泣而去。遂自洹水與龐師古渡河擊鄆。四年正月，下之。從周乘勝伐兗，會朱瑾出師在徐境，其將康懷英以城降，以功授兗州留後、檢校司空。復領兵萬餘人渡淮討楊行密，至濠州，聞龐師古清口之敗，遽班師。光化元年四月，率師經略山東，時并帥以大軍屯邢、洺，從周至鉅鹿與并軍遇，大破之，并帥遁走。我軍追襲至青山口，數日之內，邢、洺、磁三州連下，斬首二萬級，獲將吏一百五十人，即以從周兼領邢州留後。十月，復破并軍五千騎於張公橋。晉將李嗣昭急攻邢州，陣於城門外，從周大破之，擒蕃將賁金鐵、慕容騰百餘人。

二年春，幽州劉仁恭率軍十萬寇魏州，屠貝郡。從周自邢臺馳入魏州，燕軍突上水關，攻館陶門。從周與賀德倫率五百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敵，不可返顧!"命闔其門。從周等極力死戰，大敗燕人，擒都將薛突厥、王鄶郎等。翊日，破其八寨，追擊至臨清，劉仁恭走滄州，從周授宣義軍行軍司馬。五月，并人討李罕之於潞州，太祖以丁會代罕之，令從周馳入上黨。七月，并人陷澤州，太祖召從周，令賀德倫守潞州，德倫等尋棄城而歸。三年四月，領軍討滄州，先攻德州，下之。及進攻浮陽，幽州劉仁恭大舉來援，時都監蔣玄暉謂諸將曰："吾王命我護軍，志在攻取，今燕帥來赴，不可外戰，當縱其入壁，聚食囷廩，力屈糧盡，必可取也。"從周對曰："兵在機，機在上將，非督護所言也。"乃令張存敬、氏叔琮守其寨。從周逆戰於乾寧軍

落落率二千騎兵屯駐洹水，葛從周率騎兵步兵二千人攻打他們，幾乎把他們殺盡，在戰陣上活捉落落，并州帥悲號哭泣而離去。於是從洹水和龐師古渡過黄河攻打鄆州。四年正月，攻克鄆州。葛從周乘勝攻伐兗州，時逢朱瑾出軍到徐州，兗州將康懷英以城投降，因功授任兗州留後、檢校司空。又率兵一萬多人渡過淮河討伐楊行密，到達濠州，獲知龐師古在清口戰敗，於是回師。光化元年四月，率軍謀取山東，當時并州帥率大軍屯駐邢州、洺州，葛從周到達鉅鹿和并州軍相遇，大破并州軍，并州帥逃跑。我軍追襲到青山口，幾天之内，接連攻克邢、洺、磁三州，斬殺二萬人，俘獲將吏一百五十人，就任葛從周兼領邢州留後。十月，又在張公橋攻破并州軍五千騎兵。晋將李嗣昭猛攻邢州，在城門外擺開戰陣，葛從周大破晋軍，擒獲蕃將賁金鐵、慕容騰等一百多人。

二年春，幽州劉仁恭率軍十萬人侵略魏州，屠毁貝郡。葛從周從邢臺飛馳進入魏州，燕軍突破上水關，攻打館陶門。葛從周和賀德倫率五百騎兵出戰，對守門的人説："前面有敵軍，不能回來照顧你們!"命令關上城門。葛從周等人奮力死戰，大敗燕人，擒獲都將薛突厥、王鄶郎等人。第二天，攻破燕軍八個寨，追擊到臨清，劉仁恭逃往滄州，授任葛從周爲宣義軍行軍司馬。五月，并州人在潞州討伐李罕之，梁太祖以丁會代替李罕之，令葛從周飛馳進入上黨。七月，并州人攻陷澤州，梁太祖召葛從周，令賀德倫守潞州，賀德倫等人不久棄城而回。三年四月，率軍討伐滄州，先攻打德州，攻克了。到進攻浮陽時，幽州劉仁恭大舉出兵趕來援助，當時都監蔣玄暉對衆將説："我王命令我護軍，志在攻取，現在燕帥趕來，我們不能外出作戰，應當讓他們入城，等他們聚食糧倉，力屈糧盡，一定可以攻取。"葛從周回答説："用兵關鍵在於謀略，謀略的關鍵在於上將，不是督護所當説的。"於是令張存敬、氏叔琮守寨。葛從周在乾寧軍老鴉堤迎戰，大破燕軍，斬殺三萬人，俘獲將佐馬慎交

老鵶堤，大破燕軍，斬首三萬，獲將佐馬慎交已下百餘人，奪馬三千匹。八月，并人攻邢、洺，從太祖破之，從周追襲至青山口，斬首五千級，獲其將王郃郎、楊師悦等，得馬千匹，表授檢校太保兼徐州兩使留後，尋爲兖州節度使。

以下一百多人，繳獲三千匹馬。八月，并州人攻打邢州、洺州，葛從周隨梁太祖打敗并州人，葛從周追襲到青山口，斬殺五千人，俘獲并州將王郃郎、楊師悦等，繳獲一千匹馬，陳請授檢校太保兼徐州兩使留後，不久任兖州節度使。

天復元年三月，與氏叔琮討太原，從周以兖、鄆之衆，自土門路入，與諸軍會於晋陽城下，以糧運不給，班師。頃之，從周染疾，會青州將劉鄩陷兖州，太祖命討之，遂力疾臨戎。三年十一月，鄩舉城降，以功授檢校太傅。太祖以從周抱疾既久，命康懷英代之，授左金吾上將軍，以風恙不任朝謁，改右衛上將軍致仕，養疾偃師縣亳邑鄉之别墅。頃之，授太子太師，依前致仕。末帝即位，制授潞州節度使，令坐食其俸，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陳留郡王，累食邑至七千户，命近臣齎旌節就别墅以賜之。貞明初，卒於家。册贈太尉。

天復元年三月，和氏叔琮討伐太原，葛從周率兖州、鄆州衆軍，從土門路入，和各軍在晋陽城下會師，因糧運供給不上，回師。不久，葛從周染病，時逢青州將劉鄩攻陷兖州，梁太祖下令討伐他，於是冒病臨戰。三年十一月，劉鄩舉城投降，因功授任檢校太傅。梁太祖因葛從周患病已久，令康懷英代替他，授任左金吾上將軍，因風病不能朝拜，改任右衛上將軍退休，在偃師縣亳邑鄉别墅養病。不久，授任太子太師，像前一次一樣退休。梁末帝登位，下詔授潞州節度使，令他坐吃俸禄，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爲陳留郡王，積累食邑達七千户，命近臣帶着旌節到别墅賜給他。貞明初年，在家中去世。追贈爲太尉。

謝彦章

謝彦章，許州人。幼事從周爲養父，從周憐其敏慧，教以兵法，常以千錢於大盤中，布其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没進退之節，彦章盡得其訣。及壯，事太祖爲騎將。末帝嗣位，用爲兩京馬軍都軍使，累與晋軍接戰有功，尋領河陽節度使。及從周卒，臨喪行服，躬預葬事，時人義之。彦章後爲許州節度使、檢校太傅。貞明四年冬，滑州節度使賀瓌爲北面招討使，彦章爲排陣使，同領大軍，駐於行臺寨，與晋人對壘。彦章時領騎軍與之挑戰，晋人或望我軍行陣整肅，則相謂曰：“必兩京太傅在此也。”不敢以名呼，其爲敵人所憚如此。

謝彦章，許州人。小時候做葛從周的養子，葛從周憐愛他的敏慧，教他兵法，常把一千錢放在大盤中，擺成軍隊行陣狀，教他進退出没的方法，謝彦章得到很多訣竅。成人後，在梁太祖手下任騎將。梁末帝登位，任用他爲兩京馬軍都軍使，多次和晋軍交戰有功，不久領河陽節度使。到葛從周死時，爲他奔喪服喪，親自參加喪事，當時人覺得他有義氣。謝彦章後來任許州節度使、檢校太傅。貞明四年冬，滑州節度使賀瓌任北面招討使，謝彦章爲排陣使，共同統領大軍，駐扎在行臺寨，和晋人對壘。謝彦章常常率騎兵向晋人挑戰，有的晋人望見我軍行陣整肅，就相互説：“一定是兩京太傅在此。”不敢叫他的姓名，敵人就是如此怕他。

是時咸謂賀瓌能將步軍，彥章能領騎士，既名聲相軋，故瓌心忌之。一日，與瓌同設伏於郊外，瓌指一方地謂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中央坦夷，好列栅之所。"尋而晉人舍之，故瓌疑彥章與晉人通。又瓌欲速戰，彥章欲持重以老敵人，瓌益疑之。會爲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所誣，瓌遂與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温裕等於軍，以謀叛聞。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

這時都説賀瓌能統率步軍，謝彥章能統率騎兵，既然名聲相傾，因此賀瓌心中忌恨他。一天，和賀瓌同在郊外設伏兵，賀瓌指着一方地對謝彥章説："此地山岡突起，中央平坦，正好是建栅的地方。"不久晉人放棄了這個地方，因此賀瓌懷疑謝彥章和晉人勾結。賀瓌想速戰速決，謝彥章想持重拖疲敵人，賀瓌更加疑心他。時逢被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誣陷，賀瓌於是和朱珪合謀，藉宴享士兵在軍中設伏兵殺死謝彥章和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温裕等人，以謀叛罪上報。晉王獲知後高興地説："他們的將帥如此，滅亡没幾天了。"

審澄、温裕亦善將騎軍，然所領不過三千騎；多而益辦，唯彥章有焉。將略之外，好優禮儒士。與晉人對壘於河上，恒褒衣博帶，動皆由禮，或臨敵御衆，則肅然有上將之威。每敦陣整旅，左旋右抽，雖風馳雨驟，亦無以喻其迅捷也，故當時騎士咸樂爲用。及其遇害，人皆惜之。

孟審澄、侯温裕也善於統率騎兵，但統領的騎兵不過三千人；騎兵多而統領得更好的，衹有謝彥章。統兵打仗之外，喜好優待儒士。和晉人在黄河對壘，常穿儒士的寬袍大帶，行動都依禮，有時臨敵御衆，就肅然有上將的威風。每當布置戰陣整頓軍隊，左旋右抽，即使風馳雨驟，也無法比喻他的迅捷，因此當時的騎兵都樂於爲他效力。到他遇害時，人們都替他惋惜。

胡真

胡真，江陵人也。體貌洪壯，長七尺，善騎射，少爲縣吏。及在巢寇中，寇推爲名將，隨巢涉淮、浙，陷許、洛，入長安。及太祖以衆歸唐，真時爲元從都將，從至梁苑，表授檢校刑部尚書，頻從破巢、蔡於陳、鄭間。尋以奇兵襲取滑州，乃署爲滑州節度留後，復表爲鄭滑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數年，徵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拜寧遠軍節度使、容州刺史、檢校太保。卒贈太傅。

胡真，江陵人。體貌雄壯，高七尺，善於騎馬射箭，年輕時做縣吏。到在黄巢賊寇軍中時，賊寇推舉他爲名將，隨黄巢渡過淮、浙，攻陷許、洛，進入長安。到梁太祖率軍歸附唐時，胡真當時正任元從都將，跟隨到梁苑，陳請授檢校刑部尚書，多次在陳、鄭間跟隨攻破黄巢、蔡賊。不久率奇兵襲取滑州，於是任他爲滑州節度留後，又表舉爲鄭滑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幾年後，召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不久拜爲寧遠軍節度使、容州刺史、檢校太保。死後贈太傅。

張歸霸

張歸霸，字正臣，清河人。祖進言，陽穀令。父實，亦有宦緒。少倜儻，好兵術。唐乾符中，寇盜蜂起，歸霸率昆弟三人棄家投黄巢，頗以勇略聞。巢陷長安，遂署爲左番功臣。中和中，巢領徒走宛丘，時太祖在

張歸霸，字正臣，清河人。祖父張進言，任陽穀令。父親張實，也做過官。張歸霸年輕時風流倜儻，喜好兵法。唐乾符年間，寇盜蜂起，張歸霸率兄弟三人棄家投奔黄巢，很以勇敢有謀聞名。黄巢攻陷長安，就任他爲左番功臣。中和年間，黄巢率衆逃跑到宛丘，當時梁太祖在汴，

汴，奉詔南討，巢黨日窘，歸霸昆仲與葛從周、李讜等相率來降，尋補宣武軍劇職。

光啓二年，與蔡將張存戰于盧氏。三年夏，又與蔡將盧瑭戰于雙丘，復與秦宗賢戰于萬勝，皆敗而殲之。翌日，宗權遣將張晊來寇，列寨于赤堈。一日，出騎將較勝，歸霸爲飛戈所中，即拔馬却逸，控弦一發，賊洞頸而墜，遂兼騎而還。太祖時於高丘下瞰，備見其狀，面加賞激，厚以金帛及所獲馬錫之。又嘗被命以控弦之士五百人伏於壕内，太祖統數百騎稍逼其寨，蔡人果以鋭士摩壘來追，歸霸發伏兵，掩殺千餘人，奪馬數十匹，尋奏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其後從太祖伐鄆，副李唐賓渡淮，咸著奇績。

文德初，大軍臨蔡州，賊將蕭顥來斫寨，歸霸與徐懷玉各以所領兵自東南二扉分出，合勢殺賊，蔡人大敗。及太祖整衆離營，寇塵已息。太祖召至，賞之曰："昔耿弇不俟光武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父，弇之功，爾其二焉。"大順中，郭紹賓拔曹州，歸霸率兵數千守之。俄而朱瑾統大軍自至，歸霸與丁會逆擊之於金鄉，瑾大敗，擒賊將宗江等七十餘人，曹州以寧。明年，破濮州，生擒刺史邵儒。又佐葛從周與晋軍戰於洹水，生獲克用愛子落落。復與燕人戰於内黄，殺仁恭兵三萬餘衆。戎績超特，居諸將之右，累官至檢校左僕射。

光化二年，權知邢州事。明年春，李嗣昭以蕃漢五萬來寇，歸霸堅壁設備，晋軍不敢顧其城，遂移軍攻洺州，陷焉。時太祖在滑，頗慮邢之失守。及葛從周復洺，嗣昭北遁，歸霸出兵襲之，殺二萬餘衆。捷至，賞

奉詔南討，黄巢賊黨日益窘困，張歸霸兄弟和葛從周、李讜等人相繼來投降，不久補任宣武軍要職。

光啓二年，和蔡州將張存在盧氏交戰。三年夏，又和蔡州將盧瑭在雙丘交戰，又和秦宗賢在萬勝交戰，都打敗并殲滅敵軍。第二天，秦宗權派將領張晊來侵，在赤堈建寨。一天，出動騎兵準備决一勝負，張歸霸被飛戈擊中，就拔馬退逃，拉弦一發，賊兵被射穿脖子從馬上摔下，於是就騎着兩匹馬返回。梁太祖當時在高丘上向下觀戰，這一切全看在眼中，當面獎賞鼓勵他，用金帛和他繳獲的馬重賞他。又曾奉命率手持弓箭的士兵五百人埋伏在戰壕中，梁太祖率數百人逼近蔡軍營寨，蔡人果然派精鋭士兵逼近營壘來追擊，張歸霸出動伏兵，攔殺一千多人，繳獲幾十匹馬，不久上奏授任他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後來跟隨梁太祖攻伐鄆州，協助李唐賓渡過淮河，都建下奇功。

文德初年，大軍臨近蔡州，賊將蕭顥來進攻營寨，張歸霸和徐懷玉各率所統兵從東南二門分別出擊，聯合殺賊，蔡人大敗。到梁太祖整軍離營時，已不見賊寇踪迹。梁太祖召他來，贊賞他説："過去耿弇不待光武攻打張步，稱不把賊人留給君父，這是耿弇的功勞，你是第二個耿弇。"大順年間，郭紹賓攻陷曹州，張歸霸率兵幾千人把守。不久朱瑾率大軍趕到，張歸霸和丁會在金鄉迎擊朱瑾，朱瑾大敗，擒獲賊將宗江等七十多人，曹州賴以安寧。第二年，攻破濮州，活捉刺史邵儒。又助葛從周在洹水和晋軍作戰，活捉李克用的愛子落落。又在内黄和燕人作戰，殺死劉仁恭三萬多士兵。軍功出衆不凡，在衆將領之上，積官至檢校左僕射。

光化二年，暫知邢州事。第二年春，李嗣昭率番兵漢兵五萬人來侵，張歸霸加固壁壘設防，晋軍不敢攻城，於是移軍攻打洺州，攻陷了。當時梁太祖在滑州，很擔心邢州失守。到葛從周收復洺州後，李嗣昭北逃，張歸霸出兵襲擊，殺敵二萬多人。捷報傳來，賞賜特別豐厚，不久因功

錫殊等，旋以功奏加檢校司空。天祐初，遷萊州刺史，秩滿授左衛上將軍，又除曹州刺史。其秋，加檢校司徒，副劉知俊禦邠、鳳之寇，敗之。太祖受禪，拜右龍虎統軍，改左驍衛上將軍，充河陽諸軍都指揮使。明年夏六月，就除河陽節度使、檢校太保，尋加同平章事。二年秋七月，卒於位。詔贈太傅。

梁末帝德妃張氏，即歸霸女也。末帝嗣位，以歸霸子漢鼎、漢傑并爲近職。漢鼎早亡，漢傑貞明中爲控鶴指揮使，領兵討惠王於陳州，擒之。當貞明、龍德之際，漢傑昆仲分掌權要，藩鎮除拜多出其門，段凝因之遂竊兵柄。及莊宗入汴，漢傑與兄漢倫、弟漢融同日族誅於汴橋下。

張歸厚

張歸厚，字德坤，少驍勇，有機略，尤長於弓槊之用。中和末，與兄歸霸自巢軍相率來降，太祖署爲軍校。時淮西兵力方壯，太祖之師尚寡，歸厚以少擊衆，往無不捷。光啓三年春，與秦宗賢戰于萬勝，大破之。其夏，蔡將張晊以數萬衆屯於赤岡，歸厚嘗與晊單騎鬥於陣，晊不能支而奔，師徒乘此大捷。太祖大悦，立署爲騎軍長，仍以鞍馬器幣錫之。及佐朱珍討時溥，寨于豐、蕭之間，歸厚乘徐壘如行坦途，甚爲諸將嘆伏。龍紀初，奏遷檢校工部尚書。其年冬，復伐徐，歸厚以偏師徑進，至九里山下與徐兵遇。時我之叛將陳璠在賊陣中，歸厚忽見之，因瞋目大罵，單馬直往，期于必取，會飛矢中左目而退，徐戎甚衆，莫敢追之。

大順元年，奏加檢校兵部尚書，又命統親軍。是歲，郴王遷寨，未知所往，忽逢兗、鄆賊寇甚衆，太祖亟

上奏加檢校司空。天祐初年，遷萊州刺史，任滿後授任左衛上將軍，又授任曹州刺史。這年秋天，加檢校司徒，協助劉知俊抵禦邠、鳳賊寇，打敗了他們。梁太祖登位，拜爲右龍虎統軍，改任左驍衛上將軍，充任河陽各軍都指揮使。第二年夏六月，就地授任河陽節度使、檢校太保，不久加同平章事。二年秋七月，死在任上。下詔贈太傅。

梁末帝的德妃張氏，就是張歸霸的女兒。梁末帝繼位，讓張歸霸的兒子張漢鼎、張漢傑都在他身邊任職。張漢鼎早死，張漢傑貞明年間任控鶴指揮使，率兵在陳州討伐惠王，抓獲惠王。當貞明、龍德年間，張漢傑兄弟分掌大權，任命的藩鎮官吏多出自他們門下，段凝靠他們竊取兵權。到莊宗入汴時，張漢傑和他的哥哥張漢倫、弟弟張漢融同一天在汴橋下被滅族。

張歸厚，字德坤，年輕時驍悍勇猛，有機智計謀，尤其擅長使用弓矛。中和末年，和哥哥張歸霸從黄巢軍中一起來投降，梁太祖任他爲軍校。當時淮西兵力正强大，梁太祖的軍隊還少，張歸厚以少攻多，無往而不勝。光啓三年春，在萬勝和秦宗賢交戰，大破秦宗賢。這年夏天，蔡將張晊率軍數萬人屯駐在赤岡，張歸厚曾和張晊在戰陣上單騎相鬥，張晊不能對付而逃奔，軍隊乘此大勝。梁太祖非常高興，立即任他爲騎軍長，并用鞍馬器物和錢幣賜給他。到協助朱珍討伐時溥時，在豐、蕭之間安營扎寨，張歸厚登上徐州的營壘如行平路，很爲將領們嘆服。龍紀初年，上奏遷升檢校工部尚書。這年冬，又攻伐徐州，張歸厚率偏師直進，到九里山下和徐州軍相遇。當時我方叛將陳璠在賊兵陣中，張歸厚忽然看見他，於是怒目大罵，單馬直前，决心一定要抓住叛將，恰好飛箭射中他的左眼，纔退回，徐州軍人很多，没有人敢追他。

大順元年，上奏加檢校兵部尚書，又命令他統領親軍。這年，郴王遷移營寨，不知遷到哪裏，忽然遇到很多兗、鄆賊寇，梁太祖急忙登上

登道左高阜以觀之，命歸厚領所部廳子馬直突之，出没二十餘合，賊大敗將北，而救軍雲至，歸厚即綴賊苦戰，請太祖以數十騎先還。時歸厚所乘馬中流矢而踣，乃持槊步鬥漸退，賊不敢逼。太祖至寨，亟命張筠、劉儒飛騎來迎，然謂已殁矣。歸厚體被二十餘箭，尚復拒戰，筠等既至，賊解乃歸。太祖見之，撫背泣下曰："得歸厚身全，縱廣喪戎馬，何足計乎!"便令肩舁歸汴，日降問賚，恩旨甚厚，尋遷中軍指揮使。

景福初，從太祖伐鄆，帝軍不利，太祖爲寇所逼，歸厚殿馬翼衛，左右馳射，矢發如雨，賊騎千百，披靡而退。明年，與葛從周禦晉軍於洹水，殊績尤著。詔加檢校右僕射。其後討滄州，復洺州，咸以功聞，太祖録其勋，命權知洺州事。是郡嘗兩爲晉人所陷，井邑蕭條，歸厚撫之，數月之内，民庶翕然。太祖自鎮、定還，睹其緝理之政，大喜，賞之。

天復元年冬，真拜洺州刺史，加檢校左僕射，尋授絳州刺史。三年秋，改晉州刺史，仍檢校司空。唐帝遷都洛陽，除右神武統軍。天祐二年，改左羽林統軍，與徐懷玉同守澤州，時晉軍五萬來攻，郡中戎士甚寡，歸厚極力拒守，并軍乃還。太祖受禪，加檢校司空。開平二年夏，劉知俊以同州叛，歸厚副楊師厚、劉鄩等討平之。秋，軍還，授亳州團練使。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陜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明年夏，以疾卒於位。詔贈太師。子漢卿。

道旁高坡觀察，命張歸厚率所部廳子馬直衝上去，出入二十多回合，賊寇大敗將逃走，而援軍大量趕到，張歸厚就纏着賊寇苦戰，請梁太祖率數十名騎兵先回。當時張歸厚騎的馬中飛箭倒下，就手持長矛徒步邊打邊退，賊軍不敢逼近。梁太祖回到營寨，急忙命令張筠、劉儒飛馬來接他，但認爲他已死了。張歸厚身負二十多處箭傷，還在抗戰，張筠等趕到後，賊軍解圍離去纔返回。梁太祖見到他，手撫他的背流下淚説："衹要張歸厚全身而歸，縱然損失很多軍馬，又值得計較什麽呢!"就下令把他抬回到汴，每天慰問贈賞，恩意很厚重，不久遷中軍指揮使。

景福初年，隨梁太祖攻伐鄆州，帝軍不利，梁太祖被賊寇逼迫，張歸厚騎馬殿後，在兩面護衛，左右馳射，箭下如雨，賊寇騎兵成百上千，潰敗而退。第二年，和葛從周在洹水抵禦晉軍，功績尤其顯著。下詔加檢校右僕射。後來討伐滄州，收復洺州，都以戰功聞名，梁太祖叙録他的功勋，命他暫知洺州事。這個郡曾兩次被晉人攻陷，井邑蕭條，張歸厚安撫治理，幾月之内，百姓和諧。梁太祖從鎮、定返回，見他治政有方，大喜，奬賞他。

天復元年冬，正式拜爲洺州刺史，加檢校左僕射，不久授任絳州刺史。三年秋，改任晉州刺史，仍爲檢校司空。唐帝遷都到洛陽，授任右神武統軍。天祐二年，改左羽林統軍，和徐懷玉同守澤州，當時晉軍五萬人前來攻打，郡中軍士很少，張歸厚極力抵抗固守，并州軍纔退回。梁太祖登位，加檢校司空。開平二年夏，劉知俊以同州反叛，張歸厚協助楊師厚、劉鄩等討伐平定他。秋天，軍隊返回，授任亳州團練使。乾化元年，拜爲鎮國軍節度使、陜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第二年夏，因病死在任上。下詔贈太師。兒子張漢卿。

張歸弁

張歸弁，字從晃。始與兄歸霸、歸厚同歸於太祖，得署爲牙校。時太祖初鎮宣武，屢命歸弁結好於近境，

張歸弁，字從晃。開初和哥哥張歸霸、張歸厚同時歸附梁太祖，得以任爲牙校。當時梁太祖剛鎮守宣武，多次命令張歸弁和鄰境建立友好關

頗得行人之儀。乾寧中，以偏師佐葛從周禦并軍於洹水。光啓中，又佐張存敬與燕人戰於内黄，積前後功，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大順初，攻討兖、鄆，命歸弁佐衡王友諒屯單父，軍聲甚振，尋爲齊州指揮使。屬青帥王師範叛，遣將詐爲賈人，挽車數十乘，匿兵器於其中，將謀竊發，歸弁察而擒之，州城以寧。明年春，青寇大舉來伐，州兵既寡，民意頗摇，有本郡都將康文爽等三人欲謀外應，即時擒獲誅之，人心遂定。歸弁又罄發私帑，賞給士伍，青人遂遁。青州平，超加檢校右僕射，遥領愛州刺史。從征荆、襄迴，轉檢校左僕射。

天祐三年春，太祖入魏誅牙軍，魏之郡邑多叛，歸弁與諸將等分布攻討，封境悉平。而歸弁於高唐攻賊太猛，飛矢中於臆，太祖嘉之，命賜銀鞍勒馬一匹、金帶一條。夏五月，命權知晋州。冬十一月，真授晋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太祖受禪，改滑州長劍指揮使。開平二年秋九月，并軍圍平陽，詔歸弁統兵救之。軍至，解其圍，加檢校司徒。三年春三月，寢疾，卒於滑州之私第。子漢融。

係，頗有使臣之儀。乾寧年間，率偏師在洹水協助葛從周抗禦并州軍。光啓年間，又協助張存敬在内黄和燕人交戰，積前後戰功，陳請授檢校工部尚書。大順初年，攻討兖州、鄆州，命令張歸弁協助衡王朱友諒屯駐單父，在軍中的名聲很大，不久任齊州指揮使。時逢青州帥王師範反叛，派將領僞裝成商人，拉着數十輛車，在其中藏下兵器，打算暗中起事，張歸弁察覺擒獲了他們，州城賴以安寧。第二年春，青州賊寇大舉來侵犯，州中軍隊既少，民心很動摇，本郡都將康文爽等三人圖謀外應，當時就把他們擒獲殺掉，人心於是安定。張歸弁又拿出全部私錢，賞給士兵，青州人於是逃遁。青州平定，越級加檢校右僕射，遥領愛州刺史。跟隨征伐荆、襄返回，轉任檢校左僕射。

天祐三年春，梁太祖入魏州誅殺牙軍，魏州的郡邑多叛亂，張歸弁和將領們分别攻討，境内全部平定。而張歸弁在高唐攻賊太猛，飛箭射中他的胸，梁太祖贊賞他，命令賜給他一匹銀鞍勒馬、一條金帶。夏五月，命他暫知晋州。冬十一月，正式授任晋州刺史，加檢校司空。梁太祖登位，改任滑州長劍指揮使。開平二年秋九月，并州軍包圍平陽，詔令張歸弁率兵救援。軍隊趕到，解除包圍，加檢校司徒。三年春三月，卧病不起，死在滑州家中。兒子張漢融。

史臣曰：從周以驍武之才，事雄猜之主，而能取功名於馬上，啓手足於牖下，静而言之，斯爲賢矣。彦章蔚有將才，死於讒口，身既殁矣，國亦隨之，惜哉！歸霸昆仲，皆脱身於巨盗之流，宣力於興王之運，由介胄而析珪爵，可不謂壯夫歟！

史臣曰：葛從周以驍悍勇武的才能，事奉猜忌之心很强的君主，而能在戰馬上獲取功名，得以壽終正寢，平心静氣地説，這就是賢人了。謝彦章卓有將才，死於讒言誣陷，身已亡，國也隨之而亡，可惜啊！張歸霸兄弟，都出身大盗之流，盡力於興建王朝，從士兵做到大官，能不稱爲壯士嗎！

舊五代史卷十七(梁書十七)

列傳第七

成汭

成汭，淮西人。少年任俠，乘醉殺人，爲讎家所捕，因落髮爲僧，冒姓郭氏，亡匿久之，及貴，方復本姓。唐僖宗朝，爲蔡州軍校，領本郡兵戍荊南，帥以其凶暴，欲害之，遂棄本軍奔於秭歸。一夕，巨蛇繞其身，幾至於殞，乃祝曰："苟有所負，死生唯命。"逡巡，蛇亦解去。後據歸州，招輯流亡，練士伍，得兵千餘人，沿流以襲荊南，遂據其地，朝廷即以旄鉞授之。是時荊州經巨盗之後，居民才一十七家，汭撫輯凋殘，勵精爲理，通商訓農，勤於惠養，比及末年，僅及萬户。汭性豪暴，事皆意斷，又好自矜伐，騁辯凌人，深爲識者所鄙。

成汭，淮西人。少年時豪俠，藉醉殺人，被仇家追捕，因而削髮做了僧人，冒姓郭氏，逃藏很久，到顯貴後，纔恢復原姓。唐僖宗時，任蔡州軍校，率本郡兵戍守荊南，主帥因他凶暴，想害死他，於是棄本軍投奔秭歸。一天晚上，巨蛇纏住他，幾乎要把他纏死，於是祈禱説："如果有什麽虧心的事，生死由命。"一會兒，蛇也脱身離去。後來占據歸州，招聚流亡之徒，訓練士兵，得兵一千多人，沿流襲擊荊南，於是占據荊南，朝廷就授給他旄鉞。這時荊州經巨盗劫掠之後，居民纔十七家，成汭安撫凋殘的百姓，勵精爲治，通商教農，辛勤惠養百姓，不到一年，就達一萬户人家。成汭性格粗豪凶暴，凡事都臆斷，又喜好自誇，炫耀辯才盛氣凌人，深爲有見識的人鄙視。

初，澧、朗二州，本屬荊南，乾寧中，爲土豪雷滿所據。汭奏請割隸，唐宰相徐彦若執而不行，汭由是銜之。及彦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汭雖加延接，而猶怏怏。嘗因對酒，語及其事，彦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草賊爾，令公何不加兵，而反怨朝廷乎！"汭赧然而屈。累官至檢校太尉，封上谷郡王。楊行密以兵圍鄂州，汭出師以援鄂，淮寇乘之，以火焚其艦，汭投江而死。天祐三年夏，太祖以汭没於王事，上表於唐帝，請爲汭立廟於

當初，澧、朗二州，本屬荊南，乾寧中，被土豪雷滿占據。成汭上奏請求把這兩個州割屬荊南。唐宰相徐彦若堅持不實行，成汭因此對他懷恨在心。到徐彦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時，成汭雖然對他給以接待，但還是怏怏不樂。曾藉相對飲酒時，談到這事，徐彦若説："你是一方的尊長，自然比得過齊桓公、晋文公，雷滿，不過是偏州一個草野盗賊而已，你爲什麽不對他用兵，反而怨恨朝廷呢！"成汭羞愧地屈服了。積官至檢校太尉，封爲上谷郡王。楊行密率兵包圍鄂州，成汭出兵援救鄂州，淮寇藉此機會，放火燒毁他的船，成汭投江而死。天祐三年夏，梁太祖因成汭爲國事而死，向唐帝上表，請求爲成汭在

荆門，優詔可之。

荆門建廟，下詔准許。

杜洪　鍾傳

杜洪者，江夏伶人。鍾傳者，豫章小校。唐光啓中，秦宗權凶焰飆起，屢擾江、淮，郡將不能城守。洪、傳各爲部校，因戰立威，逐其廉使，自稱留後，朝廷因而命之。及爲楊行密所攻，洪、傳首尾相應，皆遣求援於太祖，太祖遣朱友恭赴之，大破淮寇于武昌，二鎮稍寧。及行密乘勝急攻洪、鄂，洪復乞師于太祖，太祖命荆南成汭率荆、襄舟師以赴之。未至夏口，汭敗溺死，淮人遂陷鄂州，洪爲其所擒，被害于廣陵市，時唐天復二年也。天祐三年夏，太祖表請爲洪立廟于其鎮，優詔可之。太祖即位，詔贈太傅。先是鍾傳卒於江西，其子繼之，尋爲楊行密所敗，其地亦入于淮夷。

杜洪，是江夏伶人。鍾傳，是豫章小校。唐光啓年間，秦宗權氣焰熏天，多次侵擾江、淮，郡將不能守城。杜洪、鍾傳都是部校，靠打仗樹立威風，驅逐他們的廉使，自稱留後，朝廷因而正式任命他們。到被楊行密攻打時，杜洪、鍾傳首尾相應，都派人向梁太祖求援，梁太祖派朱友恭去，在武昌大破淮寇，二鎮纔逐漸安寧。到楊行密乘勝猛攻洪州、鄂州時，杜洪又向梁太祖求兵，梁太祖命荆南成汭率荆、襄船軍趕去救援。未到夏口，成汭戰敗投江而死，淮人於是攻陷鄂州，杜洪被俘，在廣陵被害，當時是唐天復二年。天祐三年夏，梁太祖上表請求爲杜洪在他管轄之地建廟，下詔准許。梁太祖登位，下詔贈太傅。這之前鍾傳死在江西，他的兒子繼任，不久被楊行密打敗，他的土地也歸入淮夷。

田頵　朱延壽

田頵，本揚府之大校也。朱延壽，不知何許人。唐天祐初，楊行密雄據淮海，時頵爲宣州節度使，延壽爲壽州刺史。頵以行密專恣跋扈，嘗移書諷之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古之制也。其或逾越者，譬如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猛注，澶漫遐廣，終爲涸土，不若恬然順流，渺茫無窮也。况東南之鎮，揚爲大，塵賤刀布，阜積金玉，願公上恒賦，頵將悉儲峙，具單車從。"行密怒曰："今財賦之行，必由於汴，適足以資于敵也。"不從。時延壽方守壽春，直頵之事，密遣人告于頵曰："公有所欲爲者，願爲公執鞭。"頵聞之，頗會其志，乃召進士杜荀鶴具述其意，復語曰："昌本朝，奉盟主，在斯一舉矣。"即遣荀鶴具述密議，自間道至大梁。太祖大悦，遽屯兵于宿州以會

田頵，本是揚府大校。朱延壽，不知是什麽人。唐天祐初年，楊行密雄據淮海，當時田頵任宣州節度使，朱延壽爲壽州刺史。田頵因楊行密專横跋扈，曾致書譏諷他說："王侯據守一方領土，是爲了事奉天子，這是古代的制度。如果有越過本分的人，就像百川不流向大海，雖然狂奔猛流，寬廣無際，最終要成爲乾涸的泥土，不如静静地順流入海，渺茫無盡。何况東南藩鎮，揚州是大鎮，錢財如塵土一樣廉價，金玉累積如山。希望您向天子獻上固定的賦税，我將把所有的積蓄帶上，準備單身一人跟隨在您後面。"楊行密發怒說："現在運送財賦，必定取道汴州，恰恰足以資助敵人。"不同意。當時朱延壽正守壽春，認爲田頵的事正直可行，秘密派人告訴田頵說："你要想做什麽，我願爲你執鞭效命。"田頵聽了，很明白他的打算，就召進士杜荀鶴詳細叙述他的打算，又說："昌盛本朝，尊奉盟主，在此一舉了。"就派杜荀鶴去詳細密談，從小路到大梁。梁太祖大喜，於是在宿州屯兵應變。没

其變。不數月，事微泄，行密乃先以公牒徵延壽，次悉兵攻宣城，頵戎力寡薄，棄壁走，不能越境，爲行密軍所得。延壽飛騎赴命，邇揚州一舍，行密使人殺之。

過幾月，事情略微泄露，楊行密就先用公牒召朱延壽，接着全軍攻打宣城，田頵兵力弱小，棄城逃跑，没能出境，被楊行密軍俘獲。朱延壽飛馬赴命應召，距揚州衹有三十里時，楊行密派人殺了他。

其後延壽部曲有逸境至者，具言其事。又云：延壽之將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壽曰："今若得兵柄，果成大志，是吉凶繫乎時，非繫於吾家也。然願日致一介，以寧所懷。"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僕，悉授兵器，遽闔中扉，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屬，阜私帑，發百燎，合州廨焚之。既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讎者所辱。"乃投火而死。

後來朱延壽的部下越境過來的人，詳細談到這事。又説：朱延壽將要出發時，他的妻子王氏告勉朱延壽説："今天如能得兵權，果真成就你的大志，這是吉凶和時執相關，不是和我家相關。但希望你每天派個人回來，以讓我安心。"一天，派的人没到，王氏説："事情可想而知了。"於是部署家僕，全部發給他們兵器，立即關上中門，而抓他們的騎兵已到，没能進入。於是招聚家人，把家財堆在一起，到處點火，連同州署一起燒掉。接着叩頭告天説："我發誓不讓清白的身體受到仇人的侮辱。"於是跳進火中自焚而死。

趙匡凝

趙匡凝，蔡州人也。父德諲，初事秦宗權爲列校，當宗權强暴時，表爲襄州留後。唐光啓四年夏六月，德諲審宗權必敗，乃舉漢南之地以歸唐朝，仍遣使投分于太祖，兼誓戮力，同討宗權。時太祖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使，乃表德諲爲副，仍領襄州節度使。蔡州平，以功累加官爵，封淮安王。

趙匡凝，蔡州人。父親趙德諲，最初在秦宗權手下任列校，當秦宗權强横時，奏表舉他爲襄州留後。唐光啓四年夏六月，趙德諲估計秦宗權必敗，於是拿整個漢南土地歸附唐朝，并派使者向梁太祖表達相投之意，又發誓同心盡力，共同討伐秦宗權。當時梁太祖任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使，於是奏表趙德諲爲副使，仍領襄州節度使。平定蔡州後，因功多次升官加爵，封爲淮安王。

匡凝以父功爲唐州刺史兼七州馬步軍都校。及德諲卒，匡凝自爲襄州留後，朝廷即以旄鉞授之。作鎮數年，甚有威惠，累官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匡凝氣貌甚偉，好自修飾，每整衣冠，必使人持巨鑒前後照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有塵，即令侍妓持紅拂以去之。人有誤犯其家諱者，往往遭其檟楚，其方嚴也如是。光化初，匡凝以太祖有清口之敗，密附于淮夷，太祖遣氏叔琮率師伐之。未幾，其泌州刺史趙璠越墉來降，隋

趙匡凝因父親的功勞任唐州刺史兼七州馬步軍都校。趙德諲死後，趙匡凝自任襄州留後，朝廷就授給他旄鉞。在鎮數年，很有恩惠，積官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趙匡凝氣貌不凡，喜好修飾打扮，每次整理衣帽，總是讓人拿着大鏡子前後照。面對客人時，微覺烏巾上有灰塵，就令侍妓拿紅拂撣去。有人誤犯他的家諱，往往遭到他笞打，他就是如此嚴正。光化初年，趙匡凝因梁太祖在清口戰敗，暗中依附淮夷，梁太祖派氏叔琮率兵討伐他。不久，他的泌州刺史趙璠越城來降，隋州刺史趙匡璘臨陣被擒。不久康懷英攻克鄧州，趙匡凝畏懼，派使者請求結盟，梁太祖答

州刺史趙匡璘臨陣就擒。俄而康懷英攻下鄧州，匡凝懼，遣使乞盟，太祖許之，自是附庸于太祖。及成汭敗于鄂州，匡凝表其弟匡明爲荆南留後。是時唐室微弱，諸道常賦多不上供，唯匡凝昆仲雖强據江山，然盡忠帝室，貢賦不絶。

應他，從此歸附梁太祖。到成汭在鄂州戰敗時，趙匡凝奏表他的弟弟趙匡明爲荆南留後。這時唐室微弱，各道固定的賦税多不上供，衹有趙匡凝兄弟雖强據江山，但盡忠皇室，貢賦不斷。

太祖將期受禪，以匡凝兄弟并據藩鎮，乃遣使先諭旨焉。匡凝對使者流涕，答以受國恩深，豈敢隨時妄有他志。使者復命，太祖大怒。天祐二年秋七月，遣楊師厚率師討之。八月，太祖親領大軍南征，仍請削匡凝在身官爵。及師厚濟江，匡凝以兵數萬逆戰，大爲師厚所敗，匡凝乃燔其舟，單舸急棹，沿漢而遁于金陵。後卒於淮南。初，匡凝好聚書，及敗，楊師厚獲數千卷于第，悉以來獻。

梁太祖定下日期準備登位，因趙匡凝兄弟倆占據藩鎮，於是派使者先告諭他們。趙匡凝面對使者流淚，回答説梁太祖受國家之大恩，怎敢隨時妄有别的打算。使者回去報告，梁太祖大怒。天祐二年秋七月，派楊師厚率兵討伐他。八月，梁太祖親自率領大軍南征，并請求削奪趙匡凝現任官爵。到楊師厚渡過長江時，趙匡凝率兵數萬人迎戰，被楊師厚大敗，趙匡凝於是焚毁他的戰船，急駕一艘小船，沿漢水逃到金陵。後來死在淮南。當初，趙匡凝喜好藏書，被打敗後，楊師厚在他家繳獲數千卷書，全部獻上。

趙匡明

匡凝弟匡明，字贊堯，幼以父貴，一子出身，爲江陵府文學。及壯，以軍功歷𦹪、峽二州刺史。成汭之敗，其兄匡凝表爲荆南留後，未至鎮，而朗、陵之兵先據其城矣。匡明領兵逐之，遂鎮于渚宫。天祐二年秋，太祖既平襄州，遣楊師厚乘勝以趨荆門。匡明懼，乃舉族上峽奔蜀，王建待以賓禮。及建稱帝，用爲大理卿、工部尚書。久之，卒于蜀。

趙匡凝的弟弟趙匡明，字贊堯，從小因父親而富貴，因門蔭任官，任江陵府文學。成人後，因軍功歷任𦹪、峽二州刺史。成汭被打敗後，他的哥哥趙匡凝表奏他爲荆南留後，未到任，朗州、陵州之兵已先占據荆南城了。趙匡明率兵趕走他們，於是鎮守渚宫。天祐二年秋，梁太祖平定襄州後，派楊師厚乘勝赴荆門。趙匡明害怕，於是全族沿峽而上投奔蜀。王建以客禮相待。到王建稱帝後，任用他爲大理卿、工部尚書。過了很久，死在蜀。

張佶

張佶，不知何郡人也。唐乾寧初，劉建峰據湖南，獨邵州不賓，命都將馬殷討之，期歲未剋，而建峰爲部下所殺，軍亂，鄰寇且至。是時，佶爲行軍司馬，屬潭人謀帥，曰："張行軍即所奉也。"佶不得已而視事，旬日之間，威聲大振，寇亦解去。乃謂將吏曰："佶才能不如馬公，况朝廷重藩，非其人不可。"因以牘

張佶，不知是哪一郡的人。唐乾寧初年，劉建峰占據湖南，惟獨邵州不順從，命都將馬殷討伐，一年都未能攻克，而劉建峰被部下殺死，軍隊動亂，鄰近的寇賊要趕到了。這時，張佶任行軍司馬，時逢潭州人挑選主帥，説："張行軍就是應推舉的人。"張佶迫不得已而管事，十天之間，聲威大振，寇賊也散去了。於是對將吏説："我張佶的才能不如馬公，何况是朝廷重鎮，非他不行。"於是用書牘召馬殷，馬殷也不疑心，

召，殷亦不疑，稟命而至。佶受拜謁禮畢，命升階讓殷爲帥，佶即趨下率衆抃賀。乃自請率師代殷攻邵州，下之。復爲行軍司馬，垂二十年。殷果立大勛，甚德佶。開平初，殷表佶爲朗州永順軍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乾化元年夏四月，卒于位。詔贈侍中。

奉命來到。張佶接受完拜見禮，命令登階讓馬殷做主帥，張佶就走下臺階率領衆人祝賀。於是自己請求率兵代馬殷攻打邵州，攻克了。又任行軍司馬，近二十年。馬殷果然建立大功，很感激張佶。開平初年，馬殷表張佶爲朗州永順軍節度使，多次加官至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乾化元年夏四月，死在任上。下詔贈侍中。

雷滿

雷滿，武陵洞蠻也。始爲朗州小校，唐廣明初，王仙芝焚劫江陵，是時朝廷以高駢爲節度使，駢擢滿爲裨將，以領蠻軍。駢移鎮淮南，復隸部曲，以悍獷趫健知名。中和初，擅率部兵自廣陵逃歸于朗，沿江恣殘暴，始爲荆人大患矣。率一歲中三四移，兵入其郛，焚蕩驅掠而去。唐朝姑務息兵，即以澧朗節度使授之。累官至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滿貪穢慘毒，蓋非人類。又嘗於府署浚一深潭，構大亭於其上，每鄰道使車經由，必召宴於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龍，奇怪萬態，唯余能游焉。"或酒酣對客，即取筵中寶器亂擲於潭中，因自褫其衣，裸露其文身，遽躍入水底，遍取所擲寶器，戲弄於水面，久之方出，復整衣就座，其詭誕如此。

雷滿，武陵洞蠻人。初爲朗州小校，唐廣明初年，王仙芝焚燒劫掠江陵，這時朝廷任高駢爲節度使，高駢提拔雷滿爲副將，統率蠻軍。高駢移鎮淮南，又做他的部下，以凶悍矯健聞名。中和初年，擅自率領所管軍隊從廣陵逃回朗州，沿長江恣意殘暴，開始成爲荆人大患。大約一年之中三四次遷移，軍隊攻入城池，就燒光驅掠而離去。唐朝衹求息兵，就以澧朗節度使授任他。積官至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雷滿貪婪淫邪殘酷狠毒，算不上人。又曾在府署挖一深潭，在潭上建一大亭，每當鄰道使者的車馬經過，必定召到亭中宴請，并且說："這是水府，其中有蛟龍，奇怪萬態，衹有我能在水中游泳。"有時對客酒酣耳熱，就拿筵席上的寶物亂扔到潭中，於是自己脱去衣服，裸露出文身，突然跳入水底，撈到全部扔下的寶物，在水面戲弄，很久纔出水，又整衣入座，他的詭誕多如此。

及死，子彦恭繼之，蠻蜑狡獪，深有父風，燼墟落，榜舟楫，上下於南郡、武昌之間，殆無人矣。又與淮、蜀結連，阻絶王命。太祖詔湖南節度使馬殷、荆南節度使高季昌練精兵五千，遣將倪可福統之，下澧州，與潭兵合。先是，滿塹沅江，以周其壘，門臨長橋，勢不可入。殷極其兵力，攻圍周歲，彦恭食盡兵敗，間使求救於淮夷。及淮軍來援，高季昌逆戰於治津馬頭岸，大破之，俄而攻陷

雷滿死後，他的兒子雷彦恭繼任，蠻橫狡詐，很像他父親，焚毁村落，摇着船，在南郡、武昌間出没，幾乎空無人烟了。又和淮、蜀勾結，阻絶王命。梁太祖詔令湖南節度使馬殷、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訓練精兵五千人，派將領倪可福統率，下澧州，和潭兵會合。這之前，雷滿在沅江挖戰壕，環繞他的營壘，門面對長橋，勢不可入。馬殷用所有的兵力，圍攻一年，雷彦恭糧盡兵敗，暗中派使者向淮夷求援。到淮軍前來援救時，高季昌在他控制的渡口馬頭岸迎戰，大破淮軍，不久攻陷朗州，雷彦恭一人駕船逃離。馬殷

朗州，彥恭單棹遁去。馬殷擒其弟彥雄及逆黨七人，械送至闕，皆斬於汴橋下，時開平二年十一月也。

擒獲他的弟弟雷彥雄和逆黨七人，押送到朝廷，都在汴橋下殺掉，這時是開平二年十一月。

史臣曰：成汭、鍾、杜、田、朱之流，皆因否運，雄據大藩，雖無濟代之勞，且有勤王之節，功雖不就，志亦可嘉，若較其誠明，則田頵、延壽斯爲優矣。匡凝一門昆仲，千里江山，失守藩垣，不克負荷，斯乃劉景升之子之徒歟！張佶有讓帥之賢，雷滿辱俾侯之寄，優劣可知矣。

史臣曰：成汭、鍾傳、杜洪、田頵、朱延壽等人，都藉衰敗的國運，稱雄占據大藩，雖無救助時代的功勞，但有辛勤於王事的節操，功雖不成，志向也值得贊賞，如果比較他們的忠誠明智，那麽田頵、朱延壽更好一些。趙匡凝一家兄弟，千里江山，却失守藩城，不能支持，這就是劉景升的兒子那類人吧！張佶有讓出帥位的賢明，雷滿辱没朝廷讓他封侯的寄托，優劣可知了。

舊五代史卷十八(梁書十八)

列傳第八

張文蔚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父裼，唐僖宗朝，累爲顯官。文蔚幼礪文行，求知取友，藹然有佳士之稱。唐乾符初，登進士第，時丞相裴坦兼判鹽鐵，解裼署巡官。未幾，以畿尉直館。丁家艱，以孝聞。中和歲，僖宗在蜀，大寇未滅，急於軍費，移鹽鐵於揚州，命李都就判之，奏爲轉運巡官。駕還長安，除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侍御史、起居舍人、司勳吏部員外郎，拜司勳郎中、知制誥，歲滿授中書舍人。丁母憂，退居東畿，哀毁過禮。服闋，復拜中書舍人，俄召入翰林，爲承旨學士。屬昭宗初還京闕，皇綱寖微，文蔚所發詔令，靡失厥中，論者多之。轉户部侍郎，仍依前充職，尋出爲禮部侍郎。天祐元年夏，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判户部。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父親張裼，唐僖宗時，多次官居顯位。張文蔚從小刻苦學習，求知交友，卓然有佳士之稱。唐乾符初年，考中進士，當時丞相裴坦兼判鹽鐵，張文蔚初次做官任巡官。不久，以畿尉在館當值。爲家人服喪，以守孝道聞名。中和年間，唐僖宗在蜀，大寇還没有消滅，急需軍費，把鹽鐵司移到揚州，命李都去判鹽鐵司，李都奏請任張文蔚爲轉運巡官。僖宗回到長安，授任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侍御史、起居舍人、司勛吏部員外郎，拜爲司勛郎中、知制誥，任滿授任中書舍人。爲母親守喪，退居京郊東面，哀傷過禮。服完喪，又拜爲中書舍人，不久召入翰林，任承旨學士。時逢昭宗剛回京師，皇朝的綱紀逐漸衰微，張文蔚發布的詔令，無不切中時弊，評論的人贊揚他。轉任户部侍郎，仍充任前職，不久出任禮部侍郎。天祐元年夏，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判户部。

時柳璨在相位，擅權縱暴，傾陷賢俊，宰相裴樞等五家及三省而下三十餘人，咸抱冤就死，縉紳以目，不敢竊語其是非，餘怒所注，亦不啻十許輩。文蔚殫其力解之，乃止，士人賴焉。璨敗死，文蔚兼度支鹽鐵使。天祐四年，天子以土運將革，天命有歸，四月，命文蔚與楊涉等總率百僚，奉禪位詔至大梁。太祖受命，文蔚等不易其位。開平二年春，暴卒於

當時柳璨身居相位，專權暴虐，陷害賢良俊傑之士，宰相裴樞等五家以及三省以下三十多人，都含冤而死，官吏們看在眼中，不敢暗中評論是非，柳璨餘怒所及，也不下十多人。張文蔚盡力爲他們開脱，纔作罷，士人依賴他。柳璨死後，張文蔚兼度支鹽鐵使。天祐四年，天子因土運將盡，天命自有歸宿，四月，命張文蔚和楊涉等統領百官，帶着讓位的詔書到大梁。梁太祖接受詔命，張文蔚等官居原位。開平二年春，在任上暴死，下詔贈右僕射。

位，詔贈右僕射。

文蔚沈邃重厚，有大臣之風，居家孝且悌，雖位至清顯，與仲季相雜，在太夫人膝下，一不異布素。弟濟美，早得心恙，文蔚撫視殆三十年，士君子稱之。

張文蔚深沉厚重，有大臣風範，在家孝順父母、友愛兄長，雖官位顯要，但和兄弟們相處，在太夫人身邊，完全和平民無異。弟弟張濟美，很早就有心病，張文蔚照顧他近三十年，士君子稱贊他。

子鑄，周顯德中，位至秘書監。

兒子張鑄，周顯德年間，官做到秘書監。

薛貽矩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祖存，父廷望，咸有令名。貽矩風儀秀聳，其與游者皆一時英妙，藉甚於文場間。唐乾符中，登進士第，歷度支巡官、集賢校理、拾遺、殿中、起居舍人，召拜翰林學士，加禮部員外郎、知制誥，轉司勳郎中，其職如故。乾寧中，天子幸石門，貽矩以私屬相失，不及於行在，罷之。旋除中書舍人，再踐內署，歷户部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及昭宗自鳳翔還京，大翦閹寺，貽矩尚爲韓全誨等作畫贊，悉紀于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天祐初，除吏部侍郎，不至。太祖素重之，嘗言之于朝，即日拜吏部尚書，俄遷御史大夫。四年春，唐帝命貽矩持詔赴大梁，議禪代之事。貽矩至，盛稱太祖功德，請就北面之禮，太祖雖謙抑不納，待之甚厚。受禪之歲夏五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判户部。明年夏，進拜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判度支，又遷弘文館大學士，充鹽鐵轉運使，累官自僕射至守司空。在任綿五載，然亦無顯赫事迹可紀。扈從貝州還，染時癘，旬日卒于東京。詔贈侍中。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祖父薛存，父親薛廷望，都有美名。薛貽矩風儀秀偉，和他交游的人都是一時英傑，在文場上很有名氣。唐乾符年間，考中進士，歷任度支巡官、集賢校理、拾遺、殿中、起居舍人，召拜爲翰林學士，加禮部員外郎、知制誥，轉任司勛郎中，原職依舊。乾寧年間，天子到石門，薛貽矩因隨從人員走失，没有趕到天子臨時駐扎地，被罷免。不久授任中書舍人，再任内職，歷任户部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到昭宗從鳳翔回京時，大肆剪除宦官，薛貽矩還爲韓全誨等人作畫贊，全部題在内侍省屋壁上，因此被貶官。天祐初年，授任吏部侍郎，不赴任。梁太祖素來看重他，曾向朝廷推薦他，當天拜爲吏部尚書，不久遷御史大夫。四年春，唐帝命薛貽矩帶着詔書去大梁，商議讓位的事。薛貽矩到大梁後，盛贊梁太祖的功德，請求梁太祖接受臣禮，梁太祖雖謙讓不接受，但待他很好。接受讓位那年夏的五月，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判户部。第二年夏，進拜爲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判度支，又遷弘文館大學士，充鹽鐵轉運使，從僕射多次升官至守司空。在任持續五年，但也没有什麼顯赫的事迹可記述。隨從梁太祖從貝州返回，染上麻瘋病，十天後在東京去世。下詔贈侍中。

張策

張策，字少逸，燉煌人。父同，仕唐，官至容管經略使。策少聰警好學，尤樂章句。居洛陽敦化里，嘗浚甘泉井，得古鼎，耳有篆字曰“魏

張策，字少逸，燉煌人。父親張同，在唐做官，官做到容管經略使。張策從小聰明機警好學，尤其喜好章句之學。住在洛陽敦化里，曾挖了一口甘泉井，得到一隻古鼎，鼎耳上刻有篆

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且又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在父傍，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年爲延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黄初，則是黄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謬歟！"同大驚，亟遣啓書室，取《魏志》展讀，一不失所啓，宗族奇之，時年十三。然而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髮爲僧，居雍之慈恩精廬，頗有高致。唐廣明末，大盜犯闕，策遂返初服，奉父母逃難，君子多之。及丁家艱，以孝聞。服滿，自屏郊藪，一無干進意，若是者十餘載，方出爲廣文博士，改秘書郎。

王行瑜帥邠州，辟爲觀察支使，帶水曹員外郎，賜緋。及行瑜反，太原節度使李克用奉詔討伐，行瑜敗死，邠州平。策與婢肩輿其親，南出邠境，屬邊寨積雪，爲行者所哀。太祖聞而嘉之，奏爲鄭滑支使，尋以内憂去職。制闋，除國子博士，遷膳部員外郎。不一歲，華帥韓建辟爲判官，及建領許州，又爲掌記。

天復中，策奉其主書幣來聘，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且至矣。"即奏爲掌記，兼賜金紫。天祐初，表其才，拜職方郎中，兼史館修撰，俄召入爲翰林學士，轉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修史。未幾，遷中書舍人，職如故。太祖受禪，改工部侍郎，加承旨。其年冬，轉禮部侍郎。明年，從征至澤州，拜刑部侍郎、平章事，仍判户部，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拜章乞骸，改刑部尚書致仕。即日肩輿歸洛，居於福善里，修篁嘉木，圖書琴酒，以自適焉。乾化二年秋，卒。所著《典議》三卷、制詞歌詩二十卷、箋表三十卷，存於其家。

字"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并且製作奇巧，張同視爲寶貝。張策當時正在父親身旁，慢慢説："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改年號爲延康，這年十月，魏文帝接受漢讓位，纔改年號爲黄初，這表明黄初元年没有二月。鼎上的文字多荒謬啊！"張同大驚，急忙叫他打開書房，取出《魏志》展讀，與張策説的一點不差，宗族的人覺得他神奇不凡，當時張策十三歲。但張策精通因果學説，酷愛佛教，不到二十歲，就削髮爲僧，住在雍的慈恩精廬，很有高尚情調。唐廣明末年，大盜犯朝，張策於是重返塵世，陪伴父母逃難，君子們稱贊他。到爲家人守喪時，以孝聞名。喪期滿後，隱居郊野，毫無謀取名利的打算，像這樣有十多年，纔出任廣文博士，改任秘書郎。

王行瑜任邠州帥，召他爲觀察支使，帶水曹員外郎，賜緋衣。到王行瑜反叛時，太原節度使李克用奉詔討伐，王行瑜戰敗而死，邠州被平定。張策和奴婢用轎子抬着親人，南出邠州境，時逢邊寨積雪，受到行人的憐憫。梁太祖獲知後贊揚他，上奏任他爲鄭滑支使，不久因母親去世離職。服完喪，授任國子博士，遷膳部員外郎。不過一年，華帥韓建召他爲判官，到韓建領許州時，又任掌記。

天復年間，張策帶着唐皇帝的書信和禮物來訪，梁太祖見了他高興地説："張夫子到了。"就上奏任他爲掌記，兼賜金紫。天祐初年，上表奏報他的才能，拜爲職方郎中，兼史館修撰，不久召入朝任翰林學士，轉任兵部郎中、知制誥，照舊修史。不久，遷中書舍人，職位依舊。梁太祖接受讓位，改任工部侍郎，加承旨官。這年冬，轉任禮部侍郎。第二年，跟隨出征到澤州，拜爲刑部侍郎、平章事，仍判户部，不久遷中書侍郎，因風病上章請求退休，改任刑部尚書退休。當天坐轎子回洛，住在福善里，高竹大樹，圖書琴酒，藉以自樂。乾化二年秋，去世。所著《典議》三卷、制詞歌詩二十卷、箋表三十卷，保存在家中。

杜曉

杜曉，字明遠，京兆杜陵人。祖審權，仕唐，位至宰相。父讓能，官至守太尉、平章事。乾寧中，邠、鳳二鎮舉兵犯王畿，讓能被其誣陷，天子不得已，賜死於臨皋驛。曉居喪柴立，幾至滅性。憂滿，服幅巾七升，沈迹自廢者將十餘載。

光化中，宰相崔胤判鹽鐵，奏爲巡官兼校書郎，尋除畿尉，直弘文館，皆不起。及昭宗東遷，宰相崔遠判户部，又奏爲巡官兼殿中丞。或語之曰："嵇中散死，子紹埋没不自顯，山濤以物理勉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以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就官。未幾，拜左拾遺，尋召爲翰林學士，轉膳部員外郎，依前充職。及崔遠得罪，出守本官，居數月，以本官知制誥，俄又召爲學士，遷郎中充職。太祖受禪，拜中書舍人，職如故。開平三年，轉工部侍郎，充承旨。明年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判户部。庶人友珪篡位，遷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判户部。及袁象先之討友珪，禁兵大縱，曉中重創而卒。末帝即位，詔贈右僕射。

曉博贍有詞藻，時論稱之。兄光乂，有心疹，厥疾每作，或溢喙縱詬，或揮梃追撲，曉事之愈恭，未嘗一日少怠。居兩制之重，祖述前載，甚得王言之體。及典秩尚書，志氣甚遠，一旦非分而没，咸冤惜焉。豈三世爲相，道忌太盛歟！

杜曉，字明遠，京兆杜陵人。祖父杜審權，在唐做官，位至宰相。父親杜讓能，官做到守太尉、平章事。乾寧年間，邠、鳳二州出兵侵犯京城地區，杜讓能受到誣陷，天子迫不得已，賜他在臨皋驛自殺。杜曉守喪骨瘦如柴，悲傷過度幾乎危及生命。服喪期滿，頭戴七升幅巾，銷聲匿迹自暴自棄十多年。

光化年間，宰相崔胤判鹽鐵，奏報任他爲巡官兼校書郎，不久授任畿尉，在弘文館當值，都不赴任。到昭宗東遷時，宰相崔遠判户部，又奏報任他爲巡官兼殿中丞。有人對他説："嵇中散死後，他的兒子嵇紹隱姓埋名，山濤講道理勸勉他，他纔出來做官。你忍心讓杜氏每年用鋪席祭祀先人，同百姓一樣嗎！"杜曉於是赴任。不久，拜爲左拾遺，不久又召爲翰林學士，轉任膳部員外郎，前職依舊。到崔遠獲罪時，出守原官，過了幾個月，以原官知制誥，不久又召爲學士，遷郎中充任官職。梁太祖登位，拜爲中書舍人，官職依舊。開平三年，轉任工部侍郎，充任承旨。第二年秋，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判户部。平民朱友珪篡位，遷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舊判户部。到袁象先討伐朱友珪時，大肆放縱禁兵，杜曉受重傷而死。梁末帝登位，下詔追贈右僕射。

杜曉知識廣博，有文才，當時的輿論稱贊他。哥哥杜光乂，有精神病，每次發病，有時破口大駡，有時揮舞棍棒追打人，杜曉事奉他更加恭謹，不曾一天略有懈怠。身居中書、翰林要職，師法前輩，很符合君王立言的體統。到在尚書省主管爵秩時，志向很遠大，一旦非命而死，人們都感到冤枉可惜。難道是因爲一家三代人任宰相，天道忌諱人事太盛嗎！

敬翔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唐神龍中平陽王暉之後也。曾祖琬，綏州刺史。祖忻，同州掾。父衮，集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唐神龍年間平陽王敬暉的後代。曾祖父敬琬，任綏州刺史。祖父敬忻，任同州掾。父親敬衮，任集州刺史。

州刺史。翔好讀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及黄巢陷長安，乃東出關。時太祖初鎮大梁，有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也，翔往依焉，發以故人遇之，然無由薦達。翔久之計窘，乃與人爲箋刺，往往有警句，傳於軍中。太祖比不知書，章檄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之，謂發曰："知公鄉人有才，可與俱來。"及見，應對稱旨，即補右職，每令從軍。翔不喜武職，求補文吏，即署館驛巡官，俾專掌檄奏。太祖與蔡賊相拒累歲，城門之外，戰聲相聞，機略之間，翔頗預之，太祖大悦，恨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以諮之。蔡賊平，奏授太子中允，賜緋。從平兖、鄆，改檢校水部郎中。太祖兼鎮淮南，授揚府左司馬，賜金紫。乾寧中，改光禄少卿充職。天復中，授檢校禮部尚書，遥領蘇州刺史。昭宗自岐下還長安，御延喜樓，召翔與李振登樓勞問，翔授檢校右僕射、太府卿，賜號迎鑾叶贊功臣。

敬翔喜好讀書，尤其長於文牘，應用敏捷。乾符年間，考進士不中。到黄巢攻陷長安時，就向東出關。當時梁太祖剛鎮守大梁，有個觀察支使王發，是敬翔的同鄉，敬翔前去投奔他，王發把他當作老朋友接待，但無法推薦他。過了很久敬翔窮困潦倒，就給人寫箋帖，往往有警句，傳到軍中。梁太祖不識字，喜歡用語淺近的奏章檄文等公文，聽説是敬翔寫的，很喜歡，對王發説："我知道你的同鄉有才，可以和他一起來。"到見面時，應答如意，就補任武職，經常讓他隨軍。敬翔不喜武職，請求補任文官，就任他爲館驛巡官，讓他專管檄文奏告。梁太祖和蔡賊相抗多年，城門之外，戰聲相聞，謀劃策略，敬翔參預了很多，梁太祖大喜，悔恨得到敬翔太晚，因此軍政大計，一概向他請教。蔡賊被平定，上奏授任他爲太子中允，賜給緋衣。跟隨平定兖州、鄆州，改任檢校水部郎中。梁太祖兼鎮淮南，授任揚州府左司馬，賜金紫。乾寧年間，改任光禄少卿以充實其位。天復年間，授任檢校禮部尚書，遥領蘇州刺史。昭宗從岐下回長安，到延喜樓，召敬翔和李振上樓慰勞，授任敬翔檢校右僕射、太府卿，賜號迎鑾叶贊功臣。

太祖受禪，自宣武軍掌書記、前太府卿，授檢校司空，依前太府卿勾當宣徽院事。尋改樞密院爲崇政院，以翔知院事。開平三年夏四月，太祖以邠、岐侵擾，遣劉知俊西討鄜、延，深憂不濟，因宴顧翔，以問西事。翔剖析山川郡邑虚實，軍糧多少，悉以條奏，如素講習，左右莫不驚異，太祖嘆賞久之。乾化元年，進位光禄大夫，行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知崇政院事、平陽郡侯。前朝因金鑾坡以爲門名，與翰林院相接，故得爲學士者稱"金鑾"以美之，今殿名"金鑾"，從嘉名也。置大學士，始以翔爲之。

梁太祖登位，自宣武軍掌書記、前太府卿，授任檢校司空，依前太府卿勾當宣徽院事。不久改樞密院爲崇政院，任敬翔知院事。開平三年夏四月，梁太祖因邠州、岐州受到侵擾，派劉知俊向西討伐鄜、延，很擔心不能成事，因而宴請敬翔，詢問西邊戰事。敬翔剖析山川郡邑虚實，軍糧多少，全部按條論奏，像他平常講習一樣，左右的人無不驚異，梁太祖贊嘆了很久。乾化元年，進位光禄大夫，行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知崇政院事、平陽郡侯。前朝藉金鑾坡作爲門名，和翰林院相連，因此能做學士的人稱爲"金鑾"加以贊美，現在殿名"金鑾"，是遵從美名。設置大學士，最早以敬翔擔任。

翔自釋褐東下，遭遇霸王，懷抱

敬翔自從東下做官，遭遇霸王，懷抱深沉，

深沉，有經濟之略，起中和歲，至鼎革大運，其間三十餘年，扈從征伐，出入帷幄，庶務叢委，恒達旦不寢，唯在馬上稍得晏息。每有所裨贊，亦未嘗顯諫，上俯仰顧步間微示持疑爾，而太祖意已察，必改行之，故裨佐之迹，人莫得知。及太祖大漸，召至御床前受顧托之命，且深以并寇爲恨，翔嗚咽不忍，受命而退。庶人友珪之纂位也，以天下之望，命翔爲宰相。友珪以翔先朝舊臣，有所畏忌，翔亦多稱病，不綜政事。

末帝即位，趙、張之族皆處權要，翔愈不得志。及劉鄩失河朔，安彦之喪楊劉，翔奏曰："國家連年遣將出征，封疆日削，不獨兵驕將怯，亦制置未得其術。陛下處深宫之中，與之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之勝負哉！先皇時，河朔半在，親御虎臣驍將，猶不得志於敵人。今寇馬已至鄆州，陛下不留聖念，臣所未諭一也。臣聞李亞子自墨縗統衆，於今十年，每攻城臨陣，無不親當矢石，昨聞攻楊劉，率先負薪渡水，一鼓登城。陛下儒雅守文，未嘗如此，俾賀瓌輩與之較力，而望攘逐寇戎，臣所未諭二也。陛下所宜詢於黎老，别運沉謀，不然，則憂未艾也。臣雖駑怯，受國恩深，陛下必若乏材，乞於邊陲效試。"

末帝雖知其懇惻，竟以趙、張輩言翔怨望，不之聽。及王彦章敗於中都，晋人長驅而南，末帝急召翔，謂之曰："朕居常忽卿所奏，果至今日。事急矣，勿以爲懟，且使朕安歸？"翔泣奏曰："臣受國恩，僅將三紀，從微至著，皆先朝所遇，雖名宰相，實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郎君，以臣愚誠，敢有所隱！陛下初任段凝爲

有經世濟國的策略，在中和年間奮起，至改朝換代，其間三十多年，跟隨征伐，運籌帷幄，各種事務堆積如山，常常通宵不眠，衹有在馬上纔能稍得休息。每當對政事有所裨益，也不曾公開進諫，衹是對君王舉首抬足之間略微表現遲疑，而梁太祖已察其意，一定改變行爲，因此他對政事的支持，没人能知道。到梁太祖病重時，召他到御床前接受托命，并且深以并州賊寇爲恨，敬翔忍不住嗚咽哭泣，受命而退下。平民朱友珪篡位後，因天下人心所望，任敬翔爲宰相。朱友珪因敬翔是先朝舊臣，對他有所畏忌，敬翔也常稱病，不理政事。

梁末帝登位，趙、張之族都身居要職，敬翔更加不得志。到劉鄩失去河朔，安彦之喪失楊劉後，敬翔上奏説："國家連年派將出征，疆土日益縮小，這不衹是因爲兵驕將怯，也是由於指揮不得法。陛下身居深宫之中，和陛下議事的人都是身邊親近熟悉的人，怎能料敵勝負呢！先皇時，河朔有一半還在，先皇親自指揮虎臣驍將，還不能戰勝敵人。現在寇賊的人馬已到鄆州，陛下却不留意，這是我不明白的第一點。我聽説李亞子穿着黑色喪服統領衆軍，到現在十年了，每次攻城臨陣，無不親自冒着箭石，昨天聽説他攻打楊劉，率先背柴渡河，一鼓作氣登上城。陛下儒雅好文，不曾如此，却讓賀瓌這樣的人和他較量勝負，而希望他打跑賊軍，這是我不明白的第二點。陛下應當向老人請教，另外采用深沉有力的計謀，不然，憂患就没完没了。我雖無能膽怯，但蒙受國家深恩，陛下如果真的缺人，我請求去邊疆效力。"

梁末帝雖然明白他的懇切，但最終因趙、張等人説敬翔心懷怨恨，没有聽取他的意見。到王彦章在中都被打敗時，晋人向南長驅直入，梁末帝急召敬翔，對他説："我平常忽視你的忠告，果然導致現在這種局面。事情危急了，不要因此感到怨恨，讓我到哪裏去？"敬翔哭泣着奏告説："我蒙受國家的恩惠，將近三十六年了，從卑微到身居高位，都是先朝對我的恩遇，雖名爲宰相，實在衹是朱氏的老奴罷了。我事奉陛下如郎

將，臣已極言，小人朋附，致有今日。晉軍即至，段凝限水。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應敵，陛下必不果决。縱良、平復生，難以轉禍爲福，請先死，不忍見宗廟隕墜。”言訖，君臣相向慟哭。

君，憑我的愚誠，怎敢有所隱瞞！陛下最初任段凝爲將，我已極力諫阻，但小人們結黨營私，纔造成現在這樣。晉軍就要到了，段凝爲水阻隔。想請陛下避居狄，陛下一定不會聽從；想請陛下出奇應敵，陛下一定不能果斷決策。縱使張良、陳平復活，也難以轉禍爲福，我請求先死，不忍心看見國家滅亡。”說完，君臣相對痛哭。

及晉主陷都城，有詔赦梁氏臣僚，李振謂翔曰：“有制洗滌，將朝新君。”翔曰：“新君若問，其將何辭以對！”是夜，翔在高頭里第，宿於車坊。欲曙，左右報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翔返室嘆曰：“李振謬爲丈夫耳！朱氏與晉仇讎，我等始同謀畫，致君無狀，今少主伏劍于國門，縱新朝赦罪，何面目入建國門也。”乃自經而卒。數日，并其族被誅。

到晉主攻陷都城時，下詔赦免梁氏臣僚，李振對敬翔說：“有詔令洗心革面，準備朝奉新的君主。”敬翔說：“新君主如果問我們，那將用什麽話來回答！”這天晚上，敬翔在高頭里家，住在車坊。快天亮時，手下的人報告說：“崇政李太保已入朝。”敬翔回到屋中嘆息說：“李振枉爲大丈夫！朱氏和晉是仇敵，我們最初共同謀劃，但未能使君主振興天下，現在小君主在國門被殺，縱使新朝赦免我們的罪過，又有什麽臉面入建國門。”於是上吊自殺而死。幾天後，把他家滅族。

初，貞明中，史臣李琪、張衮、郄殷象、馮錫嘉奉詔修撰《太祖實録》三十卷，叙述非工，事多漏略。復詔翔補緝其闕，翔乃别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録》，與實録偕行。

當初，貞明年間，史官李琪、張衮、郄殷象、馮錫嘉奉詔修撰《太祖實録》三十卷，叙述不細緻，漏略很多事。又詔令敬翔補充闕失，敬翔於是另外纂成三十卷，取名叫《大梁編遺録》，和實録一起流傳。

翔妻劉氏，父爲藍田令。廣明之亂，劉爲巢將尚讓所得，巢敗，讓携劉降於時溥，及讓誅，時溥納劉於妓室。太祖平徐，得劉氏嬖之，屬翔喪妻，因以劉氏賜之。及翔漸貴，劉猶出入太祖卧内，翔情禮稍薄，劉於曲室讓翔曰：“卿鄙余曾失身於賊耶，以成敗言之，尚讓巢之宰輔，時溥國之忠臣，論卿門第，辱我何甚，請從此辭！”翔謝而止之。劉恃太祖之勢，太祖四鎮時，劉已得“國夫人”之號。車服驕侈，婢媵皆珥珠翠，其下别置爪牙典謁，書幣聘使，交結藩鎮，近代婦人之盛，無出其右，權貴皆相附麗，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

敬翔的妻子劉氏，父親任藍田令。廣明年間的戰亂中，劉氏被黄巢的將領尚讓俘獲，黄巢失敗後，尚讓帶着劉氏向時溥投降，到尚讓被殺後，時溥把劉氏收納在妓室。梁太祖平定徐後，得到劉氏并寵愛她，時逢敬翔喪妻，於是把劉氏賜給他。到敬翔逐漸顯貴後，劉氏仍然出入於梁太祖卧室，敬翔對她的情禮逐漸削弱，劉氏在内房責怨敬翔說：“你鄙視我曾失身於賊嗎，以成敗而論，尚讓是黄巢的宰輔，時溥是國家的忠臣，論你的門第，你羞辱我太過分，請從此分手！”敬翔賠罪阻止了她。劉氏仗恃梁太祖的勢力，梁太祖任四鎮時，劉氏已得“國夫人”稱號。車服驕侈，婢女都佩戴珠玉，手下另設爪牙典謁，派人用書信和禮物出使，和藩鎮交結，近代婦人，没有能超過她的，權貴們都争相依附

時貴達之家，從而效之，敗俗之甚也。

她，她受到的寵信和向太祖論事，不下於敬翔。當時富貴顯達的人家，都跟着效仿她，傷風敗俗到了極點。

李振

李振，字興緒，唐潞州節度使抱真之曾孫也。祖、父皆至郡守。振仕唐，自金吾將軍改台州刺史，會盜據浙東，不克之任，因西歸過汴，以策略干太祖，太祖奇之，辟爲從事。太祖兼領鄆州，署天平軍節度副使。湖南馬殷爲朗州雷滿所逼，振奉命馳往和解，殷、滿皆稟命。

李振，字興緒，唐潞州節度使李抱真的曾孫。祖父、父親都官至郡守。李振在唐做官，從金吾將軍改任台州刺史，時逢盜賊占據浙東，沒能赴任，因而西歸路過汴，用策略向梁太祖謀取官職，梁太祖認爲他神奇不凡，召他爲從事。梁太祖兼領鄆州，任他爲天平軍節度副使。湖南馬殷被朗州雷滿逼迫，李振奉命前去和解，馬殷、雷滿都奉命和好。

光化三年十一月，太祖遣振入奏於長安，舍於州邸，邸吏程巖白振曰："劉中尉命其侄希貞來計大事，欲上謁，願許之。"既至，巖乃先啓曰："主上嚴急，内官憂恐，左中尉欲行廢黜之事，巖等協力以定中外，敢以事告。"振顧希貞曰："百歲奴事三歲主，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敢聞也。况梁王以百萬之師，匡輔天子，禮樂尊戴，猶恐不及，幸熟計之。"希貞大沮而去。及振復命，劉季述等果作亂，程巖率諸道邸吏牽帝下殿，以立幼主，奉昭宗爲太上皇。振至陝，陝已賀矣。護軍韓彝範言其事，振曰："懿皇初升遐，韓中尉殺長立幼，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耶!"彝範即文約孫也，由是不敢言。

光化三年十一月，梁太祖派李振去長安進奏，住在州府，府吏程巖告訴李振説："劉中尉令他的侄子劉希貞來商計大事，想拜見你，希望准許。"到後，程巖就先説："皇上急切，内官憂懼，左中尉想做廢除君主的事，我程巖等人合力安定内外，斗膽把這事報告。"李振望着劉希貞説："百歲老奴纔事奉三歲君主，亂國不義，廢君不祥，不是我敢知道的。何况梁王以百萬大軍，輔助天子，禮樂尊奉，還怕來不及，希望深思熟慮。"劉希貞十分沮喪地離去。到李振回去報告時，劉季述等人果然作亂，程巖率各道邸吏逼迫皇帝下殿，擁立幼主，尊奉昭宗爲太上皇。李振到陝，陝已慶賀幼主登位了。護軍韓彝範提起這事，李振説："懿皇剛去世，韓中尉殺長立幼，貪圖權勢，於是擾亂天下，現在將軍又想這樣嗎!"韓彝範就是韓文約的孫子，從此不敢再説。

振東歸，太祖方在邢、洺，遽還于汴，大計未决，季述遣養子希度以唐之社稷欲輸于太祖，又遣供奉官李奉本、副介支彦勳詐齎上皇誥諭至，皆季述黨也。太祖未及迎命，振又言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之事也。今閹豎幽辱天子，王不能討，無以令諸侯。"時監軍使劉重楚，季述兄也，舊相張濬，寓於河

李振東歸，梁太祖正在邢、洺，急忙回到汴，大計未定，劉季述派養子劉希度説唐想讓國給梁太祖，又派供奉官李奉本、副使支彦勳假稱帶太上皇的誥諭前來，他們都是劉季述的黨羽。梁太祖還没來得及迎接皇命，李振又説："豎刁、伊戾作亂，對稱霸人的事業有幫助。現在宦官幽囚侮辱天子，王却不能討伐，無法號令指揮諸侯。"當時的監軍使劉重楚，是劉季述的哥哥，前宰相張濬，住在河南緱氏，也來對梁太祖説：

南緱氏，亦來謂太祖曰：“同中官則事易濟，且得所欲。”唯振堅執不改，獨曰：“行正道則大勛可立。”太祖英悟，忽厲色曰：“張公勸我同敕使，欲傾附自求宰相耶！”乃定策縶僞使李奉本、支彦勳與希度等，即日請振將命于京師，與宰相謀返正。未幾，劉季述伏誅，昭宗復帝位，太祖聞之喜，召振，執其手謂之曰：“卿所謀是吾本志，穹蒼其知之矣！”自是益重之。

天祐二年春正月，太祖召振謂曰：“王師範來降，易歲尚處故藩，今將奏請徙授方面，其爲我馳騎，以茲意達之。”振至青州，師範即日出公府，以節度、觀察二印及文簿管鑰授於振。師範雖已受代，而疑撓特甚，屢揮泣求貸其族，振因以切理諭之曰：“公不念張繡事耶！漢末繡屢與曹公立敵，豈德之耶？及袁紹遣使招繡，賈詡曰：‘袁家父子自不相容，何能主天下英士，曹公挾天子令諸侯，其志大，不以私仇爲意，不宜疑之。’今梁王亦豈以私怨害忠賢耶！”師範洒然大悟，翌日以其族遷。太祖乃表振爲青州留後，未幾，徵還。

唐自昭宗遷都之後，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備員而已。振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朋附者非次奬升，私惡者沈棄。振每自汴入洛，朝中必有貶竄，故唐朝人士目爲“鴟梟”。天祐中，唐宰相柳璨希太祖旨，譖殺大臣裴樞、陸扆等七人於滑州白馬驛。時振自以咸通、乾符中嘗應進士舉，累上不第，尤憤憤，乃謂太祖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於黄河，永爲濁流。”太祖笑而從之。洎太祖受禪，自宣義軍節度副使、檢校司徒授殿中監，累遷户部尚書。庶人友珪篡立，

“附和宦官那事情就好辦，并且能得到你想得到的。”祇有李振堅定不移，偏偏説：“走正道就能建大功。”梁太祖大悟，忽然神態嚴肅地説：“張公勸我附和敕使，是想依附以求自己做宰相嗎！”於是定計拘囚僞派的使臣李奉本、支彦勳和劉希度等人，當天就請李振奉命到京師，和宰相商計撥亂反正。不久，劉季述被殺，昭宗恢復帝位，梁太祖獲知後很高興，召見李振，握着他的手對他説：“你所謀劃的是我本來的意願，老天知道啊！”從此更加看重他。

天祐二年春正月，梁太祖召李振對他説：“王師範前來投降，過了一年還在舊藩，現在我將上奏請求改任他到另一個地方，你爲我飛馳前去，把這個意思告訴他。”李振到達青州，王師範當天出公府，把節度、觀察使二印和文簿鑰匙交給李振。王師範雖已接受代任，但非常疑心不安，多次揮淚請求寬免他的家族，李振因而用道理開導他説：“你没想到張繡的事嗎！漢末張繡多次與曹操爲敵，難道對曹操有德嗎？到袁紹派使者招張繡時，賈詡説：‘袁家父子互不相容，怎能主宰天下英豪，曹操挾持天子號令諸侯，他的志向大，不在意私仇，不應對他疑心。’現在梁王難道會因私怨殘害忠賢之士嗎！”王師範猛然大悟，第二天就遷移他的家族。梁太祖於是上表請求讓李振爲青州留後，不久，召他回去。

唐自從昭宗遷都以後，王室微弱無力，朝廷列班上朝，備員充數而已。李振頤指氣使，旁若無人，依附他的人受到越級奬升，他討厭的人就被他廢棄。李振每次從汴到洛，朝中必有人受到貶逐，因此唐朝人把他看成“鴟梟”。天祐年間，唐宰相柳璨迎合梁太祖，在滑州白馬驛誣陷殺害大臣裴樞、陸扆等七人。當時李振自認爲咸通、乾符中曾應考進士，多次都没考中，尤其憤憤不平，於是對梁太祖説：“這些人自稱清流，應把他們投進黄河，永遠做濁流。”梁太祖笑着答應了他。到梁太祖登位時，從宣義軍節度副使、檢校司徒授任殿中監，多次升遷至户部尚書。庶人朱友珪篡位，代敬翔任崇政院使。梁末

代敬翔爲崇政院使。末帝即位，趙、張二族用事，遂爲所間，謀猷獻替，多不見從，振每稱疾避事。龍德末，閑居私第將期矣，晋主入汴，振謁見首罪，郭崇韜指振謂人曰："人言李振乃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耳！"會段凝等疏梁氏權要之臣，振與敬翔等同日族誅。

帝登位，趙、張二族專權，於是被他們離間，出謀劃策，多不受采納，李振每每稱病避事。龍德末年，閑居在家快一年了，晋主入汴，李振拜見請罪，郭崇韜指着李振對人說："人們稱李振是一代奇才，我今天見了他，不過是個普通人罷了！"時逢段凝等清除梁氏權重大臣，李振和敬翔等人同一天被滅族。

史臣曰：文蔚、貽矩，皆唐朝之舊臣，遇梁室之强禪，奉君命以來使，狎神器以授之，逢時若斯，亦爲臣者之不幸也。抑不爲其相，不亦善乎！杜曉著文雅之稱，張策有冲淡之量，咸登台席，無忝士林。敬翔、李振，始輔霸圖，終成帝業。及國之亡也，一則殞命以明節，一則視息以偷生，以此較之，翔爲優矣。振始有"濁流"之言，終取赤族之禍，報應之事，固以昭然。

史臣曰：張文蔚、薛貽矩，都是唐朝舊臣，遇上梁室强行代位，奉君主的命令來出使，輕率地把帝位交給梁，碰上這樣的時代，也是做臣子的不幸。不做梁朝的宰相，不也好嗎！杜曉以文雅著稱，張策有冲淡的度量，做了臺臣，亦無愧於士林。敬翔、李振，當初輔佐霸主，最後成就帝王大業。到國家滅亡時，一人喪命來表明臣子大節，一人看新主的臉色來偷生，比較起來，敬翔略勝一籌。李振當初有"濁流"之言，最後得到了滅族的禍害，因果報應的事，本來就很明白。

舊五代史卷十九(梁書十九)

列傳第九

氐叔琮

氐叔琮，尉氏人也。唐中和末，應募爲騎軍，初隸於龐師古爲伍長。叔琮壯勇沈毅，膽力過人。太祖討巢、蔡於陳、許間，叔琮奮擊，首出諸校，太祖壯之，自行伍間擢爲後院馬軍都將。時東伐徐、鄆，多歷年所，叔琮身當矢石，奮不顧命，觀者許焉。累遷爲指揮使，尋奏授宿州刺史、檢校右僕射。太祖伐襄陽，叔琮失利，降爲陽翟鎮遏使，尋又捍禦晋軍於洹水有功，遷曹州刺史。

天復元年春，領大軍攻拔澤、潞，叔琮遂引兵北掠太原。師還，除晋州節度使。明年，太祖屯軍於岐下，晋軍潛襲絳州，前軍不利。晋軍恃勝攻臨汾，叔琮嚴設備禦。乃於軍中選壯士二人，深目虬鬚，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陵縣牧馬於道間。蕃寇見之不疑，二人因雜其行間，俄而伺隙各擒一人而來，晋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據蒲縣。時太祖遣朱友寧將兵數萬赴應，悉委叔琮節制。既至，諸將皆欲休軍，叔琮曰："若然，則賊必遁矣，遁則何功焉！"因夜出，潛師截其歸路，遇晋軍游騎數百，盡殺之，遂攻其壘，拔之，斬獲萬餘衆，奪馬三百匹。太祖聞之，喜謂左右曰："殺蕃賊，破太原，非氐老不可。"叔琮乃長驅收汾州，與晋人轉

氐叔琮，尉氏人。唐中和末年，應召當騎兵，最初隸屬龐師古任伍長。氐叔琮勇猛沉毅，膽力過人。梁太祖在陳、許間討伐黄巢、蔡賊，氐叔琮奮力攻擊，衝在將校們之前，梁太祖把他看成壯士，從士兵中提拔爲後院馬軍都將。當時東伐徐、鄆，轉戰多年，氐叔琮身擋箭石，奮不顧身，見到的人稱贊他。多次升遷爲指揮使，不久上奏授任宿州刺史、檢校右僕射。梁太祖攻伐襄陽，氐叔琮作戰失利，降任陽翟鎮遏使，不久又在洹水抵禦晋軍有功，遷曹州刺史。

天復元年春，率領大軍攻拔澤州、潞州，氐叔琮於是率兵北掠太原。回師，授任晋州節度使。第二年，梁太祖在岐下駐軍，晋軍偷襲絳州，前軍失利。晋軍乘勝攻打臨汾，氐叔琮嚴加備禦。於是在軍中挑選兩名壯士，眼眶深陷，髯鬚鬈曲，像沙陀人，命令他們到襄陵縣道路上牧馬。蕃寇見了他們没有疑心，兩人混在蕃寇中間，不久藉機各擒一人回來，晋軍大驚，并且疑心有伏兵，於是退守蒲縣。當時梁太祖派朱友寧率兵數萬人前去接應，全部交給氐叔琮指揮。朱友寧軍到後，將領們都想休整軍隊，氐叔琮説："如果這樣，那麽賊軍一定會逃跑，逃跑了那又立什麽功呢！"因而夜晚出兵，暗中派軍隊截斷敵軍歸路，遇上晋軍幾百名游騎，全部殺掉他們，於是攻打晋軍營壘，攻陷了，俘殺一萬多人，繳獲三百匹馬。梁太祖獲知，高興地對身邊的人説："殺蕃賊，破太原，非氐老不可。"氐叔琮於是長驅直入收復汾州，和晋人轉戰，直抵并

戰，直抵并壘。軍迴，以其功奏加檢校司空。自後累年，晋軍不敢侵軼。

州營壘。回師，因他的戰功上奏加檢校司空。從此之後多年，晋軍不再敢侵犯了。

叔琮養士愛民，甚有能政。天復三年，爲鄜州留後，尋真領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及昭宗東遷，徵爲右龍虎統軍，以衛洛陽。天祐元年八月，與朱友恭同受太祖密旨，弒昭宗於大内。既而責以軍政不理，貶白州司户。尋賜自盡。叔琮將死，呼曰："賣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謗，其如神理何！"乾化二年，詔許歸葬。

氏叔琮養士愛民，很有能幹的政績。天復三年，任鄜州留後，不久正式領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到昭宗東遷時，召爲右龍虎統軍，守衛洛陽。天祐元年八月，和朱友恭一同接受梁太祖密旨，在皇宫殺掉昭宗。後來被斥責以不理軍政，貶爲白州司户。不久賜他自殺。氏叔琮快死時，呼叫説："出賣我的性命，想以此搪塞天下人的指責，這對神理算什麽！"乾化二年，下詔准許送回家鄉安葬。

朱友恭

朱友恭，壽春人，本姓李，名彦威。丱角事太祖，性穎利，善體太祖意，太祖憐之，因畜爲己子，賜姓，初名克讓，後改之。時初建左長劍都，以友恭董之。從太祖四征，稍立軍功，累遷諸軍都指揮使、檢校左僕射。乾寧中，授汝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光化初，淮夷侵鄂渚，武昌帥杜洪來乞師，太祖遣友恭將兵萬餘，濟江應援，引兵至龍沙、九江而還，軍聲大振。時淮寇據黄州，友恭攻陷其壁，獲賊將瞿章，俘斬萬計。途經安陸，因襲殺刺史武瑜，盡收其衆，以功爲潁州刺史，加檢校司徒。天復中，爲武寧軍留後。天祐初，昭宗東遷洛邑，徵拜左龍虎統軍，以衛宫闕。尋與氏叔琮同受太祖密旨，弒昭宗於洛陽宫。既而太祖自河中至，責以慢於軍政，貶崖州司户，仍復其本姓名，與氏叔琮同日賜死。

朱友恭，壽春人，原姓李，名彦威。從小事奉梁太祖，聰穎伶俐，善於體察梁太祖的心意，梁太祖憐愛他，因而收養他做兒子，賜姓朱，初名克讓，後來改爲友恭。當時剛建左長劍都，以朱友恭任統領。跟隨梁太祖四方征戰，逐漸建立軍功，多次升遷至諸軍都指揮使、檢校左僕射。乾寧年間，授任汝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光化初年，淮夷侵略鄂渚，武昌帥杜洪來求援兵，梁太祖派朱友恭率兵一萬多人，渡過長江應援，率兵到達龍沙、九江後返回，軍威大振。當時淮寇占據黄州，朱友恭攻陷淮寇營壘，俘獲賊將瞿章，俘殺以萬計。途經安陸，因而襲殺刺史武瑜，全部收編他的部衆，因功任潁州刺史，加檢校司徒。天復年間，任武寧軍留後。天祐初，昭宗東遷洛邑，召拜爲左龍虎統軍，守衛皇宫。不久和氏叔琮一同接受梁太祖密旨，在洛陽宫殺死昭宗。後來梁太祖從河中趕到，斥責他怠慢軍政，貶爲崖州司户，仍恢復原來的姓名，和氏叔琮在同一天被賜自殺。

王重師

王重師，潁州長社人也。材力兼人，沈嘿大度，臨事有權變，劍矟之妙，冠絶於一時。唐中和末，蔡寇陷許昌，重師脱身而來，太祖異其狀貌，乃隸於拔山都。每於軍前效用，頗出儕類。文德中，令董左右長

王重師，潁州長社人。才力過人，沉默大度，遇事善於應變，精於使用劍和長矛，爲一時之冠。唐中和末年，蔡寇攻陷許昌，王重師脱身前來，梁太祖覺得他相貌不凡，於是把他安置在拔山都。每每在軍中效力，很是出類拔萃。文德年間，令他統領左右長劍軍。梁太祖攻伐上

劍軍。太祖伐上蔡，重師力戰有功。及討兗、鄆，擢爲指揮使，奏授檢校右僕射。重師枕戈擐甲五六年，於齊、魯間凡經百餘戰，由是威震敵人。尋授檢校司空，爲潁州刺史。乾寧中，太祖攻濮州，縱兵壞其墉，濮人因屯火塞其壞壘，烟焰亘空，人莫敢越。重師方苦金瘡，卧於軍次，諸將或勉之，乃躍起，命壯士悉取軍中氈罽投水中，擲於火上，重師然後率精鋭，持短兵突入，諸軍踵之，濮州乃陷。重師爲劍槊所傷，身被八九創，丁壯荷之還營，且將斃矣。太祖驚惜尤甚，曰："雖得濮壘，而失重師，奈何！"亟命以奇藥療之，彌月始愈。尋知平盧軍留後，加檢校司徒。其後北伐幽、滄、鎮、定，屢與晉軍接戰，頗得士心，故多勝捷。天祐中，授雍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數年治戎恤民，頗有威惠。開平中，爲劉捍所構，太祖深疑之，然未有以發其事。無何，擅遣裨將張君練縱兵深入邠、鳳，君練敗北。太祖聞之，怒其專擅，因追而斬之。

蔡，王重師奮力作戰有功。到討伐兗、鄆時，提拔爲指揮使，奏請授任爲檢校右僕射。王重師頭枕兵器，身穿鎧甲，在齊、魯五六年間，共經歷一百多次戰鬥，從此威震敵軍。不久授任檢校司空，任潁州刺史。乾寧年間，梁太祖攻打濮州，放縱士兵毁壞城墻，濮人因而點火阻塞被毁壞了的城壘，烟火衝天，没有人敢越過城墻。王重師正受刀傷，躺在軍營，有的將領鼓勵他，於是躍身而起，命壯士取來軍中全部毛氈投到水中，扔到火上，然後王重師率領精鋭士兵，手持短小兵器衝入，各軍跟在後面，於是攻陷濮州。王重師身上八九處被劍矛刺傷，壯夫抬着他回到營壘，都快死了。梁太祖感到非常吃驚痛惜，説："即使得到濮州，但失去王重師，又怎麽樣呢！"急忙命令用奇藥給他治療，一個月纔好。不久擔任平盧軍留後，加檢校司徒。後來北伐幽、滄、鎮、定，多次和晉軍交戰，很得士兵擁護，因此大多取勝。天祐年間，授任雍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幾年治軍愛民，很有恩威。開平年間，被劉捍誣陷，梁太祖對他很疑心，但没有機會加罪於他。不久，擅自派副將張君練縱兵深入邠、鳳，張君練敗逃。梁太祖獲知，惱怒他專權擅作主張，因而追殺了他。

朱珍

朱珍，徐州豐縣雍鳳里人也。太祖初起兵，珍與龐師古、許唐、李暉、丁會、氏叔琮、鄧季筠、王武等八十餘人，以中涓從，摧堅陷陣，所向蕩决。及太祖鎮汴，兼領招討使，署珍爲宣武右職，以總腹心。於是簡練軍伍，裁制綱紀，平巢破蔡，多珍之力也。

朱珍，徐州豐縣雍鳳里人。梁太祖剛起兵時，朱珍和龐師古、許唐、李暉、丁會、氏叔琮、鄧季筠、王武等八十多人，作爲近臣跟隨，摧堅陷陣，所向披靡。到梁太祖鎮守汴時，兼領招討使，讓朱珍擔任宣武要職，以統領心腹。從此訓練軍隊，制定綱紀，平定黄巢，攻破蔡賊，大多是朱珍的功勞。

始尚讓以驍騎五千人至繁臺，珍與龐師古、齊奉國等擊退之。及黄巢敗，珍與并帥李克用追至冤句而還。尋從太祖以汴、宋、亳之師入西華，破王夏寨，勇冠軍鋒，以功加秩。光啓元年，署諸軍都指揮使，始爲上

當初尚讓率驍悍的騎兵五千人到繁臺，朱珍和龐師古、齊奉國等打退他們。到黄巢失敗後，朱珍和并帥李克用追到冤句返回。不久隨梁太祖率汴、宋、亳的軍隊進入西華，攻破王夏寨，作戰英勇，軍中第一，因功加官。光啓元年，任各軍都指揮使，初爲上將。於是駐軍焦夷，打敗蔡

將。於是軍焦夷，敗蔡師鐵林三千人，盡俘其將。復西至汝、鄭，南過陳、潁，繚宋、亳、滑、濮間，與蔡賊交戰，鏖伏襲殺，不知其數。會滑州節度使安師儒戎政不治，太祖命珍與李唐賓率步騎以經略之。始入境，遇大雪，令軍士無得休息，一夕馳至壁下，百梯并升，遂乘其墉，滑州平。時太祖方謀濟師，乃遣珍往淄州募兵，行次任縣，東面都統齊克讓伏兵於孫師陂以邀珍，珍大破之。進軍至牙山，都虞候張仁遇白珍曰："軍有不齊者，當先斬本都將，後以狀聞，願許之。"珍怒其專，乃斬仁遇以徇軍，由是諸將感懼。兵至乾封，與淄人戰於白草口，敗之。青人以步騎二萬，列三寨于金嶺驛，珍與戰，連破之，殲其師，盡獲軍器戎馬。是夕，攻博昌，大獲兵衆。其後破盧瑭、張晊及朱瑄、朱瑾之衆，平定曹、濮，未嘗不在戰中。

軍鐵林三千人，全部俘獲他們的將領。又西到汝、鄭，南過陳、潁，圍繞宋、亳、滑、濮一帶，和蔡賊交戰，苦戰攻殺，不計其數。時逢滑州節度使安師儒軍政不治，梁太祖命朱珍和李唐賓率步兵騎兵去奪取。剛入境，遇上大雪，令軍士不得休息，一晚上飛馳趕到滑州城下，百梯齊架，於是登上城墻，滑州平定。當時梁太祖正謀劃增兵，於是派朱珍去淄州招兵，走到任縣，東面都統齊克讓在孫師陂設伏兵攔擊朱珍，朱珍大破敵軍。進軍到牙山，都虞候張仁遇告訴朱珍說："軍隊中有不齊心的人，應當先斬殺本都將領，然後上報，希望准許。"朱珍氣憤他專橫，於是殺了張仁遇向軍隊示衆，從此將領們都感奮畏懼。軍隊到達乾封，和淄人在白草口交戰，打敗了他們。青人用二萬步兵騎兵，在金嶺驛建三寨，朱珍和他們作戰，連連攻破，殲滅他們的軍隊，全部繳獲武器戰馬。這天晚上，攻打博昌，俘獲很多敵兵。後來攻破盧瑭、張晊和朱瑄、朱瑾的軍隊，平定曹、濮，他都參戰。

梁山之役，始與李唐賓不協。珍在軍嘗私迎其室於汴，而不先請，太祖疑之，密令唐賓察之，二將不相下，因而交諍。唐賓夜斬關還汴以訴，珍亦棄軍單騎而至，太祖兩惜之，故不罪，俾還於師。復以踏白騎士入陳、亳間，以邀蔡人，遂南至斤溝，破淮西石璠之師二萬，擒璠以獻。珍旋師自亳北趣靜戎，濟舟于滑，破黎陽、臨河、李固三鎮。軍於內黄，敗樂從訓萬餘人，分命聶金、范居實略澶州，與魏師遇於臨黄，魏軍有豹子軍二千人，戮之無噍類，威振河朔。復攻淮西，至蔡，夾河而寨，敗賊將蕭皓之衆，皆擁於河溺死之。進軍蔡州，營其西南，既破羊馬垣，遇雨班師。珍以兵援劉瓚，赴楚州，至襄山南，遇徐戎扼其路，珍乃

梁山之戰，開始和李唐賓不和。朱珍在軍中曾私下把他的家人接到汴，而不事先請示，梁太祖疑心他，密令李唐賓觀察他，二將互不相讓，因而互相指責。李唐賓晚上奪關回汴申訴，朱珍也棄軍單人匹馬趕到，梁太祖對他們兩人都捨不得，因此不加罪，讓他們回到軍中。又率踏白騎兵進入陳、亳間，以攔擊蔡人，於是南到斤溝，攻破淮西石璠的軍隊二萬人，俘獲石璠獻上。朱珍回師從亳州北面赴靜戎，在滑州渡河，攻破黎陽、臨河、李固三鎮。在內黄駐軍，打敗樂從訓一萬多人，分命聶金、范居實攻取澶州，和魏軍在臨黄相遇，魏軍有豹子軍二千人，將他們全殲，威振河朔。又攻打淮西，到達蔡州，夾河安營扎寨，打敗賊將蕭皓的軍隊，都擠到河中淹死了。進軍蔡州，在蔡州西南駐營，攻破羊馬墻後，遇雨回師。朱珍率兵援助劉瓚，奔赴楚州，到達襄山南面，遇徐州軍阻塞道路，朱珍於是攻打豐，攻克了。時溥於是率全軍在豐南吴康里會

攻豐，下之。時溥乃以全師會戰於豐南吴康里，珍乃收豐，破其三萬餘衆。及蔡賊平，珍比諸將功居多。

龍紀初，與諸將屯於蕭縣，以禦時溥，珍慮太祖自至，令諸軍葺馬厩以候巡撫，李唐賓之裨將嚴郊獨慢焉，軍候范權恃珍以督之。唐賓素與珍不協，果怒，乃見以訴其事，珍亦怒曰："唐賓無禮！"遂拔劍斬之，珍命騎列狀陳其事。太祖初聞唐賓之死，驚駭，與敬翔謀，詐令有司收捕唐賓妻子下獄，以安珍心。太祖遂徑往蕭縣，距蕭一舍，珍率將校迎謁，梁祖令武士執之，責其專殺，命丁會行戮。都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以救，太祖怒，以坐床擲之，乃退。

戰，朱珍於是收復豐，攻破時溥軍三萬多人。到蔡賊被平定時，朱珍的功勞比將領們多。

龍紀初年，和將領們屯駐在蕭縣，以抵禦時溥，朱珍擔心梁太祖親自前來，下令各軍建馬房以備巡視安撫，李唐賓的副將嚴郊一人行動遲緩，軍候范權倚仗朱珍督責他。李唐賓素來和朱珍不和，果然發怒，於是見到朱珍申訴這事，朱珍也發怒説："李唐賓無禮！"於是拔劍殺了他，朱珍命騎兵開列罪狀報告這事。梁太祖初聞李唐賓之死，十分驚駭，和敬翔商計，假令官府收捕李唐賓的妻子兒女下獄，來使朱珍安心。梁太祖於是直接前往蕭縣，距蕭縣三十里時，朱珍率將校迎拜，梁太祖令武士把朱珍抓起來，斥責他擅自殺死李唐賓，命令丁會殺掉朱珍。都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救朱珍，梁太祖發怒，把坐床扔向他們，纔退下。

李思安

李思安，陳留張亭里人也。初事汴將楊彦洪爲騎士。好拳勇，未弱冠，長七尺，超然有乘時自奮之意。唐中和三年，太祖鎮汴，嘗大閲戎旅，睹其材，甚偉之，因錫名思安，字貞臣。思安善飛矟，所向披靡，每從太祖征伐，常馳馬出敵陣之後，測其厚薄而還。或敵人有恃猛自衒者，多命取之，必鷹揚飆卷，擒馘於萬衆之中，出入自若，如蹈無人之地。太祖甚惜之，命副王虔裕爲踏白將。

時巢、蔡合從，太祖每遣偵邏，必率先獨往。巢敗走，思安領所部百餘人追賊，殺戮掩奪，衆莫敢當。尋領軍襲蔡寇於鄭，都將李唐賓馬蹶而墜，思安援槊刺追者，唐賓復其騎而還。又嘗與蔡人鬥，當陣生擒賊將柳行實。其後渡長淮，下天長、高郵二邑，又拒孫儒，迫濠州，皆有奇績。累遷爲諸軍都指揮使，奏官至檢校左僕射，尋拜亳州刺史。練兵禦寇，邊

李思安，陳留張亭里人。最初在汴將楊彦洪手下當騎兵。喜好拳術，不到二十幾時，已身高七尺，卓然有利用時代自我發奮的志向。唐中和三年，梁太祖鎮守汴，曾大閲兵，看見他的身材，甚表贊賞，因而賜名思安，字貞臣。李思安善於使用飛矛，所向披靡，每次跟隨梁太祖征伐，常常馳馬出現在敵陣後，探測敵人虛實而回。如果有敵人仗恃凶猛炫耀自己，大多命他去俘取，他總是如飛鷹展翅，狂飆捲起，在萬衆之中擒敵，出入自若，如踏無人之地。梁太祖很看重他，命令他做王虔裕的副手任踏白將。

當時黄巢、蔡賊聯合，梁太祖每次派人偵察巡邏，李思安一定率先獨往。黄巢敗逃，李思安率領手下一百多人追賊，殺戮敵人，奪取物資，没有人敢抵擋。不久率軍在鄭襲擊蔡寇，李唐賓的戰馬被絆倒而使他從馬上摔下來，李思安手持長矛刺向追來的敵兵，李唐賓又騎上馬返回。又曾和蔡人作戰，在戰陣上活捉賊將柳行實。後來渡過長淮，攻克天長、高郵二城邑，又抗拒孫儒，迫近濠州，都有奇功。多次升遷爲諸軍都指揮使，官做到檢校左僕射，不久拜爲亳州刺史。

境肅然。思安爲性勇悍，每統戎臨敵，不大勝，必大敗。

開平元年春，率兵伐幽州，營於桑乾河，擄獲甚衆，燕人大懼。及軍迴，率諸軍伐潞，累月不克，師人多逸。太祖怒甚，詔疏其罪，盡奪其官爵，委本郡以民户係焉。逾歲起之，復令領兵，亦無巨績可紀。太祖嘗因命將授鉞，謂左右曰："李思安當敵果敢，無出其右者，然每遇藩方擇材，吾將用之，則敗聞必至，如是者二三矣，則知飛將數奇，前史豈虚言哉！"乾化元年秋，又以爲相州刺史。思安自謂當擁旄仗鉞，及是殊不快意，但日循晏安，無意爲政。及太祖北征，以候騎之誤，落然無所具，而復壁壘荒圮，帑廪空竭，太祖怒，貶柳州司户，尋賜死於相州。

操練軍隊，抵禦賊寇，邊境嚴整。李思安天性勇悍，每次統軍臨敵，不大勝，必大敗。

開平元年春，率兵攻伐幽州，駐營桑乾河，俘虜繳獲很多，燕人非常恐懼。到回師時，率各軍攻伐潞，幾個月没能攻克，軍中士兵逃散很多。梁太祖十分憤怒，下詔羅列他的罪狀，削奪他的全部官爵，把他交給他的原郡作爲民户安置。過了一年起用他，又令他率兵，也没有什麽大功可記。梁太祖曾藉命將授鉞，對身邊的人説："李思安臨敵果斷勇敢，没有能超過他的人，但每當藩鎮挑選人才，我準備用他時，他失敗的消息就總會傳來，像這樣兩三次了，因此知道矯健敏捷的將領運氣不好，前代史書哪是亂説呢！"乾化元年秋，又任他爲相州刺史。李思安自認爲應當做節度使，到這時很不快意，衹是每天苟且偷安，無意當政。到梁太祖北征時，因偵察的騎兵報信誤期，毫無準備，而又營壘荒廢，財庫空虚，梁太祖發怒，貶他爲柳州司户，不久賜他在相州自殺。

鄧季筠

鄧季筠，宋州下邑人也。少入黄巢軍，隸於太祖麾下。及太祖鎮汴，首署爲牙將，主騎軍。伐鄆之役，生擒排陣將劉𤺺以獻。唐大順初，唐帝命丞相張濬伐太原，太祖奉詔出師，西至高平，與晋人接戰，軍既不利，季筠爲晋人所擒。克用見之甚喜，釋縛，待以賓禮，俄典戎事。季筠在并門凡四稔。景福二年，晋軍攻邢臺，季筠領偏師預其役，將及邢，邢人陣於郊，兩軍酣戰之際，季筠出陣，飛馬來歸，太祖大加獎嘆，賞賚甚厚。時初置廳子都，最爲親軍，命季筠主之，旋改統親騎，又遷將中軍。天祐三年，奏授登州刺史，下車稱理。登州舊無羅城，及季筠至郡，率丁壯以築之，民甚安之，因相與立碑以頌其績。太祖受禪，改鄭州刺史，尋主兵於河中，爲都指揮使。

鄧季筠，宋州下邑人。年輕時入黄巢軍，隸屬梁太祖。到梁太祖鎮守汴時，第一個任他爲牙將，主管騎兵。攻伐鄆州的戰役中，活捉排陣將劉𤺺獻上。唐大順初年，唐帝命丞相張濬攻伐太原，梁太祖奉詔出兵，西到高平，和晋人交戰，軍隊失利，鄧季筠被晋人俘獲。李克用見了他很高興，爲他鬆綁，用賓客的禮節接待他，不久主管軍事。鄧季筠在并門共四年。景福二年，晋軍攻打邢臺，鄧季筠率偏師參加戰鬥，快到邢臺時，邢臺人在郊外擺開戰陣，兩軍酣戰時，鄧季筠出陣，飛馬前來歸附，梁太祖對他大加獎嘆，賞贈十分豐厚。當時剛設廳子都，是最親信的軍隊，命鄧季筠統領，不久改統親近騎兵，又升遷統領中軍。天祐三年，上奏授任登州刺史，到任後號稱治理得好。登州原無羅城，鄧季筠到郡後，率領青壯年男子修築，老百姓感到很安心，因而一起立碑頌揚他的功績。梁太祖登位，改任鄭州刺史，不久在河中統兵，任都指揮使。當時并州人侵犯平陽，鄧季筠和他們在洪洞交

時并人寇平陽，季筠接戰於洪洞，大克，拜華州防禦使。又繼領龍驤等諸軍騎士，累官至檢校司空。栢鄉之役，季筠臨陣前却，太祖亦未之罪。乾化二年春，太祖親伐鎮、定，駐於相州，因閱馬，怒其馬瘦，與魏博軍校何令稠、陳令勳同斬於纛下。

戰，大勝，拜爲華州防禦使。接着又統領龍驤等各軍騎兵，積官至檢校司空。栢鄉之戰，鄧季筠臨陣退却，梁太祖也没有處罰他。乾化二年春，梁太祖親自攻伐鎮、定，駐軍在相州，因視察戰馬，對馬匹瘦弱發怒，把鄧季筠和魏博軍校何令稠、陳令勳一同在軍旗下斬首。

黄文靖

黄文靖，金鄉人。少附於黄巢黨中，巢敗，歸於太祖，累署牙職，繼遷諸軍指揮使，從太祖南平巢、蔡，北定兗、鄆，皆有功。唐大順中，佐葛從周送朱崇節入潞。會晋軍十餘萬近逼垣寨，文靖慮孤軍難守，乃與葛從周啓關出師，文靖爲殿，命矢刃皆外向，持重而還，晋人不敢逼。其年冬，與康懷英渡淮，入壽春之境，下安豐、霍丘，至光州而還。光化初，晋將李嗣昭、周德威寇於山東，文靖佐葛從周統大軍禦之。至沙河，敗晋軍五千餘騎，遂逐之，越張公橋乃止。後旬日，復與晋人戰於邢州之北，擒蕃將賁金鐵、慕容藤、李存建等百餘人，奪馬數千匹，尋以功表授檢校左僕射、耀州刺史。天祐二年春，命佐楊師厚深入淮甸，越壽春，侵廬江，軍至大獨山，遇淮夷，殺五千餘衆，振旅而還。改蔡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又遷潁州刺史。太祖受禪，復爲蔡州刺史，入爲左神武統軍，又改左龍驤使。乾化元年，從太祖北征，因閱馬得罪，命斬之。文靖驍果善戰，諸將皆惜之。

黄文靖，金鄉人。年輕時依附黄巢，黄巢失敗後，歸附梁太祖，多次在牙軍任職，接着遷任諸軍指揮使，跟隨梁太祖南平黄巢、蔡賊，北定兗州、鄆州，都有戰功。唐大順年間，協助葛從周送朱崇節入潞州，時逢晋軍十多萬人近逼城寨，黄文靖擔心孤軍難守，於是和葛從周開城出兵，黄文靖在後，命令刀箭都向外，謹慎而回，晋人不敢逼近。這年冬，和康懷英渡過淮河，進入壽春境内，攻克安豐、霍丘，到達光州而返回。光化初年，晋將李嗣昭、周德威寇略山東，黄文靖協助葛從周率大軍抵禦。到達沙河，打敗晋軍五千多騎兵，於是追擊晋軍，過了張公橋纔停下。十天後，又和晋人在邢州北面交戰，擒獲蕃將賁金鐵、慕容藤、李存建等一百多人，繳獲戰馬幾千匹，不久因功表授檢校左僕射、耀州刺史。天祐二年春，命令他協助楊師厚深入淮野，越過壽春，侵擾廬江，軍隊到達大獨山，遇上淮夷，殺死五千多人，振奮軍威而回。改任蔡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又遷潁州刺史。梁太祖登位，又任蔡州刺史，入朝任左神武統軍，又改任左龍驤使。乾化元年，隨梁太祖北征，因閱馬獲罪，下令殺掉他。黄文靖驍勇果敢，善於作戰，將領們都替他惋惜。

胡規

胡規，兗州人。初事朱瑾爲中軍都校。兗州平，署爲宣武軍都虞候。佐葛從周伐鎮、定，從張存敬收晋、絳，皆有功，署爲河中都虞候，榷鹽務。天復中，太祖迎駕至岐下，以規

胡規，兗州人。最初在朱瑾手下任中軍都校。兗州平定後，任爲宣武軍都虞候。協助葛從周攻伐鎮、定，跟隨張存敬收復晋、絳，都有戰功，任爲河中都虞候，榷鹽務。天復年間，梁太祖在岐下迎接昭宗，任胡規代管洽州。昭宗回到

權知洺州。昭宗還長安，詔授皇城使。及東遷，以爲御營使。駕至洛，授内園莊宅使。天祐三年，佐李周彝討相州，獨當州之一面，頗以功聞，軍還，權知耀州事。明年，討滄州，爲諸軍壕寨使。太祖受禪，除右羽林統軍，尋佐劉鄩統兵收潼關，擒劉知浣獻之，乃以爲右龍虎統軍兼侍衛指揮使。乾化元年，詔修洛河堤堰，軍士因之斬伐百姓園林太甚，河南尹張宗奭奏之，規得罪，賜死。

長安，下詔授任皇城使。到東遷時，任爲御營使。昭宗來到洛，授任内園莊宅使。天祐三年，協助李周彝討伐相州，獨擋州的一面，因功而頗爲聞名，回師，代管耀州事。第二年，討伐滄州，任諸軍壕寨使。梁太祖登位，授任右羽林統軍，不久協助劉鄩率兵收復潼關，活捉劉知浣獻上，於是任爲右龍虎統軍兼侍衛指揮使。乾化元年，下詔修洛河堤堰，軍士藉機砍伐百姓園林太多，河南尹張宗奭奏告，胡規獲罪，賜他自殺。

李讜

李讜，河中臨晋人。少時游秦、雍間，爲人勇悍多力，甚有氣誼。唐廣明初，黄巢陷長安，讜遂得仕於其間，巢以讜爲内樞密使，蓋讜曾委質於宦者，出入於宫禁間，巢以此用焉。其後巢軍既敗，讜乃束身歸於太祖，署爲左德勝騎軍都將。從太祖討蔡賊，頗立軍功。及東伐兖、鄆，以所部士伍俘獲甚衆，改元從騎將，表授檢校右僕射。郴王友裕領兵攻澤州，時太祖駐大軍於盟津，乃令讜將兵越太行，授以籌謀。讜頗違節度，久而無功，太祖遣追還，廷責其罪，戮之於河橋。

李讜，河中臨晋人。年輕時在秦、雍一帶游蕩，爲人勇悍有力，很有義氣。唐廣明初年，黄巢攻陷長安，李讜於是在黄巢那裏做官，黄巢任李讜爲内樞密使，這是因爲李讜曾事奉宦官，出入宫禁中，黄巢因此任用他。後來黄巢軍被打敗後，李讜於是歸附梁太祖，被任爲左德勝騎軍都將。跟隨梁太祖討伐蔡賊，立下不少軍功。到東伐兖、鄆時，率手下士兵俘獲很多，改任元從騎將，表授檢校右僕射。郴王朱友裕率兵攻打澤州，當時梁太祖率大軍駐扎在盟津，於是命令李讜率兵越過太行，授以計謀。李讜很不聽指揮，久無戰功，梁太祖派人追回他，在朝廷上斥責他的罪行，在河橋殺了他。

李重胤

李重胤，宋州下邑人。狀貌雄武，初在黄巢黨中，推爲剛鷙。唐中和四年五月，同尚讓、李讜等率衆至繁臺，與太祖之軍相拒。及巢寇漸衰，乃率衆來降。太祖素識之，拔用不次，署爲先鋒步軍都頭。與胡真援河陽，逼懷州。重胤以部下兵突之，射中蕃將安休休。又令與李讜率騎軍至陜，應接郭言，迴次澠池，破賊帥黄花子之衆，改滑州夾馬指揮使。蔡賊圍汴，重胤以步兵攻下三寨，擄獲甚多。太祖大舉伐宗權，俾重胤以滑

李重胤，宋州下邑人。相貌雄武，最初在黄巢黨中，公認他剛强凶猛。唐中和四年五月，同尚讓、李讜等率軍到繁臺，和梁太祖的軍隊相對抗。到黄巢賊軍逐漸衰落時，率軍前來投降。梁太祖素來瞭解他，越級提拔任用他，任他爲先鋒步軍都頭。和胡真援救河陽，逼近懷州。李重胤率手下軍隊突擊，射中蕃將安休休。又命令他和李讜率騎兵到陜，接應郭言，返回駐扎在澠池，攻破賊帥黄花子軍，改任滑州夾馬指揮使。蔡賊包圍汴，李重胤率步兵攻克三寨，俘虜繳獲很多。梁太祖大舉攻伐秦宗權，派李重胤率滑州兵做先鋒。到東討徐州時，攻克豐、蕭二城邑，

兵爲先鋒。及東討徐州，下豐、蕭二邑，轉右廂馬步軍指揮使。大順元年秋，從郴王友裕收澤州，與晉軍戰於馬牢川，王師敗績，迴守河陽。太祖謂諸將曰：“李讜、重胤違我節度，不能立功，頗辜任使。”於是與李讜并戮於河橋。

轉任右廂馬步軍指揮使。大順元年秋，跟隨郴王朱友裕收復澤州，和晉軍在馬牢川作戰，梁王軍戰敗，回師鎮守河陽。梁太祖對將領們說：“李讜、李重胤不聽我指揮，不能立功，辜負了我的任用。”於是在河橋把他和李讜一起殺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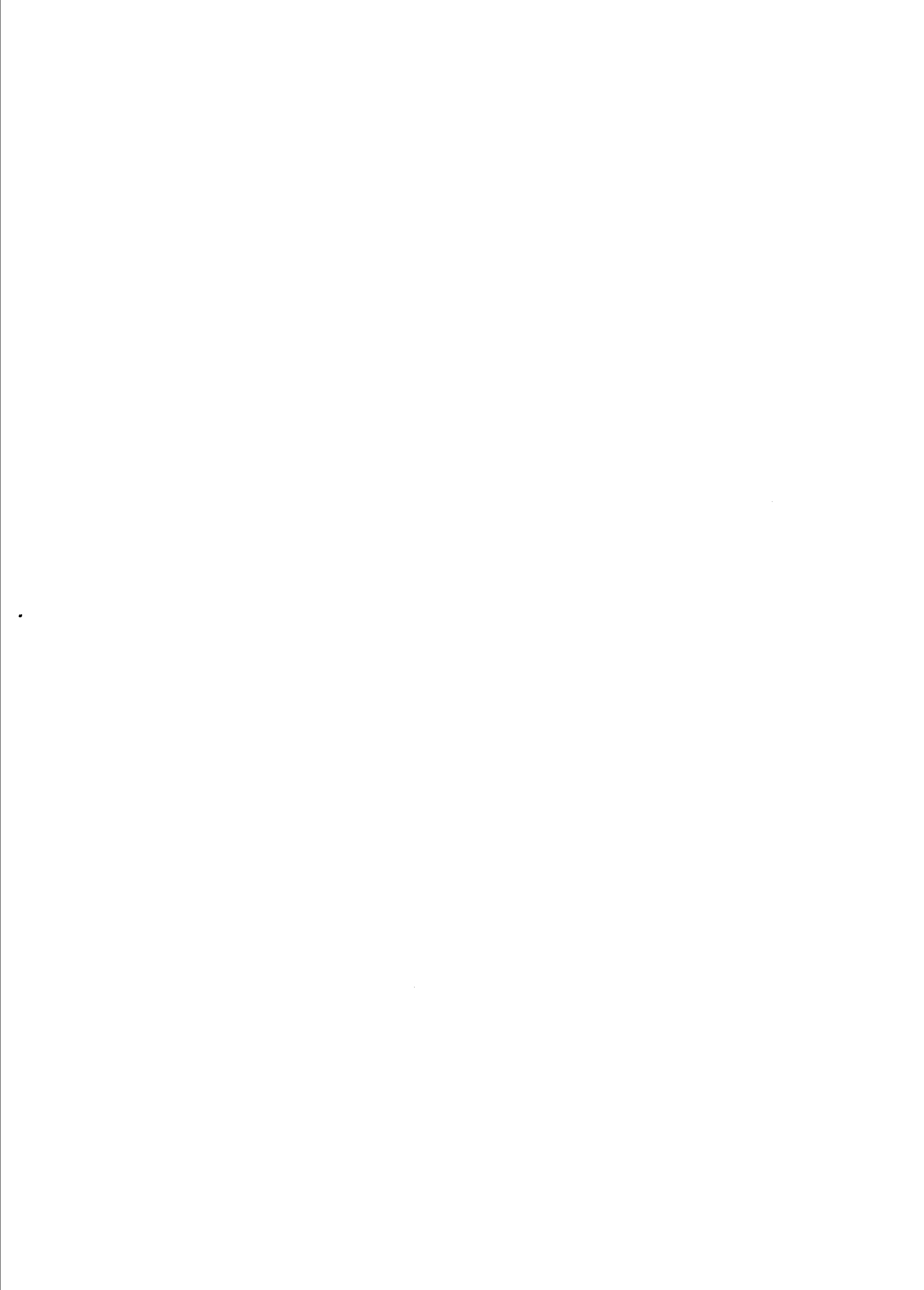
范居實

范居實，絳州翼城人。事太祖，初爲隊將，從討巢、蔡有功。又從朱珍收滑州，改左廂都虞候。預破兗、鄆功，遷感義都頭、鄭州馬軍指揮使。幽州劉仁恭舉衆南下，寇魏郡北闉，居實與葛從周、張存敬率兵救魏，大破幽、滄之衆於內黄。太祖迎昭宗於岐下，以居實爲河中馬軍都指揮使。及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遥領錦州刺史，又遷左龍驤馬軍都指揮使。從征淮南迴，改登州刺史，轉左神勇軍使。開平元年，用軍於潞州，命居實統軍以解澤州之圍，授耀州刺史，令以郡兵屯固鎮，尋除澤州刺史。居實拳勇善戰，頗立軍功，在郡以戎備不理，詔追赴闕，暴其玩寇之罪而斬之。

范居實，絳州翼城人。事奉梁太祖，最初任隊將，跟隨討伐黄巢、蔡賊有功。又跟隨朱珍收復滑州，改任左廂都虞候。參加攻破兗、鄆有功，遷感義都頭、鄭州馬軍指揮使。幽州劉仁恭舉兵南下，進犯魏郡北城，范居實和葛從周、張存敬率兵救魏，在內黄大破幽、滄衆軍。梁太祖在岐下迎接昭宗，任范居實爲河中馬軍都指揮使。到昭宗回京時，賜迎鑾毅勇功臣稱號，遥領錦州刺史，又遷左龍驤馬軍都指揮使。跟隨征伐淮南返回，改任登州刺史，轉任左神勇軍使。開平元年，在潞州用兵，命范居實率軍解澤州之圍，授任耀州刺史，命令他率郡兵屯駐固鎮，不久授任澤州刺史。范居實懂拳術，善於作戰，立過很多軍功，在郡因軍備不治，下詔追令他回朝，公開他輕視賊寇的罪狀而殺了他。

史臣曰：叔琮而下，咸以鷹犬之才，適遇雲龍之會，勤勞王室，踐履將壇，然俱不得其死，豈不惜哉。得非鳥盡弓藏，理當如是耶？將梁祖之雄猜，無漢高之大度歟？乃知自古帝王，能保全功臣者，唯光武一人而已矣。語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而叔琮、友恭從之，何也？既爲盗跖所嗾，豈免成濟之誅，臨終之言，益彰其醜也。

史臣曰：氏叔琮以下，都以鷹犬之才，遭逢興王之運，勤勞王室，登壇拜將，但都不得善終，怎麽不可惜呢。莫非飛鳥射殺完了之後，良弓就藏了起來，理該如此嗎？或者是梁太祖好猜忌，没有漢高祖的大度吧？於是可知自古帝王能保全功臣的，衹有漢光武帝一人罷了。常言説“殺父殺君，也不跟隨”，而氏叔琮、朱友恭却跟隨，這是爲什麽？既然被盗跖所唆使，哪能免得了像成濟那樣被殺，臨終所説的話，使他們的醜陋暴露得更明顯了。



舊五代史卷二十(梁書二十)

列傳第十

謝瞳

謝瞳，字子明，福州人。唐咸通末舉進士，因留長安，三歲不中第。廣明初，黄巢陷長安，遂投迹於太祖，洎居門下，未嘗一日不在左右。及太祖據同州，遂署右職。其年秋，太祖與河中交戰，再不利，連上章請兵於巢，僞右軍都尉孟楷抑而不進。瞳揣太祖有擇福意，乃進説曰："黄家以數十萬之師，值唐朝久安，人不習戰，因利乘便，遂下兩京。然始竊僞號，任用已失其所。今將軍勇冠三軍，力戰于外，而孟楷專務壅蔽，奏章不達，下爲庸才所制，無獨斷之明，破亡之兆必矣。况土德未厭，外兵四集，漕運波注，日以收復爲名，惟將軍察之。"太祖曰："我意素决，爾又如是，復何疑哉!"翌日遂定策，戮僞監軍使，悉衆歸順於河中。王重榮表瞳爲檢校屯田員外郎，賜緋，令奉表于蜀。唐僖宗大悦，召入顧問，錫賚甚厚，以功授朝散大夫、太子率更令，賜紫，爲陵州刺史。治郡一歲，改檢校右散騎常侍、通州刺史。在任四考，頗有政績。秋罷，詣蜀行在，太祖遣人迎之。龍紀二年，至東京，勞徠彌厚，賜第墅各一區，錢千緡，表爲亳州團練使兼太清宫副使，加檢校工部尚書。是年冬，太祖征淮南，過郡，因求侍府

謝瞳，字子明，福州人。唐咸通末年考進士，因而留在長安，三年没考中。廣明初年，黄巢攻陷長安，於是投奔梁太祖，到在梁太祖門下後，没有一天不在梁太祖身邊。到梁太祖占據同州時，就讓他擔當武職。這年秋天，梁太祖和河中交戰，兩次作戰失利，接連上書向黄巢請求援兵，僞右軍都尉孟楷將奏章扣下不上報。謝瞳揣測梁太祖有求福的打算，於是進言游説道："黄家靠數十萬大軍，時逢唐朝久安，人們不熟悉戰事，藉這個便利的時機，因而攻克兩京。但最初盗用僞帝號時，已任用不該任用的人。如今將軍勇冠三軍，在外奮力作戰，而孟楷專門做壓制言論的事，使奏章不能上達，被下面的庸才控制，又没有獨自决斷的明智，這一定是敗亡的徵兆了。何况土德還没有被厭棄，外面的軍隊四面結集，水運繁忙，天天以收復兩京爲名，希望將軍明察。"梁太祖説："我的主意素來就打定了，你又如此説，還擔心什麼呢!"第二天就定計，殺掉僞監軍使，率領全部人馬歸順河中。王重榮上奏章請求以謝瞳爲檢校屯田員外郎，賜緋衣，命令他送表章到蜀。唐僖宗大喜，召他進去詢問，賜贈十分豐厚，因功授任朝散大夫、太子率更令，賜紫衣，任陵州刺史。治郡一年，改任檢校右散騎常侍、通州刺史。在任上經過四次考察，很有政績。秋天離任，到蜀行宫，梁太祖派人迎接他。龍紀二年，到達東京，招待慰勞更加厚重，賜給房屋别墅各一處，錢一千緡，表爲亳州團練使兼太清宫副使，加檢校工部尚書。當年冬，梁太祖出征淮南，經過謝瞳任職之地，因而

幕，表爲宣義軍節度副使，充兩使留後。曈在滑十三年，部内增户約五萬，益兵數千人，累遷至大中大夫、檢校右僕射，卒于滑。開平初，追贈司徒。

請他在幕府任職，上奏章請求爲宣義軍節度副使，充兩使留後。謝曈在滑州十三年，轄區内增加人口五萬户，增兵幾千人，多次升遷至大中大夫、檢校右僕射，在滑州去世。開平初年，追贈司徒。

司馬鄴

司馬鄴，字表仁，其先河内温人也。祖德璋，仕唐爲杞王傅。父諲，左武衛大將軍。鄴資蔭出身，頗知書，累官至大列。唐天復初，韓建用爲同州節度留後。昭宗之幸鳳翔也，太祖引兵入關，前鋒至左馮翊，鄴持印鑰迎謁道左。太祖以兵圍華州，命入城招諭韓建，建果出降。及大軍在岐下，遣奏事於昭宗，再入復出。又使于金州，説其帥馮行襲，俾堅攀附。後歷宣武、天平等軍從事。開平元年，拜右武衛上將軍。三年，使于兩浙。時淮路不通，乘馹者迂迴萬里，陸行則出荆、襄、潭、桂入嶺，自番禺泛海至閩中，達于杭、越。復命則備舟楫，出東海，至於登、萊。而揚州諸步多賊船，過者不敢循岸，必高帆遠引海中，謂之“入陽”，以故多損敗。鄴在海逾年，漂至躭羅國，一行俱溺。後詔贈司徒。

司馬鄴，字表仁，他的祖先是河内温人。祖父司馬德璋，在唐任杞王傅。父親司馬諲，任左武衛大將軍。司馬鄴最初靠父親的地位得以做官，很是知書識理，多次升官入顯要之列。唐天復初年，韓建任用他爲同州節度留後。唐昭宗到鳳翔時，梁太祖率兵入關，前鋒軍到達左馮翊，司馬鄴手持印鑰在路旁迎拜。梁太祖率兵包圍華州，命他入城招諭韓建，韓建果然出城投降。到大軍在岐下時，派他向唐昭宗奏報情況，兩入兩出。又出使金州，説服金州帥馮行襲，使他堅定攀附的決心。後來歷任宣武、天平等軍從事。開平元年，拜爲右武衛上將軍。三年，出使到兩浙。當時淮路不通，乘驛車迂迴萬里，走陸路則經過荆、襄、潭、桂入嶺，從番禺渡海到閩中，到達杭州、越州。返回報告就乘船，出東海，到達登州、萊州。而揚州各埠賊船多，經過的船不敢靠岸，總是高帆遠引到海中，稱爲“入陽”，因此多船毁人亡。司馬鄴在海上一年多，漂泊到躭羅國，一行人都溺水而死。後來下詔追贈爲司徒。

劉捍

劉捍，開封人。父行仙，宣武軍大將。捍少爲牙職，太祖初鎮夷門，以捍聰敏，擢副典客。唐中和四年夏，太祖以朱珍爲淄州刺史，令收兵於淄、青間，命捍監其兵，路逢大敵，皆破之。入博昌，獲精兵三萬以歸。四月，合大軍敗蔡賊秦宗賢數萬衆於汴西。文德元年十一月，蔡將申叢折宗權足，納款於太祖，使捍奏其事，加兼御史大夫。光化三年六月，太祖北伐鎮、定，至常山，而王鎔危懾，送款於太祖，命捍入壁門傳諭。

劉捍，開封人。父親劉行仙，任宣武軍大將。劉捍年輕時在牙軍任職，梁太祖初鎮夷門，因劉捍聰敏，提拔他任副典客。唐中和四年夏，梁太祖任朱珍爲淄州刺史，令他在淄、青間招兵，命劉捍監兵，路逢大敵，都攻破了敵兵。進入博昌，俘獲精兵三萬人返回。四月，和大軍會合在汴西打敗蔡賊秦宗賢數萬人。文德元年十一月，蔡將申叢打斷秦宗權的腿，向梁太祖投誠，派劉捍奏報這事，加兼御史大夫。光化三年六月，梁太祖北伐鎮、定，到達常山，而王鎔恐懼，向梁太祖投誠，命劉捍入城門傳令。當時兩軍未整肅，守門的士兵戈戟重重叠叠，劉捍飛馬

時兩軍未整，守門者戈戟千匝，捍馳騎而入，竟達其命。又移師以攻中山，至懷德驛，大破定人五萬衆，王處直乞降，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迴。

而入，竟然送到命令。又移軍攻打中山，到達懷德驛，大破定軍五萬人，王處直求降，劉捍又單槍匹馬進入州城，安撫而回。

太祖迎昭宗於岐下，以捍爲親軍指揮。天復三年正旦，宋文通令客將郭啓奇使於太祖，命捍覆命。昭宗聞其至，即召見，詢東兵之事，仍以錦服、銀鞍勒馬賜之。翌日，授光禄大夫、檢校司空、登州刺史。昭宗還京，改常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四月，太祖伐王師範於青州，改左右長直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正月，授宋州刺史。四月，加檢校司徒。

梁太祖在岐下迎接唐昭宗，任劉捍爲親軍指揮。天復三年正月初一，宋文通令客將郭啓奇出使梁太祖，梁太祖命劉捍覆命。唐昭宗聽説劉捍到來，立即召見他，詢問東面軍隊情况，并賜給錦服、銀鞍勒馬。第二天，授任光禄大夫、檢校司空、登州刺史。唐昭宗回京，改任常州刺史，賜迎鑾毅勇功臣稱號。四月，梁太祖在青州攻伐王師範，改任左右長直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正月，授任宋州刺史。四月，加檢校司徒。

太祖受禪，授左龍虎統軍兼元從親軍馬步都虞候。及上黨纏兵，太祖親往巡撫，以捍爲御營使。大軍次昂車，斥候來告蕃戎逼澤州，命捍以兵千人赴之，并軍遂遁，車駕還京，授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晋人侵晋州，從幸陜迴，加檢校太保。及從駕幸河中，詔追王重師赴行在，以捍爲雍州節度觀察留後。纔逾月，劉知俊據同州反，潛使人以厚利啖捍將校，遂爲部下所執，送於知俊。知俊縶捍歸於鳳翔，爲李茂貞所害。開平四年，贈太傅。末帝即位，又贈太尉。

梁太祖登位，授任左龍虎統軍兼元從親軍馬步都虞候。到上黨交兵時，梁太祖親自前往巡撫，任劉捍爲御營使。大軍到達昂車，偵察兵回來報告蕃軍逼近澤州，命劉捍率兵一千人趕去，并軍於是逃跑，梁太祖回京，授任劉捍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晋人入侵晋州時，跟隨梁太祖到陜返回，加檢校太保。跟隨梁太祖到河中時，詔令他追趕王重師同赴梁太祖那裏，任劉捍爲雍州節度觀察留後。僅一個多月，劉知俊占據同州反叛，暗中派人用厚利引誘劉捍的將校，劉捍因而被部下抓到，送給劉知俊。劉知俊拘囚劉捍回到鳳翔，被李茂貞殺害。開平四年，追贈太傅。梁末帝登位，又追贈太尉。

捍便習賓贊，善於將迎，自司賓局及征討四出，必預其間，雖無决戰爭鋒之績，而承命奔走，敷揚命令，勤幹莅職，以至崇顯焉。

劉捍熟悉賓禮，善於送迎，從司賓局到四出征討，必定參預，雖無决戰争鋒的功績，但奉命奔走，陳告宣揚命令，勤勞盡職，以至功名大顯。

王敬蕘

王敬蕘，潁州汝陰人。世爲郡武吏。唐乾符初，敬蕘爲本州都知兵馬使。中和初，寇難益熾，郡守庸怯，不能自固，敬蕘遂代之監郡，俄真拜刺史，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時州境荒饉，大寇繼至，黄巢數十萬衆寨

王敬蕘，潁州汝陰人。世代在郡中任武官。唐乾符初年，王敬蕘任本州都知兵馬使。中和初年，寇盗更加猖獗，郡守無能膽怯，不能自守，王敬蕘於是取代郡守監郡，不久正式拜任刺史，加檢校右散騎常侍。當時州中饑荒，大寇不斷前來，黄巢數十萬人在州南扎寨，王敬蕘極力

于州南，敬蕘極力抗禦，逾旬而退。俄又宗權之衆，凌暴益甚，合圍攻壁，皆力屈而去。蔡賊復遣將刁君務以萬衆來逼，敬蕘列陣當之，身先馳突，殺敵甚多，由是竟全郡壘，遠近歸附。

及淮人不恭，太祖屢以軍南渡，路由州境，敬蕘悉心供億，太祖甚嘉之。乾寧二年，署爲沿淮上下都指揮使。四年冬，龐師古敗于清口，敗軍逃歸者甚衆，路出于潁。時雨雪連旬，軍士凍餒，敬蕘自淮燎薪，相屬於道，郡中設糜糗餅餌以待之，全活者甚衆，由是表知武寧軍節度、徐宿觀察留後。數月，真拜武寧軍節度使。天復二年，入爲右龍武統軍。天祐三年，轉左衛上將軍。開平元年八月，以疾致仕，尋卒於其第。

敬蕘魁傑沈勇，多力善戰，所用槍矢，皆以純鐵鍛就，槍重三十餘斤，摧鋒突陣，率以此勝。雖非太祖舊臣，而遠輸懇款，保境合兵，以輔興王之運，有足稱者。

高劭

高劭，字子將，淮南節度使駢之從子也。父泰，黔中觀察使。唐僖宗避敵在蜀，駢鎮淮南爲都統，兼諸道鹽鐵使，兵賦在己，朝廷優假之，以故劭幸而早官，年十四遥領華州刺史。光啓中，以駢命遏晉公王鐸于鄭。俄而州陷於蔡，劭爲賊所得，使人守之，戒四門曰："無出高大夫。"劭伺守者稍惰，佯爲乞食者，過危垣，取殍者衣，坌身易服，得佗兒抱之行，出東郊門。人以爲丐者，不之止。及稍遠，棄所抱兒，疾趨至中牟，遂達于汴。太祖以客禮遇之，尋表爲亳州團練副使，知州事。又數年，辟爲宣武軍節度判官，在幕下頗

抵抗，十天過後黄巢軍退去。不久又是秦宗權的軍隊，凌暴更嚴重，合圍攻城，都力竭而離去。蔡賊又派將領刁君務率兵一萬人來逼，王敬蕘列陣抵擋，身先士卒，馳馬衝出，殺敵很多，因此竟保全了郡城，遠近都歸附他。

到淮人不恭順時，梁太祖多次率軍南渡，途經潁州境，王敬蕘盡心供給軍需，梁太祖很贊賞他。乾寧二年，任爲沿淮上下都指揮使。四年冬，龐師古在清口戰敗，敗軍逃回的人很多，路經潁州。當時雨雪十多天不停，士卒又冷又餓，王敬蕘從淮河焚燒柴草，相連於路上，郡中準備粥和乾糧給他們吃，救活的人很多，因此上書推薦他知武寧軍節度、徐宿觀察留後。幾個月後，正式拜任武寧軍節度使。天復二年，入朝任右龍武統軍。天祐三年，轉任左衛上將軍。開平元年八月，因病退休，不久在家中去世。

王敬蕘魁偉沉勇，多力善戰，所用槍箭，都用純鐵鑄成，槍重三十多斤，衝鋒陷陣，大多用槍取勝。雖不是梁太祖的舊臣，而從老遠來表達忠誠，保守州境，聯合軍隊，以此輔助興王之運，有值得稱贊的地方。

高劭，字子將，淮南節度使高駢的侄子。父親高泰，任黔中觀察使。唐僖宗在蜀避難，高駢鎮守淮南任都統，兼各道鹽鐵使，兵賦自理，朝廷優待他，因此高劭有幸很早做官，十四歲遥領華州刺史。光啓年間，奉高駢的命令在鄭阻止晉公王鐸。不久州城被蔡賊攻陷，高劭被賊軍俘獲，派人看守他，戒令守四門的人説："不要讓高大夫逃出去了。"高劭等守門的人逐漸鬆懈，裝成求食的人，越過高墻，取下死人的衣服，把身上弄髒，換了衣服，抱着別人的小孩，走出東郊門。人們把他當成乞丐，不攔他。走到稍遠處，扔下所抱小孩，飛奔跑到中牟，於是到達汴。梁太祖用客禮待他，不久上書推薦他爲亳州團練副使，知州事。又過了幾年，徵辟爲宣武軍節度判官，在幕下很以氣節自負。後來監鄭州

以氣直自許。後監鄭州事，復權知徐州留後。唐昭宗之鳳翔，太祖迎奉未出，劭有疑謀，遂令赴華州，詣丞相府以議其事，行至高陵，爲盗所害。

事，又代理徐州留後。唐昭宗去鳳翔，梁太祖没有出來迎奉，高劭有疑心，於是令他趕赴華州，到丞相府議事，走到高陵，被盜賊殺害。

馬嗣勳

馬嗣勳，濠州鍾離縣人。世爲軍吏。嗣勳有口辯，習武藝，初爲州客將。唐景福元年三月，太祖以壽州刺史江儒反下蔡鎮使，李立率兵攻濠梁，刺史張遂俾嗣勳持州印籍户口以歸於太祖。乾寧二年三月，楊行密復攻濠州，張遂遣嗣勳求援于太祖。俄而郡陷，嗣勳無所歸，即署爲元從押牙、副典客，頗稱任使。

馬嗣勳，濠州鍾離縣人。世代任軍官。馬嗣勳有口才，熟悉武藝，最初在州中任客將。唐景福元年三月，梁太祖派壽州刺史江儒回下蔡鎮守，李立率兵攻打濠梁，刺史張遂派馬嗣勳帶着州中的印籍户口歸附梁太祖。乾寧二年三月，楊行密又攻打濠州，張遂派馬嗣勳向梁太祖求援。不久郡城失陷，馬嗣勳無處可歸，梁太祖就任他爲元從押牙、副典客，很稱職。

光化元年三月，太祖令往光州説刺史劉存背淮賊以向國，又從李彦威復黄州及武昌縣，獲刺史瞿章。俄復使光州，持幣馬以賜劉存。會淮賊急攻光州，存與嗣勳率兵大戰，敗而走之。又遣使於蜀，及歸，得其助軍貲實甚多。

光化元年三月，梁太祖令他去光州游説刺史劉存背叛淮賊歸順朝廷，又跟隨李彦威收復黄州和武昌縣，俘獲刺史瞿章。不久又出使光州，帶着錢馬賜給劉存。時逢淮賊急攻光州，劉存和馬嗣勳率兵大戰，打敗了敵兵。又派他出使蜀，回來時，得到蜀地很多軍用物資。

天復中，太祖迎昭宗于岐下，軍至華之西闉，使嗣勳入見，韓建即時同出迎謁。及羅紹威將殺牙軍，遣使告於太祖，求爲外援。時安陽公主初卒於魏，太祖乃遣嗣勳率長直官千人，實兵仗于橐中，肩舁以入於魏，聲言來致祭會葬，牙軍不之覺。天祐三年正月十六日夜，嗣勳與紹威親軍同攻牙軍，至曙，盡殪之。嗣勳重傷，旬日而卒。開平中，累贈太保。

天復年間，梁太祖在岐下迎接唐昭宗，軍隊到達華州西門，派馬嗣勳入見，韓建立即同出迎拜。到羅紹威將殺牙軍時，派使者向梁太祖報告，請求外援。當時安陽公主剛在魏去世，梁太祖就派馬嗣勳率長直官一千人，把兵器藏在袋中，用肩抬着入魏，聲稱前來祭奠參加葬禮，牙軍没察覺。天祐三年正月十六日夜，馬嗣勳和羅紹威率親軍同攻牙軍，天明時，全殲牙軍。馬嗣勳受重傷，十天後去世。開平年間，多次追贈至太保。

張存敬

張存敬，譙郡人也。性剛直，有膽勇，臨危無所畏憚。唐中和中，從太祖赴汴，以其折節，頗見親昵，首爲右騎都將。從討巢、蔡，凡歷百戰，多于危蹙之間，顯有奇略，由是頻立殊效。光啓中，李罕之會晋軍圍張宗奭于盟津，太祖遣丁會、葛從

張存敬，譙郡人。性格剛直，勇敢有膽量，臨危無所畏懼。唐中和年間，跟隨梁太祖奔赴汴，因他甘居人下，很受親近，首任右騎都將。跟隨討伐黄巢、蔡賊，身經百戰，多在危急之中，卓有奇謀，因此屢建奇功。光啓年間，李罕之會合晋軍在盟津包圍張宗奭，梁太祖派丁會、葛從周、張存敬一同飛馳前往救援。張存敬率騎

周、存敬同往馳救。存敬引騎軍先犯敵將，諸軍翼之，敵騎大敗，乃解河橋之圍。

大順二年，爲諸軍都虞候，佐霍存董大軍收宿州，以功奏加檢校兵部尚書。太祖東征徐、兖，存敬屢有俘斬之功，凡受指顧，皆與機會，矢石所及，必以身先，太祖尤加優異，以爲行營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乾寧三年，充武寧軍留後，行潁州刺史。光化二年夏四月，幽、滄侵凌魏郡，復以存敬爲都指揮使。三年，大舉，與葛從周連統諸軍攻浮陽，樹數十柵，圍劉守文累月。時幽州劉仁恭舉兵來援，存敬潛軍擊之於乾寧軍南老鴉堤。是日，燕人大敗，斬首五萬級，生擒馬慎交已下一百餘人，獲馬萬餘蹄。

其年秋九月，引軍收鎮州，存敬勒衆涉滹沲河，師人鼓行而進，逢鎮之游兵數千，因逐之，直入鎮之壅門，收鞍馬牛駝萬計。翌日，鎮人納質而旋。尋爲宋州刺史，逾年，甚有能政。復擁衆伐薊門，數旬間連下瀛、莫、祁、景四州，擒俘不可勝紀。自懷德驛與中山兵接戰，枕尸數十里，中山開壁請降。

天復元年春，太祖以河中節度使王珂與太原結親，憑恃驕恣，命存敬統大軍討之。即日收絳州，擒刺史陶建釗，降晋州刺史張漢瑜，二郡平。進圍河中，王珂請降。太祖嘉之，乃以存敬爲護國軍留後。未幾，檢校司空，尋移宋州刺史。將之任所，寢疾，逾旬卒于河中。太祖聞之，痛惜移晷。開平初，追贈太保，乾化三年，又追贈太傅。

子仁愿，晋天福中，仕至大理。

軍先與敵將交戰，其餘各軍在兩側助攻，敵人騎兵大敗，於是河橋解圍。

大順二年，任各軍都虞候，協助霍存統領大軍，收復宿州，因功奏報加檢校兵部尚書。梁太祖東征徐、兖，張存敬多次立下俘敵殺敵的功勞，凡是擔任指揮，都能抓住機會，箭石飛來，必定衝鋒在前，梁太祖待他特別優厚不同一般，任爲行營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乾寧三年，充任武寧軍留後，行潁州刺史。光化二年夏四月，幽、滄侵凌魏郡，又任張存敬爲都指揮使。三年，大舉出兵，和葛從周接連統率各軍攻打浮陽，建立數十柵，包圍劉守文幾個月。當時幽州劉仁恭出兵來援，張存敬暗中出兵在乾寧軍南老鴉堤攻打他們。這天，燕人大敗，斬殺五萬人，活捉馬慎交以下一百多人，繳獲戰馬一萬多蹄。

這年秋九月，率軍收取鎮州，張存敬率軍渡過滹沲河，軍隊擊鼓前進，碰上鎮州游兵幾千人，於是打跑他們，直接進入鎮州壅門，繳獲牛馬駱駝數以萬計。第二天，鎮州人交來人質纔回師。不久任宋州刺史，過了一年，治理很有才能。又率軍攻伐薊門，幾十天中接連攻克瀛、莫、祁、景四州，俘獲不可勝數。從懷德驛與中山兵交戰，尸横數十里，中山開城求降。

天復元年春，梁太祖因河中節度使王珂和太原結親，仗恃太原驕横放縱，命張存敬率大軍討伐王珂。當天收取絳州，擒獲刺史陶建釗，降服晋州刺史張漢瑜，二郡平定。進軍包圍河中，王珂求降。梁太祖贊賞張存敬，於是任他爲護國軍留後。不久，授檢校司空，不久移任宋州刺史。將赴任所，卧病不起，十多天後在河中去世。梁太祖獲知，痛惜了很長一段時間。開平初年，追贈太保，乾化三年，又追贈太傅。

兒子張仁愿，晋天福年間，官做到大理。

寇彥卿

寇彥卿，字俊臣，大梁人也。祖琯，父裔，皆宣武軍牙校。太祖鎮汴，以彥卿將家子，擢在左右。弱冠，選爲通贊官。太祖爲元帥，補元帥府押牙，充四鎮通贊官行首兼右長直都指揮使，累奏授檢校司徒，領洺州刺史。羅紹威將殺牙軍，遣使告於太祖，太祖命彥卿使于魏，密與紹威謀之，竟成其事，彥卿之力也。

寇彥卿，字俊臣，大梁人。祖父寇琯，父親寇裔，都是宣武軍牙校。梁太祖鎮守汴，因寇彥卿是將家子，提拔他在身邊。二十歲，選爲通贊官。梁太祖任元帥時，補爲元帥府押牙，充任四鎮通贊官行首兼右長直都指揮使，多次上奏授任檢校司徒，領洺州刺史。羅紹威將殺牙軍，派使者報告梁太祖，梁太祖命寇彥卿出使魏，和羅紹威密謀，最終成事，是寇彥卿出的力。

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善騎射，好書史，復善伺太祖之旨，凡所作爲，動皆云合。太祖每言曰："敬翔、劉捍、寇彥卿，蓋爲我而生。"其見重如此。太祖有所乘烏馬，號"一丈烏"，嘗以賜彥卿。天復中，太祖迎昭宗於鳳翔，累與岐軍對陣。時彥卿爲諸道馬步軍都排陣使，嘗躬擐甲胄，乘其所賜烏馬，馳騁於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王也！"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改邢州刺史，尋遷亳州團練使。

寇彥卿身高八尺，高鼻梁四方臉，聲音響亮如鐘。善於騎馬射箭，喜好看書讀史，又善於窺知梁太祖的意旨，所作所爲，都與梁太祖相合。梁太祖每每說："敬翔、劉捍、寇彥卿，是爲我而生的。"他就是如此受到看重。梁太祖騎的烏馬，叫"一丈烏"，曾賜給寇彥卿。天復年間，梁太祖在鳳翔迎奉唐昭宗，多次和岐軍對陣。當時寇彥卿任各道馬步軍都排陣使，曾披甲戴盔，騎着梁太祖賜給的烏馬，在戰陣前馳騁，梁太祖望着他說："真是神王啊！"唐昭宗回京，賜迎鑾毅勇功臣稱號，改任邢州刺史，不久遷任亳州團練使。

太祖受禪，爲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歲餘，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一日，過天津橋，有老人誤衝其騶道者，排之，落橋而斃，爲御史府所彈，太祖不得已，責授左衛中郎將。不數月，除相州防禦使，依前行營諸軍排陣使。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及太祖遇弒，彥卿追感舊恩，圖御容以奠之。每因對客言及先朝舊事，即涕泗交流。

梁太祖登位，任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一年多，入朝任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一天，經過天津橋，有個老人誤衝馬車道，寇彥卿推開老人，老人摔下橋死了，御史府彈劾他，梁太祖迫不得已，貶授左衛中郎將。没過幾個月，授任相州防禦使，依前任行營各軍排陣使。不久，授任河陽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到梁太祖被殺時，寇彥卿追念舊恩，畫梁太祖像來祭奠。每次因對賓客談起先朝舊事，就淚流縱橫。

末帝嗣位，遥領興元節度使、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拒淮寇，尋改右金吾衛上將軍。貞明初，授鄧州節度使。會淮人圍安陸，彥卿奉詔領兵解圍，大破淮賊而迴。四年，卒于鎮，時年五十七。詔贈侍中。彥卿貞幹明敏，善事人主，然怙寵作威，多

梁末帝繼位，遥領興元節度使、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抗拒淮寇，不久改任右金吾衛上將軍。貞明初年，授任鄧州節度使。時逢淮人包圍安陸，寇彥卿奉詔率兵解圍，大破淮賊返回。四年，在任上去世，時年五十七歲。下詔贈侍中。寇彥卿堅定有力，聰明機敏，善於事奉君主，但仗恃受寵作威作福，多忌妒，好殺人，雖功名顯

忌好殺，雖顯立功名，而猶爲識者之所鄙焉。

赫，但仍爲有見識的人所鄙視。

史臣曰：存敬有提鼓之勞，彥卿偶攀鱗之會，俱爲藩后，亦其宜哉！

史臣曰：張存敬有提鼓的功勞，寇彥卿偶然有攀附龍鱗的機會，都爲藩鎮，這也是他們該得的啊！

舊五代史卷二十一(梁書二十一)

列傳第十一

龐師古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初名從。以中涓從太祖，性端愿，未嘗離左右。及太祖鎮汴，樹置戎伍，始得馬五百匹，即以師古爲偏將，援陳破蔡，累有戰功。及朱珍以罪誅，遂用師古爲都指揮使。乃渡淮，餉軍于廬壽，攻滁州，破天長，下高郵，沿淮轉戰，所至克捷。尋代朱友裕勍領軍，攻下徐州，斬時溥首以獻。遂移軍伐兖州，入中都，寨于梁山，敗朱瑄之衆，襲至壘下，又破朱瑾于清河。從討汶陽，與朱瑄、朱瑾及晋將史儼兒戰于故樂亭，大捷而迴。乾寧四年正月，復統諸軍伐鄆，拔之，擒其帥朱瑄以獻，始表爲天平軍節度留後，尋授徐州節度使，官至檢校司徒。乾寧四年八月，與葛從周分統大軍，渡淮以伐楊行密。十一月，師古寨於清口，寨地卑下，或請遷移，弗聽。俄有告淮人决上流者，曰："水至矣。"師古怒其惑衆，斬之。須臾，我軍在淖中，莫能戰，而吴人襲焉，故及於敗，師古没於陣。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初名從。作爲近臣跟隨梁太祖，性格忠正，不曾離開梁太祖身邊。到梁太祖鎮守汴時，建立軍隊，最初有馬五百匹，就任龐師古爲偏將，援助陳攻破蔡賊，多次立下戰功。到朱珍因罪被殺時，就任龐師古爲都指揮使。於是渡淮，在廬、壽犒勞軍隊，攻打滁州，攻破天長，攻下高郵，沿淮轉戰，所到之處都取得勝利。不久代朱友裕爲領軍，攻下徐州，砍下時溥的頭獻上。於是移軍攻伐兖州，進入中都，在梁山安寨，打敗朱瑄的軍隊，襲擊到營壘下，又在清河攻破朱瑾。跟隨討伐汶陽，在故樂亭和朱瑄、朱瑾及晋將史儼兒交戰，大勝而回。乾寧四年正月，又統領各軍攻伐鄆，攻克了，擒獲鄆帥朱瑄獻上，開初表爲天平軍節度留後，不久授任徐州節度使，官做到檢校司徒。乾寧四年八月，和葛從周分别統領大軍，渡過淮河討伐楊行密。十一月，龐師古在清口安寨，寨址地勢低下，有人請求遷移，不采納。不久有人報告淮人在上游破堤放水，説："水到了。"龐師古憤恨他惑亂衆人，殺了他。不久，我軍處在泥沼中，不能作戰，而吴人發起襲擊，因此被打敗，龐師古陣亡。

霍存

霍存，洺州曲周縣人。性驍勇，善騎射，在黄巢中已爲將領。唐中和四年，太祖大破巢軍於王滿渡，時存與葛從周、張歸霸皆自巢軍來降，太祖宥而納之。其後破王夏寨，擊殷

霍存，洺州曲周縣人。性格驍悍勇猛，善於騎馬射箭，在黄巢軍中已是將領。唐中和四年，梁太祖在王滿渡大破黄巢軍，當時霍存和葛從周、張歸霸都從黄巢軍中前來投降，梁太祖寬免接納了他們。後來攻破王夏寨，攻打殷鐵林，

鐵林，并在戰中。尋佐朱珍取滑臺，攻淄州，取博昌，皆預戰立功。

時蔡賊張晊在汴北，存以三千人夕犯其營，破之。用本部騎兵敗秦賢軍，殺五千人，連破四寨，盡得其輜重。從討盧瑭、張晊，殪萬餘人，存功居多。我軍之圍濮州也，有賊升眺樓大詬。太祖怒甚，召存射之，矢一發而尸隕其下，賞賚甚厚。復佐朱珍擒石璠，破魏師，敗徐戎。又佐龐師古至呂梁，敗時溥二千餘衆，以是累遷官。初，王師渡淮乏食，不甚利，唯存軍戰有功，淮賊乃引退。太祖之討宿州也，葛從周以水壞其垣，丁會以師乘其墉，存戰壘外，敗其軍，宿人乃降。明年，佐郴王友裕擊時溥于碭山，破之，獲蕃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是歲，復與晉軍戰于馬牢川，始入爲前鋒，出則後拒，晉不敢逼，乃渡河襲淇門，殺三千餘人。曹州刺史郭紹賓之來歸也，存以師援之，遂代其任。始，朱友裕以大軍伐鄆，臨其壁，既而師陷圍中，以急來告，存領二百騎馳赴，擊退之。太祖喜，拔爲諸軍都指揮使。

景福二年春，太祖親至曹州，留騎軍數千，令存將之，且曰："有急則倍道兼行以赴之。"俄聞朱瑾領兵二萬入援彭門，存乃領騎軍馳赴之，與徐、兖之衆合戰於石佛山下，大敗之，存亦中流矢而卒，時人稱其忠勇。

初，朱珍、李唐賓之殁，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戰伐功績，多與師古同。始遥領韶州牧，又改賀州，後用爲權知曹州刺史，官至檢校右僕射。及太祖登極，屢有征討，因起猛士之嘆。一日，幸講武臺閱兵，謂諸將曰："霍存在，朕安有此勞苦耶！

霍存都參加作戰。不久協助朱珍攻取滑臺，攻打淄州，攻取博昌，霍存都參戰立功。

當時蔡賊張晊在汴北，霍存率三千人晚上攻打他的營壘，攻破了。用本部騎兵打敗秦賢軍，殺死五千人，連破四寨，全部繳獲他們的物資。跟隨討伐盧瑭、張晊，消滅一萬多人，霍存的功勞居多。我軍包圍濮州時，有賊登上望樓大駡。梁太祖非常憤怒，召霍存射賊，箭一發賊人的尸體就落到樓下，梁太祖賞贈十分豐厚。又協助朱珍擒獲石璠，攻破魏軍，打敗徐軍。又協助龐師古到達呂梁，打敗時溥二千多人，因此多次升官。當初，帝王軍隊渡過淮河後缺糧，很不得利，衹有霍存的軍隊作戰有功，淮賊纔退去。梁太祖討伐宿州時，葛從周用水毁壞城墻，丁會率軍登城，霍存在營壘外作戰，打敗宿軍，宿人纔投降。第二年，協助郴王朱友裕在碭山攻打時溥，攻破了，俘獲蕃將石君和等五十人。這年，又和晉軍在馬牢川作戰，進去時做前鋒，出來時則在後面抵抗，晉人不敢逼近，於是渡過黄河襲擊淇門，殺敵三千多人。曹州刺史郭紹賓前來歸附時，霍存率軍援助，於是代任刺史。當初，朱友裕率大軍攻伐鄆，兵臨鄆州營壘，不久軍隊被包圍，前來告急，霍存率二百騎兵飛馳趕去，打退敵兵。梁太祖很高興，提拔他爲各軍都指揮使。

景福二年春，梁太祖親臨曹州，留下騎兵幾千人，詔令霍存統領，并且説："有緊急情况就倍道兼程趕來。"不久獲知朱瑾率兵二萬人入援彭門，霍存於是率騎兵飛馳趕去，在石佛山下和徐、兖衆軍混戰，大敗敵軍，霍存也中飛箭而死，當時人稱贊他的忠勇。

當初，朱珍、李唐賓死後，龐師古代替朱珍，霍存代替李唐賓，攻戰功績，多和龐師古類同。最初遥領韶州牧，又改賀州牧，後來任用他代理曹州刺史，官至檢校右僕射。到梁太祖登位時，多次征討，因而贊嘆他是個猛士。一天，梁太祖到講武臺閱兵，對將領們説："如果霍存還在，我哪會有這樣的勞苦呢！各位想想吧。"又

諸君其思之。”他日語又如是。累贈官至太保。

一天又這樣説。多次贈官至太保。

子彦威，後唐明宗朝爲青州節度使。

霍存的兒子霍彦威，後唐明宗朝時任青州節度使。

符道昭

符道昭，淮西人。性强敏，有武略，秦宗權用爲心膂，使監督諸軍。後爲騎將，尤能布陣，勇聞於時。然剛而無操，善迎人意，一見若盡肺腑，必甚愛其才，而道昭之心腹颺矣。秦宗權之將敗也，有薛潜者，支擘隊伍，道昭謂所私曰：“蔡弱矣。”乃歸潜。潜欲敗，復奔洋州依葛佐。佐攻興元軍不利，復奔於岐。宋文通愛之，養爲己子，名繼遠，遂易其宗。及得軍職，悉超儕伍。後爲巴州刺史，又奏爲隴州防禦使兼中軍都指揮使。太祖迎奉昭宗，駐軍於岐下，道昭頻領騎士敢鬥戰，屢爲王師所敗，遂來降。太祖素聞其名，待之甚厚。昭宗反正，奏授秦州節度使、同平章事，遣兵援送，不克而還。

符道昭，淮西人。性格剛强機敏，有武藝，秦宗權用他作心腹，讓他監督各軍。後來任騎將，尤其擅長布陣，以勇敢聞名於時。但他剛强而無操守，善於迎合人意，一面之交好像就傾盡肺腑之忠，人們必定很喜愛他的才能，而符道昭已心不在焉了。秦宗權將敗時，有個叫薛潜的人，瓦解軍隊，符道昭對親近的人説：“蔡弱了。”於是歸附薛潜。薛潜快失敗時，又投奔洋州依附葛佐。葛佐攻打興元軍失利，又投奔岐。宋文通喜歡他，收他作養子，取名繼遠，於是改换了宗族。到任軍職時，超過了全部同輩。後來任巴州刺史，又奏任隴州防禦使兼中軍都指揮使。梁太祖迎奉唐昭宗，駐軍岐下，符道昭不斷率領騎兵勇敢抗戰，多次被帝王之師打敗，於是前來投降。梁太祖素來聽説他的名聲，對他很好。唐昭宗撥亂反正，表奏授秦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派兵援送，不成而回。

先是，李周彝棄鄜州自投歸國，署爲元帥府行軍左司馬，寵冠霸府。及道昭至，以爲右司馬，使與周彝同領寇彦卿、南大豐、閻寶已下大軍伐滄州。及太祖幸魏州，討牙軍，中軍前有魏博將山河營指揮使左行遷，聞府中有變，引軍還屯歷亭，自稱留後，從亂者數萬人。道昭佐周彝與彦卿已下大破之，殺四萬餘人，擒左行遷，斬之。有史仁遇亦聚徒數萬據高唐，又破之，擒仁遇以獻。乘勝取澶、博二州，平之，復殺萬餘人。

這之前，李周彝放棄鄜州自願投附歸順，任爲元帥府行軍左司馬，在元帥府最受恩寵。到符道昭來後，任爲右司馬，讓他和李周彝共同率領寇彦卿、南大豐、閻寶以下大軍攻伐滄州。梁太祖到魏州時，討伐牙軍，中軍前有魏博將山河營指揮使左行遷，獲知府中有變，率軍回駐歷亭，自任留後，跟隨作亂的有幾萬人。符道昭協助李周彝和寇彦卿大破左行遷，殺死四萬多人，擒獲左行遷，將他斬首。有個叫史仁遇的也聚衆數萬人占據高唐，又攻破他，擒獲史仁遇獻上。乘勝攻取澶、博二州，平定了，又殺一萬多人。

道昭性勇果，多率先犯陣，屢有摧失，而周彝、彦卿犄角繼進，連以捷告，護兵者上功不實，皆以道昭爲首，太祖陰知之，俱不議賞。及滄州之圍也，不用騎士，令道昭牧馬於堂

符道昭性格勇敢果斷，常領先衝入敵陣，多有損失，而李周彝、寇彦卿分散兵力跟着衝上，連連報捷，督戰的人報功不實，都以符道昭功勞最大，梁太祖心中明白，都不獎賞。到滄州之圍時，不用騎兵，令符道昭在堂陽牧馬。梁太祖登

陽。太祖受禪後，委兵柄，與康懷英等攻潞州，以"蚰蜒塹"繚之，飛鳥不度。既逾歲，晉人援至，王師大敗，道昭爲晉軍所殺。

位後，把兵權交給他，和康懷英等人攻打潞州，用"蚰蜒塹"包圍潞州，鳥都不能飛過。一年多後，晉人援軍到來，帝王之師大敗，符道昭被晉軍殺死。

徐懷玉

徐懷玉，本名琮，亳州焦夷縣人。少以雄傑自任，隨太祖起軍。唐中和末，從至大梁。光啓初，蔡寇屯金堤驛，懷玉將輕騎連破之，由是累遷親從副將，改左長劍都虞候。又從破蔡賊於板橋，收秦宗權八寨，奏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文德初，同諸軍解河陽之圍，復從破徐、宿。乾寧中，奏加檢校刑部尚書，太祖賜名懷玉。破朱瑾於金鄉南，擒宗江以獻，表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右僕射。

徐懷玉，本名琮，亳州焦夷縣人。年輕時以雄傑自負，隨梁太祖起兵。唐中和末年，跟隨梁太祖到大梁。光啓初年，蔡寇屯駐金堤驛，徐懷玉率輕裝騎兵連連攻破蔡賊，因此多次升遷至親從副將，改任左長劍都虞候。又跟隨梁太祖在板橋攻破蔡賊，收取秦宗權八寨，奏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文德初年，會同各軍解河陽之圍，又跟隨梁太祖攻破徐州、宿州。乾寧年間，奏加檢校刑部尚書，梁太祖賜名叫懷玉。在金鄉南攻破朱瑾，擒獲宗江獻上，表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右僕射。

乾寧四年，龐師古失利於清口，懷玉獨完軍以退。光化初，轉滑州右都押牙兼右步軍指揮使，俄奏授沂州刺史。頃之，王師範以青州叛，屢出兵侵軼，懷玉擊退之。天復四年，轉齊州防禦使，加檢校司空，從大軍迎駕於岐下。歸署華州觀察留後。一年，復領所部兵戍雍州，尋召赴河中，補晉、絳、同、華五州馬步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左羽林統軍，轉右龍虎統軍，領六軍之士赴澤州。尋爲晉軍所攻，晝夜衝擊，穴地而入，懷玉率親兵逆殺於隧中，晉軍遂退。開平元年，授曹州刺史，加檢校司徒。明年，除晉州刺史。其秋，晉軍大至，已乘其墉，懷玉選親兵五十餘人，擁殺下城。晉軍既退，出家財以賞戰士。歲中，晉軍又至，懷玉領兵敗之於洪洞。三年，制授鄜坊節度使、特進、檢校太保，練兵繕壁，人頗安之，加檢校太傅。

乾寧四年，龐師古在清口失利，徐懷玉獨自全軍返回。光化初年，轉任滑州右都押牙兼右步軍指揮使，不久奏授沂州刺史。不久，王師範以青州反叛，多次出兵侵犯，徐懷玉打退他們。天復四年，轉任齊州防禦使，加檢校司空，隨大軍在岐下迎接唐天子。回來後任華州觀察留後。一年後，又率所轄兵戍守雍州，不久召赴河中，補任晉、絳、同、華五州馬步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任左羽林統軍，轉任右龍虎統軍，率六軍士兵趕赴澤州。不久受到晉軍攻擊，晉軍晝夜衝擊，挖地道而入，徐懷玉率親兵在地道中迎殺晉兵，晉軍於是退去。開平元年，授任曹州刺史，加檢校司徒。第二年，授任晉州刺史。這年秋，晉軍大量來到，已登上城墻，徐懷玉挑選五十多名親兵，圍殺晉兵下城。晉軍退去後，拿出家財賞賜士兵。這年中，晉軍又到，徐懷玉率兵在洪洞打敗晉兵。三年，下制詔授任鄜坊節度使、特進、檢校太保，訓練士兵，修建營壘，人們很安定，加檢校太傅。

乾化二年，庶人友珪既篡立，河中朱友謙拒命，遣兵襲鄜州，懷玉

乾化二年，庶人朱友珪篡位後，河中朱友謙抗命，派兵襲擊鄜州，徐懷玉没有防備，不久

無備，尋爲河中所擄，囚於公館。及友珪遣康懷英率師圍河中，友謙慮懷玉有變，遂害之。懷玉材氣剛勇，臨陣未嘗折退，平生金瘡被體，有戰將之名焉。

被河中俘獲，拘囚在公館。到朱友珪派康懷英率軍包圍河中時，朱友謙擔心徐懷玉有變，於是殺害了他。徐懷玉才力氣質剛强勇猛，臨陣不曾變節退縮，平生遍體刀傷箭傷，有戰將之名。

郭言

郭言，太原人也。家於南陽新野，少以力穡養親，鄉里稱之。唐廣明中，黃巢擁衆西犯秦、雍，言爲巢黨所執。後從太祖赴汴，初爲騎軍，繼有戰功，後擢爲裨校。

郭言，太原人。家住南陽新野，年輕時種莊稼供養雙親，鄉里稱贊他。唐廣明年間，黃巢率軍西侵秦、雍，郭言被黃巢黨羽俘獲。後來跟隨梁太祖赴汴，最初當騎兵，不斷立功，後來提拔爲副校。

言性剛直，有權略，勤於戎事，或以家財分給將士之貧者，由是頗得士心。屢將兵與蔡寇戰於浚郊，每以少擊衆，出必勝歸。太祖嘉其勇果，謂賓佐曰："言乃吾之虎侯也。"時宗權支黨數十萬，太祖兵不過數十旅，每恨其寡，與之不敵。一日，命言董數千人，越河、洛，趨陝、虢，招召丁壯，以實部伍。言夏往冬旋，得銳士萬餘，遂遷步軍都將。自是隨太祖掩襲蔡寇，斬獲掠奪，不可勝紀，宗權以兹敗北，太祖盡收其地。因命言將兵導達貢奉，以安郵傳，自汴、鄭迄於潼關，去奸恤弱，甚得其所。

郭言性格剛直，有權謀，盡力作戰，有時把家財分給貧窮的將士，因此很得士兵的歡心。多次率兵和蔡寇在浚郊作戰，每每以少攻多，出戰必定勝利返回。梁太祖贊揚他的勇敢果斷，對賓客僚佐說："郭言就是我的虎侯。"當時秦宗權黨羽數十萬人，梁太祖的軍隊不過數十旅，每每遺憾兵少，不敵秦宗權。一天，命令郭言率數千人，越過黃河、洛河，奔赴陝、虢，招募壯丁，充實軍隊。郭言夏去冬回，得銳兵一萬多人，於是升遷步軍都將。從此跟隨梁太祖襲擊蔡寇，俘殺掠奪，不可勝記，秦宗權因此敗逃，梁太祖全部收取他的土地。於是命令郭言率兵導引交送貢奉，安定郵傳，從汴、鄭到潼關，除奸救弱，很是得法。

光啓中，唐天子以太祖兵威日振，命兼揚州節度使。太祖遣幕吏李璠領兵赴維揚以制置爲名，時言爲李璠前鋒，深入淮甸，破盱眙而還。梁祖東伐徐、鄆，言將偏師，略地千里，頻逢寇敵，言出奇決戰，所向皆捷，大挫東人之銳。太祖録其績，以"排陣斬斫"之號委之，尋表爲宿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于時徐、宿兵鋒日夕相接，控扼偵邏，以言爲首。景福初，時溥大舉來攻宿州，言勇於野戰，喜逢大敵，自引銳兵擊溥，殺傷甚衆，徐戎乃退。言爲流矢所中，一夕而卒。

光啓年間，唐天子因梁太祖兵威日振，任梁太祖兼任揚州節度使。梁太祖派幕僚李璠率兵以制置爲名趕赴維揚，當時郭言爲李璠的前鋒，深入淮郊，攻破盱眙返回。梁太祖東伐徐、鄆，郭言率偏師，攻取一千里，連連遇上寇敵，郭言出奇決戰，所向披靡，大挫東方人銳氣。梁太祖叙録他的功績，授予他"排陣斬斫"的稱號，不久表爲宿州刺史、檢校右僕射。這時徐、宿軍隊早晚交戰，控制險要偵察巡邏，以郭言爲首。景福初年，時溥大舉進攻宿州，郭言勇於野戰，喜逢大敵，親自率領精銳兵力攻打時溥，殺傷很多敵兵，徐軍纔退去。郭言被飛箭射中，一晚上就死了。

李唐賓

李唐賓，陝州陝縣人也。中和四年二月，尚讓之寇繁臺也，唐賓與李讜、霍存并爲巢將，與太祖之軍戰于尉氏門外。三月，太祖破瓦子寨，唐賓與王虔裕來降。時黄巢壁于陳郊，乃命唐賓摩其西闉焚焉。王滿之師，王夏之陣，唐賓悉在戰中。後與朱珍趣淄州，所向摧敵。及取滑平蔡，前後破鄆、淮、徐之衆，功與朱珍略等，而驍勇絶倫，善用矛，未嘗不率先陷陣，其善於治軍行師之道，亦與珍齊名。珍之擒石璠也，唐賓亦沿淮與郭言犄角下盱眙，其後渡河破黎陽、李固等鎮，攻澶州，下内黄，敗魏師，未嘗不與珍同。曁攻蔡之役，珍自西南破其外垣，唐賓亦堙壕坎墉，摧其東北隅。及伐徐取豐，時溥軍於吴康，珍亟遇之，未能却，唐賓引本軍擊敗之，珍遂大勝。每興師必與珍偕用，故往無不利，然而剛中用壯，遂爲珍所害，以謀叛聞。太祖聞之，痛惜累日。及誅朱珍後，令其妻孥至軍收葬，而加吊祭焉。

李唐賓，陝州陝縣人。中和四年二月，尚讓侵犯繁臺時，李唐賓和李讜、霍存都是黄巢的將領，在尉氏門外和梁太祖的軍隊交戰。三月，梁太祖攻破瓦子寨，李唐賓和王虔裕前來投降。當時黄巢在陳郊修築營壘，於是命令李唐賓逼近西門焚燒黄巢的營壘。王滿之軍，王夏之陣，李唐賓都參戰了。後來和朱珍奔赴淄州，所向無敵。到取滑平蔡時，前後攻破鄆、淮、徐衆軍，功勞和朱珍差不多，而驍勇絶倫超過同輩，善於用矛，不曾不首先衝鋒陷陣，善於治理軍隊指揮軍隊，也和朱珍齊名。朱珍擒獲石璠時，李唐賓也沿淮河和郭言分兵夾攻奪取盱眙，後來渡過黄河攻破黎陽、李固等鎮，攻打澶州，攻克内黄，打敗魏軍，未嘗不與朱珍在一起。攻打蔡的戰役，朱珍從西南面攻破外城，李唐賓也填壕挖墻，摧毁城的東北角。到攻伐徐奪取豐時，時溥駐軍吴康，朱珍急忙和他們交戰，没能打退他們，李唐賓率本部軍打敗他們，朱珍於是大勝。每次出兵必定和朱珍一起受到任用，因此無往不勝，但他過於剛直强硬，於是被朱珍殺害，以陰謀叛亂的罪名上報。梁太祖獲知，痛惜多日。到誅殺朱珍後，令他的妻子兒女到軍中收葬，而加以吊祭。

王虔裕

王虔裕，瑯琊臨沂人也，家於楚丘。少有膽勇，多力善射，以弋獵爲事。唐乾符中，諸葛爽聚徒於青、棣間，攻剽郡縣，虔裕依其衆。及爽歸順，乃以虔裕及其衆隸於宣武軍。太祖鎮汴，四郊多事，始議選將征討，首以虔裕綰騎兵，恒爲前鋒。及太祖擊巢、蔡於陳州，虔裕連拔數寨，擒獲萬計。巢孽既遁，虔裕躡其迹，追至萬勝戍，賊衆饑乏，短兵纔接而潰。太祖以其勞，表授義州刺史。蔡人日縱侵掠，陳、鄭、許、亳之郊頻年大戰，虔裕掩襲攻拒，凡百餘陣，剿戮生擒，不知紀極。秦宗賢

王虔裕，瑯琊臨沂人，家住楚丘。年輕時有膽勇，力氣大，善於射箭，以射獵爲生。唐乾符年間，諸葛爽在青、棣間聚衆，攻掠郡縣，王虔裕依附他們。到諸葛爽歸順時，就把王虔裕和他的人馬歸屬宣武軍。梁太祖鎮守汴，四郊多事，纔商議挑選將領征討，首任王虔裕統領騎兵，常做前鋒。到梁太祖在陳州攻打黄巢、蔡賊時，王虔裕接連攻拔數寨，擒獲以萬計。黄巢餘黨逃跑後，王虔裕緊跟他們，追到萬勝戍，賊衆飢餓困乏，剛交戰就潰敗了。梁太祖因他的功勞，表授義州刺史。蔡人天天縱兵侵掠陳、鄭、許、亳之郊，連年大戰，王虔裕掩襲進攻抵禦，共一百多戰，剿殺活捉，不知其數。秦宗賢寇略汴南邊，梁太祖令王虔裕在尉氏迎擊，失利而

寇汴南鄙，太祖令虔裕逆擊於尉氏，不利而還。太祖怒，命削職，拘於別部。逾年，邢州孟遷請降。未幾，晉人伐邢，孟遷遣使來乞師，太祖先遣虔裕選勇士百餘人徑往赴之，伺夜突入邢州，明日，循堞樹立旗幟，晉人不測，乃退。數月，復來圍邢，時太祖大軍方討兗、鄆，未及救援，邢人困而携貳，遷乃縶虔裕送於太原，尋爲所害。

回。梁太祖發怒，下令削職，把他拘囚在別部。過了一年，邢州孟遷請求投降。不久，晉人攻打邢州，孟遷派使者來求兵，梁太祖先派王虔裕挑選一百多名勇士直接趕赴，等到晚上突入邢州，第二天，沿城上矮墻樹立旗幟，晉人不測深淺，於是退兵。幾個月後，晉人又來圍攻邢州，當時梁太祖大軍正討伐兗、鄆，來不及救援，邢州人困窘而叛離，孟遷於是把王虔裕綁送到太原，不久被害。

劉康乂

劉康乂，壽州安豐縣人也。以農桑爲業。唐乾符中，關東群盜并起，江、淮間偏罹其苦，因爲巢黨所掠。康乂沉默有膂力，善用矛槊，然不樂爲暴。中和三年，從太祖赴鎮，委以心腹，康乂枕戈甲，夷險無憚。其後累典親軍，襲巢破蔡，斬獲尤多，累以戰功遷元從都將。從太祖連年攻討徐、兗、鄆，所向多捷，尤善於營壘，充諸軍壕寨使。及太祖盡下三鎮，議其功，奏加檢校右僕射，兼領軍衛，尋遷密州刺史，政甚簡靜。時王師範叛據青州，乞師於淮夷，淮人遂攻密州。密兵素少，執銳者不滿千夫，而淮賊逾萬，康乂率老弱守陴，自別領少壯，日與接戰於密之四郊，俘擒千計。賊知密州虛弱，援兵未至，晝夜急攻，遂陷，康乂爲賊所害。

劉康乂，壽州安豐縣人。以務農栽桑爲業。唐乾符年間，關東群盜一同興起，江、淮間遍受其害，因而被黄巢黨羽掠去。劉康乂沉默寡言，有體力，善用矛槊，但不喜歡施暴。中和三年，跟隨梁太祖赴鎮，梁太祖把他當成心腹，劉康乂頭枕武器身披鎧甲，不怕艱險。後來多次統領親軍，襲擊黄巢，攻破蔡賊，俘殺敵兵尤其多，因戰功屢次升任元從都將。跟隨梁太祖連年攻討徐、兗、鄆，多取勝，尤其善於建造營壘，充任各軍壕寨使。到梁太祖全部攻克三鎮後，論功，奏加檢校右僕射，兼領軍衛，不久遷密州刺史，治理政事十分簡靜。當時王師範反叛占據青州，向淮夷求兵，淮人於是攻打密州。密州素來兵少，有武器的不到一千人，而淮賊一萬多，劉康乂率老弱守女墻，自己另率少壯，每天在密州四郊和賊兵交戰，俘獲上千人。賊軍知道密州虛弱，援兵没到，晝夜急攻，於是攻陷密州，劉康乂被賊軍殺害。

王彥章

王彥章，字賢明，鄆州壽張縣人也。祖秀，父慶宗，俱不仕，以彥章貴，秀贈左散騎常侍，慶宗贈右武衛將軍。彥章少從軍，隸太祖帳下，以驍勇聞。稍遷軍職，累典禁兵。從太祖征討，所至有功，常持鐵槍衝堅陷陣。開平二年十月，自開封府押牙、左親從指揮使授左龍驤軍使。三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依前左龍驤軍使。

王彥章，字賢明，鄆州壽張縣人。祖父王秀，父親王慶宗，都没有做官，因王彥章顯貴，王秀贈左散騎常侍，王慶宗贈右武衛將軍。王彥章從小隨軍，在梁太祖手下，以驍勇聞名。逐漸升遷軍職，多次統領禁兵。跟隨梁太祖征討，所到之處都有戰功，常手持鐵槍衝鋒陷陣。開平二年十月，自開封府押牙、左親從指揮使授任左龍驤軍使。三年，轉任左監門衛上將軍，左龍驤軍使照舊。乾化元年，改任行營左先鋒馬軍使，又加金

乾化元年，改行營左先鋒馬軍使，又加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依前左監門衛上將軍。二年，庶人友珪篡位，加檢校司徒。三年正月，授濮州刺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依前左先鋒馬軍使。未幾，改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四年，爲澶州刺史，進封開國伯。

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左監門衛上將軍照舊。二年，庶人朱友珪篡位，加檢校司徒。三年正月，授任濮州刺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左先鋒馬軍使依舊。不久，改任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四年，任澶州刺史，晉封開國伯。

五年三月，朝廷議割魏州爲兩鎮，慮魏人不從，遣彦章率精騎五百屯鄴城，駐於金波亭，以備非常。是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首攻彦章於館舍，彦章南奔。七月，晉人攻陷澶州，彦章舉家陷没。晉王遷其家於晉陽，待之甚厚，遣細人間行誘之，彦章即斬其使以絶之。後數年，其家被害。九月，授汝州防禦使、檢校太保，依前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貞明二年四月，改鄭州防禦使。三年十二月，授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太傅，依前鄭州防禦使。頃之，授行營諸軍左厢馬軍都指揮使。五年五月，遷許州兩使留後，軍職如故。六年正月，正授許州匡國軍節度使，充散指揮都頭都軍使，進封開國侯。未幾，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七年正月，移領滑州。

五年三月，朝廷商議把魏州分成兩個鎮，擔心魏人不從，派王彦章率精騎五百人屯駐鄴城，停兵金波亭，以備不測。這月二十九日晚，魏軍作亂，先在館舍攻打王彦章，王彦章南逃。七月，晉人攻陷澶州，王彦章全家落入晉人手中。晉王把他的家人遷到晉陽，對他們很好，派奸細從小路趕來招誘王彦章，王彦章就殺掉使者和晉人絶交。幾年後，他的家人被害。九月，授任汝州防禦使、檢校太保，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依舊。貞明二年四月，改任鄭州防禦使。三年十二月，授任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太傅，鄭州防禦使依舊。不久，授任行營諸軍左厢馬軍都指揮使。五年五月，遷任許州兩使留後，軍職依舊。六年正月，正式授任許州匡國軍節度使，充任散指揮都頭都軍使，晉封開國侯。不久，授任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七年正月，調到滑州任職。

龍德三年四月晦，晉師陷鄆州，中外大恐。五月，以彦章代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拜命之日，促裝以赴滑臺，遂自楊村砦浮河而下，水陸俱進，斷晉人德勝之浮梁，攻南城，拔之，晉人遂棄北城，并軍保楊劉。彦章以舟師沿流而下，晉人盡徹北城，析屋木編筏，置步軍於其上，與彦章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即中流交鬥，流矢雨集，或舟筏覆没，比及楊劉，凡百餘戰。彦章急攻楊劉，晝夜不息，晉人極力固守，垂陷者數四。六月，晉王親援其城，彦章之軍，重

龍德三年四月三十日，晉軍攻陷鄆州，朝野內外非常驚恐。五月，以王彦章代替戴思遠任北面招討使。任命那天，催促他準備行裝趕赴滑臺，於是從楊村砦沿黄河而下，水陸并進，截斷晉人德勝浮橋，進攻南城，攻克了，晉人於是放棄北城，全軍退守楊劉。王彦章率船軍沿流而下，晉人全部拆毁北城，拆掉房屋木料造船筏，讓步軍乘船筏，和王彦章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處，就在水中交戰，飛箭像雨點一樣密集，有時船筏都沉没了，到楊劉時，共交戰一百多次。王彦章急攻楊劉，晝夜不停，晉人極力固守，多次險些失陷。六月，晉王親自援助楊劉城，王彦章的軍隊，重壕疊壘，晉人不能攻入。晉王於是

壕複壘，晉人不能入。晉王乃於博州東岸築壘，以應鄆州。彦章聞之，馳軍而至，急攻其柵，自旦及午，其城將拔，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彦章乃退。七月，晉王至楊劉，彦章軍不利，遂罷彦章兵權，詔令歸闕，以段凝爲招討使。

在博州東岸修築營壘，和鄆州相應。王彦章獲知，率領軍隊飛馳而至，急攻晉王柵寨，從早晨到中午，就要攻陷了，時逢晉王大軍前來增援，王彦章於是退兵。七月，晉王到楊劉，王彦章的軍隊失利，於是罷免王彦章的兵權，詔令他回朝，任段凝爲招討使。

先是，趙、張二族撓亂朝政，彦章深惡之，性復剛直，不能緘忍。及授招討之命，因謂所親曰："待我立功之後，回軍之日，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之手，不當爲彦章所殺。"因協力以傾之。時段凝以賄賂交結，自求兵柄，素與彦章不協，潛害其功，陰行逗撓，遂至王師不利，竟退彦章而用段凝，未及十旬，國以之亡矣。

這之前，趙、張二族撓亂朝政，王彦章十分憎惡他們，他的性格又剛直，不能默默忍耐。到授任招討使時，對他親近的人說："等我立功之後，回師那天，會殺掉所有奸臣，告謝天下。"趙、張獲知，私下相互說："我們寧肯死在沙陀手中，也不當被王彦章所殺。"於是共同設計加害於他。當時段凝靠賄賂交結趙、張，以求得兵權，段凝素來與王彦章不和，暗中破壞阻撓，損毀王彦章的功勞，因而導致王師失利，竟罷免王彦章而任用段凝，不到一百天，國家就因此而滅亡了。

是歲秋九月，朝廷聞晉人將自兖州路出師，末帝急遣彦章領保鑾騎士數千於東路守捉，且以鄆州爲敵人所據，因圖進取，令張漢傑爲監軍。一日，彦章渡汶，以略鄆境，至遞坊鎮，爲晉人所襲，彦章退保中都。十月四日，晉王以大軍至，彦章以衆拒戰，兵敗，爲晉將夏魯奇所擒。魯奇嘗事太祖，與彦章素善，及彦章敗，識其語音，曰："此王鐵槍也。"揮矟刺之，彦章重傷，馬踣，遂就擒。

這年秋九月，朝廷獲知晉人將從兖州路出兵，梁末帝急派王彦章率保鑾騎兵數千人在東路相候，又因鄆州被敵人占據，打算藉機進取，令張漢傑任監軍。一天，王彦章渡汶，以攻取鄆州，到達遞坊鎮，被晉人襲擊，王彦章退保中都。十月四日，晉王率大軍趕到，王彦章率軍抗戰，兵敗，被晉將夏魯奇擒獲。夏魯奇曾跟隨梁太祖，和王彦章素來友善，到王彦章失敗時，聽出他的口音，說："這是王鐵槍。"揮矟刺去，王彦章身負重傷，他的馬也倒下了，於是被擒。

晉王見彦章，謂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未？"又問："我素聞爾善將，何不保守兖州？此邑素無城壘，何以自固？"彦章對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晉王惻然，親賜藥以封其創。晉王素聞其勇悍，欲全活之，令中使慰撫，以誘其意。彦章曰："比是匹夫，本朝擢居方面，與皇帝十五年抗衡，今日兵敗力窮，死有常分，皇帝縱垂矜宥，何面目見

晉王見到王彦章，對他說："你常把我看成小孩，今天服不服？"又問："我素來聽說你善於統兵，爲什麽不保守兖州？這個地方素來没有城壘，用什麽固守？"王彦章回答說："大事已去，不是我的智慧能力所能改變的。"晉王憐憫他，親自賜藥給他治傷。晉王素來知道他勇猛强悍，想讓他活下來，令中使撫慰他，以誘探他的想法。王彦章說："我原是個普通人，本朝提拔我獨擋一面，和皇帝抗衡十五年，今天兵敗力窮，死是應該的，縱然皇帝憐憫寬免我，我有什麽臉

人！豈有爲臣爲將，朝事梁而暮事晋乎！得死幸矣。”晋王又謂李嗣源曰：“爾宜親往諭之，庶可全活。”時彦章以重傷不能輿，嗣源至卧内以見之，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邈佶烈，蓋嗣源小字也，彦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字呼之。既而晋王命肩輿隨軍至任城，彦章以所傷痛楚，堅乞遲留，遂遇害，時年六十一。

彦章性忠勇，有膂力，臨陣對敵，奮不顧身。居嘗謂人曰：“李亞子鬥鷄小兒，何足顧畏!”初，晋王聞彦章授招討使，自魏州急赴河上，以備衝突，至則德勝南城已爲所拔。晋王嘗曰：“此人可畏，當避其鋒。”一日，晋王領兵迫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赴援，彦章援槍登船，叱舟人解纜，招討使賀瓌止之，不可。晋王聞彦章至，抽軍而退，其驍勇如此。及晋高祖遷都夷門，嘉彦章之忠款，詔贈太師，搜訪子孫録用。

面見人！哪有爲臣爲將，早晨事奉梁朝而晚上事奉晋朝呢！能死就幸運了。”晋王又對李嗣源説：“你應親自去開導他，或許可以讓他活下來。”當時王彦章因重傷不能起身，李嗣源到卧室内見他，王彦章對李嗣源説：“你不是邈佶烈嗎?”邈佶烈，是李嗣源的小字，王彦章素來看不起李嗣源，因此用小字稱呼他。不久晋王命令用轎子隨軍把他抬到任城，王彦章説傷口很痛，堅決請求留下，於是被害，時年六十一歲。

王彦章性格忠勇，有體力，臨陣對敵，奮不顧身。平常對人説：“李亞子是鬥鷄小兒，哪值得擔心害怕!”當初，晋王獲知王彦章任招討使，從魏州急忙趕赴黄河，以防衝突，到後德勝南城已被攻陷。晋王曾説：“此人可畏，應當避開他的鋒芒。”一天，晋王率兵逼近潘張寨。大軍被黄河阻隔，未能趕來援救，王彦章持槍登船，呵令船夫解開纜繩，招討使賀瓌阻止他，不同意。晋王獲知王彦章到了，抽出軍隊退却，他就是如此驍勇。到晋高祖遷都到夷門時，贊賞王彦章的忠誠，下詔贈太師，搜訪他的子孫録用爲官。

賀德倫

賀德倫，其先河西部落人也。父懷慶，隸滑州軍爲小校。德倫少爲滑之牙將。太祖領四鎮，德倫以本軍從，繼立軍功，累歷刺史留後，遷平盧軍節度使。及魏博楊師厚卒，朝廷以德倫代其任。貞明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執德倫，囚於别館，盡殺其部衆，爲亂首張彦所迫，遣使歸款于太原。晋王自黄澤嶺東下，至臨清，德倫遣從事司空頲密啓晋王，訴以張彦凌辱之事。晋王至永濟，斬彦等八人，然後入于魏，德倫即以符印上晋王。尋授雲州節度使，行次河東，監軍張承業留之不遣。頃之，王檀以急兵襲太原，德倫部下多奔逸，承業懼其爲變，遂誅德倫，并其部曲盡殺之。

賀德倫，他的祖先是河西部落人。父親賀懷慶，在滑州軍任小校。賀德倫年輕時任滑州軍牙將。梁太祖統領四鎮，賀德倫率本軍跟隨，不斷立下軍功，多次升遷任刺史留後，遷平盧軍節度使。到魏博楊師厚死後，朝廷以賀德倫代任。貞明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俘獲賀德倫，把他拘囚在單獨的館舍中，殺盡他的部衆，被爲首作亂的張彦逼迫，派使者向太原投誠。晋王從黄澤嶺東下，到達臨清，賀德倫派從事司空頲密告晋王，訴説被張彦凌辱的事。晋王到永濟，殺掉張彦等八人，然後進入魏，賀德倫就把符印交給晋王。不久授任雲州節度使，走到河東，監軍張承業把他扣留。不久，王檀率急兵襲擊太原，賀德倫的部下多奔逃，張承業怕他作亂，於是殺掉賀德倫，連他的部下一同殺完。

舊五代史卷二十二(梁書二十二)

列傳第十二

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爲李罕之部將，以猛決聞，尤善騎射。及罕之敗，退保澤州，師厚與李鐸、何絪等來降，太祖署爲忠武軍牙將，繼歷軍職，累遷檢校右僕射，表授曹州刺史。

唐天復三年，從太祖迎昭宗於岐下，李茂貞以勁兵出戰，爲師厚所敗。及王師範以青州叛，太祖遣師厚率兵東討，時淮賊王景仁以衆二萬來援師範，師厚逆擊，破之，追至輔唐縣，斬數百級，授齊州刺史。將之任，太祖急召見於鄆西境，遣師厚率步騎屯於臨朐，而聲言欲東援密州，留輜重於臨朐。師範果出兵來擊，師厚設伏於野，追擊至聖王山，殺萬餘衆，擒都將八十人。未幾，萊州刺史王師誨以兵救師範，又大敗之。自是師範不復敢戰。師厚移軍寨于城下，師範力屈，竟降。天復四年三月，加檢校司徒、徐州節度使。天祐元年，加諸軍行營馬步都指揮使。

二年八月，太祖討趙匡凝於襄陽，命師厚統前軍以進，趙匡凝嚴兵以備。師厚至穀城西童山，刊材造浮橋，引軍過漢水，一戰，趙匡凝敗散，携妻子沿漢遁去。翌日，表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即令南討荆州，留後趙匡明亦棄軍上峽，不浹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任李罕之的部將，以勇敢果斷聞名，尤其善於騎馬射箭。到李罕之失敗後，退保澤州，楊師厚和李鐸、何絪等人前來投降，梁太祖任他爲忠武軍牙將，隨後歷任軍職，多次升遷至檢校右僕射，表授曹州刺史。

唐天復三年，隨梁太祖在岐下迎奉唐昭宗，李茂貞率勁兵出戰，被楊師厚打敗。到王師範以青州反叛時，梁太祖派楊師厚率兵東討，當時淮賊王景仁率軍二萬人來援助王師範，楊師厚迎擊，攻破王景仁軍，追到輔唐縣，斬殺數百人，授任齊州刺史。將赴任時，梁太祖在鄆州西境緊急召見他，派楊師厚率步兵騎兵屯駐臨朐，而聲稱要東援密州，把軍需留在臨朐。王師範果然出兵前來攻打，楊師厚在野外設伏兵，追擊到聖王山，殺敵一萬多人，擒獲都將八十人。不久，萊州刺史王師誨率兵救援王師範，又大敗援兵。從此王師範不敢再戰。楊師厚移軍在城下扎寨，王師範力竭，最終投降。天復四年三月，加檢校司徒、徐州節度使。天祐元年，加諸軍行營馬步都指揮使。

二年八月，梁太祖在襄陽討伐趙匡凝，命楊師厚率前軍前進，趙匡凝整兵防備。楊師厚到達穀城西面童山，砍木材造浮橋，率軍渡過漢水，一交戰，趙匡凝軍敗逃散，帶着妻子兒女沿漢水逃離。第二天，表楊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隨即令他南討荆州，留後趙匡明也拋棄軍隊沿峽而上，不到十天，攻克兩鎮，於是正式授任楊師

旬，并下兩鎮，乃正授襄州節度使。先是，漢南無羅城，師厚始興板築，周十餘里，郛郭完壯。

開平元年，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明年，又加檢校太傅。三年三月，入朝，詔兼潞州行營都招討使。無何，劉知俊據同州叛，師厚與劉鄩率軍西討，至潼關，擒知俊弟知浣以獻。知俊聞師厚至，即西走鳳翔，師厚進攻，至長安。時知俊已引岐寇據其城，師厚以奇兵傍南山急行，自西門而入，賊將王建驚愕，不知所爲，遽出降。制加師厚檢校太尉。頃之，晉王與周德威、丁會、符存審等以大衆攻晉州甚急，太祖遣師厚帥兵援之，軍至絳州，晉軍扼蒙阬之險，師厚整衆而前，晉人乃徹圍而遁。四年二月，移授陝州節度使。

五年正月，王景仁敗於柏鄉，晉人乘勝圍邢州，掠魏博，南至黎陽。師厚受詔以兵屯衛州，晉軍攻魏州，不克而退，師厚追襲，過漳河，解邢州之圍，改授滑州節度使。明年，太祖北征，令師厚以大軍攻棗强，逾旬不能克，太祖屢加督責，師厚晝夜奮擊，乃破之，盡屠其城。車駕還，師厚屯魏州。

及庶人友珪篡位，魏州衙内都指揮使潘晏與大將臧延範、趙訓謀變，有密告者，師厚布兵擒捕，斬之。越二日，又有指揮使趙賓夜率部軍擐甲，俟旦爲亂。師厚以衙兵圍捕，賓不能起，乃越城而遁，師厚遣騎追至肥鄉，擒其黨百餘人，歸斬于府門。友珪即以師厚爲魏博節度使、檢校侍中。未幾，鎮人、晉人侵魏之北鄙，師厚率軍至唐店，破之，斬首五千級，擒其都將三十餘人。是時師厚握河朔兵，威望振主，友珪患之，詔師

厚爲襄州節度使。這之前，漢南無環城，楊師厚開始修築，周圍十多里，城邑完整堅實。

開平元年，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第二年，又加檢校太傅。三年三月，入朝，詔令兼潞州行營都招討使。不久，劉知俊占據同州反叛，楊師厚和劉鄩率軍西討，到達潼關，擒獲劉知俊的弟弟劉知浣獻上。劉知俊獲知楊師厚到，就西逃鳳翔，楊師厚進攻，到長安。這時劉知俊已引岐賊占據長安城，楊師厚率奇兵沿南山急行，從西門入城，賊將王建驚愕不已，不知所措，急忙出來投降。下制令加楊師厚檢校太尉。不久，晉王和周德威、丁會、符存審等率大軍急攻晉州，梁太祖派楊師厚率兵救援，軍隊到達絳州，晉軍占據蒙阬之險，楊師厚整軍而前，晉人於是解圍逃跑。四年二月，改授陝州節度使。

五年正月，王景仁在柏鄉戰敗，晉人乘勝包圍邢州，攻掠魏博，南到黎陽。楊師厚奉詔率兵屯駐衛州，晉軍攻打魏州，没能攻克而退兵，楊師厚追襲，過漳河，替邢州解圍，改授滑州節度使。第二年，梁太祖北征，令楊師厚率大軍攻打棗强，十多天不能攻克，梁太祖多次督責，楊師厚晝夜奮擊，纔攻破，殺光全城的人。梁太祖返回，楊師厚屯駐魏州。

到庶人朱友珪篡位時，魏州衙内都指揮使潘晏和大將臧延範、趙訓陰謀作亂，有人告密，楊師厚設兵把他們擒獲，殺掉。過了兩天，又有指揮使趙賓晚上率領部衆帶着武器，等到天明作亂。楊師厚率衙兵圍捕，趙賓不能起事，就越城而逃，楊師厚派騎兵追到肥鄉，擒獲他的黨羽一百多人，回來在府門斬首。朱友珪任楊師厚爲魏博節度使、檢校侍中。不久，鎮人、晉人侵犯魏北邊，楊師厚率軍到唐店，打敗他們，斬殺五千人，擒獲都將三十多人。這時楊師厚掌握河朔軍隊，威望超過君主，朱友珪擔心，詔令楊師厚回朝。楊師厚於是率精兵一萬人到洛陽，在都城外

厚赴闕。師厚乃率精甲萬人至洛陽，嚴兵於都外，自以十餘人入謁，友珪懼，厚禮而遣之。

嚴兵以待，自己帶十多人入拜，朱友珪害怕，用厚禮送他回去。

及末帝將圖友珪，遣使謀於師厚，深陳款效，且馳書于侍衛軍使袁象先及主軍大將，又遣都指揮使朱漢賓率兵至滑州以應禁旅。友珪既誅，末帝即位於東京，首封師厚爲鄴王，加檢校太師、中書令，每下詔不名，以官呼之，事無巨細，必先謀於師厚，師厚頗亦驕誕。先是，鎮人以我柏鄉不利之後，屢擾邊境，師厚總大軍直抵鎮州城下，焚蕩閭舍，移軍掠藁城、束鹿，至深州而歸。乾化五年三月，卒于鎮。廢朝三日，贈太師。

到梁末帝準備謀取朱友珪時，派使者和楊師厚商議，楊師厚深表效忠，并且飛馬送信給侍衛軍使袁象先和主軍大將，又派都指揮使朱漢賓率兵到滑州以便接應禁軍。朱友珪被殺後，梁末帝在東京登位，首封楊師厚爲鄴王，加檢校太師、中書令，每次下詔書都不稱他的名，用官名稱他，事無巨細，必定先與楊師厚商議，楊師厚也很驕傲狂妄。這之前，鎮人在柏鄉失利之後，多次侵擾邊境，楊師厚率大軍直抵鎮州城下，焚毁房舍，移軍劫掠藁城、束鹿，到深州而回。乾化五年三月，在鎮上去世。停朝三天，追贈太師。

師厚純謹敏幹，深爲太祖知遇，委以重兵劇鎮，他莫能及。然而末年矜功恃衆，驟萌不軌之意，於是專割財賦，置銀槍效節軍凡數千人，皆選摘驍鋭，縱恣豢養，復故時牙軍之態，時人病之。向時河朔之俗，上元比無夜游，及師厚作鎮，乃課魏人户立燈竿，千釭萬炬，洞照一城，縱士女嬉游。復彩畫舟舫，令女妓櫂歌於御河，縱酒彌日。又於黎陽采巨石，將紀德政，以鐵車負載，驅牛數百以拽之，所至之處，丘墓廬舍悉皆毁壞，百姓望之，皆曰“碑來”。及碑石纔至，而師厚卒，魏人以爲“悲來”之應。末帝聞其卒也，於私庭受賀，乃議裂魏州爲兩鎮。既而所樹親軍，果爲叛亂，以招外寇，致使河朔淪陷，宗社覆滅，由師厚兆之也。

楊師厚純樸謹慎聰敏幹練，深受梁太祖知遇，把重兵要鎮交給他，别的人趕不上他。然而晚年居功自傲，驟然産生圖謀不軌的打算，於是專門調割財賦，設置銀槍效節軍共數千人，都挑選驍悍精鋭的士兵，恣意豢養，恢復舊時牙軍之態，當時的人深以爲患。過去河朔的風俗，上元節并不夜游，到楊師厚做藩鎮時，就責令魏人每户設立燈竿，千燈萬炬，將一城照得非常明亮，讓士女們縱情嬉游。又彩繪舟船，令女妓在御河一邊摇船一邊唱歌，整天縱情飲酒。又在黎陽采大石，準備用來刻石記述德政，用鐵車載上大石，趕數百頭牛拉車，所到之處，丘墓廬舍都被毁壞，百姓望見，都説“碑來”。碑石剛運到，而楊師厚去世，魏人認爲是“悲來”的報應。梁末帝獲知他去世，在私庭接受道賀，於是商議把魏州分成兩鎮。不久楊師厚建立的親軍果然叛亂，招來外寇，致使河朔淪陷，國家滅亡，是由楊師厚開啓的禍端。

牛存節

牛存節，字贊貞，青州博昌人也。本名禮，太祖改而字之。少以雄勇自負。唐乾符末，鄉人諸葛爽爲河陽節度使，存節往從之。爽卒，存節謂同輩曰：“天下洶洶，當擇英主

牛存節，字贊貞，青州博昌人。本名禮，梁太祖替他改名而收養他。年輕時以雄豪勇敢自負。唐乾符末年，同鄉諸葛爽任河陽節度使，牛存節前去跟隨他。諸葛爽去世，牛存節對同輩説：“天下喧擾動亂，應當選擇英明的君主事奉，

事之，以圖富貴。”遂歸於太祖。初授宣義軍小將。屬蔡寇至金堤驛，犯酸棗、靈昌，存節日與之鬥，凡二十餘往，每往必執俘而還，前後斬首二十餘級，獲孳畜甚衆。太祖擊蔡賊於板橋、赤堈、酸棗門、封禪寺、枯河北，存節皆預其行。與諸將於濮州南劉橋、范縣大破鄆衆，自此深爲太祖獎遇。

以便謀取富貴。”於是歸附梁太祖。最初授任宣義軍小將。時逢蔡寇到金堤驛，侵犯酸棗、靈昌，牛存節天天和他們作戰，來回共二十多次，每次去必定抓俘虜回來，前後斬殺二十多人，繳獲很多牲口。梁太祖在板橋、赤堈、酸棗門、封禪寺、枯河北攻打蔡賊，牛存節都參加了。和將領們在濮州南劉橋、范縣大破鄆州衆軍，從此深受梁太祖獎遇。

文德元年夏，李罕之以并軍圍張宗奭於河陽，太祖遣存節率軍赴之。屬歲歉，餉餽不至，村民有儲乾椹者，存節以器用、錢帛易之，以給軍食。大破賊於湨河，罕之引衆北走。又預討徐、宿有功。及討河北，存節前鋒下黎陽，收臨河，至內黄西，以兵千餘人當魏人萬二千衆，大破其陣，僵仆蔽野。太祖深所嘆激，謂有神兵之助。

文德元年夏，李罕之率并州軍在河陽包圍張宗奭，梁太祖派牛存節率軍趕去。時逢年成歉收，軍需運不到，有的村民儲有乾桑果，牛存節用器物、錢帛交换，以供軍隊吃。在湨河大破賊軍，李罕之率衆北逃。又參加討伐徐、宿有功。到討伐河北時，牛存節作爲前鋒攻克黎陽，收取臨河，到達內黄西面，率兵一千多人抵擋魏人一萬二千，大破魏陣，尸横滿野。梁太祖深爲贊賞，認爲有神兵天助。

大順元年，改滑州左右廂牢城使。與諸將討時溥，累破賊軍。景福元年秋，改遏後都指揮使。攻濮之役，領軍先登，遂拔其壘。二年四月，下徐州，梟時溥，存節力戰，其功居多。乾寧二年，授檢校工部尚書。三年夏，太祖東討鄆州，存節領軍次故樂亭，扼其要路，都指揮使龐師古屯馬頰，存節密與都將王言謀入鄆壘。十二月，存節遣王言夜伏勇士於州西北，以船逾濠，舉梯登陴。既而王言不克入，存節獨率伏軍負梯轒破其西瓮城，奪其濠橋，諸軍俱進。四年四月，陷其城，尋與葛從周降下兗州，加檢校右僕射。

大順元年，改任滑州左右廂牢城使。和將領們討伐時溥，多次攻破賊軍。景福元年秋，改任遏後都指揮使。攻打濮州的戰役，率軍先衝，於是攻克敵軍營壘。二年四月，攻克徐州，把時溥斬首示衆，牛存節奮力作戰，功勞居多。乾寧二年，授任檢校工部尚書。三年夏，梁太祖東討鄆州，牛存節率軍駐扎故樂亭，扼守要道，都指揮使龐師古屯駐馬頰，牛存節秘密和都將王言謀劃進入鄆州營壘。十二月，牛存節派王言晚上在州的西北面埋伏勇士，用船渡過城濠，用梯子登上女墻。不久王言没能入城，牛存節獨自率領伏兵帶着梯子衝車攻破西瓮城，奪取濠橋，各軍齊進。四年四月，攻陷州城，不久和葛從周降服攻克兗州，加檢校右僕射。

其年秋，大舉以伐淮南，至濠州東，聞前軍失利於清口，諸軍退至淠河，無復隊伍。存節遏其後，諸將釋騎步鬥，諸軍稍得濟，收合所部并敗兵共八千餘人，至于淮涘，時不食已

這年秋天，大舉攻伐淮南，到達濠州東面，獲知前軍在清口失利，各軍退到淠河，潰不成軍。牛存節斷後，將領們下馬邊走邊戰，各軍稍得救助，收聚部下和敗兵共八千多人，到達淮水邊，這時已四天没進食了。牛存節訓誡鼓勵部

四日矣。存節訓勵部分，以禦追寇，遂得旋師。五年，除亳州刺史，俄遷宣武軍都指揮使，改宿州刺史。明年，淮賊大至彭城，存節乃以部下兵夜發，直趨彭門，淮人訝其神速，震恐而退，諸將服其智識。

衆，抵禦追來的寇軍，纔得以回師。五年，授任亳州刺史，不久調任宣武軍都指揮使，改任宿州刺史。第二年，淮賊大軍到彭城，牛存節於是在晚上出兵，直奔彭門，淮人驚訝他的神速，震恐而退，將領們佩服他的智慧膽識。

光化二年，罷歸，復爲左衙都將兼馬步教練使。天復元年，授潞州馬步都指揮使，法令嚴整，士庶安之。及追赴行在，士卒泣送者不絶於道。加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改滑州左衙步軍指揮使，知邢州軍州事。天祐元年，授邢州團練使。時州兵纔及二百人，晉人知之，以大軍來寇。太祖在鄴，發長直兵二千人赴援，存節率壯健出鬥，以家財賞激戰士，并軍急攻，七日不能克而去。太祖召至，勞慰久之，厚賫金帛鞍馬，加檢校司徒。冬，罷軍，署爲元帥府左都押衙。四年，太祖受禪，除右千牛衛上將軍。其秋，攻潞州，以存節爲行營馬步軍都排陣使。

光化二年，罷任歸家，又任左衙都將兼馬步教練使。天復元年，授任潞州馬步都指揮使，法令嚴整，兵民安定。到追赴梁太祖行營時，哭泣送行的士兵不絶於路。加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改任滑州左衙步軍指揮使，知邢州軍州事。天祐元年，授任邢州團練使。當時州兵僅二百人，晉人獲知，派大軍來侵犯。梁太祖在鄴，調發長直兵二千人趕赴援救，牛存節率壯健的人出來作戰，用家財賞賜激勵戰士，并軍急攻，七天没能攻克而離去。梁太祖召他去，慰勞很久，贈給許多金帛鞍馬，加官檢校司徒。冬天，撤軍，任爲元帥府左都押衙。四年，梁太祖登位，授任右千牛衛上將軍。這年秋天，攻打潞州，任牛存節爲行營馬步軍都排陣使。

開平二年二月，自右監門衛上將軍轉右龍虎統軍，駐留洛下。是歲，王師敗於上黨，晉人乘勝進迫澤州，州城將陷。河南留守張全義召存節謀，遂以本軍及右龍虎、羽林等軍往應接上黨。師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也，雖不奉詔旨，然要害之地，不可致失。"時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衆而前，銜枚夜至澤州，適遇守埤者已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保衙城，不知所爲。存節纔入，晉軍已至矣，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鬥，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于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甚衆，焚營而退，郡以獲全，太祖屢嘆賞之。五

開平二年二月，自右監門衛上將軍轉任右龍虎統軍，駐留洛下。這年，王師在上黨戰敗，晉人乘勝進逼澤州，州城快要失陷。河南留守張全義召牛存節商議，於是率本軍和右龍虎、羽林等軍前去接應上黨。軍隊到達天井關，牛存節對將領們説："這一去，雖然不是奉詔命，但要害之地，不可有失。"當時晉人剛取勝，氣勢洶洶，牛存節率軍前進，銜枚行軍，晚上到達澤州，恰遇守矮墻的軍隊已縱火擊鼓喧嘩，以接應外軍，刺史保守衙城，不知所措。牛存節剛入城，晉軍已到了，於是布置兵力守禦。晉軍四面攻打，挖地道入城，牛存節也挖隧道和敵軍相應，於是在地下迎戰，晉軍不能進。又用强弓射擊晉軍，被射中的人馬都被洞穿，經過十三天，晉軍死傷很多，焚毁營壘退兵，郡城得以保全，梁太祖多次贊賞。五月，遷左龍虎統軍，充任六軍馬步都指揮使。十月，授任絳州刺史。

月，遷左龍虎統軍，充六軍馬步都指揮使。十月，授絳州刺史。

三年四月，除鄜州留後。六月，劉知俊以同州叛，尋授同州留後，未幾，加檢校太保、同州節度使。乾化二年，加檢校太傅，進封開國公。存節戒嚴軍旅，常若敵至。先是，州中井水鹹苦，人不可飲，及并人、岐人來迫州城，或以爲兵士渴乏，陷在旦夕。存節乃肅拜虔祝，擇地鑿八十餘井，其味皆甘淡，由是人馬汲濯有餘，衆以爲至誠之感。自八月至三年春末，人馬未嘗釋甲，以至寇退。尋加同平章事，詔赴闕，末帝召慰勉，賞賜甚厚。十一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一千户，授鄆州節度使。四年，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使，控扼淮濆，邊境安之。

三年四月，授任鄜州留後。六月，劉知俊據同州反叛，不久授任同州留後，不久，加檢校太保、同州節度使。乾化二年，加檢校太傅，晋封開國公。牛存節嚴整軍隊，常像敵人要到來似的。這之前，州中井水鹹苦，人不能飲用，到并人、岐人迫近州城時，有人認爲士兵渴困，州城失陷在旦夕之間。牛存節於是嚴肅拜告，虔誠祝福，選地打井八十多口，水味都甜淡爽口，從此人馬飲用有餘，衆人認爲是至誠的感應。從八月到三年春末，人馬不曾脱下鎧甲，直到賊軍退去。不久加同平章事，詔令赴朝，梁末帝召見他告慰勉勵，賞賜十分豐厚。十一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一千户，授任鄆州節度使。四年，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使，控制扼守淮河高地，邊境安寧。

其冬，蔣殷據徐州逆命，存節方以大衆戍潁州，得殷逆謀，密以上聞，遽奉詔與劉鄩同討之，頓於埇上。淮賊朱瑾以兵救殷，距宿之兩舍，聞存節兵大至，即委糧棄甲而遁，竟平徐州。詔加太尉。夏中病渴且痟，屬河北用軍，末帝令率軍屯陽留以張劉鄩之勢。存節忠憤彌篤，未嘗言病，料敵治戎，旦夕愈厲。病革，詔歸汶陽，翌日而卒。將終，戒其子知業、知讓等以忠孝，言不及他。册贈太師。存節武驚慷慨，有大節，野戰壁守，皆其所長，威名聞於境外，深爲末帝所重，而木强忠厚，有賈復之風焉。

這年冬天，蔣殷占據徐州違抗命令，牛存節正率大軍戍守潁州，得知蔣殷逆謀作亂，秘密上報，緊接着奉詔和劉鄩共同討伐蔣殷，屯兵埇上。淮賊朱瑾率兵救援蔣殷，距宿州六十里時，獲知牛存節大軍前來，就扔下糧食武器逃跑了，最終平定徐州。下詔加太尉。夏天得了消渴病，時逢河北用兵，梁末帝令他率軍屯駐陽留以便張大劉鄩的兵勢。牛存節更加忠誠憤發，不曾談起他的病，料敵治軍，早晚更加努力。病重，詔令他回到汶陽，第二天就去世了。臨終時，用忠孝訓誡他的兒子牛知業、牛知讓等人，不談及其他。册令贈太師。牛存節勇武激昂，有大節，野戰營守，都是他所擅長的，威名遠揚境外，深受梁末帝器重，而質直剛强忠厚，有賈復的風範。

王檀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也。曾祖泚，唐左金吾衛將軍、隴州防禦使。祖曜，定難功臣、渭橋鎮遏使。父環，鴻臚卿，以檀貴，累贈左僕射。檀少英悟，美形儀，好讀兵書，洞曉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曾祖父王泚，任唐左金吾衛將軍、隴州防禦使。祖父王曜，是定難功臣、渭橋鎮遏使。父親王環，任鴻臚卿，因王檀顯貴，累贈左僕射。王檀年輕時英武聰明，儀表俊美，好讀兵書，通曉兵略。唐中和年間，

韜略。唐中和中，太祖鎮大梁，檀爲小將。四年，汴將楊彦洪破巢將尚讓、李讜於尉氏門外，檀在戰中，摧鋒陷陣，遂爲太祖所知，稍蒙擢用。預破蔡賊於斤溝、淝河、八角，遷踏白都副將。

光啓二年，從胡真擊淮西之衆，解河陽之圍。蔡賊張存敢乘亂據洛陽，檀與勇士數十人潛入賊柵，邀其輜重，存敢遁走。胡真至陜州，開通貢路，遣檀攻玉山寨，降賊帥石令殷。從擊秦宗賢於鄭州西北河灘之上，於太祖馬前射賊將孫安，應弦而斃。三年，佐都指揮使朱珍敗徐戎於孫師陂，獲其將孫用利、束翊以獻。從擊蔡賊於板橋，偏將李重胤追賊馬蹪，爲蔡人所擒，檀奪取而旋，獲賊將薛注。太祖破朱瑾於劉橋，檀盡收其軍實。

文德元年三月，討羅弘信，敗魏人於内黄，檀獲其將周儒、邵神劍以歸，補衡山都虞候。是歲，與諸軍平蔡州。明年，佐朱珍大破時溥之衆，檀獲賊將何肱，改左踏白馬軍副將。預行兖、鄆，累立戰功。大順元年，從龐師古渡淮深入，討孫儒之亂，奪邵伯堰，破高郵軍，檀奮命擊賊，刃傷左臂。未幾，遷順義都將。天復中，從太祖率四鎮之師圍鳳翔，以迎昭宗，屢立戎效，遷左踏白指揮使。從攻王師範於青州，檀以偏師收復密郡，遂權知軍州事，充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尋表授檢校右僕射，守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丁夫修築羅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加檢校司空。

開平二年六月，授邢州保義軍節度使、檢校司徒。三年，加檢校太保，充潞州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乾化

梁太祖鎮守大梁，王檀任小將。四年，汴將楊彦洪在尉氏門外攻破黄巢將領尚讓、李讜，王檀參戰，衝鋒陷陣，於是被梁太祖所知，逐漸受到提拔任用。參加在斤溝、淝河、八角攻破蔡賊的戰鬥，升遷爲踏白都副將。

光啓二年，隨胡真攻打淮西衆軍，解河陽之圍。蔡賊張存敢乘亂占據洛陽，王檀和勇士數十人潛入賊軍栅寨，攔截賊軍軍需，張存敢逃跑。胡真到達陜州，開通進貢的道路，派王檀攻打玉山寨，降服賊帥石令殷。跟隨梁太祖在鄭州西北黄河灘上攻打秦宗賢，在梁太祖馬前射賊將孫安，孫安應弦而斃。三年，協助都指揮使朱珍在孫師陂打敗徐軍，俘獲徐軍將領孫用利、束翊獻上。跟隨梁太祖在板橋攻打蔡賊，偏將李重胤追擊賊軍時馬被絆倒，被蔡人擒獲，王檀奪回李重胤，俘獲賊將薛注。梁太祖在劉橋攻破朱瑾，王檀收繳敵軍全部軍需。

文德元年三月，討伐羅弘信，在内黄打敗魏人，王檀俘獲魏將周儒、邵神劍而回，補任衡山都虞候。這年，和各軍平定蔡州。第二年，協助朱珍大破時溥軍，王檀俘獲賊將何肱，改任左踏白馬軍副將。參加征伐兖、鄆，多次立下戰功。大順元年，隨龐師古渡過淮河深入敵境，討伐孫儒之亂，奪取邵伯堰，攻破高郵軍，王檀奮力攻打賊軍，被刀砍傷左臂。不久，遷順義都將。天復年間，跟隨梁太祖率四鎮軍包圍鳳翔，迎奉唐昭宗，多次立下軍功，升遷左踏白指揮使。跟隨梁太祖在青州攻打王師範，王檀率偏師收復密郡，於是暫知軍州事，充任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不久表授檢校右僕射，守密州刺史。郡城靠近淮軍，舊無壁壘，於是率領丁夫修築環城，六十天修成，當地百姓有了依靠，加檢校司空。

開平二年六月，授任邢州保義軍節度使、檢校司徒。三年，加檢校太保，充任潞州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和晋人在柏

元年正月，王景仁與晋人戰於柏鄉，王師敗績，河朔大震。景仁餘衆爲敵騎所追，檀嚴設備，應接敗軍，助以資裝，獲濟者甚衆。俄而晋軍大至，重圍四合，土山地穴，晝夜攻擊，太祖憂之。檀密上表，請駕不親征，而悉力枝梧，竟全城壘。三月，以功就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七月，又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瑯琊郡王，命宣徽使趙殷衡齎詔慰諭，賜絹千匹、銀千兩，賞守禦邢州之功也。庶人友珪僭位，授鄧州宣化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

鄉交戰，王師戰敗，河朔震驚。王景仁殘兵被敵人騎兵追擊，王檀嚴設防備，接應敗軍，資助他們裝備，獲救的人很多。不久晋軍大量來到，層層包圍，堆土山挖地洞，晝夜攻擊，梁太祖很擔憂。王檀秘密上表，請求梁太祖不要親自出征，而盡力抗拒，竟然保全了城壘。三月，因功就地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七月，又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晋封瑯琊郡王，命宣徽使趙殷衡帶着詔書慰諭他，賜絹一千匹、銀一千兩，獎賞他守禦邢州的功勞。庶人朱友珪篡位，授任鄧州宣化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

末帝即位，移授許州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五年，蔡州刺史王彦温作亂，檀受詔討平之，加兼中書令。貞明元年三月，魏博軍亂。六月，晋王入魏州，分兵收下屬郡，河北大擾，檀受詔與開封尹劉鄩犄角進師，以援河北。檀攻澶州魏縣，下之，擒賊將李巖、王開關以獻。頃之，檀密疏請以奇兵西趣河中，自陰地關襲取晋陽，末帝許之，即馳兵而去。二年二月，師至晋陽，晝夜急攻其壘，并州幾陷。既而蕃將石家才自潞州以援兵至，檀引軍大掠而還。尋授天平軍副大使，知節度使事，充鄆、齊、曹等州觀察等使。

梁末帝登位，改授許州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五年，蔡州刺史王彦温作亂，王檀奉詔討伐平定，加兼中書令。貞明元年三月，魏博軍作亂。六月，晋王入魏州，分兵收取附屬各郡，河北大亂，王檀奉詔和開封尹劉鄩分兵進軍，救援河北。王檀攻打澶州魏縣，攻克了，擒獲賊將李巖、王開關獻上。不久，王檀秘密上疏請求率奇兵西赴河中，從陰地關襲取晋陽，梁末帝准許，立即馳兵離去。二年二月，軍隊到達晋陽，晝夜急攻晋陽營壘，并州幾乎失陷。不久蕃將石家才從潞州率援兵趕到，王檀率軍大肆劫掠而回。不久授任天平軍副大使，知節度使事，充任鄆、齊、曹等州觀察等使。

先是，檀招誘群盜，選其勁悍者置於帳下，以爲爪牙。至是數輩竊發，突入府第，檀素不爲備，遂爲所害，時年五十一。節度副使裴彦聞變，率府兵盡擒諸賊，州城帖然。尋册贈太師，謚曰忠毅，葬於開封縣之皋門原。有子六人，皆升朝列。

這之前，王檀招誘群盜，挑選其中强勁凶悍的人安置在手下，作爲爪牙。到這時有幾人暗中起事，突然闖入府中，王檀素來不對他們設防，於是被害，當時五十一歲。節度副使裴彦獲知變亂，率府兵擒獲全部賊人，州城安然無事。不久册令贈太師，謚號忠毅，安葬在開封縣的皋門原。有六個兒子，都做了朝官。

史臣曰：夫大都偶國，《春秋》所非。當師厚之據鄴城也，綰數萬之甲兵，擅六州之輿賦，名既震主，勢

史臣曰：一般的大城和國都一樣大，爲《春秋》所非議的。當楊師厚占據鄴城時，領兵好幾萬，獨占六州賦税，聲名震主，權勢熏天。到他

亦滔天。逮其喪亡，須議分割，由兹以失河朔，因是以啓晋人，《詩》所謂“誰生厲階”者，師厚之謂歟！存節、王檀俱出身事主，底力圖功。觀其方略，皆將帥之良者也。

滅亡時，理當分割，由此失去河朔，因此招來晋人，《詩經》所謂“是誰開啓的禍端”，這就是説的楊師厚吧！牛存節、王檀都出來事奉君主，奮力建功。觀察他們的方略，都是優秀的將帥。

舊五代史卷二十三(梁書二十三)

列傳第十三

劉鄩

劉鄩，密州安丘縣人也。祖綬，密州户掾，累贈左散騎常侍。父融，安丘令，累贈工部尚書。鄩幼有大志，好兵略，涉獵史傳。唐中和中，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小校。敬武卒，三軍推其子師範爲留後，朝廷命崔安潛鎮青州，州人拒命。棣州刺史張蟾將襲師範，師範遣都指揮使盧弘攻棣州，弘反與蟾通，僞旋軍以襲師範。師範知之，設伏兵以迎弘，既而享之，先誡鄩曰："弘至即斬之。"鄩如約，斬弘於座上，同亂者皆誅之。師範以鄩爲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攻下棣州，殺張蟾，朝廷因授師範平盧軍節度使。光化初，師範表鄩爲登州刺史，歲餘，移刺淄州，署行軍司馬。

劉鄩，密州安丘縣人。祖父劉綬，任密州户掾，多次升遷任左散騎常侍。父親劉融，任安丘令，多次升遷任工部尚書。劉鄩從小有大志，喜好用兵打仗的謀略，涉獵史傳。唐中和年間，在青州節度使王敬武手下任小校。王敬武去世，三軍推舉他的兒子王師範任留後，朝廷任命崔安潛鎮守青州，州人抗命。棣州刺史張蟾準備襲擊王師範，王師範派都指揮使盧弘攻打棣州，盧弘反與張蟾勾結，假裝回師以攻打王師範。王師範獲知，設伏兵迎候盧弘，接着設宴招待盧弘，先誡令劉鄩説："盧弘到後就殺掉他。"劉鄩如約，在座上殺掉盧弘，隨同作亂的人都被殺掉。王師範任劉鄩爲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攻克棣州，殺掉張蟾，朝廷因而授任王師範爲平盧軍節度使。光化初年，王師範表劉鄩爲登州刺史，一年多，改任淄州刺史，任爲行軍司馬。

天復元年，昭宗幸鳳翔，太祖率四鎮之師奉迎於岐下。李茂貞與内官韓全誨矯詔徵天下兵入援，師範覽詔，慷慨泣下，遣腹心乘虚襲取太祖管内州郡。所在同日竊發，其事多泄，唯鄩以偏師陷兖州，遂據其郡。初，鄩遣細人詐爲鬻油者，覘兖城内虚實及出入之所，視羅城下一水竇可以引衆而入，遂誌之。鄩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宵自水竇銜枚而入，一夕而定，軍城晏然，市民無擾。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之。時從周爲節度

天復元年，唐昭宗到鳳翔，梁太祖率四鎮軍隊在岐下奉迎。李茂貞和内官韓全誨僞造詔令徵天下兵入援，王師範看了詔書，激昂地流下淚水，派心腹乘虚襲取梁太祖轄區内的州郡。各地在同一天暗中發動，事情多泄露，衹有劉鄩率偏師攻陷兖州，於是占據郡城。當初，劉鄩派奸細裝成賣油的人，窺探兖城内虚實和進出之處，發現羅城下有一水洞可率軍而入，於是作下標記。劉鄩於是報告王師範，請求給他五百名步兵，晚上從水洞銜枚入城，一晚上就平定了，軍城安然，没有侵擾市民。梁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打劉鄩。當時葛從周任兖州節度使，率兵在外，州城

使，領兵在外，州城爲鄩所據，家屬悉在城中。鄩善撫其家，移就外第，供給有禮，升堂拜從周之母。及從周攻城，鄩以板輿請母登城，母告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至，不異於兒，新婦已下，并不失所。劉將軍與爾各爲其主，爾其察之。"從周歔欷而退。鄩料簡城中老疾及婦人浮食百姓不足與守者，悉出之於外，與將士同甘苦，分衣食，以抗外軍，戢兵禁暴，居人泰然。從周攻圍既久，鄩無外援，人情稍有去就之意。一日，節度副使王彦温逾城而奔，守陴者從之而逸，鄩之守兵禁之不可，鄩即遣人從容告彦温曰："請副使少將人出，非素遣者請勿帶行。"又揚言於衆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即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守民聞之皆惑，奔逸者乃止。外軍聞之，果疑彦温有奸，即戮之於城下，自是軍城遂固。及王師範兵力漸窘，從周以禍福諭鄩，俾之革面，鄩報曰："俟青州本使歸降，即以城池還納。"天復三年十一月，師範告降，且言先差行軍司馬劉鄩領兵入兖州，請釋其罪，亦以告鄩，鄩即出城聽命。太祖嘉其節概，以爲有李英公之風。

被劉鄩占領，他的家屬全在城中。劉鄩好好安撫葛從周的家屬，把他們遷到别的房屋住下，按禮供給生活用品，登堂拜望葛從周的母親。到葛從周攻城時，劉鄩用板車請葛從周的母親登城，母親告訴葛從周説："劉將軍待我很好，與兒無異，新婦以下，各得其所。劉將軍和你各爲自己的主人效力，你想想吧。"葛從周嘆息着退兵。劉鄩挑出城中不足以守城的老弱病殘和婦女以及游手好閑的百姓，把他們全部送出城外，和將士們同甘共苦，分衣分食，抗禦外面的軍隊，整兵禁暴，居民安然。葛從周攻圍已久，劉鄩没有外援，人心逐漸有離開的意向。一天，節度副使王彦温越城而逃，守城墻的士兵跟着逃跑，劉鄩的守兵不能禁止，劉鄩就派人從容告訴王彦温説："請副使少帶人出城，不是平常派的請不要帶走。"又向衆人揚言説："平常派去跟隨副使的人就不要禁止，擅自離去的人滅族。"守城的百姓聽了都迷惑不解，逃奔的人纔止住。外軍獲知，果然懷疑王彦温有詐，就在城下將他殺掉，從此軍城纔穩固。到王師範兵力日漸窘困時，葛從周用禍福開導劉鄩，要他投降，劉鄩回答説："等青州本使歸降，就把城池交還。"天復三年十一月，王師範宣告投降，并且説先派行軍司馬劉鄩率兵入兖州，請求寬免他的罪行，也把這些話告訴劉鄩，劉鄩就出城聽候命令。梁太祖贊賞他的氣節，認爲有李英公的風範。

鄩既降，從周具行裝服馬，請鄩歸大梁。鄩曰："未受梁王捨釋之旨，乘肥衣裘，非敢聞命。"即素服跨驢而發。及將謁見，太祖令賜冠帶，鄩曰："纍囚負罪，請就縶而入。"太祖不許。及見，慰撫移時，且飲之酒，鄩以量小告太祖。太祖曰："取兖州，量何大耶！"旋授元從都押牙。太祖牙下諸將，皆四鎮舊人，鄩一旦以羈旅之臣，驟居衆人之右，及與諸將相見，并用階庭之禮，太祖尤奇重之。未幾，表爲鄜州留後。

劉鄩投降後，葛從周準備行裝和坐騎，請劉鄩回大梁。劉鄩説："没有得到梁王免罪的旨令，騎肥馬，穿裘衣，不敢聽命。"就穿着普通衣服，騎着驢子出發。到快要拜見梁太祖時，梁太祖命令賜給他衣冠，劉鄩説："被拘囚的俘虜負罪在身，請求把我捆綁着進去。"梁太祖不准許。到拜見時，梁太祖對他撫慰了好一陣，并且給他飲酒，劉鄩以酒量小告謝梁太祖。梁太祖説："奪取兖州，氣量何其大！"不久授任元從都押牙。梁太祖府下各將，都是四鎮舊人，劉鄩一旦以客居之臣，驟然身居衆人之上，到和將領們相見時，都用階庭禮節，梁太祖尤其驚奇倚重他。不

是時，邠、岐之衆，屢寇其境，鄩禦捍備至，太祖以其地遠，慮失鄩，即令棄郡引軍屯於同州。天祐二年二月，授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三年正月，太祖授元帥之任，以鄩爲元帥府都押牙，執金吾如故。開平元年，授右金吾上將軍，充諸軍馬步都指揮使。其年秋，與諸將征潞州，遷檢校司徒。三年二月，轉右威衛上將軍，依前諸軍馬步都虞候。五月，改左龍武統軍，充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久，表爲鄜州留後。

這時，邠、岐衆軍，多次侵犯鄜州境土，劉鄩守禦完備，梁太祖因鄜州地遠，擔心失去劉鄩，就令他棄郡率軍屯駐同州。天祐二年二月，授任右金吾衛大將軍，充任街使。三年正月，梁太祖被授任元帥，任劉鄩爲元帥府都押牙，執金吾依舊。開平元年，授任右金吾上將軍，充任各軍馬步都指揮使。這年秋，和將領們征伐潞州，升遷檢校司徒。三年二月，轉任右威衛上將軍，諸軍馬步都虞候依舊。五月，改任左龍武統軍，充任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其年夏，同州劉知俊反，引岐人襲據長安，分兵扼河、潼。太祖幸陝，命鄩西討，即奮取潼關，擒知俊弟知浣以獻，遂引兵收復長安，知俊棄郡奔鳳翔。太祖以鄩爲佑國、同州軍兩使留後，尋改佑國軍爲永平軍，以鄩爲節度使、檢校司徒，行大安尹、金州管内觀察使。是時，西鄙未寧，密邇寇境，鄩練兵撫衆，獨當一面。四年，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庶人友珪簒位，加檢校太傅。乾化三年正月，丁内艱，友珪命起復視事。末帝即位，尤深倚重。明年夏，詔鄩歸闕，授開封尹，遥領鎮南軍節度使。旋屬晉人寇河朔，鄩奉詔與魏博節度使楊師厚禦之而退。

這年夏天，同州劉知俊反叛，引岐人襲取占據長安，分兵扼守黄河、潼關。梁太祖到達陝州，命令劉鄩西討，就奮勇奪回潼關，擒獲劉知俊的弟弟劉知浣獻上，於是率兵收復長安，劉知俊棄郡逃奔鳳翔。梁太祖任劉鄩爲佑國、同州軍兩使留後，不久改佑國軍爲永平軍，任劉鄩爲節度使、檢校司徒，行大安尹、金州管内觀察使。這時，西邊還没安定，緊臨賊寇境土，劉鄩操練軍兵安撫部衆，獨擋一面。四年，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庶人朱友珪簒位，加檢校太傅。乾化三年正月，爲母親守喪，喪期未滿，朱友珪令他就任。梁末帝登位，對他尤其深加倚重。第二年夏，詔令劉鄩回朝，授任開封尹，兼任鎮南軍節度使。不久碰上晉人侵犯河朔，劉鄩奉詔和魏博節度使楊師厚抗禦打退晉人。

九月，徐州節度使蔣殷據城叛。時朝廷以福王友璋鎮徐方，殷不受代，末帝遣鄩與鄆帥牛存節率兵攻之。殷求援於淮夷，僞吴楊溥遣大將朱瑾領衆赴援，鄩逆擊破之。貞明元年春，城陷，殷舉族自燔，於火中得其尸，梟首以獻，詔加檢校太尉。

九月，徐州節度使蔣殷據城叛亂。當時朝廷任福王朱友璋鎮守徐州，蔣殷不接受代任，梁末帝派劉鄩和鄆帥牛存節率兵攻打。蔣殷向淮夷求援，僞吴楊溥派大將朱瑾率軍赴援，劉鄩迎擊攻破他們。貞明元年春，徐州城被攻陷，蔣殷全族自焚而死，在火中找到他的尸首，砍下他的頭獻給皇上，皇上下詔加封劉鄩爲檢校太尉。

三月，魏博楊師厚卒，朝廷分相、魏爲兩鎮，遣鄩率大軍屯南樂，以討王鎔爲名。既而魏軍果亂，囚節

三月，魏博楊師厚去世，朝廷分相、魏爲兩鎮，派劉鄩率大軍屯駐南樂，以討伐王鎔爲名。不久魏軍果然作亂，囚禁節度使賀德倫向太

度使賀德倫送款於太原。六月，晉王入魏州，鄩以精兵萬人自洹水移軍魏縣，晉王來覘，鄩設伏於河曲叢木間，俟晉王至，大噪而進，圍之數匝，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是月，鄩潛師由黄澤西趨太原，將行，慮爲晉軍所追，乃結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數日，晉人方覺。軍至樂平，會霖雨積旬，師不克進，鄩即整衆而旋。魏之臨清，積粟之所，鄩引軍將據之，遇晉將周陽五自幽州率兵至，鄩乃取貝州，與晉軍遇於堂邑，鄩邀擊却之，追北五十餘里，遂軍於莘縣。增城壘，浚池隍，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餉路。

八月，末帝賜鄩詔曰："閫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没，勞師弊旅，患難日滋，退保河壖，久無鬥志。昨東面諸侯，奏章來上，皆言倉儲已竭，飛輓不充，于役之人，每遭擒擄，夙宵軫念，惕懼盈懷。將軍與國同休，當思良畫，如聞寇敵兵數不多，宜設機權，以時剪撲，則予之負荷，無累先人。"鄩奏曰："臣受國深恩，忝兹閫政，敢不枕戈假寐，罄節輸忠。昨者，比欲西取太原，斷其歸路，然後東收鎮、冀，解彼連鷄，止於旬時，再清河朔。豈期天方稔亂，國難未平，纔出師徒，積旬霖潦，資糧殫竭，軍士札瘥，切慮蒼黄，乖於統攝，乃詢部伍，皆欲旋歸。凡次舍經行，每張犄角，又欲絶其餉道，且據臨清。纔及宗城，周陽五奄至，騎軍馳突，變化如神。臣遂領大軍，保於莘縣，深溝高壘，享士訓兵，日夜戒嚴，伺其進取。偵視營壘，兵數極多。樓煩之人，皆能騎射，最爲勍敵，未可輕謀。臣若苟得機宜，焉敢坐滋患難，

原投誠。六月，晉王入魏州，劉鄩率精兵一萬人從洹水移軍魏縣，晉王前來窺探，劉鄩在河邊叢林間設伏兵，等晉王到後，大肆喧嘩前進，把晉軍重重包圍，俘殺很多晉兵，晉王僅能逃身。這個月，劉鄩暗中出兵從黄澤西奔太原，準備出發時，擔心被晉軍追擊，於是把草把扎成人形，把旗幟捆在草人身上，用驢子馱着草人，沿矮墻而行，幾天後，晉人纔發覺。軍隊到達樂平，時逢久雨十多天不停，軍隊不能前進，劉鄩就整軍而回。魏的臨清，是儲糧的地方，劉鄩率軍準備占據臨清，遇上晉將周陽五從幽州率兵趕到，劉鄩於是攻取貝州，和晉軍在堂邑相遇，劉鄩攔擊打退晉軍，追擊五十多里，於是在莘縣駐軍。增築城壘，疏通城濠，從莘縣到黄河，修築通道疏通運糧道路。

八月，梁末帝賜詔書給劉鄩説："統兵在外的事全托付給將軍你了。河朔各州，一朝淪陷，軍隊疲敝，患難一天天滋生，退保黄河岸邊，久無鬥志。昨日東面諸侯，奉上奏章，都説倉儲物資已經耗盡，運送軍需接濟不上，服役的人，每每遭受擒擄，早晚輾轉思念，恐懼滿懷。將軍與國同福，應當考慮良策，如果獲知敵寇人數不多，應當設計，按時消滅敵寇，那麽我所繼承的，也無辱先人了。"劉鄩奏報説："我蒙受國家的深恩，辱掌軍政，怎敢不頭靠戈矛打盹，竭盡忠誠。先前，正想西取太原，截斷敵軍歸路，然後東收鎮、冀，消滅這幾股勢力，不過十天，再平定河朔。哪料到老天正醖釀動亂，國難未平，剛剛出兵，十多天久雨不停，糧財耗盡，士兵感染瘟疫，十分擔心變亂，難於統領，於是詢問軍隊，都想回師。凡是停駐行軍，都設犄角之勢，又想斷絶敵兵糧道，并且占據臨清。纔到宗城，周陽五突然到來，騎軍飛馳衝鋒，變化如神。我於是率領大軍，退保莘縣，深溝高壘，供養訓練士兵，日夜戒嚴，等到敵兵進取時，偵察他們的營壘，軍隊人數很多。樓煩人，都能騎馬射箭，堪稱勁敵，不能輕易謀取。我如果有辦法，怎敢坐視産生患難，我的心爲國家着想，老天是明證。"梁末帝又派使者向劉鄩詢問决勝的計策，

臣心體國，天鑒具明。”末帝又遣使問鄩决勝之策，鄩曰：“臣無奇術，但人給糧十斛，盡則破敵。”末帝大怒，讓鄩曰：“將軍蓄米，將療饑耶？將破賊耶？”乃遣中使督戰。鄩集諸校而謀曰：“主上深居宫禁，未曉兵機，與白面兒共謀，終敗人事。大將出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制變，安可預謀。今揣敵人，未可輕動，諸君更籌之。”時諸將皆欲戰，鄩默然。他日，復召諸將列坐軍門，人具河水一器，因命飲之，衆未測其旨，或飲或辭。鄩曰：“一器而難若是，滔滔河流，可勝既乎！”衆皆失色。居數日，鄩率萬餘人薄鎮、定之營，時鄩軍奄至，上下騰亂，殺獲甚衆。少頃，晋軍繼至，乃退。

劉鄩説：“我没有奇術，衹要給每人十斛糧食，糧食吃光敵人也就被攻破了。”梁末帝大怒，斥責劉鄩説：“將軍蓄積糧食，是爲了充飢呢，還是爲了破敵呢？”於是派宦官督戰。劉鄩召集將校們商議説：“皇上深居宫中，不懂軍事，和白臉兒共謀，終將敗事。大將出征，君命有所不受，隨機應變，怎能預先策謀。現在估計敵人不會輕舉妄動，各位再商議。”當時將領們都想打，劉鄩默然不語。一天，又召集將領們在軍門前依次坐下，給每人準備一杯黄河水，因而命令他們喝，衆人不知其意，有的喝有的推辭。劉鄩説：“喝一杯水就如此爲難，滔滔黄河水，能喝得完嗎！”衆人都變了臉色。過了幾天，劉鄩率一萬多人迫近鎮、定營壘，當時劉鄩軍突然來到，敵營上下大亂，被俘殺的很多。不久，晋軍陸續趕到，於是退兵。

二年三月，鄩自莘引軍襲魏州，與晋王戰於故元城，王師敗績，鄩脱身南奔，自黎陽濟河至滑州。尋授滑州節度使，詔屯黎陽。三年二月，晋王悉衆來攻黎陽，鄩拒之而退。及鄩歸闕，再授開封尹，領鎮南軍節度使。其年，河朔失守，朝廷歸咎於鄩，鄩亦不自安，上表避位。九月，落平章事，授亳州團練使。屬淮人寇蔡、潁、亳三郡，鄩奉命渡淮，至霍丘，大殲賊黨。五年，兖州節度使張萬進反，北結晋人爲援，末帝遣鄩攻之，鄩爲兖州安撫制置使。是冬，萬進危蹙，小將邢師遇潜應王師，遂拔其城，梟萬進首以獻。十一月，制授泰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二年三月，劉鄩從莘縣率軍襲擊魏州，和晋王在故元城交戰，軍隊戰敗，劉鄩脱身南逃，從黎陽渡黄河到達滑州。不久授任滑州節度使，詔令他屯駐黎陽。三年二月，晋王率全軍來攻打黎陽，劉鄩抗禦打退了晋軍。到劉鄩回朝時，再次授任開封尹，領鎮南軍節度使。這年，河朔失守，朝廷歸罪於劉鄩，劉鄩心中也不安，上表請求離職。九月，罷免平章事，授任亳州團練使。時逢淮人侵犯蔡、潁、亳三郡，劉鄩奉命渡過淮河，到達霍丘，殲滅許多賊黨。五年，兖州節度使張萬進反叛，勾結北方晋人援助，梁末帝派劉鄩攻打他，劉鄩任兖州安撫制置使。這年冬天，張萬進危急窘迫，小將邢師遇暗中應援王師，於是攻拔兖州城，砍下張萬進的頭獻上。十一月，下制詔授任泰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六年六月，授河東道招討使，與華州尹皓攻取同州。先是，河中朱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爲留後，表請旄鉞，末帝怒，命鄩討之。其年九月，晋將李嗣昭率師來援，戰於城

六年六月，授任河東道招討使，和華州尹皓攻取同州。這之前，河中朱友謙襲取同州，任他的兒子朱令德爲留後，上表請求任他爲節度使，梁末帝發怒，命劉鄩攻討他。這年九月，晋將李嗣昭率軍前來援助，在城下交戰，梁軍失

下，王師不利，敗兵走河南，橋梁陷，溺死者甚衆，鄩以餘衆退保華州羅文寨。先是，鄩與河中朱友謙爲婚家，及王師西討，行次陝州，鄩遣使齎檄與友謙，諭以禍福大計，誘令歸國，友謙不從，如是停留月餘。尹皓、段凝輩素忌鄩，遂構其罪，言鄩逗留養寇，俾俟援兵，末帝以爲然。及兵敗，詔歸洛，河南尹張宗奭承朝廷密旨，逼令飲鴆而卒。時年六十四，詔贈中書令。

子遂凝、遂雍别有傳。

賀瓌

賀瓌，字光遠，濮陽人也。曾祖延，以瓌貴，贈左監門上將軍。祖華，贈左散騎常侍。父仲元，贈刑部尚書。瓌少倜儻，負雄勇之志，遇世亂入軍。朱瑄爲濮州刺史兼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拔爲小將。唐光啓初，鄆州三軍推瑄爲留後，以瓌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及瑄與太祖構隙，瓌受瑄命，數領軍於境上。

乾寧二年十月，太祖親征兖、鄆。十一月，瑄遣瓌與太原將何懷寶率兵萬餘人以援朱瑾，師次待賓館，斷我糧運。太祖偵知之，自中都引軍夜馳百餘里，遲明至鉅野東，與瓌等接戰，兖人大敗。瓌竄於棘冢之上，大呼曰："我是鄆州都將賀瓌，願就擒，幸勿傷也。"太祖聞之，馳騎至冢前，遂擒之。并獲何懷寶及將吏數十人，徇於兖壁之下，悉命戮之，唯留瓌一人，釋縛，置之麾下，尋署爲教練使，奏授檢校左僕射。瓌感太祖全宥之恩，私誓以身報國。

天復中，預平青州王師範，以功授曹州刺史兼先鋒都指揮使，加檢校司空。天祐二年，與楊師厚從太祖

利，敗兵逃跑到黄河南岸，橋梁垮了，淹死的人很多，劉鄩率剩下的軍隊退守華州羅文寨。這之前，劉鄩和河中朱友謙是親家，到梁軍西討時，行軍到達陝州，劉鄩派使者帶着聲討書給朱友謙，用禍福大計開導他，誘使他回國，朱友謙不從，像這樣停留一個多月。尹皓、段凝等人素來忌恨劉鄩，於是羅織他的罪名，説劉鄩有意逗留讓寇軍休整，讓寇軍等待援兵，梁末帝信以爲真。到兵敗時，詔令他回洛陽，河南尹張宗奭奉朝廷密令，逼令劉鄩飲毒酒而死。當時六十四歲，下詔贈中書令。

兒子劉遂凝、劉遂雍另有傳。

賀瓌，字光遠，濮陽人。曾祖父賀延，因賀瓌顯貴，贈左監門上將軍。祖父賀華，贈左散騎常侍。父親賀仲元，贈刑部尚書。賀瓌年輕時風流倜儻，雄心勃勃，遭逢世亂當兵。朱瑄任濮州刺史兼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時，提拔他任小將。唐光啓初年，鄆州三軍推舉朱瑄任留後，任賀瓌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到朱瑄和梁太祖産生矛盾時，賀瓌奉朱瑄的命令，多次率軍到梁太祖邊境上。

乾寧二年十月，梁太祖親自出征兖、鄆。十一月，朱瑄派賀瓌和太原將領何懷寶率兵一萬多人援助朱瑾，軍隊到達待賓館，截斷我軍糧道。梁太祖偵察得知，從中都率軍晚上飛馳一百多里，黎明到達鉅野東面，和賀瓌等人交戰，兖人大敗。賀瓌逃竄到荆棘叢生的墳地上，大聲呼叫説："我是鄆州都將賀瓌，願意就擒，希望不要傷我。"梁太祖聽了，飛馬趕到墳前，於是將他擒獲。一并抓獲何懷寶和將吏數十人，在兖州城下示衆，命令全部殺掉他們，衹留下賀瓌一人，給他鬆綁，安置在手下，不久任爲教練使，奏報授任檢校左僕射。賀瓌感激梁太祖寬免全活的恩德，心中發誓要以身報國。

天復年間，參加平定青州王師範，因功授任曹州刺史兼先鋒都指揮使，加檢校司空。天祐二年，和楊師厚跟隨梁太祖平定荆、襄，授任荆

平荆、襄，授荆南兩使留後，未幾，徵還，爲行營左厢步軍都指揮使。開平二年十月，授左龍虎軍馬步都指揮使。十二月，改左衛上將軍，充六軍馬步都虞候。三年五月，轉右龍虎統軍，未幾，加檢校司徒、邢州團練使。四年二月，改澤州刺史，充昭義軍節度留後、檢校太保，進封開國侯。乾化二年七月，授相州刺史，尋加檢校太傅，有頃，轉左龍虎統軍。

南兩使留後，不久，召他返回，任行營左厢步軍都指揮使。開平二年十月，授任左龍虎軍馬步都指揮使。十二月，改任左衛上將軍，充任六軍馬步都虞候。三年五月，轉任右龍虎統軍，不久，加檢校司徒、邢州團練使。四年二月，改任澤州刺史，充任昭義軍節度留後、檢校太保，晋封開國侯。乾化二年七月，授任相州刺史，不久加檢校太傅，過了一段時間，轉任左龍虎統軍。

貞明二年，慶州叛，爲李繼陟所據，瓌以本官充西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諸軍都虞候，與張筠破涇、鳳之衆三萬，下寧、衍二州。三年秋，慶州平。十二月，瓌以功授滑州宣義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傅，加同平章事，尋授北面行營招討使。四年春，晋人取楊劉城據之。八月，瓌與許州節度使謝彦章領大軍營於濮州之行臺村，對壘數月。一日，晋王以輕騎挑戰，瓌與彦章發伏兵奮擊，晋王僅以身免。先是，瓌與彦章不協，是歲冬十二月，復爲諸軍都虞候朱珪所構，瓌乃伏甲士，殺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别將侯温裕等於軍，以謀叛聞。是月，瓌與晋人大戰於胡柳陂，晋人敗績，臨陣斬晋將周陽五。既晡，瓌軍亦敗。五年春正月，晋人城德勝，夾河爲栅。四月，瓌率大軍攻其南栅，以艨艟戰艦戹其中流，晋人斷我艨艟，濟軍以援南栅，瓌退軍於行臺。尋以疾卒，時年六十二。詔贈侍中。

貞明二年，慶州反叛，被李繼陟占據，賀瓌以原官充任西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諸軍都虞候，和張筠攻破涇、鳳軍三萬人，攻克寧、衍二州。三年秋，慶州平定。十二月，賀瓌因功授任滑州宣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傅依舊，加同平章事，不久授任北面行營招討使。四年春，晋人攻占楊劉城。八月，賀瓌和許州節度使謝彦章率大軍在濮州的行臺村駐營，對陣幾個月。一天，晋王用輕裝騎兵挑戰，賀瓌和謝彦章出動伏兵奮勇反擊，晋王僅得以逃命。這之前，賀瓌和謝彦章不和，這年冬十二月，又被諸軍都虞候朱珪誣陷，賀瓌於是埋伏甲兵，在軍中殺掉謝彦章和濮州刺史孟審澄、别將侯温裕等人，以陰謀叛亂上報。這月，賀瓌和晋人在胡柳陂大戰，晋人戰敗，在戰陣上殺掉晋將周陽五。黄昏時，賀瓌軍也戰敗。五年春正月，晋人在德勝築城，夾黄河建栅寨。四月，賀瓌率大軍攻打南栅，用狹長的戰船控扼中流，晋人截斷我軍戰船，增兵救援南栅，賀瓌退軍到行臺。不久因病去世，當時六十二歲。下詔贈侍中。

長子光圖，仕後唐，爲供奉官。

長子賀光圖，在後唐做官，任供奉官。

康懷英

康懷英，兖州人也。本名懷貞，避末帝御名，故改之。始以驍勇事朱瑾爲列校。唐乾寧四年春，太祖既平鄆，命葛從周乘勝急攻兖州，時朱

康懷英，兖州人。本名懷貞，避梁末帝名諱，因此改名。最初以驍悍勇猛在朱瑾手下任列校。唐乾寧四年春，梁太祖平定鄆州後，命葛從周乘勝急攻兖州，當時朱瑾在豐、沛間搜索糧

瑾在豐沛間搜索糧餉，留懷英守其城，及從周軍至，懷英聞鄆失守，乃出降。太祖素聞其名，得之甚喜，尋署爲軍校。

光化元年秋，從氏叔琮伐襄、漢，懷英以一軍攻下鄧州。三年，從征河朔，佐張存敬敗燕軍於易水之上。天復元年冬，太祖率師迎昭宗於鳳翔。時李茂貞遣大將符道昭領兵萬餘屯武功以拒，太祖命諸軍擊之，以懷英爲前鋒，領衆先登，一鼓而大破之，擄甲士六千餘人，奪馬二千匹。翌日，太祖方至，顧左右曰："邑名武功，今首蕩逆黨，真武功也。"乃召懷英，大加奬激，仍以駿馬、珍器賜之。

二年四月，符道昭復領大軍屯於虢縣之漠谷。其建寨之所，前臨巨澗，後倚峻阜，險不可升，太祖遣懷英提騎數千急擊之。道昭以懷英兵寡，有俯視之意，乃率甲士萬人，絶澗以挑戰。懷英始以千騎夜鬥，戰酣，發伏以擊之，岐軍大敗。秋八月，鄜帥李周彝屯軍於三原，以援鳳翔，太祖命懷英討之，周彝拔軍而遁，追至梨園，因攻下翟州，擒其守來獻。俄而岐軍屯奉天，太祖令懷英寨於岐軍之東北，以備敵人。一夕，岐軍大至，急攻其營，懷英以夜中不可驚動諸軍，獨以二千餘人抗數萬之衆，自乙夜至四鼓，身被十餘創，岐軍不勝而退。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

是歲，淮人聞青、兖之叛，遣兵數萬以寇宿州，太祖命懷英馳騎以救之，淮人遁去，即以懷英爲權知宿州刺史。天祐三年冬，佐劉知俊破邠、鳳之衆五萬於美原，收五十餘寨，乘勝引軍攻下鄜州，以功授陝州節度

餉，留下康懷英守城，葛從周軍到時，康懷英獲知鄆州失守，於是出城投降。梁太祖素來知道他的名聲，得到他很高興，不久任爲軍校。

光化元年秋，隨氏叔琮攻伐襄、漢，康懷英率一軍攻下鄧州。三年，跟隨征伐河朔，協助張存敬在易水打敗燕軍。天復元年冬，梁太祖率軍在鳳翔迎奉唐昭宗。當時李茂貞派大將符道昭率兵一萬多人屯駐武功抗拒，梁太祖命各軍攻打他們，任康懷英爲前鋒，率軍先衝，一鼓大破敵軍，俘獲帶甲士兵六千多人，繳獲戰馬二千匹。第二天，梁太祖剛到，望着身邊的人說："邑名武功，如今首殲逆黨，真是武功。"於是召見康懷英，大加奬賞鼓勵，并把駿馬、珍器賜給他。

二年四月，符道昭又統領大軍屯駐在虢縣的漠谷。他們建寨的地方，前臨大澗，後靠高山，險不可攀，梁太祖派康懷英率騎兵數千人急攻。符道昭因康懷英兵少，有輕敵之意，於是率甲兵一萬人，渡過大澗挑戰。康懷英初以一千騎兵在晚上作戰，戰鬥正激烈時，出動伏兵攻打，岐軍大敗。秋八月，鄜帥李周彝在三原屯兵，援助鳳翔，梁太祖命康懷英討伐，李周彝拔軍而逃，追到梨園，因而攻克翟州，擒獲州守獻上。不久岐軍屯駐奉天，梁太祖令康懷英在岐軍東北面扎寨，以防備敵人。一天晚上，岐軍大量來到，急攻康懷英的營寨，康懷英因晚上不可驚動各軍，獨率二千多人抗拒數萬敵兵，從二更到四更，身負十多處傷，岐軍不勝而退。唐昭宗回京，賜給迎鑾毅勇功臣稱號。

這年，淮人獲知青、兖反叛，派兵數萬人侵犯宿州，梁太祖命康懷英飛馳趕去救援，淮人逃離，就任康懷英爲暫知宿州刺史。天祐三年冬，協助劉知俊在美原攻破邠、鳳軍五萬人，收取五十多寨，乘勝率軍攻克鄜州，因功授任陝州節度使。梁太祖登位，加檢校太保。

使。太祖受禪，加檢校太保。

開平元年夏，命將大軍以伐潞州。將行，太祖謂懷英曰："卿位居上將，勇冠三軍，向來破敵摧鋒，動無遺悔，至於高爵重禄，我亦無負於卿。夫忠臣事君，有死無二，韓信所謂'漢王載我以車，衣我以衣，食我以食，食人之禄，死人之憂'，我每思韓信此言，真忠烈丈夫耳！如丁會受我待遇之恩，不謂不至，懷黄拖紫，裂土分茅，設令木石偶人，須感恩義，一朝反噬，倒戈授人，苟有天道明神，安能容此。大凡辜恩負理，忠良不爲。我今掃境内委卿，卿當勉思竭盡。況晉人新得上黨，衆心未協和，以十萬之師，一舉可克，予當置酒高會，望卿歌舞凱旋。"懷英惶恐而退。六月，懷英領大軍至潞，率衆晝夜攻城，半月之間，機巧百變。懷英懼太祖之言，期於必取，乃築壘環城，浚鑿池塹，然而屢爲晉將周德威騎軍所撓，懷英不敢即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之，降爲行營都虞候。夏五月，晉王率蕃漢大軍攻下夾城，懷英逃歸，詣銀臺門待罪，太祖宥之，改授右衛上將軍。三年夏，命爲侍衛諸軍都指揮使，尋出爲陜州節度使兼西路行營副招討使。

開平元年夏，命康懷英率大軍攻伐潞州。將要出發時，梁太祖對康懷英説："你位居上將，勇冠三軍，向來破敵摧堅，全無遺憾，至於高爵重禄，我也没有對不起你。忠臣事奉君主，祇有一死，韓信所説'漢王給我車乘，給我衣穿，給我飯吃，食用别人的俸禄，爲别人的憂患而死'，我每想到韓信這話，認爲韓信真是忠烈大丈夫！像丁會受到我的恩惠，不能説不大，穿黄衣，戴金紫，分封土地，即使是木石做成的偶人，也會感恩戴德，他却一朝反咬一口，把武器交給别人，如有天道和神明，怎能容他如此。大凡背恩負理，是忠良的人所不做的。我現在把平定境内的任務交給你，你應當努力考慮盡忠盡力。何况晉人剛得到上黨，人心還不和諧，以十萬之軍，一舉可以攻克，我會擺酒聚會，盼你載歌載舞凱旋。"康懷英惶恐地退下。六月，康懷英率大軍到達潞州，率衆晝夜攻城，半個月中，用盡計謀。康懷英懼怕梁太祖的話，立志必勝，於是築壘圍城，挖通城壕，但多次受到晉將周德威的騎兵擾撓，康懷英不敢開戰。梁太祖於是任用李思安代替他，降他爲行營都虞候。夏五月，晉王率蕃漢大軍攻克夾城，康懷英逃回，到銀臺門等候治罪，梁太祖寬免了他，改授右衛上將軍。三年夏，任爲侍衛諸軍都指揮使，不久出任陜州節度使兼西路行營副招討使。

及劉知俊奔鳳翔，引岐軍以圖靈武，太祖遣懷英率兵救之，師次長城嶺，爲知俊邀擊，懷英敗歸。四年春，移華州節度使。乾化二年秋，命爲河中行營都招討使，與晉軍戰於白徑嶺，敗歸於陜。末帝嗣位，以岐軍屢犯秦、雍，命懷英爲永平軍節度使、大安尹，累加官至中書令。貞明中，卒於鎮。

劉知俊逃奔鳳翔，率岐軍謀取靈武，梁太祖派康懷英率兵救援，軍隊到達長城嶺，被劉知俊攔擊，康懷英敗歸。四年春，移任華州節度使。乾化二年秋，任爲河中行營都招討使，和晉軍在白徑嶺交戰，戰敗回到陜。梁末帝繼位，因岐軍多次侵犯秦、雍，任康懷英爲永平軍節度使、大安尹，積累加官至中書令。貞明年間，死在任上。

王景仁

王景仁，廬州合淝人。材質魁

王景仁，廬州合淝人。身材魁偉，性格粗

偉，性暴率，無威儀，善用槊，頗推驍悍。在淮南累職爲都指揮使，楊行密僞署宣州節度使。行密死，子渥自立，忌其勇悍，且有私憾，欲害之。景仁棄宛陵，以腹心百人歸吴越王錢鏐，鏐辟爲兩府行軍司馬，具以狀聞。太祖復命遥領宣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鏐以淮寇終爲巨患，欲速平之，命景仁奉表至闕，面陳水陸之計，請合禁旅。太祖異禮待之，頒賜殊厚，顧曰："待我平代北寇，當盡以王師付汝南討。"於是留京師，每預丞相行列。

劉知俊之叛也，從駕至陝，始佐楊師厚西入關，兵未交，知俊棄馮翊走，進克雍、華，降王建、張君練，頗預戰有功，太祖嘉之。時鎮、定作逆，朋附蕃醜，遂擢爲上將，付步騎十萬，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開平二年正月二日，與晉軍戰於柏鄉，王師敗績，太祖怒甚，拘之私第。然以兩浙元勛所薦，且欲收其後效，止落平章事、罷兵柄而已。數月，復其官爵。

末帝即位，復用爲南面北面行營招討應接使，以兵萬餘人伐壽州，至霍丘接戰，擒賊將袁蘂、王彦威、王璠等送京師。俄而朱瑾以大軍至，景仁力戰不屈，常以數騎身先奮擊，寇不敢逼，乃引兵還。及濟淮，復爲殿軍，故不甚衄，瑾亦不敢北渡。及歸，病疽而卒。詔贈太尉。

史臣曰：劉鄩以機略自負，賀瓌以忠毅見稱，懷英以驍勇佐時，景仁以貞純許國，較其器業，皆名將也。然雖有善戰之勞，亦有敗軍之咎，則知兵無常勝，豈虚言哉！然鄩之據兖州也，盡誠於師範，比迹於英公，方之數侯，加一等矣。

暴隨便，没有架子，善用長矛，很是驍悍。在淮南積官爲都指揮使，楊行密僞任爲宣州節度使。楊行密死，兒子楊渥自立爲節度使，忌恨他的勇敢，并且有私仇，想加害於他。王景仁放棄宛陵，率心腹一百人歸附吴越王錢鏐，錢鏐召任他爲兩府行軍司馬，都上報梁太祖。梁太祖又任命他遥領宣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錢鏐因淮寇始終是個大患，想迅速平定他們，命王景仁奉表赴朝，當面陳述水陸并進討伐淮寇的計策，請求聯合禁軍。梁太祖用不同尋常的禮節接待他，贈賜特别豐厚，望着他説："等我平定了代北寇賊，會把全部軍隊交給你南討。"於是留在京師，每每置身丞相之列。

劉知俊叛亂，跟隨梁太祖到陝，最初協助楊師厚西入關，還未交戰，劉知俊棄馮翊逃跑，進軍攻克雍、華，降服王建、張君練，參戰頗有功，梁太祖贊賞他。當時鎮、定作亂，依附蕃賊，於是提拔爲上將，交給他步兵騎兵十萬人，任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開平二年正月二日，和晉軍在柏鄉交戰，軍隊戰敗，梁太祖非常憤怒，把他拘囚在家中。但因他是兩浙元勛推薦的人，并且想要他今後報效，衹是解除平章事，罷免他的兵權而已。幾個月後，恢復原來的官爵。

梁末帝登位，又任用他爲南面北面行營招討應接使，率兵一萬多人攻伐壽州，到霍丘交戰，擒獲賊將袁蘂、王彦威、王璠等人送到京師。不久朱瑾率大軍趕到，王景仁力戰不屈，常帶着幾名騎兵首先奮擊，敵軍不敢逼近，於是率兵返回。到渡過淮河時，又率軍殿後，因此傷亡不大，朱瑾也不敢北渡。返回後，患癰疽而死。下詔贈太尉。

史臣曰：劉鄩以謀略自負，賀瓌因忠毅受到稱贊，康懷英以驍勇輔助時主，王景仁以忠貞純樸報國，就他們的功業而言，都是名將。但他們雖有善戰的功勞，也有敗軍的罪責，因此可知兵無常勝，哪是空説的呢！但劉鄩占據兖州，對王師範竭盡忠誠，和英公差不多，和另幾個人相比，又勝一籌了。

舊五代史卷二十四(梁書二十四)

列傳第十四

李珽

李珽，字公度，隴西燉煌人。五世祖忠懿公憕，有大節，見唐史。父縠，仕懿、僖朝，官至右諫議大夫。珽聰悟，有才學，尤工詞賦。僖宗朝，晋公王鐸提兵柄，鎮滑臺，縠居賓席，鐸見珽，大賞嘆之。年二十四登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拜監察御史，俄丁内艱。先是，父旅殯在遠，家貧無以襄事，與弟琪當臘雪以單縗扶杖，銜哀告人，由是兩克遷祔。而珽日不過食一溢，恒羸卧喪廬中不能興，大爲時賢所嘆。憂闋，再徵爲御史，以瘠不起。成汭之鎮荆州，辟爲掌書記，逾時乃就。

李珽，字公度，隴西燉煌人。五代祖忠懿公李憕，有大節，事迹見唐史。父親李縠，在懿宗、僖宗朝做官，官做到右諫議大夫。李珽聰明穎悟，有才學，尤其擅長詞賦。僖宗朝，晋公王鐸掌握兵權，鎮守滑臺，李縠身居客席，王鐸見了李珽，大加賞嘆。二十四歲考中進士，初次做官授任校書郎，拜爲監察御史，不久爲母親守喪。這之前，父親的靈柩遠在外地，家中貧困無法辦成喪事，和弟弟李琪冒着臘月的雪，身穿粗麻喪服，手拿喪棒，含哀求人，因此雙親得以遷到一起合葬。而李珽每天不過吃一碗飯，常虚弱地躺在喪舍中不能起身，大爲當時的賢人贊嘆。服完喪，再次召任御史，因瘦弱不能赴任。成汭鎮守荆州時，召爲掌書記，過了一段時間纔赴任。

天復中，淮寇大舉圍夏口，逼巴陵，太祖患之，飛命成汭率水軍十萬援于鄂。珽入言曰：“今舳艫容介士千人，載稻倍之，緩急不可動。吴人剽輕，若爲所絆，則武陵、武安皆我之讎也，將有後慮。不如遣驍將屯巴陵，大軍對岸，一月不與戰，則吴寇糧絶，而鄂州圍解矣。”汭性剛决，不聽。淮人果乘風縱火，舟盡焚，兵盡溺，汭亦自沈於江，朗人、潭人遂入荆渚，一如所料。未幾，襄帥趙匡凝復奏爲掌記，入爲左補闕。又明年，太祖爲元帥，以襄陽貳於己，率兵擊破之，趙匡凝奔揚州，太祖復署

天復年間，淮寇大舉包圍夏口，逼近巴陵，梁太祖擔憂，急命成汭率水軍十萬人到鄂州援救。李珽進言説：“如今戰船載一千名甲兵，就要載一倍的糧食，有緊急情況不能行動。吴人剽悍輕捷，如果被他們牽制，那麽武陵、武安都是我們的仇敵，會有後患。不如派驍將屯駐巴陵，大軍對峙，一個月不和他們交戰，那麽吴寇就會斷糧，而鄂州就解圍了。”成汭性格剛强獨斷，不采納。淮人果然乘風放火，船全部被燒毁，士兵全都落水淹死，成汭也投江自殺，朗人、潭人於是進入荆渚，一如李珽所料。不久，襄帥趙匡凝又奏請任他爲掌記，入朝任左補闕。又過了一年，梁太祖任元帥，因襄陽對自己有二心，率兵攻破襄陽，趙匡凝逃奔揚州，梁太祖又任李珽爲

珽爲天平軍掌書記。一日，大會將佐，指珽曰：“此真書記也。”

天平軍掌書記。一天，梁太祖會見將領僚佐，指着李珽説：“這是真正的書記。”

滄州節度使劉守文拒命，太祖引兵十餘萬圍之，久而未下，乃召珽草檄。珽即就外次，筆不停綴，登時而成，大爲太祖嗟賞。受禪之歲，宰臣除爲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揣太祖未欲首以舊僚超拜清顯，三上章固辭，優詔褒允，尋以本官監曹州事。曹去京數舍，吏民豪猾，前後十餘政，未有善罷者，珽在任期歲，衆庶以寧。入爲兵部郎中、崇政院學士。

滄州節度使劉守文違抗命令，梁太祖率兵十多萬人包圍他，很久没能攻下，於是召李珽起草聲討書。李珽馬上到外面，手不停筆，立刻寫成，大爲梁太祖贊賞。梁太祖登位那年，宰臣授任他爲考功員外郎、知制誥，李珽揣測梁太祖不想首先把舊僚越級拜授清閑顯要的官職，三次上章堅決推辭，下詔贊揚准許，不久以原官監曹州事。曹州距離京城不遠，官吏百姓强横狡猾，前後十多人在這裏做官，没有能善始善終的人，李珽在任一年，百姓安寧。入朝任兵部郎中、崇政院學士。

未幾，以許帥馮行襲疾甚，出爲許州留後。先是，行襲有牙兵二千，皆蔡人也，太祖深以爲憂，乃遣珽馳往，以伺察之。珽至傳舍，召將吏親加撫慰。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於卧内宣詔，令善自補養，苟有不諱，子孫俱保後福。行襲泣謝，遂解二印以授珽，代掌軍府事。太祖覽奏曰：“予固知珽必辦吾事，行襲門户不朽矣。”乃以珽爲匡國軍留後，尋徵爲左諫議大夫兼宣徽副使。從征至魏縣，過内黄，因侍立於行廄，太祖顧曰：“此何故名内黄?”珽曰：“河南有外黄、小黄，故此有内黄。”又曰：“在何處?”對曰：“秦有外黄都尉，理外黄，有故墉，今在雍丘。小黄爲高齊所廢，其故墉今在陳留。”太祖稱獎數四。

不久，因許州帥馮行襲病重，出任許州留後。這之前，馮行襲有牙兵二千人，都是蔡州人，梁太祖深爲憂慮，於是派李珽飛馳趕去，以便窺視他們的動静。李珽到達客舍，召見將吏親自加以撫慰。馮行襲想派人代他接受詔書，李珽説：“頭向東身穿朝服，是禮儀。”於是在馮行襲卧室内宣讀詔書，令他自己好好補養，如有不測，子孫都享後福。馮行襲哭泣着告謝，於是解下二印交給李珽，讓他代管軍府事。梁太祖看完奏報説：“我原知李珽一定能辦成我的事，馮行襲的門户不朽了。”於是任李珽爲匡國軍留後，不久召爲左諫議大夫兼宣徽副使。隨梁太祖出征到魏縣，經過内黄，因在臨時馬廄旁侍立，梁太祖望着他説：“這地方爲什麽叫内黄?”李珽説：“河南有外黄、小黄，因此這裏有内黄。”又問：“在什麽地方?”回答説：“秦有外黄都尉，治理外黄，有舊城，現在雍丘。小黄被高齊廢除，故城在今陳留。”梁太祖多次稱贊他。

及庶人友珪簒位，除右散騎常侍，充侍講學士。内討之日，軍士大擾，珽其夕爲亂兵所傷，卒於洛陽。珽性孝友，與弟琪有敦睦之愛，爲搢紳所稱。

到庶人朱友珪簒位時，授任右散騎常侍，充任侍講學士。討伐朱友珪那天，軍士大亂，李珽這晚被亂兵殺傷，死在洛陽。李珽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和弟弟李琪和睦相愛，受到士大夫稱贊。

盧曾

盧曾，字孝伯，其先范陽人也。

盧曾，字孝伯，他的祖先是范陽人。十分喜

頗好書，有所執守。始爲齊州防禦使朱瓊從事，瓊降，預其謀，與之皆來。瓊没，太祖辟爲宣義幕職。曾性忠狷，好貢直，又不能取容於衆，每勛府宴語稍洽，曾率然糾正，輒又忤旨。左長直軍使劉捍委任方重，曾亦不能平。冀王友謙初定陝府，命曾往議事，有使院小將從行，嗜酒，荒逸過度。曾復命，欲發其罪，致疏於袖中，累日未果言。小將恐事泄，先誣告曾使酒，幾敗軍事，劉捍因證之，由是罷職，歸於齊之别墅。俄而王師範起兵叛，太祖促召曾謂之曰："子能緩頰説青州使無背盟，吾不負子矣。"曾持檄以往。既至青，師範囚之，送於淮南，遇害。後太祖暴師範之罪曰："喪我骨肉，殺我賓僚。"遂族誅之。因召曾二子，皆授以官。

好讀書，有所追求。最初任齊州防禦使朱瓊的從事，朱瓊投降，參預謀劃，和朱瓊一起來歸附。朱瓊去世，梁太祖召他擔任宣義軍幕僚職務。盧曾性格忠潔，好進直言，又不能取悦衆人，每當在勛臣府上宴會，大家談得正高興時，盧曾直率地糾正指責，往往又不合旨意。左長直軍使劉捍被委以一方重任，盧曾也憤憤不平。冀王朱友謙剛平定陝府，命盧曾前去議事，有個使院小將隨行，愛喝酒，荒廢事務，逸樂過度。盧曾回來報告，想揭發他的罪行，把疏文放在袖中，幾天没談成。小將怕事情泄漏，先誣告盧曾縱酒，險些敗壞軍事，劉捍藉機證實，因此被罷職，回到齊的别墅中。不久王師範起兵叛亂，梁太祖催召盧曾對他説："你如能婉言説服青州不要背盟，我不會辜負你。"盧曾帶着聲討書前去。到青州後，王師範把他拘囚起來，送到淮南，遇害。後來梁太祖揭露王師範的罪行説："使我骨肉亡身，殺死我的賓僚。"於是把王師範滅族。於是召見盧曾的兩個兒子，都授以官職。

孫隲

孫隲，滑臺人。嗜學知書，微有辭筆。唐光啓中，魏博從事公乘億以女妻之，因教以箋奏程式。時中原多難，文章之士，縮影竄迹不自顯。億既死，魏帥以章表箋疏淹積，兼月不能發一字，或以隲爲言，即署本職，主奏記事。累遷職自支使、掌記至節度判官；奏官自校書、御史、郎官、中丞、檢校常侍至兵部尚書。太祖御天下，念潛龍時，隲奉其主，好問往來數十返，甚録之。開平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滿歲，遷左散騎常侍。隲雅好聚書，有《六經》、漢史洎百家之言，凡數千卷，皆簡翰精至，披勘詳定，得暇即朝夕耽玩，曾無少怠。乾化二年春，太祖將議北巡，選朝士三十餘人扈從，二月甲子，車駕發自洛陽。禺中，次白馬頓，召文武官就食，以從臣未集，駐

孫隲，滑臺人。好學知書，略有文筆。唐光啓年間，魏博從事公乘億把女兒嫁給他，因而教他寫作箋奏的程式。當時中原多難，擅長文章的士人，都銷聲匿迹不顯露自己。公乘億死後，魏帥因章表箋疏堆積，連月送不出一個字，有人推薦孫隲，於是授任本職，主管奏記的事。從支使、掌記多次升遷至節度判官；從校書、御史、郎官、中丞、檢校常侍奏官至兵部尚書。梁太祖擁有天下，想到尚未得志時，孫隲奉他主人的命令，數十次往返問好，重用他。開平三年，授任右諫議大夫，任滿，遷左散騎常侍。孫隲素來喜好藏書，藏有《六經》、漢史及百家著述，共數千卷，都書寫精緻，勘閲詳定，有空就早晚醉心玩賞，一點都不放鬆。乾化二年春，梁太祖擬議北巡，挑選朝士三十多人隨行，二月甲子，梁太祖從洛陽出發。途中，在白馬頓停留，召文武百官聚宴，因隨臣未到齊，停留等候，命人飛馬在路上催行，而孫隲和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等人過了多時纔趕到，梁太祖本來性格急躁，

蹕以俟之，命飛騎促於道，而隲與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等累刻方至，太祖性本卞急，因茲大怒，并格殺於前墀。

因此大怒，在前面的臺階上將他們全部殺掉。

張儁

張儁，字彦臣。祖、父咸有聞於時。儁少孤，自修飾，善爲五言詩，其警句頗爲人所稱。唐廣明中，黄巢犯京師，天子幸蜀，士皆竄伏窟穴，以保其生。儁亦晦迹浮泛，不失其道。及僖宗還京師，由校書郎、西畿尉登朝爲御史、補闕、起居郎、司勛員外、萬年縣令，以事黜官峽中，將十年。太祖即位，用宰臣薛貽矩爲鹽鐵使，儁與貽矩同年登第，甚知其才，即奏爲鹽鐵判官，遷職爲禮部郎中，兼職如故。乾元二年二月，扈從後至，與孫隲、張衍同日遇禍於白馬頓。

張儁，字彦臣。祖父、父親在當時都是名人。張儁從小成了孤兒，自己學習，擅長寫五言詩，詩中警句很受人稱贊。唐廣明年間，黄巢侵犯京師，天子巡幸到蜀，士人們都逃竄藏匿，以保住生命。張儁也銷聲匿迹到處游泊，没有走上邪道。到唐僖宗回京師時，由校書郎、西畿尉入朝任御史、補闕、起居郎、司勛員外、萬年縣令，因事貶官峽中，近十年。梁太祖登位，任宰臣薛貽矩爲鹽鐵使，張儁和薛貽矩同年考中進士，薛貽矩很瞭解他的才能，就奏請任他爲鹽鐵判官，遷職爲禮部郎中，兼職依舊。乾元二年二月，隨梁太祖出行，因後到，和孫隲、張衍同天在白馬頓被殺。

張衍

張衍，字元用，河南尹魏王宗奭之猶子也。其父死於兵間。衍樂讀書爲儒，始以經學就舉，不中選。時諫議大夫鄭徽退居洛陽，以女妻之，遂令應辭科，不數上登第。唐昭宗東遷，以宗奭勛力隆峻，衍由校書郎拜左拾遺，旋召爲翰林學士。太祖即位罷之，特拜考功郎中，俄遷右諫議大夫。衍巧生業，樂積聚，太祖將北伐，頗以扈從間糜耗力用繫意，屢干托宰執求免是行，太祖微聞之，又屬應召稽晚，與孫隲等同日遇禍。

張衍，字元用，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的侄子。他的父親死於戰亂。張衍喜好讀書做儒士，最初以經學應舉，没考中。當時諫議大夫鄭徽退居洛陽，把女兒嫁給他，就讓他考辭科，没考幾次就考中了。唐昭宗東遷，因張宗奭功勞卓著，張衍由校書郎拜爲左拾遺，不久召爲翰林學士。梁太祖登位後將他罷免，特拜爲考功郎中，不久遷右諫議大夫。張衍巧於謀生，喜好積聚財富，梁太祖將要北伐，因隨行人員很消耗錢財物資，多次求托宰執，請求不去北伐，梁太祖略有所聞，又碰上應召逗留晚到，和孫隲等人同天被殺。

杜荀鶴

杜荀鶴，池州人。善爲詩，辭句切理，爲時所許。既擢第，復還舊山。時田頵在宣州，甚重之。頵將起兵，乃陰令以箋問至，太祖遇之頗厚。及頵遇禍，太祖以其才表之，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既而恃太

杜荀鶴，池州人。善於寫詩，辭句切理，受到當時人稱贊。中舉後，又回到舊時山中。當時田頵在宣州，很看重他。田頵將要起兵，就暗中派他帶信給梁太祖，梁太祖待他很好。到田頵死後，梁太祖表彰他的才能，不久授任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不久仗恃梁太祖的勢力，對自己不

祖之勢，凡播紳間己所不悦者，日屈指怒數，將謀盡殺之。苞蓄未及泄，丁重疾，旬日而卒。

喜歡的官吏，天天屈指怒罵數落，準備把他們全部殺掉。隱藏在心還没有實施，就患上重病，十天後死去。

羅隱

羅隱，餘杭人。詩名於天下，尤長於咏史，然多所譏諷，以故不中弟，大爲唐宰相鄭畋、李蔚所知。隱雖負文稱，然貌古而陋。畋女幼有文性，嘗覽隱詩卷，諷誦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隱至第，鄭女垂簾而窺之，自是絶不咏其詩。唐廣明中，因亂歸鄉里，節度使錢鏐辟爲從事。開平初，太祖以右諫議大夫徵，不至，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密表推薦，乃授給事中。年八十餘，終於錢塘。有文集數卷行於世。

羅隱，餘杭人。以詩聞名天下，尤其擅長寫咏史詩，但多有譏諷，因此没能中舉，大受唐宰相鄭畋、李蔚的知遇賞識。羅隱雖負文名，但外貌醜陋。鄭畋的女兒從小有文才，曾讀羅隱詩卷，咏誦不已，鄭畋懷疑他的女兒有慕才之心。一天，羅隱到鄭畋家中，鄭畋的女兒隔着簾子偷看羅隱，從此不再讀他的詩。唐廣明年間，因戰亂回到鄉里，節度使錢鏐召他爲從事。開平初年，梁太祖召任他爲右諫議大夫，不赴任，魏博節度使羅紹威秘密上表推薦他，於是授任給事中。八十多歲時，在錢塘去世。有文集數卷傳世。

仇殷

仇殷，不知何郡人也。開平中，仕至欽天監，明於象緯曆數，藝術精密，近無其比。光化中，太祖在滑，遣密王友倫以兵三萬禦幽州之師十餘萬，深慮其不敵，召殷問曰："陣可行乎?"曰："其十四日過禺中乎!"又問之，曰："賊敗塗地。"又曰："既望，當見捷書。"果如其言，不失晷刻。太祖之在長蘆也，諸將請攻壁，號令軍中，人負藁二圍，置千積，俄而雲集。殷曰："何用?"或以所謀告之，殷曰："我占矣，不見攻壁象，無乃自退乎!"翌日，有騎馳報丁會以潞州叛，太祖令盡焚其藁而還，不克攻。開平中，殷一日朝罷，過崇政院，使敬翔直閣，翔問之曰："月犯房次星，其逼若綴，是何祥也?"曰："常度耳。"殷欲不言，既過數步，自度不可默，乃反言曰："三兩日當有不順語至，無或驟恐，宜先白上知。"既二日，陜府奏同州劉知俊閉關作叛。初，王景仁之出師

仇殷，不知是哪個郡的人。開平年間，官做到欽天監，精通天文曆法數學，技藝精湛，近代無人比得上他。光化年間，梁太祖在滑州，派密王朱友倫率兵三萬人抵禦幽州十多萬軍隊，十分擔心不能抗禦，召仇殷問道："戰陣可行嗎?"回答説："大概在十四日近午之時吧!"又問他，回答説："賊軍一敗塗地。"又説："十六日，當見捷報。"果然如他所説，不差時分。梁太祖在長蘆時，將領們請求攻城，命令軍中，每人背兩捆草，堆一千堆，不久堆了很多草。仇殷問道："這是做什麽?"有人把計謀告訴他，仇殷説："我已占卜，不見有攻城象，還是退兵吧!"第二天，有人騎馬飛馳報告丁會以潞州反叛，梁太祖下令燒光全部草堆返回，没能攻城。開平年間，一天，仇殷朝見之後，經過崇政院，院使敬翔當值，敬翔問他説："月侵犯房次星，相逼近就像縫合在一起一樣，這是什麽災祥?"回答説："是正常運行軌道罷了。"仇殷不想説，走過幾步後，心想不可沉默，於是回頭説："三兩日之内應當有不順服的話傳來，不必驚慌失措，應先報告皇上讓他知道。"兩天以後，陜府上奏同州劉知俊封鎖關隘反叛。當初，王景仁出兵時，仇殷勸告

也，殷上言："太陰虧，不利深入。"太祖遽遣使止之，已敗於柏鄉矣。殷所見觸類如是，不可備録。然而畏慎特甚，居常寢默，未嘗敢顯言。縱言事迹，唯其語音，不可盡曉，以故屢貽責罰。後卒於官。

說："太陰虧，不利於深入。"太祖立即派人去阻止他，但已在柏鄉被打敗了。仇殷的識見都是這一類，不可詳細記録。但他過於膽小謹慎，平時常常沉默不語，不敢說得很明白。即使談到事迹，衹聽見他的語音，不可全聽明白，因此多次遭受責罰。後來死在官任上。

段深

段深，不知何許人。開平中，以善醫待詔於翰林。時太祖抱疾久之，其溲甚濁，僧曉微侍藥有徵，賜紫衣師號，錫賚甚厚。頃之疾發，曉微剥服色，去師號。因召深問曰："疾愈復作，草藥不足恃也。我左右粒石而效者衆矣，服之如何？"深對曰："臣嘗奉詔診切，陛下積憂勤，失調護，脉代芤而心益虚。臣以爲宜先治心，心和平而溲變清，當進飲劑，而不當粒石也。臣謹案，《太倉公傳》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石，石性精悍，有大毒。'凡餌毒藥如甲兵，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危殆，不可服也。"太祖善之，令進飲劑，疾稍愈，乃以幣帛賜之。

段深，不知是什麽地方的人。開平年間，因擅長醫術在翰林院待詔。當時梁太祖久病，小便很渾濁，僧人曉微奉藥有效，賜給紫衣師稱號，賞贈十分豐厚。不久梁太祖病發，曉微被取消服色，廢除師號。因而召段深問道："病好了又發作，説明草藥不可靠。我身邊進獻粒石的人很多，服食怎麽樣？"段深回答説："我曾奉詔診斷切脉，陛下積累憂心和勞累，失於調養，脉象代芤，而心更加虚弱。我認爲應先治心病，心和平，尿液變清，應當服飲劑，而不應服粒石。據我考證，《太倉公傳》説：'内熱不尿的人不可服粒石，石性精悍，有劇毒。'大凡服食毒藥就像帶甲用兵，不得已時纔使用，如果不是到了特別危急的時候，不能服用。"太祖認爲對，下令進奉飲劑，病稍好，就賜給他錢財。

舊五代史卷二十五(唐書一)

本紀第一

武皇紀(上)

太祖武皇帝，諱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隴右金城人也。始祖拔野，唐貞觀中爲墨離軍使，從太宗討高麗、薛延陁有功，爲金方道副都護，因家於瓜州。太宗平薛延陁諸部，於安西、北庭置都護屬之，分同羅、僕骨之人，置沙陁都督府。蓋北庭有磧曰沙陁，故因以爲名焉。永徽中，以拔野爲都督，其後子孫五世相承。曾祖盡忠，貞元中，繼爲沙陁府都督。既而爲吐蕃所陷，乃舉其族七千帳徙於甘州。盡忠尋率部衆三萬東奔，俄而吐蕃追兵大至，盡忠戰殁。祖執宜，即盡忠之長子也，收合餘衆，至於靈州，德宗命爲陰山府都督。元和初，入爲金吾將軍，遷蔚州刺史、代北行營招撫使。莊宗即位，追謚爲昭烈皇帝，廟號懿祖。烈考國昌，本名赤心，唐朔州刺史。咸通中，討龐勛有功，入爲金吾上將軍，賜姓李氏，名國昌，仍係鄭王房。出爲振武節度使，尋爲吐渾所襲，退保於神武川。及武皇鎮太原，表爲代北軍節度使。中和三年薨。莊宗即位，追謚爲文皇，廟號獻祖。

太祖武皇帝，名克用，原姓朱耶，他的祖先是隴右金城人。始祖拔野，唐貞觀年間任墨離軍使，跟隨唐太宗討伐高麗、薛延陁有功，任金方道副都護，因而在瓜州安家。唐太宗平定薛延陁各部，在安西、北庭設置都護府統管他們，分出同羅、僕骨人，設置沙陁都督府。這是因爲北庭有沙漠叫沙陁，因此用作地名。永徽年間，任命拔野爲都督，以後他的子孫連續五代承襲此官。曾祖父盡忠，貞元年間，繼任沙陁府都督。不久被吐蕃攻陷，於是帶領全族七千帳遷到甘州。不久盡忠率領部下三萬人向東奔逃，很快吐蕃追兵蜂擁而至，盡忠戰死。祖父執宜，也就是盡忠的長子，招集剩下的人，到達靈州，唐德宗任命他爲陰山府都督。元和初年，入朝任金吾將軍，遷任蔚州刺史、代北行營招撫使。唐莊宗登位，追加謚號爲昭烈皇帝，廟號爲懿祖。父親李國昌，本名赤心，任唐朔州刺史。咸通年間，討伐龐勛有功，入朝任金吾上將軍，賜姓李，名國昌，仍歸屬鄭王一房。出京擔任振武節度使，不久被吐渾襲擊，退守神武川。到武皇鎮守太原時，上表任命爲代北軍節度使。中和三年去世。唐莊宗登位，追加謚號爲文皇，廟號爲獻祖。

武皇即獻祖之第三子也。母秦氏，以大中十年丙子歲九月二十二日，生於神武川之新城。在妊十三

武皇就是獻祖的第三個兒子。母親秦氏，大中十年丙子年九月二十二日，在神武川的新城生下武皇。她懷孕十三個月，臨産的時候，整夜艱

月，載誕之際，母艱危者竟夕，族人憂駭，市藥於雁門，遇神叟告曰："非巫醫所及，可馳歸，盡率部人，被甲持旄，擊鉦鼓，躍馬大噪，環所居三周而止。"族人如其教，果無恙而生。是時，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武皇始言，喜軍中語，齠齔善騎射，與儕類馳騁嬉戲，必出其右。年十三，見雙鳧翔於空，射之連中，衆皆臣伏。新城北有毗沙天王祠，祠前井一日沸溢，武皇因持卮酒而奠曰："予有尊主濟民之志，無何井溢，故未察其禍福，惟天王若有神奇，可與僕交談。"奠酒未已，有神人被金甲持戈，隱然出於壁間，見者大驚走，唯武皇從容而退，繇是益自負。

難危急，族人擔憂驚駭，前往雁門買藥，遇上一位神奇的老人告訴他們說："這不是巫士醫師所能醫治的，可以疾速趕回，率領所有部中之人，身披鎧甲，手持旗幟，打鉦擊鼓，縱馬大聲叫喊，圍繞她的住處跑三圈然後停下。"族人按照他的教導去做，果然順利生下武皇。這時，彩虹的光芒照亮室内，白氣充滿庭院，井水暴漲。武皇開始學説話時，喜歡軍隊中的語言，童年時善於騎馬射箭，和同齡人賽馬嬉戲，總是超過他們。十三歲時，見到兩隻野鴨在空中飛翔，張弓射去，連中目標，衆人都甘拜下風。新城北面有座毗沙天王祠，祠前那口井有一天突然井水翻滾外溢，武皇於是手持一杯酒祭灑於地説："我有尊奉天子救助百姓的志向，這時井水却溢了出來，因此不明白是禍是福。天王如果有神奇之功，可以和我交談。"酒未灑完，有一個神人身披金色鎧甲，手持戈矛，隱隱約約出現在墻壁之中，見到的人都大驚失色，四散逃跑，祇有武皇不慌不忙地退下，從此更加自負。

獻祖之討龐勛也，武皇年十五，從征，摧鋒陷陣，出諸將之右，軍中目爲"飛虎子"。賊平，獻祖授振武節度使，武皇爲雲中牙將。嘗在雲中，宿於别館，擁妓醉寢，有俠兒持刃欲害武皇，及突入曲室，但見烈火熾赫於帳中，俠兒駭異而退。又嘗與達靼部人角勝，達靼指雙雕於空曰："公能一發中否?"武皇即彎弧發矢，連貫雙雕，邊人拜伏。及壯，爲雲中守捉使，事防禦使支謨，與同列晨集廨舍，因戲升郡閣，踞謨之座，謨亦不敢詰。

獻祖討伐龐勛時，武皇十五歲，跟隨出征，衝鋒陷陣，勇猛超過衆將領，軍中把他看成"飛虎子"。平定賊軍後，獻祖被授予振武節度使，武皇任雲中牙將。在雲中時，曾經住在别墅中，醉後摟着歌妓睡去，有個俠士持刀想殺死武皇，到衝進内室時，祇見烈火在帳中熊熊燃燒，俠士恐懼驚異，趕快退出。又曾經和達靼部人鬥勝負，達靼人指着空中兩隻雕説："你能一箭射中嗎?"武皇便張弓發箭，連穿雙雕，邊地衆人揖拜心服。到壯年時，擔任雲中守捉使，爲防禦使支謨的部下，一次和同僚清晨聚集在官舍，半開玩笑地登上郡府樓閣，蹲在支謨的座位上，支謨也不敢責問他。

乾符三年，朝廷以段文楚爲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時歲薦饑，文楚稍削軍食，諸軍咸怨。武皇爲雲中防邊督將，部下爭訴以軍食不充，邊校程懷素、王行審、蓋寓、李存璋、薛鐵山、康君立等，即擁武皇入雲州，衆且萬人，營於鬭雞臺，城中

乾符三年，朝廷任命段文楚爲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當時遇到饑荒，段文楚稍稍削減軍糧，各軍都有怨言。武皇身爲雲中防邊督將，部下爭相申訴軍糧不足，邊校程懷素、王行審、蓋寓、李存璋、薛鐵山、康君立等人，當即簇擁武皇進入雲州，隨從之人將近一萬，駐扎在鬭雞臺，城中人將段文楚枷鎖出城，響應城外諸

械文楚出，以應於外。諸將列狀以聞，請授武皇旄鉞，朝廷不允，徵諸道兵以討之。

乾符五年，黄巢渡江，其勢滋蔓，天子乃悟其事，以武皇爲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冬，獻祖出師討党項，吐渾赫連鐸乘虚陷振武，舉族爲吐渾所擄。武皇至定邊軍迎獻祖歸雲州，雲州守將拒關不納。武皇略蔚、朔之地，得三千人，屯神武川之新城。赫連鐸晝夜攻圍，武皇昆弟三人四面應賊，俄而獻祖自蔚州引軍至，吐渾退走，自是軍勢復振。天子以赫連鐸爲大同軍節度使，仍命進軍以討武皇。

乾符六年春，朝廷以昭義節度使李鈞充北面招討使，將上黨、太原之師過石嶺關，屯於代州，與幽州李可舉會赫連鐸同攻蔚州。獻祖以一軍禦之，武皇以一軍南抵遮虜城以拒李鈞。是冬大雪，弓弩弦折，南軍苦寒，臨戰大敗，奔歸代州，李鈞中流矢而卒。

廣明元年春，天子復命元帥李涿率兵數萬屯代州。武皇令軍使傅文達起兵於蔚州，朔州刺史高文集與薛葛、安慶等部將縛文達送於李涿。六月，李涿引大軍攻蔚州，獻祖戰不利，乃率其族奔於達靼部。居數月，吐渾赫連鐸密遣人賂達靼以離間獻祖，既而漸生猜阻。武皇知之，每召其豪右射獵於野，或與之百步馳射馬鞭，或以懸針樹葉爲的，中之如神，由是部人心伏，不敢竊發。俄而黄巢自江、淮北渡，武皇椎牛釃酒，饗其酋首，酒酣，喻之曰：“予父子爲賊臣讒間，報國無由。今聞黄巢北犯江、淮，必爲中原之患。一日天子赦宥，有詔徵兵，僕與公等南向而定天

人。衆將領列數功勞把情况一一上報，請求授予武皇節度使，朝廷不允許，徵集各道軍隊討伐他們。

乾符五年，黄巢渡過長江，勢力越來越大，天子纔覺得此事處理不當，任命武皇爲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冬天，獻祖出兵討伐党項，吐渾赫連鐸乘虚攻陷振武，全族被吐渾俘獲。武皇到定邊軍迎接獻祖回雲州，雲州守將閉門拒絶接納。武皇攻取蔚、朔之地，得到三千人，屯駐在神武川的新城。赫連鐸晝夜圍攻，武皇兄弟三人四面應敵，不久獻祖從蔚州率兵趕到，吐渾撤退離去，從此重振軍威。天子任命赫連鐸爲大同軍節度使，仍然命令他進軍討伐武皇。

乾符六年春，朝廷任命昭義節度使李鈞充任北面招討使，率領上黨、太原軍隊越過石嶺關，屯駐在代州，和幽州李可舉與赫連鐸會師共同攻打蔚州。獻祖率領一支軍隊抵禦，武皇率領一支軍隊向南抵達遮虜城抗拒李鈞。這年冬天下大雪，弓弩弦斷，南方兵士不堪寒冷，交戰大敗，逃奔回代州，李鈞中飛箭而死。

廣明元年春，天子又命令元帥李涿率兵數萬人屯駐代州。武皇命令軍使傅文達在蔚州起兵，朔州刺史高文集和薛葛、安慶等部將把傅文達綁送李涿。六月，李涿率領大軍攻打蔚州，獻祖作戰失利，於是率領他的族人投奔達靼部。過了幾個月，吐渾赫連鐸秘密派人賄賂達靼來離間獻祖，不久達靼對獻祖逐漸産生猜疑。武皇獲知，每每召集達靼豪强在野外射獵，或者和他們在百步之外飛馬比射馬鞭，或者用懸挂的針和樹葉作靶子，都能射中如有神助，因此部落衆人心服，不敢暗中生事。不久黄巢從長江、淮河北渡，武皇殺牛擺酒，招待達靼酋長，酒喝到暢快時，告訴他們說：“我們父子倆被奸臣讒言離間，報國無門。現在獲知黄巢向北侵犯江、淮，一定會成爲中原禍患。有朝一日天子赦免我們，下詔徵兵，我與你們去南方平定天下，這是我的心願。

下，是予心也。人生世間，光景幾何，曷能終老沙堆中哉！公等勉之。”達靼知無留意，皆釋然無間。

是歲十一月，黄巢寇潼關，天子令河東監軍陳景思爲代北起軍使，收兵破賊。十二月，黄巢犯長安，僖宗幸蜀，陳景思與李友金發沙陁諸部五千騎南赴京師。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

中和元年二月，友金軍至絳州，將渡河，刺史瞿正謂陳景思曰：“巢賊方盛，不如且還代北，徐圖利害。”四月，友金旋軍雁門，瞿正至代州，半月之間，募兵三萬，營於崞縣之西。其軍皆北邊五部之衆，不閑軍法，瞿正、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謂景思曰：“興大衆，成大事，當威名素著，則可以伏人。今軍雖數萬，苟無善帥，進亦無功。吾兄李司徒父子，去歲獲罪於國家，今寄北部，雄武之略，爲衆所推。若驟騎急奏召還，代北之人一麾響應，則妖賊不足平也。”景思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武皇爲雁門節度使，仍令以本軍討賊。李友金發五百騎齎詔召武皇於達靼，武皇即率達靼諸部萬人趨雁門。五月，整兵二萬，南嚮京師。太原鄭從讜以兵守石嶺關，武皇乃引軍出他道，至太原城下，會大雨，班師於雁門。

中和二年八月，獻祖自達靼部率其族歸代州。十月，武皇率忻、代、蔚、朔、達靼之軍三萬五千騎赴難於京師。先移檄太原，鄭從讜拒關不納，武皇以兵擊之，進軍至城下，遣人齎幣馬遺從讜，從讜亦遣人饋武皇貨幣、饔餼、軍器。武皇南去，自陰地趨晋、絳。十二月，武皇至河中。

中和三年正月，晋國公王鐸承

人在世間，有多少光陰？怎麽能老死在沙堆中呢！你們努力吧！”達靼知道他没有留下來的打算，都放心了，消除了隔閡。

這年十一月，黄巢侵犯潼關，天子命令河東監軍陳景思擔任代北起軍使，集合軍隊準備破敵。十二月，黄巢侵犯長安，唐僖宗前往蜀中，陳景思和李友金出動沙陁各部落五千騎兵向南趕赴京城。李友金就是武皇的族父。

中和元年二月，李友金的軍隊到達絳州，準備渡過黄河，刺史瞿正對陳景思説：“黄巢賊勢正盛，不如暫且回代北，慢慢經營，興利除害。”四月，李友金回師雁門，瞿正到達代州，半個月中，招募兵士三萬人，駐營崞縣西面。這些軍隊都是北部邊境五個部族的人，不熟悉兵法，瞿正、李友金無法控制。李友金對陳景思説：“勞師動衆，成就大事，應當有素來威名顯赫的人，纔可以服人。如今軍隊雖有幾萬人，如果没有好的將帥，進軍也不能建立戰功。我哥哥李司徒父子，去年被國家治罪，如今寄居北邊部族，父子的雄才大略，爲衆人所公認。如果派剽悍的騎兵火速上奏召他們回來，代北人一呼百應，那麽興妖作怪之賊人就不難平定了。”陳景思同意這樣做，催促上奏天子。天子於是任命武皇爲雁門節度使，并命令他率領本軍討伐賊軍。李友金派五百騎兵帶着詔書到達靼召唤武皇，武皇便率領達靼各部一萬人趕赴雁門。五月，整飭兵馬二萬人，向南趕赴京城。太原鄭從讜率兵把守石嶺關，武皇於是帶兵從别的道路出兵，到達太原城下，碰上大雨，回師到雁門。

中和二年八月，獻祖從達靼部率領他的部族回到代州。十月，武皇率領忻、代、蔚、朔、達靼的軍隊三萬五千騎兵，到京城救難。先發布聲討文書到太原，鄭從讜閉門不開，武皇率兵攻擊，進軍到城下，派人帶着錢財馬匹贈送給鄭從讜，鄭從讜也派人送給武皇財物、美食、武器。武皇向南而去，從陰地奔赴晋、絳。十二月，武皇到達河中。

中和三年正月，晋國公王鐸遵奉制令授予

制授武皇東北面行營都統。武皇令其弟克修領前鋒五百騎渡河視賊，黄巢遣將米重威齎重賂及僞詔以賜武皇，武皇納其賂以給諸將，燔其僞詔。是時，諸道勤王之師雲集京畿，然以賊勢尚熾，未敢争鋒。及武皇將至，賊帥相謂曰："鴉兒軍至，當避其鋒。"武皇以兵自夏陽濟河。二月，營於乾坑店。黄巢大將尚讓、林言、王璠、趙璋等引軍十五萬屯於梁田陂。翌日，大軍合戰，自午及晡，巢賊大敗。是夜，賊衆遁據華州。武皇進軍圍之，巢弟黄鄴、黄揆固守。三月，尚讓引大軍赴援，武皇率兵萬餘逆戰於零口，巢軍大敗，武皇進軍渭橋。翌日，黄揆棄華州而遁。王鐸承制授武皇雁門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四月，黄巢燔長安，收其餘衆，東走藍關。武皇進收京師。七月，天子授武皇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左僕射、河東節度使。

武皇爲東北面行營都統。武皇命令他的弟弟李克修率前鋒五百名騎兵渡過黄河探視敵情，黄巢派將領米重威帶着重禮和非法製作的詔書賜給武皇，武皇收下重禮分給諸將領，燒毁非法詔書。這時，各道救護天子的軍隊雲集京城附近，但因賊軍氣焰正盛，没敢與其争戰。到武皇快到時，敵軍將帥相互説道："鴉兒的軍隊到了，應當避開他的鋒芒。"武皇率兵從夏陽渡過黄河。二月，駐營乾坑店。黄巢的大將尚讓、林言、王璠、趙璋等率軍十五萬人屯駐梁田陂。第二天，大軍交戰，從中午到黄昏，黄巢賊軍大敗。這天晚上，賊軍逃跑，盤據華州。武皇進軍將其包圍，黄巢的弟弟黄鄴、黄揆堅守。三月，尚讓率大軍趕來援救，武皇率兵一萬多人在零口迎戰，黄巢軍隊大敗，武皇進軍渭橋。第二天，黄揆放棄華州逃跑。王鐸遵奉制令授予武皇爲雁門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四月，黄巢燒毁長安，招集殘留的部下，向東逃往藍關。武皇進軍收復京城。七月，天子授予武皇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左僕射、河東節度使。

是時，武皇既收長安，軍勢甚雄，諸侯之師皆畏之。武皇一目微眇，故其時號爲"獨眼龍"。是月，武皇仗節赴鎮，遣使報鄭從讜，請治裝歸朝。武皇次於郊外，因往赴雁門寧覲獻祖。八月，自雁門赴鎮河東，時年二十有八。十一月，平潞州，表其弟克修爲昭義節度使。潞帥孟方立退保於邢州。

這時，武皇已經收復長安，軍隊聲勢十分雄壯，諸侯的軍隊都畏懼他。武皇的一隻眼睛略有點瞎，因此當時稱他爲"獨眼龍"。這月，武皇帶着符節奔赴鎮所，派使者通報鄭從讜，請他整裝還朝。武皇停駐郊外，趁便趕赴雁門探望獻祖。八月，從雁門赴任河東節度使，當時二十八歲。十一月，平定潞州，上表請求任命他的弟弟李克修爲昭義節度使。潞州守將孟方立退守邢州。

十二月，許帥田從異、汴帥朱温、徐帥時溥、陳州刺史趙犨各遣使來告，以巢、蔡合從，凶鋒尚熾，請武皇共力討賊。

十二月，許州守將田從異、汴州守將朱温、徐州守將時溥、陳州刺史趙犨各自派使者來報告，因黄巢、蔡州賊兵聯合，勁敵氣焰正盛，請求武皇同心協力討伐賊軍。

中和四年春，武皇率蕃漢之師五萬，自澤、潞將下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乃屯兵於萬善。數日，移軍自河中南渡，趨汝、洛。四月，武皇合徐、汴之師破尚讓

中和四年春，武皇率領番漢軍隊五萬人，準備從澤、潞下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推辭説黄河上橋梁不完備，於是駐兵萬善。幾天後，移兵從河中南渡，奔赴汝、洛。四月，武皇會合徐、汴軍隊在太康攻破尚讓，斬殺俘獲敵兵數以

於太康，斬獲萬計，進攻賊於西華，賊將黄鄴棄營而遁。是夜大雨，巢營中驚亂，乃棄西華之壘，退營陳州北故陽里。五月癸亥，大雨震電，平地水深數尺，賊營爲水所漂而潰。戊辰，武皇引軍營於中牟，大破賊於王滿渡。庚午，巢賊大至，濟汴而北。是夜復大雨，賊黨驚潰。武皇營於鄭州，賊衆分寇汴境。武皇渡汴，遇賊將渡而南，半濟擊之，大敗之，臨陣斬賊將李周、王濟安、陽景彪等。是夜，賊大敗，殘衆保於胙縣、冤句。大軍躡之，黄巢乃携妻子兄弟千餘人東走，武皇追賊至於曹州。

是月，班師過汴，汴帥迎勞於封禪寺，請武皇休於府第，乃以從官三百人及監軍使陳景思館於上源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汴帥自佐饗，出珍幣侑勸。武皇酒酣，戲諸侍妓，與汴帥握手，叙破賊事以爲樂。汴帥素忌武皇，乃與其將楊彦洪密謀竊發，彦洪於巷陌連車樹栅，以扼奔竄之路。時武皇之從官皆醉，俄而伏兵竊發，來攻傳舍。武皇方大醉，噪聲動地，從官十餘人捍賊。侍人郭景銖滅燭扶武皇，以茵幕裹之，匿於床下，以水洒面，徐曰："汴帥謀害司空！"武皇方張目而起，引弓抗賊。有頃，烟火四合，復大雨震電，武皇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數人而去。雨水如澍，不辨人物，隨電光登尉氏門，縋城而出，得還本營。監軍陳景思、大將史敬思并遇害。武皇既還營，與劉夫人相向慟哭。詰旦，欲勒軍攻汴，夫人曰："司空比爲國家討賊，赴東諸侯之急，雖汴人謀害，自有朝廷論列。若反戈攻城，則曲在我也，人得以爲辭。"乃收軍而去，馳檄於汴帥。汴帥報曰："竊發之夜，非僕本心，是

萬計，進軍到西華攻擊賊軍，賊軍將領黄鄴放棄營地逃跑。這天晚上下大雨，黄巢軍營中驚慌混亂，於是放棄西華營壘，退軍屯駐陳州北面的故陽里。五月癸亥，大雨傾盆，雷聲震耳，平地水深幾尺，賊軍營被水淹没而漂散。戊辰，武皇率領軍隊駐扎中牟，在王滿渡大破賊軍。庚午，黄巢賊軍蜂擁而至，渡過汴水向北進軍。這天晚上又下大雨，賊軍驚慌潰散。武皇駐扎鄭州，賊軍分兵入侵汴境。武皇渡過汴水，遇上賊軍正準備渡河南去，渡過一半時發起攻擊，大敗賊軍，在陣前斬殺賊將李周、王濟安、陽景彪等人。這天晚上，賊軍大敗，殘兵敗將退守胙縣、冤句。大軍緊跟在後，黄巢於是帶着妻子兒女兄弟一千多人向東逃走，武皇追擊賊軍到達曹州。

這月，回師經過汴，汴州守將在封禪寺迎接慰勞，請武皇在府舍休息，於是帶着三百名隨從官和監軍使陳景思住宿在上源驛。這天晚上，奏樂設宴，汴州守將親自作陪，拿出珍貴的禮物助興勸酒。武皇酒喝得暢快，和陪侍歌妓開玩笑，和汴州守將握手，叙談破賊的事取樂。汴州守將素來忌恨武皇，於是和他的將領楊彦洪密謀暗中起事，楊彦洪在街巷中將車連排，立起栅欄，以便卡斷武皇奔逃的路。當時武皇的隨從官都醉了，不久伏兵偷偷出動，前來攻打旅舍。武皇正大醉，喧嘩聲驚天動地，隨從官僅十多人抵抗賊軍。侍從郭景銖滅掉燈燭扶起武皇，用毯子幕布裹住他，把他藏在床下，用水澆武皇的臉，慢慢説："汴州守將要謀害司空！"武皇纔張開眼睛，一躍而起，拉弓抵抗賊軍。過了一會兒，烟火四起，又大雨傾盆，雷聲震耳，武皇找到隨從薛鐵山、賀回鶻等幾人一起逃離。雨水如注，分不清人和物，武皇等人藉着閃電光登上尉氏門，從城上吊着繩子下到城外，得以返回軍營。監軍陳景思、大將史敬思都遇害。武皇回營後，和劉夫人相對痛哭。黎明時，準備集合軍隊進攻汴州，夫人説："司空近來爲國家討伐賊軍，赴救東面諸侯的危難，雖然汴人謀害你，自有朝廷論罪。如果倒戈攻城，那就是我們虧理了，人人都可以把這作爲話柄。"於是收兵離去，飛馬送檄書給汴

朝廷遣天使與牙將楊彦洪同謀也。”武皇自武牢關西趨蒲、陝而旋。秋七月，至太原。武皇自以累立大功，爲汴帥怨圖，陷没諸將，乃上章申理。及武皇表至，朝廷大恐，遣内臣宣諭，尋加守太傅、同平章事、隴西郡王。

州守將。守將回答説：“出事那天晚上，不是我的本心，是朝廷派天使和牙將楊彦洪共同謀劃的。”武皇從武牢關西面直奔蒲、陝而返回。秋七月，到達太原。武皇自認爲多次建立大功，被汴州守將怨恨暗算，損失諸多將領，於是上奏章申訴。武皇的表章送到時，朝廷十分恐懼，派宫内侍臣前去傳旨解釋，不久加官守太傅、同平章事、隴西郡王。

光啓元年三月，幽州李可舉、鎮州王景崇連兵寇定州，節度使王處存求援於武皇，武皇遣大將康君立、安老、薛可、郭啜率兵赴之。五月，鎮人攻無極，武皇親領兵救之。鎮人退保新城，武皇攻之，斬首萬餘級，獲馬千匹。王處存亦敗燕軍於易州。

光啓元年三月，幽州李可舉、鎮州王景崇合兵侵犯定州，節度使王處存向武皇求援，武皇派大將康君立、安老、薛可、郭啜率兵前去救援。五月，鎮人攻打無極，武皇親自率兵救援。鎮人退守新城，武皇攻打他們，斬殺一萬多人，繳獲馬一千匹。王處存也在易州打敗燕軍。

十一月，河中王重榮遣使來乞師，且言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將加兵於己。初，武皇與汴人構怨，前後八表，請削奪汴帥官爵，自以本軍進討。天子累遣内臣楊復恭宣旨，令且全大體，武皇不時奉詔，天子頗右汴帥。時觀軍容使田令孜君側擅權，惡王重榮與武皇膠固，將離其勢，乃移重榮於定州。重榮告於武皇，武皇上章言：“李符、朱玫挾邪忌正，黨庇朱温。臣已點檢蕃漢軍五萬，取來年渡河，先斬朱玫、李昌符，然後平蕩朱温。”天子覽表，遣使譬喻百端，軺傳相望。既而朱玫引邠、鳳之師攻河中，王重榮出師拒戰。朱玫軍於沙苑，對壘月餘。十二月，武皇引軍渡河，與朱玫决戰，玫大敗，收軍夜遁，入于京師。時京城大駭，天子幸鳳翔，武皇退軍於河中。

十一月，河中王重榮派使者來求兵，并且説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將對自己用兵。當初，武皇和汴人結怨，前後八次上表，請求削奪汴州守將官爵，自己率領本軍前去討伐。天子多次派宫内侍臣楊復恭傳達旨意，令他暫且顧全大局，武皇没有及時接受詔令，天子常袒護汴州守將。當時觀軍容使田令孜在皇帝身邊專權，忌諱王重榮和武皇關係過密，準備分散他們的勢力，於是調任王重榮到定州。王重榮告訴武皇，武皇上奏章説:“李符、朱玫心懷邪惡,忌恨正直,庇護朱温。我已點集番漢軍五萬人，準備明年渡過黄河，先斬殺朱玫、李昌符，然後掃平朱温。”天子看了他的表章，派使者百般開導勸説，驛車絡繹不絶。不久朱玫率邠、鳳軍隊攻打河中，王重榮出兵抵抗。朱玫駐軍沙苑，對峙一個多月。十二月，武皇率軍渡過黄河，和朱玫决戰，朱玫大敗，連夜收兵逃跑，進入京城。當時京城十分驚恐，天子去往鳳翔，武皇退軍到河中。

光啓二年正月，僖宗駐蹕於寶雞，武皇自河中遣使上章，請車駕還京，且言大軍止誅凶黨。時田令孜請僖宗南幸興元，武皇遂班師。朱玫於

光啓二年正月，唐僖宗停駐寶雞，武皇從河中派使者上章，請求唐僖宗回京，并且説他的大軍衹誅殺凶殘黨羽。當時田令孜請求唐僖宗南去興元，武皇於是回師。朱玫在鳳翔立嗣襄王李

鳳翔立嗣襄王熅爲帝，以僞詔賜武皇，武皇燔之，械其使，馳檄諸方鎮，遣使奉表於行在。

九月，武皇遣昭義節度使李克修討孟方立於邢州，大敗方立之衆於焦崗，斬首數千級。以大將安金俊爲邢州刺史，以撫其降人。十月，進攻邢州，邢人出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援於鎮州，鎮人出兵三萬以援方立。克修班師。

光啓三年六月，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爲部將常行儒所殺，武皇表重榮兄重盈爲帥。七月，武皇以安金俊爲澤州刺史。時張全義自河陽據澤州，及李罕之收復河陽，召全義令守洛陽，全義乃棄澤州而去，故以金俊守之。

文德元年二月，僖宗自興元還京。三月，僖宗崩，昭宗即位，以武皇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隴西郡王，食邑七千户，食實封二百户。河南尹張全義潛兵夜襲李罕之於河陽，城陷，舉族爲全義所擄，罕之逾垣獲免，來歸於武皇。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兒、安金俊、安休休將七千騎送罕之至河陽。汴將丁會、牛存節、葛從周將兵赴援，李存孝率精騎逆戰於温縣。汴人既扼太行之路，存孝殿軍而退。騎將安休休以戰不利，奔於蔡。武皇以罕之爲澤州刺史，遥領河陽節度使。

十月，邢州孟方立遣大將奚忠信將兵三萬寇遼州，武皇大破之，斬首萬級，生擒奚忠信。

龍紀元年五月，遣李罕之、李存孝攻邢州。六月，下磁州。邢將馬溉率兵數萬來拒戰，罕之敗之於琉璃陂，生擒馬溉，徇於城下。孟方立恚恨，飲鴆而死。三軍立其侄遷爲留後。使求援於汴。汴將王虔裕率精甲

熅爲皇帝，送非法詔書給武皇，武皇將其燒掉，把使者關押起來，飛馬遞送聲討書給各方鎮，派使者上呈表章至唐僖宗行宫。

九月，武皇派昭義節度使李克修到邢州討伐孟方立，在焦崗大敗孟方立軍，斬殺幾千人。任命大將安金俊爲邢州刺史，以便安撫投降的人。十月，李克修進攻邢州，邢人出城應戰，又打敗他們。孟方立向鎮州求援，鎮人出兵三萬人援助孟方立。李克修回師。

光啓三年六月，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被部將常行儒殺掉，武皇上表請求任命王重榮的哥哥王重盈爲守將。七月，武皇任命安金俊爲澤州刺史。當時張全義從河陽占據澤州，到李罕之收復河陽時，命令張全義守洛陽，張全義於是放棄澤州離去，因此任命安金俊守澤州。

文德元年二月，唐僖宗從興元回到京城。三月，唐僖宗去世，唐昭宗登位，任命武皇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隴西郡王，食邑七千户，食實封二百户。河南尹張全義暗中出兵到河陽夜襲李罕之，河陽城失陷，李罕之全族被張全義俘獲，李罕之越城逃跑，幸免於難，前來歸附武皇。武皇派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兒、安金俊、安休休率領七千騎兵護送李罕之到河陽。汴州將領丁會、牛存節、葛從周帶兵趕來救援，李存孝率領精幹的騎兵在温縣迎戰。汴人卡住太行通道後，李存孝負責斷後而撤退。騎將安休休因作戰失利，逃奔到蔡。武皇任命李罕之爲澤州刺史，遥領河陽節度使。

十月，邢州孟方立派大將奚忠信率兵三萬人入侵遼州，武皇大破奚忠信，斬殺一萬人，活捉奚忠信。

龍紀元年五月，派李罕之、李存孝攻打邢州。六月，攻克磁州。邢州將領馬溉率兵數萬人前來迎戰，李罕之在琉璃陂打敗他們，活捉馬溉，把他押到城下斬首示衆。孟方立憤怒怨恨，喝下毒酒自殺而死。三軍擁戴他的侄子孟遷爲留後。派使者向汴求援。汴州將領王虔裕率精兵數

數百入於邢州，罕之等班師。

大順元年，遣李存孝攻邢州，孟遷以邢、洺、磁三州降，執汴將王虔裕三百人以獻。武皇徙孟遷於太原，以安金俊爲邢洺團練使。

三月，昭義軍節度使李克修卒，以李克恭爲潞州節度使。是月，武皇攻雲州，拔其東城。赫連鐸求援於燕，燕帥李匡威將兵三萬以赴之，戰於城下，燕軍大敗。時徐州時溥爲汴軍所攻，遣使來求援，武皇命石君和由兗、鄆以赴之。

五月，潞州軍亂，殺節度使李克恭，州人推牙將安居受爲留後，南結汴將。時潞之小將馮霸擁叛徒三千騎駐於沁水，居受使人召之，馮霸不至。居受懼，出奔至長子，爲村胥所殺，傳首於霸，霸遂入潞州，自爲留後。武皇遣大將康君立、李存孝等攻之，汴將朱崇節、葛從周率兵入潞州以固之。是時，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與汴帥協謀，連上表請加兵於太原，宰相張濬、孔緯贊成其事。六月，天子削奪武皇官爵，以張濬爲招討使，以京兆尹孫揆爲副，華州韓建爲行營都虞候，以汴帥爲河東南面招討使，幽州李匡威爲河東北面招討使，雲州赫連鐸爲副。汴將朱友裕將兵屯晋、絳，時汴軍已據潞州，又遣大將李讜等率軍數萬，急攻澤州，武皇遣李存孝自潞州將三千騎以援之。汴將鄧季筠以一軍犯陣，存孝追擊，擒其都將十數人，獲馬千餘匹。是夜，李讜收軍而退，大軍掩擊至馬牢關，斬首萬餘級，追襲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軍攻潞州。

八月，存孝擒新授昭義節度使孫揆。初，朝廷授揆節鉞，以本軍取刀黄嶺路赴任，存孝偵知之，引騎三百

百人進入邢州，李罕之等人回師。

大順元年，派李存孝攻打邢州，孟遷獻邢、洺、磁三州投降，俘獲汴州將領王虔裕等三百人獻上。武皇把孟遷遷移到太原，任命安金俊爲邢洺團練使。

三月，昭義軍節度使李克修去世，任命李克恭爲潞州節度使。這月，武皇攻打雲州，攻克東城。赫連鐸向燕求援，燕州守將李匡威率兵三萬人趕去，在城下交戰，燕軍大敗。當時徐州時溥受到汴軍攻擊，派使者來求援，武皇命石君和從兗、鄆趕去。

五月，潞州軍隊叛亂，殺死節度使李克恭，州中人推舉牙將安居受任留後，和南面的汴州將領交結。當時潞州小將馮霸帶着叛軍三千騎兵駐扎在沁水，安居受派人叫他前來，馮霸不來。安居受畏懼，出逃到長子，被村民殺死，把他的頭送給馮霸，馮霸於是進入潞州，自任留後。武皇派大將康君立、李存孝等人攻打馮霸，汴州將領朱崇節、葛從周率兵進入潞州固守。這時，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和汴州守將共謀，接連上表請求對太原用兵，宰相張濬、孔緯助成其事。六月，天子削奪武皇的官爵，任命張濬爲招討使，京兆尹孫揆爲副使，華州韓建爲行營都虞候，任命汴州守將爲河東南面招討使，幽州李匡威爲河東北面招討使，雲州赫連鐸爲副使。汴州將領朱友裕率兵屯駐晋、絳，當時汴軍已占據潞州，又派大將李讜等人率軍數萬人，急攻澤州，武皇派李存孝從潞州率領三千騎兵前去救援。汴州將領鄧季筠率領一支軍隊衝陣，李存孝追擊，擒獲都將十多人，繳獲馬一千多匹。這天晚上，李讜收兵撤退，大軍突襲到馬牢關，斬殺一萬多人，追擊到懷州返回。李存孝又率軍攻打潞州。

八月，李存孝擒獲剛授任的昭義節度使孫揆。當初，朝廷授予孫揆節度使，孫揆率領本軍取道刀黄嶺赴任，李存孝探聽得知，率領三百名

伏于長子縣崖谷間。揆建牙持節，褒衣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谷口，遂擒揆及中使韓歸範，并將校五百人。存孝械揆等，以組練繫之，環于潞州，遂獻于武皇。武皇謂揆曰："公縉紳之士，安言徐步可至達官，何用如是！"揆無以對，令繫於晉陽獄。武皇將用爲副使，使人誘之，揆言不遜，遂殺之。

騎兵埋伏在長子縣山谷中。孫揆設置全副儀仗，身着官服，布蓋遮護，簇擁着衆人趕路，李存孝突然從谷口衝出，於是擒獲孫揆和中使韓歸範，以及將校五百人。李存孝給孫揆等人戴上脚鐐手銬，用繩子把他們捆起來，繞回潞州，於是獻給武皇。武皇對孫揆說："你是做官的人，緩言慢步可以做到高官，哪裏用得着如此！"孫揆無言以對，武皇下令把孫揆關押在晉陽獄中。武皇準備任用孫揆爲副使，派人開導他，孫揆出言不遜，於是把他殺死。

九月，汴將葛從周棄潞州而遁，武皇以康君立爲潞州節度使，以李存孝爲汾州刺史。十月，張濬之師入晉州，游軍至汾、隰。武皇遣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營於洪洞，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華州韓建以壯士三百人冒犯存孝之營，存孝追擊，直壓晉州西門，張濬之師出戰，爲存孝所敗，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二月，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奔，韓建、張濬由含山路遁去。

九月，汴州將領葛從周放棄潞州逃跑，武皇任命康君立爲潞州節度使，任命李存孝爲汾州刺史。十月，張濬的軍隊進入晉州，游擊部隊到達汾、隰。武皇派薛鐵山、李承嗣率三千騎兵出陰地關，駐扎洪洞，派李存孝率兵五千人，駐扎趙城。華州韓建率三百名壯士進犯李存孝的軍營，李存孝追擊，直逼晉州西門，張濬的軍隊出戰，被李存孝打敗，從此閉城不出。李存孝率軍攻打絳州。十二月，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逃奔，韓建、張濬從含山路逃離。

大順二年春正月，武皇上章申理，其略曰："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候聖裁。"天子尋就加守中書令。是月，魏博爲汴將葛從周所寇，節度使羅弘信遣使來求援，武皇出師以赴之。

大順二年春正月，武皇上章申辯，大意說："我現在没有官爵，名義上是罪人，不敢回到陛下的藩鎮，并且想在河中寄居，進退去留，等候陛下裁决。"天子隨即就現職加任武皇守中書令。這個月，魏博被汴州將領葛從周侵犯，節度使羅弘信派使者來求援，武皇出兵趕去救援。

三月，邢州節度使安知建叛，奔青州。天子以知建爲神武統軍，自棣州泝河歸朝。鄆州朱瑄邀斬於河上，傳首晉陽。以李存孝爲邢州節度使。

三月，邢州節度使安知建反叛，投奔青州。天子任命安知建爲神武統軍，從棣州逆黃河而上還朝。鄆州朱瑄在黃河攔截，斬殺安知建，把他的首級送到晉陽，任命李存孝爲邢州節度使。

四月，武皇大舉兵討赫連鐸於雲州，遣騎將薛阿檀率前軍以進攻，武皇設伏兵於御河之上，大破之，因壍守其城。七月，武皇進軍柳會，赫連鐸力屈食盡，奔於吐渾部，遂歸幽州，雲州平。武皇表石善友爲大同軍

四月，武皇大舉出兵到雲州討伐赫連鐸，派騎將薛阿檀率領前軍進攻，武皇在御河設置伏兵，大破敵兵，因而挖壕守城。七月，武皇進軍柳會，赫連鐸力竭糧盡，投奔吐渾部，武皇於是回到幽州，雲州平定。武皇上表請求任命石善友爲大同軍防禦使。

防禦使。

邢州節度使李存孝以鎮州王鎔托附汴人，謀亂河朔，北連燕寇，請乘雲、代之捷，平定燕、趙，武皇然之。八月，大蒐於晉陽，遂南巡澤、潞，略地懷、孟，河陽趙克裕望風送款，請修鄰好。九月，蒐於邢州。十月，李存孝董前軍攻臨城，鎮人五萬營於臨城西北龍尾崗，武皇令李存審、李存賢以步軍攻之，鎮人大敗，殺獲萬計，拔臨城，進攻元氏。幽州李匡威以步騎五萬營於鄗邑，以援鎮州，武皇分兵大掠，旋軍邢州。

邢州節度使李存孝因鎮州王鎔依附汴人，陰謀在河朔叛亂，北面和燕寇勾結，請求趁着雲、代勝利的有利形勢，平定燕、趙，武皇同意這樣做。八月，在晉陽大閱軍隊，於是南巡澤、潞，攻占懷、孟，河陽趙克裕望風投誠，請求建立睦鄰友好關係。九月，在邢州閱兵。十月，李存孝率前軍攻打臨城，鎮人五萬軍隊駐營臨城西北的龍尾崗，武皇命令李存審、李存賢率步軍進攻，鎮人大敗，斬殺俘獲以萬計，攻克臨城，進攻元氏。幽州李匡威率步兵騎兵五萬人駐營鄗邑，援助鎮州，武皇分兵大肆劫掠，回師邢州。

舊五代史卷二十六(唐書二)

本紀第二

武皇紀(下)

景福元年正月，鎮州王鎔恃燕人之援，率兵十餘萬攻邢州之堯山。武皇遣李存信將兵應援，李存孝素與存信不協，遞相猜貳，留兵不進。武皇又遣李嗣勳、李存審將兵援之，大破燕、趙之衆，斬首三萬，收其軍實。三月，武皇進軍渡滹沱，攻欒城，下鼓城、槀城。四月，燕軍寇雲、代，武皇班師。

景福元年正月，鎮州王鎔仗恃燕人的援助，率兵十多萬人攻打邢州的堯山。武皇派李存信率兵救援，李存孝和李存信素來不和，相互猜疑，李存信停兵不前。武皇又派李嗣勳、李存審率兵援助，大破燕、趙軍，斬殺三萬人，收繳敵軍軍需。三月，武皇進軍渡過滹沱河，攻打欒城，攻克鼓城、槀城。四月，燕軍侵犯雲、代，武皇回師。

八月，赫連鐸誘幽州李匡威之衆八萬，寇天成軍，遂攻雲州，營於州北，連亘數里。武皇潛軍入於雲州，詰旦，出騎軍以擊之，斬獲數萬，李匡威燒營而遁。十月，邢州李存孝叛，納款於梁，李存信構之也。

八月，赫連鐸誘使幽州李匡威軍八萬人，侵犯天成軍，於是進攻雲州，駐營州北，營寨連綿幾里長。武皇暗中派軍隊進入雲州，黎明時，出動騎兵攻擊敵軍，斬殺俘獲幾萬人，李匡威燒毀營寨逃跑。十月，邢州李存孝反叛，向梁投誠，這是李存信造成的。

景福二年春，大舉以伐王鎔，以其通好於李存孝也。二月，攻天長鎮，旬日不下。王鎔出師三萬來援，武皇逆戰於叱日嶺下，鎮人敗，斬首萬餘級。時歲饑，軍乏食，脯尸肉而食之。進軍下井陘，李存孝將兵夜入鎮州，鎮人乞師於汴，汴帥方攻時溥，不暇應之。乃求援於幽州，李匡威率兵赴之，武皇乃班師。七月，武皇討李存孝於邢州，遂攻平山，渡滹水，攻鎮州。王鎔懼，以帛五十萬犒軍，請修舊好，仍以鎮、冀之師助擊

景福二年春，大舉攻伐王鎔，這是因爲他和李存孝互通友好。二月，攻打天長鎮，十來天没能攻克。王鎔出兵三萬人來援助，武皇在叱日嶺下迎戰，鎮人戰敗，斬殺一萬多人。當時饑荒，軍隊缺糧，割下尸體上的肉烤着吃。進軍攻克井陘，李存孝率兵夜晚進入鎮州，鎮人向汴求兵，汴州守將正攻打時溥，没有時間接應。於是向幽州求援，李匡威率兵趕去，武皇於是回師。七月，武皇到邢州討伐李存孝，於是攻打平山，渡過滹水，攻打鎮州。王鎔畏懼，用五十萬匹絲綢犒賞武皇的軍隊，請求恢復舊時友好關係，并用鎮、冀兩地軍隊協助攻打李存孝，武皇准許。武

存孝，許之。武皇進圍邢州。十二月，武皇狩於近郊，獲白兔，有角長三寸。

皇進軍包圍邢州。十二月，武皇在近郊打獵，打到一隻白兔，有三寸長的角。

乾寧元年三月，邢州李存孝出城首罪，縶歸太原，轘於市。邢、洺、磁三州平。武皇表馬師素爲邢州節度使。

乾寧元年三月，邢州李存孝出城自首認罪，把他押回太原，在街市上車裂而死。邢、洺、磁三州平定。武皇上表請求任命馬師素爲邢州節度使。

五月，鄆州節度使朱瑄爲汴軍所攻，遣使來乞師，武皇遣騎將安福順、安福應、安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州以應之。

五月，鄆州節度使朱瑄遭到汴軍攻擊，派使者來求救兵，武皇派騎將安福順、安福應、安福遷統率精幹騎兵五百人，借道魏州前往應援。

九月，潞州節度使康君立以鴆死。

九月，潞州節度使康君立喝毒酒而死。

十月，武皇自晋陽率師伐幽州。初，李匡儔奪據兄位，燕人多不義之，安塞軍戍將劉仁恭挈族歸於武皇，武皇遇之甚厚。仁恭數進畫於蓋寓，言幽州可取之狀，願得兵一萬，指期平定。武皇方討李存孝於邢州，輟兵數千，欲納仁恭，不利而還。匡儔由是驕怠，數犯邊境，武皇怒，故率軍以討之。是時，雲州吐渾赫連鐸、白義誠并來歸，命皆笞而釋之。

十月，武皇從晋陽率軍攻伐幽州。當初，李匡儔奪取他哥哥的職位，燕人大多認爲他不義，安塞軍守將劉仁恭帶領部族歸附武皇，武皇待他很好。劉仁恭多次向蓋寓進獻圖紙，顯示可以攻取幽州的狀况，希望給他一萬人的軍隊，限期平定幽州。武皇正在邢州討伐李存孝，停兵未用數千人，想交給劉仁恭，失利而回。李匡儔因此更加驕横傲慢，多次侵犯邊境，武皇發怒，因此率軍討伐他。這時，雲州吐渾赫連鐸、白義誠都來歸附，武皇命令鞭打後赦免了他們。

十一月，進攻武州。甲寅，攻新州。十二月，李匡儔命大將率步騎六萬救新州，武皇選精甲逆戰，燕軍大敗，斬首萬餘級，生獲將領百餘人，曳練徇於新州城下。是夜，新州降。辛亥，進攻嬀州。壬子，燕兵復合於居庸關拒戰，武皇命精騎以疲之，令步將李存審由他道擊之，自午至晡，燕軍復敗。甲寅，李匡儔携其族棄城而遁，將之滄州，隨行輜車，臧獲、妓妾甚衆。滄帥盧彦威利其貨，以兵攻匡儔於景城，殺之，盡擄其衆。丙辰，進軍幽州，其守城大將請降，武皇令李存審與劉仁恭入城撫勞，居人如故，市不改肆，封府庫以迎武皇。

十一月，進攻武州。甲寅，攻打新州。十二月，李匡儔命令大將率領步兵騎兵六萬人救援新州，武皇挑選精兵迎戰，燕軍大敗，斬殺一萬多人，活捉將領一百多人，用繩子串起來在新州城下示衆。這天晚上，新州投降。辛亥，進攻嬀州。壬子，燕兵又會合於居庸關進行抵抗，武皇命令精鋭騎兵拖垮他們，命令步將李存審從别的道路進攻，從中午到黄昏，燕軍又被打敗。甲寅，李匡儔帶着他的部族棄城逃跑，準備去滄州，隨行的車輛輜重、奴僕、妓妾極多。滄州守將盧彦威貪圖財貨，率兵在景城攻打李匡儔，殺掉他，虜獲他的全部人馬。丙辰，進軍幽州，守城大將請求投降，武皇命令李存審和劉仁恭進城安撫慰勞，城中居民像平常一樣，商人依舊在原來的店鋪做買賣，封存倉庫迎接武皇。

乾寧二年正月，武皇在幽州，命

乾寧二年正月，武皇在幽州，命令李存審、

李存審、劉仁恭徇諸屬郡。二月，以仁恭權爲幽州留後，從燕人之請也。留腹心燕留德等十餘人分典軍政，武皇遂班師，凡駐幽州四十日。

六月，武皇率蕃漢之師自晉陽趨三輔，討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之亂。先是，三帥稱兵向闕，同弱王室，殺害宰輔。時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重榮之子珂，即武皇之子婿也，權典軍政。其兄珙爲陝州節度使，瑤爲絳州刺史，與珂爭河中，遂訴於岐、邠、華三鎮，言珂本蒼頭，不當襲位。珂亦訴於武皇，武皇上表保薦珂，乞授河中旄鉞，詔可之。三帥遂以兵入覲，大掠京師，請授王珂同州節度使，王瑤河中節度使，天子亦許之。武皇遂舉兵表三帥之罪，復移檄三鎮，三鎮大懼。是月，次絳州，刺史王瑤登陴拒命，武皇攻之，旬日而拔，斬王瑤於軍門，誅其黨千餘人。七月，次河中，王珂迎謁於路。

己未，同州節度使王行約棄城奔京師，與左軍兵士劫掠西市，都民大擾。行約，即行瑜弟也。庚申，樞密使駱全瓘以武皇之軍將至，請天子幸。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閻，名珪，與全瓘謀劫天子幸鳳翔。左軍指揮使王行實，亦行瑜之弟也，與劉景宣欲劫天子幸邠州。兩軍相攻，縱火燒内門，烟火蔽天。天子急詔鹽州六都兵士，令追殺亂兵，左右軍退走。王行瑜、李茂貞聲言自來迎駕，天子懼，出幸南山，駐蹕於莎城。是夜，熒惑犯心。壬戌，武皇進收同州，聞天子幸石門，遣判官王瓌奉表奔問，天子遣使賜詔，令與王珂同討邠、鳳。時武皇方攻華

劉仁恭攻取各屬郡。二月，任命劉仁恭權爲幽州留後，這是順從燕人的請求。留下心腹燕留德等十多人分管軍政，武皇於是回師，共停駐幽州四十天。

六月，武皇率番漢軍隊從晋陽直奔三輔，討伐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發動的叛亂。這之前，這三名將帥提兵打向朝廷，共同削弱王室，殺害執政大臣。當時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去世，王重榮的兒子王珂，就是武皇的女婿，暫時主管軍政。他的哥哥王珙任陝州節度使，王瑤任絳州刺史，和王珂爭奪河中，於是向岐、邠、華三鎮申訴，説王珂原是家中奴僕，不應承繼爵位。王珂也向武皇申訴，武皇上表保舉王珂，請求授予王珂爲河中節度使，天子下詔准許。三名將帥於是率兵入朝，以拜見天子爲由，大肆掠奪京城，請求授予王珂爲同州節度使，王瑤爲河中節度使，天子也准許了。武皇於是發兵，上表聲討三名將帥的罪行，又發布聲討文書到三鎮，三鎮極爲恐懼。這月，武皇停留在絳州，刺史王瑤登上矮墻拒絶聽命，武皇發動進攻，十來天攻克城池，在軍門前將王瑤斬首，誅殺他的黨羽一千多人。七月，停留河中，王珂在路邊迎拜。

己未，同州節度使王行約棄城投奔京城，和左軍士兵搶劫西市，京城百姓大受驚擾。王行約，就是王行瑜的弟弟。庚申，樞密使駱全瓘因武皇的軍隊將到，請求天子離去。右軍指揮使李繼鵬，是李茂貞的養子，原姓閻，名珪，和駱全瓘謀劃劫持天子去鳳翔。左軍指揮使王行實，也是王行瑜的弟弟，和劉景宣想劫持天子去邠州。兩軍相互攻擊，放火燒毁宫中之門，烟火遮天。天子緊急詔令鹽州六都兵士，命令他們追殺亂兵，左右軍敗逃。王行瑜、李茂貞聲稱準備親自前來迎接天子，天子畏懼，出逃到南山，停駐在莎城。這天晚上，熒惑星侵入心星區域。壬戌，武皇進軍收取同州，獲知天子到達石門，派判官王瓌帶着表章奔赴前去問候，天子派使者頒下詔書，命令武皇和王珂共同討伐邠、鳳。當時武皇正攻打華州，不久獲知李茂貞率兵三萬人到達盩

州，俄聞李茂貞領兵士三萬至盩厔，王行瑜領兵至興平，欲往石門迎駕，乃解華州之圍，進營渭橋。天子遣延王戒丕、丹王允齎詔，促武皇兵直抵邠、鳳。八月乙酉，供奉官張承業齎詔告諭。涇帥張鐇已領步騎三萬於京西北，扼邠、岐之路。武皇進營渭北，遣史儼將三千騎往石門扈駕，遣李存信、李存審會鄜、延之兵攻行瑜之梨園寨。天子削奪行瑜官爵，以武皇爲天下兵馬都招討使，以鄜州李思孝爲北面招討使，以涇州張鐇爲西南面招討使。天子又遣延王、丹王賜武皇御衣及大將茶酒、弓矢，命二王兄事武皇。延王傳天子密旨云："一昨非卿至此，已爲賊庭行酒之人矣。所慮者二凶締合，卒難翦除，且欲姑息茂貞，令與卿修好，俟梟斬行瑜，更與卿商量。"武皇上表，請駕還京。令李存節領二千騎於京西北，以防邠賊奔突。辛亥，天子還宫，加武皇守太師、中書令、邠寧四面行營都統。

時王行瑜弟兄固守梨園寨，我師攻之甚急。李茂貞遣兵萬餘來援行瑜，營於龍泉鎮，茂貞自率兵三萬迫咸陽。武皇奉請詔茂貞罷兵，兼請削奪茂貞官爵，詔曰："茂貞勒兵，蓋備非常，尋已發遣歸鎮。"又言："茂貞已誅李繼鵬、李繼晸，卿可切戒兵甲，無犯土疆。"武皇請賜河中王珂旌節，三表許之。又表李罕之爲副都統。

十月丙戌，李存信於梨園寨北遇賊軍，斬首千餘級，自是賊閉壁不出。戊子，天子賜武皇内弟子四人，又降朱書御札，賜魏國夫人陳氏。是月，王行瑜因敗衄之後，閉壁自固，武皇令李罕之晝夜急攻，賊軍乏

厔，王行瑜率兵到達興平，想去石門迎接天子，於是解除對華州的包圍，進軍駐營渭橋。天子派延王李戒丕、丹王李允帶着詔令，催促武皇的軍隊直抵邠、鳳。八月乙酉，供奉官張承業帶着詔令傳達皇帝旨意。涇州大將張鐇已率領步兵騎兵三萬人到京城西北，扼守邠、岐通道。武皇進軍駐營渭北，派史儼率三千騎兵去石門保護天子，派李存信、李存審會合鄜、延軍隊進攻王行瑜的梨園寨。天子罷免王行瑜的官爵，任命武皇爲天下兵馬都招討使，任命鄜州李思孝爲北面招討使，任涇州張鐇爲西南面招討使。天子又派延王、丹王賜給武皇御用衣物，賜給大將茶酒、弓箭，命令二王把武皇當哥哥侍奉。延王傳天子密令説："前些天要不是你到這裏，我已成爲賊人庭中斟酒的人了。我擔憂的是兩個奸凶勾結，最終難以鏟除，想暫且寬容李茂貞，叫他和你和好，等把王行瑜斬首示衆後，再和你商量。"武皇上表，請求天子返回京城。命令李存節率領二千騎兵到京城西北，以防邠州賊寇突襲。辛亥，天子回宫，加授武皇守太師、中書令、邠寧四面行營都統。

當時王行瑜兄弟固守梨園寨，我軍攻打很急。李茂貞派兵一萬多人援助王行瑜，駐營龍泉鎮，李茂貞親自率兵三萬人迫近咸陽。武皇上奏請求詔令李茂貞休兵，并請求罷免李茂貞的官爵，詔令説："李茂貞出兵，是爲了預防不測，不久已打發他回鎮。"又説："李茂貞已誅殺李繼鵬、李繼晸，你可以再三告誡士兵，不要侵犯他的疆土。"武皇請求賜給河中王珂旌旗符節，三次上表後得到准許。又上表請求任命李罕之爲副都統。

十月丙戌，李存信在梨園寨北面和賊軍相遇，斬殺一千多人，從此賊軍閉營不出。戊子，天子賞賜武皇妻弟之子四人，又頒下朱筆親書，賜給魏國夫人陳氏。這個月，王行瑜因戰敗受挫，閉營固守，武皇令李罕之晝夜急攻，賊軍缺糧，撤營而去。李存信和李罕之等預先在要道埋

食，拔營而去。李存信與罕之等先伏軍於厄路，俟賊軍之至，縱兵擊之，殺戮萬計。是日，收梨園等三寨，生擒行瑜之子知進，并母丘氏、大將李元福等二百人，送赴闕庭。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劫寧州遁走，寧州守將徐景乞降。武皇表蘇文建爲邠州節度使，且於寧州爲治所。十一月丁巳，收龍泉寨。時行瑜以精甲五千守之，李茂貞出兵來援，爲李罕之所敗，邠賊遂棄龍泉寨而去。行瑜復入邠州，大軍進逼其城，行瑜登城號哭曰："行瑜無罪，昨殺南北司大臣，是岐帥將兵脅制主上，請治岐州，行瑜乞束身歸朝。"武皇報曰："王尚父何恭之甚耶！僕受命討三賊臣，公其一也。如能束身歸闕，老夫未敢專命，爲公奏取進止。"行瑜懼，棄城而遁。武皇收其城，封府庫，遽以捷聞。既而慶州奏，王行瑜將家屬五百人到州界，爲部下所殺，傳首闕下。武皇既平行瑜，還軍渭北。

伏軍隊，等賊軍到後，揮師攻打，殺死敵兵以萬計。這天，收復梨園等三寨，活捉王行瑜的兒子王知進，以及母親丘氏、大將李元福等二百人，把他們送往朝廷。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焚燒搶劫寧州後逃跑，寧州守將徐景請求投降。武皇上表請求任命蘇文建爲邠州節度使，并且把寧州作爲州府。十一月丁巳，收取龍泉寨。當時王行瑜派精兵五千人守衛，李茂貞出兵前來援助，被李罕之打敗，邠州賊兵於是捨棄龍泉寨離去。王行瑜又進入邠州，大軍進逼邠州城，王行瑜登上城墻號哭説："我王行瑜没有罪，先前殺死南北司大臣，這是岐州大將率兵脅迫皇上，請追究岐州大將罪行，我王行瑜請求自行綁送回朝。"武皇回答説："王尚父多麼恭敬啊！我奉命討伐三個賊臣，你是其中之一。如果你能自行綁送回朝，老夫我不敢自作主張，替你上奏請示去留。"王行瑜畏懼，棄城而逃。武皇收取邠州城，封存倉庫，立即向朝廷報捷。不久慶州上奏，王行瑜帶着家屬五百人到州中，被部下殺死，已把他的頭送到朝廷。武皇平定王行瑜後，回師渭北。

十二月，武皇營於雲陽，候討鳳翔進止。乙未，天子賜武皇爲忠貞平難功臣，進封晋王，加實封二百户。武皇復上表請討李茂貞，天子不允。武皇私謂詔使曰："觀主上意，疑僕别有他腸，復何言哉！但禍不去胎，憂患未已。"又奏："臣統領大軍，不敢徑赴朝觀。"遂班師。

十二月，武皇駐營雲陽，等候討伐鳳翔的指示。乙未，天子賜武皇爲忠貞平難功臣，晋封爲晋王，增加實封食邑二百户。武皇又上表請求討伐李茂貞，天子不准許。武皇私下對送詔令的使者説:"看主上的用意,是懷疑我另有他心,還説什麽呢！衹是不除去禍根，憂患不絶。"又上奏："我統領大軍，不敢直接赴朝廷拜見。"於是回師。

乾寧三年正月，汴人大舉以攻兖、鄆，朱瑄、朱瑾再乞師於武皇，假道於魏州，羅弘信許之。乃令都指揮使李存信將步騎三萬與李承嗣、史儼會軍，以拒汴人。存信軍於莘，與朱瑾合勢，頻挫汴軍，汴帥患之，乃間魏人。存信御兵無法，稍侵魏之芻牧者，弘信乃與汴帥通，出師三萬攻存信軍。存信揭營而退，保於洺州。

乾寧三年正月，汴人大舉進攻兖、鄆，朱瑄、朱瑾再次向武皇求兵，去魏州借路，羅弘信准許了。於是命令都指揮使李存信率領步兵騎兵三萬人和李承嗣、史儼會師，來抗拒汴人。李存信駐軍莘，和朱瑾配合，多次挫敗汴軍，汴州大將爲此擔憂，於是挑撥魏人。李存信統兵無術，逐漸侵害到魏打草放牧的人，羅弘信於是和汴州大將私下勾結，出兵三萬人進攻李存信的軍隊。李存信收營撤退，固守洺州。三月，武皇横掃

三月，武皇大掠相、魏諸邑，攻李固、洹水，殺魏兵萬餘人，進攻魏州。五月，汴將葛從周、氏叔琮引兵赴援。

相、魏各邑，進攻李固、洹水，殺死魏兵一萬多人，進攻魏州。五月，汴州將領葛從周、氏叔琮率兵趕來援救。

六月，李茂貞舉兵犯京師。七月，車駕幸華州。是月，武皇與汴軍戰於洹水之上，鐵林指揮使落落被擒。落落，武皇之長子也。既戰，馬踣於坎，武皇馳騎以救之，其馬亦踣，汴之追兵將及，武皇背射一發而斃，乃退。

六月，李茂貞出兵侵犯京城。七月，天子前往華州。這月，武皇和汴軍在洹水交戰，鐵林指揮使落落被俘。落落，是武皇的長子。開戰後，落落的馬跌倒在坑窪中，武皇飛馬去救他，武皇的馬也跌倒了，汴州的追兵快到時，武皇從背後射出一箭，敵兵倒斃，追兵纔退去。

九月，李存信攻魏之臨清，汴將葛從周等引軍來援，大敗於宗城北。存信進攻魏州。十月，武皇敗魏軍於白龍潭，追擊至觀音門，汴軍救至，乃退。十一月，武皇徵兵於幽、鎮、定三州，將迎駕於華下，幽州劉仁恭托以契丹入寇，俟敵退聽命。

九月，李存信攻打魏的臨清，汴州將領葛從周等率軍趕來援救，在宗城北面大敗。李存信進攻魏州。十月，武皇在白龍潭打敗魏軍，追擊到觀音門，汴州援兵趕到，纔退兵。十一月，武皇在幽、鎮、定三州徵兵，準備到華下迎接天子，幽州劉仁恭藉口契丹入侵，等敵兵退去後再遵命。

乾寧四年正月，汴軍陷兗、鄆，騎將李承嗣、史儼與朱瑾同奔於淮南。三月，陝帥王珙攻河中，王珂來告難，武皇遣李嗣昭率二千騎赴之，破陝軍於猗氏，乃解河中之圍。至是，天子遣延王戒丕至晉陽，傳宣旨於武皇："朕不取卿言，以及於此，苟非英賢竭力，朕何由再謁廟庭！在卿表率，予所望也。"

乾寧四年正月，汴軍攻陷兗、鄆，騎將李承嗣、史儼和朱瑾共同投奔淮南。三月，陝州大帥王珙進攻河中，王珂前來告急，武皇派李嗣昭率二千騎兵趕去，在猗氏攻破陝軍，於是河中解圍。到這時，天子派延王李戒丕到晉陽，向武皇傳旨說："我不采納你的意見，以至於此，如果不是你英雄賢明，竭盡全力，我怎能再至廟庭！你要身爲表率，這是我的願望。"

七月，武皇復徵兵於幽州，劉仁恭辭旨不遜，武皇以書讓之，仁恭捧書謾罵，抵之於地，仍囚武皇之行人。八月，大舉以伐仁恭。九月，師次蔚州。戊寅，晨霧晦暝，占者云不利深入。辛巳，攻安塞，俄報"燕將單可及領騎軍至矣"。武皇方置酒高會，前鋒又報"賊至矣"！武皇曰："仁恭何在？"曰："但見可及輩。"武皇張目怒曰："可及輩何足爲敵！"仍促令出師。燕軍已擊武皇軍寨，武皇乘醉擊賊，燕軍披靡。時步兵望賊而

七月，武皇又向幽州徵兵，劉仁恭辭意不恭，武皇寫信責備他，劉仁恭拿着信破口大罵，把信扔到地上，并將武皇的使者囚禁起來。八月，大舉討伐劉仁恭。九月，軍隊到達蔚州。戊寅，清晨大霧昏暗，占卜的人說不利於深入敵境。辛巳，攻打安塞，不久報告說"燕將單可及率領騎兵到了"。武皇正擺酒聚會，前鋒又報告說"賊軍到了"！武皇說："劉仁恭在哪裏？"回答說："衹見到單可及等人。"武皇瞪大眼睛發怒說："單可及這等人哪裏配當敵人！"并催促出兵。燕軍已攻打武皇軍寨，武皇乘着醉意與賊軍戰鬥，燕軍所向披靡。當時步兵望見賊軍便潰

退，爲燕軍所乘，大敗於木瓜澗，俄而大風雨震電，燕軍解去，武皇方醒。甲午，師次代州，劉仁恭遣使謝罪於武皇，武皇亦以書報之，自此有檄十餘返。

退，被燕軍追擊，在木瓜澗大敗。不久狂風暴雨，震雷閃電，燕軍撤離，武皇纔酒醒。甲午，大軍到達代州，劉仁恭派使者向武皇謝罪，武皇也致信答覆，從此書信往返十多次。

光化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皆致書於武皇，乞修和好，同奬王室，兼乞助丁匠修繕秦宮，武皇許之。

光化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都寫信給武皇，請求和好，共同輔助王室，并請求派工匠修繕秦宮，武皇准許了。

四月，汴將葛從周寇邢、洺、磁等州，旬日之内，三州連陷。汴人以葛從周爲邢州節度使。大將李存信收軍，自馬嶺而旋。

四月，汴州將領葛從周侵犯邢、洺、磁等州，十天之内，三州接連被攻陷。汴人推戴葛從周爲邢州節度使。大將李存信收兵，從馬嶺回師。

八月壬戌，天子自華還宮。是時，車駕初復，而欲諸侯輯睦，賜武皇詔，令與汴帥通好。武皇不欲先下汴帥，乃致書於鎮州王鎔，令導其意。明年，汴帥遣使奉書幣來修好，武皇亦報之。自是使車交馳，朝野相賀。

八月壬戌，天子從華回宮。這時，天子剛回朝，希望諸侯和睦，給武皇頒下詔書，命令他和汴州大帥和好。武皇不願先向汴州大帥請和，於是寫信給鎮州王鎔，讓他轉達自己的意思。第二年，汴州大帥派使者帶着信和禮物來講和，武皇也以書信禮物回報。從此使者的車馬交相奔馳於道路，朝廷上下交相慶賀。

九月，武皇遣周德威、李嗣昭率兵三萬出青山口，以迫邢、洺。十月，遇汴將葛從周於張公橋，既戰，我軍大敗。是月，河中王珂來告急，言王珙引汴軍來寇，武皇遣李嗣昭將兵三千以援之，屯於胡壁堡。汴軍萬餘人來拒戰，嗣昭擊退之。

九月，武皇派周德威、李嗣昭率兵三萬人出青山口，威脅邢、洺。十月，在張公橋遭遇汴州將領葛從周，交戰後，我軍大敗。這月，河中王珂前來告急，説王珙率汴軍來侵犯，武皇派李嗣昭率兵三千人援助，屯駐在胡壁堡。汴軍一萬多人前來抗拒，李嗣昭打退了他們。

十二月，潞州節度使薛志勤卒，澤州刺史李罕之以本軍夜入潞州，據城以叛。罕之報武皇曰："薛鐵山新死，潞民無主，慮軍城有變，輒專命鎮撫。"武皇令人讓之，罕之乃歸於汴。武皇遣李嗣昭將兵討之，下澤州，收罕之家屬，拘送晉陽。

十二月，潞州節度使薛志勤去世，澤州刺史李罕之率領本軍夜晚進入潞州，據城反叛。李罕之報告武皇説："薛鐵山剛死，潞州百姓無主，擔心軍城變亂，就擅作主張鎮撫。"武皇派人責問他，李罕之於是回到汴。武皇派李嗣昭率兵討伐，攻克澤州，收捕李罕之的家屬，押送晉陽。

光化二年春正月，李罕之陷沁州。三月，汴將葛從周、氏叔琮自土門陷承天軍，又陷遼州，進軍榆次。武皇令周德威擊之，敗汴軍於洞渦驛，叔琮棄營而遁，德威追擊，出石

光化二年春正月，李罕之攻陷沁州。三月，汴州將領葛從周、氏叔琮從土門攻陷承天軍，又攻陷遼州，進軍榆次。武皇命令周德威進攻他們，在洞渦驛打敗汴軍，氏叔琮棄營而逃，周德威追擊，出石會關，殺敵一千多人。汴人又攻陷

會關，殺千餘人。汴人復陷澤州。五月，武皇令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收澤、潞，爲汴軍所敗而還。以李嗣昭爲都指揮使，進攻潞州。八月，嗣昭營於潞州城下，前鋒下澤州。時汴將賀德倫、張歸厚等守潞州。是月，德倫等棄城而遁，潞州平。九月，武皇表汾州刺史孟遷爲潞州節度使。

澤州。五月，武皇命令都指揮使李君慶率兵收取澤、潞，被汴軍打敗而返回。任命李嗣昭爲都指揮使，進攻潞州。八月，李嗣昭駐營潞州城下，前鋒攻克澤州。當時汴州將領賀德倫、張歸厚等守潞州。這月，賀德倫等棄城逃跑，潞州平定。九月，武皇上表請求任命汾州刺史孟遷爲潞州節度使。

光化三年，汴軍大寇河朔，幽州劉仁恭乞師，武皇遣周德威帥五千騎以援之。七月，李嗣昭攻堯山，至內丘，敗汴軍於沙河，進攻洺州，下之。九月，汴帥自將兵三萬圍洺州，嗣昭棄城而歸，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之軍不利。十月，汴人乘勝寇鎮、定，鎮、定懼，皆納賂於汴。是時，周德威與燕軍劉守光敗汴人二萬於望都，聞定州王郜來奔，乃班師。是月，天子加武皇實封一百户。遣李嗣昭率步騎三萬攻懷州，下之。進攻河陽，汴將閻寶率軍來援，嗣昭退保懷州。

光化三年，汴軍大肆入侵河朔，幽州劉仁恭求兵，武皇派周德威率五千騎兵援助。七月，李嗣昭進攻堯山，到達內丘，在沙河打敗汴軍，進攻洺州，將其攻克。九月，汴州大帥親自率兵三萬人包圍洺州，李嗣昭棄城逃回，葛從周在青山口設下伏兵，李嗣昭的軍隊失利。十月，汴人乘勝侵犯鎮、定，鎮、定畏懼，都向汴行賄。這時，周德威和燕軍劉守光在望都打敗汴軍二萬人，獲知定州王郜來投奔，於是回師。這月，天子加武皇俸禄實封食邑一百户。派李嗣昭率步兵騎兵三萬人攻打懷州，將其攻克。進攻河陽，汴州將領閻寶率兵來援救，李嗣昭退守懷州。

天復元年正月，汴將張存敬攻陷晉、絳二州，以兵二萬屯絳州，以扼援路。二月，張存敬迫河中，王珂告急於武皇，使者相望於路。珂妻邠國夫人，武皇愛女也，亦以書至，懇切求援。武皇報曰："賊阻道路，衆寡不敵，救爾即與爾兩亡，可與王郎棄城歸朝。"珂遂送款於張存敬。三月，汴帥自大梁至河中，王珂遂出迎，尋徙於汴。天子以汴帥兼鎮河中。武皇自是不復能援京師，霸業由是中否。

天復元年正月，汴州將領張存敬攻陷晉、絳二州，率兵二萬人屯駐絳州，卡斷援兵道路。二月，張存敬迫近河中，王珂向武皇告急，路上使者不斷。王珂的妻子邠國夫人，是武皇的愛女，也寫信來，懇切求援。武皇回答說："賊軍阻斷道路，衆寡不敵，如救你們就會和你們同歸於盡，可以和王郎棄城歸朝。"王珂於是向張存敬投誠。三月，汴州大帥從大梁到達河中，王珂就出城迎接，不久遷移到汴。天子命令汴州大帥兼任鎮守河中。武皇從此再不能援救京城，霸業從此中衰。

四月，汴將氏叔琮率兵五萬自太行路寇澤、潞，魏博大將張文恭領軍自新口入，葛從周領兗、鄆之衆自土門入，張歸厚以邢、洺之衆自馬嶺入，定州王處直之衆自飛狐入，侯言以晉、絳之兵自陰地入。氏叔琮、

四月，汴州將領氏叔琮率兵五萬人從太行路侵犯澤、潞，魏博大將張文恭率軍從新口進入，葛從周率兗、鄆軍從土門進入，張歸厚率邢、洺軍從馬嶺進入，定州王處直軍從飛狐進入，侯言率晉、絳軍從陰地進入。氏叔琮、康懷英駐營澤州的昂車。武皇派李嗣昭率三千騎兵奔赴澤州

康懷英營於澤州之昂車。武皇令李嗣昭將三千騎赴澤州援李存璋，而歸賀德倫。氏叔琮軍至潞州，孟遷開門迎，沁州刺史蔡訓亦以城降於汴，氏叔琮悉其衆趨石會關。是時，偏將李審建先統兵三千在潞州，亦與孟遷降於汴，及叔琮之入寇也，審建爲其鄉導。汴人營於洞渦，别將白奉國與鎮州大將石公立自井陘入，陷承天軍。及攻壽陽，遼州刺史張鄂以城降於汴，都人大恐。時霖雨積旬，汴軍屯聚既衆，芻糧不給，復多痢瘧，師人多死。時大將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驍騎突營掩殺，敵衆恐懼。

援助李存璋，令賀德倫返回。氏叔琮軍隊到達潞州，孟遷打開城門迎接，沁州刺史蔡訓也獻城向汴投降，氏叔琮帶領他的全部人馬直奔石會關。這時，副將李審建先統兵三千人在潞州，也和孟遷向汴投降，到氏叔琮入侵時，李審建做他的嚮導。汴人駐營洞渦，屬將白奉國和鎮州大將石公立從井陘進入，攻陷承天軍。到攻打壽陽時，遼州刺史張鄂獻城向汴投降，城中人極爲恐懼。當時十多天久雨不停，屯聚的汴軍衆多，糧草供給不足，又多患痢疾瘧疾，軍人死去很多。當時大將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領驍勇騎兵衝進營寨襲擊殺死敵兵，敵軍恐懼。

五月，汴軍皆退。氏叔琮軍出石會，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戮萬計。初，汴軍之將入寇也，汾州刺史李瑭據城叛，以連汴人，至是武皇令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討之。是歲，并、汾饑，粟暴貴，人多附瑭爲亂，嗣昭悉力攻城，三日而拔，擒李瑭等斬於晉陽市。氏叔琮既旋軍，過潞州，擄孟遷以歸。汴帥以丁會爲潞州節度使。

五月，汴軍都退去了。氏叔琮軍隊離開石會，周德威、李嗣昭率精鋭騎兵五千人追擊，殺死敵兵數以萬計。當初，汴軍將入侵時，汾州刺史李瑭據城叛亂，勾結汴人，到這時武皇令李嗣昭、李存審率兵討伐他。這年，并、汾饑荒，糧食價格暴漲，很多人依附李瑭叛亂，李嗣昭竭盡全力攻城，三天攻克，擒獲李瑭等人在晉陽街市上斬首。氏叔琮回師後，經過潞州，俘獲孟遷返回。汴州大帥任命丁會爲潞州節度使。

六月，遣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攻慈、隰二郡，隰州刺史唐禮、慈州刺史張瓌并以城來降。武皇以汴寇方盛，難以兵服，佯降心以緩其謀，乃遣牙將張特持幣馬書檄以諭之，陳當時利害，請復舊好。十一月壬子，汴帥營於渭濱。甲寅，天子出幸鳳翔。武皇遣李嗣昭率兵三千自沁州趨平陽，遇汴軍於晉州北，斬首五百級。

六月，派李嗣昭、周德威率兵出陰地，進攻慈、隰二郡，隰州刺史唐禮、慈州刺史張瓌都獻城來投降。武皇因汴州賊寇氣焰正盛，難以用兵制服，假裝心平氣和來麻痹對方，於是派牙將張特帶着禮物馬匹書信告諭他們，陳述當時利害，請求恢復舊時友好關係。十一月壬子，汴州大帥駐營渭水邊。甲寅，天子出京前往鳳翔。武皇派李嗣昭率兵三千從沁州直奔平陽，在晉州北面遇上汴軍，斬殺五百人。

天復二年二月，李嗣昭、周德威領大軍自慈、隰進攻晉、绛，營於蒲縣。乙未，汴將朱友寧、氏叔琮將兵十萬，營於蒲縣之南。乙巳，汴帥自領軍至晉州，德威之軍大恐。三月

天復二年二月，李嗣昭、周德威率大軍從慈、隰進攻晉、绛，駐營蒲縣。乙未，汴州將領朱友寧、氏叔琮率兵十萬人，駐營蒲縣南面。乙巳，汴州大帥親自率軍到達晉州，周德威的軍隊十分恐懼。三月丁巳，有彩虹横貫周德威的軍

丁巳，有虹貫德威之營。戊午，氏叔琮率軍來戰，德威逆擊，爲汴人所敗，兵仗、輜車委棄殆盡。朱友寧長驅至汾州，慈、隰二州復爲汴人所據。辛酉，汴軍營於晉陽之西北，攻城西門，周德威、李嗣昭緣山保其餘衆而旋。武皇驅丁壯登陴拒守，汴軍攻城日急，武皇召李嗣昭、周德威等謀將出奔雲州，嗣昭以爲不可。李存信堅請且入北蕃，續圖進取，嗣昭等固争之，太妃劉氏亦極言於内，乃止。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稍安。李嗣昭與李嗣源夜入汴軍，斬將搴旗，敵人捍禦不暇，自相驚擾。丁卯，朱友寧燒營而遁，周德威追至白壁關，俘斬萬計，因收復慈、隰、汾等三州。

天復三年正月，天子自鳳翔歸京。五月，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以城歸於劉仁恭。武皇遣李嗣昭討之，仁恭遣將以兵五萬來援雲州，嗣昭退保樂安，燕人擄敬暉，棄城而去。武皇怒，笞嗣昭及李存審而削其官。是時，親軍萬衆皆邊部人，動違紀律，人甚苦之，左右或以爲言，武皇曰："此輩膽略過人，數十年從吾征伐，比年以來，國藏空竭，諸軍之家賣馬自給。今四方諸侯皆懸重賞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則棄吾，吾安能獨保此乎！俟時開運泰，吾固自能處置矣。"

天祐元年閏四月，汴帥迫天子遷都於洛陽。五月乙丑，天子制授武皇叶盟同力功臣，加食邑三千户，實封三百户。八月，汴帥遣朱友恭弒昭宗於洛陽宫，輝王即位。告哀使至晉陽，武皇南向慟哭，三軍縞素。

天祐二年春，契丹阿保機始盛，武皇召之，阿保機領部族三十萬至雲

營。戊午，氏叔琮率軍前來交戰，周德威迎擊，被汴人打敗，武器、軍需差不多全部丢棄。朱友寧長驅直入到達汾州，慈、隰二州又被汴人占據。辛酉，汴軍駐營晉陽西北，攻打城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沿着山路保住殘餘的軍隊回師。武皇派强壯的男子登上矮墻固守，汴軍攻城一天比一天更急，武皇叫來李嗣昭、周德威等人商量，準備出奔雲州，李嗣昭認爲不可行。李存信堅决請求暫且進入北方蕃族地區，再慢慢謀求進取，李嗣昭等人與之争執不讓步，太妃劉氏也極力向武皇進言，纔作罷。過了幾天，逃散的士兵重新聚集，軍城逐漸安定。李嗣昭和李嗣源乘夜進入汴軍，斬將拔旗，敵人左右防禦窮於應付，自相驚擾。丁卯，朱友寧燒毁軍營逃跑，周德威追到白壁關，俘獲斬殺數以萬計，於是收復慈、隰、汾等三州。

天復三年正月，天子從鳳翔回京。五月，雲州都將王敬暉殺死刺史劉再立，獻城歸附劉仁恭。武皇派李嗣昭討伐王敬暉，劉仁恭派將領率兵五萬人前來援助雲州，李嗣昭退守樂安，燕人俘獲王敬暉，棄城離去。武皇發怒，鞭打李嗣昭和李存審并罷免他們的官職。這時，上萬親軍都是邊境部族人，動不動就違反紀律，人們深受其苦，身邊有人談到這事，武皇説："這些人膽略過人，幾十年跟隨我征戰，近年以來，國庫空虚，各軍家屬賣馬自給。如今四方諸侯都懸重賞招募勇士，我如果用法紀約束他們，他們逼急了就會抛棄我，我怎能獨自一人保住這個天下呢！等到天下太平無事，我自然能够處置。"

天祐元年閏四月，汴州大帥逼迫天子遷都到洛陽。五月乙丑，天子下制書授予武皇叶盟同力功臣稱號，增加食邑三千户，實封三百户。八月，汴州大帥派朱友恭到洛陽宫殺死唐昭宗，輝王登位。告哀使者到達晉陽，武皇面向南方痛哭，三軍穿上喪服。

天祐二年春，契丹阿保機開始興盛，武皇召他前來，阿保機率領部族三十萬人到達雲州，

州，與武皇會於雲州之東，握手甚歡，結爲兄弟，旬日而去，留馬千匹，牛羊萬計，期以冬初大舉渡河。

和武皇在雲州東面相會，握手甚歡，結拜爲兄弟，十天後離去，留下一千匹馬，牛羊以萬計，約定初冬大舉渡過黃河。

天祐三年正月，魏博既殺牙軍，魏將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遣人乞師於武皇，武皇遣李嗣昭率三千騎攻邢州以應之，遇汴將牛存節、張筠於青山口，嗣昭不利而還。

天祐三年正月，魏博殺掉牙軍後，魏將領史仁遇占據高唐反叛，派人向武皇求兵，武皇派李嗣昭率三千騎兵攻打邢州接應，在青山口遇上汴將牛存節、張筠，李嗣昭失利而回。

九月，汴帥親率兵攻滄州，幽州劉仁恭遣使來乞師，武皇乃徵兵於仁恭，將攻潞州，以解滄州之圍。仁恭遣掌書記馬郁、都指揮使李溥等將兵三萬，會於晋陽，武皇遣周德威、李嗣昭合燕軍以攻澤、潞。十二月，潞州節度使丁會開門迎降，命李嗣昭爲潞州節度使，以丁會歸於晋陽。

九月，汴州大帥親自率兵攻打滄州，幽州劉仁恭派使者來求兵，武皇於是向劉仁恭徵兵，準備攻打潞州，以便替滄州解圍。劉仁恭派掌書記馬郁、都指揮使李溥等率兵三萬人，會師晋陽，武皇派周德威、李嗣昭會合燕軍攻打澤、潞。十二月，潞州節度使丁會打開城門投降，任命李嗣昭爲潞州節度使，把丁會送回晋陽。

天祐四年正月甲申，汴帥聞潞州失守，自滄州燒營而遁。

天祐四年正月甲申，汴州大帥獲知潞州失守，從滄州燒毁軍營逃跑。

四月，天子禪位於汴帥，奉天子爲濟陰王，改元爲開平，國號大梁。是歲，四川王建遣使至，勸武皇各王一方，俟破賊之後，訪唐朝宗室以嗣帝位，然後各歸藩守。武皇不從，以書報之曰：

四月，天子讓位給汴州大帥，大帥尊奉天子爲濟陰王，改年號爲開平，國號大梁。這年，四川王建派使者到來，勸武皇各自稱王一方，等擊破賊軍之後，尋訪唐朝宗室成員繼承帝位，然後各自回到藩鎮。武皇不願意，寫信回答説：

> 竊念本朝屯否，巨業淪胥，攀鼎駕以長違，撫彤弓而自咎。默默終古，悠悠彼蒼，生此厲階，永爲痛毒。視横流而莫救，徒誓楫以興言。別捧函題，過垂獎諭，省覽周既，駭惕異常。淚下沾衿，倍鬱申胥之素；汗流浹背，如聞蔣濟之言。

> 我想到自己的國家歷盡艱難，宏偉大業毁於一旦，攀緣皇上車駕，從此君臣永訣，撫觸朱漆弓而深深自責。浩浩千古，悠悠蒼天，生出這樣的大禍，成爲永遠的慘痛荼毒。眼看禍流天下却無法挽救，祇得面對我這無益的船槳發出誓言。捧讀您的來函，承蒙過獎開導，詳覽一遍，恐慌無比。淚下濕衣，憂心忡忡數倍於申包胥；汗流浹背，就像聽到蔣濟的話語。

> 僕經事兩朝，受恩三代，位叨將相，籍係宗枝，賜鈇鉞以專征，徵苞茅而問罪。鏖兵校戰，二十餘年，竟未能斬新莽之頭顱，斷蚩尤之肩髀，以至廟朝顛覆，豺虎縱横。且授任分憂，叨

> 我事奉兩朝，受三代之恩，位爲將相，出身皇族，天子賜我斧鉞專任征伐，對不臣服的諸侯興師問罪。鏖戰沙場，二十餘年，竟然没能斬下王莽之類亂賊的頭顱，折斷蚩尤一輩奸寇的肩骨，以至於朝廷顛覆，豺狼横行。接受任命爲天子分憂，過蒙寵信，冒

榮冒寵，龜玉毀櫝，誰之咎歟！俯閲指陳，不勝慚悳。然則君臣無常位，陵谷有變遷，或棰塞長河，泥封函谷，時移事改，理有萬殊。即如周末虎争，魏初鼎據。孫權父子，不顯授於漢恩；劉備君臣，自微興於涿郡。得之不謝於家世，失之無損於功名。適當逐鹿之秋，何惜華蟲之服。唯僕累朝席寵，奕世輸忠，忝佩訓詞，粗存家法。善博奕者唯先守道，治蹊田者不可奪牛。誓於此生，靡敢失節，仰憑廟勝，早殄寇讎。如其事與願違，則共臧洪游於地下，亦無恨矣。

受榮華，龜骨美玉毀於匣中，該是誰的罪過！敬讀您的陳説，慚愧萬分。照這樣説來，君臣并無一定的位置，高山低谷會有變遷，有時馬鞭可以堵塞黄河，泥土可以封閉函谷關，時序推移，事勢更改，没有一定之理。就像周末龍争虎鬥，魏初强梁割據一樣。孫權父子，并没有明顯地受到漢的恩惠；劉備君臣，自是在涿郡由卑微而興起。得到天下并不得益於顯赫的家世，失掉天下也無損於他們的功名。正當中原逐鹿之時，爲什麽不可以穿上雕蟲綉花之服。祇有我受恩數朝，世世代代盡忠國家，銘記先人訓誡，稍知遵循家法。善於下棋的人必須先循棋理，整治踐踏田地的人不可以奪取其牛。發誓終此一生，不敢失節，憑藉皇上英明，早日殄滅賊寇。如果事與願違，那麽和臧洪一起長眠地下，也没有遺憾了。

唯公社稷元勋，嵩、衡降祉，鎮九州之上地，負一代之弘才，合於此時，自求多福。所承良訊，非僕深心，天下其謂我何？有國非吾節也。悽悽孤懇，此不盡陳。

您是國家大功之臣，嵩山、衡岳降福，鎮守九州之重地，身負一代弘大之才，在此之時，應當自求多福。您訊問之事，不是我的本心，天下人將會怎樣議論我？割據一方不是我應有的節操。肺腑懇切之意，這裏不能盡言。

五月，梁祖遣其將康懷英率兵十萬圍潞州，懷英驅率士衆，築壘環城，城中音信斷絶。武皇遣周德威將兵赴援，德威軍於余吾，率先鋒挑戰，日有俘獲，懷英不敢即戰。梁祖以懷英無功，乃以李思安代之。思安引軍將營於潞城，周德威以五千騎搏之，梁軍大敗，斬首千餘級。思安退保堅壁，别築外壘，謂之“夾寨”，以抗我之援軍。梁祖調發山東之民以供饋運，德威日以輕騎掩之，運路艱阻，衆心益恐。李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夾道，連接夾寨，以通饋運，自是梁軍堅保夾寨。

五月，梁祖派他的將領康懷英率兵十萬人包圍潞州，康懷英指揮士兵，修築堡壘環繞潞州城，城中音信斷絶。武皇派周德威率兵趕去救援，周德威駐軍余吾，率先鋒挑戰，每天都俘獲敵兵，康懷英不敢交戰。梁祖因康懷英無功，就用李思安代替他。李思安率軍準備駐營潞城，周德威率五千名騎兵搏殺，梁軍大敗，被殺死一千多人。李思安退守堅固的營壘，另外修築外圍堡壘，稱之爲“夾寨”，來抗拒我方援軍。梁祖調發山東百姓供應軍需，周德威每天派輕騎突襲，運送軍需的道路艱險阻塞，人心更加恐慌。李思安於是從東南山口修築夾道，連接夾寨，以便疏通運輸之路，從此梁軍堅守夾寨。

冬十月，武皇有疾。是時晋陽城無故自壞，占者惡之。

冬十月，武皇患病。這時晋陽城墻無緣無故自行毀壞，占卜的人視爲凶兆。

天祐五年正月戊子朔，武皇疾革。辛卯，崩於晉陽，年五十三。遺令薄葬，發喪後二十七日除服。莊宗即位，追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陵在雁門。

史臣曰：武皇肇迹陰山，赴難唐室，逐豺狼於魏闕，殄氛祲於秦川，賜姓受封，奄有汾、晉，可謂有功矣。然雖茂勤王之績，而非無震主之威。及朱旗屯渭曲之師，俾翠輦有石門之幸。比夫桓、文之輔周室，無乃有所愧乎！洎失援於蒲、絳，久垂翅於并、汾，若非嗣子之英才，豈有興王之茂業。矧累功積德，未比於周文；創業開基，尚虧於魏祖。追謚爲"武"，斯亦幸焉。

天祐五年正月戊子初一，武皇病重。辛卯，在晉陽去世，時年五十三歲。遺囑命令薄葬，發喪後二十七天除去喪服。唐莊宗登位，追加謚號爲武皇帝，廟號太祖，陵墓在雁門。

史臣曰：武皇在陰山起家，爲唐朝赴湯蹈火，在朝廷驅逐豺狼，在秦川殄滅妖氣；賜姓受封，擁有汾、晉，可以稱得上有功了。然而雖保護天子功績累累，但也不是没有危及主上的威勢。到渭曲重兵屯駐，紅旗遍插，使天子綠車不得不移往石門。比起齊桓公、晉文公輔佐周朝，恐怕有慚愧之處吧！自從蒲、絳失利，不能救援京城，在并、汾之地屢屢受挫，如果不是嗣子有英武之才，怎能成就興起王室的大業。況且積累功績美德，比不上周文王；論其創業開國之功，還遜色於魏太祖。追贈謚號爲"武"，這也算幸運了。

舊五代史卷二十七(唐書三)

本紀第三

莊宗紀(第一)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諱存勗，武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貞簡皇后曹氏，以唐光啓元年歲在乙巳，冬十月二十二日癸亥，生帝於晉陽宫。妊時，曹后嘗夢神人，黑衣擁扇，夾侍左右。載誕之辰，紫氣出於窗户。及爲嬰兒，體貌奇特，沈厚不群，武皇特所鍾愛。及武皇之討王行瑜，帝時年十一，從行。初令入覲獻捷，迎駕還宫，昭宗一見駭之，曰："此兒有奇表。"因撫其背曰："兒將來之國棟也，勿忘忠孝于予家。"因賜鸂鶒酒巵、翡翠盤。賊平，授檢校司空、隰州刺史，改汾、晉二郡，皆遥領之。帝洞曉音律，常令歌舞于前。十三習《春秋》，手自繕寫，略通大義。及壯，便射騎，膽略絶人，其心豁如也。

武皇起義雲中，部下皆北邊勁兵，及破賊迎鑾，功居第一，由是稍優寵士伍，因多不法，或陵侮官吏，豪奪士民，白晝剽攘，酒博喧競。武皇緩於禁制，惟帝不平之，因從容啓於武皇，武皇依違之。及安塞不利之後，時事多難，梁將氏叔琮、康懷英頻犯郊圻，土疆日蹙，城門之外，鞠爲戰場，武皇憂形于色。帝因啓曰："夫盛衰有常理，禍福繫神道。家世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名存勗，是武皇帝的長子。母親是貞簡皇后曹氏，唐光啓元年是乙巳年，冬十月二十二日癸亥，在晉陽宫生下皇帝。懷孕時，曹后曾夢見神人，身穿黑衣，拿着扇子，在兩旁侍奉。臨産時，窗户冒出紫氣。皇帝還是嬰兒時，體格相貌奇特，深沉厚重不合群，武皇對他特别鍾愛。到武皇討伐王行瑜時，皇帝十一歲，隨行出征。最初讓他入朝見天子，敬奉俘虜和戰利品，迎接唐昭宗回宫，唐昭宗一見他就很驚異，説："這孩子有奇特的外表。"於是撫摸着他的背説："孩兒將來是國家的棟梁，不要忘了對我們家盡忠盡孝。"於是賜給他鸂鶒酒杯、翡翠盤。平定賊軍後，授予檢校司空、隰州刺史，改任汾、晉二郡刺史，都是挂名不赴任。皇帝通曉音律，常令人在他面前唱歌跳舞。十三歲學習《春秋》，親手繕寫，粗通大意。長大成人後，熟悉騎馬射箭，膽略過人，心胸很開闊。

武皇在雲中起義，部下都是北部邊境勁兵，到攻破賊軍，迎接天子時，武皇功勞第一，從此稍稍優待放縱將士，許多將士因而幹違法的事，有的侵凌侮辱官吏，對士人百姓巧取豪奪，白天黑夜掠奪，酗酒賭博，喧嚷争鬧。武皇管制鬆弛，衹有皇帝心中不平，於是平心静氣地勸説武皇，武皇猶豫不決。到安塞失利後，天下多災多難，梁將領氏叔琮、康懷英頻頻侵犯近郊之地，疆土日益縮小，城門之外，變爲戰場，武皇臉上露出憂慮的神色。皇帝因而進言説："盛衰有一

三代，盡忠王室，勢窮力屈，無所愧心。物不極則不反，惡不極則不亡。今朱氏攻逼乘輿，窺伺神器，陷害良善，誣誑神祇。以臣觀之，殆其極矣。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何事輕爲沮喪!”太祖釋然，因奉觴作樂而罷。

定之理，禍福取決於神道。我家三代，對王室盡忠，現在勢窮力竭，問心無愧。物不極不反，惡不極不亡。現在朱氏攻逼天子，窺伺帝位，陷害善良的人，欺騙神靈。以我看來，恐怕是朱氏的極點了。大人應當順應時勢，靜觀其變，等待朱氏的衰落，何苦要輕易沮喪！”太祖豁然開朗，因而舉杯取樂之後散去。

及滄州劉守文爲梁朝所攻，其父仁恭遣使乞師，武皇恨其翻覆，不時許之，帝白曰：“此吾復振之道也，不得以嫌怨介懷。且九分天下，朱氏今有六七，趙、魏、中山在佗廡下，賊所憚者，唯我與仁恭爾，我之興衰，繫此一舉，不可失也。”太祖乃徵兵於燕，攻取潞州，既而丁會果以城來降。

到滄州劉守文被梁朝攻擊時，他的父親劉仁恭派使者來求兵，武皇恨他反覆無常，没有及時准許，皇帝禀告說：“這是我們重振旗鼓的途徑，不能因爲有嫌隙怨恨而耿耿於懷。況且九分天下，朱氏現今有六七分，趙、魏、中山在他手中，賊軍害怕的，祇有我們和劉仁恭而已，我們的興衰，在此一舉，機不可失。”太祖方纔向燕徵兵，攻取潞州，不久丁會果然獻城投降。

天祐五年春正月，武皇疾篤，召監軍張承業、大將吴珙謂曰：“吾常愛此子志氣遠大，可付後事，唯卿等所教。”及武皇厭代，帝乃嗣王位于晋陽，時年二十有四。

天祐五年春正月，武皇病重，叫來監軍張承業、大將吴珙對他們說：“我常愛這個兒子志氣遠大，可以把後事托付給他，一切聽憑你們教導。”武皇去世後，皇帝在晋陽繼承王位，當時二十四歲。

汴人方寇潞州，周德威宿兵於亂柳，以軍城易帥，竊議恟恟，訛言播於行路。帝方居喪，將吏不得謁見，監軍使張承業排闥至廬所，言曰：“夫孝在不墜家業，不同匹夫之孝。且君父厭世，嗣主未立，竊慮凶猾不逞之徒，有懷覬望。又汴寇壓境，利我凶衰，苟或摇動，則倍張賊勢，訛言不息，懼有變生。請依顧命，墨縗聽政，保家安親，此惟大孝。”帝於是始聽斷大事。

汴人正侵犯潞州，周德威駐兵亂柳，因换了主帥，人們私下議論紛紛，流言到處傳播。皇帝正守喪，將吏不能拜見，監軍使張承業推門直入皇帝的住所，說道：“皇上的孝在於不毁掉家業，不同於一般老百姓的孝。而且君父去世，繼位的君主没有擁戴，我私下憂慮凶狠狡猾的不逞之徒，有覬覦窺測之心。又汴州賊寇大兵壓境，利用我們居喪的時機，如果我們有所閃失，那麽賊軍氣勢倍增，流言蜚語不斷，怕會産生變亂。請遵照武皇的遺命，身着黑色喪服管理政事，保全國家，安慰親人，這纔是大孝。”皇帝於是開始處理大事。

時振武節度使克寧，即帝之季父也，爲管内蕃漢馬步都知兵馬使，典握兵柄。帝以軍府事讓季父，曰：“兒年幼稚，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未能彈壓。季父勛德俱高，衆情推伏，且請制置軍府，俟兒有立，聽季

當時振武節度使李克寧，是皇帝的叔父，擔任管内蕃漢馬步都知兵馬使，掌握兵權。皇帝把軍府事務推讓給叔父，說：“孩兒年幼，不熟悉各種政事，雖然禀承遺命，恐怕不能控制局勢。叔父功德都高，衆人推戴心服，姑且請你掌管軍府，等孩兒有所建樹後，聽任叔父處置。”李克

父處分。"克寧曰："亡兄遺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因率先拜賀。初，武皇獎勵戎功，多畜庶孽，衣服禮秩如嫡者六七輩，比之嗣王，年齒又長，部下各綰强兵，朝夕聚議，欲謀爲亂。及帝紹統，或强項不拜，鬱鬱憤惋，托疾廢事。會李存顥以陰計干克寧曰："兄亡弟立，古今舊事，季父拜侄，理所未安。"克寧妻素剛狠，因激怒克寧，陰圖禍亂。存顥欲於克寧之第謀害張承業、李存璋等，以并、汾九州歸附於梁，送貞簡太后爲質。克寧意將激發，乃擅殺大將李存質，請授己雲州節度使，割蔚、朔、應三州爲屬郡，帝悉俞允，然知其陰禍有日矣。克寧俟帝過其第則圖竊發。時幸臣史敬鎔者，亦爲克寧所誘，盡得其情，乃來告帝。帝謂張承業曰："季父所爲如此，無猶子之情，骨肉不可自相魚肉，予當避路，則禍亂不作矣。"承業曰："臣受命先王，言猶在耳。存顥輩欲以太原降賊，王欲何路求生？不即誅除，亡無日矣。"因召吴珙、李存璋、李存敬、朱守殷諭其謀，衆咸憤怒。

二月壬戌，命存璋伏甲以誅克寧，遂靖其難。是月，唐少帝崩於曹州，梁祖使人鴆之也。帝聞之，舉哀號慟。

三月，周德威尚在亂柳，梁將李思安屢爲德威所敗，閉壁不出。是時，梁祖自將兵至澤州，以劉知俊爲招討使以代思安，以范君寔、劉重霸爲先鋒，牛存節爲撫遏，統大軍營於長子。

四月，帝召德威軍歸晉陽。汴人既見班師，知我國禍，以爲潞州必

寧說："亡兄的遺命，囑托給我兒，誰敢有異議！"從而首先下拜稱賀。當初，武皇獎勵軍功，多養庶出之子，衣服禮數和正妻所生兒子一樣的有六七人，他們和繼承王位的嫡親兒子相比，年齡又大，各自統轄强兵，早晚聚在一起商議，想陰謀作亂。到皇帝繼位時，有的挺着脖子拒絶下拜，憤恨嘆息，鬱鬱寡歡，既憤怒又哀惋，藉口有病不管事。時逢李存顥施展陰謀游説李克寧說："兄亡弟立，是古往今來的老規矩，叔父對侄子下拜，於理不妥。"李克寧的妻子素來剛愎凶狠，她激怒李克寧陰謀製造禍亂。李存顥想在李克寧家謀害張承業、李存璋等人，獻并、汾九州地歸附梁，送貞簡太后前去作人質。李克寧心有所動，就擅自把大將李存質殺了，請求授任自己爲雲州節度使，割蔚、朔、應三州地爲屬郡，皇帝全都同意，但知道他陰謀作亂的日子不遠了。李克寧等皇帝拜訪他家時就準備暗中動手。當時有個寵臣叫史敬鎔的，也受到李克寧引誘，全部得知實情，於是前來報告皇帝。皇帝對張承業說："叔父所作所爲如此，絲毫没有對侄子的情分，骨肉不可以自相殘殺，我應當讓路，那麽禍亂就不會産生了。"張承業說："我接受先王的遺命，先王的話好像還響在耳邊。李存顥等人想用太原向賊投降，大王想去哪裏求生？如果不立即殺掉他們，滅亡就没幾天了。"因而叫來吴珙、李存璋、李存敬、朱守殷，把李存顥等人的陰謀告訴他們，衆人都很憤怒。

二月壬戌，皇上命令李存璋設下伏兵殺掉李克寧，平定了這場禍難。這個月，唐少帝在曹州去世，這是梁祖派人用毒酒毒死的。皇帝獲知，舉行哀悼，痛哭不止。

三月，周德威還在亂柳，梁將領李思安多次被周德威打敗，閉營不出。這時，梁祖親自率兵到澤州，任命劉知俊爲招討使以代替李思安，任命范君寔、劉重霸爲先鋒，牛存節爲撫遏，統率大軍駐營長子。

四月，皇帝召周德威部回晉陽。汴人見我回師，知道我國有禍難，認爲必能攻取潞州，不必

取，援軍無俟再舉，遂停斥候。梁祖亦自澤州歸洛。帝知其無備，乃謂將佐曰："汴人聞我有喪，必謂不能興師；又以我少年嗣位，未習戎事，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練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憤激之衆，擊彼驕惰之師，拉朽摧枯，未云其易，解圍定霸，在此一役。"甲子，軍發自太原。己巳，至潞州北黄碾下營。

五月辛未朔，晨霧晦暝，帝率親軍伏三垂崗下，詰旦，天復昏霧，進軍直抵夾城。時李嗣源總帳下親軍攻東北隅，李存璋、王霸率丁夫燒寨，斵夾城爲二道，周德威、李存審各分道進攻，軍士鼓噪，三道齊進。李嗣源壞夾城東北隅，率先掩擊，梁軍大恐，南向而奔，投戈委甲，噎塞行路，斬萬餘級，獲其將副招討使符道昭洎大將三百人，芻粟百萬。梁招討使康懷英得百餘騎，出天井關而遁。梁祖聞其敗也，既懼而嘆曰："生子當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諸子乃豚犬爾。"初，唐龍紀元年，帝纔五歲，從武皇校獵於三垂崗，崗上有玄宗原廟在焉。武皇於祠前置酒，樂作，伶人奏《百年歌》者，陳其衰老之狀，聲調凄苦。武皇引滿，捋鬚指帝曰："老夫壯心未已，二十年後，此子必戰於此。"及是役也，果符其言焉。

是月，周德威乘勝攻澤州，刺史王班登城拒守，梁將劉知俊自晋、絳將兵赴援，德威退保高平。帝遂班師於晋陽，告廟飲至，賞勞有差。乃下令於國中，禁賊盜，恤孤寡，徵隱逸，止貪暴，峻堤防，寬獄訟，期月之間，其俗丕變。帝每出，於路遇饑寒者，必駐馬而臨問之，由是人情大悦，王霸之業，自兹而基矣。

等再次出動援軍，於是停止偵察。梁太祖也從澤州回洛。皇帝知道他們没有防備，於是對將領們説："汴人獲知我們有喪事，一定認爲我們不能出兵；又因我年輕繼位，不熟悉軍事，一定會驕傲鬆懈。如果我們精簡兵甲，以加倍速度晝夜兼程，出其不意，用我們激昂憤怒的人馬，攻擊他們驕傲怠惰的軍隊，摧枯拉朽，不能形容它的容易，解圍確定霸業，在此一戰。"甲子，軍隊從太原出發。己巳，到達潞州北黄碾駐營。

五月辛未初一，早晨濃霧昏暗，皇帝率親軍埋伏在三垂崗下，第二天黎明時，又是大霧瀰天，進軍直抵夾城。當時李嗣源率領帳下親軍攻打東北角，李存璋、王霸率丁夫燒營寨，把夾城截分爲兩路，周德威、李存審各自分路進攻，軍士大聲喧嘩，三路并進。李嗣源毁壞夾城東北角，首先襲擊，梁軍恐懼異常，向南逃奔，扔下武器鎧甲，阻塞道路，斬殺一萬多人，俘獲梁軍將領副招討使符道昭和大將三百人，糧草百萬。梁招討使康懷英聚攏一百多名騎兵，出天井關逃跑。梁祖獲知他的軍隊失敗，先是驚駭，接着又贊嘆説："生兒子應當如此，李氏不會滅亡了！我家的幾個兒子不過是豬狗罷了。"當初，唐龍紀元年，皇帝纔五歲，隨從武皇在三垂崗打獵，崗上有唐玄宗的原廟。武皇在祠前擺酒，奏樂，演奏《百年歌》的伶人，陳述歌中主人衰老的樣子，聲調凄凉悲苦。武皇倒滿酒，摸着鬍鬚指着皇帝説："老夫我壯志未滅，二十年後，這個兒子一定會在這裏作戰。"這一戰，果然應了武皇的話。

這個月，周德威乘勝攻打澤州，刺史王班登城抗禦，梁將領劉知俊從晋、絳率兵趕來救援，周德威退守高平。皇帝於是回師到晋陽，祭告宗廟暢飲，分别獎賞慰勞部下。於是下令全國，禁止偷盜搶劫，撫恤孤兒寡婦，徵召隱士，制止貪污强暴，加固堤防，放寬刑律，一個月之内，風俗大變。皇帝每次外出，在路上遇上飢寒的人，必定下馬上前慰問，因此人心大快，王霸大業，從此奠定了基礎。

六月，鳳翔李茂貞、邠州楊崇本合西川王建之師五萬，以攻長安，遣使會兵於帝，帝遣張承業率師赴之。

六月，鳳翔李茂貞、邠州楊崇本聯合西川王建的軍隊五萬人，攻打長安，派使者向皇帝禀報并大舉調動軍隊，皇帝派張承業率軍去攻長安。

九月，邠、岐、蜀三鎮復大舉攻長安，遣李嗣昭、周德威將兵三萬攻晋州以應之。德威與梁將尹皓戰于神山北，梁人大敗。是時，晋之騎將夏侯敬受以一軍奔于梁，德威乃退保隰州。

九月，邠、岐、蜀三鎮又大舉攻打長安，派李嗣昭、周德威率兵三萬人攻打晋州作爲接應。周德威和梁將領尹皓在神山北面交戰，梁人大敗。這時，晋的騎將夏侯敬受率一軍投奔梁，周德威於是退守隰州。

天祐六年秋七月，邠、岐二帥及梁之叛將劉知俊俱遣使來告，將大舉以伐靈、夏，兼收關輔，請出兵晋、絳，以張兵勢。

天祐六年秋七月，邠、岐二州主帥和梁的叛將劉知俊都派使者來報告，準備大舉征伐靈、夏，同時收復關輔，請求出兵晋、絳，以擴大軍隊聲勢。

八月，帝御軍南征，先遣周德威、李存審、丁會統大軍出陰地關，攻晋州，爲地道，壞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守。梁祖遣楊師厚領兵赴援，德威乃收軍而退。

八月，皇帝親自統率軍隊南征，先派周德威、李存審、丁會率大軍出陰地關，攻打晋州，挖掘地道，毁壞城墻二十多步，城中之人血戰固守。梁祖派楊師厚率兵趕來救援，周德威於是收兵撤退。

天祐七年秋七月，鳳翔李茂貞、邠州楊崇本皆遣師來會兵，同討靈、夏。且言劉知俊三敗汴軍於寧州，靈、夏危蹙，岐、隴之師大舉，决取河西。帝令周德威將兵萬人，西渡河以應之。是役也，劉知俊爲岐人所構，乃自退。

天祐七年秋七月，鳳翔李茂貞、邠州楊崇本都派兵來會師，共同討伐靈、夏。并且説劉知俊在寧州三次打敗汴軍，靈、夏危迫，岐、隴軍隊大舉出動，必能攻取河西。皇帝命令周德威率兵一萬人，西渡黄河作爲接應。這一戰，劉知俊被岐人謀算，於是自行退兵。

九月，德威班師。

九月，周德威回師。

冬十月，梁祖遣大將李思安、楊師厚率師營於澤州，以攻上黨。

冬十月，梁祖派大將李思安、楊師厚率軍駐營澤州，以便攻打上黨。

十一月，鎮州王鎔遣使來求援。是時，梁祖以羅紹威初卒，全有魏博之地，因欲兼并鎮、定，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督魏軍三千人入于深、冀，鎮人懼，故來告難。帝集軍吏議之，咸欲按甲治兵，徐觀勝負，唯帝獨斷，堅欲救之，乃遣周德威率軍屯于趙州。是月，行營都招討使丁會卒。

十一月，鎮州王鎔派使者來求援。這時，梁祖因羅紹威剛死，全部占有魏博之地，因而想兼并鎮、定，派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督魏軍三千人進入深、冀，鎮人畏懼，因此來告急。皇帝召集軍官商議，都想休整部隊，修繕兵器，慢慢觀察勝負，祇有皇帝獨自决斷，决心前去救援，於是派周德威率軍屯駐趙州。這個月，行營都招討使丁會去世。

十二月丁巳朔，梁祖聞帝軍屯趙

十二月丁巳初一，梁祖獲知皇帝的軍隊屯駐

州，命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韓勍爲副，相州刺史李思安爲前鋒，會魏州之兵以討王鎔。又令閻寶、王彦章率二千騎，會景仁於邢、洺。丁丑，景仁營於柏鄉，帝遂親征，自贊皇縣東下。辛巳，至趙州，與周德威兵合。帝令史建瑭以輕騎嘗寇，獲芻牧者二百人，問其兵數，精兵七萬。是日，帝觀兵於石橋南，詰旦進軍，距柏鄉一舍，周德威、史建瑭率蕃落勁騎以挑戰，四面馳射，梁軍閉壁不出，乃退。翌日進軍，距柏鄉五里，遣騎軍逼其營。梁將韓勍、李思安率步騎三萬，鎧甲炫曜，其勢甚盛，分道以薄帝軍。德威且戰且退，距河而止。既而德威偵知梁人造浮橋，乃退保高邑。乙酉，致師於柏鄉，帝禱戰於光武廟。柏鄉無芻粟之備，梁軍以樵采爲給，爲帝之游軍所獲，由是堅壁不出，剉屋茅坐席以秣其馬，衆心益恐。

趙州，命令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擔任北面行營招討使，韓勍任副使，相州刺史李思安任前鋒，會同魏州軍隊討伐王鎔。又命令閻寶、王彦章率二千騎兵，在邢、洺和王景仁會師。丁丑，王景仁駐營柏鄉，皇帝於是親自出征，從贊皇縣東下。辛巳，到達趙州，和周德威會師。皇帝命令史建瑭率輕騎試探敵寇，俘獲打草放牧的二百人，詢問他們的軍隊人數，答有精兵七萬人。當天，皇帝在石橋南檢閱軍隊，第二天黎明進軍，距離柏鄉三十里，周德威、史建瑭率領蕃族部落精鋭騎兵挑戰，從四面八方飛箭射擊，梁軍閉營不出，於是退兵。第二天進軍，距柏鄉五里，派騎兵逼近梁軍營寨。梁將領韓勍、李思安率步兵騎兵三萬人，鎧甲閃閃發光，氣勢極大，分路迫近皇帝的軍隊。周德威且戰且退，到河邊停下。不久周德威偵察得知梁人建造浮橋，於是退守高邑。乙酉，在柏鄉挑戰，皇帝在光武廟祈禱作戰獲勝。柏鄉没有糧草儲備，梁軍靠砍伐采集供給軍用，被皇帝的游動部隊俘獲，從此堅守營寨不出戰，切碎屋上茅草和席子來喂馬，人心更加恐懼。

天祐八年正月丁亥，周德威、史建瑭帥三千騎致師於柏鄉，設伏於村塢間，遣三百騎直壓其營。梁將怒，悉其軍結陣而來，德威與之轉戰至高邑南，梁軍列陣，横亘六七里。時帝軍未成列，李存璋引諸軍陣於野河之上，梁軍以五百人争橋，鎮、定之師與血戰，梁軍敗而復整者數四。帝與張承業登高觀望，梁人戈矛如束，申令之後，囂聲若雷，王師進退有序，步騎嚴整，寂然無聲。帝臨陣誓衆，人百其勇，短兵既接，無不奮力。梁有龍驤、神威、拱宸等軍，皆武勇之士也，每一人鎧仗，費數十萬，裝以組綉，飾以金銀，人望而畏之。自巳及午，騎軍接戰，至晡，梁軍欲抽退，塵埃漲天，德威周麾而呼曰："汴人走矣!"帝軍齊噪以進，魏人收

天祐八年正月丁亥，周德威、史建瑭率三千騎兵在柏鄉挑戰，在村落間設伏兵，派三百騎兵直逼敵營。梁將領發怒，出動全部軍隊列陣衝來，周德威和他們周旋作戰，到達高邑南，梁軍列陣，横陳六七里。當時皇帝的軍隊未成陣列，李存璋率各軍在野河擺開陣勢，梁軍派五百人争奪橋梁，鎮、定軍隊和他們血戰，梁軍多次戰敗又重整旗鼓。皇帝和張承業登高觀望，梁人戈矛如林，發出命令之後，喧囂聲如雷鳴，天子之兵進退井然有序，步兵騎兵紀律嚴整，悄然無聲。皇帝親臨陣前誓師，人人勇氣百倍，短兵相接後，無不奮力作戰。梁有龍驤、神威、拱宸等軍，都是勇武的士兵，每個人的鎧甲武器，花費數十萬，裝飾着花紋圖案，用金銀點綴，使人望而生畏。從巳時到午時，騎兵交戰，到黄昏，梁軍想抽兵撤退，塵埃滿天，周德威四面指揮呼叫道："汴人逃跑了！"皇帝的軍隊齊聲吶喊進軍，魏人收兵逐漸退却。李嗣源率親軍和史建瑭、安

軍漸退。李嗣源率親軍與史建瑭、安金全兼北部吐渾諸軍衝陣夾攻，梁軍大敗，棄鎧投仗之聲，震動天地，龍驤、神威、神捷諸軍，殺戮殆盡，自陣至柏鄉數十里，僵尸枕籍，敗旗折戟，所在蔽地。夜漏一鼓，帝軍入柏鄉，梁軍輜重、帳幄、資財、奴僕，皆爲帝軍所有。梁將王景仁、韓勍、李思安等以數十騎夜遁。是役也，斬首二萬級，獲馬三千匹，鎧甲兵仗七萬，輜車鍋幕不可勝計。擒梁將陳思權以下二百八十五人。帝號令收軍於趙州。既而梁人棄深、冀二州而遁。初，杜廷隱之襲深、冀也，聲言分兵就食。時王鎔將石公立戍深州，欲杜關不納，鎔遽令啓關，命公立移軍於外，廷隱遂據其城。公立既出，指城闉而言曰："開門納盜，後悔何追，此城數萬生靈，生爲俘馘矣！"因投刃泣下。數日，廷隱閉城殺鎮兵數千人，遂登陴拒守，王鎔方命公立攻之，即有備矣。及柏鄉之敗，兩州之人悉爲奴擄，老弱者皆坑之。己亥，遣史建瑭、周德威徇地于邢、魏，先馳檄以諭之。帝御親軍南征。庚子，至洺州，梁祖令其將徐仁浦將兵五百，夜入邢州。張承業、李存璋以三鎮步兵攻邢州，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長驅至澶、魏，帝與李嗣源率親軍繼進。

金全以及北方部族吐渾各軍衝擊敵陣，前後夾攻，梁軍大敗，丢棄鎧甲扔下武器的聲音，震天動地，龍驤、神威、神捷各軍，幾乎被殺盡，從陣前到柏鄉數十里地，僵尸縱橫堆積，破旗斷戟，滿地都是。晚上一鼓時分，皇帝的軍隊進入柏鄉，梁軍的輜重、帳幕、資財、奴僕，都被皇帝的軍隊獲得。梁將領王景仁、韓勍、李思安等帶着幾十名騎兵連夜逃跑。這一戰，斬殺梁兵二萬人，繳獲戰馬三千匹，鎧甲武器七萬件，輜重車輛鍋具幕帳不可計數。擒獲梁將領陳思權以下二百八十五人。皇帝發布命令收兵到趙州。不久梁人放棄深、冀二州逃跑。當初，杜廷隱襲擊深、冀時，聲稱分兵就地取食。當時王鎔的將領石公立戍守深州，想閉門不接納，王鎔急忙命令打開城門，并令石公立把軍隊遷到城外，杜廷隱於是占據州城。石公立出城後，指着城樓説道："開門接納盜賊，後悔莫及，這城中幾萬人，活生生做了俘虜死鬼了！"於是丢下刀哭起來。幾天後，杜廷隱關閉城門殺死鎮兵幾千人，於是登上女墻守禦，王鎔這纔命令石公立攻打，但杜廷隱已有防備了。到柏鄉戰敗時，兩州人全做了俘虜，老弱的人都被活埋。己亥，派史建瑭、周德威征戰邢、魏二州，先飛馬送信告訴他們。皇帝親自率領親軍南征。庚子，到達洺州，梁祖令他的將領徐仁浦率兵五百人，夜晚進入邢州。張承業、李存璋率三鎮步兵攻打邢州，派周德威、史建瑭率三千騎兵，長驅直入到達澶、魏，皇帝和李嗣源率領親軍跟隨其後進軍。

二月戊午，師次洹水，周德威進至臨河。己未，魏帥羅周翰出兵五千，塞石灰窑口，周德威以騎掩擊，迫入觀音門。是日，王師迫魏州，帝舍於狄公祠西。周翰閉壁自固，帝軍攻之，其城幾陷。帝嘆曰："予爲兒童時，從先王渡河，今其忘矣。方春桃花水滿，思一觀之，誰從予者？"癸亥，帝觀河於黎陽。是時，梁祖發

二月戊午，軍隊到達洹水，周德威進軍到臨河。己未，魏將帥羅周翰出兵五千人，阻塞石灰窑口，周德威率騎兵突襲，將敵兵逼入觀音門。這天，天子之兵迫近魏州，皇帝住宿在狄公祠西面。羅周翰閉營固守，皇帝的軍隊攻打他，幾乎將城攻陷。皇帝感嘆説："我還是個兒童時，隨從先王渡黄河，今天都快忘了。現在正是春天，桃花盛開，春水漲滿，想去看一看，誰跟我去？"癸亥，皇帝到黎陽觀賞黄河。這時，梁祖出兵一

兵萬餘將渡河，聞王師至，棄舟而退。黎陽都將張從楚、曹儒以部下兵衆三千人來降，立其軍爲左右匡霸使。乙丑，周德威自臨清徇地貝郡，攻博州，下東武、朝城。時澶州刺史張可臻棄城而遁，遂攻黎陽，下臨河、淇門。庚午，梁祖在洛，聞王師將攻河陽，率親軍屯白馬坡。壬申，帝下令班師。帝至趙州，王鎔迎謁。翌日，大饗諸軍。壬午，帝發趙州，歸晉陽，留周德威戍趙州。

萬多人準備渡黄河，獲知天子軍隊到來，丢棄船隻逃跑。黎陽都將張從楚、曹儒率部下衆兵三千人來投降，把這支軍隊建爲左右匡霸使。乙丑，周德威從臨清征戰貝郡，攻打博州，攻克東武、朝城。當時澶州刺史張可臻棄城逃跑，於是攻打黎陽，攻克臨河、淇門。庚午，梁祖在洛，獲知天子軍隊將攻打河陽，率領親軍屯駐白馬坡。壬申，皇帝下令回師。皇帝到達趙州，王鎔迎拜。第二天，盛宴犒勞各軍。壬午，皇帝從趙州出發，返回晉陽，留下周德威戍守趙州。

三月己丑，鎮、定州各遣使言幽州劉守光凶僭之狀，請推爲尚父，以稔其惡。乙未，帝至晉陽宫，召監軍張承業諸將等議幽州之事，乃遣牙將戴漢超齎墨制并六鎮書，推劉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由是凶熾日甚，遂邀六鎮奉册。

三月己丑，鎮州、定州各派使者報告幽州劉守光凶惡越分的情況，請求推任他爲尚父，以便加重他的罪惡。乙未，皇帝到達晉陽宫，叫來監軍張承業等將領商議幽州的事，於是派牙將戴漢超帶着墨制及六鎮書信，推舉劉守光任尚書令、尚父，劉守光從此一天天氣焰囂張，於是逼迫六鎮奉上册書。

五月，六鎮使至幽，梁使亦集。是月，梁祖遣都招討使楊師厚將兵三萬屯邢州，帝令李嗣昭出師掠相、衛而還。

五月，六鎮使者到達幽州，梁的使者也到了。這月，梁祖派都招討使楊師厚率兵三萬人屯駐邢州，皇帝令李嗣昭出兵征戰相、衛後返回。

秋七月，帝會王鎔於承天軍。鎔，武皇之友也，帝奉之盡敬，捧巵酒爲壽，鎔亦捧酒酬帝。鎔幼子昭誨從行，因許爲婚。

秋七月，皇帝在承天軍會見王鎔。王鎔，是武皇的朋友，皇帝對他非常恭敬，捧着酒杯向他敬酒，王鎔也捧着酒酬答皇帝。王鎔的小兒子王昭誨隨行，因而許諾結爲親家。

八月甲子，幽州劉守光僭稱大燕皇帝，年號應天。

八月甲子，幽州劉守光自稱大燕皇帝，年號爲應天。

九月庚子，梁祖將親軍自洛渡河而北，至相州，聞帝軍未出，乃止。

九月庚子，梁祖率親軍從洛渡過黄河北去，到達相州，獲知皇帝的軍隊未出，於是停下。

十月，幽州劉守光殺帝之行人李承勳，忿其不行朝禮也。

十月，幽州劉守光殺掉皇帝的使者李承勳，憤恨他不行朝見天子之禮。

十一月辛丑，燕人侵易、定，王處直來告難。

十一月辛丑，燕人侵犯易、定，王處直前來告急。

十二月甲子，帝遣周德威、劉光濬、李嗣源及諸將率蕃漢之兵發晉陽，伐劉守光於幽州。

十二月甲子，皇帝派周德威、劉光濬、李嗣源以及衆將領率領蕃漢的軍隊從晉陽出發，到幽州討伐劉守光。

舊五代史卷二十八(唐書四)

本紀第四

莊宗紀(第二)

天祐九年春正月庚辰朔，周德威等自飛狐東下。丙戌，會鎮、定之師進營祁溝。庚子，次涿州，刺史劉知温以城歸順。德威進迫幽州，守光出兵拒戰，燕將王行方等以部下四百人來奔。

二月庚戌朔，梁祖大舉河南之衆以援守光，以陝州節度使楊師厚爲招討使，河陽李周彝爲副；青州賀德倫爲應接使，鄆州袁象先爲副。甲子，梁祖自洛陽趨魏州，遣楊師厚、李周彝攻鎮州之棗强，命賀德倫攻蓨縣。

三月壬午，梁祖自督軍攻棗强。甲申，城陷，屠之。時李存審與史建瑭以三千騎屯趙州，相與謀曰："梁軍若不攻蓨城，必西攻深、冀。吾王方北伐，以南鄙之事付我輩，豈可坐觀其弊。"乃以八百騎趨冀州，扼下博橋，令史建瑭、李都督分道擒生。翌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盡殺之，縱數人逸去，且告："晉王至矣。"建瑭與李都督各領百餘騎，旗幟軍號類梁軍，與芻牧者雜行，暮及賀德倫營門，殺守門者，縱火大呼，俘斬而旋。又執芻牧者，斷其手令迴，梁軍乃夜遁。蓨人持鋤耰白梃追擊之，悉獲其輜重。梁祖聞之大

天祐九年春正月庚辰初一，周德威等從飛狐東下。丙戌，會合鎮、定軍進軍駐營祁溝。庚子，到達涿州，刺史劉知温獻城歸順。周德威進軍迫近幽州，劉守光出兵抵抗，燕將領王行方等率領部下四百人前來投奔。

二月庚戌初一，梁祖大舉出動河南軍隊援助劉守光，任命陝州節度使楊師厚爲招討使，河陽李周彝爲副使；青州賀德倫爲應接使，鄆州袁象先爲副使。甲子，梁祖從洛陽直奔魏州，派楊師厚、李周彝攻打鎮州的棗强，令賀德倫攻打蓨縣。

三月壬午，梁祖親自督促軍隊攻打棗强。甲申，攻陷棗强城，在城中大屠殺。當時李存審和史建瑭率三千騎兵屯駐趙州，相互商量説："梁軍如不攻打蓨城，必然向西攻擊深、冀。我們大王正在北伐，把南邊的事交付我們，怎麽可以坐觀失敗。"於是率領八百騎兵直奔冀州，扼守下博橋，令史建瑭、李都督分路捕捉活口。第二天，各軍都趕到，俘獲幾百名打草放牧的人，全部殺掉，放幾人逃去，并且告訴他們説："晉王到了。"史建瑭和李都督各率一百多名騎兵，旗幟及軍隊番號和梁軍相似，和打草放牧的人混雜在一起前行，傍晚到達賀德倫軍營門前，殺死守門的人，放火大叫，俘獲殺死敵兵後返回。又俘獲打草放牧的人，砍斷他們的手讓他們回去，梁軍於是連夜逃跑。蓨人手持鋤耰棍棒追打，全部

駭，自棗强馳歸貝州，殺其將張正言、許從實、朱彥柔，以其亡師於蓨故也。梁祖先抱痼疾，因是愈甚。辛丑，滄州都將張萬進殺留後劉繼威，自爲滄帥，遣人送款于梁，亦乞降于帝。戊申，周德威遣李存暉攻瓦橋關，下之。

四月丁巳，梁祖自魏南歸，疾篤故也。戊申，李嗣源攻瀛州，拔之。

五月乙卯朔，周德威大破燕軍於羊頭岡，擒大將單廷珪，斬首五千餘級。德威自涿州進軍于幽州，營于城下。

閏月己酉，攻其西門，燕人出戰，敗之。

六月戊寅，梁祖爲其子友珪所弑，友珪僭即帝位于洛陽。

秋八月，朱友珪遣其將韓勍、康懷英、牛存節率兵五萬，急攻河中。朱友謙遣使來求援，帝命李存審率師救之。

十月癸未，帝自澤州路赴河中，遇梁將康懷英於平陽，破之，斬首千餘級，追至白徑嶺，朱友謙會帝於猗氏，梁軍解圍而去。庚申，周德威報劉守光三遣使乞和，不報。丁卯，燕將趙行實來奔。

天祐十年春正月丁巳，周德威攻下順州，獲刺史王在思。

二月甲戌朔，攻下安遠軍，獲燕將一十八人。庚寅，梁朱友珪爲其將袁象先所殺，均王友貞即位於汴州。丙申，周德威報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

三月甲辰朔，收盧臺軍。乙丑，收古北口。時居庸關使胡令珪等與諸戍將相繼挈族來奔。丙寅，武州刺史高行珪遣使乞降。時劉守光遣愛將元行欽牧馬於山北，聞行珪有變，率戍

繳獲敵兵輜重。梁祖獲知非常驚駭，從棗强飛馬回到貝州，殺掉他的將領張正言、許從實、朱彥柔，這是因爲他們在蓨損兵折將的緣故。梁祖在這之前已久病不愈，因這件事病情更加嚴重。辛丑，滄州都將張萬進殺死留後劉繼威，自任滄州主帥，派人向梁投誠，也向皇帝請求投降。戊申，周德威派李存暉攻打瓦橋關，攻克了。

四月丁巳，梁祖從魏南歸，這是因病重的緣故。戊申，李嗣源攻打瀛州，攻克。

五月乙卯初一，周德威在羊頭岡大破燕軍，擒獲大將單廷珪，斬殺五千多人。周德威從涿州進軍到幽州，駐營城下。

閏月己酉，攻打幽州西門，燕人出戰，打敗燕人。

六月戊寅，梁祖被他的兒子朱友珪殺害，朱友珪在洛陽越分登上帝位。

秋八月，朱友珪派他的將領韓勍、康懷英、牛存節率兵五萬人，急攻河中。朱友謙派使者來求援，皇帝命李存審率兵救援。

十月癸未，皇帝從澤州路奔赴河中，在平陽和梁將領康懷英相遇，擊敗康懷英軍，斬殺一千多人，追到白徑嶺，朱友謙在猗氏和皇帝會師，梁軍解圍離去。庚申，周德威報告劉守光三次派使者求和，沒有答覆。丁卯，燕將趙行實前來投奔。

天祐十年春正月丁巳，周德威攻克順州，俘獲刺史王在思。

二月甲戌初一，攻克安遠軍，俘獲燕將領十八人。庚寅，梁朱友珪被他的將領袁象先殺死，均王朱友貞在汴州登位。丙申，周德威報告檀州刺史陳確獻城投降。

三月甲辰初一，收取盧臺軍。乙丑，收取古北口。當時居庸關使胡令珪等和各位守將相繼率領族人前來投奔。丙寅，武州刺史高行珪派使者請求投降。當時劉守光派愛將元行欽在山北牧馬，獲知高行珪有變，率領戍守部隊攻擊高行

兵攻行珪，行珪遣其弟行温爲質，且乞應援。周德威遣李嗣源、李嗣本、安金全率兵救武州，降元行欽以歸。

四月甲申，燕將李暉等二十餘人舉族來奔。德威攻幽州南門。壬辰，劉守光遣使王遵化致書哀祈於德威，德威戲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怯劣如是耶!"守光再遣哀祈，德威乃以狀聞。己亥，劉光濬攻下平州，獲刺史張在吉。

五月壬寅朔，光濬進迫營州，刺史楊靖以城降。乙巳，梁將楊師厚會劉守奇率大軍侵鎮州，時帝之先鋒將史建瑭自趙州率五百騎入真定，師厚大掠鎮、冀之屬邑。王鎔告急於周德威，德威分兵赴援，師厚移軍寇滄州，張萬進懼，遂降于梁。

六月壬申朔，帝遣監軍張承業至幽州，與周德威會議軍事。

秋七月，承業與德威率千騎至幽州西，守光遣人持信箭一隻，乞修和好。承業曰："燕帥當令子弟一人爲質則可。"是日，燕將司全爽等十一人并舉族來奔。辛亥，德威進攻諸城門。壬子，賊將楊師貴等五十人來降。甲子，五院軍使李信攻下莫州。時守光繼遣人乞降，將緩帝軍，陰令其將孟脩、阮通謀於滄州節度使劉守奇，及求援於楊師厚，帝之游騎擒其使以獻。是月，帝會王鎔於天長。

九月，劉守光率衆夜出，遂陷順州。

冬十月己巳朔，守光帥七百騎、步軍五千夜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將兵躡之。壬申，守光自檀州南山而遁，德威追及，大敗之，獲大將李劉、張景紹及將吏八百五十人，馬一百五十匹。守光得百餘騎遁入山谷，德威急馳，扼其城門，守光惟與

珪，高行珪派他的弟弟高行温做人質，并且請求應援。周德威派李嗣源、李嗣本、安金全率兵救援武州，降服元行欽後返回。

四月甲申，燕將領李暉等二十多人帶領全族前來投奔。周德威攻打幽州南門。壬辰，劉守光派使者王遵化送信哀求周德威，周德威戲弄王遵化說："大燕皇帝還未在郊外祭天，爲何如此膽怯卑下呢!"劉守光再次派使者哀求，周德威於是把情況上報。己亥，劉光濬攻克平州，俘獲刺史張在吉。

五月壬寅初一，劉光濬進軍迫近營州，刺史楊靖獻城投降。乙巳，梁將領楊師厚會同劉守奇率大軍侵犯鎮州，當時皇帝的先鋒將史建瑭從趙州率五百騎兵進入真定，楊師厚横掃鎮、冀的屬邑。王鎔向周德威告急，周德威分兵趕去救援，楊師厚移兵侵犯滄州，張萬進害怕，於是向梁投降。

六月壬申初一，皇帝派監軍張承業到幽州，和周德威一起商議軍事。

秋七月，張承業和周德威率一千名騎兵到達幽州西面，劉守光派人帶着一枝信箭，請求和好。張承業說："燕主帥應當叫一名子弟做人質就可以應允。"這天，燕將領司全爽等十一人都帶領全族前來投奔。辛亥，周德威進攻各城門。壬子，賊軍將領楊師貴等五十人前來投降。甲子，五院軍使李信攻克莫州。當時劉守光繼續派人請求投降，準備拖延皇帝的軍隊，暗中命令他的將領孟脩、阮通和滄州節度使劉守奇商議，并向楊師厚求援，皇帝的游動騎兵擒獲他的使者獻上。這月，皇帝在天長和王鎔會師。

九月，劉守光率軍連夜出逃，於是攻陷順州。

冬十月己巳初一，劉守光率七百騎兵、五千步兵趁夜進入檀州。庚午，周德威從涿州率兵追擊。壬申，劉守光從檀州南山逃跑，周德威追上，大敗劉守光，俘獲大將李劉、張景紹及將吏八百五十人，馬一百五十匹。劉守光帶着一百多名騎兵逃入山谷，周德威飛馬追趕，卡住城門，劉守光衹和親兵將領李小喜等七人騎馬逃入燕

親將李小喜等七騎奔入燕城。己丑，守光遣牙將劉化脩、周遵業等以書幣哀祈德威。庚寅，守光乘城以病告，復令人獻自乘馬玉鞍勒易德威所乘馬而去。俄而劉光濬擒送守光僞殿直二十五人於軍門，守光又乘城謂德威曰："予俟晉王至，即泥首俟命。"祈德威即馳驛以聞。

十一月己亥朔，帝下令親征幽州。甲辰，發晉陽。己未，至范陽。辛酉，守光奉禮幣歸款於帝，帝單騎臨城邀守光，辭以佗日，蓋爲其親將李小喜所扼也。是夕，小喜來奔，帝下令諸軍，詰旦攻城。壬戌，梯衝并進，軍士畢登，帝登燕丹塚以觀之。有頃，擒劉仁恭以獻。癸亥，帝入燕城，諸將畢賀。

十二月庚午，墨制授周德威幽州節度使。癸酉，檀州燕樂縣人執劉守光并妻李氏祝氏、子繼祚以獻。己卯，帝下令班師，自雲、代而旋。時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遣使請帝由井陘而西，許之。庚辰，帝發幽州，擕仁恭父子以行。甲申，次定州，舍於關城。翌日，次曲陽，與王處直謁北嶽祠。是日，次行唐，鎮州王鎔迎謁於路。

天祐十一年春正月戊戌朔，王鎔以履新之日，與其子昭祚、昭誨奉觴上壽置宴。鎔啓曰："燕主劉太師頃爲鄰國，今欲挹其風儀，可乎？"帝即命主者破械，引仁恭、守光至，與之同宴，鎔饋以衣被飲食。己亥，帝發鎮州，因與王鎔畋於行唐之西。壬子，至晉陽，以組繫仁恭、守光，號令而入。是日，誅守光。遣大將李存霸拘送仁恭于代州，刺其心血奠告于武皇陵，然後斬之。是月，鎮州王

城。己丑，劉守光派牙將劉化脩、周遵業等帶着書信禮物哀求周德威。庚寅，劉守光登城稱病，又派人獻上他自己騎坐的馬、玉製馬鞍馬嚼，交換周德威所騎馬離去。不久劉光濬擒獲并送劉守光的僞殿直二十五人到軍門，劉守光又登城對周德威說："我等晉王到了，就叩頭候命。"請求周德威立即派驛馬飛馳上報。

十一月己亥初一，皇帝下令親自出征幽州。甲辰，從晉陽出發。己未，到達范陽。辛酉，劉守光帶着禮物向皇帝投誠，皇帝單人匹馬到城下邀約劉守光，劉守光推辭改天再說，這是因爲他口稱投降是被親兵將領李小喜脅迫的緣故。這天晚上，李小喜前來投奔，皇帝下令各軍，黎明攻城。壬戌，雲梯衝車并進，軍士全部登城，皇帝登上燕丹塚觀戰。過了一會兒，擒獲劉仁恭獻上。癸亥，皇帝進入燕城，衆將領一起上前祝賀。

十二月庚午，下墨制授予周德威爲幽州節度使。癸酉，檀州燕樂縣人俘獲劉守光及他的妻子李氏祝氏、兒子劉繼祚獻上。己卯，皇帝下令回師，從雲、代返回。當時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派使者請求皇帝從井陘向西行進，皇帝准許了。庚辰，皇帝從幽州出發，帶着劉仁恭父子前行。甲申，到達定州，住在關城。第二天，到達曲陽，和王處直拜謁北嶽祠。這天，到達行唐，鎮州王鎔在路上迎拜。

天祐十一年春正月戊戌初一，王鎔在新年這天，和他的兒子王昭祚、王昭誨設宴，舉杯敬酒。王鎔開口說道："燕主劉太師不久前還是鄰國，今日想見他們一面，行嗎？"皇帝就命令主事人打開枷鎖，帶劉仁恭、劉守光到來，和他們一起入宴，王鎔贈給他們衣被食物。己亥，皇帝從鎮州出發，於是和王鎔在行唐西面打獵。壬子，到達晉陽，用繩索捆住劉仁恭、劉守光，整隊入城。這天，誅殺劉守光。派大將李存霸押送劉仁恭到代州，刺出他的心血祭告武皇陵墓，然後殺掉。這月，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派使者

鎔、定州王處直遣使推帝爲尚書令。初，王鎔稱藩於梁，梁以鎔爲尚書令，至是鎮、定以帝南破梁軍，北定幽、薊，乃共推崇焉。使三至，帝讓乃從之，遂選日受册，開霸府，建行臺，如武德故事。

秋七月，帝親將自黄沙嶺東下會鎮人，進軍邢、洺。梁將楊師厚軍於漳東，帝軍次張公橋，既而裨將曹進金奔於梁，帝軍不利而退。

八月，還晉陽。

天祐十二年三月，梁魏博節度使賀德倫遣使奉幣乞盟。時楊師厚卒於魏州，梁主乃割相、衛、澶三州别爲一鎮，以德倫爲魏博節度使，以張筠爲相州節度使，魏人不從。是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囚德倫於牙署，三軍大掠。軍士有張彦者，素實凶暴，爲亂軍之首，迫德倫上章請却復六州之地，梁主不從，遂迫德倫歸於帝，且乞師爲援。帝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帥師屯臨清，帝自晉陽東下，與存審會。賀德倫遣從事司空頲至軍，密啓張彦狂勃之狀，且曰："若不翦此亂階，恐貽後悔。"帝默然，遂進軍永濟。張彦謁見，以銀槍效節五百人從，皆被甲持兵以自衛。帝登樓諭之曰："汝等在城，濫殺平人，奪其妻女，數日以來，迎訴者甚衆，當斬汝等，以謝鄴人。"遽令斬彦及同惡者七人，軍士股栗，帝親加慰撫而退。翌日，帝輕裘緩策而進，令張彦部下軍士被甲持兵，環馬而從，命爲帳前銀槍，衆心大服。梁將劉鄩聞帝至，以精兵萬人自洹水趣魏縣，帝命李存審帥師禦之，帝率親軍於魏縣西北，夾河爲栅。

六月庚寅朔，帝入魏州，賀德倫上符印，請帝兼領魏州，帝從之。墨

推薦皇帝任尚書令。當初，王鎔向梁稱藩臣，梁任命王鎔爲尚書令，到這時鎮、定因爲皇帝在南面擊敗梁軍，在北方平定幽、薊，於是共同推戴他。使者三次到來，皇帝辭讓後纔依從，於是選定受册的日子，設置霸府，建立行臺，依照武德舊例。

秋七月，皇帝親自率兵從黄沙嶺東下和鎮人會師，進軍邢、洺。梁將領楊師厚駐軍漳東，皇帝的軍隊駐扎張公橋，不久副將曹進金投奔梁，皇帝的軍隊失利而返回。

八月，回到晉陽。

天祐十二年三月，梁魏博節度使賀德倫派使者帶着禮物請求結盟。當時楊師厚在魏州去世，梁主於是分出相、衛、澶三州另成一鎮，任命賀德倫爲魏博節度使，任張筠爲相州節度使，魏人不服從。這月二十九日夜，魏軍叛亂，把賀德倫囚禁在牙署，三軍大肆劫掠。有個叫張彦的軍士，素來就很凶暴，是亂軍首領，逼迫賀德倫上章請求退回六州之地，梁主不依從，於是逼迫賀德倫歸附皇帝，并且求兵援助。皇帝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從趙州率兵屯駐臨清，皇帝從晉陽東下，和李存審會師。賀德倫派從事司空頲到軍中，密告張彦狂妄的情况，并且説："如果不鏟除這個禍根，恐怕會留下後悔。"皇帝默不作聲，於是進軍永濟。張彦拜見皇帝，有銀槍效節軍五百人跟隨，都身披鎧甲手持兵器自衛。皇帝登樓告訴他們説："你們在城中，濫殺平民，搶奪别人的妻女，幾天來，前來向我訴苦的人很多，應當殺掉你們，向鄴人謝罪。"立即下令斬殺張彦及一同作惡的七個人，軍士們兩腿發抖，皇帝親自加以安撫慰問然後退下。第二天，皇帝身着常服騎馬緩行，令張彦手下的軍士身披鎧甲手持兵器，在皇帝坐騎周圍跟隨，任命爲帳前銀槍，人心大服。梁將領劉鄩獲知皇帝到來，率精兵一萬人從洹水奔赴魏縣，皇帝命李存審率軍抵禦，皇帝率領親軍到達魏縣西北，在黄河兩岸建立栅寨。

六月庚寅初一，皇帝進入魏州，賀德倫獻上信符印章，請求皇帝兼領魏州，皇帝同意了。頒

制授德倫大同軍節度，令取便路赴任。帝下令撫諭鄴人，軍城畏肅，民心大服。是時，以貝州張源德據壘拒命，南通劉鄩，又與滄州首尾相應，聞德州無備，遣别將襲之，遂拔其城。命遼州牙將馬通爲德州刺史，以扼滄、貝之路。

秋七月，梁澶州刺史王彦章棄城而遁，畏帝軍之逼也。以故將李巖爲澶州刺史。帝至魏縣，因率百餘騎覘梁軍之營。是日陰晦，劉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木間，帝至，伏兵忽起，大噪而來，圍帝數十重。帝以百騎馳突奮擊，梁軍辟易，决圍而出，有頃援軍至，乃解。帝顧謂軍士曰："幾爲賊所笑。"

是月，劉鄩潛師由黄澤西趨晋陽，至樂平而還，遂軍於宗城。初，鄩在洹水，數日不出，寂無聲迹，帝遣騎覘之，無斥候者，城中亦無烟火之狀，但有鳥止於壘上，時見旗幟循堞往來。帝曰："我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變，必以詭計誤我。"使視城中，乃縛旗於芻偶之上，使驢負之，循堞而行。得城中羸老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既而有人自鄩軍至者，言兵已趨黄澤，帝遽發騎追之。時霖雨積旬，鄩軍倍道兼行，皆腹疾足腫，加以山路險阻，崖谷泥滑，緣蘿引葛，方得少進。顛墜岩坂，陷於泥淖而死者十二三。前軍至樂平，糗糧將竭，聞帝軍追躡於後，太原之衆在前，群情大駭。鄩收合其衆還，自邢州陳宋口渡漳水而東，駐於宗城。時魏之軍儲已乏，臨清積粟所在，鄩欲引軍據之。周德威初聞鄩軍之西，自幽州率千騎至土門。及鄩軍東下，急趨南宫，知鄩軍在宗城，遣十餘騎迫其營，擒斥候者，斷其腕令還。德威至

墨制授予賀德倫爲大同軍節度，命令他取便道赴任。皇帝下令安撫鄴人并讓他們瞭解有關情况，軍城敬畏嚴整，民心大服。這時，因貝州張源德占據營壘拒絶接受命令，南面勾結劉鄩，又和滄州前後呼應，獲知德州没有防備，派屬將襲擊，於是奪取德州城。命令遼州牙將馬通任德州刺史，扼守滄、貝道路。

秋七月，梁澶州刺史王彦章棄城逃跑，這是畏懼皇帝軍隊日益逼近。任命舊將領李巖爲澶州刺史。皇帝到魏縣，因而率一百多名騎兵探視梁軍軍營。這天天氣陰暗，劉鄩在黄河邊叢林中設下伏兵五千人，皇帝到後，伏兵突然出動，大聲吶喊衝來，包圍皇帝數十層。皇帝率領一百名騎兵飛馬突圍，奮擊敵人，梁軍驚退，皇帝突圍衝出，一會兒援軍趕到，方纔脱險。皇帝望着軍士説："差一點被賊軍譏笑了。"

這月，劉鄩暗中從黄澤出兵西奔晋陽，到達樂平後返回，於是駐軍宗城。當初，劉鄩在洹水，幾天不出，悄無聲息，皇帝派騎兵偵察，没有望風的人，城中也没有烟火痕迹，衹有鳥栖息在營壘上，不時看見旗幟沿着矮墻來往。皇帝説："我聽説劉鄩用兵，一步百變，一定是用詭計騙我。"派人到城中一看，原來是把旗子捆在草人身上，用驢子馱着，沿矮墻行走。抓到城中老弱的人審問，説軍隊已離開兩天了。不久有從劉鄩軍中來的人，説劉鄩的軍隊已奔赴黄澤，皇帝急忙出動騎兵追擊。當時陰雨十餘天不停，劉鄩軍隊一日行兩日之路，都腹瀉脚腫，加上山路險峻難行，懸崖山谷泥濘路滑，手拉藤蔓，纔稍稍得以前進。摔下岩坡，陷進泥潭中死去的有十分之二三。前軍到達樂平，乾糧快要吃完，獲知皇帝的軍隊在後面緊追，太原大軍在前面攔截，人心極度驚駭。劉鄩集合他的軍隊返回，從邢州陳宋口渡過漳水向東，駐軍宗城。當時魏的軍備已經缺乏，臨清是儲糧地，劉鄩想率領軍隊前往占據。周德威剛獲知劉鄩軍西去時，從幽州率一千騎兵趕到土門。到劉鄩軍東下，急奔南宫，獲知劉鄩軍在宗城，派十多名騎兵迫近他的軍營，擒獲望風的人，砍斷他們的手腕叫他們回去。周

臨清，鄩起軍駐貝州。帝率親騎次博州，鄩軍於堂邑，周德威自臨清率五百騎躡之。是日，鄩軍於莘縣，帝營於莘西一舍，城壘相望，日夕交鬥。

德威到達臨清，劉鄩出兵駐扎貝州。皇帝率領親信騎兵進屯博州，劉鄩駐軍堂邑，周德威從臨清率領五百騎兵追擊。這天，劉鄩駐軍莘縣，皇帝駐營莘縣西面三十里處，城壁營壘遥遥相望，日夜交戰。

八月，梁將賀瓌襲取澶州，帝遣李存審率兵五千攻貝州，因塹而圍之。

八月，梁將領賀瓌突襲并攻克澶州，皇帝派李存審率兵五千人攻打貝州，并挖掘壕溝包圍貝州。

冬十月，有軍士自鄩軍來奔，帝善待之，乃劉鄩密令齎鴆賂帝膳夫，欲置毒於食中，會有告者，索其黨誅之。

冬十月，有軍士從劉鄩軍中前來投奔，皇帝善待他們，原來是劉鄩秘密命令他們帶着毒酒賄賂皇帝的厨子，想在食物中放毒，時逢有人告發，查清他們的黨羽殺掉。

天祐十三年春二月，帝知劉鄩將謀速戰，乃聲言歸晉陽以誘之，實勞軍於貝州也，令李存審守其營。鄩謂帝已臨晉陽，將乘虛襲鄴。

天祐十三年春二月，皇帝獲知劉鄩準備謀求速戰速决，於是聲稱要回晉陽來引誘他，實際是在貝州犒勞軍隊，令李存審駐守軍營。劉鄩認爲皇帝已來到晉陽，準備乘虚襲擊鄴。

三月，鄩遣其將楊延直自澶州率兵萬人，會於城下，夜半至於南門之外。城中潜出壯士五百人，突入延直之軍，噪聲動地，梁軍自亂。遲明，鄩自莘引軍至城東，與延直兵會。鄩之來也，李存審率兵踵其後，李嗣源自魏城出戰。俄而帝自貝州至，鄩卒見帝，驚曰："晉王耶!"因引軍漸却，至故元城西，李存審大軍已成列矣。軍前後爲方陣，梁軍於其間爲圓陣，四面受敵。兩軍初合，梁軍稍衄，再合，鄩引騎軍突西南而走。帝以騎軍追擊之，梁步軍合戰，短兵既接，帝軍鼓噪，圍之數重，埃塵漲天。李嗣源以千騎突入其間，衆皆披靡，相蹦如積。帝軍四面斬擊，棄甲之聲，聞數十里。衆既奔潰，帝之騎軍追及于河上，十百爲群，赴水而死，梁步兵七萬殲亡殆盡。劉鄩自黎陽濟，奔滑州。是月，梁主遣别將王檀率兵五萬，自陰地關趨晉陽，急攻其城，昭義李嗣昭遣將石嘉才率騎三百赴援。時安金全、張承業堅守於

三月，劉鄩派他的將領楊延直從澶州率兵一萬人，到城下會合，半夜到達南門外。城中暗中出動五百名壯士，突然衝入楊延直軍中，吶喊聲驚天動地，梁軍自己亂作一團。黎明，劉鄩從莘率軍到城東，和楊延直會合。劉鄩來時，李存審率兵跟在他後面，李嗣源從魏城出戰。不久皇帝從貝州趕到，劉鄩突然看見皇帝，吃驚地説："這不是晉王嗎!"於是率領軍隊逐漸退却，到達故元城西面，李存審的大軍已擺好戰陣了。軍隊前後是方陣，梁軍在中間布成圓陣，四面受敵。兩軍初次交戰，梁軍稍稍受挫，再次交戰，劉鄩率領騎兵從西南突圍逃跑。皇帝率領騎兵追擊，和梁步兵交戰，短兵相接後，皇帝的軍隊大聲吶喊，包圍梁軍數層，塵埃滿天。李嗣源率領一千騎兵衝入梁軍中，敵軍望風潰敗，相互踐踏，尸體堆積如山。皇帝的軍隊四面斬殺出擊，敵兵扔下鎧甲的聲音，傳到數十里外。敵軍已經潰逃，皇帝的騎兵追到黄河趕上，敵兵十人百人一群，跳水淹死，梁的步兵七萬人幾乎全被殲滅。劉鄩從黎陽渡河，逃奔滑州。這月，梁主派屬將王檀率兵五萬人，從陰地關趕赴晉陽，急攻晉陽城，昭義李嗣昭派將領石嘉才率三百騎兵趕去救援。當時安金全、張承業在城内堅守，石嘉才在城外

內，嘉才救援於外，檀懼，乃燒營而遁，追擊至陰地關。時劉鄩敗於莘縣，王檀遁於晉陽，梁主聞之曰："吾事去矣!"三月乙卯朔，分兵以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以城降。

夏四月，攻洺州，下之。

五月，帝還晉陽。

六月，命偏師攻閻寶於邢州，梁主遣捉生都將張温率步騎五百爲援，至內黄，温率衆來奔。

秋七月甲寅朔，帝自晉陽至魏州。

八月，大閲師徒，進攻邢州。相州節度使張筠棄城遁去，以袁建豐爲相州刺史，依舊隸魏州。邢州節度使閻寶請以城降，以忻州刺史、蕃漢副總管李存審爲邢州節度使，以閻寶爲西南面招討使，遥領天平軍節度使。是月，契丹入蔚州，振武節度使李嗣本陷於契丹。

九月，帝還晉陽。梁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遁去，舊將毛璋入據其城，李嗣源帥師招撫，璋以城降。乃以李存審爲滄州節度使，以李嗣源爲邢州節度使。時契丹犯塞，帝領親軍北征，至代州北，聞蔚州陷，乃班師。是月，貝州平，以滄州降將毛璋爲貝州刺史。自是河朔悉爲帝所有。帝自晉陽復至於魏州。

天祐十四年二月，帝聞劉鄩復收殘兵保守黎陽，遂率師以攻之，不克而還。是月甲午，新州將盧文進殺節度使李存矩，叛入契丹，遂引契丹之衆寇新州。存矩，帝之諸弟也，治民失政，御下無恩，故及於禍。帝以契丹王阿保機與武皇屢盟於雲中，約爲兄弟，急難相救，至是容納叛將，違盟犯塞，乃馳書以讓之。契丹攻新州甚急，刺史安金全棄城而遁，契丹

救援，王檀害怕，於是燒毁營寨逃跑，追擊到陰地關。當時劉鄩在莘縣戰敗，王檀逃到晉陽，梁主獲知後説："我的大事完了!"三月乙卯初一，分兵攻打衛州。壬戌，刺史米昭獻城投降。

夏四月，攻打洺州，攻克。

五月，皇帝回到晉陽。

六月，命側翼部隊到邢州攻打閻寶，梁主派捉生都將張温率步兵騎兵五百人援助，到達內黄時，張温率領衆人前來投奔。

秋七月甲寅初一，皇帝從晉陽到魏州。

八月，大閲兵，進攻邢州。相州節度使張筠棄城逃離，任命袁建豐爲相州刺史，仍舊隸屬魏州。邢州節度使閻寶請求獻城投降，任命忻州刺史、蕃漢副總管李存審爲邢州節度使，任命閻寶爲西南面招討使，遥領天平軍節度使。這月，契丹進入蔚州，振武節度使李嗣本被契丹俘獲。

九月，皇帝回到晉陽。梁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逃離，舊將毛璋進入，占據滄州城，李嗣源率軍招降，毛璋獻城投降。於是任命李存審爲滄州節度使，任命李嗣源爲邢州節度使。當時契丹侵犯邊塞，皇帝率領親軍北征，到達代州北面，獲知蔚州失陷，於是回師。這月，平定貝州，任命滄州降將毛璋爲貝州刺史。從此河朔全部被皇帝據有。皇帝又從晉陽到達魏州。

天祐十四年二月，皇帝獲知劉鄩又收拾殘兵據守黎陽，於是率領軍隊前去攻打，没能攻克而返回。這月甲午，新州將領盧文進殺死節度使李存矩，叛變投奔契丹，於是領着契丹大軍侵犯新州。李存矩，是皇帝的弟弟，治理百姓没有善政，統領下屬没有恩惠，因此招致禍患。皇帝因契丹王阿保機和武皇多次在雲中結盟，結拜爲兄弟，有急難互相救援，現在却收容叛變將領，違反盟約侵犯邊塞，於是飛馬送信斥責他。契丹攻打新州很急，刺史安金全棄城逃跑，契丹任命

以文進部將劉殷爲刺史。帝命周德威率兵三萬攻之，營於城東。俄而文進引契丹大至，德威拔營而歸，因爲契丹追躡，師徒多喪。契丹乘勝寇幽州。是時言契丹者，或云五十萬，或云百萬，漁陽以北，山谷之間，氈車毳幕，羊馬彌漫。盧文進招誘幽州亡命之人，教契丹爲攻城之具，飛梯、衝車之類，畢陳於城下。鑿地道，起土山，四面攻城，半月之間，機變百端。城中隨機以應之，僅得保全，軍民困弊，上下恐懼。德威間道馳使以聞，帝憂形於色，召諸將會議。時李存審請急救燕、薊，且曰："我若猶豫未行，但恐城中生事。"李嗣源曰："願假臣突騎五千，以破契丹。"閻寶曰："但當蒐選鋭兵，控制山險，强弓勁弩，設伏待之。"帝曰："吾有三將，無復憂矣！"

夏四月，命李嗣源率師赴援，次於淶水，又遣閻寶率師夜過祁溝，俘擒而還。周德威遣人告李嗣源曰："契丹三十萬，馬牛不知其數，近日所食羊馬過半，阿保機責讓盧文進，深悔其來。契丹勝兵分散射獵，阿保機帳前不滿萬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備。"嗣源具以事聞。

秋七月辛未，帝遣李存審領軍與嗣源會於易州，步騎凡七萬。於是三將同謀，銜枚束甲，尋澗谷而行，直抵幽州。

八月甲午，自易州北循山而行，李嗣源率三千騎爲前鋒。庚子，循大房嶺而東，距幽州六十里。契丹萬騎遽至，存審、嗣源極力以拒之，契丹大敗，委棄毳幕、氈廬、弓矢、羊馬不可勝紀，進軍追討，俘斬萬計。辛丑，大軍入幽州，德威見諸將，握手流涕。翌日，獻捷於鄴。

盧文進的部將劉殷爲刺史。皇帝命周德威率兵三萬人攻打，駐營城東。不久盧文進領着契丹大軍蜂擁而至，周德威拔起營寨返回，因而被契丹追擊，損失很多兵馬。契丹乘勝侵犯幽州。這時談到契丹的人，有的説五十萬，有的説一百萬，漁陽以北，山谷之中，氈車氈帳，羊馬遍地。盧文進招徠引誘幽州亡命之徒，教契丹人建造攻城戰具，飛梯、衝車之類，全都擺列在城下。挖掘地道，堆起土山，四面攻城，半個月中，方法百變。城中隨機應變，勉强得以保全，軍民窘困疲敝，上下恐懼。周德威派使者從小路飛馬上報，皇帝臉上露出憂慮的神色，召集將領們商議。當時李存審請求緊急援救燕、薊，并且説："如果我們猶豫不去，衹怕城中生事。"李嗣源説："希望借給我五千名衝鋒陷陣的騎兵，前去打敗契丹。"閻寶説："衹應當選擇精鋭士兵，控制山中險要，使用强弓勁弩，設下伏兵等待。"皇帝説："我有你們三位大將，不用再憂慮了！"

夏四月，命令李嗣源率軍趕去救援，停駐淶水，又派閻寶率軍夜晚越過祁溝，擒獲敵兵返回。周德威派人報告李嗣源説："契丹三十萬人，馬牛不知有多少，近來吃掉的羊馬超過半數，阿保機斥責盧文進，極爲後悔出兵前來。契丹主力部隊分散打獵，阿保機帳前不到一萬人，應在夜晚出動奇兵，攻其不備。"李嗣源把情況詳細上報。

秋七月辛未，皇帝派李存審率軍和李嗣源在易州會師，步兵騎兵共七萬人。於是三位將領商定，全部人馬銜枚束甲，沿澗谷北進，直達幽州。

八月甲午，從易州北沿着山麓行進，李嗣源率三千騎兵擔任前鋒。庚子，沿着大房嶺向東，距離幽州六十里。契丹一萬騎兵突然趕到，李存審、李嗣源極力抵抗，契丹大敗，丢棄下的氈帳、氈廬、弓箭、羊馬不計其數，進軍追擊討伐，俘獲斬殺數以萬計。辛丑，大軍進入幽州，周德威見到衆將領，握手流淚。第二天，前往鄴報捷。

九月，班師，帝授存審檢校太傅，嗣源檢校太保，閻寶加同平章事。

十月，帝自魏州還晉陽。

十一月，復至魏州。

十二月，帝觀兵於河上。時梁人據楊劉城，列栅相望，帝率軍履河冰而渡，盡平諸栅，進攻楊劉城。城中守兵三千人，帝率騎軍環城馳射，又令步兵持斧斬其鹿角，負葭葦以堙塹，帝自負一圍而進，諸軍鼓噪而登，遂拔其壘，獲守將安彦之。是夕，帝宿楊劉。

天祐十五年春正月，帝軍徇地至鄆、濮。時梁主在洛，將修郊禮，聞楊劉失守，狼狽而還。

二月，梁將謝彦章帥衆數萬來迫楊劉，築壘以自固，又決河水，瀰漫數里，以限帝軍。

六月壬戌，帝自魏州復至楊劉。甲子，率諸軍涉水而進，梁人臨水拒戰，帝軍小却。俄而鼓噪復進，梁軍漸退，因乘勢而擊之，交鬥於中流，梁軍大敗，殺傷甚衆，河水如絳，謝彦章僅得免去。是月，淮南楊溥遣使來會兵，將致討於梁也。

秋八月辛丑朔，大閱於魏郊，河東、魏博、幽、滄、鎮定、邢洺、麟、勝、雲、朔十鎮之師，及奚、契丹、室韋、吐渾之衆十餘萬，部陣嚴肅，旌甲照曜，師旅之盛，近代爲最。己酉，梁兖州節度使張萬進遣使歸款。帝自魏州率師次於楊劉，略地至鄆、濮而還，遂營於麻家渡，諸鎮列營十數。梁將賀瓌、謝彦章以軍屯濮州行臺村，結壘相持百餘日。帝嘗以數百騎摩壘求戰，謝彦章帥精兵五千伏於堤下，帝以十餘騎登堤，伏兵發，圍帝十數重。俄而帝之騎軍

九月，回師，皇帝授予李存審檢校太傅，李嗣源檢校太保，閻寶加授同平章事。

十月，皇帝從魏州回晉陽。

十一月，又到魏州。

十二月，皇帝在黄河閲兵。當時梁人占據楊劉城，排列栅寨相望，皇帝率軍踏着黄河堅冰渡過，蕩平全部栅寨，進攻楊劉城。城中守兵三千人，皇帝率騎兵環城飛馳放箭，又令步兵手拿斧頭砍掉鹿角，背着蘆葦填塞壕溝，皇帝親自背着一捆蘆葦前進，各軍大聲吶喊登城，於是攻克營壘，俘獲守將安彦之。這晚，皇帝住在楊劉。

天祐十五年春正月，皇帝的軍隊征戰到鄆、濮。當時梁主在洛，準備舉行郊祀禮儀，獲知楊劉失守，狼狽返回。

二月，梁將領謝彦章率軍數萬人迫近楊劉，修築營壘鞏固自己，又放黄河水，瀰漫數里，用以阻隔皇帝的軍隊。

六月壬戌，皇帝又從魏州到楊劉。甲子，率各軍涉水前進，梁人在水邊抵抗，皇帝的軍隊稍退。不久又大聲吶喊前進，梁軍逐漸退却，因而趁勢攻擊，在中流交戰，梁軍大敗，被殺死傷殘的很多，黄河水變成絳紅色，謝彦章僅僅能够隻身幸免逃離。這月，淮南楊溥派使者來會師，準備討伐梁。

秋八月辛丑初一，在魏郊外大閲兵，河東、魏博、幽、滄、鎮定、邢洺、麟、勝、雲、朔十鎮軍隊，以及奚、契丹、室韋、吐渾大軍十多萬人，列陣嚴整，旌旗鎧甲交相照耀，軍容的雄壯，堪稱近代第一。己酉，梁兖州節度使張萬進派使者來投誠。皇帝從魏州率軍駐扎楊劉，征戰到鄆、濮返回，於是駐營麻家渡，各鎮排列起十多處營寨。梁將領賀瓌、謝彦章將軍隊屯駐濮州行臺村，修築營壘相持一百多天。皇帝曾經率領數百名騎兵迫近敵軍營壘求戰，謝彦章率精兵五千人埋伏在堤下，皇帝率領十幾名騎兵登上堤岸，伏兵出動，包圍皇帝十多層。不久皇帝的騎兵跟着趕到，在包圍圈外進攻，皇帝在包圍圈

繼至，攻於圍外，帝於圍中躍馬奮擊，决圍而出。李存審兵至，梁軍方退。是時，帝銳於接戰，每馳騎出營，存審必扣馬進諫，帝伺存審有間，即策馬而出，顧左右曰："老子妨吾戲耳！"至是幾危，方以存審之言爲忠也。

中躍馬奮擊，突圍衝出。李存審的軍隊趕到，梁軍方纔退去。這時，皇帝迫切盼望交戰，每次飛馬出營，李存審總要拉住馬勸阻，皇帝趁李存審一不留心，就打馬衝出，回頭對身邊的人說："這老頭子攪了我的好戲！"到這次幾乎喪身，纔覺得李存審的話是忠言。

十二月庚子朔，帝進軍，距梁軍柵十里而止。時梁將賀瓌殺騎將謝彥章於軍，帝聞之曰："賊帥自相魚肉，安得不亡。"戊午，下令軍中老幼，令歸魏州，悉兵以趣汴。庚申，大軍毀營而進。辛酉，次於臨濮，梁軍捨營踵於後。癸亥，次胡柳陂。遲明，梁軍亦至，帝率親軍出視，諸軍從之。梁軍已成陣，横亘數十里，帝亦以横陣抗之。時帝與李存審總河東、魏博之衆居其中，周德威以幽、薊之師當其西，鎮、定之師當其東。梁將賀瓌、王彥章全軍接戰，帝以銀槍突入梁軍陣中，斬擊十餘里，賀瓌、王彥章單騎走濮陽。帝軍輜重在陣西，望見梁軍旗幟，皆驚走，因自相蹈籍，不能禁止。帝一軍先敗，周德威戰歿。是時，陂中有土山，梁軍數萬先據之，帝帥中軍至山下。梁軍嚴整不動，旗幟甚盛。帝呼諸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賊已據山，吾與爾等各馳一騎以奪之！"帝率軍先登，銀槍步兵繼進，遂奪其山。梁軍紛紜而下，復於土山西結陣數里。時日已晡矣，或曰："諸軍未齊，不如還營，詰朝可圖再戰。"閻寶曰："深入賊境，逢其大敵，期於盡銳，以决雌雄。况賊帥奔亡，衆心方恐，今乘高擊下，勢如破竹矣。"銀槍都將王建及被甲横槊進曰："賊將先已奔亡，王之騎軍一無所損，賊衆晡晚，大半思歸，擊之必破。王但登山縱觀，責

十二月庚子初一，皇帝進軍，距梁軍柵寨十里停下。當時梁將賀瓌在軍中殺死騎將謝彥章，皇帝獲知後說："賊軍將帥自相殘殺，怎能不滅亡。"戊午，下令軍中老幼，讓他們返回魏州，率領全部人馬趕赴汴。庚申，大軍毀掉營寨進軍。辛酉，到達臨濮，梁軍捨棄營寨跟在後面。癸亥，到達胡柳陂。黎明，梁軍也到了，皇帝率領親軍出去觀察，各軍跟隨在後。梁軍已布成戰陣，横列數十里，皇帝也布成横陣與之對抗。當時皇帝和李存審統領河東、魏博軍居中，周德威率幽、薊軍隊在皇帝西面，鎮、定軍隊在皇帝東面。梁將領賀瓌、王彥章全軍交戰，皇帝率領銀槍軍衝入梁軍陣中，斬殺衝擊十多里，賀瓌、王彥章單人匹馬逃跑到濮陽。皇帝軍隊的輜重在戰陣西面，士兵們望見梁軍旗幟，都驚慌逃跑，因而自相踐踏，無法禁止。皇帝一軍先敗，周德威陣亡。這時，坡上有土山，梁軍數萬人搶先占據，皇帝率領中軍趕到山下。梁軍嚴整不動，旗幟極多。皇帝對各軍喊叫道："今天的戰鬥，得山的人勝，賊軍已占據土山，我和你們派一名騎兵前去奪取！"皇帝領兵率先登山，銀槍軍步兵跟着前進，於是奪得土山。梁軍紛紛敗退下山，又在土山西面擺陣數里。當時已黄昏了，有人說："各軍未到齊，不如回營，黎明可以考慮再戰。"閻寶說："深入敵境，遭逢大敵，應當全力以赴，以决勝負。何况賊軍主帥奔逃，人心正在恐懼，如今居高臨下進行攻擊，勢如破竹。"銀槍都將王建及身披鎧甲手持長矛進言說："賊軍將領已經先奔逃，大王的騎兵没有損失一人，賊軍見天色已晚，大半想回去，發起攻擊必定能打敗他們。大王祇需要登山觀戰，擊敗賊軍的事交給我好了。"於是李嗣昭率騎軍從土山北逼近梁

臣以破賊之效。”於是李嗣昭領騎軍自土山北以逼梁軍，王建及呼士衆曰：“今日所失輜重，并在山下。”乃大呼以奮擊，諸軍繼之，梁軍大敗。時元城令吴瓊、貴鄉令胡裝各部役徒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噪助其勢。梁軍不之測，自相騰籍，棄甲山積。甲子，命行戰場，收獲鎧仗不知其數。時帝之軍士有先入大梁問其次舍者，梁人大恐，驅市人以守。其殘衆奔歸汴者不滿千人，帝軍遂拔濮陽。

軍，王建及對士兵大喊道：“今天丢失的輜重，都在山下。”於是大聲呼叫向前奮擊，各軍跟在後面，梁軍大敗。當時元城縣令吴瓊、貴鄉縣令胡裝各率領服役勞工一萬人，在山下拖曳樹木揚起塵土，吶喊助威。梁軍莫測高深，自相踐踏，丢棄的鎧甲堆積如山。甲子，命令打掃戰場，繳獲鎧甲武器不計其數。當時皇帝的軍士有人先進入大梁打聽梁人的居住地，梁人極爲恐懼，驅趕市民守城。梁軍殘兵逃回汴的不到一千人，皇帝的軍隊於是攻克濮陽。

舊五代史卷二十九(唐書五)

本紀第五

莊宗紀(第三)

天祐十六年春正月，李存審城德勝，夾河爲柵。帝還魏州，命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三月，帝兼領幽州，遣近臣李紹宏提舉府事。

夏四月，梁將賀瓌圍德勝南城，百道攻擊，復以艨艟扼斷津渡。帝馳而往，陣於北岸。南城守將氏延賞告急，且言矢石將盡。帝以重賄召募能破賊艦者，於是獻技者數十，或言能吐火焚舟，或言能禁咒兵刃，悉命試之，無驗。帝憂形於色，親從都將王建及進曰："臣請效命。"乃以巨索連舟十艘，選效節勇士三百人，持斧被鎧，鼓櫂而進，至中流。梁樓船三層，蒙以牛革，懸板爲楯。建及率持斧者入艨艟間，斬其竹笮，破其懸楯。又於上流取瓮數百，用竹笮維之，積薪於上，灌以脂膏，火發亘空。又以巨艦載甲士，令乘烟鼓噪。梁之樓船斷紲而下，沈溺者殆半。軍既得渡，梁軍乃退，命騎軍追襲至濮陽，俘斬千計。賀瓌由此飲氣遘疾而卒。

秋七月，帝歸晋陽。

八月，梁將王瓚帥衆數萬自黎陽渡河，營於楊村，造舟爲梁，以通津

天祐十六年春正月，李存審在德勝築城，在黄河兩岸建立柵寨。皇帝回到魏州，任命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暫知幽州軍府事。

三月，皇帝兼管幽州，派親近臣僚李紹宏提舉府事。

夏四月，梁將領賀瓌包圍德勝南城，用盡一切辦法展開攻擊，又用狹長的艨艟戰船截斷渡口。皇帝飛馳前去，在北岸列陣。南城守將氏延賞告急，并且説箭和石頭快用光了。皇帝用重金招募能够擊破賊軍戰船的人，於是有幾十人獻技，有的説能吐火燒船，有的説會念咒語使刀槍不入，全部命令他們試驗，無一有效。皇帝露出憂慮的神色，親隨都將王建及上前説："請讓我效力。"於是用巨大繩索連結十艘船，挑選三百名效節勇士，手持斧頭，身披鎧甲，敲打着船舷前進，到達中流。梁軍樓船上下三層，蒙上牛皮，懸挂木板做盾牌。王建及率領手持斧頭的人進入艨艟戰船之間，砍斷竹索，劈破懸挂的盾牌。又從上流取來幾百個罎子，用竹索拴在一起，在上面堆上柴，灌上油脂，點燃後火焰衝天。又用巨船載上全副武裝的士兵，命令他們乘着烟火大聲吶喊。梁的樓船斷了繩索而倒塌，差不多一半人沉入水中。軍隊渡河後，梁軍方纔退去，命令騎軍追擊到濮陽，俘獲斬殺數以千計。賀瓌因此含恨患病而死。

秋七月，皇帝回晋陽。

八月，梁將領王瓚率兵幾萬人從黎陽渡黄河，駐營楊村，造船搭橋，以便連通水陸道路。

路。

冬十月，帝自晉陽至魏州，發徒數萬，以廣德勝北城，自是，日與梁軍接戰。

冬十月，皇帝從晉陽到魏州，調發民工數萬人，擴展德勝北城，從此，每天和梁軍交戰。

十二月戊戌，帝軍於河南，夜伏步兵於潘張村梁軍寨下，以騎軍掠其餉運，擒其斥候。梁王瓚結陣以待，帝軍以鐵騎突之，諸軍繼進，梁軍大奔，赴水死者甚衆，瓚走保北城。

十二月戊戌，皇帝駐軍黄河以南，夜晚在潘張村梁軍營寨下埋伏步兵，派騎兵掠奪梁軍軍餉，擒獲梁軍哨兵。梁王瓚列陣以待，皇帝的軍隊用鐵騎衝擊，各軍跟着前進，梁軍潰敗逃奔，落水溺死的人很多，王瓚逃走，退守北城。

天祐十七年春，幽州民於田中得金印，文曰“關中龜印”，李紹宏獻於行臺。

天祐十七年春，幽州百姓在田中發現金印，印文是“關中龜印”，李紹宏把金印獻給行臺。

秋七月，梁將劉鄩、尹皓寇同州。先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取同州，以其子令德主留務，請梁主降節。梁主怒，不與，遂請旄節於帝。梁主乃遣劉鄩與華州節度使尹皓帥兵圍同州，友謙來告難，帝遣蕃漢總管李存審、昭義節度使李嗣昭、代州刺史王建及率師赴援。

秋七月，梁將領劉鄩、尹皓侵犯同州。這之前，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攻取同州，用他的兒子朱令德主管留守事務，請求梁主頒發符節。梁主發怒，不給，於是向皇帝請求授予旄節。梁主於是派劉鄩和華州節度使尹皓率兵包圍同州，朱友謙前來告急，皇帝派蕃漢總管李存審、昭義節度使李嗣昭、代州刺史王建及率軍趕去救援。

九月，師至河中，朝至夕濟，梁人不意王師之至，望之大駭。明日約戰，與朱友謙謀，遲明，進軍距梁壘，梁人悉衆以出，蒲人在南，王師在北。騎軍既接，蒲人小却，李嗣昭以輕騎抗之，梁軍奔潰，追斬二千餘級。是夜，劉鄩收餘衆保營，自是閉壁不出。數日，鄩遂宵遁。王師追及於渭河，所棄兵仗輜重不可勝計，劉鄩、尹皓單騎獲免。未幾，鄩憂恚發病而卒。王師略地至奉先，嗣昭因謁唐帝諸陵而還。

九月，軍隊到達河中，早晨到達，晚上便渡河，梁人没料到天子軍隊趕到，望見後驚恐萬分。第二天約定交戰，和朱友謙商議，黎明，進軍到達梁軍營壘之前，梁人全軍出動，蒲人在南面，天子軍隊在北面。騎軍交戰後，蒲人稍退，李嗣昭率領輕騎抵抗，梁軍奔逃潰散，追殺二千多人。這天晚上，劉鄩收拾殘兵守住營寨，從此閉營不出。幾天後，劉鄩連夜逃跑了。天子軍隊追至渭河，敵人丢棄的武器輜重不可計數，劉鄩、尹皓單人匹馬幸免於難。不久，劉鄩憂憤發病而死。天子軍隊征戰到奉先，李嗣昭於是拜謁唐帝各陵墓後返回。

天祐十八年春正月，魏州開元寺僧傳真獲傳國寶，獻於行臺。驗其文，即“受命於天，子孫寶之”八字也，群僚稱賀。傳真師於廣明中，遇京師喪亂得之，秘藏已四十年矣。篆文古體，人不之識，至是獻之。時淮

天祐十八年春正月，魏州開元寺僧人傳真得到傳國寶印，獻給行臺。查驗上面的文字，是“受命於天，子孫寶之”八個字，百官道賀。傳真師在廣明年中，遭逢京城變亂得到它，秘藏已四十年了。篆文是古體字，人們不認識，到這時獻出。當時淮南楊溥、西川王衍都派使者送來

南楊溥、西川王衍皆遣使致書，勸帝嗣唐帝位，帝不從。

二月，代州刺史王建及卒。是月，鎮州大將張文禮殺其帥王鎔。時帝方與諸將宴，酒酣樂作，聞鎔遇弒，遽投觶而泣曰："趙王與吾把臂同盟，分如金石，何負於人，覆宗絶祀，冤哉！"先是，滹沱暴漲，漂關城之半，溺死者千計。是歲，天西北有赤祲如血，占者言趙分之災，至是果驗。時張文禮遣使請旄節於帝，帝曰："文禮之罪，期於無赦，敢邀予旄節！"左右曰："方今事繁，不欲與人生事。"帝不得已而從之，乃承制授文禮鎮州兵馬留後。

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滄州節度使李存審、定州節度使王處直、邢州節度使李嗣源、成德軍兵馬留後張文禮、遥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新州節度使王郁、振武節度使李存進、同州節度使朱令德，各遣使勸進，請帝紹唐帝位，帝報書不允。自是，諸鎮凡三上章勸進，各獻貨幣數十萬，以助即位之費，帝左右亦勸帝早副人望，帝撝挹久之。

秋七月，河東節度副使盧汝弼卒。

八月庚申，令天平節度使閻寶、成德兵馬留後符習率兵討張文禮于鎮州。初，王鎔令偏將符習以本部兵從帝屯於德勝。文禮既行弒逆，忌鎔故將，多被誅戮，因遣使聞於帝，欲以佗兵代習歸鎮，習等懼，請留。帝令傳旨於習及別將趙仁貞、烏震等，明正文禮弒逆之罪，且言："爾等荷戟從征，蓋君父之故，銜冤報恩，誰人無心。吾當給爾資糧，助爾兵甲，當

書信，勸皇帝繼承唐帝位，皇帝不同意。

二月，代州刺史王建及去世。這月，鎮州大將張文禮殺死他的主帥王鎔。當時皇帝正和將領們聚宴，酒酣耳熱，奏起音樂，獲知王鎔被殺，頓時扔下酒觶哭泣説："趙王和我挽手結盟，情分如同金石一樣堅固不渝，有什麽對不起人的，斷子絶孫，冤枉啊！"這之前，滹沱河水暴漲，湮没一半關城，淹死的人以千計。這年，天空西北有災氣像血一樣紅，占卜的人説是趙地的災禍，到這時果然應驗。這時張文禮派使者向皇帝請求頒給他旄節，皇帝説："張文禮的罪行，達到了十惡不赦的地步，怎敢向我求取旄節！"身邊的人説："當今多事，不要和人生事。"皇帝迫不得已而依從，於是頒制令授予張文禮爲鎮州兵馬留後。

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滄州節度使李存審、定州節度使王處直、邢州節度使李嗣源、成德軍兵馬留後張文禮、遥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新州節度使王郁、振武節度使李存進、同州節度使朱令德，各派使者勸皇帝登位，請求皇帝繼承唐帝帝位，皇帝覆信表示不允許。從此，各鎮共三次上章請求皇帝登位，各獻錢財禮品數十萬，資助登位的花費，皇帝身邊的人也勸皇帝儘早登位以不負衆望，皇帝謙讓了很久。

秋七月，河東節度副使盧汝弼去世。

八月庚申，命令天平節度使閻寶、成德兵馬留後符習率兵到鎮州討伐張文禮。當初，王鎔命令副將符習率本部兵隨皇帝屯駐德勝。張文禮殺掉王鎔後，忌恨王鎔的舊將，這些人很多被殺，於是派使者報告皇帝，想用别的軍隊代替符習讓他回鎮州，符習等人害怕，請求留下。皇帝命令傳旨給符習和别將趙仁貞、烏震等人，明確指出張文禮殺害王鎔的罪行，并且説："你們扛着武器隨我出征，是看在天子的分上，含冤報恩，誰人没有此心。我會供給你們經費糧食，資助你們

試思之!”於是習等率諸將三十餘人,慟哭於牙門,請討文禮。帝因授習成德軍兵馬留後,以部下鎮、冀兵致討於文禮,又遣閻寶以助之,以史建瑭爲前鋒。甲子,攻趙州,刺史王鋌送符印以迎,閻寶遂引軍至鎮州城下,營於西北隅。是月,張文禮病疽而卒,其子處瑾代掌軍事。

九月,前鋒將史建瑭與鎮人戰於城下,爲流矢所中而卒。

冬十月己未,梁將戴思遠攻德勝北城,帝命李嗣源設伏於戚城,令騎軍挑戰,梁軍大至,帝御中軍以禦之。時李從珂僞爲梁幟,奔入梁壘,斧其眺樓,持級而還。梁軍愈恐,步兵漸至,李嗣源以鐵騎三千乘之,梁軍大敗,俘斬二萬計。辛酉,閻寶上言,定州節度使王處直爲其子都幽於别室,都自稱留後。

十一月,帝至鎮州城下,張處瑾遣弟處琪、幕客齊儉等候帝乞降,言猶不遜,帝命囚之。時王師築土山以攻其壘,城中亦起土山以拒之,旬日之間,機巧百變。張處瑾令韓正時以千騎夜突圍,將入定州與王處直議事,爲我游軍追擊,破之,餘衆保行唐,賊將彭贇斬正時以降。

十二月辛未,王郁誘契丹阿保機寇幽州,遂引軍涿州,陷之。又寇定州,王都遣使告急,帝自鎮州率五千騎赴之。

天祐十九年春正月甲午,帝至新城,契丹前鋒三千騎至新樂。是時,梁將戴思遠乘虚以寇魏州,軍至魏店,李嗣源自領兵馳入魏州。梁人知其有備,乃西渡洹水,陷成安而去。時契丹渡沙河口,諸將相顧失色,又聞梁人内侵,鄴城危急,皆請旋師,

武器,你們應考慮考慮!”於是符習等率領三十多名將領,在牙門前痛哭,請求討伐張文禮。皇帝因而授任符習爲成德軍兵馬留後,率領部下鎮、冀兵討伐張文禮,又派閻寶協助他,任命史建瑭爲前鋒。甲子,攻打趙州,刺史王鋌送上符印迎接,閻寶於是率軍到鎮州城下,駐營西北角。這月,張文禮患癰疽而死,他的兒子張處瑾代管軍事。

九月,前鋒將領史建瑭和鎮人在城下交戰,被飛箭射中而死。

冬十月己未,梁將領戴思遠攻打德勝北城,皇帝命令李嗣源在戚城設伏兵,命令騎軍挑戰,梁軍蜂擁而至,皇帝率領中軍抵禦。當時李從珂假造梁軍旗幟,衝入梁軍營壘,用斧頭砍斷望樓,帶着敵兵首級返回。梁軍更加恐懼,步兵逐漸趕到,李嗣源率領鐵甲騎兵三千人發起進攻,梁軍大敗,俘虜斬殺二萬多人。辛酉,閻寶報告,定州節度使王處直被他的兒子王都幽禁在單獨的房屋中,王都自稱留後。

十一月,皇帝到達鎮州城下,張處瑾派他的弟弟張處琪、幕客齊儉等人迎候皇帝請求投降,語言很不恭敬,皇帝命令把他們囚禁起來。當時天子軍隊修築土山攻打敵兵營壘,城中也堆起土山抵抗,十幾天中,用盡百般方法。張處瑾令韓正時率一千騎兵晚上突圍,準備進入定州和王處直議事,被我方游動部隊追擊,將其擊潰,殘餘的人馬固守行唐,賊軍將領彭贇殺掉韓正時投降。

十二月辛未,王郁誘説契丹阿保機侵犯幽州,又領契丹軍前往涿州,攻陷州城。又侵犯定州,王都派使者來告急,皇帝從鎮州率五千騎兵趕去。

天祐十九年春正月甲午,皇帝到達新城,契丹前鋒三千騎兵到達新樂。這時,梁將領戴思遠乘虚侵犯魏州,軍隊到達魏店,李嗣源親自率兵飛馳進入魏州。梁人知道魏州有防備,於是西渡洹水,攻陷成安後離去。當時契丹渡過沙河口,將領們面面相覷,大驚失色,又獲知梁人侵犯内地,鄴城危急,都請求回師,衹有皇帝認爲不

唯帝謂不可，乃率親騎至新城。契丹萬餘騎，遽見帝軍，惶駭而退。帝分軍爲二廣，追躡數十里，獲阿保機之子。時沙河冰薄，橋梁隘狹，敵争踐而過，陷溺者甚衆。阿保機方在定州，聞前軍敗，退保望都。帝至定州，王都迎謁，是夜宿於開元寺。翌日，引軍至望都，契丹逆戰，帝身先士伍，馳擊數四，敵退而結陣，帝之徒兵亦陣於水次。李嗣昭躍馬奮擊，敵衆大潰，俘斬數千，追擊至易水，獲氈裘、毳幕、羊馬不可勝紀。時歲且北至，大雪平地五尺，敵乏芻糧，人馬斃踣道路，纍纍不絶，帝乘勝追襲至幽州。是月，梁將戴思遠寇德勝北城，築壘穿塹，地道雲梯，晝夜攻擊，李存審極力拒守，城中危急。帝自幽州聞之，倍道兼行以赴，梁人聞帝至，燒營而遁。

行，於是率領親信騎兵到達新城。契丹有一萬多騎兵，忽然看見皇帝的軍隊，驚慌後退。皇帝把軍隊分爲二廣，追擊數十里，俘獲阿保機的兒子。當時沙河冰薄，橋梁狹窄，敵兵争相踐踏過橋，落水淹死的人很多。阿保機正在定州，獲知前軍失敗，退守望都。皇帝到達定州，王都迎拜，這晚住在開元寺。第二天，率軍到望都，契丹迎戰，皇帝身先士卒，多次馳馬攻擊敵兵，敵兵退却列陣，皇帝的士兵也在水邊列陣。李嗣昭躍馬奮擊，敵軍大敗，俘虜斬殺數千人，追擊到了易水，繳獲氈裘、氈帳、羊馬不計其數。當時快冬至了，大雪平地五尺，敵軍缺乏糧草，人馬死在路上，接連不斷，皇帝乘勝追擊到幽州。這月，梁將領戴思遠侵犯德勝北城，修營壘，挖掘壕溝，使用地道雲梯，晝夜攻擊，李存審極力抵抗守禦，城中危急。皇帝在幽州獲知，以雙倍速度行軍趕去，梁人獲知皇帝率軍趕到，燒毁營寨逃去。

三月丙午，王師敗於鎮州城下，閻寶退保趙州。時鎮州累月受圍，城中艱食，王師築壘環之，又决滹沱水以絶城中出路。是日，城中軍出，攻其長圍，皆奮力死戰，王師不能拒，引師而退。鎮人壞其營壘，取其芻糧者累日。帝聞失律，即以昭義節度使李嗣昭爲北面招討使，進攻鎮州。

三月丙午，天子軍隊在鎮州城下戰敗，閻寶退守趙州。當時鎮州被包圍幾個月，城中缺糧，天子軍隊修築堡壘包圍州城，又放滹沱河水阻斷城中出路。這天，城中軍隊衝出，攻擊我方包圍圈，都奮力死戰，天子軍隊無法抗拒，領軍退却。鎮人毁壞我方營壘，奪取糧草搬運了幾天。皇帝獲知失利，就任命昭義節度使李嗣昭爲北面招討使，進攻鎮州。

夏四月，嗣昭爲流矢所中，卒於師。己卯，天平節度使閻寶卒。以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是月，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卒。

夏四月，李嗣昭被飛箭射中，在軍中去世。己卯，天平節度使閻寶去世。任命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這月，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去世。

五月乙酉，李存進圍鎮州，營於東垣渡。

五月乙酉，李存進包圍鎮州，駐營東垣渡。

八月，梁將段凝陷衛州，刺史李存儒被擒。存儒，本俳優也，帝以其有膂力，故用爲衛州刺史，既而誅斂無度，人皆怨之，故爲梁人所襲。梁將戴思遠又陷共城、新鄉等邑，自是澶淵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人所

八月，梁將領段凝攻陷衛州，刺史李存儒被擒。李存儒，原是滑稽戲藝人，皇帝因他有臂力，因此任用他爲衛州刺史，不久殘殺搜刮百姓無度，人人都怨恨他，因此遭到梁人襲擊。梁將領戴思遠又攻陷共城、新鄉等縣城，從此澶淵以西，相州以南，都被梁人占據。

擄。

九月戊寅朔，張處球悉城中兵奄至東垣渡，急攻我之壘門。時騎軍已臨賊城，不覺其出，李存進惶駭，引十餘人鬥於橋上，賊退，我之騎軍前後夾擊之，賊衆大敗，步兵數千，殆無還者。是役也，李存進戰殁於師，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以攻鎮州。丙午夜，趙將李再豐之子冲投縋以接王師，諸軍登城，遲明畢入，鎮州平。獲處球、處瑾、處琪并其母，及同惡高濛、李翥、齊儉等，皆折足送行臺，鎮人請醢而食之，發張文禮尸，磔於市。帝以符習爲鎮州節度使，烏震爲趙州刺史，趙仁貞爲深州刺史，李再豐爲冀州刺史。鎮人請帝兼領本鎮，從之，乃以符習遥領天平軍節度使。

十一月，河東監軍張承業卒。

十二月，以魏州觀察判官張憲權知鎮州軍州事。

同光元年春正月丙子，五臺山僧獻銅鼎三，言於山中石崖間得之。

二月，新州團練使李嗣肱卒。是時，以諸藩鎮相繼上箋勸進，乃命有司制置百官省寺仗衛法物，期以四月行即位之禮，以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爲大禮使。

三月己卯，以横海軍節度使、内外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幽州節度使。潞州留後李繼韜叛，送款於梁。是月，築即位壇於魏州牙城之南。

夏四月己巳，帝升壇，祭告昊天上帝，遂即皇帝位，文武臣僚稱賀。禮畢，御應天門宣制：改天祐二十年爲同光元年。大赦天下，自四月二十五日昧爽以前，除十惡五逆、放火行劫、持杖殺人、官典犯贓、屠牛鑄錢、合造毒藥外，罪無輕重，咸赦除

九月戊寅初一，張處球率領城中全部兵馬突然趕到東垣渡，急攻我軍壘門。當時騎軍已瀕臨賊軍城下，没有發現賊軍出城，李存進驚恐慌亂，率領十多人在橋上戰鬥，賊軍退去，我方騎軍前後夾擊，賊軍大敗，步兵數千人，幾乎没有生還的。這一戰，李存進在軍中陣亡，任命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攻打鎮州。丙午晚上，趙將領李再豐的兒子李冲從城上扔下繩索接應天子軍隊，各軍登城，黎明全部進城，鎮州平定。俘獲張處球、張處瑾、張處琪和他們的母親，以及共同作惡的高濛、李翥、齊儉等人，都折斷他們的脚押送行臺，鎮人請求把他們剁成肉醬來吃，挖出張文禮的尸體，在街市上分尸。皇帝任命符習爲鎮州節度使，烏震爲趙州刺史，趙仁貞爲深州刺史，李再豐爲冀州刺史。鎮人請求皇帝兼管本鎮，皇帝依從，於是任命符習遥領天平軍節度使。

十一月，河東監軍張承業去世。

十二月，任命魏州觀察判官張憲暫知鎮州軍州事。

同光元年春正月丙子，五臺山僧人獻上三座銅鼎，説是在山中石崖間得到的。

二月，新州團練使李嗣肱去世。這時，因各藩鎮相繼上表箋勸皇帝登位，於是命令官府製作大小官員及省、寺儀仗器物，定於四月舉行登位典禮，任命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爲大禮使。

三月己卯，任命横海軍節度使、内外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幽州節度使。潞州留後李繼韜反叛，向梁投誠。這月，在魏州牙城南建造登位壇。

夏四月己巳，皇帝登壇，祭祀禀告蒼天上帝，於是登皇帝位，文武官員道賀。禮畢，到應天門宣布制令：改天祐二十年爲同光元年。大赦天下罪人，在四月二十五日黎明以前犯罪者，除了十惡五逆、放火打劫、持棒殺人、貪贓枉法、屠牛鑄錢、製造毒藥外，罪行無論輕重，都全部赦免。所有蕃漢馬軍步軍將校都賜給功臣名號，

之。應蕃漢馬步將校并賜功臣名號，超授檢校官，已高者與一子六品正員官，兵士并賜等第優給。其戰殁功臣各加追贈，仍賜謚號。民年八十已上，與免一子役。内外文武職官，并可直言極諫，無有隱諱。貢、選二司宜令有司速商量施行。雲、應、蔚、朔、易、定、幽、燕及山後八軍，秋夏税率量與蠲減。民有三世已上不分居者，與免雜徭。諸道應有祥瑞，不用聞奏。赦書有所未該，委所司條奏以聞云。是歲自正月不雨，人心憂恐，宣赦之日，澍雨溥降。初，唐咸通中，金、水、土、火四星聚于畢、昴，太史奏："畢、昴，趙、魏之分，其下將有王者。"懿宗乃詔令鎮州王景崇被衮冕攝朝三日，遣臣下備儀注、軍府稱臣以厭之。其後四十九年，帝破梁軍於柏鄉，平定趙、魏，至是即位於鄴宫。

是月，以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宫使；以行臺右丞相盧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以前定州掌書記李德休爲御史中丞；以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爲兵部尚書，充翰林學士承旨；以河東掌書記馮道爲户部侍郎，充翰林學士；以魏博、鎮冀觀察判官張憲爲工部侍郎，充租庸使；以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使張居翰并爲樞密使；以權知幽州軍府事李紹宏爲宣徽使；以魏博節度判官王正言爲禮部尚書，行興唐尹；以河東軍城都虞候孟知祥爲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以澤潞節度判官任圜爲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充北京副留守。詔升魏州爲東京興唐府，改元城縣爲興唐縣，貴鄉縣爲廣晋縣，以太原爲西京，以鎮州爲北都。是時所管節度一十三，州五十。

越級授予檢校官，官位已高的授予一個兒子六品正員官銜，兵士都按不同等級給予優厚賞賜。陣亡功臣分别補加封贈，并賜予謚號。八十歲以上的百姓，免除一個兒子的勞役。宫廷内外文武職官，都可以直言不諱極力規勸，不要有所隱諱。貢、選二司應該責成有關部門迅速商量實施。雲、應、蔚、朔、易、定、幽、燕及山後八軍，秋夏二税都酌量給與減免。三代以上不分居的百姓，免除雜役。各道一切吉祥徵兆，不必奏報。赦書有包括不盡之處，請有關部門逐條上報。這年從正月以來没有下雨，人心憂慮驚恐，宣布赦書這天，普降大雨。當初，唐咸通年中，金、水、土、火四星聚集在畢、昴區域，太史奏告："畢、昴，是趙、魏的分野，下面將有稱王的人。"唐懿宗於是下詔命令鎮州王景崇穿戴皇帝的禮服代理朝政三天，派下屬官員準備好儀注、軍府稱臣來破除這種預言。這之後四十九年，皇帝在柏鄉擊破梁軍，平定趙、魏，到這時在鄴宫登位。

這月，任命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宫使；任命行臺右丞相盧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任命前定州掌書記李德休爲御史中丞；任命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爲兵部尚書，充任翰林學士承旨；任命河東掌書記馮道爲户部侍郎，充任翰林學士；任命魏博、鎮冀觀察判官張憲爲工部侍郎，充任租庸使；任命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使張居翰同爲樞密使；任命權知幽州軍府事李紹宏爲宣徽使；任命魏博節度判官王正言爲禮部尚書，行興唐尹；任命河東軍城都虞候孟知祥爲太原尹，充任西京副留守；任命澤潞節度判官任圜爲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充任北京副留守。下詔升魏州爲東京興唐府，改元城縣爲興唐縣，貴鄉縣爲廣晋縣，把太原作爲西京，將鎮州作爲北都。這時所管轄節度十三，州五十。

閏月丁丑，以李嗣源爲檢校侍中，依前橫海軍節度使、內外蕃漢副總管；以幽州節度使李存審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前蕃漢馬步總管；以河中節度使朱友謙爲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安國軍節度使符習加同平章事，定州節度使王都加檢校侍中。是月，追尊曾祖蔚州太保爲昭烈皇帝，廟號懿祖；夫人崔氏曰昭烈皇后。追尊皇祖代州太保爲文景皇帝，廟號獻祖；夫人秦氏曰文景皇后。追尊皇考河東節度使、太師、中書令、晉王爲武皇帝，廟號太祖。詔於晉陽立宗廟，以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皇帝、懿宗昭聖皇帝、昭宗聖穆皇帝及懿祖以下爲七廟。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時有自鄆來者，言節度使戴思遠領兵在河上，州城無守兵，可襲而取之。帝召李嗣源謀曰："昭義阻命，梁將董璋攻迫澤州，梁志在澤、潞，不慮別有事生，汶陽無備，不可失也。"嗣源以爲然。壬寅，命嗣源率步騎五千，銜枚自河趨鄆。是夜陰雨，我師至城下，鄆人不覺，遂乘城而入，鄆州平。制以李嗣源爲天平軍節度使。梁主聞鄆州陷，大恐，乃遣王彥章代戴思遠總兵以來拒。時朱守殷守德勝南城，帝懼彥章奔衝，遂幸澶州。

閏月丁丑，任命李嗣源爲檢校侍中，仍舊擔任橫海軍節度使、內外蕃漢副總管；任命幽州節度使李存審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仍舊擔任蕃漢馬步總管；任命河中節度使朱友謙爲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安國軍節度使符習加銜同平章事，定州節度使王都加銜檢校侍中。這月，補加曾祖蔚州太保昭烈皇帝稱號，廟號懿祖；補稱夫人崔氏爲昭烈皇后。補加皇祖代州太保文景皇帝稱號，廟號獻祖；補稱夫人秦氏爲文景皇后。補加父親河東節度使、太師、中書令、晉王武皇帝稱號，廟號太祖。下詔命令在晉陽建立宗廟，將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皇帝、懿宗昭聖皇帝、昭宗聖穆皇帝及懿祖以下作爲七廟。甲午，契丹侵犯幽州，到達易、定後返回。當時有從鄆來的人，說節度使戴思遠率兵駐扎黃河一帶，州城沒有守兵，可以襲擊奪取。皇帝叫來李嗣源商議說："昭義違抗命令，梁將領董璋攻逼澤州，梁人志在奪取澤、潞、不會擔心另外生事，汶陽沒有防備，這個機會不可失掉。"李嗣源認爲很對。壬寅，命李嗣源率步兵騎兵五千人，馬嘴銜上木條，從黃河直撲鄆州。這晚陰雨，我軍到城下，鄆人沒有察覺，於是登城而入，鄆州平定。下達制令任命李嗣源爲天平軍節度使。梁主獲知鄆州失陷，極爲恐懼，於是派王彥章代替戴思遠率兵前來抗拒。當時朱守殷守德勝南城，皇帝怕王彥章大軍衝擊，就去澶州。

五月辛酉，彥章夜率舟師自楊村浮河而下，斷德勝之浮橋，攻南城，陷之。帝令中書焦彥賓馳至楊劉，固守其城，令朱守殷徹德勝北城屋木攻具，浮河而下，以助楊劉。是時，德勝軍食芻茭薪炭數十萬計，至是令人輦負入澶州，事既倉卒，耗失殆半。朱守殷以所毀屋木編筏，置步軍於其上。王彥章以舟師沿流而下，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即中流交鬥，流

五月辛酉，王彥章夜晚率領水軍從楊村沿黃河而下，截斷德勝浮橋，攻打南城，將其攻陷。皇帝令中書焦彥賓飛馳到楊劉，固守該城，命令朱守殷拆下德勝北城房屋上的木料做成器具，沿黃河而下，援助楊劉。這時，德勝有軍糧柴草數十萬計，到這時派人用車載入澶州，事情倉猝，損失近半。朱守殷用拆毀的房屋木料編成木筏，運載步兵。王彥章率水軍沿流而下，兩軍各靠一岸行進，每當遇到轉過淺灘河水匯合處，就在水中交戰，飛箭像雨點般密集，有時全船翻沉，雙

矢雨集，或全舟覆没，一彼一此，終日百戰，比及楊劉，殆亡其半。己巳，王彦章、段凝率大軍攻楊劉南城，焦彦賓與守城將李周極力固守。梁軍晝夜攻擊，百道齊進，竟不能下，遂結營於楊劉之南，東西延袤十數栅。

六月己亥，帝親御軍至楊劉，登城望見梁軍，重壕複壘，以絶其路，帝乃選勇士持短兵出戰。梁軍於城門外，連延屈曲，穿掘小壕，伏甲士於中，候帝軍至，則弓弩齊發，師人多傷矢，不得進。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崇韜請於下流據河築壘，以救鄆州。又請帝日令勇士挑戰，旬日之内，寇若不至，營壘必成。帝善之，即令崇韜與毛璋率數千人中夜往博州濟河東，晝夜督役，居六日，營壘將成。戊子，梁將王彦章、杜晏球領徒數萬，晨壓帝之新壘。時板築雖畢，墻仞低庳，戰具未備，沙城散惡，王彦章列騎環城，虐用其人，使步軍堙壕登堞。又於上流下巨艦十餘艘，扼斷濟路，自旦至午，攻擊百端，城中危急。帝自楊劉引軍陣于西岸，城中望之，大呼，帝艤舟將渡，梁軍遂解圍，退保鄒家口。

秋七月丁未，帝御軍沿河而南，梁軍棄鄒家口夜遁，委棄鍋甲芻糧千計。戊午，遣騎將李紹貽直抵梁軍壘，梁益恐。又聞李嗣源自鄆州引大軍將至，己未夜，梁軍拔營而遁，復保於楊村。帝軍屯於德勝。甲子，帝幸楊劉城，巡視梁軍故壘。

八月壬申朔，帝遣李紹斌以甲士五千援澤州。初，李繼韜之叛也，潞之舊將裴約以兵戍澤州，不徇繼韜之逆。既而梁遣董璋率衆攻其城，約拒守久之，告急於帝，故遣紹斌救之。

方你來我往，互有勝負，每日百戰，快到楊劉時，差不多損失一半人馬。己巳，王彦章、段凝率大軍攻打楊劉南城，焦彦賓和守城將領李周竭盡全力固守。梁軍晝夜攻擊，百路齊進，最終没能攻克，於是在楊劉南面構築軍營，東西横列十多個栅寨。

六月己亥，皇帝親自率軍到達楊劉，登城望見梁軍，重壕叠壘，斷絶城中出路，皇帝於是挑選勇士手持短刀出戰。梁軍在城門外，連綿相接，蜿蜒盤曲，挖掘小溝，在其中埋伏身着鎧甲的士兵，等皇帝的軍隊到後，就弓弩齊射，軍士多受箭傷，不能前進。皇帝爲之擔憂，向郭崇韜詢問計策，郭崇韜請求在下流依據黄河修築堡壘，援救鄆州。又請求皇帝每天命令勇士挑戰，十天之中，敵寇如果不到，必能建成堡壘。皇帝認爲很好，就令郭崇韜和毛璋率數千人半夜前往博州渡過黄河東去，晝夜督促工役，過了六天，堡壘快要建成。戊子，梁將領王彦章、杜晏球率軍數萬人，凌晨逼近皇帝新建的堡壘。當時夾板舂築雖已完工，但圍墻低矮，作戰器具没有準備好，沙質城墻鬆散，王彦章排列騎兵圍城，殘暴驅趕士兵，派步兵填平壕溝登上矮墻。又從上流放下十多艘巨船，截斷渡河的道路，從早晨到中午，百般攻擊，城中危急。皇帝從楊劉率軍出城排列在西岸，城中望見，大聲呼叫，皇帝的船靠岸準備渡河，梁軍於是撤去包圍，退守鄒家口。

秋七月丁未，皇帝率軍沿黄河南去，梁軍放棄鄒家口連夜逃跑，丢棄的鍋具鎧甲糧草以千計。戊午，派騎將李紹貽直抵梁軍營壘，梁軍更加恐懼。又獲知李嗣源從鄆州率領大軍快要到達，己未晚上，梁軍拔起營寨逃跑，重新守住楊村。皇帝屯軍德勝。甲子，皇帝到楊劉城，巡視梁軍原有營壘。

八月壬申初一，皇帝派李紹斌率領五千軍隊援助澤州。當初，李繼韜叛亂時，潞州原將領裴約率兵戍守澤州，不附和李繼韜叛亂。不久梁派董璋率兵攻打澤州城，裴約固守很久，向皇帝告急，因此派李紹斌救援。李紹斌未到城已被攻

未至而城已陷，裴約被害，帝聞之，嗟痛不已。甲戌，帝自楊劉歸鄴。梁以段凝代王彦章爲帥。戊子，凝帥衆五萬結營於王村，自高陵渡河。帝軍遇之，生擒梁前鋒軍士二百人，戮于都市。庚寅，帝御軍至朝城。戊戌，梁左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領百騎來奔，帝虚懷引見，賜御衣玉帶，屏人問之。對曰："臣竊觀汴人兵衆不少，論其君臣將校，則終見敗亡。趙巖、趙鵠、張漢傑居中專政，締結宫掖，賄賂公行。段凝素無武略，一朝便見大用，霍彦威、王彦章皆宿將有名，翻出其下。自彦章獲德勝南城，梁主亦稍獎使。彦章立性剛暴，不耐凌制，梁主每一發軍，即令近臣監護，進止可否，悉取監軍處分，彦章悒悒，形於顔色。自河津失利，段凝、彦章又獻謀，欲數道舉軍，令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趨石會關以寇太原。霍彦威統關西、汝、洛之衆自相衛以寇鎮定，段凝、杜晏球領大軍以當陛下，令王彦章、張漢傑統禁軍以攻鄆州，决取十月内大舉。又自滑州南决破河堤，使水東注，曹、濮之間至於汶陽，瀰漫不絶，以陷北軍。臣在軍側聞此議。臣惟汴人兵力，聚則不少，分則無餘。陛下但待分兵，領鐵騎五千，自鄆州兼程直抵于汴，不旬日，天下事定矣。"帝懌然壯之。

陷，裴約被害，皇帝獲知，感嘆痛惜不已。甲戌，皇帝從楊劉回鄴。梁任命段凝代替王彦章爲主帥。戊子，段凝率兵五萬人在王村，構築軍營，從高陵渡過黄河。皇帝的軍隊和他們相遇，活捉梁前鋒軍士二百人，在街市上殺掉。庚寅，皇帝統軍到朝城。戊戌，梁左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率一百名騎兵前來投奔，皇帝和顔悦色地接見他，賜給御用衣服玉帶，斥退身邊的人向他詢問。康延孝回答説："我私下觀察汴人軍隊不少，就其君臣將校而論，則最終都不免失敗滅亡。趙巖、趙鵠、張漢傑在朝中專權，和宫廷中人勾結，明目張膽地行使賄賂。段凝素來没有勇武韜略，一下子便受到重用，霍彦威、王彦章都是著名的老將，反而位居他之下。自從王彦章獲取德勝南城後，梁主也逐漸獎勵重用他。王彦章生性剛烈暴戾，受不了欺凌制約，梁主每一次出兵，就令親近官吏監護，是進是退，可行不可行，完全取决於監軍，王彦章憂悶不樂，表現在臉上。自從黄河渡口失利之後，段凝、王彦章又獻計，想幾路同時出兵，命令董璋率領陝虢、澤潞軍隊，趕赴石會關侵犯太原。霍彦威統率關西、汝、洛軍衆從相衛侵犯鎮定，段凝、杜晏球率領大軍針對陛下，命令王彦章、張漢傑統率禁軍攻打鄆州，决定在十月内大舉出兵。又從滑州以南挖開黄河堤岸，使河水東灌，曹、濮之間到汶陽，瀰漫不絶，以便陷溺北方軍隊。我在軍中間接聽到這個計劃。我認爲汴人的兵力，合起來就不少，分開後就所剩不多。陛下祇需等他們分兵，率領鐵甲騎兵五千人，從鄆州兼程直抵汴，不到十天，天下大事就定了。"皇帝極爲愉悦，贊其見解豪壯。

九月壬寅朔，帝在朝城，凝兵至臨河南，與帝之騎軍接戰。是時澤潞叛，衛州、黎陽爲梁人所據，州以西、相以南，寇鈔日至，編户流亡，計其軍賦，不支半年。又王郁、盧文進召契丹南侵瀛、涿。及聞梁人將圖大舉，帝深憂之，召將吏謀其大計，或曰："自我得汶陽以來，須大將固

九月壬寅初一，皇帝在朝城，段凝的軍隊到達臨河南，和皇帝的騎兵交戰。這時澤潞叛亂，衛州、黎陽被梁人占據，衛州以西、相州以南，賊寇每天進行劫掠，百姓逃散，估算當地所收軍費，不足支撑半年。并且王郁、盧文進又引來契丹人向南侵犯瀛、涿二州。聽説梁人準備大舉進攻，皇帝深感憂慮，召集將官吏人商議大計，有人説："自從我軍獲得汶陽以來，需要大將固守，

守，城門之外，元是賊疆，細而料之，得不如失。今若馳檄告諭梁人，却衛州、黎陽以易鄆州，指河爲界，約且休兵。我國力稍集，則議改圖。”帝曰：“嘻，行此謀則無葬地矣！”時郭崇韜勸帝親御六軍，直趨汴州，半月之間，天下可定。帝曰：“正合朕意。大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寇，予行計决矣。”又問司天監，對曰：“今歲時不利，深入必無成功。”帝弗聽。戊辰，梁將王彦章率衆至汶河，李嗣源遣騎軍偵視，至遞公鎮，梁軍來挑戰，嗣源以精騎擊而敗之，生擒梁將任釗、田章等三百人，俘斬二百級，彦章引衆保於中都。嗣源飛驛告捷，帝置酒大悦，曰：“是當决行渡河之策。”己巳，下令軍中將士家屬并令歸鄴。

城門之外，本來是敵人疆土，細細想來，得不償失。現在如果派人騎馬送信告訴梁人，退出衛州、黎陽换取鄆州，以黄河爲界，約定暫時休戰。到我們國力稍稍强盛，再考慮采取别的行動。”皇帝説：“哼！實行這個計劃就死無葬身之地了！”當時郭崇韜勸皇帝親自統領六軍，直撲汴州，半月之中，天下可定。皇帝説：“正合我意。大丈夫勝便是王，敗便是寇，我何去何從已經决定了。”又問司天監天象如何，回答説：“目前時日不利，深入敵中必定不能獲得成功。”皇帝不聽。戊辰，梁朝將領王彦章率領大軍到達汶河，李嗣源派騎兵偵察，到達遞公鎮，梁軍前來挑戰，李嗣源派精鋭騎兵發起攻擊，將敵軍打敗，活捉梁朝將領任釗、田章等三百人，俘虜斬殺二百人，王彦章率軍退守中都。李嗣源遣驛馬飛馳報捷，皇帝設酒席，大喜説：“這樣我就要下决心實施渡過黄河作戰的方略。”己巳，下令軍中將士的家屬都讓他們返回鄴中。

舊五代史卷三十(唐書六)

本紀第六

莊宗紀(第四)

同光元年冬十月辛未朔，日有蝕之。是日，皇后劉氏、皇子繼岌歸鄴宮，帝送於離亭，歔欷而別。詔宣徽使李紹宏、宰相豆盧革、租庸使張憲、興唐尹王正言同守鄴城。壬申，帝御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是夜三鼓，渡汶。時王彥章守中都。甲戌，帝攻之，中都素無城守，師既雲合，梁衆自潰。是日，擒梁將王彥章及都監張漢傑、趙廷隱、劉嗣彬、李知節、康文通、王山興等將吏二百餘人，斬馘二萬，奪馬千匹。時既獲中都之捷，帝召諸將謀其所向，或言且徇兗州，徐圖進取，唯李嗣源曰："宜急趨汴州。段凝方領大軍駐於河上，假如便來赴援，直路又阻决河，須自滑州濟渡，十萬之衆，舟楫焉能卒辦？此去汴城咫尺，若晝夜兼程，信宿即至，段凝未起河壖，夷門已爲我有矣。臣請以千騎前驅，陛下御軍徐進，鮮不克矣。"帝嘉之。是夜，嗣源率前軍先進。翌日，車駕即路。丁丑，次曹州，郡將出降。

己卯遲明，前軍至汴城，嗣源令左右捉生攻封丘門，梁開封尹王瓚請以城降。俄而帝與大軍繼至，王瓚迎帝自大梁門入。梁朝文武官屬於馬前謁見，陳叙世代唐臣陷在僞廷，今

同光元年冬十月辛未初一，發生日食。這天，皇后劉氏、皇子李繼岌返回鄴宮，皇帝在離亭送行，抽噎哭泣而分別。下詔命令宣徽使李紹宏、宰相豆盧革、租庸使張憲、興唐尹王正言同守鄴城。壬申，皇帝率大軍從楊劉渡黃河。癸酉，到達鄆州。當晚三鼓時分，渡過汶水。當時王彥章守中都。甲戌，皇帝攻打中都，中都城素來防守薄弱，大軍四面蜂擁而上，梁軍自行潰散。這天，擒獲梁將領王彥章以及都監張漢傑、趙廷隱、劉嗣彬、李知節、康文通、王山興等將吏二百多人，斬首二萬，奪取馬一千匹。當時已經獲得中都的勝利，皇帝召集將領們商量大軍去向，有人說暫且攻占兗州，慢慢考慮進取，祇有李嗣源說："應當急速撲向汴州。段凝正率領大軍駐扎在黃河一帶，假如立即趕來救援，正路又被决潰的黃河水阻斷，須從滑州渡河，十萬大軍，所需船隻怎麽能一下子辦齊？這裏距離汴城近在咫尺，如果晝夜兼程，兩晚上就到了，段凝還來不及離開河岸，夷門已經被我們占有了。我請求率一千名騎兵作爲前驅，陛下率領大軍慢慢前進，没有攻不破的敵人。"皇帝贊揚了他。這晚，李嗣源率領前軍首先出發。第二天，皇帝上路。丁丑，到達曹州，守將出城投降。

己卯黎明，前軍到達汴城，李嗣源令左右捉生軍攻打封丘門，梁開封尹王瓚請求獻城投降。不久皇帝和大軍跟着趕到，王瓚從大梁門迎接皇帝入城。梁朝文武官員在馬前拜見皇帝，陳述世世代代是唐朝臣民，身陷敵國，今日再見中興，

日再睹中興，雖死無恨。帝諭之曰："朕二十年血戰，蓋爲卿等家門無足憂矣，各復乃位。"時梁末帝朱鍠已爲其將皇甫麟所殺，獲其首，函之以獻。是日，賜樂工周匝幣帛。周匝者，帝之寵伶也，胡柳之役陷于梁，帝每思之，至是謁見，欣然慰接。周匝因言梁教坊使陳俊保庇之恩，垂泣推薦，請除郡守，帝亦許之。

庚辰，帝御元德殿，梁百官於朝堂待罪，詔釋之。壬午，段凝所部馬步軍五萬解甲於封丘。凝等率大將先至請死，詔各賜錦袍、御馬、金幣。帝幸北郊，撫勞降軍，各令還本營。丙戌，詔曰："懲惡勸善，務振紀綱；激濁揚清，須明真僞。蓋前王之令典，爲歷代之通規，必按舊章，以令多士。而有志萌僭竊，位忝崇高，累世官而皆受唐恩，貪爵禄而但從僞命，或居台鉉，或處權衡，或列近職而預機謀，或當峻秩而掌刑憲，事分逆順，理合去留。僞宰相鄭珏等一十一人，皆本朝簪組，儒苑品流。雖博識多聞，備明今古；而修身慎行，頗負祖先。昧忠貞而不度安危，專利禄而全虧名節，合當大辟，無恕近親。朕以纘嗣丕基，初平巨憝，方務好生之道，在行含垢之恩。湯網垂仁，既矜全族；舜刑投裔，兼貸一身。爾宜自新，我全大體，其爲顯列，不并庶僚。餘外應在周行，悉仍舊貫，凡居中外，咸體朕懷。"乃貶梁宰相鄭珏爲萊州司户，蕭頃爲登州司户，翰林學士劉岳爲均州司馬，任贊房州司馬，姚顗復州司馬，封翹唐州司馬，李懌懷州司馬，竇夢徵沂州司馬，崇政院學士劉光素密州司户，陸崇安州司户，御史中丞王權隨州司户，并員外置同正員。

死而無憾。皇帝告訴他們說："我血戰二十年，就是爲了你們及家人，不必再憂慮了，各自官復原位。"當時梁末帝朱鍠已被他的將領皇甫麟殺死，割下他的頭，裝在木匣中獻上。這天，賜給樂工周匝錢財綢緞。周匝，是皇帝寵愛的伶人，胡柳之戰身陷於梁，皇帝每每想念他，到這時周匝拜見皇帝，皇帝喜悦地安慰接見他。周匝因而談到梁教坊使陳俊對他的庇護之恩，流淚推薦陳俊，請求授予他爲郡守，皇帝也准許了。

庚辰，皇帝到元德殿，梁百官在殿堂中等待治罪，下詔命令赦免他們。壬午，段凝所率騎兵步兵五萬人在封丘放下武器。段凝等率大將先到請求處死，下詔命令分别賜給錦袍、御用馬匹、金幣。皇帝到北郊，安撫慰勞投降的軍隊，讓他們各自回到原來的軍營。丙戌，下詔説："懲治惡人鼓勵善行，務必振興紀律綱常；蕩滌污泥濁水，使之清澈，必須辨明真僞。古代帝王完美的法令，是歷代通用的準繩，必須遵循舊來成規，來向上下百官發號施令。有人心存非法篡權的念頭，位居高官，世代做官都是蒙受唐朝的恩惠，爲了貪圖爵禄却祗聽從僞朝的指使，或者身居要職，或者手握重權，或者身任親近職務，參與機密事宜，或者官銜極高，掌管刑罰，倒行逆施，理應驅逐。僞宰相鄭珏等十一人，都是本朝舊官，文臣大儒。雖然見多識廣，熟知古今；但不能嚴謹持身，辜負祖先訓戒。喪失忠貞節操，不知權衡安危禍福，祇知謀取利禄，完全不顧名節，應當斬首，誅滅近親。我因爲繼承先皇創下的宏偉大業，剛剛掃平巨奸大惡，正遵循好生之德，施行包容瑕垢之恩。成湯執法寬大仁慈，憐憫親族而不誅滅；大舜刑罰祇將罪人流放邊地，更連罪犯本人也免於死刑。你們應該悔過自新，我將顧全大局，祇懲治罪行昭著諸人，不牽連一般官吏。這之外所有身居官職的人，全都官復原職，朝廷内外上下官吏，都應該理解我的胸懷。"於是貶降宰相鄭珏爲萊州司户，蕭頃爲登州司户，翰林學士劉岳爲均州司馬，任贊爲房州司馬，姚顗爲復州司馬，封翹爲唐州司馬，李懌爲懷州司馬，竇夢徵爲沂州司馬，崇政院學士劉光

素爲密州司户，陸崇爲安州司户，御史中丞王權爲隨州司户，以上諸人都在編外設置，同編内人員同樣對待。

是日，以梁將段凝上疏奏："梁朝權臣趙巖等，并助成虐政，結怨於人，聖政惟新，宜誅首惡。"乃下詔曰：

朕既殄僞庭，顯平國患。好生之令，含弘雖切於予懷；懲惡之規，决斷難違於衆請。况趙巖、趙鵠等，自朕收城數日，布惠四方，尚匿迹以潜形，罔悛心而革面，須行赤族，以謝衆心。其張漢傑昨於中都與王彦章同時俘獲，此際未詳行止，偶示哀矜。今既上將陳詞，群情激怒，往日既彰於僭濫，此時難漏於網羅，宜置國刑，以塞群論。除妻兒骨肉外，其他疏屬僕使，并從釋放。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傾唐祚，屠害宗屬，殺戮朝臣，既寰宇以皆知，在人神而共怒。敬翔雖聞自盡，未豁幽冤，宜與李振并族於市。疏屬僕使，并從原宥。朱珪素聞狡蠹，唯務讒邪，鬥惑人情，枉害良善，將清内外，須切去除，况衆狀指陳，亦宜誅戮。契丹撒剌阿撥，既棄其母，又背其兄。朕比重懷來，厚加恩渥，看同骨肉，錫以姓名，兼分符竹之榮，叠被頒宣之渥。而乃輒辜重惠，復背明廷，罔顧欺違，竄歸僞室，既同梟獍，難貸刑章，可并妻子同戮於市。其朱氏近親，趙鵠正身，趙巖家屬，仰嚴加擒捕。其餘文武職員將校，一切不問。

這天，因爲梁朝將領段凝上疏奏告："梁朝手握重權的大臣趙巖等人，都助紂爲虐，怨聲載道，聖上一新政事，應當誅殺首惡。"於是下詔説：

我已經摧毁僞朝，平定國難。禀承好生之美德，雖然心中很想寬容有罪之人；但懲治惡人，也是歷來規矩，决斷之時難於不遵從衆人的請求。何况趙巖、趙鵠等人，自從我收復都城，幾天之内對四方實行恩惠，尚且隱身匿迹，不願意洗心革面，必須滅族，以平民憤。張漢傑其人本來在中都和王彦章同時俘獲，當時未詳細瞭解他的所作所爲，偶然表示哀憐，寬大處理。現在既然大將有言，群情激憤，往日既已罪行昭著，今天難以使其漏網，應該處以國家刑律，來滿足大衆的要求。除妻子兒女骨肉之親外，其他疏遠親戚和僕人侍從，全部釋放。敬翔、李振，首先輔佐朱温，共同傾覆唐朝，屠殺宗族，害死朝官，普天之下都知道他們的罪惡，人和神都義憤填膺。敬翔雖然聽説已經自盡，但不足以償還冤死者的血債，應當和李振一起在街市滅族。疏遠親戚和僕人侍從，都給予赦免。朱珪素來聽説十分狡猾，衹知讒言邪念，蠱惑人心，殘害善良，要肅清朝廷内外，必須將其鏟除。何况衆人上狀控訴，也應該誅殺。契丹撒剌阿撥，既拋棄母親，又背叛兄弟。我看重他，想讓後來的人效法，加以厚恩，視同骨肉，賜給姓名，讓他有分符守土的榮耀，屢次蒙受頒詔優待。但他却辜負了重恩，重新背叛朝廷，不惜欺騙違令，逃竄回僞朝。所作所爲既跟梟獍一般，難以不施以嚴刑，應和妻子兒女一起在街市處死。至於朱氏的近親，趙鵠本人，趙巖的家屬，請嚴加捕捉。其餘文武官員將校，一律不問。

是日，趙巖、張希逸、張漢傑、

這天，把趙巖、張希逸、張漢傑、張漢倫、

張漢倫、張漢融、朱珪、敬翔、李振及契丹撒剌阿撥等，并其妻孥，皆斬於汴橋下。又詔除毁朱氏宗廟神主，僞梁二主并降爲庶人。天下官名府號及寺觀門額，曾經改易者，并復舊名。時帝欲發梁祖之墓，斫棺燔柩，河南尹張全義上章申理，乞存聖恩，帝乃止，令剗去闕室而已。丁亥，梁百官以誅凶族，於崇元殿立班待罪，詔各復其位。以樞密使、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郭崇韜權行中書公事。

己丑，御崇元殿。制曰：

仗順討逆，少康所以誅有窮；纘業承基，光武所以滅新莽。咸以中興景命，再造王猷，經綸於草昧之中，式遏於亂略之際。朕以欽承大寶，顯荷鴻休，雖繼前修，固慚凉德，誓平元惡，期復本朝，屬四海之阽危，允萬邦之推戴。近者親提組練，徑掃氛妖，振已墜之皇綱，殄偷安之寇孽。國仇方雪，帝道爰開，拯編甿覆溺之艱，救率土倒懸之苦。粤自朱温構逆，友貞嗣凶，篡殺二君，隳殘九廟，虺毒久傷於宇宙，狼貪肆噬於華夷。剥喪元良，凌辱神主，帝里動黍離之嘆，朝廷多棟橈之危。棄德崇奸，窮兵黷武，戰士疲勞於力役，烝民耗竭其膏腴，言念於斯，軫傷彌切。

今則已梟逆豎，大豁群情，睹曆數之有歸，實神靈之匪昧。得不臨深表誡，馭朽爲懷，將弘濟於艱難，宜特行於赦宥。應僞命流貶責授官等，已經量移者，并可復資，徒流人放歸

張漢融、朱珪、敬翔、李振和契丹撒剌阿撥等人，以及他們的妻子兒女，都在汴橋下斬首。又下詔毁除朱氏宗廟牌位，僞梁二主都降爲平民。天下官名府號和寺觀門額，曾經改换的，都恢復舊名。當時皇帝想挖開梁祖的墳墓，劈開并燒毁棺材，河南尹張全義上章申述，請求體現聖上恩典，皇帝纔作罷，衹命令鏟去墓前祭室而已。丁亥，梁大小官員因爲誅殺衆多元凶，在崇元殿列隊等待治罪，下詔命令各自官復原位。任命樞密使、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郭崇韜暫行中書公事。

己丑，到崇元殿。下制令説：

憑藉正義討伐叛逆，所以少康誅滅有窮氏；繼承先王一脉相傳的基業，所以漢光武帝掃滅王莽新朝。他們都是身負中興使命，重新光大王者的宏大事業，在卑微艱難的環境中苦心經營，終於能够遏制叛逆的亂流。我敬承大業，蒙受上天的保佑，雖然繼承品德高尚的前輩，慚愧我善德的凉薄，誓死掃平大奸大惡之人，希望復興我朝，在天下危急的時刻，承蒙四方百姓的擁戴。近來親自征戰，横掃妖霧，重振我朝被敗壞的紀綱，殄滅苟且偷安的賊寇。國仇剛剛得報，便施行帝王之道，拯救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解救人民於倒挂懸梁之苦。自從朱温叛逆，朱友貞相繼逞凶，篡國并殺害兩位君主，毁壞祖宗九廟，四海荼毒，長久不止，以狼一樣的貪婪，吞噬華夏夷人。殘害元勛，凌辱靈位，宫城成爲一片廢墟，朝廷有棟折梁斷之危。驅逐有德之人，重用奸邪小人，窮兵黷武，士兵服役疲於奔命，百姓被刮盡民脂民膏。想到這裏，更加使人悲傷。

現在已經斬殺叛逆之人，民心大悦，曆數重新還歸我朝，確實是神靈有眼。怎麽能不告誡自己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小心謹慎，如馭朽索，將要與人民共濟艱難，應該特别實行赦免。所有僞朝非法任命流放貶降責授官員，已經减免的人，都可以恢復資

鄉里。京畿及諸道見禁囚徒，大辟罪降從流，已下咸赦除之。其鄭珏等一十一人，未在移復之限。應扈從征討將校，及諸官員、職掌節級、馬步兵士及河北諸處屯駐守戍兵士等，皆情堅破敵，業茂平淮，副予戡定之謀，顯爾忠勤之節，并據等第，續議獎酬。其有歿於王事未經追贈者，各與贈官；如有子孫堪任使者，并量材録任。應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等使及刺史、監押、行營將校等，并頒恩詔，不議改更，仍許且稱舊銜，當俟別加新命。

理國之道，莫若安民；勸課之規，宜從薄賦。庶遂息肩之望，冀諧鼓腹之謡。應諸道户口，并宜罷其差役，各務營農。所係殘欠賦税，及諸務懸欠積年課利，及公私債負等，其汴州城内，自收復日已前，并不在徵理之限；其諸道，自壬午年十二月已前，并放。北京及河北先以祆祲未平，配買征馬，如有未請却官本錢，及買馬不迨者，可放免。應有本朝宗屬及内外文武臣僚，被朱氏無辜屠害者，并可追贈。如有子孫及本身逃難於諸處漂寓者，并令所在尋訪，津置赴闕。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量加賑給。或鰥寡惸獨，無所告者，仰所在各議拯救。民年過八十者，免一子從征。其有先投過僞庭將校官吏等，一切不問云。

歷，流放者放還鄉里。京城周圍和各道現今拘押的囚徒，砍頭罪降爲流放，這以下罪全部赦免。其中鄭珏等十一人，不在復官減免之例。所有跟隨皇帝征討的將校，以及大小官員、職掌事務的節級、馬步軍兵士及河北等處屯駐戍守兵士等，都破敵志堅，平亂功高，協助我實現平定淮地，出謀劃策，表現了你們忠誠勤懇的節操，皆準備分别等級，隨即討論獎賞酬勞。有爲國事陣亡而没得到追贈的人，分别予以贈官；有子孫可以任用的，均按才能大小任用。所有僞朝節度、觀察、防禦、團練等使以及刺史、監押、行營將校等，都頒下寬大詔書，不再考慮更改，仍舊允許暫稱舊時頭銜，等候另加新的任命。

治國之道，莫過於安民；鼓勵生産的途徑，應當減輕税賦。這樣纔能實現休養生息的願望，使百姓唱起豐衣足食的歌謡。所有各道在籍百姓，都應該罷免他們的差役，各自務農。所屬拖欠的賦税，以及各務拖欠的累年課利，公私債務等，汴州城内，收復之日以前，都不在徵收追問之列；各道壬午年十二月以前的，全部免收。北京和河北當初因爲賊寇未平，攤派購買戰馬，如有没有向官府借貸買馬本錢，以及買馬未成者，可以免除。所有本朝宗族和内外文武官員，被朱氏無辜屠殺的，都可以追贈。如有子孫或本人四處逃難漂泊的，皆責成當地官府查訪，官費送其赴京。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在門前飾加標志以示表彰，酌量給予賑濟。有鰥夫寡婦年老無子或孤兒，無人撫養，責成當地官府商議拯救。年過八十的百姓，免除一個兒子的兵役。原先效力過僞朝的將校官吏等人，一律不再追究。

甲午，以樞密使、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太原縣男郭崇韜爲開府儀同三司、守侍中、監修國史、兼真

甲午，任樞密使、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太原縣男郭崇韜爲開府儀同三司、守侍中、監修國史、兼真定尹、成德軍節度使，樞密使、太

定尹、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太原郡侯，仍賜鐵券。乙未，詔宰相豆盧革權判吏部上銓，御史中丞李德休權判東西銓事。丙申，滑州留後、檢校太保段凝可依前滑州留後，仍賜姓，名紹欽。以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守輝州刺史杜晏球爲檢校司徒，依前輝州刺史，仍賜姓，名紹虔。詔處斬隨駕兵馬都監夏彦朗於和景門外。時宦官怙寵，廣侵占居人第舍，郭崇韜奏其事，乃斬彦朗以徇。

原郡侯依舊，并賜給鐵券。乙未，詔令宰相豆盧革暫判吏部上銓，御史中丞李德休暫判東西銓事。丙申，准許滑州留後、檢校太保段凝依舊任滑州留後，并賜姓李，名紹欽。任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守輝州刺史杜晏球爲檢校司徒，輝州刺史依舊，并賜姓李，名紹虔。詔令在和景門外斬殺隨駕兵馬都監夏彦朗。當時宦官仗恃受寵，大量侵占居民房舍，郭崇韜奏報這事，於是斬殺夏彦朗示衆。

丁酉，賜百官絹二千匹、錢二百萬，職事絹一千匹、錢百萬。戊戌，以竭忠啓運匡國功臣、天平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侍中、蕃漢馬步總管副使、隴西郡侯李嗣源爲依前檢校太傅、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特進，封開國公，加食邑實封，餘如故。以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北都留守、興聖宫使、判六軍諸衛事李繼岌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東京留守。詔御史臺，班行内有欲求外職，或要分司，各許於中書投狀奏聞。

丁酉，賞賜百官絹二千匹、錢二百萬，職員絹一千匹、錢一百萬。戊戌，任竭忠啓運匡國功臣、天平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侍中、蕃漢馬步總管副使、隴西郡侯李嗣源依舊爲檢校太傅、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特進，封爲開國公，加實封食邑，其餘依舊。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北都留守、興聖宫使、判六軍諸衛事李繼岌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東京留守。詔令御史臺，管内有想求外任的，或要求去另設辦事機構的，分别准許在中書進呈申狀上報。

己亥，宴勛臣於崇元殿，梁室故將咸預焉。帝酒酣，謂李嗣源曰："今日宴客，皆吾前日之勍敵，一旦同會，皆卿前鋒之力也。"梁將霍彦威、戴思遠等皆伏陛叩頭，帝因賜御衣、酒器，盡歡而罷。齊州刺史孟璆上章請死，詔原之。璆初事帝爲騎將，天祐十三年，帝與劉鄩莘縣對壘，璆領七百騎奔梁，至是來請罪，帝報之曰："爾當吾急，引七百騎投賊，何面目相見!"璆惶恐請死，帝恕之。未幾，移貝州刺史。庚子，帝畋於汴水之陽。

己亥，在崇元殿宴請功臣，梁朝舊將都參加。皇帝酒酣耳熱，對李嗣源説："今天宴請的賓客，都是我以前的勁敵，一朝同聚一處，都是你做前鋒的功勞。"梁將霍彦威、戴思遠等人都伏在臺階上叩頭，皇帝因而賜給御用衣物、酒器，極盡歡樂而散去。齊州刺史孟璆上章請求處死，詔令赦免他。孟璆最初跟隨皇帝任騎將，天祐十三年，皇帝和劉鄩在莘縣對陣，孟璆率七百名騎兵投奔梁，到這時來請求治罪，皇帝回答他説："你在我危急的時候，率七百騎兵投附賊軍，有什麽臉見我！"孟璆惶恐地請求處死他，皇帝寬恕了他。不久，移任貝州刺史。庚子，皇帝在汴水北面打獵。

十一月辛丑朔，有司奏："河南州縣見使僞印，望追毁改鑄。"從之。

十一月辛丑初一，官府上奏："河南州縣現在使用僞印，希望追繳毁壞重新鑄造。"同意。

以光禄大夫、檢校太傅、左金吾上將軍兼領左龍武軍事、汾州刺史李存渥爲滑州節度使，加特進、同平章事；以雜指揮散員都部署、特進、檢校太傅、忻州刺史李紹榮爲徐州節度使；以滑州兵馬留後、檢校太保李紹欽爲兗州節度使。壬寅，鳳翔節度使、秦王李茂貞遣使賀收復天下。癸卯，河中節度使、西平王朱友謙來朝。乙巳，賜友謙姓，改名繼麟，帝令皇子繼岌兄事之。以捧日都指揮使、博州刺史康延孝爲鄭州防禦使、檢校太保，賜姓，名紹琛。以宋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平章事袁象先依前爲宋州節度使，仍賜姓，名紹安。以許州匡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温韜依前許州節度使，仍賜姓，名紹冲。

丁未，日南至，帝不受朝賀。戊申，中書門下上言："以朝廷兵革雖寧，支費猶闕，應諸寺監各請置卿、少卿監、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兩員，餘官并停。唯太常寺事關大禮，大理寺事關刑法，除太常博士外，許更置丞一員。其王府及東宫官、司天五官正、奉御之屬，凡關不急司存，并請未議除授。其諸司郎中、員外應有雙曹者，且置一員。左右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補闕、拾遺，各置一半。三院御史仍委御史中丞條理申奏。其停罷朝官，仍各録名銜，具罷任時日，留在中書，候見任官滿二十五個月，并據資品，却與除官。其西班上將軍已下，仍望宣示樞密院斟酌施行。"從之。時議者以中興之朝，事宜恢廓，驟兹自弱，頓失物情。己酉，詔："應隨處官吏、務局員僚、諸軍將校等，如聞前例，各有進獻，直貢章

任光禄大夫、檢校太傅、左金吾上將軍兼領左龍武軍事、汾州刺史李存渥爲滑州節度使，加特進、同平章事；以雜指揮散員都部署、特進、檢校太傅、忻州刺史李紹榮爲徐州節度使；以滑州兵馬留後、檢校太保李紹欽爲兗州節度使。壬寅，鳳翔節度使、秦王李茂貞派使者祝賀收復天下。癸卯，河中節度使、西平王朱友謙前來朝拜。乙巳，賜朱友謙姓李，改名繼麟，皇帝命令皇子李繼岌把他當哥哥待。以捧日都指揮使、博州刺史康延孝爲鄭州防禦使、檢校太保，賜姓李，名紹琛。以宋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平章事袁象先依舊任宋州節度使，并賜姓李，名紹安。以許州匡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温韜依舊任許州節度使，并賜姓李，名紹冲。

丁未，是冬至日，皇帝不接受朝賀。戊申，中書門下上言："朝廷雖已停止用兵打仗，但開支仍缺乏，所有寺監各請設置卿、少卿監、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兩員，其餘的官都停止不設。衹有太常寺事關大禮，大理寺事關刑法，除太常博士外，准許再設丞一員。王府及東宫官、司天五官正、奉御之類，凡所涉事非緊不急，都請求不要商議任命。各司郎中、員外凡有兩員的，暫且設置一員。左右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補闕、拾遺，各設一半。三院御史仍委托御史中丞逐條申奏。被停職罷免的朝官，仍各自記録下姓名官銜，寫明罷任的時間，留在中書省，等現任官任滿二十五個月後，根據資歷官品，授予官職。西班上將軍以下，仍希望指示樞密院斟酌執行。"皇上同意了。當時議事的人認爲中興之朝，凡事應該氣度宏大，驟然自己削减以致薄弱，頓時讓人心感到失望。己酉，下詔説："所有各處官吏、務局職員、各軍將校等，據報告，原來慣例，各自有所進貢物品，都是直接上奏朝廷，不僅對朝廷有所褻瀆，而且有助長搜刮誅求之嫌，皆應該禁止，以

奏，不唯褻黷於朝廷，實且傍滋於誅斂，并宜止絶，以肅化風。”又詔：“左降均州司馬劉岳，有母年逾八十，近聞身故，準故事許歸，候三年喪服闋，如未量移，即却赴貶州。”

壬子，詔取今月二十四日幸洛京，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朝獻太微宫，二十四日朝獻太廟，二十五日有事於南郊。癸未，中書門下奏：“應隨駕及在京有帶兼官者，并望落下，只守本官。”從之。

乙卯，以特進、檢校太傅、開封尹、判六軍諸衛事、充功德使王瓚爲宣武軍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丁巳，以銀青光禄大夫、尚書左丞趙光胤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朝散大夫、禮部侍郎韋説守本官、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郎、史館修撰、判館事盧文度爲兵部侍郎，充翰林學士；以右散騎常侍、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馮錫嘉爲户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翰林學士、守尚書膳部員外郎劉昫爲比部郎中、知制誥，依前充職；以扈鑾書制學士、行尚書倉部員外郎趙鳳爲倉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左拾遺于嶠守本官，充翰林學士。戊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豆盧革判租庸使，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新羅王金朴英遣使貢方物。

己未，以洛京留守、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魏王張全義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餘如故；以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渤海王高季興爲依前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餘如故。庚申，以工部尚書、真定尹、北都副留守、知留守事任圜爲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使行軍司馬，

使風氣整肅。”又下詔：“貶降均州司馬劉岳，有母親年過八十，近來聽説身亡，按照慣例准許還家，等到三年喪滿除服，如果尚未減免，再前往貶降之州。”

壬子，下詔宣布定於本月二十四日前往洛京，十二月二十三日朝拜獻祭太微宫，二十四日朝拜獻祭太廟，二十五日在南郊祭祀。癸未，中書門下上奏：“所有跟隨皇帝以及在京帶有兼官的，希望都罷去兼官，衹任本官。”皇帝同意了。

乙卯，任命特進、檢校太傅、開封尹、判六軍諸衛事、充功德使王瓚爲宣武軍節度副使，暫知軍州事。丁巳，任命銀青光禄大夫、尚書左丞趙光胤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任命朝散大夫、禮部侍郎韋説任本官、同平章事；任命吏部侍郎、史館修撰、判館事盧文度爲兵部侍郎，充任翰林學士；任命右散騎常侍、充任弘文館學士、判館事馮錫嘉爲户部侍郎、知制誥，充任翰林學士；任命翰林學士、守尚書膳部員外郎劉昫爲比部郎中、知制誥，充任職務依舊；任命扈鑾書制學士、行尚書倉部員外郎趙鳳爲倉部郎中、知制誥，充任翰林學士；任命左拾遺于嶠守本官，充任翰林學士。戊午，任命中書侍郎、平章事豆盧革判租庸使，兼各道鹽鐵、轉運等使。新羅王金朴英派使者進貢土産。

己未，任命洛京留守、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魏王張全義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其餘官職依舊；任命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渤海王高季興依舊任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其餘官職依舊。庚申，任命工部尚書、真定尹、北都副留守、知留守事任圜爲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任成德軍節度使行軍司馬，知軍府事。安義軍節度使李繼韜進見等待治罪，下詔赦免他。辛酉，因爲宣化

知軍府事。安義軍節度使李繼韜入見待罪，詔釋之。辛酉，以宣化軍留後、檢校太傅戴思遠權知青州軍州事，檢校司空、左監門上將軍安崇阮并檢校舊官，却復本任。以鎮國軍留後、檢校太傅霍彦威爲保義軍節度留後；以權知威化軍留後、檢校司徒高允貞權知鎮國軍留後；以權知河陽留後、檢校太保張繼業依前權知河陽留後；以鄜延兩鎮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北平王高萬興依前鄜、延節度使，仍封北平王；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平章事孔勍依前襄州節度使，餘如故。以永平軍節度使、行大安尹、檢校太保張筠爲西都留守、行京兆尹。以晉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劉玘，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韓恭，安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朱漢賓，并檢校舊官，却復本任。壬戌，以左金吾衛大將軍史敬鎔爲左街使，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存確爲右街使。

甲子，車駕發汴州。

十二月庚午朔，車駕至西京。是日，有司自石橋具儀仗法物，迎引入于大内。辛未，以百官初到，放三日朝參。壬申，以租庸使、刑部侍郎、太清宫副使張憲爲檢校吏部尚書、充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太原尹。詔改取來年二月一日行郊禮。戊寅，詔德勝寨、莘縣、楊劉口、通津鎮、胡柳陂皆戰陣之所，宜令逐處差人收掩戰士骸骨，量備祭奠，以慰勞魂。詔改僞梁永平軍大安府復爲西京京兆府；改宋州宣武軍爲歸德軍，汴州開封府復爲宣武軍，華州感化軍爲鎮國軍，許州匡國軍復爲忠武軍，滑州宣義軍復爲義成軍，陝府鎮國軍復爲保義軍，耀州静勝軍復爲順義軍，潞州匡義軍復爲安義軍，朗

軍留後、檢校太傅戴思遠暫知青州軍州事，檢校司空、左監門上將軍安崇阮都是檢校舊官，恢復原任。任命鎮國軍留後、檢校太傅霍彦威任保義軍節度留後；任命暫知威化軍留後、檢校司徒高允貞暫知鎮國軍留後；任命暫知河陽留後、檢校太保張繼業依舊暫知河陽留後；任命鄜延兩鎮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北平王高萬興依舊任鄜、延節度使，仍封北平王；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平章事孔勍依舊任襄州節度使，其餘官職依舊。任命永平軍節度使、行大安尹、檢校太保張筠爲西都留守、行京兆尹。因爲晉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劉玘，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韓恭，安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朱漢賓，都是檢校舊官，均恢復原任。壬戌，任命左金吾衛大將軍史敬鎔爲左街使，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存確爲右街使。

甲子，皇帝從汴州出發。

十二月庚午初一，皇帝到達西京。這天，官府從石橋設置儀仗法物，迎接引導皇帝進入皇宫。辛未，因爲百官初到，免除三天朝拜。壬申，任命租庸使、刑部侍郎、太清宫副使張憲爲檢校吏部尚書、充任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太原尹。下詔改定來年二月一日舉行郊禮。戊寅，下詔説，德勝寨、莘縣、楊劉口、通津鎮、胡柳陂都是原來戰場，應該責成各處派人收埋戰士骸骨，酌量準備祭奠物品，以便安慰亡靈。下詔改僞梁永平軍大安府名，重稱西京京兆府；改宋州宣武軍爲歸德軍，汴州開封府仍稱宣武軍，華州感化軍爲鎮國軍，許州匡國軍重稱忠武軍，滑州宣義軍重稱義成軍，陝府鎮國軍重稱保義軍，耀州静勝軍重稱順義軍，潞州匡義軍重稱安義軍，朗州武順軍重稱武貞軍，延州爲彰武軍，鄧州爲威勝軍，晉州爲建雄軍，安州爲安遠軍。淮南楊溥派使者祝賀登位，稱“大吴國主

州武順軍復爲武貞軍，延州爲彰武軍，鄧州爲威勝軍，晉州爲建雄軍，安州爲安遠軍。淮南楊溥遣使賀登極，稱“大吴國主書上大唐皇帝”。己卯，禁屠牛馬。

上書大唐皇帝”。己卯，禁止屠宰牛馬。

庚辰，御史臺上言：“請行用本朝律令格式，今訪聞唯定州有本朝法書，望下本州寫副本進納。”從之。辛巳，詔貶安義軍節度使李繼韜爲登州長史，尋斬於天津橋下，再謀叛故也。甲申，淮南楊溥、奚首領李紹威并遣使朝貢。乙酉，以翰林學士承旨盧質權知汴州軍府事，以禮部尚書崔沂爲尚書左丞、判吏部尚書銓事，以兵部侍郎崔協爲吏部侍郎，以刑部侍郎、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盧文紀爲尚書兵部侍郎，依前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

庚辰，御史臺上言：“請使用本朝律令格式，現在查訪獲知祇有定州有本朝法典，請下令定州寫副本進呈。”皇上同意了。辛巳，下詔貶降安義軍節度使李繼韜爲登州長史，不久將他在天津橋下斬首，這是因爲他再次陰謀叛亂的緣故。甲申，淮南楊溥、奚首領李紹威都派使者朝見進貢。乙酉，任命翰林學士承旨盧質暫知汴州軍府事，任命禮部尚書崔沂爲尚書左丞、判吏部尚書銓事，任命兵部侍郎崔協爲吏部侍郎，任命刑部侍郎、充任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盧文紀爲尚書兵部侍郎，依舊充任集賢殿學士、判院事。

丁亥，澤州刺史董璋上言：潞州軍變，李繼達領兵出城，自刎而死，節度副使李繼珂已安撫軍城。己丑，有司上言：“上辛祈穀於上帝，請奉高祖神堯皇帝配；孟夏雩祀，請奉太宗文皇帝配；季秋大享於明堂，請奉太祖武皇帝配；冬至日祀圜丘，請奉獻祖文皇帝配；孟冬祭神州地祇，請奉懿祖昭聖皇帝配。”從之。

丁亥，澤州刺史董璋上言：潞州兵變，李繼達率兵出城，自刎而死，節度副使李繼珂已經安撫軍城。己丑，官府上言：“上辛向上帝祈求穀物，請用高祖神堯皇帝靈位配祭；孟夏雩臺祭祀，請用太宗文皇帝靈位配祭；季秋明堂大享祭，請用太祖武皇帝靈位配祭；冬至祭祀圜丘，請用獻祖文皇帝靈位配祭；孟冬祭神州地祇，請用懿祖昭聖皇帝配祭。”皇帝同意了。

辛卯，亳州太清宫道士上言，聖祖玄元皇帝殿前枯檜再生一枝，圖畫以進。詔曰，“當聖祖舊殿生枯檜新枝，應皇家再造之期，顯大國中興之運。同上林仆柳，祥既叶於漢宣；比南頓嘉禾，瑞更超於光武。宜標史册，以示寰瀛”云。壬辰，幸伊闕。己巳，以中書舍人崔居儉爲刑部侍郎，充史館修撰、判館事。甲午，以租庸副使、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守衛尉卿孔謙爲鹽鐵轉運副使。

辛卯，亳州太清宫道士上言，聖祖玄元皇帝宫殿前枯萎的檜樹又發出一枝，畫圖進呈。下詔説，“在聖祖舊時宫殿，枯檜生出新枝，正和皇家中興時日相應，預兆着我國振興的天運。和上林倒伏的柳樹一樣，其吉祥和漢宣帝相應；與南頓的嘉禾相同，祥瑞更超過光武帝。可以載入史册，以示天下”，等等。壬辰，前往伊闕。己巳，任命中書舍人崔居儉爲刑部侍郎，充任史館修撰、判館事。甲午，任命租庸副使、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守衛尉卿孔謙爲鹽鐵轉運副使。

舊五代史卷三十一(唐書七)

本紀第七

莊宗紀(第五)

同光二年春正月庚子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壬寅，南郊禮儀使、太常卿李燕進太廟登歌酌獻樂舞名，懿祖室曰《昭德之舞》，獻祖室曰《文明之舞》，太祖室曰《應天之舞》，昭宗室曰《永平之舞》。甲辰，幽州上言，契丹入寇至瓦橋。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陜州留後霍彦威爲副，率軍援幽州。己巳，故宣武軍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檢校太傅王瓚贈太子太師。丁未，詔改朝元殿復爲明堂殿，又改崇勳殿爲中興殿。戊申，以振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李存霸權知潞州留後。以知保大軍軍州事高允韜爲檢校太保。庚戌，以涇原節度使、充秦王府諸道行軍司馬、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李從曮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依前涇原軍節度使，充秦王府諸道行軍司馬。詔改應順門爲永曜門，太平門爲萬春門，通政門爲廣政門，鳳明門爲韶和門，萬春門爲中興門，解卸殿爲端明殿。

同光二年春正月庚子初一，皇帝前往明堂殿接受朝賀，儀仗侍衛一如規定。壬寅，南郊禮儀使、太常卿李燕呈上太廟升堂作歌酌酒祭獻時的舞曲名，懿祖祭室叫做《昭德之舞》，獻祖祭室叫做《文明之舞》，太祖祭室叫做《應天之舞》，昭宗祭室叫做《永平之舞》。甲辰，幽州上言，契丹入侵，到達瓦橋。任命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陜州留後霍彦威爲副使，統率軍隊救援幽州。己巳，已故宣武軍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檢校太傅王瓚贈官太子太師。丁未，下詔改朝元殿仍名明堂殿，又改崇勳殿爲中興殿。戊申，任命振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李存霸爲權知潞州留後。知保大軍軍州事高允韜加檢校太保頭銜。庚戌，任命涇原節度使、充任秦王府諸道行軍司馬、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李從曮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仍舊爲涇原軍節度使，充任秦王府諸道行軍司馬。下詔改應順門爲永曜門，太平門爲萬春門，通政門爲廣政門，鳳明門爲韶和門，萬春門爲中興門，解卸殿爲端明殿。

是日，詔曰："皇綱已正，紫禁方嚴，凡事内官，不合更居外地。詔諸道應有内官，不計高低，并仰逐處并家口發遣赴闕，不得輒有停滯。"

當天，下詔説："國家的紀綱已經理順，宫廷中的規矩正在加强，所有宫中官員，不應當再居住外地。現在命令各道所有宫中官員，不論職位高低，都請各地將他們連同家人一起遣送赴

帝龍潛時，寺人數已及五百，至是合諸道赴闕者，約千餘人，皆給賜優贍，服玩華侈，委之事務，付以腹心。唐時宦官爲内諸司使務、諸鎮監軍，出納王命，造作威福，昭宗以此亡國。及帝奄有天下，當知戒彼前車，以爲殷鑒，一朝復興茲弊，議者惜之。新羅王金朴英遣使朝貢。

京，不得擅自延緩。”皇帝未即位時，宦官人數已達五百，到目前爲止，連同各道赴京者，約有一千多人，都賞賜優厚，服飾玩物華麗侈靡，將各種事務委托給他們，對他們推心置腹。唐代宦官任朝廷各司使務、各鎮監軍，負責傳達皇帝的命令，作威作福，昭宗因此亡國。皇帝一旦擁有天下，應當知道以唐昭宗作爲前車之鑒，却一下子重新滋生出這種弊端，論事的人感到惋惜。新羅王金朴英派使者朝見進貢。

辛亥，中書門下奏：“準本朝故事，諸王、内命婦、宰臣、學士、中書舍人，諸道節度、防禦、團練使、留後官告，即中書帖官告院索綾紙褾軸，下所司書寫印署畢，進入宣賜。其文武兩班及諸道官員并奏薦將校，并合於所司送納朱膠綾紙價錢。伏自僞梁，不分輕重，并從官給，今後如非前件事例，請官中不給告敕，其内司大官侍衛將校轉官，即不在此限。”從之。壬子，蜀主王衍致書於帝，稱有詐爲天使，馳報收復汴州者，詔捕之，不獲。癸丑，有司奏：郊祀前二日，迎祔高祖、太宗、懿祖、獻祖、太祖神主於太廟。議者以中興唐祚，不宜以追封之祖雜有國之君以爲昭穆，自懿祖已下，宜別立廟於代州，如後漢南陽故事可也。幽州北面軍前奏，契丹還塞，詔李嗣源班師。鳳翔節度使、秦王李茂貞上表，請行藩臣之禮，帝優報之。甲寅，帝於中興殿面賜郭崇韜鐵券。有司上言：“皇太后到闕，皇帝合於銀臺門内奉迎。”詔親至懷州奉迎。中書奏：“自二十三日後散齋内，車駕不合遠出。”詔改至河陽奉迎。以禮部尚書、興唐尹王正言依前禮部尚書，充租庸使。

辛亥，中書門下省上奏：“根據本朝慣例，諸王、朝廷内有封號的婦女、執政大臣、學士、中書舍人，各道節度使、防禦使、團練使、留後的授官告命，便由中書省頒帖官告院，索取綾紙褾軸，下交有關機構書寫、蓋章、簽署完畢，上呈宣布賜與。文武兩班和各道官員以及向朝廷推薦的將校，都應該在有關部門交納朱膠綾紙工本費。從僞梁開始，不分輕重，都由公家提供，今後如果不是上述情況，請官府不要發給告命敕令，朝廷内各部門重要官員或侍衛將校變更職務，不在此例。”皇帝同意了。壬子，蜀主王衍寫信給皇帝，聲稱有冒充朝廷使者，馳馬告知已收復汴州的人。下詔命令緝捕，没有抓到。癸丑，官府上奏：南郊祭祀前兩日，準備迎請高祖、太宗、懿祖、獻祖、太祖的牌位合并入太廟。有人議論以爲本朝係復興唐代的政權，不宜把追封的祖先夾雜在實際做過皇帝的人之間排列昭穆之位，自懿祖以下，應該在代州另外建立一處宗廟，就像後漢的南陽一樣，這樣就妥當了。幽州北面部隊從軍中上奏，契丹人已經回到邊塞，下詔命令李嗣源回師。鳳翔節度使、秦王李茂貞上呈表章，請對朝廷采用藩鎮臣子的禮節，皇帝十分贊賞地答覆了他。甲寅，皇帝在中興殿當面賜給郭崇韜鐵券。有關官員進言：“皇太后到達皇宫，皇帝應該在銀臺門内迎接。”下詔决定親自去懷州迎接。中書省上奏：“二十三日後散齋期間，皇上不應該遠出。”下詔改爲到河陽迎接。任命禮部尚書、興唐尹王正言仍舊任禮部尚書，充任租庸使。

乙卯，渤海國遣使貢方物。幽州

乙卯，渤海國派使者進貢土産。幽州上奏，

奏，嬀州山後十三寨百姓却復新州。戊午，以前太子少師薛廷珪爲檢校户部尚書、太子少師致仕，以前太子賓客封舜卿爲太子少保致仕，以前太子賓客李文規爲户部侍郎致仕。詔鹽鐵、度支、户部并委租庸使管轄。庚申，四方館上言："請今後除隨駕將校，及外方進奉專使文武班三品以上官，可以内殿對見，其餘并詣正衙，以申常禮。"從之。車駕幸河陽，奉迎皇太后。辛酉，帝侍皇太后至，文武百僚迎於上東門。是日，河中府上言，稷山縣割隸絳州。以太僕卿李紓爲宗正卿，以衛尉卿楊遘爲太僕卿。西京昭應縣華清宫道士張冲虛上言，天尊院枯檜重生枝葉。

嬀州山後十三寨百姓退回新州。戊午，令前太子少師薛廷珪以檢校户部尚書、太子少師頭銜退休，前太子賓客封舜卿以太子少保頭銜退休，前太子賓客李文規以户部侍郎頭銜退休。下詔指示鹽鐵、度支、户部皆由租庸使管轄。庚申，四方館上言："請今後除隨從皇帝的將校及外地朝見進貢特使中文武官階三品以上的人可以在内殿接見對答外，其餘人都前往正殿，以便維護正常禮儀。"皇帝同意了。皇帝前往河陽，迎接皇太后。辛酉，皇帝陪同皇太后到達，文武百官在上東門迎接。這天，河中府上言，稷山縣已分出隸屬絳州。任命太僕卿李紓爲宗正卿，任命衛尉卿楊遘爲太僕卿。西京昭應縣華清宫道士張冲虛上言，天尊院枯萎的檜樹又重生枝葉。

乙丑，有司上言："南郊朝享太廟，舊例親王充亞獻、終獻行事。"乃以皇子繼岌爲亞獻，皇弟存紀爲終獻。丙寅，帝赴明堂殿致齋。丁卯，朝饗於太微宫。戊辰，饗太廟，是日赴南郊。

乙丑，有關官員上言："南郊祭祀時拜謁祭奠太廟，按慣例由親王主持亞獻、終獻。"於是指定皇帝的兒子李繼岌任亞獻官，皇帝的弟弟李存紀爲終獻官。丙寅，皇帝前往明堂殿進行齋戒。丁卯，祭饗太微宫。戊辰，祭饗太廟，當天前往南郊。

二月己巳朔，親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禮畢，宰臣率百官就次稱賀，還御五鳳樓。宣制："大赦天下，應同光二年二月一日昧爽已前，所犯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持杖行劫、官典犯贓，不在此限。應自來立功將校，各與轉官，仍加賞給。文武常參官、節度、觀察、防禦、刺史、軍主、都虞候、指揮使，父母亡歿者，并與追贈，在者各與加爵增封。諸藩鎮各賜一子出身，仍封功臣名號。留後、刺史，官高者加階爵一級，官卑者加官一資。應本朝内外臣僚，被朱氏殺害者，特與追贈。應諸州府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見錢，禁工人鎔錢爲銅器，勿令商人載

二月己巳初一，親自到圜丘祭祀昊天上帝，禮畢，執政大臣率領百官依次祝賀，返回五鳳樓。宣布制書："大赦天下，凡同光二年二月一日凌晨以前所犯罪，不論輕重，一般赦免所不能赦免的，全部予以赦免。十惡五逆、屠宰耕牛、私自鑄錢、故意殺人、製造毒藥、持棒打劫、監守自盜，不在此例。所有過去立過功的將校，分别晋升官階，并給予賞賜。文武常參官、節度使、觀察使、防禦使、刺史、軍主、都虞候、指揮使，父母死亡的，一律予以追贈，健在的，分别增加爵位封贈。各藩鎮主帥准予一個兒子具備在官身份，并封功臣稱號。留後、刺史，官高的晋升一級官階爵位，官低的增加一任資歷。所有本朝内外僚屬，被朱氏殺害的，特别予以追贈。所有各州府不得讓富裕人家額外儲藏現錢，禁止工匠將錢熔化製造銅器，不要讓商人將錢帶出境外。近年以來，婦女服飾特别寬大，十分浪費縑

錢出境。近年已來，婦女服飾，異常寬博，倍費縑綾。有力之家，不計卑賤，悉衣錦綉，宜令所在糾察。應有百姓婦女，曾經俘擄他處爲婢妾者，一任骨肉識認。男子曾被刺面者，給與憑據，放逐營生。召天下有能以書籍進納者，各等第酬獎。仰有司速檢勘天下户口正額，墾田實數，待憑條理，以息煩苛。”是日，風景和暢，人胥悦服。議者云，五十年來無此盛禮。然自此權臣愎戾，伶官用事，吏人孔謙酷加賦斂，赦文之所原放，謙復刻剥不行，大失人心，始於此矣。

綾布料。有錢人家，不顧地位低下，都穿起了錦綉，應責成當地清查糾正。所有百姓婦女，曾經被擄掠到其他地方做女僕小妾的，聽憑親人認領。男子曾經被臉上刺字的，出具憑據，任隨他們各自謀生。號召全國進獻書籍，獻書人分别給予不同等級的酬勞獎賞。請有關部門儘快查閲核實全國户口正數，種田實數，準備以此爲據進行清理，以便去除繁瑣苛刻的弊端。”這天風和日麗，人人都歡樂稱道。有人議論説，五十年没見過如此盛大壯觀的典禮了。但從此有權有勢之人剛愎暴戾，伶官掌權，吏人孔謙横徵暴斂，大赦制文所寬免的，孔謙又刻意盤剥，并未施行，大失人心，就從這時開始了。

庚午，租庸使孔謙奏：“諸道綱運客旅，多於私路苟免商税，請令所在關防嚴加捉搦。”從之。癸酉，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凡三上表，從之。甲戌，詔曰：“汴州元管開封、浚儀、封丘、雍丘、尉氏、陳留六縣，僞庭割許州鄢陵、扶溝，陳州太康，鄭州陽武、中牟，曹州考城等縣屬焉。其陽武、匡城、扶溝、考城四縣，宜令且隸汴州，餘還本部。”丙子，以隨駕參謀耿瑗爲司天監。丁丑，以光禄大夫、檢校司徒李筠爲右騎衛上將軍。

庚午，租庸使孔謙上奏：“各道販運客商，多走小路來逃避商税，請指示各地税收關口嚴加捕捉。”皇帝同意了。癸酉，宰相豆盧革率領衆官爲皇帝加尊號，叫做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共三次上表，皇帝同意了。甲戌，下詔説：“汴州原來管轄開封、浚儀、封丘、雍丘、尉氏、陳留六縣，僞朝分出許州的鄢陵、扶溝，陳州的太康，鄭州的陽武、中牟，曹州的考城等縣隸屬其下。其中陽武、匡城、扶溝、考城四縣，可讓其暫屬汴州，其餘各縣仍歸本州。”丙子，任命隨駕參謀耿瑗爲司天監。丁丑，任命光禄大夫、檢校司徒李筠爲右騎衛上將軍。

戊寅，幸李嗣源第，作樂，盡歡而罷。己卯，以河中節度使、冀王李繼麟兼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辛巳，以檢校太師、守尚書令、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魏王張全義爲守太尉、兼中書令、河陽節度使、河南尹，改封齊王。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秦王李茂貞依前封秦王，餘如故，仍賜不拜、不名。是日，帝幸左龍武軍。癸未，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表，請立中宫。制以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

戊寅，前往李嗣源住宅，玩樂盡興而止。己卯，任命河中節度使、冀王李繼麟兼任安邑、解縣兩處鹽池榷鹽使。辛巳，任命檢校太師、守尚書令、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魏王張全義爲守太尉、兼中書令、河陽節度使、河南尹，改封齊王。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秦王李茂貞依舊封秦王，其餘官職不變，仍然特許見皇帝不下拜、不稱呼他的名字。這天，皇帝前往左龍武軍。癸未，宰相豆盧革率領衆官上呈表章，請求册立皇后。頒降制書，立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并命令有關部門選擇日子準備禮儀進行册命。

命。

丁亥，以天平軍節度使、蕃漢總管副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中書令李嗣源爲檢校太尉，依前天平軍節度使，加實封百户，兼賜鐵券；以前安國軍節度副使、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李存乂爲晋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以北京皇城留守、檢校太保、左威衛上將軍李存紀爲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蕃漢馬步都虞候兼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朱守殷爲振武節度使，加檢校太傅。戊子，以前右龍武軍都虞候、守左龍武大將軍李紹奇爲鄭州防禦使，以楚州防禦使張繼孫爲汝州防禦使。己丑，以振武軍節度使、權安義留後、檢校太傅、平章事李存霸爲潞州節度使，以捧日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李紹琛爲陝州節度使，以成德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右監門衛大將軍毛璋爲華州節度使。壬辰，樞密使郭崇韜再上表，請退樞密之職，優詔不允。

丁亥，任命天平軍節度使、蕃漢總管副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中書令李嗣源爲檢校太尉，仍舊任天平軍節度使，加實封一百户，并賜給鐵券；任命前安國軍節度副使、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李存乂爲晋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任命北京皇城留守、檢校太保、左威衛上將軍李存紀爲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頭銜；任命蕃漢馬步都虞候兼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朱守殷爲振武節度使，加檢校太傅頭銜。戊子，任命前右龍武軍都虞候、守左龍武大將軍李紹奇爲鄭州防禦使，任命楚州防禦使張繼孫爲汝州防禦使。己丑，任命振武軍節度使、權安義留後、檢校太傅、平章事李存霸爲潞州節度使，任命捧日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李紹琛爲陝州節度使，任命成德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右監門衛大將軍毛璋爲華州節度使。壬辰，樞密使郭崇韜兩次上呈表章，請求辭退樞密使之職，下詔婉言拒絶了。

癸巳，詔曰：“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視群生，當别建宫闈，顯標名號，冀因稱謂，益表尊嚴，宜以長壽宫爲名。”樞密使郭崇韜奏時務利便一十五件，優詔褒美。甲午，奚王李紹威、吐渾李紹魯皆貢駝馬。丁酉，以武安軍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昭州刺史馬希範爲永州刺史、檢校太保。癸卯，以光禄大夫、檢校左僕射、行太常卿李燕爲特進、檢校司空，依前太常卿；以御史中丞李德休爲兵部侍郎；以吏部侍郎崔協爲御史中丞。

癸巳，下詔説：“皇太后身爲天下之母，軍民百姓都是她的子女，應當另建宫殿，醒目地標出宫名，以便從這個稱謂，更加顯示出皇太后的尊嚴，可以以長壽宫爲名。”樞密使郭崇韜上奏，提出當今事務興利除害措施十五條，特地下詔大加稱贊。甲午，奚王李紹威、吐渾李紹魯均進貢駱駝馬匹。丁酉，任命武安軍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昭州刺史馬希範爲永州刺史、檢校太保。癸卯，任命光禄大夫、檢校左僕射、行太常卿李燕爲特進、檢校司空，仍任太常卿；任命御史中丞李德休爲兵部侍郎；任命吏部侍郎崔協爲御史中丞。

三月甲辰，故河陽節度使王師範贈太尉。乙巳，以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符習爲青州節度使，以北京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右領軍衛大將軍李紹斌爲滄州節度使。鎮州

三月甲辰，已故河陽節度使王師範贈官太尉。乙巳，任命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符習爲青州節度使，任命北京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右領軍衛大將軍李紹斌爲滄州節度使。鎮州上奏，契丹侵犯邊塞，下詔命令李嗣源率兵屯

奏，契丹犯塞，詔李嗣源率師屯邢州。丙午，以荆南節度使、守中書令、渤海王高季興依前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封南平王；以幽州節度行軍司馬李存賢依前檢校太保，爲幽州節度使。中書門下上言："近以諸州奏薦令録，頗亂規程，請今後節度使管三州已上，每年許奏管内官三人，如管三州已下，只奏兩人，仍須課績尤異，方得上聞。防禦使止許奏一人，刺史無奏薦之例。"從之。己酉，以太子少保李琪爲刑部尚書。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是日，詔："諸軍將校，自檢校司空以下，宜賜叶謀定亂匡國功臣。自檢校僕射、尚書、常侍及諫議大夫，并賜忠果拱衛功臣。初帶憲衔者，并賜忠烈功臣。節級長行，并賜庖踔功臣。"中書門下上言："州縣官在任考滿，即具關申送吏部格式，本道不得差攝官替正官。"從之。有司上言："皇帝四月一日御文明殿，受册徽號，合服衮冕，御殿前一日，散齋於内殿。"從之。是日，李嗣源上表乞退兵權，詔不允。是時伶人景進用事，閹官競進，故重臣憂懼，拜章請退。癸丑，左諫議大夫竇專上言："請廢租庸使名目，事歸三司。"疏奏不報。唐州奏，木連理。詔："先省員官，除已別授官外，其左散騎常侍李文矩等三十人却復舊官，太子詹事石戬等五人宜以本官致仕，將作少監岑保嗣等十四人續敕處分。"丙辰，責授萊州司户鄭珏等一十一人并量移近地。尚書户部侍郎、知貢舉趙頎卒，以中書舍人裴皞權知貢舉。禁用鉛錫錢。

丁巳，中書門下奏："懿祖陵請以永興爲名，獻祖陵請以長寧爲名，

駐邢州。丙午，任命荆南節度使、守中書令、渤海王高季興仍舊爲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封南平王；任命幽州節度行軍司馬李存賢仍舊爲檢校太保，任幽州節度使。中書門下省上言："近來各州向朝廷舉薦縣令和録事參軍，完全不依照規程，請今後節度使管轄三州以上的，每年准許舉薦管内官員三人，如管轄三州以下，衹舉薦兩人，并且必須被薦人政績考核特别優秀，纔能上報。防禦使衹許舉薦一人，刺史不能舉薦。"皇帝同意了。己酉，任命太子少保李琪爲刑部尚書。

庚戌，幽州上奏，契丹侵犯新城。這天，下詔説："各軍將校，檢校司空以下，可賜予叶謀定亂匡國功臣稱號。檢校僕射、尚書、常侍以及諫議大夫，均賜予忠果拱衛功臣稱號。最初帶有刑律職銜的，均賜予忠烈功臣稱號。節級中的長行官，均賜予庖踔功臣稱號。"中書門下省上言："州縣官任滿，便書寫申狀呈送吏部按條令發落，本道不得委派代理官員接替正式任命的官員。"皇帝同意了。官府上言："皇帝四月一日前往文明殿，接受尊號册命，應當穿着朝服，戴冕，去文明殿前一天，在内殿散齋。"皇帝同意了。這天，李嗣源上呈表章請求交出兵權，下詔不准許。這時伶人景進走紅，宦官争先恐後地往上爬，因此肩負重任的大臣憂慮害怕，上奏章請求隱退。癸丑，左諫議大夫竇專上言："請廢除租庸使名目，有關事務仍歸屬三司。"奏疏上呈，没有得到答覆。唐州上奏，發現枝幹相連的兩棵樹。下詔説："當初裁減的官員，除已經另外任命的以外，左散騎常侍李文矩等三十人仍然恢復原職，太子詹事石戬等五人可以按本人所任官職退休，將作少監岑保嗣等十四人隨後降敕令安排。"丙辰，貶責授予萊州司户鄭珏等十一人均酌情遷回近處。尚書户部侍郎、知貢舉趙頎去世，派遣中書舍人裴皞權知貢舉。禁止使用鉛質錫質錢。

丁巳，中書門下省上奏："懿祖陵墓請以永興爲名，獻祖陵墓請以長寧爲名，太祖陵墓請以

太祖陵請以建極爲名。”從之。淮南楊溥遣使貢賀郊天禮物。戊午，詔應南郊行事官，并付三銓磨勘，優與處分。己未，以大理卿張紹珪充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幸左龍武軍，以皇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故也。癸亥，以彰武、保大等軍節度使、北平王高萬興可依前延州鄜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兼中書令、北平王。甲子，幸東宅。

建極爲名。”皇帝同意了。淮南楊溥派使人進貢祝賀南郊祭天的禮物。戊午，下詔指示所有南郊主持事務的官員均交由三銓計算官資，給予優待。己未，任命大理卿張紹珪充任制置安邑、解縣兩處鹽池的榷鹽使。前往左龍武軍，這是爲了讓皇子李繼岌代替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癸亥，任命彰武、保大等軍節度使、北平王高萬興仍舊任延州、鄜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兼中書令、北平王。甲子，前往東宅。

夏四月己巳朔，帝御文明殿，具衮冕，受册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壬申，以成德軍節度行軍司馬、權知府事任圜爲檢校右僕射、權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甲戌，以順義軍留後華温琪依前檢校太保，充留後。乙亥，以天策上將軍、武安等軍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楚王馬殷可依前守太師，兼尚書令。詔在京諸道節度使、刺史，令各歸本任。丁丑，以前幽州節度使、内外蕃漢馬步總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存審爲宣武軍節度使，餘如故。

夏四月己巳初一，皇帝前往文明殿，身着朝服，戴冕，接受册封尊號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壬申，任命成德軍節度行軍司馬、權知府事任圜爲檢校右僕射、權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甲戌，任命順義軍留後華温琪仍舊任檢校太保，充任留後。乙亥，任命天策上將軍、武安等軍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楚王馬殷仍舊守太師，兼尚書令。下詔命令在京城的各道節度使、刺史各自返回任所。丁丑，任命前幽州節度使、内外蕃漢馬步總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存審爲宣武軍節度使，其餘官職依舊。

己卯，帝御文明殿，册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庚辰，賜霍彦威姓，名曰紹真。癸未，以宋州節度使李紹安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宋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李紹冲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許州節度使；以襄州節度使孔勍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襄州節度使。甲申，以樞密副使、通議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宋唐玉爲左監門衛將軍同正，依前樞密副使；以内客省使、通議大夫、行内侍省内侍楊希朗爲右監門衛將軍同正，依前内客省使；并賜推忠匡佐功臣。車駕幸龍門。丙戌，廻鶻遣使貢方物。己丑，以夏州節度使李仁福依前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夏州節度使，

己卯，皇帝前往文明殿，册立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庚辰，賜給霍彦威李姓，名字叫紹真。癸未，任命宋州節度使李紹安仍舊任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宋州節度使；任命許州節度使李紹冲仍舊任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許州節度使；任命襄州節度使孔勍依舊任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襄州節度使。甲申，任命樞密副使、通議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宋唐玉爲左監門衛將軍同正，仍舊任樞密副使；任命内客省使、通議大夫、行内侍省内侍楊希朗爲右監門衛將軍同正，仍舊任内客省使；二人均賜與推忠匡佐功臣稱號。皇帝前往龍門。丙戌，回鶻派使者進貢土産。己丑，任命夏州節度使李仁福仍舊任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夏州節度使，封朔方王；任命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韓洙仍舊任檢校太傅、兼侍中，充任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靈、鹽、威、警、雄、

封朔方王；以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韓洙依前檢校太傅、兼侍中，充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靈、鹽、威、警、雄、涼、甘、肅等州觀察使。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判内侍省、兼内局、特進、左監門將軍同正李紹宏爲右領軍衛上將軍。癸巳，以静江軍節度使、扶風郡王馬賨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前静江軍節度使；以朗州節度使馬希振爲檢校太傅、兼侍中，依前朗州節度使。鳳翔節度使、秦王李茂貞薨。

涼、甘、肅等州觀察使。辛卯，任命宣徽南院使、判内侍省、兼内局、特進、左監門將軍同正李紹宏爲右領軍衛上將軍。癸巳，任命静江軍節度使、扶風郡王馬賨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仍舊任静江軍節度使；任命朗州節度使馬希振爲檢校太傅、兼侍中，仍舊任朗州節度使。鳳翔節度使、秦王李茂貞去世。

丙申，潞州小校楊立據城叛，以李嗣源爲招討使，陝州留後李紹真爲副，率師以討之。

丙申，潞州小校楊立占據州城反叛，任命李嗣源爲招討使，陝州留後李紹真爲副使，帶兵前去討伐。

舊五代史卷三十二(唐書八)

本紀第八

莊宗紀(第六)

同光二年夏五月己亥，帝御文明殿，册齊王張全義爲太尉。禮畢，全義赴尚書省領事，左諫議大夫竇專不降階，爲御史所劾，專援引舊典，宰相不能詰，寢而不行。庚子，太常卿李燕卒。壬寅，以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内園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皆梁之伶人也。初，帝平梁，俊與德源皆爲寵伶周匝所薦，帝因許除郡，郭崇韜以爲不可，伶官言之者衆，帝密召崇韜謂之曰："予已許除郡，經年未行，我慚見二人，卿當屈意行之。"故有是命。

同光二年夏五月己亥，皇帝到文明殿，册封齊王張全義爲太尉。禮畢，張全義前往尚書省主事，左諫議大夫竇專不走下臺階迎候，被御史彈劾，竇專援引舊例，宰相無法追究他，彈劾的事作罷。庚子，太常卿李燕去世。壬寅，任命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内園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他們都是原後梁的樂人。當初，皇帝平定梁，陳俊和儲德源都受到寵伶周匝的推薦，皇帝因而答應授予他們州官，郭崇韜認爲不可，統管樂官上奏反對這事的人也很多，皇帝秘密叫來郭崇韜對他説："我已答應授他們州官，拖延了一年，我羞於見到他們二人，你應該讓一下步，將事情付諸實施。"因此有這項任命。

甲辰，以兗州節度使李紹欽依前檢校太保、兗州節度使，進封開國侯；以邠州節度使韓恭依前檢校太保、邠州節度使，進封開國伯。丙午，以福建節度使、閩王王審知依前檢校太師、守中書令、福建節度使。戊申，幸郭崇韜第。己酉，詔天下收拆防城之具，不得修浚池隍。以西都留守、京兆尹張筠依前檢校太保，充西都留守。甲寅，以滄州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招討使，以兗州節度李紹欽爲副招討使，以宣徽使李紹宏爲招討都監，率大軍渡河而北，時幽州上言契丹將寇河朔故也。

甲辰，任命兗州節度使李紹欽依舊任檢校太保、兗州節度使，晋封開國侯；任命邠州節度使韓恭依舊任檢校太保、邠州節度使，晋封開國伯。丙午，任命福建節度使、閩王王審知依舊任檢校太師、守中書令、福建節度使。戊申，前往郭崇韜家。己酉，下詔命令全國收回拆除防守城池的器械，不得修築疏通護城河。任命西都留守、京兆尹張筠依舊任檢校太保，充任西都留守。甲寅，任命滄州節度使李紹斌充任東北面招討使，任命兗州節度李紹欽爲副招討使，任命宣徽使李紹宏爲招討都監，率大軍渡黄河北去，這是因爲當時幽州上報契丹將要侵犯河朔的緣故。

乙卯，潞州叛將楊立遣使健步奉

乙卯，潞州叛變將領楊立派使者快步健行上

表乞行赦宥，帝令樞密副使宋唐玉齎敕書招撫。幽州上言，契丹營於州東南。丙辰，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貢方物。以澶州刺史李審益爲幽州行軍司馬、蕃漢内外都知兵馬使。辛酉，故澤潞節度使丁會贈太師。詔割復州爲荆南屬郡。壬戌，以權知鳳翔軍府事、涇州節度使李曮爲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大將軍同正，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乙丑，以權知歸義軍留後曹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沙州刺史、檢校司空。丙寅，李嗣源奏收復潞州。幽州上言，新授宣武軍節度使李存審卒。

表請求赦免，皇帝令樞密副使宋唐玉帶着敕書前去招撫。幽州上報，契丹駐營幽州東南。丙辰，渤海國王大諲譔派使者進貢土産。任命澶州刺史李審益爲幽州行軍司馬、蕃漢内外都知兵馬使。辛酉，已故澤潞節度使丁會追贈太師頭銜。下詔命令分出復州爲荆南屬郡。壬戌，任命權知鳳翔軍府事、涇州節度使李曮爲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大將軍同正，依舊任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任鳳翔節度使。乙丑，任命權知歸義軍留後曹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沙州刺史、檢校司空。丙寅，李嗣源奏報收復潞州。幽州上報，剛任命的宣武軍節度使李存審去世。

六月甲戌，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豆盧革加右僕射，餘如故；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鎮州節度使郭崇韜進爵邑，加功臣號；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趙光裔加兼户部尚書；禮部侍郎、平章事韋説加中書侍郎。宋州奏，節度使李紹安卒。丙子，李嗣源遣使部送潞州叛將楊立等到闕，并磔於市。潞州城峻而隍深，至是帝命剗平之，因詔諸方鎮撤防城之備焉。丁丑，有司上言："洛陽已建宗廟，其北京太廟請停。"從之。

六月甲戌，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豆盧革加官右僕射，其餘官職依舊；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鎮州節度使郭崇韜晋級增禄，加授功臣稱號；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趙光裔加任兼户部尚書；禮部侍郎、平章事韋説加中書侍郎。宋州奏報，節度使李紹安去世。丙子，李嗣源派使者押送潞州叛變將領楊立等人到朝廷，把他們都在街市上分尸。潞州城高而護城壕溝深，到這時皇帝命令將其鏟平，因而下詔命令各方鎮撤除城防。丁丑，官府上言："洛陽已經建立宗廟，請求停止北京太廟諸事。"皇帝同意了。

甲申，以衛國夫人韓氏爲淑妃，燕國夫人伊氏爲德妃，仍令所司擇日册命。故河東節度副使、守左諫議大夫李襲吉贈禮部尚書，故河東節度副使、禮部尚書蘇循贈左僕射，故河東觀察判官、檢校右僕射司馬揆贈司空，故河東留守判官、工部尚書李敬義贈右僕射。丙戌，以順義軍節度使李令錫爲許州節度使，以前保義軍留後李紹真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李紹榮爲宋州節度使。戊子，汝州防禦使張繼孫賜死於本郡。繼孫即齊

甲申，册封衛國夫人韓氏爲淑妃，燕國夫人伊氏爲德妃，并叫主管部門選擇日子舉行授命儀式。已故河東節度副使、守左諫議大夫李襲吉贈官禮部尚書，已故河東節度副使、禮部尚書蘇循贈官左僕射，已故河東觀察判官、檢校右僕射司馬揆贈官司空，已故河東留守判官、工部尚書李敬義贈官右僕射。丙戌，任命順義軍節度使李令錫爲許州節度使，任命前保義軍留後李紹真爲徐州節度使，任命徐州節度使李紹榮爲宋州節度使。戊子，汝州防禦使張繼孫被命令在當地自盡。張繼孫是齊王張全義的養子，原姓郝，被他的哥哥張繼業等人揭發他的隱私，因此將他殺

王張全義之假子也，本姓郝氏，爲兄繼業等訟其陰事，故誅之。

掉。

己丑，以迴鶻可汗仁美爲英義可汗。詔改輝州爲單州。庚寅，故左僕射裴樞，右僕射裴贄、崔遠并贈司徒；故静海軍節度使獨孤損贈司空；故吏部尚書陸扆贈右僕射；故工部尚書王溥贈右僕射。裴樞等六人皆前朝宰輔，爲梁祖所害於白馬驛，至是追贈焉。壬辰，以天平軍節度使、蕃漢總管副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李嗣源爲宣武軍節度使、蕃漢馬步總管，餘如故。甲午，以樞密使、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知内侍省事張居翰爲驃騎大將軍、守左驍衛上將軍，進封開國伯，賜功臣號。

己丑，任命回鶻可汗仁美爲英義可汗。下詔改輝州爲單州。庚寅，已故左僕射裴樞，右僕射裴贄、崔遠都贈官司徒；已故静海軍節度使獨孤損贈官司空；已故吏部尚書陸扆贈官右僕射；已故工部尚書王溥贈官右僕射。裴樞等六人都是前朝輔佐大臣，被梁祖在白馬驛殺害，到這時追贈。壬辰，任命天平軍節度使、蕃漢總管副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李嗣源爲宣武軍節度使、蕃漢馬步總管，其餘官職依舊。甲午，任命樞密使、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知内侍省事張居翰爲驃騎大將軍、守左驍衛上將軍，晋封開國伯，賜功臣稱號。

秋七月戊戌朔，故宣武軍節度使李存審男彦超進其父牙兵八千七百人。己亥，中書門下奏："每年南郊壇四祠祭，太微宫五薦獻，并宰臣攝太尉行事，惟太廟遣庶僚行事，此後太廟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從之。乙巳，汴州雍丘縣大風，拔木傷稼。曹州大雨，平地水三尺。丙午，以襄州節度使孔勍爲潞州節度使，李存霸爲鄆州節度使。乙酉，幸龍門之雷山，祭天神，從北俗之舊事也。辛亥，以鄆州副使李紹珙爲襄州留後，以前澤州刺史董璋爲邠州留後。戊午，西川王衍遣僞署户部侍郎歐陽彬來朝貢，稱"大蜀皇帝上書大唐皇帝"。庚申，以應州爲雲州屬郡，升新州爲威塞軍節度使，以嬀、儒、武等州爲屬郡。壬戌，皇子繼岌妻王氏封魏國夫人。幽州奏，契丹阿保機東攻渤海。

秋七月戊戌初一，已故宣武軍節度使李存審的兒子李彦超獻上他父親的牙兵八千七百人。己亥，中書門下上奏："每年南郊壇四次祭祀，太微宫五次祭獻，都是執政大臣兼太尉頭銜主持事務，衹有太廟派一般官員主持，今後太廟祭祀，也希望派執政大臣主持。"皇上同意了。乙巳，汴州雍丘縣颳大風，拔起樹木，毁壞莊稼。曹州大雨，平地積水三尺。丙午，任命襄州節度使孔勍爲潞州節度使，李存霸爲鄆州節度使。乙酉，前往龍門的雷山，祭祀天神，這是遵從北方的舊風俗。辛亥，任命鄆州副使李紹珙爲襄州留後，任命前澤州刺史董璋爲邠州留後。戊午，西川王衍派僞朝非法任命的户部侍郎歐陽彬來朝見進貢，稱"大蜀皇帝上書大唐皇帝"。庚申，將應州作爲雲州下屬州郡，升新州爲威塞軍節度使，把嬀、儒、武等州作爲下屬州郡。壬戌，皇子李繼岌的妻子王氏封爲魏國夫人。幽州奏告，契丹阿保機向東進攻渤海。

八月己巳，詔洛京應有隙地，任人請射修造，有主者限半年，令本主

八月己巳，下詔説，洛京所有空地，任人請求修造房屋，有主的空地限半年，責成原主自己

自修蓋，如過限不見屋宇，許他人占射。辛未，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知祥加檢校太傅，增邑，賜功臣號。帝畋於西苑。癸酉，以租庸副使、守衛尉卿孔謙爲租庸使，以右威衛上將軍孔循爲租庸副使。甲戌，以權知汴州軍州事、翰林學士承旨、户部尚書盧質爲兵部尚書，依前翰林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丙子，以雲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安元信爲大同軍節度留後，以隰州刺史張廷裕爲新州威塞軍節度留後。丁丑，樞密使郭崇韜上表請退，不允。戊寅，租庸使、守禮部尚書王正言罷使，守本官。辛巳，詔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并於洛陽修宅一區。中書門下上言："請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各任本處奏辟。"從之。汴州奏，大水損稼。癸未，租庸使孔謙進封會稽縣男，仍賜豐財贍國功臣。淮南楊溥遣使貢方物。宋州大水，鄆、曹等州大風雨，損稼。丁亥，中書門下侍郎奏："請差左丞崔沂、吏部尚書崔貽孫、給事中鄭韜光李光序、吏部員外郎盧損等，同詳定選司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從之。癸巳，放朝參三日，以霖雨故也。陝州奏，河水溢岸。乙未，中書門下上言："諸陵臺令丞請停，以本縣令知陵臺事。"從之。

九月癸卯，畋於西北郊。幽州上言，契丹阿保機自渤海國迴軍。內園新殿成，名曰長春殿。戊申，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裴皞爲禮部侍郎，以前鄭州防禦副使姜弘道爲太僕卿。侍中郭崇韜奏："應三銓注授官員等，內有自無出身入仕，買覓鬼名告敕；今將骨肉文書，揩改姓名；或歷任不

修蓋，如過期見不到房屋，准許他人占爲己有。辛未，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知祥加官檢校太傅，增加食邑，賜功臣稱號。皇帝在西苑打獵。癸酉，任命租庸副使、守衛尉卿孔謙爲租庸使，任命右威衛上將軍孔循爲租庸副使。甲戌，任命權知汴州軍州事、翰林學士承旨、户部尚書盧質爲兵部尚書，依舊任翰林學士承旨，并賜論思匡佐功臣稱號。丙子，任命雲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安元信爲大同軍節度留後，任命隰州刺史張廷裕爲新州威塞軍節度留後。丁丑，樞密使郭崇韜上表請求退休，不允許。戊寅，租庸使、守禮部尚書王正言罷去租庸使職務，守本官。辛巳，下詔規定各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都在洛陽修建一處住宅。中書門下上言："請求今後各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外，其餘職員及各州軍事判官，都聽任本處推薦任用。"皇帝同意了。汴州奏報，洪水損害了莊稼。癸未，租庸使孔謙晋封會稽縣男，并賜豐財贍國功臣稱號。淮南楊溥派使者進貢土産。宋州發大水，鄆、曹等州出現大風雨，損害了莊稼。丁亥，中書門下侍郎上奏："請派左丞崔沂、吏部尚書崔貽孫、給事中鄭韜光、李光序、吏部員外郎盧損等人，共同審定選司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皇帝同意了。癸巳，免除上朝三天，這是因爲久雨不停的緣故。陝州奏報，黄河水已漲出岸外。乙未，中書門下上言："請取消各陵臺令丞官職，由本縣縣令兼任知陵臺事。"皇帝同意了。

九月癸卯，在西北郊打獵。幽州上報，契丹阿保機從渤海國回師。宮中園內新宮殿建成，取名叫長春殿。戊申，任命中書舍人、權知貢舉裴皞爲禮部侍郎，任命前鄭州防禦副使姜弘道爲太僕卿。侍中郭崇韜奏報："所有三銓任命的官員，其中有的并没有進士等學歷及做官履歷，却花錢找來死人的告身敕令代替；有的把父子兄弟的文據塗改爲自己的姓名；有的任官年限不足，謊稱

足，妄稱失墜；或假人蔭緒，托形勢論屬，安排參選，所司隨例注官。如有人陳告，特議超奬；其所犯人，檢格處分；若同保人内有僞濫者，并當駁放。應有人身死之處，今後并須申報本州，於告身上批書身死月日分明付子孫。今後銓司公事，至春末并須了畢。”從之。銓綜之司，僞濫日久，及崇韜條奏之後，澄汰甚嚴，放棄者十有七八，衆情亦怨之。己酉，司天臺請禁私曆日，從之。

庚戌，有司自契丹至者，言女真、迴鶻、黄頭室韋合勢侵契丹。壬子，有司上言：“八月二十二日夜，熒惑犯星二度，星周分也，請依法禳之。於京城四門懸東流水一罌，兼令都市嚴備盗火，止絶夜行。”從之。甲寅，幸郭崇韜第，置酒作樂。乙卯，以前振武節度使、安北都護馬存可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充寧遠軍節度、容管觀察使。存，湖南馬殷之弟也。丙辰，黑水國遣使朝貢。契丹寇幽州。戊午，宣宰臣於中書，磨勘吏部選人，謬濫者焚毁告敕。

冬十月戊辰，帝畋於西北郊。己巳，故安義節度使、贈太尉、隴西郡王李嗣昭贈太師。庚午，正衙命使册淑妃韓氏、德妃伊氏，以宰臣豆盧革、韋説充册使。辛未，詔：“今後支郡公事，須申本道騰狀奏聞。租庸使各有徵催，祇牒觀察使，貴全理體。”契丹寇易、定北鄙。壬申，故大同軍防禦使李存璋贈太尉。鄆州奏，清河泛溢，壞廬舍。癸未，畋於石橋。甲戌，河南尹張全義上言：“萬壽節日，請於嵩山開琉璃戒壇，度僧百人。”從之。乙亥，故守太師、尚書令、秦王李茂貞追封秦王，賜謚曰忠敬。丁丑，皇后差使賜兗州節

有關文據丢失；有的冒名頂替他人蔭封，托權貴打招呼，即可參加選拔，有關部門也照例任命。如果有人舉報，請破格奬賞；違法者本人，停止授官并查處；如果同保人中有違法作弊的，該保人都應取消授官資格。所有身亡的人所在地，今後都應申報本州，在死者告身上注明死亡月日交付子孫。今後銓司公務，到春末必須全部結束。”皇帝同意了。銓選部門長期以來弄虚作假成風，郭崇韜逐條上奏之後，甄别剔除很嚴，自動放棄授官的占十分之七八，衆人心中也很怨恨。己酉，司天臺請求禁用私家日曆，皇帝同意了。

庚戌，從契丹來的官吏，説女真、回鶻、黄頭室韋合兵侵犯契丹。壬子，官府上報：“八月二十二日夜，熒惑侵入星星的區域二度，星星是周的分野，請依法求福消災。在京城四門懸挂一罌東流水，又命令城内嚴防盗賊火災，禁止夜晚行走。”皇帝同意了。甲寅，前往郭崇韜家，擺酒作樂。乙卯，任命前振武節度使、安北都護馬存依舊任檢校太尉，兼侍中，充任寧遠軍節度使、容管觀察使。馬存，是湖南馬殷的弟弟。丙辰，黑水國派使者朝見進貢。契丹侵犯幽州。戊午，召集執政大臣在中書省核定吏部待任命人的入仕年限，有弄虚作假的將其告身敕命燒毁。

冬十月戊辰，皇帝在西北郊打獵。己巳，已故安義節度使、贈太尉、隴西郡王李嗣昭追贈加官太師。庚午，正衙派出使臣，册封淑妃韓氏、德妃伊氏，由執政大臣豆盧革、韋説充任册命使。辛未，下詔説：“今後地方州郡公事，必須申報本道呈狀上報，租庸使有所催辦，用牒通知觀察使，這樣做是爲了更加得體而合理。”契丹侵犯易、定北部邊境。壬申，已故大同軍防禦使李存璋贈官太尉。鄆州奏報，清河泛濫，冲毁房屋。癸未，在石橋打獵。甲戌，河南尹張全義上言：“萬壽節那天，請求在嵩山開設琉璃戒壇，剃度僧人一百名。”皇帝同意了。乙亥，追封已故守太師、尚書令、秦王李茂貞爲秦王，賜謚號叫忠敬。丁丑，皇后派使者賞賜兗州節度使李紹欽湯藥。當時皇太后頒行誥命，皇后劉氏頒行

度使李紹欽湯藥。時皇太后行誥命，皇后劉氏行教命，互遣使人宣達藩后，紊亂之弊，人不敢言。己卯，汴、鄆二州奏，大水。

庚辰，以前太僕卿楊遘爲大理卿。党項進白驢，奚王李紹威進駝馬。幽州奏，契丹入寇，至近郊。辛巳，故天雄軍節度副使王緘贈司空。壬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吴越國王錢鏐可依前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封吴越國王。癸未，幸小馬坊閲馬。甲申，以兩浙兵馬留後、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等使、守太尉、兼侍中、廣州刺史錢元瓘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兩浙節度觀察留後，餘如故；以鎮東軍節度副大使、江南管内都招討使、建武軍節度、嶺南西道觀察等使、檢校太傅、守侍中、知蘇州中吴軍軍州事、行邕州刺史錢元璙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辛卯，天平軍監軍使柴重厚可特進、右領衛將軍同正，充鳳翔監軍使。甲午，以宣武軍節度押牙李從温、李從璋、李從榮、李從厚、李從璨并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押牙李從臻可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自從温而下，皆李嗣源諸子也。

十一月丙申，靈武奏，甘州迴鶻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銀權主國事。吐渾白都督族帳移於代州東南。己亥，幸六宅宴諸弟。壬寅，尚書左丞、判吏部尚書銓事崔沂貶麟州司馬，吏部侍郎崔貽孫貶朔州司馬，給事中鄭韜光貶寧州司馬，吏部員外盧損貶府州司户。時有選人吴延皓取亡叔告身故舊名求仕，事發，延皓付河南府處死，崔沂已下貶官。宰相豆盧

教命，各派使者向藩鎮夫人傳旨，致使政令紊亂的弊端，没人敢談論。己卯，汴、鄆二州奏報，大水成災。

庚辰，任命前太僕卿楊遘爲大理卿。党項進獻白驢，奚王李紹威進獻駱駝馬匹。幽州奏報，契丹入侵，到達近郊。辛巳，已故天雄軍節度副使王緘贈官司空。壬午，任命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吴越國王錢鏐依舊任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封吴越國王。癸未，到小馬坊巡視馬匹。甲申，任命兩浙兵馬留後、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等使、守太尉、兼侍中、廣州刺史錢元瓘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任兩浙節度觀察留後，其餘官職依舊；任命鎮東軍節度副大使、江南管内都招討使、建武軍節度、嶺南西道觀察等使、檢校太傅、守侍中、知蘇州中吴軍軍州事、行邕州刺史錢元璙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其餘官職依舊。辛卯，天平軍監軍使柴重厚任特進、右領衛將軍同正，充任鳳翔監軍使。甲午，任命宣武軍節度押牙李從温、李從璋、李從榮、李從厚、李從璨皆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押牙李從臻任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李從温以下，都是李嗣源的兒子。

十一月丙申，靈武奏報，甘州回鶻可汗仁美去世，他的弟弟狄銀暫管國事。吐渾白都督將族帳移到代州東南。己亥，皇帝到六宅宴請衆弟。壬寅，尚書左丞、判吏部尚書銓事崔沂貶爲麟州司馬，吏部侍郎崔貽孫貶爲朔州司馬，給事中鄭韜光貶爲寧州司馬，吏部員外盧損貶爲府州司户。當時候選官吴延皓拿已死的叔叔的任命狀、以朋友的名字來謀求做官，事情敗露，吴延皓被交付河南府處死，崔沂以下人被貶官。宰相豆盧革、趙光裔、韋説到閤門等待治罪，下詔寬

革、趙光裔、韋説詣閤門待罪，詔釋之。

免他們。

癸卯，帝畋於伊闕，侍衛金槍馬萬餘騎從，帝一發中大鹿。是日，命從官拜梁祖之陵，物議非之。其夕，宿於張全義之別墅。甲辰，宿伊闕縣。乙巳，宿椹磵。時騎士圍山，會夜，顛墜崖谷，死傷甚衆。丙午，復命衛兵分獵，殺獲萬計。是夜方歸京城，六街火炬如晝。丁未，賜群臣鹿肉有差。

癸卯，皇帝在伊闕打獵，侍從護衛金槍騎兵一萬多人跟隨，皇帝一箭射中大鹿。這天，命隨從大臣拜祭梁祖陵墓，引起衆人非議。當晚，住在張全義的別墅中。甲辰，住在伊闕縣。乙巳，住在椹磵。當時騎兵圍山，正是晚上，墜入山谷中，死傷的人很多。丙午，又命令衛兵分頭打獵，獵獲獵物以萬計。當晚纔回到京城，六街火炬照得同白天一樣。丁未，分別等級賞賜衆臣鹿肉。

庚戌，制改節將一十一人功臣號。辛亥，以兵部侍郎李德休爲吏部侍郎。壬子，日南至，百官拜表稱賀。以昭儀侯氏爲汧國夫人，昭容夏氏爲虢國夫人，昭媛白氏爲沛國夫人，出使美宣鄧氏爲魏國夫人，御正楚真張氏爲凉國夫人，司簿德美周氏爲宋國夫人，侍真吴氏爲渤海郡夫人，其餘并封郡夫人。丁巳，河中節度使、守太師、兼尚書令、西平王李繼麟可依前守太師、兼尚書令、河中護國軍節度使、西平王，仍賜鐵券。戊午，幸李嗣源、李紹榮之第，縱酒作樂。是日，鎮州地震。契丹寇蔚州。

庚戌，下制令更改節度使十一人功臣稱號。辛亥，任命兵部侍郎李德休爲吏部侍郎。壬子，是冬至日，衆官上表祝賀。册封昭儀侯氏爲汧國夫人，昭容夏氏爲虢國夫人，昭媛白氏爲沛國夫人，出使美宣鄧氏爲魏國夫人，御正楚真張氏爲凉國夫人，司簿德美周氏爲宋國夫人，侍真吴氏爲渤海郡夫人，其餘都封爲郡夫人。丁巳，河中節度使、守太師、兼尚書令、西平王李繼麟依舊任守太師、兼尚書令、河中護國軍節度使、西平王，并賜給世代子孫享受特别優待的鐵券。戊午，到李嗣源、李紹榮家，縱飲歡宴。這天，鎮州地震。契丹侵犯蔚州。

十二月戊辰，幸西苑校獵。己巳，詔汴州節度使李嗣源歸鎮。庚午，帝與皇后劉氏幸張全義第，酒酣，帝命皇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惶恐致謝，復出珍貨貢獻。翌日，皇后傳制，命學士草謝全義書，學士趙鳳密疏，陳國后無拜人臣爲父之禮，帝雖嘉之，竟不能已其事。壬申，以教坊使王承顔爲興州刺史。丙子，詔取來年正月七日幸魏州。庚辰，畋於近郊，至夕還宫。壬午，契丹寇嵐州。党項遣使貢方物。乙酉，幸龍門佛寺祈雪。丙戌，以徐州節度使李紹真爲北面行營

十二月戊辰，皇帝到西苑打獵。己巳，下詔命令汴州節度使李嗣源返回鎮所。庚午，皇帝和皇后劉氏到張全義家，酒酣耳熱，皇帝叫皇后拜張全義爲養父，張全義惶恐道謝，又拿出珍奇物品進獻。第二天，皇后傳皇帝之命，叫學士起草謝張全義書，學士趙鳳秘密上疏，陳述没有皇后拜臣子爲父親之理，皇帝雖然贊同他，最終没能制止這事。壬申，任命教坊使王承顔爲興州刺史。丙子，下詔定於來年正月七日前去魏州。庚辰，在近郊打獵，到晚上回宫。壬午，契丹侵犯嵐州。党項派使者進貢土産。乙酉，到龍門佛寺祈禱求雪。丙戌，任命徐州節度使李紹真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戊子，李嗣源上奏，已統率大軍

副招討使。戊子，李嗣源奏，部署大軍自宣武軍北征。淮南楊溥遣使貢獻。己丑，幸龍門。庚寅，詔河南尹張全義爲洛京留守，判在京諸軍事。是日，日傍有背氣，凡十二。

同光三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丙申，詔以昭宗、少帝山陵未備，宜令有司别選園陵改葬，尋以年饑財匱而止。契丹寇幽州。戊戌，詔："起今後特恩授官及侍衛諸軍將校、内諸司等官，其告身官給，舊例朱膠錢、臺省禮錢并停，其餘合徵臺省禮錢，比舊數五分中許徵一分，特恩者不徵。兵、吏部兩司逐月各支錢四十貫文，充吏人食直。少府監鑄錢造印文，今後不得徵納銅炭價直，其料物官給。"庚子，車駕發京師幸鄴。以前許州節度使李紹冲爲太子少保；以前邠州節度使韓恭爲右金吾大將軍，充兩街使；以前安州節度使朱漢賓爲左龍武統軍。庚戌，車駕至鄴。命青州節度使符習修酸棗河堤。先是，梁末帝决河堤，引水東注至鄆、濮，以限我軍，至是方修之。丙辰，幽州上言，節度使李存賢卒。

二月甲子朔，詔："興唐府管内有百姓隨絲鹽錢，每兩與减五十文。逐年所俵蠶鹽，每斗與减五十文。小綠豆税，每畝與减放三升。都城内所徵税絲，永與除放。"丙寅，定州節度使王都來朝。丁卯，畋於近郊。己巳，召從臣擊球於鞠場。辛未，許州上言："襄城、葉縣準敕割隸汝州，其扶溝等縣請却隸當州。"從之。甲戌，以滄州節度使李紹斌爲幽州節度使，依前檢校太保；以大同軍留後安元信爲滄州節度使。乙亥，幸王莽河射雁。丙子，李嗣源奏，涿州東南殺

從宣武軍北征。淮南楊溥派使者進貢。己丑，到龍門。庚寅，下詔任命河南尹張全義爲洛京留守，處理在京諸軍事。這天，太陽旁邊出現雲氣，共十二道。

同光三年春正月甲午初一，皇帝到明堂殿接受朝賀，儀仗衛隊依照原規定。丙申，下詔說，因昭宗、少帝陵墓不完備，可以責成有關部門另選園陵改葬，不久因饑荒和財力匱乏而作罷。契丹侵犯幽州。戊戌，下詔說："從今以後，特恩授予官職及侍衛各軍將校、宫内各部門諸官，他們的委任狀由官府發給，按照舊例應交納的朱膠錢、臺省禮錢都免交，其餘應徵收的臺省禮錢，准許按舊數五分之一徵收，特恩授官的人不徵收。兵部、吏部兩部門每月各撥錢四十貫文，作爲吏人的膳食費。少府監鑄錢製造印章，今後不得徵收銅炭錢，所用材料由官府供給。"庚子，皇帝從京城出發前往鄴。任命前許州節度使李紹冲爲太子少保；任命前邠州節度使韓恭爲右金吾大將軍，充任兩街使；任命前安州節度使朱漢賓爲左龍武統軍。庚戌，皇帝到鄴。命青州節度使符習修繕酸棗黄河堤。這之前，梁末帝挖開黄河堤岸，引水東灌鄆、濮，來阻隔我軍，到這時方纔修補。丙辰，幽州上報，節度使李存賢去世。

二月甲子初一，下詔說："興唐府轄區内百姓上繳的隨絲鹽錢，每兩減少五十文。每年散發的蠶鹽錢，每斗減少五十文。小綠豆税，每畝減少三升。州城内所徵收的税絲，永遠免除。"丙寅，定州節度使王都來朝見。丁卯，在近郊打獵。己巳，召集跟隨官員在鞠場打球。辛未，許州上報："襄城、葉縣依照敕令分屬汝州，請將扶溝等縣退屬原州。"皇帝同意了。甲戌，任命滄州節度使李紹斌爲幽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之職依舊；任命大同軍留後安元信爲滄州節度使。乙亥，到王莽河射雁。丙子，李嗣源奏報，在涿州東南殺敗契丹，活捉首領三十人。符習奏報，修堤民工遇上下雪天寒逃散。樞密使郭崇韜上表推

敗契丹，生擒首領三十人。符習奏，修堤役夫遇雪寒逃散。樞密使郭崇韜上表辭兼鎮。時帝命李紹斌鎮幽州，以其時望未重，欲以李嗣源爲鎮帥，且爲紹斌聲援，移郭崇韜兼領汴州。召崇韜議之，崇韜奏以爲當，因懇辭兼領。庚辰，以宣武軍節度使李嗣源爲鎮州節度使。辛巳，以皇子繼潼、繼嵩、繼蟾、繼嶢并檢校司徒，皆冲幼，未出閣。突厥、渤海國皆遣使貢方物。帝幸近郊射雁。甲申，以樞密使郭崇韜爲依前守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加食邑實封。廣南劉巖遣使奉書於帝，稱“大漢國王致書上大唐皇帝”。乙酉，帝射鴨於郭泊。丙戌，定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王都進封開國公，加食邑實封。戊子，幸近郊射雁。工部尚書崔柅卒，贈右僕射。

辭兼管汴州。當時皇帝命李紹斌鎮守幽州，因他在當時的威望不大，想任命李嗣源爲鎮州主帥，并作爲李紹斌的聲援，調任郭崇韜兼管汴州。叫來郭崇韜商議，郭崇韜上言認爲恰當，因而懇切推辭兼職。庚辰，任命宣武軍節度使李嗣源爲鎮州節度使。辛巳，任命皇子李繼潼、李繼嵩、李繼蟾、李繼嶢都爲檢校司徒，他們都還年幼，没有出任封官。突厥、渤海國都派使者進貢土産。皇帝到近郊射雁。甲申，任命樞密使郭崇韜依舊任守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增加實封食邑。廣南劉巖派使者送信給皇帝，稱“大漢國王致書上大唐皇帝”。乙酉，皇帝在郭泊射野鴨。丙戌，定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王都晋封開國公，增加實封食邑。戊子，到近郊射雁。工部尚書崔柅去世，贈官右僕射。

三月癸巳朔，賜扈從諸軍將士優給，自二十千至一千。甲午，振武軍節度使、洛京内外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奏，昨修月陂堤，至德宫南獲玉璽一紐，獻之。詔示百官，驗其文曰“皇帝行寶”四字，方圓八寸，厚二寸，背紐交龍，光瑩精妙。守殷又於役所得古文錢四百六十六，内二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曰“順天元寶”，上之。丙申，寒食節，帝與皇后出近郊，遥饗代州親廟。庚子，詔取三月十七日車駕歸洛京。壬寅，符習奏，修河堤畢功。

三月癸巳初一，優厚賞賜隨行各軍將士，從二十千到一千不等。甲午，振武軍節度使、洛京内外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奏告，前不久修月陂堤，在至德宫南得到一枚玉璽，獻上。下詔叫展示給百官看，查驗上面的文字是“皇帝行寶”四字，方圓八寸，厚二寸，印紐有龍互相纏繞，光潔透明，極爲精緻。朱守殷又在工地得到古文錢四百六十六枚，其中二十六枚刻的文字是“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枚刻的文字是“順天元寶”，將其獻上。丙申，是寒食節，皇帝和皇后到近郊，遥祭代州親廟。庚子，下詔定於三月十七日皇帝返回洛京。壬寅，符習奏報，修黄河堤完工。

戊申，帝召郭崇韜謂曰：“朕思在德勝寨時，霍彦威、段凝皆予之勍敵，終日格鬥，戰聲相聞，安知二年之間，在吾廡下。吾無少康、光武之才，一旦重興基構者，良由二三勛德同心輔翼故也。朕有時夢寢，如在戚城，思念曩時挑戰鏖兵，勞則勞矣，

戊申，皇帝叫來郭崇韜對他説：“我想到在德勝寨時，霍彦威、段凝都是我的勁敵，整天格鬥，戰鬥之聲相聞，怎知兩年之中，他們都在我的手下了。我没有少康、光武帝的才能，一朝重振基業，確實是因爲幾位功勛卓著的有德之士同心輔佐的緣故。我有時做夢，好像在戚城，回想過去挑戰激鬥，辛勞是辛勞，但揮旗擊鼓，心中

然而揚旌伐鼓，差慰人心，殘壘荒溝，依然在目。予欲按德勝故寨，與卿再陳舊事。”崇韜曰：“此去澶州不遠，陛下再觀戰地，益知王業之艱難，豈不韙哉!”己酉，車駕發鄴宮。辛亥，至德勝城。登城四望，指戰陣之處以諭宰臣。渡河南觀廢柵舊址，至楊村寨，沿河至戚城，置酒作樂而罷。壬子，淮南楊溥遣使朝貢。東京副留守張憲奏，諸營家口一千二百人逃亡，以艱食故也。時宮苑使王允平、伶人景進爲帝廣采宮人，不擇良家委巷，殆千餘人，車駕不給，載以牛車，纍纍於路焉。庚辰，車駕至自鄴。辛酉，詔本朝以雍州爲西京，洛州爲東都，并州爲北都。近以魏州爲東京，宜依舊以洛京爲東都，魏州改爲鄴都，與北都并爲次府。

夏四月癸亥朔，日有蝕之。以租庸副使孔循權知汴州軍州事。丙寅，淮南楊溥遣使貢方物。壬申，幸甘泉亭。癸酉，詔翰林學士承旨盧質覆試新及第進士。租庸使奏：“時雨久愆，請下諸道州府，依法祈禱。”從之。乙亥，帝與皇后幸郭崇韜第，又幸左龍武統軍朱漢賓之第。戊寅，以耀州爲團練州，其順義軍額宜停。庚辰，帝侍皇太后幸會節園，遂幸李紹榮之第。辛巳，以旱甚，詔河南府徙市，造五方龍，集巫禱祭。癸未，以兖州節度使李紹欽爲鄧州節度使。丁亥，以鎮州節度使李嗣源兼北面水陸轉運使，以徐州節度使李紹真爲副。禮部貢院新及第進士四人，其王澈改爲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禮部侍郎裴皞既無黜落，特議寬容。今後新及第人，候過堂日委中書門下精加詳覆。陝州奏，木連理。庚寅，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

十分暢快，殘壘荒溝，依然在目。我想巡視德勝舊寨，和你再叙舊事。”郭崇韜說：“這裏距離澶州不遠，陛下再次巡視戰地，更加懂得帝王事業的艱難，不是很好嗎！”己酉，皇帝從鄴宮出發。辛亥，到達德勝城。登城四面觀望，指着戰鬥的地方告訴執政大臣。渡過黄河南下參觀廢棄的栅寨舊址，到達楊村寨，沿黄河到戚城，擺酒歡宴後散去。壬子，淮南楊溥派使者朝見進貢。東京副留守張憲奏報，各營家屬一千二百人逃亡，這是因爲缺糧的緣故。當時宫苑使王允平、樂人景進爲皇帝廣泛搜羅宫女，不管普通百姓家還是彎曲小巷，差不多有一千多人，車駕不足，就用牛車運，在路上絡繹不絶。庚辰，皇帝從鄴返回。辛酉，下詔規定本朝原以雍州爲西京，洛州爲東都，并州爲北都。近來以魏州爲東京，應該依舊以洛京爲東都，魏州改爲鄴都，和北都一樣，都是次一級的州府。

夏四月癸亥初一，發生日食。任命租庸副使孔循權知汴州軍州事。丙寅，淮南楊溥派使者進貢土産。壬申，到甘泉亭。癸酉，下詔命令翰林學士承旨盧質復試新考中的進士。租庸使奏告：“目前久雨不停，請下令各道州府，依照規定方法祈禱。”皇帝同意了。乙亥，皇帝和皇后到郭崇韜家，又到左龍武統軍朱漢賓家。戊寅，將耀州作爲團練州，它的順義軍名稱廢除。庚辰，皇帝陪侍皇太后到會節園，於是到李紹榮家。辛巳，因旱情嚴重，下詔命令河南府遷移市場，製造五方龍像，召集巫士祈禱祭祀。癸未，任命兖州節度使李紹欽爲鄧州節度使。丁亥，任命鎮州節度使李嗣源兼北面水陸轉運使，任命徐州節度使李紹真爲副使。禮部貢院剛及第的四名進士，王澈改爲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禮部侍郎裴皞没有從中經過淘汰爲失職，但特地從寬論處。今後新及第的人，等到過堂那天責成中書門下省精心加以審核。陝州奏報，有兩棵樹的枝條連生在一起。庚寅，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趙光胤去世，停止上朝三天。

章事趙光胤卒，廢朝三日。

五月壬辰朔，淮南楊溥貢端午節物。丁酉，皇太妃劉氏薨於晋陽，廢朝五日，帝於興安殿行服。時皇太后欲奔喪於晋陽，百官上表請留，乃止。戊戌，以鎮州行軍司馬、知軍府事任圜爲工部尚書。戊申，幸龍門廣化寺祈雨。己酉，黑水、女真皆遣使朝貢。戊午，以鳳州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昶爲涇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己未，詔天下見禁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疏放。幸玄元廟禱雨。

六月癸亥，雲州上言，去年契丹從磧北歸帳，達靼因相掩擊，其首領于越族帳自磧北以部族羊馬三萬來降，已到南界，今差使人來赴闕奏事。甲子，太白晝見。丁卯，以滄州節度使安元信充北面行營馬步軍都排陣使。辛未，以宗正卿李紓充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壬申，京師雨足。自是大雨，至於九月，晝夜陰晦，未嘗澄霽，江河漂溢，堤防壞决，天下皆訴水災。丁丑，詔吴越王錢鏐將行册禮，準禮文合用竹册，宜令所司修製玉册。時郭崇韜秉政，以爲不可，樞密承旨段徊贊其事，故有是命。癸丑，以天德軍節度使、管内蕃漢都知兵馬使劉承訓爲天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丙戌，詔曰："關内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穴，多未掩修。其下宫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據所管陵園修製，仍四時各依舊例薦饗。每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户充陵户，以備灑掃。其壽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置陵户。"戊子，以刑部尚書李琪充昭宗、少帝改卜園陵禮儀使。己丑，以工部郎中李途爲京兆少尹，充修奉諸陵使。辛卯，詔括天下私馬，將收蜀故也。

五月壬辰初一，淮南楊溥進貢端午節禮物。丁酉，皇太妃劉氏在晋陽去世，停止上朝五天，皇帝在興安殿服喪。當時皇太后想到晋陽奔喪，衆官上表請求留下，纔作罷。戊戌，任命鎮州行軍司馬、知軍府事任圜爲工部尚書。戊申，到龍門廣化寺祈禱求雨。己酉，黑水、女真都派使者朝見進貢。戊午，任命鳳州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昶爲涇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己未，下詔説，全國現在囚禁的罪人，如果没有大的罪過，可以迅速釋放。到玄元廟祈禱求雨。

六月癸亥，雲州上言，去年契丹從沙漠北面回帳，達靼因而突然襲擊他們，契丹首領于越的族帳從沙漠北面率領部族羊馬三萬來投降，已到南部邊界，現在派使者來朝廷奏報事情。甲子，太白星在白天出現。丁卯，任命滄州節度使安元信充任北面行營馬步軍都排陣使。辛未，任命宗正卿李紓充任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壬申，京城雨水充足。從此大雨，直到九月，晝夜陰暗不明，不曾晴朗，江河暴漲，堤防潰决，天下都報告遭災。丁丑，下詔説，吴越王錢鏐即將舉行册封禮儀，依照禮儀制度應該用竹册，可讓主管部門修造玉册。當時郭崇韜執政，認爲不妥當，樞密承旨段徊贊成這事，因此有這道命令。癸丑，任命天德軍節度使、管内蕃漢都知兵馬使劉承訓爲天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丙戌，下詔説："關内各陵墓，不久前因爲戰亂，全部遭到挖掘，大多還没有修復掩埋。陵墓的墓室殿屋器物等，分别責成守護陵墓的州府照所管陵園修製，并在四季分别按照慣例祭奠。每座陵墓請支派陵墓附近的百姓二十户充當陵户，負責灑掃。壽陵等十陵，也照此修復掩埋，酌量設置陵户。"戊子，以刑部尚書李琪充昭宗、少帝改卜園陵禮儀使。己丑，任命工部郎中李途爲京兆少尹，充修奉諸陵使。辛卯，下詔徵用全國私人馬匹，這是因爲將要攻取蜀地的緣故。



舊五代史卷三十三(唐書九)

本紀第九

莊宗紀(第七)

同光三年秋七月丁酉，以久雨，詔河南府依法祈晴。滑州上言，黄河决。壬寅，皇太后崩於長壽宫，帝執喪於內，出遺令以示於外。癸卯，帝於長壽宫成服，百官於長壽宫幕次成服後，於殿前立班奉慰。乙巳，宰臣上表請聽政，不允；表再上，敕旨宜廢朝七日。丁未，弘文館上言："請依《六典》，改弘文館爲崇文館。"從之。時樞密使郭崇韜亡父名弘，豆盧革希崇韜指，奏而改之。洛水泛漲，壞天津橋，以舟濟渡，日有覆溺者。己酉，宰臣百官上表請聽政，又請復常膳，表凡三上。以刑部尚書李琪充大行皇太后山陵禮儀使，河南尹張全義充山陵橋道排頓使，孔謙充監護使。壬子，河陽、陜州上言，河溢岸。以禮部尚書王正言爲户部尚書，以御史中丞崔協爲禮部尚書，以刑部侍郎、史館修撰、判館事崔居儉爲御史中丞，以尚書左丞歸靄爲刑部侍郎。陜州上言，河漲二丈二尺，壞浮橋，入城門，居人有溺死者。乙卯，汴州上言，汴水泛漲，恐漂没城池，於州城東西權開壕口，引水入古河。澤潞上言，自今月一日雨，至十九日未止。戊午，以刑部尚書、判太常卿兼判吏部尚書銓事李琪爲吏部尚書，

同光三年秋七月丁酉，因久雨，下詔命令河南府按規定方式祈禱求晴。滑州上言，黄河决口。壬寅，皇太后在長壽宫去世，皇帝在宫内服喪，拿出皇太后的遺令對外公布。癸卯，皇帝在長壽宫穿上喪服，衆官在長壽宫幕旁穿上喪服，在宫殿前列隊站立進行慰問。乙巳，執政大臣上表請求皇帝處理政事，皇帝没有答應；再次上表，皇帝下敕令説應當停止上朝七天。丁未，弘文館上言："請依照《六典》，改弘文館爲崇文館。"皇帝同意了。當時樞密使郭崇韜已故父親名弘，豆盧革迎合郭崇韜的意旨，上奏改名。洛水泛濫，冲壞天津橋，用船擺渡，每天都有翻船淹死的人。己酉，執政大臣和衆官上表請求皇帝處理政事，又請求恢復平常膳食，共三次上表。任命刑部尚書李琪充任大行皇太后山陵禮儀使，河南尹張全義充任山陵橋道排頓使，孔謙充任監護使。壬子，河陽、陜州上言，黄河水已漲上岸。任命禮部尚書王正言爲户部尚書，任命御史中丞崔協爲禮部尚書，任命刑部侍郎、史館修撰、判館事崔居儉爲御史中丞，任命尚書左丞歸靄爲刑部侍郎。陜州上言，黄河上漲二丈二尺，冲壞浮橋，涌進城門，居民有淹死的。乙卯，汴州上言，汴水泛濫，怕淹没州城，在州城東西面暫開壕口，引水進入古黄河。澤潞上言，從本月一日下雨，到十九日不停。戊午，任命刑部尚書、判太常卿兼判吏部尚書銓事李琪爲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依舊；任命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盧文紀爲吏部侍郎；任命給事中李光

依前判太常卿；以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盧文紀爲吏部侍郎；以給事中李光序爲尚書右丞。許州、滑州奏，大水。

八月壬戌，詔諸司人吏，不許諸處奏薦，如有勞績，只許本司奏聞。詔有司，吳越王印宜以黄金鑄成，其文曰“吳越國王之印”。丁卯，帝釋服，百官奉慰於長壽宫。戊辰，客省使李嚴使蜀回。初，帝令往市蜀中珍玩，蜀法嚴峻，不許奇貨東出，其許市者謂之“入草物”。嚴不獲珍貨，歸而奏之，帝大怒曰：“物歸中夏者命之曰‘入草’，王衍寧免爲入草之人耶!”由是伐蜀之意鋭矣。庚辰，幸壽安山陵作所。鄴都大水，御河泛溢。癸未，河南縣令羅貫長流崖州，尋委河南府决痛杖一頓，處死，坐部内橋道不修故也。及死，人皆冤之。甲申，山陵禮儀使奏：“山陵封域之内，先有丘墳，合令子孫改卜。舊例給其所費，無子孫者官爲瘞藏。如是五品以上官，所司仍以禮致祭。”從之。鳳翔奏，大水。己酉，中書門下上言：“據禮儀使狀，準故事，太常少卿定大行太后謚議，太常卿署定訖，告天地宗廟。伏準禮文：賤不得誄貴，子不得爵母，后必謚於廟者，受成於祖宗。今大行太后謚，請太常卿署定後，集百官連署謚狀訖，讀於太廟太祖皇帝室，然後差丞郎一人撰册文，别定日，命太尉上謚册於西宫靈座，同日差官告天地、太微宫、宗廟，如常告之儀。”從之。青州大水、蝗。己丑，以襄州留後李紹珙爲襄州節度使，以邠州留後董璋爲邠州節度使。

九月辛卯朔，河陽奏，黄河漲一丈五尺。癸巳，中書上言：“大行皇

序爲尚書右丞。許州、滑州奏報，大水泛濫。

八月壬戌，下詔説，各部門官吏不許各處上奏推薦，如有功勞政績，衹許本部門向朝廷上奏報告。下詔指示有關部門，吳越王印應該用黄金鑄成，印文是“吳越國王之印”。丁卯，皇帝脱去喪服，衆官在長壽宫慰問。戊辰，客省使李嚴出使蜀地返回。當初，皇帝令他前去購買蜀中珍奇玩物，蜀地法律嚴峻，不許珍奇貨物東出，准許買賣的東西稱爲“入草物”。李嚴没有買到珍奇貨物，回來報告，皇帝大怒説：“被中原擁有的東西稱爲‘入草’，王衍難道能不做入草人嗎!”從此討伐蜀的决心堅定了。庚辰，到壽安陵園建造地。鄴都發大水，御河泛濫。癸未，河南縣令羅貫被長期流放崖州，不久指示河南府用棍棒將他痛打一頓，處死，這是因爲在他的管轄區内不修橋梁道路的緣故。到他被處死時，人人都覺得他冤枉。甲申，山陵禮儀使上奏：“山陵區域内，原先有墳墓，應該讓子孫改葬他處。按舊時慣例，官府提供費用，没有子孫的由官府埋葬。如是五品以上的官吏，主管官府還要按禮儀祭奠。”皇帝同意了。鳳翔奏報，大水泛濫。己酉，中書門下省上言：“根據禮儀使的奏狀，按照舊例，太常少卿確定大行太后謚號，太常卿簽署完畢，祭告天地宗廟。依照禮儀條文：卑賤的人不能爲高貴的人寫悼辭，兒子不能爲母親封爵，皇后必須在宗廟贈予謚號，是爲了表示這是祖宗作主的。現在大行太后的謚號，請在太常卿簽署後，召集衆官連名簽署謚狀完畢，在太廟太祖皇帝祀室宣讀，然後派丞郎一人撰寫册文，另外選定日子，命令太尉向西宫靈位獻上謚册，同一天派官吏祭告天地、太微宫、宗廟，如同平常祭告禮儀一樣。”皇帝同意了。青州發大水，遭受蝗災。己丑，任命襄州留後李紹珙爲襄州節度使，任命邠州留後董璋爲邠州節度使。

九月辛卯初一，河陽上奏，黄河水上漲一丈五尺。癸巳，中書省上言：“大行皇太后謚議應

太后謚議合讀於太廟太祖室，其日，集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三品已上官，於太廟序立。"從之。鎮州、衛州奏，水入城，壞廬舍。乙未，制封第三子鄴都留守、興聖宫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繼岌爲魏王。幸壽安陵。庚子，襄州奏，漢江漲溢，漂溺廬舍。是日，命大舉伐蜀，詔曰：

朕夙荷丕基，乍平僞室，非不欲寵綏四海，協和萬邦，庶正朔以遐同，俾人倫之有序。其或地居陬裔，位極驕奢，殊乖事大之規，但蘊偷安之計，則必徵諸典訓，振以皇威，爰興伐罪之師，冀遏亂常之黨。蠢兹蜀主，世負唐恩，間者父總藩宣，任君統制，屬朱温東離汴水，致昭皇西幸岐陽，不務扶持，反懷顧望，盗據劍南之土宇，全虧閫外之忱誠。先皇帝早在并門，將興霸業，彼既曾馳書幣，此亦復展謝儀。後又特發使人，專持聘禮，彼則更不迴一介之使，答咫尺之書，星歲俄移，歡盟頓阻。朕頃遵遺訓，嗣統列藩，追昔日之來誠，繼先皇之舊好，累馳信幣，皆絶酬還，背惠食言，棄同即異。今觀孽豎，紹據山河，委閹宦以持權，憑阻修而僭號。早者，曾上秦王緘札，張皇蜀地聲塵，形侮黷之言辭，謗親賢之勛德。昨朕風驅鋭旅，電掃凶渠，復已墜之宗祧，纘中興之曆數。捷音旋報，復命仍稽，使來而尚抗書題，情勤而先誇險固。加以宋光葆輒陳狂計，别啓奸謀，將欲北顧秦川，東窺荆渚，人而無禮，罪莫大焉。

該在太廟太祖祀室宣讀，這天，召集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各部門三品以上官吏，在太廟依次站立。"皇帝同意了。鎮州、衛州上奏，洪水涌入城内，冲壞房舍。乙未，下制令封第三子鄴都留守、興聖宫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李繼岌爲魏王。前往壽安陵。庚子，襄州上報，漢江泛濫，冲毁房屋。這天，命令大舉出兵討伐蜀國，詔書説：

我當初繼承祖先傳下的宏大基業，剛剛平定僞朝，并非不想使天下安居樂業，使萬國和睦相處，以便遠近統一曆法，上下尊卑的人倫井然有序。如果有人處在偏遠之地，地位登峰造極，驕奢淫佚，嚴重違反事奉大國的規矩，衹想着苟且偷安，那麽就一定要根據前人的法典訓戒，振起帝王的雄風，出動討伐罪人的大軍，以期遏止變亂常規的徒黨。這蜀主真愚蠢啊，世世代代辜負唐朝的恩典，當年他的父親負責藩鎮，官爲統制，正逢朱温向東離開汴水，致使昭皇向西前去岐陽，不設法扶助皇上，反而懷有二心，非法割據劍南的土地，全無地方臣子的忠誠。先皇帝當初在并門時，將要振興稱霸天下的大業，蜀主曾經飛馬送來書信和禮物，先皇帝也再次作了答謝。後來又特别派遣使者，專門帶去禮品，蜀主却并没回派一名使人，答覆一紙書信，歲月推移，雙方的友好關係頓時斷絶。我不久前禀承遺訓，繼承先皇帝統治各個藩鎮，追想昔日蜀主來朝見進貢的誠意，繼續先皇帝與蜀主傳統的友好，屢次派人送去書信禮物，都没得到答覆和回報，忘恩負義而食言，抛棄同盟，接近異端。今天看來，這個小人繼他父親之後割據一方，讓宦官掌握大權，憑恃道路悠遠險阻，非法自稱帝號。最初，蜀主曾經對秦王呈上奏緘，大肆誇耀蜀地的聲勢，言辭有侮辱褻瀆之意，誹謗親近賢人的功勛和品德。不久前我親率勁旅，横掃元凶，恢復已經斷絶的香火，肩負中興的歷史使命。不久即捷報飛

傳，蜀主仍然遲遲不予答覆，使者雖然來到朝廷，書信內容仍然狂妄，言語得意忘形，先誇耀地勢險要，防守堅固。加上宋光葆竟然獻上狂妄的計謀，另外打起奸邪的算盤，想要向北覬覦秦川，向東窺伺荆渚，人不講禮儀，其罪是很大的了。

昨客省使李嚴奉使銅梁，近歸金闕，凡於奏對，備述端由。其宋光嗣相見之時，於坐上便有言說，先問契丹强弱，次數秦王是非，度此苞藏，可見情狀。加以疏遠忠直，朋比奸雄。內則縱恣輕華，競貪寵位；外則滋彰法令，蠹耗生靈。既德力以不量，在神祇之共憤。今命興聖宮使、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命侍中、樞密使郭崇韜充西川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充西川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曮充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招討副使，陝府節度使李紹琛充行營蕃漢馬步軍都排陣斬斫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行營左厢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行營右厢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總領闕下諸軍，兼四面諸道馬步兵事，取九月十八日進發。凡爾中外，宜體朕懷。

不久前客省使李嚴出使銅梁，最近返回京城，凡是上奏對答，都詳細地叙述了事情的由來。宋光嗣這個人相見的時候，在座位上就開口胡言，先問契丹强弱，接着數落秦王是非，推想其狼子野心，由這裏可以看到表現。再加上蜀主疏遠忠誠耿直的人，和奸惡的人狼狽爲奸。在內則放縱恣肆，輕佻浮華，競相貪圖寵信權位；在外則憑恃繁瑣苛刻法令，殘害百姓，榨盡民脂民膏。既然無才無德，不自量力，天神地祇，同怒共憤。現在命令興聖宮使、魏王李繼岌充任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命令侍中、樞密使郭崇韜充任西川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充任西川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曮充任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任行營招討副使，陝府節度使李紹琛充任行營蕃漢馬步軍都排陣斬斫使，西京留守張筠充任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任行營左厢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任行營右厢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任西川管內招撫使，統率朝廷屬下各軍，兼管四方各道馬步兵事，定於九月十八日進發。凡國內外之人，應該領會我的旨意。

辛丑，授魏王繼岌諸道行營都統，餘如故。繼岌既受都統之命，以梁漢顒充中軍馬步都虞候兼馬步軍都指揮使，張廷蘊爲中軍步軍都指揮使，牛景章充中軍左厢馬軍都指揮使，沈斌充中軍右厢馬軍都指揮使，卓瓌充中軍左厢步軍都指揮使，王贇充中軍右厢步軍都指揮使，供奉官李

辛丑，授予魏王李繼岌各道行營都統，其餘官職依舊。李繼岌受任都統後，任命梁漢顒充任中軍馬步都虞候兼馬步軍都指揮使，張廷蘊爲中軍步軍都指揮使，牛景章充任中軍左厢馬軍都指揮使，沈斌充任中軍右厢馬軍都指揮使，卓瓌充任中軍左厢步軍都指揮使，王贇充任中軍右厢步軍都指揮使，供奉官李從襲充任中軍馬步軍都監，高品李廷安、吕知柔充任魏王衙通謁。下詔

從襲充中軍馬步軍都監，高品李廷安、吕知柔充魏王衙通謁。詔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參魏王軍事。丁未夕，遍天陰雲，北方有聲如雷，野雉皆鳴，俗所謂“天狗落”。戊申，魏王繼岌、樞密使侍中郭崇韜進發西征。太子少師致仕薛廷珪卒，贈右僕射。甲寅，幸壽安陵。司天上言：“自七月三日大雨，至九月十八日後方晴，三辰行度不見。”丁巳，幸尖山射雁。

命令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參魏王軍事。丁未晚上，滿天陰雲，北方有聲如雷，野鷄都啼叫起來，這就是俗語所説的“天狗落”。戊申，魏王李繼岌、樞密使侍中郭崇韜進軍西征。以太子少師退休的薛廷珪去世，贈官右僕射。甲寅，到壽安陵。司天監上言：“從七月三日開始下大雨，到九月十八日後纔晴，不見日、月、星的行進軌迹。”丁巳，到尖山射雁。

冬十月庚申朔，宰臣及文武三品以上官赴長壽宫，上大行皇太后謚曰貞簡皇太后。辛酉，幸甘泉，遂幸壽安陵。壬戌，魏王繼岌率師至鳳翔，先遣使馳檄以諭蜀部。丁卯，奉皇太后尊謚寶册赴西宫靈座，宰臣豆盧革攝太尉讀册文，吏部尚書李琪讀寶文，百官素服班於長壽宫門外奉慰。淮南楊溥遣使進慰禮。己巳，中書上言：“貞簡太后陵請以坤陵爲名。”從之。初卜山陵，帝欲祔於代州武皇陵，奏議：“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分其南北。”乃於壽安縣界别卜是陵。

冬十月庚申初一，執政大臣及文武三品以上官吏前往長壽宫，爲大行皇太后上謚號貞簡皇太后。辛酉，到甘泉，於是前往壽安陵。壬戌，魏王李繼岌率軍到鳳翔，先派使者飛馬送檄書對蜀中民衆進行宣傳。丁卯，捧着皇太后謚號印章封册前往西宫靈位，執政大臣豆盧革暫用太尉頭銜宣讀册文，吏部尚書李琪宣讀印章刻文，衆官身着白色衣服在長壽宫門外列隊告慰。淮南楊溥派使者進獻慰問禮品。己巳，中書省上言：“請以坤陵作爲貞簡太后陵墓名。”皇帝同意了。初選葬地時，皇帝想將太后附葬在代州武皇陵墓，奏章議論説：“天子以四海爲家，不應當區分南北。”於是在壽安縣境内另選此墓地。

丙子，以前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馮道依前本官充職。戊寅，西征之師入大散關，僞命鳳州節度使王承捷、故鎮屯駐指揮使唐景思次第迎降，得兵一萬二千、軍儲四十萬。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大振。辛巳，僞興州刺史王承鑒、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遁去，康延孝大破蜀軍於三泉。時王衍將幸秦州，以其軍五萬屯於利州。聞我師至，遣步騎三萬逆戰於三泉，延孝與李嚴以勁騎三千擊之，蜀軍大敗，斬首五千級，餘衆奔潰。王衍聞敗，自利州奔歸成都，斷吉柏津浮梁而去。丁亥，文武百官上表，以貞簡皇太后

丙子，命令前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馮道依舊用原官供職。戊寅，西征大軍進入大散關，非法任命的鳳州節度使王承捷、故鎮屯駐指揮使唐景思相繼前來投降，獲得兵士一萬二千人、軍需品四十萬。又攻克三泉，獲得軍需品三十多萬。從此軍隊供給不再匱乏，軍威大振。辛巳，僞興州刺史王承鑒、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逃離，康延孝在三泉大敗蜀軍。當時王衍準備前往秦州，率軍五萬人屯駐在利州。獲知我軍趕到，派步兵騎兵三萬人在三泉迎戰，康延孝和李嚴出動精鋭騎兵三千人攻擊他們，蜀軍大敗，斬殺五千人，其餘的人奔逃潰散。王衍獲知戰敗，從利州逃回成都，截斷吉柏津浮橋後逃離。丁亥，文武衆官上表，因貞簡皇太后靈車出發上路，請求皇帝不要前往陵園所在地。戊子，在坤陵安葬貞簡太后。

靈駕發引，請車駕不至山陵所。戊子，葬貞簡太后於坤陵。己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僞東川節度使宋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來降，武定軍使王承肇以洋、蓬、璧三州來降，興元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來降，階州刺史王承岳納符印請命，秦州節度使王承休棄城自扶州路奔於西川。

十一月庚寅朔，帝幸壽安，號慟於坤陵。戊戌，以振武節度使朱守殷爲兗州節度使。徐州、鄴都上言，十月二十五日夜，地大震。康延孝至利州，修吉柏津浮梁。僞昭武軍節度使林思諤來降。辛丑，魏王過利州，帝賜王衍詔，諭以禍福。甲辰，魏王至劍州，僞武信軍節度使王宗壽以遂、合、渝、瀘、忠五州來降。丁未，高麗國遣使貢方物。康延孝、李嚴至漢州，王衍遣人送牛酒請降，李嚴遂先入成都。戊申，祔貞簡皇太后神主於太廟。

己酉，魏王至綿州，王衍遣使上箋歸命。庚戌，皇弟鄆州節度使存霸、滑州節度使存渥、左金吾大將軍晉州節度使存乂、邢州節度使存紀，并授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大將軍同正。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奏，收復歸、夔、忠等州。辛亥，魏王至德陽。僞六軍使王宗弼報，王衍舉家遷於西宅，宗弼權稱西川兵馬留後；又報僞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同有異謀，惑亂蜀主，已梟斬訖。壬子，王衍遣使上表請降。癸丑，以吴越國馬步統軍使、檢校太傅錢元球爲檢校太尉、守侍中，充靜海軍節度使。乙卯，魏王至西川城北。丙辰，蜀主王衍出降，語在衍傳。丁巳，大軍入成都，法令嚴峻，

己丑，魏王李繼岌到興州，僞東川節度使宋光葆獻梓、綿、劍、龍、普五州前來投降，武定軍使王承肇獻洋、蓬、璧三州前來投降，興元節度使王宗威獻梁、開、通、渠、麟五州前來投降，階州刺史王承岳交納符印聽候發落，秦州節度使王承休棄城從扶州路逃奔到西川。

十一月庚寅初一，皇帝到壽安，在坤陵悲號痛哭。戊戌，任命振武節度使朱守殷爲兗州節度使。徐州、鄴都上言，十月二十五日夜，發生大地震。康延孝到利州，修復吉柏津浮橋。僞昭武軍節度使林思諤前來投降。辛丑，魏王經過利州，皇帝頒給王衍詔書，用禍福利害開導他。甲辰，魏王到劍州，僞武信軍節度使王宗壽獻遂、合、渝、瀘、忠五州來投降。丁未，高麗國派使者進貢土産。康延孝、李嚴到漢州，王衍派人送來牛酒請求投降，李嚴於是先入成都。戊申，移附貞簡皇太后靈牌到太廟。

己酉，魏王到綿州，王衍派使者呈上箋奏歸附。庚戌，皇弟鄆州節度使李存霸、滑州節度使李存渥、左金吾大將軍晉州節度使李存乂、邢州節度使李存紀，都任命爲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大將軍同正。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奏報，收復歸、夔、忠等州。辛亥，魏王到德陽。僞六軍使王宗弼報告，王衍全家遷到西宅，王宗弼暫稱西川兵馬留後；又報告僞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共同參與陰謀，迷惑挑唆蜀主，已將其斬首。壬子，王衍派使者上表請求投降。癸丑，任命吴越國馬步統軍使、檢校太傅錢元球爲檢校太尉、守侍中，充任靜海軍節度使。乙卯，魏王到西川城北。丙辰，蜀主王衍出來投降，記載在王衍傳中。丁巳，大軍進入成都，法紀嚴明，市場店鋪照常開業。自從出兵以來共七十五天平定蜀地，獲得兵士三萬人、武器七百萬、糧食三百五十三萬、錢一百九十二萬貫、金

市不易肆。自興師凡七十五日蜀平，得兵士三萬、兵仗七百萬、糧三百五十三萬、錢一百九十二萬貫、金銀共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紋錦綾羅五十萬，得節度州十、郡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己丑，禮儀使奏："貞簡皇太后升祔禮畢，一應宗廟伎樂及諸祀并請仍舊。"從之。

銀共二十二萬兩、珠玉犀牛角象牙二萬、綾羅錦綉五十萬，獲得十個節度州、六十四個郡、二百四十九個縣。己丑，禮儀使奏報："貞簡皇太后升祔神位禮畢，所有宗廟伎樂及各種祭祀都請依舊。"皇帝同意了。

十二月壬戌，以前雲州節度使李存敬爲同州節度使；以同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以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董璋爲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華州節度使毛璋爲邠州節度使，以左金吾大將軍史敬鎔爲華州節度使。丁卯，以武寧軍節度副使李紹文爲兖州觀察留後。庚午，宴諸王武臣於長春殿，始用樂。丙子，以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知祥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西山八國雲南都招撫等使；以户部尚書王正言爲檢校吏部尚書、守興唐尹，充鄴都副留守；以鄴都副留守、興唐尹張憲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充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

十二月壬戌，任命前雲州節度使李存敬爲同州節度使；任命同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任命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董璋爲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任命華州節度使毛璋爲邠州節度使，任命左金吾大將軍史敬鎔爲華州節度使。丁卯，任命武寧軍節度副使李紹文爲兖州觀察留後。庚午，在長春殿宴請諸王武臣，開始使用音樂。丙子，任命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知祥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西山八國雲南都招撫等使；任命户部尚書王正言爲檢校吏部尚書、守興唐尹，充任鄴都副留守；任命鄴都副留守、興唐尹張憲爲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充任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

己卯，以臘辰狩於白沙，皇后、皇子、宫人畢從。庚辰，次伊闕。辛巳，次潭泊。壬午，次龕澗。癸未，還宫。是時大雪苦寒，吏士有凍踣於路者。伊、汝之民，飢乏尤甚，衛兵所至，責其供餉，既不能給，因壞其什器，撤其廬舍而焚之，甚於剽劫。縣吏畏恐，竄避於山谷間。甲申，出御札示中書門下，以今歲水災異常，所在人户流徙，以避徵賦，關市之征，抽納繁碎，宜令宰臣商量條奏。丙戌，第三姑宋氏封義寧大長公主，長姊孟氏封瓊華長公主，第十一妹張氏封瑶英長公主。

己卯，因這天是臘日在白沙打獵，皇后、皇子、宫人全都跟隨。庚辰，到達伊闕。辛巳，到達潭泊。壬午，到達龕澗。癸未，回宫。這時天下大雪氣候嚴寒，官吏士兵有凍倒在路上的。伊、汝的百姓，飢餓匱乏尤其嚴重，衛兵所到之處，責令他們供應糧餉，供給不足，便毁壞他們的家什器物，拆掉他們的房屋燒毁，其殘暴過於搶劫。縣官畏懼，逃避到山谷中。甲申，向中書門下出示皇帝批示，因今年水災嚴重，到處居民流離，逃避賦税，關口市場徵税，抽繳繁多瑣碎，應令執政大臣商量後分條奏報。丙戌，第三姑宋氏封爲義寧大長公主，長姊孟氏封爲瓊華長公主，第十一妹張氏封爲瑶英長公主。

閏十二月甲午，賜中書門下詔曰：

朕聞古先哲王，臨御天下，上則以無偏無黨爲至治，次則以足食足兵爲遠謀，緬惟前修，誠可師範。朕纂承鳳曆，嗣守鴻圖，三載於兹，萬機是總，非不知五兵未弭，兆庶多艱，蓋賴卿等寅亮居懷，康濟爲務，冀盡賦輿之理，洞詢盍徹之規。今則潛按方區，備聆謡俗，或力役罕均其勞逸，或賦租莫辨於後先，但以督促爲名，煩苛不已。被甲冑者何嘗充給，趨朝省者轉困支持，州閭之貨殖全疏，天地之災祥屢應。以至星辰越度，旱澇不時，農桑失業於丘園，道殣相望於郊野，生靈及此，寢食寧遑，豈非朕德政未孚，焦勞自拙者耶！

朕昨親援毫翰，軫念瘡痍，一則詢爾謀猷，一則表予宵旰，未披來奏，轉撓於懷，敢不翼翼罪躬，乾乾軫慮。咨爾四岳，弼予一人，何不舉賢才，裨寡昧。百辟之内，群后之間，莫不有盡忠者被掩其能，抱器者艱陳其力。或草澤有遺逸之士，山林多屈滯之人，爾所不知，吾將安訪！卿等位尊調鼎，名顯代天，既逢不諱之朝，何吝由衷之説，當宜歷告中外，急訪英髦。應在仕及前資文武官已下，至草澤之士，有濟國治民、除奸革弊者，并宜各獻封章，朕當選擇施行。其近宣御

閏十二月甲午，給中書門下省下詔書説：

我聽説古代賢明的帝王統治天下，首先以平正不偏、公正無私爲國泰民安的最高境界，其次以豐衣足食、兵强馬壯爲深謀遠慮、細思先前的英傑，確實值得效法。我稟承天命，繼承祖宗留下的宏偉基業，已經三年了，日理萬機，并非不知道戰亂尚未停息，百姓生活艱難，正要靠你們體諒我的胸懷，日夜致力於治國救民，希望能使土地平均，勞役合理，洞察瞭解農田租税的利弊。現在私下調查全國各地情况，聽到民間衆多議論，有的稱服役勞逸不均，有的稱徵收租税貧富倒置，衹是一味催逼，騷擾苛刻，無休無止。身披鎧甲的士兵哪裏吃過飽飯，穿過暖衣，而上交國家的錢財反而疲於應付，州郡的財政没有一點起色，天地災難屢次發生。以至於星辰脱離正常軌道，旱澇災害在不該發生的季節發生，農夫蠶婦在地頭失業，荒郊野外，遍地是餓死的人。人民遭遇這樣的命運，我飲食起居怎能安心！這豈不是我無才無德，政事無實效，獨自在那裏焦心操勞所造成的嗎！

我前不久親筆批示，深切思慮民間疾苦，一是向你們徵求意見，一是表明我憂勞的心情，没讀到你們的回奏，心中更加忐忑不安，敢不小心自譴，勉力深思！你們身爲重臣，輔佐我治理國家，爲何不推薦賢人才士，裨補我的孤陋寡聞。衆官之内，四方藩鎮長官之中，都有忠心耿耿却被湮没才能的人，以及身爲棟梁之材却不能物盡其用的人。荒野民間，山中林内，恐怕也有隱姓埋名，屈才埋没的人，如果你們都不瞭解，我又到哪裏去訪尋！你們參與大政，地位崇高，實施國政，聲名顯赫，既身處可以自由言論的朝廷，何必吝惜内心之言，應當一一告知朝廷内外，火速訪尋出類拔萃的人。所有現任和前任文武官員以下，以至民間隱居之人，有治國

札，亦告諭内外，體朕意焉。

救民、除奸革弊的見解，都可以各自申呈密封奏章，我將選擇言之成理者付諸實施。最近頒下的親筆批示，也向朝廷内外宣布，讓人民理解我的意思。

是時，兩河大水，户口流亡者十四五，都下供饋不充，軍士乏食，乃有鬻子去妻，老弱采拾於野，殍踣於行路者。州郡飛輓，旋給京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佇望其來，算而給之。加以所在泥潦，輦運艱難，愁嘆之聲，盈於道路，四方地震，天象乖越。帝深憂之，問所司濟贍之術。孔謙比以吏進，故無保邦濟民之要務，唯以急刻賦斂爲事。樞密承旨段徊奏曰："臣見本朝時或遇歲時災歉，國費不足，天子將求經濟之要，則内出朱書御札，以訪宰臣，請陛下依此故事行之。"即命學士草詞，帝親札以訪宰臣，非帝憂民之實也。時宰相豆盧革等依阿徇旨，竟無所陳，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寶甚多，可以給軍。水旱作沴，天之常道，不足以貽聖憂。"中官李紹宏奏曰："俟魏王旋軍之後，若兵額漸多，饋輓難給，請且幸汴州，以便漕輓。"時群臣獻議者亦多，大較詞理迂闊，不中時病。唯吏部尚書李琪引古田租之法，從權救弊之道，上疏言之，帝優詔以奬之。

這時，兩河發大水，人口流亡十分之四五，京城供應不足，士兵缺糧，甚至有賣子離妻，老弱在野外采集撿拾，餓死倒在路上的人。州郡飛車送糧，供給京城眼前所需，租庸使孔謙每天在上東門外佇立盼望運糧車來，按計劃分配供給。加上各地道路泥濘，車運艱難，憂愁嘆息之聲，充滿道路，四方地震，天象異常。皇帝深深憂慮，向主管官府詢問救濟的辦法。孔謙原來是由州縣小吏做到朝官，因此没有安國救民的方略，衹是致力於急功近利地聚斂。樞密承旨段徊奏告説："我見本朝不時遇上災年歉收，國家經費不足，天子想要尋求經世濟民的大計，便頒下朱筆親書，詢訪執政大臣，請陛下依此舊例去做。"於是命令學士起草文詞，皇帝親筆書寫訪問執政大臣，并不是皇帝憂國憂民的本心。當時宰相豆盧革等人阿諛奉承，迎合旨意，最終無所陳述，衹是説："陛下威望德行冠天下，如今西蜀平定，珍寶很多，可以供給軍隊。水旱成災，是天的正常現象，不足以讓皇上憂慮。"中官李紹宏奏告説："等魏王回師之後，如果軍隊名額逐漸增多，車運糧餉難以供給，請暫且去汴州，以便水運。"當時群臣獻計的人也很多，大多言詞事理迂腐，不能切中時弊。衹有吏部尚書李琪援引古代田租法，權宜補救時弊的辦法，上疏陳述，皇帝特地下詔書嘉奬他。

丁酉，詔僞蜀私署官員等：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况是遐僻偏方，僭竊僞署，因時亂而濫稱名位，歸國體而悉合削除。但恐當本朝屯否之時，有歷代簪纓之士，既陷彼土，遂授僞官。又慮有曾受本朝渥恩，當時已居班秩，須爲升降，不可通同。應僞署官至太師、太傅及三少，并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書

丁酉，下詔指示僞蜀私任官員等：

官爵和權柄，不可以借人，何况是偏僻的遠方，非法竊取皇位，僞任官吏，趁時代動亂濫稱的名號官位，歸順國家後都應該廢除。衹恐怕在本朝艱難困苦的時候，有歷代爲官的人員，身陷敵境，於是授予僞官。又擔心有曾經蒙受本朝恩典的人，當時已位居官列，應該有所升降，不可一概而論。所有僞任官至太師、太傅及三少，和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以上

令、左右僕射已上，并宜降至六尚書，臨時更約僞署高低爲六行次第。階至開府、特進、金紫者，宜令文班降至朝散大夫，武班降至銀青。爵僞署將相已上與開國男，餘并不得更稱封爵，其有功臣者削去。如是僞署節鎮，伐罪之初，率先向化及立功效者，宜委繼岌、崇韜臨時獎任。其刺史但許稱使君，不得更有檢校官。其僞署班行正四品已上，酌此降黜，五品已下，如不曾經本朝授官，若材智有聞，即許於府縣中量材任使；如無材智可録，止是蜀地土人，并宜放歸田里。如是西班有稱統軍上將軍者，若是本朝功臣子孫及將相之嗣，并據人材高下，與諸衛小將軍、府率、中郎將，次第授任。如是小將軍已下，據人材堪任使者，宜委西川節度使衙前補押衙；不堪任使者，亦宜放歸田里。應已前降官，除軍前量事迹任使外，餘并稱前銜，候朝廷續據才行任使。

的，都應該降到六尚書，到時候再按僞任高低排定六行次序。官階至開府、特進、金紫的，應該使文班降至朝散大夫，武班降至銀青。官爵爲僞任將相以上的授與開國男，其餘都不得再稱封爵，有功臣稱號的取消。如是僞任節鎮，討伐之初，首先歸附和立功的，可以責成李繼岌、郭崇韜臨時獎賞任命。刺史衹許稱使君，不得再有檢校官。僞任官階正四品以上的，按照此例酌情貶降，五品以下，如没有經過本朝授官，如果以才智聞名，就准許在州縣中量才使用；如果無才智可言，衹是蜀本地人，都應該放歸鄉里。如是西班有稱統軍上將軍的，如果是本朝功臣子孫以及將相後代，都根據人才高下，和各衛小將軍、府率、中郎將一起，依次授任。如是小將軍以下官，才能值得任用的，可以交給西川節度使衙前補爲押衙；不值得任用的，也應放歸鄉里。所有以前投降的官吏，除在軍中根據本人履歷任用外，其餘的都稱舊銜，等候朝廷下一步根據才能品行任用。

庚子，彰武、保大等節度使高萬興卒。甲辰，淮南楊溥遣使朝貢。乙巳，以晋州節度使李存乂爲鄜州節度使，以相州刺史李存確爲晋州節度使。丙午，兩省諫官上疏，請車駕不巡幸汴州，凡三上章，乃允。庚戌，魏王繼岌奏，遣秦州副史徐藹齎書招諭南詔蠻。又奏，點到兩川馬九千五百三十匹。辛亥，制皇第二弟存霸可封永王，第三弟存美可封邕王，第四弟存渥可封申王，第五弟存乂可封睦王，第六弟存確可封通王，第七弟存紀可封雅王。是歲，日傍有背氣，凡十三。

庚子，彰武、保大等節度使高萬興去世。甲辰，淮南楊溥派使者朝見進貢。乙巳，任命晋州節度使李存乂爲鄜州節度使，任命相州刺史李存確爲晋州節度使。丙午，兩省諫官上疏，請求皇帝不要去汴州巡視，共三次上章，纔答應。庚戌，魏王李繼岌奏告，派秦州副史徐藹帶着書信招降南詔蠻。又奏告，清點到兩川馬九千五百三十匹。辛亥，下制令，皇帝的第二個弟弟李存霸可封爲永王，第三個弟弟李存美可封爲邕王，第四個弟弟李存渥可封爲申王，第五個弟弟李存乂可封爲睦王，第六個弟弟李存確可封爲通王，第七個弟弟李存紀可封爲雅王。這年，太陽旁邊有雲氣，共十三道。

舊五代史卷三十四(唐書十)

本紀第十

莊宗紀(第八)

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朔，帝不受朝賀。契丹寇渤海。壬戌，詔以去歲災沴，物價騰踊，自今月三日後避正殿，減膳撤樂，以答天譴。應去年遭水災州縣，秋夏稅賦并與放免。自壬午年已前所欠殘稅，及諸色課利，已有敕命放免者，尚聞所在却有徵收，宜令租庸司切準前敕處分。應京畿内人户，有停貯斛斗者，并令減價出糶，如不遵行，當令檢括。西川王衍父子及僞署將相官吏，除已行刑憲外，一切釋放。天下禁囚，除十惡五逆、官典犯贓、屠牛毁錢、放火劫舍、持刃殺人，準律常赦不原外，應合抵極刑者，遞降一等。其餘罪犯悉與減降。逃背軍健，并放逐便。

癸亥，河中節度使李繼麟來朝。諸州上言，準宣爲去年十月地震，集僧道起消災道場。甲子，魏王繼岌殺樞密使郭崇韜於西川，夷其族。丙寅，百官上表，請復常膳，凡三上表，乃允之。西川行營都監李廷安進西川樂官二百九十八人。契丹寇女真、渤海。戊寅，契丹阿保機遣使貢良馬。庚辰，帝異母弟鄜州節度使存乂伏誅。存乂，郭崇韜之子婿也，故亦及於禍。是日，以河中節度使、守太師、兼尚書令、西平王李繼麟

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初一，皇帝不接受朝賀。契丹侵犯渤海。壬戌，下詔，因去年災害，物價飛漲，從本月三日以後不上正殿，減少膳食，取消奏樂，用以回應上天的譴責。所有去年遭受水災的州縣，秋夏賦稅全部免除。壬午年以前所欠餘稅，及各種課稅，已有敕令免除的，聽説所在地還有徵收者，可以叫租庸司切實依照以前的敕令處理。所有京城地區人口，有儲藏糧食的，都讓他們減價出售，如不遵守施行，將命令官府清查徵用。西川王衍父子及僞命將相官吏，除已按刑法處置的以外，全部赦免。天下囚徒，除十惡五逆、在官貪贓枉法、宰牛毁錢、放火劫舍、持刀殺人，按法律一般赦免不應寬恕的以外，所有應處以極刑的，都依次降罪一等。其他罪犯都給與減輕罪名。逃跑背叛的士兵，都免罪聽其自便。

癸亥，河中節度使李繼麟來朝見。各州上言，接到通知，因爲去年十月地震，召集僧人道士建立消災道場。甲子，魏王李繼岌在西川殺死樞密使郭崇韜，將他滅族。丙寅，衆官上表，請求恢復平常膳食，共三次上表，纔答應。西川行營都監李廷安進獻西川樂官二百九十八人。契丹侵犯女真、渤海。戊寅，契丹阿保機派使者進貢良馬。庚辰，皇帝的異母弟鄜州節度使李存乂伏法。李存乂，是郭崇韜的女婿，因此也遭致災禍。這天，任命河中節度使、守太師、兼尚書令、西平王李繼麟爲滑州節度使，不久命令朱守殷率兵包圍他家，將他殺掉，滅族。辛巳，吐

爲滑州節度使，尋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誅之，夷其族。辛巳，吐渾、奚各遣使貢馬。鎮州上言，部民凍死者七千二百六十人。又奏，準宣進花果樹栽及抽樂人梅審鐸赴京。甲申，以鄆州節度使、永王存霸爲河中節度使，以滑州節度使、申王存渥爲鄆州節度使。乙酉，内人景姹上言："昭宗遇難之時，皇屬千餘人同時遇害，爲三穴瘞於宫城西古龍興寺北，請改葬。"從之，仍詔河南府監護其事。丙戌，迴鶻可汗阿咄欲遣使貢良馬。鎮州上言，平棘等四縣部民，餓死者二千五十人。丁亥，詔朱友謙同惡人史武等七人，已當國法，并籍没家産。武等友謙舊將，時皆爲刺史，并以無罪族誅。

渾、奚分别派使者獻馬。鎮州上言，管内居民凍死七千二百六十人。又奏報，接到通知進獻花果樹苗和抽調樂人梅審鐸赴京。甲申，任命鄆州節度使、永王李存霸爲河中節度使，任命滑州節度使、申王李存渥爲鄆州節度使。乙酉，宫内人景姹上言："唐昭宗遇難時，皇帝家屬一千多人同時遇害，挖了三個坑埋在宫城西面古龍興寺北，請改葬。"皇帝同意了，又下詔責成河南府負責督辦這件事。丙戌，回鶻可汗阿咄欲派使者進貢良馬。鎮州上言，平棘等四縣百姓，餓死二千零五十人。丁亥，下詔，與朱友謙共同作惡的史武等七人，已按國法處死，全部登記没收家産。史武等人是朱友謙的舊將，當時都任刺史，都無罪被滅族。

二月己丑，以宣徽南院使、知内侍省兼内勾、特進、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紹宏爲驃騎大將軍、守左武衛上將軍、知内侍省，充樞密使。甲午，以鄭州刺史李紹奇爲河陽節度使，以樂人景進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守御史大夫。進以俳優嬖幸，善采訪閭巷鄙細事以啓奏，復密求妓媵以進，恩寵特厚。魏州錢穀諸務，及招兵市馬，悉委進監臨。孔謙附之以希寵，常呼爲"八哥"。諸軍左右無不托附，至於士人，亦有因之而求仕進者。每入言事，左右紛然屏退，惟以陷害熒惑爲意焉。是日，帝幸冷泉校獵。乙未，宰臣豆盧革上言，請支州縣官實俸，以責課效。

二月己丑，任命宣徽南院使、知内侍省兼内勾、特進、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紹宏爲驃騎大將軍、守左武衛上將軍、知内侍省，充任樞密使。甲午，任命鄭州刺史李紹奇爲河陽節度使，任命樂人景進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守御史大夫。景進靠樂舞諧戲受到寵愛，善於采訪收集街巷間鄙俗瑣屑小事奏報，又暗中尋求妓女進獻，受到的恩寵特别厚重。魏州錢穀各種事務，以及招兵買馬，全都委托景進監管。孔謙依附他以求得寵幸，常稱爲"八哥"。各軍左右的人無不依附他，至於士人，也有投靠他求升官的。每次入朝言事，紛紛斥退身邊的人，一意陷害他人，蠱惑皇帝。這天，皇帝到冷泉打獵。乙未，執政大臣豆盧革上言，請求發給州縣官吏現錢財物俸禄，以便他們能盡心公務，獲得實效。

丙申，武德使史彦瓊自鄴馳報稱："今月六日，貝州屯駐兵士突入都城，剽劫坊市。"初，帝令魏博指揮使楊仁晸率兵戍瓦橋，至是代歸，有詔令駐於貝州。上歲天下大水，十月，鄴地大震，自是居人或有亡去他

丙申，武德使史彦瓊從鄴飛馳奏報説："本月六日，屯駐貝州的兵士突然衝入州城，搶劫街坊市場。"當初，皇帝命令魏博指揮使楊仁晸率兵戍守瓦橋，到這時被替代返回，下詔命令他屯駐貝州。去年天下發大水，十月，鄴城發生大地震，從此有的居民逃離到别的郡，每天聚集在街

郡者，每日族談巷語云："城將亂矣!"人人恐悚，皆不自安。十二月，以户部尚書王正言爲興唐尹、知留守事。正言年耄風病，事多忽忘，比無經治之才。武德使史彦瓊者，以伶官得幸，帝待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我，正言以下，皆脅肩低首，曲事不暇。由是政無統攝，奸人得以窺圖。洎郭崇韜伏誅，人未測其禍始，皆云："崇韜已殺繼岌，自王西川，故盡誅郭氏。"先是，有密詔令史彦瓊殺朱友謙之子澶州刺史建徽。史彦瓊夜半出城，不言所往。詰旦，閽報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而去，不知何往。"是日人情震駭，訛言云："劉皇后以繼岌死於蜀，已行弑逆，帝已晏駕，故急徵彦瓊。"其言播於鄴市，貝州軍士有私寧親於都下者，掠此言傳於貝州。軍士皇甫暉等因夜聚蒱博不勝，遂作亂，劫都將楊仁晸曰："我輩十有餘年爲國家效命，甲不離體，已至吞并天下，主上未垂恩澤，翻有猜嫌。防戍邊遠，經年離阻鄉國，及得代歸，去家咫尺，不令與家屬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邑已亂，將士各欲歸府寧親，請公同行。"仁晸曰："汝等何謀之過耶！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從駕精兵不下百萬，西平巴、蜀，威振華夷，公等各有家族，何事如此!"軍人乃抽戈露刃環仁晸曰："三軍怨怒，咸欲謀反，苟不聽從，須至無禮。"仁晸曰："吾非不知此，但丈夫舉事，須計萬全。"軍人即斬仁晸。裨將趙在禮聞軍亂，衣不及帶，將逾垣而遁，亂兵追及，白刃環之曰："公能爲帥否？否則頭隨刃落!"在禮懼，即曰："吾能爲之。"衆遂呼譟，中夜燔劫貝郡。詰旦，擁在禮趨臨清，剽永濟、館陶。

巷談論説："城裏就要大亂了!"人人恐懼，都没有安全感。十二月，任命户部尚書王正言爲興唐尹、知留守事。王正言年老患有風病，辦事多粗疏遺忘，完全没有治理州郡的才能。武德使史彦瓊，投靠伶官得到寵幸，皇帝把腹心重任交給他，州府中，作威作福，王正言以下，都對他聳肩低頭，從早到晚低三下四地事奉。因此政事無人統管，奸邪的人得以有機可乘。到郭崇韜被誅殺時，人們不明白災禍的由來，都説："郭崇韜殺了李繼岌，自行在西川稱王，因此全部誅殺郭氏。"這之前，有秘密詔書命令史彦瓊殺掉朱友謙的兒子澶州刺史朱建徽。史彦瓊半夜出城，不説去哪裏。黎明，守門人報告王正言説："史武德半夜馳馬離去，不知去哪裏。"這天人心震驚恐懼，謡言説："劉皇后因李繼岌死在蜀，已殺掉皇帝，皇帝已死，因此火速徵召史彦瓊。"這些話在鄴街市上流傳，貝州軍士有私自到都下探親的人，帶回這些話傳到貝州。軍士皇甫暉等人因晚上聚衆賭博不勝，於是作亂，劫持都將楊仁晸説："我們十多年爲國家賣命，鎧甲不離身，已經吞并天下，主上不施恩，反有猜疑。防守邊遠地區，常年離開家鄉，等到被替代回來，離家近在咫尺，不讓和家屬相見。如今聽説皇后殺死皇帝，京城已經一片混亂，將士都想回家探親，請你同行。"楊仁晸説："你們的計謀多麽錯誤啊！如今英明的君主在上，天下一家，跟隨皇帝的精兵不下一百萬人，向西平定巴、蜀，威震華夏夷族，你們各自都有家族，爲什麽這樣做呢!"軍人們於是抽出戈拿出刀圍着楊仁晸説："三軍怨恨憤怒，都想謀反，如果不聽從，我們就要無禮了。"楊仁晸説："我不是不知道這樣，但大丈夫行事，必須考慮得萬無一失。"軍人們就將楊仁晸斬殺。副將趙在禮聽説軍隊變亂，來不及繫上衣帶，準備越墻逃跑，亂兵追上他，抽出刀圍着他説："你能做主帥不？否則頭隨刀落!"趙在禮畏懼，就説："我能做。"衆人於是喧叫吶喊，半夜焚燒搶劫貝郡。黎明，簇擁着趙在禮奔赴臨清，搶劫永濟、館陶。五日晚，有從貝州來的人，説亂兵將要侵犯都城，都巡檢使孫鐸等急奔

五日晚，有自貝州來者，言亂兵將犯都城，都巡檢使孫鐸等急趨史彥瓊之第，告曰："賊將至矣，請給鎧仗，登陴拒守。"彥瓊曰："今日賊至臨清，計程六日方至，爲備未晚。"孫鐸曰："賊來寇我，必倍道兼行，一朝失機，悔將何及！請僕射率衆登陴，鐸以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挫勢，須至離潰，然後可以翦除。如俟其凶徒薄於城下，必慮奸人内應，則事未可測也。"彥瓊曰："但訓士守城，何須即戰。"時彥瓊疑孫鐸等有他志，故拒之。是夜三更，賊果攻北門，彥瓊時以部衆在北門樓，聞賊呼噪，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京師。遲明，亂軍入城，孫鐸與之巷戰，不勝，攜其母自水門而出，獲免。晡晚，趙在禮引諸軍據宫城，署皇甫暉、趙進等爲都虞候、斬斫使，諸軍大掠。興唐尹王正言謁在禮，望塵再拜。是日，衆推在禮爲兵馬留後，草奏以聞。帝怒，命宋州節度使元行欽率騎三千赴鄴都招撫，詔徵諸道之師進討。

到史彥瓊家，報告説："賊軍將要到了，請供給鎧甲武器，登上城樓抵抗守禦。"史彥瓊説："今天賊軍到達臨清，算路程還要六天纔到，到時做準備不晚。"孫鐸説："賊軍前來侵犯我們，必定倍道兼行，一旦失去機會，後悔莫及！請僕射率領衆人登上矮墻，我孫鐸率領精兵一千人埋伏在王莽河迎擊，賊軍勢頭受到挫敗後，就會潰散，然後可以消滅他們。如等到凶惡之徒逼近城下，必會擔心奸邪之人作内應，那麽情况就不可預料了。"史彥瓊説："祇須告誡士兵守城，何必交戰。"當時史彥瓊懷疑孫鐸等人有别的打算，因此拒絶他們。這晚三更時，賊軍果然攻打北門，史彥瓊當時正率部下在北門樓，聽到賊軍呼喊，當時就驚慌潰散了。史彥瓊一人騎着馬逃奔京城。黎明，亂軍入城，孫鐸和他們巷戰，不勝，帶着他的母親從水門出城，幸免於難。黄昏時，趙在禮率領各軍占據宫城，任命皇甫暉、趙進等爲都虞候、斬斫使，各軍大肆搶劫。興唐尹王正言前去拜見趙在禮，一見他人影便再次下拜。這天，衆人推舉趙在禮爲兵馬留後，起草奏狀上報。皇帝發怒，命令宋州節度使元行欽率領三千騎兵奔赴鄴都招降，下詔命令徵集各道軍隊前去討伐。

丁酉，淮南楊溥遣使賀平蜀。己亥，魏王繼岌奏，康延孝擁衆反，迴寇西川。遣副招討使任圜率兵追討之。庚子，福建節度副使王延翰奏，節度使王審知委權知軍府事。邢州左右步直軍四百人據城叛，推軍校趙太爲留後，詔東北面副招討使李紹真率兵討之。辛丑，元行欽至鄴都，進攻南門，以詔書招諭城中，趙在禮獻羊酒勞軍，登城遥拜行欽曰："將士經年離隔父母，不取敕旨歸寧，上貽聖憂，追悔何及！儻公善爲敷奏，俾從涣汗，某等亦不敢不改過自新。"行欽曰："上以汝輩有社稷功，必行赦宥。"因以詔書諭之。皇甫暉聚衆大

丁酉，淮南楊溥派使者祝賀平定蜀。己亥，魏王李繼岌奏報，康延孝率衆反叛，回侵西川。派副招討使任圜率兵追趕討伐他。庚子，福建節度副使王延翰奏報，節度使王審知委派他暫知軍府事。邢州左右步直軍四百人據城反叛，推舉軍校趙太爲留後，下詔命令東北面副招討使李紹真率兵討伐他。辛丑，元行欽到達鄴都，進攻南門，用詔書招降城中之人，趙在禮獻羊酒犒勞軍隊，登上城樓遠遠地揖拜元行欽説："將士常年離開父母，没有得到敕旨就回去探親，給皇帝帶來憂慮，追悔莫及！如果你好好爲我們奏陳，赦免我們的罪過，我們也不敢不改過自新。"元行欽説："皇上因你們對國家有功，必定赦免你們。"因而用詔書開導他們。皇甫暉聚衆大駡，當即毁壞詔書。元行欽上報，皇帝發怒説："收回城池

詬，即壞詔。行欽以聞，帝怒曰："收城之日，勿遺噍類！"壬寅，行欽自鄴退軍，保澶州。甲辰，從馬直宿衛軍士王温等五人夜半謀亂，殺本軍使，爲衛兵所擒，磔於本軍之門。丙辰，以右散騎常侍韓彦惲爲户部侍郎。丁未，鄴都行營招撫使元行欽率諸道之師再攻鄴都。戊申，以洋州留後李紹文爲夔州節度使。詔河中節度使、永王存霸歸藩。己酉，以樞密使宋唐玉爲特進、左威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

那天，一個活的也不留下！"壬寅，元行欽從鄴退軍，守住澶州。甲辰，從馬直宿衛軍士王温等五人半夜作亂，殺死本軍使，被衛兵擒獲，在本軍門前分尸。丙辰，任命右散騎常侍韓彦惲爲户部侍郎。丁未，鄴都行營招撫使元行欽率領各道軍隊再次攻打鄴都。戊申，任命洋州留後李紹文爲夔州節度使。下詔命令河中節度使、永王李存霸返回藩鎮。己酉，任命樞密使宋唐玉爲特進、左威衛上將軍，充任宣徽南院使。

庚戌，諸軍大集於鄴都，進攻其城，不克。行欽又大治攻具。城中知其無赦，晝夜爲備。朝廷聞之益恐，連發中使促繼岌西征之師。繼岌以康延孝據漢州，中軍之士從任圜進討，繼岌端居利州，不獲東歸。是日，飛龍使顔思威部署西川官人至。辛亥，淮南楊溥遣使貢方物。西京上言，客省使李嚴押蜀主王衍至本府。壬子，以守太尉、中書令、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齊王張全義爲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充許州節度使。東川董璋奏，準詔誅遂州節度使李令德於本州，夷其族。癸丑，湖南馬殷奏，福建節度使王審知疾甚，副使王延翰已權知軍府事，請降旄節。司天監上言：自二月上旬後，晝夜陰雲，不見天象，自二十六日方晴，至月終，星辰無變。以右衛上將軍朱漢賓知河南府事。

庚戌，各軍在鄴都大量聚集，進攻都城，没有攻克。元行欽又大規模準備攻城戰具。城中人知道他們不會被赦免，晝夜防備。朝廷獲知更加恐懼，接連派出中使催促李繼岌西征的軍隊。李繼岌因康延孝占據漢州，軍中士兵隨任圜進軍討伐，李繼岌安坐利州，無法東歸。這天，飛龍使顔思威帶着西川宫女到來。辛亥，淮南楊溥派使者進貢土産。西京上言，客省使李嚴押解蜀主王衍到達本府。壬子，任命守太尉、中書令、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齊王張全義爲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充任許州節度使。東川董璋奏告，依照詔令在本州誅殺遂州節度使李令德，滅族。癸丑，湖南馬殷奏告，福建節度使王審知病重，副使王延翰已暫知軍府事，請求頒發旌節。司天監上言：自從二月上旬以後，晝夜陰雲不散，不見天象，到二十六日纔晴，到月終，星辰没有變化。任命右衛上將軍朱漢賓知河南府事。

甲辰，命蕃漢總管李嗣源統親軍赴鄴都，以討趙在禮。帝素倚愛元行欽，鄴城軍亂，即命爲行營招討使，久而無功。時趙太據邢州，王景戡據滄州，自爲留後，河朔郡邑多殺長吏。帝欲親征，樞密使與宰臣奏言："京師者，天下根本，雖四方有變，

甲辰，命令蕃漢總管李嗣源率領親軍奔赴鄴都，討伐趙在禮。皇帝素來倚重喜歡元行欽，鄴城軍隊作亂，就任命他爲行營招討使，很久没有進展。當時趙太占據邢州，王景戡占據滄州，自任留後，河朔郡縣多將縣官殺死。皇帝想親自出征，樞密使和執政大臣奏告説："京城，是天下的根本，即使四方有變，陛下應該在朝中進行控

陛下宜居中以制之，但命將出征，無煩躬御士伍。”帝曰：“紹榮討亂未有成功，繼岌之軍尚留巴、漢，餘無可將者，斷在自行。”樞密使李紹宏等奏曰：“陛下以謀臣猛將取天下，今一州之亂而云無可將者，何也？總管李嗣源是陛下宗臣，創業已來，艱難百戰，何城不下，何賊不平，威略之名，振於夷夏，以臣等籌之，若委以專征，鄴城之寇不足平也。”帝素寬大容納，無疑於物，自誅郭崇韜、朱友謙之後，閹宦伶官交相讒諂，邦國大事皆聽其謀，繇是漸多猜惑，不欲大臣典兵，既聞奏議，乃曰：“予恃嗣源侍衛，卿當擇其次者。”又奏曰：“以臣等料之，非嗣源不可。”河南尹張全義亦奏云：“河朔多事，久則患生，宜令總管進兵。如倚李紹榮輩，未見其功。”帝乃命嗣源行營。是日，延州知州白彥琛奏，綏、銀兵士剽州城謀叛。魏王繼岌傳送郭崇韜父子首函至闕下，詔張全義收瘞之。乙巳，以右武衛上將軍李肅爲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以吏部尚書李琪爲國計使。

三月丁未朔，李紹真奏，收復邢州，擒賊首趙太等二十一人，徇於鄴都城下，皆磔於軍門。庚戌，李紹真自邢州赴鄴都城下。辛亥，以威武軍節度副使、福建管内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守江州刺史王延翰爲福建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傅。壬子，李嗣源領軍至鄴都，營於西南隅。甲寅，進營於觀音門外，下令諸軍，詰旦攻城。是夜，城下軍亂，迫嗣源爲帝。遲明，亂軍擁嗣源及霍彥威入於鄴城，復爲皇甫暉等所脅，嗣源以詭詞得出，夜分至魏縣。時嗣源遥領鎮州，詰旦，議欲歸藩，上章請罪，安重誨

制，祇須命令將領出征，不必煩勞親自統軍。”皇帝說：“李紹榮討伐亂軍沒有結果，李繼岌的軍隊還留在巴、漢，其餘沒有能統兵的人，肯定祇有親自出征。”樞密使李紹宏等人奏告說：“陛下靠謀臣猛將奪取天下，如今一州動亂就說沒有能統兵的人，這是爲什麽？總管李嗣源是陛下同宗之臣，創業以來，艱難百戰，什麽城攻不下，什麽賊平定不了，威武雄略的聲名，震動夷族華夏，就我們看來，如果委任他負責征討，平定鄴城的賊寇不在話下。”皇帝素來胸懷寬廣，能够容人，不好猜疑，自從誅殺郭崇韜、朱友謙之後，宦官伶人紛紛讒言詆毁，國家大事都聽從他們的謀劃，因此逐漸多猜疑，不願意大臣統兵，聽到奏議後，就說：“我靠李嗣源侍衛，你應當選擇别的人。”又奏告說：“以我們估計，非李嗣源不可。”河南尹張全義也奏告說：“河朔多事，時間長了就會産生禍患，應該讓總管進兵。如果倚靠李紹榮等人，不會見到功效。”皇帝於是任命李嗣源爲行營招討使。這天，延州知州白彥琛奏報，綏、銀士兵奪取州城謀反。魏王李繼岌由驛站遞送裝有郭崇韜父子首級的匣子到朝廷，命令張全義收埋。乙巳，任命右武衛上將軍李肅爲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任命吏部尚書李琪爲國計使。

三月丁未初一，李紹真奏報，收復邢州，擒獲賊軍首領趙太等二十一人，在鄴都城下示衆，都在軍門前分尸。庚戌，李紹真從邢州趕赴鄴都城下。辛亥，任命威武軍節度副使、福建管内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守江州刺史王延翰爲福建節度使，檢校太傅官職依舊。壬子，李嗣源率軍到達鄴都，在西南角扎營。甲寅，進軍駐營在觀音門外，下令各軍，黎明攻城。當晚，城下軍隊變亂，逼迫李嗣源稱帝。黎明，亂軍簇擁李嗣源及霍彥威進入鄴城，又被皇甫暉等人脅迫，李嗣源靠假話搪塞應付得以逃出，晚上到達魏縣。當時李嗣源遥領鎮州，黎明，商議想返回鎮所，上章請求治罪，安重誨認爲不行，他的話記載在《明宗紀》中。第二天，就到達相州。元行欽手下的

以爲不可，語在《明宗紀》中。翌日，遂次於相州。元行欽部下兵退保衛州，以飛語上奏，嗣源一日之中遣使上章申理者數四。帝遣嗣源子從審與中使白從訓齎詔以諭嗣源，行至衛州，從審爲元行欽所械，不得達。是日，西面行營副招討使任圜奏，收復漢州，擒逆賊康延孝。

軍隊退守衛州，用惡意誹謗的話語上奏，李嗣源一天之中多次派使者上奏章申訴。皇帝派李嗣源的兒子李從審和中使白從訓帶着詔書告誡李嗣源，走到衛州，李從審被元行欽拘囚，沒能趕到。這天，西面行營副招討使任圜奏報，收復漢州，擒獲反賊康延孝。

丙辰，荆南高季興上言，請割峽内夔、忠、萬等三州却歸當道，依舊管係，又請雲安監。初，將議伐蜀，詔高季興令率本軍上峽，自收元管屬郡。軍未進，夔、忠、萬三州已降，季興數請之，因賂劉皇后及宰臣樞密使，内外叶附，乃俞其請。戊午，詔河南府預借今年秋夏租稅。時年飢民困，百姓不勝其酷，京畿之民，多號泣於路，議者以爲劉盆子復生矣。庚申，詔潞州節度使孔勍赴闕，以右龍虎統軍安崇阮權知潞州。是日，忠武軍節度使、齊王張全義薨。壬戌，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表，以魏博軍變，請出内府金帛優給將士。不報。時知星者上言："客星犯天庫，宜散府藏。"又云："流星犯天棓，主御前有急兵。"帝召宰臣於便殿，皇后出宫中妝奩銀盆各二，并皇子滿哥三人，謂宰臣曰："外人謂内府金寶無數，向者諸侯貢獻旋供賜與，今宫中有者，妝奩、嬰孺而已，可鬻之給軍。"革等惶恐而退。癸亥，以僞置昭武軍節度使林思諤爲閬州刺史。是日，出錢帛給賜諸軍，兩樞密使及宋唐玉、景進等各貢助軍錢幣。是時，軍士之家乏食，婦女掇蔬於野，及優給軍人，皆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矣，用此奚爲！"甲子，元行欽自衛州率部下兵士歸，帝幸耀店以勞之。西川輦運金銀四十萬至

丙辰，荆南高季興上言，請求分割峽内夔、忠、萬等三州歸屬原道，依舊管轄，又請求將雲安監歸自己管轄。當初，商議討伐蜀地，下詔命令高季興率領本軍上峽，自己收取原管屬郡。還未進軍，夔、忠、萬三州已經投降，高季興多次請求，因而賄賂劉皇后以及執政大臣樞密使，内外附和，纔答應他的請求。戊午，下詔命令河南府預借今年秋夏租稅。當時饑荒，百姓困乏，老百姓受不了這樣的勒索，京城地區的百姓，多在路上悲號哭泣，議事的人認爲劉盆子復活了。庚申，下詔命令潞州節度使孔勍赴朝，任命右龍虎統軍安崇阮暫知潞州。這天，忠武軍節度使、齊王張全義去世。壬戌，宰相豆盧革率領衆官上表，因魏博兵變，請求拿出宫中府庫金銀綢緞特地賞賜給將士。沒有答覆。當時懂星象的人上言："客星侵犯天庫，應該分發府庫中儲藏。"又說："流星侵犯天棓，說明皇帝跟前有緊急兵變。"皇帝將執政大臣叫到便殿，皇后拿出宫中梳妝匣和銀盆各兩個，以及皇子滿哥等三人，對執政大臣說："外人說宫中府庫金銀財寶無數，以前諸侯進貢的財寶立即就拿來賞賜了，如今宫中有的，梳妝匣、嬰兒罷了，可以賣了供給軍隊。"豆盧革等人惶恐退下。癸亥，任命僞任昭武軍節度使林思諤爲閬州刺史。這天，拿出錢財布帛賞賜各軍，兩位樞密使及宋唐玉、景進等人各自進獻助軍錢財。這時，士兵家缺糧，婦女在野外采野菜，到特例賞賜軍人時，都背着財物罵道："我們的妻子兒女都已餓死了，拿這些做什麽！"甲子，元行欽從衛州率手下士兵返回，皇帝到耀店慰勞。西川車運金銀四十萬到朝，分別賞賜將士不等。元行欽請求皇帝前去汴州，皇帝

闕，分給將士有差。元行欽請車駕幸汴州，帝將發京師，遣中官向延嗣馳詔所在誅蜀主王衍，仍夷其族。

乙丑，車駕發京師。戊辰，遣元行欽將騎軍沿河東向。壬申，帝至滎澤，以龍驤馬軍八百騎爲前軍，遣姚彥温董之，彥温行至中牟，率所部奔於汴州。時潘環守王村寨，有積粟數萬，亦奔汴州。是時，李嗣源已入於汴，帝聞諸軍離散，精神沮喪，至萬勝鎮即命旋師。登路旁荒冢，置酒視諸將流涕。俄有野人進雉，因問冢名，對曰："里人相傳爲愁臺。"帝彌不悦，罷酒而去。是夜次汜水。初，帝東出關，從駕兵二萬五千，及復至汜水，已失萬餘騎。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塘以步騎三千守關。帝過甖子谷，道路險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皆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繼岌又進納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等。"軍士對曰："陛下賜與太晚，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内庫使張容哥對曰："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社稷不保，是此閹豎！"抽刀逐之，或救而獲免。容哥謂同黨曰："皇后惜物不散，軍人歸罪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願不見此禍。"因投河而死。

甲戌，次石橋，帝置酒野次，悲啼不樂，謂元行欽等諸將曰："鄴下亂離，寇盗蜂起，總管迫於亂軍，存亡未測，今訛言紛擾，朕實無聊。卿等事余已來，富貴急難，無不共之，今兹危蹙，賴爾籌謀，而竟默默無言，坐觀成敗。予在滎澤之日，欲單騎渡河，訪求總管，面爲方略，招撫亂軍，卿等各吐胸襟，共陳利害，今日俾余至此，卿等如何！"元行欽等

將要從京城出發，派宦官向延嗣飛馳傳詔所在地誅殺蜀主王衍，并滅族。

乙丑，皇帝從京城出發。戊辰，派元行欽率騎軍沿黄河東去。壬申，皇帝到滎澤，用龍驤馬軍八百騎兵作爲前軍，派姚彥温統領，姚彥温走到中牟，率領部衆投奔汴州。當時潘環守禦王村寨，有積糧數萬，也投奔汴州。這時，李嗣源已進入汴州，皇帝獲知各軍離散，精神沮喪，到萬勝鎮就下令回師。登上路邊荒墳，擺上酒望着將領們流淚。不久有個野人進獻野雞，因而向他詢問墳名，回答説："鄉里人相傳是愁臺。"皇帝更加不高興，停止喝酒離去。這晚到達汜水。當初，皇帝向東出關，跟隨的士兵有二萬五千人，到再到汜水時，已損失一萬多名騎兵。於是留下秦州都指揮使張塘率步兵騎兵三千人守關。皇帝過甖子谷，道路險要狹窄，每遇到手持武器的衛士，都好言好語安撫説："剛纔奏報説魏王李繼岌又進獻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城後會全部賞給你們。"軍士回答説："陛下的賞賜太晚，人們也不感激聖恩了。"皇帝祇好流淚而已。又要袍帶賞賜隨從官吏，内庫使張容哥回答説："賞賜已盡。"衛士呵叱張容哥説："使我們君主保不住國家的，就是這個宦官！"抽出刀追殺他，有人救護而幸免。張容哥對同黨説："皇后吝惜財物不散發，軍人歸罪於我們，如果事有不測，我們就會被碎尸萬段，我不想見到這樣的災禍。"於是跳入黄河而死。

甲戌，到達石橋，皇帝在野外擺酒，悲哭不樂，對元行欽等將領説："鄴下動亂，賊寇强盗蜂起，總管受亂軍逼迫，存亡難測，如今流言紛紛，我實在無所依靠。你們跟隨我以來，富貴急難，無不同享共當，現在這樣的危迫，要靠你們謀劃，你們竟然默默無語，坐觀成敗。我在滎澤時，想單人匹馬渡過黄河，打聽總管下落，當面詢問計策，招降安撫亂軍，你們各吐胸懷，共論利害，今天使我到這種地步，你們怎麽樣！"元行欽等一百多人流淚奏告説："我們本是默默無

百餘人垂泣而奏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極將相，危難之時，不能立功報主，雖死無以塞責，乞申後效，以報國恩。"於是百餘人皆援刀截髮，置髻於地，以斷首自誓，上下無不悲號，識者以爲不祥。是日，西京留守張筠部署西征兵士到京，見於上東門外，晡晚，帝還宫。初，帝在汜水，衛兵散走，京師恐駭不寧，及帝至，人情稍安。乙亥，百官進名起居。安義節度使孔勍奏，點校兵士防城，準詔運糧萬石，進發次。時勍已殺監軍使據城，詭奏也。丙子，樞密使李紹宏與宰相豆盧革、韋説會於中興殿之廊下，商議軍機，因奏："魏王西征兵士將至，車駕且宜控汜水，以俟魏王。"從之。午時，帝出上東門親閲騎軍，誡以詰旦東幸，申時還宫。

聞的小人，承蒙陛下撫養，地位直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立功報效君主，即使死也無法搪塞罪責，請允許今後立功，報答國恩。"於是一百多人都抽出刀割下頭髮，把髮髻放在地上，用砍頭來發誓，上上下下無不悲痛號哭，有見識的人認爲不吉祥。這天，西京留守張筠統領西征士兵到京，在上東門外接見，黄昏時，皇帝回宫。當初，皇帝在汜水，衛兵散逃，京城驚恐不寧，到皇帝來到，人心稍稍安定。乙亥，衆官進呈姓名問安。安義節度使孔勍奏報，指揮兵士防城，依照詔令運糧一萬石，準備進發。當時孔勍已殺死監軍使占據城池，奏報是假的。丙子，樞密使李紹宏和宰相豆盧革、韋説在中興殿廊下相會，商議軍機要務，因而奏告説："魏王西征的士兵要到了，皇帝應暫時控制汜水，等待魏王。"皇帝同意了。午時，皇帝出上東門親自檢閲騎兵，告訴他們説黎明東去，申時回宫。

四月丁丑朔，以永王存霸爲北都留守，申王存渥爲河中節度使。是日，車駕將發京師，從駕馬軍陳於宣仁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帝内殿食次，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自本營率所部抽戈露刃，至興教門大呼，與黄甲兩軍引弓射興教門。帝聞其變，自宫中率諸王近衛禦之，逐亂兵出門。既而焚興教門，緣城而入，登宫墻讙噪，帝御親軍格鬥，殺亂兵數百。俄而帝爲流矢所中，亭午，崩於絳霄殿之廡下，時年四十三。是時，帝之左右例皆奔散，唯五坊人善友斂廊下樂器簇於帝尸之上，發火焚之。及明宗入洛，止得其燼骨而已。天成元年七月丁卯，有司上謚曰光聖神閔孝皇帝，廟號莊宗。是月丙子，葬於雍陵。

四月丁丑初一，任命永王李存霸爲北都留守，申王李存渥爲河中節度使。這天，皇帝將從京城出發，隨行的馬軍在宣仁門外列隊，步兵在五鳳門外列隊。皇帝在内殿進食時，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從本營率領部下拔出刀槍，到興教門大喊，和黄甲兩軍拉弓射興教門。皇帝聽説有變，從宫中率領衆王貼身侍衛抵禦，將亂兵趕出門外。不久亂兵焚燒興教門，爬城墻進入，登上宫墻喧嚷，皇帝統率親軍格鬥，殺死亂兵數百人。不久皇帝被飛箭射中，正午，在絳霄殿廊屋下去世，當時四十三歲。這時，皇帝身邊的人大都逃散，衹有五坊人善友收集廊下樂器堆在皇帝尸體上，點火焚燒。到明宗進入洛時，衹得到骨灰罷了。天成元年七月丁卯，有關機構加謚號叫光聖神閔孝皇帝，廟號莊宗。這月丙子，安葬在雍陵。

史臣曰：莊宗以雄圖而起河、汾，以力戰而平汴、洛，家仇既雪，

史臣曰：莊宗憑藉雄才大略在河、汾一帶興起，通過力戰平定汴、洛，家仇得報，國家中

國祚中興，雖少康之嗣夏配天，光武之膺圖受命，亦無以加也。然得之孔勞，失之何速？豈不以驕於驟勝，逸於居安，忘櫛沐之艱難，徇色禽之荒樂。外則伶人亂政，内則牝鷄司晨。靳吝貨財，激六師之憤怨；徵搜輿賦，竭萬姓之脂膏。大臣無罪以獲誅，衆口吞聲而避禍。夫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静而思之，足以爲萬代之炯誡也。

興，就是少康挽救夏朝，與天相配，光武帝肩負復興漢朝的歷史使命，也不能超過他。但天下得來不易，歷盡艱辛，一旦失去，又是多麽迅速！這難道不是因爲驟然取勝而驕傲自大，貪圖安逸，忘掉了創業的艱難，沉湎於聲色犬馬的歡樂。朝廷有伶人敗亂政治，宫内由女流當權。吝惜錢財，激怒六軍；横徵暴斂，刮盡民脂民膏。大臣無辜被殺，衆人閉口不言來避禍。祇要存在其中一條弊端，國家很少有不滅亡的，何况條條盡有，不亡國還有什麽其他下場！仔細深思，莊宗的一生真可以成爲千秋萬代明明白白的前車之戒啊！

舊五代史卷三十五(唐書十一)

本紀第十一

明宗紀(第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諱亶，初名嗣源，及即位，改今諱，代北人也。世事武皇，及其錫姓也，遂編於屬籍。四代祖諱聿，皇贈麟州刺史，天成初，追尊爲孝恭皇帝，廟號惠祖，陵曰遂陵；高祖妣衛國夫人崔氏，追謚爲孝恭昭皇后。三代祖諱教，皇贈朔州刺史，追尊爲孝質皇帝，廟號毅祖，陵曰衍陵；曾祖妣趙國夫人張氏，追謚爲孝質順皇后。皇祖諱琰，皇贈尉州刺史，追尊爲孝靖皇帝，廟號烈祖，陵曰奕陵；皇祖妣秦國夫人何氏，追謚爲孝靖穆皇后。皇考諱霓，皇贈汾州刺史，追尊爲孝成皇帝，廟號德祖，陵曰慶陵；皇妣宋國夫人劉氏，追謚爲孝成懿皇后。帝即孝成之元子也。以唐咸通丁亥歲九月九日，懿后生帝於應州之金城縣。

初，孝成事唐獻祖爲愛將，獻祖之失振武，爲吐渾所攻，部下離散，孝成獨奮忠義，解蔚州之圍。武皇之鎮雁門也，孝成厭代，帝年甫十三，善騎射，獻祖見而撫之曰："英氣如父，可侍吾左右。"每從圍獵，仰射飛鳥，控弦必中，尋隸武皇帳下。武皇遇上源之難，將佐罹害者甚衆，帝時年十七，翼武皇逾垣脱難，於亂兵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名亶，最初名嗣源，到即位時，改爲現今的名字，是代北地方的人。他的家族世代事奉武皇，到賜給他們姓的時候，就編進了皇室的名籍中。四代祖父名聿，死後最終追贈爲麟州刺史。天成初年，追上尊號爲孝恭皇帝，廟號爲惠祖，陵墓稱爲遂陵；高祖母衛國夫人崔氏，追上謚號爲孝恭昭皇后。三代祖父名教，死後最終追贈爲朔州刺史，追上尊號爲孝質皇帝，廟號爲毅祖，陵墓稱爲衍陵；曾祖母趙國夫人張氏，追上謚號爲孝質順皇后。祖父名琰，死後最終追贈爲尉州刺史，追上尊號爲孝靖皇帝，廟號爲烈祖，陵墓稱作奕陵；皇祖母秦國夫人何氏，追上謚號爲孝靖穆皇后。父親名霓，死後最終追贈汾州刺史，追上尊號爲孝成皇帝，廟號爲德祖，陵墓稱作慶陵；母親宋國夫人劉氏，追上謚號爲孝成懿皇后。明宗皇帝就是孝成帝的長子。唐咸通丁亥年九月九日，懿皇后在應州金城縣生下明宗。

最初，孝成帝事奉唐獻祖，是他寵愛的將領，獻祖丢失振武，被吐渾攻擊，手下軍兵潰散了，惟獨孝成帝奮發忠義之心，解除了蔚州的包圍。武皇鎮守雁門的時候，孝成帝逝世，明宗年齡纔十三歲，善於騎馬射箭，獻祖見了撫摸着他説："你的英武氣概像父親，可以在我左右侍候。"每次跟從圍獵，仰面射飛鳥，衹要開弓就必定射中，不久又隸屬於武皇軍帳之下。武皇遭遇到上源的危難，將士們遇害的很多，明宗這時

流矢之内，獨無所傷。武皇鎮河東，以帝掌親騎。時李存信爲蕃漢大將，每總兵征討，師多不利，武皇遂選帝副之，所向克捷。

年齡十七歲，幫助武皇翻墻逃脱了危難，在亂兵流矢之中，惟獨他没有受到傷害。武皇鎮守河東，委派明宗掌管親軍騎兵。當時李存信擔任蕃漢大將，每每統兵征討，出師大多不利，武皇於是選派明宗做他的副將，軍隊所向無敵。

帝嘗宿於雁門逆旅，媪方娠，不時具饌，媪聞腹中兒語云："大家至矣，速宜進食。"媪異之，遽起，親奉庖爨甚恭，帝詰之，媪告其故。帝既壯，雄武獨斷，謙和下士。每有戰功，未嘗自伐。居常唯治兵仗，持廉處静，晏如也。武皇常試之，召於泉府，命恣其所取，帝唯持束帛數緡而出。凡所賜與，分給部下。常與諸將會，諸將矜衒武勇，帝徐曰："公輩以口擊賊，吾以手擊賊。"衆慚而止。景福初，黑山戍將王弁據振武叛，帝率其屬攻之，擒弁以獻。

明宗曾經宿歇在雁門的旅舍中，店主婦正懷孕，没有按時備辦飯食，主婦聽見腹中的胎兒説："皇上到了，要趕快進奉食物。"主婦感到詫異，急忙起來，親自操辦飲食，態度很恭敬，明宗詢問她，主婦告訴了他緣故。明宗長成後，雄健武勇果斷，謙遜和藹，禮賢下士。每次立了戰功，都不曾自我誇耀。平常時間衹是整治軍兵器械，持守廉潔，處事鎮静，安然坦蕩。武皇曾經試過他，將他叫到儲藏錢財的庫房中，讓他隨意拿取錢帛，明宗衹取了一捆綢帛幾貫錢就出來了。凡是有賜予的東西，都分給部下。曾經與各個將領聚會，將領們都炫耀自己的勇武，明宗緩緩地説："各位大人都用嘴巴攻擊敵人，我却用手攻擊敵人。"衆人聽了感到慚愧，停止了自誇。景福初年，黑山守將王弁盤據振武叛亂，明宗率領他的部屬進攻，擒獲了王弁，獻給朝廷。

乾寧三年，梁人急攻兗、鄆，鄆帥朱瑄求救於武皇。武皇先遣騎將李承嗣、史儼援之，復遣李存信將兵三萬屯於莘縣。聞汴軍益盛，攻兗甚急，存信遣帝率三百騎而往，敗汴軍於任城，遂解兗州之圍。朱瑾見帝，執手涕謝。其年，魏帥羅弘信背盟，襲破李存信於莘縣，帝奮命殿軍而還，武皇嘉其功，即以所屬五百騎號曰"横衝都"，侍於帳下，故兩河間目帝爲李横衝。

乾寧三年，後梁軍隊進攻兗州、鄆州，形勢緊急，鄆州主帥朱瑄向武皇求救。武皇先派遣騎兵將領李承嗣、史儼救援，又派遣李存信統率三萬軍兵屯駐在莘縣。聽説梁軍增加了人馬，攻打兗州很緊急，李存信派遣明宗率領三百騎兵前往，在任城擊敗後梁軍隊，於是解除了兗州的圍困。朱瑾見到明宗，拉住手流着眼淚道謝。當年，魏軍主帥羅弘信背叛盟約，在莘縣襲擊李存信的軍隊，并擊破了他，明宗奮不顧身，爲大軍殿後而撤回，武皇嘉奬他的功績，就將他統領的五百騎士稱爲"横衝都"，在自己營帳下侍候，所以兩河之間的人稱明宗爲李横衝。

明年，武皇遣大將軍李嗣昭率師下馬嶺關，將復邢、洺，梁將葛從周以兵應援。嗣昭兵敗，退入青山口，梁軍扼其路，步兵不戰自潰，嗣昭不能制。會帝本軍至，謂嗣昭曰："步兵雖散，若吾輩空迴，大事去矣。爲

第二年，武皇派遣大將軍李嗣昭率領軍隊從馬嶺關出師，將要收復邢州、洺州，梁朝大將葛從周率領軍隊救援。李嗣昭兵敗，退軍進入青山口，梁軍卡住了他們的去路，步兵没有經過戰鬥就潰散了，李嗣昭不能制止。正逢明宗的本部軍兵到了，告訴李嗣昭説："步兵雖然潰散了，但

公試决一戰，不捷而死，差勝被囚。”嗣昭曰：“吾爲卿副。”帝率其屬，解鞍礪鏃，憑高列陣，左右指畫，梁人莫之測，因呼曰：“吾王命我取葛司徒，他士可無并命。”即徑犯其陣，奮擊如神。嗣昭繼進，梁軍即時退去，帝與嗣昭收兵入關。帝四中流矢，血流被股，武皇解衣授藥，手賜巵酒，撫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幾爲從周所笑。”自青山之戰，名聞天下。

是如果我們空手而回，大事就不好了。我試着爲你去拼戰一次，即使不能取勝而死去，也比被敵人俘虜要好得多。”李嗣昭說：“我做你的副將。”明宗率領他的部屬，解開馬鞍，磨快兵刃，占據高處排列戰陣，左右指揮調遣，梁軍不能窺測虛實，於是呼喊道：“我們的君王命令我來取葛司徒的頭，其他人可以不必搭上性命。”隨即直接衝入敵陣，奮勇進擊，如同神兵降臨。李嗣昭跟着前進，梁軍立刻退兵逃去，明宗與李嗣昭收兵入關。明宗四次中了飛箭，鮮血流下來塗滿了大腿，武皇脱下自己的衣裳給他，送給他金瘡藥，親手賞賜他一杯酒，撫摸着他的後背說：“我兒真是神人，如果不是我兒，差一點就被葛從周恥笑了。”從青山之戰以後，明宗的威名傳遍了天下。

天復中，梁祖遣氏叔琮將兵五萬，營於洞渦。是時，諸道之師畢萃於太原，郡縣多陷於梁，晉陽城外，營壘相望。武皇登陴號令，不遑飲食。屬大雨彌旬，城壘多壞，武皇令帝與李嗣昭分兵四出，突入諸營，梁軍由是引退，帝率偏師追襲，復諸郡邑。昭宗之幸鳳翔也，梁祖率衆攻圍岐下，武皇奉詔應援，遣李嗣昭、周德威出師晉、絳，營於蒲縣。嗣昭等軍，大爲梁將朱友寧、氏叔琮所敗，梁之追兵直抵晉陽，營於晉祠，日以步騎環城。武皇登城督衆，憂形於色。攻城既急，武皇與大將謀，欲出奔雲中，帝曰：“攻守之謀，據城百倍，但兒等在，必能固守。”乃止。居數日，潰軍稍集，率敢死之士，日夜分出諸門掩襲梁軍，擒其驍將游崑崙等。梁軍失勢，乃燒營而退。

天復年間，梁太祖派遣氏叔琮統兵五萬人，在洞渦扎營。這時，各道的軍隊都全部聚集在太原，郡縣大多被梁軍攻陷，晉陽城外面，敵軍營壘相望。武皇登上城墻號令指揮，連吃飯都顧不上。正逢接連下了十幾天大雨，城墻大多被淋壞，武皇命令明宗與李嗣昭各自領兵從四面殺出，突然攻入各個營壘，梁軍於是撤退，明宗率領側翼部隊追擊，收復了各個失陷的城邑。昭宗出走鳳翔的時候，梁太祖率領軍隊圍攻岐下，武皇接受詔令救援，派遣李嗣昭、周德威從晉州、絳州出軍，屯駐在蒲縣。李嗣昭等人的軍隊被梁朝大將朱友寧、氏叔琮打得大敗，梁的追兵一直抵達晉陽，扎營在晉祠。每天派出步騎兵環繞城墻攻擊。武皇登上城墻督促軍兵應敵，憂慮顯現於臉上。攻城已經很緊急，武皇和大將商議，想要出城投奔雲中，明宗說：“進攻與防守的謀略，占據城池有一百倍的力量，祇要有小兒等人在，就一定能牢固地守住。”出逃之議纔中止了。過了幾天，潰散的軍隊漸漸聚集，明宗率領敢死的勇士，不分日夜分別從各門殺出襲擊梁軍，活捉了驍勇的戰將游崑崙等人。梁軍喪失了優勢，於是焚燒營帳而退軍。

天祐五年五月，莊宗親將兵以救潞州之圍，帝時領突騎左右軍與周德

天祐五年五月，莊宗親自率軍解救潞州的圍困，明宗當時率領輕騎兵左右軍，與周德威分爲

威分爲二廣。帝晨至夾城東北隅，命斧其鹿角，負芻填塹，下馬乘城大噪。時德威登西北隅，亦噪以應之。帝先入夾城，大破梁軍，是日解圍，其功居最。柏鄉之役，兩軍既成列，莊宗以梁軍甚盛，慮師人之怯，欲激壯之，手持白金巨鍾賜帝酒，謂之曰："卿見南軍白馬、赤馬都否？睹之令人膽破。"帝曰："彼虚有其表耳，翌日當歸吾厩中。"莊宗拊髀大笑曰："卿已氣吞之矣。"帝引鍾盡釂，即屬鞬揮弭，躍馬挺身，與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馬都，奮檛舞矟，生挾二騎校而廻，飛矢麗帝甲如猬毛焉。由是三軍增氣，自辰及未，騎軍百戰，帝往來衝擊，執訊獲醜，不可勝計。是日，梁軍大敗。以功授代州刺史。莊宗遣周德威伐幽州，帝分兵略定山後八軍，與劉守光愛將元行欽戰於廣邊軍，凡八戰，帝控弦發矢七中。行欽酣戰不解，矢亦中帝股，拔矢復戰。行欽窮蹙，面縛乞降，帝酌酒飲之，拊其背曰："吾子壯士也！"因厚遇之。

兩隊。明宗清晨來到夾城的東北角，命令士兵用斧頭砍開鹿角，背來柴草填在護城壕中，下馬登城大聲吶喊。這時周德威登上城西北角，也吶喊響應他們。明宗先攻入夾城，大破後梁軍隊，當天解除圍困，他的功勞最大。柏鄉之戰的時候，雙方的軍隊已經排列成陣勢，莊宗看到梁軍氣勢很盛，害怕士兵膽怯，想要激勵他們，親手拿着白金製作的大酒杯賜給明宗酒，告訴他說："你看見了南邊軍隊的白馬都、赤馬都了嗎？看見他們使人肝膽都要嚇破。"明宗說："他們衹是徒有其表罷了，明天這些駿馬就會歸到我的馬厩中。"莊宗拍着大腿大笑説："你已經憑氣勢吞并他們了。"明宗接過酒鍾喝盡杯中的酒，就繫好箭袋持着弓弩，躍馬挺身，與他的部下一百人直接衝擊白馬都陣地，揚鞭揮舞長矛，挾着兩個活的騎士回來，亂箭附在他的鎧甲上如同刺猬的刺一樣。於是三軍勇氣大增，從辰時到未時，騎兵歷經上百次戰鬥，明宗來來往往衝擊，捉獲的俘虜，不可勝數。當天，梁軍大敗。因爲功勞授予他代州刺史。莊宗派遣周德威討伐幽州，明宗分兵攻占山後八個軍州，與劉守光的寵將元行欽在廣邊軍大戰，一共拼戰八次，明宗開弓發箭射中七次。元行欽猛烈交戰毫不示弱，箭也射中了明宗大腿，拔出箭來再戰。元行欽困急無路可走，自己捆起來乞求投降，明宗斟滿酒讓他喝下，撫着他的背說："你是壯士！"於是對待他很優厚。

十三年二月，莊宗與梁將劉鄩大戰於故元城北，帝以三千騎環之，鼓噪奮擊，内外合勢，鄩軍殆盡。帝徇地慈、洺。四月，相州張筠遁走，乃以帝爲相州刺史。九月，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歸汴，小將毛璋據州納款，莊宗命率兵慰撫。既入城，以軍府乂安報莊宗，書吏誤云："已至滄州，禮上畢。"莊宗省狀，怒曰："嗣源反耶！"帝聞之懼，歸罪於書吏，斬之。未幾，承制授邢州節度使。

十三年二月，莊宗與梁大將劉鄩在舊元城以北大戰，明宗用三千騎兵包抄他們，擊鼓吶喊，奮勇進攻，内外會合夾攻，劉鄩的軍隊幾乎被消滅光。明宗征戰慈州、洺州。四月，相州守將張筠逃走，就任命明宗爲相州刺史。九月，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拋棄城池逃歸汴梁，小將毛璋占據州城投降，莊宗命令他率領軍兵安撫慰勞。已經進了城，以軍府平安禀報莊宗，書寫的官吏錯寫成："已經到了滄州，參拜聖上完畢。"莊宗讀奏狀，發怒說："李嗣源造反了嗎？"明宗聽說了這事很恐懼，歸罪於書寫吏人，殺了他。不久，根據旨意任命他爲邢州節度使。

十四年四月，契丹阿保機率衆

十四年四月，契丹國主阿保機率領軍隊進攻

攻幽州，周德威間使告急，莊宗召諸將議進取之計，諸將咸言："敵勢不能持久，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可也。"帝奏曰："德威盡忠於家國，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敵衰。願假臣突騎五千爲前鋒以援之。"莊宗曰："公言是也。"即命帝與李存審、閻寶率軍赴援，帝爲前鋒，會軍於易州。帝謂諸將曰："敵騎以馬上爲生，不須營壘，况彼衆我寡，所宜銜枚箝馬，潛行溪澗，襲其不備也。"

幽州，周德威派使者從近道奔回告急，莊宗召集各個將領商議進取的計謀，所有的將官都說："敵軍的形勢不能持久，野外没有可掠奪的東西，糧食盡了自然要撤還，然後我們跟隨着去攻擊他們就行了。"明宗上奏説："周德威對國家盡忠，一座孤城被圍攻，危亡就在眼前，不應當再等待敵軍衰竭。請借給臣輕騎兵五千人做前鋒去救援他。"莊宗説："你的話是對的。"於是命令明宗與李存審、閻寶率領軍兵前往增援，明宗擔任前鋒，會合軍隊於易州。明宗告訴各將説："敵人騎兵以馬上作戰爲營生，不需要修築營壘，何况他們人多我們人少，衹應當士兵銜枚，約束馬匹，在溪谷山澗中悄悄行進，趁他們不防備襲擊他們。"

八月，師發上谷，陰晦而雨，帝仰天祈祝，即時晴霽，師循大房嶺，緣澗而進。翌日，敵騎大至，每遇谷口，敵騎扼其前，帝與長子從珂奮命血戰，敵即解去，我軍方得前進。距幽州兩舍，敵騎復當谷口而陣，我軍失色，帝曰："爲將者受命忘家，臨敵忘身，以身徇國，正在今日。諸君觀吾父子與敵周旋！"因挺身入於敵陣，以邊語諭之曰："爾輩非吾敵，吾當與天皇較力耳。"舞檛奮擊，萬衆披靡，俄挾其酋帥而還。我軍呼躍奮擊，敵衆大敗，勢如席捲，委棄鎧仗羊馬殆不勝紀。是日，解圍，大軍入幽州，周德威迎帝，執手歔欷。九月，班師於魏州，莊宗親出郊勞，進位檢校太保。

八月，軍隊從上谷出發，天色陰暗，下起了雨，明宗仰天祈禱，天即刻放晴，雨也止了，軍隊順大房嶺，沿着山澗行進。第二天，敵軍騎兵大量趕到，每次遇到山谷谷口，敵軍騎兵把守在前面，明宗與大兒子李從珂奮力血戰，敵軍就解圍逃去，我軍纔能够前進。距離幽州還有六十里的路程，敵軍騎兵又擋在谷口排成陣勢，我軍士兵驚惶失色，明宗説："爲將的人接受命令就忘了家，面對着敵人就忘記了自身，用自身來報效國家，正在今天。各位看我們父子二人與敵人周旋！"於是挺身衝入敵軍陣地，用邊地話語告訴他們説："你們都不是我的對手，我要與天皇比試力量。"揮舞着長鞭奮勇進擊，敵軍數萬士兵奔潰逃散，一會兒挾着他們的主帥返回陣地。我軍士兵歡呼跳躍，奮勇攻擊，敵軍大敗，形勢如同席捲，丟棄的鎧甲兵器羊馬簡直不可勝數。當天，解除圍困，大軍進入幽州，周德威迎接明宗，拉着他的手抽噎感嘆。九月，班師回到魏州，莊宗親自出城慰勞，晋升官職爲檢校太保。

十八年十月，從莊宗大破梁將戴思遠於戚城，斬首二萬級。莊宗以帝爲蕃漢副總管，加同平章事。

十八年十月，跟從莊宗在戚城大破梁大將戴思遠，斬殺二萬人。莊宗任命明宗爲蕃漢副總管，加官同平章事。

二十年，代李存審爲滄州節度使。四月，莊宗即位於鄴宫，帝進位檢校太傅、兼侍中。尋命帝率步騎五

二十年，代替李存審爲滄州節度使。四月，莊宗在鄴宫即位，明宗進位爲檢校太傅、兼官侍中。不久，命令明宗率領步騎兵五千人襲擊鄆

千襲鄆州，下之，授天平軍節度使。

五月，梁人陷德勝南城，圍楊劉，以扼出師之路，帝孤守汶陽，四面拒寇，久之，莊宗方解楊劉之圍。九月，梁將王彥章以步騎萬人迫鄆州，自中都渡汶，帝遣長子從珂率騎逆戰於遞坊鎮，獲梁將任釗等三百人，彥章退保中都。莊宗聞其捷，自楊劉引軍至鄆，以帝爲前鋒，大破梁軍於中都，生擒王彥章等。是日，諸將稱賀，莊宗以酒屬帝曰："昨朕在朝城，諸君多勸朕棄鄆州，以河爲界，賴副總管禦侮於前，崇韜畫謀於內，若信李紹宏輩，大事已掃地矣。"莊宗與諸將議兵所向，諸將多云："青、齊、徐、兗皆空城耳，王師一臨，不戰自下。"唯帝勸莊宗徑取汴州，語在《莊宗紀》中，莊宗嘉之。帝即時前進，莊宗繼發中都。十月己卯，遲明，帝先至汴州，攻封丘門，汴將王瓚開門迎降。帝至建國門，聞梁主已殂，乃號令安撫，廻軍於封禪寺。辰時，莊宗至，帝迎謁路側。莊宗大悅，手引帝衣，以首觸帝曰："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戰也，當與公共之。"尋進位兼中書令。

州，攻下了它，任命爲天平軍節度使。

五月，梁軍攻陷德勝南城，圍困楊劉，來控制出軍的道路，明宗守衛汶陽孤城，抵禦四面的侵犯，過了很久，莊宗纔解除了楊劉的圍困。九月，後梁大將王彥章率領步騎兵一萬人進逼鄆州，從中都渡過汶水，明宗派遣大兒子李從珂率領騎兵在遞坊鎮迎戰，俘獲後梁將官任釗等三百人，王彥章退軍保守中都。莊宗聽到他的捷報，從楊劉率軍到鄆州，派明宗爲前鋒，在中都大破後梁軍隊，活捉了王彥章等人。當天，各個將領來祝賀，莊宗給明宗斟酒，說："前不久朕在朝城，你們很多人勸朕放棄鄆州，以黃河爲邊界，朕依靠副總管在前方抵禦侵略，郭崇韜在朝內出謀劃策，如果聽信了李紹宏等人的話，大事已經像掃地一樣，喪失乾净了。"莊宗與各個將領商議軍隊進攻的方向，將官們大多說："青州、齊州、徐州、兗州都成了空城，朝廷軍隊一到，不戰鬥自然就可取得。"衹有明宗勸莊宗直接攻取汴州，話語載於《莊宗紀》中，莊宗欣賞他的建議。明宗立刻前行，莊宗隨後從中都出發。十月己卯日，天剛剛亮，明宗最先到達汴州，攻打封丘門，汴州守將王瓚開門投降。明宗來到建國門，聽說後梁皇帝已死，於是傳號令安撫，將軍隊撤回到封禪寺。辰時，莊宗到了，明宗在路旁迎接拜見。莊宗非常高興，用手拉着他的衣服，用頭抵着他說："我擁有天下，是由你浴血奮戰而得到的，我要和你共同享有它。"不久，晉升官職兼中書令。

同光二年正月，契丹犯塞，帝受命北征。二月，莊宗以郊天禮畢，賜帝鐵券。四月，潞州小將楊立叛，帝受詔討之。五月，擒楊立以獻。六月，進位太尉，移鎮汴州，代李存審爲蕃漢總管。十二月，契丹入塞。

三年正月，帝領兵破契丹於涿州，移授鎮州節度使。先是，帝領兵過鄴，鄴庫素有御甲，帝取五百聯以行。是歲，莊宗幸鄴，知之，怒甚。無何，帝奏請以長子從珂爲北京內衙

同光二年正月，契丹人侵犯邊地，明宗接受命令北征。二月，莊宗因爲南郊祭天大禮完畢，賜給明宗鐵券丹書。四月，潞州偏將楊立叛亂，明宗奉詔令討伐。五月，活捉了楊立，獻給朝廷。六月，晉升爲太尉，調任汴州節鎮，代替李存審擔任蕃漢總管。十二月，契丹人攻入邊地。

三年正月，明宗率領軍兵在涿州擊破契丹，調任鎮州節度使。在此以前，明宗率領軍隊經過鄴城，鄴城倉庫中一直收藏有御用鎧甲，明宗取了五百副後行進。當年，莊宗來到鄴城，知道了這件事，非常憤怒。不久，明宗上奏請求任命大

都指揮使，莊宗愈不悦，曰："軍政在吾，安得爲子奏請！吾之細鎧，不奉詔旨强取，其意何也?"令留守張憲自往取之，左右説諭，乃止。帝憂恐不自安，上表申理，方解。

兒子李從珂爲北京内衙都指揮使，莊宗更不高興，説："軍機大政在我掌管，怎麽能够替兒子奏請呢？我的精製鎧甲，没有詔令就强行取走，這種行爲的意圖是什麽呢！"命令留守張憲親自前往取回鎧甲，左右大臣勸説開導，纔制止了。明宗憂慮恐懼心中不安，上奏章申訴，這件事纔算作罷。

十二月，帝朝於洛陽。是時，莊宗失政，四方饑饉，軍士匱乏，有賣兒貼婦者，道路怨咨。帝在京師，頗爲謠言所屬，洎朱友謙、郭崇韜無名被戮，中外大臣皆懷憂懾。諸軍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奉密旨伺帝起居，守殷陰謂帝曰："德業振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振主矣，宜自圖之，無與禍會。"帝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吾無所避，付之於天，卿勿多談也。"

十二月，明宗到洛陽朝見。這時，莊宗的政治混亂，四方鬧饑荒，軍人窮困，有出賣兒子、婦人的，道路上埋怨嘆息聲不斷。明宗住在京城，經常成爲謠言的對象，到朱友謙、郭崇韜被無端殺害以後，内外大臣都懷着憂慮害怕的心思。諸軍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奉了秘密聖旨監視明宗的起居行動，朱守殷暗地告訴明宗説："道德功業震撼君主的人自身危急，功勞蓋過天下的人得不到賞賜，你可以説是震撼君主了，應該自己謀劃，不要撞上災禍。"明宗説："我的心意不辜負天地，災禍福氣的到來，我無處躲避，把它交給上天好了，你不要談論太多。"

四年二月六日，趙在禮據魏州反，莊宗遣元行欽將兵攻之，行欽不利，退保衛州。初，帝善遇樞密使李紹宏，及帝在洛陽，群小多以飛語謗毁，紹宏每爲庇護。會行欽兵退，河南尹張全義密奏，請委帝北伐，紹宏贊成之，遂遣帝將兵渡河。

四年二月六日，趙在禮占據魏州反叛，莊宗派遣元行欽率領軍兵攻擊他，元行欽戰鬥不利，退軍守護衛州。當初，明宗對樞密使李紹宏很好，等到明宗在洛陽之時，衆多小人大多以流言飛語誹謗他，李紹宏每每庇護他。正逢元行欽退兵，河南尹張全義秘密上奏，請委派明宗北伐，李紹宏贊成他的建議，於是派遣明宗率軍渡過黄河。

三月六日，帝至鄴都，趙在禮等登城謝罪，出牲餼以勞師，帝亦慰納之，營於鄴城之西南，下令以九日攻城。八日夜，軍亂。從馬直軍士有張破敗者，號令諸軍，各殺都將，縱火焚營，讙噪雷動。至五鼓，亂兵逼帝營，親軍搏戰，傷痍者殆半，亂兵益盛。帝叱之，責其狂逆之狀，亂兵對曰："昨貝州戍兵，主上不垂厚宥；又聞鄴城平定之後，欲盡坑全軍。某等初無叛志，直畏死耳。已共諸軍商量，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師，欲

三月六日，明宗來到鄴都，趙在禮等人登上城墻賠罪，送出牲畜來慰勞軍隊，明宗也安慰他們，收了慰勞物品，在鄴城的西南邊扎下營寨，下令在九日攻城。八日夜晚，軍營中發生内亂。有一個從馬直軍士叫張破敗，他號令各軍，各自殺死主將，放火燒毁軍營，喧嚷呐喊像打雷一般。到五鼓時分，亂軍逼近明宗營帳，親軍拼搏奮戰，傷亡將近一半，亂軍越來越多。明宗喝叱他們，譴責他們狂亂反叛的行爲，亂軍回答道："當初貝州的守軍，皇上不予優厚寬大；又聽説在平定鄴城之後，要全部坑殺所有的軍兵。我們完全没有反叛的志向，祇是害怕死罷了。我們已

主上帝河南，請令公帝河北。”帝泣而拒之，亂兵呼曰：“令公欲何之？不帝河北，則爲他人所有。苟不見幾，事當不測！”抽戈露刃，環帝左右。安重誨、霍彦威躡帝足，請詭隨之，因爲亂兵迫入鄴城。懸橋已發，共扶帝越濠而入，趙在禮等歡泣奉迎。是日，饗將士於行宫，在禮等不納外兵，軍衆流散，無所歸向。帝登南樓，謂在禮曰：“欲建大計，非兵不能集事，吾自於城外招撫諸軍。”帝乃得出。夜至魏縣，部下不滿百人，時霍彦威所將鎮州兵五千人獨不亂，聞帝既出，相率歸帝。詰朝，帝登城掩泣曰：“國家患難，一至於此！來日歸藩上章，徐圖再舉。”安重誨、霍彦威等曰：“此言非便也。國家付以閫外之事，不幸師徒逗橈，爲賊驚奔。元行欽狂妄小人，彼在城南，未聞戰聲，無故棄甲；如朝天之日，信其奏陳，何所不至？若歸藩聽命，便是强據要君，正墮讒慝之口也。正當星行歸闕，面叩玉階，讒間沮謀，庶全功業，無便於此者也。”帝從之。十一日，發魏縣，至相州，獲官馬二千匹，始得成軍。

經和各軍共同商量了，與城内的軍隊會合，擊退各道調來的軍隊，想要皇上在河南爲皇帝，請你在河北做皇帝。”明宗哭着拒絕了，亂兵們吆喝道：“令公你要到哪裏去呢？你不在河北做皇帝，這裏就會成爲他人占有的地方。如果不見機行事，今後的事就不可以預測了。”抽出兵器露出鋒刃，環立在明宗周圍。安重誨、霍彦威暗地踩了一下明宗的足，請假裝答應他們，於是被亂兵簇擁着進入鄴城。吊橋已經拆開，士兵們共同扶着明宗越過壕溝入城，趙在禮等歡喜流淚迎接他。當天，在行宫設宴犒賞將士，趙在禮等人不接納外面的士兵，軍士們流離四散，没有歸宿的地方。明宗登上南樓，告訴趙在禮説：“想要幹大事業，没有軍隊不能成事，我親自到城外去招集安撫各路軍隊。”明宗纔得以脱身出城。晚上來到魏縣，手下人馬不滿一百，當時惟獨霍彦威統領的鎮州軍五千人没有作亂，聽説明宗已經出城，相繼前來歸順。第二天清晨，明宗登上城墻掩面哭泣説：“國家的禍患，怎麽到了這種地步！等以後回到藩國，呈上奏章，再慢慢地圖謀舉事。”安重誨、霍彦威等人説：“這些話不恰當。國家交付給你京城以外的大事，不幸士兵逗留不進，受到賊人驚嚇而奔逃。元行欽是狂妄小人，他在城南面，没有聽到作戰的聲響，就無緣無故丢棄兵器甲仗；如果在朝見主上的時候，皇上聽信了他的話，什麽事不會發生呢？如果你返回藩國聽候朝命，便是强行割據要挾君主，正好應了進讒言的小人的話。你正應當星夜啓程趕回京城，當面叩見皇上，使離間的讒言不能得逞，這樣大概還可以保全功業。没有比這種做法更恰當的了。”明宗聽從了。十一日，從魏縣出發，來到相州，獲得官府的馬二千匹，纔能够組成隊形。

元行欽退保衛州，果以飛語上奏，帝上章申理，莊宗遣帝子從審及内官白從訓齎詔諭帝。從審至衛州，爲行欽所械，帝奏章亦不達。帝乃趨白皋渡，駐軍於河上，會山東上供綱載絹數船適至，乃取以賞軍，軍士以

元行欽退軍守護衛州，果然以流言飛語上奏，明宗上奏章申訴，莊宗派遣明宗的兒子從審和内侍官白從訓携帶詔書告諭明宗。李從審到衛州，被元行欽拘押，明宗的奏章也没有送到朝廷。明宗於是奔往白皋渡，駐扎軍隊於黄河岸上，正逢山東上貢漕綱，載了幾船絹帛經過，就

之增氣。及將濟，以渡船甚少，帝方憂之。忽有木筏數隻，沿流而至，即用以濟師，故無留滯焉。二十六日至汴州，莊宗領兵至滎澤，遣龍驤都校姚彥温爲前鋒。是日，彥温率部下八百騎歸於帝，具言："主上爲行欽所惑，事勢已離，難與共事。"帝曰："卿自不忠，言何悖也！"乃奪其兵，仍下令曰："主上未諒吾心，遂致軍情至此，宜速赴京師。"既而房知温、杜晏球自北面相繼而至。

拿來犒賞軍兵，軍士們因此勇氣大增。到將要渡河時，由於渡船很少，明宗正在爲此而憂慮。忽然有幾隻木筏，從上游漂下來，就用它來渡過軍隊，所以没有停滯。二十六日到汴州，莊宗領兵來到滎澤，派遣龍驤都校姚彥温爲前鋒。當天，姚彥温率領他的部下八百騎兵歸降明宗，説道："皇上被元行欽迷惑了，大勢已經分離，很難與他共事。"明宗説："你自己不忠心，説話怎麽這麽狂亂！"於是接管了他的士兵，同時下令説："皇上没有理解我們的心意，以致軍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應當迅速趕赴京城。"不久，房知温、杜晏球也相繼從北面趕到。

四月丁亥朔，至罌子谷，聞蕭墻釁作，莊宗晏駕，帝慟哭不自勝。詰旦，朱守殷遣人馳報："京城大亂，燔剽不息，請速至京師。"己丑，帝至洛陽，止於舊宅，分命諸將止其焚掠。百官弊衣旅見，帝謝之，斂衽泣涕。時魏王繼岌征蜀未還，帝謂朱守殷曰："公善巡撫，以待魏王。吾當奉大行梓宫山陵禮畢，即歸藩矣。"是日，群臣諸將上箋勸進，帝面諭止之。樞密使李紹宏張居翰、宰相豆盧革韋説、六軍馬步都虞候朱守殷、青州節度使符習、徐州節度使霍彥威、宋州節度使杜晏球、兖州節度使房知温等頓首言曰："帝王應運，蓋有天命，三靈所屬，當協冥符。福之所鍾，不可以謙遜免；道之已喪，不可以智力求。前代因敗爲功，殷憂啓聖，少康重興於有夏，平王再復於宗周，其命惟新，不失舊物。今日廟社無依，人神乏主，天命所屬，人何能爭！光武所謂'使成帝再生，無以讓天下'。願殿下俯徇樂推，時哉無失，軍國大事，望以教令施行。"帝優答不從。

四月丁亥初一，來到罌子谷，聽説宫廷發生内亂，莊宗身亡，明宗痛哭不能自制。第二天早晨，朱守殷派人趕來禀報："京城中大亂，焚燒搶掠不停，請火速趕往京城。"己丑日，明宗來到洛陽，住在過去的住宅，命令各個將官分别去制止焚燒搶劫。朝廷百官穿着破衣服一起來拜見，明宗稱謝，整理好衣衫，流淚哭泣。當時魏王李繼岌征伐蜀國没有回來，明宗告訴朱守殷説："你好好地巡視安撫，一邊等待魏王。我要在護送先皇靈柩歸山大禮完畢以後，就回藩國去了。"當天，各位文臣武將上箋奏勸他即帝位，明宗當面告諭制止他們。樞密使李紹宏、張居翰、宰相豆盧革、韋説、六軍馬步都虞候朱守殷、青州節度使符習、徐州節度使霍彥威、宋州節度使杜晏球、兖州節度使房知温等叩頭跪拜，上言説："帝王要符合天運，大概享有天命，是天、地、人三靈所歸屬，與幽冥的符契相協和。福氣匯聚的時候，不可以因爲謙遜而推讓；大道已經喪失，不可以憑藉智謀力量强求。前代從失敗轉變爲成功，因爲憂患深重，從而開啓聖智，少康重新振興了夏代，平王又恢復了周朝，國家的命運是新的，又不失去過去的東西。今天國家没有依靠，人、神缺少主宰，天命所歸向的人，别人怎麽能够争搶！光武帝所説的'即使讓成帝再活過來，也不會將天下讓給他'。希望殿下俯身順從衆人的推舉，不要喪失時機，軍國的大事情，希望用教令來處理。"明宗和顔悦色地答覆

却不聽從。

壬辰，文武百僚三拜箋請行監國之儀，以安宗社，答旨從之。既而有司上監國儀注。甲午，幸大内興聖宫，始受百僚班見之儀。所司議即位儀注，霍彦威、孔循等言："唐之運數已衰，不如自創新號。"因請改國號，不從土德。帝問藩邸侍臣，左右奏曰："先帝以錫姓宗屬，爲唐雪冤，以繼唐祚。今梁朝舊人，不願殿下稱唐，請更名號。"帝曰："予年十三事獻祖，以予宗屬，愛幸不異所生。事武皇三十年，排難解紛，櫛風沐雨，冒刃血戰，體無完膚，何艱險之不歷！武皇功業即予功業，先帝天下即予天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且同宗異號，出何典禮？運之衰隆，吾自當之，衆之莠言，吾無取也。"時群臣集議，依違不定，唯吏部尚書李琪議曰："殿下宗室勛賢，立大功於三世，一朝雨泣赴難，安定宗社，撫事因心，不失舊物。若别新統制，則先朝便是路人，煢煢梓宫，何所歸往！不唯殿下追感舊君之義，群臣何安！請以本朝言之，則睿宗、文宗、武宗皆以弟兄相繼，即位柩前，如儲后之儀可也。"於是群議始定。河中軍校王舜賢奏，節度使李存霸以今月三日出奔，不知所在。乙未，敕曰："寡人允副群情，方監國事，外安黎庶，内睦宗親，庶諧敦叙之規，永保隆平之運。昨京師變起，禍難薦臻，至於戚屬之間，不測驚奔之所，慮因藏竄，濫被傷痍，言念於兹，自然流涕。宜令河南府及諸道，應諸王眷屬等，昨因驚擾出奔，所至之處，即時津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量事收瘞以聞。"以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以鎮州别駕張延朗爲樞密副使，以客

壬辰日，文武百官三次上箋奏請舉行監國的禮儀，以便使國家安定，頒旨答覆聽從了。不久，官府獻上監國的禮儀制度。甲午日，前往内廷興聖宫，纔接受百官列班朝見的禮儀。有關官府議定即位的禮儀，霍彦威、孔循等説："唐代的氣運曆數已經衰竭了，不如自行創制新的國號。"於是奏請改變國號，不遵從土德。明宗詢問他爲藩王時的侍臣，侍臣們上奏説："先皇帝因爲賜姓爲宗室，爲唐代洗雪冤恨，於是繼承了唐的國號。現在梁朝的舊官吏，不願意殿下稱爲唐朝，請求更改名號。"明宗説："我十三歲就事奉獻祖，因爲我是宗室，他寵愛我與自己的兒子無區别。我事奉武皇三十年，排除禍難，解除紛擾，頂風冒雨，冒着鋒刃浴血奮戰，身體没有一塊完好的肌膚，什麽樣的艱險没有經歷過！武皇的功業就是我的功業，先皇帝的天下就是我的天下。兄長死亡，弟弟繼承，在道義上有什麽妨礙。何况同宗族而采用不同國號，出自什麽典章？國運的興衰，我自己來承受，衆人的荒謬言論，我不采取。"當時，群臣聚集商議，意見分歧没有定準，衹有吏部尚書李琪議論説："殿下是宗室中立有功勛的賢才，在三個朝立下大功，一朝之間痛哭流涕，奔赴國難，安定國家宗廟，憑心意處置事務，不拋棄過去的東西。如果另外創新道統制度，那麽過去的朝代就會看作是路上的行人，孤零零的靈柩，要歸并到什麽地方去呢！不衹是殿下追念感激先皇帝的恩德不應如此，朝廷大臣也怎麽能安心！請允許我以本朝的先例來説明，睿宗、文宗、武宗都是以兄弟的身份相互繼承，在靈柩之前即位，以儲君的儀式即位就可以了。"於是衆人的議論纔定下來。河中府軍校王舜賢奏報，節度使李存霸在本月三日出奔，不知去向。乙未日，降敕令説："我確實是爲了滿足衆人的心願，纔監理國家大事，對外使百姓安定，對内使宗族親眷和睦，以便協調宗族親密而有序的成規，永遠保住興隆太平的命運。前時京城内發生變故，禍難接連降臨，至於宗族親屬四散，不知道他們驚惶奔逃的地方，擔心他

將范延光爲宣徽使，進奏官馮贇爲内客省使。

們因爲躲藏逃竄，會無辜地遭受傷害，想到這種景象，我自然悲痛流淚。命令河南府以及各道，凡是各個親王的家眷親屬等，前些時候因爲驚恐擾亂而出奔的，所到的地方，立刻資助護送到京城。如果不幸而去世的，酌情進行安葬，奏報朝廷。”任命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任命鎮州别駕張延朗爲樞密副使，任命客籍將領范延光爲宣徽使，進奏官馮贇爲内客省使。

丙申，下敕：“今年夏苗，委人户自供，通頃畝五家爲保，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檢括。如人户隱欺，許人陳告，其田倍徵。”己亥，命石敬瑭權知陝州兵馬留後，皇子從珂權知河南府兵馬留後。庚子，淮南楊溥進新茶。以權知汴州軍州事孔循爲樞密副使，以陳州刺史劉仲殷爲鄧州留後，以鄭州防禦使王思同爲同州留後。敕曰：“租庸使孔謙，濫承委寄，專掌重權，侵剥萬端，奸欺百變。遂使生靈塗炭，軍士飢寒，成天下之瘡痍，極人間之疲弊。載詳衆狀，側聽輿辭，難私降黜之文，合正殛誅之典。宜削奪在身官爵，按軍令處分。雖犯衆怒，特貸全家，所有田宅，并從籍没。”是日，謙伏誅。敕停租庸名額，依舊爲鹽鐵、户部、度支三司，委宰臣豆盧革專判。

丙申日，降敕令説：“今年夏税，憑人户自己申報，彙總田畝數量，以五家爲一保，本州編造賬册送省，州縣官府不得差人檢查登記。如果百姓有隱瞞欺詐，允許他人舉報，他們的田地加倍徵税。”己亥日，任命石敬瑭爲權知陝州兵馬留後，皇帝之子李從珂爲權知河南府兵馬留後。庚子日，淮南楊溥進獻新茶。任命權知汴州軍州事孔循爲樞密副使，任命陳州刺史劉仲殷爲鄧州節度留後，任命鄭州防禦使王思同爲同州節度留後。降敕令説：“租庸使孔謙，名不符實地接受委任，專門執掌重權，多方侵吞剥削，奸詐欺騙百出，使百姓困苦不堪，軍士飢寒，造成了天下的創傷，使民間的疲憊破敗達於極點。我詳盡地看閲了衆人的奏狀，側面聽取了衆人的言辭，很難私心庇護而不頒下降職貶斥的文字，應該明確地依法誅戮。應當削奪他現任的官爵，按照軍令予以處置。雖然觸犯了衆人的憤怒，特予赦免他的全家，所有的田産住宅，一律没收入官。”當天，孔謙被處決。下敕令停止租庸使名目，依舊分爲鹽鐵、户部、度支三司，委令宰相豆盧革專門掌管。

中書門下上言：“請停廢諸道監軍使、内勾司、租庸院大程官，出放猪羊柴炭户。括田竿尺，一依朱梁制度，仍委節度、刺史通申三司，不得差使量檢。州使公廨錢物，先被租庸院管繫，今據數却還州府，州府不得科率百姓。百姓合散蠶鹽，每年祇二月内一度俵散，依夏税限納錢。夏秋苗税子，除元徵石斗及地頭錢，餘外不得紐配。先遇赦所放逋税，租庸違

中書門下省上奏：“請停止或廢除各道的監軍使、内勾司、租庸院的大程官，將猪羊柴炭户除去名籍放免。丈量田土的竹竿尺子，一律依照後梁的制度，仍舊委令節度使、刺史共同申報三司，不能自行差遣使臣測量檢查。州府公庫錢財物品，先是由租庸院管理，現在都據原數退還州府，州府不能再向百姓攤派徵收。應當散發給百姓養蠶的食鹽，每年祇是在二月内一次發放，依照夏税期限交錢。夏苗、秋苗税額，除了原來徵收的實物和地頭錢以外，其餘的不得搭配均攤。

制徵收，并與除放。今欲曉告河南府及諸道準此施行。"從之。是日，宋州節度使元行欽伏誅。壬寅，以樞密副使孔循爲樞密使。

以前遇到大赦所免除的欠税，租庸院違反詔令徵收，一律予以除免。現今要明確告訴河南府和各道，依照這一規定執行。"依從了這一奏議。當天，宋州節度使元行欽被處死。壬寅日，任命樞密副使孔循爲樞密使。

舊五代史卷三十六(唐書十二)

本紀第十二

明宗紀(第二)

天成元年夏四月丙午，帝自興聖宫赴西宫，文武百僚縞素于位，帝服斬衰，親奉攢，塗設奠，哭盡哀，乃於柩前即皇帝位。百官易吉服班于位，帝御衮冕受册訖，百僚稱賀。丁未，群官縞素赴西宫臨。以樞密使安重誨爲檢校司空，守左領軍大將軍，依前充樞密使。宰臣豆盧革等三上表請聽政，從之。遣使往諸道及淮南告哀。辛亥，帝始聽政于中興殿。壬子，西南面副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率步騎二萬六千人入見。甲寅，帝御文明殿受朝。制改同光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後宫内職量留一百人，内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其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并停。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减饋送之勞。秋夏税子，每斗先有省耗一升，今後祇納正數，其省耗宜停。天下節度、防禦使，除正、至、端午、降誕四節量事進奉，達情而已，自於州府圜融，不得科斂百姓。其刺史雖遇四節，不在貢奉。諸州雜税，宜定合税物色名目，不得邀難商旅。租庸司先將係省錢物，與人迴圖，宜令盡底收納，以塞倖門云。乙卯，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朝貢。是月，北京副留守、知留

天成元年夏季四月丙午日，明宗從興聖宫來到西宫，文武百官身穿白色孝服排列在位，皇帝穿斬衰喪服，親自抬送棺木，沿途設祭，哭而盡哀，就在靈柩之前即皇帝位。百官换上吉慶朝服排列班位，皇帝戴禮帽着禮服接受册命完畢，百官祝賀。丁未日，群臣穿白色孝服到西宫祭祀。任命樞密使安重誨爲檢校司空，守左領軍大將軍，依照前任職官充任樞密使。宰相豆盧革等三次上表請求處理政事，依從了。派遣使臣前往各道和淮南報告哀訊。辛亥日，明宗開始在中興殿處理政事。壬子日，西南面招討副使、工部尚書任圜率領步騎兵二萬六千人入京城朝見。甲寅日，皇帝登上文明殿接受朝參。降詔改同光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後宫内職官酌量留一百人，内官留三十人，教坊留一百人，鷹坊留二十人，御厨房留五十人，其餘的人任隨他們前往所在各處。有名無實的各司使務一律停罷。分别派遣各軍到京城附近州縣就食，以减少運送軍餉的勞苦。秋税、夏税，原來每斗有省耗一升，今後祇交納賦税正數，省耗停收。全國的節度使、防禦使，僅元旦、至日、端午、誕辰四個節日酌情進貢禮品，表達情意即可，自己在州府官庫中挪移支付，不得向百姓攤派徵收。州刺史雖然遇到四個節日，不在貢奉之列。各州的雜税，要擬定應該交納的税收的種類數額，不得攔截刁難商人。租庸司先把應上交省部的錢幣、物品發給人回執，應當使他們盡數交納，以堵塞僥幸之門。乙卯日，渤海國國王大諲譔派遣使臣入朝進貢。

守事張憲賜死，以其失守故也。

這一月，賜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張憲死，是因爲城池失守的緣故。

五月丙辰朔，帝不視朝，臨於西宫。宰相豆盧革進位左僕射，韋説進位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監修國史，并依舊平章事。兖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朱守殷加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安元信加同平章事，移鎮徐州；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毛璋加同平章事。以太子賓客鄭珏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工部尚書任圜爲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徐州節度使李紹真、貝州刺史李紹英、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河陽節度使李紹奇、洺州刺史李紹能等上言，前朝寵賜姓名，今乞還舊。内李紹虔上言："臣本姓王，後移杜氏，蒙前朝賜今姓名，乞復本姓。"詔并可之。李紹真復曰霍彦威，李紹英復曰房知温，李紹虔復曰王晏球，李紹奇復曰夏魯奇，李紹能復曰米君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符習加兼侍中，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霍彦威加兼侍中，移鎮鄆州。丁巳，初詔文武百僚正衙常參外，五日一度内殿起居。麟州奏，指揮使張延寵作亂，焚剽市民，已殺戮訖。

五月丙辰初一，皇帝不上朝，到西宫祭祀莊宗靈位。宰相豆盧革晉升爲左僕射，韋説進位爲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監修國史，都仍舊爲平章事。兖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朱守殷加官同平章事，充任河南府尹，判六軍諸衛事；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安元信加官同平章事，移任徐州節鎮；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毛璋加官同平章事。任命太子賓客鄭珏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命工部尚書任圜爲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徐州節度使李紹真、貝州刺史李紹英、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河陽節度使李紹奇、洺州刺史李紹能等人上奏説，前朝寵愛，賜予姓名，現在請求恢復原來姓名。其中李紹虔上奏説："臣本來姓王，後來改姓杜氏，承蒙前朝賜給現在的姓名，請求恢復本姓。"降詔全部允許。李紹真恢復姓名叫霍彦威，李紹英恢復爲房知温，李紹虔恢復爲王晏球，李紹奇恢復爲夏魯奇，李紹能恢復爲米君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符習加官兼侍中，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霍彦威加官兼侍中，移任鄆州節度使。丁巳日，首次降詔命令文武百官除了在正衙朝拜以外，五天一次前往内殿問候起居。麟州奏報，指揮使張延寵作亂，焚燒房舍，搶劫市民，已經將其誅殺了。

戊午，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加檢校太傅，以貝州刺史房知温爲兖州節度使，以齊州防禦使王晏球爲宋州節度使，以洺州刺史米君立爲邢州節度使。己未，賜文武百官各一馬一驢。西都知府張籛進魏王繼岌打球馬七十二匹。北京馬步都指揮使李從温奏，準詔誅宦官。初，莊宗遇内難，宦者數百人竄匿山谷，落髮爲僧，奔至太原七十餘人，至是盡誅於都亭

戊午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加檢校太傅，任命貝州刺史房知温爲兖州節度使，任命齊州防禦使王晏球爲宋州節度使，任命洺州刺史米君立爲邢州節度使。己未日，賞賜文武百官每人馬一匹、驢一頭。西都知府張籛進獻魏王李繼岌打球用的馬七十二匹。北京馬步都指揮使李從温奏報，奉詔書誅殺宦官。當初，莊宗遭遇宫廷内亂，宦官幾百人逃竄躲藏在山谷中，剃了頭髮做僧人，奔逃到太原的有七十多人，到這時將他們全部誅殺在都亭驛。辛酉日，下詔命令華州放掉

驛。辛酉，詔華州放散西川宫人各歸骨肉。壬戌，以前相州刺史、北京左右厢都指揮使安金全爲安北都護、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甲子，前西都留守、京兆尹張筠加檢校太傅，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夔州節度使李紹文爲遂州節度使；以前鄧州留後戴思遠爲洋州節度使。丁卯，以金吾將軍張實爲金州防禦使。戊辰，以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趙在禮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制下，在禮以軍情不順爲辭，不之任。以許州留後陶玘爲鄧州留後，以諸道馬步副都指揮使安審通爲齊州防禦使。庚午，以權知北京軍府事、汾州刺史符彦超爲晋州留後，以前陳州刺史劉仲殷爲陝州留後。癸酉，以前磁州刺史劉彦琮爲同州留後。甲戌，福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王延翰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乙亥，翰林學士、户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端明之職，自此始也。丙子，詔："故西道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守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郭崇韜宜許歸葬，其世業田宅并還與骨肉。故萬州司户朱友謙可復護國軍節度使、守太師、兼尚書令、河中尹、西平王，所有田宅財産，并還與骨肉。"丁丑，西都衙内指揮使張籛進納僞蜀主王衍犀玉帶各二條、馬一百五十匹。初，莊宗遣中官向延嗣就長安之殺王衍也，旋屬蕭墻之禍，延嗣藏竄，不知所之，而衍之資裝妓樂并爲籛所有，復懼事泄，故聊有此獻。

戊寅，以樞密使安重誨兼領襄州節度使。制下，重誨之黨謂重誨曰："襄州地控要津，不可乏帥，無宜兼領。"重誨即自陳退，許之。以左金

西川宫人，讓她們各自歸家。壬戌日，任命前任相州刺史、北京左右厢都指揮使安金全爲安北都護、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甲子日，前任西都留守、京兆尹張筠加官檢校太傅，充任山南西道節度使；任命夔州節度使李紹文爲遂州節度使；任命原鄧州節度留後戴思遠爲洋州節度使。丁卯日，任命金吾將軍張實爲金州防禦使。戊辰日，任命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趙在禮爲滑州節度使，加官檢校太保。詔令頒布後，趙在禮以軍心不順從爲托辭，不赴任。任命許州節度留後陶玘爲鄧州節度留後，諸道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安審通爲齊州防禦使。庚午日，任命權知北京軍府事、汾州刺史符彦超爲晋州節度留後，前任陳州刺史劉仲殷爲陝州節度留後。癸酉日，任命原磁州刺史劉彦琮爲同州節度留後。甲戌日，福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王延翰加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乙亥日，翰林學士、户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都以原來職官擔任端明殿學士。端明殿學士一職從此開始。丙子日，降詔説："已故西道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守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郭崇韜允許運回故里安葬，他的祖先傳下的産業田地住宅一齊交還他的後代親屬。已故萬州司户參軍朱友謙，可以復職爲護國軍節度使、守太師、兼任尚書令、河中尹、西平王，所有的田地住宅財産，一律交還他的親屬。"丁丑日，西都衙内指揮使張籛進獻僞蜀國國主王衍的犀角和玉製腰帶各二條、馬一百五十匹。當初，莊宗派遣内侍官向延嗣在長安殺死王衍，接着發生了宫廷禍亂，向延嗣逃竄躲藏，不知去向，而王衍的錢財行裝女妓樂人都被張籛占有，後來又害怕事情泄漏出去，所以姑且將這些東西進獻朝廷。

戊寅日，任命樞密使安重誨兼任襄州節度使。詔令頒下，安重誨的同黨告訴他説："襄州地勢控扼交通要道，不可缺少主帥，不應當兼官。"安重誨就自己陳請退還，批准了他。任命

吾大將軍張遵誨爲西京副留守、知留守事。辛巳，以衛尉卿李懌爲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壬午，以前蔚州刺史張温爲振武留後，以左右廂突陣指揮使康義誠爲汾州刺史，以左右廂馬軍都指揮使索自通爲忻州刺史。尚父、吴越國王錢鏐遣使進金器五百兩、銀萬兩、綾萬匹謝恩，賜玉册、金印。初，同光季年，鏐上疏密求玉册、金印，郭崇韜進議以爲不可，而樞密承旨段徊受其重賂，贊成其事，莊宗即允其請，至是故有貢謝。甲申，幽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李紹斌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復姓名爲趙德鈞。乙酉，詔百官朔望入閤，賜廊下食。自亂離已前，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於廊下，謂之"廊餐"。乾符之後，百司經費不足，無每日之賜，至是遇入閤即賜之。

六月戊子，前襄州節度使李紹珙起復，依前襄州節度使，仍復本姓名曰劉訓。以皇子河中留後從珂爲河中節度使，百僚表賀。以翰林承旨、兵部尚書、知制誥盧質爲檢校司空，充同州節度使。己丑，以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李琪爲御史大夫；以禮部尚書崔協爲太常卿、判吏部尚書銓事；以御史中丞崔居儉爲兵部侍郎；以太子賓客蕭頃爲禮部尚書。中書奏請以九月九日皇帝降誕日爲應聖節，休假三日，從之。故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贈太師。以前尚書右丞崔沂爲尚書左丞。丙申，新州留後張庭裕、雲州留後高行珪并正授本軍節度使。丁酉，詔曰："四夷來王，歷代故事，前後各因强弱，撫制互有典儀。大蕃須示於威容，即於正衙引對；小蕃但推於恩澤，仍於便殿撫懷。憲府奏論，禮院

左金吾大將軍張遵誨爲西京副留守、知留守事。辛巳日，任命衛尉卿李懌爲中書舍人，擔任翰林學士。壬午日，任命原蔚州刺史張温爲振武節度留後，任命左右廂突陣指揮使康義誠爲汾州刺史，任命左右廂馬軍都指揮使索自通爲忻州刺史。尚父、吴越國國王錢鏐派遣使臣進獻金製器皿五百兩、白銀一萬兩、綾帛一萬匹，感謝恩意，賜給玉册、金印。當初，在同光末年，錢鏐上奏章秘密乞求玉册、金印，郭崇韜認爲不可以賜給，而樞密承旨官段徊收受了他的重禮，成全這件事，莊宗就答應了他的請求，所以這時有進貢謝恩的事。甲申日，幽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李紹斌加官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恢復姓名爲趙德鈞。乙酉日，詔令百官在初一、十五日進内閤朝參，賞賜在廊廡下用餐。在國家禍難發生以前，正式朝參官員每次退朝以後，在廊廡下賜給食品，稱爲"廊餐"。乾符年代以後，官府經費不足，取消了每天的賞賜，到這時遇到入閤又賜給飲食。

六月戊子日，前任襄州節度使李紹珙起用復官，依舊擔任襄州節度使，并恢復原來姓名爲劉訓。任命皇帝之子河中節度留後李從珂爲河中節度使，百官上表祝賀。任命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知制誥盧質爲檢校司空，充任同州節度使。己丑日，任命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李琪爲御史大夫；任命禮部尚書崔協爲太常卿、判吏部尚書銓選事務；任命御史中丞崔居儉爲兵部侍郎；任命太子賓客蕭頃爲禮部尚書。中書省上奏請求將九月九日皇帝誕生日作爲應聖節，休假三天，依從了。已故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追贈太師。任命原尚書右丞崔沂爲尚書左丞。丙申日，新州節度留後張庭裕、雲州節度留後高行珪一并正式授任本軍節度使。丁酉日，降詔書説："四方蠻夷來朝見，依照歷代慣例，各自根據强弱排定先後次序，宣撫制置各有典章儀制。大的蕃部需要顯示威儀，就在正殿接見問對；小的蕃部衹要推廣恩澤，仍然在便殿安撫懷柔。御史府奏論，太常禮院詳加考察，都是徵引以往成例，都有明文規定。正殿的

詳酌，皆徵故實，咸有明文。正衙威容，未可全廢；内殿恩澤，且可常行。若遇大蕃入朝，即准舊儀，於正殿排比鋪陳立仗，百官排班，於正門引入對見。”時百僚入閤班退後，却引對朝貢蕃客，御史大夫李琪奏論之，下禮院檢討，而降是命焉。

戊戌，樞密使安重誨加檢校太保，行兵部尚書事如故。以太子詹事劉岳爲兵部侍郎，以太子右庶子王權爲户部侍郎，以太子左庶子任贊爲工部侍郎。庚子，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加守太尉，兼尚書令，澤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孔勍加兼侍中。汴州屯駐控鶴指揮使張諫等謀叛伏誅，以樞密使孔循權知汴州軍州事。甲辰，樞密使孔循加檢校太保、守秘書監，依前充使。己巳，秘書少監姚顗爲左散騎常侍，以太子左諭德陸崇爲右散騎常侍，以兵部郎中蕭希甫爲左諫議大夫，前幽州節度判官吕夢奇爲右諫議大夫，以鄴都副留守孫岳爲潁州團練使。詔曰：“古者酌禮以制名，懼廢於物；取其難犯而易避，貴便於時。況‘徵’‘在’二名，抑有前例。以太宗文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即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猥以眇躬，托於人上，止遵聖範，非敢自尊。應文書内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如是臣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者，任自改更。”丁未，中書門下奏：“京城潛龍舊宅，望以至德宫爲名。”從之。

戊申，夏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朔方王李仁福加食邑一千户。以延州留後高允韜爲延州節度使，以利州節度觀察留後張敬詢爲利州節度使。劍南西川節

威儀，不可全部廢止；内殿的恩典，可以照常施行。如果遇到大的蕃夷入朝，就依照原來的儀制，在正殿設置排列儀仗，朝廷百官排列班次，從正門引入奏對朝見。”當時百官入閤列班退下以後，再引進朝貢的蕃夷客使參見，御史大夫李琪上奏議論這事，事情降下禮院討論，於是頒降了這道詔令。

戊戌日，樞密使安重誨加官檢校太保，像過去一樣處理兵部尚書事務。任命太子詹事劉岳爲兵部侍郎，太子右庶子王權爲户部侍郎，太子左庶子任贊爲工部侍郎。庚子日，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加官守太尉，兼尚書令，澤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孔勍加官兼侍中。汴州屯駐軍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人陰謀反叛被誅殺，任命樞密使孔循代理汴州軍州事。甲辰日，樞密使孔循加官檢校太保、守秘書監，依舊擔任樞密使。己巳日，任命秘書少監姚顗爲左散騎常侍，任命太子左諭德陸崇爲右散騎常侍，任命兵部郎中蕭希甫爲左諫議大夫，前任幽州節度判官吕夢奇爲右諫議大夫，任命鄴都副留守孫岳爲潁州團練使。降詔書説：“古時斟酌禮儀制定名字，害怕於事物有所偏廢，所以取那些難於觸犯而容易迴避的字，看重在當時使用方便。何況‘徵’‘在’二字，已有使用的先例。因爲太宗文皇帝從登上寶位以來，不更改舊時的稱呼，在當時大臣就有虞世南，官府有民部，没有聽説要避諱，衹是禁止二字連稱。朕憑藉卑微的身份，托身於萬民之上，衹應該遵從前代皇帝的典範，不敢妄自尊大。所有文書中的這兩個字，衹要不是二字連稱的，不得迴避。如果是臣子的名字，不想和君主同字的，任由他自行更改。”丁未日，中書門下省奏告：“京城内皇上登基前的住宅，請以至德宫作爲名號。”依從了。

戊申日，夏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朔方王李仁福增加封邑一千户。任命延州節度留後高允韜爲延州節度使，任命利州節度觀察留後張敬詢爲利州節度使。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孟知祥加官檢校太

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孟知祥加檢校太傅、兼侍中，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董璋加檢校太傅。壬子，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李從曮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汴州知州孔循奏，召集謀亂指揮使趙虔已下三千人并族誅訖。甲寅，以晉州留後符彥超爲北京留守，以鎮州副使王建立爲鎮州留後，以右龍武統軍安崇阮爲晉州留後。荊南節度使高季興上言："夔、忠、萬三州，舊是當道屬郡，先被西川侵據，今乞却割隸本管。"詔可之，其夔州，僞蜀先曾建節，宜依舊除刺史。

傅，兼侍中，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董璋加官檢校太傅。壬子日，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李從曮加官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汴州知州孔循奏報，收捕圖謀叛亂的指揮使趙虔以下三千人，連親族一起誅戮。甲寅日，任命晉州節度留後符彥超爲北京留守，任命鎮州節度副使王建立爲鎮州節度留後，任命右龍武統軍安崇阮爲晉州節度留後。荊南節度使高季興上奏説："夔州、忠州、萬州三個州，原來是本道的屬郡，先前被西川侵占，現在請求劃歸本道管轄。"降詔許可。其中夔州在僞蜀國時曾經設置節鎮，應當依舊任命刺史職官。

秋七月乙卯朔，以太原舊宅爲積慶宫。庚申，契丹、渤海國俱遣使朝貢。甲子，詔割韓城、郃陽兩縣屬同州。誅滑州左右崇牙及長劍等軍士數百人，夷其族，作亂故也。其都校于可洪等相次到闕，亦斬於都市。丁卯，以僞蜀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晉國公王諧爲檢校司空、守陵州刺史，以虢州刺史石潭爲耀州團練使。辛未，詔："諸道節度、刺史、文武將吏，舊進月旦起居表，今後除節度、留後、團練、防禦使，惟正、至進賀表，其四孟月并且止絶。"甲戌，中書門下上言："宣旨令進納新授諸道判官、州縣官官告敕牒，衹應宣賜。準往例，除將相外，并不賜官告，即因梁氏起例，凡宣授官，并特恩賜。臣等商量，自兩使判官令録在京除授者，即於内殿謝恩，便辭赴任，不更進納官誥，判司主簿，不合更許朝對。敕下後，望準舊例處分。"從之。

秋季七月乙卯初一，將太原原來的住宅作爲積慶宫。庚申日，契丹國、渤海國都派遣使臣入朝進貢。甲子日，下詔命令劃出韓城、郃陽兩縣隸屬於同州。誅戮滑州左右崇牙以及長劍等軍的士兵幾百人，誅滅他們的親族，是因爲他們作亂的緣故。其中都校于可洪等人相繼送到京城，也在都市上處斬。丁卯日，任命僞蜀國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晉國公王諧爲檢校司空、守陵州刺史，任命虢州刺史石潭爲耀州團練使。辛未日，降詔書説："各道的節度使、刺史、文武將官，以往月節、旦日進獻的詢問起居的賀表，今後除節度使、節度留後、團練使、防禦使職官，衹是在正月節日、至日進賀表以外，其餘四季的首月，一律停止上表。"甲戌日，中書門下省上奏説："傳宣聖旨命令交納新任命的各道判官、州縣官的官誥公牒，等候傳宣賜對。依照以前的慣例，除了將、相而外，其餘官吏一律不賜給官誥，這是因爲梁代開創先例，凡是傳宣授官，都特地賜給官誥。臣等商量，在京城授任的兩使判官、縣令、録事參軍等職官，就在内殿謝恩，然後告辭赴任，不再交納官誥，諸司判官、主簿，不應當再允許在殿廷賜對。詔書頒下以後，希望按照舊有事例處置。"依從了這一奏議。

乙亥，莊宗皇帝梓宫發引，帝縗服臨送於樓前。是日，葬莊宗於雍

乙亥日，莊宗皇帝靈柩發往山陵，明宗皇帝穿着麻布孝服親自護送到樓前。當天，安葬莊宗

陵。鎮州留後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劉殷肇不受代，謀叛，昨發兵收掩，擒劉殷肇及其黨一十三人，見折足勘詰。己卯，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楊凝式爲給事中，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以僞蜀吏部尚書楊玢爲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升應州爲彰國軍節度，仍以興唐軍爲寰州，隸彰國軍。宰相豆盧革貶辰州刺史，韋説貶溆州刺史，仍令所在馳驛發遣，爲諫議大夫蕭希甫疏奏故也。制略曰："革則縱田客以殺人，説則侵鄰家而奪井，選元亨之上第，改王參之本名。或主掌三司，委元隨之務局；或陶鎔百里，受長吏之桑田。咸屈塞於平人，互阿私於愛子。任官匪當，黷貨無厭，謀人之國若斯，致主之方安在！既迷理亂，又昧卷舒。而府司案牘爰來，諫署奏章叠至，備彰醜迹，深污明庭。是宜約以三章，投之四裔。其河南府文案及蕭希甫論疏，并宜宣示百僚。"庚辰，賜蕭希甫衣段二十四、銀器五十兩，賞疏革、説之罪也。宰相鄭珏、任圜再見安重誨，救解革、説，請不復追行後命，又三上表救解，俱留中不報。

於雍陵。鎮州節度留後王建立奏報，涿州刺史劉殷肇不接受替代，圖謀反叛，昨日調遣軍兵收捕，活捉劉殷肇及其黨羽十三人，現在折斷脚脛審問。己卯日，任命比部郎中、知制誥楊凝式爲給事中，任史館修撰、判館事；任命僞蜀國吏部尚書楊玢爲給事中，任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提升應州爲彰國軍節度使，又改興唐軍爲寰州，隸屬於彰國軍。宰相豆盧革貶降爲辰州刺史，韋説貶降爲溆州刺史，同時命令所在官府用驛站車馬遣送，是因爲被諫議大夫蕭希甫上疏論奏的緣故。詔書大意説："豆盧革放縱莊客殺人，韋説冒犯鄰居强奪水井，選擇優良的上等住宅，更改王參本來的姓名。他們或者主管三司，委派原來的隨從操縱局中事務；或者任命州縣官，接受縣官賄賂的桑園田土。對平民百姓都枉法塞責，對心愛之子則互相徇私庇護。任命職官不正當，貪污錢財没有滿足，爲人治理國家居然像這樣，盡忠君主的大義在哪裏？既分不清國家的治亂，又對自己的進退茫昧無知，因而官府的文案公牘傳來，諫院的奏章不斷地送到，使醜陋的行迹完全暴露，使英明的朝廷深受玷污。這些人應當對其約法三章，將他們發配到荒遠的地方。河南府有關的文書案牘以及蕭希甫的奏疏，可以一并展示給百官看閲。"庚辰日，賜給蕭希甫衣服緞料二十四、銀製器皿五十兩，賞賜他奏論豆盧革、韋説罪行的功勞。宰相鄭珏、任圜兩次拜見安重誨，救解豆盧革、韋説二人，請求不要追加施行以後的命令，又三次上奏章救解，都被留於内廷而不答覆。

辛巳，以捧聖嚴衛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李從璋領饒州刺史，充大内皇城使。中書門下奏："條制，檢校官各納尚書省禮錢，舊例太師、太尉納四十千，後减落至二十千；太傅、太保元納三十千，减至十五千；司徒、司空元納二十千，减至一十千；僕射、尚書元納一十五千，减至七千；員外、郎中元納一十千，今納三千四百者。"詔曰："會府華資，皇朝寵

辛巳日，任命捧聖嚴衛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李從璋領官饒州刺史，充當大内皇城使。中書門下省奏報："按照條例，檢校官各自要交納尚書省禮錢，照舊例太師、太尉交納四十千，後來减少到二十千；太傅、太保原來交納三十千，减少到十五千；司徒、司空原來交納二十千，减少到十千；僕射、尚書原來交納十五千，减少到七千；員外、郎中原來交納十千，現在交納三千四百。"降詔書説："官府頒賜的豐富官資，聖明王朝褒寵的職官，凡是接受新的任命，各自交納禮

秩，凡沾新命，各納禮錢。爰自近年，多隳舊制，遂致紀綱之地，遽成廢墜之司。況累條流，就從減省，方當提舉，宜振規繩。但緣其間，翊衛勛庸，藩宣將佐，自軍功而遷陟，示恩澤以獎酬，須議從權，不在其例。其餘自不帶平章事節度使及防禦、團練、刺史、使府副使、行軍已下，三司職掌監務官，州縣官，凡關此例，并可徵納。其檢校官自員外郎至僕射，衹初轉一任納錢，若不改呼，不在徵納。仍委尚書省部司專切檢舉，置曆逐月具數申中書門下。”

錢。自從近年以來，舊的制度大多廢壞，於是使尚書省整頓紀綱的地方，突然間成了荒廢失職的官府。况且多次條陳上疏，俯從人意而減少禮錢，現在正應當提舉整治，要制定規矩準繩。衹是因爲在其中有保衛國家的功勛大臣，藩國的將官軍佐，他們先自立有軍功而逐步升遷的，要顯示恩德而獎賞酬報，必須商定一種權宜的方案，不在交納禮錢之列。其餘職官從不帶平章事職銜的節度使以及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節度使府副使、行軍司馬以下，三司掌管監務的官吏，州縣官，凡是涉及到這一類，都可以徵收繳納。至於檢校官，從員外郎到僕射，衹是最初改一任時交納禮錢，如果不改稱呼，不再徵收。仍舊委派尚書省有關部、司專門檢查處置，編定簿册按月彙總人數，申報中書門下省。”

癸未，詔辰州刺史豆盧革可責授費州司户參軍。溆州刺史韋説可責授夷州司户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仍令馳驛發遣。甲申，又詔曰：“責授費州司户參軍豆盧革、夷州司户參軍韋説等，自居台輔，累换歲華，負先皇倚注之恩，失大國燮調之理。朕自登宸極，常委鈞衡，略無謙遜之辭，但縱貪饕之意。除官受賂，樹黨徇私，每虧敬於朕前，徒自尊於人上。道路之諠騰不已，諫臣之條疏頗多，罪狀顯彰，典刑斯舉，合從極法，以塞群情。尚緣臨御之初，含弘是務，特軫墜泉之慮，爰施解網之仁，曲示優恩，俯寬後命。革可陵州長流百姓，説可合州長流百姓，仍委逐處長知所在。同州長春宫判官、朝請大夫、檢校尚書、禮部郎中、賜紫金魚袋豆盧昇，將仕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崇文館學士、賜緋魚袋韋濤等，各因權勢，驟列班行，無才業以可稱，竊寵榮而斯久。比行貶謫，以塞尤違。朕以纂襲之初，含容是務，父既寬於後命，子宜示於特恩，并停見

癸未日，下詔命令辰州刺史豆盧革可貶官授費州司户參軍。溆州刺史韋説可貶官授夷州司户參軍，都在編制外安置，視爲正式職官，并命令用驛站車馬遣送。甲申日，又降詔書説：“被貶官的費州司户參軍豆盧革、夷州司户參軍韋説等，自從官居首輔之位，已經經歷多年，辜負了先皇帝倚靠眷顧的恩德，喪失了大國協調整治的義理。朕自從登上帝位，常常委托他們秉持國柄的重任，絲毫没有謙虚遜讓的言辭，衹是放縱貪婪饕餮的私心。任命職官收受賄賂，培植黨羽徇私情，每每在朕的面前缺少敬意，衹是在萬人之上妄自尊大。道路上衆人的議論喧騰不止，諫官條列罪狀疏奏很多，罪狀顯明昭著，就應當施加刑律，本應該處以極刑，以平息衆人的憤怒之情。衹是因爲我登臨帝位的初期，一意追求包容寬大，特别顧念墜落淵泉的憂慮，施行解除羅網的仁愛，委屈心意而顯示優惠恩典，放寬以後處罰的成命。豆盧革永久流放陵州爲百姓，韋説永久流放合州爲百姓，并委派各處長官掌握他們的所在。同州長春宫判官、朝請大夫、檢校尚書、禮部郎中、賜紫金魚袋豆盧昇，將仕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崇文館學士、賜緋魚袋韋濤等，各自憑藉權勢，驟然列於朝班，没有可以稱道的才能學業，竊取寵幸榮禄已經很久。正要施行貶

任。"昇、濤即革、説之子也。

謫，來彌補過失。朕因爲繼承皇帝大業初始，一意追求包含寬容，父親輩既然已經寬貸了以後的成命，兒子們也應顯示特殊的恩典，一律停止現任官職。"豆盧昇、韋濤就是豆盧革、韋説的兒子。

舊五代史卷三十七(唐書十三)

本紀第十三

明宗紀(第三)

天成元年秋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有司上言："莊宗廟室酌獻，請奏《武成之舞》。"從之。鄆州節度使霍彥威移鎮青州。丁亥，莊宗神主祔廟，有司請祧懿祖室，從之。詔："陵州、合州長流百姓豆盧革、韋説等，可并自長流後，縱逢恩赦，不在原宥之限。豆盧昇、韋濤仍削除自前所受官秩。"壬辰，以久雨，放百僚朝參，詔天下疏理繫囚。甲午，汴州奏，舊管曹州乞却歸當道，從之。是日，詔曰："承前使府奏請判官，率皆隨府除移停罷。近年流例，有異前規，使府雖已除移，判官元安舊職。起今後若是朝廷除授者，即不計使府除移，如是使府奏請，即皆隨府移罷。舊例藩侯帶平章事者，所奏請判官，殿中已上許奏緋，中丞已上許奏紫，今不帶平章事亦許同帶平章事例處分。如防禦、團練使奏請判官，員外郎已下不在奏緋之限。其所奏判官、州縣官，并須將歷任告身隨奏至京。如未有官，假稱試攝，亦奏狀内分明署出。如藩鎮留後、權知軍州事，并不在奏請判官之限。如刺史要奏州縣官，須申本道，請發表章，不得自奏。近日州使奏請從事，本無官緒，妄結虛銜，不計職位高卑，多是

天成元年秋季八月乙酉初一，發生日食。官府上奏説："莊宗寺廟靈堂内酌酒祭奠，請求演奏樂章《武成之舞》。"依從了。鄆州節度使霍彥威調任青州節度使。丁亥日，莊宗靈位合并入祖廟，有關機構請取消懿祖靈位，依從了。降詔書稱："陵州、合州永久流放百姓豆盧革、韋説等，一律從永久流放以後，即使遇到恩赦，也不在赦免之列。豆盧昇、韋濤同時削除以前授予的職官。"壬辰日，因爲長久陰雨，免去百官入朝參見，下詔令全國審理清查拘禁的囚徒。甲午日，汴州上奏，原來所管轄的曹州，請求仍舊歸還給本道，依從了。當天，降詔書説："從前使府奏請設立判官，大多都跟隨使府除免移任停職罷官。近年以來任命官吏的條例，與以前的法規有區别，使府雖然除免移官，判官依舊安於原來的職任。從今以後，如果是朝廷任命的判官，就不管使府是否除免移任，依舊任職，如果是使府奏請，就都要跟隨本府移任罷職。按舊例，藩鎮節度使帶有平章事職銜的，他們所奏請的判官，殿中以上的允許奏請賜緋，中丞以上的允許奏請賜紫，現在不帶平章事職銜的節度使也許可如同帶平章事職銜的一例處理。至於防禦使、團練使奏請判官，員外郎以下的官吏不在奏請賜緋的範圍。他們奏請的判官、州縣官，必須一律將歷來任職的情况隨同奏章一起送到京城。如果被舉薦人没有官職，藉稱呼爲代理、試，也在奏狀内明確寫出。至於藩鎮節度留後、權知軍州事官員，一律不在奏請判官的範圍内。如果刺史要奏請州

請兼朱紫，不唯紊亂，實啓撓求。宜令諸道州府，切準敕命處分。”

縣官，必須申報本道，請求發出奏章，不能自行奏報。近日以來，州使奏請從事官，本來没有官職的，隨意開列虚假的職銜，不管職位的高低，大多是請求賜給朱紫，不祇亂了仕進之路，也開了求官之門。應當命令各道、州、府，切實按照詔令執行。”

丁酉，内出象笏三十四面，賜百官之無笏者。己亥，帝御文明殿，百官入閤，月望如月朔之儀，從新例也。荆南高季興上言，峽内三州，請朝廷不除刺史。幽州奏，契丹寇邊，詔齊州防禦使安審通率師禦之。辛丑，以前青州節度使符習爲鄆州節度使，以前華州節度使史敬鎔爲安州節度使。乙巳，禁鎔錢爲器，仍估定生銅器價斤二百，熟銅器斤四百，如違省價買賣者，以盗鑄錢論。丁未，樞密使院條奏：“諸道節度使、刺史内，有不守詔條，公行科歛，須行止絶。州使所納軍糧，不得更邀加耗。節度使、刺史所置牙隊，許於軍都内抽取，便給省司衣糧，况人數已多，訪聞尚有招致。諸邑人多有抵罪亡命，便於州府投名爲使下元隨，邀求職務，凌壓平人；及有力户人，於諸處行賂，希求事務。亦有州使妄稱修葺城池廨宇，科賦於人，及營私宅。諸縣鎮所受州使文符，如涉科歛人户，不得稟受。州府不得賒買行人物色，兼行科率。已前條件，州使如敢犯違，許人陳告，勘詰不虚，量行獎賞。宜令三京、諸道州府，準此處分。”

丁酉日，從内庫取出象牙朝板三十四面，賜給百官中没有朝板的人。己亥日，皇帝前往文明殿，百官入殿閤參見，每月十五日與月初的儀制相同，這是依照新的規定。荆南高季興上奏説，三峽中三個州，請朝廷不要任命刺史。幽州奏報，契丹國侵犯邊境，下詔命令齊州防禦使安審通率領軍隊抵禦。辛丑日，任命原青州節度使符習爲鄆州節度使，前任華州節度使史敬鎔爲安州節度使。乙巳日，禁止熔化銅錢製造器皿，并估定生銅器價格每斤二百錢，熟銅器每斤價格四百錢，如果違反省部價格買賣，按照偷鑄錢罪行論處。丁未日，樞密使院開列事項上奏：“各道節度使、刺史之中，有不遵守詔令條款，公開施行攤派聚歛的，必須嚴行禁止。州府、節度使收納軍糧，不得再妄自增加損耗。節度使、刺史設立的親兵隊，准許他們在軍隊内抽調選取，就撥給省、司發下的衣物糧餉，况且人數已經很多，聽説還在招收。各種人中有許多是要抵罪的亡命之徒，就在州府報名投靠成爲節度使下面的親隨，要挾索取職務，欺壓平民百姓；那些有財力的人户，在各處行賄，謀求職務。也有州官假稱要修繕城墻、官府房舍，向百姓攤派徵收錢財，到時却營建私人住宅。各縣、鎮領受的州府、使府的文書，如果是涉及到搜刮聚歛百姓的，不得接受。州府不得賒欠强買商人物品，同時再徵收苛刻的雜税。以上各項條款，州府如果敢於違犯，允許人們陳述控告，經過審理案情不虚假的，酌量給予獎賞。應當命令三個京城、各道州府，依照這一條款處置。”

新授青州節度使霍彦威奏，處斬新登州刺史王公儼，及同謀拒命指揮使李謹、王居厚等八人訖。初，同光中，符習爲青州節度使，宦官楊希望

新任命的青州節度使霍彦威奏報，已經將新任命的登州刺史王公儼以及同謀抗拒朝命的指揮使李謹、王居厚等八人斬殺了。當初，同光年間，符習任青州節度使，宦官楊希望任監軍，獨

爲監軍，專制軍政。趙在禮之據魏州，習奉詔以本軍進討，俄而帝爲亂軍所劫，習即罷歸。希望遣兵邀之，習懼而還。至滑州，帝遣人招之，習至，乃從帝入汴。希望聞魏軍亂，遣兵圍守習家，欲盡殺之。公儼素受希望獎愛，謂希望曰："内侍宜分腹心之兵，監四面守陴者，則誰敢異圖。"希望從之。公儼乘其無備，圍希望之第，擒而殺之。公儼遂與州將李謹等謀據州城，以邀符節，即令軍府飛章留己，兼揚言符習在鎮，人不便其政。帝乃除公儼爲登州刺史。公儼不時赴任，即以霍彦威代符習，聚兵淄州，以圖進取。彦威至淄州，會詔使至青州告諭，公儼即赴所任。彦威懲其初心，遣人擒公儼於北海縣，與同黨斬於州東。有司上言："莊宗祔廟，懿祖祧遷，準例舍故而諱新，懿祖例不諱，忌日不行香。"從之。壬子，襄州節度使劉訓加檢校太傅，以僞蜀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趙國公張格爲太子賓客，充三司副使，從任圜請也。

斷專行，把持軍政。趙在禮占據魏州的時候，符習奉詔令率領本部士兵討伐，不久明宗被亂軍劫持，符習就罷兵回鎮。楊希望派遣軍隊攔截他，符習害怕了，於是撤還。來到滑州，明宗派人招納他，符習去了，就跟從皇帝進入汴州。楊希望聽説魏州軍隊作亂，派遣士兵圍住了符習的家，想要將他們全部殺光。王公儼歷來受楊希望賞識喜愛，告訴楊希望説："内侍應該分派心腹士兵，監督四面守城的人，那麼誰還敢有其他打算呢?"楊希望聽從了。王公儼趁楊希望不防備，包圍了楊希望住宅，活捉了他，并將他殺了。王公儼就與本州將領李謹等人圖謀占據州城，來索求符節，就叫節度使府急速上奏章挽留自己，并且揚言説符習在節鎮，百姓不習慣他的政令。明宗於是任命王公儼爲登州刺史。王公儼不按時赴任，就用霍彦威替代符習，屯聚軍隊於淄州，作進取的打算。霍彦威來到淄州，正逢宣諭聖旨的使臣到青州傳旨，王公儼就去任職了。霍彦威對他原來的意圖有所戒備，派兵到北海縣擒獲了王公儼，連他的同黨一起在州城東面處斬。有關官府上奏説："莊宗靈位合并入祖廟，懿祖神主取消，按照禮儀，不再避舊諱而避新諱，照例懿祖不必避諱，身亡日也不燒香。"依從了。壬子日，襄州節度使劉訓加官檢校太傅，任命僞蜀國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趙國公張格爲太子賓客，任三司副使，這是依從任圜的奏請。

九月乙卯朔，詔汴州扶溝縣復隸許州。以前絳州刺史婁繼英爲冀州刺史，充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己未，幸至德宫，遂幸前隰州刺史袁建豐之第。帝嘗爲太原内牙親將，建豐爲副，至是建豐風疾沈廢，故親幸其第以撫之。庚申，以都官郎中庾傳美充三川搜訪圖籍使。傳美爲蜀王衍之舊僚，家在成都，便於歸計，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實録，及傳美使迴，所得纔九朝實録及殘缺雜書而已。癸亥，應聖節，百僚於敬愛寺設齋，召緇黄之衆於中興殿講論，從近例也。

九月乙卯初一，下詔指令汴州扶溝縣重新隸屬許州。任命原絳州刺史婁繼英爲冀州刺史，擔任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己未日，前往至德宫，順便去到前任隰州刺史袁建豐的住宅。明宗曾經擔任太原内牙親軍將領，袁建豐爲副將，到這時袁建豐患風疾殘廢已久，所以親自駕臨他的住宅安撫他。庚申日，任命都官郎中庾傳美充當三川搜訪圖籍使。庾傳美原來是蜀國王衍的官吏，家在成都，爲了便於回家，上言説成都有完整的本朝實録，等到庾傳美出使回來，得到的祇是九個朝代的實録和殘缺不全的雜書罷了。癸亥日是應聖節，百官在敬愛寺設齋飯，召集佛教徒衆在中興殿講道，這是遵從近時的慣例。戊辰

戊辰，以僞蜀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右金吾街使張貽範爲兵部尚書致仕。都官員外郎于鄴奏請指揮不得書契券輒賣良人，從之。癸酉，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尚書令、楚王馬殷可檢校太師、守尚書令。兩浙節度留後、静海軍節度、嶺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錢元瓘加食邑。中吴建武等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錢元璙加開府階，進食邑。甲戌，以前代州刺史馬溉爲左衛上將軍致仕。己卯，以光禄卿羅周敬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辛巳，以前復州刺史袁巖爲唐州刺史。詔曰："鳳翔節度使李曮，世聯宗屬，任重藩宣，慶善有稱，忠勤顯著。既在維城之列，宜新定體之文。是降寵光，以隆敦叙，俾焕成家之美，貴崇猶子之親。宜於本名上加'從'字。"癸未，文武百僚至張全義私第柩前立班辭，以來月二日葬故也。

冬十月甲申朔，詔賜文武百僚冬服綿帛有差。近例，十月初寒之始，天子賜近侍執政大臣冬服。帝顧謂判三司任圜曰："百僚散未?"圜奏曰："臣聞本朝給春冬服，遍及百僚，喪亂已來，急於軍旅，人君所賜，未能周給。今止近臣而已，外臣無所賜。"帝曰："外臣亦吾臣也，卿宜計度。"圜遂與安重誨據品秩之差，以定春冬之賜，其後遂以爲常。右拾遺曹琮上疏，内一件："百僚朔望入閤，及五日内殿起居，請許三署寺監官輪次轉對奏事。"從之。刑部員外郎孔莊上言："自兵興以來，法制不一，諸道州縣常行枷杖，多不依格律，請以舊制曉諭，改而正之。"丙戌，吏部侍

日，任命僞蜀國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右金吾街使張貽範爲兵部尚書，退休。都官員外郎于鄴奏請指揮不得以書契買賣平民，依從了。癸酉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尚書令、楚王馬殷被任命爲檢校太師、守尚書令。兩浙節度留後、静海軍節度使、嶺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錢元瓘增加食邑。中吴建武等軍節度使、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錢元璙加官階開府儀同三司，增加食邑。甲戌日，任命原代州刺史馬溉以左衛上將軍職銜退休。己卯日，任命光禄卿羅周敬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充任街使。辛巳日，任命原復州刺史袁巖爲唐州刺史。降詔書説："鳳翔節度使李曮，世系與宗族相聯，委以藩鎮重任，吉慶善美人所稱道，忠心勤勞績效顯著。已經在捍衛國家的將士的行列，應該重新確定有關族屬的文字。頒降恩寵榮光，使你的親族興盛和睦，讓你成家立業的美德輝煌燦爛，貴在推崇我們叔侄之間的親緣關係。應當在本名上加一'從'字。"癸未日，文武百官到張全義私家住宅，在靈柩前列班告别，因爲下月二日要安葬的緣故。

冬季十月甲申初一，下詔命令按級别賜給文武百官縫製冬裝的棉花、布帛。近時的慣例，十月開始寒冷的時候，天子賞賜近侍大臣、宰相冬季服裝。皇帝回頭詢問判三司任圜道："百官們散發没有?"任圜上奏説："臣下聽説本朝賜給春冬服裝，遍及百官。自從戰亂以來，忙於供應軍隊，君主賞賜的衣物，不能够周遍。目前衹是近侍大臣纔有，在外的臣僚没有賜給。"皇帝説："在外的臣子也是我的臣下，你應當計劃賜給。"任圜就與安重誨一道按照官品的次序，規定了春冬賞賜的服裝，以後就作爲常例了。右拾遺曹琮上奏疏，其中一項説："百官每月初一、十五日入殿閤以及每五天入内殿問候起居，請允許三署寺、監官員依次輪流對答，奏報政事。"依從了。刑部員外郎孔莊上疏説："自從戰事興起以來，法令不一致，各道州縣經常施行枷杖刑罰，大多

郎盧文紀上言："請内外文武臣僚，每歲有司明定考校，將相乞迴御筆，以行黜陟。"疏下中書門下商量，宰臣奏請施行，從之。丁亥，雲南巂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傳能、阿花等來朝貢，帝御文明殿對之，百僚稱賀。庚寅，以客省使李嚴領泗州防禦使，以河中節度副使李鏻爲太子賓客。壬辰，邠州節度使毛璋移鎮潞州。巴州進嘉禾合穗。甲午，以前隰州刺史袁建豐遥領洪州節度使。

不依照法令條文，請求將舊的法制告訴他們，更改糾正他們。"丙戌日，吏部侍郎盧文紀上疏說："請求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員，每年由有關官府明確擬定考核，將相大臣也請求交回御筆誥命，以便施行貶黜獎勵。"奏疏交中書門下省商議，執政大臣們奏請施行，依從了。丁亥日，雲南巂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派遣大鬼主傳能、阿花等人來朝見進貢，皇帝前往文明殿接見了他們，百官稱賀。庚寅日，任命客省使李嚴遥領泗州防禦使，任命河中節度副使李鏻爲太子賓客。壬辰日，邠州節度使毛璋調任潞州節度使。巴州進獻稻穗長在一起的稻子。甲午日，任命原隰州刺史袁建豐遥領洪州節度使。

庚子，幽州奏，契丹平州守將僞署幽州節度使盧文進率户口歸明，百僚稱賀。辛丑，契丹遣使來告哀，言國主阿保機以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卒。詔曰："朕近纘皇圖，恭修帝道，務安夷夏，貴洽雍熙。契丹王世預歡盟，禮交聘問，遽聞凶訃，倍軫悲懷，可輟今月十九日朝參。"丙午，以巂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李卑晚爲寧遠將軍，大渡河山前邛川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鄧摽莎爲定遠將軍。丁未，幽州奏，盧文進所率降户孳畜人口在平州西，首尾約七十里。庚戌，以吏部侍郎盧文紀爲御史中丞，時御史大夫李琪三上表求解任故也。以兵部侍郎劉岳爲吏部侍郎，以户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馮道爲兵部侍郎，以中書舍人、充端明殿學士趙鳳爲户部侍郎，并依前充職。壬子，静江軍節度使、桂州管内觀察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扶風郡王馬賨加食邑實封，澧朗觀察使、檢校太傅、兼侍中馬希振加檢校太尉。盧文進至幽州，遣軍吏奉表來上。

庚子日，幽州奏報，契丹平州守將僞命幽州節度使盧文進率領部衆民户歸順，百官祝賀。辛丑日，契丹國派遣使臣來報告哀訊，説國主耶律阿保機在今年七月二十七日逝世。降詔書說："朕近來繼承皇業，恭敬地修養做皇帝的正道，一意安撫境内百姓、境外蠻夷，是爲了達於和睦太平。契丹國王世世代代締結友好的盟約，以禮節交往，相互聘問，突然聽到他的噩耗，加倍增添了朕的悲哀，可停止本月十九日的朝參。"丙午日，任命巂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李卑晚爲寧遠將軍，大渡河山前邛川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鄧摽莎爲定遠將軍。丁未日，幽州奏報，盧文進率領的歸降民户人口牲畜住在平州以西，首尾綿延大約七十里。庚戌日，任命吏部侍郎盧文紀爲御史中丞，這是由於當時御史大夫李琪三次上表請求解除職任的緣故。任命兵部侍郎劉岳爲吏部侍郎，任命户部侍郎、充任端明殿學士馮道爲兵部侍郎，任命中書舍人、充端明殿學士趙鳳爲户部侍郎，都依舊擔任原有官職。壬子日，静江軍節度使、桂州管内觀察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扶風郡王馬賨增加食邑的實際户數，澧朗觀察使、檢校太傅、兼侍中馬希振加官檢校太尉。盧文進到幽州，派遣軍中官吏送表上呈。

十一月戊午，以滄州留後王景戡爲邢州節度使。青州奏，得登州狀

十一月戊午日，任命滄州節度留後王景戡爲邢州節度使。青州奏告，得到登州文狀申報，契

申，契丹先攻逼渤海國，自阿保機身死，雖已抽退，尚留兵馬在渤海扶餘城，今渤海王弟領兵馬攻圍扶餘城内契丹次。己未，以翰林學士、尚書户部郎中、知制誥劉昫爲中書舍人充職。辛酉，以前秘書少監温輦爲太子詹事。壬戌，以前房州刺史朱罕爲潁州團練使。是日，詔曰："應今日已前修蓋得寺院，無令毁廢，自此已後不得輒有建造。如要願在僧門，并須官壇受戒，不得衷私剃度。"癸丑，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仗衛如式。禮部侍郎裴皞上言："諸州刺史經三考方請替移。"詔曰："有政聲者就加恩澤，無課最者即便替移。"密州獻芝草。庚午，河陽節度使夏魯奇移鎮許州，留後梁漢顒爲邠州節度使。淮南楊溥遣使貢獻，賀登極。乙亥，以前振武留後張温爲利州昭武軍留後，以果州刺史孫鐸爲漢州刺史，充西川馬步軍都指揮使。壬午，静海軍節度、安南管内觀察等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錢元球加開府階，進食邑。癸未，鎮州奏，準詔盧文進所率歸業户口，蠲放租税三年，仍每口給糧五斗。

十二月戊子，盧文進及將吏四百人見，賜鞍馬、玉帶、衣被、器玩、錢帛有差。詔曰："朕中興寶祚，復正皇綱。萬國駢羅，俱在照臨之内；八紘遼敻，咸居覆載之間。矧彼雲南，素歸正朔，洎平僞蜀，思錫舊恩，於乃眷以雖深，欲霈覃而未暇。百蠻都首領李卑晚、六姓蠻都首領勿鄧摽莎等，天資智勇，世禀忠勤，梯航之道路纔通，琛賮之貢輸已至。率其種落，竭乃悃誠，備傾向化之心，深獎來庭之意。今則各頒國寵，别進王封。其巂州刺史李及、大鬼主離吠

丹國先前進攻渤海國，自從耶律阿保機死了以後，雖然已經抽調軍隊撤退，還留有軍馬在渤海國扶餘城，現在渤海王的弟弟率領兵馬圍攻扶餘城内的契丹軍隊。己未日，任命翰林學士、尚書户部郎中、知制誥劉昫爲中書舍人，充任職官。辛酉日，任命原秘書少監温輦爲太子詹事。壬戌日，任命原房州刺史朱罕爲潁州團練使。這一天降詔説："凡是現今已經修蓋好的寺院，不要讓它們毁棄，從今以後不得隨便建造。如果是願意皈依佛門，必須一律在官家法壇接受戒具，不得私自剃度。"癸丑日是冬至節，皇帝前往文明殿接受朝賀，依照制度排列儀仗護衛。禮部侍郎裴皞上奏説："各州刺史經歷三次考核，纔可以請求替代移任。"降詔説："有政績聲譽的賜給恩典，政績普通的就便替换移官。"密州進獻靈芝草。庚午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調任許州節度使，節度留後梁漢顒調任邠州節度使。淮南楊溥派遣使臣進貢禮品，祝賀登基。乙亥日，任命前任振武軍節度留後張温爲利州昭武軍節度留後；任命果州刺史孫鐸爲漢州刺史，充任西川馬步軍都指揮使。壬午日，静海軍節度使、安南管内觀察等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錢元球加官階爲開府儀同三司，增加徵收賦税封邑。癸未日，鎮州奏報，依照詔令，盧文進率領的歸降人户，放免三年租税，同時每人撥給糧食五斗。

十二月戊子日，盧文進和將官四百人朝見，分别賜給駿馬、鞍韉、玉帶、衣飾、器玩、錢帛。降詔説："朕中興國運，又使綱常端正。萬國排列，都在光輝照耀之内；八荒遥遠的地方，都在包容庇蔭之間。何況那雲南一地，歷來歸順於王化，到平定僞蜀國之際，思念賜予舊的恩典，顧念繾綣的心意雖然深邃，但想要廣布恩德却没有閑暇。百蠻總首領李卑晚、六姓蠻總首領勿鄧摽莎等人，天賦智謀勇武，世代禀受忠心勤懇，登山航海的道途纔開通，珍寶玉器的貢奉已經到達。率領你們的種族，竭盡你們的忠心虔誠，完全表達傾向王化的赤心，朕大力獎賞歸順的心意。現在給每人頒賞國家的恩寵，分别晋封

等，或遥貢表函，或躬趨朝闕，亦宜特授官資，各遷階秩。勉敦信義，無墜册書，示爾金石之堅，保我山河之誓。欽承休命，永保厥終。”壬辰，帝狩於近郊，臘故也。甲午，以契丹盧龍軍節度使盧文進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滑州節度使。戊戌，詔嚴禁鑞錢。庚子，皇第二子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從榮可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天雄軍節度使、鄴都留守。以武安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希範爲澧州刺史，鐵林都知事馬希杲爲衡州刺史。壬寅，潁州刺史孫岳加檢校太保，獎能政也。

王爵。其中嶲州刺史李及、大鬼主離吠等人，或是從遠方進貢章表，或是親自趕赴朝廷，也應該特恩授予官資，各自升遷官職品秩。勉勵推崇誠信仁義，不要使册命遺失廢墜，顯示與你們的友好如金石一樣牢固，守住我們如山河長久的誓約。你們要恭敬地接受美好的旨命，始終如一。”壬辰日，因爲是臘月，皇帝在近郊狩獵。甲午日，任命契丹國盧龍軍節度使盧文進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任滑州節度使。戊戌日，下詔命令嚴格禁止夾錫鉛的錢。庚子日，批准任命皇上第二個兒子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李從榮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天雄軍節度使、鄴都留守。任命武安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希範爲澧州刺史，鐵林都知事馬希杲爲衡州刺史。壬寅日，潁州刺史孫岳加官檢校太保，獎賞他治理的政績。

丙午，中書門下奏：“故事，藩鎮節度、觀察使帶平章事，於都堂上事刊石記壁，合納禮錢三千貫，以充中書及兩省公使。今欲各納禮錢五百千，於中書立石亭子，鎸勒宰臣使相官氏、授上年月，餘充修葺中書及兩省公署部堂什物。”從之。

丙午日，中書門下省上奏説：“按過去的事例，藩鎮節度使、觀察使帶平章事職銜，在都堂上立石碑作記，應當交納禮錢三千貫，用來充當中書及兩省的公使錢。現在要他們各自交納禮錢五百千，在中書省内修建石亭子，鎸刻宰相樞密使臣的官號、除授年月，其餘的錢用來修繕中書省及兩省的公署部堂，添置器物。”依從了。

庚戌，御史臺奏：“京城坊市士庶工商之家，有婢僕自經投井，非理物故者，近者已來，凡是死亡，皆是臺司左右巡舉勘檢，施行已久，仍恐所差人吏及街市胥徒，同於民家，因事邀脅。臣詢訪故事，凡京城民庶之家，死喪委府縣檢舉，軍家委軍巡，商旅委户部。然諸司檢舉後，具事由申臺，其間或枉濫情故，臺司訪聞，即行舉勘。如是文武兩班官吏之家，即是臺司檢舉。臣請自今已後，并準故事施行者。”詔曰：“今後文武兩班及諸道商旅，凡有喪亡，即準臺司所奏施行。其坊市民庶軍士之家，凡死喪及婢僕非理物故，依臺司奏，委府縣、軍巡同檢舉，仍不得縱其吏卒，於物故之家妄有邀脅。或恐暑月尸柩

庚戌日，御史臺奏告説：“京城街市上士人百姓工匠商人的家庭，有女奴僕人上吊投井自殺，非正常死亡的。近年以來，凡是死亡的人，都是由臺司、左右巡舉院勘察檢驗，實行時間已經很久了，仍然害怕委派的差人以及街市上的保長鄉丁，串通民家，來進行要挾勒索。臣下探問查訪過去的事例，凡是京城市民百姓之家，有死喪都委派府、縣檢驗核實，軍人家庭委派軍巡院檢驗，商人委派户部檢驗。但是各司檢察以後，都開列事項申報臺司，中間或者有冤枉濫殺的内情，臺司查訪知情，就再行勘察糾舉。如果是文武兩班官員的家庭，就由臺司檢驗。臣下請求從今以後，一律依照過去的事例施行。”降詔書説：“從今以後文武兩班官員和各道的商人家庭，凡是有喪亡，就依照臺司奏請的條例施行。那些街市上的平民、士兵的家庭，凡是有死喪和女奴僕人非正常死亡的，依照臺司奏請，委派府縣、軍

難停，若待申聞檢舉，縱無邀脅，亦須經時日。今後仰本家唤四鄰檢察，若無佗故，逐便葬埋。如後别聞枉濫，妄有保證，官中訪知，勘詰不虚，本户鄰保并行科罪。如聞諸道州府，坊市死喪，取分巡院檢舉，頗致淹停，人多流怨，亦仰約京城事例處分。”

巡院共同檢察核實，同時不得放縱自己的吏員士卒，在喪者的家庭隨意勒索。但恐怕夏天尸體不能過久停留，如果等待申報檢察，即使没有要挾敲詐，也必須等待較長時日。今後可由本家叫來四周鄰居檢察，如果没有其他緣故，就任便埋葬。如果今後另外聽説有冤枉，胡亂予以保證，官府探知内情，勘查審理不虚假，死者本户、四周鄰居人户要一起判罪。又聽説各道的州府，街市上有喪亡之家，要等待分巡院檢驗，大多造成拖延滯留，百姓多有怨怒，也應參照京城事例處理。”

舊五代史卷三十八(唐書十四)

本紀第十四

明宗紀(第四)

天成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常儀。制曰："王者祇敬宗祧，統臨寰宇，必順體元之典，特新制義之文。朕以眇躬，獲承丕構，襲三百年之休運，繼二十聖之耿光。馭朽納隍，夕惕之心罔怠；法天師古，日躋之道惟勤。今則載戢干戈，渾同書軌，荷玄穹之眷祐，契兆庶之樂推。檢玉泥金，非敢期於薄德；耕田鑿井，誠有慕於前王。將陳享謁之儀，即備郊丘之禮，宜更稱謂，永耀簡編。今改名爲亶，凡在中外，宜體朕懷。"宣制訖，百僚稱賀，有司告郊廟社稷。丙辰，詔："端明殿學士班位宜在翰林學士之上，今後如有轉改，只於翰林學士内選任。"先是，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之下，又如三館例，官在職上，趙鳳轉侍郎日，諷宰相府移之。既而禁林序列有不可之言，安重誨奏行此敕，時論便之。癸亥，宰臣鄭珏加特進、門下侍郎兼太微宫使，崇文館大學士任圜加光禄大夫、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以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馮道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太常卿崔協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戊辰，以前鄧州節度使劉玘卒，廢朝。左拾遺李同上言：

天成二年春季正月癸丑初一，皇帝前往明堂殿接受朝賀，儀仗護衛如常規儀式。降詔説："爲王的人尊敬祖宗血統，統治天下，必定順從效法玄元的典章，特予更新制訂禮義的條文。朕以卑微渺小的身份，得以承繼宏大的基業，承襲三百年的好運，接續二十位聖人的輝煌。像用朽索駕馭六馬，拯救百姓於水火之中，戒慎恐懼的心思不敢懈怠；效法上天，摹仿古人，很勤奮地尋求每天登進的道途。現在已經平息了戰争，書同文，車同軌，依賴着上天的顧念保佑，符合萬民百姓的樂意推戴。執掌金印玉璽，并非敢期望我菲薄的德行；耕種田土，開鑿水井，確實羡慕前代的君王。朕將要講求祭享拜謁的儀制，就備辦封禪天地的禮品，應當更改稱謂，永遠照耀簡册。現在改名爲亶，凡是朝野内外的臣僚百姓，應該體念朕的胸懷。"宣讀詔書完畢，百官祝賀，有關官府祭告祖宗、天地神廟。丙辰日，降詔書説："端明殿學士的班位應當在翰林學士之上，今後如果有轉班改官的，衹從翰林學士中挑選任職。"在此之前，端明殿學士的班位在翰林學士之下，又如三館的條例，官階在職任之上，趙鳳轉官侍郎的時候，示意宰相府移動班序。不久禁苑班列中有這種辦法不可行的説法，安重誨啓奏頒行這道詔令，當時輿論認爲很方便。癸亥日，宰相鄭珏加官特進、門下侍郎兼太微宫使，崇文館大學士任圜加官光禄大夫、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任命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馮道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任命太常卿崔協

"天下繫囚，請委長吏逐旬親自引問，質其罪狀真虛，然後論之以法，庶無枉濫。"從之。

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戊辰日，因爲前任鄧州節度使劉玘去世，停止上朝。左拾遺李同上奏說："天下拘押的囚徒，請求委派長、令每十天親自提審詢問，核實他們罪狀的真僞，然後按法令論斷，這樣大概可以没有冤枉無辜。"依從了。

辛未，皇子河中節度使從珂加同平章事。以鎮州留後、檢校司徒王建立爲鎮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癸酉，第三子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從厚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北面副招討房知温奏，嬀州界奚陁羅支内附。乙亥，以監門衛大將軍傅𧓍爲右武衛上將軍。丙子，詔曰："頃自本朝多難，雅道中微，皆尚浮華，罕持廉讓。其有除官蘭省，命秩柏臺，或以人事相疏，或以私仇見訝，稍乖敬奉，遽至棄捐，蓋司長之振威，處君恩而何地。今後應新授官朝謝後，可準例上事，司長不得輒以私事阻滯。其本官亦不得因遭抑挫，托故請假。"

辛未日，皇帝之子河中節度使李從珂加官同平章事。任命鎮州節度留後、檢校司徒王建立爲鎮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癸酉日，第三個兒子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李從厚加官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河南府尹，判六軍諸衛事。北面副招討房知温奏報，嬀州界内奚族陁羅支歸附。乙亥日，任命監門衛大將軍傅𧓍爲右武衛上將軍。丙子日，降詔說："近期以來，本朝有很多災難，雅學中道衰微，人人都崇尚浮靡華麗，很少有人保持廉潔謙讓。其中有任命爲文學侍從官的，除授爲御史諫官的，或者是因爲人事關係相疏遠，或者是因爲私下有仇而怨恨，稍有不尊敬的舉動，即刻遭受拋棄罷官，大概監司長官要發令施威，衹是不知道將君主的恩典置於何處。今後凡是新任命的官員在朝堂謝恩以後，可以依照常例上奏政事，各司長官不得隨便以私事阻撓。至於官吏本人，也不得因爲遭受抑制挫折，就藉故請假。"

戊寅，皇子從厚領事於河南府，宰相鄭珏已下會送，非例也。己卯，樞密使、光禄大夫、檢校太保、行兵部尚書安重誨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侍中，樞密使、檢校太保、守秘書監孔循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詔崇文館依舊爲弘文館。初，同光中，宰相豆盧革以同列郭崇韜父名弘，希其意奏改之，今乃復焉。辛巳，詔曰："亂離斯久，法制多隳，不有舉明，從何禁止。起今後三京及州使職員名目，是押衙兵馬使，騎馬得有暖坐。諸都軍將衙官使下係名糧者，只得衣紫皂，庶人商旅，只著白衣，此後不得參雜。兼有富户，或投名於勢要，以求影庇；或希假于攝

戊寅日，皇帝之子李從厚授予河南府職官，宰相鄭珏以下的官員聚會送行，這是有違常例的。己卯日，樞密使、光禄大夫、檢校太保、行兵部尚書安重誨加官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侍中，樞密使、檢校太保、守秘書監孔循加官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下詔命令崇文館依舊改爲弘文館。當初，同光年中，宰相豆盧革因爲與他同列的宰相郭崇韜的父親名叫郭弘，迎合他的心意上奏改換，現在又恢復舊名。辛巳日，降詔書說："天下亂離已經很久了，法制大多毀壞，如果没有明確宣布，從哪裏加以禁止？從今以後，三京和州府、節度使的各類職官，是押衙兵馬使的，坐騎可以有暖坐。在各都軍將衙門官使下面係名領取糧餉的人，衹能穿紫色、黑色服裝，平民、商人，衹穿白色服裝，今後不得混雜。還有些富裕户，有的投名在位勢顯要的人家，以尋求

貴，以免丁徭。仰所在禁勘，以肅奸欺。”

庇護；有的希望假手於權貴的人家，以逃避丁税徭役。責成所在官府禁止核查，以肅清奸謀欺詐。”

二月壬午朔，新羅遣使朝貢。丁亥，以北京皇城使李繼朗爲龍武大將軍，北京都指揮使李從臻爲左衛大將軍，捧聖都指揮使李從瑑爲右監門衛大將軍。戊子，以前北面水陸轉運招撫使、守冀州刺史烏震領宣州節度使。庚寅，陝州節度使、檢校司徒石敬瑭加檢校太傅兼六軍諸衛副使。壬辰，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奏，泗州防禦使、充西川兵馬都監李嚴，扇摇軍衆，尋已處斬。以潁州刺史孫岳爲耀州團練使。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史，尋令中使誅之，夷其族，以其首謀大逆以弑莊宗也。以尚書左丞崔沂爲太子少保致仕。壬寅，制曰：荆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可削奪官爵。仍令襄州節度使劉訓充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許州節度使夏魯奇爲副招討使，統蕃漢馬步四萬人進討，以其叛故也。又命湖南節度使馬殷以湖南全軍會合。以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授夔州刺史西方鄴爲副招討使，共領川軍下峽州，三面齊進。

二月壬午初一，新羅國派遣使臣入朝進貢。丁亥日，任命北京皇城使李繼朗爲龍武大將軍，北京都指揮使李從臻爲左衛大將軍，捧聖都指揮使李從瑑爲右監門衛大將軍。戊子日，任命原北面水陸轉運招撫使、守冀州刺史烏震爲宣州節度使。庚寅日，陝州節度使、檢校司徒石敬瑭加官檢校太傅兼六軍諸衛副使。壬辰日，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奏報，泗州防禦使、充任西川兵馬都監李嚴，蠱惑軍士，不久前已經處斬。任命潁州刺史孫岳爲耀州團練使。丙申日，任命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史，不久又命令近侍官誅殺了他，滅了他的親族，因爲他爲首謀叛殺害了莊宗的緣故。任命尚書左丞崔沂以太子少保的頭銜退休。壬寅日，降詔書説：荆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可以剥奪官職爵位。并命令襄州節度使劉訓擔任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許州節度使夏魯奇爲副招討使，統率蕃漢人馬四萬進伐征討，是因爲他反叛的緣故。又命令湖南節度使馬殷率領湖南的全部軍隊前去會合。任命東川節度使董璋充當東南面招討使，剛任命的夔州刺史西方鄴任副招討使，共同率領東川軍隊從峽州而下，三面一齊進軍。

甲辰，兖州節度使房知温加同平章事，宋州節度使王晏球加檢校太傅。丁未，以禮部尚書蕭頃爲太常卿。戊申，以御史大夫李琪爲右僕射，以太子賓客李鏻爲户部尚書，以吏部侍郎李德休爲禮部尚書，以前吏部侍郎崔貽孫爲吏部侍郎，以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趙鳳爲兵部侍郎，依前充職。庚戌，詔諸道節度使男及親嫡骨肉未沾恩命者，特許上聞。河南府新安縣宜爲次赤，以雍陵在其界

甲辰日，兖州節度使房知温加官同平章事，宋州節度使王晏球加檢校太傅。丁未日，任命禮部尚書蕭頃爲太常卿。戊申日，任命御史大夫李琪爲右僕射，任命太子賓客李鏻爲户部尚書，任命吏部侍郎李德休爲禮部尚書，任命前任吏部侍郎崔貽孫爲吏部侍郎，任命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趙鳳爲兵部侍郎，按原來職官任職。庚戌日，下詔規定各道節度使的兒子以及嫡親骨肉没有獲得恩命的，特許上報奏聞。河南府新安縣應當升爲次等赤縣，因爲雍陵在其境内的緣故。辛亥日，任命刑部侍郎歸藹爲户部侍郎。

故也。辛亥，以刑部侍郎歸藹爲户部侍郎。

三月壬子朔，以中書舍人馬縞爲刑部侍郎。幸會節園，宰相、樞密使及在京節度使共進錢絹，請開宴。癸丑，遣供奉官賈俊使淮南。甲寅，以西川節度副使李敬周爲遂州武信軍留後。乙卯，開府儀同三司、司徒致仕趙光逢可太保致仕，仍封齊國公。以武信軍節度使李紹文卒廢朝。丙辰，宰臣判三司任圜奏："諸道藩府，請依天復三年已前許貢綾絹金銀，隨其土産折進馬之直。又請選孳生馬，分置監牧。"并從之。太常丞段顒請國學《五經》博士各講本經，以申横經齒胄之義，從之。庚申，以前澤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孔勍爲河陽節度使。壬戌，幸甘水亭。甲子，青州節度使霍彦威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以大内皇城使、守饒州刺史李從璋爲應州節度使。丁卯，詔："所在府縣糾察殺牛賣肉，犯者準條科斷。其自死牛即許貨賣，肉斤不得過五錢，鄉村民家死牛，但報本村所由，準例輸皮入官。"癸酉，以户部郎中、知制誥盧詹爲中書舍人。

三月壬子初一，任命中書舍人馬縞爲刑部侍郎。前往會節園，宰相、樞密使和在京的節度使共同進獻錢幣絹帛，請求舉行宴會。癸丑日，派遣内廷供奉官賈俊出使淮南。甲寅日，任命西川節度副使李敬周爲遂州武信軍節度留後。乙卯日，批准已退休的開府儀同三司、司徒趙光逢以太保職銜退休，仍封爲齊國公。因爲武信軍節度使李紹文死亡廢罷朝參。丙辰日，宰相、判三司事任圜奏報説："各道藩鎮州府，請求依照天復三年以前條例允許上貢綾帛、綢絹、金銀，依照本地的土産折合進貢馬的價值。又請選擇正值繁殖年歲的馬匹，分别設置監司放牧。"都依從了。太常丞段顒請求國子學《五經》博士各自講授所研習的經書，以便表明讓成年宗室子弟研習經書的義理，依從了。庚申日，任命前澤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孔勍爲河陽節度使。壬戌日，前往甘水亭。甲子日，青州節度使霍彦威加官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任命大内皇城使、守饒州刺史李從璋爲應州節度使。丁卯日，降詔書説："各地府、縣清查處理所在地方殺牛賣肉者，違犯的人依照條款論罪。那些自然死亡的牛就允許出售，牛肉每斤不得超過五文錢，鄉村中民户死牛，衹需報告本村事情緣由，依照條例輸送皮革給官府。"癸酉日，任命户部郎中、知制誥盧詹爲中書舍人。

夏四月辛巳朔，房知温奏："前月二十一日，盧臺戍軍亂，害副招討寧國軍節度使烏震，尋與安審通斬殺亂兵訖。"帝聞之，廢朝一日，贈震太傅。新羅國遣使貢方物。丁亥，以華州留後劉彦琮爲本州節度使。是日，幸會節園宴近臣。己丑，以兵部侍郎崔居儉權知尚書左丞，以户部侍郎王權爲兵部侍郎，以禮部侍郎裴皞爲户部侍郎，以翰林承旨、守中書舍人李愚爲禮部侍郎充職。庚寅，御史臺奏："今月三日廊下食，百官坐定，

夏季四月辛巳初一，房知温奏報："上月二十一日，盧臺守軍叛亂，殺害了副招討寧國軍節度使烏震，隨即與安審通一起已經將叛亂兵士斬殺了。"皇帝聽到這一消息，下詔命令罷朝一天，追贈烏震爲太傅。新羅國派遣使臣進貢土産。丁亥日，任命華州節度留後劉彦琮爲本州節度使。這一天，前往會節園，賞賜近侍大臣宴席。己丑日，任命兵部侍郎崔居儉權知尚書左丞，户部侍郎王權爲兵部侍郎，禮部侍郎裴皞爲户部侍郎，任命翰林學士承旨、守中書舍人李愚爲禮部侍郎，擔任現職。庚寅日，御史臺上奏説："本月三日在廊下賜食，朝廷百官坐定以後，兩省長官

兩省官方來，自五品下輒起。”詔曰：“每赴廊餐，如對御宴，若行私禮，是失朝儀，各罰半月俸。”

詔：“盧臺亂軍龍晊所部鄴都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在營家口骨肉，并可全家處斬。”龍晊所部之衆，即梁故魏博節度使楊師厚之所招置也，皆天下雄勇之士，目其都爲銀槍效節，僅八千人。師厚卒，賀德倫不能制。西迎莊宗入魏，從征河上，所向有功。莊宗一統之後，雖數頒賚，而驕縱無厭。同光末，自貝州劫趙在禮，據有魏博。及帝纘位，在禮冀脱其禍，潛奏願赴朝覲，遂除皇子從榮爲帥，乃令北禦契丹。是行也，不支甲胄，惟幟於長竿表隊伍而已，故俯首遄征。在途聞李嚴爲孟知祥所害，以爲劍南阻絶，互相煽動。及屯於盧臺，會烏震代房知温爲帥，轉增浮説。震與房知温博於東寨，日亭午，大噪於營外，知温上馬出門，爲甲士所擁，且曰：“不與兒郎爲主，更何處去?”知温紿之曰：“馬軍皆在河西，步卒獨何爲也!”遂得躍馬登舟，濟於西岸。安審通戢騎軍不動，知温與審通謀伺便攻之，令亂兵卷甲南行。騎軍徐進，部伍嚴整。叛者相顧失色，列炬宵行，疲於荒澤。遲明，潛令外州軍别行，知温等遂擊亂軍，横尸於野，餘衆復趨舊寨，至則已焚之矣。翌日，盡戮之，脱於叢草溝塍者十無二三，迨夜竄於山谷，稍奔於定州。及王都之敗，乃無噍類矣。癸巳，兖州節度使房知温加侍中，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加檢校太傅，并賞盧臺之功也。

纔到來，五品以下的官員就起立。”下詔説：“每逢赴廊下賜食，如同赴御宴，如果行私宴禮節，是有損朝廷威儀，各人罰半個月俸禄。”

降詔書説：“盧臺叛亂的軍隊龍晊管轄的鄴都奉節等九個指揮三千五百人，他們在軍營中的家屬兒女，一律批准全家處斬。”龍晊管轄的軍隊，就是梁朝原魏博節度使楊師厚招收設立的部隊，都是天下雄健武勇之士，將他們總稱爲銀槍效節，差不多有八千人。楊師厚死後，賀德倫不能管制。軍兵到西邊迎接莊宗入魏，跟從他征戰黄河之上，所到之處建立功業。莊宗統一天下後，雖然多次頒給賞賜，但是軍兵驕横放縱，没有滿足。同光末年，軍兵從貝州劫持趙在禮，占據了魏博。到皇帝繼承了皇位，趙在禮企圖逃脱禍難，暗地上奏章願意赴朝廷覲見，皇帝於是任命兒子李從榮爲主帥，命令他們防禦北方的契丹。這次出征，不發給鎧甲，衹是在長竿上設立標幟以區分隊伍而已，因此士兵們俯首聽命。在半路上聽説李嚴被孟知祥殺害了，認爲劍南與中原隔絶，於是互相煽動。等到屯駐於盧臺的時候，正逢烏震代替房知温爲主帥，謡言反而增多。烏震與房知温在東邊營寨賭博，到中午士兵大肆喧噪於營外，房知温上馬出營門，被甲士逼迫簇擁，并且説：“主帥不替兒郎們作主，更往何處去?”房知温哄騙他們説：“馬軍都在黄河西岸，衹有步兵有什麽作用呢?”於是得以驅馬登船，渡河到西岸。安審通控制騎兵不亂，房知温與安審通商議伺機進攻叛亂軍兵，命令亂兵收拾器甲向南行進。騎兵緩緩行進，隊伍嚴整。叛亂士兵面面相覷，大驚失色，打起火把晚上行軍，在荒地沼澤中奔走，疲憊不堪。天快亮了，悄悄命令其他州的軍隊從别路行進，房知温等人就攻擊叛亂軍兵，尸體遍布於原野，其餘士兵又奔回原來的營寨，趕到時却已經被燒毁了。第二天，將他們全部誅殺，士兵們躲到草叢、水溝中逃脱的不到十分之二三，到夜晚逃竄到山谷中，漸漸奔往定州。到王都兵敗的時候，就全部誅殺無餘了。癸巳日，兖州節度使房知温加官侍中，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加官檢校太傅，都是因爲獎賞盧臺

的功勞。

丁酉，僞吳楊溥遣移署右威衛將軍雷現貢端午禮幣。辛丑，以前利州節度使張敬詢爲雲州節度使。遣樞密使孔循赴荆南城下，時招討使劉訓有疾故也。甲辰，以户部侍郎韓彦惲爲秘書監。是日，幸石敬瑭、安重誨第。丙午，故振武節度使李嗣恩贈太尉，以司封郎中、充樞密院直學士閻至爲左諫議大夫充職。右諫議大夫梁文矩上言："平蜀已來，軍人剽略到西川人口甚多，骨肉阻隔，恐傷和氣，請許收認。"帝仁慈素深，因文矩之奏，詔河南、河北舊因兵火擄隔者，并從識認。是日，郢州進白鵲。

丁酉日，僞吳國楊溥派遣調任右威衛將軍的雷現進貢端午節禮品錢幣。辛丑日，任命原利州節度使張敬詢爲雲州節度使。派遣樞密使孔循趕赴荆南城下，是因爲當時招討使劉訓有疾病的緣故。甲辰日，任命户部侍郎韓彦惲爲秘書監。這一天，前往石敬瑭、安重誨住宅。丙午日，已故振武軍節度使李嗣恩追贈太尉，任命司封郎中、充任樞密院直學士閻至爲左諫議大夫，充任現職。右諫議大夫梁文矩上奏説："平定蜀國以來，軍人擄掠到的西川人口很多，親生骨肉隔絶，害怕損傷和祥之氣，請允許收養認領。"皇帝非常仁慈，由於梁文矩的奏議，下詔命令河南、河北從前由於戰火被擄掠隔絶的人，全部允許認領。這一天，郢州進貢白喜鵲。

五月癸丑，以福建留後、檢校太傅、舒州刺史王延鈞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充福建節度使、瑯琊郡王，以太常卿蕭頃爲吏部尚書。是日，懷州進白鵲。戊午，以三司副使、守太子賓客張格卒廢朝。以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竇夢徵爲中書舍人充職。癸亥，遣宣徽使張延朗調發郡縣糧運赴荆南城下，仍以軍法從事。以右龍武統軍崔公實爲左龍武統軍，以前復州刺史高行周爲右龍武統軍。割果州屬郡。乙丑，僞吳楊溥貢新茶。滄州進白鶴。庚午，詔罷荆南之師，既而令軍士散掠居民而迴。詔："文武臣僚及諸道節度使、刺史，有父母在者，各與恩澤。"宰臣任圜表辭三司事，乃以樞密院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

五月癸丑日，任命福建節度留後、檢校太傅、舒州刺史王延鈞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充任福建節度使、瑯琊郡王，任命太常卿蕭頃爲吏部尚書。這一天，懷州進獻白喜鵲。戊午日，因爲三司副使、守太子賓客張格去世而廢罷朝參。任命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竇夢徵爲中書舍人，擔任現職。癸亥日，派遣宣徽使張延朗調發郡縣糧食運送到荆南城下，依舊以軍令節制。任命右龍武統軍崔公實爲左龍武統軍，任命原復州刺史高行周爲右龍武統軍。分出果州隸屬於本郡。乙丑日，僞吳國楊溥進貢新茶。滄州進獻白鶴。庚午日，下詔命令取消進攻荆南，不久又命令軍士分散劫掠居民而後回軍。降詔説："文武大臣和各道的節度使、刺史，有父母在的，分别賜與恩澤。"宰相任圜上表辭去三司事務，於是由樞密院承旨孟鵠充當三司副使，代理判三司事。

六月壬午，華州、邢州進兩歧麥，兖州進三足烏。丙戌，宰相任圜落平章事，守太子少保。丁亥，詔天下除并無名額寺院。以宣徽北院使張延朗爲右武衛大將軍、判三司，依前宣徽使、檢校司徒。辛卯，大理少卿

六月壬午日，華州、邢州進獻兩枝穗的麥子，兖州進獻三隻足的烏鴉。丙戌日，宰相任圜去掉平章事職銜，守太子少保。丁亥日，詔令天下廢除或合并没有名額的寺院。任命宣徽北院使張延朗爲右武衛大將軍，判三司事，依舊擔任宣徽使、檢校司徒。辛卯日，大理寺少卿王鬱上奏

王鬱上言："凡决極刑，準敕合三覆奏，近年已來，全隳此法，伏乞今後决前一日許一覆奏。"從之。壬辰，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劉訓責授檢校右僕射、守檀州刺史。訓南征無功，故有是譴。詔喪葬之家，送終之禮不得過度。乙未，户部尚書李鏻上言："請朝班自四品已上官各許薦令録兩人，五品官各薦簿尉兩人，功過賞罰，與舉者同之。"詔從之。其所舉人，仍於官告内標所舉姓名，或有不公，連坐舉主。仍令三品已上各舉堪任兩使判官者。丙申，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尚書令、楚王馬殷爲守太師、尚書令，封楚國王。庚子，幸白司馬陂，祭突厥神，從北俗之禮也。

秋七月庚戌朔，以宋州節度使王晏球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癸丑，以左金吾將軍烏昭遠爲左衛上將軍，充入蠻國信使。中書奏："馬殷封楚國王，禮文不載國王之制，請約三公之儀，用竹册。"從之。壬戌，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孟知祥加檢校太尉、兼侍中，東川董璋加爵邑。以左效義指揮使元習爲資州刺史，右效義指揮使盧密爲雅州刺史。癸亥，幸冷泉宫。甲子，以檢校工部尚書謝洪爲宿州團練使。夔州刺史西方鄴奏，殺敗荆南賊軍，收峡内三州。丙寅，升夔州爲寧江軍，以鄴爲節度使。戊辰，詔曰："頃因本朝親王，遥領方鎮，遂有副大使知節度事，年代已深，相沿未改。其東川、西川今後落副大使，只云節度使。"庚午，遂州留後李敬周、鄜州留後劉仲殷并正授本州節度使。壬申，兖州節度使房知温移鎮徐州，徐州節度使安元信移鎮

説："凡是處决極刑人犯，依照詔令需要三次禀奏。近年以來，這一法制全部破壞，請今後在處决前一天准許復奏一次。"依從了。壬辰日，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劉訓降職授予檢校右僕射、守檀州刺史。劉訓征討南方没有功績，所以有這一譴責。下詔規定有喪葬事的人家，送終的禮節不得超過法度。乙未日，户部尚書李鏻上疏説："請允許升朝官從四品官以上許可各自舉薦縣令、録事參軍兩人，五品官各自舉薦主簿、縣尉兩人，被舉薦者的功過賞罰，與舉薦者相連。"下詔依從了。那些被舉薦的人，仍在官告上標明舉主的姓名，或是有不奉公守法之處，舉主連帶獲罪。又命令三品以上官員各自舉薦可以勝任兩使判官的人。丙申日，任命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尚書令、楚王馬殷爲守太師、尚書令，封爲楚國王。庚子日，前往白司馬陂，祭祀突厥神，這是遵從北方風俗禮儀。

秋季七月庚戌初一，任命宋州節度使王晏球擔任北面行營副招討使。癸丑日，任命左金吾將軍烏昭遠爲左衛上將軍，擔任入蠻國使臣。中書省奏報："馬殷封爲楚國王，禮書上没有記載册封國王的儀制，請比照三公的禮儀，使用竹册。"依從了。壬戌日，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孟知祥加官檢校太尉、兼侍中，東川節度副大使董璋增加官爵封邑。任命左效義指揮使元習爲資州刺史，右效義指揮使盧密爲雅州刺史。癸亥日，前往冷泉宫。甲子日，任命檢校工部尚書謝洪爲宿州團練使。夔州刺史西方鄴奏報，殺敗了荆南的賊軍，收復三峡内的三個州。丙寅日，將夔州升爲寧江軍，任命西方鄴爲節度使。戊辰日，降詔説："近年以來，因爲本朝的親王，遥授節鎮職銜，於是有副大使知節度事的，年代已經久遠，互相沿襲而没有改正。其中東川、西川今後取消副大使，祗稱爲節度使。"庚午日，遂州節度留後李敬周、鄜州節度留後劉仲殷同時正式任命爲本州節度使。壬申日，兖州節度使房知温調任徐州節度使，徐州節度使安元信移爲襄州節度使，滄州節度使趙在禮移爲兖州節度使，任

襄州，滄州節度使趙在禮移鎮兖州，以齊州防禦使安審通爲滄州節度使。是日，詔陵州、合州長流百姓豆盧革、韋説等，宜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其骨肉并放逐便。是日，逐段凝於遼州，劉訓於濮州，温韜於德州。甲戌，太子少保任圜上表乞致仕，仍於外地尋醫，詔從之。丁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曹廷隱爲齊州防禦使。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辛巳，以右諫議大夫孔昭序爲給事中，以秘書少監崔憓爲右諫議大夫。壬午，以右驍衛大將軍劉衡爲左領衛上將軍；以鄴都副留守趙敬怡爲右衛上將軍，判興唐府事。乙酉，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差使隨牂牁、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三人來朝，進方物，各賜官告、繒綵、銀器放還蕃。丙戌，以御史中丞盧文紀爲工部尚書，以右諫議大夫梁文矩爲御史中丞。鄧州留後陶玘貶嵐州司馬，以其爲内鄉縣令盛歸仁所訟，税外科率故也，仍賜歸仁緋袍魚袋。癸巳，幸皇子從榮第，宣禁中伎樂觀宴，從榮進馬及器幣，帝因以伎樂賜之。華州上言，渭河泛濫害稼。丁酉，以吏部郎中、襲文宣公孔邈爲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趙熙上言："應内中公事及詔書奏對，應不到中書者，請委内臣一人抄録，月終送史館。"詔差樞密直學士録送。青州進芝草。新州奏，契丹乞置互市。癸卯，汴州節度使朱守殷加兼侍中，鄆州節度使符習加檢校太尉。甲辰，皇子從榮娶鄜州節度使劉仲殷女，是夕禮會，百僚表賀。

九月辛亥，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王都加食邑實封。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加檢校太尉，鎮州節

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爲滄州節度使。這一天，降詔書説，陵州、合州永久流放百姓豆盧革、韋説等賜自盡，命令各處刺史監督，其餘親屬一律任隨自便。這一天，放逐段凝到遼州，劉訓放逐到濮州，温韜放逐到德州。甲戌日，太子少保任圜上表請求退休，并去外地尋求醫治，降詔依從了。丁丑日，任命左金吾大將軍曹廷隱爲齊州防禦使。

八月己卯初一，發生了日食。辛巳日，任命右諫議大夫孔昭序爲給事中，秘書少監崔憓爲右諫議大夫。壬午日，任命右驍衛大將軍劉衡爲左領衛上將軍；任命鄴都副留守趙敬怡爲右衛上將軍，判興唐府事。乙酉日，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静王等九個部落，各自差遣使臣隨從牂牁、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三人來朝見，進貢土産，朝廷則分别賜給委任狀、綵帛綾繒、銀製器皿，放回蕃部。丙戌日，任命御史中丞盧文紀爲工部尚書，任命右諫議大夫梁文矩爲御史中丞。鄧州節度留後陶玘貶降爲嵐州司馬，因爲被内鄉縣令盛歸仁告發，在正税之外額外徵税的緣故，并賞賜盛歸仁緋袍、金魚袋。癸巳日，前往皇子李從榮府第，傳宣宫廷中的歌舞樂隊爲酒宴助興，李從榮進獻駿馬、器物和錢幣，皇帝就將樂隊賜給他。華州上奏疏，説渭河泛濫危害莊稼。丁酉日，任命吏部郎中、世襲文宣公孔邈爲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趙熙上奏説："凡是朝廷内的公文和奉詔書奏對的奏疏，所有不送到中書省的，請委派朝内大臣一人抄録，在月底送到史館。"下詔指示派樞密直學士抄録傳送。青州進貢靈芝草。新州奏報，契丹請求設立貿易市場。癸卯日，汴州節度使朱守殷加官兼任侍中，鄆州節度使符習加官檢校太尉。甲辰日，皇子李從榮娶鄜州節度使劉仲殷的女兒，當天晚上舉行大禮，百官上表祝賀。

九月辛亥日，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王都增加徵收賦税封邑。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加官檢校太尉，鎮州節度使王建立加官同平章

度使王建立加同平章事。僞吴楊溥遣使以應聖節貢獻。己未，以前雲州節度使高行珪爲鄧州節度使。是日，出御扎曰："歷代帝王，以時巡狩，一則遵於禮制，一則按察方區。矧彼夷門，控兹東夏，當先帝戡平之始，爲眇躬殿守之邦，俗尚貞純，兵懷忠勇。自元臣鎮静，庶事康和，兆民咸樂於有年，闔境彌堅於望幸，事難違衆，議在省方。朕取十月七日親幸汴州。"庚申，以衛尉卿李延光爲大理卿。北京留守李彦超上言："先父存審，本姓符氏，蒙武皇賜姓，乞却還本姓。"從之。乙丑，夏州節度使李仁福、鳳翔節度使李從曮、朔方節度使韓洙，并加食邑，改賜功臣。以汝州防禦使趙延壽爲河陽節度使，以比部郎中、知制誥劉贊爲中書舍人，以河陽掌書記程遜爲比部員外郎、知制誥，以代州刺史李德琉爲蔚州刺史。

丙寅，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襄州夏魯奇上言，荆南高季興遣使持書乞修貢奉，詔魯奇不納。詔諸州録事參軍，不得兼使府賓職。己巳，鄧州節度使史敬鎔加檢校太保，同州節度使盧質加檢校司徒。御史臺奏："每遇入閤，舊例只一員侍御史在龍墀邊祗候，彈奏公事，或有南班失儀，點檢不及。今欲依常朝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鐘鼓樓位，仍各綴供奉班出入。"從之。以青州節度副使淳于晏爲亳州團練使。契丹遣使梅老没骨已下朝貢。戊寅，西川奏：據黎州狀，雲南使趙和於大渡河南起舍一間，留信物十五籠，并雜箋詩一卷，遞至闕下。

冬十月己卯朔，帝御文明殿視朝。癸未，亳州刺史李鄴貶郴州司户，又貶崖州長流百姓，所在賜自

事。僞吴國楊溥派遣使臣在應聖節進貢。己未日，任命原雲州節度使高行珪爲鄧州節度使。當天，頒降親筆書札説："歷代的帝王，按時巡視四方，一來是遵從禮制，二來是按察方域。况且夷門那個地方，控扼東部疆土，在先皇帝初始平定叛亂的時候，是我親自鎮守的邦國，民俗崇尚貞廉純樸，士兵懷有忠勇之心。自從守臣以寧静不擾治理方域，萬事萬物康樂祥和，大衆百姓都以年歲豐登爲歡樂，境土内的所有百姓更堅定了盼望朕前去的意願，事情難於違反衆人心願，輿論都主張巡視方土。朕定於十月七日親自前往汴州。"庚申日，任命衛尉卿李延光爲大理卿。北京留守李彦超上奏説："已故父親李存審本來姓符氏，承蒙武皇賜姓，請求再恢復本姓。"依從了。乙丑日，夏州節度使李仁福、鳳翔節度使李從曮、朔方節度使韓洙，一起增加封邑，改賜功臣名號。任命汝州防禦使趙延壽爲河陽節度使，任命比部郎中、知制誥劉贊爲中書舍人，任命河陽節度掌書記程遜爲比部員外郎、知制誥，任命代州刺史李德琉爲蔚州刺史。

丙寅日，樞密使孔循兼任東都留守。襄州節度使夏魯奇上奏説，荆南高季興派遣使臣携帶文書請求朝見進貢，下詔指示夏魯奇不接納。下詔命令各州的録事參軍不能兼任節度使府幕職。己巳日，鄧州節度使史敬鎔加官檢校太保，同州節度使盧質加官檢校司徒。御史臺奏報："每次遇到入閤，按舊時慣例衹有一員侍御史在皇上座旁臺階邊侍候，彈劾奏論公事，如果有南班官吏禮儀失當，便檢察不到。現今想要依照平常朝見的慣例，差派殿中侍御史兩名，站立在鐘鼓樓位置，并且各自跟隨供奉官班列出入。"依從了。任命青州節度副使淳于晏爲亳州團練使。契丹國派遣使臣梅老没骨以下官吏朝見進貢。戊寅日，西川奏報：據黎州公文申報，雲南節度使趙和在大渡河南邊修建房舍一間，留下貢品信物十五筐，并有雜箋詩一卷，已由驛道送到京城。

冬季十月己卯初一，皇帝前往文明殿處理政事。癸未日，亳州刺史李鄴貶降爲郴州司户參軍，又貶降到崖州爲永久流放人，賜他在貶降地

盡。判官樂文紀配祁州，責其違法黷貨也。乙酉，駕發西京，詔留宰相崔協以奉祠祭。丁亥，帝宿於滎陽。汴州朱守殷奏，都指揮使馬彥超謀亂，已處斬訖。戊子，次京水，知朱守殷反，帝親統禁軍倍程前進。翌日，至汴州，攻其城，拔之，守殷伏誅。丙申，磁州刺史藥縱之上言，今月十二日，供奉官王仁鎬至，稱制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契丹遣使持書求碑石，欲爲其父表其葬所。戊戌，詔曰："諸道州府，自同光三年已前所欠秋夏稅租，并主持務局敗闕課利，并沿河舟船折欠，天成元年殘欠夏稅，并特與除放。"時重誨既構任圜之禍，恐人非之，思沛恩於衆以掩己過，乃奏曰："三司積欠約二百萬貫，虛繫帳額，請并蠲放。"帝重違其意，故有是詔。時議者以蠲隔年之賦，猶或惠民，場院課利一概除之，得不啓奸幸之門乎！

自盡。判官樂文紀發配祁州，是罰他違法貪污錢財。乙酉日，皇帝從西京出發，下詔留下宰相崔協應奉祭祀宗廟。丁亥日，皇帝住宿在滎陽，汴州守臣朱守殷奏報，都指揮使馬彥超陰謀叛亂，已經將他處斬了。戊子日，住宿京水，得知朱守殷反叛，皇帝親自統率禁軍倍道兼程前進。第二天，來到汴州，攻打城池，攻克了它，朱守殷被誅殺。丙申日，磁州刺史藥縱之上奏說，本月十二日供奉官王仁鎬前來，自稱奉聖旨殺了以太子少保頭銜退休的任圜。契丹國主派遣使者携帶文書來索求墓碑石，想替他的父親墳墓立碑。戊戌日，降詔書說："各道的州府，同光三年以前所欠的秋稅、夏稅租賦，連同主持局務所虧損的稅利，以及沿河的舟船折價欠款、天成元年拖欠的夏稅尾數，一律特地予以除免。"當時安重誨既已造成了任圜之禍，害怕他人非議，想廣施恩惠給衆人，來掩蓋自己的過失，於是上奏說："三司積累的欠款大約有二百萬貫，空挂在賬面上，請求全部放免。"皇帝難以違背他的意見，所以有這一詔書。當時議論的人認爲放免隔年的賦稅，或許還讓百姓得到恩惠，鹽鐵市易的稅利一概免除，能不開啓欺詐僥幸的門徑嗎？

己亥，詔曰："太子少保致仕任圜，早推勳舊，曾委重難，既退免於劇權，俾優閑於外地。而乃不遵禮分，潛附守殷，緘題罔避於嫌疑，情旨頗彰於怨望。自收汴壘，備見綜由，若務含弘，是孤典憲。尚全大體，止罪一身，已令本州私第自盡，其骨肉親情僕使等并皆放罪。"辛丑，詔曰："后來其蘇，動必從於人欲；天監厥德，静宜布於國恩。近者言幸浚郊，暫離洛邑，蓋逢歲稔，共樂時康。不謂奸臣，遽彰逆狀，爲厲之階既甚，覆宗之禍自貽。以致近輔生靈，遭此多端紛擾，永言軫惻，無輟寐興。宜覃雨露之恩，式表雲雷之澤，應汴州城内百姓，既經驚劫，宜放二年屋稅；諸處有曾受逆人文字

己亥日，降詔書說："以太子少保頭銜退休的任圜，早年被推戴爲勳舊大臣，曾經委以重大繁難職任，既已退休免去了大權，使在外地優閑休養。居然不遵守禮制本分，暗中依附朱守殷，書信言辭中一點也不避嫌疑，大多表露出怨恨的内情。從收復汴州城以後，完全查明了事情根由，如果一意包容寬大，恰恰是違背了典章憲令。朕姑且保全君臣大體，祇治他一人之罪，已經命令本州官吏讓他在私宅自盡，他的親屬骨肉、親戚、奴僕使臣等一律免除罪過。"辛丑日，降詔說："國君來了百姓復蘇，行動必定要順從衆人的願望；上天監察君主的德行，鎮静不擾，應該廣布國家恩典。近來前往浚的城郊，暫時離開洛邑，這是因爲遇到連年豐收，共同享受太平康樂。没有想到奸臣突然暴露了叛逆的情狀，他們造成的危害已經極爲嚴重，顛覆宗族的禍患是咎由自取。以至於臨近都城的百姓，遭受到多方

者，隨處焚毁。應天下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殺人放火、劫盜、合造毒藥、官典犯贓、僞行印信、屠牛外，罪無輕重，并從釋放。應有民年八十已上及家長者有廢疾者，免一丁差役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爲西京留守，行京兆尹。青州節度使霍彦威差人走馬進箭一對，賀誅朱守殷，帝却賜彦威箭一對。傳箭，番家之符信也，起軍令衆則使之，彦威本非蕃將，以臣傳箭於君，非禮也。癸卯，以權知汴州事、陝州節度使石敬瑭爲汴州節度使、兼六軍諸衛副使、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鳳翔奏，地震。丙午，威武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尉、守建州刺史王延稟可同平章事、守建州刺史，充奉國軍節度副使、兼威武軍節度副使。詔割施州却屬黔南。

面的侵擾損害，朕長久顧念悲傷，寤寐之間，無時無刻都不停止。應當廣泛布施雨露的恩惠，表明雲行雷擊的德澤，凡是汴州城内的百姓，經歷驚擾劫奪之後，應免除二年房屋税；各處有曾經接受奸人文書的，任由各處焚毁。凡是天下現行拘禁的囚徒，除了十惡五逆、殺人放火、搶劫、製造毒藥、違犯官典貪贓枉法、假造印章、屠宰耕牛等罪行以外，其餘罪行不論輕重，一律予以釋放。凡是有百姓年齡在八十以上和家中年長者有殘廢疾病的，免去一個人丁的差役。”任命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爲西京留守，行京兆府尹。青州節度使霍彦威派人飛馬進獻弓箭一對，祝賀誅殺朱守殷，皇帝又賜給霍彦威箭一對。傳送箭，是蕃夷的令符信物，調撥軍隊號令衆人就使用它，霍彦威本來不是蕃族將領，以臣子的身份傳送箭給君主，這是不符合禮節的。癸卯日，任命權知汴州事、陝州節度使石敬瑭爲汴州節度使、兼六軍諸衛副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鳳翔府奏報，發生地震。丙午日，批准任命威武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尉、守建州刺史王延稟爲同平章事、守建州刺史，擔任奉國軍節度副使，兼任威武軍節度副使。下詔指令分出施州歸屬黔南道。

十一月己酉，帝祭蕃神於郊外。庚戌，以皇城使、行袁州刺史李從敏爲陝州節度使。乙卯，青州霍彦威、鄆州符習來朝。以太子詹事温輦爲吏部侍郎。徐州房知温來朝。戊午，黔南節度使李紹義加檢校太保。庚申，皇子河中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從珂，鄴都留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從榮，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從厚，并加檢校太傅，進爵邑。貝州刺史竇廷琬上言：請制置慶州青白兩池，逐年出絹十萬匹，米萬石。詔升慶州爲防禦所，以廷琬爲使。壬申，詔霍彦威等歸藩。詔太宗朝左僕射李靖可册贈太保，鄭州僕射陂可改爲太保陂。

十一月己酉日，皇帝在郊外祭祀蕃神。庚戌日，任命皇城使、行袁州刺史李從敏爲陝州節度使。乙卯日，青州節度使霍彦威、鄆州節度使符習來朝見。任命太子詹事温輦爲吏部侍郎。徐州節度使房知温來朝見。戊午日，黔南節度使李紹義加官檢校太保。庚申日，皇帝的幾個兒子河中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從珂，鄴都留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從榮，河南府尹、判六軍諸衛事、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從厚，一起加官檢校太傅，增加官爵封邑。貝州刺史竇廷琬上奏：請求設置慶州青、白兩池，每年出産絹帛十萬匹，米一萬石。下詔命令升慶州爲防禦使州，任命竇廷琬爲防禦使。壬申日，下詔命令霍彦威等返回藩鎮。降詔批准太宗朝左僕射李靖册封追贈太保，鄭州僕射陂可以更名爲太保陂。當時論事者以爲僕射陂是後魏孝文帝賜給僕射

時議者以僕射陂者，後魏孝文帝賜僕射李冲，故因以爲名，及是命之降以爲李靖，蓋誤也。契丹遣使梅老等來乞通和。

十二月戊寅朔，以前鳳翔留後高允貞爲右監門上將軍。詔以施州爲夔州屬郡，以其便近故也。遣飛勝指揮使於契丹，賜契丹王錦綺、銀器等，兼賜其母綉被纓絡。己卯，蔚州刺史周令武得代歸闕，帝問北州事，令武奏曰："山北甚安，諸蕃不相侵擾。雁門已北，東西數千里，斗粟不過十錢。"帝悦，顧謂左右曰："須行善事，以副天道。"居數日，帝延宰臣於元德殿，言及民事，馮道奏曰："莊宗末年，不撫軍民，惑於聲樂，遂致人怨國亂。陛下自膺人望，歲時豐稔，亦淳化所致也。更願居安思危。"帝然之。許州地震。庚辰，皇子鄴都留守從榮移鎮太原。以北京留守符彦超爲潞州節度使。乙酉，以彰國軍節度使李從璋昧於政理，詔歸闕。敕新及第進士有聞喜宴，逐年賜錢四十萬。己丑，兖州節度使趙在禮來朝。詔出潛龍宅米以賑百官。壬辰，以太傅致仕齊國公趙光逢卒輟朝。丙申，許州節度使夏魯奇移鎮遂州。庚子，幸石敬瑭公署及康義誠私第。甲辰，狩於東郊，臘也。丙午，追尊四廟，以應州舊宅爲廟。

李冲的，所以用他作爲名字，到這道詔令下達以爲是李靖，大概是錯了。契丹國派遣使臣梅老等人來請求講和通好。

十二月戊寅初一，任命原鳳翔節度留後高允貞爲右監門上將軍。下詔指示將施州作爲夔州屬郡，因爲它近便的緣故。派飛勝指揮使出使契丹，賜給契丹王錦緞綺羅、銀製器皿等，并賜給他母親錦綉被子、珠玉絡頭。己卯日，蔚州刺史周令武被替代回到京城，皇上詢問北方州縣事，周令武奏告説："太行山北面很安定，各個蕃部不相侵犯擾害。雁門關以北，東西相隔幾千里，糧食每斗不超過十錢。"皇帝喜悦，回頭望着左右侍從説："一定要推行善事，纔符合上天的道義。"過了幾天，皇帝請宰相到元德殿，談論到百姓事務，馮道上奏説："莊宗末年，不愛撫軍民，被聲色音樂迷惑，終於導致人民怨怒國家大亂。陛下自從肩負衆人的期望，年歲豐登，也是淳真化育所致。更希望陛下居安思危。"皇上贊同他的説法。許州發生地震。庚辰日，皇帝之子鄴都留守李從榮移任爲太原節度使。任命北京留守符彦超爲潞州節度使。乙酉日，因爲彰國軍節度使李從璋治政昏庸，下詔命令他回京城。降詔賞賜新考中的進士聞喜宴，每年賜錢四十萬。己丑日，兖州節度使趙在禮來朝見。下詔指示取出原來宅第的存米來賑濟百官。壬辰日，因爲以太傅頭銜退休的齊國公趙光逢去世而停罷朝參。丙申日，許州節度使夏魯奇調任遂州節度使。庚子日，前往石敬瑭官府和康義誠的私宅。甲辰日，在東郊狩獵，因爲是臘月節的緣故。丙午日，追尊四位祖先，改應州原來的住宅爲廟。

舊五代史卷三十九(唐書十五)

本紀第十五

明宗紀(第五)

天成三年春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辛亥，前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孔勍以太子太師致仕。癸丑，詔取今月十七日幸鄴都。甲寅，以國子祭酒朱守素卒廢朝。丙辰，以鎮南軍節度使袁建豐卒廢朝，詔贈太尉。

丁巳，詔曰："朕聞堯、舜有恤刑之典，貴務好生；禹、湯申罪己之言，庶明知過。今月七日，據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鬥之事。朕初聞奏報，實所不容，率爾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今旦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載聆讜議，方覺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渾公兒誑誣頗甚，石敬瑭詳覆稍乖，致人枉法而殂，處朕有過之地。今减常膳十日，以謝幽冤。其石敬瑭是朕懿親，合施極諫，既茲錯誤，宜示省循，可罰一月俸。渾公兒决脊杖二十，仍銷在身職銜，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有極刑，并須子細裁遣，不得因循。"百僚進表稱賀。

己未，中書門下奏，國子祭酒，

天成三年春正月戊申初一，皇帝前往崇元殿接受朝賀，儀仗護衛如同常式。辛亥日，前任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孔勍以太子太師頭銜退休。癸丑日，降詔定於本月十七日前往鄴都。甲寅日，因爲國子祭酒朱守素去世，取消朝參。丙辰日，因爲鎮南軍節度使袁建豐逝世，取消朝參，下詔追贈太尉。

丁巳日，降詔書説："朕聽説堯、舜有謹慎用刑的詔誥，貴在推行好生之德；大禹、商湯發布責備自己的言辭，是要明確知過必改的行爲。本月七日，據巡檢軍使渾公兒口頭奏報，説有百姓兩人，用竹竿演習戰鬥的事情。朕開初聽到奏報，覺得確實是不可容忍，很倉促地傳宣旨意，命令交由石敬瑭處置。今日早晨安重誨啓奏，纔知道完全是少年兒童游戲，聆聽了忠直的議論，方纔覺察用刑失當，再三思索反省，慚愧惶恐不止。也是因爲渾公兒謊言誣告太過分，石敬瑭審核稍有差錯，就使人冤枉被殺而死，使朕處於有過失的境地。現今損减日常膳食十天，向冤魂賠罪。那石敬瑭是朕的内宫親眷，本來應該極力勸阻，現在既然已經犯了這種錯誤，應當自我反省，可以罰一個月俸禄。渾公兒判處脊背受杖刑二十，并撤銷現有官職，發配流放登州。少兒的親屬，賜給絹五十匹、小米麥子各一百石，讓他們按常規埋葬。以後在朝廷和各道州府，凡是判處極刑，必須一律仔細裁决斷遣，不得因循誤事。"百官上奏表祝賀。

己未日，中書門下省上奏，國子祭酒職官，

望令宰相兼判，乃詔崔協判之。辛酉，以前潞州節度使毛璋爲右金吾上將軍，以左驍衛上將軍華温琪爲右金吾大將軍，以春州刺史張虔釗爲鄭州防禦使。契丹陷平州。詔應廟諱文字，只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用虧缺點畫。契丹遣使禿焖悲梅老等貢獻，帝遣指揮使奔托山押國信賜契丹王妻。戊辰，以隨駕馬軍都指揮使、富州刺史康義誠兼領鎮南軍節度使，以隨駕步軍都指揮使、潮州刺史楊漢章遥領寧國軍節度使。中書上言："舊制遇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聖節，休假三日。準會昌元年二月敕，休假一日，請準近敕。"從之。吐蕃野利延孫等六人、迴鶻米里都督等四人，并授歸德、懷遠將軍，放還蕃。庚午，册贈故瀛州刺史李嗣頵爲太尉。壬申，册贈故皇子檢校司空從譓爲太保。甲戌，制以楚國夫人曹氏爲淑妃，以韓國夫人王氏爲德妃，仍令所司擇日册命。

希望讓宰相兼管，於是下詔命令崔協判國子祭酒。辛酉日，任命原潞州節度使毛璋爲右金吾上將軍，任命左驍衛上將軍華温琪爲右金吾大將軍，任命春州刺史張虔釗爲鄭州防禦使。契丹軍隊攻陷平州。下詔規定凡是已故皇帝避諱文字，衹是迴避本字，那些偏旁部首，不用缺少點畫。契丹國派遣使臣禿焖悲梅老等人進貢，皇帝派指揮使奔托山護送國書賜給契丹王的妻子。戊辰日，任命隨御駕馬軍都指揮使、富州刺史康義誠兼領鎮南軍節度使，任命隨駕步軍都指揮使、潮州刺史楊漢章遥領寧國軍節度使。中書省上奏説："按舊時制度，遇到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聖節，休假三天。按會昌元年二月詔書，休假一天，請依照最近詔書執行。"依從了。吐蕃國野利延孫等六人、回鶻國米里都督等四人，都授予歸德將軍、懷遠將軍，遣回蕃部。庚午日，册封追贈已故瀛州刺史李嗣頵爲太尉。壬申日，册封追贈已故皇帝之子檢校司空李從譓爲太保。甲戌日，降詔封楚國夫人曹氏爲淑妃，封韓國夫人王氏爲德妃，并命令有關官府選擇吉日册封。

二月丁丑朔，有司上言，太陽合虧，既而有雲不見，群官表賀。詔巡幸鄴都事宜停。庚辰，僞吴楊溥遣使貢獻，賀誅朱守殷。帝以荆南拒命，通連淮夷，不納其使，遣還。壬午，以光禄卿韋寂卒廢朝，贈禮部尚書。癸未，工部尚書盧文紀貶石州司馬，員外安置。文紀私諱"業"，時新除于鄴爲工部郎中。舊例，僚屬名與長官諱同，或改其任。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故中書未議改官。于鄴授官之後，文紀自請連假。鄴尋就位，及差延州官告使副未行，文紀參告，且言候鄴迴日終請换曹，鄴其夕遂自經而死，故文紀貶官。以倉部郎中何澤爲吏部郎中，獎伏閤諫巡幸鄴都也。丁亥，天德軍節度使郭承豐加

二月丁丑初一，有關官員上奏説，太陽將發生虧蝕，不久因爲有雲而没有見到日食，群官上表祝賀。下詔説，巡視鄴都的事應該取消。庚辰日，僞吴國楊溥派遣使臣進貢，祝賀誅殺朱守殷。皇帝因爲荆南抗拒朝命，與淮南的蠻夷勾結交往，不接納他的使臣，遣送回去。壬午日，因爲光禄卿韋寂逝世，停止朝參，追贈他爲禮部尚書。癸未日，工部尚書盧文紀貶降爲石州司馬，編制外安置。盧文紀私家諱"業"字，當時剛任命于鄴爲工部郎中。按照舊例，下級屬官名字與長官家諱相同，可以更改他的職任。盧文紀歷來與宰相崔協有矛盾，所以中書省没有奏論改官。于鄴被任命官職以後，盧文紀自己連續請假。于鄴不久就到任了，等到被差遣爲延州官告副使，還没有成行，盧文紀參奏禀告，并且説等候于鄴出使回來，就申請改换職官，于鄴在當天晚上自殺而死，因此盧文紀被貶官。任命倉部郎中何澤

檢校司徒。辛卯，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爲左驍衛上將軍。詔中外群臣父母亡没者，并與追封贈。癸巳，以禮部尚書崔貽孫卒輟朝。甲午，以吐渾寧朔、奉化兩府都知兵馬使李紹魯爲吐渾寧朔府都督。乙未，以樞密使兼東都留守孔循爲許州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鄧州節度使高行珪移鎮安州，應州節度使李從璋移鎮滑州，滑州節度使盧文進移鎮鄧州。丁酉，以責授檀州刺史劉訓爲右龍武大將軍。己亥，迴鶻可汗仁喻遣都督李阿山等貢獻。壬寅，以左金吾大將軍羅周敬爲同州節度使。甲辰，以威塞軍節度使張廷裕卒廢朝，詔贈太保。以耀州團練使孫岳爲閬州團練使，以左監門上將軍高允貞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華温琪爲左金吾衛大將軍。

三月丁未朔，以久雨，詔文武百辟極言時政得失。丁巳，以邢州節度使王景戡爲華州節度使，以前北京副留守李從温爲邢州節度使。己未，以宰臣鄭珏爲開府儀同三司、左僕射致仕，加食邑五百户。庚申，以前復州刺史翟章爲新州威塞軍留後。中書奏："孟夏薦饗，合宰相行事，在朝只有宰相二員，今東都留守孔循帶平章事，宜令攝太尉行事。"孔循稱："使相有戎機，不司祠祭重事。"癸亥，以前鎮州節度使王建立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西方鄴上言，收復歸州。以前鄭州刺史楊漢賓爲洋州武定軍留後。戊辰，以前彰國軍節度副使陳皋爲鳳州武興軍留後，以前蔡州刺史孫漢韶爲應州彰國軍留後，以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爲樞密使，以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張延朗爲宣徽南院

爲吏部郎中，獎勵他脆在内閣勸阻巡幸鄴都的功勞。丁亥日，天德軍節度使郭承豐加官檢校司徒。辛卯日，任命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爲左驍衛上將軍。下詔命令朝廷内外群臣，有父母死亡的，一律予以追封贈官。癸巳日，因爲禮部尚書崔貽孫去世，取消朝參。甲午日，任命吐渾寧朔、奉化兩府都知兵馬使李紹魯爲吐渾寧朔府都督。乙未日，任命樞密使兼東都留守孔循爲許州節度使兼任東都留守，鄧州節度使高行珪移任安州節度使，應州節度使李從璋移任滑州節度使，滑州節度使盧文進移任鄧州節度使。丁酉日，任命被貶官爲檀州刺史的劉訓爲右龍武大將軍。己亥日，回鶻可汗仁喻派遣都督李阿山等人進貢。壬寅日，任命左金吾大將軍羅周敬爲同州節度使。甲辰日，因爲威塞軍節度使張廷裕去世，取消朝參，下詔追贈太保。任命耀州團練使孫岳爲閬州團練使，左監門上將軍高允貞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華温琪爲左金吾衛大將軍。

三月丁未初一，因爲長久降雨，下詔命令文武百官上奏疏直言時政的得失。丁巳日，任命邢州節度使王景戡爲華州節度使，任命原北京副留守李從温爲邢州節度使。己未日，宰相鄭珏封爲開府儀同三司、左僕射，辭官退休，增加徵收賦税封邑五百户。庚申日，任命前復州刺史翟章爲新州威塞軍節度留後。中書省上奏説："夏季首月祭祀陳獻貢品，應當由宰相主持諸事，在朝廷衹有宰相兩名，現在東都留守孔循帶平章事職銜，可以讓他代理太尉行事。"孔循奏稱："樞密使有軍機要務，不應主持宗廟祭祀重事。"癸亥日，前任鎮州節度使王建立封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事。西方鄴上奏説，收復歸州。任命前鄭州刺史楊漢賓爲洋州武定軍節度留後。戊辰日，任命前彰國軍節度副使陳皋爲鳳州武興軍節度留後，任命前蔡州刺史孫漢韶爲應州彰國軍節度留後，任命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爲樞密使，任命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張延朗爲宣徽南院使，任命前冀州刺史婁繼英爲耀州團練使，任命懷州刺史張廷蘊爲金州防

使，以前冀州刺史婁繼英爲耀州團練使，以懷州刺史張廷蘊爲金州防禦使。己巳，命范延光權知鎮州軍府事。西方鄴奏，於歸州殺敗荆南賊軍。太白山道士解元龜自西川至，對於便殿，稱年一百一歲。既而上表乞西都留守兼西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宫闕。帝謂侍臣曰："此人老耄，自遠來朝，方期别有異見，反爲身名，甚可笑也。"賜號知白先生，賜紫，放歸山。甲戌，册迴鶻可汗仁喻爲順化可汗。

夏四月戊寅，以汴州節度使石敬瑭爲鄴都留守，充天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檢校太保范延光爲鎮州節度使兼北面水陸轉運使；以司農卿鄭績爲太僕卿。壬午，夔州節度使、東南面副招討使西方鄴加檢校太保。甲申，皇第三女石氏封永寧公主，第十三女趙氏封興平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册命。幽州上言，契丹有書求樂器。乙酉，達靼遣使朝貢。以隨駕馬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丙戌，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汴州節度使，判六軍如故。丁亥，復州奏，湖南大破淮賊於道人磯。以西川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廷隱兼漢州刺史，從孟知祥之請也。洋州上言，重開入蜀舊路三百餘里，比今官路較二十五程而近。癸巳，殿中少監石知訥貶憲州司户，坐扇惑軍鎮也。北面副招討、宋州節度使王晏球以定州節度使王都反狀聞。庚子，制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太原王王都削奪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知定州行軍州事；以滄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

禦使。己巳日，任命范延光權知鎮州軍府事。西方鄴奏報，在歸州殺敗荆南賊軍。太白山道士解元龜從西川前來，在便殿奏對，自稱年齡一百零一歲。不久上表請求封爲西都留守兼西川制置使，要修造西京的宫殿廟宇。皇帝告訴近侍之臣説："這個人年事已高，從遠方來朝見，正期望他另外有與衆不同的見解，反而爲自身名利而奔波，很是可笑。"賜名號爲知白先生，賜給紫袍，遣還山林。甲戌日，册封回鶻可汗仁喻爲順化可汗。

夏季四月戊寅日，任命汴州節度使石敬瑭爲鄴都留守，充任天雄軍節度使，加官同平章事；任命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檢校太保范延光爲鎮州節度使兼任北面水陸轉運使；任命司農卿鄭績爲太僕卿。壬午日，夔州節度使、東南面副招討使西方鄴加官檢校太保。甲申日，皇帝第三女石氏封爲永寧公主，第十三女趙氏封爲興平公主，并命令主管官府選擇吉祥日子册封。幽州上奏説，契丹國有文書請求賜給樂器。乙酉日，達靼派遣使者入朝進貢。任命隨駕馬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丙戌日，樞密使安重誨兼任河南府尹；任命皇帝之子河南府尹、判六軍諸衛事李從厚爲汴州節度使，依舊判六軍諸衛事。丁亥日，復州奏報，湖南軍兵在道人磯大破淮南賊軍。任命西川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廷隱兼任漢州刺史，這是依從孟知祥的奏請。洋州上奏説，重新開闢進入蜀地的老路三百多里，與現在的官道相比，近了二十五里。癸巳日，殿中少監石知訥貶降爲憲州司户參軍，因爲他煽動蠱惑軍鎮而獲罪。北面副招討使、宋州節度使王晏球奏報定州節度使王都反叛的情況。庚子日，降詔罷免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太原王王都的官爵。壬寅日，任命王晏球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知定州行軍州事；任命滄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爲副招討使，兼任各道馬軍都指揮使；任命左散騎常侍蕭希甫兼官處理大理卿事務。西京奏報，原任樞密使張

安審通爲副招討使，兼諸道馬軍都指揮使；以左散騎常侍蕭希甫兼判大理卿事。西京奏，前樞密使張居翰卒。

居翰去世。

五月乙巳朔，迴鶻可汗仁喻封順化可汗。丁未，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河陽節度使趙延壽并加駙馬都尉。以右僕射李琪爲太子少傅。辛亥，沙州節度使曹義金加爵邑。王晏球上言，收奪得定州北西二關城。癸丑，湖南馬殷奏，二月中，大破淮寇二萬，生擒將士五百人。中書上言："諸道薦人，宜酌定員數。今後節度使每年許薦二人，帶使相者許薦三人，團練、防禦使各一人。節度、觀察判官并聽旨授，書記已下即許隨府。"從之。以六軍判官、尚書司封郎中史圭爲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詔州縣官以三十月爲考限，刺史以二十五月爲限，以到任日爲始。己未，幽州奏，契丹禿餒領二千騎西南趨定州。以前同州節度使盧質行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辛酉，以天雄軍節度副使、判興唐府事趙敬怡爲樞密使。詔曰："上柱國，勛之極也。近代已來，文臣官階稍高，便授柱國，歲月未深，便轉上柱國。武資初官，便授上柱國。今後凡加勛，先自武騎尉，十二轉方授上柱國，永作成規，不令逾越。"丁卯，鎮州奏，今月十八日，王師不利於新樂。壬申，王晏球奏，今月二十一日，大破定州賊軍及契丹於曲陽，斬獲數千人，王都與禿餒以數十騎復入於定州。

五月乙巳初一，回鶻可汗仁喻受封爲順化可汗。丁未日，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河陽節度使趙延壽同時加官駙馬都尉。任命右僕射李琪爲太子少傅。辛亥日，沙州節度使曹義金加官爵封邑。王晏球上奏，奪取定州北、西兩關城壁。癸丑日，湖南節度使馬殷奏報，二月中，大破淮南賊寇二萬人，活捉將士五百人。中書省上奏說："各道舉薦人，應當確定人數。今後節度使每年允許舉薦二人，帶有樞密使、宰相職銜的允許舉薦三人，團練使、防禦使各舉薦一人。節度判官、觀察判官一律聽從詔書除授，掌書記以下官吏就允許由使府任命。"依從了。任命六軍判官、尚書司封郎中史圭爲右諫議大夫，擔任樞密直學士。下詔規定州縣官以三十個月作爲考核年限，刺史以二十五個月爲考核年限，從到任之日開始計算。己未日，幽州奏報，契丹國禿餒率領二千騎兵往西南奔赴定州。任命前同州節度使盧質行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辛酉日，任命天雄軍節度副使、判興唐府事趙敬怡爲樞密使。降詔書說："上柱國，是勛爵的極限。近代以來，文臣官階稍微高的，就授予柱國，年月經歷不久，便轉爲上柱國。武將初始入官，便授予上柱國。今後凡是增加勛爵，先從武騎尉開始，轉十二次纔授予上柱國，永遠作爲既定法規，不得超越。"丁卯日，鎮州奏報，本月十八日，朝廷軍隊在新樂失利。壬申日，王晏球奏報，本月二十一日，在曲陽大破定州叛軍和契丹軍兵，斬殺俘獲幾千人，王都與禿餒率領幾十名騎兵又逃入定州。

六月己卯，以右金吾上將軍毛璋爲左金吾上將軍，以前安州節度使史敬鎔爲右金吾上將軍，以前華州節度使劉彥琮爲左武衛上將軍。壬午，放內園鹿七頭於深山。乙酉，皇子故金

六月己卯日，任命右金吾上將軍毛璋爲左金吾上將軍，任命前任安州節度使史敬鎔爲右金吾上將軍，任命前華州節度使劉彥琮爲左武衛上將軍。壬午日，將內宮園林的七頭鹿放回深山。乙酉日，已故的皇帝之子金槍指揮使、檢校左僕射

槍指揮使、檢校左僕射從璟贈太保。己丑，幽州趙德鈞奏，殺契丹千餘人於幽州東，獲馬六百匹。壬辰，宰臣馮道率百僚上表，請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詔報不允。丙申，馮道等再上尊號，不允。戊戌，以西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張遵誨行京兆尹。

秋七月乙巳，詔故僞蜀主王衍追封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丙午，以前武信軍節度使李敬周爲邠州節度使。丁未，以滄州節度使安審通卒於師輟朝。壬子，以朔方節度使韓洙卒廢朝。甲寅，王晏球奏，六月二十二日進攻逆城，將士傷者三千人。時晏球知城中有備，未欲急攻，朱宏昭、張虔釗切於立功，促攻賊壘，晏球不得已而進兵，遂致傷痍者衆。乙卯，以太子少保李茂勳卒輟朝。己未，詔弛麯禁，許民間自造，於秋苗上納徵麯價，畝出五錢。時孔循以麯法殺一家於洛陽，或獻此議，以爲愛其人，便於國，故行之。宗正卿李紓除名，刑部侍郎馬縞貶綏州司馬，刑部員外郎李慎儀貶階州司户。初，李紓差攝陵臺令張保嗣等各虚稱試銜，爲奉先令王延朗所訟，大理寺斷以詐假官論，刑部詳覆，稱非詐假。大理執之，召兩司廷議，刑部理屈，故有是貶。紓續敕配隴州，徒一年。未幾，詔曰："天下州府，例是攝官，皆結試銜，或因勘窮，便關詐假。已前或有稱試銜，一切不問，此後并宜禁止。"曹州刺史成景宏貶綏州司户參軍，續敕長流宥州，尋賜自盡，坐受本州倉吏錢百緡也。壬戌，齊州防禦使曹廷隱以奏舉失實，配流永州，續敕賜自盡。甲子，王晏球奏，今月十九日契丹七千騎來援定州，王師逆戰於唐河

李從璟追贈太保。己丑日，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報，在幽州東部斬殺契丹一千餘人，繳獲馬六百匹。壬辰日，宰相馮道率領百官上表，請求爲皇帝加尊號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降詔答覆不允許。丙申日，馮道等再次請加尊號，不允許。戊戌日，任命西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張遵誨行京兆府尹。

秋季七月乙巳日，下詔追封已故的僞蜀國主王衍爲順正公，用諸侯禮儀安葬。丙午日，任命前武信軍節度使李敬周爲邠州節度使。丁未日，因爲滄州節度使安審通在軍隊中逝世，停止上朝。壬子日，因爲朔方節度使韓洙去世，取消朝參。甲寅日，王晏球奏報，六月二十二日進攻叛軍占據的城池，將士受傷的有三千人。當時王晏球得知城中有了防備，不想急促進攻，朱宏昭、張虔釗急於想立功，催促進攻賊軍城壘，王晏球不得已進兵，於是導致很多人受傷。乙卯日，因爲太子少保李茂勳逝世，停止朝參。己未日，下詔指示放寬酒麯的禁令，允許民間自己製造，在秋苗税上徵收酒麯錢，每畝出五錢。當時孔循根據酒麯法令在洛陽誅殺了一家人，有人進呈這一建議，皇帝認爲它愛撫百姓，對國家便利，所以施行了。宗正寺卿李紓開除名籍，刑部侍郎馬縞貶降爲綏州司馬，刑部員外郎李慎儀貶降爲階州司户參軍。最初，李紓派遣代理陵臺令張保嗣等人，各自謊稱作試銜，被奉先令王延朗控告，大理寺判處按欺詐假充職官論罪，刑部復審，宣稱并非欺詐假冒。大理寺堅持原判，召集兩司在殿廷議論，刑部理虧，所以有這一貶責。再降詔書將李紓發配隴州，服役一年。不久，降詔書說："天下的州府，照例是代理官職的，都署作試銜，或者因爲追究，理屈詞窮，就涉及到欺詐假冒。以前如有稱作試銜的，一切往事都不再追問，今後應當一概禁止。"曹州刺史成景宏貶降爲綏州司户參軍，再降詔書永久流放宥州，不久又賜他自殺，他因爲接受本州倉庫官吏錢一百緡而獲罪。壬戌日，齊州防禦使曹廷隱因爲舉薦人失實，發配流放永州，又降詔書賜他自殺。甲子

北，大破之。戊辰，詔福建節度使王延鈞可依前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進封閩王。己巳，王晏球奏，此月二十一日，追契丹至易州，掩殺四十里，擒獲甚衆。故朔方節度使韓洙贈太尉。以兵部侍郎王權、御史中丞梁文矩并爲吏部侍郎，以左諫議大夫呂夢奇爲御史中丞。

八月癸酉朔，以翰林學士守中書舍人李懌、劉昫并爲户部侍郎充職，以吏部侍郎劉岳守秘書監，以吏部侍郎韓彦惲守禮部尚書，以户部侍郎歸藹守太子賓客，以户部侍郎裴皞守兵部侍郎，以中書舍人張文寶守刑部侍郎。詔凡有姓犯廟諱者，以本望爲姓。丁丑，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守龍武大將軍劉訓爲晉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壬午，幽州趙德鈞奏，於府西邀殺契丹敗黨數千人，生擒首領惕隱等五十餘人。是時，官軍襲殺契丹，屬秋雨繼降，泥濘莫進，人饑馬乏，散投村落，所在村民持白梃毆殺之。德鈞出兵接於要路，幾無噍類。帝致書喻其本國。辛卯，以朔方軍留後韓璞爲朔方軍節度使、靈武雄警甘肅等州觀察使、檢校司徒。帝聞隨、鄧、復、郢、均、房之民，父母骨肉有疾，以長竿遥致粥食而餉之，出嫁女，夫家不遣來省疾，乃下詔委長吏嚴加禁察。房州奏，新開山路四百里，南通夔州，畫圖以獻。以前洋州節度使戴思遠爲太子太保致仕。庚子，詔："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以先後爲班次，承旨一員，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

閏月丁未，兩浙節度觀察留後、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錢元瓘可杭州、越州大都督府長史，

日，王晏球奏報，本月十九日契丹七千騎兵來救援定州，朝廷軍隊在唐河北面迎戰，大破敵軍。戊辰日，下詔命令福建節度使王延鈞可依舊任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晋封閩王。己巳日，王晏球奏報，本月二十一日，追擊契丹軍隊到易州，追殺四十里，俘獲很多。已故的朔方節度使韓洙追贈太尉。任命兵部侍郎王權、御史中丞梁文矩同時擔任吏部侍郎，任命左諫議大夫呂夢奇爲御史中丞。

八月癸酉初一，任命翰林學士守中書舍人李懌、劉昫同時擔任户部侍郎，充任現職，任命吏部侍郎劉岳守秘書監，任命吏部侍郎韓彦惲守禮部尚書，任命户部侍郎歸藹守太子賓客，任命户部侍郎裴皞守兵部侍郎，任命中書舍人張文寶守刑部侍郎。下詔規定凡是有姓氏觸犯已故皇帝避諱的，用原來的籍貫爲姓。丁丑日，任命檢校尚書右僕射、守龍武大將軍劉訓爲晉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壬午日，幽州節度使趙德鈞上奏，在府城西面攔截斬殺契丹敗軍幾千人，活捉了頭領惕隱等五十多人。當時，官軍追殺契丹人，正逢秋雨連綿，道路泥濘不能行進，士兵飢餓戰馬疲乏，分散投宿於村落中，所在地方的村民手持武器毆打追殺他們。趙德鈞出兵在要道上攔截，契丹軍兵幾乎無人生還。皇帝寫信告訴他們的國家。辛卯日，任命朔方軍節度留後韓璞爲朔方軍節度使、靈武雄警甘肅等州觀察使、檢校司徒。皇上聽説隨州、鄧州、復州、郢州、均州、房州的百姓，父母親屬有病，用長竹竿隔老遠送稀粥讓病人飲食，嫁出去的女兒，夫家不派人來探望病人，於是降詔書委派長官嚴加清查禁止。房州奏報，新開通山路四百里，往南通向夔州，畫成地理圖進獻。任命前洋州節度使戴思遠爲太子太保，辭官退休。庚子日，下詔説："今後翰林學士進入學士院，按官資先後作爲班列次序，學士承旨一員，不管官資的先後，排列在學士之上。"

閏月丁未日，批准兩浙節度觀察留後、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錢元瓘爲杭州、越州大都督府長史，充任鎮東、鎮海等軍節度

充鎮東、鎮海等軍節度使。戊申，趙德鈞獻戎俘於闕下，其蕃將惕隱等五十人留於親衛，餘契丹六百人皆斬之。乙卯，升楚州爲順化軍。以明州刺史錢元珦爲本州節度使，以吏部尚書蕭頃爲太子少保。契丹遣使來貢獻。契丹平州刺史張希崇上表歸順。乙丑，陝州節度使李從敏移鎮滄州。以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爲陝州節度使。詔："在京遇行極法日，宜不舉樂，兼減常膳。諸州遇行極法日，禁聲樂。"己巳，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服，大理寺斷處流，特敕孟昇賜自盡。觀察使、觀察判官、録事參軍失其糾察，各行殿罰。襄邑縣民聞威，父爲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特敕處死。是月二十七，大水，河水溢。絳州地震。

九月乙亥，以捧聖左右廂副都指揮使索自通爲雲州節度使。丁丑，以太府卿、判四方館事李郁爲宗正卿。壬午，以晉州節度使安崇阮爲左驍衛上將軍。甲申，吐蕃、迴紇各遣使貢獻。壬辰，宰臣王建立進玉杯，上有文曰"傳國萬歲杯"。乙未，詔德州流人温韜、邃州流人段凝、嵐州司户陶玘、憲州司户石知訥、原州司馬聶嶼，并宜賜死於本處，暴其宿惡而誅之也。丙申，以邠州節度使梁漢顒爲右威衛上將軍。丁酉，河陽節度使、駙馬都尉趙延壽爲檢校司徒。己亥，詔徐州節度使房知温兼荆南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

冬十月甲辰，制瓊華長公主孟氏可册爲福慶長公主。丙午，以滄州節度使李從敏兼北面招討使。戊申，帝臨軒，命禮部尚書韓彦惲、工部侍郎任贊往應州奉册四廟。詔邠州節度使李敬周攻慶州，以刺史竇廷琬拒命

使。戊申日，趙德鈞在宫城下進獻戎人俘虜，其中蕃族將領惕隱等五十個人留在親衛軍中，另外六百名契丹人全部斬首。乙卯日，提升楚州爲順化軍。任命明州刺史錢元珦爲本州節度使，吏部尚書蕭頃爲太子少保。契丹國派遣使者來進貢。契丹平州刺史張希崇上奏表歸順。乙丑日，陝州節度使李從敏移任滄州節度使。任命宣徽南院使張延朗任陝州節度使。降詔書説："在京城遇到施行極刑的日子，不應當演奏音樂，并且減少日常膳食。各州遇到施行極刑的日子，禁止奏樂。"己巳日，滑州節度掌書記孟昇隱瞞了母親喪事不守孝，大理寺判處流放罪，特别下旨賜孟昇自殺。觀察使、觀察判官、録事參軍没能發覺檢舉，各自罰爲最後一等。襄邑縣百姓聞威，父親被人殺害，不替父親雪洗冤仇，有狀子請求和解，特地降詔將他處死。本月二十七日，發洪水，黄河水暴漲。絳州發生地震。

九月乙亥日，任命捧聖左右廂副都指揮使索自通爲雲州節度使。丁丑日，任命太府卿、判四方館事李郁爲宗正寺卿。壬午日，任命晉州節度使安崇阮爲左驍衛上將軍。甲申日，吐蕃、回紇國各自派遣使者來進貢。壬辰日，宰相王建立進獻玉杯，上面刻有文字説"傳國萬歲杯"。乙未日，降詔命令德州流放人温韜、邃州流放人段凝、嵐州司户參軍陶玘、憲州司户參軍石知訥、原州司馬聶嶼，同時在本地令其自殺，這是公開他們過去的罪惡，處死了他們。丙申日，任命邠州節度使梁漢顒爲右威衛上將軍。丁酉日，河陽節度使、駙馬都尉趙延壽被任命爲檢校司徒。己亥日，下詔任命徐州節度使房知温兼任荆南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

冬季十月甲辰日，降詔批准册封瓊華長公主孟氏爲福慶長公主。丙午日，任命滄州節度使李從敏兼任北面招討使。戊申日，皇帝來到軒閣，命令禮部尚書韓彦惲、工部侍郎任贊前往應州爲四廟上封册。下詔命令邠州節度使李敬周進攻慶州，因爲刺史竇廷琬抗拒朝命的緣故。戊午日，

故也。戊午，契丹平州刺史張希崇已下八十餘人見於元德殿，頒賜有差。突厥首領張慕進等來朝貢。甲子，安州節度使高行珪奏，屯駐左神捷、左懷順軍士作亂，已逐殺出城。詔升壽州爲忠正軍。戊辰，以雲州節度使索自通領壽州節度使，以前雲州節度使張温復爲雲州節度使。庚午夜，西南有彗星長丈餘，在牛星五度。

契丹平州刺史張希崇以下八十餘人在元德殿朝見，頒給不同賞賜。突厥人首領張慕進等來朝見進貢。甲子日，安州節度使高行珪奏報，駐軍左神捷、左懷順的軍士作亂，已經驅趕追殺出城了。下詔指示提升壽州爲忠正軍。戊辰日，任命雲州節度使索自通領壽州節度使，任命原雲州節度使張温再任雲州節度使。庚午日夜晚，西南方有彗星長一丈多，出現在牽牛星五度的天空。

十一月癸酉，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甲戌，捧聖指揮使何福進招收到安州作亂兵士五百人，自指揮使已下至節級四十餘人并斬，餘衆釋之。壬午，房知温奏，荆南高季興卒。中書舍人劉贊奏："請節度使及文班三品已上謝見通唤。"從之。是日，以契丹所署平州刺史、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張希崇爲汝州刺史，加檢校太傅。己丑，中書奏："今後或有封册，請御正衙。"從之。青州奏，節度使霍彦威卒，輟朝三日。詔宰臣王建立權知青州軍州事。庚寅，禮部員外郎和凝奏："應補齋郎并須引驗正身，以防僞濫。舊例，使蔭一任官補一人，今後改官須轉品即可，如無子，許以親侄繼限，念書十卷，試可則補。"從之。甲午，以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王建立爲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帝謂侍臣曰："古鐵券如何？"趙鳳對曰："帝王誓文，許其子子孫孫長享爵禄。"帝曰："先朝所賜，唯朕與郭崇韜、李繼麟三人爾，崇韜、繼麟尋已族滅，朕之危疑，慮在旦夕。"於是嗟嘆久之。趙鳳曰："帝王執信，故不必銘金鏤石矣。"吏部郎中何澤奏："流外官請不試書判之類。"從之。吐蕃遣使朝貢。戊戌，

十一月癸酉日，是冬至節，皇帝前往崇元殿接受朝賀。甲戌日，捧聖指揮使何福進招降俘獲到安州作亂的兵士五百人，從指揮使以下到節級有四十多人同時被斬首，其餘士兵赦免。壬午日，房知温奏報，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去世。中書舍人劉贊奏："請節度使和三品以上的文資官員朝見謝恩，一起傳宣。"依從了。當天，任命契丹國任命的平州刺史、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張希崇爲汝州刺史，加官檢校太傅。己丑日，中書省奏告："今後如有册封大事，請登臨正殿。"依從了。青州上奏，節度使霍彦威逝世，停止朝參三天。下詔命令宰相王建立代理知青州軍州事。庚寅日，禮部員外郎和凝上奏説："凡是補官爲齋郎的官員必須一律帶來見面，驗明正身，以便防止假冒。按照原來事例，節度使、防禦使恩蔭一次任官補一人，今後改官衹要轉品秩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兒子，允許用親侄兒繼承，朗誦書十卷，考試合格就予以補官。"依從了。甲午日，任命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王建立爲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日，皇帝詢問侍臣説："古時的鐵券丹書怎麽樣？"趙鳳對答説："是帝王的誓約文字，允許臣下的子子孫孫永遠享受官爵俸禄。"皇帝説："先朝賜給的鐵券，衹有朕與郭崇韜、李繼麟三人罷了，崇韜、繼麟不久就已經被滅了家族，朕的危難，估計也在朝夕之間。"於是長時間嘆息。趙鳳説："帝王身行忠信，原本不必銘刻在金石上。"吏部郎中何澤上奏説："流外官員請求不試文書判詞之類。"依從了。吐蕃國派遣

前安州節度副使范延榮并男皆斬於軍巡獄，爲高行珪誣奏故也。

使者朝見上貢。戊戌日，前任安州節度副使范延榮同他的兒子一起在軍巡監獄被處斬，這是被高行珪誣陷論奏的緣故。

十二月壬寅朔，詔真定府屬縣宜準河中、鳳翔例升爲次畿，真定縣升爲次赤。甲辰，邠州節度使李敬周奏，收下慶州，刺史竇廷琬族誅。

十二月壬寅初一，下詔指示真定府的屬縣按照河中、鳳翔府事例升爲次等京畿縣，真定縣升爲次等赤縣。甲辰日，邠州節度使李敬周奏報，攻下慶州，刺史竇廷琬被誅滅家族。

舊五代史卷四十(唐書十六)

本紀第十六

明宗紀(第六)

天成四年春正月壬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臣孫贇，年五歲，默念《論語》、《孝經》，舉童子，於汴州取解就試。"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能念儒書，備彰家訓，不勞就試，特與成名。宜賜別敕及第，附今年春榜。"戊子，放元年應欠秋稅。以左衛上將軍安崇阮爲黔南節度使。壬辰，迴鶻入朝使掣撥等五人各授懷化司戈放還。以北京副留守馮贇爲宣徽使、判三司。戊戌，禁天下虛稱試攝銜。西川孟知祥奏："支屬刺史乞臣本道自署。"

二月乙巳，王晏球奏，此月三日收復定州，獲王都首級，生擒契丹禿餒等二千餘人。百僚稱賀。詔取今月二十四日車駕還東京。辛亥，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宋州節度使王晏球爲鄆州節度使，加兼侍中；以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滄州節度使李從敏爲定州節度使；以北面行營兵馬都監、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爲滄州節度使；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加兼侍中。乙卯，以樞密使趙敬怡權知汴州軍州事。丙辰，邢州奏，定州送到僞太子李繼陶，已處置訖。辛酉，帝御咸安樓受定州俘

天成四年春季正月壬申初一，皇帝前往崇元殿接受朝賀，儀仗護衛依照規定。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告："臣的孫子趙贇，年齡五歲，能默讀《論語》、《孝經》，舉薦應童子科考試，在汴州被選拔赴試。"降詔說："都尉的兒子，太尉的孫兒，能够念誦儒學經書，完全顯示家庭訓育之功，不必讓他辛勞就試，特地賜他成名。可以特旨批准他及第，附在今年春天的進士榜中。"戊子日，免除天成元年所有拖欠的秋稅。任命左衛上將軍安崇阮爲黔南節度使。壬辰日，回鶻入朝使者掣撥等五人分別授予懷化司戈官職遣回。任命北京副留守馮贇爲宣徽使、判三司事。戊戌日，禁止全國假稱試官、代理職銜。西川節度使孟知祥上奏："下屬州郡刺史請求由臣在本道自行委任。"

二月乙巳日，王晏球奏報，本月三日收復定州，獲取王都人頭，活捉契丹國禿餒等二千多人。百官祝賀。下詔定於這月二十四日返回東京。辛亥日，任命北面行營招討使、宋州節度使王晏球爲鄆州節度使，加官兼侍中；任命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滄州節度使李從敏爲定州節度使；任命北面行營兵馬都監、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爲滄州節度使；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加官兼侍中。乙卯日，任命樞密使趙敬怡權知汴州軍州事。丙辰日，邢州奏報，定州押送到僞命太子李繼陶，已經處置完畢。辛酉日，皇帝登臨咸安樓接受定州的俘虜，百官成列，在樓前宣讀布告，儀式結束，將王都的人頭獻到太廟。王都的兒子四人、

馘，百官就列，宣露布於樓前，禮畢，以王都首級獻於太社。王都男四人、弟一人，禿餒父子二人，并磔於市。時露布之文，類制敕之體，蓋執筆者誤，頗爲識者所嗤。樞密使趙敬怡卒，贈太傅。以端明殿學士趙鳳權知汴州軍州事。甲子，車駕發汴州。丙寅，至鄭州。賜左僕射致仕鄭珏錢二十萬。丁卯，宰相崔協卒，詔贈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太子少傅李琪等奏，至偃師縣奉迎。時琪奏章中有“敗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即爲凶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庚午，車駕至自汴州。

弟弟一人，禿餒父子二人，一同被裂尸於街市。當時宣讀的布告，類似於詔書的體制，這是執筆者的疏誤，很被有識之士嗤笑。樞密使趙敬怡逝世，追贈爲太傅。任命端明殿學士趙鳳權知汴州軍州事。甲子日，皇帝從汴州出發。丙寅日，來到鄭州。賞賜以左僕射頭銜退休的鄭珏錢二十萬。丁卯日，宰相崔協逝世，降詔追贈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太子少傅李琪等奏報，前往偃師縣恭候迎接。當時李琪的奏表中有“戰敗契丹這凶惡的同黨，擊破真定這叛逆的城池”的話。降詔說：“契丹就是凶惡的同黨，真定却不是反叛的城池，李琪罰一個月薪俸。”庚午日，皇帝從汴州到達東京。

三月甲戌，馮道進表乞命相。丙戌，詔皇城使李從璨貶授房州司户參軍，仍令盡命。從璨，帝之諸子也。先是，帝巡幸汴州，留從璨以警大内，從璨因游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安重誨奏之，故置於法焉。壬辰，中書奏：“今後群臣内有乞假覲省者，請量賜茶藥。”從之。乙未，以前鄆州節度使符習爲汴州節度使。丙申，詔鄴都、幽、鎮、滄、邢、易、定等州管内百姓，除正税外，放免諸色差配，以討王都之役，有輓運之勞也。

三月甲戌日，馮道上表請求任命宰相。丙戌日，下詔命令皇城使李從璨貶降官職，授予房州司户參軍，又命令他自盡。李從璨是皇帝的兒子。在此之前，皇帝巡視汴州，留下李從璨來警戒内宫，李從璨於是游覽會節園，喝醉了酒，開玩笑地登上皇帝龍床。安重誨論奏，因此將他正法。壬辰日，中書省奏告：“今後群臣中有請假探親的，請酌量賜給茶、藥。”依從了。乙未日，任命前鄆州節度使符習爲汴州節度使。丙申日，下詔指示鄴都、幽州、鎮州、滄州、邢州、易州、定州等地管轄的百姓，除了正税以外，免除各種差役攤派，因爲他們在討伐王都戰争期間，有運送糧草的功勞。

夏四月庚子朔，禁鐵鑞錢。壬寅，重修廣壽殿成，有司請以丹漆金碧飾之，帝曰：“此殿經焚，不可不修，但務宏壯，不勞華侈。”湖南奏，敗荆南賊軍於石首鎮。詔沿邊置場買馬，不許蕃部直至闕下。先是，党項諸蕃凡將到馬，無駑良并云上進，國家雖約其價以給之，及計其館穀錫賚，所費不可勝紀。計司以爲耗蠹中華，遂止之。壬子，以皇子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從榮爲河南尹，判六

夏季四月庚子初一，禁止使用夾鐵、錫的銅錢。壬寅日，重新修建廣壽殿告成，有關官府請求用紅漆、金碧顔料裝飾，皇帝説：“這座殿宇經過焚燒，不可以不修葺，衹是要宏偉壯觀，不必華麗奢侈。”湖南奏報，在石首鎮擊敗荆南賊軍。下詔命令沿邊境設置場務買馬，不准許蕃部人直接到京城。在此之前，党項族各個蕃部凡是運到馬，不管是駑馬還是良馬，一律稱爲上進馬，國家雖然按其價格付給錢物，到計算住宿、糧料、賞賜物品時，花費浩大不可計數。計度機構認爲是耗費損害中原，於是下令禁止。壬子

軍諸衛事；以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北京留守；以河陽節度使趙延壽爲宋州節度使；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鎮南軍節度使康義誠爲河陽節度使。契丹寇雲州。癸丑，契丹遣捺括梅里等來朝貢，稱取禿餒等骸骨，并斬於北市。甲寅，以端明殿學士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丙辰，諫議大夫致仕、襲文宣公孔邈卒。庚申，以王建立、孔循帶中書直省吏歸藩，并追迴。壬戌，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兼北面行營招討使，鎮州節度使范延光加檢校太傅。戊辰，中書奏："五月一日，應在京九品已上官，及諸道進奉使，請準貞元七年敕，就位起居，永爲恒式。"從之。

五月己巳朔，帝御文明殿受朝。丙子，以夔州節度使西方鄴卒輟朝。丁丑，大理卿李保殷卒。己卯，以忠武軍節度使索自通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以左威衛上將軍朱漢賓爲潞州節度使。乙酉，以黔州節度使安崇阮爲夔州節度使，以左驍衛上將軍張温爲洋州節度使，以黔州留後楊漢賓爲本州節度使。中書奏："太常寺定少帝謚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伏以少帝今不入廟，難以言宗，只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從之。丁亥，以鳳州武興軍留後陳皋爲武興軍節度使，以新州威塞軍留後翟璋爲威塞軍節度使。壬辰，以權知尚書右丞崔居儉爲尚書右丞。詔葺天下廨宇。丙申，襄州奏，荆南高從誨乞歸順。雲州奏，契丹犯塞。

六月辛丑，以左散騎常侍姚顗爲兵部侍郎。壬寅，夔州節度使楊漢章移鎮雲州，以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兼欽州刺史張敬達爲鳳州節度使。癸

日，任命皇子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李從榮爲河南府尹，判六軍諸衛事；任命皇子河南府尹、判六軍諸衛事李從厚爲北京留守；任命河陽節度使趙延壽爲宋州節度使；任命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鎮南軍節度使康義誠爲河陽節度使。契丹軍隊侵犯雲州。癸丑日，契丹國派遣捺括梅里等人來朝見上貢，説是要索取禿餒等人尸骨，將他們一起斬殺在北市。甲寅日，任命端明殿學士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丙辰日，以諫議大夫頭銜退休、世襲文宣公的孔邈逝世。庚申日，因爲王建立、孔循帶着中書省直省官吏回藩鎮，將其全部追回。壬戌日，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兼任北面行營招討使，鎮州節度使范延光加官檢校太傅。戊辰日，中書省奏："五月一日，凡是在京城的九品以上官員和各道的進貢使人，請求依照貞元七年詔書，排列班位問候起居，永遠作爲固定的儀式。"依從了。

五月己巳初一，皇帝前往文明殿處理朝政。丙子日，因爲夔州節度使西方鄴逝世，停止朝參。丁丑日，大理卿李保殷逝世。己卯日，任命忠武軍節度使索自通爲京兆尹，擔任西京留守；任命左威衛上將軍朱漢賓爲潞州節度使。乙酉日，任命黔州節度使安崇阮爲夔州節度使，任命左驍衛上將軍張温爲洋州節度使，任命黔州節度留後楊漢賓爲本州節度使。中書省上奏説："太常寺議定少帝謚號爲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私下以爲少帝現今不入宗廟，難以稱宗，應衹稱昭宣光烈孝皇帝。"依從了。丁亥日，任命鳳州武興軍節度留後陳皋爲武興軍節度使，任命新州威塞軍節度留後翟璋爲威塞軍節度使。壬辰日，任命權知尚書右丞崔居儉爲尚書右丞。下詔命令修繕天下官府房舍。丙申日，襄州奏報，荆南高從誨請求歸順。雲州奏報，契丹軍隊侵犯邊塞。

六月辛丑日，任命左散騎常侍姚顗爲兵部侍郎。壬寅日，夔州節度使楊漢章移任雲州節度使，任命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兼欽州刺史張敬達爲鳳州節度使。癸卯日，任命前西京副留守事張

卯，以前西京副留守事張遵誨行衛尉事，充客省使。國子博士田敏請葺四郊祠祭齋室。丙午，以沂州刺史張萬進爲安北都護，充振武軍節度使。戊申，以宿州團練使康思立爲利州節度使。登州刺史孫元停任，坐在任無名科率故也。詔鄴都仍舊爲魏府。應魏府、汴州、益州宫殿悉去鴟尾，賜節度使爲衙署。辛亥，以權知朔方軍留後、定難軍都知兵馬使韓澄爲朔方留後。癸丑，以前潞州節度使符彦超爲左驍衛上將軍。詔："諸道節度使行軍司馬，名位雖高，或帥臣不在，其州事宜委節度副使權知。"又詔："藩郡所請賓幕及主事親從者，悉以名聞。"丙辰，權知荆南軍府事高從誨上章首罪，乞修職貢，仍進銀三千兩贖罪。壬戌，幸至德宫。詔："京城空地，課人蓋造。如無力者，許人請射營構。"

秋七月庚午，以前西京留守判官張鏄爲司農卿。壬申，貶前左金吾上將軍毛璋爲儒州長流百姓，尋賜自盡，以其在藩鎮陰蓄奸謀故也。甲戌，御史中丞吕夢奇責授太子右贊善大夫，坐曾借毛璋馬故也。己卯，以工部侍郎任贊爲左散騎常侍，以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充匭使閻至爲工部侍郎充職。遂州進嘉禾，一莖九穗。壬午，以給事中、判大理卿事許光義爲御史中丞。史館上言："所編修莊宗一朝事迹，欲名爲實録，太祖、獻祖、懿祖名爲紀年録。"甲申，以前荆南行軍司馬、檢校太傅高從誨起復，授檢校太傅、兼侍中，充荆南節度使。丙戌，涇州節度使李從昶移鎮華州，以冀州刺史李金全爲涇州節度使。戊子，中書奏："今後新及第舉人，有曾授正官及御署者，欲約前

遵誨行衛尉事，擔任客省使。國子博士田敏請求修繕四方郊祀宗廟祠堂齋室。丙午日，任命沂州刺史張萬進爲安北都護，擔任振武軍節度使。戊申日，任命宿州團練使康思立爲利州節度使。登州刺史孫元停任現職，因爲在任上徵收無名賦税而獲罪。下詔指示鄴都仍舊改爲魏府。凡是魏府、汴州、益州的宫殿全部取掉屋脊兩端的裝飾鴟尾，賜給節度使作爲官衙。辛亥日，任命權知朔方軍節度留後、定難軍都知兵馬使韓澄爲朔方軍節度留後。癸丑日，任命原潞州節度使符彦超爲左驍衛上將軍。降詔説："各道節度使行軍司馬，名望職位雖然很高，如果主帥不在，州府事務應當委派節度副使代理處置。"又降詔説："藩鎮所奏請的幕僚官及主管事務的親隨官吏，全部開列名單上報。"丙辰日，權知荆南軍府事高從誨上奏章服罪，并請求前來上貢，又進獻白銀三千兩贖罪。壬戌日，前往至德宫。降詔説："京城中的空地，令人蓋造房舍收取賦税。如果没有力量營造，允許人認領修建。"

秋季七月庚午日，任命前西京留守判官張鏄爲司農卿。壬申日，前任左金吾上將軍毛璋貶降爲儒州永久流放百姓，不久又命令他自殺，因爲他在藩鎮陰謀造反的緣故。甲戌日，御史中丞吕夢奇貶降爲太子右贊善大夫，因爲曾經借過毛璋的馬而獲罪。己卯日，任命工部侍郎任贊爲左散騎常侍，任命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充任匭使閻至爲工部侍郎，擔任現職。遂州進獻吉祥稻苗，一株莖上有九枝穗。壬午日，任命給事中、判大理卿事許光義爲御史中丞。史館上疏説："本館編修的莊宗一朝事迹，準備稱作實録，太祖、獻祖、懿祖稱爲紀年録。"甲申日，任命原荆南行軍司馬、檢校太傅高從誨起用復官，授予檢校太傅、兼侍中，擔任荆南節度使。丙戌日，涇州節度使李從昶移任華州節度使，任命冀州刺史李金全爲涇州節度使。戊子日，中書省上奏："今後新及第的舉人，有曾經授過正式官吏和由皇上親自批准的，準備參照前任官資次序，予以授一任官。"依從了。壬辰日，下詔指定於明年

任資序，與除一官。"從之。壬辰，詔取來年二月二十一日有事於南郊。

八月丁酉朔，大理正路阮奏："切見春秋釋奠於文宣王，而武成王廟久曠時祭，請復常祀。"從之。戊戌，中書奏："太子少傅李琪所撰進《霍彦威神道碑》文，不分真僞，是混功名，望令改撰。"從之。琪，梁之故相，私懷感遇，叙彦威在梁歷任，不欲言僞梁故也。辛丑，詔："亂離已來，天下諸軍所掠生口，有主識認，即勒還之。"以前清河縣令、襲鄴國公、食邑三千户楊仁矩爲秘書丞。御史臺奏："主簿朱穎是前中丞奏請，合隨廳罷任。"詔曰："主簿既爲正秩，况入選門，顯自朝恩，合終考限，宜令仍舊守官。"甲辰，以宰臣馮道爲南郊大禮使，兵部尚書盧質爲禮儀使，御史中丞許光義爲儀仗使，兵部侍郎姚顗爲鹵簿使，河南尹從榮爲橋道頓遞使，客省使、衛尉卿張遵誨爲修裝法物使。乙巳，黑水朝貢使骨至來朝，授歸德司戈，放還蕃。丁未，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知制誥李愚爲兵部侍郎，職如故。以中書舍人盧詹爲禮部侍郎，以兵部侍郎裴皡爲太子賓客。吐渾首領念公山來朝貢。戊申，帝服衮冕，御文明殿，追册昭宣光烈孝皇帝。庚戌，以宰臣、監修國史趙鳳兼判集賢院事，以左散騎常侍任贊判大理卿事。己未，高麗王王建遣使貢方物。辛酉，詔："準往例，節度使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并列衔於敕牒，側書'使'字。今錢鏐是元帥、尚父，與使相名殊，馬殷守太師、尚書令，是南省官資，不合署敕尾，今後敕牒内并落下。"乙卯，党項首領朝貢。甲子，幸金真觀，改賜建法大師

二月二十一日在南郊舉行祭祀大禮。

八月丁酉初一，大理正路阮啓奏説："臣見到在春、秋兩季在文宣王廟舉行釋奠禮，而武成王廟早已廢棄常時的祭祀，請恢復日常的祭祀。"依從了。戊戌日，中書省奏報："太子少傅李琪撰寫上進的《霍彦威神道碑》文，不分真僞，混淆了功名，希望命令改寫。"依從了。李琪是梁代過去的宰相，私下懷有感激恩遇之心，叙述霍彦威在梁代歷任官職，因此不想稱作僞梁。辛丑日，降詔宣布："戰亂以來，全國各部軍隊掠奪到的百姓人口，有家人來指認的，就勒令歸還。"任命前清河縣令、世襲鄴國公、食邑三千户楊仁矩爲秘書丞。御史臺奏報："主簿朱穎是前任御史中丞申請任命的，應當跟隨中丞離任而罷去職任。"降詔説："主簿既然是正式職官，何况又列入銓選之列，顯然是來自朝廷恩典，應當任滿考核年限，可以命令他仍舊擔任職官。"甲辰日，任命宰相馮道爲南郊祭祀大禮使，兵部尚書盧質爲禮儀使，御史中丞許光義爲儀仗使，兵部侍郎姚顗爲鹵簿使，河南府尹李從榮爲橋梁道路頓遞使，客省使、衛尉卿張遵誨爲修製安裝大禮用物使。乙巳日，黑水部落朝貢使臣骨至來朝見，授予他歸德司戈，遣放回蕃部。丁未日，任命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知制誥李愚爲兵部侍郎，像過去一樣任職。任命中書舍人盧詹爲禮部侍郎，兵部侍郎裴皡爲太子賓客。吐渾國首領念公山來朝見上貢。戊申日，皇帝穿戴禮服禮帽，來到文明殿，追封册命昭宣光烈孝皇帝。庚戌日，任命宰相、監修國史趙鳳兼判集賢院事，任命左散騎常侍任贊判大理卿事。己未日，高麗國王王建派遣使臣進貢土産。辛酉日，降詔書説："按照以往事例，節度使帶有平章事、侍中、中書令職銜，一律將職銜列在詔書上，旁邊書寫一個'使'字。現在錢鏐是元帥、尚父，與節度使名分不同，馬殷官爲守太師、尚書令，是南省官員資歷，不應該簽署在制誥末尾，今後官牒内一律取消。"乙卯日，党項族首領入朝進貢。甲子日，前往金真觀，改賜建法大師賜紫袍女尼智願法號

賜紫尼智願爲圓惠大師，即武皇夫人陳氏也。丙寅，達靼來朝貢。京城内有南州、北州，乃張全義光啓中所築。至是，詔許人依街巷請射城濠，任使平填，蓋造屋宇。

九月丁卯，中書奏："據宗正寺申，懿祖永興陵、獻祖長寧陵、太祖建極陵并在代州雁門縣，皇帝追尊四廟在應州金城縣。"詔："應州升爲望州，金城、雁門并升爲望縣。"辛酉，太常博士段顒奏："切見大祠則差宰相行事，中祠則卿監行事，小祠則委太祝、奉禮，并不差官，今後請差五品官行事。"從之。癸巳，制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吴越國王錢鏐可落元帥、尚父、吴越國王，授太師致仕，責無禮也。先是，上將軍烏昭遇使於兩浙，以朝廷事私於吴人，仍目鏐爲殿下，自稱臣，謁鏐行拜蹈之禮。及迴，使副劉玫具述其事，故停削鏐官爵，令致仕。烏昭遇下御史臺，尋賜自盡。後有自浙中使還者，言昭遇無臣鏐之事，爲玫所誣，人頗以爲冤。乙未，詔諸道通勘兩浙綱運進奉使，并下巡獄。

冬十月丙申朔，并吏部三銓爲一銓，宜令本司官員同商量注擬，連署申奏，仍不得於私第注官。戊戌，以襄州兵馬都監、守磁州刺史康福爲朔方、河西等節度使，靈、威、雄、警、凉等州觀察使。時朔方將吏請帥於朝廷，故命福往鎮之。庚子，以右金吾上將軍史敬鎔爲左金吾上將軍，以左驍衛上將軍符彦超爲右金吾上將軍，以前黔州節度使李承約爲右驍衛上將軍，以雲州節度使張敬詢爲左驍衛上將軍，以前華州節度使王景戡爲右驍衛上將軍。癸卯，太常少卿蕭愿

爲圓惠大師，大師就是武皇的夫人陳氏。丙寅日，達靼人來朝見上貢。京城内有南州、北州，原來是張全義在光啓年間所修。到這時，下詔允許人靠着街巷指認包占城中壕溝，任由人填平，用以修造房屋。

九月丁卯日，中書省奏報："根據宗正寺申報，懿祖的永興陵、獻祖的長寧陵、太祖的建極陵全部在代州雁門縣，皇帝追封推尊四廟在應州金城縣。"降詔説："應州升格爲大州，金城、雁門一起升爲大縣。"辛酉日，太常博士段顒上奏："私下見到大的祭祀就差派宰相舉行典禮，中等祭祀就差派卿、監一類官員主持，小的祭祀就委派太祝、奉禮一類人員，并不差派官員，今後請差派五品官行事。"依從了。癸巳日，下詔命令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吴越國王錢鏐可撤銷元帥、尚父、吴越國王職官，封爲太師，辭官退休，處罰他没有臣子的禮節。在此之前，上將軍烏昭遇出使到兩浙，把朝廷的事私下告訴吴國人，并且視錢鏐爲殿下，自己稱作臣子，謁見錢鏐行跪拜禮節。到出使回朝時，副使劉玫詳盡地叙述了這件事，所以停罷削奪錢鏐官爵，勒令退休。烏昭遇被關入御史臺，不久又賜他自殺。後來有從浙中出使回來的人，説烏昭遇并没有向錢鏐稱臣的事，是被劉玫誣陷了，當時很多人都認爲他冤枉。乙未日，下詔命令各道共同審理兩浙綱運進奉使，將他們一齊關入軍巡監獄。

冬季十月丙申初一，下詔規定將吏部三次銓選合并爲一次選調，命令本司官員共同商量差派委任，連名簽字申奏，并且不得在私家住宅除授官吏。戊戌日，任命襄州兵馬都監、守磁州刺史康福爲朔方、河西等鎮節度使，靈州、威州、雄州、警州、凉州等州觀察使。當時朔方的將士官吏向朝廷請求任命主帥，所以任命康福前往鎮守。庚子日，任命右金吾上將軍史敬鎔爲左金吾上將軍，任命左驍衛上將軍符彦超擔任右金吾上將軍，任命前任黔州節度使李承約擔任右驍衛上將軍，任命雲州節度使張敬詢擔任左驍衛上將軍，任命前任華州節度使王景戡爲右驍衛上將軍。癸卯日，太常少卿蕭愿貶官爲太子洗馬，奪

責授太子洗馬，奪緋。愿南郊行事，與祠官同飲，詰旦猶醉不能行禮，爲御史所劾也。詔新授朔方節度使康福將兵萬人赴鎮。己酉，制復故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官爵。辛亥，升閬州爲保寧軍。壬子，以内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李仁矩爲閬州節度使。幸七星亭。丙辰，夏州進白鷹，重誨奏曰："夏州違詔進貢，臣已止約。"帝曰："善。"朝退，帝密令左右進焉。是日，幸龍門。

去緋袍。蕭愿在南郊舉行祭禮，與祠廟官吏一同飲酒，到清晨還沉醉不能行禮，被御史彈劾。下詔命令新任朔方節度使康福率領一萬軍兵前往鎮所。己酉日，下詔命令恢復已故荆南節度使高季興的官爵。辛亥日，提升閬州爲保寧軍。壬子日，任命内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李仁矩爲閬州節度使。前往七星亭。丙辰日，夏州進獻白鷹，安重誨上奏説："夏州違反詔令進貢，臣已經禁止約束。"皇帝説："好。"退朝以後，皇帝秘密命令身邊人進獻。這一天，前往龍門。

十一月丁卯，洛州水暴漲，壞居人垣舍。戊辰，以刑部侍郎張文寶爲右散騎常侍。己巳，以尚書右丞李光序爲刑部侍郎。癸酉，升曹州濟陰縣爲次赤，以昭宣光烈孝皇帝温陵所在故也。甲戌，奉國軍節度使王延稟加兼侍中，從福建節度使王延鈞請也。車駕出近郊，試夏州所進白鷹，戒左右勿令重誨知。己卯，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癸未，秘書少監于嶠配振武長流百姓，永不齒任，爲宰臣趙鳳誣奏也。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獻祖、懿祖、太祖《紀年録》共二十卷、《莊宗實録》三十卷上之，賜器帛有差。

十一月丁卯初一，洛州河水暴漲，毁壞居民垣墻房舍。戊辰日，任命刑部侍郎張文寶爲右散騎常侍。己巳日，任命尚書右丞李光序爲刑部侍郎。癸酉日，提升曹州濟陰縣爲次等赤縣，因爲昭宣光烈孝皇帝的温陵在境内的緣故。甲戌日，奉國軍節度使王延稟加官兼侍中，這是依從福建節度使王延鈞的奏請。皇帝出城到近郊，試飛夏州進獻的白鷹，告誡左右侍臣不要讓安重誨知道。己卯日，是冬至節，皇帝前往文明殿接受朝賀。癸未日，秘書少監于嶠發配振武爲永久流放百姓，永遠不予復官，這是被宰相趙鳳誣陷奏論。史官張昭遠等人將剛剛編修好的《獻祖紀年録》、《懿祖紀年録》、《太祖紀年録》共二十卷，《莊宗實録》三十卷獻上，分别賜給銀器、絹帛。

十二月丁酉，靈武康福奏："破野利、大蟲兩族三百餘帳於方渠，獲牛羊三萬。"戊戌，詔："應授官及封贈官誥、舉人冬集等所費用物，一切官破。"壬戌，中書奏："今後宰臣致齋内，不押班，不知印，不赴内殿起居。或遇國忌，行事官已受誓戒，宜不赴行香，并不奏刑殺公事。大祠致齋内，請不開宴。每遇大忌前一日，請不坐朝。"從之。

十二月丁酉日，靈武節度使康福奏報："在方渠擊破野利、大蟲兩部蕃族三百多個帳幕，繳獲牛羊三萬頭。"戊戌日，降詔説："凡是除授官員以及封贈官職誥命、應試人冬季聚集所需用的物品，全部由公家支付。"壬戌日，中書省奏報："今後宰相在齋戒的時間内，不領隊列，不動用璽印，不往内殿問候起居。如是遇到國忌的日子，主持事務官員已經接受誓書齋戒，應當不參與焚香，并且不奏報刑罰殺戮公事。大祭祀實行齋戒的期間内，請求不舉行宴會。每次遇到大忌的前一天，請求不上朝。"依從了。

舊五代史卷四十一(唐書十七)

本紀第十七

明宗紀(第七)

長興元年春正月丙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常儀。乙亥，國子監請以監學生束修及光學錢備監中修葺公用，從之。丙子，帝謂宰臣曰："時雪未降，如何?"馮道曰："陛下恭行儉德，憂及烝民，上合天心，必有春澤。"是夜降雪。其夕，右散騎常侍蕭希甫封狀申樞密稱，得河堰衙官狀，告本都將校二十餘人欲謀不軌，至旦追問無狀，斬所告人。是日，幸至德宮。辛卯，中書奏，郊天有日，合差大内留守。詔以宣徽南院使朱宏昭充。

二月戊戌，幸稻田莊。己亥，黑水國主兀兒遣使貢方物。翰林學士劉昫奏："新學士入院，舊試五題，請今後停試詩、賦，祗試麻制、答蕃書、批答共三道。仍請内賜題目，定字數，付本院召試。"從之。有司奏："皇帝致齋於明堂，按舊服通天冠、絳紗袍，文武五品已上著袴褶，近例祗著朝服。"從之。乙巳，中書奏："皇帝朝獻太微宫、太廟，祭天地於圜丘，準禮例親王爲亞獻行事，受誓戒。"從之。以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御營使。壬子，帝宿齋於明堂殿。癸丑，朝獻太微宫。是日，宿齋於太

長興元年春季正月丙寅初一，皇帝前往明堂殿接受朝賀，儀仗護衛依照常規儀式。乙亥日，國子監請求將本監學生的學費以及光學錢作爲監中修繕費用，依從了。丙子日，皇帝詢問宰相道："這時還沒有降雪，怎麼辦呢?"馮道說："陛下恭敬地奉行勤儉之德，憂慮及於百姓，合符上天心意，必定有春雪降落。"這天晚上下了雪。當天夜晚，右散騎常侍蕭希甫密封奏狀報告樞密院稱，得到管理河堰的衙門官吏奏狀，說本部將校二十多人想要圖謀不軌，到天明追問却沒有這回事，將告密的人斬首。當天，前往至德宫。辛卯日，中書省奏報，在郊外祭天的日期將近，應當差派内宫留守。下詔由宣徽南院使朱宏昭充任。

二月戊戌日，前往稻田莊。己亥日，黑水國主兀兒派遣使者進貢土產。翰林學士劉昫奏告："新任學士進入翰林院，舊時試五道題目，請求今後停止試詩、賦，祇是考試寫作詔書、答覆蕃夷文書、批答共三道。并請由内廷賜給題目，規定字數，交付本院召集人應試。"依從了。官府奏報："皇帝齋戒於明堂，按舊例戴通天冠，穿絳色紗袍，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員上穿騎服下着套褲，近來慣例祇穿朝服。"依從了。乙巳日，中書省奏告："皇帝早晨獻祭太微宫、太廟，在圜丘祭祀天地，依照禮節條例，親王擔任第二獻祭人行禮，接受誓約。"依從了。任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御營使。壬子日，皇帝夜晚齋戒於明堂殿。癸丑日，早晨獻祭太微宫。當天晚上齋戒

廟，詰旦請行饗禮。甲寅，赴南郊齋官。是夜微雨，三鼓後晴明如晝。乙卯，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柴燎禮畢，郊宫受賀。是日，御五鳳樓，宣制：改天成五年爲長興元年，大赦天下，除十惡五逆、放火劫舍、屠牛、官典犯贓、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外，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天成四年終諸道所欠殘税及場院欠折，并特放免。群臣職位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并與改鄉名里號。朝臣及蕃侯郡守亡父母，及父母在并妻室未沾恩命者，并與恩澤。應私債出利已經倍者，祇許徵本，已經兩倍者，本利并放。河陽管内人户，每畝舊徵橋道錢五文，今後不徵。諸道州府每畝先徵麯錢五文，今特放二文云。商州吏民以刺史郭知瓊善政聞，詔褒之。

於太廟，明日清晨請行薦饗大禮。甲寅日，前往南郊齋宫。這天晚上下着微雨，三更以後天空晴朗如同白晝。乙卯日，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焚柴祭天大禮完畢，在郊宫接受祝賀。這一天，登臨五鳳樓，宣布詔令：改天成五年爲長興元年，大赦天下罪犯，除了十惡五逆、放火搶劫人户、屠宰耕牛、違犯官法犯貪污罪、僞造官印、製造毒藥的犯人以外，罪行不論輕重，全部赦免釋放。天成四年年終各道所欠的賦税尾數和場院所欠的折款，一律特恩免除。群臣職位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官銜的，他們的家鄉一律予以更改鄉名里號。朝廷大臣以及藩鎮主帥、郡守有父母已經逝世，或父母健在，連同妻子兒女還没有享受到恩典的，一律賜予恩典。凡是私人債務，付利息已經是本錢一倍的，祇許索取本錢，付利息已經兩倍的，本利一起除免。河陽府管轄内的人户，每畝田土原來徵收橋梁道路錢五文，今後不再徵收。各道的州府每畝田土原先徵收酒麯錢五文，現在特恩免去二文。商州官吏百姓奏報刺史郭知瓊的優異政績，下詔命令褒獎他。

三月丁卯，幸會節園，遂幸河南府。靈武奏，殺戮蕃賊二千人。壬申，鳳翔節度使李從曮進封岐國公，移鎮汴州。甲戌，延州節度使高允韜移鎮邢州。丙子，以宣徽使朱弘昭爲鳳翔節度使；潞州節度使朱漢賓加檢校太傅，移鎮晉州；徐州節度使房知温移鎮鄆州；鄆州節度使王晏球移鎮青州。宰臣馮道率百僚拜表，請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詔報不允。壬午，許州節度使孔循移鎮滄州；陝州節度使張延朗移鎮許州，加檢校太傅；滄州節度使張虔釗移鎮徐州，加檢校太保。癸未，詔貶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蕭希甫爲嵐州司户參軍，仍馳驛發遣，坐誣告之罪也。宰臣馮道等再請上尊號，詔允之。丙戌，以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康義誠爲襄州節度

三月丁卯日，前往會節園，隨即來到河南府。靈武奏報，殺死蕃夷賊人二千人。壬申日，鳳翔節度使李從曮進爵位封岐國公，移任汴州節鎮。甲戌日，延州節度使高允韜移任邢州節度使。丙子日，任命宣徽使朱弘昭爲鳳翔節度使；潞州節度使朱漢賓加官檢校太傅，移任晉州節度使；徐州節度使房知温移爲鄆州節度使；鄆州節度使王晏球移任青州節度使。宰相馮道率領百官上表，請求爲皇帝加尊號爲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下詔答覆不允許。壬午日，許州節度使孔循移任爲滄州節度使；陝州節度使張延朗移任爲許州節度使，加官檢校太傅；滄州節度使張虔釗移任爲徐州節度使，加官檢校太保。癸未日，降詔貶降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蕭希甫爲嵐州司户參軍，并用驛站車馬遣送，這是因爲犯誣告罪而被責罰。宰相馮道等人再奏請上尊號，降詔答應了。丙戌日，任命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康義誠爲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任命左武衛上將軍劉彦琮爲陝州節度使、檢

使、檢校太傅，以左武衛上將軍劉彦琮爲陜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庚寅，制淑妃曹氏可立爲皇后，仍令擇日册命。

校太保。庚寅日，降詔批准淑妃曹氏立爲皇后，并命令選擇吉日册封。

夏四月甲午朔，國子司業張溥奏，請復八館，以廣生徒。按《六典》，監有六學，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是也，而溥云八館，謬矣。丁酉，前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符習可太子太師致仕，進封衛國公。戊戌，遂州節度使夏魯奇加同平章事，皇子河中節度使從珂進位檢校太尉，封開國公。自是諸道節鎮皆次第加恩，以郊禋覃慶澤故也。己亥，幸會節園。壬寅，以樞密使安重誨爲留守、太尉、兼中書令，使如故。青州節度使王建立加侍中，移鎮潞州。皇子河中節度使從珂奏："臣今月五日，閲馬於黄龍莊，衙内指揮使楊彦温據城叛，臣尋時詰問，稱奉宣命。臣見在虞鄉縣。"帝遣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藥彦稠等攻之，仍授彦温絳州刺史，冀誘而擒之也。詔從珂赴闕。丁未，以户部尚書李鏻爲兖州行軍司馬，坐引淮南覘人賂安重誨寶帶也。戊申，宰臣馮道加右僕射，趙鳳加吏部尚書。乙酉，以左龍武統軍劉君鐸卒廢朝。

夏季四月甲午初一，國子監司業張溥上奏，請求恢復八館，以便擴大學生數量。按照《六典》，國子監有六學，包括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而張溥説八館，這就錯了。丁酉日，批准前任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符習以太子太師頭銜退休，進爵位封衛國公。戊戌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加官同平章事，皇子河中節度使李從珂進位爲檢校太尉，封開國公。隨後各道的節鎮都依次加恩典，這是因爲南郊祭祀而廣施恩惠的緣故。己亥日，前往會節園。壬寅日，任命樞密使安重誨爲留守、太尉、兼中書令，仍舊擔任樞密使。青州節度使王建立加官侍中，移任爲潞州節度使。皇帝之子河中節度使李從珂奏報："臣今月五日，在黄龍莊察看馬匹，衙内指揮使楊彦温占據城池反叛，臣尋找時機責問，他自稱奉有樞密院命令。臣子現今在虞鄉縣。"皇帝派遣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藥彦稠等人進攻，并任命楊彦温爲絳州刺史，希望引誘擒獲他。下詔命令李從珂趕赴京城。丁未日，貶降户部尚書李鏻爲兖州行軍司馬，因爲引導淮南探子贈送安重誨珍寶腰帶而獲罪。戊申日，宰相馮道加官右僕射，趙鳳加官吏部尚書。乙酉日，因爲左龍武統軍劉君鐸逝世，停止朝參。

癸丑，索自通、藥彦稠等奏，收復河中，斬楊彦温，傳首來獻。初，彦稠出師，帝戒之曰："與朕生致彦温，吾將自訊之。"及收城，斬首傳送，帝怒彦稠等。時議皆以爲安重誨方弄國權，從榮諸王敬事不暇，獨忌從珂威名，每於帝前屢言其短，巧作窺圖，冀能傾陷。彦温既誅，從珂歸清化里第。重誨謂馮道等曰："蒲帥失守，責帥之義，法當如何？"翌日，

癸丑日，索自通、藥彦稠等奏報，收復河中府，斬殺楊彦温，傳送首級前來獻上。當初，藥彦稠出師，皇帝告誡他説："爲朕將楊彦温活捉送來，我將親自審問。"等到收復城池，却將他殺了送人頭來，皇帝對藥彦稠等人非常氣憤。當時的輿論都認爲安重誨正執掌國家大權，李從榮這些親王尊敬事奉惟恐不及，衹是嫉妒李從珂的威名，每每在皇帝面前説他的壞話，很巧妙地伺機暗算，企圖傾覆陷害他。楊彦温既已被誅殺，李從珂回到清化里宅第。安重誨問馮道等人説：

道等奏："合行朝典。"帝不悦，趙鳳堅奏："故事有責帥之義，所以激勵藩守。"帝曰："皆非公等意也。"後數日，帝於中興殿見宰臣，趙鳳承重誨意，又再論列，帝默然。翌日，重誨復自論奏，帝極言以拒之，語在《末帝紀》中。帝又曰："卿欲如何制置？"重誨曰："於陛下父子之間，臣不合言，一稟聖旨。"帝曰："從佗私第閑坐，何煩奏也！"乃止。以前邢州節度使、檢校司徒李從温爲左武衛上將軍。丙辰，以西京留守、檢校司徒索自通爲河中節度使。丁巳，雲州奏：掩襲契丹，獲頭口萬計。

"蒲州主帥失職，依照責備帥臣的道理，按法令應當如何處置？"第二天，馮道等人奏報："應當執行朝廷刑律。"皇帝不高興，趙鳳堅持彈奏說："按過去事例，有責罰主帥的道理，應用它來激勵藩鎮守臣。"皇帝說："這些都不是你們的本意。"過後幾天，皇帝在中興殿接見宰相，趙鳳秉承安重誨意圖，又再次論奏，皇帝沉默。第二天，安重誨又親自論奏，皇帝盡力用言辭拒絕他，話語記載在《末帝紀》中。皇帝又問道："你想要如何處置他？"安重誨說："涉及到陛下父子之間，臣子不應該再説，一切聽從聖旨。"皇帝說："任由他在私宅閑散安坐，何必麻煩你們論奏呢！"纔中止了這件事。任命原來的邢州節度使、檢校司徒李從温爲左武衛上將軍。丙辰日，任命西京留守、檢校司徒索自通爲河中節度使。丁巳日，雲州奏報：追殺襲擊契丹，俘獲人口牲畜以萬計。

戊午，帝御文明殿受册徽號，册曰："維長興元年，歲次庚寅，四月甲午朔，二十五日戊午，金紫光禄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宫使、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實封一百户臣馮道，銀青光禄大夫、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判集賢院事、上柱國、天水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臣趙鳳，及文武百官特進、太子少傅、上柱國、酒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臣李琪等五千八百九十七人言：

戊午日，皇帝前往文明殿接受册命尊號，册命宣稱："長興元年，歲在庚寅，四月甲午初一，二十五日戊午，金紫光禄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宫使、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侯、徵賦税封邑一千五百户、實際封邑一百户臣子馮道，銀青光禄大夫、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判集賢院事、上柱國、天水郡開國伯、徵賦税封邑七百户臣子趙鳳，以及特進、太子少傅、上柱國、酒泉郡開國侯，徵賦税封邑一千户臣子李琪等文武百官五千八百九十七人進言：

臣聞天不稱高而體尊，地不矜厚而形大，厚無不載，高無不覆。四時行於内，萬物生其間，總神祇之靈，叶帝王之運。日出而星辰自戢，龍飛而雷雨皆行，元氣和而天下和，庶事正而天下正。

臣下等聽說上天不自稱高遠而地位尊崇，地不誇耀深厚而形貌廣大，深厚就無所不荷載，高遠就無所不包容。四季運行於其中，萬物生長於其間，聚合了天神地祇的靈異，符合帝王的氣運。太陽升起，星星自然失去了光輝，蒼龍飛騰，雷雨都跟隨行進，元氣調和就天下和平，萬事有序便天下安穩。

伏惟皇帝陛下，天授一德，時歷多艱。翊太祖以興邦，佐先皇而定難，拯嗣昭於潞困，救德威於燕危，遏思遠而全鄴都，誅彦章而下梁苑。成再造之業，由四征之功。洎纂鴻圖，每敷皇化。去内庫而省庖膳，出宫人而減伶官，輕寶玉之珍，却鷹鸇之貢。淳風既洽，嘉瑞自臻。故登極之前，人皆不足；改元之後，時便有年。遐荒旋斃於戎王，重譯徑來於蠻子，東巡而守殷殪，北討而王都殲，破契丹而燕、趙無虞，控靈武而瓜、沙并復。

皇帝陛下，皇天授予一大德行，在當時經歷許多艱難。輔助太祖建立邦國，輔佐先皇帝平定禍難。在潞州解除了李嗣昭的圍困，在燕都解救周德威於危難中，抵禦思遠而保全了鄴都，誅殺彦章而攻下了汴州。完成皇室再造的勛業，是由於四方征討的功勞。等到繼承鴻業，每每廣布教化。取消内庫，減損膳食，釋放宫人，減少樂官，看輕珠寶玉器一類的珍品，拒絶鶡鷹的進貢。淳真的風氣既已經協洽，美好的祥瑞自然降臨。因此在登基之前，人人的心意都不滿足；在改年號以後，隨時便有豐年。在邊遠之地剛纔擊斃戎虜國王，蠻夷通過重重翻譯直接來朝，巡視東土，朱守殷被誅殺，向北討伐，王都被殲滅，攻破契丹，燕、趙之地無禍患，控制靈武，瓜州、沙州同時收復。

近以饗上元而薦太廟，就吉土而配昊天，輅已降而雨沾，事欲行而月見。燔柴禮畢，作解恩覃，帝命咸均，人情普悦。非陛下有道有德，至聖至明，動不疑人，静惟恭己，常敦孝禮，每納忠言，則何以臨御五年，澄清四海！時久纏於災害，民驟見於和平。休徵備載於簡編，徽號過持於謙讓。三年不允，衆志皆堅。天不以上帝自崇，日不以大明自貴，於烝民有惠，於元后同符，列聖皆然，舊章斯在。今以明庭百辟，列土諸侯，中外同辭，再三瀝懇。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寶玉册，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近來因爲祭祀上元而薦享太廟，在祭土神的時候配祭昊天，皇上已經降臨，雨水沾濕衣衫，祭祀將要舉行，月亮出現。焚燒木柴祭天的大禮結束，恩德廣泛流布，皇帝的恩命都很平均，人民心情普遍喜悦。不是陛下有道義有德行，最神聖最英明，行動起來不使人疑慮，静默衹是使自己恭敬，常常發揚忠孝禮儀，每每接納忠直言論，又用什麽來駕馭天下五年，使四海之内太平安寧！當時已經長久地經受災害，百姓驟然間見到了和平。美好徵兆完整地記載在書册文字中，推辭尊號又過分地堅持謙讓。三年以來不允許，衆人意志都堅定。皇天不因爲有上帝的身份而自我尊崇，太陽不因爲極度光明而自我貴重，對於百姓有恩惠，與帝王同符應，各位聖君都是這樣，舊的典章俱在。現在朝廷中的百官，分封的諸侯，内外同一言辭，再三陳述懇請。這是臣子們莫大的意願，謹此捧上玉印玉册，加上尊號爲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伏惟皇帝陛下，體堯、舜之至道，法日月於太虚，威於夷狄，恩及蟲魚。奉國者繼加榮

皇帝陛下親自奉行堯、舜的至道，效法那在太空中運行的日、月，降威令於蠻夷，恩惠施及昆蟲游魚。維護國家的人繼續賜給

寵，違天者咸就誅鋤。典禮當告成之後，夙夜思即位之初，千秋萬歲，永混車書。

榮耀褒寵，違犯天意的人都受到誅戮。加上尊號典禮應當在大功告成之後舉行，在即位的初始就要考慮晝夜勤奮，千秋萬歲，永遠使國家車同軌、書同文。

宰臣馮道之辭也。庚申，以左金吾上將軍史敬鎔爲鄧州節度使，以右金吾上將軍符彦超爲兖州節度使，以驍衛上將軍張敬詢爲滑州節度使，以閬州防禦使孫岳爲鳳州節度使。詔改鳳翔管内應州爲匡州，信州爲晏州，改新州管内武州爲毅州。

這是宰相馮道撰寫的文字。庚申日，任命左金吾上將軍史敬鎔爲鄧州節度使，任命右金吾上將軍符彦超爲兖州節度使，任命驍衛上將軍張敬詢爲滑州節度使，任命閬州防禦使孫岳爲鳳州節度使。下詔命令改鳳翔府管轄的應州爲匡州，信州爲晏州，改新州管轄的武州爲毅州。

五月乙丑，鄭州防禦使張進、副使戚繼威并停任，以盜掠城中居人故也。丙寅，以少府監韋肅爲洺州刺史，以潞州節度使王建立爲太傅致仕。建立素與安重誨不協，因其入朝，乃言建立自鎮歸朝過鄴都，日有扇摇之言，以是罪之，故令致仕。丁卯，以前興元節度使劉仲殷權知潞州軍州事。戊辰，以安州節度使高行珪卒輟朝。有司上言："皇后受册，内外命婦并合奉賀。今未有命婦準例上表稱賀。"中書門下奏："諸道節度使但進表上言皇帝，外命婦上皇后賀箋表，進呈訖，無報。應皇親或有慶賀及起居章表，内中進呈後，祇宣示來使，并不合答復。"從之。壬申，以權知昭義軍軍州事劉仲殷爲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丁丑，帝臨軒，命使册淑妃曹氏爲皇后。禮院上言，百官上疏於皇后曰"皇后殿下"，及六宫及率土婦人慶賀祇呼"殿下"，不言"皇后"。中書覆奏，若祇呼"殿下"，恐與皇太子無所分别，凡上中宫表章呼"皇后殿下"，若不形文字，尋常祇呼"皇后"。從之。癸未，太子少傅蕭頃卒，廢朝。甲申，迴鶻可汗仁裕遣使貢方物。辛卯，以翰林承旨、兵部侍郎李愚爲太常卿。壬辰，

五月乙丑日，鄭州防禦使張進、副使戚繼威同時罷免職任，是因爲他們搶掠城中居民的緣故。丙寅日，任命少府監韋肅爲洺州刺史，命令潞州節度使王建立以太傅頭銜退休。王建立歷來與安重誨不和睦，趁他入朝的時候，就説王建立從節鎮回朝經過鄴都，時時有煽動惑衆的話語，因此降罪於他，所以命令退休。丁卯日，任命前興元節度使劉仲殷權知潞州軍州事。戊辰日，因爲安州節度使高行珪逝世，停止朝參。有關官府上奏："皇后接受册命，朝廷内外有封號的婦女應當一律上表祝賀。現在没有有封號的婦女依照條文上表祝賀的。"中書門下省奏報："各道節度使祇是上表給皇帝，外地有封號的婦女上賀表、賀箋給皇后，進呈完畢，没有答覆。所有皇室親眷，如果有慶賀和問候起居的章表，在宫廷中進呈以後，祇是傳宣示意來使，應一律不予答覆。"依從了。壬申日，任命權知昭義軍軍州事劉仲殷爲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丁丑日，皇帝前往軒閣，命令使臣册封淑妃曹氏爲皇后。太常禮院上奏説，百官上奏疏給皇后稱"皇后殿下"，而六宫和地方官守有封號的婦女慶賀祇稱"殿下"，不説"皇后"。中書省審核奏章，如果祇稱作"殿下"，恐怕與皇太子没有分别，凡是進獻給皇后宫的章表稱呼"皇后殿下"，若是不形於文字，平常祇稱作"皇后"。依從了。癸未日，太子少傅蕭頃逝世，停止朝參。甲申日，回鶻可汗仁裕派遣使臣進貢土産。辛卯日，任命翰林承旨、兵部侍郎李愚爲太常卿。壬辰日，任命以前的滑州

以前滑州節度使李從璋爲右驍衛上將軍。

六月丁酉，以護駕馬軍都指揮使、貴州刺史安從進爲宣州節度使，充護駕馬軍都指揮使；以護駕步軍都指揮使、澄州刺史藥彦稠爲壽州節度使兼護駕步軍都指揮使。甲辰，以皇城使安崇緒爲河陽留後，重誨子也。鳳翔奏："所管良、晏、匡三州并無屬縣，請却改爲縣。"從之，仍舊爲軍鎮。前振武節度使安金全卒。壬子，中書門下奏："詳覆到禮部院今年及第進士李飛、樊吉、夏侯珙、吴洄、王德柔、李穀等六人，望放及第。其盧價等七人及賓貢鄭朴，望許令將來就試。知貢舉張文寶試士不得精當，望罰一季俸。"從之。丁巳，皇子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從厚移領鎮州，以左武衛上將軍李從温爲許州節度使。

秋七月甲子，以宣徽南院使、行右衛上將軍、判三司馮贇爲北京留守、太原尹。己巳，以鄧州節度使史敬鎔卒廢朝。甲戌，以左威衛上將軍梁漢顒爲鄧州節度使，前兖州節度使趙在禮爲左驍衛上將軍。庚辰，奉國軍節度使兼威武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王延稟加兼中書令。詔："諸州得替防禦、團練使、刺史并宜於班行比擬，如未有員闕，可隨常參官逐日立班。"新例也。辛巳，詔揀年少官人及西川官人并還其家，無家可歸者，任從所適。甲申，以前齊州防禦使孫璋爲鄜州節度使。戊子，以右散騎常侍陸崇卒廢朝。崇爲福建册使，卒於明州，贈兵部尚書。宿州進白兔，安重誨謂其使曰："豐年爲上瑞，兔懷狡性，雖白何爲！"命退歸。

節度使李從璋爲右驍衛上將軍。

六月丁酉日，任命護駕馬軍都指揮使、貴州刺史安從進爲宣州節度使，擔任護駕馬軍都指揮使；任命護駕步軍都指揮使、澄州刺史藥彦稠爲壽州節度使，兼任護駕步軍都指揮使。甲辰日，任命皇城使安崇緒爲河陽節度留後，他是安重誨的兒子。鳳翔府奏報："本府所管的良、晏、匡三州都没有下屬縣，請將它們改爲縣。"依從了，仍舊作爲軍鎮。前任振武節度使安金全逝世。壬子日，中書門下奏報："復核到禮部貢院今年及第的進士李飛、樊吉、夏侯珙、吴洄、王德柔、李穀等六人，請批准他們及第。另外盧價等七人和地方上推薦的應試人鄭朴，希望准許他們將來應試。知貢舉官張文寶考核士人不能够精細得當，希望罰一季俸禄。"依從了。丁巳日，皇帝之子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李從厚調任領官鎮州節度使，任命左武衛上將軍李從温爲許州節度使。

秋季七月甲子日，任命宣徽南院使、行右衛上將軍、判三司事馮贇爲北京留守、太原府尹。己巳日，因爲鄧州節度使史敬鎔逝世，停止朝參。甲戌日，任命左威衛上將軍梁漢顒爲鄧州節度使，前任兖州節度使趙在禮爲左驍衛上將軍。庚辰日，奉國軍節度使兼威武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王延稟加官兼中書令。詔令宣稱："各州得到替换的防禦使、團練使、刺史，應當一律比照相同班行除授官職，如果没有缺員，可以跟隨日常朝參官員每天站班。"這是新的條例。辛巳日，下詔命令挑選年青的宫人和西川籍宫人，將她們全部發遣還家，如果是没有家可回的人，任隨她們去想去的地方。甲申日，任命前齊州防禦使孫璋爲鄜州節度使。戊子日，因爲右散騎常侍陸崇逝世，停止朝參。陸崇擔任福建册封使，在明州死亡，追贈兵部尚書。宿州進獻白兔，安重誨告訴使臣説："豐年是上等祥瑞，兔子懷有狡詐的天性，雖然白又有什麽用呢！"命令將兔退還。

八月甲午，以前鄧州節度使盧文進爲左衛上將軍。北京奏，吐渾千餘帳内附，於天池川安置。禁在京百司影射州縣税户。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密人邊彦温并族誅，以其誣告安重誨私市兵仗故也。以前許州節度使張延朗爲檢校太傅、行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之有使額，自延朗始也。初，中書覆奏，授延朗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户部度支事。奏入，宣旨曰："會計之司，國朝重事，將總成其事額，俾專委於近臣，貴便一時，何循往例，兼移内職，可示新規。張延朗可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癸卯，北京奏，生吐渾内附，欲於嵐州安族帳。都官員外郎、知制誥張昭遠奏："請依國朝舊例，選郎官、御史分行天下，宣問風俗，興利除害。"不報。壬寅，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榮封秦王，仍令所司擇日册命。戊申，兖州奏："淮南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殺本州刺史陳宣，焚燒州城，以所部兵士及家口五千人歸國，至沂州。"帝遣使慰納之。庚戌，正衙命使册福慶長公主孟氏。以前雄武軍節度使王思同爲左武衛上將軍，以前鳳州節度使陳皋爲右威衛上將軍。壬子，正衙命使赴太原，册永寧公主石氏。乙卯，以左監門衛上將軍陳延福卒廢朝。丙辰，皇子鎮州節度使從厚封宋王，仍令擇日册命。

九月乙丑，階州刺史王弘贄上言："一州主客户纔及千户，并無縣局，臣今檢括得新舊主客已及三千二百，欲依舊額立將利、福津二縣，請置令佐。"從之。丁丑，詔天下諸州府，不得奏薦著紫衣官員爲州縣官。戊寅，升尚書右丞爲正四品。癸未，

八月甲午日，任命前鄧州節度使盧文進爲左衛上將軍。北京奏報，吐渾人有一千多户帳幕歸附，安置在天池川。禁止在京城的各官府指認强占州縣的税户。乙未日，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密的人邊彦温一起被誅滅家族，是因爲他們誣告安重誨私自購置兵器甲仗的緣故。任命原許州節度使張延朗爲檢校太傅、行兵部尚書、充任三司使。三司設置使臣員額，從張延朗開始。當初，中書省審核奏報，授予張延朗各道鹽鐵轉運等使，兼任處置户部度支事務。奏疏上報，傳宣旨意説："掌管財賦的官府，涉及國家的重要事宜，將彙總它的事務，專門委托給親近大臣，衹求方便於當時，何必遵循往時的事例，兼官調任朝内職任，可以宣布新的規程。張延朗可以擔任三司使，班列在宣徽使之下。"癸卯日，北京奏報，生吐渾人歸附，想要在嵐州安設蕃族帳幕。都官員外郎、知制誥張昭遠上奏："請依照國朝舊有事例，選派郎官、御史分别巡察天下，詢問風俗，興利除害。"没有答覆。壬寅日，皇帝之子河南府尹、判六軍諸衛事李從榮封爲秦王，并命令有關官府選擇吉日册封。戊申日，兖州奏報："淮南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殺死本州刺史陳宣，燒毁了州城，率領所屬兵士和家屬共五千人歸附國家，來到了沂州。"皇帝派遣使者慰問接待他們。庚戌日，從正衙派出使臣册封福慶長公主孟氏。任命前雄武軍節度使王思同爲左武衛上將軍，任命前鳳州節度使陳皋爲右威衛上將軍。壬子日，從正衙派出使臣趕赴太原，册封永寧公主石氏。乙卯日，因爲左監門衛上將軍陳延福逝世，停止朝參。丙辰日，皇帝之子鎮州節度使李從厚封爲宋王，并命令選擇吉日册封。

九月乙丑日，階州刺史王弘贄上奏説："一州的主户、客户纔達到一千，并没有設置縣署，臣下現在考查清理出新舊主、客户已經達到三千二百户，想要依照原來格局設立將利、福津二縣，請求設置縣令僚屬。"依從了。丁丑日，下詔命令天下各個州府，不得奏請舉薦賜有紫袍的官員爲州縣官。戊寅日，將尚書右丞升爲正四品

利、閬、遂三州奏，東川節度使董璋謀叛，結連西川孟知祥。甲申，以鎮州節度使范延光爲檢校太傅、守刑部尚書，充樞密使。利州、閬州進納東川檄書，言將兵擊利、閬，責以間諜朝廷爲名。乙酉，以左驍衛上將軍趙在禮爲同州節度使兼四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樞密院直學士、守工部侍郎閻至，樞密院直學士、守尚書右丞史圭，并轉户部侍郎，依前充職。以翰林學士、守户部侍郎李懌爲尚書右丞，以翰林學士、户部侍郎劉昫爲兵部侍郎，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夢徵爲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中書舍人劉贊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許光義爲兵部侍郎，以兵部侍郎姚顗爲吏部侍郎。丙戌，詔東川節度使董璋可削奪在身官爵，仍徵兵進討。丁亥，以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兼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兼東川行營招討副使。庚寅，以右衛上將軍王思同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兼西南行營馬步都虞候。

冬十月壬辰，以太子少傅李琪卒廢朝。癸巳，以鄜州節度使米君立卒廢朝。詔："凡賻贈布帛，言段不言端匹，段者二丈也，宜令三司依此給付。"甲午，正衙命使册興平公主於宋州節度使、駙馬都尉趙延壽之私第。己亥，以左驍衛上將軍李從璋爲陝州節度使，陝州節度使劉彦琮移鎮邠州。尚書博士田敏請依舊典藏冰、頒冰，以銷陰陽愆伏之沴，詔從之。乙巳，供奉官張仁暉自利州迴，奏董璋攻陷閬州，節度使李仁矩舉家遇害。丁未，宫苑使董光業并妻子并斬於都市，璋之子也。辛亥，以武安軍節度副使、洪鄂道行營副都統、檢校

官。癸未日，利州、閬州、遂州奏報，東川節度使董璋陰謀反叛，勾結西川的孟知祥。甲申日，任命鎮州節度使范延光爲檢校太傅、守刑部尚書，充任樞密使。利州、閬州上交東川發布的軍書，説要率領軍隊攻擊利州、閬州，譴責他們刺探朝廷虛實，以此作爲藉口。乙酉日，任命左驍衛上將軍趙在禮爲同州節度使，兼任四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樞密院直學士、守工部侍郎閻至，樞密院直學士、守尚書右丞史圭，一起轉爲户部侍郎，依舊有職官任職。任命翰林學士、守户部侍郎李懌爲尚書右丞，任命翰林學士、户部侍郎劉昫爲兵部侍郎，任命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夢徵爲工部侍郎，依原來官職任職。任命中書舍人劉贊爲御史中丞，任命御史中丞許光義爲兵部侍郎，任命兵部侍郎姚顗爲吏部侍郎。丙戌，下詔批准削奪東川節度使董璋現任官爵，并調發軍隊征討。丁亥日，命令由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兼任西南面供給糧運使，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兼任東川行營都招討使，由遂州節度使夏魯奇兼任東川行營招討副使。庚寅日，任命右衛上將軍王思同爲京兆府尹，充當西京留守兼任西南行營馬步都虞候。

冬季十月壬辰日，因爲太子少傅李琪逝世，停止朝參。癸巳日，因爲鄜州節度使米君立逝世，停止朝參。降詔説："凡是喪禮賜給布、綢帛，稱段不稱匹，每段長二丈，應命令三司按這一標準支付。"甲午日，從正衙派出使臣到宋州節度使、駙馬都尉趙延壽的私家住宅册封興平公主。己亥日，任命左驍衛上將軍李從璋爲陝州節度使，陝州節度使劉彦琮調爲邠州節度使。尚書博士田敏請求依照舊典章藏冰、頒賜冰，用來消除陰陽失調的禍患，下詔依從了。乙巳日，供奉官張仁暉從利州回來，奏報董璋攻陷閬州，閬州節度使李仁矩全家被害。丁未日，宫苑使董光業連同妻室兒女一同在街市上被斬殺，他是董璋的兒子。辛亥日，任命武安軍節度副使、洪鄂道行營副都統、檢校太尉馬希聲爲武安軍節度使，加

太尉馬希聲爲武安軍節度使，加兼侍中。時湖南馬殷奏，久病不任軍政，乞以男希聲爲帥，故有是命。中書奏："吏部流内銓諸色選人，所試判兩節，欲委定其等第，文優者超一資，其次者次資，又次者以同類，道理全疏者於同類中少人户處注擬。"從之。

十一月庚申朔，帝御文明殿，册皇子秦王，仗衛樂懸如儀。甲子，正衙命使册皇子宋王於鎮州。是日，幸龍門。翌日，馮道奏曰："陛下宫中無事，游幸近郊則可矣，若涉歷山險，萬一馬足蹉跌，則貽臣下之憂。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况貴爲天子，豈可自輕哉!"帝斂容謝之。退令小黄門至中書問道垂堂、倚衡之義，道因注解以聞，帝深納之。己巳，故太子少保致仕封舜卿贈太子少傅。庚午，應州節度使張敬達移雲州，以捧聖都指揮使、守恩州刺史沙彦詢爲應州節度使；以潁州團練使高行周爲安北都護，充振武節度使。壬申，黔南節度使楊漢章棄城奔忠州，爲董璋所攻也。乙亥，制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削奪官爵，以其同董璋叛也。丙子，以前同州節度使羅周敬爲左監門上將軍。丁丑，故兵部侍郎許光義贈禮部尚書。辛巳，西面軍前奏，今月十三日，階州刺史王弘贄、瀘州刺史馮暉，自利州取山路出劍門關外倒下，殺敗董璋守關兵士三千人，收復劍州。甲申，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丙戌，以給事中鄭韜光爲左散騎常侍。青州奏，得登州狀，契丹阿保機男東丹王突欲越海來歸國。

十二月乙未，荆南奏，湖南節度使、楚國王馬殷薨，廢朝三日。庚

官兼侍中。當時，湖南的馬殷奏報，長久患病不能勝任軍政，請求讓兒子馬希聲作主帥，所以有這一任命。中書省奏告："吏部流内官員銓選各類參選人員，他們所試的兩段判詞，準備派人判定他們的等級，文理優秀的破格提一級官資，次一等的升次一級官資，又次一等的按同級官員資歷授官，判詞道理完全疏誤的在同級官吏中選人户不多的地方差派。"依從了。

十一月庚申初一，皇帝前往文明殿，册封皇帝之子秦王，儀仗侍衛如規定儀式。甲子日，從正衙派出使臣往鎮州册封皇子宋王。這一天前往龍門。第二天，馮道上奏説："陛下在宫中没有政事，在近郊游覽就行了，如果跋涉山川險要，萬一馬失足跌倒，就給臣子們帶來憂慮。臣聽説有千金之産的人户的子弟，不坐在屋檐之下；有百金之産的人户的子弟，不依靠在横木旁邊。何况陛下尊貴爲天子，怎麽可以自己輕視自己呢!"皇帝臉色嚴肅地道了歉。退朝後派小内侍到中書省問馮道有關垂堂、依衡的意思，馮道於是解釋奏報，皇帝完全接納了。己巳日，已故以太子少保頭銜退休的封舜卿追贈爲太子少傅。庚午日，應州節度使張敬達移任雲州節度使，任命捧聖都指揮使、守恩州刺史沙彦詢爲應州節度使；任命潁州團練使高行周爲安北都護，充任振武軍節度使。壬申日，黔南節度使楊漢章丢棄城池逃奔到忠州，這是因爲被董璋攻擊的緣故。乙亥日，下詔削奪西川節度使孟知祥的官爵，因爲他與董璋一起反叛。丙子日，任命原同州節度使羅周敬爲左監門上將軍。丁丑日，已故的兵部侍郎許光義追贈禮部尚書。辛巳日，西面軍前行營奏報，本月十三日，階州刺史王弘贄、瀘州刺史馮暉，從利州走山路出劍門關外回轉下來，殺敗了董璋守關的士兵三千人，收復劍州。甲申日，是冬至節，皇帝前往文明殿接受朝賀。丙戌日，任命給事中鄭韜光爲左散騎常侍。青州奏報，接到登州申狀，説契丹國主阿保機的兒子東丹王突欲渡海來歸附國家。

十二月乙未日，荆南奏報，湖南節度使、楚國王馬殷死亡，下詔停止朝參三天。庚子日，

子，以前襄州節度使安元信爲宋州節度使。辛丑，幸苑中。丁未，以二王後秘書丞、襲酅國公楊仁矩卒輟朝，贈工部郎中。庚戌，湖南節度使馬希聲起復，加兼中書令。壬子，以樞密院直學士、户部侍郎閻至爲澤州刺史，樞密院直學士、户部侍郎史圭爲貝州刺史。甲寅，遣樞密使安重誨赴西面軍前。時帝以蜀路險阻，進兵艱難，潼關已西，物價甚賤，百姓輓運至利州，率一斛不得一斗，謂侍臣曰："關西勞擾，未有成功，誰能辦吾事者！朕須自行。"安重誨曰："此臣之責也，臣請行。"帝許之。言訖而辭，翌日遂行。甲寅，故西川兵馬都監、泗州防禦使李嚴贈太傅。丙辰，車駕畋於西山，臘也。丁巳，迴鶻遣使來朝貢。戊午，故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贈太尉。

任命原襄州節度使安元信爲宋州節度使。辛丑日，游覽園林宫苑。丁未日，因爲二王的後代、秘書丞、襲封酅國公楊仁矩逝世，停止朝參，追贈工部郎中。庚戌日，湖南節度使馬希聲未終喪制起用復官，加官兼中書令。壬子日，任命樞密院直學士、户部侍郎閻至爲澤州刺史，樞密院直學士、户部侍郎史圭爲貝州刺史。甲寅日，派遣樞密使安重誨趕赴西面軍中。當時皇帝因爲蜀中道路險峻，進軍艱難，潼關以西的地方，物價低廉，百姓運輸糧餉到利州，大概運送一斛還得不到一斗，於是告訴近侍大臣説："關西地方百姓驚擾辛勞，却没有成效，誰能料理我的事！朕要親自前往。"安重誨説："這是臣子的責任，臣請求前往。"皇帝同意了。話説完就辭别，第二天就成行。甲寅日，已故西川兵馬都監、泗州防禦使李嚴追贈太傅。丙辰日，皇帝在西山狩獵，因爲是臘月節的緣故。丁巳日，回鶻派遣使臣來朝見進貢。戊午日，已故的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追贈爲太尉。

舊五代史卷四十二(唐書十八)

本紀第十八

明宗紀(第八)

長興二年春正月庚申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儀。乙丑，詔曰："故天策上將軍、守太師、尚書令、楚國王馬殷，品位俱高，封崇已極，無官可贈，宜賜謚及神道碑文，仍以王禮葬。"壬申，契丹東丹王突欲自渤海國率衆到闕，帝慰勞久之，錫賚加等，百僚稱賀。丙子，以沙州節度使曹義金兼中書令。丁丑，東丹王突欲進本國印三紐。庚辰，以静江軍節度使馬賨卒廢朝，贈尚書令。丙戌，荆南節度使高從誨落起復，加兼中書令。

二月己丑朔，以宋州節度使趙延壽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癸巳，詔貢院舊例夜試進士，今後晝試，排門齊入，即日試畢。丁酉，幸至德宫，又幸安元信、東丹王突欲之第。辛丑，以鴻臚卿致仕賈馥卒廢朝。以樞密院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重誨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河中節度使，晋封沂國公。己酉，以右威衛上將軍陳皋爲洋州節度使。詔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爲限。諸州刺史、諸道行軍司馬、副使、兩使判官已下賓職，團防軍事判官、推官、府縣官等，并以三十日爲限。幕職隨府者不在此例。癸丑，邠州節度使李

長興二年春季正月庚申初一，皇帝前往明堂殿接受朝賀，儀仗侍衛依照禮儀。乙丑日，降詔説："已故的天策上將軍、守太師、尚書令、楚國王馬殷，官品爵位都高，封贈已經達到極點，没有官銜可以追贈，應當賜予謚號和神道碑文字，并以王的禮節安葬。"壬申日，契丹國東丹王突欲率領人衆從渤海國來到京城，皇帝慰勞他們好一陣，加倍賞賜，百官祝賀。丙子日，任命沙州節度使曹義金兼官中書令。丁丑日，東丹王突欲進獻本國印璽三枚。庚辰日，因爲静江軍節度使馬賨逝世，停止朝參，追贈尚書令。丙戌日，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喪制未終起用復官，加官兼中書令。

二月己丑初一，任命宋州節度使趙延壽爲左武衛上將軍，擔任宣徽北院使。癸巳日，降詔稱，按以前事例貢院在夜晚考試進士，今後改爲白天考試，開門一齊進場，當天考試完畢。丁酉日，前往至德宫，又去到安元信、東丹王突欲的宅第。辛丑日，因爲以鴻臚卿頭銜退休的賈馥逝世，停止朝參。任命樞密院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重誨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任河中節度使，晋封沂國公。己酉日，任命右威衛上將軍陳皋爲洋州節度使。下詔規定各府的少尹上任時間，以二十五日爲期限。各州的刺史、各道行軍司馬、副使、兩使判官以下的副職官，團練使防禦使軍事判官、推官、州府縣官等，一律以三十天爲期限。跟隨使府的幕職官不在這一條例以内。癸丑日，邠州節度使李敬周調任徐州節度

敬周移鎮徐州。詔禁天下開發無主墳墓。

三月辛酉，詔渤海國人皇王突欲宜賜姓東丹，名慕華，仍授檢校太保、安東都護，充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等使。其從慕華歸國部校，各授懷化、歸德將軍中郎將。先於定州擒獲蕃將，惕隱宜賜姓狄，名懷惠，則骨宜賜姓列，名知恩，并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舍利則剌宜賜姓原，名知感，梯骨宜賜姓服，名懷造，奚王副使竭失訖宜賜姓乙，名懷宥，三人并授檢校太子賓客。甲子，以前鴻臚卿王瓊爲太僕卿。丙寅，以皇子從珂爲左衛大將軍。從珂自河中失守，歸清化里第，至是安重誨出鎮河中，帝召見，泣而謂之曰："如重誨意，爾安得更相見耶!"因有是命。壬申，以滄州節度使孔循卒廢朝。乙亥，以西京留守、權知興元軍府事王思同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充西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庚辰，以少府監聶延祚爲殿中監，以前雲州節度使楊漢章爲安州節度使。乙酉，太師致仕錢鏐復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吴越國王，以其子兩浙節度使元瓘等上表首罪，故有是命。丁亥，以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夏四月辛卯，制德妃王氏進位淑妃。詔錢鏐依舊賜不名。誅内官安希倫，以其受安重誨密指，令於内中伺帝起居故也。丁酉，幸會節園宴群臣，因幸河南府。詔罷州縣官到任後率斂爲地圖。又禁人毁廢所在碑碣。戊戌，詔今年四月禘饗太廟。故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故汴州節度使符存審，并配饗莊宗廟庭。己亥，以前徐州節度使張虔

使。下詔禁止天下開掘無主的墳墓。

三月辛酉日，下詔渤海國人皇王突欲賜姓東丹，名叫慕華，并授予檢校太保、安東都護，擔任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等使。那些跟從慕華歸順的軍校，分别授予懷化、歸德將軍中郎將。原先在定州捉獲的蕃部將官，惕隱可以賜姓狄，名叫懷惠，則骨可以賜姓列，名叫知恩，一起授予檢校右散騎常侍。舍利則剌可以賜姓原，名叫知感，梯骨可以賜姓服，名叫懷造，奚王的副使竭失訖可以賜姓乙，名叫懷宥，三人一同授予檢校太子賓客。甲子日，任命原鴻臚卿王瓊爲太僕卿。丙寅日，任命皇子李從珂爲左衛大將軍。李從珂自從河中府失守以後，歸還清化里宅第，到這時安重誨出京鎮守河中府，皇帝召見，哭着告訴他説："如果按照安重誨的意圖行事，怎麽還能够和你再相見呢?"於是有這一任命。壬申日，因爲滄州節度使孔循逝世，停止朝參。乙亥日，任命西京留守、權知興元軍府事王思同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擔任西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庚辰日，任命少府監聶延祚爲殿中監，任命前雲州節度使楊漢章爲安州節度使。乙酉日，以太師頭銜退休的錢鏐再次任命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吴越國王，因爲他的兒子兩浙節度使錢元瓘等人上表認罪，所以有這一任命。丁亥日，任命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夏季四月辛卯日，降制誥封德妃王氏進位淑妃。下詔規定錢鏐像從前一樣不稱名。誅殺内侍官安希倫，是因爲他受安重誨秘密指使，要他在宫中監視皇帝日常起居的緣故。丁酉日，前往會節園宴請群臣，隨後前往河南府。下詔禁止州縣官到任後搜刮百姓錢財來繪製地圖。又禁止人毁壞地方上的碑碣。戊戌日，下詔指定今年四月祭祀太廟。已故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已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已故汴州節度使符存審，一同配祭於莊宗廟庭。己亥日，任命前徐州節度使張虔釗爲

剑爲鳳翔節度使。癸卯，以汴州節度副使藥縱之爲户部侍郎，前宗正卿李諧爲將作監。甲辰，以宣徽北院使、左衛上將軍趙延壽爲檢校太傅、行禮部尚書，充樞密使。乙巳，潞州節度使劉仲殷移鎮秦州。帝幸龍門佛寺祈雨。己酉，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辛亥，以前鳳翔節度使朱弘昭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壬子，以兵部尚書盧質爲河陽節度使。甲寅，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没於王事廢朝。詔曰："久愆時雨，深疚予心。宜委諸州府長吏親問刑獄，省察冤濫，見禁囚徒，除死罪外，并放。"

五月戊午朔，帝御文明殿受朝。庚申，以三司使、行工部尚書張延朗爲兖州節度使。辛酉，詔："近聞百執事等，或親居内職，或貴列廷臣，或宣達君恩，或勾當公事，經由列鎮，干撓諸侯，指射職員，安排親昵，或潛示意旨，或顯發書題。自今後一切止絶，有所犯者，發薦人貶官，求薦人流配。如逐處長吏自徇人情，只仰被替人詣闕上訴，長吏罰兩月俸，發薦人更加一等，被替人却令依舊。"甲子，都官郎中、知制誥崔梲上言，請搜訪宣宗已來野史，以備編修。從之。丁卯，詔："諸州府城郭内依舊禁麯，其麯官中自造，减舊價之半貨賣。應田畝上所徵麯錢并放，鄉村人户一任私造。"時甚便之。戊辰，中書奏，應朝臣丁憂者，望加頒賚。從之。丁丑，以秘書監劉岳爲太常卿。己卯，以武德使孟漢瓊爲右衛大將軍、知内侍省，充宣徽北院使。辛巳，以前相州刺史孟鵠爲左驍衛大將軍，充三司使。甲申，以權知朗州軍州事、守永州刺史馬希範爲洪

鳳翔節度使。癸卯日，任命汴州節度副使藥縱之爲户部侍郎，前任宗正卿李諧爲將作監。甲辰日，任命宣徽北院使、左衛上將軍趙延壽爲檢校太傅、行禮部尚書，充任樞密使。乙巳日，潞州節度使劉仲殷調任秦州節度使。皇帝前往龍門寺廟求雨。己酉日，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兼任六軍諸衛副使。辛亥日，任命原鳳翔節度使朱弘昭爲左武衛上將軍，擔任宣徽南院使。壬子日，任命兵部尚書盧質爲河陽節度使。甲寅日，因爲遂州節度使夏魯奇爲朝廷身亡，停止朝參。降詔書稱："很久没有降過應時的大雨了，朕的内心深感内疚，應當委派各州府的長官親自審理案件，檢察是否冤枉過當，現在拘禁的囚徒，除了死刑犯以外，一律釋放。"

五月戊午初一，皇帝前往文明殿處理朝政。庚申日，任命三司使、行工部尚書張延朗爲兖州節度使。辛酉日，下詔書宣布："近來聽説各類執事官等，有的是居於内廷的親近侍臣，有的是列於朝廷的顯赫大臣，或者是宣布傳達皇帝的恩命，或者是處理公務，經過各個節鎮，干擾各地長官，指名要求職官，安置親信之人，或者是暗示意圖，或者是公開寫信。從今後一律禁止，有違犯的，舉薦的人降官，求薦的人流放。如果各處的長官私自曲從人情，希望被排擠的人到京城上告，長官罰兩個月薪俸，寫舉薦書的人再加一等，被排擠的人讓他們依舊任職。"甲子日，都官郎中、知制誥崔梲上奏，請求訪查搜求宣宗以來的野史，用來準備編修正史。依從了。丁卯日，降詔稱："各州府城内依舊禁止私造酒麯，酒麯由官府自己製造，將原來的價格减半出售。所有田畝上徵收的酒麯錢一律免除，鄉村中的民户任由私人製造。"當時都覺得很方便。戊辰日，中書省奏報，所有居喪的朝廷大臣，希望加以賞賜。依從了。丁丑日，任命秘書監劉岳爲太常卿。己卯日，任命武德使孟漢瓊爲右衛大將軍、知内侍省，擔任宣徽北院使。辛巳日，任命前相州刺史孟鵠爲左驍衛大將軍，擔任三司使。甲申日，任命權知朗州軍州事、守永州刺史馬希範爲

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以權知桂州軍府事、富州刺史馬希彝爲鄂州節度使、檢校司徒。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薄文爲晋州留後。鴻臚卿柳膺將齋郎文書賣與同姓人柳居則，伏罪，大理寺斷當大辟，緣經赦減死，追奪見任官，終身不齒。詔："應見任前資守選官等，所有本朝及梁朝出身歷任告身，并仰送納，委所在磨勘，換給公憑，只以中興已來官告，及近受文書敘理。其諸色蔭補子孫，如非虚假，不計庶嫡，并宜敘録；如實無子孫，别立人繼嗣，已補得身名者，只許敘蔭一人。其不合敘使文書，限百日内焚毀須絶。此後更敢將合焚文書參選求仕，其所犯之人并傳者，并當極法。應合得資蔭出身人，并須依格依令施行。"

洪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任命權知桂州軍府事、富州刺史馬希彝爲鄂州節度使、檢校司徒。乙酉日，任命左金吾大將軍薄文爲晋州節度留後。鴻臚卿柳膺把齋郎的文書賣給同姓人柳居則，承認了罪行，大理寺判處死罪，經歷赦免減除死罪，剥奪現任官職，終身不予任用。詔書説："所有現任、前任、等候選調的官員，所有的本朝及梁朝發給的學歷文憑、歷任職官的官誥，希望一律送交上司，委派所在地方官府審核，換給公文憑據，衹以本朝中興以來的官誥以及最近接受的任命文書爲根據，逐級清理。各類憑門蔭補官的子孫，如果不是虚假的，不管是嫡子還是庶出，一律予以分别任用；如果確實没有子孫，另外選立他人子孫作爲後嗣，已經補官的，衹允許按恩蔭任用一人。那些不符合敘録條令的文件，限一百天以内必須焚毁完畢。今後再有敢持應當焚毁的文誥參與銓選求官的，那些犯法的人連同傳遞的人，一律判處極刑。凡是應當獲得恩蔭出身的人，必須一律依照格、令執行。"

閏月庚寅，制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安重誨可太子太師致仕。是日，重誨男崇緒等潛歸河中。以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爲兵部侍郎。夔州節度使安崇阮棄城歸闕，待罪於閤門，詔釋之。時董璋寇峽内諸州，崇阮望風遁走。壬辰，陝州節度使李從璋移鎮河中。癸丑，升廬州爲昭順軍。甲午，以衡州刺史姚彦章爲昭順軍節度使。丁酉，安重誨奏："男崇贊、崇緒等到州，臣已拘送赴闕。"崇緒至陝州，詔令下獄。己亥，詔安重誨宜削奪在身官爵，并妻阿張、男崇贊崇緒等并賜死，其餘親不問。壬寅，以尚書左丞崔居儉爲工部尚書，以吏部侍郎王權爲尚書左丞。丙午，以隨駕馬軍都指揮使、宣州節度使安從進爲陝州節度使。丁未，以前中書舍人楊凝式爲左散騎常侍。戊申，以右龍武統軍王景戡爲新州節度

閏月庚寅日，下詔指令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安重誨可以太子太師頭銜退休。這一天，安重誨的兒子安崇緒等悄悄回到河中府。任命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爲兵部侍郎。夔州節度使安崇阮丢棄城池逃回都城，在内閣門下等待治罪，下詔寬恕了他。當時董璋侵犯三峽内各州，安崇阮望風逃跑。壬辰日，陝州節度使李從璋調任河中節度使。癸丑日，升廬州爲昭順軍。甲午日，任命衡州刺史姚彦章爲昭順軍節度使。丁酉日，安重誨上奏説："臣的兒子安崇贊、安崇緒等來到州府，臣已將他們拘禁送往京城。"安崇緒來到陝州，下詔命令將他關入監獄。己亥日，下詔削奪安重誨自身所任的官爵，連同他的妻子阿張、兒子崇贊、崇緒等一齊賜死，其餘親眷不追問。壬寅日，任命尚書左丞崔居儉爲工部尚書，吏部侍郎王權爲尚書左丞。丙午日，任命隨駕馬軍都指揮使、宣州節度使安從進爲陝州節度使。丁未日，任命原中書舍人楊凝式爲左散騎常侍。戊申日，任命右龍武統軍王景戡爲新州節度使。己酉日，任命右領軍上將軍李肅爲左金吾大

使。己酉，以右領軍上將軍李肅爲左金吾大將軍。壬子，以隨駕步軍都指揮使藥彦稠爲邠州節度使。癸丑，以邠州節度使劉行琮卒廢朝，贈太傅。詔有司及天下州縣，於律令、格式、《六典》中録本局公事，書於廳壁，令其遵行。

將軍。壬子日，任命隨駕步軍都指揮使藥彦稠爲邠州節度使。癸丑日，因爲邠州節度使劉行琮逝世，停止朝參，追贈太傅。下詔命令有關官府和全國州縣，從法律條令、格式、《六典》中抄録與本局相關的條文，書寫在官廳墻壁上，命令他們遵守奉行。

六月丁巳朔，復置明法科，同《開元禮》。乙丑，以皇子左衛大將軍從珂依前檢校太傅，加同平章事、行京兆尹，充西都留守。庚午，以邠州節度使張温爲右龍武統軍。甲戌，以魏徵八代孫韶爲安定縣主簿。乙亥，以鎮州節度使、宋王從厚爲興唐尹，以石敬瑭爲河陽天雄軍節度使，以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班爲河陽節度使，依前六軍諸衛副使。丙子，詔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税，將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頃畝，有嗣者排改檢括，自今年起爲定額。乙卯，定州節度使李從敏移鎮州節度使，盧質爲滄州節度使。庚辰，皇孫太子舍人重美授司勳員外郎，重真已下六人并授同正將軍及檢校官。壬午，以前秦州節度使李德琉爲定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太原地震。詔天下州府斷獄，先於案牘之上坐所該律令、格式及新敕，然後區分。乙酉，以前黔州節度使楊漢賓爲羽林統軍。詔止絶諸射係省店宅莊園。

六月丁巳初一，又重新設置明法科，與《開元禮》相同。乙丑日，任命皇子左衛大將軍李從珂依前任檢校太傅，加官同平章事、行京兆府尹，擔任西都留守。庚午日，任命邠州節度使張温爲右龍武統軍。甲戌日，任命魏徵第八代孫魏韶爲安定縣主簿。乙亥日，任命鎮州節度使、宋王李從厚爲興唐府尹，任命石敬瑭爲河陽天雄軍節度使，任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班爲河陽節度使，依舊擔任六軍諸衛副使。丙子日，下詔指示各道觀察使均攤補足苗税，把有財力的人家交納剩餘的田畝苗税，用來補足貧困下等户不足的田畝數量，有後嗣的人户估量清理家財，劃定等級，從今年起作爲固定税額。乙卯日，定州節度使李從敏調任鎮州節度使，盧質任滄州節度使。庚辰日，皇帝的孫子太子舍人李重美授予司勳員外郎，李重真以下六個人一齊任命爲同正將軍和檢校官銜。壬午日，任命原秦州節度使李德琉爲定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太原發生地震。下詔指示全國州府判决案件時，先在公牘上寫明判决時所根據的法律條令、格式以及最新敕令，然後分别判處。乙酉日，任命原黔州節度使楊漢賓爲羽林統軍。下詔禁止各類人指認占買屬於省部名籍的店鋪、住宅、莊園。

秋七月庚寅，以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登州刺史張從實爲壽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壬辰，福建王延鈞上言："當境廟七所，乞封王號。"敕："無諸史傳有名，宜封爲閩越富義王，其餘任自於境内祭享。"乙未，詔："諸道奏薦州縣官，使相先許一年薦三人，今許薦五人；不帶使相先許薦二人，今許薦三人；直屬

秋季七月庚寅日，任命代理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登州刺史張從實爲壽州節度使，兼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壬辰日，福建王延鈞上奏説："在境内有七所廟宇，請求賜封王號。"詔旨宣稱："無諸在史書上有名字，可以封爲閩越富義王，其餘的廟宇任由百姓自己在境内祭祀。"乙未日，降詔書説："各道奏請舉薦州縣官員，帶有樞密使宰相職銜的原來允許一年舉薦三人，現在允許舉薦五人；不帶樞密使宰相職銜的原來允許一年

京防禦、團練使先許薦一人，今許薦二人。”詔：“應州縣官内，有曾在朝行及曾佐幕府，罷任後，準前資朝官賓從例處分。其帶省銜，并内供奉裏行及諸色出選門者，或降授令録，罷任日，并依出選門例處分，便與除官，更不在赴常調。州縣官其間書得十六考者，準格叙加朝散階，亦準出選門例處分。”三司奏：“先許百姓造麯，不來官場收買。伏恐課額不逮，請復已前麯法，鄉户與在城條法一例指揮，仍據已造到麯納官，量支還麥本。”從之。甲辰，前晋州節度使朱漢賓授太子少保致仕。庚戌，大理正劇可久責授登州司户，刑部員外郎裴選責授衛尉寺丞，刑部侍郎李光序、判大理卿事任贊各降一官，罰一季俸，坐斷罪失入也。

舉薦二人，現在允許舉薦三人；直屬京都的防禦使、團練使原來允許一年舉薦一人，現在允許舉薦二人。”又降詔書説：“所有州縣官中，有曾經在朝廷供職和曾經在幕府任過副職官的，罷去職任以後，依照前任官資按朝官幕府官條例安排處理。其中有帶有省官官銜和作爲内廷供奉官級别以及各類不屬於吏部銓選範圍的人，或者是降職授予縣令、録事參軍，罷去職任的時候，一律依照不屬於銓選範圍的條例安排，直接除授官職，不必再參加吏部銓選。州縣官員中有經過十六次考核的，依照格律增加朝散官階，也按不屬於銓選範圍的人的條例執行。”三司奏報：“原來允許老百姓製造酒麯，百姓不來官家市場上購買。我們私下擔心規定出售的數額不能達到，請求恢復以前的酒麯法令，鄉村人户與城市人户按條令統一處理，并將已經製造好的酒麯上交官府，官府估量支付歸還小麥本錢。”依從了。甲辰日，前任晋州節度使朱漢賓被授予太子少保頭銜，辭官退休。庚戌日，大理寺正劇可久貶官授登州司户參軍，刑部員外郎裴選貶官授衛尉寺丞，刑部侍郎李光序、判大理卿事任贊各自降一級官資，罰一季俸禄，這是因爲斷案判刑過重而受到處罰。

八月丙寅，詔天下州府商税務，并委逐處差人依省司年額勾當納官。以故鎮州節度使、趙王王鎔男昭誨爲朝議大夫、司農少卿，賜紫金魚袋，繼絶也。辛丑，升虔州爲昭信軍。癸亥，以太常少卿盧文紀爲秘書監，以秘書監馬縞爲太子賓客，左監門上將軍羅周敬爲右領軍上將軍，前懷州刺史婁繼英爲左監門上將軍。乙丑，詔：“大理寺官員，宜同臺省官例升進，法直官比禮直官任使。仍於諸道贓罰錢内，每月支錢一百貫文，賜刑部、大理兩司，其刑部於所賜錢三分與一分。”丙寅，以武平軍節度使馬希振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充虔州昭信軍節度使。詔：“百官職吏，應選授外官者，考滿日，并委本

八月丙寅日，下詔規定全國州府商税務官署，一律委派各地差人依照省、三司規定的税金年額辦理繳納官府。任命已故的鎮州節度使、趙王王鎔的兒子王昭誨爲朝議大夫、司農少卿，賜給紫金魚袋，由兒子承襲父位。辛丑日，升虔州爲昭信軍。癸亥日，任命太常少卿盧文紀爲秘書監，秘書監馬縞爲太子賓客，左監門上將軍羅周敬爲右領軍上將軍，前任懷州刺史婁繼英爲左監門上將軍。乙丑日，下詔書説：“大理寺官員，應當同御史臺、省的官員一樣晋升，執法官與執禮官員同樣任用差使。并於各道罰没的貪贓錢内，每月支出錢一百貫文，賜給刑部、大理寺兩司，其中刑部在所賜給的錢中取三分之一。”丙寅日，任命武平軍節度使馬希振仍舊爲檢校太尉、兼官侍中，擔任虔州昭信軍節度使。下詔説：“朝廷的職事官吏，凡是選派爲外任官的，考核年限滿了以後，一律責成本州申報，將官吏

州申奏，追還本司，依舊執行公事。”己巳，太傅致仕王建立、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皆上章求歸鄉里。詔内外致仕官，凡要出入，不在拘束之限。辛未，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劉昫守本官，充端明殿學士；以左拾遺、直樞密院李崧充樞密直學士。壬申，以左龍武統軍李承約爲潞州節度使。癸酉，詔："文武百官，五日内殿起居仍舊，其輪次轉對宜停。若有封事，許非時上表，朔望入閤，待制候對，一依舊制。”乙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竇夢徵卒。丁丑，以前西京副留守梁文矩爲兵部尚書。己卯，詔不得薦銀青階爲州縣官。壬午，詔應有朝臣、藩侯、郡守，凡欲營葬，未曾封贈，許追封贈。禮部尚書致仕李德休卒。

九月丙戌，以前兗州節度使符彦超爲左龍武統軍。己亥，懷化軍節度使東丹慕華賜姓名李贊華，改封隴西縣開國公。應有先配諸軍契丹并賜姓名。詔天下營田務，只許耕無主荒田及召浮客，不得留占屬縣編户。辛丑，樞密使、檢校太傅、刑部尚書范延光加同平章事，使如故。壬寅，以中書舍人封翹爲禮部侍郎，禮部侍郎盧澹爲户部侍郎。癸卯，許州節度使李從温移鎮河東。詔天下州縣官，不得與部内富民於公廳同坐。辛亥，詔五坊見在鷹隼之類，并可就山林解放，今後不許進獻。

冬十月戊午，以前北京留守、太原尹馮贇爲許州節度使。辛酉，左補闕李詳上疏，以北京地震多日，請遣使臣往彼慰撫，察問疾苦，祭祀山川。從之。先是，太原留後密奏，無敢言者，及詳有是奏，帝甚嘉之，改賜章服。丙寅，詔："應在朝臣僚、

追還原來官司，仍舊執行原有公事。”己巳日，以太傅頭銜退休的王建立、以太子少保頭銜退休的朱漢賓都進奏章請求回到故鄉。下詔指示朝廷内外退休的官員，凡是要求出入京城的，不在約束之列。辛未日，任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劉昫保持原任官職，擔任端明殿學士；任命左拾遺、直樞密院李崧擔任樞密直學士。壬申日，任命左龍武統軍李承約爲潞州節度使。癸酉日，降詔説："文武百官，仍舊每五日前往内殿問候起居，依次輪流奏對應當停止。如果有密封奏疏，准許不規定時間上奏，初一、十五日入内閤，等待旨意傳宣奏對，一律依照原來制度。”乙亥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竇夢徵逝世。丁丑日，任命前任西京副留守梁文矩爲兵部尚書。己卯日，下詔規定不許舉薦銀青官階的人爲州縣官。壬午日，下詔規定所有朝廷大臣、藩鎮節度使、州郡太守，凡是想要安葬先人，不曾得到封贈的，允許追加封贈。退休的禮部尚書李德休逝世。

九月丙戌日，任命前兗州節度使符彦超爲左龍武統軍。己亥日，懷化軍節度使東丹慕華賜給姓名作李贊華，改封爲隴西縣開國公。所有原來分配到各軍的契丹人都賜給姓名。下詔規定天下營田務官署，祇許耕種没有主人的荒田和召集流移客户，不許扣留占用所在縣份有户籍的民户。辛丑日，樞密使、檢校太傅、刑部尚書范延光加官同平章事，仍舊擔任樞密使。壬寅日，任命中書舍人封翹爲禮部侍郎，禮部侍郎盧澹爲户部侍郎。癸卯日，許州節度使李從温調任河東節度使。下詔規定全國州縣官員，不得與管轄内的有錢人在公廳内同坐。辛亥日，下詔命令五坊將現在飼養的鶻鷹之類的動物，全部在就近的山林中放掉，今後不准進獻。

冬季十月戊午日，任命原北京留守、太原府尹馮贇爲許州節度使。辛酉日，左補闕李詳上奏疏，因爲北京發生地震有很長時間了，請求派遣使臣前往慰問安撫，詢問百姓疾苦，祭祀山川。依從了。在此之前，太原節度留後秘密奏報，没有人敢上言，到李詳進呈了這一奏疏，皇帝很是贊賞，改賜他官服。丙寅日，下詔宣布："所有

藩侯、郡守，準例合得追贈者，新授命後，便於所司投狀，旋與施行。封妻蔭子，準格合得者，亦與施行。外官曾任朝班，據在朝品秩格例，合得封贈叙封者，并與施行。其補蔭，據資蔭合得者，先受官者先與收補，後受官者據月日次第施行。"從之。

在朝廷的臣子、藩鎮節度使、州郡太守，按條例應該獲得追贈的人，在新近除授職官以後，便到主管官府呈交申狀，隨即予以施行。封贈妻子、兒子由恩蔭任官，按照格令應該獲得的，也予以施行。外任官曾經擔任朝廷官員，根據他在朝的官職品秩格令條例，應當獲得封贈、録用補官的，一律予以施行。那些以恩蔭補官的人，依照官資應當以門蔭獲得的，先除授官職的先與録用補官，後除授官職的按月、日先後依次序施行。"依從了。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蝕之。己丑，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賀。丁酉，以翰林學士、起居郎張礪爲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以汝州防禦使張希崇爲靈州兩使留後。庚子，以左威衛上將軍華温琪爲華州節度使。福州節度使王延鈞奏，誅建州節度使王延禀及其子繼雄。壬寅，詔今後諸道兩使判官罷任一年與比擬，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二年，推巡、軍事判官并三年後與比擬。仍每遇除授，量與改轉官資或階勛、職次云。以御史中丞劉贊爲刑部侍郎，以鳳州節度使孫岳充西面閤道使。壬子，鄆州奏，黄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户。癸丑，以給事中崔衍爲御史中丞。

十一月甲申初一，又發生了日食。己丑日是冬至節，皇帝前往文明殿接受朝賀。丁酉日，任命翰林學士、起居郎張礪爲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擔任現職；任命汝州防禦使張希崇爲靈州兩使留後。庚子日，任命左威衛上將軍華温琪爲華州節度使。福州節度使王延鈞奏報，誅殺建州節度使王延禀和他的兒子王繼雄。壬寅日，下詔規定今後各道兩使判官罷任一年按同級官資授官，書記官、支使、防禦判官、團練判官罷任二年按同級官資授官，推巡官、軍事判官一律三年後按同級官資授官。又，每次遇到除授職官，酌量與所除人改换官資或勛階、品秩。任命御史中丞劉贊爲刑部侍郎，任命鳳州節度使孫岳擔任西面閤道使。壬子日，鄆州奏報，黄河暴漲，淹没冲走四千餘户人家。癸丑日，任命給事中崔衍爲御史中丞。

十二月甲寅朔，詔開鐵禁，許百姓自鑄農器、什器之屬，於秋夏田畝上，每畝輸農器錢一文五分。乙卯，畋於西郊。丁巳，以彰武軍節度使劉訓卒廢朝。庚午，以前利州節度使康思立爲陝州節度使。秦州地震。丁丑，詔三司，所過西川兵士家屬，常令贍給。

十二月甲寅初一，下詔解除鐵禁，允許百姓自己鑄造農具、器物之類的東西，在秋、夏田畝税上，每畝交納農用器具錢一文五分。乙卯日，在西郊打獵。丁巳日，因爲彰武軍節度使劉訓逝世，停止朝參。庚午日，任命前利州節度使康思立爲陝州節度使。秦州發生地震。丁丑日，降詔給三司，對經過京城的西川士兵的家屬，要常常供給錢物。

舊五代史卷四十三(唐書十九)

本紀第十九

明宗紀(第九)

長興三年春正月癸未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丁亥，陝州節度使安從進移鎮延州。己丑，遣邠州節度使藥彦稠、靈武節度使康福率步騎七千往方渠討党項之叛者。庚寅，以前北京副留守吕夢奇爲户部侍郎。辛卯，以前彰國軍留後孫漢韶爲利州節度使，充西面行營副部署兼步軍都指揮使。庚子，契丹遣使朝貢。辛丑，秦王從榮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中書令。戊申，詔選人文解不合式樣，罪在發解官吏，舉人落第，次年免取文解。中書門下奏：“請親王官至兼侍中、中書令，則與見任宰臣分班定位，宰臣居左，諸親王居右。如親王及諸使守侍中、中書令，亦分行居右，其餘使相依舊。”從之。渤海、迴鶻、吐蕃遣使朝貢。大理正張居琭上言：“所頒諸州新定格式、律令，請委逐處各差法直官一人，專掌檢討。”從之。

二月乙卯，制晋國夫人夏氏追册爲皇后。丙辰，幸龍門。詔故皇城使李從璨可贈太保。詔出選門官，罷任後周年方許擬議，自於所司投狀磨勘送中書。又詔罷城南稻田務，以其所費多而所收少，欲復其水利，資於民間碾磑故也。秦州奏：“州界三縣

長興三年春季正月癸未初一，皇帝前往明堂殿接受朝賀，儀仗侍衛如常式。丁亥日，陝州節度使安從進調任延州節度使。己丑日，派遣邠州節度使藥彦稠、靈武節度使康福率領步、騎兵七千人前往方渠討伐反叛的党項族人。庚寅日，任命原北京副留守吕夢奇爲户部侍郎。辛卯日，任命前彰國軍節度留後孫漢韶爲利州節度使，擔任西面行營副部署兼步軍都指揮使。庚子日，契丹國派遣使者入朝進貢。辛丑日，秦王李從榮加官開府儀同三司、兼中書令。戊申日，下詔説，參加科舉考試人的解送文字不合式樣，罪在發送文書的官吏，舉人不予録取，第二年免予憑解送文書應試。中書門下省奏報：“請親王官職達到兼侍中、中書令的，就和現任宰相分列班次排定位置，宰相站在左邊，各個親王站在右邊。如果親王和各個使相帶有守侍中、中書令職銜，也區分行列站在右邊，其餘使相仍舊。”依從了。渤海、回鶻、吐蕃派遣使者入朝進貢。大理正張居琭上奏説：“頒發給各州的新制訂的法律格式、條令，請委派每處各自差遣一名執法官吏，專門掌管檢索審核。”依從了。

二月乙卯日，降制書追封晋國夫人夏氏爲皇后。丙辰日，前往龍門。詔令已故的皇城使李從璨可以追贈爲太保。下詔規定不屬銓選範圍的官員，在罷去職任一周年以後纔准許擬議授官，自己到主管官府遞交狀子，勘驗審核後送中書省。又下詔罷去城南稻田務，這是因爲它花費多而收入少，準備恢復城南水利，有利於民間水碾

之外，别有一十一鎮人户，係鎮將徵科，欲隨其便，宜復置隴城、天水二縣以隸之。”詔從之。甲子，幸至德宫。以右衛大將軍高居貞爲右監門衛上將軍。庚午，以前華州節度使李從昶爲左驍衛大將軍，以前夔州節度使安崇阮爲右驍衛上將軍，以前新州節度使翟璋爲右領軍上將軍，以右領軍上將軍羅周敬爲右威衛上將軍。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從之。甲戌，靈武奏，都指揮使許審環等謀亂伏誅。藥彦稠奏，誅党項阿埋等十族，與康福入白魚谷追襲叛黨，獲大首領六人、諸羌二千餘人、孳畜數千，及先劫掠到迴鶻物貨。詔彦稠，軍士所獲并令自收，勿得簊斂。己卯，以前河中節度使索自通爲鄜州節度使。懷化軍節度使李贊華進契丹地圖。詔司天臺，除密奏留中外，應奏曆象、雲物、水旱，及十曜細行、諸州災祥，宜并報史館，以備編修。壬午，藥彦稠進迴鶻可汗先送秦王金裝胡簶，爲党項所掠，至是得之以獻。帝曰：“先詔所獲令軍士自收，今何進也?”令彦稠却與獲者。

的緣故。秦州奏報：“本州轄境除三個縣以外，另有十一鎮人户，是由鎮將徵收賦税，擬聽從他們自便，可以再設置隴城，天水兩縣，將它們隸屬於縣。”降詔依從了。甲子日，前往至德宫。任命右衛大將軍高居貞爲右監門衛上將軍。庚午日，任命前華州節度使李從昶爲左驍衛大將軍，前任夔州節度使安崇阮爲右驍衛上將軍，前任新州節度使翟璋爲右領軍上將軍，任命右領軍上將軍羅敬周爲右威衛上將軍。辛未日，中書省奏報：“請求依照石經文字雕刻《九經》印版。”依從了。甲戌日，靈武奏報，都指揮使許審環等人圖謀叛亂，已被誅戮。藥彦稠奏報，誅滅党項阿埋等十個部族，與康福攻入白魚谷追殺反叛部族，俘獲大首領六人、各類羌人二千多人、牲畜幾千，以及他們原來劫掠到的回鶻人的物資錢財。降詔給藥彦稠，軍士們繳獲到的物品全部由自己收取，不得搜刮盤剥。己卯日，任命原來的河中節度使索自通爲鄜州節度使。懷化軍節度使李贊華進獻契丹地圖。下詔指示司天臺，除了秘密奏章存留禁宫不交辦以外，所有奏章涉及曆象、天文雲氣、水災旱災，以及日月七星的運行、各州的災異吉兆，應當一律報史館，用來編修史書。壬午日，藥彦稠進獻回鶻可汗原來送給秦王的黄金裝飾的盛箭器，此器先被党項人搶掠，到這時繳獲獻上。皇帝説：“朕先下詔規定繳獲的東西讓軍士自己收取，現在爲什麽又進獻呢?”命令藥彦稠拿回去還給繳獲的人。

三月甲申，契丹遣使朝貢。靈武軍將裴昭隱等二人與進奏官阮順之隱官馬一匹，有司論罪合抵法，帝曰：“不可以一馬殺三人命。”笞而釋之。丙申，西京奏，百姓侯可洪於楊廣城内掘得宿藏玉四團進納。賜可洪二百緡、絹二百匹。庚子，以前鄜州節度使孫璋卒廢朝。癸卯，帝顧謂宰臣曰：“春雨稍多，久未晴霽，何也?”馮道對曰：“水旱作沴，雖是天之常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敷恩宥，久雨無妨於聖政也。”

三月甲申日，契丹國派遣使臣入朝進貢。靈武軍將裴昭隱等二人與進奏官阮順之隱瞞了一匹官馬，有關官府論罪應當處以刑法，皇帝説：“不可以因爲一匹馬殺三個人。”施行笞刑而後釋免了他們。丙申日，西京奏報，百姓侯可洪在楊廣故城内發掘到原來埋藏的玉四塊，進獻給朝廷。賞賜給侯可洪錢二百緡、絹二百匹。庚子日，因爲前任鄜州節度使孫璋逝世，停止朝參。癸卯日，皇帝回頭望着宰相説：“春雨太多，很久没有放晴，這是什麽原因呢?”馮道奏對説：“水旱成災，雖然是上天經常出現的事，但是在晚春時節氣候有如秋天，這是臣子的罪過，更希

丁未，以神捷、神威、雄武、廣捷已下指揮改爲左右羽林軍，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爲一軍，軍置都指揮使一人。庚戌，帝觀稼於近郊。民有父子三人同挽犁耕者，帝閔之，賜耕牛三頭。高麗國遣使朝貢。以右領軍上將軍翟璋爲右羽林統軍，以前安州留後周知裕爲左神武統軍。

夏四月甲寅，詔諸道節度使未帶使相及防禦、團練使、刺史，班位居檢校官高者爲上，如檢校官同，以先授者爲上，前資在見任之下。新羅王金溥遣使貢方物。戊午，中書奏："準敕重定三京、諸道州府地望次第者。舊制以王者所都之地爲上，今都洛陽，請以河南道爲上，關內道爲第二，河東道爲第三，餘依舊制。其五府，按《十道圖》，以鳳翔爲首，河中、成都、江陵、興元爲次。中興初，升魏州爲興唐府，鎮州爲真定府，望升二府在五府之上，合爲七州，餘依舊制。又天下舊有八大都督府，以靈州爲首，陝、幽、魏、揚、潞、鎮、徐爲次，其魏、鎮已升爲七府兼具員內，相次升越、杭、福、潭等州爲都督，望以十大都督府爲額，仍據升降次第，以陝爲首，餘依舊制。《十道圖》有大都護，請以安東大都護爲首。防禦、團練等使，自來升降極多，今具見在，其員依新定《十道圖》以次第爲定。"從之。契丹累遣使求歸則剌、惕隱等，幽州趙德鈞奏請不俞允。帝顧問侍臣，亦以爲不可與。帝意欲歸之，會冀州刺史楊檀罷郡至闕，帝問其事，奏曰："此輩來援王都，謀危社稷，陛下寬慈，貸其生命。苟若歸之，必復向南放箭，既知中國事情，爲患深矣。"

望陛下廣泛地施與恩惠，寬容行事，久雨對施行聖明政治也無妨礙。"丁未日，把神捷、神威、雄武、廣捷以下的指揮改爲左右羽林軍，設置四十個指揮，每十個指揮建立一軍，每一軍設置一名都指揮使。庚戌日，皇帝到近郊視察莊稼情況。老百姓有父子三人一同拉犁耕田的，皇帝可憐他們，賞賜耕牛三頭。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進貢。任命右領軍上將軍翟璋爲右羽林統軍，任命前安州節度留後周知裕爲左神武統軍。

夏季四月甲寅日，下詔規定各道節度使不帶使相職銜的以及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班列的位置，任檢校官職位高的爲上，如果檢校官職位相同，以先授的爲上，以前任職的在現任官員之下。新羅王金溥派遣使臣進貢土產。戊午日，中書省奏報："奉詔令重新確定三京、各道州府等級次序。按舊有制度，以皇帝建都的地方爲首，現在建都於洛陽，請求以河南道爲首，關內道爲第二，河東道爲第三，其餘的道按原來制度排定。五個府，按《十道圖》規定，以鳳翔府爲首，依次爲河中府、成都府、江陵府、興元府。中興初年，升魏州爲興唐府，鎮州爲真定府，希望升這二府在五府之上，合起來爲七州，其餘的依原有制度。另外，全國原來有八大都督府，以靈州爲首，依次爲陝州、幽州、魏州、揚州、潞州、鎮州、徐州，其中魏州、鎮州已升格爲府，在七府的名目之內，依次提升越州、杭州、福州、潭州爲都督府，希望以十大都督府爲名目，仍然按照升降次序，以陝州爲首，其餘的依照原有規定。《十道圖》有大都護，請以安東大都護爲首。防禦、團練等各類使官，自來升降的很多，現在依照存在的數額，按新編定的《十道圖》，依次序編定。"依從了。契丹國多次派遣使臣請求放還則剌、惕隱等人，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請不可應允。皇帝詢問近侍之臣，也認爲不可以交還。皇帝想要讓他們回去，正逢冀州刺史楊檀罷任來到京城，皇帝問他這件事，上奏說："這些人來援救王都，圖謀危害國家，陛下寬厚仁慈，保全了他們的性命。如果讓他們回去，他們就一定要再向南邊放箭，他們既然知曉中原大

帝然之。既而只遣則骨舍利隨來使歸蕃，不欲全拒其請也。詔贈皇后曹氏曾祖父母已下爲太傅、太尉、太師、國夫人，淑妃王氏曾祖父母已下爲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國夫人。壬戌，前樞密使、驃騎大將軍馬紹宏卒。癸亥，以懷化軍節度使李贊華爲滑州節度使。初，帝欲以贊華爲藩鎮，范延光等奏，以爲不可。帝曰："吾與其先人約爲兄弟，故贊華來附。吾老矣，儻後世有守文之主，則此輩招之亦不來矣。"由是近臣不能抗議。甲子，以太子賓客蕭蘧爲户部尚書致仕。乙丑，以天雄軍節度使、宋王從厚兼中書令。辛未，以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兼中書令。

國的事情，禍患就嚴重了。"皇帝同意他的話。不久，衹遣送則骨舍利跟隨來使返回蕃國，不想完全拒絶他們的請求。下詔追贈皇后曹氏曾祖父母以下的親屬爲太傅、太尉、太師、國夫人，淑妃王氏曾祖父母以下的親屬爲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國夫人。壬戌日，原任樞密使、驃騎大將軍馬紹宏逝世。癸亥日，任命懷化軍節度使李贊華爲滑州節度使。當初，皇帝想要任命李贊華爲藩鎮節度使，范延光等上奏認爲不可以。皇帝説："我與他的先輩結爲兄弟，所以李贊華來依附我。我老了，倘若後代有墨守成規的君主，那麽即使要招徠這些人，他們也不會來了。"因此近侍大臣不能反對。甲子日，命令太子賓客蕭蘧以户部尚書頭銜退休。乙丑日，任命天雄軍節度使、宋王李從厚兼官中書令。辛未日，任命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兼任中書令。

五月壬午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詔禁網羅、彈射、弋獵。丁亥，以二王後前詹事府司直楊延紹爲右贊善大夫，仍襲封酅國公，食邑二千户。丁酉，以太子太師致仕孔勍卒廢朝。興元奏，東西兩川各舉兵相持。甲辰，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曲阜縣主簿孔仁玉爲兖州龔邱令，襲文宣公。戊申，襄州奏，漢江大漲，水入州城，壞民廬舍。樞密使奏："近知兩川交惡，如令一賊兼有兩川，撫衆守險，恐難討除，欲令王思同以興元之師伺便進取。"詔從之。

五月壬午初一，皇帝前往文明殿聽理朝政。下詔禁止網羅、彈射、捕獵。丁亥日，任命二王後代原任詹事府司直官楊延紹爲右贊善大夫，仍舊襲封酅國公，徵收賦税封邑二千户。丁酉日，因爲退休的太子太師孔勍逝世，停止朝參。興元府奏報，東西兩川各自興兵相互對立。甲辰日，任命文宣王四十三代孫曲阜縣主簿孔仁玉爲兖州龔邱縣令，世襲文宣公。戊申日，襄州奏報，漢江水大漲，江水涌入州城，損壞百姓房舍。樞密使上奏："近來聽説兩川關係惡化，如果讓一個奸人兼有兩川之地，安撫民衆，守護險阻，恐怕難以討伐除滅，擬命令王思同率領興元府軍兵伺機進取。"下詔依從了。

六月壬子朔，幽州趙德鈞奏："新開東南河，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以通漕運，舟勝千石，畫圖以獻。"甲寅，以權知高麗國事王建爲檢校太保，封高麗國王。丁巳，衛州奏，河水壞堤，東北流入御河。戊午，荆南奏："東川董璋領兵至漢州，西川孟知祥出兵逆戰，璋大敗，得部下人二十餘，走入東川城，尋爲

六月壬子初一，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報："新近開挖東南河，從王馬口到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寬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用來通漕運，船可載一千石，畫成圖形獻上。"甲寅日，任命權知高麗國事王建爲檢校太保，封爲高麗國王。丁巳日，衛州奏報，黄河水冲壞大堤，向東北流入御河。戊午日，荆南奏報："東川的董璋率領軍兵來到漢州，西川的孟知祥領兵迎戰，董璋大敗，帶着部下二十多人，逃入東川城，不久被前任陵州刺史王暉殺死，孟知祥已經進入梓

前陵州刺史王暉所殺，孟知祥已入梓州。"辛酉，范延光奏曰："孟知祥兼有兩川，彼之軍衆皆我之將士，料其外假朝廷形勢以制之，然陛下苟不能屈意招携，彼亦無由革面。"帝曰："知祥予故人也，以賊臣間諜，故兹阻隔，今因而撫之，何屈意之有!"由是遣供奉官李瓌使西川，齎詔以賜知祥。詔以霖雨積旬，久未晴霽，京城諸司繫囚，并宜釋放。甲子，以大雨未止，放朝參兩日。洛水漲泛二丈，廬舍居民有溺死者。以前濮州刺史武延翰爲右領軍上將軍，前階州刺史王宏贄爲左千牛上將軍。金、徐、安、潁等州大水，鎮州旱。詔應水旱州郡，各遣使人存問。

秋七月辛巳朔，以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吴越國王錢鏐薨，廢朝三日。丙戌，詔賜諸軍救接錢有差。戊子，正衙命使册高麗國王王建。靈武奏，夏州界党項七百騎侵擾，當道出師擊破之，生擒五十騎，追至賀蘭山下。己丑，兩浙節度使錢元瓘起復，加守尚書令。青州節度使王晏球加兼中書令。秦、鳳、兖、宋、亳、潁、鄧大水，漂邑屋，損苗稼。夔州赤甲山崩。壬辰，以前太僕卿鄭續爲鴻臚卿，以前兖州行軍司馬李鏻爲户部尚書。乙未，福建節度使王延鈞進絹表云："吴越王錢鏐薨，乞封臣爲吴越王。湖南馬殷官是尚書令，殷薨，請授臣尚書令。"不報。戊戌，太子賓客李光憲以禮部尚書致仕。己亥，以前靈武節度使康福爲涇州節度使。幽州衙將潘杲上言，知故使劉仁恭於大安山藏錢之所，樞密院差人監往發之，竟無所得。以皇子西京留守、京兆尹從珂爲鳳翔節度使。廢鳳州武興軍節制爲防禦使，并所管興、

州。"辛酉日，范延光上奏説："孟知祥同時占據兩川，他的士兵都是我們的將士，預料他對外將要藉助朝廷勢力來控制他們，但是陛下如果不能委曲自己心意去招徠他，他也不會洗心革面。"皇帝説："孟知祥是我過去的朋友，因爲奸臣離間，所以纔産生了隔閡，現在趁機招撫他，哪裏有什麽委曲心意的事呢!"於是派遣供奉官李瓌出使西川，携帶詔書交給孟知祥。因爲雨水連續下了十天，很久没有放晴，降詔將京城中各官府拘禁的囚犯，一律予以釋放。甲子日，因爲大雨不停，停止朝參兩天。洛水水位上漲二丈，有房舍冲毁、居民被淹死的。以前濮州刺史武延翰爲右領軍上將軍，前任階州刺史王宏贄爲左千牛上將軍。金州、徐州、安州、潁州等地發大水，鎮州天旱。下詔指示凡是有水災旱災的州縣，分别派遣使者安撫慰問。

秋季七月辛巳初一日，因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尚父、吴越國王錢鏐去世，停止朝參三天。丙戌日，下詔命令按等級分别賜給各軍救接錢。戊子日，在朝會聽政時决定委派使臣册封高麗國王王建。靈武奏報，夏州地界的党項族騎兵七百人侵犯騷擾，當地官府出兵擊敗了他們，活捉五十名騎兵，追趕到賀蘭山下。己丑日，兩浙節度使錢元瓘居喪不滿期限起用復官，加官守尚書令。青州節度使王晏球加官兼中書令。秦州、鳳州、兖州、宋州、亳州、潁州、鄧州發大水，冲走城鎮房舍，毁壞莊稼。夔州赤甲山山崩。壬辰日，以原太僕卿鄭續爲鴻臚卿，前任兖州行軍司馬李鏻爲户部尚書。乙未日，福建節度使王延鈞進貢絹帛的表章稱："吴越王錢鏐逝世，請封臣爲吴越王。湖南的馬殷官爲尚書令，馬殷逝世，請授予臣尚書令。"没有答覆。戊戌日，太子賓客李光憲以禮部尚書身份退休。己亥日，以前靈武節度使康福爲涇州節度使。幽州衙將潘杲上奏説是知道已故的節度使劉仁恭在大安山藏錢的處所，樞密院派人監督前往發掘，最終一無所得。以皇子西京留守、京兆府尹李從珂爲鳳翔節度使。廢除鳳州武興軍節度使建制，改爲防禦使，連同它所管轄的興州、文州，一起依舊隸屬

文二州并依舊隸興元府。丁未，以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鳳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邢州節度使。詔諸州府遭水人户各支借麥種及等第賑貸。

於興元府。丁未日，以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鳳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擔任邢州節度使，下詔指示各州府遭受水災的人户各自借支麥種和按等級賑濟借貸。

八月辛亥，青州節度使王晏球卒，廢朝二日。以利州節度使孫漢韶兼西面行營招討使。甲寅，以前振武節度使張萬進爲鄧州節度使。己未，以鄆州節度使房知温兼中書令，移鎮青州。丙寅，以宰臣李愚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乙亥，以湖南節度使馬希聲卒廢朝。己卯，吐蕃遣使朝貢。

八月辛亥日，青州節度使王晏球逝世，停止朝參二日。任命利州節度使孫漢韶兼任西面行營招討使。甲寅日，以前振武節度使張萬進爲鄧州節度使。己未日，以鄆州節度使房知温兼中書令，調任青州節度使。丙寅日，任命宰臣李愚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乙亥日，因爲湖南節度使馬希聲逝世，停止朝參。己卯日，吐蕃派遣使者入朝進貢。

九月壬午，以鎮南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馬希範爲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甲申，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中書令高從誨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壬辰，供奉官李瓌自西川迴，節度使孟知祥附表陳叙隔絶之由，并進物，先賜金器等。瓌，知祥甥也，母在蜀，故令瓌往焉。瓌至蜀，具述朝廷厚待之意，知祥稱藩如初，奏福慶長公主以今年正月十二日薨。又奏五月三日，大破東川董璋之衆於漢州，收下東川。又表立功將校趙季良等五人，乞授節鉞；部内刺史令録已下官，乞許墨制補授。帝遣閤門使劉政恩充西川宣諭使。乙巳，契丹遣使自幽州進馬。秦州地震。

九月壬午日，任命鎮南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馬希範爲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甲申日，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中書令高從誨加官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壬辰日，供奉官李瓌從西川回來，節度使孟知祥附有奏表陳述隔絶的緣由，并進貢物品，包括先前賞賜的黄金器等。李瓌是孟知祥的外甥，母親在蜀中，所以派遣李瓌前往。李瓌到了蜀中，詳盡陳述了朝廷厚待的意圖，孟知祥又像開初一樣稱作藩臣，奏報福慶長公主於今年正月十二日逝世。又奏報五月三日，在漢州大破東川董璋的軍隊，攻下東川。又上表開列立功將校趙季良等五人，請求授予符節斧鉞；轄境内的刺史、縣令、録事參軍以下的官吏，請求允許自己下文補任。皇帝派遣閤門使劉政恩擔任西川宣撫告諭使。乙巳日，契丹派遣使者從幽州進獻馬。秦州發生地震。

冬十月己酉朔，再遣供奉官李瓌使西川，兼押賜故福慶長公主祭贈絹三千匹，并賜知祥玉帶。先是，兩川隔遠，朝廷兵士不下三萬人，至是，知祥上表乞發遣兵士家屬入川，詔報不允。知祥所奏兩川部内文武將吏，乞許權行墨制除補訖奏，詔許之。知祥所奏立功大將趙季良等五人正授節鉞，續有處分。襄州奏，漢水溢，壞

冬季十月己酉初一，再次派遣供奉官李瓌出使西川，同時押送賞賜給已故福慶長公主作爲祭禮的絹帛三千匹，并賜給孟知祥玉帶。在此之前，兩川離中原遥遠，朝廷的兵士在兩川不下三萬人，到這時，孟知祥上奏表請求遣送兵士的家屬入川，下詔書答覆不許可。孟知祥所上報的兩川境内的文武將官，請求許可暫時由孟知祥除授補官完畢再奏報，下詔允許了。孟知祥所上報的立功大將趙季良等五人請求正式授予節鉞，嗣後

民廬舍。癸丑，以太常卿劉岳卒廢朝。己未，以兵部侍郎張文寶爲吏部侍郎，以户部侍郎藥縱之爲兵部侍郎。庚申，幸至德宫，因幸石敬瑭、李從昶、李從敏之第。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臣聞安危得失，治亂興亡，誠不繫於天時，固非由於地利，童謡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晋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此不足懼者五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此深可畏者六也。伏惟陛下尊臨萬國，奄有八紘，蕩三季之澆風，振百王之舊典，設四科而羅俊彦，提二柄而御英雄。所以不軌不物之徒，咸思革面；無禮無儀之輩，相率悛心。然而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加以崇三綱五常之教，敷六府三事之歌，則鴻基與五岳争高，盛業共磐石永固。"優詔奬之。澄言可畏六事，實中當時之病，識者許之。癸酉，湖南馬希範、荆南高從誨并進銀及茶，乞賜戰馬，帝還其直，各賜馬有差。丁丑，帝謂范延光曰："如聞禁軍戍守，多不稟藩臣之命，緩急如何驅使？"延光曰："承前禁軍出戍，便令逐處守臣管轄斷决，近似簡易。"帝曰："速以宣命條舉之。"

由孟知祥再作安排。襄州奏報，漢水暴漲，毁壞百姓房舍。癸丑日，因爲太常卿劉岳逝世，停止朝參。己未日，任命兵部侍郎張文寶爲吏部侍郎，户部侍郎藥縱之爲兵部侍郎。庚申日，前往至德宫，順便來到石敬瑭、李從昶、李從敏的宅第。壬申日，大理少卿康澄上奏疏説："臣知道安定、危難、成功、失誤，治理、混亂、興盛、衰亡，確實不與天時相聯，也不是出於地利，兒童的歌謡不是禍福的根本，災異吉兆哪裏是興盛衰亡的源頭？因此野鷄飛上大鼎，桑樹、穀苗生在殿上，不能抑止商朝的强盛；神馬長鳴，玉龜顯現吉祥的徵兆，不能延續晋國國運的長久。這樣就可以知道國家有不足以害怕的事五件，有大可畏懼的事六件。陰陽不協調不足以害怕，日月星辰失度不足以害怕，小人傳布流言不足以害怕，山崩河乾不足以害怕，蟊賊傷害莊稼不足以害怕，這是五件不足以害怕的事。賢人躲藏不出大可畏懼，士農工商改换職業大可畏懼，大臣上下相互徇私舞弊大可畏懼，廉耻淪喪大可畏懼，毁謗贊譽以假亂真大可畏懼，忠直的言論聽不到大可畏懼，這是大可畏懼的六件事。臣想到陛下駕臨萬國之上，擁有八方土地，掃蕩三代末年浮薄的風俗，振興百代聖王的舊有典章，設立四科來搜羅天下的英才，掌握賞、罰兩大權柄來駕御英雄。所以不守法度不尊重萬物的人，都想要改正錯謬；没有禮節没有儀制的人，都想改邪歸正。既然如此，那麽不足以害怕的事，希望陛下任其存在而不必計較；大可畏懼的事，希望陛下修正而不出差錯。加上推崇三綱五常的教化，施布六府三事的功德，那麽宏偉的基業將與五岳争高下，興盛的基業將像磐石一樣永遠牢固。"降詔褒奬了他。康澄所説的應當畏懼的六件事，確實説中了當時的弊病，有識之士都稱許他。癸酉日，湖南節度使馬希範、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同時進貢白銀和茶，乞求賜給戰馬，皇帝退還他們的銀兩，分别賜給他們數量不等的馬匹。丁丑日，皇帝告訴范延光説："朕聽説禁軍戍守，大多不服從藩鎮大臣的命令，遇到緊急情況怎麽調遣？"范延光説："像以前那樣，禁軍出師戍守，便命

令由各處守臣管轄處置，這樣似乎還簡便易行。”皇帝説：“趕快用傳宣命令的方式分條頒布。”

十一月辛巳，以三司使、左武衛大將軍孟鵠爲許州節度使，以前許州節度使馮贇爲宣徽使、判三司，以宣徽北院使孟漢瓊判院事。壬午，史館奏：“宣宗已下四廟未有實録，請下兩浙、荆湖購募野史及除目報狀。”從之。癸未，以左僕射致仕鄭珏卒廢朝。丁亥，以河陽節度使兼六軍諸衛副使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時契丹帳族在雲州境上，與群臣議擇威望大臣以制北方，故有是命。己丑，樞密使趙延壽加同平章事。詔在京臣僚，不得進奉賀長至馬及諸物。甲午，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己亥，河中節度使李從璋加檢校太傅，以右散騎常侍楊凝式爲工部侍郎。庚子，以秘書監盧文紀爲工部尚書，以工部尚書崔居儉爲太常卿，以工部侍郎鄭韜光爲禮部侍郎。乙巳，雲州奏，契丹主在黑榆林南捺剌泊造攻城之具。帝遣使賜契丹主銀器綵帛。

十一月辛巳日，以三司使、左武衛大將軍孟鵠爲許州節度使，原任許州節度使馮贇爲宣徽使、判三司，由宣徽北院使孟漢瓊判宣徽院事。壬午日，史館奏告説：“宣宗以下的四代皇帝没有實録，請求頒下兩浙、荆湖購求野史和授官文告、申報奏狀。”依從了。癸未日，因爲已退休的左僕射鄭珏逝世，停止朝參。丁亥日，以河陽節度使兼六軍諸衛副使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兼任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當時契丹王的帳幕在雲州境上，皇帝與群臣商議選擇有威望的大臣來控制北方，所以有這一任命。己丑日，樞密使趙延壽加官同平章事。下詔命令在京城的大臣，不許進獻祝賀夏至節的馬和各種物品。甲午日是冬至節，皇帝前往文明殿接受朝賀。己亥日，河中節度使李從璋加官檢校太傅，任命右散騎常侍楊凝式爲工部侍郎。庚子日，任命秘書監盧文紀爲工部尚書，任命工部尚書崔居儉爲太常卿，任命工部侍郎鄭韜光爲禮部侍郎。乙巳日，雲州奏報，契丹國主在黑榆林南邊捺剌泊製造攻城的器具。皇帝派遣使臣賜給契丹國主銀器、彩帛。

十二月戊申朔，供奉官丁延徽、倉官田繼勳并棄市，坐擅出倉粟數百斛故也。教坊伶官敬新磨受賄，爲人告，帝令御史臺徵還其錢而後撻之。癸丑，幸龍門，觀修伊水石堰，賜丁夫酒食。後數日，有司奏：“丁夫役限十五日已滿，工未畢，請更役五日。”帝曰：“不唯時寒，且不可失信於小民。”即止其役。甲寅，以太子賓客歸藹卒廢朝。戊午，以前宣徽使朱弘昭爲襄州節度使；康義誠爲河陽節度使，充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壬戌，以吏部侍郎姚顗爲尚書左丞，以尚書左丞王權爲禮部尚書，以

十二月戊申初一，供奉官丁延徽、倉庫官田繼勳一同斬首陳尸街市，因爲擅自運出倉庫中糧食幾百斛而獲罪。教坊樂官敬新磨接受賄賂，被人告發，皇帝命令御史臺追還他的錢財而後拷打他。癸丑日，前往龍門，視察修築伊水的石堰，賜給民夫酒食。過後幾天，有關官府奏告：“民夫服役期限十五天已經滿了，工程還没有完畢，請允許再服役五天。”皇帝説：“不衹是時節寒冷，而且不可失信於小民百姓。”就停止了他們的勞役。甲寅日，因爲太子賓客歸藹逝世，停止朝參。戊午日，任命前宣徽使朱弘昭爲襄州節度使；康義誠爲河陽節度使，擔任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壬戌日，以吏部侍郎姚顗爲尚書左丞，尚書左丞王權爲禮部尚書，兵部侍郎藥縱之

兵部侍郎蘂縱之爲吏部侍郎，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程遜爲户部侍郎，依前充職。戊辰，帝畋於近郊，射中奔鹿。

是冬無雪。

爲吏部侍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程遜爲户部侍郎，依舊擔任現職。戊辰日，皇帝在近郊狩獵，射中奔跑的鹿。

這一年冬天没有下雪。

舊五代史卷四十四(唐書二十)

本紀第二十

明宗紀(第十)

長興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是日雪盈尺。戊子，秦王從榮加守尚書令、兼侍中，依前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庚寅，以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甲午，正衙命使册故福慶長公主孟氏爲晋國雍順長公主，遣太常卿崔居儉赴西川行册禮。突厥内附。庚子，以前河東節度使李從温爲鄆州節度使。

二月癸丑朔，帝於便殿問范延光内外見管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嘆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吾老矣，馬將奈何!"延光奏曰："臣每思之，國家養馬太多，試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臣恐日久難繼。"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何益哉!"丁巳，以虔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馬希振爲洪州節度使；以鄂州節度使馬希廣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桂州節度使；以廬州節度使兼武安軍副使姚彦章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静江節度副使馬希範爲鄂州節度使。故潞州節度

長興四年春季正月戊寅初一，皇帝前往明堂殿接受朝賀，儀仗護衛如令式規定。這一天大雪足足一尺深。戊子日，秦王李從榮加官守尚書令、兼侍中，依舊擔任河南府尹，判六軍諸衛事。庚寅日，任命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甲午日，在正朝委派使臣册封已故的福慶長公主孟氏爲晋國雍順長公主，派遣太常卿崔居儉趕赴西川舉行册封大禮。突厥國歸附朝廷。庚子日，任命前河東節度使李從温爲鄆州節度使。

二月癸丑初一，皇帝在便殿詢問范延光全國内外現在擁有的馬匹數量，對答道："三萬五千匹。"皇帝嘆息説："太祖在太原時，騎兵不超過七千，先皇帝自始至終，馬纔達到一萬。現在有這樣多的鐵甲戰馬，却不能使天下統一，這是我培養戰士訓練將官不到家的地方。我已經老了，拿這些馬有什麽用呢?"范延光上奏説："臣每每思考這一問題，國家養馬太多，試計算一個騎兵的費用，可以供養步兵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得上十五萬步兵，既然没有使用它們的地方，白白耗費國家財力，臣恐怕時間久了難以維持。"皇帝説："確實如你説的那樣，肥了騎士而使我的百姓貧窮，有什麽好處呢！"丁巳日，任命虔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馬希振爲洪州節度使；任命鄂州節度使馬希廣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擔任桂州節度使；任命廬州節度使兼武安軍副使姚彦章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任命静江節度副使馬希範爲鄂州節度使。已故的潞州節度使、檢

使、檢校太保康君立贈太傅。己未，宋州節度使安元信加兼侍中。濮州進重修河堤圖，沿河地名，歷歷可數。帝覽之，愀然曰："吾佐先朝定天下，於此堤塢間小大數百戰。"又指一邱曰："此吾擐甲臺也。時事如昨，奄忽一紀，令人悲嘆耳！"癸亥，以西川節度使孟知祥爲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封蜀王。三司奏："當省有諸道鹽鐵轉運使衙職員都押衙、正押衙、同押衙、通引、衙前虞候子弟，今欲列爲三司職名。"從之。庚午，以御史中丞崔衍爲兵部侍郎，以右諫議大夫龍敏爲御史中丞。

三月己卯，幸龍門。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奏，夏州節度使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稱留後。甲申，鎮州奏，行軍司馬趙瓌、節度判官陸浣、元從押衙高知柔等并棄市，坐受賂枉法殺人也。節度使李從敏罰一季俸。乙酉，以西川節度副使、知武泰軍節度兵馬留後趙季良爲檢校太保、黔南節度使，以西川諸軍馬步都指揮使、知武信軍節度兵馬留後李仁罕爲檢校太傅、遂州節度使，以西川左廂馬步指揮使、知保寧軍節度兵馬留後趙廷隱爲檢校太保、閬州節度使，以西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知寧江軍兵馬留後張知業爲檢校司徒、夔州節度使，以西川衙內馬步都指揮使、知昭武軍兵馬留後李肇爲檢校太保、利州節度使，從孟知祥之請也。丙戌，賜宰相李愚絹百匹、錢十萬、鋪陳物一十三件。時愚病，帝令近臣翟光鄴宣問，所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弊氈而已。光鄴具言其事，故有是賜。戊子，以延州節度使安從進爲夏州留後，以夏州左都押衙、四州防遏使李彝超爲延州留後，仍命邠州節度使藥

校太保康君立追贈太傅。己未日，宋州節度使安元信加官兼侍中。濮州進獻重修河堤圖，沿河的地名，歷歷可數。皇帝觀覽地圖，悲傷地說："我輔佐先朝皇帝平定天下，在這些大堤堡寨之間經歷大大小小幾百次戰鬥。"又指着一座山丘說："這裏是我披挂盔甲的高臺。當時的事還像昨天一樣，忽然間過了十二年，令人悲傷嘆息！"癸亥日，任命西川節度使孟知祥爲劍南東川和劍南西川節度使，封爲蜀王。三司奏報："本司有各道鹽鐵轉運使官衙職官都押衙、正押衙、同押衙、通引、衙前虞候的子弟，現在想要安排爲三司職官。"依從了。庚午日，任命御史中丞崔衍爲兵部侍郎，右諫議大夫龍敏爲御史中丞。

三月己卯日，前往龍門。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奏報，夏州節度使李仁福逝世，他的兒子李彝超自稱節度留後。甲申日，鎮州奏報，行軍司馬趙瓌、節度判官陸浣、隨從押衙官高知柔等人一起被斬首示衆，因爲收受賄賂枉法殺人而獲罪。節度使李從敏罰一季俸禄。乙酉日，任命西川節度副使、知武泰軍節度兵馬留後趙季良爲檢校太保、黔南節度使，任命西川諸軍馬步都指揮使、知武信軍節度兵馬留後李仁罕爲檢校太傅、遂州節度使；任命西川左廂馬步指揮使、知保寧軍節度兵馬留後趙廷隱爲檢校太保、閬州節度使；任命西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知寧江軍節度兵馬留後張知業爲檢校司徒、夔州節度使；任命西川衙內馬步都指揮使、知昭武軍兵馬留後李肇爲檢校太保、利州節度使，這是依從孟知祥的奏請。丙戌日，賜給宰相李愚絹一百匹、錢十萬、鋪陳物具一十三件。當時李愚生病，皇帝命令近侍之臣翟光鄴傳旨慰問，李愚居住的寢室，四面墻壁空空如也，病床上衹有破氈子罷了。翟光鄴詳盡地叙述了他的事，所以有這一賞賜。戊子日，任命延州節度使安從進爲夏州節度留後，任命夏州左都押衙、四州防遏使李彝超爲延州節度留後，并命令邠州節度使藥彦稠、宫苑使安重益率領軍隊護送安從進赴任。任命左衛上將軍盧文進爲潞州節度使，任命右龍武統軍張温爲雲州節度使。庚

彦稠、宫苑使安重益帥師援送從進赴鎮。以左衛上將軍盧文進爲潞州節度使，以右龍武統軍張温爲雲州節度使。庚寅，以鳳翔行軍司馬李彦琮爲鹽州防禦使。時范延光等奏，請因夏州之師制置鹽州，故有是命。癸巳，以右威衛上將軍安重霸爲同州節度使。己亥，以左龍武統軍符彦超爲安州節度使。詔除放京兆、秦、岐、邠、涇、延、慶、同、華、興元十州長興元年二年係欠夏秋税物，及營田莊宅務課利，以其曾輦運供軍糧料也。甲辰，故晉國夫人夏氏追册皇后，有司上謚曰昭懿，從之。

夏四月戊申，李彝超奏："奉詔除延州留後，已受恩命訖，三軍百姓擁隔，未遂赴任。"帝遣閤門使蘇繼顔齎詔促彝超赴任。癸丑，以刑部侍郎劉贊爲秘書監、秦王傅。甲寅，前鄧州節度使梁漢顒以太子少師致仕，太子賓客裴皞以兵部尚書致仕。戊午，追册昭宗皇后何氏爲宣穆皇后，祔饗太廟，百僚進名奉慰，廢朝三日。己巳，以左散騎常侍任贊爲户部侍郎，以吏部侍郎藥縱之爲曹州刺史。癸酉，延州奏，蕃部劫掠餉運及攻城之具，守蘆關兵士退守金明鎮。

五月丙子朔，帝御文明殿受朝。戊寅，皇子鳳翔節度使從珂封潞王。新授户部侍郎任贊改刑部侍郎，贊訴以所授官是丁憂闕，故改焉。皇子從益封許王，鄆州節度使李從温封兗王，河中節度使李從璋封洋王，鎮州節度使李從敏封涇王。甲申，帝避暑於九曲池，既而登樓，風毒暴作，聖體不豫，翌日而愈。丙戌，契丹遣使朝貢。丁酉，安從進奏，大軍已至夏州，攻外城，以其不受命也。庚子，以靈武留後張希崇爲本州節度使。辛

寅日，任命鳳翔行軍司馬李彦琮爲鹽州防禦使。當時范延光等人上奏，請求借夏州的軍兵控制鹽州，所以有這一命令。癸巳日，任命右威衛上將軍安重霸爲同州節度使。己亥日，任命左龍武統軍符彦超爲安州節度使。下詔免除京兆府、秦州、岐州、邠州、涇州、延州、慶州、同州、華州、興元府十個州府長興元年、二年拖欠的夏秋税實物和營田務、莊宅務的税利，因爲這些地方曾經用車輛運送供應軍隊糧料。甲辰日，已故的晉國夫人夏氏追封爲皇后，有關官府擬定謚號爲昭懿，依從了。

夏季四月戊申日，李彝超奏報説："奉詔授予延州節度留後，已經拜受恩命完畢，三軍士兵百姓攔阻，不能立即赴任。"皇帝派遣閤門使蘇繼顔携帶詔書催促李彝超赴任。癸丑日，任命刑部侍郎劉贊爲秘書監、秦王傅。甲寅日，原任鄧州節度使梁漢顒以太子少師身份退休，太子賓客裴皞以兵部尚書身份退休。戊午日，追封昭宗皇后何氏爲宣穆皇后，附祭於太廟，百官列名進表慰問奉安靈寢，停止朝參三天。己巳日，任命左散騎常侍任贊爲户部侍郎，任命吏部侍郎藥縱之爲曹州刺史。癸酉日，延州奏報，蕃夷部族搶劫運送的糧餉和攻城器械，守衛蘆關的士兵退守金明鎮。

五月丙子初一，皇帝前往文明殿處理朝政。戊寅日，皇帝之子鳳翔節度使李從珂封爲潞王。新任命的户部侍郎任贊改爲刑部侍郎，任贊申訴説所授的職官是他人居喪的缺員，所以改官。皇帝之子李從益封爲許王，鄆州節度使李從温封爲兗王，河中節度使李從璋封爲洋王，鎮州節度使李從敏封爲涇王。甲申日，皇帝在九曲池避暑，不久登樓，風毒症突然發作，身體不舒服，第二天又痊愈了。丙戌日，契丹國派遣使者入朝進貢。丁酉日，安從進奏報，大軍已開進到夏州，進攻外城，因爲他們不接受命令。庚子日，任命靈武節度留後張希崇爲本州節度使。辛丑日，已

丑，故夏州節度使、朔方郡王李仁福追封虢王。壬寅，以前晉州留後薄文爲本州節度使。

故的夏州節度使、朔方郡王李仁福追封爲虢王。壬寅日，任命前晉州節度留後薄文爲本州節度使。

六月丙午朔，文武百僚、宰臣馮道等拜章，請於尊號内加“廣運法天”四字，凡拜三章，詔允之。詔官西新園宜名永芳園，其間新殿宜名和慶殿。丙辰，秦王從榮加食邑至萬户，實封二千户。丁巳，以右驍衛上將軍李從昶爲左龍武統軍，以前邢州節度使高允韜爲右龍武統軍，以右驍衛上將軍羅周敬爲左羽林統軍，以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爲金州刺史。戊午，宋王從厚加食邑至萬户，實封一千户。壬戌，以前涇州節度使李金全爲滄州節度使。癸亥，詔御史中丞龍敏等詳定《大中統類》。甲子，第十四女封壽安公主，第十五女封永樂公主。戊辰，以前利州節度使孫漢韶爲洋州節度使。壬申，永寧軍節度使、容州管内觀察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馬存加食邑實封。甲戌，帝復不豫。

六月丙午初一，文武百官、宰相馮道等跪拜進呈奏章，請求在尊號内增加“廣運法天”四個字，一共上了三道奏章，下詔答應了。下詔指示宫廷西邊新建的園林可以叫永芳園，中間的新建宫殿可以叫和慶殿。丙辰日，秦王李從榮增加徵收賦税封邑到一萬户，實際封邑二千户。丁巳日，任命右驍衛上將軍李從昶爲左龍武統軍，任命原來的邢州節度使高允韜爲右龍武統軍，任命右驍衛上將軍羅周敬爲左羽林統軍，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爲金州刺史。戊午日，宋王李從厚增加徵收賦税封邑到一萬户，實際封邑一千户。壬戌日，任命原任涇州節度使李金全爲滄州節度使。癸亥日，下詔命令御史中丞龍敏等審定《大中統類》。甲子日，皇帝第十四女封爲壽安公主，第十五女封爲永樂公主。戊辰日，任命前利州節度使孫漢韶爲洋州節度使。壬申日，永寧軍節度使、容州管内觀察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馬存增加徵收賦税封邑、實際封邑。甲戌日，皇帝又犯病了。

秋七月丁丑，以著作佐郎尹拙爲左拾遺，直史館。國朝舊制，皆以畿赤尉直史館，今用諫官自拙始，從監修李愚奏也。己卯，東岳三郎神贈威雄大將軍。初，帝不豫，前淄州刺史劉遂清薦泰山僧一人，云善醫，及召見，乃庸僧耳。問方藥，僧曰：“不工醫，嘗於泰山中親睹岳神，謂僧曰：‘吾第三子威靈可愛，而未有爵秩，師爲我請之。’”宫中神其事，故有是命，識者嫉遂清之妖佞焉。詔應臺官出行，須令人訶引，使軍巡職掌等規避。壬午，詔安從進班師，時王師攻夏州無功故也。乙酉，以許州節度使孟鵠卒廢朝，贈太傅。詔賜在京諸軍將校優給有差。時帝疾未痊，軍

秋季七月丁丑日，任命著作佐郎尹拙爲左拾遺，在史館供職。按照國家原有制度，都是任用京城近郊縣尉在史館供職，現今任用諫官，是從尹拙開始的，這是依從監修國史官李愚的奏請。己卯日，東岳的三郎神封贈威雄大將軍名號。最初，皇帝身體欠安，前任淄州刺史劉遂清舉薦一名泰山的僧人，説是善於醫術，到召見時却是一名平庸的僧人而已。詢問他處方藥物，僧人説：“我不擅長治病，曾經在泰山中親自目睹東岳山神，告訴我説：‘我的第三個兒子威嚴神異可愛，還没有封爵名號，大師爲我請求封號。’”宫中的近侍把這事看得很神奇，所以有這一封贈，有見識的人痛恨劉遂清的妖妄諂媚。下詔規定凡是御史臺官出行，必須使人喝道引導，使軍巡官辦事人等迴避。壬午日，下詔命令安從進班師，因爲當時朝廷軍隊進攻夏州没有戰功的緣故。乙酉

士有流言故也。丁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傅、守中書令錢元瓘封吴王。

八月戊申，帝被衮冕，御明堂殿受册，徽號曰聖明神武廣運法天文德恭孝皇帝。禮畢，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己酉，賜侍衛諸軍優給有差，時月内再有頒給，自兹府藏無餘積矣。辛亥，以晋州節度使薄文卒廢朝。丁巳，以右龍武統軍李從昶爲許州節度使。戊午，以秘書監高輅卒廢朝。辛酉，以太子太師致仕符習卒廢朝，贈太師。辛未，秦王從榮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加食邑萬户，實封三千户；以右羽林統軍翟璋爲晋州節度使；以太子賓客馬縞爲户部侍郎。壬申，幸至德宫。

九月甲戌，以户部尚書李鏻爲兵部尚書，以前户部尚書韓彦惲爲户部尚書。丙子，幸至德宫。戊寅，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并加兼侍中，依前充使。中書奏："元帥儀注，諸道節度使以下帶兵權者，階下具軍禮參見；其帶使相者，初見亦展一度公禮。天下軍務公事，元帥府行帖指揮，其判六軍諸衛事則公牒往來，其官屬軍職，委元帥府奏請。"從之。癸未，以兵部侍郎盧詹爲吏部侍郎。丙戌，宰臣馮道加左僕射，李愚加吏部尚書，劉昫加刑部尚書。戊子，河陽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張虔釗并加同平章事。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馮贇依前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二品，充三司使。贇亡父名章，故改平章事爲同二品。壬戌，永寧公主石氏進封魏國公主，興平公主趙氏進

日，因爲許州節度使孟鵠逝世，停止朝參，追贈太傅。下詔指示按等級分别賜給在京城的各軍將校物品。這是因當時皇帝疾病没有痊愈，軍隊士兵中有流言的緣故。丁亥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傅、守中書令錢元瓘封爲吴王。

八月戊申日，皇帝戴冠冕着禮服，前往明堂殿接受册命，加上徽號叫聖明神武廣運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大禮完畢，降詔大赦天下，平常赦免不能減免的罪行都赦免了。己酉日，分别賞賜侍衛親軍錢物，當時一個月内有兩次賞賜，從此府庫中没有剩餘的積蓄了。辛亥日，因爲晋州節度使薄文逝世，停止朝參。丁巳日，任命右龍武統軍李從昶爲許州節度使。戊午日，因爲秘書監高輅逝世，停止朝參。辛酉日，因爲以太子太師退休的符習逝世，停止朝參，追贈太師。辛未日，秦王李從榮以原來職官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增加徵收賦税封邑一萬户、實際封邑三千户；任命右羽林統軍翟璋爲晋州節度使；任命太子賓客馬縞爲户部侍郎。壬申日，前往至德宫。

九月甲戌日，任命户部尚書李鏻爲兵部尚書，任命前户部尚書韓彦惲爲户部尚書。丙子日，前往至德宫。戊寅日，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一齊加官兼侍中，依舊擔任使職。中書省奏："元帥的禮儀，各道節度使以下帶兵權的，在臺階下用軍中禮節參見；那些帶有使相職銜的，初次參見也行一次通用禮節。天下的軍務公事，元帥府發帖指揮處理，其中判六軍諸衛事務則用公文往來，他的官屬應授予的軍職，責成元帥府奏請。"依從了。癸未日，任命兵部侍郎盧詹爲吏部侍郎。丙戌日，宰相馮道加官左僕射，李愚加官吏部尚書，劉昫加刑部尚書。戊子日，河陽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張虔釗一齊加官同平章事。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馮贇依舊擔任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二品，任三司使。馮贇已故父親名叫馮章，所以改平章事爲同二品。壬戌日，永寧公主石氏進封爲魏國公主，興平公主趙氏進封爲齊國公主。皇帝孫子李重光、李重哲同時授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他們是秦王、宋王的兒子。

封齊國公主。皇孫重光、重哲并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秦王、宋王子也。前洋州節度使梁漢顒以太子少傅致仕。丁酉，以右龍武統軍高允韜爲滑州節度使，以韶州刺史、檢校司空王萬榮爲華州節度使，萬榮，王妃之父也。戊戌，以樞密使趙延壽爲汴州節度使，以襄州節度使朱弘昭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時范延光、趙延壽相繼辭退樞密務，及朱弘昭有樞密之命，又面辭訴，帝叱之曰："爾輩皆欲離朕左右，怕在眼前，素養爾輩，將何用也！"弘昭退謝，不復敢言。吏部侍郎張文寶卒。庚子，清海軍節度使錢元璹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中吴、建武等軍節度使錢元璙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以前滑州節度使李贊華遥領虔州節度使。辛丑，詔天下兵馬大元帥、秦王從榮班宜在宰臣之上。壬寅，以北面行營都指揮使、易州刺史楊檀爲振武軍節度使。

冬十月丙午，以前同州節度使趙在禮爲襄州節度使。丁未，以前滑州節度使張敬詢卒廢朝。以刑部侍郎任贊爲兵部侍郎，充元帥府判官。戊午，以前鳳翔節度使孫岳爲三司使。庚申，以樞密使范延光爲鎮州節度使，以三司使馮贇爲樞密使。辛酉，以前潞州節度使李承約爲左龍武統軍，以前威塞軍節度使王景戡爲右龍武統軍，以左驍衛上將軍安崇阮爲左神武統軍，以右監門上將軍高允貞爲右神武統軍。壬戌，以權知夏州事、檢校司空李彝超爲夏州節度使、檢校司徒。丙寅，詔在朝文武臣僚并與加恩，以受册尊號也。戊辰，以前安州節度使楊漢章爲兗州節度使，以前雲州節度使張敬達爲徐州節度使。庚

前任洋州節度使梁漢顒以太子少傅身份退休。丁酉日，任命右龍武統軍高允韜爲滑州節度使，任命韶州刺史、檢校司空王萬榮爲華州節度使，王萬榮是妃子王氏的父親。戊戌日，任命樞密使趙延壽爲汴州節度使，襄州節度使朱弘昭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擔任樞密使。當時范延光、趙延壽相繼辭去樞密使事務，到朱弘昭有樞密使之命時，他又當面陳述推辭，皇帝指責他道："你們這些人都想離開朕的左右，害怕在朕的眼前，平時供養你們這些人，有什麽用呢！"朱弘昭賠罪退下，不敢再説。吏部侍郎張文寶逝世。庚子日，清海軍節度使錢元璹加官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中吴、建武等軍節度使錢元璙加官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任命前滑州節度使李贊華遥領虔州節度使。辛丑日，下詔規定天下兵馬大元帥、秦王李從榮班列應在宰相之上。壬寅日，任命北面行營都指揮使、易州刺史楊檀爲振武軍節度使。

冬季十月丙午日，任命前同州節度使趙在禮爲襄州節度使。丁未日，因爲原任滑州節度使張敬詢逝世，停止朝參。任命刑部侍郎任贊爲兵部侍郎，擔任元帥府判官。戊午日，任命原來的鳳翔節度使孫岳爲三司使。庚申日，任命樞密使范延光爲鎮州節度使，三司使馮贇爲樞密使。辛酉日，任命前任潞州節度使李承約爲左龍武統軍，前任威塞軍節度使王景戡爲右龍武統軍，任命左驍衛上將軍安崇阮爲左神武統軍，右監門上將軍高允貞爲右神武統軍。壬戌日，任命權知夏州事、檢校司空李彝超爲夏州節度使、檢校司徒。丙寅日，下詔指示所有在朝文武官員一律予以加恩，因爲接受册命尊號的緣故。戊辰日，任命原安州節度使楊漢章爲兗州節度使，原任雲州節度使張敬達爲徐州節度使。庚午日，任命前兗州節度使張延朗爲秦州節度使。壬申日，秦州節度使劉仲殷調任宋州節度使。

午，以前兖州節度使張延朗爲秦州節度使。壬申，秦州節度使劉仲殷移鎮宋州。

十一月丙子，以前滄州節度使盧質爲右僕射。庚辰，改慎州懷化軍爲昭化軍，升洮州爲保順軍。辛巳，以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鮑君福爲保順軍節度、洮鄯等州觀察等使，以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杜建徽爲昭化軍節度、慎瑞司等州觀察使。乙酉，以前汴州節度使李從曮爲鄆州節度使，以鄆州節度使李從温爲定州節度使。丙戌，新授右僕射盧質奏："臣忝除官，合赴省上事，若準舊例，左右僕射上事儀注所費極多，欲從權務簡，只取尚書丞、郎上事例，止集南省屬僚及兩省官送上，亦不敢輒援往例，有費官用，自量力排比；兼不敢自臣隳廢前規，他時任行舊制。"從之。戊子，帝不豫。己丑，大漸，自廣壽殿移居雍和殿。是夜四鼓後，帝自御榻蹶然而興，顧謂知漏宫女曰："今夜漏幾何?"對曰："四更。"因奏曰："官家省事否?"帝曰："省。"因唾出肉片如肺者數片，便溺升餘。六宫皆至，慶躍而奏曰："官家今日實還魂也。"已食粥一器，侍醫進湯膳。至曙，帝小康。壬辰，天下大元帥、守尚書令、兼侍中、秦王從榮領兵陣於天津橋，内出禁軍拒之。從榮敗奔河南府，遇害。帝聞之悲駭，幾落御榻，氣絶而蘇者再，由是不豫有加。癸巳，馮道率百僚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哽噎，曰："吾家事若此，慚見卿等!"百僚皆泣下沾襟。甲午，賜宰臣、樞密使御衣玉帶，康義誠已下錦帛鞍馬有差。遣宣徽使孟漢瓊召宋王於鄴都。乙未，以三司使孫岳爲亂兵所害廢朝。丁酉，

十一月丙子日，任命前滄州節度使盧質爲右僕射。庚辰日，將慎州懷化軍改爲昭化軍，洮州升爲保順軍。辛巳日，任命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鮑君福爲保順軍節度、洮鄯等州觀察等使，任命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杜建徽爲昭化軍節度、慎瑞司等州觀察使。乙酉日，任命原來的汴州節度使李從曮爲鄆州節度使，鄆州節度使李從温爲定州節度使。丙戌日，新任命的右僕射盧質上奏："臣不稱職地被授予官職，應當前往省部料理事務，如果依照舊例，左右僕射上任禮儀花費很多，想要遵從權宜之計，力求簡省，祇采用尚書省丞、郎官上任的先例，祇召集南省下屬官吏和兩省官員送去上任，也不敢隨意援引以往事例，花費官府費用，自己估量能力安排；同時也不敢從臣開始毀棄原有法規，其他時間任由執行舊有制度。"依從了。戊子日，皇帝犯病。己丑日，病情嚴重，從廣壽殿移居雍和殿。當夜四鼓以後，皇帝從床上突然坐起來，望着值更的宫女説："現在是什麽時候了?"對答道："四更了。"接着問道："皇上知曉事情了嗎?"皇帝説："知道了。"又吐出幾片像肺葉一樣的肉片，排大小便一升多。六宫宫人都到了，歡喜雀躍，奏告説："皇上今天其實是還魂了。"又吃了一碗稀粥，侍從醫官進獻湯膳。到天明，皇帝病情稍爲安定。壬辰日，天下大元帥、守尚書令、兼侍中、秦王李從榮率領軍兵在天津橋布陣，宫内派出禁軍抵禦他，李從榮兵敗逃奔河南府，遇害。皇帝聽到消息又悲傷又害怕，差一點從床上跌下來，兩次斷了氣又重新蘇醒過來，因此病情加劇。癸巳日，馮道率領百官在雍和殿拜見皇帝，皇帝淚落如雨，聲音哽噎，説："我的家事像這樣，看見你們很慚愧。"百官都流淚，淚水沾濕了衣襟。甲午日，賜給宰相、樞密使龍袍玉帶，康義誠以下官員分别賜予錦緞綢帛鞍馬。派遣宣徽使孟漢瓊到鄴都叫回宋王。乙未日，因爲三司使孫岳被亂兵殺害，停止朝

敕秦王府官屬，除諮議參軍高輦已處斬外，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配武州，秘書監兼秦王傅劉贊配嵐州，河南少尹劉陟配均州，并爲長流百姓，縱逢恩赦，不在放還。河南少尹李蕘配石州，河南府判官司徒詡配寧州，秦王友蘇瓚配萊州，記室參軍魚崇遠配慶州，河南府推官王説配隨州，并爲長流百姓。河南府推官尹諲，六軍巡官董裔、張九思，河南府巡官張沆、李潮、江文蔚并勒歸田里。應長流人并除名。六軍判官、殿中監王居敏責授復州司馬，六軍推官郭晙責授坊州司户，并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時宰相、樞密使共議任贊等已下罪，馮道等曰："任贊前在班行，比與從榮無舊，除官未及月餘，便逢此禍。王居敏、司徒詡疾病請假，將近半年，近日之事，計不同謀。從榮所款昵者高輦、劉陟、王説三人，昨從榮稱兵指闕之際，沿路只與劉陟、高輦并轡耳語，至天津橋南，指日影謂諸判官曰：'明日如今，已誅王居敏矣。'則知其冗泛之徒，不可一例從坐。"朱弘昭意欲盡誅任贊已下，馮贇力爭之乃已。戊戌，帝崩於大内之雍和殿，壽六十七。

十二月癸卯朔，遷梓宫於二儀殿，宋王從厚自鄴都至。是日發哀，百僚縞素於位，中書侍郎、平章事劉昫宣遺制，宋王從厚於柩前即皇帝位，服紀以日易月，一如舊制云。明年四月，太常卿盧文紀上謚議曰聖智仁德欽孝皇帝，廟號明宗，宰臣馮道議請改"聖智仁德"四字，爲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宰臣劉昫撰謚册文，宰臣李愚撰哀册文，是月二十七日葬于徽陵。

史臣曰：明宗戰伐之勳，雖高佐

參。丁酉日，降詔命令秦王府官屬，除諮議參軍高輦已經被處斬以外，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流配武州，秘書監兼秦王傅劉贊流配嵐州，河南府少尹劉陟流配均州，一律爲永久流放百姓，即使遇到大恩赦免，也不在放還之列。河南府少尹李蕘流配石州，河南府判官司徒詡流配寧州，秦王友人蘇瓚流配萊州，記室參軍魚崇遠流配慶州，河南府推官王説流配隨州，一律爲永久流放百姓。河南府推官尹諲，六軍巡官董裔、張九思，河南府巡官張沆、李潮、江文蔚一律勒令歸回鄉里。所有永久流放人一律除名。六軍判官、殿中監王居敏貶官授復州司馬，六軍推官郭晙貶官授坊州司户參軍，一律編制外安置，所在官府用驛站車馬遣送。當時宰相、樞密使共同議定任贊等以下官員的罪過，馮道等人説："任贊原來在朝臣班列，與李從榮并無舊交情，除授官職不到一個多月，便遇到了這一禍事。王居敏、司徒詡因爲疾病請假，將近半年，近來的事，估計不是同謀。李從榮所親近的人是高輦、劉陟、王説三個人，昨日李從榮統兵趕赴皇宫的時候，一路上衹是與劉陟、高輦并排騎馬悄聲私語，來到天津橋南邊，指着日光的影子告訴各個判官説：'到明日的這一時候，已經誅殺王居敏了。'可以知道那是些浮泛無關的人，不可以一律隨從判罪。"朱弘昭本意想要將任贊以下的官員全部誅殺，馮贇極力争辯，纔罷休。戊戌日，皇帝在宫中雍和殿去世，時年六十七歲。

十二月癸卯初一，將棺木遷到二儀殿，宋王李從厚從鄴都趕到。這一天發出訃告告哀，百官穿戴孝服站列在班位，中書侍郎、平章事劉昫宣讀遺詔，宋王李從厚在靈柩前即皇帝位，服喪期限以日代月，一切按照原來制度。第二年四月，太常卿盧文紀爲皇帝加謚號作聖智仁德欽孝皇帝，廟號稱明宗，宰相馮道議論請求改"聖智仁德"四個字，爲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宰相劉昫撰寫謚册文字，宰相李愚撰寫哀册文字，這月二十七日安葬於徽陵。

史臣曰：明宗征戰討伐的功勛，雖然在輔佐

命，潛躍之事，本不經心。會王室之多艱，屬神器之自至，諒由天贊，匪出人謀。及應運以君臨，能力行於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近代已來，亦可宗也。儻使重誨得房、杜之術，從榮有啓、誦之賢，則宗祧未至於危亡，載祀或期於綿遠矣。惜乎！君親可輔，臣子非才，遽泯烝嘗，良可深嘆矣。

大臣中是最大的，但是無論潛隱不顯還是最終躍升帝位的事，本來并不經意。恰逢國家多災多難，帝王寶座自然歸屬於他，確實是由上天贊助，而不是出自人力謀取。到他順應天運，君臨天下時，又能够大力推行聖王教化，政治都符合大道，時代已達到小康，近代以來，也是可以效法的。如果安重誨得到房玄齡、杜如晦的治國方略，李從榮有啓、誦那樣賢明，那麼國家不至於危亡，宗廟祭祀或許可期待長久了。可惜呀！君王可以輔佐，大臣却没有才幹，使國家急遽滅亡，確實值得深深嘆息。

舊五代史卷四十五(唐書二十一)

本紀第二十一

閔帝紀

閔帝，諱從厚，小字菩薩奴，明宗第三子也。母昭懿皇后夏氏，以天祐十一年歲在甲戌，十一月二十八日庚申，生帝於晉陽舊第。帝髫齔好讀《春秋》，略通大義，貌類明宗，尤鍾愛。天成元年，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二年四月，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十一月，加檢校太傅。三年三月，授汴州節度使。四年，移鎮河東。長興元年，改授鎮州節度使，尋封宋王。二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移鎮鄴都。三年，加中書令。秦王從榮，帝同母兄也，以帝有德望，深所猜忌。帝在鄴宫，恒憂其禍，然善於承順，竟免閒隙。

閔帝名叫李從厚，小名叫菩薩奴，是明宗第三個兒子。母親是昭懿皇后夏氏，天祐甲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庚申日，在晉陽原來的宅第生下閔帝。皇帝少年時喜好讀《春秋》，粗略通曉其中大意，他的面貌很像明宗，明宗特别鍾愛他。天成元年，授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天成二年四月，加官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河南府尹、判六軍諸衛事。十一月，加官檢校太傅。天成三年三月，授汴州節度使。天成四年，移爲河東節鎮。長興元年，改授鎮州節度使，不久封爲宋王。長興二年，加官檢校太尉、兼侍中，調任鄴都節鎮。長興三年，加官中書令。秦王李從榮是閔帝同母的兄長，因爲閔帝有德行聲望，很是猜忌他。閔帝在鄴都宫中，一直擔心遭禍，但是善於應承順從，終於得免禍患。

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秦王誅。翌日，明宗遣宣徽使孟漢瓊馳驛召帝。二十六日，明宗崩。二十九日，帝至自鄴。十二月癸卯朔，發喪於西宫，帝於柩前即位。丁未，群臣上表請聽政，表再上，詔允。己酉，中外將士給賜有差。庚戌，帝縗服見群臣於廣壽門之東廡下，宰臣馮道進曰："陛下久居哀毁，臣等咸願一睹聖顔。"朱弘昭前舉帽，群臣再拜而退。御光政樓存問軍民。辛亥，賜司衣王氏死，坐秦王事也。癸丑，以前鎮州節

長興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秦王被誅殺。第二天，明宗派遣宣徽使孟漢瓊乘驛車召回閔帝。二十六日，明宗去世。二十九日，閔帝從鄴都趕到京城。十二月癸卯初一，在西宫發喪，閔帝在靈柩前即皇帝位。丁未日，群臣上奏表請求處理朝政，兩次上表，降詔允許。己酉日，分别賞賜朝廷内外將士。庚戌日，皇帝穿孝服在廣壽門的東廊下會見群臣，宰相馮道進奏説："陛下長久居喪哀慟，臣下等希望觀瞻一次聖容。"朱弘昭上前舉起皇帝孝帽，群臣兩次叩頭後退下。閔帝登上光政樓慰問軍士百姓。辛亥日，賜司衣官人王氏死，是因爲秦王的事而獲罪。癸丑日，任命前

度使、涇王從敏權知河南府事，尋以盧質代之。乙卯，賜司儀康氏死，事連王氏也。丙辰，以天雄軍節度判官唐汭爲諫議大夫，掌書記趙象爲起居郎，元從都押衙宋令詢爲磁州刺史。丁巳，以左僕射、平章事馮道爲山陵使，户部尚書韓彦惲爲副，中書舍人王延爲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爲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鏻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爲儀仗使，右僕射、權知河南府盧質爲橋道頓遞使。庚申，以前相州刺史郝瓊爲右驍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以光禄卿、充三司副使王玫爲三司使。癸亥，故檢校太尉、右衛上將軍、充三司使孫岳贈太尉、齊國公。丁卯，帝釋縗服，群臣三上表，請復常膳，御正殿，從之。辛未，帝御中興殿，群臣列位，馮道升階進酒，帝曰："比於此物無愛，除賓友之會，不近樽罍。况在沉痛之中，安事飲啖！"命徹之。

鎮州節度使、涇王李從敏代理知河南府事，不久由盧質代替他。乙卯日，賜司儀宫人康氏死，因爲她與王氏的事有牽連。丙辰日，任命天雄軍節度判官唐汭爲諫議大夫，節度掌書記趙象爲起居郎，原來的隨從都押衙宋令詢爲磁州刺史。丁巳日，任命左僕射、平章事馮道爲山陵使，户部尚書韓彦惲爲副使，中書舍人王延爲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爲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鏻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爲儀仗使，右僕射、權知河南府盧質爲橋道頓遞使。庚申日，任命前相州刺史郝瓊爲右驍衛大將軍，擔任宣徽北院使；任命光禄卿、充任三司副使王玫爲三司使。癸亥日，已故的檢校太尉、右衛上將軍、充任三司使孫岳追贈太尉、齊國公。丁卯日，皇帝脱去孝服，群臣三次上表章，請求恢復正常膳食，到正殿，同意。辛未日，皇帝前往中興殿，群臣站立班位，馮道登上臺階進酒，皇帝説："朕歷來對於這種東西不愛好，除了賓客友人聚會，都不接近酒杯。何况在悲痛之中，怎麽能够飲酒呢?"命令撤下去。

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帝御廣壽殿視朝，百僚詣閤門奉慰。時議者云，月首以朝服臨，不視朝可也。乙亥，契丹遣使朝貢。丁丑，以太常卿崔居儉爲秘書監，以前蔡州刺史張繼祚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山陵橋道頓遞副使。戊寅，御明堂殿，仗衛如儀，宫懸樂作，群臣朝服就位，宣制大赦天下，改長興五年爲應順元年。時議者以梓宫在殯，宫懸樂作，非禮也，懸而不作可也。迴鶻可汗仁美遣使貢方物，故可汗仁裕進遺留馬。是日，命中使三十五人以先帝鞍馬衣帶分賜藩位。

應順元年春季正月壬申初一，皇帝前往廣壽殿處理政事，百官齊集閤門請安慰問。當時議論的人説，月初穿戴朝服莅臨，不管理朝政就可以了。乙亥日，契丹國派遣使者入朝進貢。丁丑日，任命太常卿崔居儉爲秘書監，任命前蔡州刺史張繼祚爲左武衛上將軍，擔任山陵橋道頓遞副使。戊寅日，前往明堂殿，儀仗護衛一如規定儀式，宫中懸挂的樂器開始演奏，群臣穿朝服排列班位，宣讀詔書大赦天下，改長興五年爲應順元年。當時議論的人認爲靈柩還停放着，宫中懸挂樂器進行演奏，這是不合禮節的，懸挂起來不演奏就可以了。回鶻可汗仁美派遣使者進貢土産，進獻已故的仁裕可汗在臨終時留下的馬。這一天，命令内侍官三十五人把先皇帝的鞍馬御衣玉帶分别賜給藩鎮守臣。

庚辰，宰臣馮道加司空，李愚加右僕射，劉昫加吏部尚書，餘并如故。壬午，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

庚辰日，宰相馮道加官司空，李愚加右僕射，劉昫加吏部尚書，其餘的官職依舊。壬午日，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康義

使、河陽節度使康義誠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甲申，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寧國軍節度使安彦威爲河中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軍節度使張從賓爲涇州節度使，并加檢校太傅；以捧聖左右厢都指揮使、欽州刺史朱洪實爲寧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嚴衛左右厢都指揮使、巖州刺史皇甫遇爲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戊子，樞密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朱弘昭，樞密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二品馮贇，并加兼中書令。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石敬瑭加兼中書令，幽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趙德鈞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樞密使馮贇表堅讓中書令，制改兼侍中，封邠國公。庚寅，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加兼侍中，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房知温加檢校太師。辛卯，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右丞李懌爲工部尚書，以秘書監盧文紀爲太常卿，充山陵禮儀使。壬辰，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高從誨封南平王，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馬希範封楚王。甲午，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吴王錢元瓘進封吴越王；前洺州團練使皇甫立加檢校太保，充鄜州節度使；前彰義軍節度使康福加檢校太傅，充邠州節度使；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蜀王孟知祥加檢校太師。制下，知祥辭不受命。丙申，鎮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范延光，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趙延壽，并加檢校太師。戊戌，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

誠加官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甲申日，任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寧國軍節度使安彦威爲河中節度使；任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軍節度使張從賓爲涇州節度使，同時加官檢校太傅；任命捧聖左右厢都指揮使、欽州刺史朱洪實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官檢校太保，擔任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任命嚴衛左右厢都指揮使、巖州刺史皇甫遇爲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保，擔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戊子日，樞密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朱弘昭，樞密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二品馮贇，同時加官兼中書令。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石敬瑭加官兼中書令，幽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趙德鈞加官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樞密使馮贇上表堅決辭讓中書令，降詔改官兼侍中，封爲邠國公。庚寅日，鳳翔節度使、潞王李從珂加官兼侍中，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房知温加官檢校太師。辛卯日，任命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右丞李懌爲工部尚書，任命秘書監盧文紀爲太常卿，擔任山陵禮儀使。壬辰日，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高從誨封爲南平王，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馬希範封爲楚王。甲午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吴王錢元瓘晋升爵位封吴越王；原任洺州團練使皇甫立加官檢校太保，擔任鄜州節度使；原任彰義軍節度使康福加官檢校太傅，擔任邠州節度使；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蜀王孟知祥加官檢校太師。詔令頒下，孟知祥推辭不接受任命。丙申日，鎮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范延光，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趙延壽，同時加官檢校太師。戊戌日，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張虔釗，襄州節度使趙在禮，一同加官檢校太尉。辛丑日，由振武軍節度使、安北都護楊檀兼任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都虞候，擔任北面馬軍都指揮使。

事張虔釗，襄州節度使趙在禮，并加檢校太尉。辛丑，以振武軍節度使、安北都護楊檀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都虞候，充北面馬軍都指揮使。

閏月壬寅朔，群臣赴西宫臨。癸卯，御文明殿入閤。以前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盧質爲太子少傅兼河南尹。以諫議大夫唐汭、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并爲給事中，充樞密院直學士。宣徽南院使、驃騎大將軍、左衛上將軍、知内侍省孟漢瓊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忠貞扶運保泰功臣。丙午，正衙命使册皇太后曹氏。戊申，以前雄武軍節度使劉仲殷爲右衛上將軍，邢州節度使趙鳳加爵邑。自是諸藩鎮文武臣僚皆次第加恩，帝嗣位覃恩澤也。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崔棁爲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給事中張鵬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龍敏爲兵部侍郎，以太僕少卿竇維爲大理卿。甲寅，正衙命使册皇太妃王氏。集賢院上言："準敕書修創凌煙閣，尋奉詔問閣高下等級。謹按凌煙閣，都長安時在西内三清殿側，畫像皆北面，閣有中隔，隔内面北寫功高宰輔，南面寫功高諸侯王，隔外面次第圖畫功臣題贊。自西京板蕩，四十餘年，舊日主掌官吏及畫像工人，并已淪喪，集賢院所管寫真官、畫真官人數不少，都洛後廢職。今將起閣，望先定佐命功臣人數，請下翰林院預令寫真本，及下將作監興功，次序間架修建。"乃詔集賢御書院復置寫真官、畫真官各一員，餘依所奏。丁巳，安州奏，此月七日夜，節度使符彦超爲部曲王希全所害，廢朝一日。戊午，以前振武軍節度使、安北都護高行周爲彰武節度使。辛酉，以前鄆州使范政爲少

閏月壬寅初一，群臣趕赴西宫哭喪。癸卯日，前往文明殿，入内閤。任命前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盧質爲太子少傅兼任河南府尹。任命諫議大夫唐汭、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一同爲給事中，充任樞密院直學士。宣徽南院使、驃騎大將軍、左衛上將軍、知内侍省孟漢瓊加官開府儀同三司，賜給忠貞扶運保泰功臣名號。丙午日，在正殿委命使臣册封皇太后曹氏。戊申日，任命前雄武軍節度使劉仲殷爲右衛上將軍，邢州節度使趙鳳增加官爵封邑。從這時起，各個藩鎮文武官員都依次加恩，是因爲皇帝即位廣布恩澤的緣故。任命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崔棁爲工部侍郎，依照原官任職。任命給事中張鵬爲御史中丞，任命御史中丞龍敏爲兵部侍郎，太僕少卿竇維爲大理卿。甲寅日，在正殿委命使臣册封皇太妃王氏。集賢院上奏説："謹奉詔書創修凌煙閣，隨即又奉詔詢問閣的高低等級。謹按凌煙閣的規模，建都長安時修建於西宫三清殿旁邊，畫像都面向北邊，閣内中間有隔墻，隔墻北面畫的是有大功勞的宰相，南面畫的是有大功的諸侯王，隔墻外面依次題寫畫像上功臣的評語贊詞。自從西京戰亂，已經四十餘年，原來的主管官吏和畫像工匠，都已經淪落失踪，集賢院所管轄的寫真官、畫像官人數不少，在建都洛陽後職守都廢棄了。現在將要建起凌煙閣，希望先確定輔佐功臣的人數，請求頒下翰林院，預先命令他們描畫真本，再頒下將作監起造，按次序構築修建。"於是下詔命令集賢御書院再設置寫真官、畫像官各一員，其餘事項依從奏請。丁巳日，安州奏報，本月七日夜間，節度使符彦超被部屬王希全殺害，停止朝參一日。戊午日，任命前振武軍節度使、安北都護高行周爲彰武節度使。辛酉日，任命前鄆州節度使范政爲少府監。丙寅日，前往至德宫。皇帝來到興教門，有飛鳶從天空墜落，僵

府監。丙寅，幸至德宫。車駕至興教門，有飛鳶自空而墜，僵於御前。是日大風晦冥。

死在皇帝面前。這一天颳大風，天色昏暗。

二月乙亥，以前鎮州節度使、涇王從敏爲宋州節度使。己卯，以前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李敬周爲安州節度使。是日，宣授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爲權北京留守，以北京留守石敬瑭權知鎮州軍州事，以鎮州范延光權知鄴都留守事，以前河中節度使、洋王從璋權知鳳翔軍軍府事。庚寅，幸山陵工作所。是日，西京留守王思同奏，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拒命。丁酉，王思同加同平章事，充西面行營都部署；以前邠州節度使藥彦稠爲副部署。以河中節度使安彦威爲西面兵馬都監，以前定州節度使李德珫爲權北京留守。山陵使奏："伏睹御札，皇帝親奉靈駕至園陵。伏見累朝故事，人君無親送葬之儀，請車駕不行。"不從。乙未，樞密使馮贇起復視事，時贇丁母憂也。己亥，以司農卿張鑄爲殿中監。庚子，殿直楚匡祚上言，監取亳州團練使李重吉至宋州，繫於軍院。重吉，潞王之長子，及幽於宋州，帝猶以金帛賜之，及聞西師咸叛，方遣使殺之。

二月乙亥日，任命前鎮州節度使、涇王李從敏爲宋州節度使。己卯日，任命前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李敬周爲安州節度使。這一天，宣旨任命鳳翔節度使、潞王李從珂爲權北京留守，任命北京留守石敬瑭權知鎮州軍州事，任命鎮州節度使范延光權知鄴都留守事，任命前河中節度使、洋王李從璋權知鳳翔軍軍府事。庚寅日，前往山陵修建所。這一天，西京留守王思同奏報，鳳翔節度使、潞王李從珂抗拒朝廷命令。丁酉日，王思同加官同平章事，擔任西面行營都部署；任命原邠州節度使藥彦稠爲副部署。任命河中節度使安彦威爲西面兵馬都監，任命前定州節度使李德珫爲權北京留守。山陵使奏告："臣觀覽皇上筆札，皇帝將親自護送靈車到陵園。臣參照歷朝的典故，國君没有親自送葬的禮儀，請求皇上車駕不要前往。"不依從。乙未日，樞密使馮贇復官處理政事，當時馮贇正爲母親服喪。己亥日，任命司農卿張鑄爲殿中監。庚子日，殿直官楚匡祚上奏説，監押亳州團練使李重吉到達宋州，囚禁在軍巡院。李重吉是潞王的大兒子，到他被拘禁於宋州時，皇帝還以黄金綢帛賞賜他，到聽説西邊的軍隊都反叛，纔派人殺了他。

三月甲辰，以前太僕少卿魏仁鍔爲太僕卿。興元節度使張虔釗奏，會合討鳳翔。丙午，以右領衛上將軍武延翰爲郢州刺史。丁未，洋州孫漢韶奏，至興元與張虔釗同議進軍。己酉，以鎮州節度使范延光依前檢校太師、兼侍中，行興唐尹，充天雄軍節度使、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以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其真定尹、充鎮州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如故。辛亥，以前定州節度

三月甲辰日，任命原來的太僕少卿魏仁鍔爲太僕卿。興元節度使張虔釗奏報，會合軍隊討伐鳳翔。丙午日，任命右領衛上將軍武延翰爲郢州刺史。丁未日，洋州節度使孫漢韶奏報，來到興元府與張虔釗共同商議進軍。己酉日，任命鎮州節度使范延光依舊爲檢校太師，兼侍中，行興唐府尹，擔任天雄軍節度使、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任命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依舊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他的真定府尹、充任鎮州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依舊不變。辛亥日，任命原定州節度使李德珫爲北京留守，擔任河東節度使。許王李從益加官檢

使李德珫爲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許王從益加檢校太保，前河中節度使、洋王從璋加檢校太傅。詔："藩侯帶平章事以上薨，許立神道碑，差官撰文。未帶平章事及刺史，準令式合立碑者，其文任自製撰，不在奏聞。"乙卯，興元張虔釗奏，自鎮將兵赴鳳翔，收大散關。宗正寺奏："準故事，諸陵有令、丞各一員，近例更委本縣令兼之。緣河南洛陽是京邑，兼令、丞不便。"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員。己未，以前金吾大將軍李肅爲左衛上將軍，充山陵修奉上下宫都部署。

庚申，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至，奏："今月十五日，大軍進攻鳳翔。十六日，嚴衛右廂都指揮使尹暉引軍東面入城，右羽林都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西面入城，山南軍潰。"帝聞之，謂康義誠等曰："朕幼年嗣位，委政大臣，兄弟之間，必無榛梗。諸公大計見告，朕獨難違，事至於此，何方轉禍？朕當與左右自往鳳翔，迎兄主社稷，朕自歸藩，於理爲便。"朱弘昭、馮贇不對，義誠曰："西師驚潰，蓋由主將失策。今駕下兵甲尚多，臣請自往關西，振其兵威，扼其衝要。"義誠又累奏請行，帝召侍衛都將以下宣曰："先皇帝棄萬國，朕於兄弟之中，無心争立，一旦被召主喪，便委社稷，岐陽兄長，果致猜嫌。卿等頃從先朝千征萬戰，今日之事，寧不痛心！今據府庫，悉以頒賜，卿等勉之。"乃出銀絹錢厚賜於諸軍。是時方事山陵，復有此賜，府藏爲之一空，軍士猶負賞物揚言于路曰："到鳳翔更請一分。"其驕誕無畏如是。辛酉，幸左藏庫，視給將士金帛。是日，誅馬軍都指揮使朱

校太保，原任河中節度使、洋王李從璋加官檢校太傅。降詔說："節鎮大臣帶平章事以上職銜的逝世以後，允許修立神道碑，朝廷派遣官員撰寫碑文。不帶平章事的節度使和刺史，依照格令條文可以立碑的，碑文任由他請人自撰，不需要上報。"乙卯日，興元節度使張虔釗奏報，從節鎮率兵趕赴鳳翔，收復大散關。宗正寺奏告："依照先例，各個山陵設有令、丞各一員，近來又改爲委派本縣縣令兼任。因爲河南府洛陽是京城，他們兼任令、丞不方便。"下詔指示特許設置陵臺令、丞各一人。己未日，任命原金吾大將軍李肅爲左衛上將軍，擔任山陵修奉上下宫室都部署。

庚申日，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從軍中來到，上奏說："本月十五日，大軍進攻鳳翔。十六日，嚴衛右廂都指揮使尹暉率領軍隊從東面入城，右羽林軍都指揮使楊思權率領軍隊從西面入城，山南大軍潰散。"皇帝聽到這一消息，告訴康義誠等人説："朕幼年繼承帝位，把政事托付給大臣，朕的兄弟之間，從來没有隔閡。各位大臣告訴我國事大計，朕一人難以違背，事情到了這一步，用什麽方法來轉禍爲福？朕要與左右大臣親自前往鳳翔，迎接兄長來主持國政，朕自己歸回藩鎮，在道理上最適合。"朱弘昭、馮贇没有對答，康義誠説："西邊軍隊驚惶潰散，這是由於主將的失策。現今陛下京城中兵士還多，臣請求親自前往關西，振奮他們的軍威，把守險要之處。"康義誠又多次上奏請求前往，皇帝召集侍衛親軍都將以下的將官宣布説："先皇帝拋棄了萬事逝世，朕在衆兄弟之中，没有心思争立爲皇帝，一時之間被叫來主持喪事，便將國家委托給朕，在岐陽的兄長，果然産生猜疑嫌隙。你們原來跟從先皇帝經歷了千萬次征戰，今天的事情，怎麽不痛心！現在朕拿出倉庫中還存有的財物，全部賞賜給你們，你們努力吧！"於是取出白銀綢絹錢幣，優厚地賜給各軍將士。當時正在修建陵園，又加上這一次賞賜，國庫因此完全空了，軍士們還拿着賞賜的物品在道路上揚言説：

洪實，坐與康義誠忿爭故也。

“到了鳳翔再請求一份賞賜。”他們的驕橫放縱無所畏懼到了這種地步。辛酉日，前往左藏庫，看着發放將士們金銀綢帛。這一天，誅殺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因爲他與康義誠爭鬥而獲罪。

癸亥，以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餘如故。以王思同爲副招討使；以安從進爲順化軍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詔左右羽林軍四十指揮改爲嚴衛，左右龍武、神武軍改爲捧聖。甲子，陝州奏，潞王至潼關，害西面都部署王思同。乙亥，宣諭西面行營將士，俟平鳳翔日，人賞二百千，府庫不足，以宮闈服玩增給。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從進京城巡檢。是日，從進已得潞王書檄，潛布腹心矣。丁卯，潞王至陝州。戊辰，帝急召孟漢瓊，不至；召朱弘昭，弘昭懼，投于井。安從進尋殺馮贇于其第。是夜，帝以百騎出玄武門，謂控鶴指揮使慕容遷曰：“爾誠有馬，控鶴從予。”及駕出，即闔門不行。遷乃帝素親信者也，臨危如是，人皆惡之。

癸亥日，任命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其餘官職依舊。任命王思同爲副招討使；安從進爲順化軍節度使，擔任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下詔將左右羽林軍四十指揮改爲嚴衛軍，左右龍武軍、神武軍改爲捧聖軍。甲子日，陝州奏報，潞王軍隊來到潼關，殺害了西面都部署王思同。乙亥日，宣布聖旨告訴西面行營的將士，等到平定鳳翔的時候，每人賞賜錢二百貫，倉庫中錢物不够，用宮廷中的衣服玩物來補足賞賜。下詔命令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從進巡察京城。當天，安從進已經得到潞王的信，在城中悄悄安置了心腹。丁卯日，潞王行進到陝州。戊辰日，皇帝緊急召見孟漢瓊，不到；召見朱弘昭，朱弘昭害怕，投井自殺。安從進隨即在住宅殺死馮贇。當天夜晚，皇帝率領一百名騎士逃出玄武門，告訴控鶴軍指揮使慕容遷說：“你如果還有馬，就調控鶴軍跟從我。”等到皇帝出城，慕容遷却關上城門不去了。慕容遷原本是皇帝歷來親信的人，面臨危難就像這樣，人們都厭惡他。

是月二十九日夜，帝至衛州東七八里，遇騎從自東來不避，左右叱之，乃曰：“鎮州節度使石敬瑭也。”帝喜，敬瑭拜舞於路，帝下馬慟哭，諭以“潞王危社稷，康義誠以下叛我，無以自庇，長公主見教，逆爾於路，謀社稷大計”。敬瑭曰：“衛州王弘贄宿舊諳事，且就弘贄圖之。”敬瑭即馳騎而前，見弘贄曰：“主上播遷，至此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贄曰：“天子避寇，古亦有之，然於奔迫之中，亦有將相、國寶、法物，所以軍長瞻奉，不覺其亡也。今宰執近臣從乎？寶玉、法物從乎？”詢之無有。弘贄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今以五十騎奔竄，

本月二十九日夜晚，皇帝來到衛州東邊七八里的地方，遇到有騎兵從東邊來却不迴避，左右侍臣呵斥他們，纔說：“是鎮州節度使石敬瑭。”皇帝大喜，石敬瑭在路上叩拜皇帝，皇帝下馬痛哭，告訴他：“潞王顛覆國家，康義誠以下的官員背叛了我，没有辦法自衛，長公主教導我，在路上迎接你，共同商議國家大事。”石敬瑭說：“衛州守臣王弘贄是故舊大臣，通曉事務，暫且到王弘贄那兒商量此事。”石敬瑭就驅馬往前，見到王弘贄說：“皇上流離奔逃，到了這種危難急迫的境地，我是國戚親屬，用什麽法子來謀求萬全呢?”王弘贄說：“天子躲避寇賊，古來也有這種事，但是皇帝在奔逃的時候，帶有宰相大將、傳國符寶玉印、儀仗器物，所以軍中將官瞻仰事奉，不感覺他在逃亡之中。而現在宰相近侍大臣跟從着嗎?隨從帶有玉印符寶、儀仗器物

無將相一人擁從，安能興復大計！所謂蛟龍失雲雨者也。今六軍將士總在潞邸矣，公縱以戚藩念舊，無奈之何！”遂與弘贄同謁於驛亭，宣坐謀之。敬瑭以弘贄所陳以聞，弓箭庫使沙守榮、賁洪進前謂敬瑭曰：“主上即明宗愛子，公即明宗愛婿，富貴既同受，休戚合共之。今謀於戚藩，欲期安復，翻索從臣、國寶，欲以此爲辭，爲賊算天子耶！”乃抽佩刀刺敬瑭，敬瑭親將陳暉捍之，守榮與暉單戰而死，洪進亦自刎。是日，敬瑭盡誅帝之從騎五十餘輩，獨留帝於驛，乃馳騎趨洛。

嗎?”詢問他們没有這些東西。王弘贄說：“大樹將要傾倒了，不是一根繩索可以繫住的。現在皇上率領五十名騎士奔走逃竄，大將宰相中没有一人護駕跟從，怎麼能够復興大業！這就是所謂的蛟龍失去了雲雨。現在六軍將士全都在潞王一邊，你即使因爲是親戚藩臣的關係而懷念舊主，也没有辦法。”石敬瑭就與王弘贄一同到驛館拜見皇帝，皇帝賜坐商量事務。石敬瑭把王弘贄所說的話告訴皇帝，弓箭庫使沙守榮、賁洪進上前對石敬瑭說：“皇上是明宗皇帝心愛的兒子，你是明宗皇帝心愛的女婿，富貴既然共同享受，憂慮也應當共同承擔。皇帝現在與國戚藩臣商議，想要恢復大業，你反而索求隨從大臣、符寶玉印，想以此爲藉口，來暗算皇上嗎?”於是抽出佩帶的刀向石敬瑭刺去，石敬瑭的親軍將領陳暉擋住了他們，沙守榮與陳暉單獨拼戰而死，賁洪進也自殺。當天，石敬瑭將皇帝的隨從騎士五十多人全部誅殺，衹是把皇帝獨自留在驛館内，便驅馬趕赴洛陽。

四月三日，潞王入洛。五日，即位。七日，廢帝爲鄂王。遣弘贄子殿直王巒之衛州，時弘贄已奉帝幸州廨。九日，巒至，帝遇鴆而崩，時年二十一。是日辰時，白虹貫日。皇后孔氏在宫中，及王巒迴，即日與其四子并遇害。晉高祖即位，謚曰閔，與秦王及末帝子重吉并葬於徽陵域中，封纔數尺，路人觀者悲之。

四月三日，潞王進入洛陽城。五日，即皇帝位。七日，廢閔帝爲鄂王。派遣王弘贄的兒子内班殿直官王巒到衛州，當時王弘贄已將皇帝送到州府公署。九日，王巒來到，皇帝飲毒藥而死，當時二十一歲。這一天辰時，有一道白色的虹一直延伸到太陽中間。皇后孔氏在宫中，等到王巒回來，當天與她的四個子女同時被害。晉高祖即帝位後，爲皇帝加謚號稱閔帝，與秦王和末帝的兒子李重吉一起安葬在徽陵的陵園中，墳頭堆起來纔幾尺高，路過觀看的人都很悲傷。

史臣曰：閔帝爰自冲年，素有令問，及徵從代邸，入踐堯階，屬軒皇之弓劍初遺，吴王之几杖未賜，遽生猜間，遂至奔亡。蓋輔臣無安國之謀，非少主有不君之咎。以至越在草莽，失守宗祧，斯蓋天命之難諶，土德之將謝故也。

史臣曰：閔帝從幼年時代起，一直有好的聲譽，等到他從親王府徵召而來，登上唐堯帝的寶座，正逢軒轅皇帝的弓、劍遺落，前漢吴王的几案手杖來不及頒賜，倉猝間産生了猜疑隔閡，終於弄到了奔逃的境地。這大概是輔佐大臣没有平定國家的謀略，而不是小皇帝有不行君主之道的罪過。以至於逃亡在草叢之中，使宗廟失守，這大概是上天的命令難於揣摩，後唐的氣數將要完結的緣故吧！

舊五代史卷四十六(唐書二十二)

本紀第二十二

末帝紀(上)

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鎮州人也。母宣憲皇后魏氏，以光啓元年歲在乙巳，正月二十三日，生帝於平山。景福中，明宗爲武皇騎將，略地至平山，遇魏氏，擄之，帝時年十餘歲，明宗養爲己子。小字二十三。帝幼謹重寡言，及壯，長七尺餘，方頤大體，材貌雄偉，以驍果稱，明宗甚愛之。在太原，嘗與石敬瑭因擊球同入于趙襄子之廟，見其塑像，屹然起立，帝秘之，私心自負。及從明宗征討，以力戰知名，莊宗嘗曰："阿三不惟與我同齒，敢戰亦相類。"莊宗與梁軍戰於胡柳陂，兩軍俱撓，帝衛莊宗奪土山，摧驍陣，其軍復振。時明宗先渡河，莊宗不悦，謂明宗曰："公當爲吾死，渡河安往?"明宗待罪，莊宗以帝從戰有功，由是解慍。

末帝名叫李從珂，本來姓王，是鎮州人。母親宣憲皇后魏氏，光啓元年乙巳，正月二十三日，在平山生下末帝。景福年間，明宗擔任武皇的騎軍將領，攻占土地來到平山，遇見了魏氏，將她搶了回來，末帝當時已有十多歲，明宗收養他作爲自己的兒子。末帝小名叫二十三。末帝幼年時謹慎穩重少言語，到長大成人，身高七尺多，方臉，體格壯大，相貌魁偉，以驍勇果斷著稱，明宗很喜愛他。在太原時，末帝曾經與石敬瑭因爲玩球一同進入趙襄子的廟宇，見到趙襄子的塑像，塑像見到他肅然起立，末帝對這事没有聲張，内心自以爲得意。到跟隨明宗征討的時候，以奮力作戰而出名，莊宗曾經説："阿三不僅與我同年歲，敢於拼戰也相類似。"莊宗與梁朝的軍隊在胡柳陂作戰，兩方的軍隊都疲憊不堪，末帝護衛莊宗奪取土山，摧毁敵軍精鋭，他們的軍隊纔又振奮起來。當時明宗已先渡過黄河，莊宗不高興，問明宗説："你應當爲我拼死戰鬥，渡河往哪裏去?"明宗認罪，莊宗因爲末帝跟隨作戰有功，於是怨怒纔消除了。

天祐十八年，莊宗營於河上，議討鎮州。留守符存審在德勝寨未行，梁人謂莊宗已北，乃悉衆攻德勝，莊宗命明宗、存審爲兩翼以抗之，自以中軍前進。梁軍退却，帝以十數騎雜梁軍而退，至壘門大呼，斬首數級，斧其望櫓而還。莊宗大噱曰："壯哉，阿三!"賜酒一器。

天祐十八年，莊宗駐軍於黄河岸上，計議討伐鎮州。留守符存審守住德勝寨没有前往，梁軍認爲莊宗已經北進了，於是調集所有兵力攻打德勝寨，莊宗命令明宗、符存審爲軍隊的兩翼抵禦敵軍，自己率領中路軍前進。梁軍退却，末帝率領十多名騎兵夾雜在梁軍中後退，來到營壘門口大聲呼喊，斬殺了幾個人，用斧頭砍倒他們的望樓而後返回。莊宗大笑着説："阿三真勇敢啊！"

賜給酒一瓶。

同光元年四月，從明宗襲破鄆州。九月，莊宗敗梁將王彥章於中都，急趨汴州。明宗將前軍，帝率勁騎以從，晝夜兼行，率先下汴城。莊宗勞明宗曰：“復唐社稷，卿父子之功也。”

同光元年四月，跟從明宗攻破鄆州。九月，莊宗在中都打敗梁朝大將王彥章，迅速趕赴汴州。明宗率領先頭部隊，末帝率領精鋭騎兵跟從，晝夜兼程行進，最先攻下汴州城。莊宗慰勞明宗說：“恢復唐的天下，是你們父子的功勞。”

二年，以帝爲衛州刺史。時有王安節者，昭宗朝相杜讓能之宅吏也。安節少善賈，得相術於奇士，因事見帝於私邸，退謂人曰：“真北方天王相也，位當爲天子，終則我莫知也。”

同光二年，任命末帝爲衛州刺史。當時有一個叫王安節的人，他是唐昭宗時代宰相杜讓能的管宅院的官吏。王安節少年時善於經商，在奇異的人士那兒學得相面術，因事在私家住處見到末帝，退下來告訴旁人說：“他真正是北方天王的面相，地位應當是天子，衹是結局我却不知道。”

三年，明宗奉詔北禦契丹，以家在太原，表帝爲北京内衙指揮使，莊宗不悦，以帝爲突騎都指揮使，遣戍石門。

同光三年，明宗奉詔令往北抵禦契丹，因爲家在太原，上表請求任命末帝爲北京内衙指揮使，莊宗不高興，任命末帝爲突騎都指揮使，派他防守石門。

四年，魏州軍亂，明宗赴洛，時帝在横水，率部下軍士由曲陽、盂縣趨常山，與王建立會，倍道兼行，渡河而南，由是明宗軍聲大振。

同光四年，魏州軍兵叛亂，明宗趕赴洛陽，當時末帝在横水，率領部下軍士由曲陽、盂縣直奔常山，與王建立會合，晝夜急速兼程行進，渡過黄河向南進軍，因此明宗的軍隊聲勢大振。

天成初，以帝爲河中節度使。明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十一月，加檢校太傅。

天成初年，任命末帝爲河中節度使。第二年二月，加官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十一月，加官檢校太傅。

長興元年，加檢校太尉。先是，帝與樞密使安重誨在常山，因杯盤失意，帝以拳擊重誨腦，中其櫛，走而獲免。帝雖悔謝，然重誨終銜之。及帝鎮河中，重誨知其出入不時，因矯宣中旨，令牙將楊彥温遇出郭則閉門勿納。是歲四月五日，帝閱馬於黄龍莊，彥温閉城拒帝，帝聞難遽還，遣問其故，彥温曰：“但請相公入朝，此城不可入也。”帝止虞鄉以聞，明宗詔帝歸闕。遣藥彥稠將兵討彥温，令生致之，面要鞫問。十一月收城，彥温已死，明宗以彥稠不能生致彥温，甚怒之。後數日，安重誨以帝失守，諷宰相論奏行法，明宗不悦。重

長興元年，加官檢校太尉。在此之前，末帝與樞密使安重誨在常山時，因爲飲宴的事意見發生衝突，末帝用拳頭打了安重誨的腦袋，打中了他的梳子，安重誨急忙逃走得以免禍。末帝後來雖然悔過賠罪，但是安重誨始終怨恨他。到末帝鎮守河中的時候，安重誨知道他不按時出入城門，於是假傳聖旨，命令牙將楊彥温遇到他出城就關閉城門不放進去。這一年四月五日，末帝到黄龍莊察看戰馬，楊彥温關閉了城門不讓末帝進入，末帝聽到出事急速回還，派人詢問緣故，楊彥温說：“衹是請相公入朝，這座城不可以進入了。”末帝停在虞鄉向朝廷奏報，明宗命令末帝回京城。派遣藥彥稠率兵討伐楊彥温，命令要活着押送回來，要當面審問。十一月攻下府城，楊彥温已經死了，明宗因爲藥彥稠不能把楊彥温活

誨又自論奏，明宗曰："朕爲小將校時，家徒衣食不足，賴此兒荷石灰、收馬糞存養，以至今貴爲天子，而不能庇一兒！卿欲行朝典，朕未曉其義，卿等可速退，從他私第閑坐。"遂詔歸清化里第，不預朝請。帝尚懼重誨多方危陷，但日諷佛書陰禱而已。

着送來，對他很是憤怒。過後幾天，安重誨因爲末帝丢失城池，暗示宰相奏請實行責罰，明宗不高興。安重誨又親自論奏，明宗說："朕作小將校官的時候，家中人衣食不充足，依靠這個兒子擔石灰、收馬糞來供養，而到現在朕貴爲天子，却不能保護一個兒子！你想要施行國家法典，朕不知道它的内容，你們可以急速退下，任從他在私人住宅閑坐。"於是命令他回到清化里宅第，不參與朝政。末帝還害怕安重誨多方陷害自己，每天衹是講誦佛書，暗自祈禱而已。

二年，安重誨得罪，帝即授左衛大將軍。未幾，復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行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三年，進位太尉，移鳳翔節度使。四年五月，封潞王。

長興二年，安重誨被治罪，末帝就被授予左衛大將軍。不久，恢復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行京兆府尹官職，擔任西京留守。三年，晋升爲太尉，調任鳳翔節度使。四年五月，封爲潞王。

閔帝即位，加兼侍中。既而帝子重吉出刺亳州，女尼入宫，帝方憂不測。應順元年二月，移帝鎮太原，是時不降制書，唯以宣授而已。帝聞之，召賓佐將吏以謀之，皆曰："主上年幼，未親庶事，軍國大政悉委朱弘昭等，王必無保全之理。"判官馬裔孫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焉。諸君凶言，非令圖也。"是夜，帝令李專美草檄求援諸道，欲誅君側之罪。朝廷命王思同率師來討。三月十五日，外兵大集。十六日，大將督衆攻城，帝登城垂泣，諭於外曰："我年未二十從先帝征伐，出生入死，金瘡滿身，樹立得社稷，軍士從我登陣者多矣。今朝廷信任賊臣，殘害骨肉，且我有何罪！"因慟哭，聞者哀之。時羽林都指揮使楊思權謂衆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引軍自西門入，嚴衛都指揮使尹暉亦引軍自東門而入，外軍悉潰。十七日，率居民家財以賞軍士。是日，帝整衆而東。二十日，次長安，副留守劉遂雍以城降，率京兆居民家財犒軍。二十三日，次

閔帝即位，加官兼侍中。不久末帝的兒子李重吉出任亳州刺史，他出家爲尼的女兒入宫，末帝正憂慮遭遇不測之禍。應順元年二月，調末帝爲太原節鎮，當時任命不降詔書，衹是口頭宣布除授。末帝聽到了這一消息，召集幕僚將官來商議，都說："主上年幼，没有親身經歷各種事務，軍國重大政事都委托給朱弘昭等人，大王一定不能得以保全。"判官馬裔孫說："國君命令召見，不等車駕備好就應前往。各位大人說的是不吉利的話，不是好的計謀。"這一天晚上，末帝命令李專美草擬征討戰書向各道守臣求援，想要誅殺皇帝身邊的罪人。朝廷命令王思同率領軍隊前來討伐。三月十五日，外地的軍兵大量聚集。十六日，大將統率軍兵攻城，末帝登上城樓哭泣，告訴外面的人說："我年齡不到二十就跟從先皇帝征伐作戰，出生入死，滿身都是傷痕，纔建立起了國家，軍士們跟隨我上戰場的很多。現在朝廷信任奸臣，殘害至親骨肉，况且我有什麽罪呢！"於是痛哭，聽到的都很哀傷。當時羽林軍都指揮使楊思權告訴軍士們說："大相公是我們的主公。"於是率領軍隊從西門入城，嚴衛軍都指揮使尹暉也率領軍隊從東門入城，外面的大軍全部潰散了。十七日，搜刮居民的家財來犒賞軍士。這一天，末帝整頓軍隊東進。二十日，屯駐

靈口，誅王思同。二十四日，次華州，收藥彦稠繫獄。二十五日，次閿鄉，王仲皋父子迎謁，命誅之。二十六日，次靈寶，河中節度使安彦威來降，待罪，宥之，遣歸鎮。陝州節度使康思立奉迎。二十七日，次陝州，下令告諭京城。二十八日，康義誠軍前兵士相繼來降，義誠詣軍門請罪，帝宥之。駕下諸軍畢至，誅宣徽南院使孟漢瓊於路左。是夜，閔帝與帳下親騎百餘出玄武門而去。

在長安，副留守劉遂雍獻城投降，搜刮京兆府百姓的家財犒賞軍隊。二十三日，駐軍靈口，誅殺王思同。二十四日，駐扎在華州，把藥彦稠抓起來關入監獄。二十五日，屯駐在閿鄉，王仲皋父子前來迎接拜見，命令將他們誅殺了。二十六日，駐軍靈寶，河中節度使安彦威前來歸降，等待治罪，赦免了他，派遣他回節鎮。陝州節度使康思立侍奉迎候。二十七日，駐扎在陝州，下令向京城大衆宣布説明來意。二十八日，康義誠軍隊的士兵陸續前來投降，康義誠親自到軍營門前請罪，末帝饒恕了他。皇帝身邊各軍都到了，在道路旁邊誅殺了宣徽南院使孟漢瓊。當天晚上，閔帝與營帳下的親軍騎士一百多人出玄武門逃走。

夏四月壬申，帝至蔣橋，文武百官立班奉迎，教旨以未拜梓宫，未可相見，俟會於至德宫，時六軍勛臣及節將内職已累表勸進。是日，帝入謁太后、太妃，至西宫，伏梓宫慟哭，宰相與百僚班見致拜，帝答拜。馮道等上箋勸進，帝立謂群臣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當俟主上歸闕，園陵禮終，退守藩服。諸公言遽及此，信無謂也。"衛州刺史王弘贄奏，閔帝以前月二十九日至州。癸酉，皇太后下令降閔帝爲鄂王。又太后令曰："先皇帝誕膺天眷，光紹帝圖，明誠動於三靈，德澤被於四海，方期偃革，遽嘆遺弓。自少主之承祧，爲奸臣之擅命，離間骨肉，猜忌磐維，既輒易於藩垣，復驟興於兵甲。遂致輕離社稷，大撓軍民，萬世鴻基，將墜於地。皇長子潞王從珂，位居冢嗣，德茂冲年，乃武乃文，惟忠惟孝。前朝廓清多難，有戰伐之大功；纘紹丕圖，有夾輔之盛業。今以宗祧乏祀，園寢有期，須委親賢，俾居監撫，免萬機之壅滯，慰兆庶之推崇。可起今月四日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

夏季四月壬申日，末帝來到蔣橋，文武百官排班站立迎接，太后傳聖旨，因爲没有拜謁先皇帝靈柩，不可以相見，等候在至德宫相會，當時六軍中有勛爵的大臣以及節度使、朝内官已經多次上奏表勸即皇帝位。這一天，末帝入宫拜見太后、太妃，來到西宫，伏在棺木上痛哭，宰相與百官列班拜見，末帝答禮回拜。馮道等人上奏章勸即帝位，末帝站着告訴群臣説："我的這次行動，事情出於不得已，應當等到皇上回到京城，陵園大禮完畢，我就回去守住藩鎮。各位大臣倉猝之間説到這事，確實是毫無用處的。"衛州刺史王弘贄奏報，閔帝在上月二十九日來到州城。癸酉日，皇太后下令將閔帝降爲鄂王。太后又下詔説："先皇帝承受上天眷顧，繼承光大帝王事業，聖明的誠意感動天、地、人三靈，恩德遍布於天下，正期待着停止戰亂，突然間哀嘆他離開了人世。自從小皇帝繼承宗廟祭祀，被奸臣控制了權柄，使至親骨肉分離，藩國之間猜疑忌恨，既已任意撤换藩鎮，又驟然興起戰事。於是導致輕率地離開朝廷，極大地擾害軍士百姓，千秋萬代宏偉的基業，將要墜落於地。皇帝的大兒子潞王李從珂，居於嫡長子的地位，在幼年時代就享有盛德，有文武雙全的才幹，是忠誠仁孝的人。在先皇帝時代掃清各種危難，有戰鬥討伐的大功；先皇繼承帝位，有輔佐的盛大業績。現在

是日，監國在至德宮，宰臣馮道等率百官班於宮門待罪，帝出於庭，曰："相公諸人何罪，請復位。"乃退。甲戌，太后令曰："先皇帝櫛風沐雨，平定華夷，嗣洪業於艱難，致蒼生於富庶。鄂王嗣位，奸臣弄權，作福作威，不誠不信，離間骨肉，猜忌磐維。鄂王輕捨宗祧，不克負荷，洪基大寶，危若綴旒，須立長君，以紹丕構。皇長子潞王從珂，日躋孝敬，天縱聰明，有神武之英姿，有寬仁之偉略。先朝經綸草昧，廓静寰區，辛勤有百戰之勞，忠貞贊一統之運，臣誠子道，冠古超今。而又克己化民，推心撫士，率土之謳歌有屬，上蒼之眷命攸臨。一日萬機，不可以暫曠；九州四海，不可以無歸。况因山有期，同軌斯至，永言嗣守，屬任元良，宜即皇帝位。"

因爲宗廟缺乏主祭人，先皇帝陵園近期建成，必須委令親近的賢才，使他負責監督安撫，避免各種事務滯留阻礙，寬慰庶民百姓擁戴的心思。可從本月四日起，知軍國政事，暫時用詔書國印頒發實施。"這一天，在至德宮監理國政，宰相馮道等人率領百官在宮門立班等待處治，皇帝從宮廷出來説："各位宰相有什麽罪，請回班位。"於是退下。甲戌日，皇太后降詔説："先皇帝頂風冒雨，平定了中原和四方蕃夷，在艱難之際繼承大業，使百姓達到富裕。鄂王繼承帝位，奸臣操縱大權，妄意作威作福，不忠誠不守信，分離至親骨肉，猜疑忌恨藩鎮守臣。鄂王輕率地捨棄宗廟，不能承擔重任，宏大基業、符寶印信，有落入他人之手的危險，必須另立年長的君主，用來繼承偉大的事業。皇長子潞王李從珂，每天都履行忠孝恭敬，天生聰明，有神奇勇武的英姿，有寬厚仁愛的大略。在先皇帝朝代籌劃治理混亂時世，掃清天下，有經歷上百次戰爭的辛勤的功勞，忠心正直，輔助天下一統的運命。作臣子的忠心、當兒子的道義，超越古代，超越今人。而又克制自己的私欲教化百姓，推心置腹撫育士人，四海之内對他謳歌贊頌，上天的眷顧降臨。每天要處理上萬件軍國大事，不可以暫時曠廢；九州四海之内的百姓，不可以没有歸屬。何况是先皇帝山陵近期建成，天下同文的時期就要到來，永久繼承守護大業，正該委任最好的人，應即皇帝位。"

乙亥，監國赴西宮，柩前告奠即位。攝中書令李愚宣册書曰：

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六日乙亥，文武百僚，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始平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臣馮道等九千五百九十三人上言：帝王興運，天地同符，河出圖而洛出書，雲從龍而風從虎。莫不恢張八表，覆育兆民，立大定之基，

乙亥日，末帝趕赴西宮，在靈柩前祭奠祝告，即皇帝位。代理中書令李愚宣讀册文説：

應順元年甲午，四月庚午初一，乙亥初六日，文武百官，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任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始平郡公、徵收賦税封邑二千五百户臣子馮道等九千五百九十三人上疏：帝王振興國運，天地與他有相同的吉兆，黄河出了《河圖》而洛水出了《洛書》，雲跟從着龍而風跟從着虎。没有人不是開闢八荒遥遠的疆域，撫育億萬百姓，創立極其安定的基業，保守萬壽無疆的帝位。

保無疆之祚。人謠再洽，天命顯歸，須登宸極之尊，以奉祖宗之祀。伏惟皇帝陛下，天資仁智，神助機權，奉莊宗於多難之時，從先帝於四征之際，凡當决勝，無不成功。洎正皇綱，每嚴師律，爲國家之志大，守臣子之道全。自泣遺弓，常悲易月，欲期同軌，親赴因山。而自鄂王承祧，奸臣擅命，致神祇之乏饗，激朝野以歸心。使屈者伸，令否者泰，人情大順，天象至明。聚東井以呈祥，拱北辰而應運。由是文武百辟，岳牧群賢，至於比屋之倫，盡祝當陽之位。今則承太后慈旨，守先朝遠圖，撫四海九州，享千齡萬祀。臣等不勝大願，謹上寶册，稟太后令，奉皇帝踐祚。臣等誠慶誠忭，謹言。

帝就殿之東楹受群臣稱賀。

先是，帝在鳳翔日，有瞽者張濛自言知術數，事太白山神，其神祠即元魏時崔浩廟也。時之否泰，人之休咎，濛告於神，即傳吉凶之言，帝親校房暠酷信之。一日，濛至府，聞帝語聲，駭然曰："非人臣也。"暠詢其事，即傳神語曰："三珠并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暠請解釋，曰："神言予不知也。"長興四年五月，府廨諸門無故自動，人頗駭異。遣暠問濛，濛曰："衙署小異勿怪，不出三日，當有恩命。"是夜報至，封潞王。及帝移鎮河東，甚懼，問濛，濛曰："王保無患。"王思同兵至，又詰之，濛曰："王有天下，不能獨力，朝廷兵來迎

百姓的歌謡再次和諧，上天的眷命顯然歸依，應當登上至尊的帝位，以便奉行祖宗的祭祀。惟有皇帝陛下天資仁慈智慧，神靈輔助他神機應變，在多難的時候侍奉莊宗，在征討四方的時刻跟從先帝，凡是在决勝之際，没有不成功的。等到使皇朝的綱紀端正，每每使軍隊紀律嚴明，報效國家的志向遠大，守臣子的道義完全。自從痛哭先帝去世，常常悲痛以日易月的喪期，想要期望天下同文的國家，因山陵建成而親自趕赴祭奠。但是自從鄂王繼承帝位，奸臣控制了大權，以至天神地祇缺乏祭祀，激起朝野之人歸心於陛下。使委屈的人得以舒展，使不順暢的事變爲吉祥，人民的心情大爲順暢，上天的徵兆非常明顯。群星會聚於井宿，呈現祥瑞，拱衛北斗，合於天運。於是文武百官、州郡守臣、各地賢才，到平民百姓，都願陛下登皇帝之位。現在秉承皇太后詔旨，保守先帝時代的宏圖，安撫四海九州，享受千年萬代的祭祀。這是臣子們的最大心願，謹慎地獻上玉印册命，遵從太后詔令，侍奉皇帝即位。臣等慶賀喜悦，謹上疏。

皇帝在大殿的東邊接受群臣的祝賀。

在此之前，皇帝在鳳翔的時候，有盲人張濛自稱懂方術，事奉太白山神，他的神廟就是元魏時代崔浩的廟宇。時代的好壞順逆，人事的吉凶禍福，張濛告訴神靈，就傳達有關吉凶的言語，皇帝的親軍校尉房暠極爲相信他。一天，張濛來到官府，聽到皇帝説話的聲音，詫異地説："他不是當臣子的人。"房暠詢問他的事情，就傳達神靈的話道："三顆珠合并爲一顆珠，驢馬没有人驅趕，年歲在甲庚午，中興在戊己土。"房暠請求解釋，他説："神的話我不懂。"長興四年五月，官署的各道門無緣無故自己晃動，人們都驚奇詫異。派房暠去問張濛，張濛説："官署中小小的奇異不要驚怪，不出三天，應當有恩賞。"當天晚上公牒到了，封爲潞王。等到皇帝調任河東節鎮的時候，非常恐懼，問張濛，張濛説："大王保證没有災禍。"王思同的軍隊開到，又問

王也。王若疑臣，臣唯一子，請王致之麾下，以質臣心。"帝乃以濛攝館驛巡官。至是，帝受册，册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視房暠曰："張濛神言甲庚午，不亦異乎！"帝令暠共術士解三珠一珠事，言："三珠，三帝也；驢馬没人驅，失位也。"帝即位之後，以濛爲將作少監同正，仍賜金紫以酬之。帝初封潞王，言事者云："潞字一足已入洛矣。"又，帝在鳳翔日，有何叟者，年逾七十，暴卒，見陰官凭几告叟曰："爲我言於潞王，來年三月當爲天子，二十三年。"叟既蘇，懼不敢言。逾月復卒，陰官見而叱之曰："安得違吾旨，不達其事，再放汝還。"退見廊廡下簿書，以問主者，曰："朝代將易，此即升降人爵之籍也。"及蘇，詣帝親校劉延朗告之。帝召而問之，叟曰："請質之，此言無徵，戮之可也。"後人云："二十三，蓋帝之小字也。"又，石壕人胡杲通善天文，帝召問之，曰："王貴不可言，若舉動，宜以乙未年。"及舉兵，又問之，杲通曰："今歲蔀首，王者不宜建功立事，若俟來歲入朝，則福祚永遠矣。"其後皆驗。夫如是，則大寶之位，必有冥數，可輕道哉！

他，張濛説："大王擁有天下，不能依靠單獨的力量，朝廷的軍隊來迎接大王了。大王如果懷疑臣的話，臣衹有一個兒子，請求大王將他安排在你的營帳下，用來作爲臣的心思的保證。"皇帝於是委任張濛代理驛館的巡察官。到這時，皇帝接受册命，册文稱："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皇帝回頭看着房暠説："張濛的神説甲庚午，不是很神奇嗎？"皇帝命令房暠與方士解釋三珠一珠的事，説道："三珠是三位皇帝；驢馬没有人驅趕，是喪失了皇位。"皇帝即位以後，任命張濛爲將作少監同正員，并賞賜金帶紫衣來酬勞他。皇帝當初封爲潞王，奏事的人説："'潞'字的一隻足已經進入洛陽了。"另外，皇帝在鳳翔的時候，有個叫何叟的人，年齡超過七十了，突然逝世，見到陰司官吏靠着几案告訴何叟説："替我告訴潞王，明年三月要成爲皇帝，二十三年。"何叟後來又蘇醒，害怕而不敢説，過了一個月又死去，陰曹官見到他就呵斥道："怎麽能够違背我的旨意，不告訴他這事，再放你回去。"退下來見到廊廡下的簿册，問主管的人，説道："朝代將要改换了，這就是升降人的官爵的名册。"到他蘇醒時，往皇帝親軍校劉延朗處告訴了他。皇帝召見詢問他，何叟説："請與往後的事驗證，這話如果不靈驗，將我殺了也可以。"後來的人説："二十三原來是皇帝的小名。"另外，石壕地方的人胡杲通精通天文，皇帝召見詢問他，他説："大王的富貴不可以言説，如果是要起事，應當在乙未年。"到發兵的時候，又問他，胡杲通説："今年是曆法部法七十六年的起算年，帝王不宜於此時建功立業，如果等到明年再入朝，那麽福分命運就長久了。"過後他的話都應驗了。照這樣看來，要登皇帝的寶位，必定有幽冥間的定數，怎麽可以輕率地説呢！

丙子，詔河南府率京城居民之財以助賞軍。丁丑，又詔預借居民五個月房課，不問士庶，一概施行。帝素輕財好施，自岐下爲諸軍推戴，告軍士曰："俟入洛，人賞百千。"至是，以府藏空匱，於是有配率之令，京城

丙子日，下詔命令河南府搜刮京城中居民的錢財贊助犒賞軍隊費用。丁丑日，又降詔預先借支居民五個月房屋税利，不論士人、百姓，一概施行。皇帝歷來輕視錢財，喜好施捨，自從在岐下受到各個軍隊的擁戴，告訴軍士們説："等到進入洛陽，每人賞賜一百貫。"到這時，因爲國

庶士自絶者相繼。己卯，衛州奏，此月九日鄂王薨。庚辰，以宰臣劉昫判三司。辛巳，邢州奏，磁州刺史宋令詢自經而卒。令詢，鄂王在藩時都押牙也，故至於是。甲申，帝以鄂王薨，行服於内園，群臣奉慰。癸未，太后、太妃出宫中衣服器用以助賞軍。

乙酉，帝服衮冕御明堂殿，文武百僚朝服就位，宣制改應順元年爲清泰元年，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丁亥，以宣徽北院使郝瓊爲宣徽南院使，權判樞密院；以前三司使王玫爲宣徽北院使。以隨駕牙將宋審虔爲皇城使，劉延朗爲莊宅使。鳳翔節度判官韓昭裔爲左諫議大夫，充端明殿學士；觀察判官馬裔孫爲翰林學士；掌書記李專美爲樞密院直學士。戊子，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伏誅。是日，詔曰：樞密使朱弘昭、馮贇、宣徽南院使孟漢瓊、西京留守王思同、前邠州節度使藥彦稠，共相朋煽，妄舉干戈，互興離間之謀，幾構傾亡之禍，宜行顯戮，以快群情，仍削奪官爵云。

庚寅，鳳翔奏，西川孟知祥僭稱大蜀，年號明德。有司上言："皇帝以五月朔日御明堂殿受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二日奏告獻祖室，不坐。比正旦冬至，是日有祀事，則次日受朝。今祀在五鼓前，質明行禮畢，御殿在旦後，請比例行之。"詔曰："日出御殿，舉祀事無妨，宜依常年例。"史館奏："凡書詔及處分公事，臣下奏議，望令近臣録付當館。"詔端明殿學士韓昭裔、樞密直學士李專美録送。辛卯，以左諫議大夫盧損爲右散騎常侍。壬辰，詔賜禁軍及鳳翔城下歸命將校錢帛各有差。初，帝

庫空虚，於是有分派搜刮的命令，京城中平民士人自殺的先後不斷。己卯日，衛州奏報，本月九日鄂王逝世。庚辰日，任命宰相劉昫判三司事務。辛巳日，邢州奏報，磁州刺史宋令詢自殺而死。宋令詢是鄂王在藩鎮時的都押牙，所以到了這一步。甲申日，皇帝因爲鄂王逝世，在内宫園中服喪，群臣前來安慰。癸未日，太后、太妃拿出宫中的衣服器物來贊助犒賞軍士。

乙酉日，皇帝戴禮帽着龍袍前往明堂殿，文武百官穿朝服站列班位，宣讀詔書，改應順元年爲清泰元年，大赦天下，平常赦書不能赦免的罪人都赦免釋放。丁亥日，任命宣徽北院使郝瓊爲宣徽南院使，權判樞密院事；任命原來的三司使王玫爲宣徽北院使。任命隨駕牙將宋審虔爲皇城使，劉延朗爲莊宅使。鳳翔節度判官韓昭裔爲左諫議大夫，擔任端明殿學士；節度觀察判官馬裔孫爲翰林學士；節度掌書記李專美爲樞密院直學士。戊子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被誅殺。當天，降詔説：樞密使朱弘昭、馮贇、宣徽南院使孟漢瓊、西京留守王思同、原任邠州節度使藥彦稠，結爲朋黨，共同煽動，妄圖興起戰亂，争先恐後地挑撥離間，幾乎構成使國家傾亡的禍患，應當公開施行誅戮，使人心大快，并削奪他們的官職爵位。

庚寅日，鳳翔奏報，西川節度使孟知祥非法登位稱大蜀，年號爲明德。有關官署上奏説："皇帝在五月初一日前往明堂殿處理朝政，三日是夏至，祭祀地祇神靈，在此前兩天奏告獻祖廟室，不坐朝。到正月初一、冬至，這一天有祭祀的事，就在第二天處理朝政。現今在五鼓以前祭祀，天明時行禮完畢，前往正殿在清晨之後，請求比照前例行禮。"降詔説："日出前往正殿，對舉行祭祀的事没有妨礙，應當依照往年事例。"史館上奏説："凡是頒降詔書和處理公事，臣子的奏議，希望命令近侍大臣筆録交付本史館。"下詔命令端明殿學士韓昭裔、樞密直學士李專美記録送交。辛卯日，任命左諫議大夫盧損爲右散騎常侍。壬辰日，下詔命令按等級分别賜給禁軍

離岐下，諸軍皆望以不次之賞，及從至京師，不滿所望，相與謡曰："去却生菩薩，扶起一條鐵。"其無厭如此。丙申，葬明宗皇帝於徽陵。丁酉，奉神主於太廟。戊戌，山陵使、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上表納政，不允。

和在鳳翔城下歸順的將校錢財絹帛。當初，皇帝離開岐下，各個軍兵都期望有不同尋常的賞賜，等隨從到京城，没有滿足他們的欲望，相互唱起歌謡説："去掉了生菩薩，扶起來一條鐵。"他們像這樣不知滿足。丙申日，安葬明宗皇帝於徽陵。丁酉日，安放神主牌位於太廟。戊戌日，山陵使、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上奏表交還政事，不允許。

五月庚子朔，御文明殿受朝賀。乙巳，以左龍武指揮使安審琦爲左右捧聖都指揮使，以右千牛上將軍符彦饒爲左右嚴衛都指揮使。丙午，以端明殿學士韓昭裔爲樞密使；以莊宅使劉延朗爲樞密副使；以權知樞密事房暠爲宣徽北院使；以成德軍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都部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駙馬都尉石敬瑭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都部署如故。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駙馬都尉趙延壽進封魯國公。

五月庚子初一，皇帝前往文明殿接受朝賀。乙巳日，任命左龍武指揮使安審琦爲左右捧聖軍都指揮使，任命右千牛上將軍符彦饒爲左右嚴衛都指揮使。丙午日，任命端明殿學士韓昭裔爲樞密使；任命莊宅使劉延朗爲樞密副使；任命權知樞密院事房暠爲宣徽北院使；任命成德軍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都部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駙馬都尉石敬瑭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加官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舊擔任蕃漢馬步都部署。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駙馬都尉趙延壽晋升爵位封魯國公。

戊申，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狀，明宗以此月二十日祔廟，宰臣攝太尉行事。緣馮道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内，劉昫又奏判三司免祀事，詔禮官參酌。有司上言："李愚私忌，在致齋内。諸私忌日，遇大朝會入閤宣召，皆赴朝參。今祔廟事大，忌日屬私，請比大朝會宣召例。"從之。以陜府節度使康思立爲邢州節度使，以同州節度使安重霸爲西京留守，以羽林右第一軍都指揮使、春州刺史楊思權爲邠州節度使。己酉，左監門衛將軍孔知鄴、右驍衛將軍華光裔并勒停見任。時差知鄴應州告廟，稱疾辭命，改差光裔，復稱馬墜傷足，故俱罷之。

戊申日，中書門下省奏報，太常禮院陳述，明宗神主於本月二十日合并入祖廟，宰相代理太尉主持祭祀。因爲馮道休假，十八日是李愚的私家忌日，在奉行齋戒時間之内，劉昫又上奏説判三司免予祭祀，下詔指示禮官參酌禮儀條例行事。有關官署上奏説："李愚私家忌日，在奉行齋戒的時間内。凡是大臣在私家忌日，遇到大的朝拜集會、皇帝入内閤宣旨召見，都要趕到朝堂參見。現在神主合祭祖廟事大，家忌日屬於私事，請比附大的朝會宣旨召見的事例。"依從了。任命陜府節度使康思立爲邢州節度使，任命同州節度使安重霸爲西京留守，任命羽林右第一軍都指揮使、春州刺史楊思權爲邠州節度使。己酉日，左監門衛將軍孔知鄴、右驍衛將軍華光裔同時被勒令停罷現任職官。當時差遣孔知鄴到應州祭告太廟，自稱有病辭去朝命，又改差華光裔，他又稱從馬上墮下來傷了足，所以一齊罷免了。

庚戌，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

庚戌日，任命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

事馮道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同州節度使；以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封齊國公；鄆州節度使李從曮爲鳳翔節度使。辛亥，以嚴衛都指揮使尹暉爲齊州防禦使。甲寅，以侍衛馬軍都指揮、順化軍節度使安從進爲河陽節度使，典軍如故。太常卿盧文紀奏："明宗一室，酌獻舞曲，請名《雍熙之舞》。"從之。丁巳，以皇子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重美爲檢校司徒、守左衛上將軍。自是，諸道節度使、刺史、文武臣僚，相繼加檢校官，或階爵封邑，以帝登位覃慶也。戊午，以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爲陝州節度使。初，帝以檄書告藩鄰，唯金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故以節鎮奬之。宣徽北院使、檢校工部尚書房暠加檢校司空，行左威衛大將軍，使如故。以樞密使、左諫議大夫韓昭裔爲刑部尚書，使如故。

己未，太白晝見。以樞密副使劉延朗爲左領軍大將軍，職如故。庚申，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李愚加特進，充太微宫使、弘文館大學士，餘如故。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判三司劉昫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判三司。癸亥，秦州奏，西川孟知祥出軍迫陷成州。以宣徽南院使、右驍衛大將軍郝瓊爲左驍衛上將軍，職如故。以前義州刺史張承祐爲武勝軍留後。戊辰，以前右龍武統軍王景戡爲右驍衛上將軍。

六月庚午朔，改侍衛捧聖軍爲彰聖，改嚴衛軍爲寧衛。壬申，封吴岳成德公爲靈應王，禮秩同五岳。帝初起，遣使祭岳以求祐，及登祚，故有是報。幽州節度使趙德鈞進封北平

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擔任同州節度使；任命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封爲齊國公；鄆州節度使李從曮爲鳳翔節度使。辛亥日，任命嚴衛都指揮使尹暉爲齊州防禦使。甲寅日，任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順化軍節度使安從進爲河陽節度使，仍舊統領軍隊。太常卿盧文紀奏告説："明宗神主祭室，斟酒祭神的舞曲，請定名爲《雍熙之舞》。"依從了。丁巳日，任命皇帝之子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李重美爲檢校司徒，守左衛上將軍。從這時起，各道的節度使、刺史、文武大臣，相繼加檢校官，或是增加官階爵位封邑，這是因爲皇帝即位廣布恩典的緣故。戊午日，任命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爲陝州節度使。當初，皇帝用軍書向鄰近的藩鎮告急，衹有相里金派遣判官薛文遇前往議事，因此奬賞他爲節度使。宣徽北院使、檢校工部尚書房暠加官檢校司空，行左威衛大將軍，仍舊擔任宣徽北院使。任命樞密使、左諫議大夫韓昭裔爲刑部尚書，仍舊擔任樞密使。

己未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任命樞密副使劉延朗爲左領軍大將軍，像以前一樣任職。庚申日，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官李愚加封爲特進，擔任太微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其餘職官仍舊。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判三司事劉昫加官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判三司事務。癸亥日，秦州奏報，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出兵攻陷成州。任命宣徽南院使、右驍衛大將軍郝瓊爲左驍衛上將軍，所任職官依舊。任命前義州刺史張承祐爲武勝軍節度留後。戊辰日，任命前右龍武統軍王景戡爲右驍衛上將軍。

六月庚午初一，改侍衛捧聖軍爲彰聖軍，改嚴衛軍爲寧衛軍。壬申日，封吴岳山神成德公爲靈應王，祭祀禮典與五岳相同。皇帝當初起事的時候，派遣使者祭祀山神以求保佑，到登上帝位，因此有這一回報。幽州節度使趙德鈞進位封

王，青州節度使房知温進封東平王。癸酉，以前鄜州節度使索自通爲右龍武統軍。甲戌，皇子左衛上將軍重美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充鎮州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丁丑，詔天下見禁罪人，委所在長吏躬親慮問，疾速疏决。庚辰，幸至德宫，因幸房知温、安元信、范延光、索自通、李從敏第。壬午，以檢校太子太傅致仕王建立爲檢校太尉、兼侍中、鄆州節度使，以前宋州節度使安元信爲檢校太尉、兼侍中、潞州節度使。

北平王，青州節度使房知温進位封東平王。癸酉日，任命原鄜州節度使索自通爲右龍武統軍。甲戌日，皇帝之子左衛上將軍李重美加官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擔任鎮州節度使兼河南府尹，判六軍諸衛事。丁丑日，下詔指令對全國現在囚禁的罪人，委派所在地的官吏親自審理，迅速清理積滯案件。庚辰日，前往至德宫，隨即前往房知温、安元信、范延光、索自通、李從敏宅第。壬午日，任命已退休的太子太傅王建立爲檢校太尉、兼侍中、鄆州節度使，任命原宋州節度使安元信爲檢校太尉、兼侍中、潞州節度使。

癸未，三司使劉昫奏："天下户民，自天成二年括定秋夏田税，迨今八年。近者相次有百姓詣闕訴田不均，累行蠲放，漸失税額，望差朝臣一概檢視。"不報。甲申，帝爲故皇子亳州刺史重吉、皇長女尼惠明大師幼澄舉哀行服，群臣詣閤門奉慰。帝起兵之始，重吉、幼澄俱爲閔帝所害。乙酉，以户部侍郎韓彦惲爲絳州刺史，以左武衛上將軍李肅爲單州刺史。丙戌，襄州節度使趙在禮加同平章事。甲午，以武勝軍留後張承祐爲華州節度使；以皇城使宋審虔爲壽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以右衛上將軍劉仲殷爲宋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壽州節度使皇甫遇爲鄧州節度使；以前華州節度使華温琪爲太子太傅致仕。丁酉，左神武統軍周知裕卒，贈太傅。

癸未日，三司使劉昫上奏說："天下的百姓，自從天成二年考查編定秋、夏二季的田税，到現在已經八年。近來陸續有百姓到京城申述田税不平均，多次施行除放减免，逐漸失去賦税原額，希望差遣朝廷大臣全部清理檢察。"没有答覆。甲申日，皇帝爲已故的兒子亳州刺史李重吉、大女兒尼姑惠明大師幼澄哀悼服喪，群臣前往内閤門進行祭奠慰問。皇帝初始起兵的時候，李重吉、幼澄都被閔帝殺害了。乙酉日，任命户部侍郎韓彦惲爲絳州刺史，任命左武衛上將軍李肅爲單州刺史。丙戌日，襄州節度使趙在禮加官同平章事。甲午日，任命武勝軍節度留後張承祐爲華州節度使；皇城使宋審虔爲壽州節度使，擔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任命右衛上將軍劉仲殷爲宋州節度使；任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壽州節度使皇甫遇爲鄧州節度使；命令前華州節度使華温琪爲太子太傅頭銜退休。丁酉日，左神武統軍周知裕逝世，追贈太傅。

是月，京師大旱，熱甚，暍死者百餘人。

這一月，京城大旱，十分炎熱，中暑而死的有一百多人。

秋七月庚子，太子少保致仕崔沂卒。癸卯，鳳翔進僞蜀孟知祥來書，稱"大蜀皇帝獻書于大唐皇帝"，且言"見迫群情，以今年四月十二日即皇帝位"云，帝不答。以前武州刺史鄭琮爲右衛上將軍。甲辰，幸龍門佛

秋季七月庚子日，以太子少保頭銜退休的崔沂逝世。癸卯日，鳳翔交上僞蜀國孟知祥的來信，稱作"大蜀皇帝獻上書信給大唐皇帝"，并且說"被衆人逼迫，於今年四月十二日即皇帝位"，皇帝不答覆。任命前武州刺史鄭琮爲右衛上將軍。甲辰日，前往龍門的寺廟祈求降雨。乙

寺禱雨。乙巳，皇子故亳州團練使重吉贈太尉，仍於宋州置廟。丁未，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封西平王。是日，宰臣李愚、劉昫因論公事，於政事堂相詬，辭甚鄙惡，帝令樞密副使劉延朗宣諭曰："卿等輔弼之臣，不宜如是，今後不得更然。"辛亥，以太常卿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日，中書門下三上章請立中宫，從之。丁巳，制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庚申，太子少傅陳皋卒。乙丑，史官張昭遠以所撰莊宗朝列傳三十卷上之。

巳日，皇帝之子已故亳州團練使李重吉追贈太尉，并在宋州設立神廟。丁未日，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封爲西平王。這一天，宰相李愚、劉昫因爲争論公事，在政事堂相互辱駡，言辭很是粗野惡毒，皇帝派樞密副使劉延朗傳旨告誡説："你們都是輔佐大臣，不應當像這樣，今後不得再這樣做。"辛亥日，任命太常卿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這一天，中書門下省三次上奏章請求選立皇后，依從了。丁巳日，降詔册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庚申日，太子少傅陳皋逝世。乙丑日，史官張昭遠獻上編撰的莊宗朝列傳三十卷。

八月庚午，詔蠲放長興四年十二月以前天下所欠殘税。辛未，以前尚書左丞姚顗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詔應曾受御署官逐攝同一任正官，依期限赴選。荆南奏，僞蜀孟知祥卒，其子昶嗣僞位。壬申，以尚書禮部侍郎鄭韜光爲刑部侍郎，以前工部侍郎楊凝式爲禮部侍郎。甲戌，以前金州防禦使婁繼英爲右神武統軍，以右神武統軍高允貞爲左神武統軍。乙亥，以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知制誥李懌爲太常卿，以翰林學士、户部侍郎、知制誥程遜爲學士承旨。甲申，以兵部侍郎龍敏爲吏部侍郎，以秘書監崔居儉爲工部尚書。乙酉，以右武衛上將軍張繼祚爲右衛上將軍，以右驍衛上將軍王景戡爲左衛上將軍，以右領衛上將軍劉衛爲左武衛上將軍，以右千牛上將軍王陟爲右領軍上將軍。以司農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館事王景崇爲鴻臚卿，依前通事舍人、判四方館。丁亥，右龍武統軍索自通卒。辛卯，禮部尚書致仕李光憲卒。甲午，以太子少傅盧質爲太子少師。乙未，以前邢州節度使趙鳳爲太子太保。詔："文武百官差使，宜令依倫次，中書置簿，不得重疊。若當使者

八月庚午日，下詔減免長興四年十二月以前全國各地拖欠的殘餘賦税。辛未日，任命原尚書左丞姚顗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下詔規定凡是曾經接受過御署官職的，其代理期視同一任正職官員，按期限赴吏部銓選。荆南奏報，僞蜀國孟知祥逝世，他的兒子孟昶繼承僞皇帝位。壬申日，任命尚書禮部侍郎鄭韜光爲刑部侍郎，任命前工部侍郎楊凝式爲禮部侍郎。甲戌日，任命前任金州防禦使婁繼英爲右神武統軍，任命右神武統軍高允貞爲左神武統軍。乙亥日，任命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知制誥李懌爲太常卿，任命翰林學士、户部侍郎、知制誥程遜爲翰林學士承旨。甲申日，任命兵部侍郎龍敏爲吏部侍郎，秘書監崔居儉爲工部尚書。乙酉日，任命右武衛上將軍張繼祚爲右衛上將軍，右驍衛上將軍王景戡爲左衛上將軍，任命右領衛上將軍劉衛爲左武衛上將軍，右千牛上將軍王陟爲右領軍上將軍。任命司農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館事王景崇爲鴻臚卿，依舊爲通事舍人、判四方館事。丁亥日，右龍武統軍索自通逝世。辛卯日，已退休的禮部尚書李光憲逝世。甲午日，任命太子少傅盧質爲太子少師。乙未日，任命前邢州節度使趙鳳爲太子太保。下詔説："文武百官差遣，應當命令依照次序輪换，中書省設立名册，不得重疊。如果應當差遣的人自己因爲有事，或者是不想前往，就在名册上注明已經差遣一次。自長興三年正月以後已曾奉命任職的人，便列在名册的開頭；以後

自緣有事，或不欲行者，注簿便當一使。自長興三年正月後已曾奉使者，便爲簿首；已後差者，次第注之。”有司上言：“皇后受册，内外命婦上箋無答教。”從之。丙申，御文明殿册皇后，命使攝太尉、宰臣盧文紀，使副攝司徒、右諫議大夫盧損詣皇后宫，行禮畢，恩賜有差。

差遣的人，按次序登録。”有關官署上奏：“皇后接受册命，朝廷内外有誥命的婦女上賀表不頒降答詔。”依從了。丙申日，前往文明殿册封皇后，派使臣代理太尉、宰相盧文紀，副使代理司徒、右諫議大夫盧損前往皇后宫中，舉行大禮完畢，分别予以賞賜。

九月己亥，以久雨，分命朝臣禜都城門，告宗廟社稷。辛丑，夜有星如五斗器，西南流，尾迹長數丈，屈曲如龍形。又衆星亂流，不可勝數。京師大雨，雹如彈丸。曹州刺史藥縱之卒。甲辰，以霖霪甚，詔都下諸獄委御史臺憲録問，諸州縣差判官令録親自録問，晝時疏理。壬子，中書門下舉行長興三年敕，常年薦送舉人，州郡行鄉飲酒之時，帖太常草定儀注奏聞。甲寅，以前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盧文進爲安州節度使。己未，雲州奏，契丹寇境。

九月己亥日，因爲長久下雨，分别命令朝廷大臣祭祀都城門神，祭告宗廟、社稷廟。辛丑日，夜晚有星星大如裝五斗的器物，向西南方流逝，尾部光亮的痕迹長達幾丈，彎曲如龍的形狀。另外許多星星雜亂流逝，無法數清楚。京城下大雨，冰雹大如彈丸。曹州刺史藥縱之逝世。甲辰日，因爲雨水太多，下詔命令京城中各監獄委派御史臺官員審理囚犯罪狀，各州縣差判官、縣令、録事參軍親自審理囚犯罪由，規定時間清理積滯案件。壬子日，中書門下省奉行長興三年詔書，常年推薦送來的舉人，州郡在行鄉飲酒禮儀的時候，用公帖由太常禮院草擬好儀式上報朝廷。甲寅日，任命前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盧文進爲安州節度使。己未日，雲州奏報，契丹人侵犯邊境。

冬十月辛未，有雉金色，止於中書政事堂。中書門下奏：“請以正月二十三日皇帝誕慶日爲千春節。”從之。戊寅，宰臣李愚、劉昫罷相，以愚守左僕射，昫守右僕射。契丹寇雲、應州，詔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率兵屯代州。戊子，宰臣姚顗奏：“吏部三銓，近年并爲一司，望令依舊分銓。”從之。辛卯，以左衛上將軍李宏元卒廢朝，贈司徒。癸巳，以禮部郎中、知制誥吕琦守本官，充樞密院直學士。

冬季十月辛未日，有一隻金色的野鷄停在中書省政事堂。中書門下省上奏：“請求把正月二十三日皇帝誕辰日定爲千春節。”依從了。戊寅日，宰相李愚、劉昫罷免宰相職任，任命李愚守左僕射，劉昫守右僕射。契丹人侵犯雲州、應州，下詔命令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率領軍隊屯駐在代州。戊子日，宰相姚顗奏告：“吏部有三類銓選，近年以來合并爲一個司，希望命令依舊分類銓選。”依從了。辛卯日，因爲左衛上將軍李宏元逝世，停止上朝，追贈司徒。癸巳日，任命禮部郎中、知制誥吕琦保留原來職官，擔任樞密院直學士。

十一月辛丑，以刑部侍郎鄭韜光爲尚書右丞，以光禄少卿烏昭遠爲少府監。秦州節度使張延朗奏，率師伐蜀。中書門下奏：“二十六日明宗忌，

十一月辛丑日，任命刑部侍郎鄭韜光爲尚書右丞，光禄少卿烏昭遠爲少府監。秦州節度使張延朗奏報，率領軍隊討伐蜀國。中書門下省奏告：“二十六日是明宗的忌日，陛下初次遇到忌

陛下初遇忌辰，不同常歲，請於忌辰前後各一日不坐朝。”從之。御史臺奏：“前任節度使、刺史、行軍副使，雖每日於便殿起居，每遇五日起居，亦合綴班。”從之。丙午，以前興州刺史馮暉配同州衙前安置。暉爲興州刺史，屯乾渠，蜀人來侵，暉自屯所奔歸鳳翔，故有是責。丁未，詔振武、新州、河東西北邊經契丹蹂踐處，放免三年兩稅差配，時契丹初退故也。癸丑，以前華州節度使王萬榮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甲寅，以振武節度使楊光遠充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兵馬都虞候，以前右金吾大將軍穆延暉爲右武衛上將軍。壬戌，以禮部侍郎楊凝式爲户部侍郎。甲子，以中書舍人盧導爲禮部侍郎。

十二月丁卯朔，詔修奉本朝諸帝陵寢。己巳，以北面馬軍都指揮使、易州刺史安叔千爲安北都護、振武節度使，以齊州防禦使尹暉爲彰國軍節度使。庚午，詔葬庶人從榮。有司上言：“依貞觀中庶人承乾，以公禮葬。”從之。乙亥，以秦州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盧文紀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姚顗兼集賢殿大學士；以前邠州節度使康福爲秦州節度使。丙戌，夜有白氣，東西亘天。庚寅，幸龍門祈雪，自九月至是無雨雪故也。

辰，不同於往常的年歲，請於忌辰前後各一天不上朝。”依從了。御史臺奏：“前任節度使、刺史、行軍副使，雖然每天在便殿侍候皇上，每當遇到五天一次起居，也應當排列在朝班内。”依從了。丙午日，將前任興州刺史馮暉發配到同州，安排爲官府役夫。馮暉是興州刺史，屯駐在乾渠，蜀國軍隊來侵犯，馮暉從屯駐地逃奔回鳳翔，所以有這一責罰。丁未日，下詔説，振武、新州、河東西北邊地經過契丹軍隊踐踏破壞之處，免除三年夏秋二税差役攤派，因爲當時契丹軍隊剛剛撤退的緣故。癸丑日，命令原華州節度使王萬榮以左驍衛上將軍頭銜退休。甲寅日，任命振武節度使楊光遠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兵馬都虞候，任命前右金吾大將軍穆延暉爲右武衛上將軍。壬戌日，任命禮部侍郎楊凝式爲户部侍郎。甲子日，任命中書舍人盧導爲禮部侍郎。

十二月丁卯初一，下詔命令修繕奉安本朝各個皇帝陵園。己巳日，任命北面馬軍都指揮使、易州刺史安叔千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齊州防禦使尹暉爲彰國軍節度使。庚午日，下詔命令安葬庶人李從榮。有關官司上奏説：“依照貞觀中庶人李承乾的事例，應用公爵禮儀安葬。”依從了。乙亥日，任命秦州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任命中書侍郎、平章事盧文紀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任命中書侍郎、平章事姚顗兼集賢殿大學士；任命原邠州節度使康福爲秦州節度使。丙戌日夜晚，有白氣從東到西，横亘天際。庚寅日，前往龍門祈求降雪，這是因爲從九月到現在没有下過雨雪的緣故。

舊五代史卷四十七(唐書二十三)

本紀第二十三

末帝紀(中)

清泰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乙巳，中書門下奏："遇千春節，凡刑獄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後請重繫者即候次月，輕繫者即節前奏覆决遣。"從之。戊申，宗正寺奏："北京、應州、曹州諸陵，望差本州府長官朝拜。雍、坤、和、徽四陵，差太常宗正卿朝拜。"從之。己酉，北京奏，光禄卿致仕周元豹卒。庚申，鄴都進天王甲。帝在藩時，有相士言帝如毗沙天王，帝知之，竊喜。及即位，選軍士之魁偉者，被以天王甲，俾居宿衛，因詔諸道造此甲而進之。三司奏，添徵蠶鹽錢及增麴價。先是麴斤八十文，增至一百五十文。乙丑，雲州節度使張温移鎮晋州，以西京留守安重霸爲雲州節度使。

二月庚午，定州節度使、兗王從温移鎮兗州；振武軍節度使楊檀移鎮定州，兼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甲戌，以安州節度使李周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以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汴州節度使。皇子鎮州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左右街坊使重美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天雄軍節

清泰二年春季正月丙申初一，皇帝前往明堂殿接受朝賀，儀仗護衛一如常式。乙巳日，中書門下奏報："遇到千春節，凡是有刑事案件公事上報批覆，等到下一月執行。今後請囚禁的重犯就等候下一月判決，罪輕的囚徒就在節前上報批准判決遣送。"依從了。戊申日，宗正寺上奏說："北京、應州、曹州的各個皇帝陵園，希望差派本州府長官朝拜。雍陵、坤陵、和陵、徽陵四座陵園，差太常寺、宗正寺長官朝拜。"依從了。己酉日，北京奏報，已退休的光禄卿周元豹逝世。庚申日，鄴都進獻天王甲。皇帝還是藩王的時候，有相面的人說皇帝好像毗沙天王，皇帝知道這話以後，暗自高興。到即位的時候，挑選身材魁偉的軍士，讓他們披挂天王甲，擔任護衛，并下詔命令各道製造這種甲進獻。三司奏報，添額徵收蠶、鹽錢和提高酒麴的價格。在此之前酒麴每斤價格爲八十文，增加到一百五十文。乙丑日，雲州節度使張温調任晋州節度使，任命西京留守安重霸爲雲州節度使。

二月庚午日，定州節度使、兗王李從温調任兗州節度使；振武軍節度使楊檀調任定州節度使，兼任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甲戌日，任命安州節度使李周爲京兆府尹，擔任西京留守；任命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擔任汴州節度使。皇帝之子鎮州節度使兼河南府尹、判六軍諸衛事、左右街坊使李重美加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擔任天雄軍節度使，其餘職官依舊。辛巳日，任命右諫議大夫盧損爲御

度使，餘如故。辛巳，以右諫議大夫盧損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張鵬爲刑部侍郎。壬午，寧遠軍節度使馬存加兼侍中，鎮南軍節度使馬希振加兼中書令。詔順義軍節度使姚彦璋加兼侍中。己丑，宰臣盧文紀等上皇妣魯國太夫人尊謚曰宣憲皇太后，請擇日册命。從之。

史中丞，御史中丞張鵬爲刑部侍郎。壬午日，寧遠軍節度使馬存加官兼侍中，鎮南軍節度使馬希振加官兼中書令。下詔命令順義軍節度使姚彦璋加官兼侍中。己丑日，宰相盧文紀等人獻上皇帝母親魯國太夫人謚號宣憲皇太后，請求選擇吉日册命。皇帝依從了。

三月戊戌，故太子太保趙鳳贈太傅。辛丑，以前汴州節度使趙延壽爲許州節度使兼樞密使，以夏州行軍司馬李彝殷爲本州節度使，兄彝超卒故也。癸卯，以静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安南都護錢元球爲留守太保，餘如故。丙午，以給事中趙光輔爲右散騎常侍。戊申，皇妹魏國公主石氏封晉國長公主，齊國公主趙氏封燕國長公主。己酉，有司上言："宣憲皇后未及山陵，權於舊陵所建廟。"從之。辛亥，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欲立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丙辰，以右龍武統軍李德琉爲涇州節度使。庚申，以鎮州節度使、知軍府事董温琪爲鎮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壬戌，以左右彰聖都指揮使、富州刺史安審琦領楚州順化軍節度使，軍職如故。審琦受閔帝命西征，至鳳翔而降，故有是命。

三月戊戌日，已故太子太保趙鳳追贈太傅。辛丑日，任命原汴州節度使趙延壽爲許州節度使兼樞密使，任命夏州行軍司馬李彝殷爲本州節度使，因爲他的兄長李彝超逝世的緣故。癸卯日，任命静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安南都護錢元球爲留守太保，其餘職官依舊。丙午日，任命給事中趙光輔爲右散騎常侍。戊申日，皇帝的妹妹魏國公主石氏封爲晉國長公主，齊國公主趙氏封爲燕國長公主。己酉日，有關官府上奏説："宣憲皇后没有埋葬在山陵，請暫時在原來陵園修建廟宇。"依從了。辛亥日，功德使奏告："每年誕辰節日，各州府奏報舉薦僧人道士，其中和尚女尼準備設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準備設立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焚修科，用來測試他們是否精通。"依從了。丙辰日，任命右龍武統軍李德琉爲涇州節度使。庚申日，任命鎮州節度使、知軍府事董温琪爲鎮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壬戌日，任命左右彰聖軍都指揮使、富州刺史安審琦領官楚州順化軍節度使，軍中職務依舊。安審琦接受閔帝命令征討西部邊境地區，到鳳翔後歸降，所以有這一任命。

是月，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略曰："朝廷任人，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雖被堅執鋭，戰則棄甲，窮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策謀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謂虚設具員，枉耗國力。逢陛下惟新之運，是文明革弊之

這一月，太常寺丞史在德上奏疏論政事，奏疏大略説："朝廷任用的官員，大多數都是平庸之輩。稱作武將的人，不懂得計謀，雖然是披挂堅甲手執利刃，但是作戰就抛棄鎧甲，遇到困厄就背叛軍隊。稱作文臣的人，很少有才能技藝，大多没有士人的品行，詢問他們計謀就閉口不言，寫文章就請托他人。這就是所説的空自設

秋。臣請應内外所管軍人，凡勝衣甲者，請宣下本部大將一一考試武藝短長，權謀深淺。居下位有將才者便拔爲大將，居上位無將略者移之下軍。其東班臣僚，請内出策題，下中書令宰臣面試。如下位有大才者便拔居大位，處大位無大才者即移之下僚。”其疏大約如此。盧文紀等見其奏不悦，班行亦多憤悱，故諫官劉濤、楊昭儉等上疏，請出在德疏，辨可否宣行，中書覆奏亦駁其錯誤。帝召學士馬裔孫謂曰：“史在德語太凶，其實難容。朕初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爾代朕作詔，勿加在德之罪。”詔曰：

左補闕劉濤等奏，太常丞史在德所上章疏，中書門下駁奏，未奉宣諭，乞特施行，分明黜陟。

朕常覽貞觀故事，見太宗之治理，以貞觀升平之運，太宗明聖之君，野無遺賢，朝無闕政，盡善盡美，無得而名。而陝縣丞皇甫德參輒上封章，恣行訕謗，人臣無禮，罪不容誅，賴文貞之彌縫，恕德參之狂瞽。魏徵奏太宗曰：“陛下思聞得失，只可恣其所陳，若所言不中，亦何損於國家。”朕每思之，誠要言也。遂得下情上達，德盛業隆，太宗之道彌光，文貞之節斯著。朕惟寡昧，獲奉宗祧，業業兢兢，懼不克荷，思欲率循古道，簡拔時材。懷忠抱直之人，虛心渴見；便佞詭隨之説，杜耳惡聞。史在

官，備位充數，枉自耗費國家錢財。正逢陛下創新國家之機，是文德輝耀革除弊政之時。臣請所有朝廷内外管轄的軍人，凡是足以披挂衣甲的，請傳旨交給本部大將逐一考試武藝的精良粗疏，權變謀略的深淺。身居下位而有大將才幹的便提拔爲大將，身居高位而没有爲將謀略的就遷移至下軍。至於文班大臣，請求由内廷出策論題目，交中書命令宰相當面考試。如果身居下位而有大才幹的便提拔居於高位，處在高位而没有大才幹的便移爲下級官吏。”他的奏疏大概如此。盧文紀等人見了他的奏疏不高興，同事官員中也有很多人憤憤然，所以諫官劉濤、楊昭儉等人上奏章，請求將史在德的奏疏批示發出，辯論是否可以傳詔施行，中書省復奏也駁斥其錯誤。皇帝召見翰林學士馬裔孫，告訴他道：“史在德的話語太凶，其實難以接受。朕剛剛統治天下，必須使進言之路敞開，如果朝廷之士因爲上疏獲罪，誰還敢説話呢！你代朕寫詔書，不要對史在德加罪。”詔書説：

左補闕劉濤等人上奏，太常寺丞史在德所上的章疏，中書門下省駁斥論奏，没有接到詔旨宣布，請求特别予以施行，分明升降。

朕經常觀覽貞觀年間的史實，考察太宗治理天下，憑藉貞觀太平盛世的國運，太宗英明神聖的君主，荒郊野外没有遺落的賢才，朝廷没有政事疏漏過失，是盡善盡美了，簡直不能够用言語訴説。但是陝縣縣丞皇甫德參却上呈密封的奏疏，肆意進行誹謗，爲人臣子而没有禮儀，死有餘辜，幸虧有魏文貞彌補掩飾，纔寬恕了皇甫德參的狂妄迷亂。魏徵啓奏太宗説：“陛下想要聽到政事的得失，衹可以任由他陳告，如果所説的話不正確，對國家又有什麽損害呢。”朕每每思考這話，確實是至理名言。於是得以使下邊的實情傳達到上邊，德運大盛，事業興隆，太宗的道德更加光輝，魏徵的節操更爲顯著。朕衹是缺少德行而愚昧的人，得以敬奉宗廟祭祀，兢兢業業，害怕不能承擔重

德近所獻陳，誠無避忌，中書以文字紕繆，比類僭差，改易人名，觸犯廟諱，請歸憲法，以示戒懲。蓋以中書既委參詳，合盡事理，朕纘承前緒，誘勸將來。多言數窮，雖聖祖之所戒；千慮一得，冀愚者之可從。因覽文貞之言，遂寬在德之罪，已令停寢，不遣宣行。

任，想要遵循古時的方針，選拔當時的傑出人才。胸懷忠貞、抱負正直的人，朕虛心召見，如飢似渴；諂媚欺詐的言論，朕堵塞耳朵厭惡聽聞。史在德近來進獻的奏疏，確實無所忌諱，中書省認爲奏疏文字荒謬，比喻失誤，改换人物姓名，觸犯宗廟忌諱，請求將他繩之以法，以表示懲處告誡之意。大概既然已經委派中書省審核考察，就應當窮盡事理，朕繼承了前人大業，應該誘導勉勵將來。過多地説氣數已盡，雖然這是聖明的先祖所禁止的；但是千慮終究有一得，希望愚昧的人的話也可以聽從。於是省覽魏徵的言語，就寬恕了史在德的罪過，已經下詔命令停止追究，不派使臣傳宣施行。

劉濤等官列諫垣，宜陳讜議，請定短長之理，以行黜陟之文。昔魏徵則請賞德參，今濤等請黜在德，事同言異，何相遠哉！將議允俞，恐虧開納。方朝廷粗理，俊乂畢臻，留一在德不足爲多，去一在德未足爲少，苟可懲勸，朕何憂焉！但緣情在傾輸，理難黜責，濤等數奏，朕亦優容，宜體含弘，勉思竭盡，凡百在下，悉聽朕言。

劉濤等人官職排列在諫院，應當陳述忠直的言論，請求確定言論優劣的標準，用來施行罷黜提升的詔令。從前魏徵請求賞賜皇甫德參，現今劉濤等人則請求罷黜史在德，事情相同而言論各異，怎麽相距這麽遠呢！朕將要考慮答覆，又恐怕對開啓進言之路有虧損。朝廷剛開始治理，英俊人才全部會聚，保留一個史在德不算是多，除去一個史在德不算爲少，如果可以達到懲罰勉勵的效果，朕又擔憂什麽呢！衹是因爲本意在盡言而獻忠心，在道理上難於罷黜指責，劉濤等人上奏陳請，朕也優待寬容，你們應當體諒朕包含寬弘的意圖，勉力思念竭盡忠誠，所有在下的朝廷百官，都聆聽朕的話語。

夏四月辛巳，宰臣判三司張延朗奏："州縣官徵科條格，其令録在任徵科，依限了絶，一年加階，兩年與試銜，三年皆及限了絶，與服色。攝任者一年内了絶，仍攝，二年三年内皆及限，與真命。其主簿同縣令條。本判官一年加階，二年改試銜，三年轉官。本曹官省限内了絶，與試銜。諸節級三年内并了絶者，與賞錢三十貫。其責罰依天成四年五月五日敕施行。"從之。癸未，御史中丞盧損等

夏季四月辛巳日，宰相、判三司事張延朗上奏説："依照州縣官徵收賦税條令格式，其中縣令、録事參軍在現任徵收賦税，依照規定期限了結，一年的加官階，兩年的給予試官，三年之内都按期限了結的賜給服飾。代理職任的官員一年之内如期了結的，繼續代理，二年三年之内都如期了結的正式除授命官。其餘主簿與縣令條例相同。本司判官一年内如期了結的加官階，二年如期了結的改試官職，三年如期了結的升官。本司官員在省部規定的期限内了結的，授予試官職銜。各類官衙吏人三年之内都如期了結的，給賞

進清泰元年以前十一年制敕堪悠久施行者三百九十四道，編爲三十卷。其不中選者，各令所司封閉，不得行用。詔其新編敕如可施行，付御史臺頒行。以宰相盧文紀兼太微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姚顗加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張延朗兼集賢殿大學士。以樞密使韓昭裔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乙酉，以前武勝軍節度使張萬進爲鄜州節度使。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刑部尚書，充樞密使；以司天監耿瑗爲太府卿；以僞蜀右衛上將軍胡杲通爲司天監；以宣徽北院使房暠爲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樞密副使劉延朗爲左領軍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五月丙申，新州、振武奏，契丹寇境。乙巳，詔："天下見禁囚徒，自五月十二日以前，除十惡五逆、放火燒舍、持仗殺人、官典犯贓、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并見欠省錢外，罪無輕重，一切釋放。"庚戌，詔不得貢奉寶裝龍鳳雕鏤刺作組織之物。庚戌，中書奏："準敕，凡廟諱但迴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在減少點畫。今定州節度使楊檀、檀州、金壇等名，酌情制宜，并請改之。其表章文案偏旁字闕點畫，凡臣僚名涉偏旁，亦請改名。"詔曰："偏旁文字，音韵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楊檀賜名光遠，餘依舊。"甲寅，以户部侍郎楊凝式爲秘書監，以尚書禮部侍郎盧導爲尚書右丞，以尚書右丞鄭韜光爲尚書左丞。丙辰，以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爲兵部侍郎，以端明殿學士李崧爲户部侍郎，以翰林學士馬裔孫爲禮部侍郎，以禮部郎中、充樞密院直學士吕琦爲給事中，并充職如故。太子少保致仕任圜贈尚書右僕射，以順化軍

錢三十貫。至於懲罰則依天成四年五月五日詔書施行。"依從了。癸未日，御史中丞盧損等進獻清泰元年以前十一年頒布的詔令，可以永久施行的三百九十四道，編爲三十卷。那些没有選上的詔書，命令各個主管官府封閉，不得啓用。下詔指示新編定的詔書如果可以施行，交付御史臺頒布施行。任命宰相盧文紀兼太微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姚顗加官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張延朗兼集賢殿大學士。任命樞密使韓昭裔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乙酉日，任命原武勝軍節度使張萬進爲鄜州節度使。辛卯日，任命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刑部尚書，擔任樞密使；任命司天監耿瑗爲太府卿；任命僞蜀國右衛上將軍胡杲通爲司天監；任命宣徽北院使房暠爲左衛上將軍，擔任宣徽南院使；任命樞密副使劉延朗爲左領軍上將軍，擔任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五月丙申日，新州、振武軍奏報，契丹人侵犯邊境。乙巳日，降詔宣布："天下現今拘禁的囚徒，截至五月十二日以前，除了十惡五逆、放火燒房舍、持刀杖殺人、觸犯官典犯貪贓、僞造官印文書、製造毒藥以及現今拖欠省部錢的罪行以外，罪行不論輕重，一律釋放。"庚戌日，下詔規定不得進貢珍寶裝飾的雕刻、刺綉作龍鳳圖案的物品。庚戌日，中書省奏報："按照詔書，凡是廟諱的字衹需要迴避正文，其餘偏旁文字不必減少點畫。現今定州節度使楊檀、檀州、金壇等人名、地名，斟酌情况確定適宜文字，一律請改正。其餘奏表章疏公文中的偏旁字缺點畫，凡是大臣名字涉及偏旁字應避諱的，也請改名。"降詔説："偏旁文字，讀音懸殊，衹需避正字的音諱，不應當全部改過。楊檀賜名楊光遠，其餘的字依舊。"甲寅日，任命户部侍郎楊凝式爲秘書監，尚書禮部侍郎盧導爲尚書右丞，尚書右丞鄭韜光爲尚書左丞。丙辰日，任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爲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李崧爲户部侍郎，翰林學士馬裔孫爲禮部侍郎，禮部郎中、充任樞密院直學士吕琦爲給事中，全部依舊任職。已退休的太子少保任圜贈官尚書右僕射，任命順化軍節度使兼彰聖軍都指揮使、北面行營排陣使安審

節度使兼彰聖都指揮使、北面行營排陣使安審琦爲邢州節度使。庚申，以兵部尚書李鏻爲太常卿，以禮部尚書王權爲户部尚書，以太常卿李懌爲禮部尚書。癸亥，以六軍諸衛判官、給事中張允爲右散騎常侍。

六月甲子朔，新州上言，契丹入寇。乙丑，有司上言，宣憲皇太后陵請以順爲名，從之。振武奏，契丹二萬騎在黑榆林。丁卯，以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卒廢朝。壬申，命史官修撰《明宗實録》。契丹寇應州。以新州節度使楊漢賓爲同州節度使，以前晋州節度使翟璋爲新州節度使。庚辰，北面招討使趙德鈞奏，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定州節度使楊光遠，行營排陣使、邢州節度使安審琦帥本軍至易州，見進軍追襲契丹次。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奏，邊軍乏芻糧，其安重榮巡邊兵士欲移振武就糧。從之。尋又奏，懷、孟租税，請指揮於忻、代州輸納。朝廷以邊儲不給，詔河東户民積粟處，量事抄借，仍於鎮州支絹五萬匹，送河東充博采之直。是月，北面轉運副使劉福配鎮州百姓車子一千五百乘，運糧至代州。時水旱民飢，河北諸州困於飛輓，逃潰者甚衆，軍前使者繼至，督促糧運，由是生靈咨怨。辛巳，詔諸州府署醫博士。丙戌，以前許州節度使李從昶爲右龍武統軍，以前彰國軍節度使沙彦珣爲右神武統軍。

秋七月丙申，石敬瑭奏，斬挾馬都指揮使李暉等三十六人，以謀亂故也。時敬瑭以兵屯忻州，一日，軍士喧噪，遽呼萬歲，乃斬暉等以止之。御史中丞盧損奏："準天成二年七月敕，每月首、十五日入閣，罷五日起居。臣以爲中旬排仗，有勞聖躬，請

琦爲邢州節度使。庚申日，任命兵部尚書李鏻爲太常卿，禮部尚書王權爲户部尚書，太常卿李懌爲禮部尚書。癸亥日，任命六軍諸衛判官、給事中張允爲右散騎常侍。

六月甲子初一，新州奏報説，契丹人入侵。乙丑日，有關官府上奏，請求將宣憲皇太后陵園命名爲順陵，依從了。振武軍奏報，契丹有二萬騎兵屯聚在黑榆林。丁卯日，因爲已退休的太子少保朱漢賓逝世，停止上朝。壬申日，命令史官編修《明宗實録》。契丹侵犯應州。任命新州節度使楊漢賓爲同州節度使，任命原晋州節度使翟璋爲新州節度使。庚辰日，北面招討使趙德鈞奏報，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定州節度使楊光遠，行營排陣使、邢州節度使安審琦率領本部軍兵來到易州，現在進軍追殺契丹軍隊。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奏報，邊地軍隊缺乏糧食草料，其中安重榮的巡守邊地的士兵準備移到振武就近取糧。依從了。不久又上奏，懷州、孟州的租税，請指揮安排交納到忻州、代州。朝廷因爲邊地儲積糧食不足，下詔命令河東百姓儲積糧食的地方，估量情況借支，并在鎮州調支五萬匹絹帛，發往河東充當采購的本錢。當月，北面轉運副使劉福分派調集鎮州百姓的車子一千五百輛，運送糧食到代州。當時剛遭水旱災害，百姓饑荒，河北各州縣被輸送軍糧的勞役困擾，逃亡潰散的很多，軍中派遣的使者相繼到來，督促運糧，因此百姓怨恨悲嘆。辛巳日，下詔指示各州府委任醫博士。丙戌日，任命原許州節度使李從昶爲右龍武統軍，原彰國軍節度使沙彦珣爲右神武統軍。

秋季七月丙申日，石敬瑭奏報，將挾馬都指揮使李暉等三十六人斬首，因爲圖謀叛亂的緣故。當時石敬瑭率兵屯駐在忻州，一天軍士們喧鬧嘈雜，突然高呼萬歲，於是斬殺李暉等人來制止他們。御史中丞盧損上奏説："依據天成二年七月詔令，每月初一、十五日入内閣，罷去每五天一次侍候起居。臣認爲每月中旬排列儀仗，使

只以月首入閣，五日起居依舊。又準天成三年五月、長興二年七月敕，許諸州節度使帶使相歲薦僚屬五人，餘薦三人，防禦、團練使薦二人，今乞行厘革。又長興二年八月敕，州縣佐官差充馬步判官，仍同一任，乞行止絶，依舊衙前選補。”詔曰：“今後藩臣帶使相許薦三人，餘薦二人，直屬京防禦、團練使薦一人，餘并從之。”丁酉，迴紇可汗仁美遣使貢方物。西京弓弩指揮使任漢權奏，六月二十一日與川軍戰於金州之漢陰，王師不利，其部下兵士除傷痍外，已至鳳翔。先是，盩厔鎮將劉贇引軍入川界，爲蜀將全師郁所敗。金州都監崔處訥重傷，諸州屯兵潰散。金州防禦使馬全節收合州兵，固守獲全。以樞密使劉延皓爲天雄軍節度使。甲辰，以右神武統軍沙彦珣權知雲州。乙巳，以徐州節度使張敬達充北面行營副總管。時契丹入邊，石敬瑭屢請益兵，朝廷軍士多在北鄙，俄聞忻州諸軍呼噪，帝不悦，乃命敬達爲北軍之副，以减敬瑭之權也。

皇上辛苦勞累，請求衹在每月首日入閣，依舊每五天一次侍候起居。又依據天成三年五月、長興二年七月詔書，准許帶使相職銜的各州節度使每年舉薦下屬官吏五人，其餘的節度使每年舉薦三人，防禦使、團練使每年舉薦二人，現在請求實行改革。又依據長興二年八月詔書，州縣輔佐官員擔任馬步軍判官，仍舊爲同一任，請求予以止絶，依舊在衙前官吏中選擇補充。”降詔説：“今後藩鎮節度使帶使相職銜的允許舉薦三人，其餘的節度使允許舉薦二人，直屬京都的防禦使、團練使允許舉薦一人，其餘的全部依從奏請。”丁酉日，回紇可汗仁美派遣使者進貢土産。西京弓弩指揮使任漢權奏報，六月二十一日與西川軍隊在金州的漢陰作戰，朝廷軍隊失利，他的部下士兵除了傷殘的以外，已經撤到鳳翔。在此之前，盩厔節鎮的大將劉贇率領軍隊攻入西川地界，被蜀國大將全師郁打敗。金州都監崔處訥受了重傷，各州屯聚的軍兵潰散了。金州防禦使馬全節召集本州軍隊，頑强守禦，州城得以保全。任命樞密使劉延皓爲天雄軍節度使。甲辰日，任命右神武統軍沙彦珣代管雲州。乙巳日，任命徐州節度使張敬達擔任北面行營副總管。當時契丹軍隊侵犯邊地，石敬瑭多次奏請增加兵力，朝廷的軍隊大多集結在北方邊地，不久又聽説忻州的各軍兵士呼喊萬歲，皇帝不高興，於是任命張敬達爲北方軍隊的副總管，以便削減石敬瑭的大權。

丁巳，宰臣盧文紀等上疏，其略曰：

> 臣近蒙召對，面奉天旨：“凡軍國庶事，利害可否，卿等合盡言者。”臣等謬處台衡，奉行制敕，但緣事理，互有區分，軍戎不在於職司，錢穀非關於局分，苟陳異見，即類侵官。況才不濟時，識非經遠，因五日起居之例，於兩班旅見之時，略獲對揚，兼承顧問。衛士周環於階陛，庶臣羅列於殿庭，四面聚觀，十手所指，臣等苟欲各伸愚

丁巳日，宰相盧文紀等人進上奏疏，大略説：

> 臣等近來蒙恩召見賜對，當面接受聖旨：“所有的軍國大小事務，是利是害、可行與否，你們應當儘量論説。”臣等荒謬地處於宰輔大臣的地位，承受執行詔令，衹是因爲事情的道理，相互間有區别，軍旅征討不在管轄之内，錢財穀米不關係到官局，如果陳述不同意見，就類似於侵犯他人官守。何況臣等才幹不能拯濟時世，見識并非高明深遠，趁着五日一次的先例侍候起居，在文武兩班大臣朝見的時刻，略微獲得對答的機會，同時又蒙恩顧視詢問。護衛士兵環繞在

短，此時安敢敷陳。韓非昔懼於説難，孟子亦憂於言責。臣竊奉本朝故事，肅宗初平寇難，再復寰瀛，頗經涉於艱難，尤勤勞於委任。每正衙奏事，則泛咨訪於群臣；及便殿詢謀，則獨對揚於四輔。自上元年後，於長安東内置延英殿，宰臣如有奏議，聖旨或有特宣，皆於前一日上聞。對御之時，祗奉冕旒，旁無侍衛。獻可替否，得曲盡於討論；捨短從長，故無虞於漏泄。君臣之際，情理坦然。伏望聖慈，俯循故事，或有事關軍國，謀繫否臧，未果決於聖懷，要詢訪於臣輩，則請依延英故事，前一日傳宣。或臣等有所聽聞，切關利害，難形文字，須面敷揚，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請開延英。當君臣奏議之時，祗請機要臣僚侍立左右。兼乞稍霽威嚴，恕臣荒拙，雖乏鷹鸇之效，庶盡葵藿之心。

殿階四周，衆多臣僚羅列在殿堂大庭，四面的人聚集觀看，人們都在指責，臣等如果想要各自發表愚見，這時怎麽敢陳述。從前韓非害怕勸説君主困難，孟子也憂慮進言的職責。臣等私下探尋本朝政治史實，肅宗剛剛平定了叛賊的危難，重新恢復國家，經歷了很多艱難，對於委任大臣尤其辛勤勞苦。每當在正朝奏事，就廣泛地向群臣咨詢商議；等到在便殿詢問謀略的時候，就讓宰輔大臣單獨奏對。自從上元年間以後，在長安東邊宫庭設置延英殿，宰相如果有奏議，或是有聖旨特別傳宣，都在前一天上報。在召見奏對的時候，宰相祗侍奉皇帝一人，旁邊没有侍衛之臣。進獻可以施行的謀略、否決不可施行的方略，得以多方儘量討論；捨棄錯謬依從好的方略，所以不擔心泄漏機密。君王與人臣之間，情理坦然没有隱瞞。希望慈愛的聖上，屈從遵循過去的史實，有關軍國的大事，計謀涉及到利害吉凶，聖上内心還没有決斷，需要向微臣等咨詢商議，就請求依照延英殿的史實，在前一天傳旨宣召。臣下等如果有所聽聞，與利害密切相關，難以寫成文字，必須當面奏論，臣等也依照延英殿史事，在前一天請求開延英殿。在君主與大臣奏事商議的時候，請求祗留機要大臣站立在左右。同時請聖上稍稍收斂威嚴，寬恕臣等荒疏拙陋，雖然缺乏像老鷹搏擊那樣的效用，但是大概可以盡到葵花向陽的心意。

詔曰：“卿等濟代英才，鎮時碩德，或締構於興王之日，或經綸於纘聖之時，鹽梅之任俱崇，藥石之言并切，請復延英之制，以伸議政之規。而况列聖遺芳，皇朝盛事，載詳徵引，良切嘆嘉。恭惟五日起居，先皇垂範，俟百僚之俱退，召四輔以獨升，接以温顔，詢其理道，計此時作事之意，亦昔日延英之流。朕叨獲嗣承，切思遵守，將成其美，不爽兼行。其五日起居，仍令仍舊，尋常公

降詔書説：“你們是拯濟世紀的英烈之才，是鎮守時代的碩德之士，有的是在興盛王業的日子營造國家，有的是在皇上繼承帝位時籌劃治理，整治國政的責任都很重大，像藥物一樣的規誡之言都很嚴厲，請求恢復延英殿的制度，以展示議論政事的規矩。何况各位聖人遺留下的芳烈，是皇朝的盛大事業，詳盡地考核論證，其用心確實應該贊嘆嘉獎。考慮到五日一次侍候起居，這是先皇帝遺留的典範，等到百官都告退以後，召見輔佐大臣單獨進入内閣，以和顔悦色接待，詢問他們治理國家的方略，估量這時候做事

事，亦可便舉奏聞。或事屬機宜，理當秘密，量事緊慢，不限隔日，及當日便可於閤門祗候，具榜子奏聞。請面敷揚，即當盡屏侍臣，端居便殿，佇聞高議，以慰虛懷。朕或要見卿時，亦令當時宣召，但能務致理之實，何必拘延英之名。有事足可以討論，有言足可以陳述，宜以沃心爲務，勿以逆耳爲虞。勉罄謀猷，以裨寡昧。"帝性仁恕，聽納不倦，嘗因朝會謂盧文紀等曰："朕在藩時，人說唐代爲人主端拱而天下治，蓋以外恃將校，内倚謀臣，故端拱而事辦。朕荷先朝鴻業，卿等先朝舊臣，每一相見，除承奉外，略無社稷大計一言相救，坐視朕之寡昧，其如宗社何！"文紀等引咎致謝，因奏延英故事，故有是詔。

的本意，也是過去延英殿的流風。朕非分地得以繼承帝業，極力思考遵守典章，將要成全他們的美德，不敗壞兼聽兼行的作風。五日一次侍候起居，仍然命令依舊施行，平常有公務要事，也可以即刻向朕上奏。如果屬於機宜要事，按理應當保密，估量事體的緊急緩慢，不拘限間隔時日，於當日便可在閤門祗候處，準備狀子奏呈。請求當面啓奏陳告，就應當斥退所有侍從之臣，端坐在便殿，静静地聽取高遠的議論，以便寬慰朕虛懷若谷的胸懷。朕如果要召見你們時，也命令即刻宣旨召見，衹要能够達到治理國家的實質，何必拘泥於延英殿的名分。有事情完全可以討論，有忠言完全可以陳述，應當以獻謀建議爲首務，不要以進獻逆耳之言爲憂慮。勉力罄盡謀略大計，使之有利於寡德愚昧之人。"皇帝生性仁慈寬恕，聽取建議不疲倦，曾經在上朝時告訴盧文紀等人說："朕在藩鎮的時候，别人説唐代做人主的人端身拱手無所作爲而天下治理，大概是因爲在外面依靠將官軍校，在朝内依靠計謀之臣，所以端居拱手而事情辦理。朕承受了先朝的宏大基業，你們是先朝的故舊之臣，每一次相見，除了遵奉旨令以外，完全没有一句有關國事大計的話來補救，端坐着看朕的寡德愚昧，對國家宗廟怎麼樣呢！"盧文紀等人承擔責任賠罪，於是上奏延英殿故事，所以有這一詔書。

八月庚午，滑州節度使高允韜卒。壬申，以右衛上將軍王景戡爲左衛上將軍，以右神武統軍婁繼英爲右衛上將軍。己卯，以西上閤門使、行少府少監兼通事舍人蘇繼顔爲司農卿，職如故。辛巳，以權知雲州、右神武統軍沙彦珣爲雲州節度使。鄴都殺人賊陳延嗣并母、妹、妻等并棄市。延嗣父子相承，與其妹、妻於諸州郡誘人殺之，而奪其財，前後被殺者數百人，至是事泄而誅之。癸未，以前潞州行軍司馬陳元爲將作監，以元善醫，故有是命。丁亥，以洺州團練使李彦舜爲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

八月庚午日，滑州節度使高允韜逝世。壬申日，任命右衛上將軍王景戡爲左衛上將軍，右神武統軍婁繼英爲右衛上將軍。己卯日，任命西上閤門使、行少府少監兼通事舍人蘇繼顔爲司農卿，職任依舊。辛巳日，任命代管雲州、右神武統軍沙彦珣爲雲州節度使。鄴都殺人强盗陳延嗣連同母親、妹妹、妻子等一齊斬首，陳尸街市。陳延嗣父子相傳授，與他的妹妹、妻子在各州郡引誘人，將其殺害，奪取他們的錢財，前後被殺的有幾百人，到這時事情泄露，誅殺了他們。癸未日，任命原潞州行軍司馬陳元爲將作監，因爲陳元善於醫道，所以有這一任命。丁亥日，任命洺州團練使李彦舜爲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太原奏報，將達靼部族安置在靈邱。己丑日，因

傅。太原奏，達靼部族於靈邱安置。己丑，以太子少保致仕戴思遠卒廢朝。庚寅，以前兖州節度使楊漢章爲左神武統軍，以前邢州節度使康思立爲右神武統軍。潞州奏，前雲州節度使安重霸卒。

爲已經退休的太子少保戴思遠逝世，停止上朝。庚寅日，任命原兖州節度使楊漢章爲左神武統軍，任命原邢州節度使康思立爲右神武統軍。潞州奏報，原任雲州節度使安重霸逝世。

九月己亥，以河陽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從進爲襄州節度使，以襄州節度使趙在禮爲宋州節度使。癸卯，以忠正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爲河陽節度使，典軍如故。己酉，禮部貢院奏："進士請夜試，童子依舊表薦，重置明算道舉。舉人落第後，别取文解。五科試紙，不用中書印，用本司印。"并從之。以宣徽南院使房暠爲刑部尚書，充樞密使；以宣徽北院使、充樞密副使劉延朗爲宣徽南院使，充樞密副使。丙辰，以左僕射李愚卒廢朝。

九月己亥日，任命河陽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從進爲襄州節度使，任命襄州節度使趙在禮爲宋州節度使。癸卯日，任命忠正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爲河陽節度使，仍舊統領軍隊。己酉日，禮部貢院奏請："進士請求在夜晚考試，童子科依舊上表舉薦，重新設立明算科，由各道推舉。舉人落第以後，下次應試必須另外取得解送公文。五門科目考試的試卷，不用中書省印，而用本官府的印。"全部依從了。任命宣徽南院使房暠爲刑部尚書，擔任樞密使；任命宣徽北院使、充樞密副使劉延朗爲宣徽南院使，擔任樞密副使。丙辰日，因爲左僕射李愚逝世，停止上朝。

冬十月丁卯，幸崇道宫、甘泉亭。己巳，以左衛上將軍李頃爲左領軍上將軍。北面行營總管石敬瑭奏自代州歸鎮。庚午，以晋州節度使張温卒廢朝。甲戌，幸趙延壽、張延朗第。丁丑，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李專美爲秘書監，充宣徽北院使。庚寅，以左諫議大夫唐汭爲左散騎常侍。

冬季十月丁卯日，前往崇道宫、甘泉亭。己巳日，任命左衛上將軍李頃爲左領軍上將軍。北面行營總管石敬瑭奏報從代州回到節鎮。庚午日，因爲晋州節度使張温逝世，停止上朝。甲戌日，前往趙延壽、張延朗宅第。丁丑日，任命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李專美爲秘書監，擔任宣徽北院使。庚寅日，任命左諫議大夫唐汭爲左散騎常侍。

十一月庚子，以左驍衛上將軍郝瓊爲左金吾上將軍，以光禄卿王玟爲太子賓客。以徐州節度使張敬達爲晋州節度使，依前充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兵馬副總管。丁未，以秘書少監丁濟爲太子詹事。乙卯，以前金州防禦使馬全節爲滄州留後。渤海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庚子日，任命左驍衛上將軍郝瓊爲左金吾上將軍，光禄卿王玟爲太子賓客。任命徐州節度使張敬達爲晋州節度使，依舊擔任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兵馬副總管。丁未日，任命秘書少監丁濟爲太子詹事。乙卯日，任命原金州防禦使馬全節爲滄州節度留後。渤海國派遣使者入朝上貢。

十二月戊辰，禁用鉛錢。壬申，以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充樞密使韓昭裔爲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充河中

十二月戊辰日，禁止使用含鉛的銅錢。壬申日，任命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充樞密使韓昭裔爲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擔任河中節度使。甲戌

節度使。甲戌，以宗正少卿李延祚爲將作監致仕。丁丑，故武安軍州節度使、累贈太傅劉建峰贈太尉，從湖南之請也。戊寅，太常奏："來年正月一日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依禮大祠不朝。"詔曰："祀事在質明前，儀仗在日出後，事不相妨，宜依常年受朝。"壬午，以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程遜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崔梲爲户部侍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和凝爲工部侍郎，并依前充職。乙酉，以前秘書監楊凝式爲兵部侍郎。己丑，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爲司空，以尚書右僕射劉昫爲左僕射，以太子少師盧質爲右僕射，以兵部侍郎馬縞兼國子祭酒。

日，命令宗正少卿李延祚以將作監頭銜退休。丁丑日，已故的武安軍州節度使、累官贈太傅劉建峰追贈太尉，這是依從湖南的奏請。戊寅日，太常寺上奏："明年正月初一日是上辛日，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按照禮儀大祭祀不上朝。"降詔説："祭祀在黎明之前，排列儀仗在日出以後，事情不相妨礙，應當依照通常年歲接受朝賀。"壬午日，任命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程遜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崔梲爲户部侍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和凝爲工部侍郎，全都依舊擔任現職。乙酉日，任命原秘書監楊凝式爲兵部侍郎。己丑日，任命原同州節度使馮道爲司空，任命尚書右僕射劉昫爲左僕射，太子少師盧質爲右僕射，兵部侍郎馬縞兼任國子祭酒。

舊五代史卷四十八(唐書二十四)

本紀第二十四

末帝紀(下)

清泰三年春正月辛卯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乙未，百濟遣使獻方物。戊戌，幸龍門佛寺祈雪。癸卯，以給事中、充樞密院直學士吕琦爲端明殿學士，以六軍諸衛判官、尚書工部郎中薛文遇爲樞密院直學士。乙巳，以上元夜京城張燈，帝微行，置酒於趙延壽之第。丁未，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重美封雍王。己未，以前司農卿王彦鎔爲太僕卿。

二月戊辰，吐渾寧朔、奉化兩府留後李可久加檢校司徒。可久本姓白氏，前朝賜姓。庚午，監修國史姚顗，史官張昭遠、李祥、吴承範等修撰《明宗實録》三十卷上之。以大理卿竇維爲光禄卿，以前許州節度判官張登爲大理卿。丁丑，以太常卿李鏻爲兵部尚書，以兵部尚書梁文矩爲太常卿。庚辰，以前鄜州節度使皇甫立爲潞州節度使。辛巳，以前均州刺史仇暉爲左威衛上將軍，保順軍節度使鮑君福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丁亥，以昭義節度使安元信卒廢朝。

三月庚子，中書門下奏："準閤門分析内外官辭見謝規例：諸州判官、軍將進奉到闕，舊例門見門辭；今後只令朝見，依舊門辭。新除諸道

清泰三年春正月辛卯初一，皇帝前往文明殿接受朝賀，儀仗護衛一如常式。乙未日，百濟派遣使者進獻土産。戊戌日，前往龍門佛門寺院祈求降雪。癸卯日，任命給事中、充樞密院直學士吕琦爲端明殿學士，六軍諸衛判官、尚書工部郎中薛文遇爲樞密院直學士。乙巳日，因是上元節，夜晚京城張燈，皇帝穿便服行游，在趙延壽家中設置酒宴。丁未日，皇帝之子河南府尹、判六軍諸衛事李重美封爲雍王。己未日，任命原司農卿王彦鎔爲太僕卿。

二月戊辰日，吐渾寧朔、奉化兩府節度留後李可久加官檢校司徒。可久本來姓白，在上一個朝代賜姓李。庚午日，監修國史姚顗，修史官張昭遠、李祥、吴承範等人編撰《明宗實録》共三十卷獻上。任命大理卿竇維爲光禄卿，任命原許州節度判官張登爲大理卿。丁丑日，任命太常卿李鏻爲兵部尚書，兵部尚書梁文矩爲太常卿。庚辰日，任命原鄜州節度使皇甫立爲潞州節度使。辛巳日，任命原均州刺史仇暉爲左威衛上將軍，保順軍節度使鮑君福加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丁亥日，因爲昭義節度使安元信去世，停止上朝。

三月庚子日，中書門下省奏："依據閤門逐條闡釋的朝廷内外官員朝見殿辭告謝的條例：各州的判官、軍將應召到京城，按舊例在閤門參見在閤門辭行；今後衹是讓他們在朝堂參見，依舊

判官、書記以下無例中謝，并放謝放辭；得替到京無例見，今後兩使判官許中謝，赴任即門辭，其書記以下并依舊例。朝臣文五品、武四品以上舊例中謝，其以下無例對謝，今請依天成四年正月敕，凡升朝官并許中謝。諸道都押衙、馬步都指揮、虞候、鎮將、諸色場院，無例謝辭，并進榜子放謝放辭。得替到闕，無例入見。在京鹽麴税官、兩官巡即許中謝，新除令、録并中謝，次日門辭，兼有口敕誡勵。文武兩班所差吊祭使及告廟祠祭，只正衙辭，不赴内殿。諸道進奏官到闕，見，得假，進榜子門辭。”從之。辛丑，權知福建節度使王昶奏，節度使王延鈞以去年十月十四日卒。是時延鈞父子雖僭竊於閩嶺，猶稱藩於朝廷，故有是奏。甲辰，以右神武統軍楊漢章爲彰武軍節度使。丙午，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裔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丁巳，以端明殿學士吕琦爲御史中丞。戊午，御史中丞盧損責授右贊善大夫，知雜侍御史韋税責授太僕寺丞，侍御史魏遜責授太府寺主簿，侍御史王岳責授司農寺主簿。初，延州保安鎮將白文審聞兵興岐下，專殺郡人趙思謙等十餘人，已伏其罪，復下臺追繫推鞫，未竟。會去年五月十二日德音，除十惡五逆、放火殺人外并放。盧損輕易即破械釋文審，帝大怒，收文審誅之。臺司稱奉德音釋放，不得追領祇證。中書詰云，德音言“不在追窮枝蔓”，無“不得追領祇證”六字，擅改敕語。大理斷以失出罪人論，故有是命。是月，有蛇鼠鬥於師子門外，鼠生而蛇死。

在閤門辭行。新任命的各道判官、節度掌書記以下官員没有入朝謝恩的舊例，一律免去謝恩、辭行；被替代的官員到京城没有參見的舊例，今後節度使、防禦使判官允許入朝謝恩，赴任就在閤門辭行，其餘掌書記以下官員一律依照舊例。朝廷大臣文官五品、武臣四品以上，按舊例入朝謝恩，他們以下的官員没有賜對謝恩的舊例，現今請求依照天成四年正月的詔書，凡是升朝的官員一律允許入朝謝恩。各道的都押衙、馬步軍都指揮、虞候、節鎮大將、各類倉場作院官員，没有謝恩辭行的先例，一律呈上狀子免去謝恩辭行。被替代到京城，没有入朝參見的先例。在京城的鹽、酒一麴税務官、兩軍巡院官就允許入朝謝恩，新任命的縣令、録事參軍一律入朝謝恩，第二天在閤門辭行，同時有口頭宣詔告誡勉勵。文武兩班朝臣差遣的吊唁祭祀使人和祭告祠廟，祇是在正朝辭行，不到内殿。各道的進奏官來到京城，參見，遇到假日，上呈狀子在閤門辭行。”依從了。辛丑日，權知福建節度使王昶奏報，節度使王延鈞於去年十月十四日逝世。當時王延鈞父子雖然非法冒用帝王名號地位於閩嶺，但還是向朝廷稱藩臣，所以有這一奏報。甲辰日，任命右神武統軍楊漢章爲彰武軍節度使。丙午日，任命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裔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丁巳日，任命端明殿學士吕琦爲御史中丞。戊午日，御史中丞盧損貶官授右贊善大夫，知雜侍御史韋税貶官授太僕寺丞，侍御史魏遜貶官授太府寺主簿，侍御史王岳貶官授司農寺主簿。當初，延州保安鎮將白文審聽説在岐下有戰事，擅自殺害了郡人趙思謙等十多人，已經承認了自己的罪行，又發下御史臺拘禁審理，還没有了結。正逢去年五月十二日大赦詔書，除了十惡五逆、殺人放火的罪犯以外一律釋放。盧損輕率地解除刑具釋放了白文審，皇帝大怒，逮捕白文審并誅殺了他。御史臺稱是奉詔書釋放，不能夠再追究認證其罪行。中書省反駁説：詔書説“不要徹底清查，以防蔓延牽連”，而没有“不得追究認證”六個字，這是擅自改變詔書文字。大理寺裁決以判刑不當、重罪輕罰論處，所以有這

一任命。當月，有蛇與老鼠在師子門外拼鬥，老鼠活下來而蛇死了。

夏四月己未朔，以左衛上將軍王景戡爲左神武統軍，以右領軍上將軍李頃爲華清宫使。戊辰，以太子詹事盧演爲工部尚書致仕。辛未，以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張昭遠爲禮部侍郎，以前滄州節度使李金全爲右領軍上將軍。是月，有熊入京城搏人。

夏季四月己未初一，任命左衛上將軍王景戡爲左神武統軍，右領軍上將軍李頃爲華清宫使。戊辰日，任命太子詹事盧演爲工部尚書，退休。辛未日，任命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張昭遠爲禮部侍郎，原滄州節度使李金全爲右領軍上將軍。這一月，有熊跑進京城與人拼鬥。

五月辛卯，以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駙馬都尉石敬瑭爲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國公。以河陽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甲午，以前晉州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副總管張敬達充西北面蕃漢馬步都部署，落副總管。乙未，詔："諸州兩使判官、畿赤令有闕，取省郎、遺補、丞博、少列官僚，選擇擢任。"以忠正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張彦琪爲河陽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彰聖都指揮使、饒州刺史符彦饒爲忠正軍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丙申，以雍王重美與汴州節度使范延光結婚，詔兖王從温主之。丁酉，以國子祭酒馬縞卒廢朝。

五月辛卯日，任命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駙馬都尉石敬瑭爲鄆州節度使，晉升爵位爲趙國公。任命河陽節度使、充任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甲午日，任命原晉州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副總管張敬達擔任西北面蕃漢馬步都部署，免去副總管之職。乙未日，降詔説："各州節度使、防禦使判官、京城近郊縣令有缺員，在省部郎官、拾遺、補闕、寺丞、博士、少府宫教官屬中，挑選提拔任命。"任命忠正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張彦琪爲河陽節度使，擔任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彰聖軍都指揮使、饒州刺史符彦饒爲忠正軍節度使，擔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丙申日，讓雍王李重美與汴州節度使范延光結親，下詔命令兖王李從温主婚。丁酉日，因爲國子祭酒馬縞逝世，停止上朝。

戊戌，昭義奏，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叛。以鴻臚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館王景崇爲衛尉卿，充引進使。壬寅，削奪石敬瑭官爵，便令張敬達進軍攻討。乙卯，以晉州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尋改爲招討使；以河陽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張彦琪爲太原四面馬步軍都指揮使；以邢州節度使安審琦爲太原四面馬軍都指揮使；以陝州節度使相里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

戊戌日，昭義節鎮奏報，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叛。任命鴻臚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館事王景崇爲衛尉卿，擔任引進使。壬寅日，削奪石敬瑭的官爵，就便命令張敬達進軍討伐。乙卯日，任命晉州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不久又改爲招討使；任命河陽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張彦琪爲太原四面馬步軍都指揮使；邢州節度使安審琦爲太原四面馬軍都指揮使；陝州節度使相里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爲壕寨使。丙辰日，任命定州節度使楊光遠爲太原四面兵馬副部署、兼馬步都虞候，

上將軍武廷翰爲壕寨使。丙辰，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爲太原四面兵馬副部署、兼馬步都虞候，尋改爲太原四面副招討使，都虞候如故。以前彰武軍節度使高行周爲太原四面招撫兼排陣使。初，帝疑河東有異志，與近臣語及其事，帝曰："石郎與朕近親，在不疑之地，流言毀譽，朕心自明，萬一失歡，如何和解?"左右皆不對。翌日，欲移石敬瑭於鄆州，房暠等堅言不可，司天監趙延義亦言星辰失度，尤宜安静，由是稍緩其事。會薛文遇獨宿於禁中，帝召之，諭以太原之事。文遇奏曰："臣聞作舍於道，三年不成，國家利害，斷自宸旨。以臣料之，石敬瑭除亦叛，不除亦叛，不如先事圖之。"帝喜曰："聞卿此言，豁吾憤氣。"先是，有人言國家明年合得一賢佐主謀，平定天下，帝意亦疑賢佐者屬在文遇，即令手書除目，子夜下學士院草制。翌日，宣制之際，兩班失色。居六七日，敬瑭上章云："明宗社稷，陛下纂承，未契輿情，宜推令辟。許王先朝血緒，養德皇闈，儻循當璧之言，免負鬩墻之議。"帝覽奏不悦，手攘抵地，召馬裔孫草詔報曰："父有社稷，傳之於子；君有禍難，倚之於親。卿於鄂王，故非疏遠。往歲衛州之事，天下皆知；今朝許王之言，人誰肯信！英賢立事，安肯如斯云。"

戊申，張敬達奏，西北面先鋒都指揮使安審信率雄義左第二指揮二百二十七騎，并部下共五百騎，剽劫百井，叛入太原。又奏，大軍已至太原城下。詔安審信及雄義兵士妻男并處斬，家産没官。先是，雄義都在代州屯戍，其指揮使安元信謀殺代州刺史張朗，事泄，戍兵自潰，奔安審信

不久改爲太原四面副招討使，依舊擔任都虞候。任命原彰武軍節度使高行周爲太原四面招撫兼排陣使。當初，皇帝懷疑河東節鎮有野心，與近侍大臣談到這事，皇帝説："石郎與朕是近親，處於不容懷疑的地位，流言傳布誹謗，朕心中自然明瞭，但是如果萬一失和，怎麼和解呢?"左右的人都不對答。第二天，想要將石敬瑭調往鄆州，房暠等人堅持説不可以，司天監趙延義也上言説星辰不在正常軌道，尤其應當安静，因此暫時把這件事延緩了下來。正逢薛文遇獨自在宫中值夜，皇帝召見他，告訴他太原的事。薛文遇上奏説："臣聽説在道路上修房屋，三年不能成功，國家的利害，取决於聖旨裁處。依臣下預料，授官石敬瑭他也要反叛，不授官他也要反叛，不如先除掉他。"皇帝高興地説道："聽了你的這番話，我的憤恨之氣豁然消除。"在此之前，有人説國家明年會得到一位賢才輔佐，主持謀議，平定天下，皇帝的意思也懷疑賢才輔佐應在薛文遇身上，於是命令親筆書寫任命書，半夜時分頒下學士院草擬詔書。第二天，宣讀詔書之際，兩班大臣驚慌失色。過了六七天，石敬瑭上奏章説："明宗的天下，陛下繼承，不符合衆人的心意，應當推選好的君主。許王是先皇帝的血脉後裔，在宫廷中長成，倘若你遵從受玉璧爲國君的言論，就避免了兄弟在家中争鬥的譏諷。"皇帝閲讀奏疏後不高興，用手將它掃到地下，召馬裔孫草擬詔書答覆説："父親有天下，將它傳給兒子；國君有禍難，依靠親戚。你與鄂王之間，原本不是疏遠關係。往年衛州的事，天下的人都知道；今天你所説的有關許王的話語，天下的人誰肯相信！英雄賢人建功立業，怎麼肯這樣呢?"

戊申日，張敬達奏報，西北面先鋒都指揮使安審信率領雄義軍左第二指揮二百二十七名騎兵，連同部下騎兵共五百人，搶劫百井，反叛逃入太原。又奏報，大軍已開到太原城下。下詔命令將安審信和雄義軍士兵的妻子兒子一律處斬，家産没收入官。在此之前，雄義都軍隊在代州屯駐防守，他們的指揮使安元信圖謀殺害代州刺史張朗，事情泄漏出去，防守士兵自己潰散，投奔

軍，審信與之入太原。太常奏，於河南府東權立宣憲太后寢宮，從之。己酉，振武節度使安叔千奏，西北界巡檢使安重榮驅掠戍兵五百騎叛入太原。以新授河東節度使宋審虔爲宣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壬子，鄴都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據城叛。翌日，令昭召副使邊仁嗣已下逼令奏請節旄。

六月辛酉，天雄軍節度使劉延皓削奪官爵，勒歸私第。癸亥，以天雄軍守禦、右捧聖第二軍都虞候張令昭爲檢校司空，行右千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丙寅，御敷政殿，遣工部尚書崔居儉奉宣憲皇太后寶册於寢宮。時陵園在河東，適會兵興，故權於京城修奉寢宫上謚焉。己巳，以西上閤門副使、少府監兼通事舍人劉頎爲鴻臚卿，職如故。庚午，詔曰："時雨稍愆，頗傷農稼，分命朝臣祈禱。"辛未，工部尚書致仕許寂卒。以權知魏府事、右千牛將軍張令昭爲齊州防禦使，以捧聖右第三指揮使邢立爲德州刺史，以捧聖第五指揮使康福進爲鄭州刺史。甲戌，以汴州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軍四面招討使，知行府事。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爲天雄軍四面副招討使兼兵馬都監。詔河東將佐節度判官趙瑩以下十四人并籍没家産。

秋七月戊子，范延光奏，領軍至鄴都攻城。己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時重英等匿於民家井中，獲而誅之，并族所匿之家。奚首領達剌干遣通事介老奏，奚王李素姑謀叛入契丹，已處斬訖，達剌干權知本部落事。辛卯，沂州奏，誅都指揮使石敬

安審信，安審信與他們一起逃奔到太原。太常寺上奏，暫時在河南府東邊設立宣憲太后靈位祀室，依從了。己酉日，振武節度使安叔千奏報，西北邊界巡檢使安重榮帶着戍守士兵五百騎反叛投奔到太原。任命新任命的河東節度使宋審虔爲宣州節度使，擔任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壬子日，在鄴都屯駐的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驅逐節度使劉延皓，占據城池反叛。第二天，張令昭召集節度副使邊仁嗣以下的官吏，逼迫他們向朝廷上奏請求節度使旄鉞。

六月辛酉日，天雄軍節度使劉延皓被削奪官職爵位，勒令歸回私人宅第。癸亥日，任命天雄軍守禦、右捧聖第二軍都虞候張令昭爲檢校司空，行右千牛將軍，代理知天雄軍府事。丙寅日，前往敷政殿，派遣工部尚書崔居儉持宣憲皇太后符寶册命前往靈位祀室。當時陵園建在河東，正逢戰事興起，所以暫時在京城修建靈位祀室獻上謚號。己巳日，任命西上閤門副使、少府監兼通事舍人劉頎爲鴻臚卿，職官依舊。庚午日，降詔説："現時的雨水稍多，傷害莊稼嚴重，分别命令朝廷大臣祈禱。"辛未日，退休的工部尚書許寂逝世。任命代理知魏府事、右千牛將軍張令昭爲齊州防禦使，捧聖右軍第三指揮使邢立爲德州刺史，捧聖右軍第五指揮使康福進爲鄭州刺史。甲戌日，任命汴州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軍四面招討使，知行軍府事。丙子日，任命西京留守李周爲天雄軍四面副招討使兼兵馬都監。下詔命令將河東的將官節度判官趙瑩以下十四人的家産一律没收入官。

秋季七月戊子日，范延光奏報，率領軍隊到鄴都攻城。己丑日，誅殺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他們都是石敬瑭的兒子。當時石重英等人藏在百姓家的井中，捉獲并誅殺了他，并將窩藏他的這家人滅族。奚部族首領達剌干派遣通事官介老奏告，奚王李素姑陰謀反叛逃入契丹，已將他處斬了，達剌干暫時管理本部落事務。辛卯日，沂州奏報，誅殺都指揮使石敬德，

德，并族其家，敬瑭之弟也。乙未，以前彰武軍節度使高行周爲潞州節度使，充太原四面招撫排陣使；以潞州節度使皇甫立爲華州節度使。丁酉，雲州節度使沙彦珣奏，此月二日夜，步軍指揮使桑遷作亂，以兵圍子城，彦珣突圍出城，就西山據雷公口。三日，招集兵士入城誅亂軍，軍城如故。辛丑，以將作監丞、介國公宇文頡爲汝州襄城令。乙巳，以衛尉卿聶延祚爲太子賓客。戊申，范延光奏，此月二十一日收復鄴都，群臣稱賀。己酉，以禮部侍郎張昭遠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吕琦爲禮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庚戌，中書奏："劉延皓賓佐等，帥臣既已削奪，其行軍司馬李延筠、副使邊仁嗣以下，望命放歸田里。"奏入，帝大怒，詔大理曰："帥臣失守，已行削奪，其僚佐合當何罪?"既而竟依中書所奏。壬子，詔范延光誅張令昭部下五指揮及忠鋭、忠肅兩指揮。繼范延光奏，追兵遣襲張令昭部下敗兵至邢州沙河，斬首三百級，并獻張令昭、邢立、李貴等首級。又奏，獲張令昭同惡捧聖指揮使米全以下諸指揮使都頭凡十三人，并磔於府門。癸丑，左衛上將軍仇暉卒。洺州奏擒獲魏府作亂捧聖指揮使馬彦柔以下五十八人。邢、磁州相次擒獲亂兵，并送京師。彰聖指揮使張萬迪以部下五百騎叛入太原，詔誅家屬於懷州本營。

八月戊午，契丹遣使梅里入朝。己未，以汴州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以西京留守李周爲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癸亥，應州奏，契丹三千騎迫城。詔端明殿學士吕琦往河東忻、代諸屯戍所犒軍。以左龍武大將

并將他的家滅族，他是石敬瑭的弟弟。乙未日，任命原彰武軍節度使高行周爲潞州節度使，擔任太原四面招撫排陣使；任命潞州節度使皇甫立爲華州節度使。丁酉日，雲州節度使沙彦珣奏報，本月二日夜晚，步軍指揮使桑遷叛亂，率領軍隊包圍了子城，沙彦珣突圍出城，奔向西山占據雷公口。三日，召集士兵入城誅殺叛軍，州城依舊無損。辛丑日，任命將作監丞、介國公宇文頡爲汝州襄城縣令。乙巳日，任命衛尉卿聶延祚爲太子賓客。戊申日，范延光奏報，本月二十一日收復鄴都，群臣祝賀。己酉日，任命禮部侍郎張昭遠爲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吕琦爲禮部侍郎，擔任端明殿學士。庚戌日，中書省上奏："劉延皓的僚屬官佐等，主帥既然已經削奪官職，他的行軍司馬李延筠、節度副使邊仁嗣以下的官員，希望下詔遣還田里。"奏疏送上，皇帝大怒，下詔給大理寺説："主帥大臣丢失城池，已經被削奪官職，他的僚屬官佐應當判什麼罪?"不久終於還是依從中書省的奏狀。壬子日，下詔命令范延光誅殺張令昭下屬的五個指揮和忠鋭、忠肅軍的兩個指揮。接着范延光奏報，派遣軍兵追殺張令昭部下敗軍到邢州沙河，斬殺三百人，并獻上張令昭、邢立、李貴等人的首級。又奏報説，捉獲與張令昭一同作惡的捧聖指揮使米全以下各個指揮使都頭共十三人，全都裂尸於府城城門。癸丑日，左衛上將軍仇暉去世。洺州上奏，捉獲魏府叛亂的捧聖指揮使馬彦柔以下將士五十八人。邢州、磁州先後捉獲叛亂士兵，全部押送京城。彰聖指揮使張萬迪率領部下五百騎兵反叛投奔到太原，下詔命令將他們的家屬在懷州軍營中誅殺了。

八月戊午日，契丹國派遣使臣梅里入朝。己未日，任命汴州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任命西京留守李周爲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癸亥日，應州奏報，契丹軍隊三千騎兵逼近州城。下詔命令端明殿學士吕琦往河東忻州、代州各個屯兵的地方犒勞軍隊。任命左龍武大將軍袁義爲右監門上將

軍袁嶬爲右監門上將軍，以振武軍節度使安叔千充代北兵馬都部署。己巳，雲州沙彦珣奏，供奉官李讓勳送夏衣到州，縱酒凌轢軍都行，劫殺兵馬都監張思愍、都指揮使黨行進，其李讓勳已處斬訖。張敬達奏，造五龍橋攻太原城次。戊寅，以鎮州節度使董温琪充東北面副招討使。己卯，洺州獻野繭二十斤。辛巳，張敬達奏，賊城内出騎軍三十隊、步卒三千人衝長連城，高行周襲殺入壕，溺死者大半，擒賊將安小喜以下百餘人，甲馬一百八十匹。

九月甲辰，張敬達奏，此月十五日，與契丹戰於太原城下，王師敗績。時契丹主自率部族來援太原，高行周、符彦卿率左右廂騎軍出門，蕃軍引退。巳時後，蕃軍復成列，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等陣於賊城西北，倚山横陣，諸將奮擊，蕃軍屢却。至晡，我騎軍將移陣，蕃軍如山而進，王師大敗，投兵仗相藉而死者山積。是夕，收合餘衆，保於晋祠南晋安寨，蕃軍塹而圍之，自是音聞阻絶。朝廷大恐。是日，遣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彦饒率兵屯河陽，詔范延光率兵由青山路趨榆次，詔幽州趙德鈞由飛狐路出敵軍後，耀州防禦使潘環合防戍軍出慈、隰以援張敬達。以前絳州刺史韓彦惲爲太子賓客。契丹主移帳於柳林。乙巳，詔取二十二日幸北面軍前。戊申，帝發京師，路經徽陵，帝親行謁奠。夕次河陽，召群臣議進取，盧文紀勸帝駐河橋。庚戌，樞密使趙延壽先赴潞州。辛亥，幸懷州。召吏部侍郎龍敏訪以機事，敏勸帝立東丹王贊華爲契丹主，以兵援送入蕃，則契丹主有後顧之患，不能久駐漢地矣。帝深以爲然，竟不

軍，振武軍節度使安叔千充任代北兵馬都部署。己巳日，雲州節度使沙彦珣奏報，供奉官李讓勳護送夏季軍衣到本州，放縱飲酒凌辱軍中將士，劫持殺害兵馬都監張思愍、都指揮使黨行進，李讓勳已經被處斬了。張敬達奏報，修造五龍橋進攻太原城。戊寅日，任命鎮州節度使董温琪擔任東北面副招討使。己卯日，洺州進獻野蠶繭二十斤。辛巳日，張敬達奏報，賊軍城中殺出騎兵三十隊、步兵三千人衝擊長連城，高行周率領軍隊掩殺追擊，叛軍跌入壕溝，淹死的人占一大半，擒獲賊人將官安小喜以下一百多人，繳獲帶甲的戰馬一百八十四。

九月甲辰日，張敬達奏報，本月十五日，與契丹軍隊在太原城下作戰，朝廷軍隊大敗。當時契丹國主親自率領部族來救援太原，高行周、符彦卿率領左右厢騎軍出戰，契丹軍隊撤退。巳時以後，蕃夷軍隊又結成戰陣，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等在賊軍城池的西北邊排列陣式，靠着山横排爲戰陣，衆軍將奮勇攻擊，蕃夷軍隊多次退却。到了申時，我方騎軍將士轉移陣地，蕃夷大軍像山一樣地挺進，朝廷軍隊大敗，扔下兵器相互重叠而死的人堆積如山。當天晚上，聚集殘餘士兵，退守晋祠南邊的晋安寨，契丹軍挖壕溝將他們包圍起來，從此音訊斷絶。朝廷大爲恐慌。當天，派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彦饒率領軍隊屯駐在河陽，下詔命令范延光率領軍兵由青山大路趕往榆次，下詔命令幽州節度使趙德鈞由飛狐路從敵軍後面出兵，耀州防禦使潘環會合防守軍隊從慈州、隰州出兵來救援張敬達。任命原絳州刺史韓彦惲爲太子賓客。契丹國主遷移帳幕到柳林。乙巳日，降詔書説皇上定於二十二日親臨北面軍隊。戊申日，皇帝從京城出發，途中經過徽陵，皇帝親自拜謁祭奠。當晚屯駐在河陽，召集群臣商議進取大計，盧文紀勸皇帝駐扎在河橋。庚戌日，樞密使趙延壽先趕赴潞州。辛亥日，前往懷州。召見吏部侍郎龍敏，以機宜要事向他咨詢，龍敏勸皇帝册立東丹王李贊華爲契丹國主，派軍隊護送他回到蕃夷部族，那麽契丹國主有後

行其謀。帝自是酣飲悲歌，形神慘沮。臣下勸其親征，則曰："卿輩勿説石郎，使我心膽墮地。"其怯懦也如此。

顧之憂，不能長久屯駐在漢族土地上了。皇帝認爲很對，最終却没有施行他的計謀。皇帝從此大量飲酒放聲悲歌，形貌神情慘痛沮喪。大臣們勸他親自征討，他説："你們不要談論石郎，説起來使我心臟肝膽墜落在地上。"他就是這樣膽怯疲憊。

冬十月丁巳夜，彗星出虚危，長尺餘。壬戌，詔天下括馬，又詔民十户出兵一人，器甲自備。戊辰，代州刺史張朗超授檢校太保，以其屢殺敵衆，故以是命獎之。癸酉，幽州趙德鈞以本軍二千騎與鎮州董温琪由吴兒谷趨潞州。

冬季十月丁巳日夜，有彗星出現在北方虚宿、危宿之間，長一尺多。壬戌日，下詔命令全國搜集馬匹，又下詔命令百姓每十户出士兵一人，兵器鎧甲自己準備。戊辰日，代州刺史張朗越級升爲檢校太保，因爲他多次斬殺敵軍，所以用這一任命獎勵他。癸酉日，幽州節度使趙德鈞率領本部軍隊二千騎兵，與鎮州節度使董温琪從吴兒谷趕往潞州。

十一月戊子，以趙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以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劉延朗副之。庚寅，以范延光爲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李周副之。帝以吕琦嘗佐幽州幕，乃命脈都統官告以賜德鈞，兼犒軍士。琦至，從容宣帝委任之意，德鈞曰："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德鈞志在并范延光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帝以詔諭延光，延光不從。丁酉，延州上言，節度使楊漢章爲部衆所殺，以前坊州刺史劉景巖爲延州留後。庚子，趙德鈞奏，大軍至團柏谷，前鋒殺蕃軍五百騎。范延光奏，軍至榆次，蕃軍退入河東川界。潘環奏，隰州逐退蕃軍。壬寅，趙德鈞奏，軍出谷口，蕃軍漸退，契丹主見駐柳林寨。時德鈞累奏乞授延壽鎮州節制，帝怒曰："德鈞父子堅要鎮州，苟能逐退蕃戎，要代予位，亦甘心矣。若玩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德鈞聞之不悦。

十一月戊子日，任命趙德鈞爲各道行營都統，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任命劉延朗爲副使。庚寅日，任命范延光爲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任命李周爲副使。皇帝因爲吕琦曾經在幽州幕府任職，於是命令他携帶都統官誥賜給趙德鈞，同時犒勞軍士。吕琦到州，從容地宣布皇帝任命的意圖，趙德鈞説："既然皇上將軍事托付給我，怎麽敢吝惜死亡呢！"趙德鈞的志向在吞并范延光的軍兵，他上奏請求與范延光會合。皇帝降詔告訴范延光，范延光不依從。丁酉日，延州上奏説，節度使楊漢章被部下軍士殺害，任命原坊州刺史劉景巖爲延州節度留後。庚子日，趙德鈞奏報，大軍來到團柏谷，前鋒軍兵斬殺蕃軍五百名騎兵。范延光奏報，軍隊到達榆次，蕃夷軍隊撤退進入河東地界。潘環奏報，在隰州殺退蕃夷軍隊。壬寅日，趙德鈞奏報，大軍從谷口出發，蕃族軍隊逐漸後退，契丹國主現在屯駐在柳林寨。當時趙德鈞多次上奏請求任命趙延壽爲鎮州節度使，皇帝發怒説："趙德鈞父子堅持索要鎮州，如果能够殺退驅逐蕃夷，就是要取代我的位子，我也心甘情願。如果是放縱寇盗要挾君主，衹恐怕走狗狡兔都要斃命。"趙德鈞聽了不高興。

閏月丙辰，日南至，群臣稱賀於行宫，帝曰："晋安寨内將士，應思

閏十一月丙辰日，是冬至節，群臣到行宫祝賀，皇帝説："晋安寨内的將士，應當思念家園

家國矣。”因泣下久之。丁巳，以岢嵐軍爲勝州。辛酉，以右龍武統軍李從昶爲左龍武統軍，以前邠州節度使楊思權爲右龍武統軍。壬戌，丹州刺史康承詢停任，配流鄧州。時承詢奉詔率義軍赴延州，義軍亂，承詢奔鄜州，故有是責。甲子，太原行營副招討使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於晋安寨，以兵降契丹。時契丹圍寨，自十一月以後芻糧乏絶，軍士毁居屋茅、淘馬糞、削松柹以供秣飼，馬尾鬣相食俱盡。楊光遠謂敬達曰：“少時人馬俱盡，不如奮命血戰，十得三四，猶勝坐受其弊。”敬達曰：“更少待之。”一日，光遠伺敬達無備，遂殺之，與諸將同降契丹。時馬猶有五千匹，戎王并以漢軍與石敬瑭，其馬及甲仗即賑驅出塞。丁卯，戎王立石敬瑭爲大晋皇帝，約爲父子之國，改元爲天福。戎王與晋高祖南行，趙德鈞父子與諸將自團柏谷南奔，王師爲蕃騎所蹙，投戈棄甲，自相騰踐，擠於岩谷者不可勝紀。

國家了。”於是哭泣了很久。丁巳日，改岢嵐軍爲勝州。辛酉日，任命右龍武統軍李從昶爲左龍武統軍，任命原邠州節度使楊思權爲右龍武統軍。壬戌日，丹州刺史康承詢被免職，發配鄧州。當時康承詢奉詔令率領義軍趕赴延州，義軍叛亂，康承詢逃奔到鄜州，所以有這一責罰。甲子日，太原行營副招討使楊光遠在晋安寨殺害招討使張敬達，率領軍兵投降契丹。當時契丹軍圍困晋安寨，從十一月以後糧食草料缺乏，以至於斷絶，士兵們拆毁住房的茅草、淘洗馬糞、削松樹皮來充飢喂馬，馬身上的尾毛、鬣毛都相互啃食光了。楊光遠告訴張敬達説：“過不多時人馬都要損失光了，不如拼命血戰，十成中還留有三四成，也勝過坐着等待斃命。”張敬達説：“再稍微等待一下。”一天，楊光遠乘張敬達不備，就殺了他，與衆將官一同投降了契丹。當時戰馬還有五千匹，契丹國主將漢人軍隊全部交給石敬瑭，他們的馬匹和鎧甲、兵器就運送出塞外。丁卯日，契丹國主立石敬瑭爲大晋皇帝，相互約定爲父子關係的國家，改年號爲天福。契丹主與晋高祖向南行進，趙德鈞父子與衆將領從團柏谷向南奔逃，朝廷軍隊被蕃夷騎兵驅趕逼迫，丢下武器拋棄鎧甲，自己人互相踐踏，擠落山谷的人不可計數。

己巳，帝聞晋安寨爲敵所陷，詔移幸河陽，時議以魏府軍尚全，戎王必憚山東，未敢南下，車駕可幸鄴城。帝以李崧與范延光相善，召入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變色，崧躡文遇足，乃出。帝曰：“我見此物肉顫，適擬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刺之益醜。”崧因請帝歸京。壬申，車駕至河陽。甲戌，晋高祖與戎王至潞州，戎王遣蕃將大相温率五千騎送晋高祖南行。丁丑，車駕至自河陽。時左右勸帝固守河陽。居數日，符彦饒、張彦琪至，奏帝不可城守。是日晚，至東上門，小黄門鳴鞘於路，索然無聲。己卯，

己巳日，皇帝聽説晋安寨被敵軍攻陷，下詔移往河陽，當時議論認爲魏府軍隊還完整，契丹國主必然畏懼山東，不敢南下，皇帝可以前往鄴城。皇帝因爲李崧與范延光相友善，召他入宫計議這事。薛文遇不知内情，隨即到來，皇帝變了臉色，李崧暗中踩了薛文遇的足，他纔出去。皇帝説：“我見了這家夥肉就發顫，正準備抽刀向他刺去。”李崧説：“薛文遇是一個小人，以至於誤了大事，用刀刺他更顯得醜陋。”李崧於是請皇帝回京城。壬申日，皇帝來到河陽。甲戌日，晋高祖和契丹國主來到潞州，契丹國主派遣蕃夷將官大相温率五千騎兵護送晋高祖南行。丁丑日，皇帝從河陽出發。當時左右大臣勸皇帝固守河陽。過了幾天，符彦饒、張彦琪到來，禀奏皇帝説不可以守城。當天晚上，皇帝來到東上門，

帝遣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率千餘騎至白馬坡，言踏陣地，時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堪交戰，誰人肯立於此?"審虔乃請帝還宮。庚辰，晉高祖至河陽。辛巳辰時，帝舉族與皇太后曹氏自燔於玄武樓。晉高祖入洛，得帝燼骨於火中，來年三月，詔葬於徽陵之封中。帝在位共二年，年五十三。

史臣曰：末帝負神武之才，有人君之量。由尋戈而踐阼，慚德應深；及當宁以居尊，政經未失。屬天命不祐，人謀匪臧，坐俟焚如，良可悲矣！稽夫衽金甲於河壖之際，斧眺樓於梁壘之時，出没如神，何其勇也！及乎駐革輅於覃懷之日，絶羽書於汾晉之辰，涕淚沾襟，何其怯也！是知時之來也，雕虎可以生風；運之去也，應龍不免爲醢。則項籍悲歌於帳下，信不虚矣。

小内侍官在道路上揮動響鞭，四周悄然無聲。己卯日，皇帝派遣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率領一千多騎兵來到白馬坡，説是勘察陣地，當時衆將領告訴宋審虔説："哪個地方不可以交戰，誰人願意站立在這裏?"宋審虔於是請皇帝回宫。庚辰日，晉高祖來到河陽。辛巳日辰時，皇帝率親族與皇太后曹氏在玄武樓點火自焚。晉高祖進入洛陽，在大火中得到皇帝的尸骨，第二年三月，下詔命令安葬在徽陵的陵園中。皇帝在位共二年，享年五十三歲。

史臣曰：末帝憑藉神聖武勇的才幹，具有人君的度量。由使用武力而登上帝位，應該深深地感到慚愧；等到做皇帝而處於至尊的位置之時，勉强還算統治有方。正逢天命不保佑，人的謀略不正確，坐着等待自焚，確實可悲啊！考察他在黄河兩岸的時候縫製天王金甲，與梁軍對陣的時候用斧子砍倒望樓，在軍陣中出入如同神兵，多麽的勇武啊！到他將戰車停駐在覃懷的日子，在汾晉斷絶了軍書的時辰，流淚沾濕了衣襟，又是多麽的怯懦。這樣就知道時運到來的時候，老虎吼叫也可以産生大風；時運離去的時候，千年的龍也不免成爲肉醬。那麽項籍在軍帳之下的悲歌，就確實不是虚妄的了。

舊五代史卷四十九(唐書二十五)

列傳第一

后妃

貞簡曹太后

武皇帝貞簡皇后曹氏，莊宗之母也。太原人，以良家子嬪於武皇。姿質閑麗，性謙退而明辨，雅爲秦國夫人所重。常從容謂武皇曰："妾觀曹姬非常婦人，王其厚待之。"武皇多内寵，乾寧初，平燕薊，得李匡儔妻張氏，姿色絶代，嬖幸無雙。時姬侍盈室，罕得進御，唯太后恩顧不衰。武皇性嚴急，左右有過，必峻於譴罰，無敢言者，唯太后從容救諫，即爲解顔。及莊宗載誕，體貌奇傑，武皇異而憐之，太后益寵貴，諸夫人咸出其下，后亦恭勤内助，左右稱之。

武皇薨，莊宗嗣晋王位，時李克寧、李存顥謀變，人情危懼。太后召監軍張承業，指莊宗謂之曰："先人把臂授公此兒，如聞外謀，欲孤付托，公等但置予母子有地，毋令乞食于汴，幸矣。"承業因誅存顥、克寧，以清内難。莊宗善音律，喜伶人謔浪，太后嘗提耳誨之。天祐七年，鎮、定求援，莊宗促命治兵，太后曰："予齒漸衰，兒但不墜先人之業爲幸矣，何事櫛風沐雨，離我晨昏！"莊宗曰："稟先王遺旨，須滅仇讎。山東之事，機不可失。"及發，太后

武皇帝貞簡皇后曹氏，是唐莊宗的母親。太原人，以世家女兒嫁給武皇。資質嫻雅秀麗，性格謙退而明辨，素來受到秦國夫人的推重。秦國夫人常從容地對武皇説："我看曹姬不是一般的婦人，大王應厚待她。"武皇寵愛的女人很多，乾寧初年，平定燕薊，得到李匡儔的妻子張氏，姿色絶代，對她寵愛無雙。當時姬妾盈室，很難見到武皇，衹有對太后的恩寵不減。武皇性格嚴厲急躁，身邊的人有過失，必定嚴加責罰，没有人敢進言，衹有太后從容勸解，武皇就因她消去怒色。到莊宗出生後，體貌奇特，武皇感到驚異而愛憐他，太后更加寵貴，衆夫人都比不過她，太后也恭謹勤勞地作内助，身邊的人都稱贊她。

武皇去世，莊宗繼承晋王王位，當時李克寧、李存顥陰謀變亂，人心危懼。太后召來監軍張承業，指着莊宗對他説："先人拉着手臂把這孩兒交給你，如果獲知外面有陰謀，就打算將孤兒托付給你，你們衹須有地方安置我們母子，不要讓我們在汴州討食，就好了。"張承業因而誅殺李存顥、李克寧，以肅清内難。莊宗通曉音律，喜觀伶人戲謔，太后曾拉着他的耳朵教誨他。天祐七年，鎮州、定州求援，莊宗緊急下令整治兵甲，太后説："我日漸衰老，孩兒衹要不喪失先人的事業就好了，爲什麼要櫛風沐雨，早晚離開我！"莊宗説："稟承先王遺旨，務須消滅仇敵。山東的事，機不可失。"到出發時，太后

餞于汾橋，悲不自勝。莊宗平定趙、魏，駐于鄴城，每一歲之内，馳駕歸寧者數四，民士服其仁孝。

在汾橋餞行，不勝悲傷。莊宗平定趙、魏，駐扎鄴城，每年之中，多次馳馬回去探望太后，士人百姓都佩服他的仁慈孝順。

太后初封晋國夫人，莊宗即位，命宰臣盧損奉册書上皇太后尊號。其年平定河南，西幸洛陽，令皇弟存渥、皇子繼岌就太原迎奉。莊宗親至懷州，迎歸長壽宫。太后素與劉太妃善，分訣之後，悒然不樂。俄聞太妃寢疾，尚醫中使，問訊結轍。既而謂莊宗曰："吾與太妃恩如伯仲，彼經年抱疾，但見吾面，差足慰心，吾暫至晋陽，旬朔與之俱來。"莊宗曰："時方暑毒，山路崎嶇，無煩往復，可令存渥輩迎侍太妃。"乃止。及凶問至，太后慟哭累旬，由是不豫，尋崩于長壽宫。同光三年冬十月，上謚曰貞簡皇太后，葬于壽安陵。

太后最初的封號是晋國夫人，莊宗登位後，命宰臣盧損奉册書加上皇太后尊號。那年平定河南，西到洛陽，命令皇弟李存渥、皇子李繼岌到太原迎奉太后。莊宗親自到懷州，迎接太后回到長壽宫。太后素來和劉太妃友好，分别之後，愁悶不樂。不久獲知太妃卧病不起，皇宫專用的御醫和使者，一個接一個去問訊。不久太后對莊宗説："我和太妃恩如姊妹，她常年患病，衹要見我一面，略可告慰她的心，我暫且去晋陽，十天或者一個月就和她一起回來。"莊宗説："現在正酷熱，山路崎嶇，無須煩勞往返，可令李存渥等人迎候太妃。"於是作罷。到太妃去世的消息傳來時，太后痛哭幾十天，從此患病，不久在長壽宫去世。同光三年冬十月，上謚號叫貞簡皇太后，安葬在壽安陵。

劉太妃

太妃劉氏，武皇之正室也。

太妃劉氏，是武皇的正妻。

魏國夫人陳氏

魏國夫人陳氏，襄州人，本昭宗之宫嬪也。乾寧二年，武皇奉詔討王行瑜，駐軍于渭北，昭宗降朱書御札，出陳氏及内妓四人以賜武皇。陳氏素知書，有才貌，武皇深加寵重。及光化之後，時事多艱，武皇常獨居深念，嬪媵鮮得侍謁，唯陳氏得召見。陳氏性既静退，不以寵侍自侈，武皇常呼爲阿媎。及武皇大漸之際，陳氏侍醫藥，垂泣言："妾爲王執掃除之役，十有四年矣，王萬一不幸，妾將何托！既不能以身爲殉，願落髮爲尼，爲王讀一藏佛經，以報平昔。"武皇爲之流涕。及武皇薨，陳氏果落髮持經，法名智願。後居於洛陽佛寺，莊宗賜號建法大師。天成中，明宗幸其院，改賜圓惠大師。晋天福中，卒於太原。追謚光國大師，塔以

魏國夫人陳氏，襄州人，原是唐昭宗的宫嬪。乾寧二年，武皇奉詔討伐王行瑜，駐軍渭北，唐昭宗頒降朱書御札，將陳氏及内妓四人賜給武皇。陳氏素來知書識理，才貌雙全，武皇對她十分寵愛看重。等到光化年後，時事多艱，武皇常獨居深思，宫女少有能侍奉拜見他的，衹有陳氏能得到召見。陳氏性格沉静謙退，不因受寵自得，武皇常稱她爲阿媎。到武皇病重時，陳氏侍奉醫藥，流淚説："我服侍君王，十四年了，君王萬一有不幸，我將何所依托！既不能以身相隨，願削髮爲尼，爲王讀一藏佛經，以報答平常之恩。"武皇爲此流淚。到武皇去世後，陳氏果然削髮爲尼，手抱佛經，法名智願。後來居住在洛陽佛寺，莊宗賜號建法大師。天成年間，明宗到她的寺院，改賜圓惠大師。晋天福年間，在太原去世。追加謚號爲光國大師，塔取名叫惠寂。

惠寂爲名也。

神閔劉皇后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

韓淑妃

淑妃韓氏，莊宗正室。

淑妃韓氏，是莊宗的正室。

伊德妃

德妃伊氏，莊宗次室。

德妃伊氏，是莊宗的次室。

昭懿夏皇后

明宗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及閔帝。同光初，后以疾崩。明宗即位，追封爲晋國夫人。長興中，明宗以秦、宋二王位望既隆，因思從貴之義，乃下制曰："故晋國夫人夏氏，素推仁德，久睦宗親，嘗施内助之方，不見中興之盛。予當御極，子并爲王，有鵲巢之高，無翬衣之貴，貞魂永逝，懿範常存。考本朝之文，沿追册之制，將慰懷於九族，冀叶慶於四星。宜追册爲皇后，兼定懿號。"既而有司上謚曰昭懿。

明宗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李從榮和閔帝。同光初年，皇后因病去世。明宗登位，追封爲晋國夫人。長興年間，明宗因秦、宋二王位望已高，因而想到母隨子貴的意義，於是頒發制書説："已故晋國夫人夏氏，仁慈的品德一向受人推重，長期使宗族和睦友愛，曾經施展内助的方略，却没有見到中興盛世。我登上皇位，兒子都封爲王，有着皇后高貴的美德，却没有身穿皇后衣服的顯貴，忠貞的精魂與世長辭，美好的風範永遠存留。考察本朝的典章制度，遵循死後册封的規定，以便告慰親族的心懷，希望普天同慶。應該追封爲皇后，同時確定封號。"不久主管部門呈上謚號叫昭懿。

和武曹皇后

和武顯皇后曹氏。

和武顯皇后曹氏。

宣憲魏皇后

宣憲皇后魏氏。

宣憲皇后魏氏。

孔皇后

閔帝哀皇后孔氏。

閔帝哀皇后孔氏。

劉皇后

末帝劉皇后，應州人也。天成中，封爲沛國夫人。清泰初，百官三上表請立中宫，遂立爲皇后。后性强戾，末帝甚憚之，故其弟延皓，自鳳翔牙校環歲之間歷樞密使，出爲鄴都留守，皆由后内政之力也。及延皓爲張令昭所逐，執政請行朝典，后力制之，止從罷免而已。晋高祖入洛，后與末帝俱就燔焉。

末帝劉皇后，應州人。天成年間，封爲沛國夫人。清泰初年，百官三次上表請求立皇后，於是立爲皇后。皇后性格强悍乖張，末帝很怕她，因此她的弟弟劉延皓，從鳳翔牙校一年之間升至樞密使，出任鄴都留守，都是由於皇后從中干預的結果。等到劉延皓被張令昭驅逐，執政請求執行朝廷法典，皇后極力制止，衹是將他罷免而已。晋高祖入洛，皇后和末帝都自焚而死。

史臣曰：昔三代之興亡，雖由於

史臣曰：過去三代的興亡，雖由於帝王，也

帝王，亦繫於妃后。故夏之興也以塗山，及其亡也以妺嬉；商之興也以簡狄，及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及其亡也以褒姒。觀夫貞簡之為人也，雖未偕於前代，亦無虧於懿範。而劉后以牝鷄之晨，皇業斯墜，則與夫三代之興亡同矣。餘無進賢輔佐之德，又何足以道哉！

關係到后妃。因此夏的興起是因爲塗山，而它的滅亡是因爲妺嬉；商的興起是因爲簡狄，而它的滅亡是因爲妲己；周的興起是因爲文母，而它的滅亡是因爲褒姒。觀察貞簡的爲人，即使不能和前代媲美，也無愧於皇后的典範。而劉后就像母鷄報曉一樣作爲女人而干預朝政，帝王事業因此毀滅，就和三代的興衰相同了。其他人没有舉薦賢才輔佐君王的美德，又有什麽值得稱道的呢！

舊五代史卷五十（唐書二十六）

列傳第二

宗室

李克讓

克讓，武皇之仲弟也。少善騎射，以勇悍聞。咸通中，從討龐勛，以功爲振武都校。乾符中，王仙芝陷荆、襄，朝廷徵兵，克讓率師奉詔，賊平，以功授金吾將軍，留宿衛。

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自長慶以來，相次一人典衛兵。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朝議罪之，命加兵于我，懼，將逃歸，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紀綱何相温、安文寬、石的歷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濟，歸於雁門。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黄巢犯闕，僖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爲賊所敗，以部下六七騎伏於南山佛寺，夜爲山僧所害。

克讓既死，紀綱渾進通冒刃獲免，歸於黄巢。中和二年冬，武皇入關討賊，屯沙苑。黄巢遣使米重威齎賂修好，因送渾進通至，兼擒送害克讓僧十人。武皇燔僞詔，還其使，盡誅諸僧，爲克讓發哀行服，悲慟久之。

李克讓，武皇的二弟。從小善於騎馬射箭，以勇悍聞名。咸通年間，跟隨討伐龐勛，因功任振武都校。乾符年間，王仙芝攻陷荆、襄，朝廷徵兵，李克讓率軍遵奉詔命，平定賊軍，因功授任金吾將軍，留下宿衛。

當初，懿祖回朝，唐憲宗在親仁坊賜給懿祖住宅，從長慶年以來，相繼衹有他一人統領衛兵。武皇在雲中起事，殺死段文楚，朝廷議論歸罪李克讓，命令對其用兵，李克讓害怕，準備逃回，天子下詔令巡使王處存連夜包圍親仁坊逮捕李克讓。黎明交戰，李克讓和紀綱何相温、安文寬、石的歷十多人彎弓躍馬，突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擊他們，將到渭橋時，殺死數百人。李克讓從夏陽搶船渡河，回到雁門。第二年，爲武皇洗清冤屈，李克讓又入京宿衛。黄巢侵犯京師，唐僖宗駕臨蜀地，李克讓當時鎮守潼關，被賊軍打敗，率部下六七名騎兵藏在南山佛寺中，晚上被山上僧人殺害。

李克讓死後，紀綱渾進通冒死拼殺得以幸免，歸附黄巢。中和二年冬，武皇入關討伐賊軍，屯駐沙苑。黄巢派使者米重威帶着禮物來和好，因而送來渾進通，并擒送殺害李克讓的十名僧人。武皇燒掉僞詔書，遣返黄巢的使者，誅殺全部僧人，爲李克讓舉哀服喪，悲傷痛哭很久。

李克修

克修，字崇遠，武皇從父弟也。

李克修，字崇遠，是武皇的叔伯弟弟。父親

父德成，初爲天寧軍使，從獻祖討龐勛，以功授朔州刺史。克修少便弓馬，從父征討，所至立功。武皇節制雁門，以克修爲奉誠軍使，從入關爲前鋒，破黄揆於華陰，敗尚讓於梁田坡，蹙黄巢於光順門，每戰皆捷，勇懾諸軍。賊平，以功檢校刑部尚書、左營軍使。其年十月，潞州牙將安居受來乞師，請復昭義軍，武皇遣大將賀公雅、李筠、安金俊等以兵從。與孟方立戰於銅鞮，不利，武皇乃令克修將兵繼進。是月，平潞州，斬其刺史李殷鋭，乃表克修爲昭義節度使。

李德成，最初任天寧軍使，跟隨獻祖討伐龐勛，因功授任朔州刺史。李克修從小熟悉射箭騎馬，跟隨父親出征討伐，所到之處立有戰功。武皇控制雁門，任命李克修爲奉誠軍使，跟隨入關任前鋒，在華陰攻破黄揆，在梁田坡打敗尚讓，在光順門困迫黄巢，每戰都勝，勇猛震懾各軍。平定賊軍後，因功授任檢校刑部尚書、左營軍使。這年十月，潞州牙將安居受來求兵，請求收復昭義軍，武皇派大將賀公雅、李筠、安金俊等率兵相隨。在銅鞮和孟方立交戰，失利，武皇於是命令李克修率兵跟着前去。這月，平定潞州，斬殺刺史李殷鋭，於是上表舉薦李克修爲昭義節度使。

光啓二年九月，克修出師山東，收復邢、洺。十一月，拔故鎮。孟方立遣將吕臻來援，戰於焦崗，大敗之，擒吕臻，俘斬萬計，進拔武安、臨洺諸屬縣，乘勝進圍邢州。方立求援於鎮州，王鎔出師三萬援之，克修軍退。及李罕之來歸，武皇授以澤州刺史，與克修合勢進攻河陽，連歲出師，以苦懷、孟。文德元年十月，孟方立遣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我遼州，克修設伏於遼之東山，大敗賊軍，擒忠信以獻。龍紀元年，武皇大舉以伐邢、洺，及班師，因撫封於上黨。克修性儉嗇，不事華靡，供帳饔膳，品數簡陋。武皇怒其菲薄，笞而詬之，克修慚憤發疾，明年三月，卒於潞之府第，時年三十一。莊宗即位，追贈太師。

光啓二年九月，李克修出兵山東，收復邢州、洺州。十一月，攻克故鎮。孟方立派將領吕臻前來援助，在焦崗交戰，大敗敵軍，擒獲吕臻，俘殺數以萬計，進軍攻取武安、臨洺各屬縣，乘勝進軍包圍邢州。孟方立向鎮州求援，王鎔出兵三萬救援，李克修退兵。等到李罕之來歸附時，武皇授任他爲澤州刺史，和李克修聯合進攻河陽，連年出兵，以便困擾懷、孟。文德元年十月，孟方立派將領奚忠信率兵三萬人襲擊遼州，李克修在遼州東山設伏兵，大敗賊軍，擒獲奚忠信獻上。龍紀元年，武皇大舉出兵攻伐邢州、洺州，到回師時，就將上黨作爲他的封地。李克修性格節儉到吝嗇的地步，不求奢侈，幕帳膳食，品種數量簡陋。武皇對他的菲薄發怒，責罵鞭打他，李克修因羞慚憤怒發病，第二年三月，在潞州府中去世，享年三十一歲。莊宗登位，追贈太師。

克修子二人，長曰嗣弼，次曰嗣肱。嗣弼初授澤州刺史，歷昭義、横海節度副使，改海州刺史。天祐十九年，契丹犯燕、趙，陷涿郡，嗣弼舉家被俘，遷于幕庭。

李克修有兩個兒子，長子叫李嗣弼，次子叫李嗣肱。李嗣弼最初授任澤州刺史，歷任昭義、横海節度副使，改任海州刺史。天祐十九年，契丹侵犯燕、趙，攻陷涿郡，李嗣弼全家被俘，移居契丹。

李嗣肱

嗣肱，少有膽略，屢立戰功。夾城之役，從周德威爲前鋒。時兄嗣弼

李嗣肱，從小有膽略，多次建立戰功。夾城之戰，跟隨周德威做前鋒。當時他的哥哥李嗣弼

爲昭義副使，與嗣昭守城，兄弟内外奮戰，忠力威壯，感動三軍。潞圍既解，以功授檢校左僕射，入爲三城巡檢，知衙内事。天祐七年，周德威援靈、夏，党項阻道，音驛不通。嗣肱奉命自麟州渡河，應接德威，與党項轉戰數十里，合德威軍。柏鄉之戰，嗣肱爲馬步都虞候。明年，從莊宗會朱友謙於猗氏，改教練使，與存審援河中，敗汴軍於胡壁堡，獲將龐讓。十年，與存審屯趙州，擊汴人於觀津。時梁祖新屠棗强，其將賀德倫急攻蓨縣，率師五萬合勢營於蓨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騎三百，薄晚與梁之樵芻者相雜，日既晡，入梁軍營門，諸騎相合，大噪，弧矢星發，虓闞馳突。汴人不知所爲，營中擾，既暝，斂騎而退。是夜，梁祖燒營而遁，解蓨縣之圍。以功特授蔚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從平劉守光。十二年，改應州刺史，累遷澤、代二州刺史、石嶺以北都知兵馬使。十九年，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嗣肱進兵定媯、儒、武等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二十年春，卒於新州，時年四十五。

任昭義副使，和李嗣昭守城，兄弟倆内外奮戰，盡忠盡力，威武雄壯，感動三軍。潞州解圍後，因功授任檢校左僕射，入朝任三城巡檢，管理衙内事務。天祐七年，周德威援救靈、夏，党項阻斷道路，不通音信。李嗣肱奉命從麟州渡過黄河，接應周德威，和党項轉戰數十里，與周德威軍會師。柏鄉之戰，李嗣肱任馬步都虞候。第二年，跟隨莊宗在猗氏和朱友謙會師，改任教練使，和李存審援助河中，在胡壁堡打敗汴軍，俘獲敵將龐讓。十年，和李存審屯駐趙州，在觀津攻打汴人。當時梁祖剛屠毁棗强，梁將賀德倫急攻蓨縣，率軍五萬人合勢駐營蓨縣西面。李嗣肱從下博率騎兵三百人，傍晚時和梁打柴草的人混雜在一起，黄昏後，進入梁軍營門，衆騎兵相合，大聲吶喊，箭像星星一樣密集地射出，勇猛强悍地馳馬衝擊。汴人不知所措，營中驚擾，天黑後，收聚騎兵退走。當晚，梁祖燒毁軍營逃跑，蓨縣解圍。因功特授蔚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參與平定劉守光。十二年，改任應州刺史，升任澤、代二州刺史、石嶺以北都知兵馬使。十九年，新州刺史王郁叛逃到契丹，李嗣肱進軍平定媯、儒、武等三州，授任山北都團練使。二十年春，在新州去世，年齡四十五歲。

李克恭

克恭，武皇之諸弟也。龍紀中，爲決勝軍使。大順初，潞帥李克修卒，克恭代爲昭義節度使。性驕横不法，未閑軍政。潞人素便克修之簡正，惡克恭之恣縱，又以克修非罪暴卒，人士離心。時武皇初定邢、洺三州，將有事於河朔，大蒐軍實。潞州有後院軍，兵之雄勁者，克恭選其五百人獻於武皇，軍使安居受惜其兵，不悦。克恭令裨校李元審、安建、紀綱馮霸部送太原，行次銅鞮縣，馮霸刧衆謀叛，殺都將劉杲、縣令戴勞

李克恭，武皇的同宗弟弟。龍紀年間，任決勝軍使。大順初年，潞帥李克修去世，李克恭代任昭義節度使。李克恭性格驕横不守法，不熟悉軍政。潞人素來習慣於李克修的嚴肅正直，憎惡李克恭的恣意放縱，又因李克修無罪暴死，人們離心離德。當時武皇剛剛平定邢、洺三州，將在河朔用兵，大量收聚軍需。潞州有後院軍，是雄勁的軍隊，李克恭挑選其中五百人獻給武皇，軍使安居受吝惜他的士兵，不高興。李克恭命令副校李元審、安建、紀綱馮霸護送士兵到太原，走到銅鞮縣，馮霸刧持衆人謀叛，殺死都將劉杲、縣令戴勞謙，沿山南去，北到沁水，有三千人之

謙，循山而南，北及沁水，有衆三千。武皇令李元審將兵擊之，與霸戰於沁水，不利，元審戰傷，收軍於潞。五月十五日，克恭視元審於孔目吏劉崇之第。是日，州將安居受引兵仗攻克恭，因風縱火，克恭、元審并遇害，州民推居受爲留後。初，孟方立之亂，居受以澤、潞歸於武皇，至是孟遷以邢、洺納降，復任爲牙將，居受懼其圖己，乃叛，殺克恭以結汴人。居受遣人召馮霸於沁水，霸不受命。居受懼，將奔歸朝廷，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馮霸軍。霸乃引軍據潞州，自稱留後，求援於汴。武皇令康君立討之，汴將葛從周來援霸。九月，李存孝急攻潞州，汴軍夜遁，獲霸等誅之，武皇乃以康君立爲昭義節度使。

多。武皇命令李元審率兵攻打他們，和馮霸在沁水交戰，失利，李元審作戰受傷，收兵回到潞州。五月十五日，李克恭到孔目吏劉崇家探視李元審。這天，州將安居受率兵攻打李克恭，藉風放火，李克恭、李元審都遇害，州中百姓推舉安居受任留後。當初，孟方立作亂，安居受以澤州、潞州歸附武皇，到這時孟遷以邢州、洺州投降，又任爲牙將，安居受怕他算計自己，於是反叛，殺掉李克恭以便和汴人勾結。安居受派人到沁水召見馮霸，馮霸不接受命令。安居受畏懼，準備逃回朝廷，到達長子，被野人殺死，把他的首級送到馮霸軍中。馮霸於是率軍占據潞州，自稱留後，向汴求援。武皇命令康君立討伐他，汴將葛從周前來援助馮霸。九月，李存孝急攻潞州，汴軍晚上逃跑，俘獲馮霸等殺掉，武皇於是任命康君立爲昭義節度使。

李克寧

克寧，武皇之季弟也。初從起雲中，爲奉誠軍使。赫連鐸之攻黄花城也，克寧奉武皇及諸弟登城，血戰三日，力盡備竭，殺賊萬計。燕軍之攻蔚州，克寧昆仲嬰城拒敵，晝夜輟寢食者旬餘。後從達靼入關，逐黄寇。凡征行無不衛從，於昆弟之間，最推仁孝，小心恭謹，武皇尤友愛之。及鎮太原，授遼州刺史，累至雲州防禦使。乾寧初，改忻州刺史，從入關討王行瑜，充馬步軍都將，以功授檢校司徒。天祐初，授内外都制置、管内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充振武節度使，凡軍政皆決於克寧。

李克寧，武皇的小弟弟。最初跟隨武皇在雲中起事，任奉誠軍使。赫連鐸攻打黄花城時，李克寧跟隨武皇和衆兄弟登城，血戰三天，精疲力盡，耗盡戰備，殺死賊軍以萬計。燕軍攻打蔚州時，李克寧兄弟據城抗敵，晝夜不吃不睡十多天。後來跟隨達靼入關，追打黄巢寇軍。凡是出征無不侍衛跟隨，在兄弟中，最爲仁孝，小心恭謹，武皇尤其喜愛他。到武皇鎮守太原時，授任遼州刺史，升官至雲州防禦使。乾寧初年，改任忻州刺史，跟隨武皇入關討伐王行瑜，充馬步軍都將，因功授任檢校司徒。天祐初年，授任内外都制置、管内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充振武節度使，凡軍政事務都由李克寧決斷。

五年正月，武皇疾篤，克寧等侍疾，垂泣辭訣，克寧曰："王萬一不諱，後事何屬?"因召莊宗侍側，謂克寧、張承業曰："亞子累公等。"言終棄代。將發哀，克寧紀綱軍府，中外無嘩。

五年正月，武皇病重，李克寧等人侍候他，流淚辭别，李克寧説："君王萬一去世，後事交付誰?"因而召莊宗到一旁，對李克寧、張承業説："亞子拖累你們了。"言終去世。準備發喪，李克寧嚴明軍紀，朝廷内外無人喧嘩。

初，武皇奬勵軍戎，多畜庶孽，衣服禮秩如嫡者六七輩，比之嗣王，年齒又長，各有部曲，朝夕聚謀，皆欲爲亂。莊宗英察，懼及於禍，將嗣位，讓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未能彈壓大事。季父勛德俱高，衆情推服，且請制置軍府，候兒有立，聽季父處分。"克寧曰："亡兄遺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者！兒但嗣世，中外之事，何憂不辦。"視事之日，率先拜賀。

當初，武皇奬勵軍隊，多養妾媵之子，衣服禮秩如正妻所生兒子的有六七人，和繼承王位的兒子比，年齡又大，各有自己的軍隊，早晚聚在一起謀劃，都想作亂。莊宗明察，怕招致災禍，將繼承皇位時，向李克寧謙讓說："侄兒喪父幼稚，不通政事，即使稟承遺命，恐怕也不能彈壓大事。叔父功德俱高，大家都推重贊許，姑且請求你制置軍府，等侄兒有所建樹，聽任叔父安排。"李克寧說："已故兄長的遺命，帝位屬我兒，誰敢有異議！侄兒衹管繼位，朝廷内外的事，有什麽憂慮辦不成的。"莊宗登位那天，李克寧首先拜賀。

莊宗嗣位，軍民政事，一切委之，權柄既重，趣向者多附之。李存顥者，以陰計干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今舊事，季父拜侄，理所未安。富貴功名，當宜自立，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寧曰："公毋得不祥之言！我家世立功三代，父慈子孝，天下知名，苟吾兄山河有托，我亦何求！公無復言，必斬爾首以徇。"克寧雖慈愛因心，而日爲凶徒惑亂。群凶之妻復以此言干克寧妻孟夫人，説激百端，夫人懼事泄及禍，屢讓克寧，由是愈惑。

莊宗繼承皇位後，軍民政事，一切都交給李克寧，李克寧權力既大，看風使舵的人多依附他。李存顥用陰謀討好李克寧説："哥哥死了弟弟繼承，是古今舊事，叔父拜侄兒，於理不妥。功名富貴，應當自己争取，天賜良機而不争取，後悔莫及。"李克寧説："你不要説不吉祥的話！我家三代立功，父親慈祥，兒子孝順，天下聞名，如果我哥哥的山河有依托，我還追求什麽呢！你不要再説，再説一定砍下你的頭示衆。"李克寧雖慈愛在心，而每天都受到惡人的迷惑擾亂。衆凶之妻又用這些話求李克寧的妻子孟夫人，百般游説，夫人怕事情泄露招致災禍，多次責備李克寧，李克寧因此更加迷亂。

會克寧因事殺都虞候李存質，又請兼領大同節度，以蔚、朔爲屬郡，又數怒監軍張承業、李存璋，繇是知其有貳。近臣史敬鎔素與存顥善，盡知其事，敬鎔告貞簡太后曰："存顥與管内太保陰圖叛亂，俟嗣王過其第即擒之，并太后子母，欲送於汴州，竊發有日矣。"莊宗召張承業、李存璋謂曰："季父所爲如此，無猶子之情，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即避路，則禍亂不作矣。"承業曰："老夫親承遺托，言猶在耳。存顥輩欲以太原降賊，王乃何路求生？不即討除，亡無日矣。"因令吴珙、存璋爲之備。二

時逢李克寧因事殺死都虞候李存質，又請求兼領大同節度使，以蔚、朔爲屬郡，又多次激怒監軍張承業、李存璋，因此知道他有二心。近臣史敬鎔素來和李存顥友善，完全知道此事，史敬鎔告訴貞簡太后説："李存顥和管内太保陰謀叛亂，等莊宗一到他家就予以抓捕，連帶太后母子一起，打算送到汴州，暗中生事没幾天了。"莊宗召見張承業、李存璋，對他們説："叔父這種做法，没有對侄子的情分，親骨肉不可自相殘殺，我立即讓路，那麽禍亂就不會發生了。"張承業説："老夫我親承遺訓，言猶在耳。李存顥等人想以太原向賊軍投降，君王走哪條路求生？不立即討除他們，滅亡就没有幾天了。"因而令吴珙、李存璋作準備。二月二十日，召集將領們

月二十日，會諸將於府第，擒存顥、克寧於坐，莊宗垂泣數之曰："兒初以軍府讓季父，季父不忍棄先人遺命。今已事定，復欲以兒子母投畀豺虎，季父何忍此心！"克寧泣對曰："蓋讒夫交構，吾復何言！"是日，與存顥俱伏法。克寧仁而無斷，故及於禍。

到府中，在座上擒獲李存顥、李克寧，莊宗流淚數落他們說："侄兒最初把軍國大權讓給叔父，叔父不忍違背先人遺命。如今大事已定，又想把侄兒母子投交豺狼虎豹，叔父爲什麽忍心這樣做！"李克寧哭泣着回答說："都是交相進讒言的人造成的，我又能説什麽！"這天，和李存顥都被處死。李克寧仁慈而無決斷，因此招致災禍。

史臣曰：昔武皇發迹於陰山，莊宗肇基於河朔，雖奄有天下，而享國日淺，眷言枝屬，空秀棣華，固未及推帝堯敦叙之恩，廣成王封建之義。自克讓而下，不獲就魯、衛之封和懋閒、平之德也，況夭横相繼，亦良可悲哉！

史臣曰：從前武皇在陰山發達顯貴，莊宗在河朔奠定王業，雖然擁有天下，但執掌國家的時日不長，回顧皇親國戚，空有秀傑兄弟，原本來不及舉行帝堯使親族和睦的恩典，推廣成王向宗室分封土地的意旨。從李克讓以下，没有得到魯國、衛國一樣的加封和河間獻王、東平憲王一樣盛大的恩德，何況接連不斷地夭亡，也很可悲啊！

舊五代史卷五十一(唐書二十七)

列傳第三

宗室

永王李存霸

永王存霸，武皇子，莊宗第二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爲軍卒所殺。

永王李存霸，武皇的兒子，莊宗的第二個弟弟，同光三年封王。莊宗失敗，被士兵殺死。

邕王李存美

邕王存美，武皇子，莊宗第三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不知所終。

邕王李存美，武皇的兒子，莊宗的第三個弟弟，同光三年封王。莊宗失敗，不知他的下落。

薛王李存禮

薛王存禮，武皇子，同光三年封。莊宗敗，不知所終。

薛王李存禮，武皇的兒子，同光三年封王。莊宗失敗，不知他的下落。

申王李存渥

申王存渥，莊宗第四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與劉皇后同奔太原，爲部下所殺。

申王李存渥，莊宗的第四個弟弟，同光三年封王。莊宗失敗，和劉皇后一起逃奔太原，被部下殺死。

睦王李存乂

睦王存乂，莊宗第五弟，同光三年封。歷鄜州節度使，後以郭崇韜婿爲莊宗所殺。

睦王李存乂，莊宗的第五個弟弟，同光三年封王。歷任鄜州節度使，後來因是郭崇韜的女婿被莊宗殺死。

通王李存確　雅王李存紀

通王存確，莊宗第六弟，雅王存紀，莊宗第七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并爲霍彦威所殺。

通王李存確，莊宗的第六個弟弟，雅王李存紀，莊宗的第七個弟弟，同光三年封王。莊宗失敗，都被霍彦威殺死。

魏王李繼岌　李繼潼(等)

魏王繼岌，莊宗子也。莊宗即位於魏州，以繼岌充北都留守，及以鎮州爲北都，又命爲留守。三年，伐蜀，以繼岌爲都統，郭崇韜爲招討

魏王李繼岌，莊宗的兒子。莊宗在魏州登位，以李繼岌充北都留守，等到將鎮州作爲北都時，又任命他爲留守。三年，攻伐蜀，以李繼岌爲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十月戊寅，到達鳳

使。十月戊寅，至鳳州，武興軍節度使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降。甲申，至故鎮，康延孝收興州。時僞蜀主王衍率親軍五萬在利州，令步騎親軍三萬逆戰於三泉，康延孝、李嚴以勁騎三千犯之，蜀軍大敗，斬首五千級，餘各奔潰。王衍聞其敗也，棄利州奔歸西川，斷吉柏津浮梁而去。己丑，繼岌至興州，僞蜀東川節度使宋光葆以梓、綿、劍、龍、普等州來降；武定軍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符印降；興元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等五州符印送降；階州王承岳納符印；秦州節度使王承休棄城而遁。辛丑，繼岌過利州。戊申，至劍州。己酉，至綿州，王衍遣使上箋乞降。丁巳，入成都。自興師出洛至定蜀，計七十五日，走丸之勢，前代所無。師回，至渭南，聞莊宗敗，師徒潰散，自縊死。

州，武興軍節度使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投降。甲申，到達故鎮，康延孝收取興州。當時僞蜀主王衍率親軍五萬人在利州，令親軍步兵騎兵三萬人在三泉迎戰，康延孝、李嚴率精騎三千人迎戰，蜀軍大敗，斬殺五千人，其餘的各自逃散。王衍獲知戰敗，丟棄利州逃回西川，截斷吉柏津浮橋離去。己丑，李繼岌到達興州，僞蜀東川節度使宋光葆以梓、綿、劍、龍、普等州前來投降；武定軍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符印投降；興元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等五州符印送來投降；階州王承岳交納符印；秦州節度使王承休棄城逃跑。辛丑，李繼岌過利州。戊申，到達劍州。己酉，到達綿州，王衍派使者上表請求投降。丁巳，進入成都。從興兵出洛到平定蜀，共計七十五天，就像彈丸飛奔一樣的聲勢，前代不曾有過。回師，到達渭南，獲知莊宗失敗，軍隊潰散，上吊自殺。

繼潼、繼嵩、繼蟾、繼嶢并莊宗子，同光三年拜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未封。莊宗敗，并不知所終。

李繼潼、李繼嵩、李繼蟾、李繼嶢都是莊宗的兒子，同光三年拜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沒有封王。莊宗失敗，都不知他們的下落。

李從璟

從璟，明宗長子，性忠勇沈厚，摧堅陷陣，人罕偕焉。從莊宗于河上，累有戰功，莊宗器賞之，用爲金槍指揮使。明宗在魏府爲軍士所逼，莊宗詔從璟曰："爾父于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兵所劫，爾宜自去宣朕旨，無令有疑。"從璟行至中途，爲元行欽所制，復與歸洛下。莊宗改其名爲繼璟，以爲己子，命再往，從璟固執不行，願死于御前，以明丹赤。從莊宗赴汴州，明宗之親舊多策馬而去，左右或勸從璟令自脫，終無行意，尋爲元行欽所殺。天成初，贈太保。

李從璟，明宗的長子，性格忠勇沉厚，衝鋒陷陣，很少有人比得上他。跟隨莊宗在河上，多次立有戰功，莊宗器重賞識他，任命他爲金槍指揮使。明宗在魏府被軍士逼迫，莊宗下詔書給李從璟說："你父親對國家有大功，他的忠孝之心，我自然明白信任，如今被亂兵劫迫，你應當親自前去宣告我的旨意，不要讓他有疑心。"李從璟走到中途，被元行欽控制，又和他回到洛下。莊宗給他改名叫繼璟，作爲自己的兒子，命令他再次前往，李從璟堅決不去，希望死在莊宗面前，以表明忠心。跟隨莊宗趕到汴州，明宗的親朋舊友多驅馬離去，身邊有人勸李從璟脱身，他始終沒有走的打算，不久被元行欽殺死。天成初年贈太保。

秦王李從榮

秦王從榮，明宗第二子也。明宗踐阼，天成初，授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三年，移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四年，入爲河南尹。一日，明宗謂安重誨曰："近聞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令勿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余比以從榮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奸憸之言，豈朕之所望也。"鞫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賓從難處，且望嚴誡。"遂止。

從榮爲詩，與從事高輦等更相唱和，自謂章句獨步於一時，有詩千餘首，號曰《紫府集》。

長興中，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從榮乃請以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秦府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從行，出則張弓挾矢，馳騁盈巷。既受元帥之命，即令其府屬僚佐及四方游士，各試《檄淮南書》一道，陳己將廓清宇内之意。初，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明宗顧問近臣，執政以從榮名勢既隆，不敢忤旨，即奏云："王官宜委。"從榮乃奏刑部侍郎劉贊爲王傅，又奏翰林學士崔棁爲元帥府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詔令，不可擬議。"從榮不悦，退謂左右曰："既付以元帥之任，而阻予請僚佐，又未諭制旨也。"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後舉兵犯宫室，敗死，廢爲庶人。

秦王李從榮，明宗的第二個兒子。明宗登上皇位，天成初年，授任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三年，調任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四年，入朝任河南尹。一天，明宗對安重誨說："近來聽說李從榮身邊有人謊稱我的旨意，讓他不要交接儒生，儒生多懦弱，怕他染上儒生的愚鈍。我剛知道時，對這事很驚駭。我近來因李從榮年幼，出任大藩，因此挑選儒雅之士，希望他們輔佐他。現在聽到這些奸邪的話，哪裏是我所希望的。"審問說這些話的人準備將其殺掉，安重誨說："如果匆忙行刑，又擔心幕僚難以安心，希望姑且嚴厲告誡。"於是作罷。

李從榮寫詩，和從事高輦等人相互唱和，自稱章句領先一時，有詩一千多首，稱爲《紫府集》。

長興年間，以本官充任天下兵馬大元帥。李從榮於是請求以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秦府衙兵，每次入朝，帶着數百名騎兵隨行，外出就張弓握箭，滿街巷馳騁。受命任元帥後，就令府中僚佐及四方游士，各試寫《檄淮南書》一篇，陳述自己將要廓清天下的志向。當初，議事的人請求爲親王設置師傅，明宗向身邊大臣詢問，執政因李從榮名勢已高，不敢違逆他的意旨，就奏告說："應當爲王子委任師傅。"李從榮於是奏報以刑部侍郎劉贊爲王傅，又奏請任命翰林學士崔棁爲元帥府判官。明宗說："學士代我起草詔令，不可委任爲王府僚佐。"李從榮不高興，退朝後對身邊的人說："既把元帥的重任交給我，而又阻止我請求任命僚佐，不明白皇帝的用意。"又奏請任命刑部侍郎任贊，同意。後來出兵侵犯朝廷，失敗而死，廢爲平民。

李從璨

從璨，明宗諸子。性剛直，好客疏財，意豁如也。天成中，爲右衛大將軍，時安重誨方秉事權，從璨亦不之屈，重誨常以此忌之。明宗幸汴，留從璨爲大内皇城使。一日，召賓友

李從璨，明宗的兒子。性格剛直，好客輕財，意氣豁達。天成年間，任右衛大將軍，當時安重誨正執掌政權，李從璨也不屈服於他，安重誨常因此忌恨他。明宗駕臨汴州，留下李從璨任大内皇城使。一天，召集賓客朋友到會節園，酒

於會節園，酒酣之後，戲登於御榻。安重誨奏請誅之。詔曰："皇城使從璨，朕巡幸汴州，使警大內。乃全乖委任，但恣遨游，於予行從之園，頻恣歌歡之會，仍施峻法，顯辱平人，致彼喧嘩，達於聞聽。方當立法，固不黨親，宜貶授房州司户參軍，仍令盡命。"長興中，重誨之得罪也，命復舊官，仍贈太保。

酣耳熱之後，開玩笑登上皇帝的床榻。安重誨上奏請求殺掉他。下詔書說："皇城使李從璨，我巡視汴州，讓他警戒皇宫。却完全辜負了委任，衹是恣意游玩，在我消遣娱樂的苑囿中，多次恣意歡歌宴會，而且施行嚴厲的刑罰，公開侮辱清白人士，以致他們高聲喧嚷，冤聲傳進我的耳中。正當樹立法紀的時候，固然不會偏袒親族，應當貶爲房州司户參軍，讓他全力效命。"長興年間，安重誨獲罪時，命令恢復原官，仍贈太保。

許王李從益

許王從益，明宗之幼子也。宫嬪所生。明宗命王淑妃母之，嘗謂左右曰："唯此兒生於皇宫，故尤所鍾愛。"長興末，封許王。晉高祖即位，以皇后即其姊也，乃養從益於宫中。晉天福中，以從益爲二王後，改封郇國公，食邑三千户。其後與母歸洛陽守陵。開運末，契丹主至汴，以從益遥領曹州節度使，復封許王，與王妃尋歸西京。會契丹主死，其汴州節度使蕭翰謀歸北地，慮中原無主，軍民大亂，則己亦不得按轡徐歸矣，乃詐稱契丹主命，遣人迎從益於洛陽，令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與王妃逃於徽陵以避之，使者至，不得已而赴焉。從益於崇元殿見群官，蕭翰率部衆列拜於殿上，群官趨拜於殿下，乃僞署王松爲左丞相，趙上交爲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爲樞密使，王景崇爲宣徽使，餘官各有署置。又以北來燕將劉祚爲權侍衛使，充在京巡檢。翰北歸，從益餞於北郊。及漢高祖將離太原，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欲拒漢高祖，行周等不從，且奏其事。漢高祖怒，車駕將至闕，從益與王妃俱賜死於私第，時年十七，時人哀之。

許王李從益，明宗的小兒子。宫女所生。明宗命王淑妃做他的母親，曾對身邊的人說："衹有這個兒子生在皇宫，因此尤其鍾愛他。"長興末年，封爲許王。晉高祖登上皇位，因皇后是他的姐姐，於是把李從益養在宫中。晉天福年間，因李從益是二王的後代，改封爲郇國公，食邑三千户。後來和母親回到洛陽守陵。開運末年，契丹君主到汴州，命李從益遥領曹州節度使，又封爲許王，不久和王妃回到西京。時逢契丹君主去世，汴州節度使蕭翰謀劃返回北方，擔心中原無主，軍民大亂，那麽自己也不能勒馬緩行輕鬆返回了，於是假稱契丹主的命令，派人到洛陽迎接李從益，讓他暫時掌管南朝軍國事。李從益和王妃逃到徽陵躲避，使者到來，迫不得已而前去。李從益在崇元殿接見衆官吏，蕭翰率部衆在殿上列隊下拜，衆官吏在殿下下拜，於是非法任命王松爲左丞相，趙上交爲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爲樞密使，王景崇爲宣徽使，其餘的官吏各有任命安排。又以從北方來的燕將劉祚爲權侍衛使，充在京巡檢。蕭翰北歸，李從益在北郊爲他餞行。到漢高祖將要離開太原時，李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想抗拒漢高祖，高行周等不從命，且將這事奏報。漢高祖發怒，皇帝的車馬將到朝廷時，李從益和王妃都被賜死在家中，當時十七歲，人們都爲他悲哀。

李重吉

重吉，末帝長子，爲控鶴都指揮

李重吉，末帝的長子，任控鶴都指揮使。閔

使。閔帝嗣位，出爲亳州團練使。末帝兵起，爲閔帝所害。清泰元年，詔贈太尉，仍令宋州選隙地置廟。

帝繼承皇位，出任亳州團練使。末帝起兵，被閔帝殺害。清泰元年，下詔書追贈太尉，又命令宋州選空地修建陵廟。

雍王李重美

雍王重美，末帝第二子，清泰三年封。晉兵入，與末帝俱自焚死。

雍王李重美，末帝的第二個兒子，清泰三年封王。晉兵入京，他和末帝都自焚而死。

史臣曰：繼岌以童呆之歲，當統帥之任，雖成功於劍外，尋求死於渭濱，蓋運盡天亡，非孺子之咎也。從璟感厚遇之恩，無苟免之意，死於君側，得不謂之忠乎！從榮以狂躁之謀，買覆亡之禍，謂爲大逆，則近厚誣。從璨爲權臣所忌，從益爲强敵所脅，俱不得其死，亦良可傷哉！重美聽洛民之奔亡，止母后之燔爇，身雖燼於紅焰，言則耀乎青編。童年若斯，可謂賢矣！

史臣曰：李繼岌以幼稚無知的年齡，身當統帥的大任，雖然在劍閣外成就功業，但很快就在渭水邊自縊身死，大概是氣數已盡上天要他死亡，并不是小孩子的過錯。李從璟感激君王厚待他的恩德，没有苟且免死的心意，死在君王身邊，能不稱他爲忠烈嗎！李從榮以瘋狂浮躁的謀劃，招致滅亡的災禍，稱他爲大逆不道，就近乎過分冤枉了。李從璨受權臣忌恨，李從益被强敵逼迫，都不能死得其所，也很值得哀傷啊！李重美聽任洛陽百姓出城逃亡，阻止母后投火自焚，自己雖然被烈火吞没，而豪言壯舉則光耀史册。像這樣的幼童，可以説是賢良了！

舊五代史卷五十二(唐書二十八)

列傳第四

李嗣昭

李嗣昭，字益光，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小字進通，不知族姓所出。少事克柔，頗謹愿，雖形貌眇小，而精悍有膽略，沈毅不群。初嗜酒好樂，武皇微伸儆戒，乃終身不飲。少從征伐，精練軍機。乾寧初，王珂、王珙爭帥河中，珙引陝州之軍攻珂，珂求救於武皇，乃令嗣昭將兵援之，敗珙軍於猗氏，獲賊將李璠等。四年，改衙内都將，復援河中，敗汴軍於胡壁堡，擒汴將滑禮，以功加檢校僕射。及王珂請婚武皇，武皇以女妻之，珂赴禮於太原，以嗣昭權典河中留後事。

李罕之襲我潞州也，嗣昭率師攻潞州，與汴將丁會戰於含口，俘獲三千，執其將蔡延恭，代李君慶爲蕃漢馬步行營都將。進攻潞州，遣李存質、李嗣本以兵扼天井關。汴將澤州刺史劉屺棄城而遁，乃以李存璋爲刺史。梁祖聞嗣昭之師大至，召葛從周謂曰："并人若在高平，當圍而取之，先須野戰，勿以潞州爲敵。"及聞嗣昭軍韓店，梁祖曰："進通扼八議路，此賊決與我鬥，公等臨事制機，勿落奸便。"賀德倫閉壁不出，嗣昭日以鐵騎環城，汴人不敢芻牧，援路斷絕。八月，德倫、張歸厚棄城遁去，我復取潞州。

李嗣昭，字益光，武皇同母弟代州刺史李克柔的養子。小字進通，不知他的族名姓氏。從小事奉李克柔，十分謹慎老實，雖身材矮小，但精悍有膽略，深沉剛毅不合群。最初喜好飲酒作樂，武皇略示警戒，就終身不飲。從小跟隨武皇征伐作戰，精通軍機。乾寧初年，王珂、王珙爭做河中統帥，王珙率陝州軍攻打王珂，王珂向武皇求救，於是命令李嗣昭率兵援助，在猗氏打敗王珙軍，俘獲賊將李璠等人。四年，改任衙内都將，又援救河中，在胡壁堡打敗汴軍，擒獲汴將滑禮，因功加檢校僕射。等到王珂向武皇請求聯姻時，武皇把女兒嫁給他，王珂到太原送禮，讓李嗣昭臨時執掌河中留後事。

李罕之襲擊潞州時，李嗣昭率軍攻打潞州，和汴將丁會在含口交戰，俘獲三千人，俘獲汴將蔡延恭，取代李君慶擔任蕃漢馬步行營都將。進攻潞州，派李存質、李嗣本率兵扼守天井關。汴將澤州刺史劉屺棄城逃跑，於是以李存璋爲刺史。梁祖獲知李嗣昭大軍趕到，召見葛從周對他説："并人如在高平，應當包圍攻取他們，先需野戰，不要以潞州爲敵。"等到獲知李嗣昭駐軍韓店時，梁祖説："進通扼守八議路，此賊決心和我鬥，你們臨事要隨機應變，不要落入他的奸計。"賀德倫閉門不出，李嗣昭每天用鐵騎圍城，汴人不敢打草放牧，援路斷絕。八月，賀德倫、張歸厚棄城逃離，我方又攻取潞州。

光化三年，汴人攻滄州，劉仁恭求救，遣嗣昭出師邢、洺以應之。嗣昭遇汴軍於沙河，擊敗之，獲其將胡禮。進攻洺州，下之，獲其郡將朱紹宗。九月，梁祖自率軍三萬至臨洺，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祖至，斂軍而退，從周伏兵發，爲其所敗，偏將王郃郎、楊師悅等被擒。十月，汴人大寇鎮、定，王郜告急於武皇，乃遣嗣昭出師，下太行，擊懷、孟。汴將侯信守河陽，不意嗣昭之師至，既無守備，驅市人登城，嗣昭攻其北門，破其外垣，俄而汴將閻寶救軍至，乃退。

光化三年，汴人攻打滄州，劉仁恭求救，派李嗣昭出兵邢州、洺州接應。李嗣昭在沙河遇上汴軍，打敗他們，俘獲汴將胡禮。進攻洺州，攻克，俘獲郡將朱紹宗。九月，梁祖親自率軍三萬人到達臨洺，葛從周在青山口設伏兵。李嗣昭獲知梁祖到來，收軍而退，葛從周的伏兵出動，被他打敗，副將王郃郎、楊師悅等人被擒獲。十月，汴人大舉侵犯鎮州、定州，王郜向武皇告急，於是派李嗣昭出兵，下太行，攻打懷州、孟州。汴將侯信守河陽，没有料到李嗣昭的軍隊會來，毫無守備，驅趕市民登城，李嗣昭攻打北門，攻破外面的城墻，不久汴將閻寶率援軍趕到，李嗣昭纔退兵。

天復元年，河中王珂爲汴人所擄，河中晉、絳諸郡皆陷。四月，汾州刺史李瑭謀叛，納款於汴，嗣昭討之，三日而拔，斬瑭。是月，汴人初得蒲、絳，乃大舉諸道之師來逼太原。汴將葛從周陷承天軍，氏叔琮營洞渦驛。太原四面，汴軍雲合，武皇憂迫，計無從出。嗣昭朝夕選精騎分出諸門，掩擊汴營，左俘右斬，或燔或擊，汴軍疲於奔命，又屬霖雨，軍多足腫腹疾，糧運不繼。五月，氏叔琮引退，嗣昭以精騎追之，汴軍委棄輜重兵仗萬計。六月，嗣昭出師陰地，攻慈、隰，降其刺史唐禮、張瓌。是時，天子在鳳翔，汴人攻圍，有密詔徵兵。十一月，嗣昭出師晉、絳，屯吉上堡，遇汴將王友通於平陽，一戰擒之。

天復元年，河中王珂被汴人俘虜，河中晉、絳各郡都陷落。四月，汾州刺史李瑭陰謀叛亂，向汴投誠，李嗣昭討伐他，三天攻克，殺掉李瑭。這月，汴人剛取得蒲、絳，於是大舉出動各道軍隊逼近太原。汴將葛從周攻陷承天軍，氏叔琮駐營洞渦驛。太原四方，汴軍雲聚，武皇憂困，無計可施。李嗣昭早晚挑選精鋭的騎兵分出各門，襲擊汴營，左俘右斬，或燒或打，汴軍疲於奔命，又時逢久雨不停，軍人多患足腫腹疾，糧運跟不上。五月，氏叔琮率兵退去，李嗣昭率精騎追擊，汴軍抛棄的軍需武器以萬計。六月，李嗣昭出兵陰地，攻打慈州、隰州，降服刺史唐禮、張瓌。這時，天子在鳳翔，汴人圍攻，有秘密詔書下令徵兵。十一月，李嗣昭出兵晉州、絳州，屯駐吉上堡，在平陽遇上汴將王友通，一戰將他擒獲。

明年正月，嗣昭進兵蒲縣。十八日，汴將朱友寧、氏叔琮將兵十萬來拒。二十八日，梁祖自率大軍至平陽，嗣昭之師大恐。三月十一日，有白虹貫周德威之營，候者云不利，宜班師。翌日，氏叔琮犯德威之營，汴軍十餘萬，列陣四合，德威、嗣昭血

第二年正月，李嗣昭進軍蒲縣。十八日，汴將朱友寧、氏叔琮率兵十萬人來抗拒。二十八日，梁祖親自率大軍到達平陽，李嗣昭的軍隊十分恐懼。三月十一日，有白虹横貫周德威的軍營，占卜的人説不利，應當撤軍。第二天，氏叔琮進犯周德威的軍營，汴軍十多萬人，列陣四面聚合，周德威、李嗣昭血戰解圍，於是保軍而

戰解之，乃保軍而退，汴軍因乘之。時諸將潰散，無復部伍，德威引騎軍循西山而遁，朱友寧乘勝陷慈、隰、汾等州。武皇聞其敗也，遣李存信率牙兵至清源應接，復爲汴軍所擊。汴軍營於晋祠，嗣昭、德威收合餘衆，登城拒守，汴人治攻具於西北隅，四面營柵相望。時鎮州、河中皆爲梁有，孤城無援，師旅敗亡。武皇晝夜登城，憂不遑食，召諸將欲出保雲州，嗣昭曰："王勿爲此謀，兒等苟存，必能城守。"李存信曰："事勢危急，不如且入北蕃，别圖進取。朱温兵師百萬，天下無敵，關東、河北受他指揮，今獨守危城，兵亡地蹙，儻彼築室反耕，環塹深固，則亡無日矣！"武皇將從之，嗣昭亟争不可，猶豫未决，賴劉太妃極言於内，武皇且止。數日，亡散之衆復集。嗣昭晝夜分兵四出，斬將搴旗，汴軍保守不暇。二十一日，朱友寧燒營退去，嗣昭追擊，復收汾、慈、隰等州。五月，雲州都將王敬暉據城叛，振武石善友亦爲部將契苾讓所逐，嗣昭皆討平之。

退，汴軍乘機追擊。當時衆將領潰散，不成隊伍，周德威率騎兵沿西山逃跑，朱友寧乘勝攻陷慈、隰、汾等州。武皇獲知戰敗的消息，派李存信率牙兵到清源接應，又受到汴軍攻打。汴軍駐營晋祠，李嗣昭、周德威收聚餘下的人馬，登城防守，汴人在西北角準備攻城戰具，四面營栅相望。當時鎮州、河中都被梁占據，孤城無援，軍隊敗亡。武皇晝夜登城，因憂慮而無暇進食，召集將領們想出保雲州，李嗣昭説："君王不要作此打算，兒等如能活下來，必定能守城。"李存信説："事勢危急，不如暫且到契丹，另謀進取。朱温的軍隊有一百萬，天下無敵，關東、河北受他指揮，如今獨力防守危城，士兵死亡地域狹小，如果他建築房屋，翻種耕地，挖深加固四周的城壕，用不了多久我們就滅亡了！"武皇打算采納他的意見，李嗣昭急忙争執説不行，武皇猶豫不决，幸賴劉太妃在内極力勸阻，武皇纔作罷。幾天後，亡散的士兵又聚集回來。李嗣昭晝夜分兵四面出擊，斬將拔旗，汴軍自顧不暇。二十一日，朱友寧燒毁營寨退走，李嗣昭追擊，收復汾、慈、隰等州。五月，雲州都將王敬暉據城反叛，振武石善友也被部將契苾讓驅逐，李嗣昭都討伐平定了他們。

天祐三年，汴人攻滄、景，劉仁恭遣使求援。十一月，嗣昭合燕軍三萬進攻潞州，降丁會，武皇乃以嗣昭爲昭義節度使。始嗣昭未到之前，上黨有占者，見一人家舍上常有氣如車蓋，視之，但一貧媪而已。占者謂媪："有子乎?"曰："有，見爲軍士，出戍於外。"占者心異之，以爲其子將來有土地之兆也。未幾，丁會既降，嗣昭領兵入潞，以媪家四面空缺，乃駐於是舍。丁會既歸太原，武皇遣使命嗣昭爲帥，乃自媪舍而入理所，其氣尋息，聞者異之。

天祐三年，汴人攻打滄州、景州，劉仁恭派使者來求援。十一月，李嗣昭聯合燕軍三萬人進攻潞州，降服丁會，武皇就委任李嗣昭爲昭義節度使。當初李嗣昭未到之前，上黨有個占卜的人，見一人家房舍上常有霧氣像車蓋，仔細一看，衹是一個窮老太婆而已。占卜的人對老太婆説："有兒子嗎?"回答説："有，現在是軍士，出守在外。"占卜的人覺得奇怪，以爲這是她兒子將來擁有土地的預兆。不久，丁會投降後，李嗣昭率兵進入潞州，因老太婆家四面空缺，於是停駐在這個房舍中。丁會回太原後，武皇派使者任命李嗣昭爲帥，於是從老太婆家中去治所，霧氣不久就消失了，聽説此事的人都覺得奇異。

四年六月，汴將李思安將兵十萬

四年六月，汴將李思安率兵十萬人攻打潞

攻潞州，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複，飛走路絕。嗣昭撫循士衆，登城拒守。梁祖馳書說誘百端，嗣昭焚其僞詔，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軍民乏絕，感鹽炭自生，以濟貧民。嗣昭嘗享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衆心。五年五月，莊宗敗汴軍，破夾城。嗣昭知武皇棄世，哀慟幾絶。時大兵攻圍歷年，城中士民飢死大半，鄽里蕭條。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城完集，三面鄰於敵境，寇鈔縱橫，設法枝梧，邊鄙不聳。

胡柳之戰，周德威戰没，師無行列，至晚方集。汴人四五萬登無石山，我軍懼形於色。或請收軍保營，詰旦復戰。嗣昭曰："賊無營壘，去臨濮地遠，日已晡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逗撓，無令返旆，晡後追擊，破之必矣。我若收軍拔寨，賊人入臨濮，俟彼整齊復來，即勝負未决。"莊宗曰："非兄言，幾敗吾事！"軍校王建及又陳方略，嗣昭與建及分兵於土山南北爲掎角，汴軍懼，下山，因縱軍擊之，俘斬三萬級，由是莊宗之軍復振。

十六年，嗣昭代周德威權幽州軍府事。九月，以李紹宏代，嗣昭出薊門，百姓號泣請留，截鞍惜别，嗣昭夜遁而歸。

十七年六月，嗣昭自德勝歸藩，莊宗帳餞於戚城。莊宗酒酣，泣而言曰："河朔生靈，十年饋輓，引領鶴望，俟破汴軍。今兵賦不充，寇孽猶在，坐食軍賦，有愧蒸民。"嗣昭曰："臣忝急難之地，每一念此，寢不安席。大王且持重謹守，惠養士民。臣歸本藩，簡料兵賦，歲末春首，即舉

州，於是修築夾城，深溝高壘，内外重複，飛禽走獸都無路可通。李嗣昭安撫士兵，登城守衛。梁祖派人飛馬送信百般誘説，李嗣昭燒掉僞詔，斬殺使者，固守城中一整年，軍民困乏，精誠所感，鹽炭不求而到，用以救濟貧民。李嗣昭曾宴請衆將，登城奏樂，賊箭射中他的脚，李嗣昭悄悄拔去箭，在座的人都没有察覺，依舊暢飲，以便安定人心。五年五月，莊宗打敗汴軍，攻破夾城。李嗣昭獲知武皇去世，哀痛欲絶。當時大軍攻圍多年，城中士民餓死一大半，市井蕭條。李嗣昭放鬆刑罰寬減租税，鼓勵農民耕作，一二年間，軍城完整，三面和敵境交接，强寇縱横侵擾，李嗣昭設法應付，邊境平安無事。

胡柳之戰，周德威陣亡，軍隊潰不成列，到晚上纔聚集起來。汴人四五萬登上無石山，我軍面露懼色。有人請求收軍保衛營寨，黎明再戰。李嗣昭説："賊軍没有營壘，距離臨濮路途遠，天色已晚，都想回去，衹要用精騎不時騷擾賊軍，不讓他們回師，黄昏後追擊，一定能打敗他們。如果我們收軍拔寨，賊軍進入臨濮，等他們休整後重新到來，就勝負不明了。"莊宗説："要不是兄長提醒，險些壞了我的事！"軍校王建及又陳述策略，李嗣昭和王建及分兵在土山南北形成夾攻之勢，汴軍畏懼，下山，乘機縱軍攻打汴軍，俘殺三萬人，從此莊宗的軍隊又振作起來。

十六年，李嗣昭代周德威代理幽州軍府事。九月，以李紹宏代任，李嗣昭出薊門，百姓號泣請求他留下，攔住馬惜别，李嗣昭在晚上逃回。

十七年六月，李嗣昭從德勝返回藩鎮，莊宗在戚城帳中爲他餞行。莊宗酒酣，哭泣着説："河朔的百姓，十年運送軍需，像鶴一樣伸長脖子遥望，等待攻破汴軍。如今兵賦不足，寇盗仍在，坐食軍糧，有愧百姓。"李嗣昭説："我辱處急難之地，每一想到此，寢不安席。大王暫且持重謹守，養育百姓。我回本藩，精兵簡賦，歲末春初，就舉兵再來。"莊宗離席拜送，像對待家

衆復來。"莊宗離席拜送，如家人禮。是月，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告急，嗣昭與李存審援之。九月，破汴軍於馮翊，乃班師。

人的禮儀。這月，汴將劉鄩攻打同州，朱友謙告急，李嗣昭和李存審援助他。九月，在馮翊攻破汴軍，於是班師。

十九年，莊宗親征張文禮於鎮州。冬，契丹三十萬奄至，嗣昭從莊宗擊之，敵騎圍之數十重，良久不解。嗣昭號泣赴之，引三百騎横擊重圍，馳突出没者數十合，契丹退，翼莊宗而還。是時，閻寶爲鎮人所敗，退保趙州，莊宗命嗣昭代寶攻真定。七月二十四日，王處球之兵出至九門，嗣昭設伏於故營，賊至，發伏擊之殆盡，餘三人匿於墻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爲賊矢中腦，嗣昭箙中矢盡，拔賊矢於腦射賊，一發而殪之。嗣昭日暮還營，所傷血流不止，是夜卒。

十九年，莊宗在鎮州親自征討張文禮。冬，契丹三十萬軍隊突然趕到，李嗣昭跟隨莊宗攻打，敵軍騎兵包圍他們幾十層，很久不能解圍。李嗣昭悲號哭泣着趕去，率三百騎兵横擊重圍，飛馬進出幾十個回合，契丹退兵，李嗣昭保護莊宗返回。這時，閻寶被鎮人打敗，退保趙州，莊宗命令李嗣昭取代閻寶攻打真定。七月二十四日，王處球出兵到九門，李嗣昭在舊營設伏兵，賊軍到後，出動伏兵攻打將他們幾乎殺盡，剩下的三人藏在墻墟中，李嗣昭環馬射擊，被賊箭射中腦袋，李嗣昭箭袋中的箭用完，從頭上拔出賊箭射賊，一箭射死賊兵。李嗣昭傍晚回營，傷口流血不止，當晚去世。

嗣昭節制澤、潞，官自司徒、太保至侍中、中書令。莊宗即位，贈太師、隴西郡王。長興中，詔配饗莊宗廟庭。

李嗣昭節制澤州、潞州，官職從司徒、太保升到侍中、中書令。莊宗登上皇位，贈太師、隴西郡王。長興年間，下詔讓他配祭莊宗廟庭。

嗣昭有子七人，長曰繼儔，澤州刺史；次繼韜、繼忠、繼能、繼襲、繼遠，皆夫人楊氏所生。楊氏治家善積聚，設法販鬻，致家財百萬。

李嗣昭有七個兒子，長子叫李繼儔，澤州刺史；其次是李繼韜、李繼忠、李繼能、李繼襲、李繼遠，都是夫人楊氏所生。楊氏治家善於積聚財富，設法做買賣，以致家財百萬。

李繼韜(等)

繼韜，小字留得，少驕獪無賴。嗣昭既卒，莊宗詔諸子扶喪歸太原襄事，諸子違詔，以父牙兵數千擁喪歸潞。莊宗令李存渥馳騎追諭，兄弟俱忿，欲害存渥，存渥遁而獲免。繼韜兄繼儔，嗣昭長嫡也，當襲父爵，然柔而不武。方在苫廬，繼韜詐令三軍劫己爲留後，囚繼儔於别室，以事奏聞。莊宗不得已，命爲安義軍兵馬留後。

李繼韜，小字留得，年輕時驕横狡詐無賴。李嗣昭死後，莊宗下詔讓他的兒子們扶喪回太原，兒子們違背詔旨，帶着父親的牙兵數千人扶喪回潞州。莊宗命令李存渥飛馬趕去勸誡，兄弟們都很氣憤，想殺死李存渥，李存渥逃跑幸免。李繼韜的哥哥李繼儔，是李嗣昭的長子，應當繼承父親的爵位，但他柔弱不剛。正在守喪時，李繼韜假令三軍劫迫自己爲留後，把李繼儔拘囚在單獨的房屋中，把此事上報。莊宗迫不得已，任命他爲安義軍兵馬留後。

時軍前糧餉不充，租庸計度請潞州轉米五萬貯於相州，繼韜辭以經費

當時軍中糧餉不足，租庸使算計請求潞州轉運米五萬貯在相州，李繼韜以經費不足推辭，請

不足，請轉三萬。有幕客魏琢、牙將申蒙者，因入奏公事，每摭陰事報繼韜云："朝廷無人，終爲河南吞噬，止遲速間耳。"由是陰謀叛計。内官張居翰時爲昭義監軍，莊宗將即位，詔赴鄴都。潞州節度判官任圜時在鎮州，亦奉詔赴鄴。魏琢、申蒙謂繼韜曰："國家急召此二人，情可知矣。"弟繼遠，年十五六，謂繼韜曰："兄有家財百萬，倉儲十年，宜自爲謀，莫受人所制。"繼韜曰："定哥以爲何如?"曰："申蒙之言是也。河北不勝河南，不如與大梁通盟，國家方事之殷，焉能討我？無如此算。"乃令繼遠將百餘騎詐云於晋、絳擒生，遂至汴。梁主見之喜，因令董璋將兵應接，營於潞州之南，加繼韜同平章事，改昭義軍爲匡義軍。繼韜令其愛子二人入質於汴。

求轉運三萬。幕客魏琢、牙將申蒙，因入朝奏報公事，每每打探朝中内幕報告李繼韜説："朝廷無人，最終會被河南吞并，衹是早晚而已。"從此陰謀反叛。内官張居翰當時任昭義監軍，莊宗即將登上皇位，下詔讓他趕到鄴都。潞州節度判官任圜當時在鎮州，也奉詔命赴鄴。魏琢、申蒙對李繼韜説："國家緊急召見這兩人，情况可想而知了。"弟弟李繼遠，年齡纔十五六歲，對李繼韜説："哥哥有百萬家財，够十年的儲備，應當自己做打算，不要受人控制。"李繼韜説："定哥以爲如何?"回答説："申蒙的話是對的。河北勝不了河南，不如和大梁結盟，國家正多事，怎能討伐我們？没有比得上此計的了。"於是讓李繼遠率一百多名騎兵謊稱去晋、絳活捉敵人，於是到達汴。梁主見到他很高興，因而命令董璋率兵接應，在潞州南面安營扎寨，加李繼韜同平章事，將昭義軍改爲匡義軍。李繼韜讓他的兩個愛子到汴做人質。

及莊宗平河南，繼韜惶恐，計無所出，將脱身於契丹，會有詔赦之，乃賫銀數十萬兩，隨其母楊氏詣闕，冀以賂免。將行，其弟繼遠曰："兄往與不往，利害一也。以反爲名，何面更見天下！不如深溝峻壁，坐食積粟，尚可苟延歲月，往則亡無日矣。"或曰："君先世有大功於國，主上季父也，弘農夫人無恙，保獲萬全。"及繼韜至，厚賂宦官、伶人，言事者翕然稱："留後本無惡意，奸人惑之故也。嗣昭親賢，不可無嗣。"楊夫人亦於宫中哀祈劉皇后，后每於莊宗前泣言先人之功，以動聖情，由是原之。在京月餘，屢從畋游，寵待如故。李存渥深呵詆之，繼韜心不自安，復賂伶閹，求歸本鎮，莊宗不聽。繼韜潜令紀綱書諭繼遠，欲軍城更變，望天子遣己安撫。事泄，斬於天津橋南。二子齠年質於汴，莊宗收

到莊宗平定河南時，李繼韜驚惶恐懼，無計可施，準備脱身前往契丹，時逢下詔赦免他，於是帶着數十萬兩銀子，跟隨他的母親楊氏到朝廷，希望靠賄賂幸免。將要出發時，他的弟弟李繼遠説："哥哥去與不去，利害都一樣。以反叛爲罪名，有什麽臉面見天下人！不如加深壕溝整固城墻，坐食存糧，尚可苟延歲月，如果去朝廷就離死不遠了。"有人説："你父親對國家有大功，主上又是你叔父，弘農夫人健在，保獲萬全。"李繼韜到後，重金賄賂宦官、伶人，議事的人都一致稱説："留後原無惡意，是受壞人蠱惑的緣故。李嗣昭是宗室英才，不能没有繼承人。"楊夫人也在宫中哀求劉皇后，皇后每每在莊宗面前哭着談先人的功勞，以打動莊宗，因此赦免了他。在京一個多月，多次隨莊宗游獵，對他的寵待依舊。李存渥狠狠責駡詆毁他，李繼韜不能安心，又賄賂伶人、宦官，請求返回本鎮，莊宗不同意。李繼韜暗中令紀綱寫信告諭李繼遠，想讓軍城變亂，希望天子派自己去安撫。事情泄露，在天津橋南被斬殺。他的兩個兒子童年被作爲人

城得之，撫其背曰："爾幼如是，猶如能佐父造反，長復何爲！"至是亦誅。仍遣使往潞州斬繼遠，函首赴闕，命繼儔權知軍州事，繼達充軍城巡檢。

未幾，詔繼儔赴闕，時繼儔以繼韜所畜婢僕玩好之類悉爲己有，每日料選算校，不時上路。繼達怒謂人曰："吾仲兄被罪，父子誅死，大兄不仁，略無動懷，而便蒸淫妻妾，詰責貨財，慚耻見人，生不如死。"繼達服縗麻，引數百騎坐於戟門，呼曰："爲我反乎！"即令人斬繼儔首，投於戟門之内。副使李繼珂聞其亂也，募市人千餘攻於城門。繼達登城樓，知事不濟，啓子城東門，至其第，盡殺其孥，得百餘騎，出潞城門，將奔契丹。行不十里，麾下奔潰，自剄於路隅。

天成初，繼能爲相州刺史，母楊氏卒於太原，繼能、繼襲奔喪行服。繼能笞掠母主藏婢，責金銀數，因笞至死。家人告變，言聚甲爲亂，繼能、繼襲皆伏誅。嗣昭諸子自相屠害，幾於澌盡，唯繼忠一人僅保其首領焉。

質留在汴，莊宗收城得到他們，摸着他們的背説："你們年幼如此，就懂得幫助父親造反，長大了又做什麽！"到這時也殺掉。又派使者去潞州斬殺李繼遠，把他的頭裝在匣子中送回朝廷，命李繼儔代理知軍州事，李繼達充軍城巡檢。

不久，下詔命李繼儔來朝，當時李繼儔把李繼韜所蓄婢僕玩好之類全部據爲己有，每天挑選算計，没有按時上路。李繼達憤怒地對人説："我二哥獲罪，父子被殺，大哥不仁，全無一點動情，却趁機奸淫二哥妻妾，責求財貨，耻於見人，生不如死。"李繼達身穿縗麻喪服，率數百名騎兵坐在戟門，高聲道："爲我造反嗎！"就令人砍下李繼儔的頭，扔到戟門内。副使李繼珂獲知他作亂，招募一千多名市民攻打城門。李繼達登上城樓，知道事情不成，打開子城東門，到他家中，把他的子女全部殺死，帶着一百多名騎兵，出潞城門，準備逃奔契丹。走不到十里，手下的人都逃潰，在路旁自殺。

天成初年，李繼能任相州刺史，母親楊氏在太原去世，李繼能、李繼襲前往服喪。李繼能拷打爲母親主管財物的婢女，責問金銀數量，婢女被打致死。家人報告發生變亂，説他收聚武器造反，李繼能、李繼襲都伏法。李嗣昭的兒子們自相屠殺，幾乎滅絶，衹有李繼忠一人保住性命。

裴約

裴約，潞州之舊將也。初事李嗣昭爲親信，及繼韜之叛，約方戍澤州，因召民泣而諭之曰："余事故使，已餘二紀，每見分財享士，志在平仇，不幸薨殁。今郎君父喪未葬，即背君親，余可傳刃自殺，不能送死與人。"衆皆感泣。繼而梁以董璋爲澤州刺史，率衆攻城，約拒久之，告急於莊宗。莊宗知其忠懇，謂諸將曰："朕於繼韜何薄，於裴約何厚？裴約能分逆順，不附賊黨，先兄一何不幸，生此鴟梟！"乃顧李紹斌曰："爾

裴約，潞州舊將。最初事奉李嗣昭做親信，到李繼韜叛亂時，裴約正戍守澤州，因而召集百姓哭泣着告諭他們説："我事奉已故節度使，已經二十四年多，每每見他分財犒賞士兵，志在平定仇敵，不幸去世。如今郎君父死未葬，就背叛君親，我寧願刺刀自殺，也不能給人送死。"衆人都感動哭泣。不久梁以董璋爲澤州刺史，率軍攻城，裴約抗拒很久，向莊宗告急。莊宗知道他的忠誠，對將領們説："我待李繼韜有什麽薄情，待裴約有什麽厚重？裴約能分辨逆順，不依附賊黨，死去的兄長多麽不幸，生下這個凶惡的逆賊！"於是望着李紹斌説："你懂得隨機應變，爲

識機便，爲我取裴約來，朕不藉澤州彈丸之地。”即遣紹斌率五千騎以赴之。紹斌自遼州進軍，未至，城已陷，約被害，時同光元年六月也。帝聞之，嗟痛不已。

我帶裴約來，我不靠澤州彈丸之地。”就派李紹斌率五千名騎兵趕去。李紹斌從遼州進軍，没有趕到，城已失陷，裴約被害，當時是同光元年六月。皇帝獲知，感嘆悲痛不已。

李嗣本

李嗣本，雁門人，本姓張。父準，銅冶鎮將。嗣本少事武皇，爲帳中紀綱，漸立戰功，得補軍校。乾寧中，從征李匡儔爲前鋒，與燕人戰，得居庸關，以功爲義兒軍使，因賜姓名。從討王行瑜，授檢校刑部尚書，改威遠、寧塞等軍使。五年，討羅弘信於魏州，嗣本爲前鋒，師還，改馬軍都將。從李嗣昭討王暉於雲州，論功加檢校司空。汴將李思安之圍潞州也，從周德威軍於余吾，嗣本率騎軍日與汴人轉鬥，前後獻俘千計，遷代州刺史。六年，從攻晋、絳，爲蕃漢副使都校。及武皇喪事有日，嗣本監護其事，改雲中防禦使、雲蔚應朔等州都知兵馬使，加特進、檢校太保。九年，周德威討劉守光，嗣本率代北諸軍、生熟吐渾，收山後八軍，得納降軍使盧文進、武州刺史高行珪以獻。幽州平，論功授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十二年，莊宗定魏博，劉鄩據莘縣，命嗣本入太原巡守都城。十三年，從破劉鄩於故元城，收洺、磁、衛三郡。六月，還鎮振武。八月，契丹阿保機傾塞犯邊，其衆三十萬攻振武，嗣本嬰城拒戰者累日。契丹爲火車地道，晝夜急攻，城中兵少，禦備罄竭，城陷，嗣本舉族入契丹。有子八人，四人陷於幕庭。嗣本性剛烈，有節義，善戰多謀，然治郡民，頗傷苛急，人以此少之也。

李嗣本，雁門人，原本姓張。父親張準，任銅冶鎮將。李嗣本從小跟隨武皇，任帳中紀綱，逐漸建立戰功，得以補爲軍校。乾寧年間，跟隨征伐李匡儔任前鋒，和燕人作戰，奪取居庸關，因功任義兒軍使，因而賜給現在的姓名。跟隨討伐王行瑜，授任檢校刑部尚書，調任威遠、寧塞等軍使。五年，在魏州討伐羅弘信，李嗣本任前鋒，班師回朝，改任馬軍都將。跟隨李嗣昭到雲州討伐王暉，論功加檢校司空。汴將李思安包圍潞州時，跟隨周德威駐軍余吾，李嗣本率騎軍天天和汴人轉戰，前後獻俘以千計，升任代州刺史。六年，跟隨攻打晋、絳，任蕃漢副使都校。到武皇喪事期間，李嗣本監護喪事，改任雲中防禦使、雲蔚應朔等州都知兵馬使，加特進、檢校太保。九年，周德威討伐劉守光，李嗣本率領代北各軍、生熟吐渾，收取山後八軍，得以收降軍使盧文進、武州刺史高行珪獻上。幽州平定，論功授任振武節度使，號稱“威信可汗”。十二年，莊宗平定魏博，劉鄩占據莘縣，命李嗣本進入太原巡守都城。十三年，跟隨莊宗在故元城攻破劉鄩，收取洺、磁、衛三郡。六月，返回鎮守振武。八月，契丹阿保機舉國入侵邊疆，三十萬人進攻振武，李嗣本據城抗戰多天。契丹用火車地道，晝夜急攻，城中兵少，儲備耗盡，城陷，李嗣本全族失陷到契丹。有八個兒子，四人陷落到契丹。李嗣本性格剛烈，有節義，善戰多謀，然而治理郡中百姓，很是苛刻急躁，人們因此譏刺他。

李嗣恩

李嗣恩，本姓駱。年十五，能騎射，侍武皇於振武，及鎮太原，補鐵林軍小校。從征王行瑜，奉表獻捷，加檢校散騎常侍，漸轉突陣指揮使，賜姓名。天祐四年，逐康懷英於河西，解汾州之圍，加檢校司空，充左厢馬軍都將。戰王景仁有功，加檢校司徒。救河中府，與梁人接戰，應弦斃者甚衆，而矟中其口。及退，莊宗親視其傷，深加慰勉，轉內衙馬步都將、遼州刺史。十二年，從莊宗入魏，擊劉鄩有功，轉天雄軍都指揮使。劉鄩之北趨樂平也，嗣恩襲之，倍程先入晉陽。時城中無備，得嗣恩兵至，人百其勇。鄩聞其先過，乃遁。莘之戰，以功轉代州刺史，充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稍遷振武節度使。十五年，追赴行在，卒於太原。天成初，明宗敦念舊勛，詔贈太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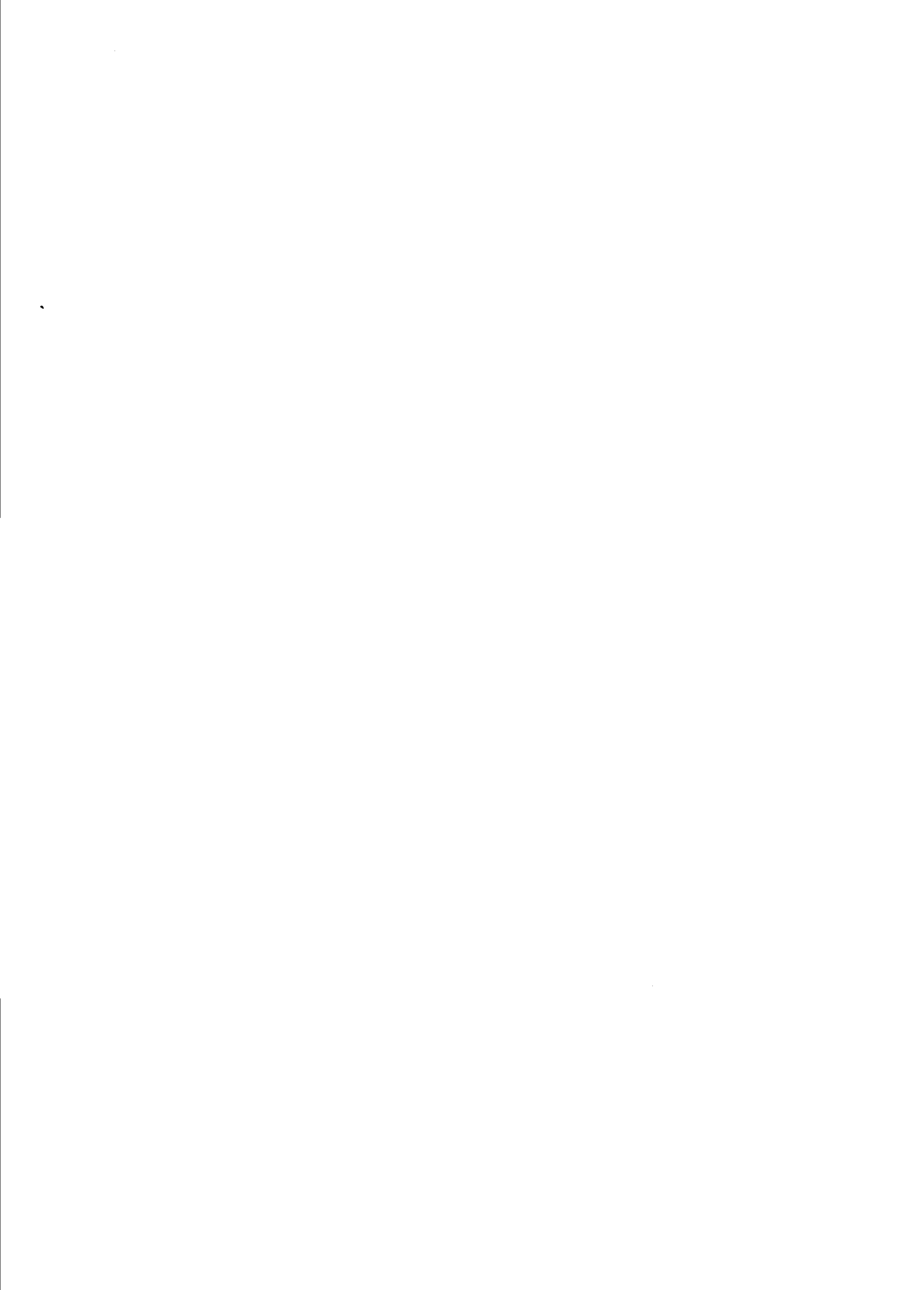
有子二人，長曰武八，騎射推於軍中。嘗有時輩臂飢鷹，矜其搏擊，武八持鳴鏑一隻，賭其狩獲，暮乃多之。戰契丹於新州，歿焉。幼曰從郎，累爲行軍司馬。

史臣曰：嗣昭以精悍勤勞，佐經綸之業，終没王事，得以爲忠，然其後嗣皆不免於刑戮者，何也？蓋殖貨無窮，多財累愚故也。抑苟能以清白遺子孫，安有斯禍哉！裴約以偏裨而效忠烈，尤可貴也。嗣本、嗣恩皆以中涓之效，參再造之功，故可附於兹也。

李嗣恩，原本姓駱。十五歲時，能騎馬射箭，在振武事奉武皇，到武皇鎮守太原時，補爲鐵林軍小校。跟隨征討王行瑜，奉表報捷，加檢校散騎常侍，逐漸轉任突陣指揮使，賜給現在的姓名。天祐四年，在河西打跑康懷英，解汾州之圍，加檢校司空，充左厢馬軍都將。攻打王景仁有功，加檢校司徒。救河中府，和梁人交戰，應弦而死的人很多，而長矛刺中他的嘴。等到撤退時，莊宗親自探視他的傷情，深加慰勉，轉任內衙馬步都將、遼州刺史。十二年，跟隨莊宗入魏，攻打劉鄩有功，轉任天雄軍都指揮使。劉鄩北奔樂平時，李嗣恩襲擊他，日夜兼程，先入晉陽。當時城中没有防備，李嗣恩的軍隊到後，人們勇氣倍增。劉鄩獲知他先到，於是逃跑。莘之戰，因功轉任代州刺史，充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逐漸升任振武節度使。十五年，趕赴皇帝所在地，在太原去世。天成初年，明宗深念故舊功臣，下詔書追贈太尉。

有兩個兒子，長子叫李武八，以騎馬射箭受到軍中推戴。當時曾有同輩人在手臂上架着餓鷹，誇耀它的搏擊能力，李武八拿出一枝響箭，和他比賽狩獵，到傍晚時勝過了他。在新州和契丹作戰，陣亡。幼子叫李從郎，積官爲行軍司馬。

史臣曰：李嗣昭以精悍勤勞，輔佐治理天下的大業，最終爲君王獻身，成爲忠烈，但他的後代都不能避免殺身，這是什麽緣故呢？大概是積聚錢財無窮無盡，財富多了以致愚魯的原因吧。假使能够將清白傳給子孫，哪會有這種禍患呢？裴約作爲偏將而能盡忠效節，尤其可貴。李嗣本、李嗣恩都以侍從親信效忠，參預了再造之功，因而可以附載進此傳中。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唐書二十九)

列傳第五

李存信

李存信，本姓張，父君政，迴鶻部人也。大中初，隨懷化郡王李思忠內附，因家雲中之合羅川。存信通黠多數，會四夷語，別六蕃書，善戰，識兵勢。初爲獻祖親信，從武皇入關平賊，始補軍職，賜姓名。大順中，累遷至馬步都校，與李存孝擊張濬軍於平陽。時存孝驍勇冠絕，軍中皆下之，唯存信與爭功，由是相惡，有同水火。及平定潞州，存孝以功望領節度，既而康君立授旄鉞，存孝怒，大剽潞民，燒邑屋，言發涕流，疑存信擯己故也。明年，存孝得邢、洺，武皇與之節鉞。存孝慮存信離間，欲立大功以勝之，屢請兵於武皇，請兼并鎮、冀，存信間之，不時許。大順二年，武皇大舉略地山東，以存信爲蕃漢馬步都校，存孝聞之怒，武皇令存質代之，存孝乃謀叛。既誅，以存信爲蕃漢都校。從討李匡儔，降赫連鐸、白義誠，以功檢校右僕射。從入關討王行瑜，加檢校司空，領郴州刺史。

乾寧三年，兖、鄆乞師於武皇，武皇遣存信營於莘縣，與朱瑄合勢以抗梁人。梁祖患之，遣使諜羅弘信曰："河東志在吞食河朔，迴軍之日，貴道堪憂。"而存信戢兵無法，稍侵魏之芻牧，弘信怒，翻然結於梁祖，

李存信，原本姓張，父親張君政，回鶻部人。大中初年，跟隨懷化郡王李思忠歸附朝廷，因而在雲中的合羅川安家。李存信狡猾機智，會四夷話，識六蕃文字，善戰，懂兵家形勢。最初爲獻祖親信，隨武皇入關平賊，纔任軍職，賜姓李名存信。大順年間，幾經升遷至馬步都校，和李存孝在平陽攻打張濬軍。當時李存孝最爲驍悍勇猛，軍中的人都比不過他，衹有李存信和他争功，因此相互憎惡，有如水火不相容。到平定潞州時，李存孝因功勞而希望領節度，不久授任康君立爲節度使，李存孝發怒，大肆劫掠潞州百姓，燒毁房屋，一説話就哭，疑心是李存信排斥自己的緣故。第二年，李存孝攻取邢、洺，武皇授任他爲節度使。李存孝擔心李存信挑撥離間，想立大功勝過他，多次向武皇要軍隊，請求兼并鎮、冀，李存信從中挑撥，没有及時准許。大順二年，武皇大舉攻占山東，任命李存信爲蕃漢馬步都校，李存孝得知後很氣憤，武皇命令李存質代替他，李存孝於是謀反。李存孝被誅殺後，任命李存信爲蕃漢都校。跟隨討伐李匡儔，降服赫連鐸、白義誠，因功任檢校右僕射。跟隨入關討伐王行瑜，加檢校司空，領郴州刺史。

乾寧三年，兖州、鄆州向武皇求救兵，武皇派李存信駐營莘縣，和朱瑄聯合抵抗梁人。梁祖憂慮，派使者挑撥羅弘信説："河東志在吞并河朔，他們撤軍的時候，你的領地值得擔憂。"而李存信無法約束軍隊，逐漸侵害到魏打草放牧的人，羅弘信發怒，反而和梁祖結盟，於是出兵三

乃出兵三萬以攻存信。存信斂衆而退，爲魏人所薄，委棄輜重，退保洺州，軍士喪失者十二三。武皇怒，大出師攻魏博，屠陷諸邑。五月，存信軍於洹水。汴將葛從周、氏叔琮來援魏人，存信與鐵林都將落落遇汴人於洹水南，汴人爲陷馬坎以待之，存信戰敗，落落被擒。九月，存信敗葛從周於宗城，乘勝至魏州之北門。明年，聞兗、鄆皆陷，乃班師。八月，從討劉仁恭，師次安塞，爲燕軍所敗。武皇怒謂存信曰："昨日吾醉，不悟賊至，公不辨耶！古人三敗，公姑二矣。"存信懼，泥首謝罪，幾至不測。自光化已後，存信多稱病，武皇以兵柄授李嗣昭，以存信爲右校而已。天復二年十月，以疾卒於晋陽，時年四十一。

萬人攻打李存信。李存信收兵而退，被魏人逼迫，丢掉輜重，退保洺州，軍士喪失十分之二三。武皇發怒，大舉出兵攻打魏博，攻克各城大肆殺戮。五月，李存信駐軍洹水。汴將葛從周、氏叔琮前來援助魏人，李存信和鐵林都將落落在洹水南和汴人相遇，汴人用陷馬坑對付他，李存信戰敗，落落被擒。九月，李存信在宗城打敗葛從周，乘勝到魏州北門。第二年，獲知兗州、鄆州都失陷，於是回師。八月，跟隨討伐劉仁恭，軍隊駐扎安塞，被燕軍打敗。武皇惱怒地對李存信說："昨天我醉了，没有想到賊軍來，你也不清楚嗎！古人三敗，你已二敗了。"李存信畏懼，伏地叩頭告罪，差點遭致不測之禍。從光化年間以後，李存信多推說有病，武皇把兵權交給李嗣昭，以李存信爲右校而已。天復二年十月，因病在晋陽去世，享年四十一歲。

李存孝

李存孝，本姓安，名敬思。少於俘囚中得隸紀綱，給事帳中。及壯，便騎射，驍勇冠絶，常將騎爲先鋒，未嘗挫敗。從武皇救陳、許，逐黄寇，及遇難上源，每戰無不剋捷。

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潞州小校馮霸殺其帥李克恭以城叛，時汴將朱崇節入潞州，梁祖令張全義攻澤州。李罕之告急於武皇，武皇遣存孝率騎五千援之。初，汴人攻澤州，呼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輕絶大國，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旬日之内，沙陀無穴自處，相公何路求生耶！"存孝聞其言不遜，選精騎五百，繞汴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俟爾肉餵軍，可令肥者出門！"汴將有鄧季筠者，亦以驍勇聞，乃引軍出戰，存孝激勵部衆，舞矟先登，一戰敗之，獲馬千匹，生擒季筠於軍中。是夜，汴將李讜收軍而遁，存孝追擊

李存孝，原姓安，名敬思。年輕時在俘虜中當過小頭目，在帳中供事。成年後，熟悉騎馬射箭，驍悍勇猛超過衆人，常率騎兵做先鋒，没打過敗仗。跟隨武皇援救陳、許，趕走黄巢賊子，及至在上源遭難，每戰無不獲勝。

張濬攻打太原時，潞州小校馮霸殺死他的主帥李克恭以城投降，當時汴將朱崇節進入潞州，梁祖命令張全義攻打澤州。李罕之向武皇告急，武皇派李存孝率騎兵五千人援助。當初，汴人攻打澤州時，高聲對李罕之説："相公常依仗太原，輕率和大國絶交，如今張相公包圍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十天之内，沙陀無處可居，相公走哪條路求生呢！"李存孝聽到他出言不遜，挑選五百名精騎，圍繞汴營呼叫道："我，是爲沙陀尋求住所的人，等着用你們的肉犒勞軍隊，可讓肥胖的人出戰！"汴將鄧季筠，也因驍悍勇猛聞名，於是率軍出戰，李存孝激勵部衆，揮舞長矛率先衝鋒，一戰打敗敵兵，繳獲馬一千匹，在軍中活捉鄧季筠。當夜汴將李讜帶兵逃跑，李存孝追擊到馬牢山，俘虜和殺死上萬人，纔退回來攻

至馬牢山，俘斬萬計，遂退攻潞州。

時朝廷命京兆尹孫揆爲昭義節度使，令供奉官韓歸範送旌節至平陽，揆乃仗節之潞，梁祖與揆牙兵三千爲紀綱。時揆爲張濬副招討，所部萬人。八月，自晋、絳逾刀黄嶺趨上黨。存孝引三百騎伏於長子西崖間。揆褒衣大蓋，擁衆而行，俟其軍前後不屬，存孝出騎横擊之，擒揆與歸範及俘囚五百，獻於太原。存孝乃急攻潞州。九月，葛從周棄城夜遁，存孝收城，武皇乃表康君立爲潞帥，存孝怒，不食者累日。十月，存孝引收潞州之師，圍張濬於平陽，營於趙城。華州韓建遣壯士三百夜犯其營，存孝諜知，設伏以擊之，盡殪，進壓晋州西門，獲賊三千，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去，張濬、韓建亦由含口而遁，存孝收晋、絳，以功授汾州刺史。

大順二年三月，邢州節度使安知建叛入汴軍，武皇令存孝定邢、洺，因授之節鉞。時幽州李匡威與鎮州王鎔屢弱中山，將中分其疆土。定州王處存求援於武皇。武皇命存孝侵鎮、趙之南鄙，又令李存信、李存審率師出井陘以會之，并軍攻臨城、柏鄉。李匡威救至，且議旋師。李存信與存孝不協，因構於武皇，言存孝望風退衄，無心擊賊，恐有私盟也。存孝知之，自恃戰功，鬱鬱不平，因致書通王鎔，又歸款於汴。

明年，武皇自出井陘，將逼真定，存孝面見王鎔陳軍機。武皇暴怒，誅先獲汴將安康八方旋師。七月，復出師討存孝，自縛馬關東下，攻平山，渡滹水，擊鎮州四關城。王鎔懼，遣使乞平，請以兵三萬助擊存

打潞州。

當時朝廷任命京兆尹孫揆爲昭義節度使，令供奉官韓歸範送旌節到平陽，孫揆於是持節到潞州，梁祖與孫揆牙兵三千人供其指揮。當時孫揆爲張濬的副招討，統領一萬人。八月，從晋、絳越過刀黄嶺奔赴上黨。李存孝率三百騎兵埋伏在長子西面崖谷中。孫揆寬衣大蓋，帶着衆人前行，等他們的軍隊前後不相連時，李存孝出動騎兵攔腰攻打，擒獲孫揆和韓歸範以及五百名俘虜，獻給太原。李存孝於是急攻潞州。九月，葛從周連夜棄城逃跑，李存孝收復城池，武皇於是任命康君立爲潞帥，李存孝發怒，幾天不進食。十月，李存孝率領收復潞州的軍隊，在平陽包圍張濬，在趙城安營。華州韓建派三百名壯士連夜進攻李存孝的軍營，李存孝探知，設伏兵攻打韓建軍，將他們全部消滅，進軍逼近晋州西門，俘獲賊軍三千人，晋州人從此閉城不出。李存孝率軍攻打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逃走，張濬、韓建也由含口逃跑，李存孝收復晋州、絳州，因功授任汾州刺史。

大順二年三月，邢州節度使安知建叛投汴軍，武皇命令李存孝平定邢州、洺州，因而授任他爲節度使。當時幽州李匡威和鎮州王鎔多次侵犯中山，準備平分這塊土地。定州王處存向武皇求援。武皇命令李存孝侵犯鎮州、趙州南邊，又命令李存信、李存審率軍出井陘和他會師，聯軍攻打臨城、柏鄉。李匡威救兵趕到，將要商議撤軍。李存信和李存孝不和，因而在武皇那裏陷害李存孝，説李存孝望風而逃，無心攻打賊軍，恐怕私下和賊軍有盟約。李存孝知道後，自以爲有戰功，心中愁悶不平，因而送信和王鎔聯絡，又向汴人投誠。

第二年，武皇從井陘出兵，將要逼近真定，李存孝見王鎔面陳軍機。武皇暴怒，殺掉以前俘獲的汴將安康八纔退兵。七月，又出兵討伐李存孝，從縛馬關東下，攻打平山，渡過滹水，攻打鎮州四關城。王鎔畏懼，派使者求和，請求以三萬士兵協助攻打李存孝，同意了他的請求。武皇

孝，許之。武皇蒐於欒城，李存信屯琉璃陂。九月，存孝夜犯存信營，奉誠軍使孫考老被獲，存信軍亂。武皇進攻邢州，深溝高壘以環之，旋爲存孝衝突，溝塹不成。有軍校袁奉韜者，密令人謂存孝曰："大王俟塹成即歸太原，如塹壘未成，恐無歸志。尚書所畏唯大王耳，料諸將孰出尚書右。王若西歸，雖限以黄河，亦可浮渡，况咫尺之洫，安能阻尚書鋒鋭哉!"存孝然之，縱兵成塹。居旬日，深溝高壘，飛走不能及，由是存孝至敗，城中食盡。

在欒城集結軍隊，李存信屯駐琉璃陂。九月，李存孝乘夜晚侵犯李存信的軍營，奉誠軍使孫考老被俘，李存信軍亂。武皇進攻邢州，挖深溝築高壘包圍邢州，很快被李存孝衝破包圍，溝濠没有修成。軍校袁奉韜暗中令人對李存孝説："大王等壕溝挖成就回太原，如果壕壘没有修成，恐怕没有回去的打算。尚書怕的祇有大王了，想來衆將領誰比得上尚書。大王如果西歸，雖有黄河阻隔，也可浮渡，何况咫尺水渠，怎能阻擋尚書的鋒芒呢！"李存孝認爲不錯，就讓武皇的士兵修築濠溝。過了十天，深溝高壘修成，飛禽走獸都不能通過，因此李存孝失敗，城中糧盡。

乾寧元年三月，存孝登城首罪，泣訴於武皇曰："兒蒙王深恩，位至將帥，苟非讒慝離間，曷欲捨父子之恩，轉附仇讎之黨！兒雖褊狹設計，實存信構陷至此，若得生見王面，一言而死，誠所甘心。"武皇愍之，遣劉太妃入城慰勞。太妃引來謁見，存孝泥首請罪曰："兒立微勞，本無顯過，但被人中傷，申明無路，迷昧至此!"武皇叱之曰："爾與王鎔書狀，罪我萬端，亦存信教耶!"縶歸太原，車裂於市。然武皇深惜其才。存孝每臨大敵，被重鎧櫜弓坐矟，僕人以二騎從，陣中易騎，輕捷如飛，獨舞鐵檛，挺身陷陣，萬人辟易，蓋古張遼、甘寧之比也。存孝死，武皇不視事旬日，私憾諸將久之。

乾寧元年三月，李存孝登城告罪，哭泣着向武皇訴説道："孩兒承蒙大王大恩，位至將帥，如果不是壞人挑撥離間，怎麽會捨棄父子之恩，轉而投靠仇敵！孩兒雖然走投無路出此下策，却實在是李存信陷害至此，如能活着見君王一面，訴説委屈後再死，也就心甘情願了。"武皇怜憫他，派劉太妃進城慰勞。太妃引他來拜見武皇，李存孝伏地叩頭請罪説："孩兒立有小功，原無大罪，祇是受人中傷，無處申訴，以致糊塗到了這種地步！"武皇呵叱他説："你寫給王鎔的信，指責我萬般罪狀，也是李存信教的嗎！"把他押回太原，在街市上處以車裂之刑。但武皇很惋惜他的才能。李存孝每臨大敵，身披重鎧，袋裝弓箭，挎着長槍，僕人帶着兩匹馬跟隨他，戰陣中換馬，輕捷如飛，獨舞鐵檛，挺身衝鋒陷陣，萬人退避，大致可與古代張遼、甘寧相比。李存孝死後，武皇十天不理朝政，很長時間都對衆將領不滿意。

李存進

李存進，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父佺，世吏單于府。重進初仕嵐州刺史湯群爲部校，獻祖誅群，乃事武皇，從入關，還鎮太原，署牙職。景福中，爲義兒軍使，賜姓名。從討王行瑜，以功授檢校常侍，與李嗣昭同破王珙於河中。光化三年，契丹犯

李存進，振武人，原本姓孫，名叫重進。父親孫佺，世代在單于府做官。孫重進最初在嵐州刺史湯群手下做部校，獻祖殺掉湯群，於是事奉武皇，跟隨入關，回鎮太原，任下級軍官。景福年間，任義兒軍使，賜姓李名存進。跟隨討伐王行瑜，因功授任檢校常侍，和李嗣昭一起在河中打敗王珙。光化三年，契丹侵犯邊塞，掠奪雲

塞，寇雲中，改永安軍使、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天復初，破氏叔琮前軍於洞渦。三年，授石州刺史。莊宗初嗣位，入爲步軍右都檢校司空，師出井陘，授行營馬步軍都虞候，破汴軍於柏鄉，論功授邠州刺史，轉檢校司徒，俄兼西南面行營招討使，出師收慈州，授慈、沁二州刺史。十二年，定魏博，授天雄軍都巡按使。時魏人初附，有銀槍效節都，强傑難制，專謀騷動。存進沈厚果斷，犯令者梟首尸於市，諸軍無不惕息，靡然向風。十四年，擢蕃漢馬步副總管，從攻楊劉，戰胡柳。

十六年，以本職兼領振武節度使。時王師據德勝渡，汴軍據楊村渡在上流。汴人運洛陽竹木，造浮橋以濟軍。王師以船渡，緩急難濟，存進率意欲造浮橋。軍吏曰："河橋須竹笮大艑，兩岸石倉鐵牛以爲固，今無竹石，竊慮難成。"存進曰："吾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課軍造葦笮，維大艦數十艘，作土山，植巨木於岸以纜之。初，軍中以爲戲，月餘橋成，制度條上，人皆服其勤智。莊宗舉酒曰："存進，吾之杜預也。"賜寶馬御衣，進檢校太保、兼魏博馬步都將。與李存審固守德勝。

十九年，汴將王瓚率衆逼北城，爲地穴火車，百道進攻。存進隨機拒應，或經日不得食。汴軍退，加檢校太傅。王師討張文禮於鎮州，閻寶、李嗣昭相次不利而歿。七月，存進代嗣昭爲招討，進營東垣渡，夾滹沲爲壘，沙土散惡，垣壁難成。存進斬伐林樹，版築旬日而就，賊不能寇。九月，王處球盡率其衆，乘其無備，奄至壘門。存進聞之，得部下數人出門，驅賊於橋下。俄而賊大至，後軍

中，改任永安軍使、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天復初年，在洞渦攻破氏叔琮前軍。三年，授任石州刺史。莊宗初登皇位，入朝任步軍右都檢校司空，出兵井陘，授任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在柏鄉攻破汴軍，論功授任邠州刺史，轉檢校司徒，不久兼西南面行營招討使，出兵收取慈州，授任慈、沁二州刺史。十二年，平定魏博，授任天雄軍都巡按使。當時魏人剛剛歸附，有銀槍效節都，强横難以控制，一意謀求變亂。李存進沉穩果斷，將違反命令的人在街市砍頭暴尸示衆，各軍無不恐懼，紛紛俯首聽命。十四年，擢升蕃漢馬步副總管，跟隨攻打楊劉，在胡柳作戰。

十六年，以本職兼領振武節度使。當時朝廷大軍占據德勝渡，汴軍在上流占據楊村渡。汴人從洛陽運送竹木，建造浮橋讓軍隊渡過。朝廷軍隊用船渡河，緊急時難以渡過，李存進執意建浮橋，軍吏說："造河橋需要竹索大艑，兩岸用石倉鐵牛加固，現在没有竹石，我擔心難以建成。"李存進說："我胸有成算，必能建成。"於是責令軍隊造葦索，繫住數十艘大船，堆積土山，在岸上立大樹繫船。最初，軍中人視作游戲，一個多月後建成橋，將製作方法備文向上陳述，人們都佩服他有計謀。莊宗舉酒說："李存進，是我的杜預。"賜給寶馬御衣，升任檢校太保、兼魏博馬步都將。和李存審固守德勝。

十九年，汴將王瓚率軍進逼北城，挖地道用火車，千方百計進攻。李存進隨機應戰，有時整天不能進食。汴軍退去，加檢校太傅。朝廷軍隊在鎮州討伐張文禮，閻寶、李嗣昭相繼失利陣亡。七月，李存進代李嗣昭任招討使，進軍駐營東垣渡，在滹沲兩岸建造堡壘，沙土流散，墻壁難以建成。李存進砍伐林中樹木，用夾板築墻十天而成，賊軍不能侵犯。九月，王處球率領他的全部軍隊，趁李存進没有防備，突然到達營壘門前。李存進帶着幾名部下出戰，把賊軍趕到橋下。不久賊軍大量趕到，援軍跟不上，血戰陣

不繼，血戰而歿，時年六十六。同光時，贈太尉。存進行軍出師，雖無奇迹，然能以法繩其驕放，營壘守戰之備，特推精力，議者稱之。

有子四人，長曰漢韶。

亡，當時六十六歲。同光年間，贈太尉。李存進行軍出兵，雖無奇迹，但能依法控制軍隊不至於驕横放縱，特别致力於營壘守戰的準備，議事的人稱贊他。

有四個兒子，長子叫李漢韶。

李漢韶

漢韶，字享天，幼有器局，風儀峻整。初事莊宗，爲定安軍使，遷河東牢城指揮使。時孟知祥權知太原軍府事，會契丹侵北鄙，表令漢韶率師進討，既而大破契丹，以功加檢校右僕射。同光中，爲蔡州刺史。天成初，復姓孫氏，尋授彰國軍留後，累加檢校太保。長興中，爲洋州節度使。末帝之起於鳳翔也，漢韶與興元張虔釗各帥部兵會王師於岐山下，及西師俱叛，漢韶逃歸本鎮。聞末帝即位，心不自安，乃與張虔釗各舉其城送款於蜀。洎至成都，孟知祥以漢韶舊人，尤善待之，僞命永平軍節度使。孟昶嗣僞位，歷興元、遂州兩鎮連帥，累僞官至中書令，封樂安郡王。年七十餘，卒於蜀。

李漢韶，字享天，年輕時有器度，風度嚴整。最初事奉莊宗，任定安軍使，升任河東牢城指揮使。當時孟知祥代理知太原軍府事，時逢契丹侵犯北邊，表令李漢韶率軍討伐，不久大破契丹，因功加授檢校右僕射。同光年間，任蔡州刺史。天成初年，恢復原姓孫，不久授任彰國軍留後，幾經升遷至檢校太保。長興年間，任洋州節度使。末帝在鳳翔起兵，李漢韶和興元張虔釗各率所部兵和朝廷大軍在岐山下會合，到西面的軍隊都叛亂時，李漢韶逃回本鎮。知道末帝登上皇位後，不能安心，於是和張虔釗各以其城池向蜀投誠。到成都後，孟知祥因李漢韶是老朋友，特别善待他，僞命爲永平軍節度使。孟昶繼承僞位，歷任興元、遂州兩鎮節度使，積僞官至中書令，封爲樂安郡王。七十多歲時在蜀去世。

李存璋

李存璋，字德璜，雲中人。武皇初起雲中，存璋與康君立、薛志勤等爲奔走交，從入關，以功授國子祭酒，累管萬勝、雄威等軍。從討李匡儔，改義兒軍使。光化二年，授澤州刺史，入爲牢城使。從李嗣昭討雲州叛將王暉，平之，改教練使、檢校司空。五年，武皇疾篤，召張承業與存璋授遺顧，存璋爰立莊宗，夷内難，頗有力焉，改河東馬步都虞候，兼領鹽鐵。初，武皇稍寵軍士，藩部人多干擾鄽市，肆其豪奪，法司不能禁。莊宗初嗣位，鋭於求理。存璋得行其志，抑强扶弱，誅其豪首，期月之間，紀綱大振，弭群盗，務耕稼，去

李存璋，字德璜，雲中人。武皇剛在雲中起兵時，李存璋和康君立、薛志勤等人爲患難朋友，跟隨武皇入關，因功授任國子祭酒，多次統領萬勝、雄威等軍。跟隨討伐李匡儔，改任義兒軍使。光化二年，授任澤州刺史，入朝任牢城使。跟隨李嗣昭討伐雲州叛將王暉，平定王暉，改任教練使、檢校司空。五年，武皇病重，召張承業和李存璋交代遺命，李存璋於是擁立莊宗，平定内亂，頗有功勞，改任河東馬步都虞候，兼管鹽鐵。當初，武皇逐漸寵縱軍士，藩部人多干擾鄉市，肆意巧取豪奪，法司不能禁止。莊宗初登皇位，急於求治。李存璋得以實現他的志願，抑强扶弱，誅殺爲首作亂的豪强，一個月中，綱紀大振，群盗平息，百姓致力於耕作，除掉犯法作亂的人，阻塞投機取巧的門徑，當時人稱贊他

奸宄，息倖門，當時稱其材幹。從破汴軍於夾城，轉檢校司徒。柏鄉之役，爲三鎮排陣使。十一年，從盟朱友謙於猗氏，授汾州刺史。汴將尹皓攻慈州，逆戰敗之。十三年，王檀逼太原，存璋率汾州之軍入城固守，授大同防禦使、應蔚朔等州都知兵馬使。秋，契丹攻蔚州，阿保機遣使馳木書求賂，存璋斬其使。契丹逼雲州，存璋拒守，城中有古鐵車，乃鎔爲兵仗，以給軍士。敵退，以功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應蔚等州觀察使。十九年四月，以疾卒於雲州府第。同光初，追贈太保、平章事。晋天福初，追贈太師。

的才幹。跟隨莊宗在夾城攻破汴軍，轉任檢校司徒。柏鄉之戰，任三鎮排陣使。十一年，跟隨莊宗在猗氏和朱友謙結盟，授任汾州刺史。汴將尹皓攻打慈州，迎戰打敗他。十三年，王檀逼近太原，李存璋率汾州軍隊入城固守，授任大同防禦使、應蔚朔等州都知兵馬使。秋，契丹攻打蔚州，阿保機派使者馳馬送木書求財物，李存璋斬殺使者。契丹逼近雲州，李存璋堅守，城中有古代鐵車，於是熔鑄成兵器，供給士兵。敵兵退去，因功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應蔚等州觀察使。十九年四月，因病在雲州府家中去世。同光初年，追贈太保、平章事。晋天福初年，追贈太師。

有子三人，彦球爲裨校，戰歿於鎮州。

有三個兒子，李彦球任副校，在鎮州陣亡。

李存賢

李存賢，字子良，本姓王，名賢，許州人。祖啓忠，父惲。賢少遇亂，入黄巢軍，武皇破賊陳、許，存賢來歸。景福中，典義兒軍，爲副兵馬使，因賜姓名。天祐三年，從周德威赴援上黨，營於交口。五年，權知蔚州刺史，以禦吐渾。六年，權沁州刺史。先是州當賊境，不能保守，乃於州南五十里據險立栅爲治所，已歷十餘年矣。存賢至郡，乃移復舊郡，剗闢荆棘，特立廨舍，州民完集。莊宗嘉之，轉檢校司空，真拜刺史。九年，汴人乘其無備，來攻其城，存賢擊退之。十一年，授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十二年，移刺慈州。七月，汴將尹皓攻州城，存賢督軍拒戰，汴軍攻擊百端，月餘遁去。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命存賢率師赴之。十九年，汴將段凝軍五萬營臨晋，蒲人大恐，咸欲歸汴。或問於存賢曰："河中將士欲拘公降於汴。"存賢曰：

李存賢，守子良，本姓王，名賢，許州人。祖父王啓忠，父親王惲。王賢年輕時遭逢亂世，入黄巢軍中，武皇在陳、許攻破賊軍，李存賢前來歸附。景福年間，統領義兒軍，任副兵馬使，因而賜姓李名存賢。天祐三年，跟隨周德威赴援上黨，在交口安營。五年，代理蔚州刺史，抵禦吐渾。六年，暫任沁州刺史。在此之前州城正對賊境，不能保守，於是在州城南面五十里處據險立栅建立州治，已過了十多年了。李存賢到郡後，就將治所遷回舊郡，鏟除荆棘，修建官署，州中百姓全部聚集。莊宗贊賞他，轉任檢校司空，正式拜任刺史。九年，汴人趁他没有防備，前來攻打州城，李存賢打退汴人。十一年，授任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十二年，調任慈州刺史。七月，汴將尹皓攻打州城，李存賢督軍抗戰，汴軍百端攻擊，一個多月後撤離。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命李存賢率軍趕去。十九年，汴將段凝的軍隊五萬人駐營臨晋，蒲人十分恐懼，都想歸附汴人。有人問李存賢說："河中將士想拘捕你向汴人投降。"李存賢說："我奉命救援河中，爲王事而死本是應該的。"汴軍退去，

“吾奉命援河中，死王事固其所也。”汴軍退，以功加檢校司徒。

因功加檢校司徒。

同光初，授右武衛上將軍。十一月，入覲洛陽。二年三月，幽州李存審疾篤，求入覲，議擇帥代之，方内宴，莊宗曰：“吾披榛故人，零落殆盡，所殘者存審耳。今復衰疾，北門之事，知付何人!”因目存賢曰：“無易於卿。”即日授特進、檢校太保，充幽州盧龍節度使。五月，到鎮。時契丹强盛，城門之外，烽塵交警，一日數戰。存賢性忠謹周慎，晝夜戒嚴，不遑寢食，以至憂勞成疾，卒於幽州，時年六十五。詔贈太傅。

同光初年，授任右武衛上將軍。十一月，來到洛陽朝拜。二年三月，幽州李存審病重，請求入朝拜見，商議選帥代替他，宫内正在舉行宴會，莊宗説：“我的患難朋友，零落殆盡，剩下的衹有李存審罷了。現在又衰病，北門之事，誰知交給何人!”因而望着李存賢説：“没有人能代替你。”當天授特進、檢校太保，充幽州盧龍節度使。五月，到達任所。當時契丹强盛，城門之外，烽火烟塵交相報警，一天内交戰幾次。李存賢性格忠誠謹慎，晝夜戒嚴，没有時間吃飯睡覺，以致憂勞成病，在幽州去世，享年六十五歲。下詔書追贈太傅。

存賢少有材力，善角抵。初，莊宗在藩邸，每宴，私與王郁角抵鬥勝，郁頻不勝。莊宗自矜其能，謂存賢曰：“與爾一博，如勝，賞爾一郡。”即時角抵，存賢勝，得蔚州刺史。

李存賢從小有力氣，善於摔跤。當初，莊宗在藩府，每次宴會，私下與王郁摔跤，王郁多次不勝。莊宗自負他的才能，對李存賢説：“我和你摔一次，如果你勝了，賞你一個郡。”當時摔跤，李存賢取勝，得以擔任蔚州刺史。

史臣曰：昔武皇之起并、汾也，會鹿走於中原，期龍戰於大澤，蓄驍果之士，以備鷹犬之用。故自存信而下，皆錫姓以結其心，授任以責其效。與夫董卓之畜吕布，亦何殊哉！唯存孝之勇，足以冠三軍而長萬夫，苟不爲叛臣，則可謂良將矣。

史臣曰：從前武皇在并、汾一帶起兵，正趕上逐鹿中原，期待像龍一樣在大河中决戰，蓄積驍勇果敢的戰士，以便用作心腹。因此從李存信以下，都賞賜姓氏以便團結他們，委以重任以便責成他們建立功效。和董卓的蓄養吕布，有什麽不同呢！衹是李存孝的勇猛，完全可以冠絶三軍而超越萬人，假使不做叛賊，就可以稱作良將了。

舊五代史卷五十四(唐書三十)

列傳第六

王鎔　王昭誨

王鎔，其先迴鶻部人也。遠祖没諾干，唐至德中，事鎮州節度使王武俊爲騎將。武俊嘉其勇幹，畜爲假子，號王五哥，其後子孫以王爲氏。四代祖廷湊，事鎮帥王承宗爲牙將。長慶初，承宗卒，穆宗命田弘正爲成德軍節度使。既而鎮人殺弘正，推廷湊爲留後，朝廷不能制，因以旄鉞授之。廷湊卒，子元逵尚文宗女壽安公主。元逵卒，子紹鼎立。紹鼎卒，子景崇立。皆世襲鎮州節度使，并前史有傳。景崇位至太尉、中書令，封常山王，中和二年卒。

鎔即景崇之子也，年十歲，三軍推襲父位。大順中，武皇將李存孝既平邢、洺，因獻謀於武皇，欲兼并鎮、定，乃連年出師以擾鎮之屬邑。鎔苦之，遣使求救於幽州。自是燕帥李匡威頻歲出軍，以爲鎔援。時匡威兵勢方盛，以鎔冲弱，將有窺圖之志。

景福二年春，匡威帥精騎數萬，再來赴援，會匡威弟匡儔奪據兄位，匡威退無歸路，鎔乃延入府第，館於寶壽佛寺。鎔以匡威因己而失國，又感其援助之力，事之如父。五月，鎔謁匡威於其館，匡威陰遣部下伏甲劫鎔，抱持之。鎔曰："公戒部人勿造次。吾國爲晉人所侵，垂將覆滅，賴

王鎔，他的祖先是回鶻部人。遠祖没諾干，唐至德年間，事奉鎮州節度使王武俊爲騎將。王武俊贊賞他的勇敢能幹，收他做養子，稱爲王五哥，後來他的子孫以王爲姓氏。四代祖廷湊，事奉鎮帥王承宗爲牙將。長慶初年，王承宗去世，唐穆宗任命田弘正爲成德軍節度使。不久鎮州人殺死田弘正，推舉廷湊任留後，朝廷不能控制，因而把節度使印綬授給他。廷湊去世，兒子元逵娶唐文宗的女兒壽安公主。元逵去世，兒子紹鼎繼任。紹鼎去世，兒子景崇繼任。都世襲鎮州節度使，都在前史中有傳。景崇位至太尉、中書令，封常山王，中和二年去世。

王鎔是景崇的兒子，十歲時，三軍推舉他繼承父位。大順年間，武皇的將領李存孝平定邢州、洺州後，乘機向武皇獻計，想兼并鎮州、定州，於是連年出兵侵擾鎮州屬邑。王鎔爲此受害，派使者向幽州求救。從此燕帥李匡威連年出兵，援助王鎔。當時李匡威兵勢正盛，因王鎔幼弱，將有謀取鎮州的打算。

景福二年春，李匡威率精騎數萬人，再次趕來救援，時逢李匡威的弟弟李匡儔篡奪了兄長的官位，李匡威没有退歸之地，王鎔於是把他請入府中，寄居在寶壽佛寺。王鎔因李匡威爲自己而失國，又感激他的援助之力，像對父親一樣事奉他。五月，王鎔到館舍拜見李匡威，李匡威暗中令部下伏兵劫持王鎔，把王鎔抱住。王鎔説："你告誡部下不得無禮。我國被晉人侵犯，即將

公濟援之力，幸而獲存。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即并轡歸府舍，鎔軍拒之，竟殺匡威。鎔本疏瘦，時年始十七，當與匡威并轡之時，雷雨驟作，屋瓦皆飛。有一人於缺垣中望見鎔，鎔就之，遽挾於馬上，肩之而去。翌日，鎔但覺項痛頭偏，蓋因爲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既而訪之，則曰墨君和，乃鼓刀之士也，遂厚賞之。

覆滅，多虧你救助之力，而得以幸存。今天的事情，本是我心甘情願的。”就一起駕馬回到府舍，王鎔的軍隊拒抗，最終殺了李匡威。王鎔原本瘦弱，當時纔十七歲，當他和李匡威并駕齊驅時，雷雨驟起，屋上的瓦都飛起來了。有個人在斷墻中望見王鎔，王鎔靠近他，突然把王鎔挾到馬上，用肩扛着離去。第二天，王鎔衹覺得頸痛頭偏，原來是因爲被有力的人挾持，受不了痛苦的緣故。不久尋訪那人，説是叫墨君和，是屠户，於是重賞他。

鎔既失燕軍之援，會武皇出師以逼真定，鎔遣使謝罪，出絹二十萬匹，及具牛酒犒軍，自是與鎔修好如初。洎梁祖兼有山東，虎視天下，鎔卑辭厚禮，以通和好。光化三年秋，梁祖將吞河朔，乃親征鎮、定，縱其軍燔鎮之關城。鎔謂賓佐曰：“事急矣，謀其所向。”判官周式者，有口辯，出見梁祖。梁祖盛怒，逆謂式曰：“王令公朋附并汾，違盟爽信，敝賦業已及此，期於無捨!”式曰：“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反欲窮兵黷武，天下其謂公何!”梁祖喜，引式袂而慰之曰：“前言戲之耳。”即送牛酒貨幣以犒軍。式請鎔子昭祚及大將梁公儒、李弘規子各一人往質於汴。梁祖以女妻昭祚。及梁祖稱帝，鎔不得已行其正朔。

王鎔失去燕軍援助後，時逢武皇出兵逼近真定，王鎔派使者告罪，獻出二十萬匹絹，并準備牛酒犒勞武皇的軍隊，從此武皇和王鎔和好如初。到梁祖兼有山東；虎視天下時，王鎔卑辭厚禮，與梁祖和好。光化三年秋，梁祖準備吞并河朔，於是親自征伐鎮州、定州，放縱他的軍隊焚燒鎮州關城。王鎔對賓僚説：“事情危急了，商量一下何去何從。”判官周式，有口才，出來見梁祖。梁祖大怒，迎上前對周式説：“王令公依附并汾，違約失信，我創業已到這等地步，决不放棄!”周式説：“你是唐室的齊桓、晋文，應當依靠禮義成就霸業，反而想窮兵黷武，天下人怎麽評價你!”梁祖高興，拉住周式的衣袖安慰他説：“剛纔的話衹是説笑而已。”就送牛酒財物犒勞軍隊。周式請求讓王鎔的兒子王昭祚以及大將梁公儒、李弘規的兒子各一人前往汴州做人質。梁祖把女兒嫁給王昭祚。等到梁祖稱帝時，王鎔迫不得已使用梁的紀年。

其後梁祖常慮河朔悠久難制，會羅紹威卒，因欲除移鎮、定。先遣親軍三千，分據鎔深、冀二郡，以鎮守爲名。又遣大將王景仁、李思安率師七萬，營於柏鄉。鎔遣使告急莊宗，莊宗命周德威率兵應之，鎔復奉唐朝正朔，稱天祐七年。及破梁軍於高邑，我軍大振，自是遣大將王德明率三十七都從莊宗征伐，收燕降魏，皆預其功，然鎔未嘗親軍遠出。八年

後來梁祖常常擔憂河朔長久難於控制，時逢羅紹威去世，因而想調換鎮、定地方長官。先派親軍三千人，分别占據王鎔的深、冀二郡，以鎮守爲藉口。又派大將王景仁、李思安率軍七萬人，駐營柏鄉。王鎔派使者向莊宗告急，莊宗命周德威率兵接應，王鎔又使用唐朝的紀年，稱天祐七年。到在高邑攻破梁軍時，我軍大振，從此派大將王德明率三十七都跟隨莊宗征伐，收復燕地、降伏魏地，都參戰立功，但王鎔不曾親自率軍遠征。八年七月，王鎔到承天軍，和莊宗共宴

七月，鎔至承天軍，與莊宗合宴同盟，奉觴獻壽，以申感概。莊宗以鎔父友，曲加敬異，爲之聲歌，鎔亦報之，謂莊宗爲四十六舅。中飲，莊宗抽佩刀斷衿爲盟，許女妻鎔子昭誨，因茲堅附於莊宗矣。

結盟，舉杯祝壽，抒發感慨。莊宗因王鎔是父親的朋友，對他特加尊敬，爲他唱歌，王鎔也予以回報，稱莊宗爲四十六舅。宴飲中，莊宗抽出佩刀割下衣襟結盟，許諾把女兒嫁給王鎔的兒子王昭誨，因此王鎔堅定地依附莊宗了。

鎔自幼聰悟，然仁而不武，征伐出於下，特以作藩數世，專制四州，高屏塵務，不親軍政，多以閹人秉權，出納决斷，悉聽所爲。皆雕靡第舍，崇飾園池，植奇花異木，遞相誇尚。人士皆褒衣博帶，高車大蓋，以事嬉游，藩府之中，當時爲盛。鎔宴安既久，惑於左道，專求長生之要，常聚緇黄，合煉仙丹，或講説佛經，親受符籙。西山多佛寺，又有王母觀，鎔增置館宇，雕飾土木。道士王若訥者，誘鎔登山臨水，訪求仙迹，每一出，數月方歸，百姓勞弊。王母觀石路既峻，不通輿馬，每登行，命僕妾數十人維錦綉牽持而上。有閹人石希蒙者，奸寵用事，爲鎔所嬖，恒與之卧起。

王鎔從小聰明穎悟，但仁慈而不好争鬥，不善征伐，衹是因幾代統領藩鎮，控制四州，遠離塵俗雜務，不理軍政，多用宦官掌權，出納决斷，都由他們作主。他們雕飾奢華的住宅，整修靡麗的園池，種植奇花異木，互相誇比。人士都大衣寬帶，高車大蓋，嬉戲游玩，藩府之中，一時盛行。王鎔安逸已久，迷戀邪道，專求長生之術，常常收聚僧人道士，合煉仙丹，或講説佛經，親自接受符籙。西山多佛寺，又有王母觀，王鎔增建館宇，雕飾土木。道士王若訥，引誘王鎔登山臨水，訪求神仙踪迹，每次出行，幾個月纔返回，百姓勞苦困敝。王母觀石路險峻，不通車馬，每次登行，命令數十名僕妾牽持錦綉而上。宦官石希蒙，奸寵專權，受到王鎔寵幸，常常和王鎔同起居。

天祐八年冬十二月，鎔自西山迴，宿於鶻營莊，將歸府第，希蒙勸之佗所。宦者李弘規謂鎔曰："方今晋王親當矢石，櫛沐風雨，王殫供軍之租賦，爲不急之游盤，世道未夷，人心多梗，久虚府第，遠出游從，如樂禍之徒，翻然起變，拒門不納，則王欲何歸!"鎔懼，促歸。希蒙譖弘規專作威福，多蓄猜防，鎔由是復無歸志。弘規聞之怒，使親事偏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遽至鎔前，抽戈露刃謂鎔曰："軍人在外已久，願從王歸。"弘規進曰："石希蒙説王游從，勞弊士庶，又結構陰邪，將爲大逆。臣已偵視情狀不虚，請王殺之，以除禍本。"鎔不聽。弘規因命軍士聚噪，斬希蒙

天祐八年冬十二月，王鎔從西山返回，住在鶻營莊，將回府第，石希蒙勸他到别的地方。宦官李弘規對王鎔説："如今晋王親冒矢石，頂風冒雨，大王耗盡供給軍隊的租賦，做不急需的游玩，世道不太平，人心多不通，長久空着府第，遠出游樂，如果有喜好禍亂的人，突然作亂，閉門不納，那麽大王打算去哪裏!"王鎔畏懼，催促回去。石希蒙詆毁李弘規獨自作威作福，多猜疑防範，王鎔因此不再有返回的打算。李弘規聽説後很生氣，派親信副將蘇漢衡率兵披甲突然出現在王鎔面前，抽戈露刀對王鎔説："軍人出外已久，希望跟隨大王返回。"李弘規上前説："石希蒙游説大王游玩，使士人百姓勞苦，又和陰邪之人勾結，想要謀反。我已探知情况屬實，請求大王殺掉他，以消除禍根。"王鎔不同意。李弘規就讓軍士一起喧嚷，砍下石希蒙的頭扔到王鎔

首抵於前。鎔大恐，遂歸。是日，令其子昭祚與張文禮以兵圍李弘規及行軍司馬李藹宅，并族誅之，詿誤者凡數十家。又殺蘇漢衡，收部下偏將下獄，窮其反狀，親軍皆恐，復不時給賜，衆益懼。文禮因其反側，密諭之曰："王此夕將坑爾曹，宜自圖之。"衆皆掩泣相謂曰："王待我如是，我等焉能效忠？"是夜，親事軍十餘人，自子城西門逾垣而入，鎔方焚香受籙，軍士二人突入，斷其首，袖之而出，遂焚其府第，烟焰亘天，兵士大亂。鎔姬妾數百，皆赴水投火而死。軍校有張友順者，率軍人至張文禮之第，請爲留後，遂盡殺王氏之族。鎔於昭宗朝賜號"敦睦保定久大功臣"，位至成德軍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趙王，梁祖加尚書令。初，鎔之遇害，不獲其尸，及莊宗攻下鎮州，鎔之舊人於所焚府第灰間方得鎔之殘骸。莊宗命幕客致祭，葬於王氏故塋。

鎔長子昭祚，亂之翌日，張文禮索之，斬於軍門。

次子昭誨，當鎔被禍之夕，昭誨爲軍人携出府第，置之地穴十餘日，乃髡其髮，被以僧衣。屬湖南綱官李震南還，軍士以昭誨托於震，震置之茶褚中。既至湖湘，乃令依南嶽寺僧習業，歲給其費。昭誨年長思歸，震即齎送而還。時鎔故將符習爲汴州節度使，會昭誨來投，即表其事曰："故趙王王鎔小男昭誨，年十餘歲遇禍，爲人所匿免，今尚爲僧，名崇隱，謹令赴闕。"明宗賜衣一襲，令脱僧服。頃之，昭誨稱前成德軍中軍使、檢校太傅，詣中書陳狀，特授朝議大夫、檢校考功郎中、司農少卿，賜金紫。符習因以女妻之。其後，累

面前。王鎔十分恐懼，於是返回。這天，令他的兒子王昭祚和張文禮率兵包圍李弘規和行軍司馬李藹的住宅，將他們滅族，受牽連的有幾十家人。又殺掉蘇漢衡，將他的部下偏將投進獄中，追查他們反叛的情況，親軍都恐懼，又不及時給以賞賜，衆人更加恐懼。張文禮趁他們恐慌不安的時候，秘密告諭他們説："大王今晚要活埋你們，應當自作打算。"衆人都哭泣着相互説："大王如此對待我們，我們怎能效忠?"當晚，親事軍十多人，從子城西門越墻進去，王鎔正在燒香受籙，兩名軍士突然進來，砍下他的頭，放進袖中出去，於是焚燒王鎔的府第，火焰衝天，兵士大亂。王鎔的姬妾數百人，都跳水投火而死。軍校張友順，率軍人到張文禮家，請他擔任留後，於是全部殺掉王氏族人。王鎔在唐昭宗時被賜與"敦睦保定久大功臣"稱號，官做到成德軍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趙王，梁祖時加尚書令。當初，王鎔遇害，没有找到他的尸體，等到莊宗攻下鎮州，王鎔的舊友纔在被燒掉的府第灰燼中找到王鎔的殘骸。莊宗命令幕客祭奠，安葬在王氏祖墳。

王鎔的長子王昭祚，作亂的第二天，張文禮搜捕他，在軍門斬殺。

次子王昭誨，當王鎔遭禍那晚，他被軍人帶出府第，藏在地洞中十多天，於是剃掉他的頭髮，給他穿上僧衣。時逢湖南綱官李震南回，軍士把王昭誨交托給李震，李震把他藏在茶囊中。到湖湘後，就令他跟從南嶽寺僧人習業，每年供給他用費。王昭誨年久思歸，李震就供給物品送他回去。當時王鎔的舊將符習任汴州節度使，碰上王昭誨來投奔，就上表報告這事説："已故趙王王鎔的小兒子王昭誨，十多歲時遭逢禍亂，被人藏起來而幸免，現在還是僧人，名崇隱，謹令他赴朝。"明宗賜給他一套衣服，令他脱掉僧衣。不久，王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檢校太傅，到中書陳述情況，特授朝議大夫、檢校考功郎中、司農少卿，賜金紫。符習因而把女兒嫁給他。後來，多次擔任副職，周顯德年間，升任

歷少列，周顯德中，遷少府監。

少府監。

王處直　王都

王都，本姓劉，小字雲郎，中山陘邑人也。初，有妖人李應之得於村落間，養爲己子。及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醫之，不久病間，處直神之，待爲羽人。始假幕職，出入無間，漸署爲行軍司馬，軍府之事，咸取决焉。處直時未有子，應之以都遺於處直曰："此子生而有異。"因是都得爲處直之子。其後應之閱白丁於管内，别置新軍，起第於博陵坊，面開一門，動皆鬼道。處直信重日隆，將校相慮，變在朝夕，欲先事爲難。會燕師假道，伏甲於外城，以備不虞，昧旦入郭，諸校因引軍以圍其第，應之死於亂兵，咸云不見其尸，衆不解甲。乃逼牙帳請殺都，處直堅靳之，久乃得免。翌日賞勞，籍其兵於卧内，自隊長已上記於别簿，漸以佗事孥戮，迨二十年，别簿之記，略無孑遺。都既成長，總其兵柄，奸詐巧佞，生而知之。處直愛養，漸有付托之意，時處直諸子尚幼，乃以都爲節度副大使。

王都，原本姓劉，小字雲郎，中山陘邑人。當初，妖人李應之在村落間得到他，收做養子。及至王處直患病，李應之用邪道爲他醫治，不久病愈，王處直覺得他神奇，把他當仙人看待。開始讓他暫做幕僚，隨意出入，逐漸委任爲行軍司馬，軍府中事情，都取决於他。王處直當時没有兒子，李應之把王都送給王處直説："這孩子生下來就不同一般。"因此王都得以成爲王處直的養子。後來李應之在管轄區内檢閲壯丁，另建新軍，在博陵坊修建房舍，每面開一扇門，一舉一動都神秘莫測。王處直一天比一天信重李應之，將校們相互憂慮，變亂就在朝夕之間，想率先發難。時逢燕軍借道，在外城設伏兵，以防不測，黎明入城，將校們因而率軍包圍李應之家，李應之死於亂兵，都説没有見到他的尸體，衆人不脱下鎧甲。於是逼近牙帳請求殺死王都，王處直執意不肯，很久纔得以幸免。第二天論功行賞，在卧室中登記兵士花名册，從隊長以上都登記在單獨的簿册上，逐漸藉别的事把他們殺掉，到二十年後，記入另册的人，没有一個活下來。王都長大成人後，總掌兵權，奸詐巧佞，天生就懂。王處直寵愛姑息，逐漸有把後事托付王都的打算，當時王處直的兒子們還年幼，於是以王都爲節度副大使。

王郁者，亦處直之孽子也。

王郁，也是王處直的養子。

天祐十八年十二月，莊宗親征鎮州，敗契丹於沙河。明年正月，乘勝追敵，過定州，都馬前奉迎，莊宗幸其府第曲宴。都有愛女，十餘歲，莊宗與之論婚，許爲皇子繼岌妻之，自是恩寵特異，奏請無不從。同光三年，莊宗幸鄴都，都來朝覲，留宴旬日，錫賚巨萬，遷太尉、侍中。時周玄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几。"及明宗嗣位，加中書令，然以其奪據父位，深心惡之。

天祐十八年十二月，莊宗親自征討鎮州，在沙河打敗契丹。第二年正月，乘勝追擊敵兵，經過定州，王都到馬前奉迎，莊宗到他府第中宴飲。王都有個愛女，十多歲，莊宗和王都論婚，許諾爲皇子李繼岌娶她，從此對王都的恩寵非同尋常，上奏請求無不遵從。同光三年，莊宗駕臨鄴都，王都來朝拜，留他宴飲十天，賞贈極多，升任太尉、侍中。當時周玄豹見了王都説："他形狀像鯉魚，不免在菜板上挨刀。"等到明宗繼承皇位，加中書令，但因王都篡奪父親的職位，心裏很憎惡他。

初，同光中，祁、易二州刺史，

當初，同光年間，祁、易二州刺史，王都奏

都奏部下將校爲之，不進户口，租賦自贍本軍，天成初仍舊。既而安重誨用事，稍以朝政厘之。時契丹犯塞，諸軍多屯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屢廢迎送，漸成猜間。和昭訓爲都籌畫曰："主上新有四海，其勢易離，可圖自安之計。"會朱守殷據汴州反，鎮州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不協，心懷怨嫉。都陰知之，乃遣人説建立謀叛，建立僞許之，密以狀聞。都又與青、徐、岐、潞、梓五帥蠟書以離間之。三年四月，制削都在身官爵，遣宋州節度使王晏球率師討之。都急與王郁謀，引契丹爲援。洎王師攻城，契丹將秃餒率騎萬人來援，都與契丹合兵大戰於嘉山，爲王師所敗，唯秃餒以二千騎奔入定州。都仗之守城，呼爲餒王，屈身瀝懇，冀其盡力，孤壘周年，亦甚有備。諸校或思歸嚮，以其訪察嚴密，殺人相繼，人無宿謀，故數構不就。

都好聚圖書，自常山始破，梁國初平，令人廣將金帛收市，以得爲務，不責貴賤，書至三萬卷，名畫樂器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於其府。四年三月，晏球拔定州，時都校馬讓能降於曲陽門，都巷戰而敗，奔馬歸於府第，縱火焚之，府庫妻孥，一夕俱燼，唯擒秃餒并其男四人、弟一人獻於行在。

李繼陶者，莊宗初略地河朔，俘而得之，收養於宫中，故名曰得得。天成初，安重誨知其本末，付段佪養之爲兒，佪知其不稱，許其就便。王都素蓄異志，潛取以歸，呼爲莊宗太子。及都叛，遂僭其服裝，時俾乘墉，欲惑軍士，人咸知其僞，競詬辱之。城陷，晏球獲之，拘送於闕下，行至邢州，遣使戮焉。

請用他的部下將校擔任，不呈報户口，租賦供本軍使用，天成初年仍舊。不久安重誨專權，逐漸以朝廷政策加以糾正。當時契丹侵犯邊塞，各軍多屯駐幽、易間，大將往來，王都暗中作防備，多次不迎送，逐漸産生猜疑隔閡。和昭訓爲王都籌劃説："主上剛剛擁有天下，勢必容易分離，可以考慮自安的計策。"時逢朱守殷占據汴州反叛，鎮州節度使王建立和安重誨不和，心懷怨恨。王都暗中獲知，於是派人游説王建立謀反，王建立假裝同意，秘密把情况上報。王都又寫密信給青、徐、岐、潞、梓五帥挑撥他們。三年四月，下制書解除王都在身官爵，派遣宋州節度使王晏球率軍討伐他。王都急忙與王郁商議，招引契丹援助。到朝廷軍隊攻城時，契丹將領秃餒率騎兵一萬人前來援助，王都和契丹合兵大戰於嘉山，被朝廷軍隊打敗，衹有秃餒率二千名騎兵逃入定州。王都依靠秃餒守城，稱他爲餒王，屈身懇求，希望他盡力，堅守孤壘一整年，也很有防備。有的將校想要投降，却因王都察訪嚴密，不斷殺人，人們没有成熟的計劃，因此多次謀劃都没有成功。

王都喜好收藏圖書，從剛攻破常山，梁國剛平定時起，令人用金帛廣泛收購，務求得到，不論價格高低，藏書達三萬卷，名畫樂器各數百件，都是四方精品妙品，收集在他府中。四年三月，王晏球攻克定州，當時都校馬讓能在曲陽門投降，王都巷戰失敗，奔馬逃回府第，放火焚燒，府庫以及妻子兒女，一晚上被燒成灰燼，衹擒獲秃餒和王都的四個兒子、一個弟弟獻給皇帝行營。

李繼陶，莊宗最初攻取河朔時，抓獲了他，收養在宫中，因此取名叫得得。天成初年，安重誨知道他的來歷，交給段佪做養子，段佪知道自己不配，准許得得隨意選擇。王都素來懷有二心，暗中帶回得得，稱他爲莊宗太子。到王都反叛時，就讓他越分穿上太子服裝，不時登上矮墻，打算迷惑軍士，人們都知道是假的，競相辱駡他。城被攻陷，王晏球俘獲得得，把他押送到朝廷，走到邢州時，派使者殺了他。

史臣曰：王鎔據鎮、冀以稱王，治將數世；處直分易、定以爲帥，亦既重侯。一則惑佞臣而覆其宗，一則嬖孽子而失其國，其故何哉？蓋富貴斯久，仁義不修，目眩於妖姸，耳惑於絲竹，故不能防奸於未兆，察禍於未萌，相繼敗亡，又誰咎也？

史臣曰：王鎔占據鎮州、冀州稱王，幾代專制；王處直瓜分易州、定州而成爲統帥，也已兩度擔任節度使。一則被佞臣迷惑而使宗族滅亡，一則寵幸孽子而失去天下，這是什麽緣故呢？原來是富貴太久，不講仁義，眼光爲妖艷之色眩暈，耳朵爲絲竹之聲惑亂，因此不能在奸謀産生前加以防範，不能在災禍萌發前事先覺察，相繼滅亡，又能怪誰呢？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唐書三十一)

列傳第七

康君立

康君立，蔚州興唐人，世爲邊豪。乾符中，爲雲州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群盗起河南，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饑，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之志。會文楚稍削軍人儲給，戍兵咨怨。君立與薛鐵山、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等謀曰："段公懦人，難與共事。方今四方雲擾，武威不振，丈夫不能於此時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雖權係部衆，然以雄勁聞於時者，莫若沙陁部，復又李振武父子勇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君立等乃夜謁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饑荒，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孰敢異議者！"武皇曰："明天子在上，舉事當有朝典，公等勿輕議。予家尊遠在振武，萬一相迫，俟予稟命。"君立等曰："事機已泄，遲則變生，曷俟千里咨稟！"衆因聚噪，擁武皇，比及雲州，衆且萬人，師營鬭雞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既收城，推武皇爲大同軍防禦留後。衆狀以聞，朝廷不悦，詔徵兵來討。俄而獻祖失振武，武皇失雲州，朝廷命招討使李鈞、幽州李可舉加兵於武皇，攻武

康君立，蔚州興唐人，世代爲邊地豪强。乾符年間，任雲州牙校，事奉防禦使段文楚。當時群盜在河南興起，天下將亂，代北連年饑荒，各部豪傑，都有聚衆求功的志向。時逢段文楚逐漸削減軍人的給養，守兵嘆怨。康君立和薛鐵山、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等人商量説："段公是個懦弱的人，難與共事。如今四方動蕩不安，武威不振，大丈夫不能在此時立功成事，不是人中豪傑。我們雖然暫時隸屬部落，但以雄勁聞名於時的部落，没有比得上沙陁部的，另外李振武父子勇冠各軍，我們合力推戴他，那麽代北之地，十天可安定，功名富貴，無不成事。"康君立等人就在晚上拜見武皇説："如今天下大亂，天子把邊事交付給將臣，年歲偶然饑荒，就削減給養，我們這些邊人，怎能效死！你家父子，素來恩威并施於五個部族，應當共同除掉殘暴的將帥，以安慰邊人，誰敢有異議！"武皇説："英明的天子在上，做事應當依照朝廷法典，你們不要隨便議論。家父遠在振武，萬一相逼，等我請命。"康君立等人説："事機已泄露，遲了就會發生變故，怎麽等得到千里請命！"衆人因而聚集喧嚷，簇擁武皇，快到雲州時，人數將近一萬，軍隊駐營鬭雞臺，城中人將段文楚拘囚起來接應武皇的軍隊。占據城池後，推舉武皇爲大同軍防禦留後。衆人將情况上報，朝廷不高興，下詔書調兵前來討伐。不久獻祖失去振武，武皇失去雲州，朝廷命招討使李鈞、幽州李可舉對武皇用兵，在蔚州攻打武皇，康君立跟隨攻打李可舉的軍隊多次獲勝。等到獻祖進入達靼，康君立保守

皇於蔚州，君立從擊可舉之師屢捷。及獻祖入達靼，君立保感義軍。武皇授雁門節度，以君立爲左都押牙，從入關，逐黄孽，收長安。武皇還鎮太原，授檢校工部尚書、先鋒軍使，

文德初，李罕之既失河陽，來歸於武皇，且求援焉。乃以君立充南面招討使，李存孝副之，帥師二萬，助罕之攻取河陽。三月，與汴將丁會、牛存節戰於沇河，臨陣之次，騎將安休休叛入汴軍，君立引退。八月，授汾州刺史。大順元年，潞州小校安居受反，武皇遣君立討平之，授檢校左僕射、昭義節度使。自武皇之師連歲略地於邢、洺，攻孟方立，君立常率澤潞之師以爲掎角。

景福初，檢校司徒，食邑千户。二年，李存孝據邢州叛，武皇命君立討之，以功加檢校太保。乾寧初，存孝平，班師。存孝既死，武皇深惜之，怒諸將無解愠者。初，李存信與存孝不叶，屢相傾奪，而君立素與存信善。九月，君立至太原，武皇會諸將酒博，因語及存孝事，流涕不已。時君立以一言忤旨，武皇賜鴆而殂，時年四十八。明宗即位，以念舊之故，詔贈太傅。

薛志勤

薛志勤，蔚州奉誠人，小字鐵山。初爲獻祖帳中親信，乾符中，與康君立共推武皇定雲中，以功授右牙都校，從入達靼。武皇授節雁門，志勤領代北軍使，從入關，收京城，以功授檢校工部尚書、河東右都押牙、先鋒右軍使。從武皇救陳、許，平黄巢。

武皇遇難於上源驛，汴將楊彦洪連車樹栅，遮絶巷陌，時騎從皆醉，宴席既闌，汴軍四面攻傳舍。志勤虓

感義軍。武皇被授任雁門節度，以康君立爲左都押牙，跟隨武皇入關，驅逐黄巢餘黨，收取長安。武皇回鎮太原，授任檢校工部尚書、先鋒軍使。

文德初年，李罕之失去河陽後，前來歸附武皇，并且請求援助。於是以康君立充任南面招討使，李存孝爲副使，率軍二萬人，協助李罕之攻取河陽。三月，和汴將丁會、牛存節在沇河作戰，臨陣前，騎將安休休叛投汴軍，康君立率軍退去。八月，授任汾州刺史。大順元年，潞州小校安居受反叛，武皇派康君立討伐平定他，授任檢校左僕射、昭義節度使。自從武皇的軍隊連年在邢州、洺州攻占土地，攻打孟方立，康君立常常率領澤州、潞州的軍隊形成夾攻之勢。

景福初年，任檢校司徒，食邑一千户。二年，李存孝占據邢州反叛，武皇命康君立討伐他，因功加檢校太保。乾寧初年，平定李存孝，班師。李存孝死後，武皇十分痛惜，惱恨衆將領中没有人能爲自己消除怨氣。當初，李存信和李存孝不和，多次相互排擠，而康君立素來和李存信友善。九月，康君立到達太原，武皇召聚將領們飲酒博戲，因而談到李存孝的事，淚流不停。當時康君立因一句話不合武皇意，武皇賜毒酒讓他自殺，當時四十八歲。明宗登上皇位，因念舊的緣故，下詔書追贈太傅。

薛志勤，蔚州奉誠人，小字鐵山。最初是獻祖手下的親信，乾符年間，和康君立共同推戴武皇平定雲中，因功授任右牙都校，跟隨武皇進入達靼。武皇授任雁門節度使，薛志勤領代北軍使，跟隨武皇入關，收取京城，因功授任檢校工部尚書、河東右都押牙、先鋒右軍使。跟隨武皇救援陳州、許州，平定黄巢。

武皇在上源驛遭遇禍難時，汴將楊彦洪連車立栅，攔斷街巷，當時隨行的騎兵都醉了，宴席完後，汴軍四面攻打旅舍。薛志勤勇猛絶倫，又

勇冠絶，復酒膽激壯，因獨登驛樓大呼曰："朱僕射負恩無行，邀我司空圖之，吾三百人足以濟事！"因彎弧發射，矢無虛發，汴人斃者數十。志勤私謂武皇曰："事急矣，如至五鼓，吾屬無遺類矣，可速行！"因扶武皇而去。雷雨暴猛，汴人扼橋，志勤以其屬血戰擊敗之，得侍武皇還營，由是恩顧益厚。

酒後膽壯，因而獨自登上驛樓大聲呼叫說："朱僕射負恩無行，攔截我司空準備謀害，我們三百人足以成事！"因而彎弓射擊，箭無虛發，汴人被射死幾十人。薛志勤私下對武皇說："事情危急了，如到五鼓時，我們就一個不剩了，應該趕快走！"因而扶着武皇離去。雨暴雷猛，汴人扼守橋梁，薛志勤率領他的部衆血戰打敗汴人，得以侍奉武皇回營，從此武皇對他更加恩寵看重。

大順初，張濬以天子之師來侵太原。十月，大軍入陰地，志勤與李承嗣率騎三千抗之，敗韓建之軍於蒙坑，進收晋、絳，以功授忻州刺史。二年，從討鎮州，收天長、臨城，志勤皆先登陷陣，勇敢無前。王暉據雲州叛，討平之，以志勤爲大同軍防禦使、檢校司空。乾寧初，代康君立爲昭義節度使。光化元年十二月，以疾卒於潞，時年六十二。

大順初年，張濬率天子的軍隊前來入侵太原。十月，大軍進入陰地，薛志勤和李承嗣率三千騎兵抵抗，在蒙坑打敗韓建軍，進軍收取晋州、絳州，因功授任忻州刺史。二年，跟隨討伐鎮州，收取天長、臨城，薛志勤都首先衝鋒陷陣，勇往直前。王暉占據雲州反叛，討伐平定他，以薛志勤爲大同軍防禦使、檢校司空。乾寧初年，代康君立任昭義節度使。光化元年十二月，因病在潞州去世，時年六十二歲。

史建瑭　史敬思

史建瑭，字國寶。父敬思，雁門人，仕郡至牙校。武皇節制雁門，敬思爲九府都督，從入關，定京師。及鎮太原，爲裨將。中和四年，從援陳、許，爲前鋒，敗黄巢於汴上，追賊至徐、兖，常將騎挺身酣戰，勇冠諸軍。是時，天下之師雲集，軍中無不推伏。六月，衛從武皇入汴州，舍於上源驛。是夕爲汴人所攻，敬思方大醉，因蹶然而興，操弓與汴人鬥，矢不虛發，汴人死者數百。夜分冒雨方達汴橋，左右扶武皇决圍而去，敬思後拒，血戰而歿。武皇還營，知失敬思，流涕久之。

史建瑭，字國寶。父親史敬思，雁門人，在郡中官做到牙校。武皇任雁門節度使，史敬思任九府都督，跟隨武皇入關，平定京師。到武皇鎮守太原時，任副將。中和四年，跟隨武皇救援陳州、許州，任前鋒，在汴上打敗黄巢，追擊賊軍到徐州、兖州，時常率騎兵挺身酣戰，勇冠各軍。這時，天下軍隊雲集，軍中没有人不佩服他。六月，護送武皇進入汴州，住在上源驛。這晚被汴人攻打，史敬思正大醉，因而急遽起身，操起弓箭和汴人戰鬥，箭無虛發，汴人死了數百人。晚上冒雨纔到達汴橋，身邊的人扶着武皇突圍離去，史敬思斷後，血戰陣亡。武皇回營，獲知失去史敬思，流淚很久。

建瑭以父蔭少仕軍門。光化中，典昭德軍。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擒叛將李瑭以獻，授檢校工部尚書。李思安之圍上黨也，建瑭爲前鋒，與總管周德威赴援。時汴人夾城

史建瑭憑藉父親的恩蔭從小在軍中做官。光化年間，統領昭德軍。和李嗣昭攻打汾州，首先登城，擒獲叛將李瑭獻上，授任檢校工部尚書。李思安包圍上黨時，史建瑭任前鋒，和總管周德威趕去救援。當時汴人夾城深固，援路斷絶，史

深固，援路斷絶，建瑭日引精騎，設伏擒生，夜犯汴營，驅斬千計，敵人不敢芻牧。汴將王景仁營於柏鄉，建瑭與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日已晡晚，汴軍有歸志，建瑭督部落精騎先陷其陣，夾攻魏、滑之間，遂長驅追擊，夜入柏鄉，俘斬數千計，論功加檢校左僕射，師旋，留戍趙州。汴將氏延賞數犯趙之南鄙，建瑭設伏柏鄉，獲延賞，獻之。

建瑭每天率精騎，設伏擒活口，晚上侵犯汴營，驅趕斬殺上千人，敵人不敢打草放牧。汴將王景仁在柏鄉安營扎寨，史建瑭和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天已黄昏，汴軍有歸心，史建瑭督率部落精騎先攻陷敵陣，在魏、滑之間夾攻，於是長驅直入追擊敵兵，夜入柏鄉，俘殺數千人，論功加官檢校左僕射，軍隊凱旋，留守趙州。汴將氏延賞多次侵犯趙州南邊，史建瑭在柏鄉設伏兵，俘獲氏延賞，獻上。

九年，梁祖親攻蓨縣，時王師并攻幽州，聲言汴軍五十萬，將寇鎮、定。都將符存審謂建瑭曰："梁軍倘以五十萬來，我等何以待之?"裨將趙行實曰："走入土門爲上策。"存審曰："事未可知，但老賊在東，别將西來，尚可徐圖。"不旬日，楊師厚圍棗彊，賀德倫圍蓨縣，梁祖自至，攻城甚急。存審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數人。今西道無兵，坐滋賊勢，何以爲謀。老賊若不下蓨、阜，必西攻深、冀，與公等料閲騎軍，偵視賊勢。"乃選精騎八百趨信都，存審扼下博橋，建瑭與李嗣肱分道擒生。建瑭乃分麾下三百騎爲五軍，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掠梁軍之芻牧者還，會下博橋。翌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聚而殺之，縱數十人，令其逸去，各曰："沙陀軍大至矣!"梁軍震恐。明日，建瑭、嗣肱爲梁軍服色，與芻牧者相雜，晡晚，及賀德倫寨門，殺守門者，縱火大噪，俘斬而去。是夜，梁祖燒營而遁，北至貝州，迷失道路，委棄兵仗，不可勝計。

九年，梁祖親自攻打蓨縣，當時朝廷軍隊聯合攻打幽州，聲稱汴軍五十萬人，將要侵犯鎮、定。都將符存審對史建瑭説："如果梁軍五十萬人前來，我們怎樣對付?"副將趙行實説："逃入土門爲上策。"符存審説："事情還不可預測，衹要老賊在東面，别的將領西來，還可慢慢對付。"不到十天，楊師厚包圍棗彊，賀德倫包圍蓨縣，梁祖親自到來，攻城很急。符存審説："我們的君王正在北面作戰，南邊的事，交付我們幾人。如今西道没有軍隊，因此賊軍氣勢囂張，用什麽辦法對付? 老賊如果不能攻克蓨縣、阜縣，必定向西攻打深州、冀州，我和你們檢閲騎軍，偵察賊軍情況。"於是挑選八百名精騎趕赴信都，符存審扼守下博橋，史建瑭和李嗣肱分路擒活口。史建瑭於是把手下三百名騎兵分成五支軍隊，親自率一軍深入，各命俘劫梁軍打草放牧的人返回，在下博橋會合。第二天，各軍都到，俘獲梁軍打草放牧的人幾百名，把他們聚在一起殺掉，放了幾十人，讓他們逃離，各自都説："沙陀大軍到了!"梁軍震恐。第二天，史建瑭、李嗣肱穿上梁軍的衣服，和打草放牧的人混在一起，黄昏時，到達賀德倫寨門，殺死守門的人，放火大肆喧嚷，俘殺敵人後離去。這晚，梁祖燒毁軍營逃跑，等到了貝州，迷失道路，扔下的兵器，數不勝數。

十二年，魏博歸款，建瑭與符存審前軍屯魏縣。十三年，敗劉鄩於元城，收澶州，以建瑭爲刺史、檢校司空、外衙騎軍都將，尋歷貝、相二州

十二年，魏博投誠，史建瑭和符存審前軍屯駐魏縣。十三年，在元城打敗劉鄩，收取澶州，以史建瑭爲刺史、檢校司空、外衙騎軍都將，不久歷任貝、相二州刺史，屯駐德勝。十八年，和

刺史，屯於德勝。十八年，與閻寶討張文禮，爲馬軍都將。八月，收趙州，獲刺史王鋋。進逼鎮州，爲流矢所中，卒於軍，時年四十六。

閻寶討伐張文禮，任馬軍都將。八月，收取趙州，俘獲刺史王鋋。進軍逼近鎮州，被飛箭射中，在軍中去世，時年四十六歲。

李承嗣

李承嗣，代州雁門人。父佐方。承嗣少仕郡，補右職。中和二年，從武皇討賊關輔，爲前鋒。王師之攻華陰，黄巢令僞客省使王汀會軍機於黄揆，承嗣擒之以獻。賊平，以功授汾州司馬，改榆次鎮將。光啓初，從討蔡賊於陳、許。上源之難，遣承嗣奉表行在，陳訴其事，觀軍容田令孜館而慰諭，令達情於武皇，姑務叶和，仍授以左散騎常侍。朱玫之亂，遣承嗣率軍萬人援鄜州，至渭橋迎扈車駕。王行瑜既殺朱玫，承嗣會鄜、夏之師入定京城，獲僞相裴徹、鄭昌圖，函送朱玫、襄王首獻於行在。駕還宫，賜號迎鑾功臣、檢校工部尚書、守嵐州刺史，賜犒軍錢二萬貫。

李承嗣，代州雁門人。父親李佐方。李承嗣年輕時在郡中任職，補任武官。中和二年，跟隨武皇在關輔討伐賊軍，任前鋒。朝廷軍隊攻打華陰時，黄巢命令僞客省使王汀到黄揆那裏商量軍機，李承嗣將他擒獲獻上。平定賊軍後，因功授任汾州司馬，改任榆次鎮將。光啓初年，跟隨武皇在陳州、許州討伐蔡賊，上源之難，派李承嗣到皇帝所在地上表，陳述此事，觀軍容田令孜讓他住在館舍并加以安撫曉諭，令他向武皇轉達意見，專意求和，又授任他爲左散騎常侍。朱玫之亂，派李承嗣率軍一萬人援助鄜州，到渭橋迎接保衛皇帝。王行瑜殺掉朱玫後，李承嗣會同鄜、夏軍隊入定京城，俘獲僞相裴徹、鄭昌圖，把朱玫、襄王的頭裝在匣子中獻給皇帝。皇帝回宫，賜迎鑾功臣稱號、檢校工部尚書、守嵐州刺史，賜給犒勞軍隊的錢二萬貫。

時車駕初還，三輔多盜，承嗣按兵警禦，輦轂乂安。及還屯於鄜，留别將馬嘉福五百騎宿衛。孟方立之襲遼州也，武皇遣承嗣設伏於榆社以待之，邢人既至，承嗣發伏，擊其歸兵，大敗之，獲其將奚忠信，以功授洺州刺史。及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帥全軍攻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師旋，改教練使、檢校司徒。

當時皇帝剛回京城，近郊多盜賊，李承嗣率兵警衛，京城平安。到返回屯駐鄜州時，留下别將馬嘉福五百騎兵宿衛。孟方立襲擊遼州時，武皇派李承嗣在榆社設伏兵等待，邢人到後，李承嗣出動伏兵，攻打敵人歸兵，大敗敵兵，俘獲敵將奚忠信，因功授任洺州刺史。到張濬出兵太原時，當時鳳翔軍駐營在霍邑，李承嗣率全軍攻打，岐人連夜逃跑，追擊到趙城，聯合大軍攻打平陽，十三天攻克。軍隊凱旋，改任教練使、檢校司徒。

乾寧二年，兖、鄆爲汴人所攻，勢漸危蹙，遣使乞師於武皇，武皇遣承嗣帥三千騎假道於魏，渡河援之。時李存信屯於莘縣，既而羅弘信背盟，掩擊王師，因兹隔絶。及瑄、瑾失守，承嗣與朱瑾、史儼同入淮南。承嗣、史儼皆驍將也，淮人得之，軍

乾寧二年，兖州、鄆州受到汴人進攻，形勢逐漸危迫，派使者向武皇求救兵，武皇派李承嗣率三千騎兵借路經過魏地，渡過黄河援助兖州、鄆州。當時李存信屯駐在莘縣，不久羅弘信背盟，襲擊朝廷軍隊，因此隔斷了李承嗣同武皇的聯係。到朱瑄、朱瑾失守時，李承嗣和朱瑾、史儼一起投奔淮南。李承嗣、史儼都是驍悍的將

聲大振。武皇深惜之，如失左右手，乃遣趙岳間道使於淮南，請歸承嗣等，楊行密許之，遣使陳令存請修好於武皇。其年九月，汴將龐師古、葛從周出師，將收淮南，朱瑾率淮南軍三萬，與承嗣設伏於清口，大敗汴人，生獲龐師古。行密嘉其雄才，留而不遣，仍奏授檢校太尉，領鎮海軍節度使。天祐九年，淮人聞莊宗有柏鄉之捷，乃以承嗣爲楚州節度使，以張掎角。十七年七月，卒於楚州，時年五十五。

領，淮人得到他們，軍聲大振。武皇十分痛惜，如同失去了左右手，於是派趙岳從小路出使到淮南，請求送回李承嗣等人，楊行密同意，派使者陳令存向武皇請求和好。這年九月，汴將龐師古、葛從周出兵，準備收取淮南，朱瑾率淮南軍三萬人，和李承嗣在清口設伏兵，大敗汴人，活捉龐師古。楊行密贊賞他的雄才大略，留下他而不送回，又奏請授任他爲檢校太尉，領鎮海軍節度使。天祐九年，淮人獲知莊宗在柏鄉獲勝，於是以李承嗣爲楚州節度使，以形成夾攻之勢。十七年七月，在楚州去世，時年五十五歲。

史儼

史儼，代州雁門人。以便騎射給事於武皇，爲帳中親將，驍果絶衆，善擒生設伏，望塵揣敵，所向皆捷。自武皇入定三輔，誅黄巢，每出師皆從。乾寧中，從討王行瑜，師次渭北，遣儼率五百騎護駕石門。時京城大擾，士庶多散布南山，儼分騎警衛，比駕還京，盗賊不作，以功檢校右散騎常侍，屯於三橋者累月，昭宗寵錫優異。明年，與李承嗣率騎渡河援兗、鄆。時汴軍雄盛，自青、徐、兗、鄆，柵壘相望，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千騎直犯營壘，左俘右斬，汴軍爲之披靡。及朱瑾失守，與李承嗣等奔淮南。淮人比善水軍，不閑騎射，既得儼等，軍聲大振。尋挫汴軍於清口。其後并鍾傳，擒杜洪，削錢鏐，成行密之霸迹者，皆儼與承嗣之力也。淮人館遇甚厚，妻孥第舍必推其甲，故儼等盡其死力。天祐十三年，卒於廣陵。

史儼，代州雁門人。因熟悉騎馬射箭供事於武皇，任帳中親將，驍勇果斷超過衆人，善於捉活口設伏兵，遥望塵土揣測敵人動向，所到之處都取得勝利。自從武皇入定三輔，誅殺黄巢以來，每次出兵都跟隨武皇。乾寧中，跟隨討伐王行瑜，軍隊到達渭北，派史儼率五百騎兵保護昭宗到石門。當時京城大亂，士人百姓多分散在南山，史儼分兵警衛，等到皇帝回京時，盗賊不再生事，因功授任檢校右散騎常侍，屯駐三橋幾個月，昭宗對他的寵信賞賜非同一般。第二年，和李承嗣率騎兵渡過黄河援助兗州、鄆州。當時汴軍很强盛，自青、徐、兗、鄆一帶，柵壘相望，史儼和騎將安福順等人，每每率數千名騎兵直衝汴軍營壘，左俘右斬，汴軍因此潰敗不能立足。到朱瑾失守時，和李承嗣等人投奔淮南。淮人善於水戰，不熟悉騎馬射箭，得到史儼等人後，軍聲大振。不久在清口挫敗汴軍。後來兼并鍾傳，擒獲杜洪，削除錢鏐，成就楊行密的霸業，都是史儼和李承嗣的功勞。淮人對他們的安置待遇很優厚，妻子兒女都住最好的房屋，因此史儼等人盡死效力。天祐十三年，在廣陵去世。

蓋寓

蓋寓，蔚州人。祖祚，父慶，世爲州之牙將。武皇起雲中，寓與康君立等推轂佐佑之，因爲腹心。武皇節制雁門，署職爲都押牙，領嵐州刺

蓋寓，蔚州人。祖父蓋祚，父親蓋慶，世代任州中牙將。武皇在雲中起兵，蓋寓和康君立等人擁戴輔佐武皇，因而成爲武皇的心腹。武皇任雁門節度使，委任蓋寓爲都押牙，領嵐州刺史。

史。洎移鎮太原，改左都押牙、檢校左僕射。武皇與之决事，言無不從，凡出征伐，靡不衛從。乾寧二年，從入關討王行瑜，特授檢校太保、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領容管觀察經略使。光化初，車駕還京，授檢校太傅，封成陽郡公。

到武皇移鎮太原時，改任左都押牙、檢校左僕射。武皇和他决斷事情，對他的話無不聽從，凡是出兵征伐，無不護衛跟隨。乾寧二年，跟隨入關討伐王行瑜，特授檢校太保、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領容管觀察經略使。光化初年，皇帝回京，授任檢校太傅，封爲成陽郡公。

寓性通黠，多智數，善揣人主情。武皇性嚴急，左右難事，無委遇者，小有違忤，即置於法，唯寓承顔希旨，規其趨向，婉辭順意，以盡參裨。武皇或暴怒將吏，事將不測，寓欲救止，必佯佐其怒以責之，武皇怡然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以爲喻。自武皇鎮撫太原，最推親信，中外將吏，無不景附，朝廷藩鄰，信使結托，先及武皇，次入寓門。既總軍中大柄，其名振主，梁祖亦使奸人離間，暴揚於天下，言蓋寓已代李，聞者寒心，武皇略無疑間。

蓋寓性格通達狡黠，多智謀，善於揣測君主心情。武皇性格嚴急，身邊的人難於事奉，無人得到寵信，稍有違逆，就繩之以法，衹有蓋寓看臉色迎合武皇意旨，窺探武皇的意向，婉言順意，以盡輔佐之力。武皇有時暴怒將吏，事情將有不測，蓋寓想救助勸止，必定假意助長武皇的怒氣斥責將吏，武皇就高興地寬免了將吏。蓋寓有所諫阻時，必定引用近事作比喻。自從武皇鎮撫太原以來，最親信蓋寓，朝廷内外將吏，無不依附他，朝廷鄰藩，使者來結交請托，先到武皇那裏，接着就進蓋寓家門。蓋寓總掌軍中大權後，他的名聲威逼君主，梁祖也派奸細挑撥離間，在天下大肆宣揚，説蓋寓已代替李氏，聽到的人寒心，武皇全無猜疑隔閡。

初，武皇既平王行瑜，旋師渭北，暴雨六十日，諸將或請入覲，且云："天顔咫尺，安得不行覲禮。"武皇意未决，寓白曰："車駕自石門還京，寢未安席，比爲行瑜兄弟驚駭乘輿，今京師未寧，奸宄流議，大王移兵渡渭，必恐復動宸情。君臣始終，不必朝覲，但歸藩守，姑務勤王，是忠臣之道也。"武皇笑曰："蓋寓尚阻吾入覲，况天下人哉！"即日班師。

當初，武皇平定王行瑜後，回師渭北，連下暴雨六十天，將領們有人請求入朝拜見，并且説："皇帝近在咫尺，怎能不行拜見禮?"武皇拿不定主意，蓋寓禀告説："皇帝從石門回京，還來不及安睡休息，近來又受到王行瑜兄弟對皇帝車馬的驚擾，如今京師不安寧，違法作亂的人到處散布謡言，大王如果移兵渡過渭水，恐怕必定又會驚動皇帝。君臣始終如一，不必朝拜，衹要回藩守衛，姑且致力於王政，這纔是忠臣之道。"武皇笑着説："蓋寓尚且阻止我入朝拜見，何况天下人呢!"當天回師。

天祐二年三月，寓病篤，武皇日幸其第，手賜藥餌。初，寓家每事珍膳，窮極海陸，精於府饌，武皇非寓家所獻不食，每幸寓第，其往如歸，恩寵之洽，時無與比。及其卒也，哭之彌慟。莊宗即位，追贈太師。

天祐二年三月，蓋寓病重，武皇每天到他家，親手賜給藥餌。當初，蓋寓家每每做珍貴的膳食，窮盡山珍海味，精通饌食，武皇非蓋寓家所獻不食，每到蓋寓家，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樣，對他的恩寵之優厚，當時無人能比。到蓋寓死時，武皇哭得更加悲痛。莊宗登位，追贈太師。

伊廣

伊廣，字言，元和中右僕射慎之後。廣，中和末除授忻州刺史，遇天下大亂，乃委質於武皇。廣襟情灑落，善占對，累歷右職，授汾州刺史。時武皇主盟，諸侯景附，軍機締結，聘遺旁午，廣奉使稱旨，累遷至檢校司徒。乾寧四年，從征劉仁恭，武皇之師不利於成安寨，廣歿於賊。

有女爲莊宗淑妃。子承俊，歷貝、遼二州刺史。

伊廣，字言，元和年間右僕射伊慎的後代。伊廣，中和末年授任忻州刺史，遭逢天下大亂，於是投身武皇。伊廣胸懷灑落，善於應對，多次擔任武職，授任汾州刺史。當時武皇主盟，諸侯依附，通報軍情締結盟約，遣使通問送禮紛至沓來，伊廣奉命出使令皇帝滿意，積官升至檢校司徒。乾寧四年，跟隨征討劉仁恭，武皇的軍隊在成安寨失利，伊廣被賊軍殺死。

有個女兒是莊宗的淑妃。兒子伊承俊，歷任貝、遼二州刺史。

李承勳

李承勳者，與廣同爲牙將，善於奉使，名聞軍中。承勳累遷至太原少尹。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承勳往使，問其釁端。承勳至幽州，見守光，如藩方聘問之禮。謁者曰："燕王爲帝矣，可行朝禮。"承勳曰："吾大國使人，太原亞尹，是唐帝除授，燕主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悦，拘留於獄，數日而出，詰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會王師討守光，承勳竟歿於燕。

李承勳，和伊廣同任牙將，善於奉命出使，在軍中聞名。李承勳積官升至太原少尹。劉守光冒用帝號時，莊宗派李承勳前往出使，詢問事端。李承勳到達幽州，見劉守光，依照藩方訪問的禮節。謁者說："燕王是皇帝了，可行朝見的禮節。"李承勳說："我是大國使臣，太原亞尹，是唐皇帝授任的，燕主自然可以使部人稱臣，怎能使我稱臣呢!"劉守光聽到後不高興，把他拘留在獄中，幾天後纔放出，責問他說："對我稱臣嗎?"李承勳說："燕君如能對我王稱臣，那麼我也對燕君稱臣，我死而後已，怎敢有辱使命!"時逢朝廷軍隊討伐劉守光，李承勳最終死在燕。

史敬鎔

史敬鎔，太原人。事武皇爲帳中綱紀，甚親任之。莊宗初嗣晋王位，李克寧陰構異圖，將害莊宗，事發有日矣。克寧密引敬鎔，以邪謀告，既而敬鎔上白，貞簡太后惶駭，召張承業、李存璋等圖之。克寧等伏誅，以功累歷州郡。同光初，爲華州節度使，移鎮安州。天成中，入爲金吾上將軍。期年，復授鄧州，至鎮數月卒。贈太尉。

史敬鎔，太原人。事奉武皇任帳中綱紀，武皇很信任他。莊宗剛繼承晋王位時，李克寧暗中另有圖謀，準備謀害莊宗，事發前幾天，李克寧秘密引見史敬鎔，把陰謀告訴他，不久史敬鎔上報，貞簡太后惶駭，召見張承業、李存璋等人商量對策。李克寧等人伏法。史敬鎔因功多次在州郡任職。同光初年，任華州節度使，調任安州鎮守。天成年間，入朝任金吾上將軍。一年後，又授任鄧州節度使，到鎮幾個月後去世。贈太尉。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唐書三十二)

列傳第八

周德威

周德威，字鎮遠，小字陽五，朔州馬邑人也。初事武皇爲帳中騎督，驍勇便騎射，膽氣智數皆過人，久在雲中，諳熟邊事，望烟塵之警，懸知兵勢。乾寧中，爲鐵林軍使，從武皇討王行瑜，以功加檢校左僕射，移内衙軍副。光化二年三月，汴將氏叔琮率衆逼太原，有陳章者，以虓勇知名，衆謂之“夜叉”，言於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嘗乘驄馬朱甲以自異。武皇戒德威曰：“我聞陳夜叉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大言，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見陳夜叉，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僞退，陳章縱馬追之，德威背揮鐵檛擊墮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

周德威，字鎮遠，小字陽五，朔州馬邑人。最初跟隨武皇任帳中騎督，驍悍勇猛，擅長騎馬射箭，膽魄智謀都超過常人，長期在雲中，十分熟悉邊事，望見烟塵的警兆，就能預知兵勢。乾寧年間，任鐵林軍使，跟隨武皇討伐王行瑜，因功加檢校左僕射，調任内衙軍副使。光化二年三月，汴將氏叔琮率軍逼近太原，有個叫陳章的人，以勇猛聞名，衆人稱他爲“夜叉”，對氏叔琮進言說：“晉人仗恃的是周陽五，願意擒獲他，請求賞給我一個郡。”陳章常騎青白色的馬，身披紅色鎧甲以便與衆不同。武皇告誡周德威說：“我聽說陳夜叉想取你以求郡，應好好防備他。”周德威說：“陳章說大話，還不知鹿死誰手!”一天挑戰，戒令部下說：“如果在戰陣上見到陳夜叉，你們衹管逃跑。”周德威穿普通戰袍挑戰，部下假裝退逃，陳章縱馬追擊，周德威從背後揮起鐵鞭將陳章擊落下馬，活捉獻上，因此聞名。

天復中，我師不利於蒲縣，汴將朱友寧、氏叔琮來逼晉陽。時諸軍未集，城中大恐，德威與李嗣昭選募鋭兵出諸門，攻其壘，擒生斬馘，汴人枝梧不暇，乃退。天祐三年，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潞州，降丁會，以功加檢校太保、代州刺史，代嗣昭爲蕃漢都將。李思安之寇潞州也，德威軍於余吾。時汴軍十萬築夾城，圍潞州，内外斷絶，德威以精騎薄之，屢敗汴人，進營高河，令游騎邀其芻牧。汴

天復年中，我軍在蒲縣失利，汴將朱友寧、氏叔琮逼近晉陽。當時各軍還未聚集，城中十分恐慌，周德威和李嗣昭選募精鋭士兵衝出各門，攻打汴軍營壘，俘殺敵兵，汴人來不及抗拒，於是退兵。天祐三年，和李嗣昭聯合燕軍攻打潞州，降服丁會，因功加檢校太保、代州刺史，代李嗣昭任蕃漢都將。李思安侵犯潞州時，周德威駐軍在余吾。當時汴軍十萬人修築夾城，包圍潞州，内外斷絶，周德威率精騎迫近汴軍，多次打敗汴人，進軍駐營高河，命令游騎攔截汴軍打草放牧的人。汴軍閉營不出，於是從東南山口築甬

軍閉壁不出，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樹柵以通夾城，德威之騎軍，倒墻堙塹，日數十戰，前後俘馘，不可勝紀。梁有驍將黄角鷹、方骨崙，皆生致之。

道立栅以通夾城，周德威的騎兵，倒墻填壕，每天數十戰，前後俘殺，不可勝記。梁驍將黄角鷹、方骨崙，都被活捉。

五年正月，武皇疾篤，德威退營亂柳。武皇厭代，四月，命德威班師。時莊宗初立，德威外握兵柄，頗有浮議，内外憂之。德威既至，單騎入謁，伏靈柩哭，哀不自勝，由是群情釋然。是月二十四日，從莊宗再援潞州。二十九日，德威前軍營横碾，距潞四十五里。五月朔，晨霧晦暝，王師伏於三垂崗下，翌日，直趨夾城，斬關破壘，梁人大敗，解潞州之圍。初，德威與李嗣昭有私憾，武皇臨終顧謂莊宗曰："進通忠孝不負我，重圍累年，似與德威有隙，以吾命諭之，若不解重圍，殁有遺恨。"莊宗達遺旨，德威感泣，由是勵力堅戰，竟破强敵，與嗣昭歡愛如初。以功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

五年正月，武皇病重，周德威退兵駐營亂柳。武皇去世，四月，命周德威班師。當時莊宗剛登位，周德威在外掌握兵權，流言非議很多，朝廷内外都爲此憂慮。周德威到後，單人匹馬入拜，伏在靈柩上痛哭，悲哀不能自持，因此人們纔放心。這月二十四日，跟隨莊宗第二次援救潞州。二十九日，周德威前軍駐營横碾，距離潞州四十五里。五月初一，晨霧昏暗，朝廷軍隊埋伏在三垂崗下，第二天，直赴夾城，斬關破壘，梁人大敗，解除對潞州的包圍。當初，周德威和李嗣昭有私怨，武皇臨終望着莊宗説："進通忠孝不辜負我，重圍多年，好像與周德威有矛盾，把我的命令告諭他們，如果不解重圍，我死了也有遺恨。"莊宗傳達遺旨，周德威感動流淚，因此努力奮戰，終於攻破强敵，和李嗣昭歡愛如初。因功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

六年，岐人攻靈夏，遣使來求助，德威渡河以應之，師還，授蕃漢馬步總管。七年十一月，汴人據深、冀，汴將王景仁軍八萬次柏鄉，鎮州節度使王鎔來告難，帝遣德威率前軍出井陘，屯於趙州。十二月，帝親征，二十五日，進薄汴營，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上。汴將韓勍率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繒綺，金銀炫曜，望之森然，我軍懼形於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結陣而來，觀其形勢，志不在戰，欲以兵甲耀威耳。我軍人乍見其來，謂其鋒不可當，此時不挫其鋭，吾軍不振矣！"乃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軍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沽傭販，虚有表耳，縱被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爲資。"德

六年，岐人進攻靈夏，派使者來求助，周德威渡過黄河接應，軍隊返回，授任蕃漢馬步總管。七年十一月，汴人占據深、冀，汴將王景仁軍八萬人到達柏鄉，鎮州節度使王鎔前來告難，皇帝派周德威率前軍出井陘，屯駐趙州。十二月，皇帝親自出征，二十五日，進軍迫近汴營，距離柏鄉五里，駐營在野河。汴將韓勍率精兵三萬人，鎧甲上都披上絲綢、金銀炫耀，望上去十分森嚴，我軍面有懼色。周德威對李存璋説："賊軍結陣而來，觀看他們的形勢，用意并不在於交戰，想用兵甲耀武揚威罷了。我軍初見敵軍前來，認爲鋭不可擋，此時不挫敗敵軍鋭氣，我軍就不能振作了！"於是派李存璋告諭各軍説："你們見到這些賊軍了嗎？他們是汴州天武健兒，都是屠夫商販，虚有外表而已，縱然身披精甲，十人也擋不住我們一人，擒獲他們這些精甲就足够裝備我們。"周德威親自率精騎攻打汴軍兩翼，

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四。是日，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莊宗曰："我提孤軍，救難解紛，三鎮烏合之衆，利在速戰，卿欲持重，吾懼其不可使也。"德威曰："鎮、定之士，長於守城，列陣野戰，素非便習。我師破賊，唯恃騎軍，平田廣野，易爲施功。今壓賊營，令彼見我虛實，則勝負未可必也。"莊宗不悦，退卧帳中。德威患之，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欲速戰，將烏合之徒，欲當劇賊，所謂不量力也。去賊咫尺，限此一渠水，彼若早夜以略彴渡之，吾族其爲俘矣。若退軍鄗邑，引賊離營，彼出則歸，復以輕騎掠其芻餉，不逾月，敗賊必矣。"承業入言，莊宗乃釋然。德威得降人問之，曰"景仁下令造浮橋數日"，果如德威所料。二十七日，乃退軍保鄗邑。

八年正月二日，德威率騎軍致師於柏鄉，設伏於村塢間，令三百騎以壓汴營。王景仁悉其衆結陣而來，德威轉戰而退，汴軍因而乘之，至於鄗邑南。時步軍未成列，德威陣騎河上以抗之。亭午，兩軍皆陣，莊宗問戰時，德威曰："汴軍氣盛，可以勞逸制之，造次較力，殆難與敵。古者師行不逾一舍，蓋慮糧餉不給，士有饑色。今賊遠來決戰，縱挾糗糒，亦不遑食。晡晚之後，饑渴内侵，戰陣外迫，士心既倦，將必求退。乘其勞弊，以生兵制之，縱不大敗，偏師必喪。以臣所籌，利在晡晚。"諸將皆然之。時汴軍以魏、博之人爲右廣，宋、汴之人爲左廣，自未至申，陣勢稍却，德威麾軍呼曰："汴軍走矣！"塵埃漲天，魏人收軍漸退，莊宗與史

左突右衝，多次出没。這天，俘獲賊軍一百多人，賊軍渡河而退。周德威對莊宗説："賊軍驕氣充盛，應按兵不動等待他們氣勢衰落。"莊宗説："我率孤軍，救難解困，三鎮之兵是烏合之衆，速戰有利，你想穩重行事，我怕三鎮之兵不聽指揮。"周德威説："鎮、定之兵，長於守城，列陣野戰，向來就不是他們所熟悉的。我軍破賊，祗有靠騎兵，平原曠野，容易成功。如今兵臨賊營，讓賊軍見到我軍虛實，那勝負就難定了。"莊宗不高興，退進帳中躺下。周德威擔憂，對監軍張承業説："大王想速戰速決，率烏合之衆，想抵擋大賊，這就是人們説的自不量力。距離賊軍近在咫尺，隔這一溝之水，如果賊軍天亮前用小木橋渡過來，我們都成爲俘虜了。如果退兵駐營鄗邑，引賊離營，他們出來我們就回去，再用輕騎劫掠他們的糧草，不過一個月，必能打敗賊軍。"張承業進去報告，莊宗纔醒悟。周德威得到投降的士兵詢問，説"景仁下令造浮橋已幾天了"，果如周德威所料。二十七日，就退軍保守鄗邑。

八年正月二日，周德威率騎軍進軍到柏鄉，在村落間設伏兵，令三百騎兵逼近汴營。王景仁帶領全部人馬結陣而來，周德威轉戰退兵，汴軍乘勢追擊，到達鄗邑南。當時步軍尚未成列，周德威在黄河邊將騎兵列陣抵抗。正午，兩軍都擺好戰陣，莊宗問什麼時候開戰，周德威説："汴軍氣盛，可以以逸待勞，匆忙較力，恐怕難與他們對抗。古代行軍不超過三十里，是擔心糧餉供給不上，士兵挨餓。如今賊軍遠來決戰，就是帶有乾糧，也來不及吃。黄昏後，又餓又渴，戰陣外迫，兵心倦怠，必將尋求退路。趁賊軍勞敝，用生氣勃勃的軍隊攻打他們，賊兵縱使不大敗，也必然損失部分軍隊。就我所料，黄昏開戰有利。"將領們都同意。當時汴軍以魏、博軍爲右翼，宋、汴軍爲左翼，從未時到申時，陣勢稍稍後撤，周德威指揮軍隊呼叫説："汴軍逃跑了！"塵埃滿天，魏人收軍逐漸退去，莊宗和史建瑭、安金全等人因而衝擊賊陣，夾攻賊軍，大敗汴

建瑭、安金全等因衝其陣，夾攻之，大敗汴軍，殺戮殆盡，王景仁、李思安僅以身免，獲將校二百八十人。

八月，劉守光僭稱大燕皇帝。十二月，遣德威率步騎三萬出飛狐，與鎮州將王德明、定州將程嚴等軍進討。九年正月，收涿州，降刺史劉知温。五月七日，劉守光令驍將單廷珪督精甲萬人出戰，德威遇於龍頭崗。初，廷珪謂左右曰："今日擒周陽五。"既臨陣，見德威，廷珪單騎持槍躬追德威，垂及，德威側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奮檛擊墜其馬，生獲廷珪，賊黨大敗，斬首三千級，獲大將李山海等五十二人。十二日，德威自涿州進軍良鄉、大城。守光既失廷珪，自是奪氣。德威之師，屢收諸郡，降者相繼。十年十一月，擒守光父子，幽州平。十二月，授德威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

德威性忠孝，感武皇奬遇，嘗思臨難忘身。十二年，汴將劉鄩自洹水乘虚將寇太原，德威在幽州聞之，徑以五百騎馳入土門，聞鄩軍至樂平不進，德威徑至南宫以候汴軍。初，劉鄩欲據臨清以扼鎮、定轉餉之路，行次陳宋口，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傅刃於背，縶而遣之。既至，謂劉鄩曰："周侍中已據宗城矣!"德威其夜急騎扼臨清，劉鄩乃入貝州。是時德威若不至，則勝負未可知也。

十四年三月，契丹寇新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敵衆攻城僅二百日，外援未至，德威撫循士衆，晝夜乘城，竟獲保守。十五年，我師營麻口渡，將大舉以定汴州。德威自幽州率本軍至。十二月二十三日，軍次胡柳陂。詰旦，騎報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威奏曰："賊倍道

軍，將汴軍幾乎殺盡。王景仁、李思安僅隻身幸免，俘獲將校二百八十人。

八月，劉守光冒稱大燕皇帝。十二月，莊宗派周德威率步兵騎兵三萬人開赴飛狐，和鎮州將領王德明、定州將領程嚴等軍前去討伐。九年正月，收取涿州，降服刺史劉知温。五月七日，劉守光令驍將單廷珪督率精兵一萬人出戰，周德威在龍頭崗和他相遇。當初，單廷珪對身邊的人說："今天擒獲周陽五。"臨陣後，看見周德威，單廷珪單騎持槍親自追擊周德威，快追上時，周德威側身避開他，單廷珪稍稍退後，周德威用力揮鞭把他擊落馬下，活捉單廷珪，賊黨大敗，斬殺三千人，俘獲大將李山海等五十二人。十二日，周德威從涿州進軍良鄉、大城。劉守光失去單廷珪後，從此喪氣。周德威的軍隊，多次收取各郡，投降的相繼不斷。十年十一月，擒獲劉守光父子，平定幽州。十二月，授任周德威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

周德威生性忠孝，感激武皇的知遇之恩，常想臨難忘身。十二年，汴將劉鄩從洹水乘虚將要侵犯太原，周德威在幽州獲知，直接率五百騎兵飛馳進入土門，獲知劉鄩軍到樂平後停止不前，周德威直接趕到南宫等待汴軍。當初，劉鄩想占據臨清以卡住鎮、定運糧之路，走到陳宋口，周德威派將領擒獲數十名敵兵，都在他們背上插上刀，把他們捆起來放回去。這些人回去後，對劉鄩説："周侍中已占據宗城了！"周德威當晚飛馳前去扼守臨清，劉鄩於是進入貝州。這時周德威如果没有趕到，那勝負就不可知了。

十四年三月，契丹侵犯新州，周德威失利，退保范陽。敵衆攻城僅兩百天，外援不到，周德威安撫士衆，晝夜登城，最終得以保守。十五年，我軍駐營麻口渡，準備大舉平定汴州。周德威從幽州率本軍趕到，十二月二十三日，軍隊駐扎胡柳陂。黎明，騎兵報告説："汴軍到了！"莊宗派人詢問戰備情況，周德威奏報説："賊軍日夜兼程而來，未建營壘，我軍營栅已經堅固，

而來，未成營壘，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賊疆，須决萬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賊之家屬，盡在其間，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國爲念？以我深入之衆，抗彼激憤之軍，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必勝。王但按軍保柵，臣以騎軍疲之，使彼不得下營，際晚，糧餉不給，進退無據，因以乘之，破賊之道也。”莊宗曰：“河上終日挑戰，恨不遇賊，今款門不戰，非壯夫也。”乃率親軍成列而出，德威不獲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其死所矣！”莊宗與汴將王彦章接戰，大敗之。德威之軍在東偏，汴之游軍入我輜重，衆駭，奔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德威兵少，不能解，父子俱戰殁。先是，鎮星犯上將，星占者云，不利大將。是夜收軍，德威不至，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我良將，吾之咎也。”

守備有餘，既然深入賊境，應當制訂萬全之策。這裏距離大梁兩晚上路程，賊軍的家屬，都在其中，人之常情，誰不憂念家國。以我深入之軍，抵抗他們激憤的軍隊，不用計謀對付，恐怕難以必勝。大王衹需按兵不動，保守栅寨，我用騎兵拖疲他們，使他們不能安營，到晚上，糧餉供給不上，進退都没有根據地，趁機追擊他們，這纔是破賊之道。”莊宗説：“在黄河邊整天挑戰，恨不遇賊，如今賊軍叩門而不戰，不是壯夫。”於是率親軍成列而出，周德威迫不得已，跟隨而去。對他的兒子説：“我不知死在哪裏！”莊宗和汴將王彦章交戰，大敗王彦章。周德威的軍隊在東偏，汴人的游軍襲擊我軍的輜重，衆人驚駭，逃入周德威軍中，因而混亂不成行列。周德威兵少，不能解圍，父子都陣亡。這之前，鎮星犯上將，占星的人説，不利於大將。這晚收軍，周德威没回來，莊宗痛哭着對將領們説：“失去我的良將，是我的錯。”

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凜凜然有肅殺之風，中興之朝，號爲名將。及其殁也，人皆惜之。同光初，追贈太師。天成中，詔與李嗣昭、符存審配饗莊宗廟廷。晉高祖即位，追封燕王。

周德威身高臉黑，笑不改容，凡是對敵列陣，凛然有肅殺之氣，在中興之朝，號稱名將。到他死時，人們都惋惜他。同光初年，追贈太師。天成年間，下詔與李嗣昭、符存審一同配饗莊宗廟庭。晉高祖登位，追封爲燕王。

子光輔，歷汾、汝州刺史。

兒子周光輔，歷任汾、汝二州刺史。

符存審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舊名存。父楚，本州牙將。存審少豪俠，多智算，言兵家事。乾符末，河南盜起，存審鳩率豪右，庇捍州里。會郡人李罕之起自群盜，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中和末，罕之爲蔡寇所逼，棄郡投諸葛爽，存審從至河陽，爲小校，屢戰蔡賊有功。諸葛爽卒，罕之爲其部將所逼，出保懷州，部下分散，存審乃歸於武皇。武皇署右職，令典義兒軍，賜姓名。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舊名存。父親符楚，任本州牙將。符存審從小豪俠，多智謀，談兵家事。乾符末年，河南盗賊興起，符存審招聚率領豪强，保護州里。時逢郡人李罕之盗賊出身，授任光州刺史，因而前去依附他。中和末年，李罕之受蔡寇逼迫，棄郡投奔諸葛爽，符存審跟隨到河陽，任小校，多次和蔡賊作戰立功。諸葛爽去世，李罕之受他的部將逼迫，出保懷州，部下分散，符存審於是歸附武皇。武皇授任他爲武官，令他統領義兒軍，賜給姓名。

存審性謹厚，寵遇日隆，自是武皇西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瘡，日夕臨問。乾寧初，討李匡儔，存審前軍拔居庸關。明年，從討邠州，時邠之勁兵屯龍泉寨，四面懸崖，石壁險固，存審奮力拔之。師旋，授檢校左僕射。副李嗣昭討李瑭於汾州，擒之，以功改左右厢步軍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蕃漢馬步副指揮使，與李嗣昭降丁會於上黨，從周德威破賊於夾城，加檢校司徒，授忻州刺史，領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七年，加檢校太保，充蕃漢副總管。莊宗擊汴人於柏鄉，留存審守太原。三月，代李存璋戍趙州。九年，梁祖攻蓨縣，存審與史建瑭、李嗣肱赴援，屯下博橋，汴人驚亂，燒營而遁，以功遥領邢、洺、磁團練使。

十二年，魏博歸款於莊宗。遣存審率前鋒據臨清，以俟進取。莊宗入魏，存審屯魏縣以抗劉鄩。六月，鄩營莘縣，存審與鎮、定之師營莘西三十里，一日數戰。八月，率師攻張源德於貝州。十三年二月，劉鄩自莘悉衆來襲我魏州，存審以大軍踵其後，戰於故元城，大敗汴人，從收澶、衛、磁、洺等州。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邢洺磁等州觀察使。十月，戴思遠棄滄州，毛璋以城降，授存審檢校太傅、横海軍節度使，兼領魏博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年，就加平章事。

十四年八月，將兵援周德威於幽州，敗契丹之衆。冬，破汴將安彦之於楊劉，諸軍進營麻口。時梁將謝彦章營行臺村，莊宗勇於接戰，每以輕騎當之，遇窘者數四。存審每俟其出，必叩馬諫曰："王將復唐宗社，

符存審性格謹慎厚道，武皇對他的寵待一天比一天高，從此武皇西征，符存審常常跟隨，所到之處立功。跟隨討伐赫連鐸，冒着刀槍死戰，血流滿袖，武皇親手爲他治傷，早晚親臨探問。乾寧初年，討伐李匡儔，符存審率前軍攻克居庸關。第二年，跟隨討伐邠州，當時邠州勁兵屯駐龍泉寨，四面懸崖，石壁險固，符存審奮力攻克。回師，授任檢校左僕射。作爲李嗣昭的副手，在汾州討伐李瑭，將他擒獲，因功改任左右厢步軍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任蕃漢馬步副指揮使，和李嗣昭在上黨降服丁會，跟隨周德威在夾城中破賊，加檢校司徒，授任忻州刺史，領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七年，加檢校太保，充蕃漢副總管。莊宗在柏鄉攻打汴人，留符存審守太原。三月，代李存璋守趙州。九年，梁祖攻打蓨縣，符存審和史建瑭、李嗣肱趕去救援，屯駐下博橋，汴人驚亂，燒毁營寨逃跑，因功遥領邢州、洺州、磁州團練使。

十二年，魏博向莊宗投誠。派符存審率前鋒占據臨清，等待進取。莊宗入魏，符存審屯駐魏縣以便對抗劉鄩。六月，劉鄩駐營在莘縣，符存審和鎮、定軍駐營在莘縣西三十里處，一天幾次交戰。八月，率軍在貝州攻打張源德。十三年二月，劉鄩從莘縣率領全部人馬前來襲擊魏州，符存審率大軍跟在他們後面，在舊元城交戰，大敗汴人，跟隨收取澶、衛、磁、洺等州。秋，邢州閻寶投降，授任符存審安國軍節度、邢洺磁等州觀察使。十月，戴思遠放棄滄州，毛璋以城投降，授任符存審檢校太傅、横海軍節度使，兼領魏博馬步軍都指揮使。第二年，就地加授平章事。

十四年八月，率兵到幽州援助周德威，打敗契丹軍。冬，在楊劉攻破汴將安彦之，各軍進軍駐營麻口。當時梁將謝彦章駐營行臺村，莊宗勇於交戰，每每率輕騎抵擋，多次遭逢困境。符存審每等莊宗出戰，必定叩馬諫阻説："王將恢復唐的宗廟社稷，應爲天下自愛，舉旗挑戰，提劍

宜爲天下自愛，搴旗挑戰，一劍之任，無益聖德，請責效於臣。古人不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莊宗即時迴駕。十二月，戰於胡柳，晡晚之後，存審引所部銀槍效節軍，敗梁軍於土山下。是日辰巳間，周德威戰歿，一軍逗撓，梁軍四集，存審與其子彥圖冒刃血戰，出没賊陣，與莊宗軍合。午後，師復集，擊敗汴人。

拼殺，對聖德無益，請求責令我效力。古人不把賊人留給君父，我雖不勇武，怎敢不代君憂慮?”莊宗當時就返回。十二月，在胡柳作戰，黄昏之後，符存審率所部銀槍效節軍，在土山下打敗梁軍。這天辰時巳時之間，周德威戰死，一軍怯戰退走，梁軍四面聚集，符存審和他的兒子符彥圖冒刃血戰，出没賊陣，和莊宗軍會合。午後，軍隊重新聚集，打敗汴人。

十六年春，代周德威爲内外蕃漢馬步總管，於德勝口築南北城以據之。七月，汴將王瓚自黎陽渡河寇澶州，存審拒戰，瓚退，營於楊村渡，控我上游。自是日與交鋒，對壘經年，大小凡百餘戰。

十六年春，代周德威任内外蕃漢馬步總管，在德勝口修築南北城據守。七月，汴將王瓚從黎陽渡過黄河侵犯澶州，符存審抗戰，王瓚退兵，駐營楊村渡，控制我上游。從此每天和他交鋒，對壘一整年，大小共一百多次戰鬥。

十七年，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於我，遣存審與李嗣昭將兵赴之。九月，次河中，進營朝邑。時河中久臣於梁，衆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南黑氣如鬥鷄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我方欲决戰，而形於氣象，得非天贊歟!”是夜，閲其衆，詰旦進軍。梁軍來逆戰，大敗之，追斬二千餘級。自是梁軍保壘不出。存審謂嗣昭曰：“吾初懼劉鄩據渭河，偏師既敗，彼若退歸，懼我踵之；獸窮搏人，勿謂無事。可開其歸路，然後追奔。”乃令王建及牧馬於沙苑，劉鄩、尹皓知之，保衆退去，遂解同州之圍。存審略地至奉先，謁諸帝陵，乃班師。

十七年，汴將劉鄩攻打同州，朱友謙向我求援，派符存審和李嗣昭率兵趕去。九月，到達河中，進軍駐營朝邑。當時河中長期向梁稱臣，衆人猶豫不决，到各軍大量聚集時，糧草價格暴漲，李嗣昭怕人心反復不定，準備速戰以定勝負。過了十天，梁軍逼近我方軍營。恰好望氣的人説，西南黑氣像鬥鷄狀，當有戰陣。符存審説：“我方想决戰，而表現在氣象上，莫不是天助吧！”這晚，檢閲兵衆，黎明進軍。梁軍前來迎戰，大敗梁軍，追殺二千多人。從此梁軍保守營壘不出。符存審對李嗣昭説：“我最初怕劉鄩占據渭河，這部分軍隊失敗後，他們如果退回，怕我們追擊；困獸和人搏鬥，不要説無事。可以爲他們打開歸路，然後追殺。”於是令王建及在沙苑牧馬，劉鄩、尹皓獲知後，率衆退離，於是同州解圍。符存審攻占土地到奉先，拜謁衆帝王陵墓，於是回師。

十八年，王師討張文禮於鎮州，李嗣昭、李存進相次戰歿。十九年，遣存審率師進攻叛帥於城下，文禮之將李再豐陰送款於存審，我師中夜登城，擒文禮之子處球等，露布以獻，

十八年，朝廷軍隊在鎮州討伐張文禮，李嗣昭、李存進相繼戰死。十九年，派符存審率軍在城下進攻叛帥，張文禮的將領李再豐暗中向符存審投誠，我軍半夜登城，擒獲張文禮的兒子張處球等人，送捷報獻上，鎮州平定，因功加檢校太

鎮州平，以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

二十年正月，師旋於魏州，莊宗出城迎勞，就第宴樂。無何，契丹犯燕薊，郭崇韜奏曰："汴寇未平，繼韜背叛，北邊捍禦，非存審不可。"上遣中使諭之，存審卧病羸瘠，附奏曰："臣效忠稟命，靡敢爲辭，但疴恙纏綿，未堪祗役。"既而詔存審以本官充幽州盧龍節度使，自鎮州之任。同光初，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食邑千户，賜號忠烈扶天啓運功臣。

十月，平梁，遷都洛陽。存審以身爲大將，不得預收復中原之功，舊疾愈作，堅求入覲尋醫，以情告郭崇韜。時崇韜自負一時，佐命之功，無出己右，功名事望，素在存審之下，權勢既隆，人士輻凑，不欲存審加於己上，每有章奏求覲，即陰沮之。存審妻郭氏泣訴於崇韜曰："吾夫於國，粗效驅馳，與公鄉里親舊，公忍令死棄北荒，何無情之如是!"崇韜益慚懟。明年春，疾甚，上章懇切，乞生覲天顔，不許。存審伏枕而嘆曰："老夫歷事二主，垂四十年，幸而遇今日天下一家，遠夷極塞，皆得面覲彤墀，射鈎斬袪之人，孰不奉觴丹陛，獨予壅隔，豈非命哉!"漸增危篤，崇韜奏請許存審入覲。四月，制授存審宣武軍節度使、諸道蕃漢馬步總管，詔未至，五月十五日卒於幽州官舍，時年六十三，遺命葬太原。存審遺奏陳叙不得面覲，詞旨凄惋。莊宗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尚書令。

存審少在軍中，識機知變，行軍出師，法令嚴明，决策制勝，從無遺悔，功名與周德威相匹，皆近代之良將也。常戒諸子曰："予本寒家，少

傅、兼侍中。

二十年正月，回師到魏州，莊宗出城迎接慰勞，到家中宴飲奏樂。不久，契丹侵犯燕薊，郭崇韜奏告説："汴寇還未平定，繼韜已背叛，捍禦北邊，非符存審不可。"皇上派中使告諭，符存審卧病在床身體瘦弱，附奏説："我效忠奉命，不敢推辭，祇是疾病纏身，不能敬承使命。"不久詔令符存審以本官充幽州盧龍節度使，從鎮州赴任。同光初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食邑一千户，賜給忠烈扶天啓運功臣稱號。

十月，平定梁，遷都洛陽。符存審身爲大將，却不能參預收復中原之功，舊病復發，堅决請求入朝尋醫，把情况告訴郭崇韜。當時郭崇韜自負一時，認爲輔佐君王的功勞，没有超過自己的，但他的功名聲望，素來在符存審之下，權勢顯赫後，人們都聚集在他的周圍，不願符存審超過自己，符存審每有章奏請求入朝拜見，郭崇韜就暗中阻止。符存審的妻子郭氏向郭崇韜哭訴説："我丈夫對國家，效力驅馳，和你是同鄉親舊，你忍心讓他死棄北荒，爲什麽如此無情！"郭崇韜更加難堪。第二年春，病重，懇切上章，請求活着見皇帝，不准許。符存審伏枕嘆息説："老夫事奉二主，近四十年，如今幸遇天下一家，極邊遠的部族，都能面見皇帝，曾經射衣鈎割衣袖有舊怨的人，誰不在皇帝面前舉杯相賀。祇有我被阻隔，難道不是命嗎！"病情逐漸危重，郭崇韜上奏請求准許符存審入朝拜見。四月，下制書授任符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各道蕃漢馬步總管，詔書未到，五月十五日在幽州官舍去世，當時六十三歲，遺命安葬在太原。符存審的遺奏陳述不能面見皇帝，詞意凄惋。莊宗震驚悲悼很久，停朝三天，贈尚書令。

符存審從小在軍中，識機知變，行軍出師，法令嚴明，决策制勝，從無遺悔，功名和周德威相當，都是近代良將。常告誡兒子們説："我本出自貧寒人家，小時候帶一把劍離開鄉里，四十

小携一劍而違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中矢僅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爲戒。

存審微時，嘗爲俘囚，將就戮於郊外，臨刑指危垣謂主者曰：“請就戮於此下，冀得壞垣覆尸，旅魂之幸也。”主者哀之，爲移次焉。遷延之際，主將擁妓而飲，思得歌者以助歡。妓曰：“俘囚有符存審者，妾之舊識，每令擊節，以贊歌令。”主將欣然，馳騎而捨之，豈非命也！

符彦超

彦超，存審之長子也。少事武皇，累歷牙職。存審卒，莊宗以彦超爲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軍亂，詔彦超赴北京巡檢。先是，朝廷令内官吕、鄭二人在太原，一監兵，一監倉庫。及明宗入洛，皇弟存霸單騎奔河東，與吕、鄭謀殺彦超與留守張憲。彦超覺之，密與憲謀，未决，部下大噪，州兵畢集，張憲出奔。是夕，軍士殺吕、鄭、存霸於衙城。詰旦，聞洛城禍變，彦超告諭三軍。明宗又令其弟龍武都虞候彦卿馳騎安撫。六月，彦超入覲，明宗召見撫諭，尋授晉州留後。未行，會其弟前曹州刺史彦饒平宣武亂軍，明宗喜，召彦超謂之曰：“吾得爾兄弟力，餘更何憂，爾爲我往河東撫育耆舊。”即授北京留守、太原尹。明年冬，移授昭義節度使。四年，授驍衛上將軍，改金吾上將軍。長興元年，授泰寧軍節度使，尋移鎮安州。

彦超厮養中有王希全者，小字佛留，粗知書計，委主貨財，歲久耗失甚多，彦超止於訶譴而已。應順元年正月，佛留聞朝廷多事，因與任貨兒

年中，位至將相。這之間的艱危患難，頂鋒冒刃，有萬死而無一生，纔得到這種地位，前後中箭一百多次。”於是拿出箭頭給兒子們看，用來告誡兒子們不要奢侈。

符存審微賤時，曾做俘囚，將要在郊外被殺，臨刑前指着危墻對監斬官説：“請求在這墻下就刑，希望壞墻能蓋住尸體，也是游魂的幸運。”監斬官哀憐他，爲他移動位置。移動之際，主將擁妓飲酒，想找會唱歌的人助興。妓女説：“俘囚中有個叫符存審的，是我過去認識的，常令他擊掌，以助歌令。”主將很高興，馳馬放了他，難道不是命嗎！

符彦超，符存審的長子。從小跟隨武皇，多次任牙職。符存審去世，莊宗任命符彦超爲汾州刺史。同光末年，魏州軍作亂，詔令符彦超赴北京巡檢。這之前，朝廷令内官吕、鄭二人在太原，一人監兵，一人監倉庫。到明宗入洛時，皇帝的弟弟李存霸一人騎馬投奔河東，和吕、鄭謀殺符彦超和留守張憲。符彦超察覺，秘密和張憲商量，還没有决斷，部下大肆喧嚷，州兵全部聚集，張憲出逃。這晚，軍士在衙城殺死吕、鄭、李存霸。黎明，獲知洛城禍變，符彦超告諭三軍。明宗又令他的弟弟龍武都虞候符彦卿馳馬安撫。六月，符彦超入朝拜見，唐明宗召見撫慰他，不久授任晉州留後。還未出發，時逢他的弟弟前曹州刺史符彦饒平定宣武亂軍，明宗高興，召見符彦超對他説：“我得到你們兄弟效力，其餘的還有什麽可憂慮，你爲我去河東撫育舊老。”就授任北京留守、太原尹。第二年冬，改授昭義節度使。四年，授任驍衛上將軍，改任金吾上將軍。長興元年，授任泰寧軍節度使，不久調任鎮守安州。

符彦超收養的人中有個王希全，小名佛留，粗通文書會計，讓他掌管錢貨，年久耗失很多，符彦超衹是斥責他而已。應順元年正月，佛留聽説朝廷多事，因而和任貨兒等謀亂。一天晚上，

等謀亂。一夕，扣門言朝廷有急遞至，彦超出至廳事，佛留挾刃害之。詰旦，本州節度副使李端召州兵攻佛留等殺之，餘衆奔淮南，擒彦超部將趙温等二十六人誅之。彦超贈太尉。

存審次子彦饒，晉史有傳。次彦卿，歷官鳳翔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封魏王，今居於洛陽。次彦能，終於楚州防禦使。次彦琳，仕皇朝爲金吾上將軍，卒於任。

敲門説朝廷有緊急文書到，符彦超出來走到大廳，佛留持刀殺害了他。黎明，本州節度副使李端召州兵攻打佛留等人，將他們殺掉，其餘的人逃奔淮南，擒獲符彦超的部將趙温等二十六人殺掉。符彦超贈太尉。

符存審的次子符彦饒，後晉史書中有傳。其次符彦卿，歷任鳳翔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封爲魏王，現住在洛陽。其次符彦能，官做到楚州防禦使。再其次符彦琳，在本朝任金吾上將軍，死在任上。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唐書三十三)

列傳第九

郭崇韜

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雁門人也。父弘正。崇韜初爲李克脩帳下親信，克脩鎮昭義，崇韜累典事務，以廉幹稱。克脩卒，武皇用爲典謁，奉使鳳翔稱旨，署教練使。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莊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爲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俄而紹宏出典幽州留事，知祥懇辭要職。先是，中門使吴珙、張虔厚忠而獲罪。知祥懼，求爲外任，妻瓊華公主泣請於貞簡太后。莊宗謂知祥曰："公欲避路，當舉其代。"知祥因舉崇韜。乃署知祥爲太原軍在城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務，艱難戰伐，靡所不從。

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雁門人。父親郭弘正。郭崇韜最初是李克脩帳下的親信，李克脩鎮守昭義，郭崇韜多次主管事務，以廉潔能幹著稱。李克脩去世，武皇任用爲典謁，奉命出使鳳翔符合旨意，任教練使。郭崇韜臨事機警，應答自如，莊宗登位，尤其器重他。天祐十四年，任用爲中門副使，和孟知祥、李紹宏都參與處理機要事務。不久李紹宏出任幽州留事，孟知祥懇求辭去要職。這之前，中門使吴珙、張虔厚忠誠反而獲罪。孟知祥畏懼，請求擔任地方官，他的妻子瓊華公主哭泣着向貞簡太后請求。莊宗對孟知祥說："你想讓路，應當推舉代任的人。"孟知祥因而推舉郭崇韜。於是任命孟知祥爲太原軍在城都虞候。從此郭崇韜專掌機務，艱難征戰，無不跟隨。

十八年，從征張文禮於鎮州。契丹引衆至新樂，王師大恐，諸將咸請退還魏州，莊宗猶豫未决，崇韜曰："阿保機衹爲王都所誘，本利貨財，非敦鄰好，苟前鋒小衄，遁走必矣。況我新破汴寇，威振北地，乘此驅攘，焉往不捷！且事之濟否，亦有天命。"莊宗從之，王師果捷。明年，李存審收鎮州，遣崇韜閲其府庫，或以珍貨賂遺，一無所取，但市書籍而已。莊宗即位於魏州，崇韜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充樞密使。是時，衛州陷於梁，澶、相之間，寇鈔日

十八年，跟隨莊宗在鎮州討伐張文禮。契丹率軍到新樂，莊宗的軍隊十分恐懼，將領們都請求退回魏州，莊宗猶豫不决，郭崇韜說："阿保機衹是受到王都引誘，原本貪圖財物，不是促進睦鄰友好，如果前鋒小有挫敗，他們必定逃跑。何況我們剛打敗汴寇，威震北地，乘勝驅逐契丹，無往而不勝！而且能否成事，也有天命。"莊宗同意，莊宗的軍隊果然勝利。第二年，李存審收取鎮州，派郭崇韜查閲府庫，有人用珍寶賄賂贈送，郭崇韜一無所取，衹是買了些書籍而已。莊宗在魏州登位，郭崇韜加檢校太保、任兵部尚書，擔任樞密使。這時，衛州被梁攻陷，澶、相之間，每天都受到侵犯劫掠，百姓流亡，

至，民流地削，軍儲不給，群情恟恟，以爲霸業終不能就，崇韜寢不安席。俄而王彦章陷德勝南城，敵勢滋蔓，汴人急攻楊劉城，明宗在鄆，音驛斷絶。莊宗登城四望，計無所出。崇韜啓曰："段凝阻絶津路，苟王師不南，鄆州安能保守！臣請於博州東岸立栅，以固通津，但慮汴人偵知，徑來薄我，請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以挑戰，如三四日間賊軍未至，則栅壘成矣。"崇韜率毛璋等萬人夜趨博州，視矛戟之端有光，崇韜曰："吾聞火出兵刃，破賊之兆也。"至博州，渡河版築，晝夜不息。崇韜於葭葦間據胡床假寢，覺袴中冷，左右視之，乃蛇也，其忘疲勵力也如是。居三日，梁軍果至，城壘低庳，沙土散惡，戰具不完，汴將王彦章、杜晏球率衆攻擊，軍不得休息。崇韜身先督衆，四面拒戰，有急即應。城垂陷，俄報莊宗領親軍次西岸，梁軍聞之退走，因解楊劉之圍。

土地縮小，軍需供給不上，人心惶惶，認爲霸業終不能成，郭崇韜寢不安席。不久王彦章攻陷德勝南城，敵人的氣勢更加囂張，汴人急攻楊劉城，明宗在鄆州，音信斷絶。莊宗登城四面觀望，無計可施。郭崇韜啓奏説："段凝阻絶水陸道路，如果軍隊不南去，怎能保守鄆州！我請求在博州東岸立栅，以便固守通道，衹怕汴人探知，直接前來逼迫我們，請求陛下招募敢死之士，每天挑戰，如果三四天中，賊軍未到，那麽栅壘就築成了。"郭崇韜率毛璋等一萬人晚上奔赴博州，看見矛戟端頭有光，郭崇韜説："我聽説火出兵刃，是破賊的預兆。"到達博州，渡過黄河修築夾墻板，晝夜不停。郭崇韜在蘆葦中靠胡床打盹，感到褲中發冷，身邊的人看了，原來是蛇，他就是如此忘記疲勞努力盡職。過了三天，梁軍果然到來，城壘低矮，沙土散軟，戰具不完備，汴將王彦章、杜晏球率軍攻擊，軍隊不得休息。郭崇韜率先督衆，四面抗戰，有危急就應援。城即將陷落，不久報告説莊宗率親軍到達西岸，梁軍獲知後退逃，因而楊劉圍解。

未幾，汴將康延孝來奔，崇韜延於卧内，訊其軍機。延孝曰："汴人將四道齊舉，以困我軍。"莊宗憂之，召諸將謀進取之策。宣徽使李紹宏請棄鄆州，與汴人盟，以河爲界，無相侵寇。莊宗不悦，獨卧帳中，召崇韜謂曰："計將安出？"對曰："臣不知書，不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且陛下十五年起義圖霸，爲雪家仇國耻，甲胄生蟣虱，黎人困輸輓。今纂崇大號，河朔士庶，日望蕩平，纔得汶陽尺寸之地，不敢保守，況盡有中原乎！將來歲賦不充，物議咨怨，設若劃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臣自延孝言事以來，晝夜籌度，料我兵力，算賊事機，不出今年，雌雄必决。聞汴人决河，自滑至鄆，非舟楫不能

不久，汴將康延孝前來投奔，郭崇韜把他請到卧室内，訊問軍機。康延孝説："汴人將四路并進，以困我軍。"莊宗憂慮，召集將領們商議進取之策。宣徽使李紹宏請求放棄鄆州，和汴人結盟，以黄河爲界，不相互侵犯。莊宗不高興，一人躺在帳中，召來郭崇韜對他説："計從何出？"回答説："我很少讀書，不能用古代的事引證比喻，請求就時事而談。陛下十五年前起義謀求霸業，爲清除家仇國耻，鎧甲頭盔長滿蟣虱，百姓困於運送軍需。如今繼承皇帝的稱號，河朔的士人百姓，每天盼望蕩平寇盗，纔得到汶陽尺寸之地，就不能保守，何况全部占有中原呢！將來每年的賦税不足，怨聲載道，如果劃黄河爲界，誰爲陛下堅守？我自從康延孝論事以來，晝夜考慮，估計我方兵力，算計賊軍的機謀，不出今年，必决勝負。聽説汴人在黄河决口，從滑州到鄆州，没有船不能過。又聽説精兵全在段凝手

濟。又聞精兵盡在段凝麾下，王彥章日寇鄆境。彼既以大軍臨我南鄙，又憑恃决河，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汶陽，此汴人之謀也。臣謂段凝保據河壖，苟欲持我，臣但請留兵守鄆，保固楊劉，陛下親御六軍，長驅倍道，直指大梁，汴城無兵，望風自潰。若使僞主授首，賊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必定。如不决此計，傍采浮譚，臣恐不能濟也。今歲秋稼不登，軍糧纔支數月，决則成敗未知，不决則坐見不濟。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成敗天也，在陛下獨斷。”莊宗蹶然而興曰：“正合吾意，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擄，行計决矣！”即日下令軍中，家口并還魏州。莊宗送劉皇后與興聖宫使繼岌至朝城西野亭泣别，曰：“事勢危蹙，今須一决，事苟不濟，無復相見。”乃留李紹宏及租庸使張憲守魏州，大軍自楊劉濟河。是歲，擒王彥章，誅梁氏，降段凝，皆崇韜贊成其謀也。

下，王彥章每天侵犯鄆境。他們既用大軍臨近我南邊，又仗恃在黄河决口，認爲我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汶陽，這是汴人的陰謀。我認爲段凝保據黄河岸邊，如果想挾制我們，我祇請求留兵守鄆，固守楊劉，陛下親統六軍，長驅直入，倍道兼行，直指大梁，汴城無兵，自會望風瓦解。如果僞君主被殺，賊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必定。如果不采用此計，從一旁聽取毫無價值的言談，我怕不能成事。今年秋天莊稼没有成熟，軍糧纔够對付幾個月，下决斷則成敗未知，不下决斷則眼見事不成。我聽説在路邊建房，三年不成，帝王應運而生，必有天命，成敗在天，在於陛下獨斷。”莊宗猛然起身説：“正合我意，大丈夫勝則爲王，敗則被俘，出發的計謀定了！”當天下令軍中，連同家屬都回魏州。莊宗送劉皇后和興聖宫使李繼岌到朝城西面郊野亭前哭泣告别，説：“事勢危迫，現在必須下一個决斷，如果不能成事，不再相見。”於是留下李紹宏和租庸使張憲守魏州，大軍從楊劉渡過黄河。這年，擒獲王彥章，誅滅梁氏，降服段凝，都是郭崇韜謀劃成功的。

莊宗至汴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令崇韜權行中書事，俄拜侍中兼樞密使，及郊禮畢，以崇韜兼領鎮、冀州節度使，進封趙郡公，邑二千户，賜鐵券，恕十死。崇韜既位極人臣，權傾内外，謀猷獻納，必盡忠規，士族朝倫，頗亦收獎人物，内外翕然稱之。初收汴、洛，稍通賂遺，親友或規之，崇韜曰：“余備位將相，禄賜巨萬，但僞梁之日，賂遺成風，今方面藩侯，多梁之舊將，皆吾君射鈎斬袪之人也，一旦革面，化爲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懼乎！藏余私室，無異公帑。”及郊禋，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

莊宗到達汴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令郭崇韜暫行中書事，不久拜任侍中兼樞密使，到郊禮完畢時，以郭崇韜兼領鎮州、冀州節度使，晋封趙郡公，食邑二千户，賜給鐵券，寬恕十次死罪。郭崇韜位極人臣後，權傾内外，獻納計謀，必定竭盡忠誠規劃，對士族朝臣，常常獎掖提拔人才，内外一致稱贊他。剛收取汴、洛時，略微收取賄賂贈送，親友有人規勸他，郭崇韜説：“我位居將相，俸禄賞賜成千上萬，但僞梁時候，賄賂贈送成風，如今各地藩侯，很多是梁的舊將，都是過去想謀害我們君主的人，一旦洗心换面，成爲我們的人，如果堅决拒絶他們的請求，他們能不害怕嗎！藏在我的私室中，和公家財物無異。”到郊祭時，郭崇韜拿出全部家財，充入國庫用來賞賜。

時近臣勸莊宗以貢奉物爲内庫，

當時近臣勸莊宗以貢品建内庫，珍寶財貨像

珍貨山積，公府賞軍不足。崇韜奏請出內庫之財以助，莊宗沉吟有靳惜之意。是時天下已定，寇仇外息，莊宗漸務華侈，以逞己欲。洛陽大內宏敞，宮宇深邃，宦官阿意順旨，以希恩寵，聲言宮中夜見鬼物，不謀同辭。莊宗駭異其事，且問其故。宦者曰："見本朝長安大內，六宮嬪御，殆及萬人，椒房蘭室，無不充牣。今宮室大半空閑，鬼神尚幽，亦無所怪。"繇是景進、王允平等於諸道采擇宮人，不擇良賤，內之宮掖。

山一樣堆積，公府賞賜軍隊的財物不足。郭崇韜奏請拿出內庫的財物贊助，莊宗沉吟有吝惜之意。這時天下已定，寇盜仇敵在外絶迹，莊宗逐漸追求華靡奢侈，以滿足自己的欲望。洛陽皇宮宏大寬敞，宮宇深邃，宦官爲迎合意旨，以求得恩寵，聲稱晚上在宮中看見鬼物，没有商量却異口同聲。莊宗對這事感到驚異，并且詢問是什麽緣故。宦官説："眼下本朝長安皇宮，六宮嬪御，差不多達一萬人，椒房蘭室，無不充斥。現在宮室大半空閑，鬼神喜歡幽静，也没有什麽奇怪的。"因此景進、王允平等在各道挑選宮女，不論良賤，送到宮中。

三年夏，雨，河大水，壞天津橋。是時酷暑尤甚。莊宗常擇高樓避暑，皆不稱旨。宦官曰："今大內樓觀，不及舊時長安卿相之家，舊日大明、興慶兩宮，樓觀百數，皆雕楹畫栱，干雲蔽日，今官家納凉無可御者。"莊宗曰："余富有天下，豈不能辦一樓！"即令宮苑使經營之，猶慮崇韜有所諫止，使謂崇韜曰："今年惡熱，朕頃在河上，五六月中，與賊對壘，行宮卑濕，介馬戰賊，恒若清凉。今晏然深宮，不耐暑毒，何也？"崇韜奏："陛下頃在河上，汴寇未平，廢寢忘食，心在戰陣，祁寒溽暑，不介聖懷。今寇既平，中原無事，縱耳目之玩，不憂戰陣，雖層臺百尺，廣殿九筵，未能忘熱於今日也。願陛下思艱難創業之際，則今日之暑，坐變清凉。"莊宗默然。王允平等竟加營造，崇韜復奏曰："內中營造，日有縻費，屬當災饉，且乞權停。"不聽。

三年夏，下雨，黄河發大水，冲壞天津橋。這時尤其酷熱。莊宗常選高樓避暑，都不滿意。宦官説："如今皇宮樓觀，趕不上以前長安卿相家的，過去大明、興慶兩宮，樓觀上百，都是雕楹畫栱，高聳入雲，遮蔽天日，如今皇上納凉却無處可去。"莊宗説："我富有天下，難道不能建一樓！"就令宮苑使料理這事，還擔心郭崇韜有所諫阻，派人對郭崇韜説："今年酷熱，我不久前在黄河，五六月間，和賊軍對壘，行宮位置低濕，騎馬披甲和賊軍作戰，常感覺到清凉。而今安居深宮，受不了暑毒，爲什麽呢？"郭崇韜奏告："陛下以前在黄河，汴寇還没平定，廢寢忘食，心思在戰陣上，嚴寒酷暑，心中不介意。如今寇盜已平，中原無事，縱情於耳目玩樂，不憂戰陣，即使層臺百尺，廣殿九席，也不能忘記今天的暑熱。希望陛下想想艱難創業的時候，那麽今天的暑熱，就會自然變得清凉。"莊宗默不作聲。王允平等人竟加以建造，郭崇韜又奏告説："宮中的建造，每天都大量花費，時逢饑荒，請求暫時停下。"莊宗没有聽從。

初，崇韜與李紹宏同爲內職，及莊宗即位，崇韜以紹宏素在己上，舊人難制，即奏澤潞監軍張居翰同掌樞密，以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大失所望，泣涕憤鬱。崇韜乃置內勾使，應三司財賦，皆令勾覆，令紹宏領之，

當初，郭崇韜和李紹宏同任內職，到莊宗登位時，郭崇韜因李紹宏素來在自己之上，舊人難以控制，就奏請澤潞監軍張居翰同掌樞密，以李紹宏爲宣徽使。李紹宏大失所望，哭泣憤懣。郭崇韜於是設置內勾使，所有三司財賦，都下令稽考核查，讓李紹宏主管，希望以此來滿足他的私

冀塞其心，紹宏快悵不已。崇韜自以有大功，河、洛平定之後，權位熏灼，恐爲人所傾奪，乃謂諸子曰："吾佐主上，大事了矣，今爲群邪排毁，吾欲避之，歸鎮常山，爲菟裘之計。"其子廷説等曰："大人功名及此，一失其勢，便是神龍去水，爲螻蟻所制，尤宜深察。"門人故吏又謂崇韜曰："侍中勛業第一，雖群官側目，必未能離間。宜於此時堅辭機務，上必不聽，是有辭避之名，塞其讒慝之口。魏國夫人劉氏有寵，中宫未正，宜贊成册禮，上心必悦。内得劉氏之助，群閹其如余何！"崇韜然之，於是三上章堅辭樞密之位，優詔不從。崇韜乃密奏請立魏國夫人爲皇后，復奏時務利害二十五條，皆便於時，取悦人心，又請罷樞密院事，各歸本司，以輕其權，然宦官造謗不已。三年，堅乞罷兼領節鉞，許之。

會客省使李嚴使西川迴，言王衍可圖之狀，莊宗與崇韜議討伐之謀，方擇大將。時明宗爲諸道兵馬總管當行，崇韜自以宦者相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契丹犯邊，北面須藉大臣，全倚總管鎮禦。臣伏念興聖宫使繼岌，德望日隆，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親王爲元帥，付以討伐之權，俾成其威望。"莊宗方愛繼岌，即曰："小兒幼稚，安能獨行，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無逾於卿者。"乃以繼岌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是歲九月十八日，率親軍六萬，進討蜀川。崇韜將發，奏曰："臣以非才，謬當戎事，仗將士之忠力，憑陛下之威靈，庶幾克捷。若西川平定，陛下擇帥，如信厚善謀，事君有節，則孟知祥有焉，望以蜀帥授之。如宰輔闕人，張憲有披榛之勞，

心，李紹宏愁悶不已。郭崇韜自以爲有大功，河、洛平定之後，大權獨攬，炙手可熱，怕被人傾奪，於是對兒子們説："我輔佐皇上，大事完成了，如今受到衆多壞人排斥詆毁，我想避開，回去鎮守常山，作好告老歸隱的打算。"他的兒子郭廷説等説："大人功名到這一步，一旦失去勢力，就是神龍離開水，被螻蟻控制，尤其應當深思。"門人舊吏又對郭崇韜説："侍中功業第一，即使衆官吏對你斜視不滿，也一定不能挑撥離間。應在這時堅决辭去職務，皇上必定不同意，這就有辭讓的名聲，堵上説壞話的人的嘴。魏國夫人劉氏受寵，在宫中還没被立爲皇后，應助成册禮，皇上心中必定高興。内得劉氏的幫助，衆宦官能拿你怎麽樣呢!"郭崇韜同意，於是三次上章堅决辭去樞密職位，特意下詔不同意。郭崇韜於是秘密奏請立魏國夫人爲皇后，又奏報時事利害二十五條，都對時事有利，取悦人心，又請求罷除樞密院事，各回本司，以便减輕其權勢，但宦官不斷誹謗。三年，堅决請求罷免兼領節度使，准許。

時逢客省使李嚴出使西川返回，報告可以謀取王衍的情况，莊宗和郭崇韜商議討伐的計謀，正挑選大將。當時明宗任各道兵馬總管在軍中，郭崇韜自以爲宦官想傾奪他，想立大功來控制他們，就奏告説："契丹侵犯邊地，北面須憑藉大臣，全靠總管鎮禦。我想到興聖宫使李繼岌，德望日高，大功未成，應當依照舊例，以親王爲元帥，交給他討伐大權，使他建立威望。"莊宗正捨不得李繼岌，就説："小兒幼稚，怎能獨自去，你應當給他選個副手。"郭崇韜没有奏告，莊宗説："没有超得過你的人。"於是以李繼岌爲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這年九月十八日，率親軍六萬人，進軍討伐蜀川。郭崇韜將要出發，奏告説："我没有才能，錯誤地承擔軍事重任，依仗將士的忠心盡力，憑藉陛下的威靈，或許能取得勝利。如果西川平定，陛下選擇將帥，忠厚善謀，事奉君主有節制，則有孟知祥，希望把蜀帥授任他。如果宰輔缺人，張憲有披荆斬棘的功勞，爲人謹重而多見識。其次李琪、崔居儉，朝

爲人謹重而多識。其次李琪、崔居儉，中朝士族，富有文學，可擇而任之。”莊宗御嘉慶殿，置酒宴征西諸將，舉酒屬崇韜曰：“繼岌未習軍政，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於卿。”

中士族，富有才學，可選任他們。”莊宗到嘉慶殿，擺酒宴請西征將領，舉酒敬郭崇韜說：“李繼岌不熟悉軍政，你長期跟隨我征戰，西面的事，托付給你了。”

軍發，十月十九日入大散關，崇韜以馬棰指山險謂魏王曰：“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儻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支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收其儲積，方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僞鳳州節度使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萬。次至故鎮，僞命屯駐指揮使唐景思亦以城降，得兵四千。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大振。其招懷制置，官吏補置，師行籌畫，軍書告諭，皆出於崇韜，繼岌承命而已。莊宗令內官李廷安、李從襲、吕知柔爲都統府紀綱，見崇韜幕府繁重，將吏輻輳，降人爭先賂遺，都統府唯大將省謁，牙門索然，繇是大爲詬耻。及六軍使王宗弼歸款，行賂先招討府。王衍以成都降，崇韜居王宗弼之第，宗弼選王衍之妓妾珍玩以奉崇韜，求爲蜀帥，崇韜許之。又與崇韜子廷誨謀，令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奏崇韜爲蜀帥。繼岌覽狀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衡、華，安肯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況余不敢議此。”李從襲等謂繼岌曰：“郭公收蜀部人情，意在難測，王宜自備。”由是兩相猜察。

軍隊出發，十月十九日進入大散關，郭崇韜用馬棰指着山險對魏王說：“朝廷興兵十萬人，已進入這裏，如果不成功，哪有歸路？如今岐下飛車運送軍需，纔够對付十天，必須先攻取鳳州，收取他們的儲積，我們的事纔能成功。”於是命令李嚴、康延孝先馳馬送書檄，告諭僞鳳州節度使王承捷。到大軍趕到時，王承捷果然以城投降，得兵八千人，軍儲四十萬。到達故鎮，僞命屯駐指揮使唐景思也以城投降，得兵四千人。又攻克三泉，得軍儲三十多萬。從此軍隊不再匱乏，軍聲大振。軍隊的招撫安置，補設官吏，行軍籌劃，軍書告諭，都出自郭崇韜，李繼岌奉命而已。莊宗令内官李廷安、李從襲、吕知柔爲都統府紀綱，見郭崇韜幕府繁重，將吏聚集，投降的人爭先賄賂贈送，都統府衹有大將拜謁，牙門清冷，因此感到十分耻辱。到六軍使王宗弼投誠時，行賄先於招討府。王衍以成都投降，郭崇韜住在王宗弼家，王宗弼挑選王衍的妓妾珍玩獻給郭崇韜，請求擔任蜀帥，郭崇韜准許。又和郭崇韜的兒子郭廷誨商量，令蜀人列狀見魏王，奏請任命郭崇韜爲蜀帥。李繼岌看了狀書對郭崇韜說：“主上倚靠侍中像衡、華二山，怎肯把元老棄留在蠻夷之地，何況我不敢議論這事。”李從襲等人對李繼岌說：“郭公收買蜀地人心，用意難測，大王應自作防備。”因此兩相猜忌。

莊宗令中官向延嗣賫詔至蜀，促班師，詔使至，崇韜不郊迎，延嗣憤憤。從襲謂之曰：“魏王，貴太子也，主上萬福，郭公專弄威柄，旁若無人。昨令蜀人請己爲帥，郭廷誨擁徒

莊宗令中官向延嗣帶着詔書到蜀，催郭崇韜回師，下詔書的使者到後，郭崇韜没在郊外迎接，向延嗣憤憤不平。李從襲對他說：“魏王，是尊貴的太子，皇上萬福，郭公專門玩弄權威，旁若無人。先前讓蜀人請求任自己爲帥，郭廷誨

出入，貴擬王者，所與狎游，無非軍中驍果，蜀中凶豪，晝夜妓樂歡宴，指天畫地，父子如此，可見其心。今諸軍將校，無非郭氏之黨，魏王懸軍孤弱，一朝班師，必恐紛亂，吾屬莫知暴骨之所！”因相向垂涕。延嗣使還具奏，皇后泣告莊宗，乞保全繼岌。莊宗復閱蜀簿曰：“人言蜀中珠玉金銀，不知其數，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問蜀人，知蜀中寶貨皆入崇韜之門，言崇韜得金萬兩，銀四十萬，名馬千匹，王衍愛妓六十，樂工百，犀玉帶百。廷誨自有金銀十萬兩，犀玉帶五十，藝色絶妓七十，樂工七十，他財稱是。魏王府，蜀人賂遺不過匹馬而已。”莊宗初聞崇韜欲留蜀，心已不平，又聞全有蜀之妓樂珍玩，怒見顔色。即令中官馬彦珪馳入蜀視崇韜去就，如班師則已，如實遲留，則與繼岌圖之。彦珪見皇后曰：“禍機之發，間不容髮，何能數千里外復禀聖旨哉！”皇后再言之，莊宗曰：“未知事之實否，詎可便令果決？”皇后乃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時蜀土初平，山林多盜，孟知祥未至，崇韜令任圜、張筠分道招撫，慮師還後，部曲不寧，故歸期稍緩。

率衆出入，貴如稱王的人，和他親近游玩的，無不是軍中驍勇果敢的人，以及蜀中凶豪，晝夜妓樂歡宴，指天畫地，父子如此，可見其心。如今各軍將校，無不是郭氏黨羽，魏王深入敵方的孤軍弱小，一朝回師，恐怕必會産生紛亂，我們不知暴尸在哪裏！”因而相視流淚。向延嗣出使回來全部奏報，皇后哭泣着告訴莊宗，請求保全李繼岌。莊宗又查閲蜀簿説：“人們説蜀中珠玉金銀不知有多少，爲什麽如此之少！”向延嗣奏告説：“我詢問蜀人，知道蜀中寶物都收入郭崇韜家，説郭崇韜得金一萬兩，銀四十萬，名馬一千匹，王衍的愛妓六十人，樂工一百人，犀牛角玉帶一百。郭廷誨自有金銀十萬兩，犀牛角玉帶五十，藝色俱絶的妓女七十人，樂工七十人，其他財物與此相當。魏王府，蜀人賄贈的不過一匹馬而已。”莊宗最初聽説郭崇韜想留在蜀，心中已不平，又獲知他全部占有蜀中妓樂珍玩，臉上露出怒氣。就令中官馬彦珪飛馳入蜀觀察郭崇韜的去留，如果他回師就作罷，如果他確實遲留，就和李繼岌謀取他。馬彦珪見皇后説：“距禍亂的發生，其間已容不下一絲頭髮，怎能在幾千里之外再禀承聖旨呢！”皇后再談這事，莊宗説：“不知事情屬實與否，難道就可以果斷決策？”皇后於是自發教令給李繼岌，令他殺掉郭崇韜。當時蜀地剛平定，山林多盜賊，孟知祥未到，郭崇韜令任圜、張筠分路招撫，擔心軍隊返回後，部隊不安寧，因此歸期略有延緩。

四年正月六日，馬彦珪至軍，决取十二日發成都赴闕，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彦珪出皇后教以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將發，他無釁端，安得爲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從襲等泣曰：“聖上既有口敕，王若不行，苟中途事泄，爲患轉深。”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教令，安得殺招討使！”從襲等巧造事端以間之，繼岌既無英斷，僶俛從之。詰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

四年正月六日，馬彦珪到軍中，决定十二日從成都出發赴朝，令任圜代管留事，以等候孟知祥。各軍部署已定，馬彦珪拿出皇后的教令給李繼岌看，李繼岌説：“大軍將要出發，没有别的事端，怎能做這樣的負心事！你們不要再説。”李從襲等哭泣説：“聖上既有口令，王如果不執行，假如途中事情泄露，禍患加深。”李繼岌説：“皇上没有詔書，衹是因皇后教令，怎能殺招討使！”李從襲等人巧造事端挑撥離間，李繼岌既無明斷，勉强同意。黎明，李從襲以李繼岌的命令召郭崇韜商討事情，李繼岌登樓迴避，郭崇韜

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入，左右檛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廷信、廷誨隨父死於蜀，廷説誅於洛陽，廷讓誅於魏州，廷議誅於太原，家産籍没。明宗即位，詔令歸葬，仍賜太原舊宅。廷誨、廷讓各有幼子一人，姻族保之獲免，崇韜妻周氏，携養於太原。

崇韜服勤盡節，佐佑王家，草昧艱難，功無與比，西平巴蜀，宣暢皇威，身死之日，夷夏冤之。然議者以崇韜功烈雖多，事權太重，不能處身量力，而聽小人誤計，欲取太山之安，如急行避迹，其禍愈速。性復剛戾，遇事便發，既不知前代之成敗，又未體當時之物情，以天下爲己任，孟浪之甚也。及權傾四海，車騎盈門，士人諂奉，漸别流品。同列豆盧革謂崇韜曰：“汾陽王代北人，徙家華陰，侍中世在雁門，得非祖德歟?”崇韜應曰：“經亂失譜諜，先人常云去汾陽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别流品，援引薄徒，委之心腹，佐命勛舊，一切鄙棄。舊僚有干進者，崇韜謂之曰：“公雖代邸之舊，然家無門閥，深知公才技，不敢驟進者，慮名流嗤余故也。”及征蜀之行，於興平拜尚父子儀之墓。嘗從容白繼岌曰：“蜀平之後，王爲太子，待千秋萬歲，神器在手，宜盡去宦官，優禮士族，不唯疏斥閹寺，騸馬不可復乘。”内則伶官巷伯，怒目切齒；外則舊僚宿將，戟手痛心。掇其族滅之禍，有自來矣。復以諸子驕縱不法，既定蜀川，輦運珍貨，實於洛陽之第，籍没之日，泥封尚濕。雖莊宗季年爲群小所惑，致功臣不保其終，亦崇韜自貽其災禍也。

進來，左右的人用棒把他打死。郭崇韜有五個兒子，郭廷信、郭廷誨隨父親死在蜀，郭廷説在洛陽被殺，郭廷讓在魏州被殺，郭廷議在太原被殺，没收家産。明宗登位，詔令歸葬，又賜給太原舊宅。郭廷誨、郭廷讓各有幼子一人，因爲有親家家族保護他們纔幸免於難，郭崇韜的妻子周氏，將他們帶到太原養育。

郭崇韜勤勞盡忠，輔佐皇室，創業艱難，功大無比，往西平定巴蜀，展示皇家的威嚴，身死那天，天下人都認爲他冤枉。但是評論者認爲郭崇韜功績雖多，權勢太重，不能安身立命量力而行，却聽小人的錯誤策略，想要求得泰山般的安穩，就如同用快速奔走來消除脚印一樣，災難來得更快。性情又剛愎暴戾，一遇事情便發作，既不知曉前代的成敗，又不體察當時的情景，就以天下爲己任，太草率了。等到權傾四海，車馬滿門，士人諂媚奉迎，漸漸分别家世門第。同僚豆盧革告訴郭崇韜説：“汾陽王是代北人，移居華陰，侍中世代居住雁門，難道不是祖上的恩德嗎?”郭宗韜回答説：“遭遇亂世遺失家譜，父親常説和汾陽王相隔四代。”豆盧革説：“確實是祖宗的恩德啊!”因此講究門第，引用淺薄之人，委任心腹，對輔助他建功立業的功臣舊僚，全都鄙視棄用。過去的幕僚中有人拜謁請求進用，郭崇韜告訴他説：“你雖説是代州幕邸中的老官員，可是不是名門望族，我深知你的才能，却不敢急速進用，是因爲害怕名流耻笑我的緣故。”等到出兵征討蜀地時，在興平祭拜尚父郭子儀的墳墓。曾經從容告訴李繼岌説：“蜀地平定後，大王是太子，等到皇上逝世後，皇權在手，應當全部趕走宦官，優待士族，不僅疏遠宦官，連騸馬都不可再騎。”在朝廷時則伶官太監怒目切齒痛恨他；在出外任職時則過去的僚屬將領扼腕痛心。導致滅族的災禍，是有原因的。又因衆兒子驕横放縱不守法紀，平定蜀川後，車載珍奇貨物，充實到洛陽家中，没收家財那天，封存的膠泥還没乾。雖説莊宗晚年被衆小人迷惑，致使功臣不能保持善終，但也是郭崇韜自己招來的災

禍。

史臣曰：夫出身事主，得位遭時，功不可以不圖，名不可以不立。洎功成而名遂，則望重而身危，貝錦於是成文，良玉以之先折，故崇韜之誅，蓋爲此也。是知强吴滅而范蠡去，全齊下而樂生奔，苟非其賢，孰免於禍，明哲之士，當鑒於斯！

史臣曰：獻身事奉君主，得到官位恰逢其時，功業不可以不追求，名望不可以不建立。等到功成名就後，名望太重就會危及自身，小人羅織罪名，美玉因此折斷，所以郭崇韜的被殺，大概就是這個緣故吧。由此知道滅掉强大的吴國後范蠡離去，占領齊國全境後樂毅外出，假如不像這般賢良，誰能避開災禍，明白道理的人士，應當把此事作爲鏡子。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唐書三十四)

列傳第十

趙光逢

趙光逢，字延吉。曾祖植，嶺南節度使。祖存約，興元府推官。父隱，右僕射。光逢與弟光裔，皆以文學德行知名。

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議者目之爲“玉界尺”。僖宗朝，登進士第。逾月，辟度支巡官，歷官臺省，内外兩制，俱有能名，轉尚書左丞、翰林承旨。

昭宗幸石門，光逢不從，昭宗遣内養戴知權詔赴行在，稱疾解官。駕在華州，拜御史中丞。時有道士許巖士、瞽者馬道殷出入禁庭，驟至列卿宫相，因此以左道求進者衆，光逢持憲紀治之，皆伏法，自是其徒頗息。改禮部侍郎、知貢舉。光化中，王道寖衰，南北司爲黨，光逢素惟慎静，慮禍及己，因挂冠伊洛，屏絶交游，凡五六年。門人柳璨登庸，除吏部侍郎、太常卿。入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累轉左僕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梁末帝愛其才，徵拜司空、平章事。無幾以疾辭，授司徒致仕。

同光初，弟光胤爲平章事，時謁問於私第，嘗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户曰“請不言中書事”，其清凈寡欲端默如此。嘗有女冠寄黄金一鎰於其室家，時屬亂離，女冠委化於他

趙光逢，字延吉。曾祖父趙植，任嶺南節度使。祖父趙存約，任興元府推官。父親趙隱，任右僕射。趙光逢和他的弟弟趙光裔，都以文學德行聞名。

趙光逢從小喜好古書，行爲遵守法規，議事的人把他看作“玉界尺”。唐僖宗朝，考中進士。過了一個月，召任爲度支巡官，在臺省任職，内外兩制，都有能幹的名聲，轉任尚書左丞、翰林承旨。

唐昭宗到石門，趙光逢没有隨行，唐昭宗派内養戴知權詔令他趕赴石門，稱病罷官。唐昭宗在華州，拜爲御史中丞。當時有道士許巖士、瞎子馬道殷出入禁庭，驟然位至列卿宫相，因此靠邪道尋求進用的人很多，趙光逢按法紀處治他們，都伏法，從此這類人大多銷聲匿迹。改任禮部侍郎、知貢舉。光化年間，王道逐漸衰落，南北司結爲黨羽，趙光逢素來謹慎鎮静，擔心自己遭禍，因而辭官到伊洛，斷絶交游，共五六年。門人柳璨受到重用，授任他爲吏部侍郎、太常卿。入梁任中書侍郎、平章事，多次轉任至左僕射兼租庸使，上章請求退任，以太子太保退休。梁末帝愛惜他的才能，召拜爲司空、平章事。不久因病辭職，授任司徒退休。

同光初年，弟弟趙光胤任平章事，當時在家中拜訪他，曾談到政事。有一天，趙光逢在他的門上寫道“請不談中書事”，他就是如此清凈寡欲、莊重沉默。曾有女道士將一鎰黄金寄存在他家，時逢離亂，女道士在他鄉去世。二十年後，

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宫觀，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搢紳咸仰以爲名教主。天成初，遷太保致仕，封齊國公，卒於洛陽。詔贈太傅。

黄金無主，交給河南尹張全義，請求他交給各宫觀，舊封仍在。趙光逢兩次身居朝廷，四次退居邱園，各種倫常品行，在無人處也不做昧心事，官吏們都尊仰他爲名教主。天成初年，升任太保退休，封爲齊國公，在洛陽去世。詔令贈太傅。

趙光胤

趙光胤，光逢之弟也，俱以詞藝知名，亦登進士第。光胤仕梁，歷清顯，伯仲之間，咸以方雅自高，北人聞其名者，皆望風欽重。

趙光胤，趙光逢的弟弟，二人都以詞藝聞名，也考中進士。趙光胤在梁做官，歷任重要官職，兄弟之間，都以雅正自負，北方人聽到他們的名聲，都隨之欽佩尊重。

及莊宗平定汴、洛，時盧程以狂妄免，郭崇韜自勳臣拜，議者以國朝典禮故實，須訪前代名家，咸曰光胤有宰相器。薛廷珪、李琪當武皇爲晋王時，嘗因爲册使至太原，故皆有宿望，當時咸謂宜處台司。郭崇韜采言事者云："廷珪朽老，浮華無相業；琪雖文學高，傾險無士風，皆不可相。"乃止。同光元年十一月，光胤與韋説并拜平章事。

及至莊宗平定汴、洛，當時盧程因狂妄被免職，郭崇韜從功臣拜任，議事的人認爲國朝典禮舊例，須訪問前代名家，都説趙光胤有宰相器度。薛廷珪、李琪在武皇任晋王時，曾因任册使到太原，因此都早有名望，當時人都説他們應在臺司任職。郭崇韜收集議事者的意見説："薛廷珪老朽，浮華而没有做宰相的功業；李琪雖長於文學，但險邪而没有士人風範，都不可做宰相。"於是作罷。同光元年十一月，趙光胤和韋説同拜平章事。

光胤生於季末，漸染時風，雖欲躍鱗振翮，仰希前輩，然才力無餘，未能恢遠，朝廷每有禮樂制度、沿革擬議，以爲己任，同列既匪博通，見其浮譚横議，莫之測也。豆盧革雖憑門地，在本朝時，仕進尚微，久從使府，朝章典禮，未能深悉，光胤每有發論，革但唯唯而已。後革奏議或當，光胤謂群官曰："昨有所議，前座一言粗當，近日差進，學者其可已乎！"其自負如此。

趙光胤生在亂世，被當時的風氣逐漸熏染，縱然想跳躍而上展翅高飛，仰望前輩，但是才力不够，不能大展宏圖，朝廷每每擬議禮樂制度的沿革，他都看作自己的任務，同僚既不博學，看他浮誇高議，莫測高深。豆盧革雖然憑藉門第，但在本朝時，官還微賤，長期在節度使府，對朝廷典章禮儀，没有深入瞭解，趙光胤每每發表看法，豆盧革衹能點頭稱是而已。後來豆盧革奏論偶或恰當，趙光胤對衆官員説："昨天有建議，前座有句話基本恰當，近些天略有長進，學者能停止不前嗎！"他的自負就像這樣。

先是，條制："權豪强買人田宅，或陷害籍没，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内官楊希朗者，故觀軍容使復恭從孫也，援例理復恭舊業。事下中書，光胤謂崇韜曰："復恭與山南謀逆，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抑宦者，因具奏聞。

在這以前，頒布命令："權貴豪强强行買人田宅，或者陷害没收，明顯有冤屈的，允許自己申訴。"宦官楊希朗，是已故觀軍容使復恭的從孫，按舊例主管復恭過去的産業。事情交給中書，趙光胤告訴郭崇韜説："復恭和山南陰謀反叛，分明該當國法論處，本朝未曾昭雪，哪能申訴清理呢？"郭崇韜暗中抑制宦官，因而寫成奏

希朗泣訴於莊宗，莊宗令自見光胤言之。希朗陳訴："叔祖復光有大功於王室，伯祖復恭爲張濬所構，得罪前朝，當時强臣掣肘，國命不行。及王行瑜伏誅，德音昭洗，制書尚在。相公本朝氏族，諳練故事，安得謂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彦博，洎諸昆仲，監護諸鎮，何途得進！"漸至聲色俱厲。光胤方恃名德，爲其所折，悒然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摭他事危己，心不自安。三年夏四月，病疽卒。贈左僕射。

鄭珏

鄭珏，昭宗朝宰相綮之侄孫。父徽，河南尹張全義判官。光化中，登進士第，歷弘文館校書、集賢校理、監察御史。入梁爲補闕、起居郎，召入翰林，累遷禮部侍郎充職。珏文章美麗，旨趣雍容，自策名登朝，張全義皆有力焉。貞明中，拜平章事。莊宗入汴，責授萊州司户，未幾，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言於郭崇韜，將復相之，尋入爲太子賓客。

明宗即位，任圜自蜀至，安重誨不欲圜獨拜宰輔，共議朝望一人共之。孔循言珏貞明時久在中書，性畏慎而長者，美詞翰，好人物，重誨即奏與任圜并命爲相。有頃，珏以老病耳疾，不任中書事，四上章請，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致仕，仍賜鄭州莊一區。明宗自汴還洛陽，遣中使撫問，賜錢二十萬，食羊百口。長興初卒。贈司空。

初，珏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爲第十九人，自登第凡十九年爲宰相，又昆仲之次第十九，時亦異之。

子遘，太平興國中任正郎。

本呈進。希朗向莊宗哭訴，莊宗讓他自己去見趙光胤申訴。楊希朗陳訴："叔祖復光對王室有大功，伯祖復恭被張濬誣陷，在前朝被治罪，當時權臣作梗，朝廷的命令不能施行。等到王行瑜伏法，皇帝下令昭雪，制書還在。您是本朝氏族，熟知掌故，哪能説是没有昭雪呢！如果説没有昭雪，我的兄長彦博，以及衆兄弟，監護各藩鎮，從什麽途徑進用！"漸漸地聲色俱厲起來。趙光胤正依仗名望德行，被他挫折，很不高興。又因爲楊希朗是受寵幸的人，擔心他用别的事危害自己，心中不安。三年夏四月，患疽病去世。贈爲左僕射。

鄭珏，唐昭宗朝宰相鄭綮的侄孫。父親鄭徽，任河南尹張全義的判官。光化年間，考中進士，歷任弘文館校書、集賢校理、監察御史。入梁任補闕、起居郎，召入翰林，升任禮部侍郎。鄭珏文章美麗，意趣雍容，從初次做官到進入朝廷，都受到張全義的幫助。貞明年間，拜爲平章事。莊宗入汴，貶授萊州司户，不久，漸漸調任曹州司馬。張全義向郭崇韜進言，準備又任他爲宰相，不久入朝任太子賓客。

明宗登位，任圜從蜀返回，安重誨不願任圜獨拜宰輔，共同商議讓一名朝中有威望的人和他共同擔任。孔循説鄭珏貞明年間久在中書，性格謹慎而年長，文辭美麗，人際關係好，安重誨就奏請同時任命鄭珏和任圜爲相。過了一段時間，鄭珏因老病患有耳疾，不能勝任中書事務，四次上章請求退休，明宗捨不得他，很久纔允許，於是授任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退休，又賜給鄭州莊園一處。明宗從汴返回洛陽，派中使撫問，賜錢二十萬，食羊一百口。長興初年去世。贈司空。

當初，鄭珏考進士，十九年纔考中，排名第十九名，考中後十九年任宰相，在兄弟中的排行也是第十九，時人對此感到驚奇。

兒子鄭遘，太平興國年間任正郎。

崔協

崔協，字思化。遠祖清河太守第二子寅，仕後魏爲太子洗馬，因爲清河小房，至唐朝盛爲流品。曾祖邠，太常卿。祖瓘，吏部尚書。父彦融，楚州刺史。彦融素與崔蕘善，嘗爲萬年令，蕘謁於縣，彦融未出，見案上有尺題，皆賂遺中貴人，蕘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勛郎中，蕘爲左丞，通刺不見，蕘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見。"宰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於任，誡其子曰："世世無忘蕘。"故其子弟常云"崔仇"。

崔協，字思化。遠祖清河太守的第二個兒子崔寅，在後魏任太子洗馬，因而成爲清河小户，到唐朝繁衍成名門大族。曾祖父崔邠，任太常卿。祖父崔瓘，任吏部尚書。父親崔彦融，任楚州刺史。崔彦融素來和崔蕘關係好，曾任萬年令，崔蕘到縣上拜見他，崔彦融還没出來，崔蕘看見桌案上有信封，都是賄贈朝中貴人的，崔蕘知道來由，開始憎惡他的爲人。到授任司勛郎中時，崔蕘任左丞，獻上名帖崔蕘不見他，崔蕘對人説："郎中行止鄙雜，因此不見。"宰相知道後，改任楚州刺史，死在任上，告誡他的兒子説："代代不要忘了崔蕘。"因此他的兒子常説"崔仇"。

協即彦融之子也。幼有孝行，登進士第，釋褐爲度支巡官、渭南尉，直史館，歷三署。入梁爲左司郎中、萬年令、給事中，累官至兵部侍郎。與中書舍人崔居儉相遇於幕次，協厲聲而言曰："崔蕘之子，何敢相見！"居儉亦報之。左降太子詹事，俄拜吏部侍郎。同光初，改御史中丞，憲司舉奏，多以文字錯誤，屢受責罰。協器宇宏爽，高談虚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爲虚有其表。天成初，遷禮部尚書、太常卿，因樞密使孔循保薦，拜平章事。

崔協就是崔彦融的兒子。從小有孝行，考中進士，初任度支巡官、渭南尉，直史館，歷任三署中官職。入梁任左司郎中、萬年令、給事中，積官至兵部侍郎。和中書舍人崔居儉在帳篷中相遇，崔協厲聲説："崔蕘的兒子，怎敢相見！"崔居儉也如此相答。貶降太子詹事，不久拜任吏部侍郎。同光初年，改任御史中丞，憲司舉奏，多因文字錯誤，屢次受到責罰。崔協器宇宏爽，高談虚論，多不近情理，時人認爲空有其表。天成初年，升任禮部尚書、太常卿，因樞密使孔循保薦，拜平章事。

初，豆盧革、韋説得罪，執政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珏素與琪不協，孔循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没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有笑端！"明宗曰："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嘗厚，置於此

當初，豆盧革、韋説獲罪，執政商議任命宰相，樞密使孔循不願河朔人身居相位，任圜想讓李琪任宰相，而鄭珏素來和李琪不和，孔循也討厭李琪，對安重誨説："李琪不是没有才學，祇是不廉潔罷了。朝中議論没有人比得上崔協。"安重誨贊成，因而奏請選擇宰相。明宗説："誰可以？"於是以崔協作回答。任圜奏告説："安重誨被人欺騙出賣，像崔協，識字少，時人稱他爲'没字碑'。我不知書，無才而受到進用，已受天下人取笑，怎能容忍中書内再有笑柄！"明宗説："易州刺史韋肅，人稱名家，待我很好，安置在相位如何？如果韋肅不行，那馮書記是先朝判

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是先朝判官，稱爲長者，與物無競，可以相矣。”道嘗爲莊宗霸府書記，故明宗呼之。朝退，宰臣樞密使休於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相位缺人，協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與循同職，循日言琪之短、協之長，故重誨竟從之。而協登庸之後，廟堂代筆，假手於人。朝廷以國庠事重，命協兼判祭酒事，協上奏每歲補監生二百爲定，物議非之。四年春，駕自夷門還京，從至須水驛，中風暴卒。詔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恭靖。

官，被稱爲長者，與世無争，可以做宰相了。”馮道曾任莊宗霸府書記，因此明宗這樣稱他。退朝後，宰臣樞密使在中興殿廊屋下休息，孔循拂衣而去，説：“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崔協暴死就作罷，不死的話會居此位。”安重誨私下對任圜説：“如今相位缺人，崔協姑且可以嗎？”任圜説：“朝廷有個李琪，學問接近天人，世代有人做官，論才較藝，可以勝過時人一百人。但詆毁的人百般阻撓，妒忌他的才能，一定要捨棄李琪而讓崔協爲相，如同丢棄蘇合丸，而取蜣螂之丸。”安重誨一笑作罷。但安重誨和孔循同僚，孔循每天説李琪的缺點、崔協的優點，因此重誨最終聽取了他的建議。可是崔協登上高位後，朝廷代筆，假手他人。朝廷因國學事務重要，命崔協兼判祭酒事，崔協上奏每年補充監生二百名爲定額，輿論認爲不對。四年春，皇帝從夷門回京，崔協跟隨到須水驛，中風暴死。下詔贈尚書左僕射，謚號爲恭靖。

子頎、頌、壽貞，惟頌仕皇朝，官至左諫議大夫，終於鄜州行軍司馬。

崔協的兒子崔頎、崔頌、崔壽貞，衹有崔頌侍奉本朝，官做到左諫議大夫，終於鄜州行軍司馬。

李琪

李琪，字台秀。五代祖憕，天寶末，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安禄山陷東都，遇害，累贈太尉，謚曰忠懿。憕孫寀，元和朝，位至給事中。寀子敬方，文宗朝，諫議大夫。敬方子穀，廣明中，爲晋公王鐸都統判官，以收復功爲諫議大夫。

李琪，字台秀。五代祖李憕，天寶末年，任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安禄山攻陷東都，遇害，累贈太尉，謚號叫忠懿。李憕的孫子李寀，元和年間，位至給事中。李寀的兒子李敬方，在唐文宗時，任諫議大夫。李敬方的兒子李穀，廣明年間，任晋公王鐸的都統判官，因收復有功任諫議大夫。

琪即穀之子也，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爲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穀宴於公署，密遣人以《漢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

李琪即李穀的兒子，十三歲時，所作詞賦詩頌，大受王鐸贊賞，但也懷疑是别人代筆。一天，王鐸召李穀到公署聚宴，暗中派人以《漢祖得三傑賦》到李琪家考他，李琪提筆立成。賦末寫道：“得士就昌盛，不是賢才不共事。做龍頭的朋友可以顯貴，鼎立一方的臣子可以重用，該當項氏敗亡，有個范增却不能用。”王鐸讀了很驚駭，説：“這孩兒是個人才，將擅長於文辭。”

也，將擅文價。”

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琪年十八，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出琪《調啞鐘》、《捧日》等賦，謂琪曰：“余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舉進士第。天復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遷左拾遺、殿中侍御史。自琪爲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覽之者忘倦。

唐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李琪十八歲時，把一軸賦放在袖中拜見李谿。李谿讀了他的賦很驚異，匆忙中穿倒了鞋子到門前迎接李琪，拿出李琪的《調啞鐘》、《捧日》等賦，對李琪説：“我常憂慮近年文士的辭賦，都是數句之後，還不見賦題之意，你入句見題，屬對典麗，吁！後生可畏。”李琪因此更加知名，考中進士。天復初年，應考博學宏詞科，居第四等，授任武功縣尉，召爲轉運巡官，升任左拾遺、殿中侍御史。自從李琪任諫官憲職以來，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定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讀的人忘記疲倦。

琪兄珽，亦登進士第，才藻富贍，兄弟齊名，而尤爲梁祖所知，以珽爲崇政學士。琪自左補闕入爲翰林學士，累遷户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澤、潞，出師燕、趙，經略四方，暫無寧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逾倫。是時，琪之名播於海內。琪重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睦。貞明、龍德中，歷兵、禮、吏侍郎，受命與馮錫嘉、張充、郄殷象同撰《梁太祖實録》三十卷，遷御史中丞，累擢尚書左丞、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琪與蕭頃同爲宰相，頃性畏慎深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頃專掎摭其咎。會琪除吏，是試攝名銜，改“攝”爲“守”，爲頃所奏，梁帝大怒，將投諸荒裔，而爲趙巖輩所援，罷相，爲太子少保。

李琪的哥哥李珽，也考中進士，才藻豐富，兄弟齊名，而尤其受到梁祖知遇，任命李珽爲崇政學士。李琪從左補闕入爲翰林學士，積官升任户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澤、潞，出師燕、趙，經略四方，短時間没有安寧的歲月，而李琪以學士在帳中，專門負責文書，下筆合梁祖旨意，梁祖對他的寵待超過同輩。這時，李琪的名聲流傳海內。李琪看重承諾，惜才獎善，家庭和睦。貞明、龍德年間，歷任兵、禮、吏部侍郎，奉命和馮錫嘉、張充、郄殷象同撰《梁太祖實録》三十卷，升任御史中丞，接連提拔至尚書左丞、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李琪和蕭頃同任宰相，蕭頃性格畏慎深密，李琪風流倜儻自負才氣，不拘小節，中書奏告批覆，多按照他的意思辦理，而蕭頃專門挑他的過錯。恰逢李琪委任官吏，是試攝名銜，他改“攝”爲“守”，被蕭頃奏報，梁帝很生氣，打算將他流放邊遠地區，却被趙巖等人援救，免去宰相職位，任太子少保。

莊宗入汴，素聞琪名，累欲大任。同光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三年秋，天下大水，國計不充，莊宗詔百僚許上封事，陳經國之要。琪因上疏曰：

莊宗進入汴京，向來聞聽李琪的聲名，多次想委以重任。同光初年，歷任太常卿、吏部尚書。三年秋，天下大水，國家收入不充足，莊宗下詔給衆官員准許上封事，陳述治理國家的要領。李琪因此上疏説：

臣聞王者富有兆民，深居九

臣下聽説君王富有億萬百姓，住在重重

重，所重患者，百姓凋耗而不知，四海困窮而莫救，下情不得上達，群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災，軍食乏闕，焦勞罪己，迫切疚懷，避正殿以責躬，訪多士而求理，則何思而不獲，何議而不臧？止在改而行之，足以擇其善者。

臣聞古人有言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理也。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爲國之急務也。軒黄已前，不可詳記。自堯湮洪水，禹作司空，於時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税，其時户一千三百餘萬，定墾地約九百二十萬頃，最爲太平之盛。及商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百乘，戎馬四百匹。畿内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比堯、舜之朝，户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以前，皆量入以爲出，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

降及秦、漢，重税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户既以減耗，古制猶以兼行，按此時户口，尚有千二百餘萬，墾田亦八百萬頃。至乎三國并興，兩晋之後，則農夫少於軍衆，戰馬多於耕牛，供軍須奪於農糧，秣馬必侵於牛草，於是天下户口，只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兩漢比隆，及煬帝之年，又三分

深宮中，深爲憂慮的，就是百姓凋零而不知道，四海困窮而不拯救，下面的情況不能向上反映，衆官員不敢進言。現在陛下因大水災，軍糧匱乏，焦急勞累歸罪自己，迫切地表示歉疚，離開正殿來責罰自己，訪問衆人尋求治理的方法，這樣一來，什麽想法不能獲得，什麽建議不能表露呢？衹要修改施行，就完全能够選取好的意見。

臣下聽説古人説過：穀，是維持人生命的；地，是生長穀的；人，是君主治理的。有穀國力就富强，固定土地人的糧食就充足，考察人口徭役就均衡，懂得這三點，是治理國家的當務之急。黄帝以前，不能詳記。自從堯堵塞洪水，禹任司空，在當時把田分作九等，收取十分之一的税，那時户口有一千三百多萬，固定耕種的土地約九百二十萬頃，是最太平的時代。等到商取代夏，重新設立田税制度，每有私田十畝，耕種一畝公田，水旱相同，也是十分之一的含義。到了周代，設立井田制，大約方圓一百里的國家，分成一萬井田，交納一百輛車，四百匹戰馬。王都周圍千里地區，交納戰車一萬乘，馬四萬匹，用田税法來衡量，也是十分之一的税制。因此到成王、康王時代，比堯、舜時期，户口又增加二十多萬，没有别的方法，原來三代以前，都是估量收入的情況來安排支出，計算農民的數量來建立軍隊，即使遭遇水旱災禍，也有凶荒年歲的儲備。

等到秦、漢，加重工商税收，加緊徵收關隘市場税，加倍收取車船費，人户已經減少，古代的制度還在一同施行，按這時的户口，還有一千二百多萬，耕田也有八百萬頃。到了三國鼎立，兩晋之後，農夫比軍人少，戰馬比耕牛多，供應軍需必定搶奪農夫的口糧，喂養戰馬必定侵占耕牛的牧草，在那時天下户口，衹有二百四十多萬。到了隋文帝時，和兩漢差不多，等到隋煬帝時，又失去三分之一。

去一。

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群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悦忠直，天下粟價，斗直兩錢。自貞觀至於開元，將及一千九百萬户，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堯、舜，又極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斂爲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農爲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不可輕徭，兩税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爲名，止以正耗加納，猶應感悦，未至流亡。況今東作是時，羸牛將駕，數州之地，千里運糧，有此差徭，必妨春種，今秋若無糧草，何以贍軍。

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關内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明降制旨下諸道，合差百姓轉倉之處，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師，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不拘文武，明示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斯亦救民轉倉贍軍之一術也。

莊宗深重之，尋命爲國計使，垂爲輔相，俄遇蕭墻之難而止。

及明宗即位，豆盧革、韋説得

我大唐太宗文皇帝，因四夷剛平定，百姓不富裕，向衆臣僚詢問，各自陳述看法，衹有魏徵獨自勸太宗大力推行王道，因此輕徭薄賦，不耽誤農時，引進賢良，崇尚忠直，天下糧價，一斗價值兩錢。從貞觀到開元，將到一千九百萬户，五千三百萬人，耕田一千四百萬頃，和堯、舜時相比，又大大增加。由此知道救治百姓的疾病，病根在於苛税；料理軍糧，以便利農民爲軍政的前提。孔子説："百姓富裕，君主怎能不富足。"臣下這番話，是魏徵用來規勸太宗的，我伏身請求陛下多加留意。如果因爲軍隊正缺糧，不能減輕徭役，在兩税之外，還需要苛捐雜税，那麽衹要不采用折納的方法，一切都按本身税種交納官府，又不用紐結搭配作名目，衹用正常耗損增加納税額，百姓還該感到高興，不至於流亡。何況現在正當春耕時節，將趕着老弱耕牛，在幾個州境内，千里運糧，有這種徭役，必定妨礙春季播種，今年秋天如果没有糧草，用什麽供給軍隊。

臣下伏身思索漢文帝時，想要人們務農，於是招募人繳進糧食，得以拜任官爵或抵罪，景帝也這樣做。後漢安帝時，因水旱糧食不够，三公上奏請求，富人繳納糧食，獲得關内侯及公卿以下閑散官職。本朝乾元年間，也曾這樣做。現在陛下即使不願交糧授官，也希望明確頒發制書給各道，該當差使百姓轉運糧草的地方，有人能出力運送官物到京城，運送五百石以上，平民百姓授予初任州縣官，有官者按資歷提升，没有選任官職的就給予選任。運送一千石以上到一萬石，不論文武官員，公開予以獎賞酬勞。避免正當春耕時使農民流散，這也是拯救百姓運送糧草供養軍隊的一種方法。

莊宗很看重他，很快任命他爲國計使，即將擔任副相，不久遭遇同室兄弟的禍害而作罷。

到唐明宗登位時，豆盧革、韋説獲罪，任圜

罪，任圜陳奏，請命琪爲相，爲孔循、鄭珏排沮，乃相崔協。琪時爲御史大夫，安重誨於臺門前專殺殿直馬延，雖曾彈奏，而依違詞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托疾，三上章請老，朝旨不允，除授尚書左僕射。自是之後，尤爲宰執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天成末，明宗自汴州還洛，琪爲東都留司官班首，奏請至偃師奉迎。時琪奏中有"敗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即爲凶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又嘗奉敕撰《霍彦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叙彦威仕梁歷任，不言其僞。中書奏曰："不分真僞，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詔從之。多此類也。

上奏，請求任命李琪爲宰相，受到孔循、鄭珏排斥，於是任命崔協爲宰相。李琪當時任御史大夫，安重誨在臺門前擅殺殿直馬延，雖曾彈劾他，但詞意猶豫不决，不敢正言安重誨的罪行，因此稱病，三次上章請求告老退休，朝廷不允許，授任尚書左僕射。從此之後，尤其受到宰執忌恨，凡有陳奏，無不望風横加阻撓。天成末年，明宗從汴州回洛，李琪任東都留司官班首，奏請到偃師奉迎明宗。當時李琪的奏章中有"敗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城"的言辭，詔書説：契丹就是凶黨，真定不是逆城，罰李琪一個月的俸禄。又曾奉敕命撰寫《霍彦威神道碑》文。李琪，是梁的舊相，叙述霍彦威在梁做官，不稱"僞"字。中書奏告説："不分真僞，這是混淆功名，望令改寫。"下詔同意。大多是此類的事。

琪雖博學多才，拙於遵養時晦，知時不可爲，然猶多岐取進，動而見排，由已不能鎮静也。以太子太傅致仕。長興中，卒於福善里第，時年六十。子貞，官至邑宰。琪以在内署時所爲制詔，編爲十卷，目曰《金門集》，大行於世。

李琪雖博學多才，但不善於暫時隱居等待時機，知道當時不能有所作爲，而仍然多方進取，動輒受到排擠，這是由於他自己不能鎮静。以太子太傅退休。長興年間，在福善里家中去世，享年六十歲。兒子李貞，官做到邑宰。李琪把在内署時所寫制詔，編成十卷，題爲《金門集》，在世上廣泛流傳。

蕭頃

蕭頃，字子澄，京兆萬年人。故相倣之孫，京兆尹廩之子。頃聰悟善屬文，昭宗朝擢進士第，歷度支巡官、太常博士、右補闕。時國步艱難，連帥倔强，大多奏請，欲立家廟於本鎮，頃上章論奏，乃止。累遷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自中書出爲右僕射，梁祖判官高劭使梁祖蔭求一子出身官，省寺皆稱無例，濬曲爲行之，指揮甚急，吏徒惶恐。頃判云："僕射未集郎官，赴省上指揮公事，且非南宫舊儀。"濬聞之，慚悚致謝，頃由是知名，梁祖亦奬之。頃入梁，歷給諫、御史中丞、禮部侍郎、知貢

蕭頃，字子澄，京兆萬年人。已故宰相蕭倣的孫子，京兆尹蕭廩的兒子。蕭頃聰明穎悟善於寫文章，唐昭宗時考中進士，歷任度支巡官、太常博士、右補闕。當時國步艱難，藩鎮主帥倔强，大多奏請，想在本鎮建立家廟，蕭頃上章論奏，纔作罷。官升遷至吏部員外郎。這之前，張濬從中書出任右僕射，梁太祖的判官高劭讓梁太祖用恩蔭爲一個兒子求出身官，省寺官吏都説没有先例，張濬曲意爲他施行，指令很急，吏卒驚惶不安。蕭頃判决説："僕射没有集結郎官，到省上指揮公事，况且不合南宫舊的禮儀。"張濬聽説後，慚愧驚慌表示謝罪，蕭頃因此知名，梁太祖也奬勵他。蕭頃進入後梁，歷任給諫、御史中丞、禮部侍郎、知貢舉，都有能幹的聲譽。由

舉，咸有能名。自吏部侍郎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琪同輔梁室，事多矛盾。莊宗入汴，頃坐貶登州司户，量移濮州司馬，數年，遷太子賓客。天成初，爲禮部尚書、太常卿、太子少保致仕。卒時年六十九。輟朝一日，贈太子少師。

吏部侍郎拜任中書門下平章事，和李琪一起輔佐梁室，處理事情多有矛盾。莊宗入汴，蕭頃因此貶謫爲登州司户，漸漸調任濮州司馬，幾年後，升任太子賓客。天成初年，任禮部尚書、太常卿、太子少保退休。終年六十九歲。皇帝停止上朝一天，追贈太子少師。

史臣曰：夫相輔之才，從古難得，蓋文學政事，履行謀猷，不可缺一故也。如數君子者，皆互有所長，亦近代之良相也。如齊公之明節，李琪之文章，足以圭表搢紳，笙簧典誥，陟之廊廟，宜無愧焉。

史臣曰：宰相之才，從古難得，大概是文學政事，品行謀略，不可缺一的緣故。像這幾位君子，都各有長處，也是近年來的好丞相。像趙光逢的高風亮節，李琪的文章，完全可以作爲士大夫的榜樣，匹配典誥樂章，登朝爲相，當之無愧。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唐書三十五)

列傳第十一

丁會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父季。會幼放蕩縱横，不治農産，恒隨哀挽者學绋謳，尤嗜其聲。既長，遇亂，合雄兒爲盗，有志功名。黄巢渡淮，會從梁祖爲部曲，梁祖鎮汴，會歷都押衙。自梁祖誅宗權，并時溥，屠朱瑄，走朱瑾，會恒以兵從，多立奇功。文德中，表授懷州刺史，歷滑州留後、河陽節度使、檢校司徒。自河陽以疾致政於洛陽。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稱疾者累年。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父親丁季。丁會年少時放縱任性，不經營田産，常跟從送喪的人學挽歌，他特别喜歡這種聲調。長大後，遇上世亂，糾合勇健青年爲盗，有建功揚名的志向。黄巢渡過淮河，丁會跟隨梁太祖，成爲他的部屬，梁太祖鎮守汴州，丁會曾任都押衙。自梁太祖消滅宗權，吞并時溥，毁滅朱瑄，趕走朱瑾，丁會常率兵跟隨，累建奇功。文德年間，薦任懷州刺史，歷任滑州留後、河陽節度使、檢校司徒。自河陽因病退休，居於洛陽。梁太祖晚年有猜忌之心，舊時將領中功高的人多遭到滿門抄斬，丁會暗懷避禍之心，稱病多年。

天復元年，梁祖奄有河中、晋、絳，乃起會爲昭義節度使。昭宗幸洛陽，加同平章事。其年昭宗遇弑，哀問至，會三軍縞素，流涕久之。時梁祖親討劉守文於滄州，駐軍於長蘆。天祐三年十二月，王師攻會，居旬日，會以潞州歸於武皇。引見，會泣曰："臣非不能守潞，但以汴王篡弱唐祚，猜嫌舊將，臣雖蒙保薦之恩，而不忍相從，今所謂吐盗父之食以見王也。"武皇納之，賜甲第於太原，位在諸將上。五年，汴將李思安圍潞州，以會爲都招討使、檢校太尉。

天復元年，梁太祖占據了整個河中府、晋州、絳州，於是起用丁會爲昭義軍節度使。昭宗莅臨洛陽，加授同平章事。這年昭宗遇害，噩耗傳來，丁會三軍將士身着白色喪服，長時間地哀悼落淚。這時梁太祖親往滄州攻討劉守文，駐軍於長蘆。天祐三年十二月，朝廷軍隊攻擊丁會，過了十來天，丁會以潞州歸附武皇。武皇召見，丁會哭着説："我并非不能堅守潞州，衹因汴王僭越，削弱唐的國運，猜疑舊時將領，我雖受他的保薦之恩，但不忍心依附他，我現在好比是拋棄盗父的食物而來見大王。"武皇接納了他，賜給太原的上等府宅，官位在衆將領之上。五年，汴州將領李思安圍攻潞州，任命丁會爲都招討使、檢校太尉。

莊宗嗣王位，與會决謀，破汴軍於夾城。七年十一月，卒於太原。莊宗即位，追贈太師。

莊宗繼承王位，與丁會商定計謀，在夾城擊潰了汴軍。七年十一月，丁會死於太原。莊宗即位，追贈他爲太師。

有子七人，知沆爲梁祖所誅，餘皆歷内職。

丁會有七個兒子，丁知沆被梁太祖殺掉，其餘數子都曾擔任宫内職務。

閻寶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父佐，海州刺史。寶少事朱瑾爲牙將，瑾之失守於兖也，寶與瑾將胡規、康懷英歸汴梁，皆擢任之。自梁祖陳師河朔，爭霸關西，寶與葛從周、丁會、賀德倫、李思安各爲大將，統兵四出，所至立功，歷洺、隨、宿、鄭四州刺史。天祐六年，梁祖以寶爲邢洺節度使、檢校太傅。莊宗定魏博，十三年，攻相、衛、洺、磁，下之，寶獨保邢州，城孤援絶。八月，寶以邢州降，莊宗嘉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遥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待以賓禮，位在諸將上，每有謀畫，與之參决。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父親名閻佐，官爲海州刺史。閻寶年輕時在朱瑾手下供事，任牙將，當朱瑾失守兖州時，閻寶與朱瑾的將領胡規、康懷英投奔汴梁，都得到提拔。自梁太祖用兵河朔，爭霸關西，閻寶與葛從周、丁會、賀德倫、李思安分别擔任大將，率兵四出，所到之處都建立戰功，歷任洺、隨、宿、鄭四州刺史。天祐六年，梁太祖任命閻寶爲邢洺節度使、檢校太傅。莊宗平定魏博，十三年，進攻相州、衛州、洺州、磁州，都攻克了，閻寶獨自守邢州，孤城無援。八月，閻寶以邢州投降，莊宗對他很贊賞，晋升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遥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以賓客之禮相待，地位在衆將之上，每有謀劃，都和他商議裁决。

契丹之寇幽州也，周德威危急，寶與李存審從明宗擊契丹於幽州西北，解圍而還。胡柳之役，諸軍逗撓，汴軍登無石山，其勢甚盛。莊宗望之，畏其不敵，且欲保營。寶進曰："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王彦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唯列步兵，向晚皆有歸志，我盡鋭擊之，敗走必矣。今若引退，必爲所乘，我軍未集，更聞賊勝，即不戰而自潰也。凡决勝料勢，决戰料情，情勢已得，斷在不疑。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决勝，設使餘衆渡河，河朔非王有也，王其勉之。"莊宗聞之聳聽，曰："微公幾失計。"即引騎大噪，奮矟登山，大敗汴人。

契丹侵犯幽州，周德威危急，閻寶與李存審隨明宗赴幽州西北攻擊契丹，解圍後回師。在胡柳戰役中，諸軍徘徊不前，汴軍登上無石山，聲勢很大。莊宗望見敵軍，擔心自己力量不够，并打算保守營寨。閻寶上前説："大王深入敵境，偏師作戰不利，王彦章的騎兵已進入濮州，山下僅布置步兵，傍晚時都有歸心，我們出動所有精鋭而進攻，他們必然會潰敗逃亡。現在如收兵退守，必定遭到他們的趁勢追擊，我軍還没有結集，又聽説敵人獲勝，就會不戰自潰了。凡决定勝負在於估量形勢，進行决戰在於估量軍情，軍情、形勢都已掌握，就毫不猶豫地作出决斷。現在大王的成敗在此一戰，如不决戰取勝，即使能率餘部渡過黄河，河朔一帶不會屬於大王了，大王還是盡力而爲吧。"莊宗聽了大爲震動，説："要不是您，差點失策。"隨即率領騎兵，高呼吶喊，挺起長矛，登上山坡，大敗汴人。

十八年，張文禮殺王鎔叛，寶帥師進討。八月，收趙州，進渡滹水，擒賊黨張友順以獻。九月，進逼真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柵以環之，决

十八年，張文禮殺王鎔而反叛，閻寶率軍攻打。八月，收復趙州，繼續前進，渡過滹水，活捉賊黨張友順，獻給朝廷。九月，進逼真定，在城西南角安扎營寨，挖掘濠溝，樹立栅欄，圍繞

大悲寺漕渠以浸其郛。十九年正月，契丹三十萬來援鎮州，前鋒至新樂，衆心憂之。寶見莊宗，指陳方略，軍情乃安。敵退，加檢校侍中。三月，城中饑，王處瑾之衆出城求食，寶縱其出，伏兵截擊之。饑賊大至，諸軍未集，爲賊所乘，寶乃收軍退保趙州，因慚憤成疾，疽發背而卒，時年六十。同光初，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郡王。

有子八人，宏倫、宏儒皆位至郡守。

一周，決大悲寺漕渠的水來浸蝕城郭。十九年正月，契丹軍三十萬人來援鎮州，前鋒到達新樂，衆人心中憂慮不安。閻寶見莊宗，指出策略，軍心纔安定下來。敵軍退去，加授檢校侍中。三月，城中人飢餓，王處瑾的部衆出城求食，閻寶放任他們出城，用伏兵攔擊。飢餓的賊人大量到來，諸軍没能結集，被賊人乘機攻擊，閻寶衹好收兵退保趙州，因慚愧悔恨而成病，背上長毒瘡而死，死時六十歲。同光初年，追贈太師，晉天福年間，追封太原郡王。

閻寶有八個兒子，宏倫、宏儒都升到郡守的職位。

符習

符習，趙州昭慶縣人。少從軍，事節度使王鎔，積功至列校。自莊宗經略河朔，與鎔連衡，常令習率師從莊宗征討。鎔爲張文禮所害，時習在德勝寨，文禮上書請習等歸鎮。習雨泣訴於莊宗曰："臣本趙人，家世事王氏，故使嘗授臣一劍，俾臣平蕩凶寇。自聞變故，徒懷冤憤，欲以自刭，無益於營魂。且張文禮乃幽、滄叛將，趙王知人不盡，過意任使，致被反噬。臣雖不武，願在霸府血戰而死，不能委身於凶首。"莊宗曰："爾既懷舊君之愛，可復讎乎？吾當助爾。"習等舉身投地，號慟感激，謝曰："王必以故使輔翼之勞，雪其冤耻，臣不敢期師旅爲助，但悉本軍可以誅其逆豎。"莊宗即令閻寶、史建瑭助習討文禮，乃以習爲成德軍兵馬留後。及文禮誅，將正授節鉞，習不敢當其任，辭曰："臣緣故使未葬，又無嗣息，臣合服斬縗，候臣禮制畢聽命。"及莊宗兼領鎮州，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奏曰："魏博六州，見係霸府，不宜遽有割隸。但授臣河南一鎮，臣自攻取。"乃授天平軍節度、東南面招討

符習，趙州昭慶縣人。年輕時參軍，效力於節度使王鎔，積累戰功，升到衆校官的地位。自莊宗謀取河朔地區，與王鎔聯合，常令符習率軍隨莊宗征討。王鎔被張文禮殺害，當時符習在德勝寨，張文禮上書請求讓符習等人回到鎮州。符習淚如雨下，向莊宗傾訴："我本是趙州人，家族世代效力於王氏，已故節度使曾授予我一柄劍，讓我掃除凶惡的敵人。自從得知事變，空懷冤屈憤恨的心情，想用劍自殺，對英靈又無益處。況且張文禮是幽州、滄州的叛將，趙王鑒察人物不够全面，過分地信任使用，以致反受其害。我雖不算勇武，願在您的手下血戰而死，不能投靠罪魁禍首。"莊宗説："你既然懷念舊主人的恩惠，願爲他報仇嗎？我定會幫助你。"符習等人全身倒仆於地，放聲痛哭，感動不已，致謝説："大王必因已故節度使有輔佐的勞績，爲他洗刷冤屈耻辱，我不敢希求您用兵力相助，衹要本軍全部人馬就可以除掉叛逆小人。"莊宗就令閻寶、史建瑭協助符習攻打張文禮，於是任命符習爲成德軍兵馬留後。當張文禮被殺後，將正式任命爲節度使，符習不敢承接，推辭説："我因已故節度使還没安葬，他又没有繼承人，我應該服喪三年，等我依禮制完成此事後，再聽從您的使令。"當莊宗兼領鎮州時，就分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任命符習爲節度使。符習上奏説："魏博六州，現今隸屬於您的手下，不應馬上劃

使。

習有器度，性忠壯，自莊宗十年沿河戰守，習常以本軍從，心無顧望，諸將服其爲人。同光初，以習爲邢州節度，明年，移鎮青州。四年二月，趙在禮盜據魏州，習受詔以淄、青之師進討，至則會軍亂，習乃退軍渡河。明宗自鄴赴洛，遣使召之，習不時而至。既至，謁明宗於胙縣。霍彦威謂習曰："主上所知者十人，公在其四，何猶豫乎！"習乃從明宗入汴。明宗即位，加兼侍中，令歸本鎮。屬青州守將王公儼拒命，復授天平軍節度使。

四年，移汴州節度使。安重誨素不悦習，會汴人言習厚賦民錢，以代納藁，及納軍租，多收加耗，由是罷歸京師。授太子太師致仕，求歸故里，許之，乃歸昭慶縣。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習飛揚痛飲，周游田里，不集朋徒，不過郡邑，如此累年，中風而卒。贈太師。

子蒙嗣，位至禮部侍郎。

烏震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孤，自勤於鄉校。弱冠從軍，初爲鎮州隊長，以功漸升部將，與符習從征於河上，頗得士心。聞張文禮弑王鎔，志復主讎，雪泣請行。兵及恒陽，文禮執其母妻洎兒女十口誘之，不迴，攻城日急。文禮忿之，咸割鼻斷腕，不絶於膚，放至軍門，觀者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奮命，身先矢石。鎮州平，以功授震深、趙二州刺史。其性純質，以清直御下，在河北獨有政聲，移易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招撫等使。契丹犯塞，漁陽

歸它處。祇需授予我河南一鎮，我自己去攻取。"於是授予天平軍節度、東南面招討使。

符習有器量，秉性忠誠而有勇氣，自莊宗十年沿黄河攻戰守禦，符習常率本軍跟隨，心中無所畏忌，衆將佩服他的爲人。同光初年，以符習爲邢州節度，第二年，調任坐鎮青州。四年二月，趙在禮竊取并占據了魏州，符習奉詔命率淄州、青州的軍隊前往征討，剛抵達就碰上兵變，符習就退軍渡過黄河。明宗由鄴城赴洛陽，派使者召符習，符習没有按時到達。到達後，在胙縣晋見明宗。霍彦威對符習説："主公賞識的有十個人，你列在第四位，還猶豫什麽！"符習就隨明宗入汴京。明宗即位，加授兼侍中，令他回本鎮。恰逢青州守將王公儼拒不從命，又授命符習爲天平軍節度使。

四年，調任汴州節度使。安重誨一向對符習不滿，恰逢汴州人稱符習多徵收百姓錢來代替應交納的草料，并在收納軍租時多收外加的損耗，因此罷職回京城。授予太子太師頭銜退休，要求回鄉，朝廷允許，於是回到昭慶縣。明宗任命他的兒子符令謙爲趙州刺史。符習肆意痛飲，周游田間，不聚會朋輩門徒，不過往郡府縣城，像這樣度過了多年，中風而亡。追贈太師。

他的兒子符蒙繼承家業，官位升到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年幼喪父，獨自在鄉校勤奮學習。二十歲時參軍，最初任鎮州隊長，因立功逐漸升到部將，與符習從征於黄河沿岸，很受士兵的愛戴。得知張文禮殺王鎔，立志爲主人報仇，擦乾眼淚，請求出征。部隊抵達恒陽，張文禮捉住他的母親、妻子及兒女共十人進行威脅，烏震没回師，天天加緊攻城。張文禮發怒，將十人都割掉鼻子、斬斷手腕，吊在皮上而没落下，放到軍門，在場的人都不忍正眼相看。烏震僅大哭一聲便止住，他憤怒到極點，奮不顧身，率先冒着飛箭炮石進攻。鎮州平定後，因功授任烏震爲深、趙二州刺史。烏震秉性純正質樸，用廉潔公正的作風統率下屬，在河北地區惟有他施

路梗，震率師運糧，三入薊門，擢爲河北道副招討，遥領宣州節度使，代房知温軍於盧臺。及至軍，會戍兵龍晊所部鄴都奉節等軍數千人作亂，未及交印而遇害。明宗聞之，廢朝一日，詔贈太傅。震略涉書史，尤嗜《左氏傳》，好爲詩，善筆札，凡郵亭佛寺，多有留題之迹。及其遇禍，燕、趙之士皆嘆惜之。

政有聲譽，調任易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招撫等使。契丹侵犯邊塞，漁陽的道路梗塞，烏震率軍運糧，三次進入薊門，提升爲河北道副招討，遥領宣州節度使，代替房知温駐軍於盧臺。當他抵達軍中，碰上守軍龍晊所統的鄴都奉節等軍數千人作亂，還没等到交付印記烏震就遇害了。明宗得知這一消息，停止一天朝會，下詔追贈太傅。烏震粗略地涉獵了經書史著，特别愛好《左氏傳》，喜歡作詩，擅長書法，凡郵亭佛寺，大多有他留記題咏的筆迹。當他遇禍，燕、趙地區的文士都慨嘆惋惜。

王瓚

王瓚，故河中節度使重盈之諸子也。天復初，梁祖既平河中，追念王氏舊恩，辟瓚爲賓佐。梁祖即位，歷諸衛大將軍、兖華兩鎮節度使、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統軍駐於河上。時李存審築壘於德勝渡。秋八月，瓚率汴軍五萬，自黎陽渡河，將掩擊魏州，明宗出師拒之。瓚至頓丘而旋，於楊村夾河築壘，架浮航，自滑饋運相繼。瓚嚴於軍法，令行禁止，然機略應變，則非所長。十一月，瓚率其衆觀兵於戚城，明宗以前鋒擊之，獲其將李立。十二月，邏騎報汴之饋糧千計，沿河而下，可掩而取之。莊宗遣徒兵五千，設伏以待之，使騎軍循河南岸西上，俘獲饋役數千。瓚結陣河曲，以待王師，既而兵合，一戰敗之，瓚衆走保南城，瓚以小舟北渡僅免。是日，獲馬千餘匹，俘斬萬級，王師乘勝徇地曹、濮。梁主以瓚失律，令戴思遠代還。

王瓚是原河中節度使王重盈的諸子之一。天復初年，梁太祖平定河中後，追思王氏往日的恩德，召王瓚爲僚屬。梁太祖即位，歷任諸衛大將軍、兖華兩鎮節度使、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統軍駐在黄河沿岸。這時李存審在德勝渡建築營壘。秋八月，王瓚率領汴州軍隊五萬人，自黎陽渡過黄河，準備突襲魏州，明宗出兵抵禦。王瓚抵達頓丘後即回師，在楊村處的黄河兩岸建築營壘，架設浮橋，自滑州糧運相繼不斷。王瓚的軍法很嚴，有令即行，有禁即止，然而在謀劃策略、應付事變方面，就不是他所擅長的了。十一月，王瓚率領他的部下在戚城炫耀兵威，明宗率前鋒襲擊，俘虜他的將領李立。十二月，巡邏騎兵報告汴州的運糧船數以千計，沿黄河而下，可突襲截獲。莊宗派步兵五千，設下埋伏待敵，派騎兵沿黄河南岸西上，俘獲運糧役夫數千人。王瓚在河曲結成戰陣，等待朝廷軍隊，隨後兩軍交戰，一戰擊潰王瓚，王瓚的部下逃到南城堅守，王瓚用小船北渡纔幸免於難。這天，繳獲馬一千多匹，俘虜斬殺上萬人，朝廷軍隊乘勝攻取曹州、濮州。梁主因王瓚用兵失利，令戴思遠繼其任。

及王師襲汴，時瓚爲開封府尹。梁主聞王師將至，自登建國門樓，日夜垂泣，時持國寶謂瓚曰："吾終保有此者，繫卿耳。"令瓚閲市人散徒，登城爲備。洎明宗至封丘門，瓚開門

當朝廷軍隊進攻汴京，此時王瓚任開封府尹。梁主得知朝廷軍隊將到，獨自登上建國門樓，日夜流淚，時時拿着傳國寶對王瓚説："我能最終保住這寶物，全靠你了。"命王瓚搜集市民和閑散之人，登城作戰備。當明宗抵達封丘

迎降。翌日，莊宗御玄德殿，瓚與百官待罪及進幣馬，詔釋之，仍令收梁主尸，備梓櫝，權厝於佛寺，漆首，函送於郊社。

門，王瓚開門迎接，向明宗投降。第二天，莊宗登上玄德殿，王瓚與百官等候判罪，并以馬作禮物進獻，莊宗下詔免罪，并令收殮梁主的尸體，備辦小棺木，暫時安放在佛寺，將他的頭塗上漆，裝入匣内送往祭祀天地的場所。

居數日，段凝上疏奏："梁朝掌事權者趙巖等，并助成虐政，結怨於人，聖政維新，宜誅首惡，以謝天下。"於是張漢傑、張漢融、張漢倫、張希逸、趙穀、朱珪等并族誅，家財籍没。瓚聞諸族當法，憂悸失次，每出則與妻子訣别。郭崇韜遣人慰譬之，詔授宣武軍節度副使，知府事、檢校太傅如故。瓚心憂疑成疾，十二月卒。贈太子太師。

過了幾天，段凝上奏説："梁朝掌權的趙巖等人，都出力造成殘暴的統治，與國人結下仇怨，聖明的政治剛剛開始，應當處死首惡，使天下的人解恨。"於是張漢傑、張漢融、張漢倫、張希逸、趙穀、朱珪等都被滿門抄斬，家財没收充公。王瓚得知諸族依法處治，擔憂驚恐，舉動失常，每出門總是和妻子訣别。郭崇韜派人多方安慰，下詔任命他爲宣武軍節度副使，知開封府事、檢校太傅的職銜如前不變。王瓚内心憂慮不安，因此患病，十二月中死去。追贈太子太師。

瓚雖爲治嚴肅，而慘酷有家世風。自歷守蕃鎮，頗能除盜，而明不能照下。及尹政京邑，委政於愛婿牙將辛廷蔚，曲法納賄，因緣爲奸。初，汴人駐軍於河上，軍計不足，瓚請率汴之富户，出助軍錢，賦取不均，人靡控訴，至有雉經者，又有富室致賂幸而免率者。及明宗即位，素知廷蔚之奸，乃勒歸田里。然瓚能優禮搢紳，抑挫豪猾，故當時士流皆稱仰焉。

王瓚雖然施政有嚴整的法度，但苛刻殘忍，有本家世代相承的傳統。自從他歷任各軍鎮守將，多能鏟除盜賊，但眼光不足以鑒别下屬。當他擔任京都地區的行政長官時，把政事交付給自己的愛婿牙將辛廷蔚，不守法令，收受賄賂，相互依托幹壞事。先前，汴人駐軍於黄河沿岸，部隊的開支不足，王瓚建議攤派汴州的富人，出助軍錢，徵收不公允，人們無處控訴，以至有人上吊自殺，又有富家行賄而幸免攤派的情况。當明宗即位，早就瞭解辛廷蔚的惡劣行徑，於是勒令還鄉。但王瓚能優待士大夫，壓制打擊豪横奸詐的人，所以當時的文士都稱道敬重他。

袁象先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也。自稱唐中宗朝中書令、南陽郡王恕己之後。曾祖進朝，成都少尹，梁以象先貴，累贈左僕射。祖忠義，忠武軍節度判官，累贈司空。父敬初，太府卿，累贈司徒、駙馬都尉。敬初娶梁祖之妹，初封沛郡太君。開平中，追封長公主。貞明中，追封萬安大長公主。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他自稱是唐中宗朝中書令、南陽郡王袁恕己的後裔。曾祖袁進朝，任成都少尹，梁朝因袁象先顯貴，追贈至左僕射。祖父袁忠義，任忠武軍節度判官，追贈至司空。父親袁敬初，曾任太府卿，追贈至司徒、駙馬都尉。袁敬初娶梁太祖的妹妹爲妻，最初封爲沛郡太君。開平年間，追封爲長公主。貞明年間，追封爲萬安大長公主。

象先即梁祖之甥也。性寬厚，不忤於物，幼遇亂，慨然有憂時之意。

袁象先即梁太祖的外甥。他秉性寬厚，不抵觸他人，年少時遇上戰亂，感慨不已，產生了憂

象先嘗射一水鳥，不中，箭落水中，下貫雙鯉，見者異之。梁祖鎮夷門，象先起家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景福元年，自檢校左省常侍，遷檢校工部尚書，充元從馬軍指揮使兼左静邊都指揮使。乾寧五年，再遷檢校右僕射、左領軍衛將軍同正，充宣武軍内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化二年，權知宿州軍州事。

天復元年，表授刺史，充本州團練、埇橋鎮遏都知兵馬使。會淮寇大至，圍迫州城，象先殫力禦備，時援兵未至，頗懷憂沮。一日，登北城，憩其樓堞之上，怳然若寢，夢人告曰："我陳璠也，嘗板築是城，舊第猶在，今爲軍舍，可爲我立廟，即助公陰兵。"象先納之。翌日，淮寇急攻其壘，梯衝角進，是日州城幾陷。頃之，有大風雨，居民望見城上兵甲無算，寇不能進，即時退去。象先方信鬼神之助，乃爲之立祠，至今里人禱祝不輟。三年，權知洺州軍州事。

天祐三年，授陳州刺史、檢校司空。是歲，陳州大水，民饑，有物生於野，形類蒲萄，其實可食，貧民賴焉。梁開平二年，授左英武軍使，再遷左神武、右羽林統軍。三年，轉右衛上將軍，封汝南縣男。四年，權知宋州留後，到任五月，改天平軍兩使留後。時鄆境再饑，户民流散，象先即開倉賑恤，蒙賴者甚衆。五年，梁祖北征，以象先爲鎮定東南行營都招討應接副使，進封開國伯。領兵攻蓨縣，不克而還。俄奉詔自鄆赴闕，鄆人遮留，毁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逸。尋授左龍武統軍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慮時勢的心思。袁象先曾射一隻水鳥，没射中，箭落到水中，由上向下穿透了兩條鯉魚，見到的人感到奇異。梁太祖鎮守夷門時，袁象先走上仕途，任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景福元年，自檢校左省常侍升爲檢校工部尚書，充任元從馬軍都指揮使兼左静邊都指揮使。乾寧五年，再升檢校右僕射、左領軍衛將軍同正，充任宣武軍内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化二年，權知宿州軍州事。

天復元年，據上奏授任刺史，充任本州團練、埇橋鎮遏都知兵馬使。正當淮水地區的敵寇蜂擁而來，圍逼州城，袁象先竭力防備，此時援兵還没達到，他很有憂慮沮喪的心情。一天，他登上北城，在城樓上休息，神情恍惚，好像入睡，夢見有人對自己説："我是陳璠，曾經修築這座城，原來的住宅還在，現已作爲軍人宿舍，你可爲我立廟，我就用陰間的兵將幫助你。"袁象先接受了。第二天，淮水敵寇急攻袁象先的營壘，使用雲梯、衝車，争先進攻，這天州城差點落入敵手。不一會兒，有大風雨，居民望見城上執兵器披甲胄的不計其數，敵寇無法前進，立刻就退走了。袁象先纔相信鬼神的幫助，於是爲夢中人立祠廟，至今鄉人相繼不斷地前去供祭祈禱。三年，權知洺州軍州事。

天祐三年，任命爲陳州刺史、檢校司空。這年，陳州發生大水災，百姓飢餓缺食，有一種生物長於野外，形狀很像葡萄，它的果實可以吃，貧民靠此生存下來。梁朝開平二年，任命爲左英武軍使，又升任左神武、右羽林統軍。三年，改任右衛上將軍，封汝南縣男。四年，權知宋州留後，到任五月，改任天平軍兩使留後。當時鄆州境内連年饑荒，人口流散，袁象先立刻開倉救濟，靠此生存下來的人很多。五年，梁太祖北征，任命袁象先爲鎮定東南行營都招討應接副使，進爵封開國伯。領兵攻蓨縣，没能攻克就回師了。不久奉詔命自鄆州赴京城，鄆州人攔路挽留，拆毁石橋，無法行進，於是從其他門悄悄溜走。不久任命爲左龍武統軍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乾化三年，與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合謀，誅朱友珪於洛陽。梁末帝即位，以功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遥領洪州節度使、行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諸軍，進封開國公。四年，授青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未幾，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尉。象先在宋凡十年。

乾化三年，與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合謀，在洛陽殺掉朱友珪。梁末帝即位，因功任命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遥領洪州節度使、行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諸軍，進封開國公。四年，任命爲青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傅。不久，調任宋州鎮將，加授檢校太尉。袁象先在宋州共十年。

初，梁祖領四鎮，統兵十萬，威震天下，關東藩守，皆其將吏，方面補授，由其保薦，四方輿金輦璧，駿奔結轍，納賂於其庭。如是者十餘年，寖成風俗，藩侯牧守，下迨群吏，罕有廉白者，率皆掊斂剥下，以事權門。象先恃甥舅之勢，所至藩府，侵刻誅求尤甚，以此家財巨萬。莊宗初定河南，象先率先入覲，輦珍幣數十萬，遍賂權貴及劉皇后伶官巷伯。居旬日，内外翕然稱之。

先前，梁太祖領有四個軍鎮，統兵十萬，威震天下，關東的州鎮守將，都是他的將吏，地區長官的補缺、任命，都由他保薦，四方的人運金載璧，車馬往返奔馳，到他的門庭獻物行賄。像這樣過了十餘年，逐漸形成風俗，鎮將郡守，下至普通僚屬，很少有廉潔的人，大都搜刮侵奪屬下，用來奉承權貴之家。袁象先依仗外甥舅父的關係，所到各軍鎮，侵奪苛求更厲害，因此家財數以萬計。莊宗剛平定河南，袁象先率先入朝覲見，用車載珍寶禮物數十萬，賄賂所有權貴及劉皇后和樂官宦官。過了十來天，内外的人衆口一詞地稱贊他。

初，梁將未復官資者，凡上章奏姓名而已。郭崇韜奏曰："河南征鎮將吏，昭洗之後，未有新官，每上表章，但書名姓，未頒綸制，必負憂疑。"即日，復以象先爲宋、亳、耀、輝、潁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尉、平章事，仍賜姓，名紹安，尋令歸鎮。明年，以郊禮，象先復來朝。是時，制改宋州宣武軍爲歸德軍，因侍宴，莊宗謂象先曰："歸德之名，無乃著題否?"象先拜謝而退，即命歸鎮。其年夏，以疾卒於治所，年六十一。册贈太師，周廣順中，贈中書令，追封楚國公。

先前，梁朝將領中没恢復官位的人，凡進呈奏章僅署姓名而已。郭崇韜上奏説："河南戰守的將領官吏，洗心革面之後，没有新的官銜，每上表章，祇寫姓名，没有頒布詔令，必然懷有憂慮。"當天，又任命袁象先爲宋、亳、耀、輝、潁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尉、平章事，并賜予姓氏，名叫紹安，不久令他回軍鎮。明年，因舉行祭天儀式，袁象先又來朝見。這時，下詔改宋州宣武軍爲歸德軍，在陪同宴飲時，莊宗對袁象先説："歸德這個名號，還算得體吧?"袁象先下拜致謝後退下，隨即命他還鎮。這年夏季，因病死於官署，享年六十一歲。頒册書追贈爲太師，周朝廣順年間，追贈中書令，追封楚國公。

象先二子，長曰正辭，歷衢、雄二州刺史。次曰正義，至周顯德中，終於滄州節度使。

袁象先有兩個兒子，長子名叫袁正辭，歷任衢、雄二州刺史。次子名叫袁正義，在周朝顯德年間，死於滄州節度使的職任上。

張温

張温，字德潤，魏州魏縣人也。始仕梁祖爲步直小將，改崇明都校。

張温，字德潤，魏州魏縣人。最初任職於梁太祖朝，擔任步直小將，改任崇明都校。貞明

貞明初，蔣殷以徐州叛，從劉鄩討平之，改左右捉生都指揮使。莊宗伐邢臺，獲之，用爲永清都校，歷武州刺史、山後八軍都將。從莊宗襲契丹於幽州，收新州，歷銀槍效義都指揮使，再任武州刺史。同光初，契丹陷嬀、儒、檀、順、平、薊六州，武州獨全，改授蔚州刺史。天成初，歷振武、昭武留後，尋授利州節度使，入爲右衛上將軍。無幾，授洋州節度使、右龍武統軍，改雲州節制。清泰初，屯兵雁門，逐契丹出塞，移鎮晋州，嬰疾而卒。詔贈太尉。

初年，蔣殷據徐州反叛，張温隨劉鄩討伐，平定了叛亂，改任左右捉生都指揮使。莊宗進攻邢臺，得到了他，任用爲永清都校，歷任武州刺史、山後八軍都將。跟隨莊宗到幽州襲擊契丹，收復新州，歷任銀槍效義都指揮使，再次擔任武州刺史。同光初年，契丹攻占嬀、儒、檀、順、平、薊六州，惟獨武州得到保全，改任爲蔚州刺史。天成初年，歷任振武、昭武留後，不久任命爲利州節度使，入朝任右衛上將軍。不久，任命爲洋州節度使、右龍武統軍，改任雲州節制。清泰初年，在雁門駐軍，將契丹逐出邊塞，調任晋州鎮將，染病身亡。下詔追贈太尉。

李紹文

李紹文，鄆州人，本姓張，名從楚。少事朱瑄爲帳下，瑄敗，歸於梁祖，爲四鎮牙校，累典諸軍。天祐八年，從王景仁戰，敗於柏鄉，紹文與別將曹儒收殘衆，退保相州。王師之攻魏州也，紹文率衆自黎陽將渡河。時汴人大恐，河無舟楫，紹文懼爲王師所逼，乃剽黎陽、臨河、内黄至魏州，歸於莊宗。莊宗嘉納之，賜姓名，分其兩將三千人爲左右匡霸軍旅，仍令紹文、曹儒分將之。從周德威討劉守光，進檢校司空，移將匡衛軍。十二年，授博州刺史，預破劉鄩於故元城，歷貝、隰、代三郡刺史，領天雄軍馬步副都將，屯於德勝。從閻寶討張文禮，爲馬步軍都虞候。明宗收鄆州，以紹文爲右都押衙、馬步軍都將，從破王彦章於中都。同光中，歷徐、滑二鎮副使，知府事。三年，從郭崇韜討西川，爲洋州節度留後，領鎮江軍節度。天成初，爲武信軍節度使，尋卒於鎮。

李紹文，鄆州人，本姓張，名叫從楚。年輕時效力於朱瑄，充當帳下親兵，朱瑄失敗後，他投奔梁太祖，任四鎮牙校，多次統率各軍。天祐八年，跟隨王景仁作戰，在柏鄉戰敗，李紹文與別將曹儒收集殘餘部衆，退守相州。朝廷軍隊進攻魏州的時候，李紹文率部自黎陽出發，準備渡黄河。這時汴京的人十分恐慌，黄河沿岸没有船隻，李紹文害怕受到朝廷軍隊的逼迫，於是掠奪黎陽、臨河、内黄，直到魏州，歸附莊宗。莊宗贊賞并收容了他，將二將的三千人分爲左右匡霸軍旅，依舊令李紹文、曹儒分别統率。跟隨周德威討伐劉守光，進升檢校司空，調任統率匡衛軍。十二年，任命爲博州刺史，參預了在故元城擊潰劉鄩的戰役，歷任貝、隰、代三郡刺史，兼任天雄軍馬步副都將，駐守德勝。跟隨閻寶討伐張文禮，任命爲馬步軍都虞候。明宗收復鄆州，任命李紹文爲右都押衙、馬步軍都將，跟隨到中都擊潰王彦章。同光年間，歷任徐、滑二鎮副使，知府事。三年，跟隨郭崇韜討伐西川，任洋州節度留後，兼任鎮江軍節度。天成初年，任武信軍節度使，不久死於軍鎮。

史臣曰：昔丁會之事梁祖也，功既隆矣，禍將及矣，挺身北首，故亦

史臣曰：當初丁會效力於梁太祖時，功已很高了，也面臨禍患了，投奔北人，固然是有理由

宜然，然食人之祿，豈合如是哉！閻寶再降於人，夫何足貴焉。符習雪故主之沉冤，享通侯之貴位，乃趙之奇士也。烏震不憫其親，仁斯鮮矣，雖慕樂羊之迹，豈事文侯之宜。瓚洎象先而下，皆降將也，又何足以譏焉。

的，但吃的是主人的飯，怎能像這樣做呢！閻寶兩次投降他人，哪值得看重呢。符習洗雪故主人的不白之冤，享有通侯的崇高地位，真是趙州一帶的奇士。烏震不顧念自己的親人，這是很不仁慈的，雖然仰慕樂羊的行爲，哪是事奉文侯的情理。從王瓚到袁象先以下的人，都是降將，又哪值得譴責呢。

舊五代史卷六十(唐書三十六)

列傳第十二

李襲吉

李襲吉，自言左相林甫之後，父圖，爲洛陽令，因家焉。襲吉，乾符末，應進士舉，遇亂，避地河中，依節度使李都，擢爲鹽鐵判官。及王重榮代，不喜文士。時喪亂之後，衣冠多逃難汾、晋間，襲吉訪舊至太原，武皇署爲府掾，出宰榆社。光啓初，武皇遇難上源，記室歿焉，既歸鎮，辟掌奏者，多不如指。或有薦襲吉能文，召試稱指，即署爲掌書記。襲吉博學多通，尤諳悉國朝近事，爲文精意練實，動據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宏健。自武皇上源之難，與梁祖不協。乾寧末，劉仁恭負恩，其間論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

李襲吉，自稱是左丞相李林甫的後裔，父親名叫李圖，任洛陽令，於是定居在這裏。李襲吉在乾符末年參加進士考試，遇上戰亂，逃避到河中，依附節度使李都，提拔爲鹽鐵判官。至王重榮代替李都，不喜歡文士。當時正處於天下大亂之後，士大夫多逃難到了汾、晋之間，李襲吉尋訪故人來到太原，武皇任他爲府中僚屬，出任榆社縣令。光啓初年，武皇在上源遭遇大難，記室死於此，回到軍鎮後，徵召主管奏章的人，多不合心意。有人推薦李襲吉擅長寫作，召試符合旨意，隨即任命爲掌書記。李襲吉學問廣博，多能精通，特別熟悉國朝近事，作文時精心琢磨，動輒援據典故，一點也不肆筆放言，起草檄文軍書，詞意文理都渾厚雄健。自從武皇遭遇上源之難後，與梁太祖不和。乾寧末年，劉仁恭忘恩負義，他們之間論述是非、相互往來的文書數百篇，精妙的語句傳播在人們口頭，文士們很稱道。

三年，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瑜，拜右諫議大夫。及師還渭北，武皇不獲入覲，爲武皇作違離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覽之嘉嘆。洎襲吉入奏，面詔諭之，優賜特異。其年十二月，師還太原，王珂爲浮梁於夏陽渡，襲吉從軍。時笮斷航破，武皇僅免，襲吉墜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還岸而止，救之獲免。

三年，升任節度副使，跟隨討伐王行瑜，任命爲右諫議大夫。當部隊回到渭北，武皇没能獲准入朝晋見，李襲吉爲武皇寫了一道陳述離情別意的表章，其中有警句説道："巢穴中的鳥有翅，聽到舜帝的樂聲就會到來；上天的道路無階梯，望見堯帝的雲彩却不能抵達。"昭宗讀後贊賞感嘆。到李襲吉入朝奏事時，當面下詔曉諭，給予特別優厚的賞賜。這年十二月，部隊回到太原，王珂在夏陽渡架設浮橋，李襲吉隨軍前往。當時索斷船破，武皇獨免於難，李襲吉掉入河中，幸好雙脚踏在冰塊上，順河漂流七八里，到達岸邊

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於梁，命襲吉爲書以貽梁祖，書曰：

一別清德，十五餘年，失意杯盤，爭鋒劍戟。山高水闊，難追二國之歡；雁逝魚沉，久絶八行之賜。

比者，僕與公實聯宗姓，原忝恩知，投分深情，將期栖托，論交馬上，薦美朝端，傾嚮仁賢，未省疏闕。豈謂運由奇特，謗起奸邪。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狂藥致其失歡，陳事止於堪笑。今則皆登貴位，盡及中年，蘧公亦要知非，君子何勞用壯。今公貴先列辟，名過古人。合縱連衡，本務家邦之計；拓地守境，要存子孫之基。文王貴奔走之交，仲尼譚損益之友，僕顧慚虛薄，舊忝眷私，一言許心，萬死不悔，壯懷忠力，猶勝他人，盟於三光，願赴湯火。公又何必終年立敵，懇意相窺，徇一時之襟靈，取四郊之倦弊，今日得其小衆，明日下其危墻，弊師無遺鏃之憂，鄰壤抱剥床之痛。又慮悠悠之黨，妄災聽聞，見僕韜勇枕威，戢兵守境，不量本末，誤致窺覦。

且僕自壯歲已前，業經陷敵，以殺戮爲東作，號兼并爲永謀。及其首陟師壇，躬被公衮，天子命我爲群后，明公許我以下交，所以斂迹愛人，蓄兵務德，收燕薊則還其故將，入蒲坂而不負前言。况五載休兵，三邊校士，鐵騎犀甲，雲屯谷量。馬邑

就停止了，經營救得免一死。

天復年間，武皇打算與梁和好，命李襲吉寫信送與梁太祖，信中寫道：

與德行高潔的您一別，已是十五年有餘，美酒佳肴的情趣喪失，刀劍槍戟的爭鬥互起。山高水闊，很難追回兩國的歡好；雁去魚沉，久已斷絶書信的寄贈。

先前，我和您確實繫姓氏於皇族，當初愧受您恩意和賞識，相知情深，盼望依附，戰馬上談論交情，朝廷上稱道美名，傾心敬仰仁厚賢明的您，没有疏忽闕失之處。哪知命運因奇異的事而轉化，誹謗由奸邪的人而引起。雙方的手，夜暮間還相握在一起；刀槍戰馬，天明時已踐踏於一地。令人發狂的藥物使雙方喪失交情，陳年的舊事衹令人感到可笑。現在大家都登上高位，都已到了中年，蘧伯玉也需知錯能改，明智人哪用好武稱强。現在您地位高於百官，名望超越古人。合縱連横，原本是致力國家的大計；拓地守境，目的是保留子孫的基業。文王珍視竭力相助的情分，仲尼講述有損有益的朋友，我自慚才弱德薄，往時承您關懷，一言立誓，萬死不悔，壯志忠力，仍勝他人，我對日月星起誓，願爲您赴湯蹈火。您又何必終年立敵，執意圖謀，滿足一時的稱心如意，帶來四野的困乏凋敝，今日獲得他的少許人口，明日攻取他危機的城池，我軍無損失一箭的擔憂，鄰境飽嘗無處安身的痛楚。又懷疑有庸俗小人，妄意攪亂視聽，見我收斂武威，息兵守境，不考慮事情的本末，錯誤地導致伺機侵奪的行動。

况且我自壯年以前，已經衝鋒陷陣殺敵，把殺人看作農事一般，稱兼并爲長遠大計。當我首次登上師壇，身着公侯的服飾，天子命我爲衆王，您又許諾與我爲友，所以收斂行迹而仁愛百姓，收藏兵器而力行德政，收復燕、薊就放回兩地的舊將，進入蒲坂也没有違背先前的許諾。况且停戰五年，在邊地演練將士，鐵騎犀甲，屯集如雲而以

兒童，皆爲鋭將；鷲峰宫闕，咸作京坻。問年猶少於仁明，語地幸依於險阻，有何覘睹，便誤英聽。

山谷計量。馬邑的兒童，都成爲勇猛的將領；鷲峰的宫殿，都可作高山峻嶺。論年齡我還比仁慈賢明的您小，講地利也幸而有險隘可憑仗，不知偵察到什麽，竟使聽斷英明的您失誤。

況僕臨戎握兵，粗有操斷，屈伸進退，久貯心期。勝則撫三晋之民，敗則徵五部之衆，長驅席卷，反首提戈。但慮隳突中原，爲公後患，四海群謗，盡歸仁明，終不能見僕一夫，得僕一馬。鋭師儻失，則難整齊，請防後艱，願存前好。矧復陰山部落，是僕懿親；迴紇師徒，累從外舍。文靖求始畢之衆，元海徵五部之師，寬言虚詞，猶或得志。今僕散積財而募勇輩，輦寶貨以誘義戎，徵其密親，啖以美利，控弦跨馬，寧有數乎。但緣荷位天朝，惻心疲瘵，峨峨亭障，未忍起戎。亦望公深識鄙懷，洞迴英鑒，論交釋憾，慮禍革心，不聽浮譚，以傷霸業。夫《易》惟忌滿，道貴持盈，儻恃勇以喪師，如擎盤而失水，爲蛇刻鶴，幸賜徊翔。

何況我主持軍事，手握重兵，大體能操持決斷，屈伸進退，早有打算。如勝就安撫三晋的百姓，如敗就徵調五部的民衆，長驅直入，勢如捲席，對手將回頭提槍響應。僅擔心擊毁中原，成爲您的後患，天下衆口非議，全歸咎於仁慈賢明的您，而您始終不能見到我的一個人，得到我的一匹馬。精鋭部隊一旦損失，那就很難整頓如前，請預防今後的患難，願保持先前的友好。又何况陰山的部落，是我的近親；回紇的部衆，常跟隨我的妻族。文靖求取始畢的部衆，元海徵調五部的軍隊，用好言虚語，尚且如願以償。現在我盡出積累的財産來招募勇猛的人，運送寶物去引誘重義的外族，求取於自己的近親，用厚利作誘餌，所得射手騎士，難道能以數計嗎？衹因享有朝廷高位，同情貧病的百姓，矗立高高的堡壘，不忍挑起戰事。也盼您深刻瞭解我的胸懷，明智的頭腦清醒過來，論交情而消除仇怨，慮禍患而回心轉意，不要聽信浮言怪論，以免損害霸主基業。《易經》特别忌諱驕傲自滿，政道最重視保守成業，一旦恃勇而損兵，就如舉盤而失水，所言不一定得當，盼望加以反復考慮。

僕少負褊心，天與直氣，間謀詭論，誓不爲之。唯將藥石之譚，願托金蘭之分。儻愚衷未豁，彼抱猶迷，假令罄三朝之威，窮九流之辯，遣迴肝膈，如俟河清。今者執簡吐誠，願垂保鑒。

我從小胸無城府，天生耿直之氣，陰謀詭論，誓不施行。僅用規戒的言論，願托朋友的情分。假如我的心胸没有開朗，您的心中仍存疑惑，假使能放棄最初的威風，深入進行種種辯解，派人送來肺腑之言，我如盼黄河水清一般渴望。現在我作書表達誠意，希望給予包涵和明察。

僕自眷私睽阻，翰墨往來，或有鄙詞，稍侵英聽，亦承嘉論，每賜駡言。叙歡既罷於尋

我自從斷絶了您的關照，往來書信之中，時而有不敬的話語，使您稍感冒犯，也收到您的高論，常加以謾駡。既爲叙歡情而

戈，焚謗幸蠲其載筆，竊因尚口，樂貴和心，願祛沉閼之嫌，以復塤篪之好。今者卜於曩分，不欲因人，專遣使乎，直詣鈴閤。古者兵交兩地，使在其間，致命受辭，幸存前志。昔賢貴於投分，義士難於屈讎，若非仰戀恩私，安可輕露肝膈。凄凄丹愫，炳炳血情，臨紙嚮風，千萬難述。

停止挑鬥，也爲消除非議而免用筆墨，困窮是因爲好口舌，歡樂重在心相通，希望消除兄弟間的仇怨，恢復兄弟般的友情。現在我注重往日的情分，不想通過他人，專派使者，直達帥府。古時候兩地交戰，使者往來其間，傳遞書信而接受答辭，希望能保持前人的做法。以前的賢人珍視情投意合，有節義的人很難向仇人屈服，要不是懷念恩德，怎能輕意吐露肺腑。凄惋感人的誠意，明白無限的真情，面對信紙，向往高風，千言萬語，難以盡述。

梁祖覽之，至“毒手尊拳”之句，怡然謂敬翔曰：“李公斗絶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算，得襲吉之筆才，虎傅翼矣。”又讀至“馬邑兒童”、“陰山部落”之句，梁祖怒謂敬翔曰：“李太原喘喘餘息，猶氣吞宇宙，可詬罵之。”及翔爲報書，詞理非勝，由是襲吉之名愈重。

梁太祖讀此信，到“毒手尊拳”這一句，和悦地對敬翔説：“李公孤立於一個小角落，怎會得到這樣的文士，像我這樣足智多謀，得到李襲吉的筆力文才，真如虎添翼了。”又讀到“馬邑兒童”、“陰山部落”這幾句，梁太祖憤怒地對敬翔説：“李太原已是苟延殘喘，還這樣氣吞宇宙，可辱駡他。”當敬翔作回書，言辭情理都不能勝過李襲吉，從此李襲吉的名聲更高。

自廣明大亂之後，諸侯割據方面，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是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準，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於時。

自廣明年間大亂之後，諸侯割據一方，競相招納知名人士來主管文書。當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準，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他們都有文名，在當時和李襲吉齊名。

襲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視事之暇，唯讀書業文，手不釋卷。性恬於榮利，獎誘後進，不以己能格物。參决府事，務在公平，不交賂遺，綽綽有士大夫之風概焉。天祐三年六月，以風病卒於太原。同光二年，追贈禮部尚書。

李襲吉在武皇的軍府中近十五年，處理事務的空閑，惟讀書習文，手不釋卷。生性淡薄名利，奬勵誘導後學，不以自己的才能强加於人。參預裁决府中事務，力求公平，不與人行賄送禮，完全具備士大夫的高風亮節。天祐三年六月，因患風病死於太原。同光二年，追贈禮部尚書。

王緘

王緘，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筆直記室，仁恭假以幕職，令使鳳翔。還經太原，屬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緘堅辭復命，書詞稍抗，武皇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爲推官，歷掌書記。從莊宗經略山東，承

王緘，幽州劉仁恭的舊屬。年輕時憑藉文筆供職於記室，劉仁恭臨時授予他軍府職銜，令他出使鳳翔。返回時經過太原，正逢劉仁恭拒不從命，武皇就將王緘留下。王緘執意要回去覆命，所上書中的言詞稍有不恭，武皇發怒，將他關押獄中審訊，王緘才告罪聽從使令，於是任命

制授檢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郁，有盛名於鄉里，而緘素以吏職事郁。及郁在太原，謂緘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避風之鳥，受賜於魯人也。"每於公宴，但呼王緘而已。十年，從征幽州，既獲仁恭父子，莊宗命緘爲露布，觀其旨趣。緘起草無所辭避，義士以此少之。胡柳之役，緘隨輜重前行，歿於亂兵。際晚，盧質還營，莊宗問副使所在，曰："某醉不之知也。"既而緘凶問至，莊宗流涕久之，得其喪，歸葬太原。

爲推官，歷任掌書記。跟隨莊宗轉戰山東，莊宗代表皇帝任命他爲檢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王緘學問廣博，擅長作文，燕、薊地區文士很多，而王緘屬晚輩，還不出名。當在太原時，名聲與地位驟然提高。燕人馬郁在鄉里有盛名，而王緘一向以屬吏的職分效力於馬郁。當馬郁在太原時，對王緘說："你在此作文士，就如前人所說的避風的鳥，接受魯人的恩惠。"每當官府宴會，僅稱呼王緘姓名而已。十年，跟隨征討幽州，俘獲劉仁恭父子之後，莊宗命王緘撰寫捷報，以觀察他的意向。王緘起草時無所修飾迴避，節義之士因此而瞧不起他。在胡柳一戰，王緘隨輜重部隊先行，死於亂兵之中。傍晚，盧質回營，莊宗問副使在什麼地方，回答說："我醉了，不知他的去向。"隨後王緘的噩耗傳來，莊宗長時間落淚，找到他的尸體，運回太原安葬。

李敬義

李敬義，本名延古，太尉衛公德裕之孫。初隨父燁貶連州，遇赦得還。嘗從事浙東，自言遇涿道士，謂之曰："子方厄運，不宜仕進。"敬義悚然對曰："吾終老賤哉?"涿曰："自此四十三年，必遇聖王大任，子其志之。"敬義以爲然，乃無心仕宦，退歸洛南平泉舊業。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知，歲時給遺特厚，出入其門，欲署幕職，堅辭不就。

李敬義，本名延古，是太尉、衛公李德裕的孫子。當初隨父親李燁貶官到了連州，遇朝廷頒發免罪令纔得以返回。曾在浙東供職，自稱遇見涿道士，對自己說："你正有厄運，不適合在宦海中進取。"李敬義恐懼地回答說："我會最終老死在卑賤之地嗎?"涿道士說："從現在起四十三年，必遇聖明的帝王大用你，你記住吧。"李敬義信以爲真，於是無心作官，返回洛南的平泉故居。他受到河南尹張全義的賞識，逢年過節時給予特別豐厚的饋贈，出入他的門庭，打算授予軍府職務，李敬義執意推辭不受任。

初，德裕之爲將相也，大有勛於王室，出藩入輔，綿歷累朝。及留守洛陽，有終焉之志，於平泉置別墅，采天下奇花異竹、珍木怪石，爲園池之玩。自爲家戒序録，志其草木之得處，刊於石，云："移吾片石，折樹一枝，非子孫也。"洎巢、蔡之亂，洛都灰燼，全義披榛而創都邑，李氏花木，多爲都下移掘，樵人鬻賣，園亭掃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踞之，最保惜者。光化初，中使有監全

當初，李德裕任將帥、宰相的時候，爲朝廷建立了很大的功勛，出任鎮將，入爲宰輔，歷經數朝。當他留守洛陽時，有養老於此的心意，在平泉建置別墅，收集天下的奇花異竹、珍木怪石，建成園林池塘以供游玩。他親自制定家戒并撰寫序録，記載草木的得處，刻於石上，其中說："移動我的一塊石頭，折斷一條樹枝，就不是我的子孫。"到黃巢、蔡州刺史秦宗權作亂後，都城洛陽變爲灰燼，張全義清除荒蕪而創建都城，李氏的花木多被都城中人移植挖走，打柴人拿去買賣，園林亭閣蕩然無存了。原有醒酒石，

義軍得此石，置於家園，敬義知之，泣渭全義曰："平泉别業，吾祖戒約甚嚴，子孫不肖，動違先旨。"因托全義請石於監軍。他日宴會，全義謂監軍曰："李員外泣告，言内侍得衛公醒酒石，其祖戒堪哀，内侍能迴遺否?"監軍忿然厲聲曰："黄巢敗後，誰家園池完復，豈獨平泉有石哉!"全義始受黄巢僞命，以爲詬己，大怒曰："吾今爲唐臣，非巢賊也。"即署奏笞斃之。

李德裕醉後就坐在上面，是他最珍惜的東西。光化初年，有個監督張全義部隊的宦官得到此石，放置在自家園子中，李敬義得知後，流着淚對張全義説："對於平泉的産業，我的祖父戒約很嚴，子孫們不争氣，輕意違背先人的心意。"於是托張全義向監軍求取醒酒石。另一天宴會時，張全義對監軍説："李員外流淚相告，説您獲得衛公的醒酒石，他祖父的戒約值得同情，您能回贈他不?"監軍氣憤地高聲説："黄巢敗後，哪家的園林池塘修整還原，難道僅是平泉有石嗎!"張全義最初曾接受黄巢僞政權的任命，以爲是罵自己，大怒説："我現在是唐朝臣子，不是黄巢的賊徒。"隨即署名上奏，打死了監軍。

昭宗遷都洛陽，以敬義爲司勛員外郎。柳璨之陷裴、趙諸族，希梁祖旨奏云："近年浮薄相扇，趨競成風，乃有卧邀軒冕，視王爵如土梗者。司空圖、李敬義三度除官，養望不至，咸宜屏黜，以勸事君者。"翌日，詔曰："司勛員外郎李延古，世荷國恩，兩葉相位，幸從筮仕，累忝寵榮，多歷歲時，不趨班列。而自遷都卜洛，紀律載張，去明庭而非遥，處别墅而無懼，罔思報效，姑務便安，爲臣之節如斯，貽厥之謀何在!須加懲責，以肅朝倫，九寺勾稽，尚謂寬典，可責授衛尉寺主簿。"司空圖亦追停前詔，任從閑適。圖，《唐史》有傳。時全義既不能庇護，乃密托楊師厚，令敬義潛往依之，因挈族客居衛州者累年，師厚給遺周厚。

昭宗遷都洛陽，任命李敬義爲司勛員外郎。柳璨陷害裴、趙等家族時，投合梁太祖的心意上奏説："近年來浮華輕薄的人相互鼓吹，競相仿效而形成風氣，竟有睡在家中求取高官，把朝廷爵位看作土梗的人。司空圖、李敬義三次任命官職，爲養成名望而不來，都應加以抛棄貶退，以鼓勵效力於君主的人。"第二天，下詔説："司勛員外郎李延古世代承受國家的恩典，兩代人擔任宰相職位，他有幸自出任以來，多次得到恩寵榮耀，經過許多年月，都不赴朝就職。況且自從决定遷都洛陽以來，法紀制度已經定立，他離朝廷并不遠，居處别墅無懼心，没考慮報效朝廷，衹力求自己舒適，臣子的節操像這樣，長遠的大計在何處!必須加以懲罰，用以整肅朝列，改任九寺中處理文書的工作，還算是輕微的處分，可以降任爲衛尉寺主簿。"對司空圖也追止了先前的詔令，任隨他閑游。司空圖在《唐史》中有傳。這時張全義既無力庇護李敬義，就秘密委托楊師厚，叫李敬義暗中前去依附他，因而李敬義帶着全家客居衛州多年，楊師厚對他的給濟周到而豐厚。

十二年，莊宗定河朔，史建瑭收新鄉，敬義謁見。是歲，上遣使迎至魏州，署北京留守判官，承制拜工部尚書，奉使王鎔。敬義以遠祖趙郡，見鎔展維桑之敬，鎔遣判官李藹送

十二年，莊宗平定河朔，史建瑭收復新鄉，李敬義前往拜見。這年，莊宗派人把他接到魏州，委任北京留守判官，又代表皇帝授予工部尚書，奉命去見王鎔。李敬義因自己的遠祖是趙郡人，所以見到王鎔就表示鄉人對父母官的敬意，

《贊皇集》三卷，令謁前代碑壠。使還，歸職太原。監軍張承業尤不悦本朝宰輔子孫，待敬義甚薄，或面折於公宴，或指言德裕過惡，敬義不得志，鬱憤而卒。同光二年，贈右僕射。

王鎔派判官李翥送給他《贊皇集》三卷，讓他瞻仰前輩人的碑石墳墓。出使回，返太原供職。監軍張承業特别不滿本朝宰相輔臣的子孫，待李敬義很刻薄，時而在官府宴會上當面斥責他，時而指責李德裕的過惡，李敬義不得志，含恨而死。同光二年，追贈右僕射。

盧汝弼

盧汝弼，唐昭宗景福中，擢進士第，歷臺省。昭宗自秦遷洛，時爲祠部郎中、知制誥。時梁祖凌弱唐室，殄滅衣冠，懼禍渡河，由上黨歸於晋陽。初，武皇平王行瑜，天子許承制授將吏官秩。是時藩侯倔强者，多僞行墨制，武皇耻而不行，長吏皆表授。及莊宗嗣晋王位，承制置吏，又得汝弼，有若符契，由是除補之命，皆出汝弼之手。既而畿内官吏，考課議擬，奔走盈門，頗以賄賂聞，士論少之。洎帝平定趙、魏，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説天命，顒俟中興，帝亦以宰輔期之。建國前，卒於晋。

盧汝弼，唐昭宗景福年間登進士第，歷任中央機構職務。昭宗自秦遷都洛陽，此時任祠部郎中、知制誥。當時梁太祖侵逼削弱唐王朝，大量殺害朝廷官員，盧汝弼畏懼禍患，渡過黄河，由上黨投奔到晋陽。先前，武皇削平王行瑜，皇帝允許他代表自己授予將吏官階。當時地方長官中勢强氣傲的人，大多僞造私發委任詔書，武皇感到可耻而不使用，重要官吏都上表請朝廷任命。當莊宗繼承晋王位，代表朝廷選置官吏，又得到盧汝弼，就好像暗中約定似的，從此任官補吏的命令，都出自盧汝弼的手。隨後京府内的官吏在考核和討論人選時，趕來求托的人充斥門庭，多有收受賄賂的傳聞，士人議論時很鄙視他。到皇帝平定趙、魏地區，盧汝弼每當求見或迎候慰勞的時候，必定講述天命，期待重振國運，皇帝也希望他成爲宰相輔臣。建國之前，盧汝弼死於晋。

李德休

李德休，字表逸，趙郡贊皇人也。祖絳，山南西道節度使，《唐史》有傳。父璋，宣州觀察使。德休登進士第，歷鹽鐵官、渭南尉、右補闕、侍御史。天祐初，兩京喪亂，乃寓迹河朔，定州節度使王處直辟爲從事。莊宗即位於魏州，徵爲御史中丞，轉兵部、吏部侍郎，權知左丞，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

李德休，字表逸，趙郡贊皇人。祖父李絳，任山南西道節度使，在《唐史》中有傳。父親李璋，任宣州觀察使。李德休登進士第，歷任鹽鐵官、渭南尉、右補闕、侍御史。天祐初年，兩京大亂，於是到河朔安身，定州節度使王處直召任他爲從事。莊宗在魏州即位，召他爲御史中丞，轉任兵部、吏部侍郎，代掌左丞職事，以禮部尚書的頭銜退休。死時七十四歲。追贈太子少保。

蘇循　蘇楷

蘇循，父特，陳州刺史。循，咸通中登進士第，累歷臺閣，昭宗朝，再至禮部尚書。循性阿諛，善承順苟

蘇循，父親蘇特，任陳州刺史。蘇循於咸通年間登進士第，歷任中央要職，昭宗朝，又升到禮部尚書。蘇循有討好人的習性，善於逢迎苟

容，以希進取。昭宗自遷洛之後，梁祖凶勢日滋，唐室舊臣，陰懷主辱之憤，名族之胄，往往有違禍不仕者，唯循希旨附會。及梁祖失律於淮南，西屯於壽春，要少帝欲授九錫。朝臣或議是非，循揚言云："梁王功業顯大，歷數有歸，朝廷速宜讓。"當時朝士畏梁祖如虎，罔敢違其言者。明年，梁祖逼禪，循爲册禮副使。梁祖既受命，宴於玄德殿，舉酒曰："朕夾輔日淺，代德未隆，置朕及此者，群公推崇之意也。"楊涉、張文蔚慚懼失對，致謝而已。循與張禕、薛貽矩因盛陳梁祖之德業，應天順人之美。循自以奉册之勞，旦夕望居宰輔，而敬翔惡其爲人，謂梁祖曰："聖祚維新，宜選端士，以鎮風俗。如循等輩，俱無士行，實唐家之鴟梟，當今之狐魅，彼專賣國以取利，不可立維新之朝。"

合，以此求取晋升。昭宗自遷都洛陽之後，梁太祖的囂張氣焰天天增長，唐王朝的舊臣，暗中懷有君主受辱的憤慨，名族的後裔往往有避禍而不做官的人，祇有蘇循觀望意趣而附和。當梁太祖在淮南損兵折將，駐守西部的壽春，要挾少帝，想要他授予自己九錫。朝臣中有人議論是否得當，蘇循揚言説："梁王的功勛卓著，天命所歸，朝廷應儘快退讓。"當時朝中人士畏梁太祖如畏虎，没有人敢於違反這種説法。第二年，梁太祖逼迫唐帝讓位，蘇循充任册禮副使。梁太祖受册命後，在玄德殿舉行宴會，他舉杯説："我輔佐皇帝的日子不長，以新代舊的德望不高，使我坐在這個位置上，是各位推崇的美意。"楊涉、張文蔚既愧疚又畏懼，無言對答，祇是道謝而已。蘇循與張禕、薛貽矩接着大講梁太祖的功德，順應天意人心的美德。蘇循自認爲有奉册書進行册命的功勞，日夜盼望升任宰相輔臣，但敬翔討厭他的爲人，對梁太祖説："神聖的國家除舊布新，應選拔正直的人，以便控制社會風氣。像蘇循這一類人，都没有士大夫的操守，簡直是唐王朝的反賊，當今的奸邪，他們專以賣國求取私利，不可以安置在除舊布新的朝廷。"

初，循子楷，乾寧二年登進士第，中使有奏御者云："今年進士二十餘人，僥倖者半，物論以爲不可。"昭宗命學士陸扆、馮渥重試於雲韶殿，及格者一十四人。詔云："蘇楷、盧賡等四人，詩句最卑，蕪累頗甚，曾無學業，敢竊科名，浼我至公，難從濫進，宜付所司落下，不得再赴舉場。"楷以此慚恨，常幸國家之災。昭宗遇弑，輝王嗣位，國命出於朱氏，楷始得爲起居郎。

先前，蘇循的兒子蘇楷，於乾寧二年登進士第，内庭使者中有人上奏皇帝説："今年進士二十餘人，僥幸獲取的占半數，輿論認爲不當。"昭宗命學士陸扆、馮渥在雲韶殿重試，及格的有十四人。下詔説："蘇楷、盧賡等四人，詩句最低劣，很是繁雜累贅，根本没有學業，膽敢竊取名第，玷污國家最爲公正的法度，難以允許非法進取，應交付有關部門剥奪名次，不准再赴考場。"蘇楷因此感到羞愧而懷恨在心，常常以國家的災難爲幸事。昭宗被殺，輝王繼位，朝廷的命令出於朱氏之手，蘇楷纔得以任起居郎。

柳璨陷害朝臣，衣冠惕息，無敢言者。初，梁祖欲以張廷範爲太常卿，裴樞以爲不可。柳璨懼梁祖之毒，乃歸過於樞，故裴、趙罹白馬之禍。楷因附璨，復依廷範。時有司初定昭宗謚號，楷謂廷範曰："謚者所

柳璨陷害朝臣，官員們畏懼得不敢喘息，没人敢發表議論。先前，梁太祖想用張廷範爲太常卿，裴樞認爲不行。柳璨害怕遭到梁太祖的毒手，就把過失推到裴樞頭上，所以裴、趙遭受了白馬的慘禍。蘇楷因而依附柳璨，後又依附張廷範。當時有關部門初步擬定昭宗的謚號，蘇楷對

以表行實，前有司之諡先帝爲昭宗，所謂名實不副。司空爲樂卿，余忝史職，典章有失，安得不言。”乃上疏曰：“帝王御宇，察理亂以審汚隆；祀享配天，資諡號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先帝睿哲居尊，恭儉垂化，其於善美，孰敢蔽虧。然而否運莫興，至理猶鬱，遂致四方多事，萬乘播遷。始則宦豎凶狂，受幽辱於東内；終則嬪嬙悖亂，罹夭閼於中闈。其於易名，宜循考行。有司先定尊諡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敢言溢美，似異直書。今郊禋有日，禘祭惟時，將期允愜列聖之心，更在詳議新廟之稱，庶使叶先朝罪己之德，表聖上無私之明。”太常卿張廷範奏議曰：“昭宗初實彰於聖德，後漸減於休明，致季述幽辱於前，茂貞劫幸於後，雖數拘厄運，亦道失始終。違陵寢於西京，徙兆民於東洛，軔輦輅未逾於寒暑，行大事俄起於宮闈。謹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今請改諡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輝王答詔曰：“勉依所奏，哀咽良深。”楷附會幸災也如是。

張廷範說：“諡號是用來體現生平事迹的，先前有關部門諡先帝爲昭宗，可說是名不副實。你任太常卿，我擔任修史的職務，法令制度方面有錯誤，怎可不表示意見。”於是就上奏說：“帝王駕馭天下，考察治理、紛亂來審視盛衰；祭祀陪位天帝，依據諡號來決定位置升降。所以不論臣子君主，都不能有私意。先帝以明智聖德居於尊位，以恭謹節儉傳存教化，對於他的善行美德，誰敢掩蓋貶低？然而危亡的國運没能重振，最根本的道理仍然不明，因此導致天下多亂，君主出逃。最初是宦官凶狂，受幽禁羞辱於東宮之内；最終是宮女悖亂，遭殺害於正宮之中。對於死後改用諡號，應當依照生平的考察。有關部門先擬定尊崇的諡號叫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稱昭宗，我豈敢說是過分贊美，但似乎有別於真實的記録。目前已接近祭天的日期，宗廟祭祀也正是時候，要想符合列祖列宗的心意，更在詳細議論新廟的稱號，可望符合先朝皇帝歸罪於己的德行，體現當今皇帝公正無私英明。”太常卿張廷範奏議說：“昭宗最初的確顯示了大德大善，後來盛德善行逐漸減退，以致先有季述的幽禁羞辱，後有茂貞的劫持出走，雖説是天命注定有厄運，也在於恪守道義不能始終如一。遠離西京的祖宗陵廟，遷徙兆民至東都洛陽，停下車駕還不過一年，很快就在宮廷中發生大事變。我聽說做事堅定就稱作恭，遇亂而無損害就稱作靈，勇武而不隨心所欲就稱作莊，在國逢難就稱作閔，做事有功就稱作襄。現建議改諡號爲恭靈莊閔皇帝，廟號稱襄宗。”輝王用詔書回答說：“勉强同意你的奏請，哀傷之情實在太深。”蘇楷就是這樣附和他人、幸災樂禍。

及梁祖即位於汴，楷自以遭遇千載一時，敬翔深鄙其行。尋有詔云：“蘇楷、高貽休、蕭聞禮等，人才寢陋，不可塵穢班行，并勒歸田里。”循、楷既失所望，懼以前過獲罪，乃退歸河中依朱友謙。莊宗將即位於魏州，時百家多缺，乃求訪本朝衣冠，友謙令赴行臺。時張承業未欲莊宗即

當梁太祖在汴京即位時，蘇楷自以爲碰上千年一遇的時機，敬翔十分鄙視他的行徑。不久有詔書說：“蘇楷、高貽休、蕭聞禮等，人才醜陋，不可讓他們玷污了同行，一并罷歸田里。”蘇循、蘇楷既失所望，畏懼因先前的過失而獲罪，就退回河中依附朱友謙。莊宗將在魏州即位，當時百官多缺，於是訪尋本朝的官宦人家，朱友謙就讓蘇循前往行臺。當時張承業不願莊宗登上皇帝寶

尊位，諸將賓僚無敢贊成者。及循至，入衙城見府廨即拜，謂之拜殿。時將吏未行蹈舞禮，及循朝謁，即呼萬歲舞抃，泣而稱臣，莊宗大悦。翌日，又獻大筆三十管，曰“畫日筆”，莊宗益喜。承業聞之怒，會盧汝弼卒，即令循守本官，代爲副使。明年春，循因食蜜雪，傷寒而卒。同光二年，贈左僕射，以楷爲員外郎。天成中，累歷使幕，會執政欲糾其駁謚之罪，竟以憂慚而卒。

座，衆將和僚屬没人敢助力。當蘇循到來，入内城望見府廨就下拜，稱作拜殿。當時將吏没有行蹈舞大禮，到蘇循朝見時，就高呼萬歲而手舞足蹈，流着淚稱臣，莊宗十分高興。第二天，又進獻大筆三十枝，稱作“畫日筆”，莊宗更高興。張承業得知後很氣憤，正巧盧汝弼死，就令蘇循保留原官階，代盧汝弼作副使。第二年春季，蘇循因吃蜜雪，患寒病而死。同光二年，追贈爲左僕射，任蘇楷爲員外郎。天成年間，多次擔任軍府僚屬，正逢執政官要追究他反駁昭宗謚號的罪過，最後因憂懼羞愧而死。

史臣曰：昔武皇之樹霸基，莊宗之開帝業，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圖。故數君子者，或以書檄敏才，或以縉紳舊族，咸登貴仕，諒亦宜哉！唯蘇循贊梁祖之强禪，蘇楷駁昭宗之舊謚，士風臣節，豈若是乎！斯蓋文苑之豺狼，儒林之荆棘也。

史臣曰：往時武皇建立争雄的基礎，莊宗開創帝王的基業，都廣求名士，用以輔佐大業。所以傳中幾位人士，有的憑藉草擬文書檄文的敏捷才思，有的憑藉官宦世家，都登上顯貴的地位，想來也是應該的。惟獨蘇循助梁太祖强逼唐帝讓位，蘇楷反對昭宗最初的謚號，士人的風氣，臣子的節義，難道應是這樣的嗎！這種人真是文苑中的豺狼、儒林中的荆棘。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唐書三十七)

列傳第十三

安金全

安金全，代北人。世爲邊將，少驍果，便騎射。武皇時爲騎將，屢從征討。莊宗之救潞州及平河朔，皆有戰功，累爲刺史，以老病退居太原。天祐中，汴將王檀率師三萬，乘莊宗在鄴，來襲并州。時城無備兵，敵軍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計無所出，閱諸司丁匠，登陴禦捍。外攻甚急，金全遽出謂承業曰："老夫退居抱病，不任軍事，然吾王家屬在此，王業本根之地，如一旦爲敵所有，大事去矣。請以庫甲見授，爲公備寇。"承業即時授之。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退閑諸將，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賊於羊馬城内。梁人驚潰，由是退却。俄而石君立自潞州至，汴軍退走。微金全之奮命，城幾危矣。莊宗性矜伐，凡大將立功，不時行賞，故金全終莊宗世，名位不進。明宗與之有舊，及登極，授金全同平章事，充振武軍節度使。在任二年，治民爲政非所長，詔赴闕，俄而病卒。廢視朝二日。初，南北對壘，汴之游騎每出，必爲金全所獲，故梁之偵邏者咸懼，目之爲"安五道"，蓋比鬼將有五道之名也。

安金全，代北人。世代任邊關將領，年輕時驍勇果敢，善於騎馬射箭。武皇時任騎兵將領，多次跟隨征討。莊宗救援潞州及平定河朔，他都立有戰功，多次擔任刺史，因年老有病退居太原。天祐年間，汴州將領王檀率領三萬人馬，趁莊宗在鄴城，來襲并州。當時城中無防禦部隊，敵軍突然到來，監軍張承業十分恐慌，想不出辦法，就把各部門的役夫工匠調集起來，登上城墻抵禦。城外進攻很急，安金全趕忙出來對張承業説："我退休閑居又有病，不管軍事，但我們大王的家屬在這裏，這裏是大王建立基業的根據地，假如有一天被敵人占領，大事就一去不復返了。請把庫中的盔甲給我，我爲您抵禦敵人。"張承業立刻給與他。安金全披甲跨馬，徵集子弟及退休的衆將，得到數百人，夜間出北門，襲擊羊馬城内的賊寇。梁人驚恐潰散，因此退兵。不久石君立由潞州到來，汴軍退走。要不是安金全奮不顧身，城池差點被攻破。莊宗好自誇功勞，凡大將立功，不及時給予獎賞，所以安金全在莊宗在世的整個時期，名望地位都無所提高。明宗和安金全有交情，到他登上皇位，任命安金全爲同平章事，充任振武軍節度使。在任兩年，因管理民事行政不是他所擅長的，下詔讓他赴京城，不久病死。明宗中止上朝兩天。先前，南北對壘，汴州的巡邏騎兵每次出來，必定被安金全抓住，所以梁的偵察、巡邏兵都害怕他，稱他"安五道"，這是將他比作鬼將而鬼將有"五道"的名目。

子審琦等皆位至方鎮，别有傳。

安金全的兒子安審琦等都做到一方軍事長

官，本書中另外有傳。

安審通

審通，金全之猶子也。幼事莊宗，累有戰功，轉先鋒指揮使。同光初，爲北京右厢馬軍都指揮使，屯奉化軍。四年春，赴明宗急詔，軍趨夷門，爲前鋒。天成初，授單州刺史，改齊州防禦使，兼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奉詔北征，從房知温營於蘆臺。會龍晊部下兵亂，審通脱身酒筵，奪船以濟，促騎士介馬，及亂兵南行，盡戮之，以功授檢校太傅、滄州節度使。圍王都於中山，躬冒矢石，爲飛石所中而卒。贈太尉。

安審通是安金全的侄子。他年少時就效力於莊宗，屢立戰功，轉任先鋒指揮使。同光初年，任北京右厢馬軍都指揮使，駐守奉化軍。四年春季，應明宗的急詔，率軍奔赴夷門，擔任前鋒。天成初年，任命爲單州刺史，改任齊州防禦使，兼任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奉詔北征，跟隨房知温在蘆臺扎營。碰上龍晊的部下兵變，安審通從酒宴上脱身，奪船渡河，催促騎兵們裝備好戰馬，當亂兵南行時，將他們全部殲滅，因功授予檢校太傅、滄州節度使。在中山圍攻王都，親自冒着飛箭炮石前進，被飛石擊中而死。追贈太尉。

安元信

安元信，字子言，代北人。父順琳，爲降野軍使。元信以將家子，便騎射，幼事武皇，從平巢、蔡。光啓中，吐渾赫連鐸寇雲中，武皇使元信拒之，元信兵敗於居庸關。武皇性嚴急，元信不敢還，遂奔定州，王處存待之甚厚，用爲突騎都校。乾寧中，處存子郜嗣位。時梁軍攻河朔三鎮，奔命不暇，梁將張存敬軍奄至城下，既無宿備，郜懼，挈其族奔太原，元信從之，武皇待之如初，用爲鐵林軍使。

梁將氏叔琮之攻河東也，别將葛從周自馬嶺入，元信伏于榆次，挫其前鋒。梁將李思安之攻上黨也，王師將壁高河，爲梁軍所逼。别將秦武者，尤爲難敵，元信與鬥，斃之，繇是梁軍解去，城壘得立。武皇賜所乘馬及細鎧仗，遷突陣都將。

莊宗嗣晉王位，元信從救上黨，破夾寨，復澤、潞，以功授檢校司空、遼州刺史，賜玉鞭名馬。柏鄉之役，日晚戰酣，元信重傷，莊宗自臨傅藥。其年，改檢校司徒、武州刺

安元信，字子言，代北人。父親安順琳，任降野軍使。安元信因爲是將家子弟，擅長騎馬射箭，年少時便效力於武皇，跟隨平定黄巢、蔡州刺史秦宗權。光啓年間，吐渾赫連鐸進犯雲中，武皇派安元信抵禦，安元信的軍隊在居庸關戰敗。武皇性格暴躁，安元信不敢返回，於是就投奔定州，王處存待他很好，任爲突騎都校。乾寧年間，王處存的兒子王郜繼位。這時梁軍進攻河朔三鎮，奔走應付已無餘力，梁將張存敬的軍隊突然抵達城下，城中没有防備，王郜很害怕，帶着全家投奔太原，安元信也跟隨前往，武皇待他同當初一樣，任命爲鐵林軍使。

梁將氏叔琮進攻河東的時候，别將葛從周由馬嶺入侵，安元信在榆次設伏兵，挫敗他的先頭部隊。梁將李思安進攻上黨的時候，朝廷的軍隊準備在高河建築營壘，遭到梁軍的逼攻。梁别將秦武，特别難對付，安元信與他交戰，將他擊斃，因此梁軍撤走，營壘得以建成。武皇將自己的坐騎及鎧甲武器賜給他，升爲突陣都將。

莊宗繼承晉王位，安元信跟隨救援上黨，攻破夾寨，收復澤州、潞州，因功授任檢校司空、遼州刺史，賜予玉鞭名馬。柏鄉一戰中，天色已晚而戰鬥激烈，安元信受了重傷，莊宗親自前去爲他敷藥。這年，改授檢校司徒、武州刺史，充

史，充内衙副都指揮使、山北諸州都團練副使。從莊宗定魏博，移爲博州刺史。與梁對壘得勝渡，元信爲右廂排陣使，未幾，爲大同軍節度使。莊宗平定河南，移授横海軍節度使。時契丹犯邊，元信與霍彦威從明宗屯常山，元信恃功，每對明宗以成敗勇怯戲侮彦威，彦威不敢答。明宗曰：“成由天地，不由於人。當氏叔琮圍太原，公有何勇！今國家運興，致我等富貴，勿以小勝小捷挂於口吻，取笑於長者。”乃起謝，元信不復以彦威爲戲。

任内衙副都指揮使、山北諸州都團練副使。跟隨莊宗平定魏博，調任博州刺史。在得勝渡與梁人對壘時，安元信任右廂排陣使，不久任大同軍節度使。莊宗平定河南，調任他爲横海軍節度使。這時契丹人侵犯邊境，安元信與霍彦威跟隨明宗屯駐在常山，元信自恃戰功，常當着明宗的面用打仗的成敗、勇敢膽怯戲辱霍彦威，彦威不敢對答。明宗説：“成功是由天時地利，不是人力所能決定。當氏叔琮圍攻太原時，您又有什麽勇氣！現在國運興隆，我們方可富貴，不要把小勝小捷挂在嘴邊，取笑長者。”於是霍彦威起身致謝，安元信也不再戲辱彦威。

明宗即位，以元信嘗爲内衙都校，尤厚待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移鎮徐州。王師之討高季興，襄帥劉訓逗撓軍期，移授元信山南東道節度使以代訓，歲餘，改歸德軍節度使，就加兼侍中。明宗不豫，求入。末帝即位，授潞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清泰三年二月，以疾卒於鎮，時年七十四。贈太師。晋高祖即位，以元信宿望，令禮官定謚曰忠懿。

明宗即位，因安元信曾任内衙都校，待他特别優厚，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第二年，調任徐州。朝廷軍隊攻討高季興時，襄州軍帥劉訓延誤軍期，調任安元信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代替劉訓。過了一年多，改任歸德軍節度使，在此任上加授兼侍中。明宗病重，安元信請求入朝。末帝即位，任命爲潞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尉。清泰三年二月，因病死於潞州任所，時年七十四歲。追贈太師。晋高祖即位，因安元信早有名望，主管禮儀的官員擬定謚號，曰忠懿。

有子六人，長曰友權，歷諸衛大將軍。次曰友覬，爲滁州刺史，卒於任。

安元信有六個兒子，長子名安友權，曾任諸衛大將軍。次子名安友覬，任滁州刺史，死於任上。

安重霸

安重霸，雲州人也。性狡譎，多智算。初，自代北與明宗俱事武皇，因負罪奔梁，在梁復以罪奔蜀，蜀以蕃人善騎射，因爲親將。蜀後主王衍，幼年襲位，其政多僻。宦官王承休居中用事，與成都尹韓昭内外相結，專采擇聲色，以固寵幸。武臣宿將，居常切齒。重霸諂事承休，特見委信。

安重霸，雲州人。他生性詭詐，很有計謀。先前，自代北和明宗都效力於武皇，因負罪投奔梁，在梁又因罪投奔蜀，蜀主考慮到蕃人善於騎馬射箭，於是任爲親兵將領。蜀後主王衍，年少時繼承父位，行政多失誤。宦官王承休專權，與成都尹韓昭内外勾結，專門挑選歌妓美女，以此保持蜀主的恩寵。武官老將，常切齒痛恨。安重霸討好王承休，受到特别的信任。

梁末，岐下削弱，蜀人獨取秦、成、階等州，重霸説承休求鎮秦州。

梁朝末年，岐下勢力减弱，蜀人獨力取得秦、成、階等州，安重霸勸王承休請求鎮守秦

仍於軍中選山東驍果，得數千人，號龍武都，以承休爲軍帥，重霸副焉，俱在天水。歲餘，承休欲求旄鉞，乃以隴西花木入獻，又稱秦州山水之美，人物之盛，請後主臨幸，而韓昭贊成之。

同光二年十月，蜀主率衆數萬，由劍閣將出興、鳳，以游秦州。至興州，遇魏王繼岌軍至，狼狽而旋。承休遽聞東師入討，大恐，計無從出，問於重霸。對曰：“開府何患？蜀中精兵，不下十萬，咫尺之險，安有不濟，縱東軍盡如狼虎，豈能入劍門！然國家有患，開府特受主知，不得失於奔赴，此州制置事定，無虞得失，重霸願從開府赴闕。”承休素信以爲忠赤。重霸出秦州金帛以賂群羌，買由文山路歸蜀。承休擁龍武軍及招置僅萬人從行，令重霸權握部署，州人祖送，秦州軍亦列部隊。承休登乘，重霸馬前辭曰：“國家費盡事力，收獲隴西，若從開府南行，隴州即時疏失，請開府自行，重霸且爲國守藩。”承休既去，重霸在秦州，聞明宗起河北，即時遣使以秦、成等州來降。

天成初，用爲閬州團練使，未幾，召還爲左衛大將軍，常以奸佞揣人主意，明宗尤愛之。長興末，明宗謂侍臣曰：“安重霸朕之故人，以秦州歸國，其功不細，酬以團練防禦，恐非懷來之道。”范延光曰：“將校内有自河東、河北從陛下龍飛故人，尚有未及團防者，今若遽授重霸方鎮，恐爲人竊議。”明宗不悅。未幾，竟以同州節鉞授之。清泰初，移授西京留守、京兆尹。先是，秦、雍之間，令長設酒食，私丐於部民者，俗謂之

州。又在軍隊中選擇山東人中驍勇果敢的將士，得到數千人，稱作龍武都，以王承休爲該軍統帥，安重霸爲副帥，同在天水。過了一年多，王承休想求取節度使一職，就用隴西的花木進獻，又稱道秦州山水美妙，人物衆多，請後主親臨觀賞，而韓昭促成此事。

同光二年十月，蜀主率領數萬人馬，準備由劍閣取道興州、鳳州，到秦州游觀。抵達興州，碰上魏王李繼岌的部隊到來，就狼狽地返回了。王承休突然得知東方部隊來攻，十分恐慌，拿不出主意，就向安重霸問計。安重霸說：“你擔心什麽？蜀地内的精兵不下十萬人，小小的一點危難，哪有不能度過的，即使東邊軍士個個如虎似狼，又怎能進入劍門關！但是國家有難，您又受到君主特殊的信任，不可不奔走效力，此州事務已部署妥當，不擔心它有什麽得失，我願隨您奔赴京城。”王承休一向信任安重霸，認爲他有忠心赤膽。安重霸拿出秦州的金錢布帛賄賂羌人各部，買通經由文州的山路而回蜀中。王承休會集龍武軍及招募新建的近萬人隨行，令安重霸暫時負責部署，州人送行，秦州兵士也排列成隊。王承休登車，安重霸到他馬前告别說：“國家費盡人力物力，取得隴西地區，我如隨您南行，隴州立刻會出問題，請您獨自前往，我暫且爲國家守衛邊防。”王承休走後，安重霸留在秦州，得知明宗在河北起兵，立刻派使者以秦、成等州歸降。

天成初年，安重霸任閬州團練使，不久召回朝廷，任左衛大將軍，常利用奸邪小人探察君主意圖，明宗特别喜歡他。長興末年，明宗對侍從官員說：“安重霸是我的故人，以秦州歸附國家，其功不小，以團練使、防禦使一類官作酬勞，恐怕不是召引遠人歸附的方法。”范延光說：“將校中有自河東、河北隨陛下興起的故人，仍有官位不到團練、防禦的，現如驟任安重霸爲節度使，恐遭人議論。”明宗不高興。不久，終究還是任命安重霸爲同州節度使。清泰初年，調任西京留守、京兆尹。在這以前，秦州、雍州之間的地方官吏布置酒食，私下求乞於所部百姓的，俗稱爲

"搗蒜"。及重霸之鎮長安，亦爲之，故秦人目重霸爲"搗蒜老"。其年冬，改雲州節度，居無何，以病求代，時家寄上黨，及歸而卒。重霸善悦人，好賂遺，時人目之爲俊。

弟重進，尤凶惡，事莊宗，以試劍殺人，奔淮南。重霸在蜀，聞之蜀主，取之於吴，用爲裨將，隨重霸爲龍武小將，戍長道，又殺人，奔歸洛陽。

重霸之子曰懷浦，晋天福中，爲禁軍指揮使。契丹寇澶州，以臨陣忸怩，爲景延廣所誅。

"搗蒜"。到安重霸坐鎮長安，也這樣做，所以秦人稱安重霸爲"搗蒜老"。這年冬季，改任雲州節度使。没過多久，因病請求替代，當時他的家屬寓居上黨，他剛返回家便死了。安重霸善於討好人，喜歡送禮行賄，當時人稱他爲俊。

弟弟安重進，尤其凶惡，效力於莊宗，因試劍而殺人，投奔淮南。安重霸在蜀時，報知蜀主，從吴將他要來，任爲偏將，隨安重霸任龍武小將，戍守長道，又殺人，逃歸洛陽。

安重霸的兒子名安懷浦，晋朝天福年間，任禁軍指揮使。契丹人侵犯澶州，安懷浦因臨陣畏縮不前，被景延廣殺掉。

劉訓

劉訓，字遵範，隰州永和人也。出身行間，初事武皇爲馬軍隊長，漸至散將。屬河中王氏昆仲有尋戈之役，訓從史儼攻陜州。武皇討王行瑜，以訓爲前鋒，後隸河中，爲隰州防禦都將。居無何，殺陜州刺史，以郡歸莊宗，歷瀛州刺史。同光初，拜左監衛大將軍。三年，授襄州節度使。四年四月，洛陽有變，訓以私忿害節度副使胡裝，族其家，聞者冤之。天成中，荆南高季興叛，詔訓爲南面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是時湖南馬殷請以舟師會，及王師至荆渚，殷軍方到岳州，仍傳意於訓，許助軍儲弓甲之類，久之，略無至者。荆渚地氣卑濕，漸及霖潦，糧運不繼，人多疾疫。訓本無將略，人咸苦之。及孔循至，得襄之小校獻竹龍之術，及造竹龍二道，傅於城下，竟無所濟，遂罷兵，令將士散略居民而迴。詔訓赴闕，尋責授檀州刺史，續敕濮州安置。未幾，起爲龍武大將軍，尋授建雄軍節度使，移鎮延平。卒贈太尉。

劉訓，字遵範，隰州永和人。軍人出身，最初效力於武皇，任馬軍隊長，逐漸升到普通將校。正當河中王氏兄弟挑起内戰，劉訓跟隨史儼進攻陜州。武皇征討王行瑜，以劉訓爲前鋒，後屬河中，任隰州防禦都將。没過多久，殺掉陜州刺史，以郡歸附莊宗，曾任瀛州刺史。同光初年，任命爲左監衛大將軍。三年，任襄州節度使。四年四月，洛陽發生事變，劉訓以私怨殺害節度副使胡裝，將他的全家處死，得知消息的人都以爲他冤枉。天成年間，荆南高季興反叛，下詔任命劉訓爲南面行營招討使，主管荆南行府事宜。這時湖南馬殷自請率水軍來會戰，當朝廷軍隊到達荆渚一岸，馬殷的軍隊纔到岳州，又帶信給劉訓，許諾資助軍需武器一類，過了許久，一點也没送來。荆渚岸邊地氣低窪潮濕，漸漸到了多雨積水的季節，糧食運輸接不上，許多人患病和染上瘟疫。劉訓本無將帥的謀略，人們都遭受痛苦。當孔循到來，得到襄州一小校所獻使用竹龍的方法，到造成竹龍兩道，安置在城下，最終也没起到什麽作用，於是退兵，讓將士四處掠奪居民後返回。下詔令劉訓赴京，不久降爲檀州刺史，隨後又令安置於濮州。不久，起用爲龍武大將軍，隨即又任命爲建雄軍節度使，調任延平鎮將。死後追贈爲太尉。

張敬詢

張敬詢，勝州金河縣人，世爲振武軍牙校。祖仲阮，歷勝州刺史。父漢環，事武皇爲牙將。敬詢當武皇時，專掌甲坊十五年，以稱職聞。復以女爲武皇子存霸妻，益見親信。莊宗即位，以爲沁州刺史，秩滿，復用爲甲坊使。莊宗經略山東，敬詢從軍，歷博、澤、慈、隰四州刺史。同光末，授耀州團練使。郭崇韜之征蜀也，以敬詢善督租賦，乃表爲利州留後。明宗即位，正授昭武軍節度使。天成二年，詔還京師，復授大同節度使，至鎮，招撫室韋萬餘帳。四年，徵爲左驍衛上將軍。明年，授滑州節度使。以河水連年溢堤，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堤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民甚賴之。三年，秩滿歸京，卒。輟視朝一日。

張敬詢，勝州金河縣人，世代任振武軍牙校。祖父張仲阮，曾任勝州刺史。父親張漢環，效力於武皇，任牙將。張敬詢在武皇時，專門掌管造甲部門達十五年，以稱職聞名。又因女兒是武皇兒子李存霸的妻子，更受到親近和信任。莊宗即位，任命爲沁州刺史，任期滿，再次任爲甲坊使。莊宗謀取山東地區，張敬詢隨軍前往，歷任博、澤、慈、隰四州刺史。同光末年，任命爲耀州團練使。郭崇韜征伐蜀國的時候，因張敬詢善於催收租税，於是上表朝廷，薦任爲利州留後。明宗即位，正式任命爲昭武軍節度使。天成二年，下詔召回京城，又任命爲大同軍節度使，到任後，招撫了室韋一萬多人家。四年，召任左驍衛上將軍。第二年，任命爲滑州節度使。因黄河水連年漫堤，就自酸棗縣至濮州，加寬堤壩一丈五尺，東西兩百里，百姓受益極大。三年，任滿回京，去世。皇帝中止上朝一天。

劉彦琮

劉彦琮，字比德，雲中人也。事武皇，累從征役。先是，絳州刺史王瓘叛，武皇言於彦琮，意欲致之。無幾，從獵於汾、晋之郊，彦琮奔絳，瓘以爲附己，待之甚厚，因命爲騎將。會瓘出獵，於馳驅之際，彦琮刃瓘之首來獻，武皇甚奇之。從莊宗解上黨之圍。同光初，稍遷至鐵林指揮使、磁州刺史。後明宗赴難京師，授華州留後，尋正授節旄。天成三年，改左武衛上將軍。未幾，改陝州節度使，尋移鎮邠州，卒於鎮，時年六十四。贈太傅。

劉彦琮，字比德，雲中人。效力於武皇，多次跟隨征戰。先前，絳州刺史王瓘反叛，武皇對彦琮講，心想將他捉獲。不久，劉彦琮隨從武皇在汾州、晋州的郊外打獵，彦琮奔向絳州，王瓘以爲他依附自己，待他很優厚，於是任命爲騎兵將領。正當王瓘外出打獵，在驅馬奔馳的時刻，劉彦琮揮刀斬下王瓘的頭，回來獻給武皇，武皇很看重他。跟隨莊宗解除上黨的圍困。同光初年，逐漸升到鐵林指揮使、磁州刺史。後來明宗赴京城救難，任命爲華州留後，不久正式任命爲節度使。天成三年，改任左武衛上將軍。不久，改任陝州節度使，隨後又調任邠州，死於任所，時年六十四歲。追贈太傅。

袁建豐

袁建豐，武皇破巢時得於華陰，年方九歲，愛其精神爽俊，俾收養之。漸長，列於左右，復習騎射，補鐵林都虞候。從破邠州王行瑜，以功遷左親騎軍使，轉突騎指揮使。從

袁建豐，武皇破黄巢時在華陰得到他，當時他纔九歲，武皇喜愛他的神情豪爽出衆，使人收養他。漸漸長大，安排在自己身邊，又練習騎馬射箭，任鐵林都虞候。跟隨攻破邠州王行瑜，因功升爲左親騎軍使，改任突騎指揮使。跟隨莊

莊宗解圍上黨，破柏鄉陣，累功遷右僕射、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建豐爲副。北討劉守光，常身先士伍，轉都教練使，權蕃漢副總管。莊宗入鄴，以心腹幹能，選爲魏府都巡檢使。從征劉鄩，下衛、磁、洺三郡有功，加檢校司空，授洺州刺史。於臨洺西敗梁將王遷數千人，生獲將領七十餘人，俄拜相州刺史，徵赴河上，預戰於胡柳陂。建豐領相州軍士，行營在外，委州事於小人，失於撫馭，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建豐引兵討平之。改隰州刺史，染風痹於任。明宗嗣位，念及平昔副貳之舊，詔赴洛下，親幸其第，撫問隆厚，加檢校太傅，遙授鎮南節度使，俾請俸自給。後卒於洛陽，年五十六。廢朝一日，贈太尉。

子可鈞，仕皇朝，位至諸衛大將軍。

宗解除上黨的圍困，攻克柏鄉，積累功勛，升任右僕射、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任內衙指揮使，袁建豐爲副。北征劉守光，常身先士卒，改任都教練使，代理蕃漢副總管。莊宗進入鄴城，因袁建豐是心腹幹將，委任爲魏府都巡檢使。跟隨征討劉鄩，在攻克衛、磁、洺三郡的戰役中都有功，加授檢校司空，任爲洺州刺史。在臨洺以西擊敗梁將王遷的數千人，活捉將領七十餘人，不久任命爲相州刺史，召赴黃河，參與胡柳陂戰役。袁建豐帶領相州軍士轉戰在外，將州中事務交付給小人，管理失當，指揮使孟守謙據城反叛，袁建豐率兵將他討平。改任隰州刺史，在任期間患上風痹病。明宗繼位，回想到往時作自己副手的交情，下詔令赴洛陽，親臨他的府第，安撫慰問，情深意厚，加授檢校太傅，又遙領鎮南節度使，讓他領俸祿享用。後來他死於洛陽，時年五十六歲。皇上暫停上朝一天，追贈太尉。

袁建豐的兒子名叫袁可鈞，在本朝做官，官位升到諸衛大將軍。

西方鄴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爲汴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游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以爲孝義軍指揮使，累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噓唏，乃使以兵爲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父親西方再遇，任汴州軍校。西方鄴在軍中以勇猛有力聞名。二十歲時，向南渡過黃河而游於梁，不被任用而返回。莊宗任命他爲孝義軍指揮使，多次跟隨征伐有功。同光年間，任曹州刺史，率州兵屯駐汴州。明宗從魏州回師，向南渡過黃河，而莊宗向東親臨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有二心，部署在北門迎接明宗，在西門迎接莊宗，宴會用品、獻禮都一樣，他說："先到的就迎進來。"西方鄴爲此責問孔循說："君主破梁時得到您，有不殺之恩，爲什麼要容納一總管而辜負朝廷？"孔循不作回答。西方鄴估計對孔循不可力爭，而石敬瑭的妻子是明宗的女兒，當時正在汴州，西方鄴就想殺掉她來穩定人心。孔循得知他的計謀，就奪取明宗女而藏在自己家中，西方鄴拿他没辦法。而明宗已抵達汴州，西方鄴就率領部下五百騎兵往西迎接莊宗，與莊宗在汜水相見，泣不成聲，莊宗也爲此事感嘆歔欷，於是派西方鄴率兵作先

入，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嘆久之。

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爲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于鎮。

鋒。莊宗抵達汴州城西，不能進去，返回洛陽，被臣下所殺。明宗進入洛陽，西方鄴在他的馬前請求處死，明宗贊嘆了許久。

第二年，荆南高季興反叛，明宗派襄州節度使劉訓等人招降、征討，而任命東川董璋爲西南招討使，於是任命西方鄴爲夔州刺史，協助董璋，率兵出三峽。隨後劉訓等人無功被罷官，衆將領都被罷免，董璋不曾出兵，衹有西方鄴獨力攻克三州，於是以夔州爲寧江軍，任命西方鄴爲節度使。隨後又攻取歸州，多次擊敗高季興的兵馬。西方鄴是一介武夫，所做的事多不合法度，判官譚善達常常規勸西方鄴，西方鄴發怒，派人告發譚善達收受他人金錢，譚善達入獄。譚善達向來剛强，言語更加不遜，於是死於獄中。西方鄴患病，好像看見譚善達作怪，就死於其任所。

張遵誨

張遵誨，魏州人也。父爲宗城令，羅紹威殺牙軍之歲，爲梁軍所害。遵誨奔太原，武皇以爲牙門將。莊宗定山東，遵誨以典客從，歷幽、鎮二府馬步都虞候。同光中，爲金吾大將軍。明宗即位，任圜保薦，授西都副留守知留守事、京兆尹。天成四年，入爲客省使、守衛尉卿。及將有事於南郊，爲修儀仗法物使。初，遵誨自以歷位尹正，與安重誨素亦相款，衷心有望於節鉞，及郊禋畢，止爲絳州刺史，鬱鬱不樂。離京之日，白衣乘馬於隼旟之下，至郡無疾，翌日而卒。

張遵誨，魏州人。父親任宗城令，在羅紹威殺牙軍那年，被梁軍殺害。張遵誨投奔太原，武皇任他爲牙門將。莊宗平定山東，張遵誨以典客的身份相隨，歷任幽、鎮二府的馬步都虞候。同光年間，任金吾大將軍。明宗即位，由任圜保舉，任命爲西都副留守知留守事、京兆尹。天成四年，入朝任客省使、守衛尉卿。到即將舉行南郊祭天儀式時，擔任修儀仗法物使。先前，張遵誨自認爲曾任京府長官，與安重誨也一向友好，心中很想做節度使，到郊祭儀式結束，僅任命爲絳州刺史，心中悶悶不樂。離開京城那天，身着白衣在繪有隼鳥的旌旗下跨上馬，到任那天還没病，第二天就死了。

孫璋

孫璋，齊州歷城人。出身行間，隸梁將楊師厚麾下，稍補奉化軍使。莊宗入鄴，累遷澶州都指揮使。明宗鎮常山，擢爲裨校，鄴兵之變，從明宗赴難京師。天成初，歷趙、登二州刺史、齊州防禦使。王都之據中山，璋爲定州行營都虞候，賊平，加檢校

孫璋，齊州歷城人。他出自士兵行列，隸屬梁將楊師厚的部下，逐漸升遷而補任奉化軍使。莊宗進入鄴城後，一直升到澶州都指揮使。明宗坐鎮常山，提拔爲偏將，鄴兵發起變亂時，跟隨明宗赴京救難。天成初年，歷任趙、登二州刺史、齊州防禦使。王都據有中山，孫璋任定州行營都虞候，蕩平賊黨後，加授檢校太保。長興

太保。長興初，授鄜州節度使，罷鎮，卒於洛陽，年六十一。贈太尉。

初年，任命爲鄜州節度使，解除節度使職務後，死於洛陽，時年六十一歲。追贈太尉。

史臣曰：夫天地斯晦，則帝王於是龍飛；雲雷構屯，則王侯以之蟬蛻。良以適遭亂世，得奮雄圖，故金全而下，咸以軍旅之功，坐登藩閫之位，垂名簡册，亦可貴焉。惟重霸以奸險而仗旄鉞，蓋非數子之儔也。

史臣曰：當天地昏暗而無光，那麼帝王就在此時振奮而起；當雲雷相交而難生，那麼王侯就藉此機會脱穎而出。的確是因遭逢亂世，得以奮發圖强，所以自安金全以下諸人，都憑南征北戰的功勞，速升節制一方的高位，名垂青史，也是值得尊重的。僅有安重霸以陰險而握兵權，他不是安金全一類的人物。

舊五代史卷六十二(唐書三十八)

列傳第十四

孟方立

孟方立，中和二年，爲澤州天井關戍將。時黄巢犯關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奕。先是，沈詢、高湜相繼爲昭義節度，怠於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邢爲府，以審誨知潞州。六月，李存孝下洺、磁兩郡，方立遣馬溉、袁奉韜盡率其衆，逆戰于琉璃陂，存孝擊之盡殪，生獲馬溉、奉韜。初，方立性苛急，恩不逮下，攻圍累旬，夜自巡城慰諭，守陴者皆倨。方立知其不可用，乃飲鴆而卒。

其從弟洺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乃推爲留後，求援于汴。時梁祖方攻時溥，援兵不出。大順元年，遷執王虔裕等乞降，武皇令安金俊代之。

孟方立，中和二年任澤州天井關守將。當時黄巢進犯京城附近地區，州郡長官的更代，如同下棋一般。先前，沈詢、高湜相繼任昭義軍節度使，對軍政事務懈怠不力。到發生歸秦、劉廣的叛亂，孟方立見潞州軍帥替代之際，乘他們無備，率守兵直接攻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邢州爲府，以審誨知潞州。六月，李存孝攻克洺、磁二郡，孟方立派馬溉、袁奉韜率領他們的全部人馬，到琉璃陂迎戰，李存孝將他們全部殲滅，活捉馬溉、袁奉韜。先前，孟方立秉性苛刻暴躁，待下屬無恩惠，被圍攻數十天，夜間親自巡城慰勞告諭，守城的人都傲視不理。孟方立知道他們不會爲自己出力，就飲毒酒而死。

他的從弟洺州刺史孟遷，向來受到士兵的愛戴，衆人就推他爲留後，向汴州求援。當時梁太祖正在進攻時溥，没派出援兵。大順元年，孟遷捉拿王虔裕等人來乞求投降，武皇令安金俊替代他。

張文禮

張文禮，燕人也。初爲劉仁恭裨將，性凶險，多奸謀，辭氣庸下，與人交言，癖於不遜，自少及長，專蓄異謀。及從劉守文之滄州，委將偏師。守文省父燕薊，據城爲亂，及敗，奔於王鎔。察鎔不親政事，遂曲事當權者，以求銜達。每對鎔自言有將才，孫、吴、韓、白，莫己若也。鎔賞其言，給遺甚厚，因録爲義男，賜姓，名德明，由是每令將兵。自柏

張文禮，燕人。最初任劉仁恭手下偏將，秉性凶狠陰險，詭計多端，談吐庸俗，與人交談，好説大話，從小到大，一直懷有二心。當他跟隨劉守文赴滄州，劉守文委任他率領别部。劉守文到燕薊看望父親，張文禮就據城發動叛亂，當失敗後，投奔王鎔。他看出王鎔不留心政事，就曲意奉承當權的人，以求顯貴。他常對王鎔自稱有將帥的才略，孫臏、吴起、韓信、白起都不如自己。王鎔賞識他的話，供給和贈送的財物很豐厚，又收爲義子，賜與姓氏，取名爲德明，從此

鄉戰勝之後，常從莊宗行營。素不知書，亦無方略，唯於懦兵之中萋菲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爲良將。

初，梁將楊師厚在魏州，文禮領趙兵三萬夜掠經、宗，因侵貝郡。師厚先率步騎數千人，設伏於唐店。文禮大掠而旋，士皆卷甲束兵，夜凱歌，行至唐店，師厚伏兵四面圍合，殺戮殆盡，文禮單騎僅免。自爾猶對諸將大言，或讓之曰："唐店之功，不須多伐。"文禮大慚。在鎮州既久，見其政荒人僻，常蓄異圖，酒酣之後，對左右每泄惡言，聞者莫不寒心。唯王鎔略無猜間，漸爲腹心，乃以符習代其行營，以文禮爲防城使，自此專伺間隙。及鎔殺李弘規，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褊戾，未識人間情僞，素養名持重，坐作貴人，既事權在手，朝夕欲代其父，向來附勢之徒，無不族滅。

常令他率領部隊。自柏鄉戰勝以後，常跟隨在莊宗的行營。他本不知書，也無謀略，祇是在懦弱的士兵中詆毁大將，說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因此軍人推崇他爲良將。

先前，梁將楊師厚在魏州，張文禮率領趙兵三萬人趁夜掠奪經城、宗城，接着進犯貝郡。楊師厚先率步兵騎兵數千人，在唐店設下埋伏。張文禮大肆掠奪後回兵，兵士們都捲起甲胄捆好兵器，夜中高唱着凱歌，走到唐店，楊師厚的伏兵四面合圍，幾乎將張文禮的人馬殺光，惟獨張文禮一人幸免。在這以後他仍面對衆將說大話，有人責備他說："唐店的功勞，不必多誇。"張文禮十分羞愧。在鎮州的日子既長，見這裏政務荒廢，人才稀少，常懷二心，酒醉之後，常對身旁的人漏出壞話，聽見的人無不寒心。祇有王鎔對他毫不猜嫌，逐漸成爲腹心之人，於是以符習代替他的行營職務，以張文禮爲防城使，從此一意尋找可乘之機。當王鎔殺掉李弘規後，就把政事交付給自己的兒子王昭祚。王昭祚生性偏激，不知人世間的真情假意，平時有名望而慎重自守，坐享富貴，既已大權在握，成天想替代他的父親，往常趨附權勢的人，無不全家殺光。

初，李弘規、李藹持權用事，樹立親舊，分董要職，故奸宄之心不能搖動，文禮頗深畏憚。及弘規見殺，其部下五百人懼罪，將欲奔竄，聚泣偶語，未有所之。文禮因其離心，密以奸辭激之曰："令公命我盡坑爾曹，我念爾十餘年荷戈隨我，爲家爲國，我若不即殺汝，則得罪於令公，我若不言，又負爾輩。"衆軍皆泣。是夜作亂，殺王鎔父子，舉族灰滅，唯留王昭祚妻朱氏通梁人，尋間道告於梁曰："王氏喪於亂軍，普寧公主無恙。"文禮徇賊帥張友順所請，因爲留後，於潭城視事。以事上聞，兼要節旄，尋亦奉箋勸進，莊宗姑示含容，乃可其請。

先前，李弘規、李藹手握大權而擅自行事，提拔親族故人，分別掌管重要職務，所以奸人歹徒的心志不能動摇，張文禮極其懼怕。當李弘規被殺，他的部下五百人害怕得罪，打算逃奔，他們聚集哭泣，相對私語，不知去向何方。張文禮趁着他們有離心，暗中用詭詐的話激怒他們說："主帥命我將你們全部活埋，我想到你們十多年來持槍跟隨我，是爲了家人和國家，我如不立刻殺了你們，那就得罪了主帥，我如不對你們講，又對不起你們。"衆兵士都哭了。這天晚上發起叛亂，殺掉王鎔父子，將他整個家族斬盡殺絶，祇留下王昭祚的妻子朱氏來勾結梁人。不久就暗中派人通報梁人說："王氏死在亂兵間，普寧公主安然無恙。"張文禮依允賊首張友順的請求，接任留後，在潭城辦公。他將事件上報，同時要求做節度使，不久又上表請莊宗即皇帝位，莊宗暫且表示包涵，就同意了他的請求。

文禮比厮役小人，驟居人上，行步動息，皆不自安。出則千餘人露刃相隨，日殺不辜，道路以目。常慮我師問罪，奸心百端，南通朱氏，北結契丹，往往擒獲其使，莊宗遣人送還，文禮由是愈恐。是歲八月，莊宗遣閻寶、史建瑭及趙將符習等率王鎔本軍進討。師興，文禮病疽腹，及聞史建瑭攻下趙州，驚悸而卒。其子處瑾、處球秘不發喪，軍府内外，皆不知之，每日於寢宫問安。處瑾與其腹心韓正時參决大事，同謀奸惡。初，文禮疽未發時，舉家咸見鬼物，昏暝之後，或歌或哭，又野河色變如血，游魚多死，浮於水上，識者知其必敗。

張文禮好比打雜的小夥計，驟然高居衆人之上，抬腿舉脚、行動歇息都不自安。出門就以拔刀提劍的千餘人相隨，天天殺害無辜的人，行路的人以目相視而不敢説話。他常擔心我軍問罪，詭計多端，南通朱氏，北結契丹，常常抓到他的使者，莊宗派人送回，張文禮因此更加恐懼。這年八月，莊宗派閻寶、史建瑭及趙州將領符習等率領王鎔舊部征討。戰事開始，張文禮腹部發毒瘡，當得知史建瑭攻下趙州的消息，驚怕而死。他的兒子張處瑾、張處球隱瞞死訊而不發喪，軍府内外的人都不知道這事，每天到卧室問安。張處瑾和他的心腹韓正時商議裁决大事，共同策劃奸惡行動。先前，張文禮毒瘡未發時，全家都發現有鬼怪，天色昏暗以後，有的唱歌有的哭泣，而且野河的水色變成血一般，游魚多死，浮在水面，有識之士知道張文禮必敗。

十九年三月，閻寶爲處瑾所敗，莊宗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爲流矢所中，尋卒於師，命李存進繼之。存進亦以戰殁，乃以符存審爲北面招討使，攻鎮州。是時，處瑾危蹙日甚，昭義軍節度判官任圜馳至城下，諭以禍福，處瑾登陴以誠告，乃遣牙將張彭送款于行臺。俄而李存審師至城下。是夜，趙將李再豐之子冲投縋以接王師，故諸軍登城，遲明畢入，獲處瑾、處球、處琪，并其母及同惡人等，皆折足送行臺，鎮人請醢而食之。又發文禮之尸，磔之於市。

十九年三月，閻寶被張處瑾打敗，莊宗以李嗣昭代替他。四月，李嗣昭被飛箭射中，不久死於軍中，命李存進接替他。李存進也戰死，於是以符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進攻鎮州。這時，張處瑾一天比一天危急窘困，昭義軍節度判官任圜驅馬到城下，用禍福利害勸告，張處瑾登城向他述説誠意，於是派牙將張彭到行臺投誠。不久李存審的部隊抵達城下。這天晚上，趙州將領李再豐的兒子李冲投下繩索接引朝廷軍隊，所以各軍登城，到天明時全都進入城中，抓獲張處瑾、張處球、張處琪，連同他們的母親及共同作亂的人等，都打斷脚後送往行臺，鎮州人請求將他們剁成肉泥而吃掉。又挖出張文禮的尸體，置於街市中示衆。

董璋

董璋，本梁之驍將也。幼與高季興、孔循俱事豪士李七郎爲童僕。李初名讓，嘗以厚賂奉梁祖，梁祖寵之，因畜爲假子，賜姓朱，名友讓。璋既壯，得隸於梁祖帳下，後以軍功遷爲列校。

董璋，本是梁的勇將。年幼時與高季興、孔循都是侍奉豪士李七郎的童僕。李七郎原名李讓，曾用厚禮奉獻梁太祖，梁太祖寵愛他，於是收養爲義子，賜姓朱，名友讓。董璋長大後，得以隸屬於梁太祖的帳下，後因軍功升任爲衆校官之一。

梁龍德末，潞州李繼韜送款於梁。時潞將裴約方領兵戍澤州，不徇

梁朝龍德末年，潞州李繼韜向梁朝投誠。這時潞州將領裴約正率兵戍守澤州，他不聽從李

繼韜之命，據城以自固。梁末帝遣璋攻陷澤州，遂授澤州刺史。是歲，莊宗入汴，璋來朝，莊宗素聞其名，優以待之，尋令却赴舊任，歲餘代歸。時郭崇韜當國，待璋尤厚。同光三年夏，命爲邠州留後，三年秋，正授旄鉞。九月，大舉伐蜀，以璋爲行營右厢馬步都虞候。時郭崇韜爲招討使，凡有軍機，皆召璋參决。是冬，蜀平，以璋爲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天成初，加檢校太傅。二年，加同平章事。

是時安重誨當國，采人邪謀，言孟知祥必不爲國家使，唯董璋性忠義，可特寵任，令圖知祥。又璋之子光業爲宫苑使，在朝結托勢援，争言璋之善，知祥之惡。恩寵既優，故璋益恣其暴戾。初，奉使東川者，皆言璋不恭於朝廷。四年夏，時明宗將議郊天，遣客省使李仁矩齎詔諭兩川，又遣安重誨馳書於璋，以徵貢奉，約以五十萬爲數，既而璋訴以地狹民貧，許貢十萬而已。翌日，璋於衙署設宴以召仁矩，日既中而不至，璋使人偵之，仁矩方擁倡婦與賓友酣飲於驛亭。璋大怒，遽領數百人，執持戈戟，驟入驛中，令洞開其門，仁矩惶駭，走入閣中，良久引出。璋坐，立仁矩於階下，戟手駡曰："當我作魏博都監，爾爲通引小將，其時去就，已有等威。今日我爲藩侯，爾銜君命，宿張筵席，比爲使臣，何敢至午不來，自共風塵耽酗，豈於王事如此不恭。祇如西川解斬客省使李嚴，謂我不能斬公耶！"因目肘腋，欲令執拽仁矩，仁矩涕淚拜告，僅而獲免。璋乃馳騎入衙，竟徹饌而不召。洎仁矩復命，益言璋不法。未幾，重誨奏以仁矩爲閬州團練使，尋升爲節鎮。

繼韜的命令，據城自守。梁末帝派董璋攻克澤州，於是任命他爲澤州刺史。這年，莊宗進入汴州，董璋來朝見，莊宗早就得知他的名望，待他優厚，不久令他回到先前的任上，過了一年多叫人代理，讓他回來。當時郭崇韜執掌國政，待董璋特别優厚。同光三年夏天，任命爲邠州留後，三年秋天，正式任命爲節度使。九月，大舉征伐蜀國，以董璋爲行營右厢馬步都虞候。這時郭崇韜任招討使，凡有軍機大事，都召董璋來商議裁决。這年冬天，平定蜀國，任命董璋爲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負責節度使事務。天成初年，加授檢校太傅。二年，加授同平章事。

這時安重誨執掌國政，采用他人的邪説，稱孟知祥必不接受國家的驅使，衹有董璋秉性忠義，可以特加寵任，令他謀算孟知祥。再説董璋的兒子董光業爲宫苑使，在朝中結交有權勢的人作援手，他們争相稱道董璋的善行，指責孟知祥的過惡。得到的恩寵既優厚，所以董璋更隨意地逞凶作惡。先前，奉命出使東川的人都説董璋對朝廷不恭。四年夏天，當時明宗準備舉行祭天儀式，派客省使李仁矩持詔書曉諭兩川，又命安重誨寄書信給董璋，目的是徵收貢奉，約定以五十萬爲額，隨後董璋申訴境地狹小百姓貧困，僅同意貢奉十萬。第二天，董璋在軍府設宴而召見李仁矩，到了中午還没來，董璋派人暗查，李仁矩正在客館摟着娼婦與賓友酣飲。董璋大怒，立刻率領數百人，帶着武器，突然闖入客館，令敞開大門，李仁矩驚慌害怕，逃入閣樓中，過了許久纔引出來。董璋坐着，讓李仁矩站在階下，指着他駡道："當我做魏博都監的時候，你是負責通報接引的小將，那時的身份地位，已有等級差别。今日我爲一方長官，你奉君命，我早就張設筵席，把你當作使臣，怎敢到中午還不來，親自和風塵女子一起酣飲無度，怎可對朝廷的事這樣不恭。就如西川一樣，他能逮捕處决客省使李嚴，誰説我不能殺你呢！"於是目示左右的人，想令他們將李仁矩抓起來，李仁矩流着淚跪拜告罪，總算得免處治。董璋就驅馬入軍府，竟然撤去筵席而没召李仁矩。當李仁矩回朝復命，更説

長興元年夏，明宗以郊禋禮畢，加璋檢校太尉。時兩川刺史嘗以兵爲牙軍，小郡不下五百人，璋已疑間，及聞除仁矩鎮閬州，璋由是謀反乃决。仍先與其子光業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爲節制，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爾見樞要道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則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呈樞密承旨李虔徽。會朝廷再發中使荀咸乂將兵赴閬州，光業謂虔徽曰："咸乂未至，吾父必反。吾身不足惜，慮勞朝廷徵發。請停咸乂之行，吾父必保常日。"重誨不從。咸乂未至，璋已擅追綿州刺史武虔裕，囚於衙署。虔裕，安重誨之心腹也，故先囚之。五月，璋傳檄於利、閬、遂等州，責以間諜朝廷。尋率其兵陷閬州，擒節度使李仁矩、軍校姚洪等害之。先是，璋欲謀叛，先遣使持厚幣於孟知祥，求爲婚家。且言爲朝廷猜忌，將有替移，去則喪家，住亦致討，地狹兵少，獨力不任，願以小兒結婚愛女。時知祥亦貳於朝廷，因許以爲援。既而知祥出師以圍遂州，故璋攻閬州得恣其毒焉。

其年秋，詔削奪璋在身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東川行營招討使，率師以討之。璋之子宫苑使光業并其族，并斬於洛陽。及石敬瑭率師進討，以糧運不接，班師。明宗方務懷柔，乃放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歸本道，别無詔旨，祇云"兩務求安"。時孟知祥其骨肉在京師者俱無恙焉，因遣使報璋，欲連表稱謝。璋怒曰："西川存得弟侄，遂欲再通朝廷，璋之兒孫已入黄泉，何謝

董璋不守法度。不久，安重誨上奏以李仁矩爲閬州團練使，不久升爲節度使。

長興元年夏天，明宗因祭天儀式結束，加授董璋檢校太尉。當時兩川刺史常用兵士作親軍，小郡不下五百人，就在董璋已生疑竇的時候，又得知任命李仁矩爲閬州節度使，董璋因此就决意謀反了。他又事前寄信給兒子董光業説："朝廷分割我的屬郡作軍鎮，屯兵三千人，必定是想殺我了。你去見軍政要員傳我的話，如朝廷再調一兵一馬入斜谷，那我就必反，和你永别了。"董光業將書信遞交樞密承旨李虔徽。正逢朝廷再次派内廷使臣荀咸乂率兵赴閬州，董光業對李虔徽説："荀咸乂還没到達，我父親必已反叛。我的生命不值得珍惜，祇恐朝廷花費氣力調兵遣將。請停止荀咸乂這次行動，我父親必保持平時的態度。"安重誨不同意。荀咸乂還没到，董璋已擅自收捕綿州刺史武虔裕，囚禁在軍府的官署中。武虔裕是安重誨的心腹，所以首先囚禁他。五月，董璋向利、閬、遂等州發出檄文，斥責他們窺測朝廷動向。不久率兵攻克閬州，活捉節度使李仁矩、軍校姚洪等人，加以殺害。在這以前，董璋準備反叛，先派使者帶着重禮送給孟知祥，請求結成姻親。并説自己遭到朝廷猜忌，將有替代調動，離走就會喪失家人，坐視也會遭到攻打，地狹兵少，獨力不能應付，願以小兒子與你的愛女結爲夫妻。這時孟知祥也對朝廷有二心，於是許諾作他的後援。隨後孟知祥出兵圍遂州，所以董璋攻閬州時得以肆意逞凶。

這年秋天，下詔剥奪董璋所有的官職爵位，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東川行營招討使，率軍討伐他。董璋的兒子宫苑使董光業以及他的家族，都在洛陽被處死。當石敬瑭率軍進攻，因糧食運輸跟不上而回師。明宗正施行寬厚而收人心的方法，就放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回本道，没下其他詔令，祇是説"雙方力求安定"。這時孟知祥在京師中的骨肉都安然無恙，因此派使者告訴董璋，想與他聯名上表致謝。董璋發怒説："西川的兄弟侄兒得到保全，就想重新通好朝廷，我董璋的兒孫已下黄泉，有什麽可

之有!”自是璋疑知祥背己，始構隙矣。三年四月，璋率所部兵萬餘人以襲知祥。知祥與諸將率師拒之，戰於漢州之彌牟鎮。璋軍大敗，得數十騎，復奔於東川。先是，前陵州刺史王暉爲璋所邀，寓於東川。至是因璋之敗，率衆以害之，傳其首於西川。

謝的!”從此董璋懷疑孟知祥背棄自己，開始發生矛盾。三年四月，董璋率本部兵馬一萬多人進攻孟知祥。孟知祥和衆將率軍抵禦，在漢州的彌牟鎮交戰。董璋軍大敗，召集到數十人馬，又逃奔到東川。在這以前，前陵州刺史王暉受到董璋的邀請，寓居東川。到這時因董璋失敗，率領衆人殺了他，將他的頭送往西川。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唐書三十九)

列傳第十五

張全義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初名居言，賜名全義，梁祖改爲宗奭，莊宗定河南，復名全義。祖璉，父誠，世爲田農。全義爲縣嗇夫，嘗爲令所辱。

乾符末，黄巢起寃句，全義亡命入巢軍。巢入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充水運使。巢敗，依諸葛爽於河陽，累遷至裨校，屢有戰功，爽表爲澤州刺史。

光啓初，爽卒，其子仲方爲留後。部將劉經與李罕之爭據洛陽，罕之敗經於聖善寺，乘勝欲攻河陽，營於洛口。經遣全義拒之，全義乃與罕之同盟結義，返攻經於河陽，爲經所敗，收合餘衆，與罕之據懷州，乞師於武皇。武皇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進攻河陽，劉經、仲方委城奔汴，罕之遂自領河陽，表全義爲河南尹。

全義性勤儉，善撫軍民，雖賊寇充斥，而勸耕務農，由是倉儲殷積。罕之貪暴不法，軍中乏食，每取給於全義。二人初相得甚歡，而至是求取無厭，動加凌轢，全義苦之。文德元年四月，罕之出軍寇晋、絳，全義乘其無備，潛兵襲取河陽，全義乃兼領河陽節度。罕之求援於武皇，武皇復遣兵助攻河陽，會汴人救至而退。梁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最初名叫居言，賜名全義，梁太祖改爲宗奭，莊宗平定河南，恢復原名全義。祖父張璉，父親張誠，世代爲農民。張全義在縣裏充任嗇夫，曾受到縣令的羞辱。

乾符末年，黄巢在寃句起義，張全義逃離故鄉加入黄巢的隊伍。黄巢攻入長安，任命張全義爲吏部尚書，充任水運使。黄巢失敗，張全義前往河陽依附諸葛爽，一直升到裨校，屢立戰功，諸葛爽上表薦舉他爲澤州刺史。

光啓初年，諸葛爽去世，他的兒子諸葛仲方任留後。部將劉經和李罕之爲占有洛陽而爭鬥，李罕之在聖善寺擊敗劉經，準備乘勝攻取河陽，在洛口扎營寨。劉經派張全義抵禦，張全義竟和李罕之結爲同盟兄弟，回師河陽攻打劉經，被劉經擊敗，收集殘餘部衆，和李罕之一起據守懷州，向武皇乞求援兵。武皇派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協助他們，進攻河陽，劉經、諸葛仲方棄城投奔汴州，李罕之就自領河陽，上表薦張全義爲河南尹。

張全義生性勤儉，善於安撫軍民，雖然到處都有賊寇，但還是鼓勵百姓耕作，致力於農事，因此倉庫中糧食充實。李罕之貪暴不守法度，軍中缺糧，常常從張全義處得到供給。二人最初情投意合，很是歡快，而到這時求取無度，常常加以欺壓，張全義感到苦惱。文德元年四月，李罕之出兵進犯晋州、絳州，張全義趁他無備，暗中出兵攻取河陽，張全義於是就兼任河陽節度使。李罕之向武皇求援，武皇又派兵助他進攻河陽，

祖以丁會守河陽，全義復爲河南尹、檢校司空。全義感梁祖援助之恩，自是依附，皆從其制。

正碰上汴人來救就退兵了。梁太祖以丁會守河陽，張全義又任河南尹、檢校司空。張全義感激梁太祖援助自己的恩德，從此依附於他，任何事都聽從他的節制。

初，蔡賊孫儒、諸葛爽爭據洛陽，迭相攻伐，七八年間，都城灰燼，滿目荆榛。全義初至，唯與部下聚居故市，井邑窮民，不滿百户。全義善於撫納，課部人披榛種藝，且耕且戰，以粟易牛，歲滋墾闢，招復流散，待之如子。每農祥勸耕之始，全義必自立畎畝，餉以酒食，政寬事簡，吏不敢欺。數年之間，京畿無閑田，編户五六萬，乃築壘於故市，建置府署，以防外寇。

先前，蔡州賊黨孫儒、諸葛爽爭着占據洛陽，相互反復攻討，七八年間，都城變爲灰燼，滿目荒草。張全義剛到時，僅和部下聚居在原來的街市，街巷中的窮困百姓不足百家。張全義善於安撫接納，督促部下鏟除荒草，進行種植，邊耕邊戰，用粟換牛，開墾的土地年年增多，招回流亡人口，待他們如自己的兒子。每當在農時進行勉勵耕種的開始，張全義必親自站在田地邊，以酒食犒勞，政法寬厚，事務清簡，吏人不敢欺騙。數年之間，京城地區無荒田，編入名册的人户達五六萬，於是在原市區築起城壘，建置本府公署，以防外寇。

梁祖迫昭宗東遷，命全義繕治洛陽宫城，累年方集。昭宗至洛陽，梁祖將圖禪代，慮全義心有異同，乃以判官韋震爲河南尹，移全義爲天平軍節度使、守中書令、東平王。其年八月，昭宗遇弑，輝王即位。十月，復以全義爲河南尹，兼忠武軍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梁祖建號，以全義兼河陽節度使，封魏王。開平二年，册拜太保，兼陝虢節度使、河陽尹。四年，册拜太傅、河南尹、判六軍，兼鄭、滑等州節度使。乾化元年，册拜太師。二年，朱友珪簒逆，以全義爲守太尉、河南尹、宋亳節度使兼國計使。梁末帝嗣位於汴，以全義爲洛京留守，兼鎮河陽。未幾，授天下兵馬副元帥。

梁太祖迫使昭宗東遷，命張全義修造洛陽宫城，多年纔成事。昭宗到達洛陽，梁太祖預謀替代唐朝，擔心張全義懷有二心，就任判官韋震爲河南尹，調任張全義爲天平軍節度使、守中書令、東平王。這年八月，昭宗遇害，輝王即位。十月，再次以張全義爲河南尹，兼任忠武軍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梁太祖開國，任命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封魏王。開平二年，頒册書授予太保，兼陝虢節度使、河陽尹。四年，頒册書授予太傅、河南尹、判六軍，兼任鄭、滑等州節度使。乾化元年，頒册書授予太師。二年，朱友珪簒奪帝位，任命張全義爲守太尉、河南尹、宋亳節度使兼國計使。梁末帝在汴京即位，任命張全義爲洛京留守，兼任河陽節度使。不久，授任天下兵馬副元帥。

梁帝季年，趙、張用事，段凝爲北面招討使，驟居諸將之右。全義知其不可，遣使啓梁末帝曰："老臣受先朝重顧，蒙陛下委以副元帥之名，臣雖遲暮，尚可董軍，請付北面兵柄，庶分宵旰。段凝晚進，德未服

梁帝末年，趙、張二人掌權，段凝任北面招討使，驟然升到衆將之上。張全義知道段凝不能勝任，遣使者禀告梁末帝説："我受先朝深切的關懷，承蒙陛下委以副元帥之名，我雖年事已高，仍可統率軍隊，請將北面軍事指揮權交付我，或許能分擔您的辛勞。段凝是後生晚輩，德

人，恐人情不和，敗亂國政。”不聽。全義托朱氏垂三十年，梁祖末年，猜忌宿將，欲害全義者數四，全義卑身曲事，悉以家財貢奉。洎梁祖河朔喪師之後，月獻鎧馬，以補其軍，又以服勤盡瘁，無以加諸，故竟免於禍。全義妻儲氏，明敏有才略。梁祖自柏鄉失律後，連年親征河朔，心疑全義，或左右讒間，儲氏每入宮，委曲伸理。有時怒不可測，急召全義，儲氏謁見梁祖，厲聲言曰：“宗奭種田叟耳，三十餘年，洛城四面，開荒斸棘，招聚軍賦，資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指景待盡，而大家疑之，何也?”梁祖遽笑而謂曰：“我無惡心，嫗勿多言。”

望還不足以使人信服，恐使人情不和，敗亂國政。”梁末帝不同意。張全義依托朱氏近三十年，梁太祖末年，猜忌老將，多次想殺害張全義，張全義低聲下氣，曲意奉事，將家財全都貢奉。自梁太祖在河朔損兵折將之後，每月都進獻鎧甲戰馬，用以補充他的部隊，又因盡心竭力地爲他幹事，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所以最終免遭禍患。張全義的妻子儲氏，聰慧而有才識智略。梁太祖自從在柏鄉失利後，連年親征河朔，心中猜疑張全義，或是他身邊的人進讒言離間，儲氏每次入宮，婉轉申訴辯解。有時梁太祖怒不可測，急召張全義，儲氏求見梁太祖，大聲說：“張宗奭不過是一個種田老翁，三十多年來，在洛城四面開墾荒地，鏟除荆棘，積聚軍需，供陛下創業。今日他已年高體弱，指着光影等死，而您還猜疑他，爲什麼呢?”梁太祖立刻笑着對她說：“我無惡意，你莫多說。”

莊宗平梁，全義自洛赴覲，泥首待罪。莊宗撫慰久之，以其年老，令人掖而升殿，宴賜盡歡，詔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先是，天祐十五年，梁末帝自汴趨洛，將祀於圜丘。時王師攻下楊劉，徇地曹、濮，梁末帝懼，急歸於汴，其禮不遂，然其法物咸在。至是，全義乃奏曰：“請陛下便幸洛陽，臣已有郊禮之備。”翌日，制以全義復爲尚書令、魏王、河南尹。明年二月，郊禋禮畢，以全義爲守太尉、中書令、河南尹，改封齊王，兼領河陽。先是，朱梁時供御所費，皆出河南府，其後孔謙侵削其權，中官各領内司使務，或豪奪其田園居第，全義乃悉録進納。四年，落河南尹，授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會趙在禮據魏州，都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爲群小間諜，端居私第。全義以卧疾聞變，憂懼不食，薨於洛陽私第，時年七十五。天成初，册贈太師，謚曰忠肅。

莊宗滅梁朝，張全義自洛陽前往朝見，用泥塗在頭上待罪，莊宗安慰了許久，因他年老，令人扶持着登上宮殿，賜宴飲酒，極盡歡興，下詔給皇子李繼岌、皇弟李存紀等，讓他們像待兄長一樣待張全義。先前，天祐十五年，梁末帝自汴京赴洛陽，準備在圓形的高臺上舉行祭天儀式。這時朝廷軍隊攻克楊劉，進取曹州、濮州，梁末帝畏懼，急忙返回汴京，祭天的儀式没能進行，但是有關的禮器都在。到這時，張全義就上奏説：“請陛下即刻親臨洛陽，我已作了祭天儀式的準備。”第二天，下詔再任張全義爲尚書令、魏王、河南尹。第二年二月，祭天儀式結束，任命張全義爲守太尉、中書令、河南尹，改封齊王，兼領河陽。先前，朱梁時供給皇室的費用，都出自河南府，後來孔謙侵奪削弱他的職權，由内廷官員分别掌管宮内各司長官的事務，有的人强奪張全義的田園和住宅，張全義就全部登記進獻朝廷。四年，免去河南尹職務，任命爲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正逢趙在禮占據魏州，都軍進討而無成效。這時明宗已受到奸黨的監視，閑居在私宅。張全義在卧病不起的情況下得知事變，憂慮恐懼，不進飲食，死於洛陽的私

宅，享年七十五歲。天成初年，頒册書追贈太師，謚號叫忠肅。

全義歷守太師、太傅、太尉、中書令，封王，邑萬三千户。凡領方鎮洛、鄆、陝、滑、宋，三莅河陽，再領許州，内外官歷二十九任，尹正河、洛，凡四十年，位極人臣，善保終吉者，蓋一人而已。全義朴厚大度，敦本務實，起戰士而忘功名，尊儒業而樂善道。家非士族，而奬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望實。屬邑補奏，不任吏人。位極王公，不衣羅綺，心奉釋、老，而不溺左道。如是數者，人以爲難。自莊宗至洛陽，趨向者皆由徑以希恩寵，全義不改素履，盡誠而已。言事者以梁祖爲我世讎，宜斫棺燔柩，全義獨上章申理，議者嘉之。劉皇后嘗從莊宗幸其第，奏云："妾孩幼遇亂，失父母，欲拜全義爲義父。"許之。全義稽首奏曰："皇后萬國之母儀，古今未有此事，臣無地自處。"莊宗敦逼再三，不獲已，乃受劉后之拜。既非所願，君子不以爲非。然全義少長軍中，立性朴滯，凡百姓有詞訟，以先訴者爲得理，以是人多枉濫，爲時所非。又嘗怒河南縣令羅貫，因憑劉后譖於莊宗，俾貫非罪而死，露尸於府門，冤枉之聲，聞於遠近，斯亦良玉之微瑕也。

張全義歷官守太師、太傅、太尉、中書令，封王位，食封邑一萬三千户。所領軍鎮有洛、鄆、陝、滑、宋，三次典掌河陽，兩次領許州，歷任内外官共二十九任，曾任河、洛尹，爲官共四十年，位達臣子的極品，能保持善終的，僅他一人而已。張全義樸實大度，重根本，務實效，出身士兵而忘却功名，尊崇儒學而樂行善事。他并非出自文人家族，但愛護提拔文士，建置軍府，徵召人士，必求名實相副的人。屬縣官員的奏請補授，不用吏人。地位高至王公，衣着不用絲織品，心中崇奉佛教、道教，但不溺於旁門左道。如前所述幾方面，人們以爲難能可貴。自莊宗抵達洛陽，趨炎附勢的人都通過門徑希求恩寵，張全義不改向來的操守，凡事盡誠意而已。論事的人認爲梁太祖是本朝的世仇，應當斫開棺木、焚燒靈柩，惟有張全義上奏辯明情理，議論的人贊賞他的行爲。劉皇后曾隨莊宗到張全義的府宅，她奏告説："我孩童時遇上戰亂，失去父母，想拜張全義爲義父。"莊宗同意了。張全義叩頭奏告説："皇后是萬國的母親表率，古今都没有這樣的事，我無地自容。"莊宗敦促再三，張全義不得已，纔受了劉皇后的跪拜。這事不是張全義自願的，有識之士也不看作是他的過失。但張全義從小生活在軍隊中，形成了簡單拘泥的習性，凡百姓有訴訟，以先訴的人爲有理，因此多有含冤的人，遭到當時人的指責。他又曾惱怒河南縣令羅貫，於是通過劉皇后向莊宗進讒言，使羅貫無罪而死，在府門展示尸體，冤枉的呼聲傳遍遠近，這也是美玉中的小斑點。

朱友謙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本名簡。祖巖，父琮，世爲陳、許小校。廣明之亂，簡去鄉里，事澠池鎮將栢夔爲部隸，嘗爲盜於石壕、三鄉之間，剽劫行旅。後事陝州節度使王珙，積勞至軍校。珙性嚴急，御下無恩，牙將李璠者，珙深所倚愛，小有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本名朱簡。祖父朱巖，父親朱琮，世代任陳州、許州小校。廣明年間之亂，朱簡離開故鄉，效力於澠池鎮將栢夔，充當部隸，曾在石壕、三鄉之間爲盜，搶劫來往的人。後效力於陝州節度使王珙，因累有功勞而升到軍校。王珙秉性苛刻暴躁，待下人無恩意，牙將李璠是王珙很倚重、偏愛的人，稍有觸

違忤，暴加棰擊，璠陰銜之。光化元年，珙與弟河中節度使珂相持，干戈日尋，珙兵屢敗，部伍離心。二年六月，璠殺珙歸附汴人，梁祖表璠爲陝州節度使。璠亦苛慘，軍情不叶，簡復攻璠，璠冒刃獲免，逃歸於汴。

犯，就加以暴打，李璠暗懷恨意。光化元年，王珙與兄弟河中節度使王珂相互争奪，時時挑起戰端，王珙的軍隊每每敗北，兵士有離心。二年六月，李璠殺掉王珙後歸附汴人，梁太祖上表薦李璠爲陝州節度使。李璠爲人也殘酷，軍心不附，朱簡又攻李璠，李璠冒死從刀光劍影中脱身，逃歸汴州。

三年，梁祖表簡爲陝州留後。九月，天子授以旄鉞。車駕在鳳翔，梁祖往來，簡事之益謹，奏授平章事。天復末，昭宗遷都洛陽，駐蹕於陝。時朝士經亂，簪裳不備，簡獻裳百副，請給百官，朝容稍備。以迎奉功，遷檢校侍中。簡與梁祖同宗，乃陳情於梁祖曰："僕位崇將相，比無勳勞，皆元帥令公生成之造也。願以微生灰粉爲效，乞以姓名，肩隨宗室。"梁祖深賞其心，乃名之爲友謙，編入屬籍，待遇同於己子。友謙亦盡心叶贊，功烈居多。梁祖建號，移授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累拜中書令，封冀王。

三年，梁太祖上表薦朱簡爲陝州留後。九月，天子任命他爲節度使。天子在鳳翔，梁太祖往來經過，朱簡奉事他更謹慎，梁太祖上奏任命他爲平章事。天復末年，昭宗遷都洛陽，在陝州作短暫停留。當時朝官經歷變亂後，服飾不齊備，朱簡獻衣裳一百套，請給百官，朝臣的儀容稍稍整齊。因迎奉皇帝的功勞，升爲檢校侍中。朱簡和梁太祖同宗，於是向梁太祖表示心意説："我的地位已高達將帥、宰相，什麽功勞都没有，完全是元帥您一手栽培的。我願以賤微的性命粉身碎骨來報效，請求將我的姓名比附您的宗族。"梁太祖很賞識他的心志，就爲他取名叫友謙，編入本家的名籍，待遇如同自己的兒子。朱友謙也盡心協助，功績多於衆人。梁太祖開國立號，調任他爲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一直升到中書令，封冀王。

及朱友珪弑逆，友謙意不懌，雖勉奉僞命，中懷怏怏。友珪徵之，友謙辭以北面侵軼，謂賓友曰："友珪是先帝假子，敢行大逆，余位列維城，恩逾父子，論功校德，何讓伊人，詎以平生附托之恩，屈身於逆豎之手！"遂不奉命。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將牛存節、康懷英、韓勍攻之，友謙乞師於莊宗，莊宗親總軍赴援，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因與友謙會於猗氏，友謙盛陳感慨，願敦盟約，莊宗歡甚。友謙乘醉鼾寢於帳中，莊宗熟視之，謂左右曰："冀王真貴人也，但恨其臂短耳。"及梁末帝嗣位，以恩禮結其心，友謙亦遜辭稱藩，行其正朔。

當朱友珪殺帝篡位，朱友謙心中不快，雖勉强奉承僞主的命令，内心懷有不滿之意。朱友珪召他，朱友謙以北人突襲爲藉口推辭，他對賓友説："朱友珪是先帝的養子，膽敢做大逆不道的事，我地位爲一方將帥，恩情超過父子，論功勛，比德行，哪遜於他，怎可以平生附托先帝的恩情，屈身於叛逆小人的手下！"於是不奉行朱友珪的命令。這年八月，朱友珪派大將牛存節、康懷英、韓勍進攻朱友謙，朱友謙向莊宗求兵，莊宗親自統率部隊前往救援，和汴軍在平陽相遇，大敗汴人。接着在猗氏和朱友謙相會，朱友謙抒發無限的感慨，願信守盟約，莊宗十分高興。朱友謙帶醉鼾睡在帳中，莊宗細看他，對左右説："冀王真是貴人，衹嫌他的臂短了點。"到梁末帝即位，用優厚的禮遇籠絡他的心，朱友謙也用謙恭的言詞自稱藩臣，使用梁的曆法。

天祐十七年，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爲帥，請節鉞於梁，不獲，友謙即請之於莊宗，令幕客王正言以節旄賜之。梁將劉鄩、尹皓攻同州，友謙來告急，莊宗遣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赴之，敗汴軍於滑北，解圍而還。初，劉鄩兵至蒲中，倉儲匱乏，人心離貳，軍民將校，咸欲歸梁。友謙諸子令錫等亦説其父曰："晉王雖推心於我，然懸兵赴援，急難相應，寧我負人，擇福宜重。請納款於梁，候劉鄩兵退後，與晉王修好。"友謙曰："晉王親赴予急，夜半秉燭戰賊，面爲盟誓，不負初心。昨聞吾告難，命將星行，助我資糧，分我衣屨，而欲翻覆背惠，所謂鄧祁侯云'人將不食吾餘'也。"及破梁軍，加守太尉、西平王。

天祐十七年，朱友謙襲取同州，以自己的兒子朱令德爲帥，向梁帝請求符節及斧鉞，没得到，朱友謙就向莊宗求取，莊宗令幕僚王正言持節旄賜予他。梁將劉鄩、尹皓進攻同州，朱友謙來告急，莊宗派李嗣昭、李存審率軍前往，在滑州北面擊敗汴軍，解除圍困後回師。先前，劉鄩的軍隊抵達蒲中，同州城内倉儲匱乏，人心動摇，軍民將校都想歸附梁朝。朱友謙衆子中的朱令錫等也勸告父親説："晉王雖對我們推心相待，但遠兵前來救援，事急難以呼應，寧可我們辜負他，應慎重選擇一條求福之路。建議向梁投誠，等劉鄩的人馬退去後，再和晉王和好。"朱友謙説："晉王親自趕來爲我排難，半夜秉燭和賊人交戰，當面訂立盟誓，決不違背當初的心意。前不久得知我告急，命將士星夜前進，資助我物品糧食，分給我衣服鞋子，却想反覆無常，背棄恩義，正如鄧祁侯所説'人們將不再吃我剩下的東西'了。"到擊潰梁軍後，加授守太尉、西平王。

同光元年，莊宗滅梁，友謙覲於洛陽，莊宗置宴饗勞，寵錫無算，親酌觴屬友謙曰："成吾大業者，公之力也。"既歸藩，請割慈、隰二郡，依舊隸河中，不許，詔以絳州隸之。又請安邑、解縣兩池榷鹽，每額輸省課，許之。及郊禮畢，以友謙爲守太師、尚書令，進食邑至萬八千户。三年，賜姓，名繼麟，編入屬籍，賜之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爲許州節度使。一門三鎮，諸子爲刺史者六七人，將校剖竹者又五六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

同光元年，莊宗滅梁，朱友謙到洛陽朝見，莊宗設宴犒勞，優厚的賞賜不計其數，親自斟酒遞給朱友謙説："成就我的大事業，是你出的大力。"回到軍鎮後，請求分割慈、隰二郡，依舊隸屬河中，不同意，下詔以絳州隸屬。又請安邑、解縣兩鹽池實行專賣，各池按定額向朝廷交納税利，同意了。當祭天儀式結束，任命朱友謙爲守太師、尚書令，加封食邑達一萬八千户。三年，賜姓李，名繼麟，編入本家名籍，賜給鐵券，可免死罪。任命他的兒子朱令德爲遂州節度使，朱令錫爲許州節度使。一家之中三人任節度使，衆子中任刺史的有六七人，手下將校分領竹符而爲一方長官的又有五六人，恩寵的廣大，當時無人可比。

莊宗季年，稍怠庶政，巷伯伶官，干預國事。時方面諸侯皆行賂遺，或求賂於繼麟，雖僶俛應奉，不滿其請。且曰："河中土薄民貧，厚貺難辦。"由是群小咸怨，遂加誣構。郭崇韜討巴、蜀，徵師於河中，繼麟令其子令德率師赴之，伶官景進與其

莊宗晚年，漸漸懈怠政務，宦官樂官干預國事。這時各州郡長官都行賄賂，有人向李繼麟求索饋贈，他雖盡力應奉，還是滿足不了那人的要求。李繼麟就説："河中土薄民貧，厚禮難辦。"因此衆小人都怨恨，就加以誣陷。郭崇韜征伐巴、蜀，向河中徵調軍隊，李繼麟令他的兒子令德率軍前往，樂官景進和他的同黨誣陷説："先

黨構曰："昨王師初起，繼麟以爲討己，頗有拒命之意，若不除移，如國家有急，必爲後患。"郭崇韜既誅，宦官愈盛，遂構成其罪，謂莊宗曰："崇韜强項於蜀，蓋與河中響應。"繼麟聞之懼，將赴京師，面訴其事。其部將曰："王有大功於國，密邇京城，群小流言，何足介意。端居奉職，讒邪自銷，不可輕行。"繼麟曰："郭公功倍於我，尚爲人構陷，吾若得面天顔，自陳肝膈，則流言者獲罪矣。"四年正月，繼麟入覲。景進謂莊宗曰："河中人有告變者，言繼麟與崇韜謀叛，聞崇韜死，又與李存乂構逆，當斷不斷，禍不旋踵。"群閹異口同辭，莊宗駭惑不能决。是月二十三日，授繼麟滑州節度使，是夜，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擒之，誅於徽安門外。詔繼岌誅令德於遂州，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命夏魯奇誅其族於河中。初，魯奇至，友謙妻張氏率其家屬二百餘口見魯奇曰："請疏骨肉名字，無致他人横死。"將刑，張氏持先賜鐵券授魯奇曰："皇帝所賜也。"是時，百口塗地，冤酷之聲，行路流涕。

前朝廷軍隊剛行動，李繼麟認爲是討伐自己，很有拒絶朝命的心思，如不除去，假如國家有急難，必成後患。"郭崇韜被殺後，宦官勢力更盛，於是羅織了他的罪名，他們對莊宗説："郭崇韜在蜀逞强，是和河中互相呼應。"李繼麟得知後很恐懼，準備赴京師，當面申訴前事。他的部將説："王有大功於國家，此地臨近京城，一夥小人的流言，哪值得放在心中。安居如常，奉行職事，讒言邪語自會消失，不可輕意出行。"李繼麟説："郭公的功勞比我高一倍，還是遭人誣陷，我如得以面見天子，自陳肺腑之言，那麽散布流言的人就會獲罪了。"四年正月，李繼麟入京朝見。景進對莊宗説："河中有人來告發叛亂之事，説李繼麟和郭崇韜謀反，得知郭崇韜死，又和李存乂圖謀作亂，當斷不斷，禍患在轉足之間就産生了。"一夥宦官異口同詞，莊宗驚恐疑惑而不能决斷。這月二十三日，任命李繼麟爲滑州節度使，當晚，命朱守殷率軍包圍他的住宅，將他生擒，在徽安門外處死。又令李繼岌在遂州處死令德，王思同在許州處死令錫，命夏魯奇到河中殺害他的全家。當初，夏魯奇到達，朱友謙的妻子張氏帶着家屬二百多人見夏魯奇説："請叫我骨肉的名字，不要讓其他人冤枉而死。"即將行刑，張氏拿着先前賜給的鐵券交與夏魯奇説："這是皇帝賜給的。"這時，有上百人流血塗地，冤屈慘痛的呼聲使行人淚流不止。

先是，河中衛城閽者夜見婦人數十，袨服靚妝，僕馬炫耀，自外馳騁，笑語趨衛城。閽者不知其故，不敢詰，至門排騎而入，既而扃鎖如故，復無人迹，乃知妖鬼也。又繼麟登逍遥樓，聞哭聲四合，詰日訊之，巷無喪者，隔歲乃族誅。及明宗即位，始下詔昭雪焉。

先前，河中府城的門衛夜間看到數十個婦女，身着黑衣，妝飾漂亮，僕從車馬都惹人注目，她們自外馳騁而來，説笑着奔向府城。門衛不知緣故，不敢查問，到城門就列成騎隊進入，隨後城門依舊鎖着，再無人迹，纔知是妖鬼。又有一事，李繼麟登上逍遥樓，聽到哭聲從四面傳來，第二天詢問，街巷間并無喪葬的事，隔了一年竟滿門抄斬。到明宗即位，纔下詔昭雪他的冤屈。

史臣曰：全義一逢亂世，十領名藩，而能免梁祖之雄猜，受莊宗之厚遇，雖由恭順，亦繫貨財。《傳》所

史臣曰：張全義一度遭遇亂世，十次統率著名軍鎮，却能免於梁太祖的多疑，受到莊宗的厚遇，雖是由於他的恭順，也在於財物的貢奉。

謂“貨以藩身”者，全義得之矣。友謙嚮背爲謀，二三其德，考其行事，亦匪純臣。然全族之誅，禍斯酷矣，得非鬼神害盈，而天道惡滿乎！

《左氏傳》所說的“以財物保身”，張全義做到了。朱友謙作歸附、背離的謀劃，德行不專一，考察他的作爲，也不是純正的臣子。但是全族被殺，禍患也太慘重了，難道不是鬼神忌“盈”而天道惡“滿”嗎！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唐書四十)

列傳第十六

霍彥威

霍彥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也。梁將霍存得之於村落間，年十四，從征討。存憐其爽邁，養爲己子。存，《梁史》有傳。彥威未弱冠，爲梁祖所知，擢在左右，漸升戎秩，亟立戰功。嘗中流矢，眇其一目。開平二年，自開封府押衙、右親從指揮使、檢校司空授右龍驤軍使。三年，自右監門衛將軍授左天武軍使，遷右監門上將軍。乾化三年，與袁象先同誅朱友珪，梁末帝授洺州刺史，轉河陽留後。乾化末，邠州留後李保衡背李茂貞以城歸梁，梁以彥威爲邠州節度使。其年五月，茂貞遣將劉知俊率大軍攻之，彥威固守逾年，竟不能下，或得其俘，悉令放之，秦人懷其惠，遂無侵擾。轉滑州節度使，移鎮鄆州，兼北面行營招討，總大軍於河上。師徒屢敗，降授陝州留後。

莊宗入汴，彥威自陝馳至請罪，詔釋之。一日，莊宗於崇元殿宴諸將，彥威與段凝、袁象先等預會。酒酣，莊宗舉酒屬明宗曰："此席宴客，皆吾前歲之勁敵也，一旦與吾同宴，蓋卿前鋒之效也。"彥威等伏陛謝罪，莊宗曰："與卿話舊，無足畏也。"因賜御衣、器幣，盡歡而罷。尋放歸藩。

明年，從明宗平潞州，授徐州節

霍彥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梁將霍存在村落間得到他，十四歲開始跟隨征戰。霍存喜愛他的豪爽氣概，收養爲自己的兒子。霍存在《梁史》中有傳。霍彥威還不到二十歲，就受到梁太祖的賞識，提拔到自己身邊，逐漸提高他的軍銜，多次建立戰功。他曾被亂箭射瞎了一隻眼。開平二年，自開封府押衙、右親從指揮使、檢校司空任命爲右龍驤軍使。三年，自右監門衛將軍授任左天武軍使，升爲右監門衛上將軍。乾化三年，和袁象先合力殺掉朱友珪，梁末帝任命他爲洺州刺史，改任河陽留後。乾化末年，邠州留後李保衡背叛李茂貞，據城歸附梁朝，梁朝任命霍彥威爲邠州節度使。這年五月，李茂貞派將領劉知俊率大軍進攻邠州，霍彥威固守了一年多，終沒能攻克，有時抓到對方的俘虜，全都下令放回，秦人感激他的恩惠，就不再侵擾。改任滑州節度使，調任鄆州鎮將，兼北面行營招討，統率大軍布列黃河沿岸。部隊屢敗，降任陝州留後。

莊宗進入汴京，霍彥威自陝州趕到汴京請罪，下詔釋免。一天，莊宗在崇元殿宴集衆將，霍彥威與段凝、袁象先等參預宴會。酒興正濃，莊宗舉杯對明宗說："此席上的宴客，都是我前年的勁敵，轉眼間和我共同宴會，這是你前鋒的功勞。"霍彥威等人伏在殿階上告罪，莊宗說："和你們叙談舊事，不值得畏懼。"於是賜給衣服、器物，盡興纔散。不久放他們回軍鎮。

第二年，跟隨明宗平定潞州，任命爲徐州節

度使。契丹犯塞，莊宗以明宗爲北面招討使，命彥威爲副。彥威善言論，頗能接奉，明宗尤重之。趙太叛於邢州，奉詔討平之。時趙在禮據魏州，與明宗會兵於鄴下，大軍夕亂，明宗爲其所逼，彥威從入魏州，皇甫暉等尤忌彥威，欲殺之，彥威機辯開説，竟免。及出，彥威部下兵士獨全，衛護明宗至魏縣。時明宗欲北趨常山，彥威與安重誨懇請赴闕，從至洛陽，彥威首率卿相勸進於至德宫，旬日之間，内外機事，皆决於彥威。擅收段凝、温韜下獄，將置於法，安重誨曰："温、段罪惡，負於梁室，衆所知矣。今主上克平内難，冀安萬國，豈爲公報仇耶！"至天成初，除鄆州節度使，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擒公儼，斬之。明年冬，肆覲於汴州，明宗接遇甚厚，累官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三年冬，卒於理所，年五十七。奏至之日，明宗方出近郊，忽聞奏訃，掩泣歸宫，輟朝三日，至月終不舉樂。册贈太師、晉國公，謚曰忠武。子承訓，弟彥珂，累歷刺史。皇朝乾德中，立明宗廟於洛州，詔以彥威配饗廟庭。

度使。契丹進犯邊塞，莊宗任明宗爲北面招討使，命霍彥威爲副使。霍彥威善於言論，很會待下奉上，明宗特别看重他。趙太在邢州反叛，奉詔討平了他。這時趙在禮占據魏州，霍彥威與明宗在鄴城會師，傍晚大軍紛亂，明宗受到亂軍的逼迫，霍彥威跟隨明宗入魏州，皇甫暉等人特别忌恨霍彥威，想殺掉他，霍彥威機智地辯解陳述，終於得免。到出城時，祇有霍彥威部下兵士無損，護衛明宗抵達魏縣。這時明宗打算向北方的常山進發，霍彥威和安重誨懇請他赴京，跟隨他到洛陽，霍彥威首先率公卿將相到至德宫勸明宗登帝位，十來天中，内外的機要事務，都由霍彥威裁决。霍彥威擅自逮捕段凝、温韜監押獄中，準備處死，安重誨説："温韜、段凝是罪惡的人，背叛梁朝，人們都已瞭解。當今主人消除内難，希望安定天下，難道是爲您報仇嗎！"到天成初年，任命爲鄆州節度使，正逢青州王公儼不從朝命，改任平盧軍節度使，抵達軍鎮，生擒王公儼，將他處斬。第二年冬天，霍彥威到汴州朝見，明宗優待他，官位一直升到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三年冬天，死在任上，享年五十七歲。訃告送達的那天，明宗正外出到近郊，突然得知訃告，掩面哭泣，返回宫中，停止朝會三天，到這月末都没有舉行音樂歌舞之會。頒册書追贈太師、晉國公，謚號叫忠武。兒子霍承訓、弟霍彥珂，多次擔任刺史。宋朝乾德年間，在洛州建立明宗的廟宇，下詔以霍彥威陪祀廟庭。

王晏球

王晏球，字瑩之，自言洛都人。少遇亂，爲蔡賊所掠，汴人杜氏畜之爲子，因冒姓杜氏。晏球少沉勇有斷，倜儻不群。梁祖之鎮汴也，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之帳下，號曰"廳子都"。晏球預選，從梁祖征伐，所至立功，累遷廳子都指揮使。梁開平三年，自開封府押衙充直左耀武指揮使，授右千牛衛將軍，軍職如故。朱友珪之纂位也，懷州龍驤守禦軍作亂，欲入京城，已至河陽，友珪命晏

王晏球字瑩之，自稱是洛都人。年少時遇上戰亂，被蔡州賊人搶去，汴州人杜氏收爲養子，於是他冒姓杜氏。王晏球年輕時沉着勇敢能斷事，豪邁過人。梁太祖坐鎮汴州時，挑選富人家有勇力的子弟，安排在自己帳下，稱作"廳子都"。王晏球入選，跟隨梁太祖征伐，所到之處都建立功勞，一直升到廳子都指揮使。梁朝開平三年，自開封府押衙擔任左耀武指揮使，授予右千牛衛將軍一銜，在軍中操持的事務如前不變。朱友珪篡位時，懷州龍驤守禦軍作亂，準備進入京城，已抵達河陽，朱友珪命王晏球出騎兵

球出騎迎戰擊亂軍，獲軍使劉重遇，以功轉左龍驤第一指揮使。梁末帝嗣位，以晏球爲龍驤四軍都指揮使。

貞明二年四月十九日夜，汴州捉生都將李霸等作亂，縱火焚剽，攻建國門，梁末帝登樓拒戰。晏球聞亂，先得龍驤馬五百屯於鞠場，俄而亂兵以竿竪麻布沃油焚建國樓，勢將危急。晏球隔門窺亂兵，見無甲胄，即出騎擊之，奮力血戰，俄而群賊散走。梁末帝見騎軍討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晏球奏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陛下但守宫城，遲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盡戮亂軍，全營族誅。以功授單州刺史，尋領軍於河上，爲行營馬軍都指揮兼諸軍排陣使。

莊宗入汴，晏球率騎軍入援，至封丘，聞梁末帝殂，即解甲降於莊宗。明年，與霍彦威北捍契丹，授齊州防禦使、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仍賜姓氏，名紹虔。鄴之亂，明宗入赴内難，晏球時在瓦橋，遣人招之。明宗至汴，晏球率騎從至京師，以平定功授宋州節度使，上章求還本姓名。

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以兵戍滿城。是歲，王都據定州，契丹遣秃餒率騎千餘來援都，突入定州，晏球引軍保曲陽。王都、秃餒出軍拒戰，晏球督厲軍士，令短兵擊賊，戒之曰："迴首者死。"符彦卿以龍武左軍攻其左，高行周以龍武右軍攻其右，奮劍揮檛，應手首落，賊軍大敗於嘉山之下，追襲至於城門。俄而契丹首領惕隱率勇騎五千至唐河。是時大雨，晏球出師逆戰，惕隱復敗，追至易州，河水暴漲，所在陷没，俘獲二千騎而還。惕隱以餘衆北

迎擊亂軍，生擒軍使劉重遇，因功轉任左龍驤第一指揮使。梁末帝繼位，任命王晏球爲龍驤四軍都指揮使。

貞明二年四月十九日晚上，汴州捉生都將李霸等人作亂，縱火燒殺搶劫，進攻建國門，梁末帝登上門樓抵禦。王晏球得知發生事變，先已召到龍驤馬軍五百人集結在球場，不久亂兵用竹竿挑起澆上油的麻布來焚燒建國門樓，形勢很危急。王晏球隔着門觀察亂兵，見他們没披甲胄，即刻出騎兵進攻，奮力血戰，賊衆隨即散逃。梁末帝見騎兵討賊，高喊道："是我的龍驤勇士嗎?"王晏球奏報説："作亂的衹有李霸一部，陛下衹需堅守宫城，到天明時我必消滅他們。"隨後王晏球全殲亂軍，全營官兵的家族都被處死。因功任命爲單州刺史，不久率領黄河沿岸軍隊，任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兼諸軍排陣使。

莊宗進入汴京，王晏球率騎兵入京救援，抵達封丘，得知梁末帝已死，即解除武裝投降莊宗。第二年，和霍彦威一起北行抵禦契丹，任命爲齊州防禦使、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并賜姓李，名紹虔。鄴城事變，明宗入京平息内難，這時王晏球在瓦橋，明宗派人召他。明宗抵達汴州，王晏球率騎兵跟隨到達京城，以平定内亂的功勞而任命爲宋州節度使，他上奏要求改用原來的姓名。

天成二年，任命爲北面行營招討副使，率軍戍守滿城。這年，王都占據定州，契丹派遣秃餒率領騎兵一千多人來援助王都，衝入定州，王晏球領軍保守曲陽。王都、秃餒出兵交戰，王晏球鞭策兵士，令他們用短兵器殺敵，告誡他們説："回頭的人處死。"符彦卿率龍武左軍攻敵左面，高行周率龍武右軍攻敵右面，奮劍揮檛，隨着手的揮動而敵人腦袋落地，賊軍在嘉山下大敗，我軍追擊到城門。不久契丹首領惕隱率精鋭騎兵五千人抵達唐河。這時天降大雨，王晏球出兵迎戰，惕隱又敗，追趕到易州，河水暴漲，淹没契丹軍的所在地，王晏球俘獲兩千騎兵而回師。惕隱率殘餘人馬逃往北方的幽州，趙德鈞令牙將武

走幽州，趙德鈞令牙將武從諫以騎邀擊，德鈞分扼諸要路，旬日之內，盡獲惕隱已下酋長七百餘人，契丹遂弱。晏球圍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賊壘堅峻，但食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彼自當魚潰。"帝然其言。

晏球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筵宴，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伏。其年冬，平賊。自初戰至於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歡心，物議以爲有將帥之略。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未幾，移鎮青州，就加兼中書令。長興三年，卒於鎮，時年六十。贈太尉。

子徹，位至懷州刺史。

從諫率騎兵攔擊，趙德鈞分兵扼守各條道路，十來天中，全部俘虜了惕隱以下酋長七百多人，於是契丹就衰弱了。王晏球圍城時間已很長，皇帝派使者督促攻城，王晏球說："賊人的城壘堅固高大，我們祇需坐收三州租稅，撫恤黎民百姓，愛護培養兵士，他自會像魚爛一樣内部崩潰。"皇帝認爲他的話很對。

王晏球能和將士同甘共苦，所得俸祿、賞賜、私財，全部用來犒勞兵士，每天備辦酒菜，和將校一起會宴，待兵士有禮，軍中無人不敬重佩服。這年冬天，討平賊寇。自首戰到攻克城池，未殺一兵，上下歡心，輿論認爲他有將帥的才略。因功任命爲天平軍節度使，不久調任青州鎮將，在任上加授兼中書令。長興三年，死於軍鎮，享年六十歲。追贈爲太尉。

他的兒子王徹，官位升到懷州刺史。

戴思遠

戴思遠，本梁之故將也。初事梁祖，以武幹知名。開平元年，自右羽林統軍加檢校司徒，出爲晉州刺史。二年，授右監門上將軍，尋改華州防禦使。三年，自左天武使復授右羽林統軍。郢王友珪簒位，授洺州團練使。貞明中，爲邢州留後，遷本州節度使。屬燕將張萬進殺滄州留後劉繼威，以城歸梁，末帝命思遠鎮之。莊宗平定魏博，以兵臨滄、德，思遠棄鎮渡河歸汴，累遷天平軍節度使兼北面招討使，將兵與莊宗對壘。久之，莊宗討張文禮於鎮州，契丹來援，莊宗追襲契丹至幽州。思遠聞之，總兵以襲魏州，至魏店，遇明宗騎軍適至，思遠乃涉洹水，陷成安，復歸楊村寨，盡率其衆，攻德勝北城。城中危急，符存審晝夜乘城以拒之，莊宗自薊五日馳至魏州，思遠聞之解去。及明宗襲下鄆州，思遠罷軍權，降授宣化軍留後。其年，莊宗入汴，思遠

戴思遠，本是梁朝的舊將。最初效力於梁太祖，以勇武有才幹聞名。開平元年，自右羽林統軍加授檢校司徒，出京任晉州刺史。二年，任命爲右監門上將軍，不久改任華州防禦使。三年，自左天武使再次任命爲右羽林統軍。郢王朱友珪簒位，任命爲洺州團練使。貞明年間，任邢州留後，升任本州節度使。正當燕將張萬進殺滄州留後劉繼威，以城歸附梁朝，梁末帝命戴思遠鎮守。莊宗平定魏博，率兵逼滄州、德州，戴思遠放棄軍鎮渡過黄河歸汴州，一直升到天平軍節度使兼北面招討使，率兵和莊宗對壘。過了許久，莊宗赴鎮州討伐張文禮，契丹人來援救，莊宗追擊契丹人到幽州。戴思遠得知，統兵襲取魏州，抵達魏店，遇明宗的騎兵剛好趕到，戴思遠就渡過洹水，攻陷成安，又回到楊村寨，率領他的全部人馬攻德勝北城。城中危急，符存審晝夜登城抵禦，莊宗自薊用五天時間趕到魏州，戴思遠得知後解圍而退。當明宗攻克鄆州，戴思遠罷軍權，降任宣化軍留後。這年，莊宗進入汴京，戴思遠自鄧州入京朝見，又令他回鎮。明宗即位，調任洋州節度使。當西川地區一起反叛時，戴思

自鄧州入朝，復令歸鎮。明宗即位，移授洋州節度使。及西川俱叛，思遠以董璋故人，避嫌請代，徵入朝宿衛，以年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清泰二年八月，卒於家。

遠因是董璋的舊交，爲避嫌請求替代，召入朝廷任禁衛軍官，以年老求退，授予太子少保的頭銜退休。清泰二年八月，死於家中。

朱漢賓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縣人也。父元禮，始爲郡將，梁太祖聞其名，擢爲軍校，從龐師古渡淮，戰没於淮南。漢賓少有膂力，形神壯偉，膽氣過人，梁祖以其父死王事，選置帳下，編入屬籍。梁祖之攻兖、鄆也，朱瑾募驍勇數百人，黥雙雁於其額，號爲"雁子都"。梁祖聞之，亦選數百人，别爲一軍，號爲"落雁都"。署漢賓爲軍使，當時目爲"朱落雁"。後與諸將破蔡賊有功，天復中，授右羽林統軍。入梁，歷天威軍使、左羽林統軍，出爲磁州刺史、滑宋二州留後、亳曹二州刺史、安州節度使。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縣人。父親朱元禮，最初任郡將，梁太祖得知他的名聲，提拔爲軍校，跟隨龐師古渡過淮水，在淮南戰死。朱漢賓年少時有膂力，體形魁梧而精神飽滿，膽量過人，梁太祖因他的父親爲國事而死，把他提拔到自己帳下，編入本家的名籍。梁太祖進攻兖州、鄆州時，朱瑾招募數百名驍勇的人，在他們額頭上刺畫雙雁，號稱"雁子都"。梁太祖得知後，也挑選數百人，單獨組建一軍，號稱"落雁都"。任命朱漢賓爲軍使，當時人稱他爲"朱落雁"。後來和衆將領擊潰蔡州叛賊有功，天復年間任命爲右羽林統軍。入梁朝，歷任天威軍使、左羽林統軍，出京任磁州刺史、滑宋二州留後、亳曹二州刺史、安州節度使。

莊宗至洛陽，漢賓自鎮入覲，復令還鎮。明年，授左龍武統軍。莊宗嘗幸漢賓之第，漢賓妻進酒上食，奏家樂以娱之，自是漢賓頗蒙寵待。同光四年正月，冀王朱友謙入朝，明宗居洛陽，以友謙故人，置酒於第。莊宗諸弟在席，友謙坐在永王存霸之上。酒酣，漢賓以大觴奉友謙曰："公雖名位高，坐於皇弟之上，非宜也。僕與公俱在梁朝，以宗盟相厚，自公入朝，三發單函候問，略無報復，忽余卑位，不亦甚乎!"元行欽恐其紛然，爲解之方止。不數日，友謙赤族。趙在禮據魏州，元行欽率軍進討，詔漢賓權知河南府事。明宗以漢賓爲右衛上將軍，樞密使安重誨方當委重，漢賓密令結托，得爲婚家。天成末，爲潞州節度使，移鎮晋州。

莊宗抵達洛陽，朱漢賓自軍鎮入京朝見，又令回鎮。第二年，任命爲左龍武統軍。莊宗曾親臨朱漢賓的府宅，朱漢賓的妻子進酒上菜，奏家中的音樂助興，從此朱漢賓很受寵待。同光四年正月，冀王朱友謙入京朝見，明宗住在洛陽，因朱友謙是舊交，朱漢賓在家中設酒宴。莊宗的衆兄弟在席，朱友謙坐在永王李存霸的上方。酒興正濃，朱漢賓用大杯敬朱友謙酒説："你的名望地位雖高，坐在皇弟的上方，不合適吧。我和你都在梁朝，因同姓而交情深厚，自從你入朝，我三次發出專函問候，一點回音也没有，輕視我地位低下，不也太過分了嗎！"元行欽擔心他們會争執不休，經勸解纔停止了。没幾天，朱友謙全家被殺。趙在禮占據魏州，元行欽率軍征討，詔令朱漢賓暫時主管河南府事務。明宗任命朱漢賓爲右衛上將軍，樞密使安重誨正受到信任重用，朱漢賓暗中派人去拉關係，得以聯姻。天成末年，任潞州節度使，調任晋州鎮將。安重誨

重誨既誅，漢賓復爲上將軍。明年秋，漢賓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清泰二年六月卒，時年六十四。

被殺後，朱漢賓再次任上將軍。第二年秋天，朱漢賓告老，授予太子少保的官銜退休。清泰二年六月去世，享年六十四歲。

漢賓少勇健，及晚歲飲啖過人，其狀貌偉如也。凡所履歷，不聞逾法。梁時，嘗領軍屯魏州莘縣，適值連帥去郡，諸軍咸以利見誘，請自爲留後，漢賓則斬其言者，拒而不從，聞者賞焉。在曹日，飛蝗去境，父老歌之。臨平陽遇旱，親齋潔禱龍子祠，逾日雨足，四封大稔，咸以爲善政之所致也。及致仕，東還亳郡，見鄉舊親戚淪没者，有塋兆未辦，則給以棺斂，有婚嫁未畢，則助以資幣，受其惠者數百家，郡人義之。尋還洛陽，有第在懷仁里，北限洛水，南枕通衢，層屋連甍，修木交幹，笙歌羅綺，日以自娛，養彼天和，保其餘齒，此乃近朝知止之良將也。晉高祖即位，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惠。

朱漢賓年輕時勇猛矯健，到晚年食量酒量過人，體態仍舊很魁梧。凡是他擔任職務的地方，没聽説有違法的事。梁朝時，曾率軍駐扎在魏州莘縣，正逢主帥離開了本郡，各軍都用私利引誘，請他自任留後，朱漢賓立即殺掉他們的代言人，拒絶不聽，得知這事的人很贊賞。在曹州的時候，飛蝗離開州境，父老鄉親謳歌贊嘆。掌管平陽時遇上旱災，親自潔身齋戒到龍子祠祈禱，過一天就雨水充足，全境大豐收，人們都認爲是他的仁厚的政治感召的。當他退休後，東歸亳郡，見鄉中故友、親戚死亡的人，有墳墓没建的就送給棺木衣飾，有婚嫁没完成的就補助錢財禮品，蒙受他恩惠的達數百家，州中人贊揚他的高義。不久回到洛陽，有府宅在懷仁里，北邊以洛水爲限，南邊靠着大道，高屋幢幢相連，大樹枝幹相交，有吹笙唱歌的童兒，有身着羅綺的舞女，天天以此自樂，頤養天生的和氣，安享自己的晚年，這真是近代知足的良將啊。晉高祖即位，追贈太子少傅，謚作貞惠。

有子四人，長曰崇勳，官至左武衛將軍。

朱漢賓有四個兒子，長子名崇勳，官位升到左武衛將軍。

孔勍

孔勍，字鼎文，兗州人，後徙家宿州。少便騎射，爲軍中小校，事梁祖漸至郡守，累遷齊州防禦使、唐鄧節度使。梁貞明中，王球據襄州叛，勍討平之，因授山南東道節度使。莊宗至洛陽，勍自鎮來朝，復令歸鎮，尋移昭義節度使。同光季年，監軍楊繼源與都將謀據潞州，事泄，勍誅之。明宗即位之歲，詔還京師，授河陽節度使。未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太尉。

孔勍，字鼎文，兗州人，後來徙居宿州。年少時擅長騎馬射箭，任軍中小校，效力於梁太祖，逐漸升到郡太守，後又升任齊州防禦使、唐鄧節度使。梁朝貞明年間，王球占據襄州反叛，孔勍將他討平，於是任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莊宗抵達洛陽，孔勍由軍鎮來朝見，又令回軍鎮，不久調任昭義軍節度使。同光末年，監軍楊繼源和都將圖謀據有潞州，事情敗露，孔勍殺了他。明宗即位那年，召回京城，任命爲河陽節度使。不久，以太子太師的官銜退休，死時七十九歲。追贈太尉。

劉玘

劉玘，汴州雍邱人也。世爲宣武軍牙校。玘少負壯節，梁祖鎮汴

劉玘，汴州雍邱人。世代任宣武軍牙校。劉玘從小有遠大抱負，梁太祖坐鎮汴州，劉玘主

州，玘求自試，補隊長。從梁祖征伐，所至有功，遷爲牙將，歷滑、徐、襄三州都指揮使。開平中，襄帥王班爲帳下所害，亂軍推玘爲留後，玘詭從之，翌日受賀，衙庭享士，伏甲幕下，盡斬其亂將。以功歷復、亳二州刺史，徵爲侍衛都將，出爲安州刺史。貞明中，爲晉州留後。莊宗至汴，玘來朝。玘在晉州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鬥於境上，莊宗見而勞之曰："劉侯無恙，控我晉陽之南鄙，歲時久矣，不早相見。"玘頓首謝罪。復命歸鎮，正授節旄，移鎮安州。明宗即位，遷鄧州節度使。天成末，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卒，贈侍中。

動請求測試，補任隊長。跟隨梁太祖征伐，所到之處都立戰功，升任牙將，歷任滑、徐、襄三州都指揮使。開平年間，襄州軍帥王班被手下人殺害，亂軍推舉劉玘爲留後，劉玘假意依允，第二天接受慶賀，在衙門的公庭上設宴犒勞軍士，幕後埋伏兵士，把作亂將領全部殺掉。因功歷任復、亳二州刺史，召爲侍衛都將，出京任安州刺史。貞明年間，任晉州留後。莊宗抵達汴京，劉玘來朝拜。劉玘在晉州八年，常常和上黨、太原的兵馬在境上交戰，莊宗見到他就慰勞說："劉侯身體没甚麽毛病吧，控制我晉陽的南邊已許多年月了，没能早早相見。"劉玘叩頭告罪。後又命他回軍鎮，正式任命爲節度使，調任安州節度使。明宗即位，改任鄧州節度使。天成末年，以史敬鎔替代他，劉玘回到京城。去世，追贈侍中。

有子師道，仕皇朝，爲右贊善大夫，卒。

有兒子名師道，在宋朝做官，任右贊善大夫，死在這個職任上。

周知裕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少事燕帥劉仁恭爲騎將，表爲媯州刺史，久之，移刺德州。天祐四年，劉守光既平滄州，乃以其幼子繼威爲留後，大將張萬進與知裕佐之。繼威冲幼，宣淫於萬進之家，萬進殺之。詰旦，召知裕告其故，萬進自稱留後，署知裕爲景州刺史。會萬進納款於梁，知裕先奔於汴，梁主厚待之，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軍士自河朔歸梁者，皆隸於部下。梁與莊宗交戰於河，摧堅挫鋭，惟恃歸化一軍，然歲將一紀，位不及郡守。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年輕時事奉燕帥劉仁恭，任騎兵將領，劉仁恭上表薦舉爲媯州刺史。過了許久，調任德州刺史。天祐四年，劉守光平定滄州以後，就任他的小兒子劉繼威爲留後，大將張萬進和周知裕輔助他。劉繼威年幼無知，在張萬進的家中發泄淫威，張萬進殺了他。第二天一早，召來周知裕并告訴他事情的緣故，張萬進自稱留後，任周知裕爲景州刺史。當張萬進向梁投誠時，周知裕提前投奔汴州，梁主厚待他，特置歸化軍，任周知裕爲指揮使，凡是自河朔歸附梁的兵士，都隸屬於他。梁人和莊宗在黄河沿岸交戰，摧毁對方的堅固營壘，挫折對方的鋒芒，全靠歸化一軍，但歷時近十二年，周知裕的官位還不到郡太守。

同光初，莊宗入汴，知裕隨段凝軍解甲封丘。明宗時爲總管，受降於郊外，見知裕甚喜，遥相謂曰："周歸化今爲吾人，何樂如之！"因令諸子以兄事之。莊宗撫憐尤異，而諸校心妒之。有壯士唐從益者，因獵射

同光初年，莊宗進入汴京，周知裕隨段凝的部隊在封丘解除武裝。明宗當時是總管，在郊外接受投降，見到周知裕很高興，遠遠地對周知裕説："周歸化現在成了我的人，哪有比這更令人高興的事！"於是令衆兒子像對兄長一樣對待他。莊宗對他的關懷更特别，而衆將校心中妒嫉

之，知裕遁而獲免。莊宗遂誅從益，出知裕爲房州刺史。魏王繼岌伐蜀，召爲前鋒騎將。明宗即位，移刺絳州，改淄州刺史、宿州團練使。知裕老於軍旅，勤於稼穡，凡爲郡勸課，皆有政聲，朝廷喜之，遷安州留後。

他。有個名叫唐從益的壯士，趁着打獵的機會射擊他，周知裕逃避而免難。莊宗就殺了唐從益，讓周知裕離京任房州刺史。魏王李繼岌征伐蜀國，召周知裕任前鋒騎兵將領。明宗即位，調任絳州刺史，改任淄州刺史、宿州團練使。周知裕熟知軍務，致力農事，凡任郡太守，督促勉勵耕作，都有政績，朝廷很滿意，升爲安州留後。

淮上之風惡病者，至於父母有疾，不親省視，甚者避於他室，或時問訊，即以食物揭於長竿之首，委之而去。知裕心惡之，召鄉之頑狠者訶詰教導，俾知父子骨肉之恩，繇是弊風稍革。長興末，入爲右神武統軍。清泰初，卒於官。贈太傅。

淮水一帶有厭惡病人的風俗，以至父母有病也不親自探望，更嚴重的就是把病人藏到其他的住處，偶爾問問病情，就把食物挂在長竹竿的首端，放進去就走了。周知裕心中很反感，召集鄉間愚昧粗野的人，加以斥責教導，使他們知道父子骨肉的親情，因此衰敗的風氣漸漸轉變。長興末年，入朝任右神武統軍。清泰初年，死在任上。追贈太傅。

史臣曰：夫才之良者，在秦亦良也，在虞亦良也。故彥威而下，昔爲梁臣，不虧亮節，洎歸唐祚，亦無醜聲，蓋松貞不變於四時，玉粹寧虞其烈焰故也。況彥威之輔明宗也，有翊戴之績；晏球之伐中山也，著戡定之功。方之數公，尤爲優矣。

史臣曰：對優秀的人才而言，他在秦也是優秀的，在虞也是優秀的。所以自霍彥威以下的人，往時爲梁朝臣子，無損高尚的節操，到歸附唐朝後，也無醜惡的名聲，這是因爲松樹的風格四季不變，純粹的玉不怕烈火燒的緣故。何況霍彥威輔助明宗，有擁戴的勞績；王晏球征伐中山，建立平亂的功勛。他倆比起其他數人，就尤其優秀了。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唐書四十一)

列傳第十七

李建及

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父質。建及少事李罕之爲紀綱，光啓中，罕之謁武皇於晋陽，因選部下驍勇者百人以獻，建及在籍中。後以功署牙職，典義兒軍，及賜姓名。天祐七年，改匡衛軍都校。柏鄉之役，汴將韓勍追周德威至高邑南野河上，鎮、定兵扼橋道，韓勍選精兵先奪之。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衄，謂建及曰："如賊過橋，則勢不可遏，卿計若何?"建及於部選士二百，挺槍大噪，禦汴軍，却之於橋下。二月，王師攻魏，魏人夜出犯我營，建及設伏待之，扼其歸路，盡殪之。劉鄩之營莘縣，月餘不出，忽一旦縱兵攻鎮、定之營，軍中騰亂，建及率銀槍勁兵千人赴之，擊敗汴軍，追奔至其壘。元城之戰，建及首陷其陣，授天雄軍教練使。八月，遷遼州刺史。

十四年，從擊契丹於幽州，破之。十二月，從攻楊劉，自寅至午，汴軍嬰城拒守，建及自負葭葦堙塹，率先登梯，遂拔之。胡柳之役，前軍逗撓，際晚，汴軍登土山，建及一戰奪之。莊宗欲收軍，詰朝合戰。建及橫矟當前，曰："賊大將已亡，乘此易擊，王但登山，觀臣破賊!"即引銀槍效節軍大呼奮擊，三軍增氣，由是王師復振，以功授檢校司空、魏博

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父親叫王質。李建及年輕時效力於李罕之，爲他管理雜事。光啓年間，李罕之到晋陽拜見武皇，於是挑選部下驍勇的一百人進獻，李建及在入選名册中。後因功授予軍職，掌管義兒軍，并賜予姓名。天祐七年，改任匡衛軍都校。柏鄉一戰，汴州將領韓勍追周德威到高邑南的野河岸邊，鎮州、定州的人馬扼守橋道，韓勍選精兵先去奪取。莊宗登高瞭望，鎮州、定州的人馬快要敗了，對李建及說："如果賊人過橋，就會勢不可擋，你認爲該怎麽辦?"李建及在部下選出二百人，挺槍大喊，抵禦汴軍，在橋下擊退他們。二月，朝廷軍隊進攻魏州，魏人趁夜出城進攻我方營寨，李建及設伏兵等待他們，截斷他們的歸路，將他們全殲。劉鄩在莘縣扎營，一個多月没出來，忽有一天縱兵攻打鎮州、定州軍的營寨，軍中騷亂，李建及率銀槍勁兵一千多人前往，擊敗汴軍，追趕到他們的營壘。元城之戰，李建及首先衝入敵陣，任命爲天雄軍教練使。八月，升爲遼州刺史。

十四年，跟隨到幽州襲擊契丹，將他們擊潰。十二月，跟隨進攻楊劉，自寅時到午時，汴軍據城固守，李建及親自背蘆葦填塞濠溝，率先登上雲梯，於是攻克楊劉。胡柳一戰，前軍逗留徘徊，傍晚，汴軍登上土山，李建及一戰就奪取了高地。莊宗準備收軍，第二天早上再合兵交戰。李建及横握長矛擋在軍前，說："賊人的大將已死，趁此機會便於進攻，大王衹需登上山坡，看我破敵。"立刻率銀槍效節軍大聲吶喊着衝擊，三軍氣勢增長，因此朝廷軍隊重振，因功

內外衙都將。

十六年，汴將賀瓌攻德勝南城，以戰船十餘艘，竹笮維之，扼斷津路，王師不得渡。城中矢石將盡，守城將氏延賞危急，莊宗令積帛軍門，召能破賊船者。津人有馬破龍者，能水游，乃令往見延賞，延賞言："危窘矚矣，所爭晷刻。"時棹船滿河，流矢雨集，建及被重鎧，執矟呼曰："豈有一衣帶水，縱賊如此！"乃以二船實甲士，皆短兵持斧，徑抵梁之戰艦，斧其笮，又令上流具瓮，積薪其上，順流縱火，以攻其艦。須臾，烟焰騰熾，梁軍斷纜而遁，建及乃入南城，賀瓌解圍而去。其年十二月，與汴將王瓚戰於戚城，建及傷手，莊宗解御衣金帶賜之。

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群，臨陣鞠旅，意氣橫壯。自莊宗至魏州，建及都總內外衙銀槍效節帳前親軍，善於撫御，所得賞賜，皆分給部下，絕甘分少，頗洽軍情。又累立戰功，雄勇冠絕，雌劣者忌讒之。時宦官韋令圖監建及軍，每於莊宗前言："建及以家財驟施，其趣向志意不小，不可令典衙兵。"莊宗因猜之。建及性既忠藎，雖知讒構，不改其操。

十七年三月，授代州刺史。八月，與李存審赴河中，解同州之圍。建及少遇禍亂，久從戰陣，矢石所中，肌無完膚，復有功見疑，私心憤鬱。是歲，卒於太原，時年五十七。

石君立

石君立，趙州昭慶人也，亦謂之石家財。初事代州刺史李克柔，後隸李嗣昭為牙校，歷典諸軍。夾城之役，君立每出挑戰，壞汴軍柵壘，俘

授予檢校司空、魏博內外衙都將。

十六年，汴將賀瓌進攻德勝南城，用戰船十多艘，以竹索連接起來，扼斷水路，朝廷軍隊不能渡越。城中的箭、炮石都快用盡了，守城將領氏延賞危急，莊宗令人在軍門堆積布帛，招募能破賊船的人。有個擺渡人名叫馬破龍，能在水下游走，於是令他前去見氏延賞，氏延賞說："危急窘迫到極點了，要爭取片刻時間。"這時滿河都是船隻，飛箭像降雨一般密集，李建及身披厚甲，握着長矛大叫說："哪有一條衣帶寬的水流，讓賊人如此猖狂！"於是用兩艘船裝滿兵士，都持短兵器、斧頭，直接靠近梁的戰艦，用斧斬斷竹索，又命人在上游準備大瓦缸，在上面堆放乾柴草，順流縱火，用來攻擊賊人的戰艦。不一會兒，濃烟騰空，火勢猛烈，梁軍斬斷纜索而逃，李建及就進入南城，賀瓌解圍離去。這年十二月，和汴將王瓚在戚城交戰，李建及的手負傷，莊宗脫下自己的衣服金帶賞賜他。

李建及有魄力，意志高昂，不同常人，臨陣誓師，意氣豪壯。自從莊宗到達魏州，李建及統率內外衙銀槍效節帳前親軍，善於安撫駕馭，所得的賞賜都分給部下，好的東西自己不要，東西再少也和大家分享，很得軍士的歡心。又累建戰功，英雄勇敢蓋世無雙，軟弱笨拙的人妒嫉讒毀他。當時宦官韋令圖監督李建及軍，常在莊宗面前說："李建及累次用家財分給兵士，他的志向意圖不小，不可讓他掌管親軍。"莊宗於是有了猜疑。李建及秉性忠誠，雖知有人誣陷，不改自己的操守。

十七年三月，任命爲代州刺史。八月，和李存審赴河中，解除同州的圍困。李建及年少時遭遇禍亂，長期從軍作戰，身上被箭、石所傷，真是體無完膚，又因有功勞却被猜疑，內心憤懣壓抑。這年，死在太原，享年五十七歲。

石君立，趙州昭慶人，又叫作石家財。最初效力於代州刺史李克柔，後隸屬李嗣昭任牙校，歷掌各軍。在夾城的戰役中，石君立常出去挑戰，衝破汴軍的營柵壁壘，生擒俘虜回來。八

擒而還。八年，與汴軍戰於龍化園，敗之，獲其大將卜渥以獻。嗣昭每出征，俾君立爲前鋒，敵人畏之。

王檀之逼晋陽也，城中無備，安金全驅市人以登陴，保聚不完。時莊宗在魏博，救應不暇，人心危懼，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自上黨朝發暮至。王檀游軍扼汾橋，君立一戰敗之，徑至城下，馳突斬擊，出入如神，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是夜入城，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殺於外，遲明，梁軍敗走。

年，和汴軍在龍化園交戰，將他們擊潰，生擒汴軍大將卜渥來獻捷。李嗣昭每次出征，使石君立爲前鋒，敵人畏懼他。

王檀逼攻晋陽時，城中無戰備，安金全驅使市人登城，保衛力量和儲積的物資都不充實。這時莊宗在魏博，來不及救援，人人心中感到恐懼，李嗣昭派石君立率五百名騎兵，早上自上黨出發，傍晚就到了。王檀的流動部隊扼守汾橋，石君立一戰擊潰他們，直接抵達城下，横衝直闖，刀斬槍擊，出入敵群如天神一般，他大喊道："昭義侍中的大軍到了。"這晚入城，和安金全等人分别出各道城門而在外搏殺，黎明時分，梁軍敗逃。

十七年，將兵屯德勝。時汴軍自滑州轉餉以給楊村寨，莊宗親率騎軍於河外，循岸而上，邀擊之。汴人拒楊村五十里，於河曲潘張村築壘以貯軍儲，莊宗令諸軍攻之。汴人設伏於要路，逆戰僞敗，王師乘之，蹙入壘門，梁伏兵起，因與血戰。君立與鎮州大將王釗隔入賊壘，時諸將部校陷賊者十餘人，君立被執，送於汴。梁主素知其驍勇，欲用之爲將，械而下獄。久之，梁主遣人誘之，君立曰："敗軍之將，難與議勇，如欲將我，我雖真誠效命，能信我乎？人皆有君，吾何忍反爲仇人哉！"既而諸將被戮，尚惜君立不之害。同光元年，莊宗至汴前一日，梁主始令殺之。

十七年，率兵屯駐德勝。這時汴軍自滑州轉運糧餉供應楊村寨，莊宗親率騎兵到黄河南岸，沿着岸邊向上游進發，攔擊汴人。汴人在離楊村五十里的河曲潘張村築壘儲存軍需，莊宗令諸軍進攻。汴人在要道上設伏兵，迎戰後僞裝敗退，朝廷軍隊趁勢追趕，踏入壘門，梁人的伏兵發動，於是相互血戰。石君立和鎮州大將王釗分别陷入敵營，這時各部將校有十多人落入敵手，石君立被擒，送往汴京。梁主早已知他驍勇，想用他作將領，給他帶上刑具而押入牢中。過了許久，梁主派人引誘他，石君立説："戰敗的將軍是很難與他談論勇武的，如果想任我爲將，我雖真誠效勞，能相信我嗎？人人都有君主，我怎忍反目成仇呢！"隨後諸將被殺，仍愛惜石君立而没加害。同光元年，莊宗抵達汴京的前一天，梁主纔下令殺了他。

高行珪

高行珪，燕人也。家世勇悍，與弟行周俱有武藝。初仕燕爲騎將，驍果出諸將之右。燕帥劉守光僭逆不道，莊宗令周德威征之，守光大懼，以行珪爲武州刺史，令張犄角之勢。時明宗將兵助德威平燕，俄聞行珪至，率騎以禦之，明宗諭以逆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欽在山

高行珪，燕人。家族中代代勇猛剽悍，和兄弟高行周都有武藝。最初在燕做官任騎將，驍勇果敢在衆將之上。燕帥劉守光犯上作亂，莊宗令周德威征討，劉守光十分恐懼，任高行珪爲武州刺史，令他布成犄角之勢。這時明宗率軍協助周德威平燕，忽然得知高行珪到來，就率騎兵抵禦，明宗用忠順、反逆的道理向他解説，高行珪就投降了。劉守光的將領元行欽在山北，得知高

北，聞行珪有變，即率部下軍衆以攻行珪。行珪遣弟行周告急於周德威，德威命明宗、李嗣本、安金全將兵援之。明宗破行欽於廣邊軍，行欽亦降。尋以行珪爲朔州刺史，歷忻、嵐二郡，遷雲州留後。天成初，授鄧州節度使，尋移鎮安州。

行珪部有變，就率部下人馬來攻高行珪。高行珪派兄弟高行周向周德威告急，周德威命明宗、李嗣本、安金全率兵援助他。明宗在廣邊軍擊敗元行欽，元行欽也投降了。不久任高行珪爲朔州刺史，歷忻、嵐二州，升任雲州留後。天成初年，任命爲鄧州節度使，不久調任安州鎮將。

行珪性貪鄙，短於爲政，在安州日，行事多不法。副使范延策者，幽州人也，性剛直，累爲賓職，及佐行珪，睹其貪猥，因强諫之，行珪不從。後延策因入奏，獻封章於闕下，事有三條：一請不禁過淮猪羊，而禁絲綿匹帛，以實中國；一請於山林要害置軍鎮，以絶寇盗；一述藩侯之弊，請敕從事明諫諍之，不從，令諸軍校列班廷諍。行珪聞之，深銜之。後因戍兵作亂，誣奏延策與之同謀，父子俱戮於汴，聞者冤之。未幾，行珪以疾卒。詔贈太尉。

高行珪生性貪婪卑劣，不善於處理政務，在安州時，行事多不守法。節度副使范延策是幽州人，生性剛直，多任副職，當輔佐高行珪時，看到他貪臟枉法，於是就極力勸告他，高行珪不聽。後范延策趁上奏的機會，向朝廷進呈章疏，談到三件事：一件是請求不禁止猪羊過淮水，而禁止絲綿匹帛，以便充實中原；一件是請求在山林要害的地方建置軍鎮，以便消滅寇盗；一件是講述軍鎮長官的弊政，請求下詔讓副手公開勸争，如不聽，又令各軍校列班庭中勸告。高行珪得知，深懷恨意。後因戍守士兵作亂，誣奏范延策和他們同謀，將他們父子都殺死在汴京，得知的人都認爲冤屈。不久，高行珪因病而死。詔贈太尉。

張廷裕

張廷裕，代北人也。幼事武皇於雲中，從平黄巢，討王行瑜，自行間漸升爲小將。莊宗定魏，補天雄軍左廂馬步都虞候，歷蔚、慈、隰三州刺史。同光三年，除新州節度使。塞上多事，廷裕無控制之術，邊鄙常聳。天成三年，卒於治所。詔贈太保。

張廷裕，代北人。年少時就在雲中奉事武皇，跟隨平定黄巢，討伐王行瑜，自兵士中逐漸升爲小將。莊宗平定魏州，補任他爲天雄軍左廂馬步都虞候，歷任蔚、慈、隰三州刺史。同光三年，任命爲新州節度使。邊關戰事頻繁，張廷裕没有駕馭部下的方略，邊境上常有險情。天成三年，死在官署。下詔追贈太保。

王思同

王思同，幽州人也。父敬柔，歷瀛、平、儒、檀、營五州刺史。思同母即劉仁恭之女也，故思同初事仁恭爲帳下軍校。會劉守光攻仁恭於大安山，思同以部下兵歸太原，時年十六，武皇命爲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

王思同，幽州人。父親王敬柔，歷任瀛、平、儒、檀、營五州刺史。王思同的母親就是劉仁恭的女兒，所以王思同最初效力於劉仁恭，任帳下軍校。正當劉守光在大安山進攻劉仁恭，王思同率部下人馬投奔太原，這時他十六歲，武皇任命他爲飛騰指揮使。跟隨莊宗平定山東，先後掌管各軍。

思同性疏俊，粗有文，性喜爲詩什，與人唱和，自稱薊門戰客。魏王

王思同爲人粗獷灑脱，略有文氣，喜歡作詩篇，與他人唱和，自稱薊門戰客。魏王李繼岌

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吕知柔侍興聖宫，頗用事，思同不平之。吕爲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曰：“料伊直擬衝霄漢，賴有青天壓着頭。”其所爲詩句，皆此類也。每從征，必在興聖帳下，然同光朝，位止鄭州刺史。明宗在軍時，素知之，即位後，用爲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隴右。

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歲費數十萬。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長興元年，入朝，見於中興殿。明宗問秦州邊事，對曰：“秦州與吐蕃接境，蕃部多違法度。臣設法招懷，沿邊置寨四十餘所，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飲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畫秦州山川要害控扼處。明宗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豈及此耶!”時兩川叛，欲用之，且留左右，故授右武衛將軍。八月，授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九月，遷京兆尹、西京留守。伐蜀之役，爲先鋒指揮使。石敬瑭入大散關，思同恃勇先入劍門，大軍未相繼，復被董璋兵逐出之。及敬瑭班師，思同以曾獲劍門之功，移鎮山南西道。三年，兩川交兵，明宗慮并在一人，則朝廷難制，密詔思同相度形勢，即乘間用軍，事未行而董璋敗。八月，復爲京兆尹兼西京留守。

時潞王鎮鳳翔，與之鄰境，及潞王不稟朝旨，致書於秦、涇、雍、梁、邠諸帥，言：“賊臣亂政，屬先帝疾篤，謀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權柄，以致殘害骨肉，摇動藩垣。懼先人基業，忽焉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濟之後，謝病歸藩。然藩邸素貧，兵力俱困，欲希國士，共

待他如同自己的兒子。這時內養吕知柔侍奉興聖宫，多把持事權，王思同心中不平。吕知柔作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王思同和詩寫道：“料伊直擬衝霄漢，賴有青天壓着頭。”他所作的詩句都是這一類的。每參與征戰，必在興聖的帳下，但在同光一朝，官位衹到鄭州刺史。明宗在軍中時，一向賞識他，即位後，任命爲同州節度使，不久調任坐鎮隴右。

王思同喜歡結交文士，無論人品優劣，必定迎請饋贈，每年花費數十萬。在秦州多年，邊民感激他的恩惠，漢人、外族人相安無事。長興元年入京，在中興殿朝見。明宗詢問秦州邊事，王思同回答説：“秦州和吐蕃接壤，蕃族部人多違法度。我設法招撫，沿邊置寨四十多所，控扼要害之處。每當蕃族人入互市貿易，在邊界上爲他們提供飲食，令他們交出武器。”接着用手指畫出秦州山川要害控扼處。明宗説：“人們説王思同不管事，不管事的人能做到這一步嗎!”這時西川、東川反叛，明宗準備任用他，暫時留在身邊，所以任命爲右武衛將軍。八月，任命爲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九月，改任京兆尹、西京留守。伐蜀戰役，王思同任先鋒指揮使。石敬瑭進入大散關，王思同恃勇先入劍門，大軍没能跟上，又被董璋的人馬逐出。當石敬瑭班師，王思同因曾獲劍門的功勞，調任坐鎮山南西道。三年，東川、西川相互爭鬥，明宗擔心兩川勢力合入一人手中，那麽朝廷就難以制服，秘密命令王思同審察形勢，即時趁機出兵，事情還没行動而董璋就敗了。八月，再次擔任京兆尹兼西京留守。

這時潞王坐鎮鳳翔，和王思同的轄境相鄰，當潞王不奉朝命，向秦、涇、雍、梁、邠衆軍帥送出文書，其中説：“賊臣擾亂朝政，正當先帝病重時，謀害秦王，迎接并擁立繼位君主，自己把持權勢，甚至殘害骨肉，動摇國家的屏障。我擔心先輩的基業一下就土崩瓦解，所以决心入京，清除君主身邊的奸賊，事成之後，告病回鎮。但我的軍府向來貧乏，兵力、物力都很不

濟急難。”乃令小伶安十十以五弦妓見思同，因歡諷動。又軍校宋審温者，請使於雍，若不從命，即獨圖之。又令推官郝昭、府吏朱延乂以書檄起兵。會副部署藥彦稠至，方宴，而妓使適至，乃繫之於獄。彦稠請誅審温，拘送昭赴闕。時思同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爲鳳翔行營都部署，起軍營於扶風。

足，企盼國家名士，共救朝廷危難。”於是令小樂女安十十以五弦琴妓的身份去見王思同，趁他高興時勸説引誘。又有一個名叫宋審温的軍校，自請出使雍州，如果不服從命令，就獨自謀算他。又令推官郝昭、府中吏人朱延乂用軍書檄文調發兵馬。當副部署藥彦稠到來，正在會宴時，而妓女、使者恰好趕到，就將他們押入牢中。藥彦稠請求殺掉宋審温，拘捕郝昭送往京城。這時王思同已派自己兒子入朝奏明此事，朝廷很贊賞，就任王思同爲鳳翔行營都部署，調發部隊，在扶風扎營。

三月十四日，與張虔釗會於岐下，梯衝大集。十五日，進收東西關城，城中戰備不完，然死力禦捍，外兵傷夷者十二三。十六日，復進攻其城，潞王登陴泣諭於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性褊，詰旦，西南用軍，與都監皆血刃以督軍士，軍士齊詬，反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自西門先入，思同未之知，猶督士登城。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已入城受賞矣，軍士可解甲！”棄仗之聲，振動天地。日午，亂軍畢集，涇州張從賓、邠州康福、河中安彦威皆遁去。十七日，思同與藥彦稠、萇從諫俱至長安，劉遂雍閉關不内，乃奔潼關。

三月十四日，王思同和張虔釗在岐山附近的鳳翔府會師，集中了大量的雲梯衝車。十五日，進兵取東西城關，城中戰備不充實，但拼命抵抗，城外人馬死傷十分之二三。十六日，再次進攻此城，潞王登城向外哭告，聽到的人都感到悲傷。張虔釗性格急躁，第二天一早，在城西南方作戰，他和都監都用帶血的刀劍督促軍士，軍士齊聲大駡，反攻張虔釗，張虔釗躍馬逃避了。這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率軍從西門先入，王思同不知，仍督促士兵登城。不一會兒，嚴衛指揮使尹暉高喊道：“西城軍已入城領賞了，士兵們可解除武裝了！”拋棄兵械的聲音震天動地。中午時分，亂軍全部會集，涇州張從賓、邠州康福、河中安彦威都逃走。十七日，王思同和藥彦稠、萇從諫一起抵達長安，劉遂雍關閉城門不讓進，他們就奔往潼關。

二十二日，潞王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來獻。王謂左右曰，“思同計乖於事，然盡心於所奉，亦可嘉也。”顧謂趙守鈞曰：“思同爾之故人，可行迓之於路，達予撫慰之意。”思同至，潞王讓之曰：“賊臣傾我國家，殘害骨肉，非予弟之過。我起兵岐山，蓋誅一二賊臣耳，爾何首鼠兩端，多方誤我，今日之罪，其可逃乎！”思同曰：“臣起自行間，受先朝爵命，秉旄仗鉞，累歷重藩，終無顯效以答殊遇。臣非不知攀龍附鳳則福

二十二日，潞王抵達昭應，前鋒捉住王思同送來。潞王對身邊的人説：“王思同的決策背於事理，但忠誠自己的主人，也是值得贊賞的。”又回頭對趙守鈞説：“王思同是你的老友，可前去路上迎接他，轉達我慰勞他的心意。”王思同到來，潞王責備他説：“賊臣傾覆我國家，殘害骨肉，不是我兄弟的過失。我從岐山起兵，祇是鏟除一二賊臣而已，你爲什麽要懷疑猶豫，想方設法誤我大事，今天的罪責，還可逃避嗎！”王思同説：“我出身兵士之中，受到先朝封爵命官，握節旄，持斧鉞，多次擔任重鎮軍帥，始終没有顯著的功勞來報答特殊的待遇。我不是不知攀龍

多，扶衰救弱則禍速，但恐瞑目之後，無面見先帝。釁鼓膏原，縲囚之常分也。"潞王爲之改容，徐謂之曰："且憩歇。"潞王欲用之，而楊思權之徒耻見其面，屢啓劉延朗，言"思同不可留，慮失士心"。又，潞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思同家財及諸妓女，故尤惡思同，與劉延朗亟言之。屬王醉，不待報，殺思同并其子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報已誅之矣。潞王怒延朗，累日嗟惜之。及漢高祖即位，詔贈侍中。

附鳳福運就多，扶持衰微、救助弱小禍患就來得快，衹怕死了之後，無臉面見先帝。以膏血祭戰鼓、沃原野，這是罪人的本分。"潞王爲他的話改變了容顏，緩緩地對他説："你暫時休息吧。"潞王打算任用他，而楊思權一類人因羞愧而不想和他見面，多次禀告劉延朗，稱"王思同不可留，留下他恐會失軍心"。又有一事，潞王入長安時，尹暉得到王思同的全部家財和衆妓女，所以特别不想見到王思同，和劉延朗極力進言。逢潞王酒醉，不等禀報，殺害王思同和他的兒子王德勝。潞王醒來，召見王思同，身邊的人説已殺掉了。潞王很氣憤劉延朗，對王思同的死嗟嘆惋惜了多日。到漢高祖即位後，下詔追贈侍中。

索自通

索自通，字得之，太原清源人也。父繼昭，以自通貴，授國子監祭酒致仕。自通少能騎射，嘗於山墅射獵，莊宗鎮太原時，遇之於野，訊其姓名，即補右番廳直軍使。後因從獵，射中走鹿，轉指揮使。佐周德威攻燕軍於涿州，擒燕將郭在鈞。從莊宗定魏博，改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自隨駕左右厢馬軍都指揮授忻州刺史。歲餘召還，復典禁兵，領韶州刺史，出爲大同軍節度使，累歲移鎮忠武，改京兆尹、西京留守。楊彦温據河中作亂，自通率師討平之，授河中節度使，尋自鄜州入爲右龍武統軍。初，自通既平楊彦温，代末帝鎮河中，臨事失於周旋，末帝深銜之。及末帝即位，自通憂悸求死。清泰元年七月，因朝退涉洛，自溺而卒。

子萬進，周顯德中，歷任方鎮。

索自通，字得之，太原清源人。父親索繼昭，因索自通的顯貴，授予國子監祭酒的頭銜退休。索自通從小會騎馬射箭，常在山村間打獵，莊宗坐鎮太原時，和他在野外相遇，詢問他的姓名，隨即補任右番廳直軍使。後因隨從莊宗打獵，射中奔跑中的鹿，轉任指揮使。輔助周德威赴涿州攻擊燕軍，生擒燕將郭在鈞。跟隨莊宗平定魏博，改任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自隨駕左右厢馬軍都指揮任命爲忻州刺史。過了一年多召回，再次統率禁軍，兼領韶州刺史，出京任大同軍節度使，多年後調任坐鎮忠武軍，改任京兆尹、西京留守。楊彦温占據河中作亂，索自通率軍討平了，任命爲河中節度使，不久自鄜州入朝任右龍武統軍。先前，索自通平定楊彦温叛亂後，接替末帝坐鎮河中，在處理有關事項時不够圓滑，末帝深懷怨恨。當末帝即位，索自通憂愁恐懼，自求一死。清泰元年七月，因退朝後徒步過洛水，自己沉入水中而死。

兒子索萬進，周朝顯德年間，歷任州鎮軍帥。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唐書四十二)

列傳第十八

安重誨

安重誨，其先本北部豪長。父福遷，爲河東將，救兗、鄆而没。重誨自明宗龍潛時得給事左右，及鎮邢州，以重誨爲中門使，隨從征討，凡十餘年，委信無間，勤勞亦至。洎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踐祚，領樞密使，俄遷左領軍衛大將軍充職。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賴重誨從容爲言，乃得不死。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吴，而明宗難之。其後，户部尚書李鏻得吴諜者言："徐知誥欲奉吴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鏻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爲信，其直千緡。

安重誨，他的先輩本是北方部族的首領。父親安福遷，任河東將領，在救援兗、鄆的戰鬥中犧牲。安重誨得以在明宗即位前效力身旁，當明宗坐鎮邢州時，以安重誨爲中門使，隨從征戰達十多年，明宗對他重用不疑，安重誨的辛勤效勞也是無以復加。當鄴城發生事變時，安重誨輔佐國君的功勞獨在衆人之上。明宗即位，安重誨兼任樞密使，不久升任左領軍衛大將軍，充任職事。明宗派回鶻人侯三乘驛車到他本國，侯三抵達醴泉縣，該縣向來是邊遠窮困縣，没有驛馬，縣令劉知章打獵去了，没按時提供驛馬，侯三立即上報。明宗大怒，逮捕劉知章押到京城，將要處死，靠安重誨從中周旋，爲他説好話，纔得以不死。明宗親臨汴州，安重誨提出建議，打算趁機討伐吴人，而明宗感到爲難。後來，户部尚書李鏻得到吴國間諜，説："徐知誥打算用整個吴國向唐稱臣，希望得到安公的一句話作憑信。"李鏻立即引間諜見安重誨。安重誨大喜，信以爲真，就把玉帶給與間諜，叫他送給徐知誥作憑證，玉帶價值一千緡。

重誨爲樞密使，四五年間，獨綰大任，臧否自若，環衛、酋長、貴戚、近習，無敢干政者。弟牧鄭州，子鎮懷、孟，身爲中令，任過其才，議者謂必有覆餗之禍。無何，有吏人李虔徽弟揚言于衆云："聞相者言其貴不可言，今將統軍征淮南。"時有軍將密以是聞，頗駭上聽。明宗謂重誨曰："聞卿樹心腹，私市兵仗，欲

安重誨任樞密使，四五年間，獨掌大任，賞罰一出己手，禁軍將領、部族首領、貴人外戚、宫廷侍者，無人敢干預政事。他的弟弟是鄭州長官，兒子任懷州、孟州鎮將，自己爲中書令，職任超過了他的才幹，私下議論的人認爲他必有傾覆的禍患。没過多久，有吏人李虔徽的兄弟公開向人們説："聽看相的人説他會高貴到不可明説的地步，現將總領大軍征伐淮南。"這時有軍將暗中把這話上報，明宗聽到後很吃驚。明宗對安

自討淮南，有之否？”重誨惶恐，奏曰：“興師命將，出自宸衷，必是奸人結構，臣願陛下窮詰所言者。”翌日，帝召侍衛指揮使安從進、藥彦稠等，謂之曰：“有人告安重誨私置兵仗，將不利於社稷，其若之何？”從進等奏曰：“此是奸人結構，離間陛下勛舊。且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從微至著，無不盡心，今日何苦乃圖不軌！臣等以家屬保明，必無此事。”帝意乃解。重誨三上表乞解機務，詔不允。復面奏：“乞與臣一鎮，以息謗議。”明宗不悦，重誨奏不已，明宗怒，謂曰：“放卿出，朕自有人！”即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與宰臣商量重誨事。馮道言曰：“諸人苟惜安令公，解樞務爲便。”趙鳳曰：“大臣豈可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此斷自宸旨，然重臣不可輕議移改。”由是兼命范延光爲樞密使，重誨如故。

時以東川帥董璋恃險難制，乃以武虔裕爲綿州刺史，董璋益懷疑忌，遂縶虔裕以叛。及石敬瑭領王師伐蜀，峽路艱阻，糧運不繼，明宗憂之，而重誨請行。翌日，領數騎而出，日馳數百里，西諸侯聞之，莫不惶駭。所在錢帛糧料，星夜輦運，人乘斃踣於山路者不可勝紀，百姓苦之。重誨至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于寢室，令妻子奉食器，敬事尤謹。重誨坐中言及：“昨有人讒構，幾不保全，賴聖上保鑒，苟獲全族。”因泣下。重誨既辭，弘昭遣人具奏：“重誨怨望出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西廻，亦奏重誨過惡。重誨已至三泉，復令歸闕。再過鳳翔，朱弘昭拒而不

重誨説：“聽説你培植心腹，私買兵械，想獨自討伐淮南，有這事嗎？”安重誨惶恐地奏告説：“出兵命將，取決於皇上的心意，必是奸人羅織罪名，我希望陛下仔細追查説這話的人。”第二天，明宗召見侍衛指揮使安從進、藥彦稠等人，對他們説：“有人告發安重誨私自購置兵械，將對國家不利，該怎麽辦呢？”安從進等人奏告説：“這是奸人誣陷，離間陛下的功臣老臣。何况安重誨效力於陛下三十年，從卑微到顯赫，無時不盡心竭力，今日何苦要圖謀不軌！我們用家屬性命擔保，必無這些事情。”明宗的心纔放下了。安重誨三次上表請求解除機要職務，下詔不同意。又當面上奏説：“請授予我一個州鎮職務，以便平息誹謗的言論。”明宗不高興，安重誨奏告不止，明宗發怒，對他説：“放你出去，我自有人！”隨即令武德使孟漢瓊到中書省，和宰相商量安重誨的事情。馮道説：“衆人如愛惜安令公，還是解除機要職務爲好。”趙鳳説：“大臣怎可輕易變更，您的話失策了。”馮道等人於是附帶在孟漢瓊的奏疏後説：“這事當由皇上親自決斷，但重臣不可輕意考慮調動。”於是兼任范延光爲樞密使，安重誨的職務如前不變。

這時因東川軍帥董璋憑藉天險難以駕馭，就任武虔裕爲綿州刺史，董璋更增加了猜疑之心，就拘捕武虔裕而反叛。當石敬瑭率朝廷軍隊伐蜀時，峽谷中道路艱險難通，糧運接不上，明宗對此憂慮，而安重誨請求前往。第二天，帶着數名騎士出京，每天奔馳數百里，西部各州長官得知，無不惶恐畏懼。各地的錢幣、布帛、糧食、草料，連夜裝車運走，人和車馬倒斃在山路間的多不勝數，百姓深感痛苦。安重誨抵達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迎入寢室，令妻子、兒子進奉食物，特别周到地奉事他。安重誨在座位中談到：“先前有人誣陷，差點不能保全性命，全靠皇上庇護明察，幸運得以保全家族。”接着流下眼淚。安重誨告辭後，朱弘昭派人上奏説：“安重誨心懷怨氣，口出惡言，不可讓他到行營，恐怕會奪取石敬瑭的兵權。”而宣徽使孟漢瓊由西部回朝，也奏告安重誨的過失罪惡。安重誨已抵達三泉，

納，重誨懼，急騎奔程，未至京師，制授河中帥。既至鎮，心不自安，遂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走歸河中。二子初至，重誨駭然曰："渠安得來?"家人欲問故，重誨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是他人教來。吾但以一死報國家，餘復何言!"翌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久之。重誨曰："公但言其故，勿過相愍。"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異志矣。"重誨曰："吾一死未塞責，已負君親，安敢輒懷異志，遽勞朝廷興師，增聖上宵旰，則僕之罪更萬萬矣。"

又令他回京。再次經過鳳翔，朱弘昭拒不接納，安重誨畏懼，驅馬急趕路程，還没到達京城，有詔任命爲河中軍帥。到達軍鎮後，心中自感不安，就請求退休。詔書剛頒下，他的兒子安崇贊、安崇緒跑回河中。兩個兒子剛到時，安重誨驚恐地説："他們怎能到這裏來?"家中人想問其中緣故，安重誨説："我明白了，這不是他們的主意，是他人指使來的。我不過以一死報國家，其他還有什麽可説的。"第二天，宫中使者到來，見到安重誨就放聲大哭了許久。安重誨説："你衹管説明緣故，不要太爲我悲傷。"宫中使者説："有人説您據城懷二心了。"安重誨説："我一死不足以塞罪責，已辜負了君主，怎敢妄懷異志，使朝廷費力興兵，增添皇上的日夜焦勞，那我的罪過更是萬萬倍了。"

時遣翟光鄴使河中，如察重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自率甲士圍其第，仍拜重誨于其庭，重誨下階迎拜曰："太傅過禮。"俯首方拜，從璋以檛擊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令公死亦不遲，太傅何遽如此!"并擊重誨妻首碎，并剥其衣服，夫妻裸形踣于廊下，血流盈庭。翌日，副使判官白從璋，願以衣服覆其尸，堅請方許。及從璋疏重誨家財，不及數千緡，議者以重誨有經綸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迴避權寵，親禮士大夫，求周身輔國之遠圖，而悉自恣胸襟，果貽顛覆。

這時朝廷派翟光鄴出使河中，如發現安重誨有二心，就殺掉。抵達河中後，李從璋親自率兵士包圍了安重誨的府宅，依然在庭中拜見安重誨，安重誨下階梯答拜説："太傅的禮節太大了。"低頭正要下拜，李從璋用檛擊他的頭部，安重誨的妻子驚跑過去抱住他，説："令公死也不晚，太傅何必這樣快下手！"又連安重誨妻子的頭也擊碎了，并脱掉他們的衣服，夫妻裸體倒在屋廊下，血流遍庭中。第二天，副使判官禀告李從璋，希望用衣服遮掩他們的尸體，經再三請求纔同意了。當李從璋清理安重誨家財時，祇不過數千緡，好議論的人認爲，安重誨有治理國家的大功，但志大才短，不能迴避權勢恩寵，親近優待士大夫，求得保全自身、輔佐國家的長遠計劃，而全按自己私意行事，果然帶來覆滅的命運。

朱弘昭

朱弘昭，太原人也。祖玫，父叔宗，皆爲本府牙將。弘昭事明宗，在藩方爲典客。天成元年，爲文思使，歷東川副使，二年餘，除左衛大將軍，充内客省使。三年，轉宣徽南院使。明宗親祀南郊，弘昭爲大内留守，加檢校太傅，出鎮鳳翔。會朝廷

朱弘昭，太原人。祖父朱玫，父親朱叔宗，都曾任本府牙將。朱弘昭效力於明宗，在軍鎮中任典客一職。天成元年，任文思使，歷任東川副使，兩年多後，任命爲左衛大將軍，充任内客省使。三年，轉任宣徽南院使。明宗親自在南郊祭天，朱弘昭任大内留守，加授檢校太傅，出京坐鎮鳳翔。正逢朝廷命石敬瑭率軍伐蜀，久久没能

命石敬塘帥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請西行。至鳳翔，弘昭迎謁馬首，請館於府署，妻子羅拜，捧卮爲壽。弘昭密遣人謂敬瑭曰："安公親來勞軍，觀其舉措孟浪，儻令得至，恐士心迎合，則不戰而自潰也。可速拒之，必不敢前，則師徒萬全也。"敬瑭聞其言大懼，即日燒營遁還。重誨聞之，不敢西行，因反旆東還。復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及重誨得罪，其年弘昭入朝，授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

成功，安重誨主動要求西進。抵達鳳翔，朱弘昭在他的馬頭前迎見，請到府廨下榻，叫妻子、兒女列位跪拜，捧杯上壽。朱弘昭暗中派人對石敬瑭說："安公親自來慰勞部隊，我看他的舉措鹵莽，假使他得以抵達，恐怕士兵們投其所好，那就不戰自潰了。可趕快阻止他，他必不敢前行，那麼部隊就萬全了。"石敬瑭聽到他的話很恐懼，當天燒營逃回。安重誨得知後，不敢再向西行，於是回頭東還。再次經過鳳翔，朱弘昭拒不接納。當安重誨得罪，這年朱弘昭入京，任命爲左武衛上將軍，充任宣徽南院使。

長興三年十二月，代康義誠爲襄州節度使。四年，秦王從榮爲元帥，屢宣惡言，執政大臣皆懼，謀出避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興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説，故皆得免。未幾，趙延壽出鎮汴州，召弘昭於襄陽，代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十月，范延光出鎮常山，以三司使馮贇與弘昭對掌樞務，與康義誠、孟漢瓊同謀以殺秦王。

長興三年十二月，替代康義誠爲襄州節度使。四年，秦王李從榮爲元帥，多次吐露不善的言語，執政大臣都害怕，打算出京避開他。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早晚輪流求見，流着淚請求離京，明宗生氣而不允許。趙延壽叫他的妻子興平公主到宮中進言，范延光也通過孟漢瓊、王淑妃進言説情，所以他們都得以免禍。不久，趙延壽出京坐鎮汴州，從襄陽召回朱弘昭，接替他任樞密使，加授同平章事。十月，范延光出京坐鎮常山，以三司使馮贇和朱弘昭分管機要事務，和康義誠、孟漢瓊共同策劃殺害秦王。

閔帝即位，弘昭以爲由己得立，故於庶事高下在心，及赦後覃恩，弘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書令。素猜忌潞王，致其釁隙，以致禍敗。潞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馳手詔弘昭圖之。時將軍穆延輝在弘昭第，曰："急召，罪我也，其如之何？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迎歸，無令受禍。"中使繼至，弘昭援劍大哭，至後庭欲自裁，家人力止之。使促之急，弘昭曰："窮至此耶！"乃自投於井。安從進既殺馮贇，斷弘昭首，俱傳於陝州。及漢高祖即位，贈尚書令。

閔帝即位，朱弘昭認爲他是因自己的力量纔得以立爲皇帝，所以對各種事務都憑自己的心意處理。當大赦後頒行恩典，朱弘昭首先由平章事破格加授中書令。他向來猜忌潞王，造成他們間的矛盾，從而導致禍亂敗亡。潞王抵達陝州，閔帝恐懼不安，準備出逃，速傳手詔，召朱弘昭策劃。這時將軍穆延輝在朱弘昭的私宅，朱弘昭説："急召我就是認爲我有罪，又有什麼辦法呢？我的兒媳是你的女兒，你可趕快接回去，不要讓他遭受禍殃。"宮中使者相繼到來，朱弘昭握劍大哭，到後庭準備自殺，家中人竭力制止他。使者催促急迫，朱弘昭説："我竟落到這種地步！"於是自己投入井中。安從進殺掉馮贇後，又割下朱弘昭的頭，都送到陝州。到漢高祖即位後，追贈尚書令。

朱洪實

朱洪實，不知何許人。以武勇累歷軍校，長興中，爲馬軍都指揮使。秦王爲元帥，以洪實驍果，尤寵待之，歲時曲遺，頗厚於諸將。及朱弘昭爲樞密使，勢焰尤甚，洪實以宗兄事之，意頗相協。弘昭將殺秦王，以謀告之，洪實不以爲辭。時康義誠以其子事於秦府，故恒持兩端。及秦王兵扣端門，洪實爲孟漢瓊所使，率先領騎軍自左掖門出逐秦王，自是義誠陰銜之。

閔帝嗣位，洪實自恃領軍之功，義誠每言，不爲之下。應順元年三月辛酉，義誠將出征，閔帝幸左藏庫，親給軍士錢帛。是時，義誠與洪實同於庫中面論用兵利害，洪實言："出軍討逆，累發兵師，今聞小衄，無一人一騎來者。不如以禁軍據門自固，彼安敢徑來，然後徐圖進取，全策也。"義誠怒曰："若如此言，洪實反也。"洪實曰："公自反，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洪實猶理前謀，又曰："義誠言臣圖反，據發兵計，義誠反必矣。"閔帝不能明辨，遂命誅洪實。既而義誠果以禁軍迎降潞王，故洪實之死，後人皆以爲冤。

朱洪實，不知是哪裏人。憑着力大勇猛多次擔任軍校，長興年間，任馬軍都指揮使。秦王任元帥，因朱洪實驍勇果敢，特別優厚地對待他，逢年過節時的私贈，比衆將豐厚許多。當朱弘昭任樞密使時，權勢氣焰更高，朱洪實待他像本家兄長一般，意氣很相投。朱弘昭將殺秦王，把計劃告訴他，朱洪實没有推辭。這時康義誠因自己兒子在秦王府供事，所以常懷兩種心思。到秦王的人馬進攻端門時，朱洪實受孟漢瓊使令，率先領騎軍自左掖門出來驅逐秦王，從此康義誠懷恨他。

閔帝繼位，朱洪實仗恃自己有領軍的功勞，康義誠每有言論，他都不甘落後。應順元年三月辛酉日，康義誠將出征，閔帝來到左藏庫，親自發給軍士錢帛。這時，康義誠和朱洪實同在庫中面論用兵利害，朱洪實說："出兵討伐叛逆，多次調發部隊，現得知小敗，没有一人一馬前來。不如用禁軍占據城門自守，叛軍怎敢直來，然後慢慢策劃進兵討伐的事，這是萬無一失的良策。"康義誠發怒說："如果像這樣講，朱洪實真是反了。"朱洪實說："是你自己反叛，還是誰反叛！"他們的争吵聲漸漸大起來。閔帝聽見後，召見詢問，朱洪實仍申述前面的策略，又說："康義誠說我圖謀造反，據他調發兵馬的主意，康義誠的反叛是必然無疑的了。"閔帝不能辨别是非，就下令殺了朱洪實。隨後康義誠果然率禁軍迎潞王而投降，所以朱洪實的死，後人都認爲冤枉。

康義誠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少以騎射事武皇，從莊宗入魏博，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同光末，從明宗討鄴城，軍亂，迫明宗爲主，明宗不然。義誠進曰："主上不慮社稷阽危，不思戰士勞苦，荒耽禽色，溺於酒樂。今從衆則有歸，守節則將死。"明宗納其言，由是委之心膂。明宗即位，加檢校司空，領富州刺史，總突騎如故。尋轉捧聖都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年少時以騎馬射箭本領效力於武皇，跟隨莊宗進入魏博，補任突騎使，一直升到本軍都指揮使。同光末年，跟隨明宗攻討鄴城，發生兵亂，强求明宗做皇帝，明宗不聽。康義誠上前說："當今國君不關心國家危亡，不顧念戰士的勞苦，荒廢精力於打獵、女色，沉湎於美酒、聲樂。今天你依從衆人就有歸宿，守節就將喪命。"明宗接受了他的意見，從此把他作爲心腹、臂膀而加以委任。明宗即位，加授檢校司空，兼領富州刺史，統率突

指揮使，鎮、邠州刺史。明宗幸汴，平朱守殷，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江西節度使。車駕歸洛，授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長興末，加同平章事。

秦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氣焰熏灼，大臣皆懼，求爲外任。義誠以明宗委遇，無以解退，乃令其子以弓馬事秦王以自結。明宗不豫，秦王諷義誠爲助，義誠曲意承奉，亦非真誠。及朱弘昭、馮贇等懼禍，謀於義誠，義誠但云："僕爲將校，不敢預議，但相公所使耳。"及秦王既誅，明宗宴駕，閔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未幾，鳳翔變起，西軍不利，義誠懼，乃請行，蓋欲盡率駕下諸軍送降於潞王求免也。會與朱洪實議事不叶，洪實因厲聲言義誠苞藏之志，閔帝曖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實。及義誠率軍至新安，諸軍爭先趨陝，解甲迎降，義誠以部下數十人見潞王請罪，潞王雖罪其奸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四月，斬於興教門外，夷其族。

騎軍的職務如前不變。不久轉任捧聖都指揮使，鎮、邠二州刺史。明宗親臨汴州，平定朱守殷，改任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江西節度使。明宗回到洛陽，任命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長興末年，加授同平章事。

秦王任天下兵馬元帥，氣焰逼人，大臣都畏懼，請求擔任地方官。康義誠因明宗的推心相待，没有理由解任退位，就令自己的兒子用騎馬射箭的本領奉事秦王，自求結納。明宗病重，秦王引誘康義誠作助手，康義誠委屈地奉承他，也不是真心誠意。當朱弘昭、馮贇等人怕遭禍患，向康義誠問計，康義誠説："我祇是將校，不敢參預議論，祇是聽你們的使令而已。"到秦王被殺後，明宗去世，閔帝即位，加授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不久，鳳翔事變發生，西征軍作戰失利，康義誠畏懼，於是請求出征，實際上是想率領所有禁衛各軍向潞王投降，以求免除自己的罪過。恰逢他和朱洪實論事不和，朱洪實就大聲指責康義誠暗藏的心思，閔帝愚昧，不能判别真僞，而殺了朱洪實。當康義誠率軍抵達新安時，各軍爭先奔赴陝州，解除武裝準備投降，康義誠帶着部下數十人去向潞王請罪，潞王雖指責他的奸邪，但没準備行法。清泰元年四月，將他斬於興教門外，并殺了他家族的所有人。

藥彦稠

藥彦稠，沙陀三部落人。幼以騎射事明宗，累遷至列校。明宗踐阼，領澄州刺史、河陽馬步都將。從王晏球討王都於定州，平之，領壽州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屬河中指揮使楊彦温作亂，彦稠改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充河中副招討使，將兵討平之。無幾，党項劫迴鶻入朝使，詔彦稠屯朔方，就討党項之叛命者，搜索盗賊，盡獲迴鶻所貢駝馬、寶玉，擒首領而還。尋授邠州節度使。遣會兵制置鹽州，蕃戎逃遁，獲陷蕃士庶千餘人，遣復鄉里。受詔與延州節度使進

藥彦稠，沙陀三部落人。年少時以騎馬射箭的本領效力於明宗，一直升到列校的職位。明宗即位，領澄州刺史、河陽馬步都將。跟隨王晏球到定州討伐王都，將他平定，領壽州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恰逢河中指揮使楊彦温作亂，藥彦稠改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充任河中副招討使，率軍討平叛亂。没多久，党項劫持回鶻來朝的使臣，下詔命藥彦稠駐守朔方，就近討伐党項中背叛朝命的人，搜索盗賊，繳獲了回鶻貢獻的所有駱駝、寶玉，生擒他們的首領，然後回師。不久任命爲邠州節度使。派遣他合兵整治鹽州，番人戎人逃走，獲得陷落番部的官民一千多人，送回故鄉。奉命和延州節度使進攻夏州，數月没

攻夏州，累月不克，兵罷歸鎮。閔帝嗣位，與王思同攻鳳翔，爲副招討使。禁軍之潰，彦稠欲沿流而遁，爲軍士所擒而獻之。時末帝已至華州，令拘於獄，誅之。漢高祖即位，與王思同并制贈侍中。

能攻克，撤軍回本鎮。閔帝繼位，藥彥稠和王思同攻鳳翔，任副招討使。禁軍潰敗，藥彥稠打算順着河流逃跑，被兵士生擒而進獻。這時末帝已抵達華州，下令押入牢中，殺掉。漢高祖即位，和王思同一道，都下詔追贈侍中。

宋令詢

宋令詢，不知何許人也。閔帝在藩時，補爲客將。知書樂善，動皆由禮。長興中，閔帝連殿大藩，遷爲都押衙，參輔閫政，甚有時譽，閔帝深委之。及閔帝嗣位，朱、馮用事，不欲閔帝之舊臣在於左右，乃出爲磁州刺史。閔帝蒙塵於衛，令詢日令人奔問。及聞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卒。

宋令詢，不知是哪裏人。閔帝在軍鎮時，補任爲客將。他熟悉典籍，好行善事，所有行爲都遵循禮法。長興年間，閔帝接連坐鎮大軍府，升任他爲都押衙，參預輔佐軍府政務，在當時很有聲譽，閔帝極其信任依仗他。到閔帝繼位，朱弘昭、馮贇把持政事，不想讓閔帝的老部下在他身邊，於是出京任磁州刺史。閔帝出奔到衛州，宋令詢每天命人赴衛州問安。當得知閔帝遇害，放聲痛哭半天，上吊而死。

史臣曰：夫代大匠斫者，猶傷其手，況代天子執賞罰之柄者乎！是以古之賢人，當大任、秉大政者，莫不卑以自牧，推之不有，廓自公之道，絶利己之欲，然後能保其身而脱其禍也。而重誨何人，安所逃死？古語云“無爲權首，反受其咎”，重誨之謂歟！自弘昭而下，力不能衛社稷，謀不能安國家，相踵而亡，又誰咎也。唯令詢感故君之舊恩，由大慟而自絶，以兹隕命，足以垂名。

史臣曰：作爲高手斫木的人，尚且會傷手，何況是代表皇帝掌賞罰大權的人呢！所以古時的賢人，當大任、掌大政者，無不以謙卑約束自己，推讓名利而不占爲己有，拓寬奉公的途徑，杜絶利己的私欲，然後能保全自身而脱離禍患。而安重誨是什麽樣的人，到哪處能逃一死？古語説“莫當主謀，反而遭殃”，大概是對安重誨而言的吧！自朱弘昭以下諸人，力不能衛朝廷，謀不能安天下，相繼而死，又怪誰呢。僅有宋令詢感激亡帝的舊恩，由痛哭而自殺，爲這種道義而喪命，是足以垂名不朽的。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唐書四十三)

列傳第十九

豆盧革

豆盧革，祖籍，同州刺史。父瓚，舒州刺史。革少值亂離，避地鄜、延，轉入中山，王處直禮之，辟于幕下，有奏記之譽。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爲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而理家無法，獨請謁見處直，處直慮布政有缺，有所規諫，斂板出迎，乃爲嬖人祈軍職矣。

豆盧革，祖父豆盧籍，同州刺史。父親豆盧瓚，舒州刺史。豆盧革年少時逢戰亂流離，逃避到鄜、延，輾轉進入中山，王處直以禮相待，辟召到自己幕府中，有擅長章表文書的聲譽。趁着牡丹會賦詩，規誡王處直留意農桑，言詞很古雅，漸漸加以器重仰仗，轉任節度判官。但他治家無法度，曾獨自請求晋見王處直，王處直估計是自己施政有失誤，他將有所規勸，就帶上手板出門迎接，結果竟是爲自己寵愛的人求取軍中職務。

天祐末，莊宗將即位，講求輔相，盧質以名家子舉之，徵拜行臺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廊廟，事多錯亂，至于官階擬議，前後倒置，屢爲省郎蕭希甫駁正，革改之，無難色。莊宗初定汴、洛，革引薦韋說，冀諳事體，與己同功。說既登庸，復事流品，舉止輕脱，怨歸於革。又革、說之子俱授拾遺，父子同官，爲人所刺，遂改授員外郎。革請說之子濤爲弘文館學士，說請革之子昇爲集賢學士，交易市恩，有同市井，識者醜之。革自作相之後，不以進賢勸能爲務，唯事修煉，求長生之術，嘗服丹砂，嘔血數日，垂死而愈。

天祐末年，莊宗將即位，商議物色宰相輔臣，盧質薦舉豆盧革是名臣後代，召授行臺左丞相。同光初年，升平章事。當他登上朝廷高位後，行事多錯亂，就連官員階品的擬授，前後倒置，多次被省中郎官蕭希甫糾正，豆盧革加以改正而無爲難的神態。莊宗剛平定汴水、洛水一帶，豆盧革引薦韋説，希望他明確事體，和自己同建功績。韋説登上高位後，行事仍同於普通官員，舉止輕脱，造成人們對豆盧革不滿。而且豆盧革、韋説的兒子都任拾遺，父子在同一部門做官，遭到人們的指責，於是改任員外郎。豆盧革請任韋説的兒子韋濤爲弘文館學士，韋説請任豆盧革的兒子豆盧昇爲集賢學士，相互買賣私情，如同市場商人，有識之士很鄙薄他們。豆盧革自從擔任宰相之後，不能以引薦賢人、勉勵才士爲本職，僅致力修煉，求長生不老的方法，他曾服用丹砂，吐血多日，差點喪命，後又好了。

天成初，將葬莊宗，以革爲山陵使。及木主歸廟，不出私第，專候旌

天成初年，將葬莊宗，以豆盧革爲山陵使。到把木製的神位送入太廟後，豆盧革不出私宅，

鉞，數日無耗，爲親友促令入朝。安重誨對衆辱之曰："山陵使名銜尚在，不候新命，便履公朝，意謂邊人可欺也。"側目者聞之，思有所中。初，蕭希甫有正諫之望，革嘗阻之，遂上疏論革與説苟且自容，致君無狀，復誣其縱田客殺人，冒元亨上第。遂貶爲辰州刺史，仍令所在馳驛發遣。後鄭珏、任圜等連上三章，請不行後命，乃下制曰："豆盧革、韋説等，身爲輔相，手握權衡，或端坐稱臣，或半笑奏事，於君無禮，舉世寧容。革則暫委利權，便私俸禄，文武百辟皆從五月起支，父子二人偏自正初給遣。説則自居重位，全紊大綱。叙蔭貪榮，亂兒孫於昭穆；賣官潤屋，换令録之身名。醜行疊彰，群情共怒，雖居牧守，未塞非尤。革可責授費州司户參軍，説可夷州司户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并所在馳驛發遣。"尋貶陵州長流百姓，委長吏常知所在。天成二年夏，詔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其骨肉并放逐便。

一心等候節旄、斧鉞的授予，數日無消息，被親友催促入朝。安重誨當衆羞辱他説："山陵使的名銜還在，不等新朝的任命，就進入朝廷，是認爲從邊地來的人好欺負。"不滿意豆盧革的人得知後，就想中傷他。先前，蕭希甫有直言諫諍的聲望，豆盧革曾抑制他，於是上疏論豆盧革和韋説衹圖自保，致使君主治國無功。又誣陷他放縱田莊的佃户殺人，非法占有元亨上第。於是貶爲辰州刺史，并令所在地派驛車急速遣送。後來鄭珏、任圜等人連上三奏，要求不施行後一命令，於是頒制書説："豆盧革、韋説等人，身爲宰相輔臣，手握行政大權，有的端坐稱臣，有的半笑奏事，對君主没有禮節，全國人怎能容忍。就豆盧革而言，暫時給予財權，立即私營俸禄，文武百官都是從五月開始支付，他父子二人破例從正月起撥發。就韋説而言，自從登上高位，完全紊亂朝綱。録用功臣後人時貪圖榮耀，混淆子孫的輩分；賣官爵而肥私家，换給縣令、司録的名位。醜惡的行徑不斷暴露，天下的人心共同憤怒，雖已降任太守，不足以抵除罪過。豆盧革可降任費州司户參軍，韋説可降任夷州司户參軍，都作爲額外編制與正員同置，并由所在地以驛車急速遣送。"不久又貶爲陵州長年流放的平民，責成地方官吏經常瞭解他的居處地。天成二年夏天，下詔命各處刺史監視，要他們自殺，對他們的骨肉都撤銷管制，居處自便。

子昪，官至檢校正郎，服金紫，尋亦削奪。

兒子豆盧昪，官位升到檢校正郎，穿紫衣，佩金魚，不久也剥奪職位。

韋説

韋説，福建觀察使岫之子也。莊宗定汴、洛，説與趙光胤同制拜平章事。説性謹重，奉職常不造事端。時郭崇韜秉政，説等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措言。

初，或有言于崇韜，銓選逾濫，選人或取他人出身銜，或取父兄資緒，與令史囊橐罔冒，崇韜乃條奏其事。其後郊天，行事官數千人，多有告敕僞濫，因定去留，塗毁告身者甚

韋説，福建觀察使韋岫的兒子。莊宗平定汴水、洛水一帶，韋説和趙光胤由同一制詔任命爲平章事。韋説性格謹慎穩重，任職從不造作事端。當時郭崇韜掌握朝政，韋説等人僅奉承依隨而已，對政事的得失一點也不説什麽。

先前，有人對郭崇韜説，官吏的考核選任太濫，參加選任的人或取他人的資格職銜，或取父兄的官階履歷，和令史一起暗中作弊，郭崇韜就條列了這事上奏。後來舉行郊外祭天儀式，參預辦事的官員達數千人，多有官誥、敕書僞造濫授

衆，選人號哭都門之外。議者亦以爲積弊累年，一旦澄汰太細，懼失維新含垢之意。時說與郭崇韜同列，不能執而止之，頗遭物議。說之親黨告之，說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韜得罪，說懼流言所鍾，乃令門人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愼義等上疏，云："崇韜往日專權，不閑故實，塞仕進之門，非奬善之道。"疏下中書，說等覆奏，深詆崇韜，識者非之。又有王倐者，能以多岐取事，納賂於說，說以其名犯祖諱，遂改之爲"操"，擬官于近甸。及明宗即位，說常慮身危，每求庇于任圜，常保護之。說居有井，昔與鄰家共之，因嫌鄙雜，築垣于外。鄰人訟之，爲希甫疏論，以爲井有貨財，及案之本人，惟稱有破釜一所，反招虛妄。初貶敘州刺史，尋責授夷州司户參軍。

的情況，因此決定去僞存真，被塗抹毁掉委任令的人很多，參選人在都門外號啕痛哭。議論此事的人也認爲這是多年積累的弊病，突然間作太細的清理淘汰，恐會失去新政伊始、寬容過失的本意。這時韋說和郭崇韜同一官班，不能堅決制止此事，大受輿論譴責。韋說的親友、同夥告訴他，韋說說："這是郭崇韜的主意。"當郭崇韜獲罪，韋說害怕外界非議集中到自己身上，就令門人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愼義等上疏說："郭崇韜往日專權，不瞭解慣例實情，阻塞官員進取的途徑，不是鼓勵行善的做法。"奏疏下達到中書省，韋說等人審查後再奏，極力詆毁郭崇韜，有識之士加以非議。又有一個名叫王倐的人，能以多種門路辦成事，他向韋說行賄，韋說因他的名和自己祖輩名同，就改爲"操"，擬任他京城附近的官職。當明宗即位，韋說常擔心自身安危，每每向任圜請求庇護，任圜常保護他。韋說的居宅有井，原來是和鄰居共用，因嫌鄰人卑微紛雜，就在井外築起圍墻。鄰人進行控告，韋說遭到蕭希甫彈劾，認爲井中有財物，當詢問本人時，衹稱有破鍋一口，反而招致虛妄不實的罪名。韋說最初被貶爲敘州刺史，不久降授夷州司户參軍。

初，說在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入中書，亦常通信幣。自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内，莊宗許之："如能得三州，俾爲屬郡。"西川既定，季興無尺寸之功。洎明宗纘承，季興頻請三郡，朝廷不得已而與之。革、說方在中書，亦預其議，及季興占據，獨歸其罪，流于合州。明年夏，詔曰："陵州、合州長流百姓豆盧革、韋說，頃在先朝，擢居重任，欺公害物，黷貨賣官。靜惟肇亂之端，更有難容之事，且夔、忠、萬三州，地連巴蜀，路扼荆蠻，接皇都弭難之初，徇逆帥僭求之勢，罔予視聽，率意割移。將千里之土疆，開通狡穴；動兩川之兵賦，禦捍經年。致朕莫遂偃戈，猶煩

先前，韋說在江陵，和高季興相知，到入中書省後，也常常有書信禮物往來。自討伐西蜀時，高季興自請進攻峽州以西地區，莊宗許諾說："如能取得三州，就讓它作你的屬郡。"西川平定，高季興没有絲毫功勞。到明宗繼位，高季興頻頻請求三郡，朝廷不得已而授與他。豆盧革、韋說正在中書省，也參預了這項議事，到高季興據爲己有時，衹把罪過歸於韋說，流放到合州。第二年夏天，下詔説："陵州、合州的長期流放百姓豆盧革、韋說，往時在先朝，提拔擔任要職，欺騙公家，危害他人，貪求財物，買賣官爵。靜思起亂的緣由，更有難容的事情。何況夔、忠、萬三州，境土連接巴蜀，道路控制荆蠻，緊接京城平息禍患的初期，順從叛帥非分求取的氣勢，迷惑我的視聽，輕意割移轄境。將千里的疆土，擴展疏通狡獸的窠穴；動用兩川的兵

運策。近者西方鄴雖復要害，高季興尚固窠巢，增吾旰食之憂，職爾朋奸之計。而又自居貶所，繼出流言。苟刑戮之稽時，處忠良于何地？宜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

力物力，爭戰守禦超過一年。使我不能了却止息干戈的心願，仍然勞神運籌戰事的策略。近來西方鄴雖收復要害之地，高季興仍固守舊穴老窩，增添我飲食無常的憂慮，正是你們狼狽爲奸的意圖。而且自從居處貶官之地，繼續散布流言。如果延緩你們的死刑，在什麽地方能容納忠誠善良的人？應令各處刺史監督，讓他們自殺。"

盧程

盧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仕通顯。程，天復末登進士第，崔魏公領鹽鐵，署爲巡官。昭宗遷洛陽，柳璨陷右族，程避地河朔，客游燕、趙，或衣道士服，干謁藩伯，人未知之。豆盧革客游中山，依王處直，盧汝弼來太原，程與革、弼皆朝族知舊，因往來依革，處直禮遇未優，故投于太原，汝弼因爲延譽，莊宗署爲推官，尋改支使。程褊淺無他才，惟矜恃門地，口多是非，篤厚君子尤薄之。

盧程，出自唐朝的世家大族。祖父盧懿、父親盧蘊，歷任達官顯位。盧程登天復末年進士第，崔魏公兼領鹽鐵使，任他爲巡官。昭宗遷都洛陽，柳璨陷害世家大族，盧程逃避到河朔，客游燕、趙，有時穿着道士服裝求見州鎮長官，人們不知是他。豆盧革客游中山，依附王處直，盧汝弼來到太原，盧程和豆盧革、盧汝弼都是本朝名族中的至交舊友，於是往來依附豆盧革。王處直没給予優厚的禮遇，所以又投奔到太原，盧汝弼就爲他傳播名譽，莊宗任爲推官，不久改任支使。盧程狹隘淺陋，没其他才幹，衹是憑門第驕傲自負，口中多言他人是非，篤實寬厚的人尤其鄙薄他。

初，判官王緘從軍掌文翰，胡柳之役，緘歿於軍。莊宗歸寧太原，置酒公宴，舉酒謂張承業曰："予今於此會取一書記，先以卮酒辟之。"即舉酒屬巡官馮道，道以所舉非次，抗酒辭避，莊宗曰："勿謙挹，無逾於卿也。"時以職列序遷，則程當爲書記，汝弼亦左右之。程既失職，私懷憤惋，謂人曰："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兒居余上。"先是，莊宗嘗於帳中召程草奏，程曰："叨忝成名，不閑筆硯。"由是文翰之選，不及於程。時張承業專制河東留守事，人皆敬憚。舊例支使監諸廩出納，程訴于承業曰："此事非僕所長，請擇能者。"承業叱之曰："公稱文士，即合飛文染翰，以濟霸國，嘗命草辭，自陳短拙，及留職務，又以爲辭，公所能者

先前，判官王緘隨軍負責起草文書，胡柳一戰，王緘死於軍中。莊宗回太原省親，設酒席舉行公宴，他舉杯對張承業說："我今天在此會上選取一名書記，先用一杯酒來召任。"接着便舉起酒杯遞給巡官馮道，馮道認爲他的舉任不合官職升遷的次序，推開酒杯謙讓，莊宗說："你不要謙讓，没人能超過你。"當時如按職位排列的順序升遷，那就應由盧程任書記，盧汝弼也出力助他。盧程失去此職後，常懷悲憤惋惜的心思，他對人說："主人不看重名士，讓一個田間小子位居我之上。"在這以前，莊宗曾在帳中召盧程起草奏章，盧程說："我承蒙過獎而得名，不擅長筆墨。"因此文書工作的人選，没落到盧程頭上。這時張承業獨掌河東留守事務，人人都敬畏他。慣例由支使監督各倉庫的出納，盧程向張承業說："這事不是我擅長的，請另選高明。"張承業呵斥他說："你自稱文士，就應該揮筆成文，助成霸國事業，曾命你起草文章，自言才短筆

何也?”程垂泣謝之。後歷觀察判官。

拙，到保留原職，又用這類的話推辭，你能做的事究竟是什麽?”盧程流着淚認錯。後任觀察判官。

莊宗將即位，求四鎮判官可爲宰輔者。時盧汝弼、蘇循相次淪没，當用判官盧質。質性疏放，不願重位，求留太原，乃舉定州判官豆盧革，次舉程，即詔徵之，并命爲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歷顯位，舉止不恒。時朝廷草創，庶物未備，班列蕭然，寺署多缺。程、革受命之日即乘肩輿，騶導喧沸。莊宗聞呵導之聲，詢於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駭異，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頃之，遣程使晋陽宫册皇太后，山路險阻，往復綿邈，程安坐肩輿，所至州縣，驅率丁夫，長吏迎謁，拜伏輿前，少有忤意，因加笞辱。

莊宗將即位，物色四鎮判官中可以擔任宰相輔臣的人。當時盧汝弼、蘇循已先後死亡，當用判官盧質。盧質性喜灑脱自在，不願居高位，要求留在太原，於是推薦定州判官豆盧革，其次又推薦盧程，隨即下詔召來，同任爲平章事。盧程本不算大才，驟然擔任顯赫的職位，舉止無常。當時朝廷初建，各種設施都不健全，朝官班列中人員稀疏，官署多缺。盧程、豆盧革接受任命的那天就坐上轎子，騎士開道，喧喝聲震天。莊宗聽到喝叫開路的聲音，向身邊的人詢問，回答説：“宰相的便轎進門了。”莊宗感到驚異，登上樓觀看，笑着説：“這就是似是而非的作法。”不久，派盧程出使晋陽宫册封皇太后，山路險阻，往還路途遥遠，盧程安坐轎子上，每到一州縣，徵調驅使壯丁，官吏迎候晋見，伏地跪拜於轎子前，稍不合意，就加以打罵。

及汴將王彦章陷德勝南城，急攻楊劉，莊宗御軍苦戰，臣下憂之，咸白宰臣，欲連章規諫，請不躬御士伍。豆盧革言及漢高臨廣武事，矢及於胸，紿云中足。程曰：“此劉季失策。”衆皆縮頸。嘗論近世士族，或曰：“員外郎孔明龜，善和宰相之令緒，宣聖之系孫，得非盛歟!”程曰：“止於孔子之後，盛則吾不知也。”親黨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府給之，府吏訴云無例，程怒鞭吏背。時任圜爲興唐少尹，莊宗從姊婿也，憑其寵戚，因詣程。程方衣鶴氅、華陽巾，憑几决事，見圜怒詈曰：“是何蟲豸，恃婦力耶！宰相取給於府縣，得不識舊體!”圜不言而退，是夜，馳至博平，面訴於莊宗。莊宗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痴物，敢辱予九卿。”促令自盡，崇韜亦怒，事幾不測，賴盧質横身解之，遂降爲右庶子。莊宗

當汴州將領王彦章攻克德勝南城，急攻楊劉，莊宗指揮兵士苦戰，臣子們很擔心，都向宰相禀告，打算聯名上奏規勸，請莊宗不要親自指揮部隊。豆盧革談到漢高祖親臨廣武事，胸部中箭，謊稱是射中足。盧程説：“這是劉季失策。”衆臣都低頭不語。曾論説近代的士族，有人説：“員外郎孔明龜，是善和宰相的好後代、宣聖的裔孫，不是很興盛嗎!”盧程説：“祇知是孔子的後人，是否興盛我就不知了。”親友中有人向盧程借驢，盧程用便條叫州府借給，府中屬吏申述此事無先例，盧程憤怒地鞭打吏人的背。當時任圜爲興唐少尹，是莊宗的表姐夫，憑着自己是皇帝近親，就去見盧程。盧程正穿戴着羽毛外套、華陽巾，靠在書案邊處理事務，看到任圜就怒駡説：“你是什麽小蟲子，仗恃婦人的力嗎！宰相由府縣提供給養，你該不會不知老規矩吧!”任圜没説話就退出了。當晚，驅馬趕到博平，當面向莊宗控告。莊宗大怒，對郭崇韜説：“我誤用這痴人作宰相，竟敢侮辱我的九卿。”促令他自殺。郭崇韜也發怒，事情幾乎到了不可預料的地

既定河南，程隨百官從幸洛陽，沿路墜馬，因病風而卒。贈禮部尚書。

步，全靠盧質挺身而出，從中解救，纔降爲右庶子。莊宗平定河南後，盧程隨百官跟從莊宗赴洛陽，沿途摔下馬來，於是患風病而死。追贈禮部尚書。

趙鳳

趙鳳，幽州人也。少爲儒。唐天祐中，燕帥劉守光盡率部內丁夫爲軍伍，而黥其面，爲儒者患之，多爲僧以避之，鳳亦落髮至太原。頃之，從劉守奇奔梁，梁用守奇爲博州刺史，表鳳爲判官。爲鄆州節度判官。

趙鳳，幽州人。年少時習儒學。唐朝天祐年間，燕地的軍帥劉守光强徵部内所有青壯男子爲兵，并在他們臉上刺畫標記，習儒的人深感憂慮，多作僧人而逃避此難，趙鳳也剃髮到了太原。不久，跟隨劉守奇投奔梁，梁任命劉守奇爲博州刺史，劉守奇又上表薦舉趙鳳爲判官。後任鄆州節度判官。

唐莊宗聞鳳名，得之甚喜，以爲護鑾學士。後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及入汴，改授禮部員外郎。莊宗及劉皇后幸張全義第，后奏曰："妾五六歲失父母，每見老者，思念尊親泣下，以全義年德，妾欲父事之，以慰孤女之心。"莊宗許之，命鳳作箋上全義，定往來儀注。鳳上書極諫，不納。天成初，置端明殿學士，鳳與馮道俱任其職。時任圜爲宰相，爲安重誨所傾，以至罷相歸磁州。及朱守殷以汴州叛，馳驛賜圜自盡。既而鳳哭謂安重誨曰："任圜義士也，肯造逆謀以仇君父乎？如此濫刑，何以安國！"重誨笑而不責。是冬，權知貢舉。

唐莊宗知道趙鳳的名望，得到他很高興，任命爲護鑾學士。後來莊宗即位，任命趙鳳爲中書舍人。到進入汴京後，改任禮部員外郎。莊宗和劉皇后親臨張全義的府宅，劉皇后禀告説："我五六歲時失去父母，每見到老人，思念父母以至流淚，以張全義的年事、德望，我想把他作爲父親來侍奉，以安慰孤女的心。"莊宗同意了。命趙鳳作書呈張全義，擬訂往來儀式的詳細條目。趙鳳上書極力勸阻，莊宗不接受。天成初年，設置端明殿學士，趙鳳和馮道同任此職。這時任圜爲宰相，受到安重誨的排擠，以至罷免宰相回磁州。當朱守殷據汴州反叛，又派人駕驛車前去賜任圜自殺。隨後趙鳳哭着對安重誨説："任圜是忠義的人，肯作反叛的打算而視君主爲仇人嗎？像這樣濫用刑罰，怎能够安定國家！"安重誨笑了，却没責備他。這年冬天，臨時負責貢舉事宜。

明年春，有僧自西國取經回，得佛牙大如拳，褐漬皴裂，進於明宗。鳳揚言曰："曾聞佛牙錘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宫中所施已逾數千緡，聞毁乃止。及車駕還洛，留知汴州事，尋授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中，安重誨出鎮河中，人無敢言者，惟鳳極言於上前曰："重誨是陛下家臣，其心終不背主，五年秉權，賢豪俯伏，但不周防，自貽浸潤。"

第二年春天，有僧人從西部國家取經回來，得到拳頭般大的佛牙，有褐色水汁浸泡和開裂的痕迹，進獻給明宗。趙鳳謊稱："曾聽説佛牙錘打不爛，請試一試。"隨着斧下就碎了。這時宫中人施捨的東西已超過數千緡，得知佛牙已碎纔停止。當明宗回洛陽時，留趙鳳主持汴州事務，不久任命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年間，安重誨出京坐鎮河中，没人敢發表意見，衹有趙鳳極力在明宗面前稱説："安重誨是陛下家的僕人，他的心始終不會背叛主人，掌權五年，賢人豪士

明宗以爲朋黨，不悦其奏。重誨獲罪，乃出爲邢州節度使。及閔帝蒙塵于衛州，鳳集賓佐軍校，垂涕曰："主上播遷，渡河而北，吾輩安坐不赴奔問，于禮可乎?"軍校曰："唯公所使。"將行，聞閔帝遇弒而止。清泰初，召還，授太保。既而病足，不能朝謁。疾篤，自爲蓍筮，卦成，投蓍而嘆曰："吾家世無五十者，而復窮賤，吾年已五十，又爲將相，豈有遐壽哉!"清泰二年三月卒。

都俯首貼耳，衹是不能防範小人，使自己遭到陷害。"明宗認爲他是安重誨的朋黨，對他的上奏很不滿。當安重誨受到處置時，就命趙鳳出京任邢州節度使。到閔帝出逃到衛州時，趙鳳召集屬僚軍校，流着淚説："君主蒙難離京，渡過黄河向北去，我們安坐在這裏而不前往問候，這在禮法上是允許的嗎?"軍校們説："我們完全聽從您的使令。"將要出發，得知閔帝遇害就作罷了。清泰初年，召回京師，任命爲太保。隨後患足病，不能入朝拜見。病重，親自用蓍草卜卦，卦成，扔掉蓍草而嘆息説："我家世代没有活上五十歲的，而且又窮困卑賤，我年齡已到五十，又任將帥宰相，哪會有長壽啊!"清泰二年三月去世。

鳳性豁達，輕財重義，凡士友以窮厄告者，必傾其資而餉之，人士以此多之也。

趙鳳性格豁達，輕視財物，注重節義，凡是同僚好友告知有困難，他必定用自己的全部資産給濟，端人正士因此贊譽他。

李愚

李愚，字子晦。自稱趙郡平棘西祖之後，家世爲儒。父瞻業，應進士不第，遇亂，徙家渤海之無棣，以詩書訓子孫。愚童齔時，謹重有異常兒，年長方志學，遍閲經史。慕晏嬰之爲人，初名晏平。爲文尚氣格，有韓、柳體。厲志端莊，風神峻整，非禮不言，行不苟且。愚初以艱貧，求爲假官，滄州盧彦威署安陵簿。丁憂服闋，隨計之長安，屬關輔亂離，頻年罷舉，客於蒲、華之間。

李愚，字子晦。自稱是趙郡平棘西祖的後裔，家族中世代爲儒士。父親李瞻業，參加進士考試落榜，遇戰亂，遷居到渤海的無棣，教子孫作詩讀書。李愚幼年時，謹慎穩重不同於一般的孩子，年長後纔立志求學，廣泛閲覽儒家經典和史籍。他仰慕晏嬰的爲人，最初取名晏平。作文章注重氣韵格調，有韓愈、柳宗元的風格。厲志端莊，神色嚴肅，不合禮的話不説，行爲不草率。李愚最初因困窮，請求擔任臨時的官職，滄州盧彦威任命他爲安陵縣主簿。爲長輩服喪的日期滿後，隨郡中的上計吏到長安，正逢京城附近州郡亂亡流離，連年停止科舉考試，李愚就客居於蒲州、華州一帶。

光化中，軍容劉季述、王奉先廢昭宗，立裕王，月餘，諸侯無奔問者。愚時在華陰，致書於華帥韓建，其略曰："僕關東一布衣爾，幸讀書爲文，每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之事，常痛心切齒，恨不得抽腸蹀血，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

光化年間，軍容使劉季述、王奉先廢黜昭宗，立裕王，過了一個多月，各地長官都無奔赴京師向賊臣問罪的。李愚此時在華陰，向華州軍帥韓建呈遞書信，大略是説："我不過是關東的一個平民罷了，幸而曾讀書作文，每見到君臣、父子之間，有傷害教義的事，常痛心切齒，恨不得抽出他們的肚腸，踐踏他們的血肉，把他們的尸體放在朝門街市示衆。您處於近京的重鎮，君

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朝廟，義感人心，至今歌咏。此時事勢，尤異於前，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宫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决，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如何决策！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浹旬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深禮遇之，堅辭還山。天復初，駕在鳳翔，汴軍攻蒲、華，愚避難東歸洛陽。時衛公李德裕孫延古在平泉舊墅，愚往依焉。子弟親采梠負薪，以給朝夕，未嘗干人。故少師薛廷珪掌貢籍之歲，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授河南府參軍，遂卜居洛表白沙之别墅。

主被幽禁屈辱了一個多月，坐視凶手反賊的行爲，而忘了效力君王的舉措，這是我不明白的。我私下估量，朝廷中輔佐大臣，雖有志却無權；京外各鎮軍帥，雖有權却無志。祇有您忠肝義膽，國家靠您支撑。往年皇帝被迫出走，您大哭迎奉，供給多年，再次使朝廷光復，忠義使人心感動，至今人們謳歌贊嘆。目前的形勢，又和以前大不相同，您的轄地處在要衝，職位兼任將相，自宫廷發生變故，已過了數十天，如不率先號令天下，以求撥亂反正，遲疑不决，一旦山東的州官鎮帥倡導并聯合興起義師，向西進發，您想求得自安，能拿出什麼辦法！這是必然的趨勢。不如火速向四方發布檄文，講明叛逆、忠順的道理，部隊的聲威一旦振起，罪魁禍首就會喪膽，十來天之間，兩個小人的頭將傳示於天下，没有比這更可行的計策了。”韓建待他很有禮，李愚執意告辭回到山中。天復初年，皇帝在鳳翔，汴軍進攻蒲州、華州，李愚爲避難投奔到東邊的洛陽。這時衛公李德裕的孫子李延古住在平泉舊宅，李愚前往依傍他。他的子弟親自采梠杖、背柴草，以此維持日常生活，從没求人。已故少師薛廷珪負責科舉考試那年，李愚登進士第，後又中博學宏詞科，任命爲河南府參軍，於是就定居在洛水邊白沙的别墅。

梁有禪代之謀，柳璨希旨殺害朝士，愚以衣冠自相殘害，乃避地河朔，與宗人李延光客於山東。梁末帝嗣位，雅好儒士，延光素相款奉，得侍講禁中，屢言愚之行高學贍，有史魚、蘧瑗之風。召見，嗟賞久之，擢爲左拾遺，俄充崇政院直學士，或預咨謀，而儼然正色，不畏强禦。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輩皆致拜，惟愚長揖。末帝讓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振等私臣也。臣居朝列，與王無素，安敢諂事。”其剛毅如此。晉州節度使華温琪在任違法，籍民家財，其家訟於

梁有逼唐帝讓位取而代之的計劃，柳璨迎合此意而殺害朝廷名士，李愚因官宦人家自相殘害，就逃避到河朔，和同族人李延光客居山東。梁末帝繼位，很愛重儒士，李延光往常竭誠事奉他，得以在宫中任侍講，他多次稱李愚的品行高學識博，有史魚、蘧瑗的風操。召見，贊嘆了許久，提拔爲左拾遺，不久充任崇政院直學士，時而參與大政的咨詢謀劃，但他莊重正直，不畏强暴。衡王入朝，重臣李振一類人都向他下拜，祇有李愚行拱手禮。末帝責備他説：“衡王是我的兄長，連我也下拜，崇政使李振等人都拜，你爲啥這樣傲慢呢！”李愚回答説：“陛下是作爲家人尊敬兄長，李振等人是衡王手下舊人。我位居朝官班行，與衡王没有舊情，怎敢阿諛奉承。”他就是這樣的剛毅。晉州節度使華温琪非法没收百

朝，制使劾之，伏罪。梁末帝以先朝草昧之臣，不忍加法，愚堅按其罪。梁末帝詔曰："朕若不與鞠窮，謂予不念赤子；若或遂行典憲，謂余不念功臣。爲爾君者，不亦難乎！其華温琪所受贓，宜官給代還所訟之家。"貞明中，通事舍人李霄傭夫毆傚舍人致死，法司按律，罪在李霄。愚白："李霄手不鬥毆，傭夫致死，安得坐其主耶！"以是忤旨。愚自拾遺再遷膳部員外郎，賜緋，改司勛員外郎，賜紫，至是罷職，歷許、鄧觀察判官。

姓家財，有一家向朝廷控告，欽差使者前往審判，華温琪認罪。梁末帝因他是先朝的開國元勛，不忍心加以處治，李愚堅持要處治他的罪行。梁末帝下詔說："我如不加追究，會認爲我不關心百姓；假如斷然按條令行法，會認爲我不顧念功臣。作爲你們的君主，不也太難了嗎？關於華温琪所收受的贓物，應由官方支付，代他還給起訴的人家。"貞明年間，通事舍人李霄的傭工打死了租用房屋的人，刑法部門對照法律，罪在李霄。李愚說："李霄没有親手鬥毆，是傭工打死的，怎麽能判他主人的罪呢！"因這事抵觸了皇帝。李愚自拾遺兩度升遷，任膳部員外郎，賜予紅色官服，改任司勛員外郎，賜予紫色官服，到這時被罷去官職，後歷任許州、鄧州觀察判官。

初在内職，慈州舉子張礪依焉。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補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闥之間，揄揚愚之節概，及言愚之所爲文《仲尼遇》、《顔回壽》、《夷齊非餓人》等篇，北人望風稱之。洎莊宗都洛陽，鄧帥俾奏章入朝，諸貴見之，禮接如舊，尋爲主客郎中，數月，召爲翰林學士。三年，魏王繼岌征蜀，請爲都統判官，仍帶本職從軍。時物議以蜀險阻，未可長驅，郭崇韜問計於愚，愚曰："如聞蜀人厭其主荒恣，倉卒必不爲用。宜乘其人二三，風馳電擊，彼必破膽，安能守險。"及前軍至固鎮，收軍食十五萬斛，崇韜喜，謂愚曰："公能料事，吾軍濟矣。"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在後，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惑，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人無遲留者。是時，軍書羽檄，皆出其手。蜀平，就拜中書舍人。師還，明宗即位，時西征副招討使任圜爲宰相，雅相欽重，屢言於安重誨，請引爲同列，屬孔循用事，

先前李愚擔任朝官時，慈州舉人張礪依附他。貞明年間，張礪自河陽北行投奔莊宗，補任太原府屬官，出入高門内庭之間，稱道李愚的節操，并談到李愚所作的文章如《仲尼遇》、《顔回壽》、《夷齊非餓人》等篇，北方人景仰稱道。到莊宗定都洛陽時，鄧州軍帥讓他帶着奏章入京朝見，衆貴人見到他，如舊友般以禮相待，不久任主客郎中，數月後召任翰林學士。三年，魏王李繼岌征伐蜀國，請求任他爲都統判官，并帶原職銜隨軍。當時衆人的意見認爲蜀道險阻，不可長驅直入，郭崇韜向李愚問計，李愚說："據說蜀人厭惡自己君主的荒淫無度，緊急時必不肯爲他出力。應趁他國人三心二意，急風閃電般地發起攻擊，他們必嚇破膽，怎能守住險要。"當前軍抵達固鎮，繳獲軍糧十五萬斛，郭崇韜高興地對李愚說："你能預料大事，我軍有望了。"招討判官陳乂到了寶雞，稱病請留在後邊，李愚厲聲說："陳乂見利就進，畏難就停。目前大軍步入險境，人心易動揺，正可殺了他來示衆。"由此軍人没有遲留不前的。這時，軍書戰報都出自李愚的手。蜀國平定，就在軍中任命爲中書舍人。班師還朝，明宗即位，這時西征副招討使任圜爲宰相，對他很敬重，多次對安重誨説，請引薦他爲自己的同官，恰逢孔循專權，援引崔協而阻抑

援引崔協以塞其請。俄以本職權知貢舉，改兵部侍郎，充翰林承旨。長興初，除太常卿，屬趙鳳出鎮邢臺，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集賢殿大學士。

長興季年，秦王恣横，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剛介，往往形言，然人無唱和者。後轉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與諸儒修成《創業功臣傳》三十卷。愚初不治第，既命爲相，官借延賓館居之。嘗有疾，詔近臣宣諭，延之中堂，設席惟管秸，使人言之，明宗特賜帷帳茵褥。

閔帝嗣位，志修德政，易月之制纔除，便延訪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録》，有意於致理。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少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奈宗社何。"皆惕息而不敢言。以恩例進位左僕射。清泰初，徽陵禮畢，馮道出鎮同州，愚加特進、太微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宰相劉昫與馮道婚嫁，道既出鎮，兩人在中書，或舊事不便要厘革者，對論不定。愚性太峻，因曰："此事賢親家所爲，更之不亦便乎?"昫憾其言切，於是每言必相折難，或至喧呼。無幾，兩人俱罷相守本官。清泰二年秋，愚已嬰疾，率多請告，累表乞骸，不允，卒於位。

了他的請求。不久李愚以原職臨時負責科舉考試，改任兵部侍郎，充任翰林承旨。長興初年，任命爲太常卿，恰遇趙鳳出京坐鎮邢臺，於是任命李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轉任集賢殿大學士。

長興末年，秦王專横跋扈，權要大臣忙於避禍，對國家存亡無人敢言。李愚生性剛毅耿直，常常表示意見，但没人響應附和。後任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兼吏部尚書，和衆儒士撰成《創業功臣傳》三十卷。李愚先前没有營建府宅，任命爲宰相後，公家借迎賓館讓他居住。曾生病，明宗令近臣表示慰問，迎使者到中堂，所設坐席衹有麥秆一類鋪墊，使者上言此事，明宗特意賜給帷帳褥墊。

閔帝繼位，有心建設仁善寬厚的政治，以日代月的喪制剛結束，就引見咨詢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録》，有意達到天下大治。李愚私下對同班的官員説："我們的君主引見咨詢，很少找我們這些人，位高責重，國事也值得憂慮，國家將怎麽樣呢。"大家都閉口不敢説話。以加恩的慣例進升左僕射之位。清泰初年，徽陵的葬禮結束，馮道離京坐鎮同州，李愚加授特進、太微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宰相劉昫和馮道通婚，馮道出任鎮帥後，他兩人在中書省，時有舊事不便需要改革的，相互争論不能决定。李愚的性格太嚴峻，於是説："這件事是你親家所幹的，更改它不也很方便嗎?"劉昫恨他的話太刺人，於是李愚每有言論，他必定駁斥刁難，有時甚至大叫高呼。没過多久，兩人都罷免宰相，保留原官品。清泰二年秋天，李愚已患病，常常請假，多次上表請求退休，不同意，死在官任上。

任圜

任圜，京兆三原人。祖清，成都少尹。父茂弘，避地太原，奏授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圖、回、圜、團、冋，風彩俱異，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團，歷代、憲二郡刺史。

任圜，京兆三原人。祖父任清，成都少尹。父親任茂弘，避難到了太原，太原長官上奏薦任他爲西河縣令。有五個兒子，名叫任圖、任回、任圜、任團、任冋，個個都有不同常人的風采。武皇很喜歡他們，把本族的女子嫁給任團，歷任代、憲二郡刺史。

李嗣昭典兵於晋陽，與圜游處甚

李嗣昭在晋陽統率兵馬，和任圜居處游樂，

洽，及鎮澤潞，請爲觀察支使，解褐，賜朱紱。圜美姿容，有口辯，嗣昭爲人間構於莊宗，方有微隙，圜奉使往來，常申理之，克成友于之道，圜之力也。及丁母憂，莊宗承制起復潞州觀察判官，賜紫。

很是投合，到坐鎮澤潞時，就請求朝廷任爲觀察支使，脱下了平民褐色的衣裳，賜予了紅色的官服。任圜有漂亮的儀表，有善辯的口才，李嗣昭被人在莊宗面前誣陷，正有些小的矛盾，任圜奉使命往來兩地，常常爲其申明真相，他們得以保持兄弟般友愛的道義，是任圜出的力。當任圜爲母親服喪時，莊宗用皇帝授予的特權，於喪期中起用任圜爲潞州觀察判官，賜予紫色官服。

常山之役，嗣昭爲帥，卒於軍，圜代總其事，號令如一，敵人不知。莊宗聞之，倍加獎賞。是秋，復以上黨之師攻常山，城中萬人突出，大將孫文進死之，賊逼我軍，圜麾騎士擊之，頗有殺獲。嘗以禍福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乞降。及城潰，誅元惡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屬，亦圜所庇護焉。莊宗改鎮州爲北京，以圜爲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明年，郭崇韜兼鎮，改行軍司馬，充北面水陸轉運使，仍知府事。同光三年，歸朝，守工部尚書。

常山一戰，李嗣昭爲帥，死於軍中，任圜代掌他的事務，號令如前一樣，敵人不知。莊宗得知，給予加倍的獎賞。這年秋天，再次用上黨的兵馬進攻常山，城中上萬人衝出，大將孫文進戰死，賊人逼近我軍，任圜指揮騎士進攻，殺傷賊人，繳獲戰利品很多。曾用禍福的道理勸告城中人，鎮州人信他的話，派人請求投降。當城被攻破，除了殺掉罪魁禍首之外，官吏都保全了家屬，這也是任圜的庇護。莊宗改鎮州爲北京，以任圜爲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負責留守事務。第二年，郭崇韜兼領此鎮，改任行軍司馬，充任北面水陸轉運使，仍舊負責軍府事務。同光三年，返回京城，守工部尚書。

崇韜伐蜀，奏令從征，西蜀平，署圜黔南節度使，懇辭遂止。魏王班師，行及利州，康延孝叛，以勁兵八千迴劫西川。繼岌聞之，夜半命中使李廷安召圜，圜方寢，廷安登其床以告之，圜衣不及帶，遽見繼岌。繼岌泣而言曰："紹琛負恩，非尚書不能制。"即署圜爲招討副使，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等率兵攻延孝於漢州，擒之。旋至渭南，繼岌遇害，圜代總全師。朝於洛陽，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判三司。

郭崇韜征伐蜀國，奏請朝廷令任圜隨軍出征。西蜀平定，任命任圜爲黔南節度使，因任圜的懇辭纔作罷。魏王班師回朝，走到利州，康延孝反叛，率勁兵八千人搶奪西川。李繼岌得知後，半夜命宫中使臣李廷安召任圜，任圜正在睡中，李廷安爬上他的床，將事情告訴他，任圜來不及繫上衣帶，立即去見李繼岌。李繼岌哭着説："紹琛忘恩負義，除了尚書您，没人能制服他。"立即任命任圜爲招討副使，和都指揮使梁漢顒等率兵到漢州攻打康延孝，生擒了他。回軍抵達渭南，李繼岌遇害，任圜代替他統率全軍。到洛陽朝見，明宗贊賞他的功勞，任爲平章事，判三司。

圜揀拔賢俊，杜絶倖門，百官俸入爲孔謙減折，圜以廷臣爲國家羽儀，故優假班行，禁其虚估，期月之内，府庫充贍，朝廷修葺，軍民咸足。雖憂國如家，而切於功名，故爲

任圜選拔德才兼備的人士，杜絶僥幸求取的門徑。百官的俸禄收入被孔謙打了折扣，任圜認爲朝官是國家的羽翼，所以對列入朝班的官員給予優待，禁止不兑現和打折扣的做法，一年之内，府庫充實，朝廷整肅，軍民都豐衣足食。任

安重誨所忌。嘗與重誨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自兹而深矣。先是，使人食券，皆出於户部，重誨止之，俾須内出，争於御前，往復數四，竟爲所沮，因求罷三司。天成二年，除太子少保致仕，出居磁州。及朱守殷叛，重誨乘間誣其結構，立遣人稱制就害之，乃下詔曰："太子少保致仕任圜，早推勳舊，曾委重難，既退免於劇權，俾優閑於外地，而乃不遵禮分，潛附守殷，緘題罔避於嫌疑，情旨頗彰於怨望。自收汴壘，備見踪由，若務含弘，是孤典憲，尚全大體，止罪一身。宜令本州於私第賜自盡。"圜受命之日，聚族酣飲，神情不撓。清泰中，制贈太傅。

圜雖憂國如家，但太急於建功揚名，所以遭到安重誨的妒嫉。他曾和安重誨在私宅聚會，有個妓女很會唱歌，安重誨求取而没得到，他們的矛盾從此就更深了。先前，使者的食券都是由户部頒發，安重誨中止了這種做法，使它必須由朝廷頒發，他們在皇帝面前争論，反復多次，最終被安重誨壓制，於是請罷去判三司的職務。天成二年，授予太子少保的頭銜退休，離京居住磁州。到朱守殷反叛時，安重誨趁機誣陷他暗中勾結，立即派人假稱奉詔，到磁州殺害他，於是下詔説："太子少保退休的任圜，早被推爲元勛舊臣，曾經委以重任繁務，既從繁重事務中解脱出來，使在京外地區閒悠閑自得，而竟不守禮法名分，暗中依附朱守殷，從書信封口處的題字已看出不避嫌疑，抒情達意的文字間表現出怨恨之心。自從收復汴城後，完全看清他的行迹，如果一味包含寬容，就是背離制度法令，仍顧全大體，祇加罪一人。應令本州官員到他私宅，賜他自殺。"任圜接到詔命的那天，聚集族人痛飲，神情不亂。清泰年間，下詔追贈太傅。

子徹，仕皇朝，位至度支郎中，卒。

兒子任徹，在宋朝做官，官位升到度支郎中，去世。

史臣曰：革、説承舊族之胄，佐新造之邦，業雖謝于財成，罪未聞于昭著，而乃爲權臣之所忌，顧後命以無逃，静而言之，亦可憫也。盧程器狹如是，形渥攸宜。趙鳳、李愚，咸以文學之名，俱踐岩廊之位，校其貞節，愚復優焉。任圜有縱横濟物之才，無明哲保身之道，退猶不免，獻可悲哉！

史臣曰：豆盧革、韋説以名族的後裔，輔佐新建的國家，功業雖然無成就天下，罪行没聽説明白顯著，然而竟遭權臣的妒嫉，一再被貶而至於賜死，平心而論，也是值得同情的。盧程的才識是這樣的短淺，行爲就應該穩重一些。趙鳳、李愚，都以文學的聲名，同登朝廷的高位，比較他們的忠貞節操，李愚更優秀一些。任圜有多方助人的才幹，而無明哲保身的方法，退休後仍不免遇難，唉，也可悲啊！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唐書四十四)

列傳第二十

薛廷珪

薛廷珪，其先河東人也。父逢，咸通中爲秘書監，以才名著于時。廷珪，中和年在西川登進士第，累歷臺省。乾寧中，爲中書舍人。駕在華州，改散騎常侍，尋請致仕，客游蜀川。昭宗遷洛陽，徵爲禮部侍郎。時柳璨屠害朝士，衣冠畢罹其毒，廷珪以居常退讓獲全。入梁爲禮部尚書。莊宗平定河南，以廷珪年老，除太子少師致仕。同光三年九月卒。贈右僕射。所著《鳳閣詞書》十卷、《克家志》五卷，并行于世。初，廷珪父逢，著《鑿混沌》、《眞珠簾》等賦，大爲時人所稱。廷珪既壯，亦著賦數十篇，同爲一集，故目曰《克家志》。

薛廷珪，他的祖先是河東人。父親薛逢，咸通年間任秘書監，以才學在當時很有名望。薛廷珪於中和年間在西川登進士第，擔任過多種中央機構職務。乾寧年間，任中書舍人。皇帝在華州，改任他爲散騎常侍，不久請求退休，客游蜀川。昭宗遷都洛陽，召任禮部侍郎。這時柳璨殺害朝中人士，官宦之家都遭到殘害，薛廷珪因平時謙退忍讓纔得以保全。入梁朝任禮部尚書。莊宗平定河南，因薛廷珪年老，授予太子少師的頭銜退休。同光三年九月去世。追贈右僕射。他的著述有《鳳閣詞書》十卷、《克家志》五卷，都流傳於世間。先前，薛廷珪的父親薛逢，著有《鑿混沌》、《真珠簾》等賦，極受當時人的稱譽。薛廷珪成年後，也著有數十篇賦，合編爲一集，所以取名爲《克家志》。

崔沂

崔沂，大中時宰相魏公鉉之幼子也。兄沆，廣明初亦爲宰輔。沂舉進士第，歷監察、補闕。昭宗時，累遷至員外郎、知制誥。性抗厲守道，而文藻非優，嘗與同舍顏蕘、錢珝俱秉筆，見蕘、珝贍速，草制數十，無妨譚笑，而沂自愧。翌日，謁國相訴曰：“沂疏淺，不足以供詞翰之職。”相輔然之，移爲諫議大夫。入梁，爲御史司憲，糾繆繩違，不避豪右。

崔沂，大中年間宰相魏公崔鉉的小兒子。兄長崔沆，廣明初年也任宰相輔臣。崔沂登進士第，歷任監察御史、補闕。昭宗時，一直升到員外郎、知制誥。崔沂爲人坦率剛正，遵循理道，但文筆并不高妙，曾和同舍顏蕘、錢珝一起執筆，見顏蕘、錢珝富有才學、文思敏捷，起草制詞數十篇，不妨礙談笑，因而崔沂自愧。第二天，求見國相，向他說：“我才疏學淺，不足以擔任文字工作。”宰相大臣同意他的意見，調任諫議大夫。入梁朝，任御史司憲，糾正過失，懲治違法，不畏避權貴豪强。

開平中，金吾街使寇彥卿入朝，過天津橋，市民梁現者不時迴避，前

開平年間，金吾街使寇彥卿入朝，經過天津橋，市民梁現没及時迴避，在前開道的兵差揪住

導伍伯捽之，投石欄以致斃。彦卿自前白於梁祖，梁祖命通事舍人趙可封宣諭，令出私財與死者之家，以贖其罪。沂奏劾曰："彦卿位是人臣，無專殺之理。況天津橋御路之要，正對端門，當車駕出入之途，非街使震怒之所。況梁現不時迴避，其過止於鞭笞，捽首投軀，深乖朝憲，請論之以法。"梁祖惜彦卿，令沂以過失論，沂引鬥競律，以怙勢力爲罪首，下手者減一等。又鬥毆條，不鬥故毆傷人者，加傷罪一等。沂表入，責授彦卿游擊將軍、左衛中郎將。沂剛正守法，人士多之。遷左司侍郎，改太常卿，轉禮部尚書。

他，摔向橋邊石欄，以致喪命。寇彦卿親自到梁太祖面前禀告，梁太祖命通事舍人趙可封傳達旨意，令他拿出私財給與死者的家屬，以此贖罪。崔沂上奏彈劾說："寇彦卿的身份是臣子，没有擅自殺人的道理。何況天津橋是皇帝車道的要衝，正對着端門，作爲皇帝車馬出入的道路，不是街使大發雷霆的場所。況且梁現没及時迴避，他的過失最多不過處以鞭打，揪頭摔身，大違朝綱，請依法論罪。"梁太祖愛惜寇彦卿，令崔沂以過失論罪，崔沂援引刑律中的鬥競律，以仗恃勢力的人爲罪首，直接出手的人減罪一等。又有鬥毆條，不屬雙方争鬥而是故意打傷他人的，比鬥毆傷人罪加一等。崔沂的表章呈進後，降任寇彦卿爲游擊將軍、左衛中郎將。崔沂剛正守法，有識之士都稱譽他。升任左司侍郎，改任太常卿，轉任禮部尚書。

貞明中，帶本官充西京副留守。時張全義留守、天下兵馬副元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中書令、魏王，名位之重，冠絶中外。沂至府，客將白以副留守合行廷禮，沂曰："張公官位至重，然尚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儀何如?"全義知之，遽引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相勞煩。"莊宗興復唐室，復用爲左丞，判吏部尚書銓選司，坐累謫石州司馬。明宗即位，召還，復爲左丞。以衰疾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卒於龍門之別墅，時年七十餘。贈太子少傅。

貞明年間，帶原官階充任西京副留守。這時張全義爲留守、天下兵馬副元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中書令、魏王，名望地位的崇高，在朝廷内外是獨一無二的。崔沂到達河南府，客將告訴他副留守當行廷禮，崔沂說："張公的官位十分高，但還帶有府尹的頭銜，不知副留守見府尹的禮節是怎樣的?"張全義得知後，立刻引見崔沂，慰問他說："禮節是相互的，我們都老了，不要互相找麻煩。"莊宗重振唐王朝，再次任命爲左丞，判吏部尚書銓選司，因受牽連得罪，貶爲石州司馬。明宗即位，召回，再次任左丞。因體弱多病告老，授予太子少保的頭銜退休。死於龍門的別墅，當時他七十多歲。追贈太子少傅。

劉岳

劉岳，字昭輔。其先遼東襄平人，元魏平定遼東，徙家于代，隨孝文遷洛，遂爲洛陽人。八代祖民部尚書渝國公政會，武德時功臣。祖符，蔡州刺史。父珪，洪洞縣令。符有子八人，皆登進士第，珪之母弟瓌、玕，異母弟崇夷、崇龜、崇望、崇魯、崇謩。崇龜，乾寧中廣南節度

劉岳，字昭輔。最初是遼東襄平人，元魏平定遼東，遷居到代州，隨孝文帝遷往洛陽，於是成了洛陽人。八代祖民部尚書渝國公劉政會，是武德時期的功臣。祖父劉符，蔡州刺史。父親劉珪，洪洞縣令。劉符有八個兒子，都登進士第，劉珪的同母弟是劉瓌、劉玕，異母弟是劉崇夷、劉崇龜、劉崇望、劉崇魯、劉崇謩。劉崇龜，乾寧年間任廣南節度使；劉崇望，乾寧年間

使；崇望，乾寧中宰相；崇魯、崇謩、崇夷，并歷朝省。

岳少孤，亦進士擢第，歷户部巡官、鄭縣簿、直史館，轉左拾遺、侍御史。梁貞明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岳爲文敏速，尤善談諧，在職累遷户部侍郎，在翰林十二年。莊宗入汴，隨例貶均州司馬，尋丁母憂，許自貶所奔喪，服闋，授太子詹事。明宗即位，歷兵部吏部侍郎、秘書監、太常卿。卒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岳文學之外，通於典禮。天成中，奉詔撰《新書儀》一部，文約而理當，今行於世。

子温叟，仕至御史中丞。

任宰相；劉崇魯、劉崇謩、劉崇夷，都曾擔任中央機構職務。

劉岳年少時便失去父親，仍登進士第，歷任户部巡官、鄭縣主簿、直史館，轉任左拾遺、侍御史。梁朝貞明初年，召入翰林院任學士。劉岳作文章敏捷快速，尤其善於開玩笑，在職任上多次升遷官階，直到户部侍郎，在翰林院達十二年。莊宗進入汴京，按通例貶爲均州司馬，不久遇母親亡故，允許他從貶官地返家守喪，服喪完畢，任爲太子詹事。明宗即位，歷任兵部吏部侍郎、秘書監、太常卿。死時五十六歲。追贈吏部尚書。劉岳除了文學以外，還通曉典禮。天成年間，奉詔撰《新書儀》一部，文字簡約而事理允當，至今流傳世間。

兒子劉温叟，官位升到御史中丞。

封舜卿

封舜卿，仕梁，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平三年，奉使幽州，以門生鄭致雍從行，復命之日，又與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雖有文辭，才思拙澀，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托致雍秉筆，當時譏者以爲座主辱門生。莊宗同光已來，累歷清顯。封氏自太和以來，世居兩制，以文筆稱于時。舜卿從子渭，昭宗遷雒時，爲翰林學士，舜卿爲中書舍人，叔侄對掌内外制。

封舜卿，在梁朝做官，任禮部侍郎，負責科舉考試。開平三年，奉命出使幽州，命他的門生鄭致雍隨同前往，回朝復命的那天，又和鄭致雍同時受命入翰林院任學士。鄭致雍有出衆的才華，封舜卿雖有辭藻，但才思遲鈍，當考試五道題時，困乏吃力，不能支撑，於是委托鄭致雍執筆代勞，當時譏諷他的人認爲是考官玷污了自己的門生。自莊宗同光年間以來，多次擔任清高顯耀的職務。封氏自太和年間以來，世世擔任起草内、外兩制的職務，以文筆著稱當時。封舜卿的侄子封渭，昭宗遷都洛陽時，任翰林學士，封舜卿任中書舍人，叔侄分别掌管起草内外文件。

從子翹，於梁貞明中亦爲翰林學士。天成中，爲給事中，因轉對上言，以星辰合度，風雨應時，請御前香一合，帝親爇一炷，餘令於塔廟中焚之，貴表精至。議者以翹時推名族，出朝苑，登瑣闈，甚有岩廊之望，而忽有此請，乃近諸妖佞耳，物望由是减之。

侄子封翹，在梁朝貞明年間也任翰林學士。天成年間，任給事中，趁輪流面見皇上論事的機會進言，因星辰的運動符合常規，風雨順應時節，請以皇帝所用的香一盒，皇帝親自點燃一炷，其餘的派人到塔廟中焚燒，重在表達對神靈最真誠的謝意。談論此事的人認爲，封翹在當時公認爲名門望族，出於朝廷百官之中，登上宫禁内的要職，很有做宰相的人望，而忽然有這一請求，不過是近於妖人奸邪的作爲而已，人望因此降低了。

竇夢徵

竇夢徵，同州人。少苦心爲文，登進士第，歷校書郎，自拾遺召入翰林，充學士。梁貞明中，加兩浙錢鏐元帥之命，夢徵以鏐無功於中原，兵柄不宜虛授，其言切直。梁末帝以觸時忌，左授外任。有頃，復召爲學士。及莊宗入汴，夢徵以例貶沂州，居嘗感梁末帝舊恩，因爲《祭故君文》云："嗚呼！四海九州，天迴眷命；一女二夫，人之不幸。當革故以鼎新，若金銷而火盛，必然之理，夫何足競"云。秉筆者皆許之。尋量移宿州。天成初，遷中書舍人，復入爲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夢徵隨計之秋，文稱甚高，尤長於箋啓，編爲十卷，目曰《東堂集》，行於世。

竇夢徵，同州人。年少用盡心力作文章，登進士第，曾任校書郎，自拾遺召入翰林院，充任學士。梁朝貞明年間，加授兩浙錢鏐元帥的任命，竇夢徵認爲錢鏐對中原地區沒有功勛，兵權不應該虛授，他的話很直切。梁末帝因他觸犯了當時的忌諱，降授外地官職。過了一段時間，再次召任學士。當莊宗進入汴京後，竇夢徵按通例被貶到沂州，時常懷念梁末帝先前的恩德，於是撰《祭故君文》説："唉！四海九州，上天收回了關照的使命；一女嫁二夫，這是人們的不幸。當滅掉舊國而建立新朝時，就好像黄金銷熔而爐火熾盛，這是必然的道理，又哪值得强争"等等。擅長寫作的人都推許他。不久酌情内遷到宿州。天成初年，升任中書舍人，又進升爲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去世，追贈禮部尚書。竇夢徵入京應試的那年，文學的聲譽很高，尤其擅長作箋、啓，編爲十卷，取名爲《東堂集》，流傳於世。

李保殷

李保殷，河南洛陽人也。昭宗朝，自處士除太子正字，改錢塘縣尉。浙東帥董昌辟爲推官，調補河府兵曹參軍，歷長水令、《毛詩》博士，累官至太常少卿、端王傅。入爲大理卿，撰《刑律總要》十二卷。與兵部侍郎郗殷象論刑法事，左降房州司馬。同光初，授殿中監。以其素有明法律之譽，拜大理卿，未滿秩，屬爲人所制。保殷曰："人之多辟，無自立辟。"乃謝病以歸，卒於洛陽。

李保殷，河南洛陽人。昭宗朝，自隱居之士任命爲太子正字，改任錢塘縣尉。浙東帥臣董昌召任爲推官，調補河府兵曹參軍，歷任長水縣令、《毛詩》博士，一直升到太常少卿、端王傅。入朝任大理卿，撰著《刑律總要》十二卷。和兵部侍郎郗殷象争論刑法事，貶降爲房州司馬。同光初年，任命爲殿中監。因他向來有明法律的聲譽，任命爲大理卿，任期未滿，就遭到他人的壓制。李保殷説："人們多有邪行，不要再自立邪道。"於是告病還家，死於洛陽。

歸藹

歸藹，字文彦，吴郡人也。曾祖登，祖融，父仁澤，位皆至列曹尚書、觀察使。藹登進士第，及升朝，遍歷三署。同光初，爲尚書右丞，遷刑、户二部侍郎，以太子賓客致仕，卒年七十六。

歸藹，字文彦，吴郡人。曾祖歸登，祖父歸融，父親歸仁澤，官位都升到各部尚書、觀察使。歸藹登進士第，到他升爲朝官後，歷任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個重要部門的職務。同光初年，任尚書右丞，升任刑、户二部侍郎，以太子賓客的頭銜退休，死時七十六歲。

孔邈

孔邈，文宣王四十一代孫。身長七尺餘，神氣溫厚。登進士第，歷校書郎、萬年尉，充集賢校理，爲諫議大夫，以年老致仕。

孔邈，文宣王孔丘的四十一代孫。身高七尺多，神態溫和寬厚。登進士第，歷任校書郎、萬年縣尉，充任集賢校理，任諫議大夫，因年老退休。

張文寶

張文寶，昭宗朝諫議大夫顗之子也。文寶初依河中朱友謙爲從事，莊宗即位於魏州，以文寶知制誥，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知貢舉，遷吏部侍郎。文寶性雅淡稽古。長興初，奉使浙中，泛海船壞，水工以小舟救，文寶與副使吏部郎中張絢信風至淮南界，僞吳楊溥禮待甚至，兼厚遺錢幣、食物。文寶受其食物，反其錢幣，吳人善之，送文寶等復至杭州宣國命，還青州，卒。

子吉，嗣位邑宰。

張文寶，昭宗朝諫議大夫張顗的兒子。張文寶最初依附河中朱友謙，任從事，莊宗在魏州即位，任用張文寶爲知制誥，歷任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知貢舉，升任吏部侍郎。張文寶爲人恬淡好古。長興初年，奉命出使浙中，航海時船壞，水工用小船相救，張文寶和副使吏部郎中張絢隨風飄到淮南地界，僞吳國的楊溥以禮相待很周到，并送給豐厚的錢幣、食物。張文寶接受食物，退回錢幣，吳人認爲他很不錯，送張文寶等人再到杭州傳達朝廷的命令。回到青州，去世。

兒子張吉，繼任縣令。

陳乂

陳乂，薊門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因避亂，客於浮陽，轉徙於大梁，梁將張漢傑延於私邸，表授太子舍人。莊宗平梁，郭崇韜遥領常山，召居賓榻，崇韜從魏王繼岌伐蜀，署爲招討判官。崇韜死，明宗即位，隨任圜歸闕，圜薦之於朝，除膳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乂性陰僻，寡與人合，不爲當路所與，尋移左散騎常侍，由是忿以成疾，逾月而卒。

陳乂，薊門人。從小好學，擅長作文章。因避禍亂，客居浮陽，輾轉遷移到大梁，梁將張漢傑迎到自己私宅中，上表薦任爲太子舍人。莊宗滅梁，郭崇韜遥領常山，召他居處賓館，郭崇韜跟隨魏王李繼岌伐蜀，任命爲招討判官。郭崇韜死，明宗即位，陳乂隨任圜回京，任圜把他推薦給朝廷，任命爲膳部員外郎、知制誥，一直升到中書舍人。陳乂性格孤僻，少與人相合，不受當權派的賞識，不久調任左散騎常侍，因此憤懣而患病，過了一個月就死了。

乂微有才術，嘗自恃其能。爲判官日，人有造者，垂帷深處，罕見其面。及居西掖，而姿態愈倨，位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然乂性孤執，尤廉於財。長興中，嘗自舍人銜命册晉國公主石氏於太原，晉高祖善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可於乂，宜陳一謳頌以稱晉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賄耳。乂曰："人生貧富，咸

陳乂略有一點才識智能，常常以自己的能力而驕傲。作判官的時候，有人來造訪，他放下帷幕，深居後庭，很少有人能見到他的面。到他任中書舍人時，姿態更傲，最終官位没達到公卿，這是由於他器量逼促狹小的緣故。但陳乂性格清高執着，尤其在財利方面很廉潔。長興年間，曾以中書舍人的身份奉命到太原册封晉國公主石氏，晉高祖很優待他，祇是對他的清高孤傲很詫異。有人向陳乂提供可行辦法，應撰述一篇稱道

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綱，且虧士行，乂今生所不爲也。”聞者嘉之。晉高祖即位，贈禮部尚書。

晉高祖美德的歌頌文字，就可索取他的厚禮了。陳乂説：“人生貧富，都是有定分的，没有持天子使命却違禮而求利的做法，這様做既損害了國家的法度，又玷污了士人的操守，我陳乂這輩子都不做這様的事。”聽到這話的人都很贊賞。晉高祖即位，追贈禮部尚書。

劉贊

劉贊，魏州人也。幼有文性。父玭，爲令録，誨以詩書，夏月令服青襦單衫。玭每肉食，別置蔬食以飯贊，謂之曰：“肉食，君之禄也。爾欲食肉，當苦心文藝，自可致之，吾禄不可分也。”繇是贊及冠有文辭，年三十餘登進士第。

劉贊，魏州人。從小有好文的習性。父親劉玭，曾任縣令、録事一類職務，教導他作詩讀書，夏季讓他穿青色的短衣和薄衫。劉玭每當吃肉類食物，就另外安排素餐給劉贊吃，對他説：“肉食是君主給的俸禄。你想吃肉，就當潛心於文字，自然能够得到，我的俸禄是不可分的。”因此，劉贊到二十歲時就很有文采，三十多歲時登進士第。

魏州節度使羅紹威署巡官，罷歸京師，依開封尹劉鄩。久之，租庸使趙巖表爲巡官，累遷至金部員外郎，職如故。莊宗入汴，租庸副使孔謙以贊里人，表爲鹽鐵判官。天成中，歷知制誥、中書舍人。與學士竇夢徵同年登第，鄰居友善，夢徵卒，贊與同年楊凝式緦麻爲位而哭，其家無嫡長，與視喪事，恤其孀稚，人士稱之。改御史中丞、刑部侍郎。

魏州節度使羅紹威委任他爲巡官，罷職回京城，依附開封尹劉鄩。過了許久，租庸使趙巖上表薦他爲巡官，一直升到金部員外郎，職事如前不變。莊宗進入汴京，租庸副使孔謙因劉贊是自己同鄉，上表薦任爲鹽鐵判官。天成年間，歷任知制誥、中書舍人。劉贊和學士竇夢徵同年登進士第，又是鄰居，相處友好，竇夢徵去世，劉贊和同年進士楊凝式身着麻衣，設置竇夢徵的神位而哭祭。竇夢徵家没有嫡長子，劉贊就幫助料理喪事，撫恤他的孀妻幼子，有名人物都贊譽他。改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

贊性雍和，與物無忤，居官畏慎，人若以私干之，雖權豪不能移其操。未幾，改秘書監，兼秦王傅。贊節概貞素，忽聞其命，掩泣固辭，竟不能止。時秦王參佐，皆新進小生，動多輕脱，每稱頌秦王功德，阿意順旨，祗奉談笑，惟贊從容諷議，必獻嘉言。秦王常接見賓僚及游客，於酒筵之中，悉令秉筆賦詩。贊爲師傅，亦與諸客混，然容狀不悦。秦王知其意，自是戒典客，贊至勿通，令每月一度至衙。贊既官係王府，不敢朝參，不通慶吊，但閉關喑嗚而已。及

劉贊性格温和，與他人無抵觸，在任小心謹慎，他人如果爲私利求他，雖是權貴豪强也不能改變他的操守。不久，改任秘書監，兼秦王傅。劉贊有堅貞清白的節操，忽然得知這項任命，掩面哭泣，堅決推辭，但最終没能中止。這時秦王的助手，都是新進的晚生小輩，凡事多輕脱，常稱頌秦王的功德，迎合他的心意，敬奉談笑，衹有劉贊從中規戒，必提出好的意見。秦王常接見僚屬和游客，在酒筵之中，令所有的人執筆賦詩。劉贊任師傅，也和衆客同在座中，但神態不高興。秦王知道他的心思，從此告誡典客，劉贊來了不要通報，令他每月到公署一次。劉贊的官職既係在王府，不敢入朝參拜，也不和外人互通

秦王得罪，或言贊止於朝降，而贊已服麻衣備驢乘在門矣。聞其言曰：“豈有國君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賓佐朝降，得免死，幸也。”俄而臺史示敕，長流嵐州，即時赴貶所。在嵐州逾年，清泰二年春，詔歸田里。妻紇干氏塗中卒，贊比羸瘠，慟哭殆絶，因之亦病，行及石會關而卒，時年六十餘。

慶賀、吊唁的事，衹是閉門傷感而已。到秦王得罪時，有人說劉贊最多不過是在朝内降職，而劉贊已身穿麻衣備好驢車在門前了。得知他有話說：“哪有國君的兒子，一天全家斃命，而僚屬衹在朝内降職，得以免死就是萬幸了。”隨即有御史臺人員宣示詔令，長期流放嵐州，即時前往貶謫地。在嵐州一年多，清泰二年春，下詔放回故鄉。妻子紇干氏死於途中，劉贊先已瘦弱不堪，痛哭得差點氣絶，因此也患病，走到石會關就死了，當時六十多歲。

史臣曰：自唐祚横流，衣冠掃地，苟無端士，孰恢素風。如廷珪之文學，崔沂之剛正，劉岳之典禮，舜卿之掌誥，洎夢徵而下，皆蔚有貞規，無虧懿範，固可以爲搢紳之圭表，聳朝廷之羽儀，以之垂名，夫何不韙！

史臣曰：自從唐朝的江山動蕩飄摇，官宦名族蕩然無存，如果没有端人正士，誰能恢復往日的氣象。如薛廷珪的文學，崔沂的剛正，劉岳的典禮，封舜卿的掌制誥，直到竇夢徵以下的人，都極有忠貞的操守，無損於美好的典範，自然可以作爲百官的表率，樹立起朝廷的榜樣，憑着這些事迹傳名後世，又有什麽不可以的呢！

舊五代史卷六十九(唐書四十五)

列傳第二十一

張憲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世以軍功爲牙校。憲始童丱，喜儒學，勵志横經，不捨晝夜。太原地雄邊服，人多尚武，耻于學業，惟憲與里人藥縱之精力游學，弱冠盡通諸經，尤精《左傳》。嘗袖行所業，謁判官李襲吉，一見欣嘆。既辭，謂憲曰："子勉之，將來必成佳器。"石州刺史楊守業喜聚書，以家書示之，聞見日博。

莊宗爲行軍司馬，廣延髦俊，素知憲名，令朱守殷齎書幣延之，歲餘釋褐交城令，秩滿，莊宗嗣世，補太原府司録參軍。時霸府初開，幕客馬郁、王緘，燕中名士，盡與之游。十二年，莊宗平河朔，念藩邸之舊，徵赴行臺。十三年，授監察，賜緋，署魏博推官，自是恒簪筆扈從。十五年，王師戰胡柳，周德威軍不利，憲與同列奔馬北渡，梁軍急追，殆將不濟。至晚渡河，人皆陷水而没，憲與從子朗履冰而行，將及岸，冰陷，朗泣，以馬棰引之，憲曰："吾兒去矣，勿使俱陷。"朗曰："忍季父如此，俱死無恨。"朗偃伏引棰，憲躍身而出。是夜，莊宗令于軍中求憲，或曰："與王緘俱歿矣。"莊宗垂涕求尸，數日，聞其免也，遣使慰勞。尋改掌書記、水部郎中，賜金紫，歷魏博觀察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世代因軍功擔任牙校。張憲自童年時代起就愛好儒學，潛心鑽研儒家經典，晝夜不捨。太原是邊地中的重鎮大邦，人多注重武事，耻於學業，衹有張憲和同鄉藥縱之專心求學，二十來歲時就通曉所有經典，尤其精通《左傳》。曾在衣袖中帶上自己的習作，去見判官李襲吉，李襲吉一見就欣喜贊賞。到告辭時，對張憲説："你好好努力吧，將來必成爲優秀人才。"石州刺史楊守業愛好收藏書籍，他把家中的書給張憲看，知識一天比一天廣博。

莊宗任行軍司馬，廣泛接引名士，向來得知張憲的名聲，命令朱守殷帶着書信禮物去聘請他。過了一年多，開始任交城縣令。任期滿，莊宗繼承父位，補任他爲太原府司録參軍。這時莊宗的軍府初建，幕客馬郁、王緘是燕地間的名士，都和他交友。十二年，莊宗平定河朔，想到他是自己軍府的舊人，召赴行臺。十三年，任命爲監察御史，賜給紅色官服，用爲魏博推官，從此常以文筆隨從效勞。十五年，朝廷軍隊在胡柳作戰，周德威一軍失利，張憲和同僚驅馬向北渡河，梁軍急追，情況到了幾乎不可挽救的地步。到晚間渡黄河，他人都落入水中而死，張憲和侄子張朗踏在冰塊上漂流，快到岸時，冰塊下沉，張朗哭泣着用馬鞭接引他，張憲説："我兒快走吧，不要造成一起沉没的後果。"張朗説："我怎忍心看着叔父這樣，死在一起我也不遺憾。"張朗卧伏着牽引馬鞭，張憲躍身出水。這天晚上，莊宗派人在軍中尋找張憲，有人説："和王緘一起死了。"莊宗爲他落淚，尋找尸體。過了幾天，

判官。從討張文禮，鎮州平，授魏、博、鎮、冀十郡觀察判官，改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權鎮州留事。莊宗即位，詔還魏都，授尚書工部侍郎，充租庸使。八月，改刑部侍郎，判吏部銓，兼太清宫副使。莊宗遷洛陽，以憲檢校吏部尚書、興唐尹、東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憲學識優深，尤精吏道，剖析聽斷，人不敢欺。

得知他脱難，派使者慰勞。不久改任掌書記、水部郎中，賜予紫色官服和金色魚形飾物，歷任魏博觀察判官。跟隨討伐張文禮，平定鎮州後，任命爲魏、博、鎮、冀十郡觀察判官，改任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代理鎮州留守事務。莊宗即位，下詔召回魏都，任命爲尚書工部侍郎，充任租庸使。八月，改任刑部侍郎，判吏部銓，兼太清宫副使。莊宗遷都洛陽，任命張憲爲檢校吏部尚書、興唐尹、東京副留守，負責留守事務。張憲學問優秀，見識深刻，尤其精通作官的方法，分析裁决問題，他人不敢欺隱。

三年春，車駕幸鄴，時易定王都來朝，宴于行宫，將擊鞠。初，莊宗行即位之禮，卜鞠場吉，因築壇于其間，至是詔毁之。憲奏曰："即位壇是陛下祭接天神受命之所，自風燥雨濡之外，不可輒毁，亦不可修。魏繁陽之壇，漢汜水之壇，到今猶有兆象。存而不毁，古之道也。"即命治之于宫西。數日，未成。會憲以公事獲譴，閤門待罪，上怒，戒有司速治行宫之庭，礙事者畢去，竟毁即位壇。憲私謂郭崇韜曰："不祥之甚，忽其本也。"

三年春天，莊宗親臨鄴城，這時易定王都來朝拜，在行宫舉行宴會，準備打球。先前，莊宗舉行即位儀式，經占卜認爲在球場很吉利，於是在球場中築壇，到這時就下詔拆毁它。張憲上奏説："即位壇是陛下祭告接引天神、接受天命的場所，除了風吹而燥裂、雨打而浸蝕以外，不可輕易毁壞，也不可修復。魏國繁陽的壇、漢朝汜水的壇，到現在都還有迹象。保存而不毁壞，這是古人的法則。"立刻下令在行宫西邊建球場。過了幾天，没有建成，恰逢張憲因公事受到譴責，在閤門等待判處，莊宗大怒，戒令有關部門趕快修建行宫之庭，礙事的人全部撤離，最終還是毁了即位壇。張憲私下對郭崇韜説："太不吉利，輕視自己的根基。"

秋，崇韜將兵征蜀，以手書告憲曰："允中避事久矣，余受命西征，已奏還公黄閣。"憲報曰："庖人之代尸祝，所謂非吾事也。"時樞密承旨段佪當權任事，以憲從龍舊望，不欲憲在朝廷。會孟知祥鎮蜀川，選北京留守，佪揚言曰："北門，國家根本，非重德不可輕授，今之取才，非憲不可。"趨時者因附佪勢，巧中傷之。又曰："憲有相業，然國祚中興，宰相在天子面前，得失可以改作，一方之事，制在一人，惟北面事重。"十一月，授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知府事。

秋天，郭崇韜率軍征伐蜀地，用親筆信告訴張憲説："允中離任很久了，我奉命西征，已上奏恢復你的京職。"張憲回信説："用厨子代替掌祭祀的尸祝，真可謂不是我的本分事。"這時樞密承旨段佪掌握事權，控制朝政，因張憲是跟隨莊宗起事的成名人物，不想讓張憲在朝廷。恰好孟知祥坐鎮蜀川，需選任北京留守，段佪公開聲稱："北門是國家的根本，不是德高望重的人不可輕任此責，現在選求人才，除了張憲就不行。"趨炎附勢的人於是附和段佪，設法中傷他。又説："張憲有宰相的修爲，但國家的命運重新振起，宰相在天子面前，政事有得失可以更改，一方的事務掌握在一人手中，衹有北面的事最爲重大。"十一月，任命張憲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

四年二月，趙在禮入魏州，時憲家屬在魏，關東俶擾，在禮善待其家，遣人齎書至太原誘憲。憲斬其使，書不發函而奏。既而明宗爲兵衆所劫，諸軍離散，地遠不知事實，或謂憲曰："蜀軍未至，洛陽窘急，總管又失兵權，制在諸軍之手，又聞河朔推戴，事若實然，或可濟否？"憲曰："治亂之機，間不容髮，以愚所斷，事未可知。愚聞藥縱之言，總管德量仁厚，素得士心，餘勿多言，志此而已。"四月五日，李存渥自洛陽至，口傳莊宗命，并無書詔，惟云天子授以隻箭，傳之爲信。衆心惑之，時事莫測。左右獻畫曰："存渥所乘馬，已戢其飾，復召人謀事，必行陰禍，因欲據城。寧我負人，宜早爲之所，但戮呂、鄭二宦，且繫存渥，徐觀其變，事萬全矣。"憲良久曰："吾本書生，無軍功而致身及此，一旦自布衣而紆金紫，向來仕宦非出他門，此畫非吾心也。事苟不濟，以身徇義。"翌日，符彥超誅呂、鄭，軍城大亂，燔剽達曙。憲初聞有變，出奔沂州。既而有司糾其委城之罪，四月二十四日，賜死于晉陽之千佛院。幼子凝隨父走，亦爲收者加害。明宗郊禮大赦，有司請昭雪，從之。憲沈静寡欲，喜聚圖書，家書五千卷，視事之餘，手自刊校。善彈琴，不飲酒，賓僚宴語，但論文嘯咏而已，士友重之。

憲長子守素，仕晉，位至尚書郎。

王正言

王正言，鄆州人。父志，濟陰

吏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主持軍府事務。

四年二月，趙在禮進入魏州，當時張憲的家屬在魏州，關東地區開始動亂，趙在禮善待他的家人，派人帶着書信到太原引誘張憲。張憲殺了他的使者，書信没啓封就上報朝廷。隨後明宗被兵衆劫持，衆軍離散，由於相隔遠而不知實情，有人對張憲説："蜀軍没有到來，洛陽窘迫危急，總管又失去兵權，被控制在衆軍手中，又聽説河朔的人擁戴他，事情果真是這樣，大概還有救嗎？"張憲説："安定和動亂的轉换，其中的縫隙細得不能容頭髮，以我的推斷，事情還不可確知。我聽藥縱之説，總管德行廣大，仁慈寬厚，向來得軍心，其他莫多説，記住這些就行了。"四月五日，李存渥從洛陽來，口傳莊宗的命令，并没有詔書，衹説天子授予一枝箭，作爲憑信傳示。衆人心中疑惑，當時事態不可預料。身邊的人提供謀略説："李存渥所乘的馬已收起了裝飾物，又召人謀事，必幹暗害的事，接着便想占據城池。寧可我對不起人，應早作對付的準備，衹殺呂、鄭二宦官，暫時拘留李存渥，慢慢觀察事態的變化，事情就萬無一失了。"張憲過了很久纔説："我本是書生，没有軍功而達到現在的地步，一日間從平民而佩金印紫綬，生平作官都没出自他人門庭，這個謀略不是我的心願。事情如無法挽回，我就爲道義而獻身。"第二天，符彥超殺掉呂、鄭二人，軍城中大亂，燒殺搶劫直到天明。張憲開始得知有事變，出城逃奔沂州，隨後有關人員彈劾他棄城而逃的罪過，四月二十四日，賜死於晉陽的千佛院。幼子張凝隨父逃跑，也被收捕的人加害。明宗祭天儀式後頒大赦令，有關部門請求爲張憲昭雪，明宗同意了。張憲沉静寡欲，喜歡收藏圖書，家中有書五千卷，處理政務的空閑時間，親自加以校勘。擅長彈琴，不飲酒，賓客僚屬宴會中交談，衹是論文章歌詩而已，名士友朋都敬重他。

張憲的長子張守素，在晉朝做官，官位升到尚書郎。

王正言，鄆州人。父親王志，濟陰縣令。王

令。正言早孤貧，從沙門學，工詩，密州刺史賀德倫令歸俗，署郡職。德倫鎮青州，表爲推官，移鎮魏州，改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仍舊職任，小心端慎，與物無競。嘗爲同職司空頲所凌，正言降心下之，頲誅，代爲節度判官。同光初，守户部尚書、興唐尹。

正言早年喪親貧困，隨和尚學佛，擅長作詩，密州刺史賀德倫令他還俗，委任郡中的職務。賀德倫坐鎮青州，上表薦他爲推官，賀德倫調任坐鎮魏州，改任他爲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王正言仍擔任原職，小心謹慎，和他人無争。曾受到職務相同的司空頲的欺凌，王正言屈意退讓，司空頲被殺，他接任節度判官。同光初年，守户部尚書、興唐尹。

時孔謙爲租庸副使，常畏張憲挺特，不欲其領使，乃白郭崇韜留憲于魏州，請宰相豆盧革判租庸。未幾，復以盧質代之。孔謙白云："錢穀重務，宰相事多，簿籍留滯。"又云："盧質判二日，便借官錢，皆不可任。"意謂崇韜必令己代其任，時物議未允而止，謙沮喪久之。李紹宏曰："邦計國本，時號怨府，非張憲不稱職。"即日徵之。孔謙、段佪白崇韜曰："邦計雖重，在侍中眼前，但得一人爲使即可。魏博六州户口，天下之半，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若朝廷任使，庶幾與人共事，若專制方隅，未見其可。張憲才器兼濟，宜以委之。"崇韜即奏憲留守魏州，徵王正言爲租庸使。正言在職，主諾而已，權柄出于孔謙。正言不耐繁浩，簿領縱横，觸事遺忘，物論以爲不可，即以孔謙代之，正言守禮部尚書。

這時孔謙任租庸副使，常常畏懼張憲剛直不阿，不想由他兼領正使，於是禀告郭崇韜把張憲留在魏州，請宰相豆盧革兼管租庸使事務。不久，又用盧質代替他。孔謙禀告説："錢穀是大事要務，宰相事情太多，造成賬目文書的積壓。"又説："盧質兼管兩天，就借用公款，他們都不可任用。"心中以爲郭崇韜必令自己代掌這項職務，但因當時人們議論認爲不可就中止了，孔謙沮喪了好長一段時間。李紹宏説："財政是國家根本，時人稱作是結怨的衙門，除了張憲没人稱職。"當天就召他。孔謙、段佪禀告郭崇韜説："財政雖重要，但事情在侍中您的眼皮下，衹要選得一人任租庸使就行了。魏博六州的户口，占全國的一半，王正言操行有餘，智力不足，如果是在朝廷中任用，還可以和衆人共成一事，如果讓他獨擋一面，没見到有成功的可能。張憲的學識才幹都足以成事，應把魏博的事交付他。"郭崇韜立即奏請以張憲留守魏州，召王正言任租庸使。王正言在職，衹是簽字畫押而已，實權都由孔謙掌握。王正言受不了浩繁事務的折騰，文簿賬册横七竪八，遇事多遺忘，人們議論紛紛，認爲他不行，就以孔謙代替他，王正言守禮部尚書。

三年冬，代張憲爲興唐尹，留守鄴都。時武德使史彦瓊監守鄴都，廪帑出納，兵馬制置，皆出彦瓊，將佐官吏，頤指氣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趑趄聽命。至是，貝州戍兵亂，入魏州，彦瓊望風敗走，亂兵剽劫坊市。正言促召書吏寫奏章，家人曰："賊已殺人縱火，都城已陷，何

三年冬天，王正言代替張憲任興唐尹，留守鄴都。這時武德使史彦瓊監護鄴都的守禦，倉庫的出納、兵馬的布置，都出史彦瓊的手，對於將佐官吏，衹需露出點神色、氣息就可指令使唤，王正言不能用正道駕馭他，一味退讓聽命。到這時，貝州守軍作亂，進入魏州，史彦瓊聞風逃走，亂兵搶劫街市。王正言急忙召書吏寫奏章，家中人説："賊徒已經殺人放火，都城已經淪陷，

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諸僚佐謁趙在禮，望塵再拜請罪。在禮曰：“尚書重德，勿自卑屈，余受國恩，與尚書共事，但思歸之衆，倉卒見迫耳。”因拜正言，厚加慰撫。明宗即位，正言求爲平盧軍行軍司馬，因以授之，竟卒于任。

還有什麽可奏的?”這天，王正言帶領衆僚屬拜見趙在禮，他望見趙在禮車馬到來，就再三下拜請罪。趙在禮說：“尚書您是德高望重的人，不要自卑自屈，我受國家的恩典，和尚書您共事，祇是思歸故土的兵衆倉促間逼迫罷了。”於是向王正言下拜，加以厚意的安慰。明宗即位，王正言請求任平盧軍行軍司馬，於是就任命了他，最終死在這任上。

胡裝

胡裝，禮部尚書曾之孫。汴將楊師厚之鎮魏州，裝與副使李嗣業有舊，因往依之，薦授貴鄉令。及張彥之亂，嗣業遇害，裝罷秩，客于魏州。莊宗初至，裝謁見，求假官，司空頲以其居官貪濁，不得調者久之。

胡裝，禮部尚書胡曾的孫子。汴將楊師厚坐鎮魏州時，胡裝和副使李嗣業有交情，於是前往依附他，李嗣業薦舉他爲貴鄉縣令。當張彥作亂時，李嗣業遇害，胡裝罷官，客居於魏州。莊宗初到魏州，胡裝請見，要求一個臨時官職，司空頲因他在職貪贓枉法，很長時間都没有升調官職。

十三年，莊宗還太原，裝候于離亭，謁者不内，乃排闥而入，曰：“臣本朝公卿子孫，從兵至此。殿下比興唐祚，勤求英俊，以壯霸圖。臣雖不才，比于進九九，納竪刁、頭須，亦所庶幾，而羈旅累年，執事者不垂顧録，臣不能赴海觸樹，走胡適越，今日歸死于殿下也。”莊宗愕然曰：“孤未之知，何至如是！”賜酒食慰遣之，謂郭崇韜曰：“便與擬議。”是歲，署館驛巡官，未幾，授監察御史裏行，遷節度巡官，賜緋魚袋，尋歷推官、檢校員外郎。裝學書無師法，工詩非作者，僻于題壁，所至宫亭寺觀，必書爵里，人或譏之，不以爲愧。時四鎮幕賓皆金紫，裝獨耻銀艾。十七年，莊宗自魏州之德勝，與賓僚城樓餞别，既而群僚離席，裝獨留，獻詩三篇，意在章服。莊宗舉大鍾屬裝曰：“員外能釂此乎?”裝飲酒素少，略無難色，爲之一舉而釂，莊宗即解紫袍賜之。

十三年，莊宗返回太原，胡裝在路旁驛亭候見，傳達人員不接納，於是他就推門而入，説道：“我是本朝公卿的子孫，隨軍來到這裏。殿下近來復興唐王朝，竭力物色優秀人才，以求增强實現宏圖大業的力量。我雖没有什麽才幹，比起那些進呈‘九九’詩、獻納竪刁、頭須的人來説，也是不分上下的，但寄身麾下多年，管事不予理睬引用，我不能做蹈海而死、觸樹而亡的忠臣義士，又不能做奔走胡境、前往越地的使臣良將，今日就祇有死在殿下了。”莊宗驚詫地說：“我不知這事，哪至於像這樣！”賜酒食慰勞後送走他，對郭崇韜説：“立即給予考慮。”這年，署任館驛巡官，不久任命爲監察御史裏行，升任節度巡官，賜予紅色官服和魚符袋，不久歷任推官、檢校員外郎。胡裝學書法没有師承的風格，擅作詩却又算不上名家，愛在墻上題記，凡到廟宇亭閣佛寺道觀，必寫下自己的官爵籍貫，有人加以譏諷，他也不感到羞耻。當時四鎮幕僚都是佩紫色綬帶的金印，胡裝以獨自佩緑色綬帶的銀印而覺耻辱。十七年，莊宗自魏州前往德勝，和僚屬們在城樓飲酒告别，隨後僚屬們都退席而去，胡裝獨自留下來，獻上三首詩，意在求取官服。莊宗舉起大酒盅遞給胡裝説：“員外能乾這

一杯嗎?”胡裝飲酒一向很少，這時没有一點爲難的神色，一口就把酒喝光了，莊宗立刻脱下紫袍賜給他。

同光初，以裝爲給事中，從幸洛陽。時連年大水，百官多窘，裝求爲襄州副使。四年，洛陽變擾，節度使劉訓以私忿族裝，誣奏云裝欲謀亂，人士冤之。

同光初年，任命胡裝爲給事中，跟隨前往洛陽。這時連年洪水成災，百官多困窘，胡裝求任襄州副使。四年，洛陽發生動亂，節度使劉訓因爲私人仇怨而殺了胡裝一族人，上奏誣陷胡裝想造反，有識之士都知是冤枉。

崔貽孫

崔貽孫，祖元亮，左散騎常侍。父芻言，潞州判官。貽孫以門族登進士第，以監察升朝，歷清資美職。及爲省郎，使于江南迴，以橐裝營别墅于漢上之穀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緑竹遍野，狹徑深密，維舟曲岸，人莫造焉，時人甚高之。及李振貶均州，貽孫曲奉之。振入朝，貽孫累遷丞郎。同光初，除吏部侍郎，銓選疏謬，貶官塞地，馳驛至潞州，致書于府帥孔勍曰:“十五年穀城山裏，自謂逸人;二千里沙塞途中，今爲逐客。”勍以其年八十，奏留府下。明年，量移澤州司馬，遇赦還京。宰相鄭珏以姻戚之分，復擬吏部侍郎，天官任重，昏耄罔知，後遷禮部尚書致仕而卒。有子三人，自貽孫左降之後，各于舊業争分其利，甘旨醫藥，莫有奉者。貽孫以書責之云:“生有明君宰相，死有天曹地府，吾雖考終，豈放汝耶!”

崔貽孫，祖父崔元亮，左散騎常侍。父親崔芻言，潞州判官。崔貽孫以名門望族而登進士第，以知人明事升爲朝官，歷任清要官職。當他任尚書省郎官時，從江南出使返回，用帶回的財寶在漢水邊的穀城營建别墅，退居自養。清清的江水之濱，緑竹遍野，狹窄的小道伸入幽深叢密的林中，小船繫靠在彎彎的岸邊，没人造訪，當時人很贊賞他的雅志。當李振貶謫到均州時，崔貽孫曲意奉事他。李振入朝後，崔貽孫歷任多部門的丞和郎官。同光初年，任命爲吏部侍郎，因考核選任官吏的疏誤，貶官到邊地。乘驛車抵達潞州，向府帥孔勍投書説:“十五年居處穀城的山裏，自稱是避世幽人;二千里奔赴荒塞的途中，今已成貶官的過客。”孔勍因他年已八十，上奏留在自己府内。第二年，酌情内遷爲澤州司馬，遇大赦回京。宰相鄭珏以姻親的情分，再次擬任他爲吏部侍郎。吏部責任重大，崔貽孫年老智昏，不知所爲，後升禮部尚書退休後去世。有三個兒子，自崔貽孫貶官以後，各自在舊家園争分財利，飲食醫藥都無人供奉。崔貽孫用書信責備他們説:“在世有賢明的君主宰相，死後有天曹地府，我就是死了，會放過你們嗎!”

孟鵠

孟鵠，魏州人。莊宗初定魏博，選幹吏以計兵賦，以鵠爲度支孔目官，明宗時爲邢洺節度使，每曲意承迎，明宗甚德之。及孔謙專典軍賦，徵督苛急，明宗嘗切齒。及即位，鵠自租庸勾官擢爲客省副使、樞密承旨，遷三司副使，出爲相州刺史。會

孟鵠，魏州人。莊宗剛平定魏博時，選任幹練的官吏來籌劃軍需收支，以孟鵠爲度支孔目官。明宗當時任邢洺節度使，孟鵠常曲意奉迎，明宗很感激他。到孔謙獨自掌管軍費收支時，徵調催促苛刻急迫，明宗常切齒痛恨。到明宗即位，孟鵠由租庸勾官提拔爲客省副使、樞密承旨，升任三司副使，出京任相州刺史。恰逢范延

范延光再遷樞密，乃徵鵠爲三司使。初，鵠有計畫之能，及專掌邦賦，操剌依違，名譽頓減。期年發疾，求外任，仍授許州節度使。謝恩退，帝目送之，顧謂侍臣曰："孟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范延光奏曰："鵠于同光世已爲三司勾官，天成初爲三司副使，出刺相州，入判三司又二年。"帝曰："鵠以幹事，遽至方鎮，爭不勉旃。"鵠與延光俱魏人，厚相結托，暨延光掌樞務，援引判三司，又致節鉞，明宗知之，故以此言譏之。到任未周歲卒。贈太傅。

光再次升任樞密使，於是召回孟鵠任三司使。先前，孟鵠有計劃籌措的才幹，到他獨掌財政後，行事舉棋不定，名譽頓時降低。在任一周年發病，請求外任，於是就任命爲許州節度使。孟鵠謝恩後退出，明宗目送他，回過頭問侍臣說："孟鵠執掌三司有幾年，得以升到一方鎮將？"范延光奏告說："孟鵠在同光年間已任三司勾官，天成初年任三司副使，出外任相州刺史，入朝主管三司又是兩年。"明宗皇帝說："孟鵠以辦事幹練，一下就升到節鎮的地位，怎麼還不盡力。"孟鵠和范延光都是魏州人，相互着意結交請托，到范延光執掌機要職務，援引孟鵠主管三司，又授給符節斧鉞，明宗瞭解這事，所以用這話譏諷他。孟鵠到任不到一年就死了。追贈太傅。

孫岳

孫岳，冀州人也。强幹有才用，歷府衛右職。天成中，爲潁耀二州刺史、閬州團練使，所至稱治，遷鳳州節度使。受代歸京，秦王從榮欲以岳爲元帥府都押衙，事未行，馮贇舉爲三司使，時預密謀。朱、馮患從榮之恣横，岳曾極言其禍之端，康義誠聞之不悦。及從榮敗，義誠召岳同至河南府檢閲府藏，時紛擾未定，義誠密遣騎士射之，岳走至通利坊，爲騎士所害，識與不識皆痛之。

孫岳，冀州人。辦事能力强而有才識智能，歷任府、衛中的重要職務。天成年間，任潁耀二州刺史、閬州團練使，所到之處都有政治清明的聲譽，升任鳳州節度使。得人替代後回京，秦王李從榮想以孫岳爲元帥府都押衙，此事還未進行，馮贇薦爲三司使，時時參與秘密策劃。朱弘昭、馮贇厭恨李從榮的專横跋扈，孫岳曾直言這事會成禍患的緣由，康義誠聽了很不滿意。當李從榮失敗，康義誠召孫岳同到河南府檢查府庫。這時紛亂還没安定下來，康義誠暗中派騎士射殺孫岳。孫岳走到通利坊，被騎士殺害，認識和不認識的人都很悲痛。

子璉，歷諸衛將軍、藩閫節度副使。

兒子孫璉，歷任諸衛將軍、重鎮節度副使。

張延朗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吏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長興元年，始置三司使，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户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

末帝即位，授禮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延朗再上表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供事梁朝，以租庸吏任鄆州糧料使。明宗攻克鄆州，獲得張延朗，再次任爲糧料使，後明宗調任坐鎮宣武、成德，以張延朗爲元從孔目官。長興元年，始置三司使，任命張延朗爲特進、工部尚書，充任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管户部度支事務，又下詔以張延朗充任三司使。

末帝即位，任命爲禮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再次上表推辭說：

辭曰：

臣濫承雨露，擢處鈞衡，兼叨選部之銜，仍掌計司之重。況中省文章之地，洪爐陶鑄之門，臣自揣量，何以當處。是以繼陳章表，疊貢情誠，乞請睿恩，免貽朝論。豈謂御批累降，聖旨不移，决以此官，委臣非器，所以强收涕泗，勉遏怔忪，重思事上之門，細料盡忠之路。竊以位高則危至，寵極則謗生，君臣莫保于初終，分義難防于毀譽。臣若保兹重任，忘彼至公，徇情而以免是非，偷安而以固富貴，則内欺心腑，外負聖朝，何以報君父之大恩，望子孫之延慶。臣若但行王道，唯守國章，任人必取當才，决事須依正理，確違形勢，堅塞倖門，則可以振舉弘綱，彌縫大化，助陛下含容之澤，彰國家至理之風，然而讒邪者必起憾詞，憎嫉者寧無謗議。或慮至尊未悉，群謗難明，不更拔本尋源，便俟甘瑕受玷，臣心可忍，臣耻可消。只恐山林草澤之人，稱量聖制；冠履軒裳之士，輕慢朝廷。

我無才而承蒙陛下雨露般的深恩，提拔到裁决萬事的宰相職位，兼領吏部的職銜，并掌財政部門的重任。何况中書省是制定典章、布政施令的地方，吏部、户部如洪爐，是陶冶培養人才的門庭，我自己估計，憑什麼可以擔當此任。所以再上表章，屢獻真情，乞求聖恩寬大，以免造成朝臣非議。哪知皇帝的批文多次下達，聖意不變，一定要以這樣的官職，委任給没有才能的我。所以我强收眼淚，盡力平静惶恐的心情，重新思考效力皇上的途徑，仔細推求盡忠國家的道路。我私下認爲，地位高就有危機到來，恩寵厚就有誹謗産生，君臣關係不能保持到最終，名分道義難於把詆毁提防。我如保有這項重任，忘掉那極公正的心，徇人情而得以免除是非，求自安而得以保持富貴，那就會内欺自己的良心，外負神聖的國家，怎麽能够報答陛下的大恩，希求子孫的後福。我如完全施行帝王正道，惟獨執行國家大綱，任人必取能够勝任的人才，斷事定按正常的情理，執意不從權勢的請托，堅决阻塞僥幸的門路，那就可以振起朝廷大綱，補救天下教化，助成陛下普及天下的恩澤，顯示國家政治清明的風貌，然而好進讒言的小人必定發出抱怨的話，懷恨妒嫉的人難道没有詆毁的議論！又擔心皇上不知詳情，衆人的誹謗難以辨明，不再推求事情的根源，便聽憑小人的玷污。臣子的心可以忍受，臣子的耻可以消除。祇恐山林草澤中的人，憑此衡量皇上的法度；凡有身份的人士，憑此輕視朝廷。

臣又以國計一司，掌其經費，利權二務，職在捃收。將欲養四海之貧民，無過薄賦；贍六軍之勁士，又藉豐儲。利害相隨，取與難酌，若使罄山采木，竭澤求魚，則地官之教化不行，國本之傷殘益甚，取怨黔首，是黷皇風。況諸道所

我又認爲，財政這一部門，掌握國家的經費，利權有兩項，職責在於徵收。如想養育四海的貧民，没有比减輕賦税更好的辦法；供給六軍的勇士，又得憑藉豐足的儲藏。利和害相伴隨，取和與難斟酌。假若不惜荒山而采盡樹木，放盡池水而捕魚，那就會導致地官的教化不能施行，國家根本所受到的損失更加嚴重，招致百姓的怨恨，真是

徵賦租，雖多數額，時逢水旱，或遇蟲霜，其間則有減無添，所在又申逃係欠。乃至軍儲官俸，常汲汲于供須；夏税秋租，每懸懸于繼續。況今内外倉庫，多是罄空；遠近生民，或聞饑歉。伏見朝廷尚添軍額，更益師徒，非時之博糴難爲，異日之區分轉大。竊慮年支有闕，國計可憂。望陛下節例外之破除，放諸項以儉省，不添冗食，且止新兵，務急去繁，以寬經費，減奢從儉，漸俟豐盈，則屈者知恩，叛者從化，弭兵有日，富俗可期。

玷污聖朝的聲譽。何況各路所徵租税，數額雖很大，時而逢水災旱災，時而遇蟲害霜打，這期間數額就有減少而無增添，災害發生地區又申報人户逃亡、記賬欠交。以至於軍儲官俸，常亟待供給；夏税秋租，每每擔憂不繼。況且目前内外倉庫，多是空無一物；遠近百姓，據説飢餓缺食。我看到朝廷還在增加軍費，增加兵士，不定時的大量收購很難辦，他日的安排處理難度更大。我私下擔心年度的開支有缺，國家的財計可憂。盼望陛下節制例外的開支，放棄某些事項而求儉省，不添尸位素餐的人員，暫時停止招新兵，務急需而去繁雜，以使經費寬裕，減浪費而從節儉，逐步達到豐足，那麽受屈的人知道朝廷的恩典，反叛的人向往國家的教化，休兵停戰有日可待，豐衣足食的氣象可望到來。

臣又聞治民尚清，爲政務易，易則煩苛并去，清則偏黨無施，若擇其良牧，委在正人，則境内蒸黎，必獲蘇息，官中倉庫，亦絶侵欺。伏望誡見在之處官，無乖撫俗；擇將來之莅事，更審求賢。儻一一得人，則農無所苦；人人致理，則國復何憂。但奉公善政者，不惜重酬，昧理無功者，勿頒厚俸，益彰有道，兼絶徇情。伏望陛下，念臣布露之前言，閔臣驚憂于後患，察臣愚直，杜彼讒邪，臣即但副天心，不防人口，庶幾萬一，仰答聖明。

我又聽説，治民貴在清静，施政力求簡易。簡易就會使煩瑣苛嚴的政務一并消除，清静就會使偏私阿附的行爲無所施展。如能選擇優秀的地方長官，政務交付給正人君子，那麽境内的百姓，必獲得休養生息，國家的倉庫，就能杜絶侵盗欺隱。敬盼告誡當前在職的官員，不得背離撫恤民衆的方針；選擇將來的行政長官，更要審慎物色賢才。假如處處都物色到正人，那麽農民就無痛苦；人人都達到政治清明，那麽國家還有什麽憂患。衹要是奉公而政績突出的人，不惜重重酬賞，不明道理而無勞效的人，停發優厚的俸禄。更顯示出政治清明，并杜絶了徇私舞弊。敬盼陛下考慮我前面陳述的話，同情我對後患的驚恐不安，明察我的耿直，抵制那些讒言邪語，我便衹求符合陛下意願，不必防範他人的口舌，或許會有點滴成績，報答聖主明君的委任。

末帝優詔答之，召于便殿，謂之曰："卿所論奏，深中時病，形之切言，頗救朕失。國計事重，日得商量，無勞過慮也。"延朗不得已而承

末帝用詞意優渥的詔書回答他，把他召到便殿，對他説："你的論奏深刻地擊中了當前的弊病，用直切的言辭表達出來，很能補救我的過失。國家財政計劃是重大事務，需要天天商議裁

命。

延朗有心計，善理繁劇。晉高祖在太原，朝廷猜忌，不欲令有積聚，係官財貨留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晉高祖深銜其事。及晉陽起兵，末帝議親征，然亦采浮論，不能果决，延朗獨排衆議，請末帝北行，識者韙之。晉高祖入洛，送臺獄以誅之。其後以選求計使，難得其人，甚追悔焉。

決，不必勞神過多地顧忌。”張延朗不得已而接受了任命。

張延朗做事有計劃，善於處理紛亂繁重的事務。晉高祖在太原，朝廷猜疑顧忌，不想讓他有積儲，屬於官方財物除留足用度外，張延朗派人全部取走，晉高祖對這事懷恨在心。到晉陽起兵時，末帝準備親征，但又聽信浮言，不能果斷决定，張延朗獨排衆議，請末帝北行，有識之士很贊賞。晉高祖入洛陽，把張延朗送進御史臺監獄殺掉。到後來因選求三司使，很難找到合格的人才，十分後悔殺了他。

劉延皓

劉延皓，應州渾元人。祖建立，父茂成，皆以軍功推爲邊將。延皓即劉后之弟也。末帝鎮鳳翔，署延皓元隨都校，奏加檢校户部尚書。清泰元年，除宫苑使，加檢校司空，俄改宣徽南院使、檢校司徒。二年，遷樞密使、太保，出爲鄴都留守、檢校太傅。延皓御軍失政，爲屯將張令昭所逐，出奔相州，尋詔停所任。及晉高祖入洛，延皓逃匿龍門廣化寺，數日，自經而死。延皓始以后戚自藩邸出入左右，甚以温厚見稱，故末帝嗣位之後，委居近密。及出鎮大名，而所執一變，掠人財賄，納人園宅，聚歌僮爲長夜之飲，而三軍所給不時，内外怨之，因爲令昭所逐。時執政以延皓失守，請舉舊章，末帝以劉后内政之故，止從罷免而已，由是清泰之政弊矣。

劉延皓，應州渾元人。祖父劉建立、父親劉茂成，都以軍功被推爲邊將。劉延皓就是劉皇后的弟弟。末帝坐鎮鳳翔，任用劉延皓爲元隨都校，上奏朝廷加授檢校户部尚書。清泰元年，任命爲宫苑使，加授檢校司空，不久改任宣徽南院使、檢校司徒。二年，升爲樞密使、太保，出京任鄴都留守、檢校太傅。劉延皓帶兵不得人心，被駐軍將領張令昭趕走，出逃到相州，不久下詔停止他所任職務。當晉高祖進入洛陽時，劉延皓逃到龍門廣化寺躲藏，過了幾天，上吊自殺。劉延皓最初以皇后親戚的身份，自末帝在軍府時就跟隨身邊，以温和厚道很受稱譽，所以末帝繼位後，委任在親近機要的職位上。當他出京坐鎮大名，就一反先前的操守，搶奪他人的財物，收受他人的園林住宅，召集歌僮通宵達旦地宴飲，而三軍將士不按時供給，内外的人都怨恨他，所以被張令昭逼走。當時執政官認爲劉延皓失去所守城池，請按老規矩處理，末帝因劉皇后居中干政的緣故，衹是給予罷免官職的處分而已，從此清泰時期的政治衰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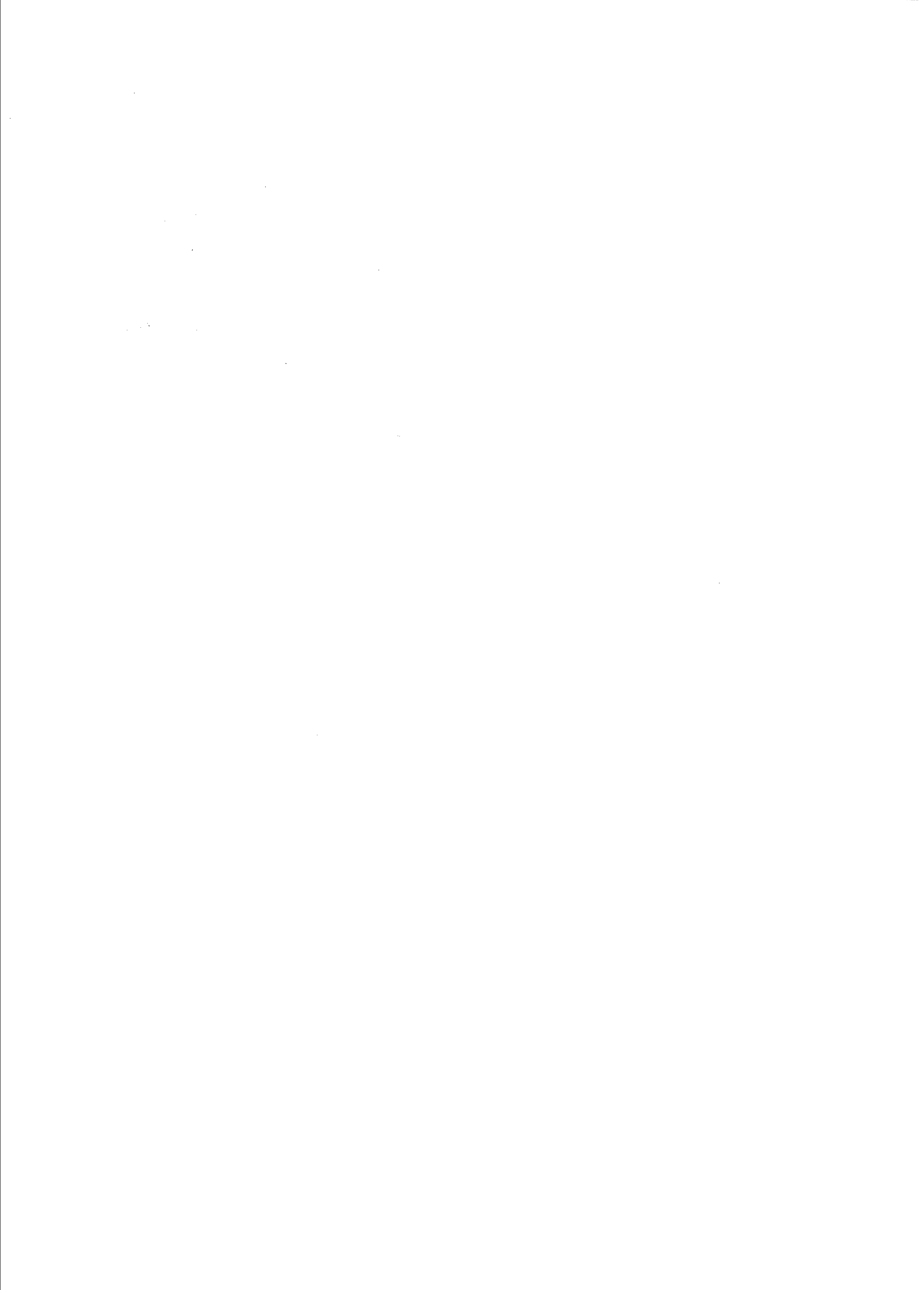
劉延朗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末帝鎮河中時，爲軍城馬步都虞候，後納爲腹心。及鎮鳳翔，署爲孔目吏。末帝將圖起義，爲捍禦之備，延朗計公私粟帛，以贍其急。及西師納降，末帝赴洛，皆無所闕焉，末帝甚賞之。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末帝坐鎮河中時，任命爲軍城馬步都虞候，後收爲心腹。到坐鎮鳳翔時，任用爲孔目吏。末帝預謀起大事，作守禦戰鬥的準備，劉延朗措置公私糧食布帛，以供急用。到西征部隊向他投降時，末帝前往洛陽，都没有什麽缺乏，末帝很賞識他。清泰初年，任命

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俄以劉延皓守鄴，改副樞密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房暠爲樞密使，但高枕閑眠，啓奏除授，一歸延朗，由是得志。凡藩侯郡牧，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進貢，賂厚者先居内地，賂薄者晚出邊藩，故諸將屢有怨訕，末帝不能察之。及晉高祖入洛，延朗將竄于南山，與從者數輩，過其私第，指而嘆曰："我有錢三十萬貫聚于此，不知爲何人所得。"其愚暗如此，尋捕而殺之。

爲宣徽北院使，不久因劉延皓出守鄴城，改任劉延朗爲樞密副使，官階一直升到檢校太傅。當時房暠任樞密使，衹知高枕安睡，上報公事，選任官員，全歸劉延朗處理，因此很得意。凡是鎮帥州官從外地入京，必先向劉延朗送禮，然後再説進貢的話，禮重的人率先任命爲内地官員，禮輕的人最後任命爲邊遠軍鎮官員，所以衆將常有怨言惡語，末帝不能明察。當晉高祖進入洛陽時，劉延朗準備逃到南山，他和隨從數人經過自己的私宅，指着私宅嘆息説："我有錢三十萬貫收藏在這裏，不知被什麽人得到。"他就是這樣的愚昧。不久他被收捕并被殺掉。



舊五代史卷七十(唐書四十六)

列傳第二十二

元行欽

元行欽，本幽州劉守光之愛將。守光之奪父位也，令行欽攻大恩山，又令殺諸兄弟。天祐九年，周德威攻圍幽州，守光困蹙，令行欽於山北募兵，以應契丹。時明宗爲將，攻行欽於山北，與之接戰，矢及明宗馬鞍，既而以勢迫來降。明宗憐其有勇，奏隸爲假子，後因從征討，恩禮特隆。常臨敵擒生，必有所獲，名聞軍中。

元行欽，本是幽州劉守光的愛將。劉守光搶奪父親的職位時，令元行欽進攻大恩山，又令他殺掉衆兄弟。天祐九年，周德威進攻并圍困幽州，劉守光窘困危急，令元行欽到山北募兵，接應契丹。這時明宗爲將領，在山北進攻元行欽，和他交戰，箭射到明宗的馬鞍，隨後因形勢迫急而來投降。明宗愛惜他有勇力，上奏請求隸屬自己部下并收爲義子，後因隨從征討，受到特别優厚的待遇。常常臨陣活捉敵人，每戰必有所獲，名聞軍中。

莊宗東定趙、魏，選驍健置之麾下，因索行欽，明宗不得已而遣之。時有散指揮都頭，名爲散員，命行欽爲都部署，賜姓，名紹榮。莊宗好戰，勇于大敵，或臨陣有急兵，行欽必横身解鬥翼衛之。莊宗嘗於德勝也，與汴軍戰于潘張，王師不利，諸軍奔亂。莊宗得三四騎而旋，中野爲汴軍數百騎攢矟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幟，急馳一騎，奮劍斷二矛，斬一級，汴軍乃解圍，翼莊宗還宫。莊宗因流涕言曰："富貴與卿共之。"自是寵冠諸將，官至檢校太傅、忻州刺史。及莊宗平粱，授武寧軍節度使。嘗因内宴群臣，使相預會，行欽官爲保傅，當地褥下坐。酒酣樂作，莊宗叙生平戰陣之事，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云："有敕，使相預會，紹榮散官，殿上無位。"

莊宗東征平定趙、魏，選擇驍勇將士置在自己手下，因此索取元行欽，明宗不得已纔送出他。當時有散指揮都頭，稱作散員，莊宗任命元行欽爲都部署，賜姓李，名紹榮。莊宗好戰，勇於和大敵對陣，時而臨陣遇到來勢凶猛的人馬，元行欽必挺身而出，化解激鬥而保衛他。莊宗在德勝扎營時，和汴軍在潘張交戰，朝廷軍不利，衆軍奔散。莊宗收得三四名騎士返回，野外途中遭到數百名汴軍騎兵的密集長矛進攻，形勢將不可預料，元行欽認得莊宗的旗幟，獨騎一馬飛速趕來，奮劍斬斷兩枝長矛，斬落一顆敵頭，汴軍纔解除包圍，元行欽護衛莊宗回宫。莊宗因而流着淚説："我有富貴定和你一起分享。"從此恩寵在衆將之首，官位升到檢校太傅、忻州刺史。到莊宗滅梁時，任命爲武寧軍節度使。曾因宫中宴請群臣，使相預會，元行欽的官銜爲太保、太傅一類，對着地毯設座位。酒興正濃，音樂開始演奏，莊宗叙述生平經歷戰陣的事，於是左看右望，問："紹榮在什麽地方?"有關人員報告説：

莊宗徹會不懌。翌日，以行欽爲同平章事，由是不宴百官於内殿，但宴武臣而已。

三年，行欽喪婦。莊宗有所愛宫人生皇子者，劉皇后心忌之，會行欽入侍，莊宗勞之曰："紹榮喪婦復娶耶？吾給爾婚財。"皇后指所忌宫人謂莊宗曰："皇帝憐紹榮，可使爲婦。"莊宗難違所請，微許之。皇后即命紹榮謝之，未退，肩輿已出。莊宗心不懌，佯不豫者累日，業已遣去，無如之何。

及貝州軍亂，趙在禮入魏州，莊宗方擇將，皇后曰："小事不勞大將，促紹榮指揮可也。"乃以行欽爲鄴都行營招撫使，領騎二千進討。洎至鄴城，攻之不能下，退保於澶州。未幾，諸道之師稍集，復進軍於鄴城之南。及明宗爲帥，領軍至鄴，行欽來謁於軍中，拜起之際，誤呼萬歲者再，明宗驚駭，遏之方止。既而明宗營於城西，行欽營於城南。三月八日夜，明宗爲亂軍所迫，唯行欽之軍不動，按甲以自固。明宗密令張虔釗至行欽營，戒之曰："且堅壁勿動，計會同殺亂軍，莫錯疑誤。"行欽不聽，將步騎萬人棄甲而退。自知失策，且保衛州，因誣奏明宗曰："鎮帥已入賊軍，終不爲國使。"明宗既劫出鄴城，令人走馬上章，申理其事，言："臣且於近郡聽進止。"莊宗覽奏釋然曰："吾知紹榮妄矣。"因令白從訓與明宗子繼璟至軍前，欲令見明宗，行欽縶繼璟於路。明宗凡奏軍機，拘留不達，故旬日之間，音驛斷絶。及莊宗出成皋，知明宗在黎陽，復令繼璟渡河召明宗，行欽即殺之，仍勸班師。

"有詔讓使相預會，紹榮是散官，殿上没有他的席位。"莊宗撤除宴會後很不高興。第二天，以元行欽爲同平章事，從此不在内殿宴集百官，祇宴集武臣而已。

三年，元行欽喪妻。莊宗有所愛的宫女爲他生了兒子，劉皇后心中妒忌，正好元行欽入宫侍候，莊宗慰勞他説："紹榮喪妻還要娶嗎？我給你結婚的費用。"皇后指着所妒忌的宫女對莊宗説："皇帝愛惜紹榮，可讓她爲妻。"莊宗難以反對她的請求，勉强同意了。皇后立即命紹榮致謝，還没退出，轎子已經出宫了。莊宗心裏不高興，裝病多日，但人已送走，也無可奈何。

當貝州軍叛亂時，趙在禮進入魏州，莊宗正要選擇將帥，皇后説："小事不必煩勞大將，督促紹榮指揮就行了。"於是命元行欽爲鄴都行營招撫使，率騎兵二千人進討。當抵達鄴城，没能够攻克，退到澶州固守。不久，各路的人馬漸漸會集，又進軍到鄴城的南面。當明宗任元帥，率軍抵達鄴城時，元行欽前來軍中求見，跪拜起立之間，兩次誤喊萬歲，明宗驚恐萬分，加以制止纔停下來。隨後明宗在城西扎營，元行欽在城南扎營。三月八日夜，明宗遭到亂軍的逼迫，祇有元行欽的兵馬不動，按兵自保。明宗暗中令張虔釗到元行欽的軍營，告誡他説："暫時堅守營壘莫動，商討同殺亂軍，不要誤解懷疑。"元行欽不聽，帶着步兵騎兵一萬人棄甲而退。他自知失策，暫時固守衛州，於是誣告明宗説："鄴城軍帥已入賊軍，最終不會受國家使令。"明宗從鄴城被劫出來後，派人驅馬進京上奏，辯明鄴城的事，説："我暫時在近京州郡聽候命令。"莊宗看了奏章後如釋重負地説："我知道是紹榮亂説了。"於是令白從訓和明宗的兒子李繼璟到軍前，想讓他們去見明宗，元行欽在途中將李繼璟抓住了。明宗凡奏報軍機，扣留不送朝廷，所以十來天之間，消息斷絶。當莊宗出成皋時，得知明宗在黎陽，再次令李繼璟渡過黄河召明宗，元行欽就殺了他，并勸莊宗班師回朝。

四月一日，莊宗既崩，行欽引皇后、存渥，得七百騎出師子門，將之河中就存霸，沿路部下解散，從者數騎而已。四日，至平陸縣界，爲百姓所擒，縣令裴進折其足，檻車以獻。明宗即位，詔削奪行欽在身官爵，斬於洛陽。

四月一日，莊宗已死，元行欽領着皇后、李存渥，聚集到七百名騎士出師子門，準備到河中依靠李存霸，沿路部下解散，跟隨的衹有數人而已。四日，到達平陸縣地界，被百姓抓住，縣令裴進打斷了他的腿，用囚車押送給明宗。明宗即位，下詔剥奪元行欽一切官職爵位，斬於洛陽。

夏魯奇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初事宣武軍爲軍校，與主將不協，遂歸于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幽州，燕將有單廷珪、元行欽，時稱驍勇，魯奇與之鬥，兩不能解，將士皆釋兵縱觀。幽州平，魯奇功居多。梁將劉鄩在洹水，莊宗深入致師，鄩設伏於魏縣西南葭蘆中。莊宗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大噪而起，圍莊宗數重。魯奇與王門關、烏德兒等奮命决戰，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審兵至方解。魯奇持槍携劍，獨衛莊宗，手殺百餘人。烏德兒等被擒，魯奇傷痍遍體，自是莊宗尤憐之，歷磁州刺史。中都之戰，汴人大敗，魯奇見王彦章，識之，單馬追及，槍擬其頸，彦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即擒之以獻。莊宗壯之，賞絹千匹。梁平，授鄭州防禦使。四年，授河陽節度使。天成初，移鎮許州，加同平章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最初供職於宣武軍，任軍校，與主將不和，於是投靠莊宗，任命爲護衛指揮使。跟隨周德威攻打幽州，燕地將領中有單廷珪、元行欽，當時號稱驍勇，夏魯奇和他們交戰，雙方都不能擊敗對手，將士們都放下兵器觀賞。幽州平定，夏魯奇的功勞最多。梁將劉鄩在洹水，莊宗率軍深入，劉鄩在魏縣西南的蘆葦叢中設下埋伏。莊宗的人馬不到一千，汴人伏兵有一萬多人，大聲喊叫着跳起來，把莊宗包圍了好幾重。夏魯奇和王門關、烏德兒等拼命決戰，自午時至申時，不久李存審的兵馬到來纔解困。夏魯奇持槍携劍，獨自保衛莊宗，親手殺死一百多人。烏德兒等人被擒，夏魯奇遍體鱗傷，從此莊宗特别愛惜他，歷任磁州刺史。中都一戰，汴人大敗，夏魯奇看見王彦章，認識他，單槍匹馬追趕上，用槍抵住他的脖子。王彦章望着他說："你不是我的故人嗎?"立即將他活捉，獻給莊宗。莊宗贊賞他的勇健，賞絹一千匹。滅梁後，任命爲鄭州防禦使。四年，任命爲河陽節度使。天成初年，調任許州節度使，加授同平章事。

魯奇性忠義，尤通吏道，撫民有術。及移鎮許田，孟州之民，萬衆遮道，斷鐙卧轍，五日不發。父老詣闕請留，明宗令中使諭之，方得離州。明宗討荆南，魯奇爲副招討使，頃之，移鎮遂州。董璋之叛，與孟知祥攻遂州，援路斷絶，兵盡食窮，魯奇自刎而卒，時年四十九。帝聞其死也，慟哭之，厚給其家，贈太師、齊國公。

夏魯奇生性忠義，尤其通曉作官辦事的方法，安撫百姓有辦法。調任許田節度使時，孟州百姓萬人阻斷道路，割斷馬鐙，横卧在車轍上，五天没有出發。父老們到朝廷請求留下他，明宗令宫中使者前去解説，夏魯奇纔得以離州。明宗征討荆南，夏魯奇任副招討使，不久，調任遂州節度使。董璋叛亂，和孟知祥攻遂州，援路斷絶，兵士死盡，糧食吃光，夏魯奇自殺而死，死時四十九歲。皇帝得知他的死訊，放聲痛哭，優厚地供給他的家人，追贈太師、齊國公。

姚洪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在梁時，經事董璋。長興初，率兵千人戍閬州。璋叛，領衆攻閬州，璋密令人誘洪，洪以大義拒之。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禦備既竭，城陷被擒。璋謂洪曰："爾頃爲健兒，由吾獎拔至此，吾書誘諭，投之於側，何相負耶?"洪大罵曰："老賊，爾爲天子鎮帥，何苦反耶！爾既辜恩背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無盡。今明天子付與茅土，貴爲諸侯，而驅徒結黨，圖爲反噬。爾本奴才，則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爲也。吾可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苟生。"璋怒，令軍士十人，持刀封割其膚，燃鑊於前，自取啖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甚厚。

姚洪，本是梁的小校。在梁時，曾經效力於董璋。長興初年，率兵一千人戍守閬州。董璋反叛，率衆攻閬州。董璋暗中派人引誘姚洪，姚洪持大義拒絕了他。當董璋攻城時，姚洪盡全力拒守了三天，防禦的人力物力已耗盡，城破被擒。董璋對姚洪說："你先前衹是一個勇健的士兵，由我提拔到現在的地位，我作書勸告，你却拋在一邊，爲什麽要辜負我呢?"姚洪大駡說："老賊，你任天子的一鎮軍帥，何苦要造反呢！你既辜負國恩，背叛君主，我和你有什麽恩情，却說我辜負你。你給李七郎作奴僕，掃馬糞，得一块吃剩的烤肉，就感恩不盡。今聖明的天子把土地人民托付給你，貴爲一方長官，竟然驅使徒衆，勾結同黨，圖謀反叛。你本是奴才，自然無羞耻之心，我是個忠義的人，不忍心做這樣的事。我可以爲天子死，不能和别人的奴才一起苟且偷生。"董璋大怒，令十名兵士持刀割他的皮肉，面前燒有一口鼎鍋，親自取來吃，姚洪至死大駡不停。明宗得知後哭泣落淚，把姚洪的兩個兒子安置在近衛軍，供給賞賜很豐厚。

李嚴

李嚴，幽州人，本名讓坤。初仕燕，爲刺史，涉獵書傳，便弓馬，有口辯，多游藝，以功名自許。同光中，爲客省使，奉使於蜀，及與王衍相見，陳使者之禮，因於笏記中具述莊宗興復之功，其警句云："纔過汶水，縛王彦章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嚴復聲韵清亮，蜀人聽之愕然。

時蜀僞樞密使宋光嗣召嚴曲宴，因以近事訊於嚴。嚴對曰："吾皇前年四月即位於鄴宫，當月下鄆州，十月四日，親統萬騎破賊中都，乘勝鼓行，遂誅汴孽，僞梁尚有兵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西盡甘、凉，東漸海外，南逾閩、浙，北極幽陵。牧伯侯王，稱藩不暇，家財入貢，府

李嚴，幽州人，本名讓坤。最初在燕地做官，任刺史，涉獵經書史傳，擅長騎馬射箭，有口才，又多有游戲方面的技藝，自認爲可以建功揚名。同光年間，任客省使，奉命出使蜀國，當和王衍相見時，一一按照使者的禮節，於是他在手板上記事的文字中歷述莊宗復興的功績，其中有警句說："纔過汶水，縛王彦章於馬前；即到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李嚴的聲調又很清亮，蜀人聽後驚訝失態。

當時僞蜀政權的樞密使宋光嗣召李嚴赴私宴，藉機向李嚴咨詢近來的事件。李嚴回答說："我國皇帝前年四月在鄴宫即位，當月攻克鄆州，十月四日，親統騎兵一萬人破賊於中都，乘勝前進，接着就討伐汴京的賊子。僞梁還有兵三十萬人，謀臣猛將，有的解除武裝，有的掉轉槍頭。西面整個甘、凉，東面直至海外，南面越過閩、浙，北面遠至幽陵，各地首腦，忙於稱臣，私人

實上供。吴國本朝舊臣，岐下先皇元老，遣子入侍，述職稱藩。淮、海之君，卑辭厚貢，湖湘、荆楚，杭越、甌閩，異貨奇珍，府無虚月。吾皇以德懷來，以威款附。順則涵之以恩澤，逆則問之以干戈，四海車書，大同非晚。”光嗣曰：“余所未知，唯岐下宋公，我之姻好，洞見其心，反覆多端，專謀跋扈，大不足信也。似聞契丹部族，近日稍强，大國可無慮乎?”嚴曰：“子言契丹之强盛，孰若僞梁?”曰：“比梁差劣也。”嚴曰：“吾國視契丹如蚤虱耳，以其無害，不足爬搔。吾良將勁兵布天下，彼不勞一郡之兵，一校之衆，則懸首槀街，盡爲奴擄。但以天生四夷，當置度外，不在九州之本，未欲窮兵黷武也。”光嗣聞辯對，畏而奇之。時王衍失政，嚴知其可取，使還具奏，故平蜀之謀，始於嚴。

財産用來上貢，府庫錢物供給朝廷。吴國之君是本朝的舊臣，岐下之主是先皇的元老，都派遣兒子入朝侍奉，呈報職守而自稱藩臣。淮、海地區的君主，辭氣卑弱而貢禮厚重。湖湘、荆楚，杭越、甌閩，少見的寶物、稀有的珍品，每月都送入府庫。我國皇帝用德行使遠人懷恩而來附，用兵威使敵人投誠而來降。順我就用恩澤涵養，逆我就用刀槍問罪，四海的車軌文字，達到天下統一的日子已不遠了。”宋光嗣説：“這些事我不瞭解，衹是岐下的宋公，是我的姻親，我已看穿他的心思，反覆多端，專謀跋扈，太不足信。據説契丹部族近來漸漸强盛，你們大國能不顧慮嗎?”李嚴説：“你説契丹的强盛，比僞梁怎麽樣?”回答説：“比梁稍差一些。”李嚴説：“我國把契丹看作跳蚤、虱子而已，因它無害，不值得爬搔。我國良將精兵遍布天下，對付契丹，不需動用一郡之兵、一校之衆，就會讓他們的頭懸在槀街，全爲奴僕。衹因爲是天生四方夷人，當置於度外，不在九州的本土，不想穷兵黷武。”宋光嗣聽了他的辩解對答，既畏懼又欣賞他奇特的口才。這時王衍荒廢政治，李嚴知他可以攻取，出使回來一一禀報，所以平蜀的計劃是發端於李嚴。

郭崇韜起軍之日，以嚴爲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閣道，或馳以詞説，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降下。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請李司空先來，余即舉城納款。”衆咸以討蜀之謀始於嚴，衍以甘言，將誘而殺之，欲不令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於母前，以母、妻爲托。即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繼岌。蜀平班師，會明宗即位，遷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長興初，安重誨謀欲控制兩川，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庶效方略。孟知祥覺之，既至，執而害之。贈太保。

郭崇韜起兵的時候，任命李嚴爲三川招撫使。李嚴和先鋒使康延孝率領五千人馬，先行奔往棧道，或用誘説的文書投遞，或用兵鋒相威脅，大軍還没到達，他們所到之處都收降或攻克了。康延孝在漢州，王衍投書給他説：“可請李司空先來，我就率全城人投誠。”大家都認爲征伐蜀國的計劃發端於李嚴，王衍用好聽的話，將是引誘他前去而殺掉，想不讓他去。李嚴得知後很高興，立即驅馬入益州。王衍在母親面前會見李嚴，將母親、妻子委托他照顧。當天，李嚴引蜀國使者歐陽彬迎見魏王李繼岌。平蜀後班師回朝，正逢明宗即位，升任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長興初年，安重誨試圖控制兩川，李嚴就請求任西川兵馬都監，希望能提供一些謀略。孟知祥察覺了，李嚴一到，就抓起來殺掉。追贈太保。

嚴之母，賢明婦人。初，嚴將赴蜀，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又入蜀，將死報蜀人矣！與汝永訣。"既而果如其言。

李嚴的母親是一位賢明的婦人。先前，李嚴將赴蜀地，母親說："你前次開啓破蜀國的計劃，現在又入蜀，將以死報蜀人了！我和你永別了。"後來果然和她說的一樣。

李仁矩

李仁矩，本明宗在藩鎮時客將也。明宗即位，録其趨走之勞，擢居内職，復爲安重誨所庇，故數年之間，遷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天成中，因奉使東川，董璋張筵以召之，仁矩貪於館舍，與倡妓酣飲，日既中而不至，大爲璋所詬辱，自是深銜之。長興初，璋既跋扈於東川，重誨奏以仁矩爲閬州節度使，俾伺璋之反狀，時物議以爲不可。及仁矩至鎮，偵璋所爲，曲形奏報，地里遐僻，朝廷莫知事實，激成璋之逆節，由仁矩也。

李仁矩，本是明宗在軍鎮時的客將。明宗即位，記録他奔走效力的勞績，擢拔到朝中任職，又得到安重誨的庇護，所以數年之間，升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天成年間，因奉命出使東川，董璋設宴召見他，李仁矩貪戀在館舍中和娼妓酣飲，至中午時分還没到，受到董璋極大的羞辱，從此懷恨在心。長興初年，董璋既在東川囂張跋扈，安重誨上奏任命李仁矩爲閬州節度使，要他偵察董璋造反的罪狀，當時衆議認爲不可。當李仁矩到達軍鎮時，偵察董璋的行動，歪曲事實予以奏報，地處偏遠，朝廷不知事實，激成董璋的反叛變節，是由李仁矩引起的。

長興元年冬十月，璋自率凶黨，以攻其城。仁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凶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堅壁以守之。儻旬浹之間，大軍東至，即賊必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甲。"即驅之出戰，兵未交，爲賊所敗。既而城陷，仁矩被擒，舉族爲璋所害。

長興元年冬十月，董璋親自率領叛黨進攻李仁矩的城池。李仁矩召軍校謀劃守戰的利害，都説："董璋早就策劃造反之計，用財物引誘將士的心，凶惡的氣焰正盛，不可和他交戰，應堅固城壘而守禦。假如十來天之間，大軍東來，賊人就必然退去。"李仁矩説："蜀兵懦弱，怎能抵擋我的精兵！"立即驅使兵士出戰，兵器還没相交，就被賊軍擊敗。隨後城被攻克，李仁矩被擒，整個家族都遭到董璋殺害。

康思立

康思立，晋陽人也。少善騎射，事武皇爲爪牙，署河東親騎軍使。莊宗嗣位，從解圍於上黨，敗梁人於柏鄉，及平薊丘，後戰於河上，皆有功，累承制加檢校户部尚書、右突騎指揮使。莊宗即位，繼改軍帥，賜忠勇拱衛功臣，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天成元年，授應州刺史，尋移嵐州，充北面諸蕃部族都監。三年，遷宿州團練使。四年，領昭武軍節度、利巴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改賜耀忠保節

康思立，晋陽人。從小擅長騎馬射箭，效力於武皇，是他的心腹，任河東親騎軍使。莊宗繼承父職，康思立跟隨他解除上黨的圍困，在柏鄉擊敗梁人，以及平定薊丘，後又於黄河沿岸作戰，都有功勞，莊宗多次以皇帝授予的特權加任他爲檢校户部尚書、右突騎指揮使。莊宗即位，相繼改任軍帥，賜予"忠勇拱衛功臣"的稱號，加授檢校尚書右僕射。天成元年，任命爲應州刺史，不久調任嵐州，充任北面諸蕃部族都監。三年，升任宿州團練使。四年，兼領昭武軍節度、利巴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改賜"耀忠保節功

功臣。長興初，朝廷舉兵討東川董璋，詔兼西面行營軍馬都指揮使。二年，移鎮陜州。清泰初，改授邢臺，累官至檢校太傅，封會稽郡開國侯。二年，入爲右神武統軍。三年，充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是歲閏十一月，卒於軍，年六十三。

思立本出陰山諸部，性純厚，善撫將士，明宗素重之，故即位之始，以應州所生之地授焉。其後歷三郡三鎮，皆得百姓之譽。末帝以其年高，徵居環衛。及出幸懷州，以北師不利，乃命思立統駕下騎軍赴團柏谷以益軍勢。俄而楊光遠以大軍降於太原，思立因憤激，疾作而卒焉。晉高祖即位，追其宿舊，爲輟朝一日，贈太子少師。

臣”稱號。長興初年，朝廷舉兵討伐東川董璋，下詔命他兼任西面行營軍馬都指揮使。二年，調任陜州節度使。清泰初年，調任邢臺，官位一直加到檢校太傅，封會稽郡開國侯。二年，入朝任右神武統軍。三年，充任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這年閏十一月，死於軍中，時年六十三歲。

康思立本出自陰山諸部，性情純樸忠厚，善於安撫將士，明宗一向看重他，所以剛剛即位，就把自己的出生地應州交付給他。後來歷任三個州和三個軍鎮，都受到百姓的稱頌。末帝因他的年齡大，召回京任禁衛之職。當末帝離京去懷州時，因北面的部隊作戰失利，就命康思立統率御前騎軍奔赴團柏谷，以增强部隊的聲勢。不久楊光遠率大軍投降太原，康思立因此憤慨激怒，發病而死。晉高祖即位，追念他是前朝德高望重的老臣，爲他的死停止朝會一天，追贈太子少師。

張敬達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鐵。父審，素有勇，事武皇爲列校，歷廳直軍使，同光初，卒於軍。敬達少以騎射著名，莊宗知之，召令繼父職，平河南有功，繼加檢校工部尚書。明宗即位，歷捧聖指揮使、檢校尚書左僕射。長興中，改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超授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三年，加檢校太保、應州節度使。四年，遷雲州。時以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捺剌泊至没越泊，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契丹竟不敢南牧，邊人賴之。

清泰中，自彭門移鎮平陽，加檢校太傅，從石敬瑭爲北面兵馬副總管，仍屯兵雁門。未幾，晉高祖建義，末帝詔以敬達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仍使悉引部下兵圍太原，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副焉。尋統兵三萬，營于晉安鄉。末帝自六月繼有詔促令攻取，敬達設長城連柵、雲梯飛炮，使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名生鐵。父親張審，向來以勇猛著稱，效力於武皇任列校，曾任廳直軍使，同光初年死於軍中。張敬達從小以騎馬射箭著名，莊宗瞭解他，召來并讓他繼承父親的職務，平定河南有功，一直加官爲檢校工部尚書。明宗即位，歷任捧聖指揮使、檢校尚書左僕射。長興年間，改任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越級提升爲檢校司徒，兼任欽州刺史。三年，加授檢校太保、應州節度使。四年，調任雲州。當時因契丹率部族自黑榆林捺剌泊來到没越泊，聲稱借用漢人地界的水草，張敬達常常在邊塞聚集兵馬，以斷絶他們的要道，契丹人最終不敢南侵，邊地人依靠張敬達得以安居。

清泰年間，自彭門調任平陽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傅，隨石敬瑭任北面兵馬副總管，依舊駐軍於雁門。不久，晉高祖樹起義旗，末帝下詔任命張敬達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并令他率領手下全部人馬包圍太原，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做他的副手。不久率軍三萬人，在晉安鄉扎營。末帝自六月連續下詔督促攻取太原，張敬達設置長墻連柵、雲梯飛炮，令工匠運用精妙的構思，竭力營

工者運其巧思，窮土木之力。時督布者每有所構，則暴風大雨，平地水深數尺，而城栅崩墮，竟不能合其圍。九月，契丹至，敬達大敗，尋爲所圍。晉高祖及蕃衆自晉安寨南門外，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布以氈帳，用毛索鈴，而部伍多犬，以備警急。營中嘗有夜遁者，出則犬吠鈴動，跬步不能行焉。自是敬達與麾下部曲五萬人，馬萬匹，無由四奔，但見穹廬如崗阜相屬，諸軍相顧失色。始則削木篩糞，以飼其馬，日望朝廷救軍，及漸羸死，則與將士分食之，馬盡食殫。副將楊光遠、次將安審琦知不濟，勸敬達宜早降以求自安。敬達曰："吾受恩於明宗，位歷方鎮，主上授我大柄，而失律如此，已有愧於心也。今救軍在近，旦暮雪耻有期，諸公何相迫耶。待勢窮，則請殺吾，携首以降，亦未爲晚。"光遠、審琦知敬達意未决，恐坐成魚肉，遂斬敬達以降。

末帝聞其歿也，愴慟久之。時戎王告其部曲及漢之降者曰："爲臣當如此人。"令部人收葬之。晉高祖即位後，所有田宅，咸賜其妻子焉。時議者以敬達嘗事數帝，亟立軍功，及領藩郡，不聞其濫，繼屯守塞垣，復能撫下，而臨難固執，不求苟免，乃近代之忠臣也。晉有天下，不能追懋官封，賞其事迹，非激忠之道也。

造土木工程。這時負責部署的人員每有構造，就起暴風大雨，平地水深數尺，而長墻連栅崩頽倒塌，始終不能合成包圍圈。九月，契丹人到達，張敬達大敗，不久被他們包圍。晉高祖和外族部衆自晉安寨南門外，長一百多里，寬五十多里，布列毛氈帳篷，用毛繫鈴，而隊伍中多養有犬，用來預防突發事件。營中曾有夜逃的人，一出門就有犬吠鈴動，一步也不能走動。從此張敬達和手下人馬五萬人，馬一萬匹，四面八方都無門路奔逃，祇看見營帳如丘陵相連，諸軍將士相互張望，失去常態。最初還削木屑、篩馬糞，用來飼養自己的馬，天天盼望朝廷的救兵，到馬漸漸瘦弱而死，就和將士分吃，馬死盡、糧吃光。副將楊光遠、次將安審琦知道事情已無法挽救，勸張敬達應早投降而求自身的安全。張敬達説："我受明宗的大恩，地位達到節度使，皇上授予我大權，而挫折失利到目前的地步，已有愧於心了。現救兵已在附近，早晚有雪耻的日子，你們爲什麽要逼我呢。等情勢完全無望，就請你們殺我，提我的頭去投降，也不算晚。"楊光遠、安審琦知道張敬達的心意不定，擔心白白地變成他人刀下魚肉，就斬了張敬達而投降。

末帝得知他的死訊，悲痛地哭了許久。這時外邦首領告誡他的將士和漢族的降人説："做臣子的應當像這個人一樣。"令部下收葬他。晉高祖即位後，把所有的田産住宅都賜給張敬達的妻子、兒子。當時評論者認爲張敬達曾效力於數位皇帝，屢建軍功，當掌管軍鎮、州郡時，没聽説有非法妄作的事，隨後駐守邊城，又能善待下屬，而且在臨難時堅守節操，不求僥幸脱身，真是近代的忠臣啊。晉朝據有天下，不能追加官職爵位，嘉獎他的生平事迹，不是激勵忠臣義士的正道。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唐書四十七)

列傳第二十三

馬郁

馬郁，其先范陽人。郁少警悟，有俊才智數，言辯縱横，下筆成文。乾寧末，爲幽州府刀筆小吏。李匡威爲王鎔所殺，鎔書報其弟匡儔。匡儔遣使於鎔，問謀亂本末，幕客爲書，多不如旨。郁時直記室，即起草，爲之條列事狀，云可疑者十，詞理俊贍，以此知名。嘗聘王鎔於鎮州，官妓有轉轉者，美麗善歌舞，因宴席，郁累挑之。幕客張澤亦以文章名，謂郁曰："子能座上成賦，可以此妓奉酬。"郁抽筆操紙，即時成賦，擁妓而去。

馬郁，他的祖先是范陽人。馬郁從小機敏聰明，有超人的才智，口若懸河，下筆成文。乾寧末年，爲幽州府從事文書工作的小吏。李匡威被王鎔殺害，王鎔用書信報知他的弟弟李匡儔。李匡儔派使者到王鎔處，詢問謀反的先後過程，幕僚起草書信，多不合意。馬郁這時在記室供職，立即起草，爲他逐條列舉事件的狀況，提出十點可疑之處，詞句優美，理由充足，他因此出名。曾出使鎮州拜望王鎔，有個名叫轉轉的官妓，長得很漂亮，能歌善舞，趁着宴席上的機會，馬郁屢次挑逗她。幕僚張澤也以文章聞名，對馬郁説："你能在座上寫成一篇賦，我可用這妓女作酬報。"馬郁抽筆拿紙，立刻寫成一賦，帶着妓女就走了。

郁在武皇幕，累官至檢校司空、秘書監。武皇與莊宗禮遇俱厚，給賜優異。監軍張承業，本朝舊人，權貴任事，人士脅肩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歸，有時直造卧内。每賓僚宴集，承業出珍果陳列于前，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至，窺其不可啖，異日，靴中出一鐵檛，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設異饌，勿敗余食案。"其俊率如此。

馬郁在武皇的幕府中，官位一直升到檢校司空、秘書監。武皇和莊宗都很優待他，供給和賜予的物品特别豐厚。監軍張承業是本朝的元老，以權貴掌握事權，官員名士都縮肩低頭地迎候他。馬郁用滑稽的手段戲弄他，到他府宅就像回自己的家一樣，有時還徑直進入他的卧室。每當賓客僚屬宴集，張承業拿出珍果放在每人面前，馬郁必定將它們吃個一乾二盡。張承業私下告誡管理膳食的人説："他日馬監來，祇拿乾蓮子放在他面前就行了。"馬郁來，看出那蓮子不可吃，改日再來時，從長靴中抽出一條鐵棒，將它搗碎再吃，張承業大笑説："我爲你安排珍貴的菜，别把我的飯桌損壞了。"馬郁就是這樣瀟灑自如。

郁在莊宗幕，寄寓他土，年老思鄉，每對莊宗欷歔，言家在范陽，乞

馬郁在莊宗幕府，寄居他鄉，年老思故鄉，常在莊宗面前嘆息，自言家在范陽，請求退職還

骸歸國，以葬舊山。莊宗謂之曰："自卿去國已來，同舍孰在？守光尚不能容父，能容卿乎！孤不惜卿行，但卿不得死爾。"郁既無歸路，衷懷嗚咽，竟卒于太原。

鄉，死後好葬在家鄉的山林。莊宗對他說："自從你離開故土以來，同僚還有誰在世？劉守光連父親都不能容，能容得你嗎！我可以放你走，祇是你生死難料啊。"馬郁既無歸路，内心憂傷，最後死在太原。

司空頲

司空頲，貝州人。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屬天子播遷，三輔大亂，乃還鄉里。羅紹威爲節度副大使，頲以所業干之，幕客公乘億爲延譽，羅弘信署爲府參軍，辟館驛巡官。張彦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正言素不能文，不能下筆，彦怒詬曰："鈍漢乃辱我！"推之下榻。問孰可草奏者，有言頲，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頲揮筆成文，詆斥梁君臣，彦甚喜，以爲判官。及張彦復脅賀德倫降於唐，德倫遣頲先奉狀太原。莊宗仍以頲爲判官，後以頲權軍府事。頲有侄在梁，遣家奴以書召之，都虞候張裕擒其家奴，以謂通于梁，遂見殺。

司空頲，貝州人。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恰逢天子被逼出逃，京城地區大亂，於是返回故鄉。羅紹威任節度副大使，司空頲帶着自己的作品去求請他，幕僚公乘億爲他取得名譽，羅弘信任用爲本府參軍，徵召爲館驛巡官。張彦作亂時，命判官王正言起草奏章，王正言向來不善作文章，不能下筆，張彦怒駡說："你這笨蛋真辱没我！"把他推下坐床。張彦問誰可以起草奏章，有人説司空頲是羅王時的書記，於是派人驅馬前去召來。司空頲揮筆成文，詆毁斥責梁君臣，張彦很高興，任用爲判官。到張彦又一次脅迫賀德倫向唐投降時，賀德倫派司空頲先去太原進呈文書。莊宗仍舊以司空頲爲判官，後又任司空頲代理軍府事宜。司空頲有侄兒在梁朝，派家奴帶着書信去召他，都虞候張裕抓住了他的家奴，認爲他私通梁國，於是被殺害。

曹廷隱

曹廷隱，魏州人也，爲本州典謁虞候。賀德倫使西迎莊宗於晋陽，莊宗既得鄴城，擢爲馬步都虞候，以其稱職，自是遷拜日隆。天成初，除齊州防禦使，下車嚴整，頗有清白之譽。時有孔目吏范弼者，爲人剛愎，視廷隱蔑如也。弼監軍廩，鬻空乏以取貲，又私貨官鹽，廷隱按之，遂奏其事。弼家人訴於執政，并下御史府劾之。弼雖伏法，廷隱以所奏不實，亦流永州，續敕賜自盡，時人冤之。

曹廷隱，魏州人，任本州的典謁虞候。賀德倫派他西行至晋陽迎接莊宗，莊宗取得鄴城後，提拔他爲馬步都虞候。因爲他在任稱職，從此頻頻提升官階。天成初年，任命爲齊州防禦使，到任後整頓法度，很有清明廉潔的聲譽。當時有孔目吏范弼，爲人剛愎自用，不把曹廷隱放在眼裏。范弼監管軍用倉庫，用賣空倉的方式騙取錢財，又私自買賣官營食鹽，曹廷隱進行追究，接着又向朝廷上奏這些事。范弼的家人向執政官提出申訴，於是連同曹廷隱送御史府審判。范弼雖依法處治，曹廷隱因奏報事不實，也流放到永州，後又下詔讓他自殺，當時人都覺得冤枉。

蕭希甫

蕭希甫，宋州人也。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

蕭希甫，宋州人。年輕時舉進士，任梁開封尹袁象先的書記。袁象先任青州節度使，以蕭希甫爲巡官。蕭希甫不滿意，就拋下母親、妻

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進謁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置百官，李紹宏薦爲魏州推官。

子，改名換姓，逃到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進見王鎔。王鎔委任蕭希甫爲參軍，他更不滿意，過了一年多，又逃到易州，削髮爲僧，住在百丈山。莊宗將要建國，設置百官，李紹宏薦他爲魏州推官。

同光初，有詔定内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内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宫禁事!"希甫不能對。初，莊宗欲以希甫知制誥，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莊宗滅梁室，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亦改嫁。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

同光初年，下詔擬訂内殿宴會的儀式，問蕭希甫樞密使是否可以入座，蕭希甫認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得知後大怒，對蕭希甫説："我先後奉事三朝皇帝，眼見内殿宴會數百次，你本是農舍中小兒，怎知道内宫中的事！"蕭希甫無話可對。先前，莊宗打算用蕭希甫負責起草詔書，宰相豆盧革等附和張居翰，合力排斥他，任他爲駕部郎中。蕭希甫不得志，心中尤其悶悶不樂。莊宗滅掉梁朝，派蕭希甫到青州、齊州一帶宣布朝廷慰問之意，這時蕭希甫纔知道自己的母親已死，妻子袁氏也改嫁了。於是蕭希甫舉哀服喪，居住在魏州。有人引用漢代李陵的書信來譏諷他説："年老的母親死在堂中，活着的妻子離開卧室。"

天成初，欲召爲諫議，豆盧革、韋説沮之。明宗卒以希甫爲諫議大夫，復爲匭函使。其後革、説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説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勘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説卒皆貶死。希甫拜左散騎常侍，躁進尤甚，引告變人李筠夜扣内門，通變書云："修堤兵士，欲取郊天日舉火爲叛。"安重誨不信之，斬告變者，軍人訴屈，請希甫啖之。既而詔曰："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蕭希甫，身處班行，職非警察，輒引凶狂之輩，上陳誣骩之詞，逼近郊禋，扇摇軍衆。李筠既當誅戮，希甫寧免謫遷，可貶嵐州司户參軍，仍馳驛發遣。"長興中，卒于貶所。

天成初年，打算召他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説加以阻攔。明宗最終還是任命蕭希甫爲諫議大夫，又任匭函使。後來豆盧革、韋説被安重誨厭惡，蕭希甫附和他的心意，誣告豆盧革縱容佃户殺人，而韋説和鄰居爭井，井中有貴重物品。有關人員進行查證，井中衹有破鍋而已。豆盧革、韋説最後都被貶官、賜死。蕭希甫被任命爲左散騎常侍，更加急於求進，領着告發叛亂的人李筠夜扣内室的門，投進告發信説："修堤的士兵準備以祭天那日舉火造反。"安重誨不信這事，斬了告發的人，兵士訴冤，要求把蕭希甫吃掉。隨後有詔書説："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蕭希甫，身份是在朝官班列之中，職務不屬警戒糾察的事，妄引凶狂的人，上陳誣諂的話，臨近郊外祭天的日子，動摇部隊將士的忠心。李筠既應處死，蕭希甫怎可不貶降。可貶爲嵐州司户參軍，依舊用驛車遣送。"長興年間，死於貶謫的地方。

子士明，仕周，終于邑宰。

兒子蕭士明，在周朝做官，死於縣令的職任

上。

藥縱之

藥縱之，太原人，少爲儒。明宗刺代州，署爲軍事衙推。從明宗鎮邢州，爲掌書記，歷天平、宣武兩鎮節度副使。明宗鎮常山，被病不從。及即位，縱之見于洛邑，安重誨怒其觀望，久無所授。明宗曰："德勝用兵時，縱之饑寒相伴，不離我左右。今有天下，何人不富貴，何爲獨棄縱之！"浹旬，授磁州刺史。歲餘，自户部侍郎遷吏部侍郎，銓綜之法，惘然莫知。長興初，爲曹州刺史。清泰元年九月，以疾受代而卒。

藥縱之，太原人，從小習儒學。明宗任代州刺史時，任用爲軍事衙推。跟隨明宗坐鎮邢州，任掌書記，歷任天平、宣武兩鎮節度副使。明宗坐鎮常山，藥縱之因患病没有隨同前往。到明宗即位後，藥縱之到洛陽朝見，安重誨恨他左右觀望，很久都没授予他官職。明宗説："德勝用兵的時候，藥縱之在飢寒中和我相伴，不離開我的身邊。現在我據有天下，哪個人不富貴，爲何獨獨拋棄藥縱之！"過了十來天，任命爲磁州刺史。過了一年多，由户部侍郎升任吏部侍郎，對於考核、選任官員的方法，他是茫然不知。長興初年，任曹州刺史。清泰元年九月，因病由人替代，不久身亡。

賈馥

賈馥，故鎮州節度使王鎔判官也。家聚書三千卷，手自刊校。張文禮殺王鎔，時莊宗未即尊位，文禮遣馥至鄴都勸進，因留鄴下，栖遲郵舍。莊宗即位，授鴻臚少卿。後以鴻臚卿致仕，復歸鎮州，結茅於别墅，自課兒孫耕牧爲事。馥初累爲鎮、冀屬邑令，所莅有能政，性恬澹，與物無競，乃鎮州士人之秀者也。

賈馥，原鎮州節度使王鎔手下的判官。家中收藏圖書三千卷，親手校刊。張文禮殺王鎔，這時莊宗還没有登帝位，張文禮派賈馥到鄴都勸莊宗即位，於是留在鄴下，沉迹於郵亭館舍中。莊宗即位，任命爲鴻臚少卿。後來以鴻臚卿的頭銜退休，又回到鎮州，在田園中蓋起茅屋，親自以督促兒孫耕作畜牧爲業。賈馥先前歷任鎮州、冀州屬縣的縣令，所到之處有突出的政績，生性恬淡，與他人無争，真是鎮州文士中的佼佼者。

馬縞

馬縞，少嗜學儒，以明經及第，登拔萃之科。仕梁爲太常修撰，累歷尚書郎，參知禮院事，遷太常少卿。梁代諸王納嬪、公主下嫁，皆於宫殿門庭行揖讓之禮，縞以爲非禮，上疏止之，物議以爲然。長興四年，爲户部侍郎。縞時年已八十，及爲國子祭酒，八十餘矣，形氣不衰。于事多遺忘，言元稹不應進士，以父元魯山名進故也，多如此類。又上疏："古者無嫂叔服，文皇創意，以兄弟之親，不宜無服，乃議服小功。今令文省服制條爲兄弟之妻大功，不知何人議

馬縞，從小酷愛儒學，以明經登進士第，又登拔萃科。供職於梁，任太常修撰，多次任尚書省中的郎官，參與處理禮院事務，升任太常少卿。梁代的諸王娶妃、公主出嫁，都在宫殿門庭行一種賓主相見的揖讓禮，馬縞認爲不合禮法，上奏加以阻止，外界議論認爲得體。長興四年，任户部侍郎。這時馬縞已八十歲，到他任國子祭酒時，已八十多歲了，精力還没衰退。對事情多遺忘，説元稹不參加進士考試，是因爲父親元魯山名叫元進的緣故，像這一類的事很多。又上奏章："古時候無嫂嫂、叔叔間的喪服制度，文皇首先提出新觀點，認爲是兄弟的親人，不應没有喪服制度，於是决定服爲期五個月的小功喪服。

改，而置於令文。”諸博士駁云：“律令，國之大經。馬縞知禮院時，不曾論定，今遽上疏駁令式，罪人也。”

今查看令文中的服制條，爲兄弟的妻子服爲期九個月的大功喪服，不知是誰建議更改的，却列入令文中。”衆博士駁斥説：“律令是國家的大綱。馬縞負責禮院事務時，并没有討論裁定，現在突然上奏駁斥令式，真是罪人。”

羅貫

羅貫，不知何許人。進士及第，累歷臺省官，自禮部員外郎爲河南令。貫爲人强直，正身奉法，不避權豪。時宦官伶人用事，凡請托於貫者，其書盈閣，一無所報，皆以示郭崇韜，因奏其事，由是左右每言貫之失。先是，梁時張全義專制京畿，河南、洛陽僚佐，皆由其門下，事全義如厮僕。及貫授命，持本朝事體，奉全義稍慢，部民爲府司庇護者，必奏正之。全義怒，因令女使告劉皇后從容白於莊宗，宦官又言其短，莊宗深怒之。會莊宗幸壽安山陵，道路泥濘，莊宗訪其主者，宦官曰：“屬河南縣。”促令召貫至，奏曰：“臣初不奉命，請詰稟命者。”帝曰：“卿之所部，反問他人，何也？”命下府獄，府吏榜笞，促令伏款。翌日，傳詔殺之。郭崇韜奏曰：“貫别無贓狀，橋道不修，法未當死。”莊宗怒曰：“母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是誰之過也？”崇韜奏曰：“貫縱有死罪，俟款狀上奏，所司議讞，以朝典行之，死當未晚。今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俾天下人言陛下使法不公矣！”莊宗曰：“既卿所愛，任卿裁决。”因投袂入宫。崇韜從而論列，莊宗自闔殿門，不得入。即令伏法，曝尸於府門，冤痛之聲，聞於遠邇。

羅貫，不知是什麽地方的人。登進士第，多次在中央機構中任職，由禮部員外郎出任河南縣令。羅貫爲人剛直，嚴於律己，奉行法令，不畏避權貴豪强。當時宦官、樂官操縱事權，凡是向羅貫請托的，他們的書信堆滿一屋，羅貫全不作回答，將所有書信出示郭崇韜，於是向朝廷奏報這類事，因此皇帝身邊的人常講羅貫的過失。先前，梁朝時張全義獨掌京城地區的大權，河南、洛陽的屬官，都由他的門下充任，他們像奴僕一樣侍奉張全義。到羅貫接受任命後，根據本朝的法規，對張全義稍有怠慢，部内人受到有關部門庇護的，必上奏加以糾正。張全義很不高興，於是令女兒入宫，讓她告求劉皇后，方便時向莊宗稟告，宦官又説他的壞話，莊宗很憤怒。恰逢莊宗親往壽安陵墓，道路泥濘，莊宗詢問誰是負責人，宦官説：“屬河南縣。”火速派人召來羅貫，羅貫奏告説：“我從來没有接到命令，請追問接受這項任務的人。”莊宗説：“在你的轄境内，反而追問他人，爲什麽呢？”下令送入河南府監獄，府中吏人加以鞭打，迫使他認罪。第二天，下達詔書處决他。郭崇韜上奏説：“羅貫没有别的罪證，橋梁道路没有修整，按法令不應判死罪。”莊宗發怒説：“太后的靈車即將啓程，天子的車輛往來，橋梁道路不加修整，這是誰的錯呢？”郭崇韜奏告説：“就算羅貫有死罪，等審判文書呈報上來，有關部門審議，用朝廷的法令加以處治，他的死也不算晚。現在以皇帝的尊貴，惱怒一縣令，使天下人説陛下執法不公正了。”莊宗説：“既是你愛的人，就任憑你裁决吧。”説完就甩袖入宫。郭崇韜跟在後面論説陳述，莊宗親自關了殿門，没法進入。即刻下令處死羅貫，將他的尸體露置於府門前，冤屈傷痛的呼聲，遠近都可聽到。

淳于晏

淳于晏，以明經登第，自霍彦威爲小校，晏寄食于門下。彦威嘗因兵敗，獨脱其身，左右莫有從者，惟晏杖劍從之，徒步草莽，自是彦威高其義，相得甚歡。及歷數鎮，皆爲從事，軍府之事，至于私門，事無巨細，皆取决于晏，雖爲幕賓，有若家宰。爾後公侯門客，往往效之，時謂之"效淳"。故彦威所至稱治，由晏之力也。

淳于晏，以明經科登進士第。自從霍彦威任小校時，淳于晏就依托他的門下謀生。霍彦威曾因兵敗，獨自一人脱身，身邊的人没有一個人跟隨，衹有淳于晏一人持劍隨從，步行於荒野草叢之中，從此霍彦威敬重他的節義，相交很融洽。到後來他歷任好幾個軍鎮長官，都任用淳于晏爲助手，從軍府的事務到私人的家務，不論大小事情，都取决於淳于晏，雖名爲幕僚，有如家中的總管。後來公侯的門客，往往效法他，當時稱作"效淳"。所以霍彦威每到一地都有政治清明的聲譽，是由於淳于晏作出的努力。

張格

張格，字承之，故宰相濬之子也。濬爲梁祖所忌，潜遣人害於長水，格易姓名，流轉入蜀。王建僭號，以格爲宰相。格所生母，當濬之遇害，潜匿於民間，落髮爲尼，流浪於函、洛。王建聞之，潜使人迎之入蜀，賜紫，加號慈福大師。及建卒，蜀人以格爲山陵使，格有難色，未幾得罪，出爲茂州刺史，僞制責詞云："送往辭命，不忠也；喪母匿喪，非孝也。"王衍嗣僞位後數年，復用爲宰相。同光末，蜀平，格至洛陽，授太子賓客。任圜愛其才，奏爲三司副使，尋卒於位。格有文章，明吏事，時頗稱之。

張格，字承之，已故宰相張濬的兒子。張濬受到梁太祖的猜忌，暗中派人到長水殺害他，張格改名换姓，輾轉到了蜀地。王建自稱皇帝，任命張格爲宰相。張格的生母在張濬遇害時，躲藏在民間，削髮爲尼，流浪於函谷關、洛水之間。王建得知後，暗中派人迎接到蜀中，賜予紫衣，加法號爲慈福大師。當王建死後，蜀人以張格爲山陵使，張格表現出爲難的神色，不久得罪，離京任茂州刺史，僞政權的一道責降官職的制詞説："推托送葬的使命，這是不忠；隱瞞亡母的死訊，這是不孝。"王衍繼承僞國帝位後數年，又用張格爲宰相。同光末年，蜀國滅亡，張格到了洛陽，任命爲太子賓客。任圜賞識他的才幹，奏薦爲三司副使，不久死於任上。張格有文學才能，瞭解當官任職的法則，當時人很稱道。

許寂

許寂，字閑閑。祖祕，名聞會稽。寂少有山水之好，泛覽經史，窮三式，尤明《易》象。久栖四明山，不干時譽。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内殿。會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篳篥，事訖，方命坐賜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淫在聲，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或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

許寂，字閑閑。祖父許祕，在會稽很有名望。許寂從小愛游山玩水，廣泛涉獵儒經史籍，鑽研雷公、太乙、六壬三種占卜方法，尤其精通《易經》之象。長期居住四明山中，不求一時的聲譽。昭宗得知他的名聲，召赴京城，在内殿召見論對。恰逢昭宗正和樂官調試品味一種叫做篳篥的樂器，事完之後，纔命他坐下，賜予水果，詢問《易經》的要義。退出後，許寂對人説："君主的心沉浸在音聲，不在政務了。我聽説統治萬民的君主，必將大明道德，杜絶邪念，以此

請還山，寓居於江陵，以茹芝絶粒，自適其性。天祐末，節度使趙匡凝昆季深禮遇之，師授保養之道。唐末，除諫官，不起，漢南謂之徵君。梁攻襄陽，匡凝兄弟棄鎮奔蜀，寂偕行。歲餘，蜀主王建待以師禮，位至蜀相。同光末，平蜀，與王衍俱從于東，授工部尚書致仕，卜居于洛。時寂已年高，精彩猶健，冲漠寡言，時蜀語云"可怪可怪"，人莫知其際。清泰三年六月卒，時年八十餘。子孫位至省郎。

統率百官，百官就會效法他。現在不以低賤的事爲煩，試圖親自精通此事，君王的政道衰敗了。"不久請求還山，寓居在江陵，用道家食菌而不吃五穀的修煉方法，使自己樂得其所。天祐末年，節度使趙匡凝兄弟待他很有禮，他向趙氏兄弟傳授保養方法。唐朝末年，任命爲諫官，不起身赴任，漢南地區的人稱他爲徵君。梁人攻襄陽，趙匡凝兄弟放棄軍鎮逃往蜀中，許寂同行。過了一年多，蜀國君主王建用待老師的禮節待他，官位升到蜀國的宰相。同光末年，蜀國滅亡，許寂和王衍都隨衆東去，授予工部尚書的頭銜退休，定居於洛陽。這時許寂已年高，神色仍很強健，恬靜少言語，時而用四川話説"可怪可怪"，人們都揣摩不到他的語意。清泰三年六月去世，這時他八十多歲。子孫的官位升到尚書省郎官。

同光時，以方術著者，又有僧誠惠。誠惠初於五臺山出家，能修戒律，稱通皮、骨、肉三命，人初歸向，聲名漸遠，四方供饋，不遠千里而至者衆矣。自云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曰降龍大師。京師旱，莊宗迎至洛下，親拜之，六宫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旬，略無徵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加焚燎，誠惠懼而遁去。及卒，賜號法雨大師，塔曰慈雲之塔。

同光年間，以方術著名的還有僧人誠惠。誠惠最初在五臺山出家，能按戒律修行，號稱通曉皮、骨、肉三命，人們開始信奉他，名聲逐漸遠播，四面八方供給饋贈，不遠千里而來的很多了。自稱能使喚毒龍，可以招來風雨，他的徒弟稱他爲降龍大師。京城天旱，莊宗把他迎到洛陽，親自向他下拜，六宫嬪妃參見行禮，官吏百姓紛紛瞻仰，以爲一朝一夕之間就可以得到及時雨。祈禱了數十天，一點應驗都没有。有人説官府因祈雨無應驗，將把他燒死，誠惠畏懼而逃走。到他死後，賜予法雨大師的法號，塔稱作慈雲之塔。

周玄豹

周玄豹者，本燕人，世爲從事。玄豹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游十年餘，苦辛無憚，師知其可教，遂以袁、許之術授之。大略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理。及還鄉，遂歸俗。初，盧程寄褐游燕，與同志二人謁焉。玄豹謂鄉人張殷衮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佗年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又二十年，盧程登庸於鄴下。玄豹歸晋陽，張承業信

周玄豹，本是燕地人，世代任從事。周玄豹年少時爲僧人，他的師父有知人之明，周玄豹跟隨周游十多年，不怕艱難困苦，師父知道他可以培養，就把袁天綱、許負的相法傳授給他。他的方法大略是按照人們外貌的不同形狀，比附龜魚禽獸，用眼光觀測，用腦子推斷，都能作出合理的分析。當他回到家鄉後，就還俗了。先前，盧程裝扮成道士旅居燕地，和兩位朋友一起去拜望他。周玄豹對鄉人張殷衮説："剛纔兩位人士，明年花開時節，都會成爲亡故之人，衹有那個道士，他年很富貴。"到第二年，兩人果然死了。

重之，言事數中。承業俾明宗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佗人詐之，而玄豹指明宗於末綴言曰："骨法非内衙太保歟!"咸伏其異。或問明宗之福壽，惟云末後爲鎮州節度使，時明宗爲内衙都校，纔兼州牧而已。昭懿皇后夏氏方侍巾櫛，偶忤旨，大爲明宗檟楚。玄豹見之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明宗赫怒因解，後其言果驗。太原判官司馬揆謁玄豹，謂揆曰："公五日之中，奉使萬里，未見迴期。"揆數日後，因酒酣，爲衣領扼之而卒。莊宗署玄豹北京巡官。明宗即位之明年，一日謂侍臣曰："方士周玄豹，昔曾言朕諸事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奏曰："袁、許之事，玄豹所長者，以陛下貴不可言，今既驗矣，餘無可問。若詔赴闕下，則奔競之徒，争問吉凶，恐近於妖惑。"乃止。令以金帛厚賜之，授光禄卿致仕。尋卒於太原，年八十餘。

又過了二十年，盧程在鄴城受到大用。周玄豹投奔晋陽，張承業信任看重他，多次言事都應驗了。張承業讓明宗更换服飾排在衆校尉之下，謊稱是另外的人，但周玄豹指着站在最後的明宗説："看這人的骨相，莫非是内衙太保嗎！"大家都嘆服他的特殊本領。有人問明宗的福分和享年，僅稱後來任鎮州節度使，當時明宗任内衙都校，剛剛兼任州郡長官而已。昭懿皇后夏氏初嫁明宗，偶然觸怒明宗，遭到明宗的痛打。周玄豹見明宗説："這人有藩鎮長官夫人的名位，定會生下貴子。"明宗的盛怒因此緩解，後來他的話果然應驗了。太原判官司馬揆造訪周玄豹，周玄豹對司馬揆説："你在五日之内，將出使萬里以外，没見到回來的日期。"司馬揆在數日後，因飲酒過量，被衣領扼住而死。莊宗任用周玄豹爲北京巡官。明宗即位的第二年，一天對侍臣説："方士周玄豹，往時曾預言我的數件事都有應驗，可令北京遣送到京城。"趙鳳奏告説："袁天綱、許負的法事，是周玄豹所擅長的，以陛下不可言狀的尊貴，今既應驗了，其餘的事不值得再問。如把他召到京城，那麽奔走求進的人就會争着問吉凶福禍，恐怕會近於妖言惑衆。"於是就作罷了。下令以黄金布帛厚厚地賞賜他，授予光禄卿的頭銜退休。不久死於太原，死時八十多歲。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唐書四十八)

列傳第二十四

張承業

張承業，字繼元，本姓康，同州人。咸通中，内常侍張泰畜爲假子。光啓中，主郃陽軍事，賜紫，入爲内供奉。武皇之討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渭北，因留監武皇軍事，賊平，改酒坊使。三年，昭宗將幸太原，以承業與武皇善，乃除爲河東監軍，密令迎駕。既而昭宗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將軍。駕在鳳翔，承業屢請出師晋、絳，以爲岐人掎角。崔魏公之誅宦官也，武皇僞戮罪人首級以奉詔，匿承業於斛律寺，昭宗遇弑，乃復請爲監軍。

夾城之役，遣承業求援於鳳翔。時河中阻絶，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澌奔蹙，艤舟不得渡，因禱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冰無患。"既寤，津吏報曰："河冰合矣。"凌晨，躡冰而濟，旋踵冰解。使還，武皇病篤，啓手之夕，召承業屬之曰："吾兒孤弱，群臣縱横，後事公善籌之。"承業奉遺顧，爰立嗣王，平内難，策略居多。既終易月之制，即請出師救潞，破賊夾城。莊宗深感其意，兄事之，親幸承業私第，升堂拜母，賜遺優厚。時莊宗初行墨制，凡除拜之命，皆成於盧汝弼之手。汝弼既自爲户部侍郎，乃請與承業改官及開國邑，承業拒而不受。其

張承業，字繼元，本姓康，同州人。咸通年間，内常侍張泰收爲養子。光啓年間，負責郃陽軍事，賜予紫色官服，入朝爲内供奉。武皇征討王行瑜時，張承業多次奉命出使渭北，於是留下他監察武皇軍事，平定賊寇，改任酒坊使。三年，昭宗將親赴太原，因張承業和武皇友善，於是任命爲河東監軍，暗中令他迎接皇帝。隨後昭宗前往華州，隨即加授左監門衛將軍。皇帝在鳳翔時，張承業屢次請求出兵晋州、絳州，以與岐山地區的人馬構成掎角之勢。崔魏公殺宦官時，武皇斬一罪犯的頭作頂替，以表示奉行詔令，把張承業藏在斛律寺。昭宗遇害後，再次請求讓他作監軍。

夾城戰役中，派張承業到鳳翔求援。這時河中的道路被截斷，自離石渡黄河，春季河冰正解凍，流冰奔騰回蕩，船不能靠岸渡過去，於是向河神祈禱，當天晚上夢見神人對自己説："你衹管渡河，流冰不必擔心。"醒後，渡口官吏來報告説："黄河的冰已凍結了。"凌晨，踏着冰面渡過，剛剛渡過去冰就化了。出使回，武皇病重，臨終的那晚，召張承業囑咐他説："我的兒子勢單力薄，群臣跋扈，今後的事你好好籌劃吧。"張承業接受遺命，於是擁立後王，平息内亂，他的籌劃謀略最多。簡易的喪事剛結束，就請出師救援潞州，裹應外合擊潰賊軍。莊宗深深地感激他的忠心，待他如同兄長，親臨張承業的私宅，登堂拜見他的母親，賞賜與贈送的物品很優厚。這時莊宗剛開始直接下達任命官員的制詔，所有任官的詔書，都出自盧汝弼的手。盧汝弼本人任

後但稱本朝舊官而已。

户部侍郎後，就請求爲張承業改官和新建封邑，張承業推辭不受。後來他衹稱本朝的舊官銜而已。

天祐中，幽州劉守光敗，其府掾馮道歸太原，承業辟爲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合，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管書記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黄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薦爲霸府從事焉。

天祐年間，幽州劉守光敗，他的府僚馮道投奔太原，張承業召爲本院巡官。張承業看重他的文學才能和操行，馮道受到很好的待遇。這時有個名叫周玄豹的人，善於觀察人物，他與馮道不和，就對張承業説："馮道没有前途，你不可太重用他。"管書記盧質得知後説："我曾見過司空杜黄裳的畫像，馮道的相貌和他極相似，將來必擔負重任，周玄豹的話不足信。"張承業薦舉馮道爲莊宗幕府的從事。

柏鄉之役，王師既逼汴營，周德威慮其奔衝，堅請退舍。莊宗怒其懦，不聽，垂帳而寢，諸將不敢言事，咸詣監軍請白。承業遽至牙門，褰帳而入，撫莊宗曰："此非王安寢時，周德威老將，洞識兵勢，姑務萬全，言不可忽。"莊宗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其夕，收軍保鄗邑。德威討劉守光，令承業往視賊勢，因請莊宗自行，果成大捷。承業感武皇厚遇，自莊宗在魏州垂十年，太原軍國政事，一委承業，而積聚庾帑，收兵市馬，招懷流散，勸課農桑，成是霸基者，承業之忠力也。

柏鄉戰役中，朝廷軍隊已逼近汴人軍營，周德威顧忌汴軍横衝直撞，堅決要求退避。莊宗認爲他懦弱，很生氣，不允許，放下帷帳睡了，衆將領不敢議事，都到監軍處請示彙報。張承業立即來到帥帳前，撩起帷帳走進去，撫着莊宗説："現在不是大王安睡的時候，周德威是老將，洞察軍事態勢，但求萬無一失，他的話不容忽視。"莊宗一下就跳起來説："我正考慮這事。"當晚，收兵退守鄗邑。周德威征伐劉守光時，莊宗令張承業前去觀察賊軍形勢，後來就請莊宗親征，果然獲得大勝利。張承業感激武皇的厚待，自從莊宗在魏州近十年，太原的軍國政事，全部委托張承業，而儲積錢糧物資，招兵買馬，招來流散人口，鼓勵督促耕作養殖，成就唐的基業，多是由於張承業的盡忠效力。

時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諸宅王之貴，洎王之介弟在晉陽宫，或不以其道干於承業，悉不聽，逾法禁者必懲，繇是貴戚斂手，民俗丕變。或有中傷承業於莊宗者，言專弄威柄，廣納賂遺。莊宗歲時還晉陽宫省太后，須錢蒱博、給伶官，嘗置酒於泉府，莊宗酣飲，命興聖宫使李繼岌爲承業起舞，既竟，承業出寶帶幣馬奉之。莊宗指錢積謂承業曰："和哥無錢使，七哥與此一積，寶馬非殊惠也。"承業謝曰："郎君歌舞，承業

當時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衆王子這樣的貴人，以及莊宗的弟弟都在晉陽宫，如果是非法向張承業求取，全都不聽，違背法規禁令的人必加懲處，因此權貴外戚都不敢妄爲，民風大變。時而有人在莊宗面前中傷張承業，説他擅自玩弄大權，大量收受賄賂。莊宗逢年過節回晉陽宫看望太后，需用錢玩賭博游戲、賞賜樂官，曾在掌錢幣的府庫設置酒宴，莊宗暢飲，命興聖宫使李繼岌爲張承業起舞，舞畢，張承業拿寶帶錢幣和馬作禮物酬答他。莊宗指着錢堆對張承業説："繼岌没有錢花，你就給他這一堆吧，寶馬算不上特别優惠。"張承業推辭説："繼岌郎君爲

自出己俸錢。此錢是大王庫物，准擬支贍三軍，不敢以公物爲私禮也。”莊宗不悦，使酒侵承業。承業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之謀，惜錢爲大王基業，王若自要散施，何妨老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莊宗怒，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引莊宗衣，泣而言曰：“僕荷先王遺顧，誓爲本朝誅汴賊，爲王惜庫物，斬承業首，死亦無愧於先王，今日請死!”閻寶解承業手，令退。承業詬寶曰：“黨朱温逆賊，未嘗有一言效忠，而敢依阿諂附。”揮拳踣之。太后聞莊宗酒失，急召入。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叩頭謝承業曰：“吾杯酒之間，忤於七哥，太后必怪吾。七哥爲吾痛飲兩卮分謗，可乎?”莊宗連飲四鍾，勸承業，竟不飲。莊宗歸宫，太后使人謂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矣，可歸第。”翌日，太后與莊宗俱幸其第，慰勞之。自是私謁幾絶。

我歌舞，我自當花用自己的俸錢。這錢是大王庫存之物，計劃用來供給三軍將士，不敢用公物作私禮。”莊宗不高興，藉酒意傷張承業。張承業説：“我最終不過是皇上的一使臣，并不是爲子孫打算，珍惜錢財是爲了大王的基業，大王如自己要散施，與我又何妨，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莊宗大怒，回頭對元行欽説：“拿劍來！”張承業拉着莊宗的衣服，哭着説：“我奉先王遺命，立誓爲本朝消滅汴賊，爲大王愛惜錢財，你斬我的頭，我死也無愧於先王，現在請賜我一死!”閻寶解開張承業的手，讓他退下。張承業駡閻寶説：“你黨附朱温叛賊，從未有一句效忠的話，而敢阿諛奉迎。”揮拳打倒他。太后得知莊宗酒後失態，急召他入宫。莊宗很有孝心，聽説太后召唤，叩頭向張承業道歉説：“我在飲酒之間，得罪了七哥，太后必責怪我。七哥你爲我痛飲兩杯分擔過失，可以嗎?”莊宗連飲四鍾，勸張承業飲，張承業始終不飲。莊宗回宫，太后派人對張承業説：“小兒得罪了特進，已經打了他，你可回家。”第二天，太后和莊宗一起到他私宅，慰勞他。從此私人求請的事幾乎絶迹。

十四年，承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固辭不受。是時，盧質在莊宗幕下，嗜酒輕傲，嘗呼莊宗諸弟爲豚犬，莊宗深銜之。承業慮質被禍，因乘間謂莊宗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爲大王殺之，可乎?”莊宗曰：“予方招禮賢士，以開霸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因聳立而言曰：“大王若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其後，盧質雖或縱誕，莊宗終能容之，蓋承業爲之藻藉也。

十八年，莊宗受諸道勸進，將纂帝位，承業以爲晋王三代有功於國，先人怒朱氏弑逆，將復舊邦，仇既未平，不宜輕受推戴。方疾作，肩輿之鄴宫，見莊宗曰：“王父子血戰三十餘年，蓋言報國仇讎，復唐宗社。今

十四年，制令授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堅决推辭不接受。這時，盧質在莊宗手下，嗜酒輕狂傲慢，曾呼莊宗的諸弟爲猪狗，莊宗懷恨在心。張承業擔心盧質遭禍，於是尋機對莊宗説：“盧質多幹不講禮的事，我自請爲大王殺了他，可以嗎?”莊宗説：“我正在招納、禮待賢士，以圖開創大業，七哥爲何説這過頭的話呢。”張承業於是一下站了起來説：“大王如能像這樣做，不用擔心不得天下。”後來盧質雖時有放縱荒誕的行爲，莊宗最終能寬容他，就是因爲有張承業爲他作的鋪墊。

十八年，莊宗接受各路將吏勸説即位的意見，準備繼承帝位，張承業認爲晋王三代人對國家有功，先輩憤恨朱氏殺帝篡位，準備恢復故國，仇人既没消滅，不應輕易接受推戴。正遇疾病發作，坐着轎子到鄴宫，見莊宗説：“大王父子血戰三十多年，是爲了報國家、殺仇人，復興

元凶未滅，民賦已殫，而遽先大號，蠹耗財力，臣以爲不可一也。臣自咸通已來，伏事宫掖，每見國家册命大禮，儀仗法物，百司庶務，經年草定，臨事猶有不可。王若化家爲國，新立廟朝，不可乖於制度，制禮作樂，未見其人，臣以爲不可二也。舉事量力而行，不可信於游譚也。”莊宗曰：“奈諸將何！”承業知莊宗不從，因號泣而言之。十九年十一月二日，以疾卒于晋陽之第，時年七十七。貞簡太后聞喪，遽至其第盡哀，爲之行服，如兒侄禮。同光初，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貞憲。

張居翰

張居翰，字德卿。咸通初，掖廷令張從玫養之爲子，以蔭入仕。中和三年，自容管監軍判官入爲學士院判官，遷樞密承旨、内府令，賜緋。昭宗在華下，超授内常侍，出監幽州軍事，秩滿詔歸，節度使劉仁恭表留之。天復中，詔誅宦官，仁恭紿奏殺之，匿於大安山之北谿。

天祐三年，汴人攻滄州，仁恭求援於武皇，乃遣居翰與書記馬郁等率兵助武皇同攻潞州，武皇因留之不遣。李嗣昭節制昭義，以居翰監其軍，以燕軍三千爲部下。俄而汴將李思安築夾城以圍潞州，居翰與嗣昭登城保守，以至解圍。自是嗣昭每出征，令居翰知留後事。同光元年夏四月，召爲樞密使，加特進，與郭崇韜對掌機務。十月，莊宗將渡河，留居翰與李紹宏同守魏州。莊宗入汴，加驃騎大將軍，知内侍省事，依前充樞密使。同光時，宦官干政，邦家之務皆出於郭崇韜。居翰自以羈旅乘時，擢居重地，每於宣授，不敢有所是

唐王朝。現在罪魁還没消滅，取於民間的財物已耗盡，却急於先建國號，損耗財力，這是我認爲不可行的第一點。我自咸通年間以來，在宫廷中供職，每見國家的册命大禮，所有的儀仗和規定的器物，各個部門的雜事，用了整年時間纔初步辦好，到舉行時仍有不當之處。大王如把家變爲國，新建宗廟殿庭，不可違背傳統規格，制定禮儀、創作宫樂，没見有這樣的人才，這是我認爲不可行的第二點。做事要量力而行，不可輕信虚言浮論。”莊宗説：“怎麽向衆將交待！”張承業知道莊宗不會聽允，因此痛哭而説這番話。十九年十一月二日，因病死於晋陽的私宅，時年七十七歲。貞簡太后得知他的死訊，立即到他的私宅深切哀悼，爲他舉喪，如兒侄輩的禮節。同光初年，追贈左武衛上將軍，謚號叫貞憲。

張居翰，字德卿。咸通初年，掖廷令張從玫收養他作義子，憑前輩的恩蔭入朝爲官。中和三年，自容管監軍判官入朝任學士院判官，升任樞密承旨、内府令，賜予紅色官服。昭宗在華下，破格授予内常侍，出外監督幽州軍事，任滿召回，節度使劉仁恭上表請求留下他。天復年間，下詔殺宦官，劉仁恭謊報已殺他，把他藏在大安山的北谿。

天祐三年，汴軍攻滄州，劉仁恭向武皇求援，於是派張居翰和書記馬郁等率軍助武皇同攻潞州，武皇由此留下他不送回。李嗣昭管轄昭義，以張居翰監管他的軍隊，以燕軍三千人作他的部下。不久汴將李思安築起夾城將潞州圍困，張居翰和李嗣昭登城固守，直到包圍解除。從此李嗣昭每次出征，令張居翰負責留守事宜。同光元年夏四月，召爲樞密使，加授特進官銜，和郭崇韜分管機要事務。十月，莊宗準備渡越黄河，留下張居翰和李紹宏同守魏州。莊宗進入汴京，加授驃騎大將軍，負責内侍省事務，仍舊充任樞密使。同光時期，宦官干預朝政，朝廷的要務都出於郭崇韜之手。張居翰自知是在漂泊之中遭逢時運，提拔到重要的職位，常常對於委任官員的事，不敢争議是非，衹是奉承他的心意避免過失

非，承顔免過而已，以此脱季年之禍。四年三月，僞蜀王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行及秦川，時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爲變，遣中官向延嗣馳騎齎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并宜殺戮。"其詔已經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即就殿柱揩去"行"字，改書"家"字。及衍就戮於秦川驛，止族其近屬而已，其僞官及從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枉濫，居翰之力也。

而已，因此擺脱了晚年的災禍。四年三月，僞蜀國王衍投降後，下詔將他家族遷往洛陽，走到秦川，當時關東已亂，莊宗擔心王衍作亂，派宫中官員向延嗣帶着詔書火速前往殺王衍。詔書説："王衍一行人，都應殺掉。"這道詔書已經蓋印畫押，這時張居翰處在機要地位，復閲這道詔書，立即靠着殿柱擦去"行"字，改寫爲"家"字。當王衍在秦川驛館被殺時，衹殺了他的近親而已，僞政權的官員和隨行人員還有一千多人，都免於冤枉受害，這是張居翰出的力。

明宗入洛，居翰謁見於至德宫，待罪雪涕，乞歸田里，詔許之，乃辭歸長安。仍以其子延貴爲西京職事，以供侍養。天成三年四月，以疾卒於長安，時年七十一。居翰性和而静，諳悉舊事。在潞州累年，每春課人育蔬種樹，敦本惠農，有仁者之心焉。

明宗進入洛陽，張居翰到至德宫拜見，淚流滿面地請求處分，要求回到鄉里，下詔同意了，於是告辭回到長安。讓他的兒子張延貴擔任西京的職務，以便侍奉供養。天成三年四月，因病死於長安，時年七十一歲。張居翰性情温和恬静，熟知前代的舊事。在潞州多年，每到春季督促人們種植蔬菜樹木，重視農業，照顧農民，有仁人的善心。

馬紹宏

馬紹宏，閹官也。初與孟知祥同爲中門使，及周德威薨，莊宗兼領幽州，令紹宏權知州事。即位之初郭崇韜勛望高，舊在紹宏之下，時徵潞州監軍張居翰與崇韜并爲樞密使，紹宏失望，乃以爲宣徽使。紹宏以己合當樞密任，常鬱鬱側目於崇韜。崇韜知其慊也，乃置内勾之目，令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既而州郡供報，輒滋煩費，議者以爲十羊九牧，深所不可。内勾之目，人以爲是妖言。

馬紹宏是宦官。最初和孟知祥同任中門使，到周德威死，莊宗兼領幽州，令馬紹宏暫時負責州中事務。莊宗即位的初年，郭崇韜的功勛名望都很高，先前的地位在馬紹宏之下，這時召回潞州監軍張居翰和郭崇韜同任樞密使，馬紹宏很失望，於是任命他爲宣徽使。馬紹宏認爲自己應擔任樞密使，常悶悶不樂，對郭崇韜側目而視。郭崇韜知道他不滿意，就添設了一個内勾的名目，下令天下的錢穀賬籍，都交付他裁決處理。隨後州郡向上稟報，一下增添了許多不必要的費用，論事人認爲是十隻羊用九個牧人，完全不可行。"内勾"這個名稱，人們認爲是妖言。

孟漢瓊

孟漢瓊，本鎮州王鎔之小竪也。明宗鎮常山，得侍左右，明宗即位，自諸司使累遷宣徽南院使。漢瓊性通黠，善交構。初見秦王權重，及挾王淑妃勢，傾心事之，及朱、馮用事，又與之締結。秦王領兵至天津橋，時

孟漢瓊，本是鎮州王鎔的童僕。明宗坐鎮常山，他得以在身邊侍奉，明宗即位，自諸司使一直升到宣徽南院使。孟漢瓊爲人狡猾多變，善於結交。最初看到秦王權重，又憑藉王淑妃的聲勢，就傾心侍奉他，到朱弘昭、馮贇擅權時，又和他們結成同盟。秦王領兵抵達天津橋，這時孟

漢瓊與朱、馮及康義誠方會議於内庭，謀猶未决，漢瓊獨出死力，先入殿門，奏於明宗，語在《秦王傳》。漢瓊即自介馬以召禁軍。秦王既誅，翌日，令漢瓊馳騎召閔帝於鄴。閔帝嗣位，尤恃恩寵，期月之内，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西軍既叛，閔帝急召漢瓊，欲令先入于鄴，漢瓊藏匿不見。潞王行及陝州，乃悉召諸妓妾訣别，欲手刃之，衆知其心，率皆藏竄。初，潞王失守於河中，勒歸於清化里第，時王淑妃恒令漢瓊傳教旨於潞王，王善待之，故漢瓊自謂潞王於己有恩。至是，乃單騎至澠池謁見潞王，因自慟哭，欲有所陳。潞王曰："諸事不言可知。"漢瓊即自預從臣之列，尋戮於路左。

漢瓊和朱弘昭、馮贇及康義誠正在内庭中商議事情，計謀還没决定，孟漢瓊獨出死力，先入殿門，向明宗奏報，這事記在本書《秦王傳》。孟漢瓊隨即披挂上馬召集禁軍。秦王被殺後的第二天，令孟漢瓊快馬加鞭到鄴城召閔帝。閔帝繼位，孟漢瓊更加得到恩寵，在一個月時間内，屢次加官爲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西征的部隊叛變後，閔帝急召孟漢瓊，打算讓他先進入鄴城，孟漢瓊躲藏起來不去見他。潞王抵達陝州，閔帝就召集衆妓妾訣别，打算親手殺了她們，衆人知他的心思，全都躲藏逃竄。先前，潞王在河中失守，被罷職回到清化里私宅，當時王淑妃常令孟漢瓊向潞王傳達自己的意見，潞王對他很好，所以孟漢瓊自認爲潞王對自己有恩。到這時，就單人匹馬到澠池拜見潞王，接着獨自放聲痛哭，似乎想説點什麽。潞王説："許多事情你不説我也知道了。"孟漢瓊隨即自動地加入到侍從近臣的行列，不久把他殺死在路旁。

史臣曰：承業感武皇之大惠，佐莊宗之中興，既義且忠，何以階也。夫如是，則晋之勃貂，秦之景監，去之遠矣。居翰改一字於詔書，救千人之濫死，可不謂之仁人矣乎！如紹宏之争權，漢瓊之構禍，乃宦者之常態也，又何足以道哉！

史臣曰：張承業感激武皇的大恩，輔助莊宗的復興，既有節義，又有忠心，還有誰可比呢？像這樣的人，那晋國的勃貂、秦國的景監，比起來就差遠了。張居翰改去詔書中的一個字，救活將被冤殺的一千人，難道不能稱作仁人嗎！像馬紹宏的争權奪利，孟漢瓊的製造禍端，這是宦官的常事，實在不值得提及！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唐書四十九)

列傳第二十五

毛璋

毛璋，本滄州小校。梁將戴思遠帥滄州，時莊宗已定魏博，思遠勢蹙，棄州遁去，璋據城歸莊宗，歷貝州、遼州刺史。璋性凶悖，有膽略，從征河上，屢有戰功。梁平，授華州節度使。王師討蜀，以璋爲行營右厢馬軍都指揮使，蜀平，璋功居多。明年，蕭墻禍起，繼岌自西川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川貨妓樂，爲璋所掠。明宗嗣位，録平蜀功，授邠州節度使。

璋既家富於財，有蜀之妓樂，驕僭自大，動多不法，招致部下，繕理兵仗。朝廷移授昭義節度使，璋謀欲不奉詔，判官邊蔚密言規責，乃僶俛承命。洎至潞州，狂妄不悛，每擁川妓於山亭院，服赭黄，縱酒，令爲王衍在蜀之戲。事聞於朝，徵爲金吾上將軍。其年秋，東川節度使董璋上言："毛璋男廷贇齎父書往西川，慮有陰事。"因追廷贇及同行人趙延祚，與璋俱下御史臺獄。廷贇乃璋之假侄，稱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書，詔停任，令歸私第。初，延祚在獄，多言璋陰事，璋許重賂，以塞其口。及免，延祚徵其賂，璋拒而不與，以至延祚詣臺訴璋翻覆，復下御史臺訊鞫。中丞吕夢奇以璋前蒙昭雪，今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

毛璋，原是滄州小校。梁將戴思遠爲滄州軍帥，當時莊宗已平定魏博，戴思遠形勢窘迫，棄州逃走，毛璋占據州城歸附莊宗，歷任貝州、遼州刺史。毛璋凶狠不講理，有膽量計謀，跟隨在黄河沿岸征戰，屢建戰功。梁朝滅亡，任命爲華州節度使。朝廷軍征伐蜀國，任命毛璋爲行營右厢馬軍都指揮使。蜀國平定，毛璋的功勞居多。第二年，宫廷内部發生災難，李繼岌由西川抵達渭南，部下離散逃亡，隨行所帶的四川土産和妓女器樂，被毛璋奪去。明宗繼位，評定平蜀的功勞，任命爲邠州節度使。

毛璋既有富裕的家財，又有蜀國的妓女器樂，狂妄自大，行爲多不合法，招收部下，修理兵械。朝廷調任他爲昭義節度使，毛璋打算不接受詔令，判官邊蔚私下進言規勸責備，纔勉强接受命令。當抵達潞州後，狂妄不改，常帶着蜀國妓女到山間亭院，身着赭黄袍，開懷痛飲，令妓女們作王衍在蜀時的游戲。事情傳到朝廷，召他爲金吾上將軍。這年秋天，東川節度使董璋上言説："毛璋的兒子毛廷贇帶着父親的書信前往西川，恐怕有不可告人的事。"於是追捕毛廷贇及同行人趙延祚，和毛璋一起送到御史臺監獄。毛廷贇是毛璋兄弟的養子，自稱有叔叔在蜀，準備前去探望，也没有私人書信，下詔停職，令回私宅。先前，趙延祚在獄中，多言毛璋的隱私，毛璋許下重禮，以封住他的口。當獲免後，趙延祚要求毛璋兑現重禮，毛璋拒絶不給，以至趙延祚到御史臺控告毛璋反覆無常，再次下御史臺審問。御史中丞吕夢奇因毛璋前已得到昭雪，現今

故稍佑璋。及款狀上聞，或云夢奇受璋賂，所以獄不盡情，執之，移於軍巡。璋具狀曾許延祚賂未與，又云曾借馬與夢奇，别無行賂之事。朝廷懲其宿惡，長流儒州，賜死於路。

趙延祚因索取賄賂的緣故，再次羅列他的罪狀，所以稍稍偏袒毛璋。當獄案上報，有人説吕夢奇收受毛璋賄賂，所以審判不盡合情理，又把他抓了起來，案件移交軍巡審理。毛璋供狀稱曾經許諾趙延祚重禮而没給，又説曾借馬給吕夢奇，别無行賄的事。朝廷懲處他先前的過惡，長期流放儒州，在路途中賜他一死。

聶嶼

聶嶼，鄴中人。少爲僧，漸學吟咏。鄭珏之再主禮闈也，嶼與鄉人趙都俱赴鄉薦。都納賄於珏，人報翌日登第，嶼聞不捷，詬來人以嚇之，珏懼，俾俱成名。漸爲拾遺，依郭崇韜爲鎮州書記。明宗時，爲起居舍人。雙眸若懸，性氣乖僻，人多忌之。天成初，除鄴都留守判官，與趙敬怡、吕夢奇不足，又改河東節度。及至，常鄙其土風，薄其人士。或達于重誨，會敬怡入爲樞密使，與夢奇同構殺之。嶼早依郭崇韜門庭，致身朱紫，名登兩史，浙江使迴，生涯巨萬。嶼爲河東節判時，郭氏次子之婦，孀居于家，嶼喪偶未久，復忍而納幣，人皆罪之。明宗在藩邸時，素聞其醜聲，天成中，與温韜等同詔賜死。

聶嶼，鄴中人。年少時當和尚，慢慢學會吟詩作賦。鄭珏再次主持貢舉考試時，聶嶼和同鄉人趙都一起由鄉郡薦舉赴京應考。趙都向鄭珏行賄，有人來報他第二天登第。聶嶼聽説自己名落孫山，大駡來報信的人，以此恐嚇鄭珏，鄭珏畏懼了，就讓他兩人同時成名。逐漸升到拾遺，依附郭崇韜任鎮州書記。明宗時，任起居舍人。他的兩隻眼球好像懸挂在外似的，性情很乖僻，人們多避開他。天成初年，任命爲鄴都留守判官，與趙敬怡、吕夢奇不和，又改任河東節度判官。當他到任後，常鄙視這裏的風俗，鄙薄這裏的人士。有人把這些事報告安重誨，正逢趙敬怡入朝任樞密使，就和吕夢奇共同設法殺了他。聶嶼最初依附郭崇韜的門庭，獲得了身着紅色、紫色官服的地位，名列起居舍人、起居郎兩種史官間。出使浙江返回，所得資産數以萬計。聶嶼任河東節度判官時，郭崇韜次子的妻子孀居在家，聶嶼喪妻不久，又狠心地送禮娶了郭氏，人們都認爲他是罪人。明宗在王府時，早就聽説他的醜聞，天成年間，和温韜等人同詔賜死。

温韜

温韜，華原人。少爲盗，據華原，事李茂貞，名彦韜，後降于梁，更名昭圖。爲耀州節度，唐諸陵在境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紙墨，筆迹如新。移許州節度使，累遷至檢校太尉、平章事。韜素善趙巖，每依附之。莊宗入汴，巖恃韜與己素厚，遂奔許州，韜延之于第，斬首傳送闕下。同光初，韜來朝，郭崇韜曰：

温韜，華原人。年輕時做盗賊，占據華原，效力於李茂貞，名彦韜，後投降梁，改名昭圖。任耀州節度使，唐帝諸陵墓在境内的全都發掘，竊取所藏的金寶，而昭陵最堅固，藏有前代所有圖書，鍾繇、王羲之的書法作品筆迹如新。調任許州節度使，一直升到檢校太尉、平章事。温韜和趙巖早相友善，常依附他。莊宗進入汴京，趙巖仗恃温韜和自己向來交情深厚，就投奔許州。温韜把他迎入私宅，斬下他的頭用傳車送到京城。同光初年，温韜來京朝見，郭崇韜説：“這

"此劫陵賊，罪不可赦。"韜納賂劉后，賜姓，名紹冲，遽遣還鎮。明宗即位，流于德州，俄賜死。

人是盜劫陵墓的賊，罪不可免。"温韜向劉皇后進獻財物，賜姓氏，名紹冲，即刻遣送回鎮。明宗即位，流放到德州，不久賜死。

長子延濬，清泰中爲泥水關使；次延沼，爲父牙帳都校；次延衮，鄧州指揮使；咸聚居許下。晋天福初，聞張從賓作亂于河陽，咸往依之。從賓慮其難制，悉斬于帳下。

長子名延濬，清泰年間任泥水關使；次子名延沼，任他父親的牙帳都校；又次子名延衮，鄧州指揮使；他們都居住在許州。晋朝天福初年，得知張從賓在河陽作亂，都前去依附他。張從賓擔心他們難以駕馭，全部斬於帳前。

段凝

段凝，開封人也。本名明遠，少穎悟，多智數。初爲澠池簿，脱荷衣以事梁祖，梁祖漸器之。開平三年十月，自東頭供奉官授右威衛大將軍，充左軍巡使兼水北巡檢使。凝妹爲梁祖美人，故稍委心腹。四年五月，授懷州刺史。

段凝，開封人。本名明遠，從小就聰明有悟性，很有心計權術。最初任澠池縣主簿，脱掉隱士的外裝而效力於梁太祖，梁太祖逐漸器重他。開平三年十月，自東頭供奉官任命爲右威衛大將軍，充任左軍巡使兼水北巡檢使。段凝的妹妹是梁太祖的美人，所以漸漸任爲心腹。四年五月，任命爲懷州刺史。

乾化元年十二月，梁祖北征迴，過郡，凝貢獻加等，梁祖大悦。梁祖復北，凝迎奉進貢，有加於前。梁祖次相州，刺史李思安迎奉疏怠，梁祖怒，貶思安。制云："懷州刺史段明遠，少年治郡，庶事惟公，兩度祗奉行鑾，數程宿食本界，動無遺闕，舉必周豐，蓋能罄竭於家財，務在顯酬夫明奬。觀明遠之忠勤若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其見賞如此。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於河上。梁末帝以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行師不利，用王彦章代之，受任之翌日，取德勝之南城，軍聲大振。張漢倫等推功於凝，凝掎摭彦章之失以間之。梁末帝怒，罷彦章兵權。凝納賂於趙、張二族，求爲招討使，敬翔、李振極言不可，竟不能止。凝以衆五萬營於高陵津，裨將康延孝叛歸莊宗，延孝具陳梁軍虚實，莊宗遂决長驅之計。

乾化元年十二月，梁太祖北征回師，經過懷州，段凝貢獻的物品超過常規，梁太祖十分高興。梁太祖再次北征，段凝迎接侍奉進貢，比前次更多更好。梁太祖抵達相州，刺史李思安迎接侍奉疏忽怠慢，梁太祖發怒，貶責李思安。制詔説："懷州刺史段明遠，作爲年輕人治理一州，各種事務都出自公心，兩度侍奉皇帝車駕，數日的行程食宿於本州地界，件件無遺漏欠缺，事事必周到寬裕。他能够貢獻全部家財，我必須明確給予表彰。對照段明遠這樣的忠誠勤奮，可見李思安多麽的無禮怠慢！"他就是這樣地受到賞識。後來改任鄭州刺史，監督黄河岸邊作戰的部隊。梁末帝以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用兵失利，以王彦章代替他，受任的第二天，取得德勝的南城，軍聲大振。張漢倫等把功勞推到段凝身上，段凝收集王彦章的過失而中傷他。梁末帝大怒，罷掉王彦章的兵權。段凝向趙、張二族行賄，要求任招討使，敬翔、李振極力勸説不可，最終没能制止。段凝率五萬人馬在高陵津布營，偏將康延孝反叛投靠莊宗，康延孝一一介紹了梁軍的虚實，莊宗就决定了長驅直入的大計。

未幾，莊宗入汴，凝自滑率兵而南，前鋒杜晏球至封丘，解甲聽命。

不久，莊宗進入汴京，段凝自滑州率軍南下，前鋒杜晏球抵達封丘，解除武裝投降。第二

翌日，凝率大軍乞降於汴郊，莊宗釋之，復以凝爲滑州兵馬留後，賜姓，名紹欽。有頃，正授節度，改兗州節度使。凝初見莊宗，因伶人景進通貨於宮掖。凝天性奸佞，巧言飾智，善候人意。其年，契丹寇幽州，命宣徽使李紹宏監護諸軍，以禦契丹，凝與董璋戍瓦橋關。凝巧事紹宏，紹宏嘗乘間奏凝蓋世奇才，可以大任，屢請以兵柄委之。郭崇韜曰："段凝亡國敗軍之將，奸諂難狀，不可信也。"凝在藩鎮，私用庫物數萬計，有司促償，中旨貰其負。同光三年四月，移授鄧州節度使。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城，李紹宏請用凝爲大將，莊宗許之，令具方略條奏。凝所請偏裨皆取其己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至洛陽，霍彥威怒其前事，與溫韜同收下獄，詔釋之，放歸田里。明年，竄於遼州，竟與溫韜同制賜死。

天，段凝率大軍到汴京郊外乞求投降，莊宗免他的罪，又任命段凝爲滑州兵馬留後，賜姓李，名紹欽。過了一段時間，正式任命爲節度使，改任兗州節度使。段凝最初晋見莊宗，通過樂官景進向宮禁中送進財物。段凝天性奸邪，用花言巧語掩飾詭詐，善於察人心意。這一年，契丹人進犯幽州，命宣徽使李紹宏監護諸軍以禦契丹，段凝和董璋戍守瓦橋關。段凝用巧妙的手段事奉李紹宏，李紹宏曾趁便奏言段凝是蓋世奇才，可以大用，多次請求把兵權交付他。郭崇韜說："段凝是亡國敗軍的將領，奸邪虛妄的行爲難以叙述，不可信任。"段凝在軍鎮，私用庫中物價值數萬，有關部門督促他賠償，宮中傳旨免了他的欠債。同光三年四月，調任鄧州節度使。四年二月，趙在禮占據鄴城，李紹宏請求委任段凝爲大將，莊宗同意了，令他逐條制定策略上報。段凝請求任用的偏將都是取自自己的私黨，莊宗有所猜疑，纔作罷。明宗抵達洛陽，霍彥威憤恨他以前的作爲，和溫韜一起拘入獄中，下詔釋免，放回故鄉。第二年，流放遼州，最後和溫韜一起，用同一道制詔賜死。

孔謙

孔謙，莊宗同光初，爲租庸副使。謙本州之幹吏，上自天祐十二年，帝平定魏博，會計皆委制置。謙能曲事權要，效其才力，帝委以泉貨之務，設法箕斂，七八年間，軍儲獲濟。及帝即位于鄴城，謙已當爲租庸使，物議以謙雖有經營濟贍之勞，然人地尚卑，不欲驟總重任。樞密使郭崇韜舉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租庸使，以謙爲副，謙悒然不樂者久之。

帝既平梁汴，謙徑自魏州馳之行在，因謂崇韜曰："魏都重地，須大臣彈壓，以謙籌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忠告，即奏憲爲鄴都副留守，乃命宰臣豆盧革專判租庸。謙彌失望，乃尋革過失。時革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謙以手書示崇韜，微諷

孔謙，莊宗同光初年，任租庸副使。孔謙本是州府有才幹的屬吏，上自天祐十二年，莊宗平定魏博，財政計劃都交付他措置。孔謙能够曲意奉承權貴要人，貢獻他的才智技能，莊宗把錢財的事務交付他，他設法搜刮，七八年間，軍備儲存得以足用。到莊宗即位於鄴城時，孔謙已應作租庸使，外間議論認爲孔謙雖然有經營供給的勞績，但名位還低，不想讓他驟然總理重任。樞密使郭崇韜薦舉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租庸使，以孔謙爲副使，孔謙很長時間都悶悶不樂。

莊宗平定梁朝汴京後，孔謙直接由魏州奔赴行宮，就對郭崇韜說："魏都是重地，必須用大臣坐鎮控制，按我的考慮，除了張憲没人合適。"郭崇韜認爲他這話是忠告，立刻奏舉張憲爲鄴都副留守，又命宰相豆盧革專門負責租庸使事務。孔謙更加失望，於是尋求豆盧革的過失。這時豆盧革以一封親筆私書就省下了庫錢數十

聞於革。革懼，上表請崇韜專其事，崇韜亦辭避。帝問："當委何人爲可?"崇韜曰："孔謙雖久掌貨泉，然物議未當居大任，以臣所見，却委張憲爲便。"帝促徵之。憲性精辨，爲趨時者所忌，人不祐之。謙乘間訴于豆盧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眼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本根之地，不可輕付于人。興唐尹王正言無裨益之才，徒有獨行，詔書既徵張憲，復以何人爲代?"豆盧革言于崇韜，崇韜曰："鄴都分司列職，皆主上舊人，委王正言何慮不辦?"革曰："俱是失也，設不獲已，以正言掌租庸，取書于大臣，或可辦矣，若付之方面，必敗人事。"謙以正言非德非勛，懦而易制，曰："此議爲便。"然非己志。尋摘正言之失，泣訴于崇韜，厚賂閹伶，以求進用，人知奸諂，沮之，乃上章請退。帝怒其規避，將置于法，樂人景進于帝前解喻而止。王正言風病恍惚，不能綜三司事，景進屢言于帝，乃以正言守禮部尚書，以謙爲租庸使。

萬，孔謙把私書出示郭崇韜，又暗中讓豆盧革得知。豆盧革畏懼，上表請求以郭崇韜專管此事，郭崇韜也推讓。莊宗問："當委任誰纔合適?"郭崇韜説："孔謙雖然長期管理錢物，但人情認爲他不適合擔負大任，以我的看法，倒是委任張憲爲好。"莊宗急令召他。張憲爲人精明，遭到趨附權勢的人的忌恨，人們不支持他。孔謙藉機向豆盧革陳述説："租庸錢穀，全在眼皮之下，交付一個小吏就可辦理。鄴都是根據地，不可輕易交付於人。興唐尹王正言没有輔佐的才能，僅有操行而已，詔書既已召張憲，又以誰代替他?"豆盧革向郭崇韜轉述，郭崇韜説："鄴都分支機構的各種職務，都是皇上的老部下，委任王正言怎擔心辦不好事?"豆盧革説："同樣都有失當，假若不得已，就任王正言管理租庸，由大臣裁決畫押，或許可以成事，如把一方大任交付他，必敗國家大事。"孔謙因王正言既不是德高望重又不是功勛卓著的人，懦弱而易於控制，就説："這個意見很可行。"但這還不是他自己的目的。不久又抓住王正言的過失，向郭崇韜哭訴，用厚禮賄賂宦官樂官，以求進用，人們知道他奸邪虚妄，加以阻撓，於是他上表請求退職。莊宗對他逃避責任很生氣，準備依法處治，樂人景進在莊宗面前勸告纔作罷。王正言患風病神情恍惚，不能管理三司事務，景進多次向莊宗進言，於是以王正言守禮部尚書，以孔謙爲租庸使。

謙以國用不足，奏："諸道判官員數過多，請只置節度、觀察、判官、書記、支使、推官各一員。留守置判官各一員，三京府置判官、推官，餘并罷俸錢。"又奏："百官俸錢雖多，折支非實，請減半數，皆支實錢。"并從之。未幾，半年俸復從虚折。

孔謙因國用不足，上奏説："各路判官員數過多，請衹置節度判官、觀察、判官、書記、支使、推官各一員，留守置判官各一員，三個京府置判官、推官，其餘人員都削奪俸錢。"又上奏説："百官的俸錢雖多，但打折支付，因而不實，請減少一半數額，全部俸錢照實支付。"都同意了。没過多久，半年俸錢又進行折扣。

李鄴

李鄴，魏州人也。幼事楊師厚，及莊宗入魏，漸轉裨將，歷數郡刺史，後遷亳州。爲政貪穢，有奴爲人持金以賂鄴，奴隱其金，鄴殺之。其

李鄴，魏州人。從小事奉楊師厚，到莊宗進入魏州後，逐漸遷轉爲偏將，歷任數郡刺史，後調任亳州。在任貪婪無耻，有個奴僕代人拿着黄金賄賂李鄴，奴僕隱瞞了黄金，李鄴就殺了他。

家上訴，因訐其陰事，詔貶郴州司户參軍，又貶崖州長流百姓，所在賜自盡。

這家人上告，趁機告發他的隱私，下詔貶爲郴州司户參軍，又貶爲崖州長期流放百姓，於所在地賜他自殺。

史臣曰：《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如毛璋之儔，可謂積惡而滅其身矣。況温韜之發陵寢，段凝之敗國家，罪不容誅，死猶差晚。餘皆瑣瑣，何足議焉！

史臣曰：《易經》中說：“屢行不善的人家，必有後來的災禍。”又説：“罪惡没累積還不足毁滅自身。”像毛璋這一類人，可説是積累罪惡而毁滅自身了。何況温韜盜竊陵墓，段凝破滅國家，罪大惡極，早就該死了。其餘都是碌碌無爲的小人，哪值得評議呢！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唐書五十)

列傳第二十六

康延孝

康延孝，塞北部落人也。初隸太原，因得罪，亡命于汴梁。開平、乾化中，自隊長積勞至部校，梁末帝時，頻立軍功。同光元年八月，段凝率衆五萬營於王村，時延孝爲右先鋒指揮使，率百騎來奔。莊宗得之喜，解御衣金帶以賜之。翌日，賜田宅於鄴，以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檢校司空，守博州刺史。莊宗屏人問梁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語在《莊宗紀》中。莊宗平汴，延孝頗有力焉，以功授檢校太保、鄭州防禦使，賜姓，名紹琛。明年，郊禮畢，授保義軍節度使。

三年，討蜀，以延孝爲西南行營馬步軍先鋒、排陣斬斫等使。延孝性驍健，徇利奮不顧身。以前鋒下鳳州，收固鎮，降興州，敗王衍軍於三泉，所俘蜀軍皆諭而釋之，自是晝夜兼行。王衍自利州奔歸成都，斷吉柏津浮梁，以絶諸軍，延孝復造浮梁以渡，進收綿州，王衍復斷綿江浮梁而去。水深無舟楫可渡，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急兵。乘王衍破膽之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即迎降不暇。如俟修繕津梁，便留數日，若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李嚴乘

康延孝，塞北部落人。最初隸屬於太原，因獲罪逃命到了汴梁。開平、乾化年間，由隊長積累功勞而升到部校，梁末帝時，累建軍功。同光元年八月，段凝率領五萬人馬在王村扎營，這時康延孝任右先鋒指揮使，率騎士一百人來降。莊宗得到他很高興，脱下自己的衣服金帶賜給他。第二天，賜予鄴城中的田産住宅，任命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檢校司空，兼領博州刺史。莊宗避開他人而問梁朝的軍機，康延孝一一陳述了其中利害，這事記載於本書的《莊宗紀》中。莊宗平定汴京，康延孝是出了大力的，因功任命爲檢校太保、鄭州防禦使，賜姓李，名紹琛。第二年，郊外祭天的儀式結束，任命爲保義軍節度使。

三年，征伐蜀國，任命康延孝爲西南行營馬步軍先鋒、排陣斬斫等使。康延孝生性驍勇，爲求利奮不顧身。率前鋒攻克鳳州，收復固鎮，降服興州，在三泉擊潰王衍的人馬，所俘虜的蜀兵都訓導一番後放掉，從此晝夜不停地前進。王衍自利州逃回成都，斷絶吉柏津浮橋，以阻截衆軍。康延孝重建浮橋渡河，進軍取得綿州，王衍又斷絶綿江浮橋而走。水深而無船可渡，康延孝對招撫使李嚴説："我們孤軍深入，利在用兵神速。趁王衍嚇破膽的時候，人心離散沮喪，衹要能有一百名騎兵越過鹿頭關，他就會急忙迎接投降。如等修繕橋梁，就逗留了幾天，如王衍堅閉附近的關口，挫折我軍兵勢，假如再延緩十來天，那勝負就不可知了，應督促騎兵渡江。"於是和李嚴乘馬浮游過江。這時得以渡過的有近千

馬浮江，於是得濟者僅千人，步軍溺死者亦千餘人。延孝既濟，長驅過鹿頭，進據漢州。居三日，部下後軍方至。僞蜀六軍使王宗弼令人持牛酒幣馬歸款。旬日，兩川平定，延孝止漢州以俟繼岌。平蜀之功，延孝居最。

時邠州節度使董璋爲行營右厢馬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爲行營左厢馬步使，以軍禮當事延孝。郭崇韜以私愛董璋，及西川平定之後，崇韜每有兵機，必召璋參决，延孝不平。時延孝軍於城西，毛璋軍於城東，董璋軍於城中。閏十二月，延孝因酒酣謂董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遫相從，反首鼠於侍中之門，謀相傾陷。吾爲都將，公乃裨校，力能斬首。"璋惶恐，謝之而退。酒罷，璋訴于郭崇韜，崇韜陰銜之，乃署董璋爲東川節度使，落軍職。延孝怒，謂毛璋曰："吾冒白刃，犯險阻，平定兩川，董璋何功，遽有其地!"二人因謁見崇韜，曰："東川重地，宜擇良帥，工部任尚書有文武才幹，甚洽衆心，請表爲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耶?敢違吾節度!"延孝等惶恐而退。未幾，崇韜爲繼岌所害，二人因責董璋曰："公復首鼠何門?"璋俯首祈哀而已。

四年正月甲申，大軍發成都，繼岌令延孝以一萬二千人爲後軍。二月癸巳，中軍次武連，中使詔至，諭以西平王朱友謙有罪伏誅，命繼岌殺其子遂州節度使令德，延孝大驚。俄而董璋率兵之遂州，遇延孝不謁，延孝怒，謂諸校曰："南平梁汴，西定巴邛，畫策之謀，始於郭公，而汗馬之勞，力摧强敵，即吾也。若以背僞歸國，掎角而成霸業，即西平王之功第一。西平與郭公皆以無罪赤族，歸

人，步軍淹死的也有一千多人。康延孝渡江後，長驅越過鹿頭關，進軍占據漢州。過了三天，部下的後續人馬纔到達。僞蜀國六軍使王宗弼令人帶着牛、酒、幣、馬來投誠。十來天時間，兩川地區平定，康延孝停在漢州等待李繼岌。平定蜀國的功勞，康延孝占第一位。

這時邠州節度使董璋任行營右厢馬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爲行營左厢馬步使，按軍禮應奉事康延孝。郭崇韜因個人偏愛董璋，當西川平定以後，郭崇韜每有軍機，必召董璋參預決策，康延孝心中不平。這時康延孝駐軍於城西，毛璋駐軍於城東，董璋駐軍於城中。閏十二月，康延孝帶着濃濃的酒意對董璋説："我有平蜀的功勞，你們以下屬相隨，反而徘徊侍中的門庭，圖謀陷害我。我是都將，你們是偏校，我有權力斬你們的頭。"董璋惶恐不安，道歉告辭而退。酒席散後，董璋向郭崇韜傾訴，郭崇韜懷恨在心，於是任用董璋爲東川節度使，解除軍中職務。康延孝大怒，對毛璋説："我冒着刀鋒，涉歷險阻，平定兩川，董璋有什麽功勞，驟然占有這地方!"於是他兩人去見郭崇韜，説："東川是要地，應選擇優秀的軍帥，工部任尚書有文武才幹，很得人心，請上表薦爲東川軍帥。"郭崇韜發怒説："李紹琛要造反嗎?膽敢違背我的節制調度!"康延孝等惶恐地退下了。不久，郭崇韜被李繼岌殺害，二人於是責問董璋説："你又依附哪道門庭呢?"董璋祇是低着頭祈求憐憫而已。

四年正月甲申，大軍由成都出發，李繼岌令康延孝率一萬二千人作後軍。二月癸巳，中軍抵達武連，宫中使者持詔書來到，告知西平王朱友謙已因罪處死，命李繼岌殺他的兒子遂州刺史朱令德，康延孝大吃一驚。不久董璋率軍前往遂州，遇康延孝不進見，康延孝大怒，對衆將校説："南平梁汴，西定巴邛，部署安排的謀略是郭公首先提出，而立下汗馬之勞、力摧强敵的就是我。如果以背離僞國而歸附我國，構成掎角之勢而成就大業，那麽西平王的功勞爲第一。西平王和郭公都以無罪而全族被殺，回朝以後就會輪

朝之後，次當及我矣。”丙申，延孝次劍州。時延孝部下皆鄜、延、河中舊將，焦武等知西平王被禍，兼誅令德，號哭軍門，訴於延孝曰：“西平無罪，二百口伏誅，河中舊將，無不從坐，某等必死矣。”時魏王繼岌到泥溪，延孝報繼岌云：“河中兵士號哭，欲爲亂。”丁酉，延孝至劍州，遂擁衆迴，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以檄招諭蜀人，三日間，衆及五萬。

己亥，繼岌至利州。是夜，守吉柏津使密告魏王曰：“得紹琛文字，令斷吉柏浮梁。”繼岌懼，乃令梁漢顒以兵控吉柏津。延孝已擁衆急趨西川，繼岌遣人馳書諭之。夜半，令監軍使李廷安召任圜，因署爲副招討使，令圜率兵七千騎，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監軍李廷安討之。辛丑，先令都將何建崇擊劍門，下之。甲寅，圜以大軍至漢州，延孝來逆戰，圜令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兵，急追之，遇伏兵起，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乙丑，圜陣於金雁橋，即率諸軍鼓噪而進，四面縱火，風焰亘空。於是延孝危急，引騎出戰，遇陣於金雁橋，又敗之，以十數騎奔綿州，何建崇追及，擒之，任圜命載以檻車。時孟知祥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因引令延孝檻車至會，知祥問曰：“明公頃自梁朝脱身歸命，纔平汴水，節制陝郊，近領前鋒，克平劍外，歸朝之後，授爵册勳，巨鎮尊官，誰與爲競！奈何躁憤，自毁功庸，入此檻車，還爲鄧艾，深可痛惜，誰肯愍之！”知祥因手自注杯以飲之。延孝

到我了。”丙申，康延孝抵達劍州。當時康延孝的部下都是鄜州、延州、河中府的舊將，焦武等人知西平王遇害，又殺了朱令德，在軍門放聲痛哭，向康延孝訴説：“西平王没有罪，一家二百口被殺，河中的舊將無不牽連受害，我們必死了。”這時魏王李繼岌到達泥溪，康延孝報告李繼岌説：“河中兵士放聲大哭，要想作亂。”丁酉，康延孝到了劍州後，就率衆回走，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以檄文招募、告示蜀人，三天時間内人馬達到五萬。

己亥日，李繼岌到達利州。這天晚上，守護吉柏津的頭目暗中向魏王報告：“收到李紹琛的文書，下令截斷吉柏津的浮橋。”李繼岌感到恐懼，就命梁漢顒率軍控制吉柏津。康延孝已帶領部衆奔赴西川，李繼岌派人送信勸説他。半夜，命監軍使李廷安召任圜，特命爲副招討使，令任圜率領七千名騎兵，和都指揮使梁漢顒、監軍李廷安共同討伐康延孝。辛丑日，先令都將何建崇進攻劍門，攻克了。甲寅日，任圜率大軍抵達漢州，康延孝前來迎戰，任圜命董璋率東川的老弱士兵正面和他交戰，在後面埋伏精兵，康延孝擊退東川的人馬，急速追趕，遇上伏兵發動，康延孝戰敗，跑進漢州，閉城不出。西川孟知祥率領二萬人馬，與任圜合力進攻。在漢州城四面樹立竹木而連成栅欄。三月乙丑日，任圜在金雁橋布陣，隨即率衆軍在呐喊聲中進攻，四面放火，烈焰接天。這時康延孝危急，率騎兵出戰，撞上金雁橋的陣地，又被打敗，率十多名騎士逃往綿州，何建崇追趕上，將他生擒，任圜下令載入囚車。這時孟知祥和任圜、董璋設酒宴聚會，於是下令把押進囚車的康延孝帶來，孟知祥問他説：“你先前由梁朝逃命來降，剛平定汴水地區，就掌管陝州及附近的重鎮，最近擔任前鋒，掃平了劍門以外的地區，投奔本朝以後，授爵位，賞功勛，大鎮高官，誰能和你比高低！爲什麽喪心病狂，自毁功名勞績，進入這囚車，又成一個鄧艾，太令人痛惜，誰肯可憐你！”孟知祥接着親自斟酒給他喝。康延孝説：“我自知有難以享受

曰："自知富貴難消，官職已足。然郭崇韜佐命元勳，輔成大業，不動干戈，收獲兩川，自古殊功，但恐不及，一旦何罪，闔門被誅，延孝之徒，何保首領。以此思慮，不敢歸朝，天道相違，一旦至此，亦其命也，夫復何言！"及圜班師，行次鳳翔，中使向延嗣齎詔至，遂誅之。部下懷其首級，瘞於昭應縣民陳暉地。天成初，其子發之携去。

的富貴，官職已是够高的了。然而郭崇韜是開國元勛，協力成就大業，不動刀槍，收復兩川，自古以來的特殊功勛，衹怕是無人能比，一日之間不知有什麽罪過，全族人被殺，像我康延孝這樣的人，怎能保住腦袋。根據這種想法，不敢返回朝廷，天道不從，一下到了這地步，也是命中注定，還有什麽可説的！"等到任圜班師還朝，走到鳳翔時，宫中使者向延嗣帶着詔書來到，於是殺了康延孝。他的部下帶着他的頭，埋在昭應縣百姓陳暉的田地中。天成初年，他的兒子發掘出來帶走了。

朱守殷

朱守殷，小字會兒。莊宗就學，以厮養之役給事左右。及莊宗即位，爲長直軍使，雖列戎行，不聞戰攻。每構人之短長，中於莊宗，漸以心腹受委。河上對壘，稍遷蕃漢馬步都虞候。守殷守德勝寨，爲梁將王彦章所攻，守殷無備，遂陷南寨。莊宗聞之曰："駑才大誤予事！"因撤北寨，往固楊劉。明宗在鄆州，密請以覆軍之罪罪之，莊宗私於腹心，忍而不問。同光二年，爲振武節度使，不之任，仍兼領蕃漢馬步軍。京城初定，内外警巡，恃憑主恩，蔑視勛舊，與景進互相表裏，又强作宿德之態，言語遲緩，自謂沉厚。

及郭從謙犯興教門，步軍始亂，中使急召騎士，守殷按甲不進，莊宗獨領宦官斫射，屢退，而騎軍終不至。莊宗既崩，守殷擁衆方在北邙，憩於茂林之下。迨聞凶問，乃入内，選嬪御及珍寶以歸，恣軍士劫掠京都，翌日方定，率諸校迎明宗於東郊。天成初，授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侍中，移汴州節度使。車駕將巡幸，外議喧然，初以爲平吴，又云制置東諸侯。守殷乃生雲夢之疑，遂殺都校馬彦超、副使宋敬。守殷驅市

朱守殷，小名叫會兒。莊宗求學時，他在身邊服侍，幹一些奴僕的活。當莊宗即位後，任長直軍使，雖身在軍隊中，没有參加戰鬥。常常羅織他人的過失，被莊宗看中，逐漸成爲心腹。黄河岸上對陣，略加提升，任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寨，遭到梁將王彦章的進攻，朱守殷没有準備，於是失去了南寨。莊宗得知後説："這笨蛋太誤我的事！"於是撤掉北寨，前往楊劉固守。明宗在鄆州，暗中請求按喪失全軍的罪名處治他，莊宗對心腹偏袒，包涵而不追究。同光二年，任命爲振武軍節度使，不到任，仍舊兼領蕃漢馬步軍。京城剛剛平定，朱守殷負責城内外的警衛巡察，他憑仗君主的恩寵，蔑視功勛老臣，和景進内外勾結，又故意裝出有德望之人的姿態，言語遲緩，自認爲沉穩莊重。

當郭從謙進攻興教門時，步軍開始混亂，宫中使者急召騎士，朱守殷按兵不進，莊宗獨自率宦官揮刀放箭，多次後退，而騎兵始終没來。莊宗死時，朱守殷帶着部衆正在北邙，在茂密的林中歇息。到得知莊宗死訊後，纔進入宫内，挑選嬪妃宫女和珍寶帶走，放縱兵士搶劫京城，直到第二天纔停息，率領衆將校到東郊迎接明宗。天成初年，任命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授侍中，調任汴州節度使。明宗即將出巡，外界議論紛紛，最初認爲是去平定吴國，又説是處理東部各州鎮的事。朱守殷於是産生了如漢高祖於雲夢捉拿韓信的疑慮，就殺了都校馬彦超、副使宋

人閉壁以叛，明宗途次京水，聞之，親統禁軍，倍程直抵其壘，長圍夾攻，縋城甚衆。守殷力屈，盡殺其族，引頸令左右盡其命。王師入城，索其黨，盡誅之。詔鞭守殷尸，梟首懸於都市，滿七日，傳送洛陽。

敬。朱守殷驅使市民閉守城池反叛，明宗抵達京水，得知此事，親統禁軍，以加倍的速度直抵朱守殷的城壘，築起長長的圍墻而四面合攻，城中吊着繩索出來的人很多。朱守殷力竭，殺掉所有族人，伸長脖子令身邊的人結果自己的性命。朝廷軍入城，搜索他的黨羽，全部殺掉。下詔鞭打朱守殷的尸體，割下他的頭懸挂在市區中，滿七天後，又用傳車將他的頭送往洛陽。

楊立

楊立者，潞州之小校。初事李嗣昭及李繼韜，皆畜養甚厚，繼韜被誅，憤憤失志。同光二年四月，有詔以潞兵三萬人戍涿州，將發，其衆謀曰："我輩事故使二十年，衣食豐足，未嘗邊塞征行，苟於邊上差跌，白骨何歸？不如據城自固，事成則富貴耳。"因聚徒百餘輩，攻子城東門，城中大擾。副使李繼珂及監軍張機祚出奔。立自稱留後，率軍民上表請旄節。莊宗怒，命明宗與李紹真攻討，一月拔之，生擒立及其同惡十餘人，送於闕下，皆磔於市。潞州城峻而隍深，故立輒敢據之，莊宗因玆詔諸道撤防城之備焉。

楊立是潞州的小校。最初效力於李嗣昭和李繼韜，二人都待遇很厚地收留他，李繼韜被殺後，他極其痛心失意。同光二年四月，有詔以潞州兵馬三萬人戍守涿州，將要出發時，將士們商議說："我們奉事已故節度使達二十年，衣食豐足，從没到邊關出征，假如在邊境上有差錯，我們的尸骨能安放在什麽地方？不如據城自守一方，事情成功就有富貴了。"於是聚集同夥一百多人，進攻内城的東門，城中出現大騷亂。副使李繼珂和監軍張機祚出逃，楊立自稱留後，帶領軍民上表章請求授予符節。莊宗大怒，命明宗和李紹真攻討，一個月後攻克，生擒楊立和他的同犯十多人送到京城，都在市區中處斬。潞州城高壕深，所以楊立纔敢占據它，莊宗因此下詔各路撤銷城鎮防禦設施。

竇廷琬

竇廷琬者，世爲青州牙將，梁祖擢置左右。同光初，爲復州游奕使，奸盗屏迹，歷貝州刺史。未幾，請制置慶州鹽池，逐年出絹十萬匹、米十萬斛，遂以廷琬爲慶州防禦使，俾制置之，由是嚴刑峻法，屢撓邊人。課利不集，詔移任於金州，廷琬據慶州叛，詔邠州節度使李敬周率兵討平之，夷其族。

竇廷琬，世代任青州牙將，梁太祖把他提拔到自己身邊。同光初年，任復州游奕使，奸人盗賊都藏匿了踪迹，曾任貝州刺史。不久，請求經營整頓慶州鹽池，每年交納絹十萬匹、米十萬斛，於是任命竇廷琬爲慶州防禦使，讓他負責經營整頓，從此施用嚴刑峻法，常常騷擾邊地的民衆。由於徵收税利達不到定額，下詔調任到金州，竇廷琬占據慶州反叛，下詔命邠州節度使李敬周率軍討平了他，處死他的族人。

張虔釗

張虔釗，遼州人也。初爲太原牙校，以武勇聞於流輩，武皇、莊宗之世，累補左右突騎軍使。明宗素聞虔釗有將帥才，及即位，擢爲護駕親軍

張虔釗，遼州人。先前任太原牙校，以强健勇猛在同類人物中享有盛名，在武皇、莊宗年代，多次轉官補任左右突騎軍使。明宗早就得知張虔釗有將帥的才略，當他即位後，提拔爲護駕

都指揮使，領春州刺史。天成中，與諸將圍王都於中山，大敗契丹於嘉山之下，及定州平，以功授滄州節度使。移鎮徐州。長興中，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兼西面馬步軍都部署。及末帝起于鳳翔，閔帝詔令虔釗帥部兵會王師於岐下。洎西師俱變，虔釗憤惋，退歸興元，因與洋州節度使孫漢韶俱送款於蜀。孟知祥待之尤厚，僞授本鎮節度使，俾知祥坐獲山南之地，由虔釗之故也。孟昶嗣僞位，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晉開運末，蜀人聞契丹入洛，令虔釗率衆數萬，將寇秦、雍，俄聞漢高祖已定中原，虔釗無功而退。行至興州，感憤而卒。

親軍都指揮使，兼任春州刺史。天成年間，和衆將一起把王都圍困在中山，在嘉山之下大敗契丹，到定州平定，因功任命爲滄州節度使。調任徐州節度使。長興年間，任山南西道節度使兼西面馬步軍都部署。當末帝在鳳翔起事，閔帝下詔令張虔釗率本部人馬到岐山下會合朝廷軍隊。到西征部隊全都反叛，張虔釗含恨嘆息，撤回興元，於是和洋州節度使孫漢韶一起向蜀國投誠。孟知祥待他特别優厚，用僞政權的名義任命他爲本鎮的節度使，使孟知祥白白獲得山南的地區，就是因爲張虔釗的緣故。孟昶繼承僞國帝位，加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晉朝開運末年，蜀人聽説契丹進入洛陽，就令張虔釗率領數萬人馬，準備進攻秦、雍地區，不久得知漢高祖已平定中原地區，張虔釗無功而返。走到興州時，因感慨含恨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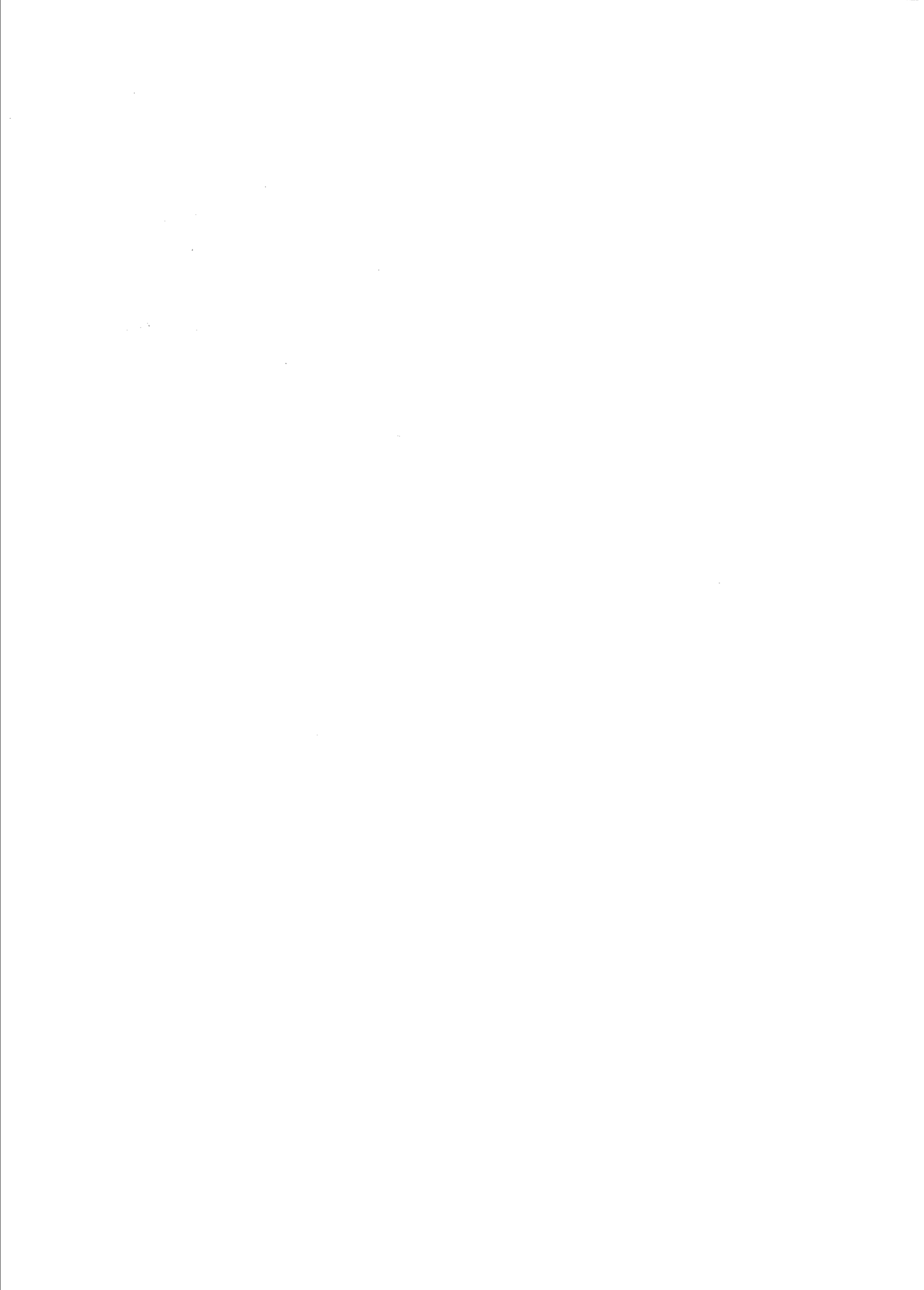
楊彦温

楊彦温，汴州人，本梁朝之小校也。莊宗朝，累遷裨將。天成中，爲河中副指揮使，及末帝鎮河中，尤善待之，因奏爲衙内都指揮使。長興元年四月，乘末帝閲馬於黄龍莊，據城謀叛。末帝遣人詰之曰：“吾善待汝，何苦爲叛？”彦温報曰：“某非敢負恩，緣奉樞密院宣頭，令某拒命，請相公但歸朝廷。”數日，詔末帝歸朝，明宗疑其詐，不欲興兵，授彦温絳州刺史。安重誨堅請出師，即命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藥彦稠等帥兵攻之，五日而拔。自閉門及敗，凡十三日。初，彦稠出師，明宗戒之曰：“與朕生致彦温，吾將自訊之。”及收城，斬首傳送，明宗深怒彦稠等。時議者以當時四海恬然，五兵戢戢，蒲非邊郡，近在國門，而彦温安敢狂悖。皆以爲安重誨方弄國權，尤忌末帝之名，故巧作窺圖，究莫能傾陷也。彦温愚昧，爲人所嗾，故滅其族焉。

楊彦温，汴州人，原是梁朝的小校。在莊宗時，多次升遷到偏將。天成年間，任河中副指揮使，當末帝坐鎮河中時，待他更好，所以上奏薦任爲衙内都指揮使。長興元年四月，趁末帝到黄龍莊視察戰馬，占據府城謀反。末帝派人責問他説：“我待你很好，何苦要造反？”楊彦温回報他説：“我不敢辜負你的恩情，祇因收到樞密院下達的公文，令我拒絶聽命，請你徑直返回朝廷。”過了幾天，有詔令末帝回朝，明宗懷疑其中有詐，不想用兵征討，任命楊彦温爲絳州刺史。安重誨堅决要求出兵，就命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藥彦稠等率軍攻城，五天就攻克了。從楊彦温閉城門自守到失敗，共十三天時間。先前，藥彦稠出兵，明宗告誡他説：“你要爲我帶回活的楊彦温，我將親自審問他。”到收復府城後，斬了他的頭用傳車送到京城，明宗對藥彦稠等人很氣憤。當時的人認爲，當時天下平静，各種兵器都收藏起來，蒲地不是邊遠州郡，近在國門前，而楊彦温怎敢狂妄作亂。都認爲是安重誨操縱朝廷大權，特别妒嫉末帝的名望，所以設巧計謀算他，終究没能謀害他。楊彦温愚昧，受人使唤，所以整個家族遭到殺害。

史臣曰：《春秋傳》云：“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故不復較其優劣焉。唯虔釗因避地以偷生，彦温乃爲人之所嗾，比諸叛臣，亦可矜也。

史臣曰：《春秋傳》説：“不忠不義的臣子，是天下人都憎恨的。”所以就不再比較他們的優劣了。衹是張虔釗因避難而偷生，楊彦温是受他人的使唤，比起叛臣賊子來説，還是值得同情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旧五代史　第一册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页数＝６８８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ｈｎ３．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７０／０４／！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６８７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０６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９－Ｘ　／　Ｋ２０４．１／Ｚ１５９ｊｗ
【原书定价】　２８８．００（全二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五代（９０７　９６０）　纪传体　旧五代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旧五代史　第一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